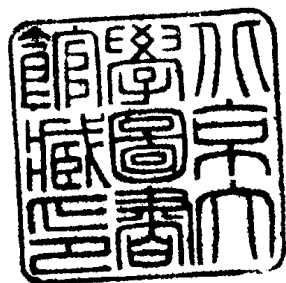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九冊目次

孫宇台集四十卷(二)

〔清〕孫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孫孝楨刻本

一

寄菴詩存四卷

〔明〕韓洽撰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一七九

咸陟堂詩集十七卷文集二十五卷

〔清〕釋成鷺撰
清康熙刻本

二二一

孫宇台集四十卷(二)

〔清〕孫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孫孝楨

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記

上天竺記

並西山合洞橋而入曰靈隱浦浦之外自飛來峯迤西而上曰三天竺徑最上曰上天竺上天竺者隋之講義也晉天福時僧道翊以居士之異顯名中土最後誕成于錢鏐而顯榮于南宋歷今五百餘載所以環齊踏楚傾燕趙而走淇園至于海以外無不傾心者如一日也其規模環翠雲巖幽異難所稱驚駭鵲林不是過矣狀而物之廢興有時其成毀皆非人所設也靖康之際一見告焉至正以前又見告焉乃今已亥融風為災殿宇盡燬僧來哀號上聞于天余以為大士之靈異上至九陔下至幽冥可以無所不為而何難庇斯宮也將上天之降誕下土或借茲以有赫也迄于今三稔矣而余因覽目于斯蓋欣欣于荒墟之後而又忻感于梵宮之將成也僧來前曰顧先生之有紀也余以茲山為吳越之最而大士在此為四海之所稱首其炳燦于前而增燦于後亦可知也要以皇宋以來所為方丈五楹觀堂十六藏經之室鳴鐘之閣清輝水月之樓檣軒竹嶼之所或燬或沒不能詳述而惟是白雲在望乳竇在前叢桂天香幽淙琴瑟當復不改于前而余得以暇日徘徊瞻眺亦一樂也抑又聞德水上人戒律尊嚴僧之領袖其主是席常不異辨才如珪諸人不期年而落成不期年而改觀余日望之矣

靈隱鐘記

石門有鐘相傳以為元時所鑄也鐘成而不取鳴者幾百年矣或以為鐘也或曰非然也古人有言曰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石門

之鐘若有反焉故畏之也鐘且不鳴邑之人不敢有之也諸方亦不敢有之也有經紳者觀于靈隱而若訝焉曰此其為震旦也歟石門之鐘于此焉宜雖然鐘之大且萬鈞也移之者非若持並舉雖然也鐘之大且萬鈞又半淪于地移之者非若持並舉雖然也且盤舟絕河數百里斯不亦難矣哉迺靈隱之移之也有四僧者欲而出之于地有舟焉負之若蛻然而上斯非神助不至此矣先是鐘之未至也有神人夢于人曰明日鐘至矣已而果然眾協力焉不移時而至屹然而止俄而架于巖上其聲遠聞易曰震驚且鍾其有焉眾唯然曰信哉其為震旦也鐘果于此焉宜也非大障不足以初靈隱非靈隱不足以致此鐘額率之論周鼎也以爲九九八十萬萬人而後可致今鐘縱不若周鼎度非教萬人不可何以若是之易也壬寅鐘樓成矣卯石門鐘至吾聞之器從主人斯非石門之鐘而靈隱之鐘也故遂以為靈隱鐘記

南和路于後園記

去和陽城五里是為路于之居路于現所居之後葺為小園而讀書于其中屬予為記予詰之曰董生不窺園子何以園為也路子曰不然講學者必于鵝湖鹿洞讀書者南必至匡廬之巔東或至田橫之島豈好僻寂哉以為非此不可以棲托也先生其何辭之與有子曰善矣子之為園也夫氣之在人猶水之載物溝渠之水不過浮杯若夫千丈之舟浮天之舶非大海無以載也士君子蓋天人之學建不世之勳唯大氣足以舉之為其山靜養來者也故陸中之語曰寧靜日澹泊此則龍之所以傑出于巴蜀英雄而遠過于吳魏名將也然則路于之為園也其能靜者歟其善養氣者歟嗟乎路子可謂知本者矣若夫園中之樹木扶疏鳥鳴其以資取吟詠而涵泳性情

潘氏後園記

卷一三

三

重建夏陽孔子廟并義學記代

4

卷之三

四

人生民獸有恒性而

卷

望南渡文公生是天以講學命文公也宋之衰也蓋為儒學士子皆
署名非為學然後入試宋何得不亡明之衰也無有政古道學者一
切書院鞠為茂草明何得不亡於乎講學之闕于世運如此泉故有
文公祠此先賢講學之所也今來清泉割其榛蕪而修之夫判火
宜揚教化此其教化之大者其可不汲汲與昔草莽監石井文公侍
父已在此地後又傳同安則其往來于郡者皆論道布教之地也故
一時奮興有北溪之學有白石之學有錦溪之學至元而有丘鈞
至明而有蔡虛齋諸賢則以文公為在此地開風興起固若斯之衆
也去王氏者先王之所則異端也然然之徒聖義湮沒者所在于
太至乎道學則絕而不言則疏之甚矣是役也發諸生論其事于
學余以為講學為今日之急務是學士大夫之所當交勉也西河
謂學以致其進學者仰止于此每事近思每事主敬遂焉息焉使余

卷十三

五

子之旨昭然若揭白日而行是則余修湖之志也

元亮墓記

康熙己未春三月有二日同人為開于元亮暨其元配楊氏合墓于
祖墓之旁而其友人孫治為之記曰嗚呼元亮之死今已三十餘年
而楊氏又死于其先當楊氏之歿元亮有悼亡篇有哀狀哉其賢人
知之元亮之歿也長子子毅方十四歲次子六歲蓋天子殺要妻徐
氏已有室家然讀書不成弗克負荷先人之業將吾師子將先生之
家產與其母楊氏之嫁時裝俱已耗費徐氏又蚤歿有二子前後俱
死為饑寒所驅展轉奔奔無適之知而遂客死秦中傷哉聞氏之大
宗殲矣中表鄉子季淵携其骨以歸今并徐氏合葬于元亮夫婦之
墓下有吳阿娘者當時曾侍養于子將先生者也先生歿時不過二
十許人矢志不嫁而服勤于師母鄭氏及元亮生子至于毅所產男

女皆為之撫慰焉後師母以天年終于毅會寄居子餘抗鮑氏阿娘
隨子毅居乃後即死于此而浮葬于鮑氏之家園今亦遷于元亮墓
左之側於乎元亮名漢明生于壬戌卒于癸巳楊氏生于壬戌卒于
庚寅元亮承大賢之後好學行誼有古人風與朋友交有所磨楊氏
事姑克盡婦道阿娘之侍養始終聞氏不可以不傳也且不獨此元
亮不可以無子子將先生不可以無大宗于是以漢成之子連字季
重者承祀而立後焉遂告于墓而為之立祠禮也是役也為義舉者
顧侍郎約文錢觀察世清廣侍郎會樂與其弟進士柳皆與元亮有
世誼者也為之經紀者吳爾故前故惟漢成之子連不忘窮交以女
女之使有室家而今得為後者也若夫鄉子季淵携子毅之骨于三
千里之外流寓司馬世庸下令朝邑竟其遺棺而朝邑典史沈起
麟先已屑顧至是奉文遷與季淵此其歸骨之始末也若元亮與弟

卷十三

六

世烈能念堂構歸其餘貲以襄盛舉皆不可以不誌唯余與沈于下
龍則實以家貧困乏用費末幾焉耳于是遂次其事以勒于片石而
藏之墳中是為記

養水者同塔記

進武林而西曰養水地當南北會河之孔道于浙江實為雄鎮矣戶
口繁盛末冠輻輳五數百貨覓初其中他郡縣鮮有及者環水而北
有招提曰大善者有陳地曰義塚因昔人瘞骸之所也嗟乎古先王
有靈雖以惠生者即有郊園以惠死者豈曰死而死耳于鬼魂無不
之無不之也而遂不為之經紀乎是王政之所不出也是仁人之所
不忍言也乃就此一地言之則已鞠為茂草矣垣墉已圯而丘壟已
夷矣大禾踣焉其上雖免踣焉其中矣嗟乎陳死人者歸何處新死
人委諸道旁傷心慘目可勝言耶里中善士陳文華欲建園墻而力

不克也長者沈大生募置骨塔而事未就也王君德順好善而矜者
也其平日飯僧拾糲築塘治橋種善事更僕難數今特捐緡錢一
百五十餘兩擇日鳩工為永久之業外則為周塘者計幾百幾十丈
內則裒然置塔者三此其所以嘉慰魂魄者豈淺鮮哉吾聞禹明之
道雖殊其理則一梧丘之魂鶴亭之寬有告于人而不得者若尋
常人鬼豈遂謂已枯之骨而無知也哉然則從今已往故鬼新鬼其
泣涕泉下歆含花者亦不可為道里也是乃射聲之所以行惠廣懷
之所以流慈其在是也夫吾願浙東西諸處之倣而行之也吾願薄
海內之踵而效之也是役也起于己未之春告竣于七月之既望適
屆中元遂為之書其事以勒石

龜生池記

個池于昭慶寺之後為龜生者嘗謂焉居士始也蓋庵于池之上以

孫宅台集

卷一三記

七

居將修之僧者吾里孤庵陳居士始也龜生有池池泓然百千餘畝
潄潄于清流翠嶽之中池有菴僧四五人朝夕梵聲若出沒于水面
意周道此際若火之燄于原不可獨過而有此也亦異矣哉或以為
西湖可以放生安用此為余以為不然夫漁人之仰給于其中者不
下數千一日之間投罔挺叉縱經鳴榔者動輒成群是屬豈可禁乎
夫欲縱水族之生而先致諸人于死君子之所不出也余故以為
龜生池之不可廢也池有九口以手實計之六十餘丈

文昌閣記

浙于江以南為大省杭州則浙之首郡而仁和則杭之首邑也邑有三
百六十里而義和寔居其首然則義和一呈耳而杭大府托始于此
邑托始于此推而言之會又何莫非托始于此所以為四方之觀感
而為人士之先導者不于是乎在耶里有紫雲觀者向為道士之都

居觀有闢來梓潼神者今傾圯無存梓潼神道皆以文昌也吾聞
諸天官斗為帝車其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則文昌為六神而非一神
也而世所傳文昌化書曰七十二正為士大夫其始為張仲則文昌
又為一人而非六神也要以文昌之為教其助天造化敬畏賢重
道德而興文教則真儒者之貴神士子之先師也豈與二氏之學世
人之所為淫神小鬼者同類而道哉夫以義和為三百六十里之首
而不建一巋然之閣其何以興教化而為人士之觀仰耶嗟夫黨庠
術序先王之教不傳而此一役猶有敬天命之遺意焉從此而推之
凡百君子皆有敬畏之念存于其中則其為黨庠術序也大矣浮屠
如輩迫溺天下人信之也而此為裨益教化者而人不之信竊以為
非情也今工告成余因為之記

孫宅台集

卷一三記

八

三河口金龍廟碑記

臣某奉命防河乃以春秋祀事有事于金龍大王祠下覽宇壘圯
庭垣不存有司具牲牢器幣悉致于草莽而歲事其承乏茲職心竊
憮慨以為國家轉漕之利賴有河功非徒漢室宣房之憂也三河口
之有金龍廟自嘉靖丙寅始其時工部尚書朱衡過黃河之入沛者
備奏溝而疏南陽湖以開新河自梁家口迄于留城百四十里所為
三河口者為高壩于沙河之衝築壘趕牛溝之口而殺蘇河之流于
是神于水西以承英焉水西者水口也先是胡尚書世寧始其議
至朱尚書衡迺底成功謂不可非神啓之也自是以後魚鹽豐沛之
間不委為溝壑而國家襟喉之地得以通行無阻者豈非神之洪庥
哉今天下莫安河伯放順大總河某公銜王命治河賴用有成朝廷
方賜河渠書以寵榮之亦復慨然于祠宇之圯廢非所以揭虔妥靈

也某于是捐貲以庀其宇經始于月日而竣功于月日其間之祭有
須焉有報焉茲廟之成神有處所抑所以邪害而報功者與本神姓
謝氏錢唐人以有宋諸生刻節于宋其效靈于河者幾五百載嘉茲
魂魄為神之宮春秋享祀庶幾廢弊此所以昭明國家祭法而亦以
其德姓無疆之休其或在此年月日主事臣某記并跪于石

建張僊閣記

古人之求于者有之乎自高祖始也禮有五經莫重于祭而高祖之
祀與郊禘並垂以知古人之重于廟禮如此今人求于者往往往已
僊吾不知張僊古何神也而為張僊像者往往持弓挾彈其即義
蓬矢之意乎或曰張僊即南方張宿也起為火之三度至為尾之初
度皆張宿也南方長壽故從事于此或曰即梓潼神也化身本于張
仲詩曰張仲孝友是也然要之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以為廟禮之貴
孫早自集 卷十三

神是則然矣命于儀武與其友某某皆俊偉君子也以觀于得子為
壬子會并欲建張僊閣于靈隱之紫竹林以余觀之諸君子之有子
也必矣夫壬之為言任也言任養萬物也子之為言滋也言萬物滋
生于下也論十母十二子則北方水也張則南方火也火為水妃得
要生子律歷所記不誣諸君子之欲建閣也允宜靈隱武林之主山
也建閣于靈隱其不同于他所也宋之間詩曰天香雲外飄言天香
而桂子于此應宋天聖天祐間桂子下于靈隱者二此其徵也以諸
君子之積德累行為會于斯建閣于斯吾見貴神之抱子而送也石
麟玉燕同桂實而下于九天也不其然乎已未夏日儀武索余文為
疏余即因以為記而并為諸君子之前券也如此

二郎神廟記

音楊街之作洛陽伽藍記以為洛陽有寺千七百所今于武林略疏

之雖與廢各異大小懸殊然要不下于洛陽矣然武林人無不知有
二郎神廟者即九土之至武林亦無不知有二郎神廟者何也吾聞
秦官有郎中令漢因之復有郎又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諸官故郎
為官人之稱三國時稱孫郎周郎其助此歟然則二郎之在當時其
為貴人亦可知也嘗聞諸父老石晉天福時神嘗為官于他所有妖
神歲取童男女以為常神泣官投袂而起仗劍而入水中剗除之遂
以永靖此其事與西門豹治鄆相似又與蜀李冰入汝水相類于是
此邦之人咸其德為立祠焉而後武林人有為商于其地者賴神之
力得免于洪濤洶湧中商人為其像而歸為院于平安里里之人春
秋勝賽蓋數百無不此矣嗟夫神之明德遠著威靈久矣以其魂魄
樂此九土此國郡之所為靈寢而尤土之所為瞻依者數年祀綿遠
庭壇處所日就傾圯老僧賈也苦行將欲增葺殿宇以廣神之官
孫早自集 卷十三

而兼葺舊垣齋廡以奉佛而棲僧焉此願未逮實志以歿其徒生備
今踵成之以率先業是役也竣夫豈非吾神之所為誘其衆而群公
百姓共揚勳勳而樂助哉則者成此不登民人懽悃俯遵神之靈
庶此邦之黎民子弟不致屢轉溝壑而疾走四方者專有賴于神之
宏庥也是為記

開河碑記

古者有五行之官而水官于邦國為尤重故周禮有遂大夫掌溝
洫之政而漢以下有河堤使者巡行郡邑自水利不講民用匱乏
旱澇頻見為有司者不可以莫之救也某蒞任于某年某月行視宣
德門外向東河遺河流壅閉長年操槍有如轉石叮咛飲飲既無所
漚澆而城中之仰賴生芻百物殆如上天於乎何其難哉下車詢父
老為言前二年海水溢塘湖去沙壅河身比前高三四尺每值水湧

爲可通舟若遇充賜便成陸路遂詳各憲檄下里保得以開浚爲急
迺去年雨水難行春種不可以罄鼓從事會今歲有秋卽于農隙之
月下令挑濬編號者八柝官者四起演武場爲東至趙家橋西至莊
峻堰北至斜橋不二旬而告竣至于袁花塔河以次濬焉其臨視河
則各父老子弟齏酒相餉爲言吾父與利以活百姓而某不敢有節
名各保若干人酌酒慰勞鼓歌以送之庶以見子來趨事克用有戒
某豈敢自以爲功於乎盛世之人待命于上末世之人待命于天待
命于上者六府九功罔不俾乂待命于天者全機木段無所違忌若
不泄宜川渠以救旱于萬一其于補天僧賦之義謂何念此邑自甲
申時前知縣事林有事浚河于今數年矣以吾爲邑長于斯而不怠
爲舉行假令視一官爲通和權護民將奚賴焉於乎我其勉哉
不記于石以告後之人

仁和孫治字台著

傳

鄭月庵先生傳

月庵鄭先生者，商友浙之錢塘人。中崇禎辛未進士，起家長樂縣令。六載考成，授工部主事。然以撫字勞，往往權判關，至中途嘔血未及歸。里門劇于京口，卒于姑蘇。卒之日，囊無遺資，棺槨不給。賈哉賢哉！先生真廉吏也。余父復庵受業先生門下，予為童子，嘗辱先生賞識。知己之感，未嘗敢忘。先生娶葛夫人，生子五，曰儀，曰備，曰侃，曰侃，曰儋。皆好學，不幸短命。繼娶水夫人，生子一，曰位，位少而孤，讀書力行，有父風。又執經于予，一日以其母水夫人之言來告曰：「願先生傳之，予曰：是吾心也。」先生祖與父皆布衣，至先生發憤力學，湖南葛司

孫字台集 卷十四

一

先生其文大奇之，始為與鄭兩氏有隙，及是，同與曰：「鄭氏有子，吾終當成之。」以故為葛氏入室弟子。先生觀于童子，試教不利，然卒不以是困其志也。司農罷官，家居弟子益進。先生之力居多，司農往視楚關，兩學政所拔奇士，不可勝數。多屬先生鑒識者，世以為葛氏知人。先生戊午舉于鄉，益下帷講業，不輟。從遊者或著牒十百人。故湖南有葛郎之學，先生之吏長樂也，其徵收之賄，咸前令十之七。曰：「為民父母，豈以是漁利于民？」邑嘗旱，先生往禱雨，輒隨車而注。以是為貧，故民呼為鄭父。兩邑有瘠草食之，輒死，因者俯而食之，卒不免。先生設法禁之，又募資刈草者，日捆載至縣堂，至絕根株，乃止。嚴耕牛之禁，邑無食牛者。先生矜惠下民，而于豪強不少寬假。有上舍某，其僕其自功，曹伍伯無不為其耳目者。先生必置之法，視事六載，心益粹，而日益黑。懷宗皇帝時，于守令之優異者，往往見先生至上。

孫字台集 卷十四

二

口稱知縣，其模範如此。帝矜而憐之，然不得與數也。先生至部之三月，即有刑關之命。當途之人亦謂先生勞，當以是為先生地，而不知先生病已至于死也。先生居家孝友，事父少有不悅，必長跪數四，得其歡心。水夫人言曰：「吾不及事翁而猶及事君姑，姑在堂，未嘗疾言遽色，雖甚怒必和顏以進。姑死，臥于殯，則者逾年，茹荼哭于殯，州者逾年，所得束修必與兩伯部署無絲毫留于篋內。予侍兩先人之官舍，與兩嫂輩，惟布素不令有華飾。其家政如此。於予先生，其家為古孝子，教授弟子，以誠意正心為務。為古學者，其後官也，專志忠君愛民。為古良吏，是可傳也。先生既死，水夫人撫其孤妻與少子，既貧且困，承以終身而位力行如古人，不墜家學，尤可不朽。」孫治曰：「余讀司馬遷傳，如公儀兩門，約皆大其過事，以死與利除害，豈未之有也？若如長樂之實，為民盡可，得後為廉吏之子，我有以哉。」

徐工部善伯先生傳

徐公爾一者，浙之上虞人。字善伯，大父龍川先生，學詩嘉靖時，首勸相，嵩發其奸，惡廷杖編籍天下，稱直臣。為公生而有志，十九舉於鄉。天啓改元，授蜀之長壽令。會香登之變，民方彫瘵，無炊火初下，車凶暴惡子不逞之徒，所在橫野。踰年，人民安集，雞犬不驚。果腹腹萬貫等相戒，不入公之界。為已，署涪州事。遷江津令，親利病若身為之所，盡剔不可勝紀。治盜賊尤有方，暑先是川中用兵，治守某治行，惡遂食武功，以邀名。舉困若民例，糧二石出一兵，公至為陳上守臣。莊公輒慶以為自唐府兵而下，丁糧不可復合。徒歲靡關，左金錢無

孟提之制臣朱公發元平定發條所條議多本於公乙丑夏朝謀命
移鎮遼義公謂得間曰遼義楊首故居而為黔蜀咽喉然四面山高
城守卑下得非所謂四城耶雖其地北有桐梓麓山東有綏陽桑木
險阨足倚然一監臣守之足矣今守遼義而備西南仰餽餉于崎嶇
遼絕之地一旦有急則主客之形變勞逸之情懸非完計也朱繼之
得不行戊辰課最入都授水衡司公慕長儒平陵之寵直好開口言
事不為詭隨公卿多嚴憚之先是熹宗時廣寧失守遣罪于熊公廷
弼下詔誅之傳其首于九邊莫敢言其寃者七月公上書諫之曰臣
謹按廷弼一代奇才其忠勇任事廷臣無出其右者先帝採之又傳
首陳屍臣以為過矣夫廷弼非楚子玉漢王恢比也說者以為其不
死守右屯是知二十五而不知其十也夫廣寧十三萬兵皆化貞一人
主之廷弼獨得援邊兵五千人耳化貞日言連戰未見一騎無故而

卷一百四

三

同三四百萬遼民盡潰廷弼軍屹然至大陵河化貞當是時不罪
化貞而罪廷弼乎唐時郭子儀李光弼與九節度之師同濟即退守
河陽橋未聞其再住相州坐待思明之縛也符堅既破慕容垂一軍
三孤獨全未聞其再住浚水與晉人轉圍也今計自廣寧而西止關
上門限耳廷弼不趨扼關門何待耶且化貞暗昧不識兵機廷弼言
之屢矣化貞曰補可待廷弼曰不可待也化貞曰內附可信
廷弼曰不可信也是化貞萬死莫贖而廷弼無一可誅也異時者三
路同陷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廷弼徒以遼陽半城不及一年進築奉
集藩陽迎拒橫河之上增埧壘河為中州虎落稍復金湯之舊使
得終竟所施何至拱手而授榆關之外哉書上命欽此焉毛將軍文
龍者崛起孤島聯朝鮮國拒州左臂督師袁崇煥心如其能屢
獻害之公知其意曰毛將軍國家之寶臣也有知不測長城壞矣

先大父與觀上書暴奸臣之罪今幸遇明主死節闕下固其所也
疏論時事受病所繇以進曰陛下倒衣求治思賢弗及而太平未
禍患未創者臣以為陛下用人與用兵之失也何謂用人之失夫毛
文龍起徒步不籍縣官尺鐵斗糧以百九十八人擁有海外而籠致
朝鮮內而屯田鼓鑄厲軍撫衆牽制敵兵使掃足不得是趙克國復
見于今而甘延壽不殊于昔也今陛下誠欲恢復三韓非文龍其可
任者矣宜立召文龍單騎赴陳方畧必有以當聖慮如用而不效臣
與同罪願陛下專任之無回貳于崇煥之鑿空大言而誤國者何謂
用兵之失今之議者以為所當列重兵以守者非河西四衛與夫成
河西以復此計之失者也昔秦至始皇威行六國無歲不出銳
師以撓諸侯而卒不聞宿兵西谷之外者何故以為百加之險莫此
若也趙李牧收保數年拓地千里孔明按兵三載後出祁山魏世祖

卷一百四

四

欽成退守陳復河南古之善用兵者豈有列卒輪輓于無益之地哉
今籍令退扼山海叫大關城計不過簡練三萬人而餉取盈于原設
遼東西衝而無不足則所增水衝錢七百餘萬于以厲軍實而給戎
索有餘資矣而當事者曰吾廣地吾恢疆此益備說以欺皇上耳夫
敵之不能東馬胤樞而頓足河西猶我之不能輦金輪粟而久踞關
外也兵法云我以往彼可以來者交地也交地不處今棄嶺以外
進還數百里而中無險隘倚角可憑得非兵法所忌耶自昔之
者有矣隋避周羅喉自東萊趨平襄慕容曉從昌黎躡冰二百里趨
平郭國初馬雲葉旺用樓船下金州豈必皆用河西之地哉且夫東
江堅壁當朝鮮之衝絕流而濟有如枕席上渡師豈其難
矣陛下何計而不為此也卒不用既而崇煥圖東江蓋急時又西擁
告警成以為憂首輔韓公廣進公諮訪公聲血俱下請相公弗復言

韓歐客曰國家誠欲用東江不誠能為所用不與曰國家誰為用東江者乎彼督師者引繩披根亦已甚矣唐自貴史燭嗣百戰而卒郭宋自金人淪盟百戰而有宗岳皆試取東江事勢與四賢相提而論彼四賢猶為其易而東江獨當其難今又跪請嚴海禁以斷絕其商賈而東江續命之資絕矣請與參錯川人以難致其將士而東江挽強之臂折矣其亡也可起足而待難欲用東江不得矣韓曰然則抑事奈何公曰抑不足憂也夫抑之長驅禾下而遠駕實蘭者豈直鋒不可當哉特以各部落衰微特甚故也聞者新平之役不止焚死貴英哈等百餘人後屢關入輒與格鬪所斬殺亦不下千人而時因當事者開邊議演不敢上功幕府今取關外所用十之一二加于宜雲以詰我戎兵彼進無所得退無所資又何患其不就我保雖有求賞于三十四萬之上耶故曰抑不足憂也韓領之欲奏之上而為同

卷一百一

五

輔某所格蓋為崇煥陰主者也公曰毛將軍其死矣他日求歸死于司敗不可得矣聞曰陰使人唱公以兵署謝不教且折簡請益意欲輒公以弗道東江公不為少回亡何崇煥殺文龍于雙島時崇禎己巳六月也公請長張公鳳翔曰某制草時已必死今非其死所耶張曰無庸張素知公與人愧曰徐主政天下一人故其愛公如此時幾慮者以東江所發餉銀十萬盡留燕邸賂趙益欲以餉訖公也旨下刑署陳公新甲持訊以隱語問公公曰何哉陳公語也貴人欲恐作乃公無以為也卒好客之九月遂奏崇煥前後奏對多相謬登且數其矯詔新文龍罪大不道設十問詰之留中十月兵遂直入內地所在潰逃益去東江僅四月耳十一月遂薊都城公既上八議一為東江之才子弟益費用之不立使其田踏寬遠為敵國資一請

而勿與大隊相當疲而乘其情歸可也昔當時急使既以驟悍致四將同時陷沒而東江遺將多有不可問者明年三月復既請皇上罪已改圖言甚深切曰天下騷張遐海內矣方憂在網地防弗祇以皇上急于恢復張宇諸臣遂得緣飾意旨以逞其誇張說術之說傳其竭澤焚林之計國家自此不可救解矣空急發明詔深為創悔微宋藝祖封條故事休養十年後為前北制食此臣之所願于陛下也不報已崇煥速欲承宗以輕輔督師天子以為能公既極論之曰承宗比周黨惡實繁有徒揭國棟盤踞于通州徐教養奸竊于東鎮而其所寵任之馬世龍備制蘇門其所知昵之茅元儀出入軍幕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又排擠力戰有功之臣如尤世祿楊夢基金日觀輩疑貳間生救過不暇誰復為陛下盡心者哉陛下不退承宗天下

卷一百一

六

事未可知矣時已奉旨為承宗道總督京城內外嚴守關防公既上逆停鑄焉既兵出塞十二月公復上疏申論住兵河西失策留中公補國步艱危聖明孤立謂人臣職頭過身奈社稷何以故公之仕部也封事無虛日辛未出衡荆沙公亦以為長沙賦鵬不欲自傷官闕有梅與常樹日偃息其下賦詩飲酒以自適聞歲引病投劾入都即升冠放棹歸自是有梅子真尚平之志矣甲申北都淪陷作陷汝罪言呼號有位罪者何謂罪我者惟斯言也臨汝者何謂非辜朝通國所欲聞而蒼蒼者天或鑒其無貳也丙戌監國授光祿少卿辭不受丁亥三月病轉篤請屬續無他言生平酷嗜龜蒙怪松圖譜屬米萬鍾書之陳洪絞國之益因其嚴欲穴城若龍寧虎耽壯士因縛以為已為照者故因龜蒙之所為怪而自怪也且以饑世人之不怪為怪也公留心邊計所至形勢無不熟習其九邊山川道里圖記摩而

談無不可見諸施行者公雅負知人鑒約成敗如觀火閭臣楊公嗣
昌出督師值瑪瑯山瘴癘嶺兩大提守臣鄭公瑄席間詢公曰賊屢
敗劔破可必乎公曰然顧楊文若非成功人耳衡荆出都時天下方
想慕太平對人輒歎欷惋曰皇上聖主也以承今極重之勢則不
足而諸臣猶一父之子不沼宗社不止弘景昭陽之嘆不出十年矣
公生多奇異嘗訪會稽金先生步石橋市半橋頓所時方積雪公入
水巨石覆簾僅露頭以上一蒼頭將解衣下微搖手止之從容舒懷
無纖芥傷攝滂築時舟入溪亟沉長年皆伏而泣公拜祝曰死此命
也然余在浣固自信無愧心指顧自如而來岸居人皆環跪以請僕
自浮出或云公頂有二圓骨如雞子主履險不危豈是故耶公繼配
孫儒人治祖姑也公兩娶未有子而儒人之膝先生予公父欲勿舉
儒人爭之力以死誓曰新婦未有子即吾子也得不死後連有二子

芝田浙之海寧人曾祖相卿官禮科右給事中嘗上疏致政世稱
雲許氏祖間造貴州道監察御史父敦崇嚴州府儒學教授先生辛
酉舉於鄉癸未年五十二歲進士謁選得調之興化府仙游知縣
年甲申閩賊陷北京先生以夏四月渡任會先皇帝蒙難之問臣
是時地折天崩人思亂者十室而九先生曰吾其竭一縣之民以待
中興唯力是視于是視尺籍伍符無有怠慢快一百五十名裁三之
一視府庫所貯約銀金數十兩先生下令庇城垣殲兵械募精勇懸
賞格不移時而具西鄉賊林尼郎某兩子數百人為亂先生與典史
丁明理分率黎之尾即賊焉守臣猶未之知也議以三千人赴援先
生因邑室乏不足以供億祇擬吾民謄所為寇來尤可兵來殺我者
其是之謂矣辭之郡太守楊芳岳嚴劍守備以兵百五十人協守賊
趙士挺黃積雲橫甚有諸生李芳聲者為賊耳目他鼓之聲不絕於
境內先生偵賊勢衆而不整尚可襲也謂劍守備曰若董營機兵各
登城縣具屬備視夜二鼓絕如約命開西門山戒曰視劍守備所衛
而先生亦自以隨從八十人縫進及之縱火賊亂格殺十一人禽三
十七人先生乃行保甲法衆以族法增置民兵以武進士楊瑞鳳為
之師邑中山是大治明年為弘光改元當是時縣官新設令甲百費
烟集郡邑旁午墨綬長吏束手莫可誰何而先生一以愛民勤政為
務屏絕債遺苞苴之事故仙游治為第一也先生又破楊子五千烏
子潭有五十子喻百子喻一時絕迹海邦之人賴之丙戌春海上兵
潰于關嶺逃卒蔽途竄入邑界者與伏戎不逞之徒乘間抵隙而起
李芳聲復據仙嶺謀葉邑先生用民兵一鼓禽之芳聲授首已而賊
衆復大聚永春德化之交道路俱絕主兵者聞于大轅議以興泉之
聚八丁督勦先生曰賊雖盛當以計取之衆無益也于是授兵登陴

孫治曰徐公幹畧如陶侃士行治行如張敞子高使其高步承明之
上言聽計從指國于盤石之固吳難設情也用非其才徒以口舌廷
靜拂衣棄世約結鬱伊以老其身不亦悲夫雖然當毛將軍之被虜
身死名汚非徐公爭之豈能聲施後世乎若魏亂聲連城不賣人之
云亡邦國丘墟有志之士坐蘿山而嚬哭何啻及矣

許黃門先生傳

余讀許先生孤臣述流涕曰嗟乎天降喪亂忠臣憤作而死至於威
憤牢愁作遺篇以見志若黃門許先生亦豈不悲哉先生名令喻字

為城守計每十梁縣一堡外而令兵周行環視五兵行則五兵自北門傳警者至西門而返自南門傳警者至東門而返迭為更代而力節若有餘復為奇兵從間道抵其巢庭之于監禁者是後也先生兵不滿數百而賊眾之陳錦漢者已不下數萬故軍將以下無不以先生用兵為神夏六月擢先生禮部清吏司主事會有分發之役先生得士十有三人事畢贈月改吏科給事中會時事孔棘遂藏于九里深處以絕遠焉異城人史起明以書勸之曰大將軍簡是不賢虛心欲得足下故人幸當路倘有意乎先生流涕對使者曰為我謝使君其待死耳若假容方外則唯是先人丘隴為念耳先生以家資歸至己丑卒在家或三日不食或平飲輒醉作孤臣遠以見趙莊李繼輝為家藏三十三年務為有用之學已得為例有韓愈先生分佐都御史李邦華奇之曰他日實心任事者必公也其在國治時也

卷十四

九

載以給事入召非其志也嘗與會相國言朝廷不次用人願一切權生假某以節鎮招徠俟明諸君長長示藥弩出蒼梧而北跨襄漢浮大江以據上流之勢然卒不及見用惜哉先生配陳喬人有隱德事舅姑以孝著有子曰喬奇士也家貧著節概贈先生行最辭余故錄其治行為史氏採擇焉

孫治曰昔許大夫相卿為黃門一月抽簪高蹈者三十一年邦人至今稱之予先生為會祖先生更仙游小邑不以賦遺君父拜黃門即因厄陽九塌壁而歸能以節自見不墮其家聲於乎可不謂賢哉

郭翁清軒傳

郭翁清軒者名一綬字維章仁和南北望里人其先世有性者仕元為金華宰子宏為仁和丞卒葬邑之秦亭山子孫遂家焉七傳至宗簡成化時舉人宗信生廷賢廷賢生世賢世賢生孝官至貴州按察

使翁其仲子也先參政思泉與按察同舉於鄉因成述士以故翁始歸於翁為孫福人當是時翁為公子而於參政又公哥也兩家同里兩人成畏敬之而翁以誠長者自處未嘗以貴勢驕人雖以此中無城府中外與翁處者以為翁無怒而翁生平之怒指得而屈者蓋二焉友人某以遺孤相喻有同事者見負中道聞之不待歸而斥于其家竟與之絕妹婿父子貧且乏翁為膳饋家人餽餉少息痛責之數日始解昔顏生不遷怒夫子稱之今翁之怒止此不又難矣而性為人倫母同產兄老矣而貧時時致其衣藥無間及其死也厚為之飲女弟稱未亡人撫其孤甥至於成人友有以榜荆芟業者勸之不已仍偵所在半途伺之風露倚橋渠遇夜半握手涕泣感以危詞其友卒為善士也蓋翁厥棄章句不樂為儒而其卓卓大節如此辛酉大家燬焉然則棋飲酒外無幾微聞于顯未死之日見有旌旂紛

卷一

十

擊而來曰迎余為江神蓋翁正直而一無他腸死得以為神其可信者也先會祖姑之歸於翁也裝遣特盛然事姑江安人最謹處先後宛若無間言產二女撫子份成立昏娶翁沒後為子構室慮謀生計忘其非已所出者需人與翁為同德云翁沒十六年而需人沒沒之前月餘示疾念子份遊燕未歸為治命曰如不得見子當以薄飲母以吾故費財不旬日而子至欽然強飲不再旬而卒人以為會母益信不是過云治少時猶得侍需人嘗為治道前世呢呢數千言不倦份治大父行也今距需人之死又二十五年矣命治作翁與需人傳孫治曰郭泉憲當世廟時著海忠介公得公得以不死人以為有釋之之風今觀翁懷懷不仕又何似釋之子長公也雖然翁大義凜然不苟作達者人奈何與胡少夢同光逸之徒同類而稱之惜哉

郭翁力民傳

余讀史子詩傳至於扶父棺過峽波濤洶湧之際未嘗不感嘆其至
行動天也當吾世而有郭力民子平二先生攜手樂善而歸路經
道士坎風駛舟危兄弟環泣卒以底定曰甚乎哉郭氏其古孝子乎
何其與子焉同符也丙午力民先生死於家乙卯其子植以叔子平
先生所述兄狀命予作傳余曰先生古孝子其又以前言為督也雖
然亦欲編次一二以見於後按狀先生名代字力民杭之仁和大
父孝世廟時寓副父一緯舉人即為平樂令先生生而卓犖補錢塘
諸生以文雄里中若白社諸子必以先生為領袖辛酉融風災舉族
燬焉先生獨上閣收宗祔藏之人是以為難當平樂君之歿于粵也
一時遊者十有七人棺皆淹滯不得行獨平樂民感令德所需麻辦
不闕月而具有理刑某者寄一篆于署中會道遠不得致或曰內外
無知者易携之歸先生曰不可使先人負人託急謁道府白之故各
發半白集 卷十四 傳 三

上臺皆以為郭廉吏有子先生既歸葬平樂君并葬族人之在土者
七棺已而屯城西邊家室流離男婚女嫁囊囊垂罄先生身雖不仕
益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曰魯仲連何如人耶東裝為四方游時友人
徐伯玉鎮吳興太湖寇警督部下檄誅戮之先生謂伯玉曰數十萬
生靈其可殲乎易布令自首者給票免死是舉民人賴以生活者不
可勝計杭守張文德擢蘭州監使挾先生與俱會下邑有揭竿起者
上下惶惑先生謂張公曰公清介素手撫之即定請同載于是呼亂
民前曉諭禍福立時解散先生胆識如此以病歸歸三年死惜哉先
生嘗教授弟子著籍者衆海昌徐元譽新安汪天行其知名者也大
夫子二長子汀奇才蚤卒次子植好學有父風先生世系事實俱載
家乘中誌其大者見于篇

孫治曰余觀先生學兄偉於長不過中人于思于思精神大于身其

以為之絕羣起於非耶或以為先生約結終身天不可問其天
然先生歿于孫繩繩振起將大昌厥緒語曰活千人者必封侯侯天
道又豈不信哉

陸翁行仲傳

陸翁行仲者名宗楷錢唐入父符明中曾公入母陳孺人令人有二
子長宗本曰正伯次即翁正伯喜任俠有節義大之風而翁被服
儒者折節下士好讀書其天性也少隨舍人之京年弱冠入太學已
若符融郭林宗有高名矣性至孝當舍人之歿于京邸也翁扶柩歸
哀毀不欲生僅鷄骨而已故人稱陸仲子之孝翁在家時兄正伯片
言至自京師立起行不以遠道為解分著時一惟兄命其廉謹如此
博聞強識習本朝掌故人有叩者輒纒纒答之故學者以翁比齊魯
云自丁酉至辛酉凡九試皆不第翁無怨焉每歲租所入必分給宗

孫三白集

卷一四 傳

三

人之貧者與其交踈之親未嘗有德色所娶柴孺人御史女孺人與
翁同德初舍人在時嘗命孺人治具必豐腴喜語客曰此吾仲子婦
所治具也以此為常翁病幾殆孺人剖左股中夜露禱願以身代卒
後如故孺人有子五皆不育女子五皆歸名族為翁置側室者二
上無子劉氏三子並歿最後麗氏生子振甲時翁年六十一矣人
皆謂仁者有後云柴孺人先翁歿翁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善治
養生家言歿後十餘年子振甲從余遊

孫治曰世之為養生者有矣然如退之所記孟簡李虛中六七公以
金石藥養至大還者豈少哉翁優游俛死以終其天年所為養生者
非虛也為人恂恂長者宗人吉水君兄弟與其諸子皆大賢每口翁
不置有以也夫

余聞士傳

余公諱某字某治縣氏家言故世間十其先自下鄉秦餘余之後
以王父字爲氏其在宋有春一者宋齊之山陰再傳至端禮光宗時
封鄒國公拜相四傳至哲又四傳至純印公父也自哲徙東浦世以
農爲業公生家益貧市七歲卽日沒魚鰲果附麻蛤之屬爲親供養
具鄉里莫不奇異焉弱冠仕劍出門曰吾聞錢唐爲浙之都會左翼
閩海之饒右翼具區五湖四方輻輳大國之風也往則必得所欲焉
然足時實無一錢從所親戚假貸又無一應者公益發憤治生纖
微筋力惡衣食與時俯仰若數年三致千金公慨然曰吾豈能學程
鄒王孫家僅田池比于封君獨自娛樂做大丈夫亦當如陶朱嗚夷
耳東散何嘗之有公自是以濟人爲務有以緩急告者必令其得所
無所吝嗇邑里與公之親待而舉火者數十伯家歲盡體骨具記
棺木服被之類以萬計蓋公之慈仁汎愛爲德不厭其天性然也先

孫字自美

卷十四

五

是有老嫗陳者嘗有一飯恩夫死無子公爲之迎養于家事之如母
使其妻奉之如章舍人無敢與仇者二十年故人某之子已爲乞人
而往乞公發而浴之解衣衣之厚遺以去逾年復如故公益予之逾
年復如故公益厚予之公施不厭而是人卒重爲非凡公于貧交疏
昆弟存老撫幼者大體如此邑人周其吉者貧勢家錢有司抱之急
適以居屋賃百緡于公所公至其家聞聲謁其故以實對曰身居
此累世矣今爲貴人取資故至他徙情所不能忍何敢移德于公言
未卒立折其契而不責其債也有杜龍者女于公公謂舊姓女使家
人善撫之閱三年命其攜歸其父遠迎謝不敢公叱之曰吾家豈乏
婢子哉除前所以不卽歸汝者慮爾金盡復以此女爲計它日今日
當返汝是吾心也杜君扶服謝去公所爲拆券書以爲信人有
笑公者以爲損已之祿而厚以畀人卽復立書安得復有而公者而

公不顧也然其喜爲德愈甚乎氏子欲從公于爲德公意其倍
者曰使它日成名庸果不爲兒寬耶爲附養其妻于使其治業如初
諸生金氏貧不能具體粥夜半踵公門康得其狀卽令盧兒二人負
金錢粟米隨之去高才生某未有室家而以林就投公望所助公卽
携刺過生問所需幾何曰所需幾何卽時贈之如數以此賢豪長者
無不延頸願交諸公問之愈益重公公益慕傳伯夷登之爲人排難
解紛端趙人之急枕之俗每聚盜就擒卽受獄卒自令引某則某盜
詞所連家立碎公既已脫長老邵氏會氏之難而汚者唐長滿一皆
爲渠魁所連公立至獄反覆開明義形于色誣者叩頭言曰公乃大
德我小人義不可以厚誣卽立証出之蓋其公正發憤卽豪家所不
願卽所勸尉卽下賤愈推轂無已人有冤者卽觀天倪盡地雖并家
捐軀所不惜也公嘗遇竊者探囊囊空去矣已繼得其主名公召

孫字自美

卷十四

四

其人謂曰而丈夫也失行可乎賜之過望其人遠迎謝過卒爲良善
也鄉里父老子弟行義有不合者不欲令余公知其爲長者類如此
公好施予家立盡有仇家者中之卒以是得奇禍然非其罪也每歲
大饑公賑其會粟不足又盡質其服物居產此雖自古行義者不及
矣公嘗往來我眉九華南游齊雲諸處至親見如來若共語者其事
秘世莫知然世之言佛者莫不折衷焉以故大江以南人人皆稱余
開士云予嘗見公遠巡堤隄似有遺者至叩其伊蒲桑門之業益興
然自失也有二子世忠世慈皆少學韓聞精甚世忠與予尤善
贊曰余公食不兼味衣不重采布蔬履踰備傍慈愛此豈所謂富好
行其德哉及其嬰患難遭不測之既至與兩高揚若同類而稱之甚
哉其不知人也予聞公之死作傷而終道遺物外此足以觀其學矣
語曰石登入地佛法咸若如公者隆之至于天者哉

鄭斯先生傳

余觀蕭梁劉生所著隱者七十二人詳矣然如管勿安之流高行遠俗不少概見蓋其難也當吾世而稱作者續雲鄭氏其尤也余友梁司平唐鄭君其父國子助教覺斯先生蓋古之逸民助教卒于壬寅其偶樊夫人卒于辛亥卒唐已衆寇安而告其口余先君子不欲銘于幽不欲表于阡孤不違遺命但念有美不彰非人子也庶幾錄次一二以傳於後是在吾子按鄭氏之先山陽人也宋紹興間有公桂者令于紹遠家爲六傳爲槐樓公在紹爲老師弟子著籍者半郡邑其子儼若公世其家學以神廟題貢授崇仁丞先生其子也崇仁既歿于江右先生治喪歸不餐鹽酪者三載同產四人伯氏番世撫遺侄如子而于叔季終身友愛先生學主敬嘗曰敬者德之聚以是教其子若孫勿敢怠也辛巳廷對出黃東厓之門授鄭學訓導有蘇湖風範門人林時躍管通章其卓卓聞于時者也甲申以後與其子杜門却掃括蒼佳山水舟楫竹塢時托嘯歌蓋所謂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不可得而物色者其在先生父子間矣夫人樊氏與先生一德奉姑婦以孝與先後宛若以和仁而愛人下至羸莢從無言言終身婉婉貞靜以成先生之高而偕令子以隱豈不賢哉於乎先生與夫人之大節足傳也有孫惟履履成進士

吳子美成傳

吳子美成名大武錢唐諸生有諸父治歸於桐鄉吳子後之遂爲桐

卷一百一

主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主

鄭諸生吳子父曰大仲母曰王夫人王夫人嘗幸大仲學其子朝夕與俱未嘗暫離也大仲兄曰杏津無子才美成而欲子之接朝支子不爲宗杏津之爲吳氏支子可以不立後也長子不爲人後美成爲次仲長子亦可不爲人後也大仲念其兄獨處于桐曰吾何愛一子遂割美成而歸之兄而美成亦以父命而爲後于杏津故美成自錢唐諸生而爲諸生于桐鄉以此先是吳氏有孽子利杏津之財欲得爲後而甘心焉而杏津遂兩子之當是時美成雅材日以攻苦爲事而杏津有愛妾與孽子讒構百端故美成所食者神具而孽子則珍羞矣美成所衣者衾衣不給而孽子則綺紈矣美成日用不名一錢而孽子則歲費千金矣然美成不欲傷二父志其居於桐若處者間過錢唐亦不與大仲言惟曰大人勿以兒爲念自傷不能致青雲而使吾父流離失所朝夕不能給養以此悲來填膺唯寐忘之

沈潛齋公傳

曹風鳴鳩之詩曰其儀一分其子七今儀一而子七列國之大夫不聞焉而僅見於曹蓋其難也余觀潛齋公其有之矣公配王孺人有同德生子六人女四人孫男女各十三焉儒者爲儒賈者爲賈入其

家蕭然以整陶然以達蓋曹大夫之所謂儀一書是乎在吾母少
孤而育於公與孺人蓋大父母也而父母之矣治生三歲而公歿十
一歲而孺人歿為兒童時遇孺人必撫吾頭角喟然而喜今生四十
九年矣母氏春秋七十乃為公與孺人作傳然不知其涕之無從
也公名待舉號潛齋生嘉靖丁未二月二十日辰時卒天啓辛酉七
月二十五日酉時王孺人生嘉靖戊申三月二十八日午時卒崇禎
己巳七月十四日未時父與孺人母與孺人終焉孺人公與孺人
性至孝而事繼母尤得其歡心人以是為難為郡諸生以老
孫治曰余觀晉世其盛于瑯邪王氏蓋始於太保之事繼母以孝而
其子孫遂至繁衍也今公與孺人之子孫其必有與者矣治嘗聞諸
長老公善治生性好施與不以無為解喜雪人之冤太史公作傳
傳其儒俠公其無憾焉

孫年百集 卷十四

外大父母傳

外太父石甫公者姓沈名格行三元號舉某公之七世孫也會祖方
竹公祖與李公父潛齋公累世儒者以隱德相高至公生而岐嶠十
六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二娶吳孺人二十七而生吾母又十年三十
六歲而死之明年吳孺人亦卒有子養天以弟季常公子為之子
蓋吾舅氏也昔吳孺人三歲而失母吾母十歲而喪父十有一歲而
喪母兩世孤女寒泉吳天之悲安得不終身哉母二十而歸于吾父
復養二十一而生治二十三而生治今年七十矣治兄弟以布衣老
又安能顯揚其親而佑啓吾外大父母也當崇禎丙子年十有八
吾舅氏葬翁與孺人于古龍井之陽治親執紼洵然於墓不知其
所以然也又三十二年為今丁未格枝舅氏修沈族譜曰子安可不
為小大父母事哉治曰然且念吾母少失父母既不能知其詳而吾

父相攸于沈又不及見翁與孺人之形容而以四十九年之閱焉
七十之老母又安能追思七十以前之行事哉悲夫悲夫古之人
有美而不傳是悲也無美而增飾之是誣也經與愚君子所不為也
而治侍吾母所言及者大抵外大父母為人嗜學好古念友生兄弟之
難而外大母為人亦執直執方不諧于俗故皆落落以死有友六七
人終身哀之不替治少時見伯聖觀黃冠某言及外大父節于其
室澹澹然不置此亦可以見交道之篤矣翁生丁酉慶壬申八月
十九日丑時卒萬曆丁未九月二十七日亥時孺人生萬曆癸酉三
月十七日未時卒萬曆戊申五月二十六日未時慈夫治材朽行劣
既不能如魏陽元之宅相而又不能如楊惲傳司馬書徒記其生卒
大槩以附于諸系後之君子倘余母之孤而哀余之志其有藉于是
也夫

孫年百集 卷十四

沈公爾微傳

爾微沈公者潛齋公季子少沈靜好學長兄蚤歿而以子繼麟相屬
曰弟其教之以肩撫其背而誓之公從其言相屬以學爾微既補博
士弟子公以肩撫之曰吾可以報兄九泉矣治常從公讀書講至幸
乎短喪章涕泗橫流移時不止其為人孝友如此又手錄左史及莊
老其攻苦下帷不類世之浮慕者也配鈕孺人嘗脫簪珥以佐公行
義有古風焉

傳

仁和孫治宇台著

錢武山先生傳

錢武山先生者名喜起浙之仁和人祖立嘉靖己丑進士仕至廣西觀察使觀察有三子長養廉官吏部司封次養廉官副使次養慶官刑部主政刑部有六子先生其次也而為司封後司封以爭國本罷歸為時名臣先生惠慈過人習胡氏春秋少長通鑑長編皆能成誦於古今治亂成敗能歷歷言之司封喜甚曰是兒不凡司封同年閻司成望齡等皆以火器期之甲子舉于鄉後帶公車者十有六載崇禎庚辰始成進士自以蹉跎晚歲中年報主歸隱華陽此其志也當是時流寇張甚中外皆警烈皇帝捐軀賢才賜親筆德以下及第若

孫宇台集

卷一五傳

一

千人而又于其中擇四十人以翰林科員臺臣不次擢用先生懷抱名釋褐以平流序進然先生不為色動也明年任南水曹主屯政先生奉教書專以格冊嚴懲為事其所立丈量式製策置法可以為百世科程舊事民間戶婚閭閻之類皆聚訟于此官吏欺誣獲奸賊先生一舉禁止其明年為吳未李賊自成危動關陝張賊獻忠破襄陽賊黃漸陷武昌當事以洪都為九江要地非得其人如錢喜起者不可先生于是出守豫章務在輕刑薄罰固結民心極給宗餉嚴禦豪強所屬七邑一州雖流氛充斥而治理晏如者太守力也何以生母潘夫人死戴星奔喪是時金陵草創雖有參藩督餉之命先生勿顧也蓋先生至性孝友當其為諸生時司封病不解帶瘠瘵者數十日夜至于生母潘夫人身已白骨猶依依于含哭泣倚廬喪葬以禮不以已之用繼而委任于諸兄弟先生蓋古之孝子

也既遭世流離坐卧一小樓自同志數人外無有見顏色者蓋營營新亭防虎丘徘徊郡之南北兩山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勢方高飾身不及六尺然精悍之色見于顏面手不釋卷至老不衰于凡經濟規畫之事井井可見諸施行長孫好學蚤近心傷之不置見婦人有為高暫阻梗者必毀之年八十四無疾而卒有丈夫子五人一遵先生之志焉

孫治曰先生不以余不自時時折簡招余余南至闕北遊趙一月之間必有尺牘見遺筆法皆得晉人意可貴也家有土山植竹蔣花與余彈棋酌酒其下未嘗不移日所言平生事甚悉至于近世執政將帥臨邊之事亦未嘗不扼腕言之先生固有用之才也導引五禽之戲特寄焉耳惜也其執紼以及世後之君子覽其志悲其遇固非紀述節越之辭可得而論也

孫宇台集

卷一五傳

二

亡友柴汪陳沈四先生合傳

四先生者皆錢塘節志士也遭世之末流其貴賤不厭死而後已其志潔其行方其于世也非其人雖有勢如山避之恐後是其人即困憚即世俗所厭惡若嗜臭味焉湛溪經傳深識古今成敗治亂之迹至于有明一代政府賢否疆場得失皆縷悉無遺時移執易多所論著成一家言所作詩歌皆與古作者韻類悲夫自甲申以後或閉迹空山或閉門教授死之日大節炳然或可親也余結髮同遊幸無間離其著述斐然而于孫壁立不能付錢梓以傳于後此亦後死者之責也于是為之傳其大概云爾

柴紹炳字虎臣大父祥為御史季子樞為閩學傳紹炳父也學傳死于官其兄諸生紹然同紹炳奔喪歸貧益甚遺囑憤攻苦下帷舉博士弟子遂已有名先是紹炳諸兄弟之子若世舉世延世堯等

汪鳳字獨美爲人嶷崱歷落已卯舉于鄉年甚少有錢進士某者以其初貴予以女嫁時裝贏千百矣于是錢女爲汪夫人旣相攸爲服

蘇詩言集
卷一五
三

通市原作又善事其姑絕無富貴容與兄伯叔始皆無間言亡何江
子死母不飲遠離子舍而又矢志不入城于是藏身于北郭
子居每聞月與母至相與抑搔色笑一樂以此爲常自播遷以來夫
人所有靡子遺矣然糠粃不厭病且死颯欲寫其形容夫人不欲也
曰子既隱矣妾留此形于人世何爲哉其高節如此颯喜道家言千
黃庭參同諸書有味其言之也作五言古詩有阮嗣宗陶淵明之風
兄淑弟濶皆名家年四十九死有一子名王集勛學能世其業颯死
後兄淑之子彰成進士

陳廷會字際叔諸生祭酒陳先生何榮第三子也見時六歲始能言即能讀書成誦九歲操管爲作冠豸相枯竹生荷文人皆奇之稍長貫穿今古意不可一世人人願交陳生者廷會不願也自棄其諸人

外皆謝去弘光南還後陸大行培將殉國事以子廷會大行
既死其夫人延之教其子繁弼凡六經子史無不曉習焉
伍之故繁弼能承家學終始執節書迹爲儒者其師方岳
成盡以父所予書籍悉還之其交誼如此廷會事親孝父
病不解帶者踰月醫者王伯賢嘗告予曰吾聞歷人子視
父母疾者多矣未有如際叔者其兄廷起虎頭燕頤負
奇才中道而死廷會哭之甚哀觀樂廬狀親之作與私
謚兄文未嘗不流涕也下帷教授弟子著籍者甚衆而
又精通貨幣屬鵲言能立起奇疾諸言驗方者皆不及
也廷會爲人嚴飾概不苟取予結興守某公禮聘教其
子謝不一見爲文凡三變初事駢鹿六朝已謝事司馬
遷短長言役類唐爲大家之文非其歸宿也已未春余
適在家使其門人程駿發覈其書稱首而前屬予評定
予曰諸道爲副定若干卷因爲之序其秋七月死其未

死也爲誓以別交遊親戚子弟于養于子于子婚于姪皆持青照幾于全生全歸之趙無憾矣子弟廷曾亦奇士其夫人則沈蘭先妹也能習女誡有父兄家法無子以弟廷曾之子爲子曰蘊亨

沈蘭先字甸華後改名駒字朗思人稱朗思先生駒少負才年十六受知學使者江右黎元寬名益起嗜學攻苦與同諸志切磻道義遂

師友秉志不仕家貧益甚欲躬耒耜以事親然苦無郭外田于是所
至敎授以東脯奉親親亦安貧樂其以道養也則益歛華就實以老

專家于是博考同異著七經平論又著士喪禮皆不愧爲儒者然一代學故原其顛末于凡魏晉亂政賢人黨錮之禍及已巳以來死事

諸臣皆各條貫其事以進丁家中然有良吏乎丁巳年

病死有二子殺中純中皆好學有父風焉先生昔余生平所志所謂死友也自余以家貧出走有四方之役乙巳余在蘇州死焉其後四年余往南和則紹炳死焉又越九年丁巳余在長溪則死焉嗚呼余皆不得視飯含而哭之已未余在里則廷會死余得定其文集又撫棺而泣之然死之有期矣余迫于濟陰之役又不得執紼從事是皆不負吾死友矣乎道于蜀旅之暇撫其行實著于篇

孫治曰古稱駿雄君子若此四友真其人也鱗乎汚泥之中趨邁遼引雖兩翼通隱且羞焉之况樂樂唐魏云乎哉至于博聞強識遠同古之作者後有青雲之士覽其著述亦將有整洋而嘆也夫

亡友陸彥龍趙明鑑胡介合傳

陸彥龍字驥武錢唐人其大父正奇以易經為大師弟子著籍者衆

孫字台集

卷十五 傳

五

昔日庸成先生萬曆乙酉舉于鄉不逾月病死庸成先生與余大父善稱至交將死以子汝同相屬故汝同之娶于鍾皆余大父之也汝同生彥龍彥龍為童子時即負奇年十六補邑弟子弱冠為詩古文辭顧嘗着大冠軍騎閒雅甚都意不可一世雲間陳臥子龍有篇名嘗過武林彥龍訪之門者勿為即通彥龍題詩以去子龍見其詩大奇之後例屢迎焉邑令吳公嘗謀士皆以陸生為第一已而大江南北無不知有陸生矣弘光時令晉安余姊陸氏亦避地于此人皆曰錢唐兩陸生亡何所思母返里彥龍遂留滬間地已而撫軍休物色江南名士又以陸生為上客雖人周亮工歷官閩監使藩臬皆客陸生故彥龍所得圖裝亦不下二三千金矣周亮工既以遷任遂舉彥龍歸會其父汝同適無妄病死未逾年彥龍自以久客在外不得與合一動幾絕又其夫人張氏之困情懷

不勝亦賢婦也先翁三日死彥龍痛之遂創創而死人于地下矣顧無子以弟子鍾為嗣有遺女在君為擇婿者死且不朽以首扣枕者再余領之即立朝執喪而為其女擇婿吳生任臣于是遂以其女女之吳生學問淵博一代才也鍾從余遊余以妹婿沈嗣丹之女妻之壽亦不末豈非天也嗟乎陸氏之托孤于孫者凡兩世矣

趙明鑑字珍留仁和人其父與兄有所謀于織造為富人明鑑則遊學喜交遊不治家人生產意疎如也治泰秋與御史黃澍諸生葉紹泰沈煥文善繼與余泊梁次辰張綱孫毛先舒陳廷會吳開宗吳農祥陸圻皆結為親友當黃澍之按河南也明鑑以故人往遊謝厚贈之路遇流寇被刃二耳與腦俱創甚且伴死視賊稍間則累墜于積屍之下以是獲免故耳後有瘡痕也易代時明鑑則棄諸生為商

孫字台集

卷一五 傳

六

節家困貧闕黃澍以楚學使遷泉漳監使而其族兄林翹為閩藩于是遂遊閩久之費用使有強以官者不願也黃澍曰子雅遊棲廩廣文不亦可乎孰與為羈以末日也于是遂著浦城訓導當是時陸圻從閩歸少息浦城一日登俾眺望城上卒以為奸細執之明鑑與其守將交好入其門則見銀鑰而縛于階下日墮也陸子為在此于是向其將言之曰此吾故人也遂脫于難故圻嘗向余言微趙子吾不免虎口已而遂據厚資而歸歸買田宅曰吾與二三子可無求于世矣又娶妻蔣氏日用益繁然明鑑故好奇嘗從江上歸有同舟者好大言類任俠深相結納已其人為盜牽累明鑑竭家財以救之聞中携一蒼頭歸見其主人憂貧曰主何憂奴能汎洋贏可數倍于是盡囊橐以界之既則無歸矣家徒壁立于定復走粵東下榻于蕭郎者一年以病死其小奴鹿兒昇其主之柩歸停于蕭郎鄉之荆山

明鑒自負奇士當九朝時為疏數十篇獻上各曰慈言既已與世浮
湛作矣數數卷又著幽風合月令篇其文與夏小正同世有其書不
載明鑒初娶于徐無子徐死以妾顧為妻顧死則娶于周周故平姑
氏之女也周死則又娶于蔣蔣無子明鑒死後其族弟延標以監使
待缺歸里余為言明鑒四棺未葬延標憫之為招竹若干畀其姪孫
大年完葬焉蓋其弟延標之德也予故表而出之

胡介字彥遠仁和人父微木行雖為賈長者也高郵王末吉為仁和
令課童子試介年十二取以冠軍曰此奇士也後當有天下高名已
而考益起江淮間無不知有胡生者以王公驕顯職當途重之為之
推轂介為得勢而名益彰也當是時天下大勢岌岌正趨閭閻與介
隱于橫山講求用世之學絕足不聞人事已經變革浩遠棄妻子削
髮為僧介亦好禪故自靈隱玉林諸善知識皆悉其心要而玉林尤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之

引為入室弟子時人皆以為張無垢楊大年也介既高時不與庸流
為伍有陳平遠者家故高貴與介同學兩人相為引重資介用費故
得不乏介娶于翁名小若閨中唱和又往來贈答頗有秦嘉徐淑之
風一日與小若謀以身既隱矣無買山之資奈何少君曰君第如北
遊公卿貴人重君此區區者不予男乎于是之燕臺而舊令王公又
已薦卿貳登三事又與與合肥交口謂君一時名滿燕耶路歷邢魏
守令皆郊迎無不願結驢者然介雖厚載歸固未買山也未踰年輒
盡又往江西後從東閩所得皆壯遊富其自閩而歸也高雲客兆權
其歸乘約有數千然其死也不能名一錢悲夫介嘗夢二浮屠至其
牀前呼而語之曰子欲知而前身乎介曰諾曰子前身在福建某府
某邑某村姓吳為監司者是而前身也已而入閩訪求其處果有吳
姓為監司者計其去世正與介之年歲相等所存遺筆又與介書法

無異於乎奇矣介之方外友則天童桂公介死而葬于僧日之右者
桂公也其交遊最盛晉安高巽客兆監官陸幸齋嘉淑山陽丘季只
象隨為尤莫逆云介詩五言有晉魏之遺古文亦近大家余為序之
先是甲辰春余病甚介時亦病然數數乘輿與視我相慰勞不已不意
其先我而逝也余負故人矣有一女慧可適汪生榮汪生故奇才介
無子以從子映璧為後彥遠死後其父困乏亦遊燕死于旅館紀伯
子映鑑陳情請明為之經紀其喪焉

孫治曰吾嘗嘆陸賈自粵還買好時田地優遊煥公卿間有五子卒
以壽考今三子俱客遊累致千金然明德死于粵無子彥龍介家亦
全盡難立嗣亦無秋毫遺焉人之貧富亦有命耶不可伴而致也楚
以顏回屢空棄子躬耕原憲微而不先曾寧撫金不顧豈為不知道
哉覽觀三子之終始可以爽然自失矣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人

亡友鄧維垣傳

鄧君維垣錢塘人其先則楚產也四世祖璽章為杭州倉使因家焉
父體泉挾計然策往來長安遂以貴雄閭里尋以武功尉授中衛參
軍維垣生而磊落視家人生產蔑如也參軍死後毀生焉奉嫡母張
生母魏尤極其孝嘗啜交遊喜任俠存亡生死不侵然諸有朱家劇
孟之風自海內知名士莫不延頸願交鄧君甲申之難延陵金伯玉
以樞部郎守城城上人炊火不具伯玉至維垣邸中假教伯金為城
守計守邸焉甲念主人之石交出鑲給之無所吝蓋其好義雖極下
兒皆能遵而行之已伯玉即投御河死於平當京師之未閉也因戚
大臣賁棄巨萬不能名一錢為國家出死力及彼李自成收縛精衣
兒鉗身被極刑然後盡根株窮穴以求免死不得此等介祿之家狗
豕不若視維垣之帳下何如哉自是不願為諸生家有樂園名都觀

時與諸公燕飲極歡頃之東而繼造起其尚衣監某有司時公
人視師者也錄致富人充三服之役維垣家雖中落名在富人結
不得脫然監者知維垣所言輒聽已後益科索無厭即家非素封稍
稍產過中人者都不得免矣海寧孝廉張次仲志節士也向時與文
東鄉齊名亦復鈞及之維垣白于監者得免後孝廉過余曰子知
邵君爲長者乎予曰然是固吾姻黨中好行義者也沈生允大以都
佑通逃事殘賊逮臬司固與維垣有舊爲疏其寃得不與生平於貧
交類如此娶朱孝廉女有賢行生一子殤歿後家徒壁立增能醫
下帷不墜家聲人謂維垣有子矣

孫治曰余爲諸生時值邑令王其編甲余與維垣俱坐庭下有衙前
等不遜余語罵之瓜牙之徒數百皆攘袂而起余幾不免虎口維垣
叱之廼止登維垣與令厚故若輩皆避去余至今猶心悸也海內知

卷一五

傳

九

與不知無不言邵君槐李不言下自成路雖往古賢人其何以加哉

亡友陳昨明傳

陳君非常之人其降生也離奇恍惚而鄙儒多拘執一先生之言
以爲六籍所不載矧笑之異哉若股相說自其懷相國何乘品何以
稱焉以余所聞漢有東方朔先生曰歲星也又千有餘年而唐有李
太白先生曰金星也又千有餘年而明末有吾友陳昨明先生曰火
星也夫五星者天之貴臣也千年一生即三公孤卿豈足道哉而朝
在漢僅執戟爲郎至以一發果與侏儒較饒飽可哀也白在唐受知
明皇坐七寶牀調御羹湯食可謂榮矣然以永王璘事長流夜郎前
後遊歷燕趙齊魯吳越江淮又何窮也昨明生遭百六陽九之厄被
褐懷王乘節守義然在熱三十餘年公卿輒酒論文對金滿床頭綠
手藏盜室以族死其窮異甚嗚呼豈可謂非天乎哉昨明父爲存之

先生窮極性命絕學之傳當世稱爲大儒昨明嗣其學其義
其於鸞湖鹿洞之旨廓如也爲文章千言立就出入班馬揚厲風騷
文自韓歐大家以下詩如鄒耶歷下諸子無不爪育揅命獨擅搜肌
至若天官地理河渠兵政職官諸典故瞭如指掌而約其奇肱若即
可起而見諸行事者當確菴先生之殉節江上與二夫人俱昨明一
家數口糠覈不厭棺斂者三無其遺孤偕兄及弟流離兵間儼處一
椽甚矣其愼居喪水漿不入口士大夫之觀禮者于陳子焉吾聞榮
戚所舍爲喪爲饑爲兵而又爲天之執法于五德爲禮今昨明父爲
大儒兄爲忠臣秉執禮法盈吾陽節倘所謂榮戚不其然耶昨明既
已不得意遊燕遼巡三十年無論嚴侍郎父子願侍御諸故人皆出
肺腑慰勞即如胡宛委龔芝麓之流其欲爲戴安道之營宅者何限
而卒不得還山爲菟裘以終老火之出入無常此其徵也昨明三

卷一五

傳

一

北歲作焚戒不見歌其略曰大帝却念焚戒除去朝籍謫落文身之
國三日啼呱呱七日卧索乳五歲詩書略上二八歲九經通誦誥小
時詠見叶官商大來賦鵲成纂組從來謫謫無榮華備歷艱難嘗險
阻邦國崩摧威劫灰室家破碎驚風雨月下獨彈劍橫劍雪中五指
無底履性情剛雅頌道術綜三五載籍攬極博作歌思太古又曰兄
事木帝精弟畜蝨昂客作劇生拔蒼龍角使氣直騎參虎脊當年天
上攜手人豈念吾生此適危淚下如綆磨鼻涕長一尺空啼杜宇血
徒銜精衛石從來物化本無常嗟爾悲啼亦何益又曰天帝刑法不
整飭五星關一難爲治好語名焚戒叱叱行來來焚戒仲焉再拜跪
附書報謝天帝知小臣無狀性懶惰世上醒醒說不早在生既有兄
與弟詎忍與之長相辭骨肉共離羣白首情依依夢夢幾幾夢夢苦
不言悲所憂獨貧賤亦或凍與饑死哉此固命其之乃如伶焉呼此

其自諸也。昨明有兄。歷明為將軍。有詩名。弟。晉明。博洽。好古。為布衣。有古人風。子曾。義。篤。學。能。繼。其。志。述。其。父。行。實。數。萬。言。可。泣。也。余。哀。其。伯。兄。沉。湘。已。為。旅。人。因。其。所。作。榮。歌。而。推。言。之。夫。方。朔。類。俳。然。其。力。諫。孝。武。數。董。偃。斬。罪。可。謂。直。太。白。類。狂。然。識。郭。子。儀。于。僞。人。中。氣。壓。刑。餘。譴。訕。妃。子。其。行。詭。豈。止。謫。僞。人。耶。昨。明。遊。涉。貴。人。氣。雄。萬。夫。為。俳。為。狂。不。可。方。物。然。其。忠。孝。節。榮。卓。然。自。立。殆。與。方。朔。太。白。同。風。所。謂。兄。事。弟。畜。者。益。信。

孫治曰。吾觀神宗末年。樟亭多火。豈熒惑之生。固有兆耶。語云。火為水妃。故先生以亥年生。五行中火。樂木。故今以寅年終。又自稱稱留山人。世傳許由。避堯之所。然不可信。然要之為武林山也。上有塩為北高峯。往時塩出。火飛至。六和塩而殲焉。先生年三十餘。北高峯塩。勝又十餘年。先生旋亦應之信耶。否耶。下士聞道。大笑。固未可為俗孫。字台案。卷十五。傳。

沈君宜民傳

沈君宜民。字亮臣。仁和人。祖好問。以醫起家。有秦醫和緩之目。而務方高節。以此名重公卿間。父允揚。母杜氏。妻夏氏。宜民生而端凝。不妄言笑。已就外傳。朝夕習讀。屹如成人。年十一。曾祖母俞氏歿。祖泣。宜民亦泣。踰年。祖母胡孺人歿。諸父泣。宜民亦泣。人皆謂童子非凡所見也。其明年。祖視病。京師父樂。泗安山水。於是隨母往。家于井亭。崗從父志也。當是時。宜民朝則隨父。至鎮行。業夜則就母宿于崗上。往來且十里。一日。母思蒲食。宜民踰崗採蒲。遇狂風雨。蒲帶且落草中。急覓之路。且溥。不得。歸。忽一人持蓋前曰。孺子見虎否。適已咆哮過山。渡溪矣。持此可防身。勿懼。明日至此。松下會到家。母倚問已久。驚曰。頃虎從崗來。踰隣人牆。啣豕去矣。汝何以得歸。宜民告所遇。示。

孫者狀母曰。神人也。明日。至松下。見有土神祠。如昨所見。自是無恐矣。父病。賜思水。宜民抱甕下高坡。數十級。得火。急持歸。失足地。妻錄入心坎。問其父。捫心而出。其鋒至一宿。方醒。恍惚若有神。其名曰孝子。又二年。祖在京來。召宜民。宜民曰。大父之命。不可以其之應也。念父賣藥。泗鎮。而母獨處。窮憫。且奈何。於是泣諫。父携家還故里。而身走京師。侍大父左右。晝則讀書。夜則寫梵經。祈父母速。身茹素。自此始。明年。奉祖南還。又明年。祖病甚。項柱折。足軟。請醫治。勿效。宜民不解。帶者百二十日。每一發。扶首披腰。所以奉侍者。百方皆祖之故人。宜民讀書。自若不欲。千進損祖之高風。其立志如此。又明年。祖又往京師。重得病。書抵家曰。速令孫宜民來。即時發舟。至京師。祖已歿三日矣。宜民以孤孫。撫棺慟哭。捨地呼天。如不欲生。與其

孫字台案

卷十五

傳

祖交好者。無不哀之曰。此孝孫也。其祖歿于己卯之十二月之十五。日。宜民則至。自十八日。其明年正月。世父正。派至曰。子且歸。予待糧。艘。狀。輿。南行。宜民曰。京師多火。災適有不虞。伯父其能回天平錢太史。瑞星輩亦勸之行。於是昇棺登舟。正疾者。其祖啟明之。次子欲私所遺。欲遣宜民先歸。其計不行。又欲強攜治裝之費。取陸路至臨清。及舟至臨清。則孀一女子來。宜民曰。孰有奔親之喪。而有桑中之喜乎。然在伯父尊。強諫不得。亦且無可奈何。未幾。正疾。病宜民亦病。人曰。船瘟。殆不起。正疾。病且死。宜民強起。治棺。飲時。故人章。聞卿。勸且停棺。僧舍不宜。附祖棺同行。且私謂僕輩曰。如必欲同歸。恐當歸者三矣。蓋以宜民亦病。重故也。宜民曰。吾不攜伯棺。附祖。概同行。伯兄又貪安。能奔父之喪乎。是委于道。塗也不可。於是送昇以行。時山左七年大旱。至是早。益甚。河涸。宜民病且不解。抵魏家。聞即覓水飲。

不得有舟師王桂者營施德於彼至是為踰高嶺入藤棘中取杯以進病即霍然而正疾所帶女子其父率賊四五人欲劫去宜民曰無用劫也檢券還之且囑其不可再營蓋其仁心如此當是時舟阻滯囊底無資乘間吏驟以訪所知而誤非其人奴子盜驟以行忽焉雨大作水漲道絕兩足踣踣難前宜民號呼曰天乎舟沉棺溺其萬死莫贖矣至則舟在水中閹吏沈先已撤棺而出于路宜民感且泣然閹吏沈并不詰問還驟其賢者也抵濟寧益困乏賴有王君靈長附舟資其費用得以歸杭嗚呼天之所以佑啟孝孫者不可觀後也既抵家口不言扶輿事益發憤治醫業以養父母且攻苦讀書已補富春弟子試輒高等七遇棘園皆不得當然未嘗怨有司也娶夏氏賢而有德與宜民之孝無間醫益精病人超赴者如市然其于窮交故舊兄弟行時時救濟未嘗以無為解所得隨手輒盡而家之貧如故

孫宇台集

卷十五

主

此死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大抵平生專重孝友尤敦睦鄰致千驥死撫其遺孤而女之人是以為難余少與宜民結契其再石交莫如王芝珍與余尤善皆所稱篤行君子也于文術富春諸生能世其家學孫治曰史家之稱孝義載獨行者多矣若如宜民之事大父父母與其妻並稱篤孝世所未有也愛賓客嗜詩書著述斐然可傳于後惜哉其以技掩道也余兄孝慎善病垂危者屢矣賴其藥得不死嗟乎卽以其醫而論亦與倉公之徒同類而道亦豈誣哉

莫翁仲超傳

孫宇台集

卷十五

主

或至其家膳養之無倦容亦無德色求診視者無貧賤皆竭力營改自朝至夕旁午道途不自知其饑渴以此爲嘗苦盡家富細察癸丑融風災盡燬焉性作達嘗危病輒不服藥以愈今秋病痢甚亦不服藥曰吾有恒化而已遂以是死治曾祖母方氏爲莫之本生女而翁則治之尊行也知翁之行事甚詳故爲之傳焉

孫治曰予聞君多病翁過診視于陰陽表裏之間何其娓娓中欸絮也翁每歲起人死者不可勝紀惜無所籍錄於後痛哉然以予推論前代翁真淳于和緩之流也至于好行其德不伐其能所謂始終長者非耶

諸君亮揆傳

諸君亮揆既死之明年其子鎮鼎承綴家系約累生平行事乞余爲傳曰先生與家君交至厚也又屬有婚姻之好思所以不朽先人者

孫守台集

卷十五

傳

主

惟先生是望余覽其所著石匏子傳不覺掩卷流涕曰嗟乎哉才如諸子僅齋志以歿可哀也生平好奇計喜于少伯子房孔明伯溫之爲人衷爲一編出入自隨曰是吾師也遭時變革與一二友人避地荒村足跡不入城市曰帝有醉焉吾何爲不醉遂自號曰天醉放浪山水間好與黃冠野服者遊曰吾其于世匏落無所容乎復自號爲石匏子然性好偶儻時畫策諸公相與促其入城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客無賢不肖皆滿座上以此爲常嘗岸幘臨酹時盛故態輒曰倦神驕貴翻劍事仇其傲睨不屑如此急友人之難不以親爲解不以有無爲辭其視朱家劇孟則季孟之間矣君父伯茂公與陳布衣繼備董宗伯其昌遊君母張孺人青林先生之女君弟兄五人自伯茂公歿乘家政于長兄未常析箸而母春秋高每至誕辰四方諸公至者趾相錯也必醢會浹旬而罷君之孝友可風也君年六十死于

金華之武鄉先是與余及翁子以偉祈夢于大傅祠君夢企水閣上有雙柱對闕華班闕被匡及其死則在武鄉之水閣有二本桂甚開瓊瑰盈懷太傅先告之矣君娶傅夫人一子則鎮鼎年少負奇才女四人第三女則吾子孝楨之繼室也君嗜酒好書兩遊融風之災家業盡燬天之困厄奇士真不遺餘力矣棋品在中下間然與酒並好日夜無休時其奇托高邁如此

孫治曰亮揆儒者也而厭儒輒欲取儒冠而溺之然其好仙任俠亦寄跡焉耳以彼抱不世之才不甘抑鬱以老狗屠販縉化爲侯王雲龍無驥首之期賢材有道蹙之嘆不亦悲乎

仁巷和尚傳

仁巷和尚名濟義杭州仁和人初以居士得法于三峯藏之弟子潛予垣垣死不得其傳久之感時變難染隨靈隱禮往來江南北大暢

孫守台集

卷十五

傳

主

宗風一日靈隱禮謂之曰子之師死久矣子有意爲之後乎側然應曰諾于是受靈隱代屬稱垣嗣法號和尙焉住時三峯藏痛臨濟宗旨之變夷當有明中晚斯事益晦遂欲以倡宗旨爲已任于是問渡于天童假其虛拂而惕明不絕之後義故其大弟子十數人皆以三峯別子爲宗而遠紹黃蘗之充其指歸也和尙旣已受囑遂往顯寧殫精竭力鍛鍊學者役納雲萃各得所欲而去由是叢林歸重嗣後住雲居者三載住武林郭外正等者二載已又住江南泰興之慶雲者三載其巨徒屬衆一如在顯寧也和尙俗姓張名岐然太宰謝族孫祖湘太倉州州宰父邑諸生慈官母黃孺人江西提學汝亨之女慈官蚤死和尚爲孤兒讀父遺書參學後嘗爲母說宗乘微義母臨訖預知時日故世人皆言和尚能以道爲孝也娶於虞孝功女與妻金奴瑤皆有盛名和尚爲諸生時篤志經傳學者以馬鄭稱之及中

原喪亂慨然有天下之志王嶺山末古皆在燕都折簡招之作書相
復謂當由金陵濟河淮登泰岱環燕趙與抵掌論天下事壬午後知
時事不可為遂有終焉志矣和尚密友馮江浩始以聖學相砥礪
開懷談及宗乘怒批其頰曰奈何作老嫗語已見其冷冷而笑心竊
疑之曰彼豈真有得于佛氏者耶榜引參三峯自此始而浩娶于相
水丁氏彼時潛予與和尚亦在栖水浩初婚便與和尚參提微義滄
桑後終已死而浩與和尚遂削髮為僧蓋亦成其初志也於乎撫觀
和尚終始豈非烈丈夫所為哉和尚之在慶雲也以康熙甲辰七月
三日手書遺囑付其門人上與上元上雲等臨終集眾誦金剛波羅
密一編泊然而逝頂上熱氣蒸蒸如炊五斗米飯許歸塔全身予皇
亭顯寧寺之北世壽六十有五僧臘二十所著詩文若干卷出世語
錄若干卷其在家有子四人元時元坊元塘元垠時與坊最有名坊

孫平言集

卷十五

七

當初齡即已領悟和尚發後于顯寧塔前祝髮為僧其受靈隱之屬
猶之和尚之繼藩子也蓋父子若一轍云

孫治曰余結髮與諸君子遊則和尚降年若盛孝章與孔融為至交
矣生平肺腑相示其于道義文章靡如也自和尚棄家而余亦優遊
泉石往來尋常諸處與和尚酬對未嘗間焉淨慈岳公與余亦為篤
契故予于三峯一宗有味其言之自二公長逝莫與為善矣鐘牙絕
琴豈不痛哉

倪亭禪師生傳

儒者不喜浮屠言而大丈夫落拓不得志者多棄去為僧僧豈儒者
之所歸宿與余自舞象即與士君子締交今將及知非之歲而友人
之薙髮為僧者如張岐然江浩吳開詩金堡吳信隆徐繼思之流皆
以真儒而傑出於西方者此其人何等也孫子曰可貴哉徐子繼思

之為倪亭也倪亭父其子愚菴于愚菴為高僧東拂出世而習靜於
河渚之深潭其平生高文積學為四方豪英所推重者於胸中何有
矣乃其子汾留其年而以余父友也為為之生傳本末亦可觀焉倪
亭生乙卯十九補博士弟子年餘二十則與余輩雄長于文而相勉
以忠孝壬午鄉薦得焉出西蜀唐公之門湖南為公僚蒲貴公皆
深惜之已而名益重與門楊維斗雲間夏璦公父子宜城沈崧嗣所
至結綰紵之好甲申夏五月山陰劉公從議討賊倪亭贊贊卓微以
危語中貴陽聖書都相棄詩書焚筆硯與屠僧者伍又二年不飲酒
食肉意欲奉乾竺學矣戊子愚菴來湖上一見與語大悅就宗會坐
禪不語者七日自是已有絕俗之志而不忍育者以父母在堂也父
漢文先生母陳孺人皆春秋高以禪悅為事一門幾有風氏之風焉
庚寅父歿又十一年母歿凡所為飲喪葬祭皆古孝子也既終母夫

孫平言集

卷一五

八

人之喪由長蘆渡淮返里門治家諸自孺子來三十八世哀所著諸
文為笏齋集自是棄儒服為僧嗣洞宗愚公改名淨挺號倪亭焉張
秀初岐然僧名濟義號仁菴江道閻浩僧名弘覺號夢破金道隱堡
僧名今釋號潛歸吳子洽聞詩僧名一衲號止菴吳祖興引陸僧名
智錫號本金皆以出世法為高僧嗚呼豈不賢哉

孫治曰辛丑秋九月余與倪亭宿於愚菴凡談三日夜不休皆根極
性命之學已而別去各復黠然然而余心知其所以然而不言也未
幾即棄去為僧要皆蟬脫滓穢之中已二十年而必待父母以天年
終此其不苟為僧者也

曾叔祖冲宇公生傳

曾叔祖冲宇公者名煥賢字懋明孝子慈訓公曾孫也孫氏始祖本
作人自衛鄉以下著信幾唐乃可謂再傳有啟阜公再傳有二齋公

至明興有樂山公樂山公生於武康廣成不仕不宦以隱德著于
軒公配楊氏節婦也默軒公登及楊矢節守貞武皇帝下其事于
府有特命旌節為建坊焉子二長曰宗輔次曰宗範宗範者孝子慈
訓公乃是也母楊食貧而教二子伯與孝子克己子職極人間所未
有母之苦節得孝子而益彰矣事親恭謹常是時武林賢士大夫無
不稱節婦孝子不置曰孫氏之後必大日其後必有達者矣孝子有
子五人長振大揮次揚次拱次持次孫十三人長秀次松次栢次槐
次椿次枝次桂次樹次植次樸次朴次楠次梅揚為方泉公傳給諫
公枝以下至治五世孝子至治七世拱為小泉公傳繼泉公椿至公
世孝子至公四世繼泉公以財維里開好行義與長者遊處人爭
慕之蓋繼泉公與吾祖思泉給諫公同年生長又相得當思泉公為
給諫時而繼泉公亦以貴起家為南司馬郎愛賢下士驛置造請賓
集

治述俱用樹摩諳習于中編為一書藏之懷節曰吾庶幾可以救世
哉不能如博士家句櫛字比也性務乃正重然諾擇地而蹈至于人
倫實行尤就就嘗曰吾忝為孝子孫有一事而忘諸孝吾何為人矣
戲詩曰孝子不置禮日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先是孝子
為母營窆窆有人以墓地來售者孝子曰吾欲廣吾親墓地而使若
棄其親可乎為予其資而不責其地也公祖小泉新阡為馬卿舊圻
易世矣公存其荒塚不廢也又慶樂園公祖母周氏墓左有陸氏御
坤三塚存焉墓右有沈氏洪三塚存焉人曰子為先人地而壘壘者
西維氏之鬼公曰吾以承先志也廢人之骸非孝也公嘗過南山有
舊壘不知何氏者為潘甲所發公與吾祖蘊甫公適見之曰子以為
彼無後而棄之哉吾屬獨不能治若耶為白於當事者寔潘甲于法
公之用心長者類如此公蓋慕管幼安之為人而微指所宗多黃老
集

公亦雅重公以公爲石交焉公今年春秋八十至于玄月實當初
乃始治曰老人以眇德承先孝子之後也蓋無日不惴惴然以墮
果是懼雖然先孝子生于己已者終于戊子余若獲而歿齒其敢昧
生平乎子盡及我之存也爲我傳之治再拜其敢以不文辭曰公之
其未有文也公之德史漢未能悉數也然以治所聞見于公者爲
公次其梗概者如此

公達化似楊王孫其孝克孝不解于心則尤在曾閔之間矣
自來泊節婦楊以來世有明德然公生于旂蒙之歲與孝子同物則
亦謂天相者哉昔梁鴻編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高士傳范曄
增獨行篇若如公者斯皆其選也

傳

鹽官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馮氏鹽官人張鳳之妻年十七于歸二十四而寡有遺孤曰電方三齡耳節婦矢志不奪以撫有成立有慶曰虞氏感節婦義相隨至于老當鳳在時固未嘗抱余訓進御也此節婦乳共守所以擁樹遺孤者無不至節婦所居在城東三里橋北趙宋時張氏先祖所以避潮患止此及電既長家中落族有棄心欲節婦之居址而不言電有所稱貸無不應積年無償電無可如何曰吾何愛此一屋讓以抵之將遷林轉塘之別業行有日矣雞鳴時告母假裝節婦堅臥不起曰吾以未亡人中汝遺孤曾先人敝廬之不保耶有負當辛

張節婦

卷十六

一

貴州銅仁二烈婦傳

有自然之銅仁來者曰盧生壬辰夏就居平安里余從友人翁荷映

家觀其為人沉靜好書寡言笑居恒若深有所心疑之會一日語予以其妻死狀出其手所記一通與其弟之婦成其為其奇節世所罕有予以是知盧生之志固在而益以知其為人也生之言曰

婦姓徐氏以已卯歸于盧至戊子死十年矣事生父母孝讀書觀大義動止以禮會世變將帥無紀黔有烏羅司土官楊桂杏恃其富而悍因作亂所過殘滅將及于銅城中不自安婦遂引刀欲自殺其外祖母劉抱持之曰城幸未破汝姑若夫猶在彼即死未晚耳婦即止既而城陷生舉家被執婦正色語生曰汝善事姑吾不負汝先是數月生每有憂色婦知之謂生曰妾自分一死復何憂遂恒以刀置衣中故賊不及持遽取以割其喉喉未絕以手抉之有聲而以其刀與生之弟婦何遂自死何氏者年十五歸生之弟龍南半歲耳見徐之死因疾呼曰速以刀與我亦自刎死三日顏色不變賊魁王有成

張節婦

卷十六

二

為郡庠生云

孫治曰當明之亂滄海橫流其不幸而死者不知凡幾今盧生之家皆陷于賊而二婦俱死然天下如盧生之家者多矣有若此之慷慨引矢使盜賊之人皆異而禮之者幾則又甚矣盧生之幸也天之所以寵之者非偶然也夫古之烈女勢而刑耳以全其節者多有至如倉卒構難者不顧生可不謂難焉雖然假令二婦委蛇閨中樂其餘年以死即婦德克盡何足異者故士窮乃見節義悲夫然則是非獨異于婦人也

顧節婦傳

孫子曰余讀顧氏家牒至王節婦為前子報警事益為之流涕也自曾子大賢王駿名臣皆不娶繼室慮其毒害前子而孝已之事不絕於世也然則後母思割刀于前子欲得而甘心者豈少哉迺節婦為前子報警斯已異矣節婦者諸生顧文秀繼室始文秀娶于鄭有一子及委禽節婦生二子文秀死時節婦年十九二子方襁褓耳已謂前子曰汝家上虞西華里故巨族也汝祖徙杭汝父以諸生即世若不養為治生計兩世魂魄不其侵而于是以遺棄數千金悉界之且言汝兩弟吾幸勤十指可勸勿以為念迺前子盡載入京母子乳哺實未寄一錢也又數年以刀筆吏遷授縣尉道出吳淞遇盜殲焉節婦聞之立携子哭控當事縣巨魁斬之歸益發憤教子補邑弟子是為時其母節子孝武林之人稱之孫大成治買累巨萬思宗時用倪

卷十六

三

沈恭人傳

沈恭人者錢武山先生之配也武山先生名喜起中崇禎庚辰進士仕豫章太守務方高節明道正誼學者稱為武山先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先生于恭人同德稱嘉偶又有五丈夫子可不謂難焉恭人姓沈父紹泉母陳媼先生父司封君而本生父則司寇君也本生母潘安人安人之父潘憲副母王恭人與沈姑舅之子也恭人為陳媼季女心甚憐之王恭人見恭人生而端重謂陳媼曰吾有外孫某者嶄然見頭角若以相攸必當媼意司寇君夫婦聞之遂委禽焉恭人生十年矣亡何紹泉公卒又踰年陳媼病革來言曰有不諱願夫人之女之也安人許諾則除室迎恭人至司封君見之

喜曰足昌我後當是時司封君之黃室人蚤世恭人則左右潘安人無須更去創自已酉至癸丑閏五載而成婚焉司封君病亟又展轉牀第者二載先生與恭人事之晝夜無倦已司封公死有不逞之徒一二搆讒于內既至不測恭人與先生捧踊號泣而已甲子卜計使公車又十七年庚辰成進士蓋先生與恭人茹荼苦辛類不可一二道也自司寇君亡後先生雖後司封君而義不忍違潘安人潘安人雖子婦衆多初播飲食非恭人不樂恭人于先後宛若開獨承顏色最得其懽心用此故先生調選得南曹則板輿奉母而行于時南北驛驛先生戴星出入所以承歡左右者多類之于恭人也出守豫章先生以恭人奉母而卑車之官六月而安人死先生歸決婦二人相向而哭哭失聲目盡青二十餘年不絕於平孝後恭人可謂完婦矣始恭人得番拜姑媼又有賢丈夫益貴白首偕老而子姓衆多形

卷十六

四

管以來不多見也然恭人少失父母相夫為人後幾中奇既遭祝融之祟至于再至于三盡道以死卒隱約以終夫子之節此孔子于命則罕言之是耶非耶先生既隱恭人益苦志食淡間與野嫗處不知其為貴人也至于以天年終無幾微動于心焉人以其為難卒前七日即不服藥了然于生死之際自非知命君子其孰能與于斯乎孫治曰余讀高隱傳自楚老萊晉陶潛皆有賢匹非偶然也述先生之高隱非緣情伉儷者然其自言夫婦危病相相然救以免同牢五十年無疾言遠色冀缺之敬恭人其有之矣語曰敬者德之興也恭人唯敬故能事親以孝而相夫以忠忠孝之于人豈不大哉余得事先生又把臂五子流涕以作茲傳敢告女史

黃烈婦傳

黃烈時凌氏女相攸沈公微之子未成婚而沈氏死女至其家執節

破世利貞女焉勉數十年而有黃烈婦者處唐親密人其家資
沈微僕為婿乙酉娶兵至村各驚懼奔竄而女子被縛不下數百烈
婦在其中舟出陡門烈婦一躍投水以死越五日屍出于河常是時
尸不願流東去而西溯近家諸皆中顏色如生其夫極哀而慟烈婦
兩目忽淚滿焉哀感路人無不知有黃烈婦

孫治曰異哉沈氏之有雙節也幾唐稱靈淑地舊誌所載自余家七
世祖母楊氏以外不下數十人要如沈氏二節即古之胸裏共如何
有矣余嘗謂萬紳大夫宜請于有司為沈氏建雙節祠非過論也
振傑皆余舅氏

吳孺人傳

余讀史傳至穆君出其妻以全兄弟張公不聽婦人同居尤世未嘗
不掩卷而嘆也曰甚乎哉婦人之毒也婦人性殘忍固知大義至於
孫半台集 卷十六 五

父子兄弟傷殘者亦豈可勝道哉以余觀於吳孺人則不然孺
人者其翁仲超之妻也仲超習醫家言父曰士顯公既棄世學王孫
人有兄自昭與嫂亦已死獨孤孫汝齊方數歲耳當是時家猶未落
也仲超獨身遠遊數年歸而汝齊已娶於朱朱死又娶于邵王孺人
與汝齊貧且其而孺人之事其姑也備至且告於仲超曰兄弟之子
猶子也遂挈其孥而養之亡何汝齊死所以周於身周於棺者無不
至焉汝齊之婦矢共姜之節有子曰環孺人又哀而恤之少長延師
以教之既長為之擇名家女以配之今取既已成室而有子矣嗚呼
何人情之所難者而仲超與孺人行之若天性也豈不賢哉豈不賢
哉孺人死於乙巳之六月一日環哭之慟曰其氏三世而無孺人是
新也為之制三年之服焉君子曰禮其以義起者也取之志則可哀
也獨人之賢則可哀也有一子曰汝及女二長子孫公子世榮大適

朱公子和

孫治曰古今稱傳朕存孤為陰德豈不然而孺人之德勝於余德其
進行著于篇亦以風世之處高位權厚貨而不顧有子姓者仲超氏
亦余屬焉行故悉知其內行也

丁孺人傳

丁孺人名瑜字靜嫻湖州長興縣人為咸進士冒錫之妻父少伯母
鄉鄰最愛孺人擇婿得咸子孺人性純淑有大體年十六于歸所以
勸咸子力學甚至當是時咸子家甚貧食先是贈公鐵崖與周太孺人
念咸子幼以家產三分之一為異日納米禮林時少伯公即以為
人嫁時喪舉而昇之孺人告咸子曰君家產幾何與伯下分而歸
可乎至白太孺人笑舊時約遊地於焉於平晚近世就伯翁自
祖通近錄食開標益而李充婦以私財求異居並斥去兒婦人所見
孫半台集 卷十六 六

類如此矣乃孺人引義慷慨即贊行君子何以過焉居無何咸子失
節間貧益甚孺人出簪珥資咸子遊學武林讀書於南山深處曰君
弟發憤下帷我自奉養太孺人君無間焉自成婚後七年丙午舉於
鄉其明年成進士歸孺人又告君曰君幸需次孟杜門奉母且以閱
歷與籍攷求治亂不尤急於制舉焉見東西走耶咸子以家居震澤
間多伏莽未能也其後悔之又數年以部檄當歸還咸子欲無行太
孺人曰爾不務發明先君之學而以未亡人為戀戀不知毛生棒檣
何也已得魯山今將奉母之官太孺人不能姑婦相與泣而別咸子
下車二月計聞孺人痛哭伏枕進不食新制邑令離任交盤紛錯不
能即載星以行而孺人雖勺水不進猶欲強起先歸治行九十里
至某縣遂病歿於平孺人其死孝者與孺人之未往魯山也父少伯
公與母鄧媼死孺人哭之甚日晡偕然至是又死於姑孺子以爲難

孺人有一子長源自孺人在時即以教之孺人書學古人行誼全
年幾弱冠已爲奇士孺人自少能詩然與子相後也止知爲孺人
駕鹿車而已一日與臧子言及所夢有言曰子爲汝諸四
登乎曰然遂出皆絲絲集古下言其詩人曰風小雅可傳也孺人
死臧子哀之曰余鄰夫誰能傳之思之而見義名教也是以
世鮮知之者余服其闢範有古賢媛風是以爲之傳焉若其詩吾友
毛先生稚黃則序而詩之

孫治曰世稱勃海桓少君與山吏部妻之爲賢婦也皆孺人於臧子
其有之矣惜哉其蚤世也孺人在魯山時見夫地有穀廬而民不付
穀欲作勸蠶說以風世其通達治體者與余又喜其出入嚴雅而蘊
藉不欣自見何其卓然大雅也與夫世之婦人女子稍能拈筆即欲
綴珠絲隱襲特筆高介以矜存世俗者殊矣

孫治台集

卷十六

七

施孺人傳

僕東髮與當代士大夫遊至其門登其堂而其家之賢否亦可見也
斯干之詩曰無非無儀若是則婦人雖賢不得稱乎婦人雖賢不得
稱則天下婦人將相率爲不肯而何以勸天下之賢者無以勸天下
之賢者則紀伯姬宋其姬之流何以見於春秋耶若周子遇緣之妻
施孺人者其亦可謂賢也夫孺人以今丁未二月二十六日死及五
將謀出殯宮而爲祖而乞僕爲之傳曰遇緣自諸生而失賢助僕吾
子爲之傳以不朽也嗟乎僕文何足以不朽而人而孺人之賢固足
以不朽也孺人之賢也奈何孺人施氏女其父高貴而嘗委曲以勸
其行義又嘗割股以救母疾遇緣始於施氏施氏歿孺人與遇緣計
曰若吾耕籍可自立何至爲泰齊耶卒棄去不名一錢也周氏祐嘉
有子黃死以支法論遇緣當爲其後而稱孺人傳錢在堂以嚴見仰

孺人事之得歡心焉已與姑婿析箸遇緣多有不平之色孺人勸之
曰君不思身致青雲而欲藉此爲子孫計即使子孫賢雖無尺土可
自立使其不肯即陶朱猗頓又足恃耶遇緣讀書攻苦無內顧憂多
孺人之力也遇緣月且有聲諸公問四方之至者無虛日置有酒待
客不咄嗟而辦故天下之賢孺人若出一口矣遇緣高祖詩爲納言
會祖大教爲郡司馬本生祖右序爲京兆本生父策以文學封文林
郎祖祐嘉太學生父有用諸生蚤死遇緣爲其後以別子爲宗言之
則孺人爲家婦也有二子曰尚曰東雖少已嶄然見頭角焉

孫治曰太史公扼腕于幾急人所時有爲作游俠傳余中年頗遭饑
荒盜賊流離遷徙幾無以自存一遇催科求死不得害謀之周子爲
言孺人脫簪珥以應孺人豈不賢哉余至今無以報德也爲作施孺
人傳使世知周子有賢婦也

孫治台集

卷十六

人

先伯姊陸夫人傳

吾父復庵公與先伯父弘先公實同產也吾父爲祖遂初公後而先
伯父蚤世比先伯母金孺人之歿也又以弟治爲後先伯父又止生
一女即伯姊陸孺人是也故吾之于姊氏本一從而爲三從弟治之
於姊氏本從兄弟而爲親兄弟然姊自小卽慕讓不凡每愛我奇我嘗
謂吾伯母曰與姊氏者非弟而誰惜也吾爲女子不得與之角立也
每念平生之言吾自疚也多矣豈不痛哉吾孫氏自冠顰而流歷世
載德闡明初未有顯者至處士熊軒公配姊氏以苦節子慈訓公以
至孝蒙旌弘治之朝賜坊節孝里今時雖然在洪福橋也及孫思泉
公是余高祖以甲科歷都諫正憲分宜者罪分首從諫中人團營救
石給事星論新鄭此其卓卓大者曾祖永宇公蚤世而吾本生祖蓋
開公與祖遂初公事母方孺人母節子孝簡慈訓公之於先此姊氏

也當是時先伯父能文補博士弟子以爲取科名如承朝耳而不幸
喪章以死吾曾王母之哭其孫吾祖父母之哭其子而吾伯母之哭
其夫極人世之哀痛莫有過焉者伯母爲未亡人年甫二十二婦三
歲耳即能隨母啼哭稍長習針黹母教端莊靜淑其天性然也初
婦婚圻父吉陽君與先伯父稱至交約爲婦婿至婦長遠求婚爲先
祖許之世謂吉陽君于死生貴賤不忘然諾焉及婦于歸事王姑沈
太孺人與姑表爲人咸得其歡心吉陽君既任政之七年沈太孺人
歿又踰年吉陽君歿所以克襄終事者予策子某婦是問吾婦未嘗
不竭誠盡禮也表爲孺人既喪吉陽君僕僕僕僕不食飲則跪而進
飲食有來則跪而進湯藥所以勸慰者百方故表爲人亦稱吾婦之
孝也又踰年時際隆冬大行君病已極婦時時走趨或與加解
問婦于女僕窮其苦舍時夜則偃伏表內余時時走
百里視之見其養乳子女其儼已甚亦嘗問曰婦亦有所憾乎婦曰
吾惟恐不成君子之志亦何憾焉既而婦增念母春秋高從八閨歸
則提藥囊走三吳遍視病人以所儲奉母勝羞色養盡歡如是者二
十年家人生產不問辛丑表爲孺人歿其後二年莊氏之禍作婦
則就遠京師鄉鄰往往而家屬則趨于有司自甘櫛梟使至郡縣咸
有所問而婦每對簿則哀感愴切道旁觀者無不泣下當是時禍且
不測婦指片石曰吾死視此已事白侯律查范陸三氏當各得費于
金婦時曰吾以班之極貧戚屬何如婦曰無然君家兄弟戚屬非待
此朝夕者不如盡以界查公報其厚德益此事惟查孝廉有先幾之
明事自列于當事婦亦與焉故得免于難其明年婦始於此是憮然
曰吾所以獲運者爲老母耳人老母以天年終妻于可得行吾意耳
于是戒裝入身返徽州之黃山建樂爲僧獨資德知卽旬旬走請不

得客有謂曰君卽不爲兒女計獨不可至先人墳墓一決別乎僅歸
走清恭門外止舍弟增病視厥處湯凡匝月而愈吾婦與甥雖隔一
垣不顧也于是遂去不知所之婦遺僕寄履從東粵歷豫章鄱湖
直抵武昌每至卽役之不得一見當是時婦在家惟涕泣尚有弱女
未遣而甥實又善病每出鼻衄斗許頻死者數婦之慈持殯心力爲
之婦念吾伯母寡事之至孝故卽以弟治爲後而充其子職者實婦
之力居多融風屢災家無餘物念爲失宗每亦伏誦告先人生死者
忌必竭誠以祭吳女既寡守節撫孤全節而終人稱甥女之節婦而
實婦助成之也妾徐有子曰繁葛有病嘗經月不解帶時起與俱其
慈如此天乎吾婦之殺也總婦一生而論其墮地至隸時日雖母號
哭耳既于歸復與其王姑愛其舅已又與其姑長子死焉婦死焉女
甥焉婦時時隨父西江已卽有四方之役中間行遠晚卽爲船不
知蹤跡其間七危屢救黃墨由救笑語者幾何而况家難頻仍庚子
火辛丑又火禍四行徃日惟求死于吾婦又何酷也大抵婦一生
議大義立節概方正自持不喜通脫嘗與余言通鑑至范滂母未嘗
不嗟吁也而痛言文姬其志行若此余于甲辰遭危疾婦特視我淚
泫泫不止有人言我病不起者婦曰不然吾弟必起已而果然余在
清原三年婦哀我特甚方余之來至溫麻也甥實率小舟載余奉母
至蘆花深處三人言平生事甚悉已遂別去於乎豈知此遂爲永訣
哉戊午余歸自溫麻在長夏之九日而婦已歿于仲春之四日矣婦
婿圻與弟大行培處士增皆與余爲性命交而婦又深知余者若不
爲文以傳於後則何以視朕於九原林乎此余可得而傳婦之大槪
者若此其他則具詳于甥實行狀中不具著
孫治曰伯原賢大夫也雖得婦申中言余可謂不知原矣若吾婦則

知余者適余終非以自見余姊矣姊所圻蚤與李郭齊名晚則飛
鴻高蹈姊亦當與之不朽有甥文章絕俗有兩司馬才非是母不生
是子矣姊于地下亦可無憐焉

仁和孫治宇台著

後

十五土守臣箴

昔揚雄師辛卯作九州牧箴有明鼎定二京分省十三縣城之廣猶漢十三部唐十道也固假爲守臣以箴王闕者用垂訓于後昔大禹之戒舜無若月朱而虞人之箴亦舉石邦古人無所忌諱如此雖然侯以庶人而妄擬此所爲發矜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于文辭又何有矣

北直守臣箴

天有北極五帝實將皇祿京邑四海來王燕棘督亢秦走漁陽肯在出尤不循厥緒黃師涿鹿以禽不軌母若火燎原不可嚮邇母若舟其緯而憂宗周于文辭又何有矣

南直守臣箴

峩峩鍾山鬱爲帝都皇皇鴻明漢祖同符宰制六合天命不渝吳楚輕馴習俗固然淮南江都皆倚爲奸故分封不可太侈高山大澤不盼諸藩尾大不掉再傳而遷是以五細不在庭五大不在邊治必有所自基亂必有所自始守臣司南敢告掌火

河南守臣箴

煌煌荆河卽土之中四陲咸宅九州來同周室既東不鑒懿妻而取狄女乃底困窮在昔商辛淫濫恃牛之飲而惟婦是從以避閭內墜彼蔡侯息媯致患嗟彼宋王青陵被怨故好女者亡羅氏以云守臣司豫敢告虎賁

山東守臣箴

泰山巖巖陽魯陰齊魯齊魯齊亦式微田氏之篡奄有數世松兮栢兮乃亦不祭國里禮器爲世不攸愆章百王昭明天地故得者遷路失者窘步清濟濁河豈足爲固長城鉅防豈足爲蔽守臣在東敢告王路

山西守臣箴

河東南坂虞夏舊都表裏河山而晉主諸侯雲中之派飛狐之口慎守疆場無或放侮寇之生心誰司其符惟趙王遷信譏而棄其良康頗走敵李牧尸僵是以朝走狼臺暮隕駿房護人高張國鮮不亡守臣司晉敢告在旁

陝西守臣箴

率隼爲首是爲長安周秦距漢百二西關惟屬王肆虐乃出驪阿平後來遷秦離作歌不弔二世偏任趙高爾樂授首乃維宜驕自古寺人禍罔不有齊由夙沙宋寺人柳王甫曹節亦解淡紐故作邪作對亦惟遠刑臣而師文武守臣司雍敢告王輔

湖廣守臣箴

維荆之表于衡之陽蔽日雲夢水爲滄浪玄纁瓊組乃服惟王西陵荆門南土所躋楚人不競見逼強羸白起稚子而燒其夷陵三苗特險亡不終朝始皇巡游藉君山之草木而卒崩于沙丘肆惟明王罔敢荒寧若御朽索若涉春水守臣司荆敢告在庭

江西守臣箴

漢濞濞原鄱陽天阻古之屬國爲吳爲楚昔有樓船爰輸大吏以威百粵衷其刑放武不可重身繫名腐番君精勤世祚漢土昌邑不道入司天關而解其璽組故爲人君者無敢無侮臣在江陳敢告執鉞

浙江守臣箴

唯此海澤讓王之墟南跨於越實始無餘天啓其後以藩周服惟夫
差沐焉臺榭故崇女尤溢宮亡其國恤而諫臣是戮吳沼于前越絕
于後楚人不德終亦不守恤乎汝乎孰知其疎焉馮海澨滔滔江水
守臣司浙敢告御史

福建守臣箴

海之與陸實口閩都愛有君長適自無諸迄沃以富民喜為儒在昔
成湯東鯀黃支莫敢不來享其後建武顯兵乃始梓裂其王亦越後
世失其提柄而奸宄竊據守臣司閩敢告掌輿

廣東守臣箴

逸矣南海漢矣番禺秦亡派鹿而尉他推督乃都其居函谷可封何
有楊墟咸陽可樂何有真瀛明珠流離此焉自出王者不貴異物而
孫守台集 卷十七 三

焉用斯恩孟嘗小吏迺惟無欲泉齒焚身亦何能殺守臣司粵敢告

王僕

廣西守臣箴

鬱林蒼梧嶺之西偏荔浦以外灘水以避乃有百種潛穴微闢我德
則其人不德則其鹿死豈擇陰陽而載觸故謀父告王修德以徠荒
服臣在嶺右敢告王幕

四川守臣箴

銅梁劍閣是為成都東且百嶺西連邛都北跨白馬南距龍溪帝曰
杜宇史則李冰險怪譎詭莫之與京沃壤千里有德易興撫壤借藉
謂焉有予腹而敗亡相繼驛驛征夫亦復斬刈君子知險不可竭而
德義是攸守臣司蜀敢告贊衣

貴州守臣箴

曰惟貴州前古荒微我祖底定漸設聲教耕柯導粵昆夷指滇設為
都護立其土官摘剗荒陬而昇安全安不可忘危全不可忘害故在
克詰戎兵而用邊中外彼或不知為昏為殆此何異夜郎孰與漢大
臣在遐裔敢告執轡

雲南守臣箴

秦額五尺漢鑿昆明始自莊蹻龍以直王介其廣莫而盡其土疆恢
梁之野萬世之利政在其人人思其義無或怙寵而納其侮無或貪
休而啓其志作馬贊僉職思其忌天命有赫各敬爾事守臣在滇敢
告王宰

銘

硯銘

贈余者辛先民隨余者三十春憐余之拙而憫予之勤銘惟不忘以

孫守台集

卷十七

遺後之人

座右銘

桑榆未光為時幾何積德累行願志靡磨我師衛武抑抑焉多見勉

恒行教自踐跬

頌

黃夫人頌

夫人姓顧學使者寓庸黃公之家婦公子東生之姐也夫人
年十六歸於黃二十八而為未亡人惟殯而哭撫有二孤議
酒漿以事其翁姑積善史以訓其子此真大義之例如者矣昔
共美獨行無文采足傳於後而蔡文姬能讀父書欲詩爛焉
而節又不足稱至如夫人可謂我之矣觀其言衷德緒篇
既行善業兼有法度此殆大家班惠之流與昔婦嬖頌歌誅

絮之才又不足以言之也治爲簡婦夫人之尙孫小學
爲文章每聞列女行事未嘗不感慨流涕又况夫人之君述
直與古作者同風哉二子燦燦久屬同好登堂拜母應爲過
情今其設悅之辰因爲頌以獻之云爾

荀與夫人有顯芳幹作嫡于黃我德惟允勉同心容與藝苑信極
且且德容婉婉何期中道是爲永畢不及黃泉心焉惻惻嗟少
涕長一尺貌爾遺孤撫樹在室吁嗟婦人以供子職吁嗟寡妻克家
是力茹荼飲苦罔敢告勞唯經與史自夕至朝兩生卓立有聲賢家
繼以請孫亦復鳳毛兩絕于天車脫其輻皇矣降康誕膺多福啓佑
後人以駕前哲述宗系克共之繁華義田散以尸之子河之清
編竹樹籬言念宗周德惟我私有子不仕借隱于茲動則師氏言稱
先姑設殷禮法秩秩猗猗七十老妻亦有何言我婦茲頌其永不渝
孫公台奏 卷一七 五

贊

先司農葛紀瞻老婦贊

於惟夫子秉性庭直文文武人倫宗極道喪于載大雅淪失臺臺
仁義淵淵典冊希心闕里以嘯聖庸幸幸無徒疏遠開通唯帝念功
三秉文軸選登駿雄靡幽不燭江洲閭浦水功披臻人思乃政規美
子文柔亦不回剛亦不怒諸公角立曾莫之顧挺然大節朝之遺老
天降喪亂傷此茂華華于北垂翼于南夏夏首陽殖殖漳潭墜予
小子忝列何牆顧瞻遺像泣涕無方南山嶺嶺湖水瀟瀟矢此梗概
其末有辭

鄭水部月庵先生贊

先生諱尚友萬曆戊午舉於鄉中崇禎庚辰進士任職吏長
樂知縣官至工部水衡司吾父爲先生高弟而先生少子位
亦受業

可謂先生秉德孔盛松筠之節金玉其行大雅云亡千秋誰嗣是
人斯而繼鄒孟奮錚錚湖南從者如磨大道攸昌絕業有定五十進士
六載勞吏文武難德有載其治惟皇載績共工是試爰茲荆關亦孔
之率天喪斯文大命其墜吁嗟先生不朽者名生爲命世亡作典型
俎豆于浙遺愛于閩廉吏難爲家室罔成未唯少子渺追儀範余爲
兒童登尋品鑒讀其故書求其遺劍先生宛然執云泮渙其骨嶽立
其風肅穆我父入室余敢私叙千秋萬世永式邦國

柴雲倚先生採芝圖贊

其髮皓皓而其容與與輝輝靈芝可以療饑曾何傷于野處斯其爲
地肺之下圖新之侶與爾唯生帝所以靈廟何必家拜光祿而坐受
司農

開燕鹿像贊

孫守治集

卷一 贊

六

贈吾巾今於雲之野豈實于羽遊吾局兮山之椒寧問王喬衣胡冉
冉兮石胡屬屬有辟其容莫窺其際交手兮列子之仇敵情兮若梧
之帝伊何人斯後關雎之絕羣越倫而未弗替

蘭溪祝生贊

祝生能畫十八學士圖于瓜仁

容若春條質比秋竹徜徉夷猶曼衍傲豈胡人世之網羅燕高飛之
黃鵠七十抱關者行年老斲輪能爲濠州學士之圖于瓜之仁吾固
知離婁之明畢世莫有而今乃見其倫有山數澗有水一曲或樵或
釣以竹以肉有拜于下風而問者曰蘭溪先生人姓祝

葉具京小像贊

有桑百株不爲農有書千卷不名儒終朝抱膝胡爲者陸中人耶是
與不葉子葉子身不滿七尺胸中奇氣貫八極可憐牢愁坐一室吁

駭馬不上燕王臺招賢曾無平津邸今朝且罷梁父吟明日爲索
長安米

沈象慎伯儼贊

其氣溫溫其貌恂恂粹然湛深于道德飄然絕迹于風塵飲上池之
水以見物苞靈蘭之寶以濟人賢哉賢哉我敬其人而拜其容疑其
爲上帝之選民而爲古皇之貴公

亡友梁天君贊

天宮以才而厄以災人欽其賢而惜其年一卷素書十畝桑田不克
展志胡然遽逝生時紙貴三都歿後家無寸土億執手之拳拳哀吾
生之無伍撫此遺容泣涕如雨嗟乎嗟乎有子而爲僧矣亦莫之京
也執友尚存假藉亦將樂于其名也

沈清曾遺像贊

承中曾集

卷一七

七

八

鮑鮑桃李客不如竹相得其真鹿鹿市朝客不若半間草廬可以忘
世而隱淪君是帝之外臣而非世上之人美其好於我何有富貴等之
浮雲吾拜其衣冠挹其容貌而恍然遊林懷慕義吳之辰

謝傳癯像贊

絕凡而偉厥肥而癯其骨珊珊其神愉愉是其爲上帝之外臣而絕
遠于世儒也東方小兒脫落人世顧氏虎頭遊神保枝有松在林有
圖在壁人寧作我聊以浮白

俞木公像贊

以爲儒而頭陀婆娑以爲釋而忠孝傳家嚼腹跌坐尼然塵埃之外
彼哉晉楚曾何芥蒂寬兮綽兮有粹其容松兮柏兮石戶之農有美
人子俞姓木公

沈白也像贊

以爲儒也似禿而禿以爲僧也又眇而冠抱一守樸無爲自然名在
丹臺身寄塵寰紅藥分翻翻芝草今瑯玕問帝子以攜杖撫長松以
盤桓

吳大仲梅花書屋贊

高山巉巖兮流水洞沿遠萬樹之梅花兮渺獨處于中間彼山千層
彼水一曲望而不見梅花書屋恢恢若郭生之說瀛海離離若穆滿
之歌黃竹窮天地兮一色含萬象兮一樹世與我兮相遺令梅花兮
又何欲是爲福地之藏綠蘿之洞有書數卷有琴數弄微頭一枝寄
與誰孤山處士久無夢借問居此者爲誰夫子姓吳名學孔

姜豈貽像贊

露頂長松下倚爐石室中樵筆不言誰子素書一卷是參同仙乎人
乎吾將求子于焚桐

承中曾集

卷一七

八

亡甥陸桂林贊

雲間華胄衛氏佳兒有白其音實美無儀維曾維祖維德之施乃暨
爾父大雅在茲德高寵涼困于躬百難爲瘁子丁其凶橋李舟邊
武林臺畔逝水悲哀朔風漫漶藉衣銀鑰含沙不免圍墻無光憂思
瘡痍哀哀病骨欲以從死大難既解爾病不起奉次以告兒死可矣
父念不置母哭不已圖爾容止命我作贊何以贈汝曰古孝子

徐節母李太君贊

太君爲未亡人忍死四十年以成其孤二十三而寡始喪夫
死在旬日內艱難辛苦彈十月孤兒克成家室以撫有二孫
賢哉賢哉殆形管之所未有者乎僕先世節婦楊孝子慈訓
公載在郡志尙有綵綈在故里中慙余庸樸不克顯揚前烈
感太君之半母節于孝不勝流涕因綴之以贊云爾

江州有子妃傳名婦傳世比二十三年有婦六十二
地下十月孤兒呱呱泣撫有二孫家道立當其忍死甘苦時餘
危勢岌岌家室綢繆天相之一生志願於斯畢望白黑角古制毀形
管青史傳厥美誰題墓土姜黃門後來費者子孫子
檄

為沈氏烈女布告檄

於乎百種宏綱事標形管千秋絕倫佳兒名媛乃有松陵女子南園
佳人姿同麗玉志炳秋霜非無珠璣之家誠性自天成不待師氏於
公宮才辭風授美玉吹簫本無心於騷騷扶風握管寧有美於乘龍
不圖禍發在且自道東家之宋玉形同醜婦竊覩南陌之羅敷妄希
贈珥而掛釵連爾踰牆而入室烈女寂焉中處觸視怒張驚呼鳴賊
連齒歐刀於乎烈莫烈矣痛莫痛為因思在昔愛及今茲凡名掛于
弄筆書美
卷一之
九

青箱事垂于前史或割面自免或斷臂圖全或墜首于車輪或噴血
于仇手以茲義烈更罕等倫於乎不朽者名獨全者節滔滔江水怒
馬鏖於洪濤矯矯飛霜薄青雲于霄漢行路皆同接劍有識為之銜
冠真可以崩杞婦之城而洒湘妃之竹者矣今為布告同人共彰烈
節長虹潏畔有紀貞明月灣頭幸垂廟祀庶使素絲黃絹更扇美
於三江秋菊春蘭長無絕兮千古

陸梯霞像贊

少年能賦能銘長大說傳說經潔同井井達似步兵家稟忠孝而不
抗其迹胸富天人而不欲居其名三石之亭可以垂釣綿上之田可
以躬耕深揭淺厲因時為帝赤足脫靴於以卒歲是蓋為三古之逸
民而不為儒俠之狡計

仁和孫治字台著

議

用老人議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古之教化未有不超於鄉里者周禮鄉遂等官要皆其鄉之人爲之漢之亭長皆能佐理二千石墨綬而三老等亦得上書言事此猶古制之遺也明太祖設立老人凡民間戶婚田土須經山老人各于申明亭從公剖斷許用竹篋判條量情決打蓋老人居同里間習知是非曲直不似刺史縣官昧昧決事也或以爲老人未必皆賢且仰處鄰里間人未必服從而且上官臨之老人雖欲執法無由曰不然有朝廷之法在誰得而升黜之如老人不能聽斷致赴官司共或是非不公各有常刑若官吏素亂

孫字台集

卷十八

一

者真以極典凡民間小事不由本管里老者先將告人杖斷仍發老人聽理如有刁頑爲非衆老人協力嚴治仍送有司又或有司徇情不型者許老人奏聞如是而老人之教不行乎閭里者吾未之聞也夫以民情之可畏也往往以飲食細故輕背小嫌致致家滅身而不惜俾各里以老人之賢者平情處之又曰講孝友睦姻在恤之事則民不必至官府而勝情客氣已銷忘過半矣夫獄訟稀少則室家相安財用充足禮義興而風俗美其效非淺鮮而已所謂觀鄉于王道者其或在于此今自老人之法不行官以武健爲賢吏以舞文爲能衙前伍伯之倫虎視鷹瞵擇人而食一待之下雞犬不寧往往兩造未結而身家已付之無何有之鄉矣此可爲寒心者也然則老人之設是真王道之一端也

妻喪辨

或人有妻之喪不制杖或問之曰禮與予曰禮有之宗子母在爲妻禫註曰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今或人適子也父沒而不杖非禮也或曰劉賓客之大儒也爲妻之喪親制廬杖則妻之喪皆可以杖與予曰非也婦人始在而爲夫制杖者不厭於所尊也男子父在而不爲妻制杖者厭於所尊也禮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舅主適婦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可以杖雖然以杖卽位則舍卽位不可以杖也或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父沒而母在不得爲妻執杖敢問仲子父而厭於母者何也予曰庶子不敢以婦之喪而至于父故父在可杖也父不取以婦之喪而並於母故母在不可以杖也今或人適子而行庶子之禮可乎哉是未達於禮之數也

孫字台集

卷一八

二

啓

爲錢氏雙節奏啓

切唯共姜誓節列在風詩翟母憐兒編于史策故秦帝築懷清之臺獨崇寡婦而茂陵圖甘泉之書祇奉剛氏此皆庶女殯節達致萬乘傾心若題蔚宗不列徐淑前哲遺義已郡之稱叔先流風所興茲有仁和縣東里諸生錢鼎鉉嫡母胡氏生母邵氏可謂奇節雙時貞操獨絕者也方鉉父奄逝二母俱幼胡年十九邵年十八甫生一子止餘七月極天上之生離盡人間之荼苦而矢志不嫁腐心字孤春風駘宕只閉端閣冬雪凄其唯動葵綸二女同居遺絕參商之志孤兒在襁時端鞠育之心誓九死以除怖惕之子以有成此真敬姜之哭不私于在夜班惠之賦勉子以自公者矣唯臺下當代龍門人倫淵鏡玄圃時于雲間久成積玉天網恢于漸水不漏南金尤以儀型多

下解激揚表式百城獨先風屬是以念舊憐然醇酒橋玄之義
忠不替樹銘溫序之墳念金華之理學務極抽揚思錢忠之駿烈常
為下拜若茲乘節尤所樂聞伏願賜之旌額比于素絲之簪表其里
間等于石廊之封用使奇節聞于治朝將令芳操率彰形管

李笠鴻誕兒詩啟

李子笠鴻學富青箱辭同黃絹而以桑弧未舉于盛年致弓鶴屢動
于玄燕于是瑯邪高唱幾傳桃葉之名白雲風流雖有柳枝之號乃
于仲冬十日誕誕佳兒年維在戌字當從犬月其股斗氣可食牛本
玉李于猶龍宜入長庚之夢藏金桃于王母知為方朔之兒于是諸
公載酒遂為盛事各有贈言錄之細秩

徵尺牘啟

僕當世鄙人也自丁喪亂以來齋三寸弱翰經營天下有年矣因思
古之賢人君子于藏書短記方吉里謬無不蒐取網羅所以資博聞
也夫列國往來莫若于公孫羊舌陶中贈會亦見于徐淑秦嘉至于
駟轅軍中布教郡國風流所扇罔非文辭為功於乎古道不墜于今
為烈魚腹雁足之間其散棄遺不遺設客有陳遵共為驚座人稱劉
穆便自縑面每得片楮寸墨輒寶而藏之積久成帖將懸圖門更為
衛乞名篇廣按秘篋彙成一代新書用垂不敝非徒為淺學之津梁
亦使天下才人聊見一斑云爾

馮沈武仲尊公徵詩文啟

側聞傳美大年天有西郊之瑞工歌進酒人傾北海之觴在詩人以
遐心為我唯君子以錫類為賢翁為△△之裔景嶠少參之愛子方
在能言即有家禽之對年未舞勺已有稱象之奇錦劍開于錦川農
同張載夢青樓于閬水有類江淹乃就禮揚詩恨越庭之未久而塵

翳失怡抱四極于中天文強世德素號無雙叔度清才選雅于頃
鼎披帷文苑推其雋永符融入座國學嘆其風流以是連騰秋閣
步春苑日可俟也誰曰不宜而劉生有運蹇之悲李廣有數奇之嘆
雖良玉在璞有綢繆陽而劍氣冲辰已知壯武于是當時率輔加以
東箭之稱一世名流固有南金之目而翁迷杜門却掃課子授書欲
訪股家之樂垂訓肯庭庶幾章氏之純昭謀素璧欣鸞回園比陶潛
之五柳放懷山澤優顧况之七松以此自娛聊以終老若其仁心為
贊盛德在人管卑之千途海未之或過陳實之于太丘豈足云多勝
友高流至門而雲集凶頑惡于瑩邑而還奔故論君之品行則方之
水壺秋月極秀之修諸前可謂玉質金相聊綴大端誌之簡末

同人公致妙香上人啟

朝聞庚公云亡典悲玉樹獨子致吊比美生芻豢存歿之感交情以
著死生之際名德丰彰此大雅所以流連前哲手焉雪涕也月公道
亞生知識歸先覺儒林有殆庶之稱鹿苑表彌天之目奈何鵬音未
訖白馬悲鳴痛矣朔風快掃朝露吊于庭者無非麟勝之寶哭于路
者盡是子荆之客然而社樹結錢差同根矩山焚構塚就問原平恭
惟上人精練五門坐超四輩惠風遠被冀龍樹之再來并露沾濡似
天花之下墜茲者念宿舊之契迫及生平為今日之喪得謀窹夢山
階潤路俄頃便成種竹栽梅移時即具白雲在天應魂魄之樂此丹
楓入嶺儼笑語之如生嗟夫儒者敦仁羊舌所以出涕達人觀化桑
扈所以歸真其致雖殊其理一也是使理公巖下復有桐枝之樹謝
客豈遙如登花氏之城溪溪諸生撫野禽而哀孝慈林林釋子望月
桂而識江公行見道林之葬求存于剎下慧安之塔不沒于廬山矣
某等朋輩之懷情何能已

詞宋公是惠

見惠佳墨二挺如賜仙藥一九質同易水制似陰巖士龍之上三臺
得未曾有王勃之夢九子匪夷所思但使書劣鍾王才慚楊馬有勞
子墨深愧終人

謝何翰亦惠扇啟

蠅雀比榮蒲葵增價見現五明生風兩腋燕客無慚于程曉雪霏欣
贊于羊孚但愧京兆之走馬有慚便而猶同彥伯之飲譔用扇仁風

為吳次公賣文小啟

吳子次公學識淵通文豐富而臥儻牛衣瓶無半菽殷深源之室
唯有書空楊子雲之門曾無好事是用借筆作耕賣文為活謹為願
似條列左方庶求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嗟乎吳子文似李邕情非
魏助聊同破涕敢曰買山之資庶幾仰眉如為取酒之計云爾

孫巨昌集

卷十八 啟

五

請觀雲和尚住靈隱啟

伏以寶鐸空法海之金城末峙翔雲玉耀珠林之香樹背森在西
土之給闡推南州之法象大衆騰歡驚林仰賴恭唯視雲和尚苑苑
雄師瑯邪舊姓精心白業實靈壑之遠公砥柱洪流比天台之知者
況臨濟之真傳在此兼三峰之乳水昭然自昔松源之祖孫維一絲
于九鼎嗣後竹泉之兄弟炳三乘于五銖在靈鷲歷有高僧于今日
而尤祈嗣法唯和尚寶筏金輪應應耀耀于三千大衆則我等青鞋布
履將從事于十八高賢屈茲吉日佇候雲軒將見飛雨彌天永明之
書不墜慈雲炳日契請之道攸傳

請祖讓和尚住淨寺啟

伏以道法三千超微言於香象清風五百宣弘法于後現蓮界重光
屏山競企恭維和尚諸著研花智超勝覺立時得證妙

已久與教空此真諦本之真傳而南嶽之書子也難之
經于未法之際獨運金輪收攝於于廢墜之像或持宗德是以
屬前非先聖唱之宮飛翠潔紅更著醍醐之治但以來棠欲去掛鉢
雖然道有賴于其張法必資于龍泉聖賢分食非其入而莫繼所
負荷舍其子而焉求繼法雲雲超俗高僧其果慧目高懸明破華界
于時人天其誰能外當住剎國結索同歸自復莊嚴將苑况明寶
後念卿邪之物望久平濟濟英流則此日之法廷誰諒宗旨于是再
彰翰蹄明斯更雅

請山曉和尚再住佛日啟

伏以法雲匝地繁山慈緝馬之庭慈日懸天寶鐸播金俾之領物聖
不能舍旃細流切忤駐駕恭惟山曉和尚暫嶺導師難林銀望西蜀
名利不發雕蟲之伎南宗宏願金標龍象之稱比梁皇之誌公華林
孫巨昌集

卷十八 啟

六

請觀雲和尚住靈隱啟

顯旃檀之指似宋家之惠遠馬上包帝圖之春名僧自古有然佛法
于今特盛惟茲佛日向舒慈航啟肇路于荒林吼鯨音于大地瑤閣
千層湧蓮花而直上腴田百里共法雨而森然遍企者以為避公之
東林日習者仰謂元暢之峴界不意寧裳一去寶所斯頹鶴超檀林
山樓昔遍杯沉溪渡芝洞塵封道侶渴想銖衣僧徒共為焚頂望大
慧之重來欣佛果之至止金繩復闢桐扣依然寶筏再宜桃花却笑
在和向之翠蓋乍飄無處不成香刹而此地之珠幡一引即已再振
蘭臺河似阻連而待沛山同給樹而邀榮

為安隱寺募糧啟

余以暇日周旋祇園精舍多矣少年砥礪最林則諸佛弟子凡三佛
食時鳴鐘者皆者于人少者亦以百計至盛舉也無何三四年間
屢遭大旱界告賦青草窮頭之處止有懸磬無論往來者不

得中飽即掛錫常住者雖數不厭多以飢死又安望其闢義碧玉之
極講經紫紉之殿哉予去冬過臨平讀書趙氏之園實安隱寺之西
邊也時與趙氏元開入寺內見其徒屬尚勤修業不妄口甚乎哉凡
而四方飢死者過半而浮屠家獨全卽浮屠家之飢死者過半而安
隱寺獨全此殆有天幸而元開以爲不然因追述其故僧咸慈之功
而嘆美阿里諸君子信心之力予因知咸慈者非常僧也此寺雖爲
古刹及咸慈創造精舍洞壑山美仍石疊基卽松檟構清泉環階白
雲滿室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雖遠公之于東林不是過矣大無
三載而咸慈僦梓栢据以濟旦夕卒以此至死嗟乎衆僧不死而咸
慈死咸慈死而衆僧乃得以生是咸慈以身殉衆人而里中先生長
者又以心服咸慈是衆人之得以去死而就生也雖然咸慈死而施
者厭矣慈空咸慈之好友也入主寺政肅規曹隨凡咸慈之所爲一

景三自集

卷十八

記

七

如其所爲然三越月而病大作合寺之人衆無倍農束手待斃奔走
呼號不知所爲聚族進前而言曰居士亦知所以爲某等乎予惟察
容德之時有朋公者旣死之後諸弟子有犯者輒形錫杖揮之今咸
慈雖死而不死而里中先生長者安有念死咸慈而不能爲生慈空
者乎趙元開與咸慈爲石交其所以爲咸慈無不至則其所以爲慈
空亦無不至况諸檀越能扶咸慈于三載之餘而豈不能待慈空于
三月之後也尔等豈復念區區者之不予昇哉且夫捨者舍也寺者
施無止也元開與諸君子皆絕塵清信之士而衆人皆謹律息心之
人則又何憂慈之太過也於乎衆弟子可以無死矣卽慈空亦可以
無死矣而予向者天幸之說亦未爲不可也

手爲一物也又附雅曰蕤華茶森蔭芳蔭謂之茶葉謂之芳蔭
曰予所持茶葉荏苒也記曰望而觀之欲其茶白也外傳曰望之如
茶茶以言其白也然則葉嫩一物爲衣如莢或以爲青或以爲玄隸
以言其在青黑之間茶以言其白而又黑已而赤謂之莢豈一物而
有數名耶抑豈一物而數色之皆備耶愚皆未敢信以爲必然也此
愚所以合諸說而推論之也

祀竈說

歲臘嘉平自士大夫以至庶人皂隸之家無不薦有陳菓子竈之前
者何哉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于竈竈之說從此起與方士
言于武帝曰祀竈而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人無不欲其金多者則竈
之祀焉必也雖然方士迂怪之言不足道若王孫則邪臣之喻言耳
先王制爲五祀竈與焉大夫祭其五庶人祭其一則竈固在祀典雖
孫子台集 卷十九 禮

卷十九 禮

三

然門行中霄皆不祀而獨祀竈抑又何也或曰祭有報焉竈之功於
人爲多或曰非也歲終竈必之帝所直陳善惡南人類君國焉男婦
者祭畢則奠之以醴畢北人禱曰辛辣具甘惟竈勿言南北雖殊無
不祀竈者畏罪故也嗟乎聰明正直而一者謂之神竈之神固聰明
正直而一者也使修仁行義者不必得禍回邪倖倖者不必免禍竈
若爾子王孫則可不然則豈可以爲天之貴臣哉吾是以知竈之不
可倖求也昔漢之時有陰子方者性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
形見因以黃羊祀之家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至女孫麗華尚帝光武
近世嘉靖時有江右俞良臣都者連不得志于有司有一子忽失去
妻喪明俞常發憤抗疏於竈之神欲以陳上帝一日客有角巾皂衣
過俞慰勞自言張姓俞因告以生平爲善反得凶禍客曰君所爲則
善意則非也君一室中誦邪疾詎之念雖隨紛昏上帝方欲降罰又

可得謂耶言訖忽至其竈之所而設香案其爲神也固泥塑木偶
是以後端務誠意敬行不忌江陵相時延爲諸子師諭年成選士遇
其子于內豎家學之歸妻韓復明由是言之則竈之所重在仁孝而
其所以訓戒人者一惟立誠此孔孟之言止敬之首也而又豈止爲
天之貴臣耶抑問之陳五行書曰竈神名禰字子郭衣黃衣今觀俞
君所記神姓張衣皂衣雖然性與名字不可得而改也衣黃衣皂衣亦
罔得而定也乃其聰明正直而一不爲回邪所惑則信然也孔子曰
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余亦曰獲罪于竈無所禱因著祀竈說以告世
之媚竈者

南山狗食豹說

南山之村有招提僧猶執千集群房之守狗亦以百數有豹焉每夜
撒狗而嚙之不及月餘狗去其三分之一群僧聞然相爲計曰謀如
孫子台集 卷十九 禮

卷十九 禮

四

是不盡狗不止而又且及人於是集擇子弟各持挺而索之擇子弟
在前群僧繼之群狗皆信然而從之追及于山巔之畔見有獾首而
號其身者伏于篁中曰此豹也豹亦畏人不敢動矣有一狗張牙而
起直嚙其足豹方怒目而擇子弟已執挺斃其首矣于是衆狗群然
而食之豹且盡或異其事以告余余曰有是哉此豹失其威而狗集
其勢也狗之于豹視若雷電鬼神而能食之者此以知豹失其威而
狗集其勢也嗟乎豈獨狗與豹然哉昔有功曹厠文侯人一旦功曹
有罪群棒而踢之至于死又有豪長者爲暴于里中少焉變作群不
逞之徒碎豪長者之首而戮辱其妻子又暴其死父之骨于地下而
揚其灰嗟乎此功曹與豪長者非南山之豹之類耶又非特此周鼎
王之虐道路以目然一旦山之于汾水之上秦始皇殺人如亂麻然
及其死也隄山之宮火三月不止豈曰聚散成虧百轉之可爲強也

詩曰衆夫成城言衆之可畏也故詳著其事以風有位者毋逞其凶
殘殺人之性若南山之豹至于失其威而爲狗所噬也

屠者將死爲猪說

余館于淳佑橋之王氏其里有屠者曰朱鷄初鳴則鼓刀以屠至于
日出乃止猪畏死其聲慘然余每聞而恐怖其死而不能爲之所者
如是者五載計所殺不下萬猪余告王氏子曰幾如此而不死殆無
天乎云少焉屠者死余徵其死狀則反其聲而爲猪又終慘然若猪
之就刃者數日而後氣絕余以遷里故常居于北郭之外有獵者王
其姓曰入山殺獐鹿雉兔以市于人及其死也狀屢變聲亦屢變達
于戶外聞之者無不以爲山獸之聲而非人聲也余又嘗寓居東里
有橋曰萊市有乞者于其下日煮蛇爲食一日得一黃蛇而食之大
喜過望明日與蛇俱化頭目手足皆爲脂肪委流于草莽間之三看
卷一百九 卷十九 說

五

非獨余見之里之人無不見之也余以爲造物者不知其有無久矣
然其變化則無日不然也屠者之爲猪獵者之爲獸非所爲變耶捕
蛇者之就銷毀非所爲化耶然則變化者皆人之所自爲天非必有
意于其間也雖然天道好生而惡殺于人既然于物亦莫不然物雖
賤亦天之所生日殺天之所生而曰天無意于其間吾不信也以余
所見三者皆可以爲世戒也

病蝦蟆說

鄰水有沈氏者家處富無賴子數輩觀之而欲甘心焉有墮者將
一蝦蟆私割其腹置赤果飯少許于其中而紉之爲乞者嗚至其
庵之側瘞而藏之其蝦蟆不即死則嗚嗚有聲如是者日家人大小
咸以爲怪也明日有道士裴冠而來曰爾家疑有物家人無大小咸
拜之曰是天下真師欲救我家也道士曰吾爲爾除之是必厚餉也

予嘗爲物思其謂是爲若神乎神曰其事其體類以來或扶或
柱或作或爲或爲胡拜大索其家及其寢之側則得病蝦蟆焉曰
鬼竊則物見此其是矣其家真以爲鬼不敢近道士剖而出其赤栗
飯曰是非爾家所食者耶蓋驚以爲神諸醜類發酒飽肉懷其所餉
而去沈氏子聲令自遠而歸家驚告以其故沈氏子心知其所以然
欲窮其詳陽爲好語曰恐怪不即除吾亦欲得真師令奴子教數言
于道路前所來者聞之復爲道士微洋洋而至沈氏子則延之入室
閉其戶用繩索繫其頸縛其手足管之數百道士窮迫則吐實於是
乃知無賴子所爲也於乎此病蝦蟆者非即文成食牛之事耶彼以
此愚萬乘之主而况家人兒婦子耶夫天下之怪多自其人爲之然
有有意而爲之者有無意而爲之者無意而爲之者如應邵所記鮑
君神石賢士之類是也有意而爲之者即此病蝦蟆與漢文成之食
卷一百九 卷一 說

六

馬不食蠶豆說

蠶豆大菽也以其形似蚕故江南人謂爲蠶豆也馬放于村落之
間凡麻麥菜茹連阡被畛無不立盡獨蠶豆則怒焉不食或問于余
余曰固也馬與蠶同祖故周禮禁原蠶者欲以阜馬也則其不食有
以也嗟乎馬無知之畜何愛于不可知之同類而又以其形似者而
念之哉人之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齒牙是膚心腹腎腸無不相
同者而肆其毒螫陰賊若相噬者不始廢不止甚矣人之于人馬之
不如也抑不獨此狗者畜之至貪者也投之以狗之骨則嗅而去之
豈非惡傷其類哉而人若僕有狼雖其兄弟宗人育不用恤者而况
及其餘亦其類人之于人非微不如馬乎不如狗乎人謂人爲犬馬
者鮮有不惡其面而喜其舌之乃其實則犬馬之不如也嗟矣或又曰

今為亦間有食蠶豆者矣其漸于人也非性也則其食蠶豆也亦少

先王父命字說

予兄弟二人先王父名予曰治名弟曰治始生而名之之義也治與治之有取於水者父為金而子為水也而皆有取於口者欲子孫之衆多也既長字予曰字台而字弟曰台冠而字之之義也又從其名而命之也客有問於余者曰台合為管子篇名吾既已知之矣敢問吾子之所謂字台者何也余曰然先王父不知余之不賴於義也而望余之有成也亦曰吾欲吾孫之為治臣云解杜子美何人哉自比復與弊處之有五臣天下已治此先王父意也字者何上下四方之謂也台者何三台也吾先王父亦曰吾欲吾孫為治臣而上下四方皆効於治而祥見於三台焉太史公所謂三台色齊東方朔所謂

泰階六符是也此又先王父意也乃余少不能自強長而不聞道今

泰階六符是也此又先王父意也乃余少不能自強長而不聞道今

七

年四十三矣髮髮然見二毛總之不立功之不達亦可知也然而先王父之意不可忘也抑余剛之屋欲崇而字欲僻字之為言卑也而人之稱台也以明尊也台之為言尊也自卑而尊者莫如謙易不云乎謙亨君子有終吉文王處憂患之卦謙與焉故曰謙總之柄也今余又何知亦兢兢焉執德之柄終身以從事於謙其庶幾乎嗟乎此又先王父不盡之意與客退而道書其說於案牘焉

邵氏三子字說

邵子恒旋父執建之先生子也恒旋有子三人長曰尹次曰阜又次曰周請字於余余以為邵氏自世廟以來經術節義卓為名臣建之先生益厚其所學而蘊義無窮天之大辟恒旋與恒旋之子也豈不

信然願余與邵氏世誼非常之交其敢徒以腐書窮世路之辭易

名而稱之可乎且亦非恒旋所名子之義也於是為之說曰服之聖人無有如尹者也其言曰善無常師協於克一尹之學其是在乎夫未有協于一而不善者也故字曰協一虞之聖人未有如阜者也其言曰慎厥身修思永舉之學其是在乎夫未有思永而不在慎身者也故字曰慎修周之聖人未有如周公者也其言曰所其無逸則公之學其是在乎夫聖賢未有不以主敬為作所者故字曰敬所程氏有言主一無適之為教夫協一所以修身主敬所以協一三聖之言雖殊其義一也夫恒旋以三聖人命其子必有所以光世德而繼祖武者余以三聖人之學字之此則恒旋所以紹承祖父之心也三子其亦深思以光太家聲哉然則富貴顯庸其亦不得其辭矣余曰付望于三子矣

戒術微字說

泰階六符是也此又先王父意也乃余少不能自強長而不聞道今

泰階六符是也此又先王父意也乃余少不能自強長而不聞道今

八

合溪戒術亭名其子曰長源而以郭侯為字蓋慕唐李泌之為人也以字為名而以封為字避其名而不欲犯之蓋明亭之退然君子也郭侯少即負奇為文章立說且深識義理老生宿儒無以過倘所謂李泌再世不其然與一旦請益于余余曰何後子之所謂請益也夫唐一代偉人無如李先生觀其子蕭代德宗之際建立奇功再造有唐社稷雖房杜姚宋不及也殆與子房孔明為輩自古迄今不過幾人而已嗚呼亦知其所為本乎水者何也當日所隱之地是也子房之未遇高祖也常往來下邳孔明之未遇先主也常在隆中李泌少時嘗游嵩華終南開傳稱必在衡嶽有僧懷澄攝火中半唱之是也然則泌之子衡嶽亦衡陽中下邳也天人王明之學其取精也多其用物也宏為帝師王佐不在于是哉吾子誠能從其地而體之忍嗜欲服仁義不以紛華戰勝于先王之道古今成敗始亂終讎于胸中

異日舉而措之則于季先生不遠矣豈特季先生即子房孔明亦猶是矣則尊者之所以名吾子者不亦盡乎吾故以為郭縣侯封之為字孰愈于以衡嶽之為字之為得也何也為得其本也或曰或子何不以為就余曰古者男子二十而字今歲子年十九未可以為號也

姪憲葵字說

爾父吾弟也而後大宗予與爾父既成昏而有子爾祖命而父之姓以忠名予之姓以孝名忠孝皆吾家事也爾祖之以此命之也欲以望後人也故爾生而名忠措也爾既長予與爾父請於爾祖曰何以字忠措也爾祖曰以憲葵為字予焉而進曰處人之野憲葵也非以君臣有孫葵與葵殺身焉也予焉而進曰處人之野憲葵也非以之也義蓋深矣爾祖曰然易之予焉而進曰處人以憲葵為字爾祖曰何哉予曰聖門言忠者無如魯氏之子其言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朱子註之曰盡已之為忠又曰中心為忠人之有心也猶天之有白日也百穀艸木之所向東西南北無所不可而葵唯日之視人於萬事萬物無所不為而惟心宅於中人之從心如葵之視日則幾矣書曰寅賓出日憲於日焉不亦可乎爾祖曰然哉遂易之予因有以教子凡古人之為字也所以與成人為禮也與成人為禮者五常百行皆於是焉成也成之者何亦成之於心而已爾心無若丹朱之有傲也爾心無若知伯之有驕也爾無若魯昭十九年之有童心也爾無若趙孟年未五十而有偷心也若是則有以盡已而得吾中心焉自今以後吾願爾之事心如葵之視日也是故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保妻子可以交朋友無所往而不當蓋者心也此即爾祖所以名爾忠措之意哉爾識之無忽

建城明府夢說

建城明府既蒞曹之三月樂華風清百事具舉余亦仲舉之相夕共事喜其勤而敏廉而有守以為古之良吏不足過也一日夢有神人告之曰慎終始始鳴呼其古聖賢各做之意與非其屬情開治之意徹于神明神其告之說語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終之難也齊桓公葵丘一會職焉有白粉之色連不能渡河然則終之難者難于如始之難也正難于慎終如始之難也叔向曰君以為易則難至矣君以為難則易至矣是故不可不慎也語未畢又告之曰汝知地獄之說乎人心有欲則有欲矣人心無欲則無欲矣夫地獄之說吾不知其有無然起于佛家輪迴之說所以警醒世人使之向善而背惡也乃今神人來予有欲無欲何也夫欲者皆情之機禮運所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夫不能無情則不能無欲然則禮運界皆是地獄矣余謂無欲實難有聖人之無欲有賢人之無欲有制欲之法有引欲之法聖人之心渾然一中安得有欲此所謂聖人之無欲也賢人主敬主靜欲自退聽此所謂賢人之無欲也其次則有制欲之法或制以法之所不容有或制以禮之所不容有此所謂制欲之法也其次則有引欲之法孔子所謂欲仁大學以義為利孟子以好勇好色好貨皆歸之于正是所謂引欲之法也雖然無欲實難顧以謂有欲無欲即決于此究何以說蓋人生理欲之界人禽之隔即從此而分蓋凡地獄者無非可怖之事心一有欲如虎狼如蛇蝎水火盜賊種種現前所謂地獄莫大焉心一無欲靈然太清譬然霧除如朗月之當空如白日之在晝何地獄之有此真切實之語布帛菽粟之談儒者一部十七史佛家一大藏皆槩括而無遺矣雖然神人以此語戒子者又何也蓋明府既蒞廉隅四知之操舉于夙夜神人知之已悉能恐有不遵以為晚飾之累故欲戒子始終克誠以無

孫子自集

卷十九

十

與此初心於乎此所謂與終如始之說也孫子聞其雄夢而欣然有
勵于中遂引伸其說以指于臧子之座右

誄

仁和孫治宇台著

沈逸真先生誄

先生字逸真仁和臨平里人也少有高情不事生計習陽曼之方言抽金匱之要旨道足濟人義惟養母慈先生之志也性好山水遂石為山溯流為池蒔草植木有終焉之志余與先生少子謀交好因得盤桓於其所為晚懷雲丘之室會未數稔遭輕蕩惡于焚畧過半他人不堪其憂先生不改其樂不幸春秋六十有八以寢疾卒於平荀叔慈之歿誄者二十有二人豈先生之高節而聞焉無聞是用概其生平略之素旂乃為誄曰

於乎先生道德絕塵豫稱介石履貴幽人匪惟矯異乃以全真蟬脫孫宇台集 卷二十 誄

汚濁龍潛者冥人有風悟亦有晚研至道在我求之自然銀黃可樂不如歸田拂衣海上奉母終天發憤陳書靈蘭之寶人知其技不知其道拯溺救焚以茲用老守雌養恬云胡不保拔榛開徑墨石成山山以幽互水以環淵魚遊其下鳥巢其巔修竹森鬱芳艸芊綿里如歲如以朝以夕竊以自娛亦以虞客靜琴既張琵琶數拍術解既疎清言罔射是曰嘉趣亦為達生富非吾好貴非吾名韓康入市法具全形貌云石隱而非怡情放懷千古東身一棺惟德惟義永為勿刊西唐之下湖陵之山白雲卷舒終古往還東陵非富北郭非貧彭篴為天礪子千春先生造化以全其真而我其契敢布清聯於平哀哉

文學朱君潛生誄

維辛卯六月朔先生潛生朱君卒於平哀哉大德有可尊不藉銀黃之寵各有至足不須綢緞之排君至性過人誠誠助清才為茂雅

度淵泓誠未見其有匹也論事親則張鞠之稱曾子論其友于則伯淮之與季江鹿車有鮑宣之婦青箱比王氏之兄其于人物實無慚德致之前諸君子歿世曰終人子全歸焉孝君壽雖不登于大年名雖終于弟子其亦可謂無忝矣乎背子淵之死三十有二叔度之逝四十有一君春秋三十九天之報施亦無背焉吾聞之士之有諫養秋已然其後安仁之諫仲武妻屬婦戚廷之之諫開明實以明德不佞于君蓋兼二者之義矣是用以鄙陋之詞昭之素旂乃作誄曰

載惟有宋絕學復振明明考亭道德淵純鄭孟以後素王之臣世有達者佑落後人壽十七世其在於君君之始生爰始岐嶷弱不好弄性惟典籍家舍能言凡獄無易負從師亦因彼教釋友俱交志存三益志學之年言樂潔水晏試有司成曰國士英英有聲扶秩有禮如彼春蘭以真不喜如彼刺楸以其不美致孝于親匪曰能養生盡其誠死盡其理亦篤子弟因心無兩宗及之禮意難知表凡百君子其不是仰在背爾仲實有賢妻君有節婦其德克壽教固可克愛亦可懷有子能賢結此志塞鴻禧天賜姚姚長離荷教人倫罔弗惟艱君以仁義而顯其全所壘者德所壽者年永懷其柯山限于君君之無祿胡乃不天於平哀哉我子婦泣血慟心脈脈行路其不涕零俯仰人世倏忽銷沉骨體白日橫海長林野鳥入室鳴雛在陰於平哀哉人真不死死貴其可與名必康高佐實稱王孫達生子及喪我大海塵飛賢人星散我來哭君素琴在座

孫宇台集 卷二十 誄

先伯母金孀人誄

唯丙申九月有九日先伯母金孀人卒於南民里第嗚呼哀哉孀人為長沙太中瀛嶼公之孫女文學會一公之長女也幼乘至性產于洪族容德風優不待教于公官詩禮斐然無須訓于師氏年十八歸

於我亡伯弘先府君渤海名家欣逢垣氏族風令女應配汝南公
德邵數年名高非短遺家不造值此斯歲伯氏無祿爾人年二十有
二而寡于焉義決欲以身殉者數矣上接姑嫂善請之辭下賴先後
風勸之力從容守義事死如生奉王姑于既老撫弱女以有成代所
天以終事二人立義嗣以敬承宗祧斯亦大節之標然者矣迨遇生
古懸梁絕脰齒劍如歸又或刑耳勢而者所在多有方斯苦節亦又
難矣嗚呼哀哉爾人得未亡人者四十二年春秋六十有四攻苦食
淡以終天年求仁得仁沒齒無憾加以心侯正覺志念空王臨死之
日俯然而逝自非致命造化者其足以與于此哉爾將前夕呼伯而
紹曰爾伯父歷年越絕學雅志不遂而蚤天惟老婦抱遺幹以見于
地下庶斯全節其不愧焉爾能綴文其識識之以貽後之人小子治
敬聆斯語不覺涕之無從也竊念爾人志烈秋霜霜行同呢玉遺家世

卷二 一

三

之流離賦茶苦其如薺雖古之共姜何以加茲唯我先世祖妣楊
聖天子旌異里閭亦越我曾王母方有先王父色養終身爾人比芳
前踴而二者缺如何痛如之氣氣伯姊切來集之恩哀哀嗣子抱罔
極之悲乃治以空文用圖不朽亦足以見其不知量矣丁酉三月三
日嗣子治將啓殯宮合葬于弘先府君之塋次于是謹述大節而贈
之素旌其辭曰

倚與伯如振古之節婉爾方馨如玉斯潔作姬下我是為良匹列卿
洪目黃門名聞繫我伯父儒林秀出縉緇經史兼綜藝術流是斯人
而罹天疾曾未五稔此焉中絕微亦既焉愛亦既深爾絕于天驛脫
于驛生輕鴻毛終朝涕零王姑哀絕孤女拊心惟尊惟章勸慰有方
乃始阻勉視息匡牀綺綺弗御琴瑟弗張微醺茹素以助未央誠馳
載學父母道長恒爾幼弟南離于襁外持門戶中勤紡紡二族交貞

形神神快有聲曰圻東國人倫嗣子曰治亦爾不釋大宗不墜明
唯馨教共朝夕以事二人制創終喪于職用中於惟爾人高行絕世
既勤細行克明大義魯有敬姜漢唯班昭班昭形管亦永不墜天不
愍遺商賈九日伊母上對長懷永思繁衍幽白日無色行道傷嗟
子姓兩泣率惟改歲我龜是與慶樂之左南山之聚妻其從夫孫其
從祖永此幽室于以終古於乎哀哉

最母江太孺人誄

最母太孺人者姓江氏尚書之女孫太常之仲婦大儒忍公先生
繼配也謹膺名族作配高門女職得之庭訓四德不待公宮十五始
笄而于歸春秋七十有二而承畢其事忍公先生也有饒氏致健之
敬其教二子以成名有鄭鑑畫荻之風及都諫貴擢將垣而諸孫
致青雲太孺人不改舊時隱約撫拾登範終始盛德之事真可謂無

卷二 一

四

議于彤管而有光于女史者矣迺都諫以補闕之暇待命還里春煦
秋陰朝暉夕譙南澗之天桃西湖之濯錦御輕軒以棲遲效綠衣以
娛樂陶陶遂遠色養無違可謂極人間之盛事矣而不謂天不慈遺
戊申朔月太孺人以病卒于里第哀哉都諫生致其養死盡其孝緒
絃轡冒之制巾栉鼎彝之儀凡在于禮者無勿致焉迺都大夫效
玄纁之贈四方長者致生男之情書遺於策者物有過陪記則于方
者史無虛日治以猶子之誼欲作誄辭以布重銘之後迺先母疾作
橫罹慘酷孔子曰三年之喪而吊人不亦虛乎故於前所云云不唯
不敢亦不忍也遠邇至于卒喪之後問卜人告祖期前祝有事于屬
引乃敢操筭以楊權太孺人生平之萬一抑問之少不諫長隱不諫
貴然柳下子夫張憑于母古人曾不以爲非而塗機滄岳之徒多有
所作綴文者未之或廢也是用昭之素旌以饒于饒池云爾其辭曰

展如慈母實惟淑媛矣葉清華名德炳灼五世卿族天光允爾言歸
先生豈伊婉孌我鹿車乘我寶劍三高有序東國人倫世推李郭
家似陳荀青易與馬酒餚娛賓宿宿信信以莫不欣淑我葉素來我
裡祀先後宛若同德此義既肅且雍撫有二子咳語提攜固非教只
二惠旋與又弱一箇所有遺孀其勞雖與婦有孫鞠育雖臥如寶
真懷厥聲孔播歟悲哉與成有賢妻先生河洛舊儒是依寵無寒炊
釜則生魚人否其憂母心則愉道喪千載康惠為空毛生捧檣周磐
率母子心莫慰豈敢有負青瑣黃門金魚紫綬東能作賦逸勞在口
所崇卿貳待闕里門諸孫鵬起文武縉紳鸞車霜映金錢雲嶽嶺而
衆之持滿諱諱盤桓于合樓是林園春蕙秋蘭樹竹列萱言述永第
言駕輕軒陳詩說禮既景忘言如何上天降此大割哀子擗樹諸孫
慘怛鄉里輟春親交親越素車白馬四方來送嗚呼哀哉孰是母斯

其二

五

而罹斯東京陵母範章氏經師是母是子千秋長辭賤子哀風涕瀟
橫施諱以昭之史以讀之泉原合體石翁永懷

姜太孺人誄

歲壬寅六月二十有六日姜太孺人疾卒于平安里第其子愚嗣以
八月間訃載星而歸踰爰壤瑱如不欲生明年為昭陽之十月將祖
碩宮而合葬於贈御史府君之新阡禮也同人為白衣冠會者數十
百人思維太孺人之德有古賢媛之風所以勒貞珉而書金管者蓋
不可已也太孺人姓沈氏為贈御史周臣府君之配同德秉義自南
徂北而府君好飲酒不治生產雖有長康之技王公大人有不當意
者輒避去故太孺人為貧家婦簪簪杖藜有隱者之致焉既愚嗣為
諸生娶周孺人侍養而家益貧及壬午舉賢書而太孺人即善病病
至于廢世也已而府君移家南徙愚嗣以太孺人哭闔于堂賦之聞

舍榘于僕僕之際茲亦行路之所制也也已丑憲副起家進士謫中
秘書遷蘭臺御史西州之命在前兩淮之後踵後太孺人洋洋如平
常憲副以喪父言旋而得以尸喪將母三年駒隙即逝西江轉盼歸
來旋趨山左孰知天不憖遺太孺人之沉疴竟已不起哀哉惟太孺
人居約不怨在寵不驚展轉床第間亦無戚容有自子任來者必以
居官盡職為念賢母還鮮之風于今再見故憲副雖歷任榮職而屋
空如故也哀哉憲副以毛生捧檣之意而致詩人門極之悲頭拾無
地五內崩摧離顏丁二連何以過茲子是致誄于太孺人輿之素旌
且以寫孝子之哀思焉耳其辭曰
於惟明德有華其氏官則文通隱則麟士奕世載祚乃隆斯社頌頌
古人伯姬長似于以相俦嘉稱曰懿君子偕老為高士妻誠德果焉
窮鳥越岐黃金臺畔易水之濱有墓其門此焉高樓麗育佳府其惟

其二

六

家英植節殊泉事駿其聲思若湧泉末若竭刺維虎觀高閣承時
柱後霜烈白簡風清金高不顧愛我之生降彼大海為泉所滌降彼
喬岳為泉所仰惟德為典惟義是仗登堂望焉趨焉非雲四鄰毋儀
千秋彤管哀我人斯胡不瘞瘞純孝聯綴往不欲及金紅腰城霜飄
泉館天道無親茫昧與善高山岌岌江水漸漸旌此芳魂石翁輿魂
子以誄之其永有嗣

會叔祖冲字公諱

公諱昭賢字茂明杭州仁和人也先季子慈訓公之會諱而尤祿承
繼泉公之子也公生於己巳同季子之年是為肖焉初習博士家已
而棄之以為大丈夫生世上者清淨自然若茲公師黃老其大德魯
進生個儒不羈稱奇節足矣字拂句比治經為諸生非吾好也長益
奮起有聲諸公間配夫人謝氏雅有少君孟光之賢不幸先公奉公

春秋八十有二今年九月十日終於寢室怡取以歸隨之辭而為之
錄曰

於錄我公昭哉世族秀樹芝蘭行方金玉奕奕高冠離離奇服護全
荆樹孝威宗竹被福事書少長擊劬中年好道繁華絕道仁義為師
禮讓不倍我思古人道風未殄亦有佳偶實唯同德德賢必勤勤
周武王霸之妻果鴻之室秩秩女宗中外是式天不慈遺公也忽焉
孝水限枯悲松摧遷體賁下地魂遊上天南山之陌孫氏之阡吁嗟
此室名德千年

成慈法師錄

成慈師者仁和臨平人也長優飛行聲香遠聞道泉然其正覺士庶
懷其仁風遂奉為安隱無邪之座已而謂俗標宗崇崇繼繼著施施老
光金河重耀世尊二梵之庇上攝莊嚴迦葉五層之形復昭淨土茲
其廿二集 第二十集 七

精律比丘所以雲集而法王雙樹於此星懸也僕以陋質嘗辱指規
笑鑒齒之何人嘆道安之絕衆辨論青豆之房道戒赤華之舍證我
三空言除八倒師之指迷僕之厚幸不意於崇禎十有五年屆示戒
之期火燈已寂慧日將昏如來開笑於王城四東深悲於祇苑僕之
於師操業雖殊而相知實切昔罕生之遊而國子悲恩施之死而紫
莊慈彼誠有不忍於心也况夫覓金繩而無路望寶鐸以吳傳王氏
家國曾無慈愛東林精舍已乏遠公此焉悲愴其有極是用為錄
錄曰

馬鳴與周龍樹願素方祇降秀乃有斯人慈育萬有道濟百靈嗟予
小子志願皈依如乘大願濟我冥愚如駕四日照我昏野奈何但謝
道風衰微閉明法庭寂寂道場我瞻殷若我友已亡嗟茲大衆莫不
涕零晨望東駕夕想法輪故鐘震杖何時復嘉鳴呼雙林雖滅白業

尚揭願言法護世現敬燈

蓮居本金法師錄

歲陰在己亥五蓮居本金法師示寂改歲戊午秋季嗣法弟子成度
等卜塔于阜亭黃鶴山之陽嗚呼世運遷流佛法衰阻大覺既謝繼
承焉依嗟自狂神接踵野于夜鳴天親龍勝之遺義清涼賢首之蹤
論圭峯南山之持律道安慧遠之淨修集乎其未之聞也法師得法
新伊遠紹蓮池四教三乘之旨無微不析五陰十二入之理無義不
侈以淨土一途開人天法界蓮居隙地結勝侶于廬山蘭若無多希
宗風于鹿苑其間主雲棲者一載修上竺者三稔應承福法華之講
席歷龍居承慶之戒壇具大衆之津梁諸天之法藏也余少同筆硯
共鄣輕肥長寶飯便事茶醴酪以東西南北之奔馳率白襪青鞋之
素履雲巖尋山禮親難髮法師難髮時余親在茅庵問新伊今茲旋
法師命名錄字并取本金之義

其廿二集

第二十集

人

里幸遇芝封應象救之無人傷心舟壑喜龍駒之有子加額殊哀于
是君迷機概繼之素旂其辭曰

於維本公實惟靈異道過十地法原不二乃祖乃父沙門維岳為精
覺新

法師二七佛慈精于茲不陸公紹其傳而弘其契白馬三千有大有細
釋義六十闢與畢諦律惟星行戒如霜屬天龍若人佛祖長弟滄桑

以來珠囊遠被毒龍水火無不畏忌消酒者世斯人為誰謝客祛鄰

陶令中眉雷周法侶易不怕怕守已以道被物以慈在衆彌廣播德

無庇五歷法席不疲津梁給國雙樹大關慈航放生為樂濟物無央

誕登大乘登席可忘千聖所囑乃罔弗誠爾留詳法護金湯嗚呼

哀哉衆庶同悲有識傷心况在鍾期曠絕知音謂山益高謂水益深

味道飲醇匪獨自今神木哀泉鳥飛沈我登斯壤涕淚難禁嗚呼
哀哉

哀辭

會稽張漢哀辭

張毅孺先生有少子曰漢年少負高才壬寅從父之燕祭卯先生過吳而漢留館於京師七月病歿其家人以先生哀悼不令之知也甲辰三月先生尚留滯吳中始知凶問意悽愴悲哀焉詩十二章且命家人設祠主立後焉於乎年在上殤而不殤支子無後而立後此以義起者歟余爲作哀辭以廣其意曰

夫何美人子兮幼獨擅此靈奇幼秉芳以爲佩兮羞羣穢之資蘊被桂樹之佳俠兮飲玉露於三危哲父既愛其穎兮慈母又安能忍而與之睽離被服詩書兮未遑授紀念切遠遊兮相隨脂車過大河之埃堪兮稅吾駕於易水離葭腐之橫空兮越駉驥之絕軌流俗無

孫三台集

卷二一 哀辭

九

以爲仇兮公卿信其美士羌既有此盛譽兮又焉辭夫重席嘆馬首之分離兮父既南兮子北雖暫遠其翼兮何吉凶之糾纏因龍劍之躍長津兮明月昭其無色余傷夫芙蓉之憔悴兮鳳凰又辭其六翮孰執其何之兮路燕吳之永絕腸一日而九迴兮渺笑顏之在側重口恍兮怆風簇簇傷楊烏痛買鴈歲玄嘿從父僕昭陽秋死燕國天上公子還張分人間六龍又損一巫咸招汝汝知之駕車馳馬一何疾父在吳母在越百花洲前島啼血苦竹城外有汝穴

毛母許孺人哀辭

於惟孺人秉德令淑綵煌彤管奕奕芳躅如玉斯溫比蘭斯設蘭離之漱不踐活俗四德敦躬綱繆結束伊實邦媛女宗攸倚許氏帝龍毛亦王孫天降良匹以啓高門結軌下車珠行同陳李蘭尸止室家維嶺阿傳御歷以詠雞鳴雞鳴既作布衣共挽鹿車紡績是常

亦有諸姑遂及後先步搖屈成附珠明窗而我何愛布穀以康康是布穀室亦屢空黃金瀕窳懸終以風散謂夫子易不御窮言有裘裝窮財求通計然之書實起朱公孔氏典窳卓鄭臨叩於乎卓鄭僅手千指列鼎陳食亦太奢侈楚荆居室苟完可矣星如歲如惟願之以女習鍼縷男尚書史厥女維何爰有三婦煢煢女誠皆獲嘉耦厥男維何先舒黃右跨凌百代窮索二酉龍骨無顏黃衣何有炳炳雷煥用以不朽不朽者名德功言并予既大傷所交榮英登堂雅拜俊頤齊聲齊聲俊頤亦又何營毋曰慎旃與子躬耕乾役不已安仁被刑十紘之間聊樂我生於維母氏明哲可師孰是人斯而有令儀爲范滂母爲王霸妻既同德曜以和五噫亦將偕隱以命之推於維母氏方享長年有田一頃蓬屋百間不謂王豐來叩糾纏天奪之算遽隕冥淵寂寂夜臺望之泯然於維母氏是爲大歸方今之人視宗是祈而母高蹈雲翔以時靈旂招攝上元玉扈長謝世人亦又何之重曰悲翁兮嗚呼將鳳雛兮滂沱春非我春兮秋非我秋下土之人率合上幽狀勸此路隨所仰兮嘉夜俠芳幾離往舍騰謝廣招徽上蒼兮百未旨酒惟其饗兮

孫三台集

卷二一 哀辭

十

仁和孫治字吉甫

碑文

荆溪陳定生先生碑文

年月日有明貞士荆溪陳定生先生卒於里第於辛亥歲道喪于歲大雅陸地梁摧折故國丘墟人之云亡於斯為極先生諱貞慈少保端毅公於廷之季子也少保正色立朝遷錫存性巽順時官任太常當瑞禍之薰炙遭三榮之繁興持議挺然務除妖孽人臣無將之戒論律例不合之條罔己九死不悔忠貫日星者也泊乎天子當陽逆豎嬰戮政府四相尚有曹節游魂更垣秉軸非無趙高流煇相

少保之投

卷二十一

一

之黨乘間而起清流之暴因茲遂屬先生為學院以御史單佐周禮少保之投籍在此先生之墓義于斯人稱提出國有願然文文起孫洪洪之正人稱為國器黃石齋劉念慈之君子呼為小友西京人楊千秋為安世之兄東國名家關西為楊寶之子及荆溪復相侯國英俊而先生起然遠引抗不為禮汲黯之揖長平我無愧容崔駰之附車騎彼有慚色雖錄翻于魏科終俾僅于正論懷寧凶豎國之憂一營役免于雞鳴之墟播遺愿于桃葉之洲而先生衣裳高會裂背優俳諸君有口若齒劬于朱游彼頑良氣如受說于夷谷龍儒之睡賜翁新仲來之風流未墜既而北關汚萊南嶺劍諸君子慷慨有新亭之哭來小人亦憚焉有彈冠之慶三百年之中原欲盡十七歲之死灰復然于是受侮諸該遺屬免愛范孟博之囊頭三木李于固之身辱兌鉗獄中無可上之書若室有必死之志所賴是子之理越

石不辭益益吳之故叔向尚及生存焉之我得也先生手是生出獄門而國是已成塗炭泰維金闕之悲但有傷心刑戮之之感無非短氣于是責閭土室不求聞見切安白帽惟務著書非止命處高不仕之節梁里匪浮雲之志也卑命十稔成書數卷即如當代語林山陽舊道可光于千嶼藁且閣于名山皆特旨甫高士之編節信潛夫之錄哉得正而整同于典之全歸所生不偶等文子之新死古今正氣一代完人固未有如先生者也總其少京家學傑時名流道論素風干城名教荷非臭味魯連之氣折徂丘若在魯郭泰之許與京國是以張黃陳夏之流咸如膠漆吳周二沈之好有同驢輔吳吳次尾周仲拯溺救危不顧萬金之產甘貧力學豈尚五侯之遊而至孝性成尤為踴躍侍疾親闈不解帶者三載心存手澤泣濡墓者終身至其文于同氣侯然姜氏之風焉

孫宇台集

卷二十一

二

雖無嫌不損公沙之愛人倫之盛事若此忠孝之紀孰如何家唯五子咸榮一經身歿之日穠被無餘蓋其心存故國而志氣秋霜可得而言者也治與維崧情敦兄弟之好義在父事之列當與維崧所樂石者以不朽于先生而筆非潘岳有魏荆州之誄文步蘇邑殊勸有道之碑然所以當西臺之哭而為東國之仰者亦或有藉于此焉遂為銘曰

於維先生秉德殊異承家學漢身佳若肇歲好回許與善類端策無磨學韓有淚耿吾正直信管且且望古嘉招樓今柔翰天胡不醉人胡不道南山箕豆北窓父象光遠有耀素業傳後孰是人斯而罹陽九哀哀碧千載誰剖君山我戮荆南澹澹致命遂志于古何憾魂無不之魄斯下楚楚老惜青吳亦應識懿斯明德我辭罔僭

修建靈隱寺碑

身自周星兩地帶釋止於天冠漢夢微祥洛陽創基千白馬自此
銀城映沼森布諸華金鐸釋風率開來載若通赤鳥之歲僧舍始初
吳地過江以來支那釋振義林則東南之弘化而吳越之始基也感
和初祀理公實來蚤棲息于西山疑飛形于鸞嶺由是人天共證北
迦葉於經臺緇素雲歸掩焉摩于祇苑駢館山板映四圍而交翠彪
流瀾雨並八水而停紅鷺在山而若舞儼就洞而歸來轉金城於關
淨化城不遠息客馬于忍土世界非過功是此而彌天法由茲而振
地覺場標榜人稱勾漏之仙上苑勒銘世重簡文之記漂流六代沿
及五朝長廊鳳翼知自貞觀以來飛塔雲浮實始大中之代而錢氏
御土之日值聖僧宣化之年寶幢鐸列落併梵于雲根穹塔凌層巒
和鈴于天外矣宋中興景德號寶幢千獎天章雲鳳之筆良田甚
頃濯龍脂粉之錢迨至南宋駐蹕翠華屢幸交蘆廻天子之鑒明光

卷二一一碑文

三

有高僧之迹金印來于天上直指安禪疾題非復人間空王炳日於
焉蕙風瑤露五花相繼于莊嚴之域碧月珠星雙樹依然于常住之
園不圖至大之歲禍發丹丘莫甚至正之年銷沉銅馬自此而降興
衰匪一雖中天開運而寶地淹淪山疑崩窟久虛開士之塵地似龍
樓未遇高流之響九里翔風不見蒼虬之舞三山望月空聞落桂之
聲雖雲瑤瑤蹕于宣德之年僧通庀材于穆皇之代不足以復石室
之禪那煥龍宮于耆窟也時序遷移宗風消歇不有大覺孰證迷津
茲惟具德和尚者臨濟之嫡乳黃蘗之肖孫權要雙融有無互徵祛
守默之凝禪掃尋丈之狂慧以故名園香刹爭奉鉢衣秀水靈蘭競
承組鉢虔在赤香二月和尚頃駕靈山剪蓬蒿藜藿之居成寶筏銀
沙之所蒲團夜梵關第一之玄機隱尾高標廣不二之法旨有億萬
沙彌盡遊青石三千蒲衆共飛花而度戊戌火火殿告吳天將除

舊以更新人用布金而填陌陌三災之八
風界琉璃於地道於時梅林獨玉自蹇蹇于青
千香象雲欄膠葛峯接陽鳥綺井隔橫林生陰
杓之氣虹梁峭嶺平臨滄海之潮然則東安參
右遷佛之場遜茲寶界信有微者不其然乎於
顯靈隱山川之奇和尚道法之勝同符千載迥
地寄無言于有言悟彼三空歸有法于無法者
法從東度山自西還聖僧至止憇彼林泉三寺
雕鶯石秀青蓮金繩界道寶鐸凌烟名賢似續
濟水真傳天開給舍人度寶田影涵瑤圃光照
開軒林間花繞鉢內龍旋天衣冉冉帝馬翻翻
淨名第一慈焰大千流水在潤明月自天棧有
宗自其永無刊
卷二一一碑文
四

千峯立禪師無隱菴碑

戊子余避跡於鹽官之修川其時千峯立禪師則領教於此地之覺
王寺也已稱五百人善知識矣顧余年長于師雖道俗殊異而款寄
歷落之意兩人相同已各謝去久不聞問三十餘年間余為東西南
北之人即構李几席耳不遑趨侍法席敝敝牛馬走蓋無已時甲寅
余從清源返里其秋又至鹽官則張子于慶以師書至具言無隱菴
頗末且以宋學士景濂所題無隱碑額見示余覽之躍然曰異哉所
聞蓋以見師之靈異而天童法乳于是乎彰且晦堂山谷之事不容
泯沒而宋文憲之碑跋亦于是乎將出也茲師之規畫徐氏發圖在
辛卯而師之入菴在甲午見木樨盛開顏曰無隱豈知有宋景濂一
片石在此地哉又一紀乙巳從祀若輩材義游堂前之滄閣露石兩

角乃知有碑者... 蔡丑啓碑則文冠... 參廟堂百丈不過... 所云元符二年意... 之先與諸神悅放... 焉若宋文憲之湛... 樹圭聖天台賢首... 之語達俗之譚遺... 訪水西而題無隱... 偶然也佛洪式微... 則尤其得體者也... 此豈非無窮因哉... 六根中未知所從... 爲問通第一其言... 而不知桂樹之銷... 據學士之精魂也... 文也其辭曰
桂之樹上參天異人至止有前因桂之樹下城地黃藥總歸第一義
爲湖天水木相濛濛學士碑石光然熊經論銷歸總無有秘寶萬丈磨
特寄若附其中消息近聞城城間隱無隱

修城碑文代

皇帝一十有五載... 者靡得而歌說也... 唯東南兩越之民... 緣邊海濱數萬...

綏帶見碑不得... 飲處顧師武臣之... 國家創造艱難諸... 儲春築程土物以... 之大者也備豫不... 五湖受百粵之貢... 樹在其左右而方... 使有要領之罪某... 古之帝王其于城... 幾不受功晉人執... 李德裕城杖義以... 逸哉談欲以其國... 大閱並正陽以爲... 者雄壤增于其舊... 緒紳先生以問閭... 已今而後東南之... 惟黑帝載有載其... 弗其責在守土戎... 百廢具舉古也百... 藩衛偉哉假襄庶... 演池兵輯永無作... 墓表

墓表

沈貞女墓表

孫子曰自余先世... 母楊氏以苦節蒙... 孝明樹碑里中孫...

以作善長子孫也茲不意國恩及余極銘感焉文于結綢以表
有奇節顯行未嘗不婉婉言之以余所見女子許字人夫死不嫁而
卒矢節終身者三焉曰章氏女一日潘氏女余固嘗為之傳矣及今
表沈氏女之墓此三者皆天下之奇女子足以植綱常標形管者也
沈貞女杭州仁和人祖按察僉事瑞臨文魁貞女七歲喪父爰極哀
已如成人年十五許字同邑人何宗祚明年宗祚病且死女憤得之
則哀慟欲絕勺飲不入口矢欲自盡其母曲慰之口何固而夫也而
未往也奈何欲殉未議而之夫而棄垂暮之母女跪泣曰女既許何
則存亡一也有死無二已又白于母曰兒豈忍亡母第令一扣夫棺
死且瞑目即不然借母以終身也母不得已許之母謂女新往安從
吉女則裹數襲盡縞而表淺色于外至門棄去外衣頰棺泣天四拜
畢謁舅姑舅姑不欲當新婦禮女必強拜益頰棺痛哭聲振天斯

孫三台集

卷二十一 墓誌

七

時也環堵而觀無不流涕日光慘淡間有聲響妻自空中來者則無
不以為何郎聲也于時母促女返女曰兒既來矣復何往乎母曰日
者云何女曰兒不得已云云此兒家也去此則有死耳母知女不可
敘謂女曰爾且暫返於歸大事也稍稍治裝必告于先人之所必賀
之親族女曰果爾則請矢之矢如指則向何郎極再拜曰妾雖命薄
循幸得為爾身後婦爾其鑒之于是從母歸歸則謂日而行當是時
有百計阻者女誓死如前將行母謂女兒于歸禮宜由女曰有翁嫗
在值素服坐與已則行初喪禮朝夕哭奠餘則事針黹以奉舅姑亡
何其夫兄死亡何舅姑又相繼死棺斂葬皆貞女竭力經營以訖
廢禮家益貧遺處連軟價尚不繼晨起治縫紉餽則飲水哭無炊烟
以此為常何氏無子姓宗人衰落凡從雲地歸分室而居有司或歲役
則米萬草來謂其兄子曰未亡人且夕且死故曾夢費筆舌焉吾表

揚也其堅志有識如此初宗祚會大父倫世何孝子有墓石在墓
道其族人鬻于他所貞女聞之泣且謂兄子曰我艱難困苦以至今
日為何氏一抔土耳今且見棄吾亦何惜餘年乃捐資贖之至今墓
表巋然而貞女遂得合葬以成其志焉貞女生于萬曆癸巳十月八
日卒于今庚子九月二十有八日其墓在靈隱之大桐塢余與貞女
兄子孝廉堯章相識交故習知貞女事其詳孝廉歿後又十餘年孝
廉子佳為余言先祖姑合葬有年矣不及今求先生題一片石百世
而後其謂樵採者何余曰是吾心也遂次其事以為之表表曰三女
子皆神宗時人有明一代先王德澤入人之深故奇女子卓然有以
自見然吳越大男子何知廉耻禽鹿其行者豈少哉迺屏然獨女
起巾幗從衆節崇禮以及其身如沈氏貞女豈不謂難焉于是敬題
于碣曰有明貞女沈氏從夫何宗祚同穴之墓

孫三台集

卷二十一 墓誌

八

孝廉楊逸仲先生墓表

楊先生名天騞字逸仲以載氏禮舉于浙之癸酉榜為孝廉其先本
江西泰和人文貞相公士奇之後世所謂西楊者是也其後有其一
者號西湖之勝奉母鮑居于杭傳子國泉隆慶初成進士李瑞州荆
州廬州所至卓異碑碣相望也傳子聖魯諸生是為孝廉父孝廉性
剛異絕人嘗渡湖有以房牘示者隨閱隨擲水及屋快已盡然隻字
無遺者庚辰之役薛君行屋得孝廉卷大奇之欲授丁丑吳貞諸禮
經例男第一其時大總裁為韓城副則蔡國用蔡則以牙石一言進
用者也持不可韓城欲置第二行屋亦不可遂罷第歸行屋念孝廉
貧且有太母與老父在堂臨行予以赫曉二一則郡守劉一則撫軍
熊皆薛姻戚曰以資子膳讀孝廉不欲拂其意獨書歸即男于火
曰吾豈為也哉其年讀其品落如此然孝廉貧甚其以未堂上楷

差役舉家焚火者皆人內助力也辛巳杭城大饑饑民于道野者累累孝廉劉之爲請于郡守亟賑濟即以孝廉主其事孝廉設法周流接濟施晨殺青信口給青蚨數十自此路無饑兒更無私拉發未以邊急改秋八月試孝廉計偕至韓庄舟覆幾死久之避策避至都門而疫作矣遂以是死孝廉負不世之才祇當當世兵也債餉緩急奇正方畧皆人所舌掄不下者嘗嘆用兵以來皆以用樵失事撫不如勦亦易見也而政府憤憤如此可嘆也然則孝廉之不遇而死豈非天耶夫人汪氏初孝廉之相依也以婦翁孝廉之習讀與交遊皆賢婦翁無子已而有子夫人即與孝廉移居孝廉伯兄喪亡夫人極其遺男女遇於所生孝廉曰此全我德不小矣孝廉既死京邸夫人一慟欲絕顧念大人無恙王姑在堂于汪度甫十一日吾即死其如生者何于是啗悲飲泣女紅之事知無不爲瘁十指而錢不止庚寅

卷二十一 遺像

九

春所居節孝里兵屯駐遂僦居外家地過官夫人安爲節孝里者以吾七世祖母楊氏與吾祖慈訓公母節子孝處也余家與孝廉居同遭難以此汪度既娶婦又賢且才亡何死夫人哭之慟口天乎何奪吾賢婦之速也庚戌夏汪度葬父孝廉與大父母畢夫人喜曰吾其含笑入地矣踰年夫人病歿汪度罔極之悲清不能已于其合葬之大焉余爲文余悲夫九原之不可作而片辭之或可傳于後也于是爲之表其墓表曰庚辰辛巳間遘蹶張失事已甚思宗烈皇帝發憤用兵顧獨主武昌之用欵何哉前此陳士奇以撫敗矣熊文煥又以撫敗矣陳新甲執樞柄踵而成之小人附和顧國家如此乎先生之扼腕撫議有以也先生之明年邦國顛覆江左淪亡當亦不能泯歿于九原者矣夫人秉節振其不墜之緒以相厥子又豈不賢哉余故表而出之曰是故楊孝廉與其妻汪夫人之幽宮

王孝思先生墓表

王君聖翼私諡孝思名佑賢浙之錢塘人爲人方正有道究極性命之理而以活人爲務其於行習若嗜好然專焉有守自許不妄若生孔門則高柴氏之愚漆彫氏之見大義豈足道哉而惜也今人端以方技目之非知君者也嗟乎即以醫而論豈若世儒關於大較者等哉君於靈樞素問無不精究近世南陽立齋諸家亦皆熟悉至若隱居肘後皇甫甲乙等書固已旁稽博採矣而所薦好者長沙傷寒論金匱玉函以爲醫至此極矣其法莫善於因鬱任職府五行補泄所以處湯製劑固有獨絕於今古者也君嘗約同人以懷仲景像於神農廟而祀之此其志也嗟乎即以醫論雖不欲爲聖儒不得矣君少孤每歲時提杆飯飯酒至先父母墓所來嘗不哭果未嘗不慟絕也父友孫公以女妻之併備養之以至成立傳其事業於醫孫公同長

孫字台集

卷二十一 遺像

十

者而君卒爲之立後以報德焉平生不物物不苟笑憫獨之學始終身焉故自號曰慎安慎安者慎所安也諱何女子有窺伺者嘆却之不形於言有賓酒有延君者女嫺然獨處觀厥爲名君曰某事某君子可得非以非禮相害哉連去之持已廉潔口不言財兩東大難病劇請視飲以一丸藥稍愈其家陳金甫甚厚君曰朕不可爲也法當過五日死謝不受而歸君之醫洞視廉潔理細人無間然不欲以此自見於後故雖所至立効而種種醫藥不如臣意之所得者也焉於朋友有言緩急者未嘗以無爲解故人宋清卿病且死以孤女見托君撫焉已怨友人若錢雍明肅起六七輩未嘗不飲譟移日也凡此者皆古聖賢行事夫豈以一節方技見哉君配孫氏有同德即所稱長者孫公女也有二子三女二子遵遺皆在吾門遵爲諸生不得志早死遜亦諸生能世其業行謹樂善不愧其家聲者也李女爲余長

嫂空家而不克長世惜哉告死於庚子之冬孫孺人後君十年正月葬於南山八盤嶺其後改而合葬於似蘭山之陽又三年適乞余表其墓余爲之表曰於乎亡友卓矣高賢天降之興而不永年援儒之金椎而舍其醇英釋之在象而飲其乳行爲坊表言成部讀千秋百世知其爲孝惠先生之墓

文學湯君萬英暨配宋孺人墓表

歲乙酉文學湯君卒越二年丁亥子顯宗可宗墓君于石屋嶺之王岑其配宋孺人後君十八年而死又逾年丁未可宗奉母柩附葬啓君窆而芝焉從古制也常文學政在改葬之際孝子承先人之志肆碑阡表之類未之取具今既窆矣畢又日憫憐焉懼先德不彰于是求其同先人之志而能文者于四方則寧都魏禧于同郡同里則謬及不佞治魏子既已誌其墓而予因遂以表其阡表曰君湯姓明

孫三台集

卷二十一 墓表

十一

俊其名萬英其字先世海鹽人永樂間有元祿者遷錢塘傳至鴻臚丞慎所公是君父也君少工制舉業已移爲有用之學如象緯河渠九邊院塞險要皆鑿鑿言之可見諸施行益精求六經四子于濂洛關關之書尤加意焉著易說若干卷病中猶同陳存之先生註大學防義補手錄而藏于家鴻臚病日夕禱于天願以身代居喪毀瘠如不欲生者事母甘旨有加而其自養則無兼味與兄弟析符則唯兄弟所欲得者甲中國變君以一諸生發憤欲制亦逆賊以舉龍髯日撫膺泣血入成勸之而君不初也明年兵渡江錢塘令顧公成建殉節君性哭之遂不食頻死盡五倫字命二子曰于此中行言不及他遂以死約昇君之生平不愧爲儒者其孝于親友于兄弟內行修矣而又挾持大義邑邑以死視世人之禽鹿爲生者何如哉孺人宋氏諸儒尚木之女其與君相攸君恒貞疾寒暑飲食未嘗暫離許天顧

代者數矣君歿終身素衣未嘗見齒又奉教于先姑氏凡抑撻飲食惟謹撫有二子教以讀書以成君子之志顯宗先孺人死可宗墓身浴德齋跡儒林君人與君可謂有後矣君施藥活及千人孺人歿生辰之費代窮戶完官稅數百家如此類甚衆未易更僕數也余舉其大者其生卒前後世係本末皆載在家乘中于是遂係之以辭曰南山之南玉岑之陽有忠孝君子之幹于斯言藏千秋百世其或維孫于旁

仁和壽清中台著

墓誌銘

新安朱君士叶墓誌銘

先生諱鳳律字士叶別號息園新安之月潭千秋里人先世有貴公者為紫陽從祖公孫興公使月潭三傳至提舉汝賢兄弟四人並顯南宋慶宗顯書門勝者五百餘年矣提舉義不仕元與其妻情隱于頤公山九傳至松陽是為先生王父松陽生有公公育給公生子四人長達玄次虞城次發巷先生其幸也先生少年性英敏異凡兒塾師教以制舉義勿善是也為存丹奇圖書有父老持以售人人爭購之又好說劍禪兵視儒生一卷直飲屢耳已發程獨人生子國是其豪舉猶是也程獨人曰安有為人父而不務正說耶先生于是

墓字台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一

折節讀書出其所作制舉義同舍者皆以為不及先生待母病衣不解帶者累月乙亥父有渝公歿先生就試武林不得視假舍僉以身殉者數先生友于諸兄門以內閭閻如也丙子虞城死有遺孤二遺腹孫一先生撫之備至癸未娶和傳餘兵營國郡震動先生鳩集鄉勇為預防計黔兵者馬相所屬也會兵藏于葵和馬相怒甚疏達吳司理同鄉金翰林罪且不測先生控于史樞都樞部抗疏上得以不問而一郡紳紳得以無害先生之力也甲申聞變先生以諸生及諸者再登鄉弓馬習兵事為禦難先資郡城有公議欲以大事相屬者請監紀軍事公曰從軍吾分也然不受職不冠帶已事勿果先生遂有終焉之志矣于是踵先提舉所為視疑于頤公山後遂持杖攜瓢往來吳越間國是未先生歸養為先生及小婦復生子四程獨人者先生原配也名家女裝遺其姪然其操作習勤事堂上最孝有古賢

墓字台集

卷二十一 墓誌銘

二

女之風當先生之相攸也氣豪其孺人苦節至其孺人相攸也先生受賓客戶外股常滿孺人脫簪耳簪簪飲會無不歡見于頤也先生流離轉徙出萬死一生孺人典銀簪衣扶攜幼穉跋涉艱苦如是者十年家婦黃死孺人哀之共遺子女三人孺人擁樹百方予常覽先生之所以狀儒人者未嘗不為下涕也孺人之與先生同德不虛矣於平先生長身偉貌以古賢自處精粹之色見于顏面有經濟大畧予嘗謂儕輩中有公輔之望者惟朱君迥時不造適以遺民自老不其悲哉少時喜丹青臨池有顏柳風味晚乃習醫治人無算然皆不可以技掩道也予與先生父子交在紀群之間歿後圖是以整躬為請予與先生有知己之感自始交至今及四十年于是拔淚而為之恸然為先生誌其大者俾其可傳至于定亂僕之難捐繼造之役厥後遺骸等事不暇更僕數先生生于甲辰歿于乙卯春秋七十

高郵楊陳素處士登元配趙孺人改葬墓誌銘

戊午冬十月余持杖至金華之武邑訪故人帖雲明府因晤其從兄際飛先生際飛名龍見登諸生祭酒而長者也能詩好園棋棋第品與余交善且莫逆嘗言高曾以來修德行義狀及大父父諸父讀書仕宦至大槩出處之際未嘗不心切向往也一旦肅容而語曰願有所丐明年將改葬先子與先孺人于某原乞先生誌其魂於乎余易敢辭况處士之道義卓然與孺人之登範一德益勿敢辭處士

卷一一 墓誌銘

天庠九處士困守夫婦同德爲黔爲柳改葬高阜以豐爾後

民興鐵崖公暨元配周孺人合葬墓誌銘

與從兄吏禮部郎然如皆以正學稱海內公生而失父之學問不好
 弄年十四補弟子員公前母閔孺人後母閔孺人同產兄弟六人公
 爲其次友愛篤至尤依依于後母不離于舍當是時吏部郎公諸父
 也以直道者同與山陰劉宗周松陵周宗建善時往過邑公執弟子
 禮事之而峴山結社則與凌先生義渠等友公所爲不妄交遊者也
 丁酉母閔孺人死公哭之甚明年公歿疾彌留呼二子景錫景錫
 生平所作文而又諄諄示景錫言大學衍義一書格致誠正下
 古人格言錄數則以補註疏所未備曰是吾志也左傳國語短
 史記漢書多評閱數過而于冊府元龜嘗手抄曰亦以資博雅不
 喜積德嘗活人里中有老父見其子景錫貲曰吾乃若父所活然
 固未嘗見于言其爲長者如此元配周孺人父太學母韓兄仲連
 亦名其美
 卷三十一
 朱倉州白復社諸生寃免鈎黨者是也其與公成會年十八事閔孺
 人最孝于諸後先閒以睦家貧脫簪珥幾盡公所求得東脯咸奉公家
 用不私一錢也自公歿後爲未亡人謀女紅教讀書惟此爲務丙午
 丁未眉錫旣捷孺人告之曰汝年少卽過仕版倘作善事少作不善
 事多奈何尔勿忘先君之教蓋志吾言甲寅眉錫以限期當赴部不
 欲行孺人勉之再三補魯山令甫五月閔孺人之喪急歸督喪欲留
 題不願也眉錫讀書知義理不墜家聲豈不亦賢哉公生于萬曆壬
 寅三月卒于順治戊戌正月孺人生于萬曆壬寅九月卒于康熙乙
 卯閏五月子二長景錫太學娶閔氏次眉錫丁未進士娶丁氏繼娶
 董氏孫長源聘戚氏邑庠生眉錫出達源景錫出未聘公與孺人生
 同年並有令儲公歿十年而眉錫成進士又幾十年而孺人死死則
 又同夫也公公葬于五峰之西原自日矣遂爲銘曰

英英二烈炳為烈三忠著著漢漢然者儒先事先治戶附飭
種折恩新石鼎抄泥實說佳偶穴同棲千載觀圖五壽西

故食憲葉先生白雲誌銘

食憲葉先生者生而豐碩廣額口闊二寸許自負奇士余猶及見先
生是以知其人之為非常也戊午舉於鄉屢射策不第庚辰謁選得
江右之寧陽令初公之在鄉也有凶暴孺子揚竿而起皆會黨焉公
為坐策驢除之無單以下多奇其才疏其治於失卒及是至政事堂
太宰曰吾見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孝廉有四人宜以繁劇地展其才
公故得豫邑領馬而前曰賊半天下矣即得一城猶可盡忠以報國
何憚焉寧陽處江右東偏山連東粵水接章江盜賊窟穴其中且賦
役繁驟率是邑者往往報罷無有最者公下車即引邑之賢士大夫
耆老之徒開口鉢目紀稅利害邑之政事無不具舉其大者在乎嚴

保甲之令責荒庫之弊與挽輸之運積米盈之倉隱憂湖之水楚王

泉之井至于推較賢士折斷疑獄邑之人號為神君不能殫述也邑

有新舊兩城皆累垣頽圯公捐俸不足需家產得八百緡署大道傍
倡民樂助屬耆下砌飛鋤推泥不數月而崇甯改觀武庫貯軍器多
朽腐不堪公為繕治鎗仗劍戟之屬無不堅利又募健兒壯士分置
各鄉教習稱精兵焉凡繫冠數次而寧邑賴以獲全癸未李闖壓境
吉哀臨瑞所在割擊馬兇而走公曰事急矣吾為天子守城誓必死
乃與觀于中庭而開邑之新舊門十六寶令婦女去者聽而俾丁壯
共守焉于是向所名募銅甲軍三百與練習鄉勇三千皆分布各關
堡自為守護急則首尾相應公晝夜登陴上水喀喀不能下父老
慕義攜杯酒為之飲曰使君為國亡軀一至此乎賊果帥聞其戒嚴
也而去明年秋賊屯與羊坑公集勇士即夜出境不五日而詳黨肅

萬新首二百生擒渠帥十五人捷聞臺使者以下無不交章上言寧
邑治行第一可大用朝議奪取有日矣以失貴陽相意移吉安丞民

歌舞其德為設祠使世世祭祀不絕以報公德吉安之人亦望公一
至其邑公遂歸里門矣亡何東南士大夫無不以為公可屬大事遂
授公江右按察使事公既以不得行其志又稔知時事不可為辭不
赴遂披髮入南山如伴任者日歌哭于陌上人問之不命也明年夏
江東失守兵遂長驅抵發攻城急公慨然曰余生為明臣義不辱乃
縗衣冠北向再拜投項村之崖而死於平公有王導張敞之才而不
盡其用既而殉節以死非不幸者矣公諱向榮字鍾日浙之婺州人
大父某以鄉進士至州判初為順昌令有異績發其贈奉議大夫是
為柱震公所為好行其德君子也柱震公娶王宜公實生公繼娶張
宜人生公弟向履直捐君公初配倪宜太繼配周宜人史失于四六

孫翁德章暨配汪孺人墓誌銘

王君佑賢以其婦翁孫公德章暨配汪孺人之狀頓首告余曰不肖

幼長估特中外戚屬無相依者即有親鄰擁高貲擅富厚視不肖蔑
如不能名一錢也又其甚者奴視余惻惻震驚先人之敝廬盡矣不
肖非外父母無以至今日且又使吾父以上為若叔氏之鬼不肖之
至今日不敢忘德子乃有以誌吾翁與孺人之墓孫子曰有是哉翁
與孺人之德誠非世之所有也昔司馬遷傳遊俠貨殖其于世情交
與多有傷心者而後人以非道歸貶之甚哉其不知遷也今親孫翁

求圻未垓未垓未垓皆周宜人出也堯先公死圻後公死圻後皆皆
博學能文堪為直指君後公死數年其子垓以狀乞予銘其幽銘曰
丹浦瀾瀾公不死長山嶸嶸公不滅千秋萬世何以慰公勒此片石
以為公官

與王君之父大父戚非肺腑行非膠漆也但以王君爲丁孤獨舍
先少有故也遂撫字之予之以女以成其室又使其卒業于虛
遠之門可不謂難焉哀今之人不尙有舊行見孤兒輒棄之矣而肯
哀憐之而又成其室而又卒其業此以言其湛深道者是耶非耶翁
不幸蚤死孺人守節更篤其姑嫜嘗過嫁之孺人口余死不爲此也
王君嘗病甚孺人救之多方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數十日人曰人
有愛其婿如是者乎孺人曰吾夫以子畜之而吾不善視之是不有
吾夫也且此子死而吾兩大人安所托命耶已王君病愈卒成其志
嗟乎此翁與孺人之德共卓卓大者凡細者可無論也按翁號德章
名汝璜產于徽之休寧草市家貧事買而喜讀書精勤過于儒者三
十好道遵宗傍律之士皆以爲弗及矣性至孝身攻苦食淡而事父
母必食肉衣布焉孺人姓汪孺人之事姑嫜不以翁之存歿易處

卷二十一 陳

✕

如翁翁無子嘗置妾亦不育一女歸王君以族子士陞爲後翁生于
某年卒于某年孺人生于某年卒于某年王君志節士歲陰在某葬
翁與孺人于錢唐茅家埠而并葬翁之父母于其上遂以銘銘曰
嗶有二高四尺天將大其女之後以報其德吁嗟千萬年無毀斯室

卷二十一

人

子其以武事與乎先生聞斯言也發憤下帷自是起雄於文矣方其
孺人初婚隨至福安會有母喪擗踊盡至誠性器中有樟樹大十圍
下有神祠人莫敢犯犯之輒死母一至樹下病且歿先生取神去衣
冠置地輒之五六百投廁中人爲先生危先生勿顧然亦竟無他也
後扶柁從寧德之麻嶺嶺諸處取道僻而歸嶺諸處最險峻
上入雲路下懸不測途窅甚以輟接之指從康上過先生步步扶掖
瀕於危者數次焉余間從長溪還武林經此嘆曰此非張稱青先生
扶柁道耶可畏哉余心悼無已時福安君晚年病咳嘗徹夜至晚先
生侍側無倦容福安君以庚午年卒于孤山幼于塏塏俱在懷抱先
生謂其二兄曰我三人幸可自立二弟幼呱呱泣所遺田盡以畀之
嘗是時兄塏已舉鄉薦兄塏已謁恩選獨先生一布袍數年其貧如
是然卒撫成二弟先生力也先生登癸酉賢書五名丁丑中副榜三
孫 百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八

卷二十一

人

張志林先生暨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張志林先生者名光球字稱青漸之仁和人先世自河南徙居杭明初有珍者側儻奇士隱于市與劉誠意甚善甚爲擇地八盤嶺葬其先號張氏佳城是也珍生鵬鵬生贈兵部左侍郎綬綬生贈吏部稽勲司員外郎應植應植生濂濂官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濂與瀚爲從兄弟瀚卽恭懿公冢宰也濂生杞舉人杞生蔚然舉人官福建福安知縣以子熈贈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福安君五子先生其第三子也先生性詭異狀貌魁梧力能挽甌鰲安君奇之笑謂曰是

子其以武事與乎先生聞斯言也發憤下帷自是選雄於文矣方其
孺人初婚隨至福安會有母喪歸葬至誠性孝中有樟樹大十圍
下有神祠人莫敢犯犯之輒死母一至樹下病且歿先生取神去衣
冠置地輓之五六百投廁中人爲先生危先生勿顧然亦竟無他也
後扶柁從寧德之麻嶺嶺諸處取道僻澗而歸嶺嶺諸處最險峻
上入溪路下懸不測途窄甚以聯接之指從膝上過先生步步扶掖
顛於危者數次焉余間從長溪還武林經此嘆曰此非張稚青先生
扶柁道耶可畏哉余心悼無已時福安君晚年病咳嘗徹夜至晚先
生侍側無倦容福安君以庚午年卒于孤山幼子竣璵俱在懷抱先
生謂其二兄曰我三人幸可自立二弟幼呱呱泣所遺田盡以畀之
當是時兄璵已舉鄉薦兄璿已謁恩選獨先生一布袍數年其貧如
是然卒撫成二弟先生力也先生登癸酉賢書五名丁丑中副榜三
孫年百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人

名出羅小遜之門而坐主以君陳二字裁之蓋君陳尚書篇名羅直
指其所出而坐主賊焉故不得掄元而且以見擬于是先生歸角巾
鹿裘往來馬厓之間構一楹於家園曰相鳥居讀書歌咏其中庚辰
復上策報罷稔知中原喪亂益講求戎馬之事且以兵法訓習子弟
欲有所用其長而忽焉資志以歿蓋若天實爲之也先是福安君去
官後有章令者當之任移書先生曰側聞公子趨庭是邑疆場險阨
可得聞其略乎先生答數千言都中欽服而其要者以爲邑重山疊
嶺唯柳溪長汀渡皆叢篁密蔭深不可測可伏兵莫令北渡或半渡
擊之可以得志曰橫嶼者勢最險東倭往往往據之越福寧掠連羅石
田諸路北並福安嶼四面臨大洋卽成心腹之患宜急請於當事以
兵屯守絕其窟穴所見如是後章令一如其言先生之留心世務如
此聞其登第一品與張希林散手其意以爲兵法所寓不同於六博

格五也先生篤愛子孫其積德以孫貴孫貴成名族中之賢
使子弟搢紳如中發佳庶試舉人殺行以先生故先生有知人
之鑒從陳存之先生遊稱入室弟子識其子朱明為國書院主簿
以死

沈夫人者父太學生家世雖於貴在邑之亭子村其母家趙亦臨平
著姓自福安君為縣吏於歸後所以相先生勝讀皆皆時裝庚午
福安君棄世家益貧取市舖針縫以給朝夕冬月手凍瘡不顧也先
生已患鄉試三上南宮不第夫人絕無慍色賓客趨會必豐腴有加
不以貧為解壬午先生及後終身布衣未嘗見齒遺亂以來遷徙靡
常復歸馬應舊居竹蠶種桑與田家婦雜作糊餬孫曰吾其與子偕
隱乎故編孫得展其志於平先生生於萬曆庚子七月十日卒於崇
禎壬午九月二日夫人生於萬曆己亥二月十七日卒于今己亥九
月四日丈夫子三人長綱孫娶沈氏四川泰寧太玄公女孫次麟孫
娶沈氏次振孫娶吳氏綱孫即與夫人偕隱者也麟孫在余門振孫
能詩古文與綱孫並知名孫七人長卿曾次休曾演曾法曾洪曾澄
曾福曾曾孫一人麟松歲丙午綱孫以故人養給事之助葬也管窺
窺於法華山之東麓頓首于余曰子其為先人銘余與綱孫兄弟也
余少受知於先生先生賞余文以為大受之譽乙酉年隨夫人于
亭子村夫人於患難時扶掖維持者多方余每念及淚未嘗不簌簌
下也嗚呼使先生得時行志將以功名建立三子俱銀黃榮貴夫人
享大國之封不亦世家所恒有耶然先生雖不得志為名孝廉夫人
與綱孫以介山之節顯後之覽形管者其可忽諸是為銘銘曰

天權蒼龍地窖玉雙鶴晨就賢人哭禮時迢迢野踽踽良妻賢母從
野服五尺之墳馬賊封哀哉義烈薄蒼穹千秋萬世此同穴我銘樂

石末無物

陸二存先生暨元配陳孺人繼配袁孺人墓誌銘
陸二存先生者名明輔字履長杭州郡學有名諸生也始習方訓府
君建炎三年從汴扈駕南遷世居仁和之太平二十五都父少竹君
母薛孺人繼母崔孺人金孺人杭有大姑陳氏少竹君直指使者某
君訊於庭有所緬焉則先生縮而加於已之環有所杖焉則先生以
身就于父之背伍伯搜之而出則先生嚙舌帶血滲下搥鼓以進
凡所以求代父死者無所不至直指君亦齊顧視少竹君曰吾不及
若若有孝于凡二載而事得白故巨室以此致跪而少竹君得不死
以此少竹君將有病臂不效先生則封左臂和藥而飲既飲得開抗
之人無不知有陸孝子也先生始習儒既治買復從事于學為諸生
好學嗜古百家之言無不精究受業陸太嶽先生之門與吉水君兄
弟同學相善也吉水君兄弟所為錢塘三陸也石交則有張公仲燕
朱公仲張張公則以女歸其子拱樞而朱公則為子元祺娶其女為
婦為文日益有聲王先生百殺黃先生貞父之流多稱道之又與吳
君愚先生為死友存愚落拓任士先生傾家顧之不恤也存愚客死
之城先生為之奔喪雖宿草已除而先生每歲必親至其墓以酒酌
之淚與俱下不少替焉先生始娶于陳陳固名族繼娶于袁是為袁
孺人初先生之未娶于陳也有為袁氏相攸者或問之已陳氏歿而
孺人猶遲歸也則為請繼室焉及孺人歸而賢與先生同志當是時
先生父少竹君方續娶金孺人金孺人以嚴見憚而孺人事之最謹
金孺人嘗嫉之三陸之三以為人生有是孝子孝婦足矣又何為焉
亡何少竹君病歿金孺人相繼以死先生與孺人之居喪也始則勺
飲不入繼則止食飽粥哭泣踴躍無節孺人遂以是得症仲疾又三

年天政收元融風災至熾火焉先生服闋而歸亦其所也先生年四十四孺人年四十耳先生之死也析骸易棺而後合棺斂一無所惜賴知交明贈而喪事孺人一慟而絕嘗時孺人夢猶在急救之甦且勸之曰汝死固烈獨不為諸孤計乎於是孺人震然若有所聞也呼天者三呼母者三始一意於物子不復求死矣迺謂諸子以禮義訓諸女以家誡先生雖歿而家風肅如也已而家益貧諸喪相繼又六年其季元祜卒明年元祜婦亦死又二年其季女字卜者死又四年長子元祜死又七年其三子元祖死明年元祖婦吳氏亦亡至是而孺人年六十一矣二十年之間孺人其以哭泣度朝夕者耶庚辰辛巳歲大疫孺人家數口或日不得一食或數日無炊烟焉里有長者以粟相繼而元祜益攻苦致授賴賢至人之周給并以饘母及其寡嫂孤兒于是孺人非唯得養又少少有旨甘之奉矣元祜卒後

沈賦性質樸孺人撫之如女孺人既喪翁孺夫子之後亦未主朝夕喪殯必以告新果食必薦而始嘗甚哉孺人之牢固同於先生四十年如一日也有丈夫子四今其存者元祜一人家孫備一人曾孫夢弼夢齡夢徵三人有女四長適吳前陳孺人出夫歸俱逝大適張君拱樞次適徐君婦先生生於萬曆戊寅三月十六日卒於天啟辛酉十月十四日陳孺人生於萬曆丁丑八月初九日卒於萬曆己亥五月十九日袁孺人小先生四歲而後先生死四十三年生於萬曆壬午八月初四日卒於今康熙甲辰三月二十八日始元祜婦先生樞于虎跑之左順治丁亥乃與陳孺人合葬于武林春漲之北今孺人死三年將以丙午八月十有二日啟塋官而稍葬先肅其所著先生與孺人之年譜泣以求銘于治治讀之泫然曰是孝子孝婦之復有孝子也其敢以不文辭念治與元祜訂交于乙亥雖不及見先生而蚤得拜母於堂下又同居者四載得悉孺人之梗概其行張君撰樞端人正士所紀先生與孺人之行事不虛又有同里沈君為之實錄是皆信而有徵者於乎先生與孺人之行其真不朽也哉於是繫之以銘銘曰

孝子救父脫幽死孝婦感姑墮腹子木主不言嘗哀止八十三年完厥美天生篤孝必有以哀以銘之名不毀

張君仲嘉墓誌銘

歲戊午秋九月十九日吾友張君仲嘉卒於里第吾撫棺而慟之曰君死其蔑與為善也踰月其子廷瑞遵遺命葬卜葬於南山之新塋備詞謝余而請曰乞先生銘其墓吾與君及君弟開之為兄弟之好者三十牛矣自吾為東西南北之人不得與君朝夕然君之好善若晉欲然未見其止也甲寅春吾從清源歸君慰勞如平生乙卯春武

康華子六象同君過我吾約明日朝發而送六象登舟至明日六象
獨至日仲嘉病矣已視之則風痺大作殆若不起者相與略呼久之
然察其神明未衰曰入將息吾子而有以佑賴之其殆不死今年夏
吾從長溪歸里則聞之死已七日吾察君顏色大不類昔時私心以
為兄弟之喪固然不謂秋九月君遂棄故人而長逝也哀哉按狀君
諱文嘉字仲嘉其先自宋南渡入明則葬於清泰門外太湖橋者可
得而詳也四世曰仁生子清清生楠楠生大吉大吉生維藩則世稱
長者號慎吾公君之父也君同產四人長文譽次則君次文啟即開
之次文宏文宏早卒君恐傷母沈痛人心所以勸解者百方在母側
則洋洋如平生私則傷哀獨至撫其孤如已出慎吾公性嚴重喜古
義君陳說先賢行事及經史大略慎吾公未嘗不喜動顏色世際滄
桑君遂拂衣高蹈曰吾聞以志養不聞以祿養先是母孺人歿九年

徐子台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而父慎吾公歿君泣血居喪殯葬盡禮有古孝子風兄文譽死君生
延過甫八齡君念伯兄大宗不可以無後形家言不利於嗣勿顧也
幾病危君給其棺衾合特誓而葬諸祖墓之旁同產女弟二人
君以撫恤者備至兄弟同居共費垂數十年經歷變故至嚆出之
後各自析若君取其荒瘠者以自處君之門內之行如此君念學者
為名譽而不知所本於是輯白鹿洞規及胡敬齋學規高中
自鹿苑編君念風俗衰壞禮教盪然則採朱子家禮及呂氏陳氏等
書自冠昏喪祭賓客補所未備無有殘缺名曰齊家寶要君念水旱
凶荒饑饉薦臻則採自古救荒諸說輯成六十卷又博採義倉常平
諸議輯成十卷君念杭城官河殘為塗萊民生災沴融風一作害及
萬家則有武林水利博議君念民生困窮路有殍殍合諸長者買棺

給米施予無告則立悲智之社君念民不聊生棄官歸里則建義學
之堂君念錢塘水漲行旅阻滯與弟開之請於常事建靜浪之亭
君念殺機未息一切舍生苦不得所則於建居巷鳩放生之會君念
雲水漂流江干上下野無棲宿則於護國院建省行之齋於平石之
立言制行又如此君生平以濟人為事與朋友交有終始急難救災
唯寒不忘有僧問石者為其師棺露處君與語溪呂子用聊築墳於
南屏之左褒然馬鬣封焉其他贈難民子女於各城門建普同塔凡
諸善事不能一一觀縷也顧徵君霖調年七十而有少子求姻於君
君慨然妻之以女手其遺書而教之於乎是皆可傳也孔子所謂普
人舍君其奚歸焉君弟開之以醫名世制行與君同先後棄世是皆
可哀也君配路氏與君同德君生萬曆辛亥閏三月歿今戊午九月
有二子長廷選娶柴氏為文譽後早卒次廷瑞娶沈氏女五皆適名
家子於弟是為銘銘曰

徐子台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古

生淵源死降喪孔門高行顏閔儔極危救難擲履六十星周又加
八北風其高南山札札兮悠歸爾骨迺吟苗氣旁達千秋萬世貞銘
無極

黃君維繼暨元配鮑孺人墓誌銘

異時琴瑟未則君之兄維合過予定交甲申則余出北就父君益知
黃子之于家學則賦賦矣其後君母顯夫人設教之振肅余文以止
壽而因得登堂拜母已奉卧月軒而讀之嘆顯夫人之節行文藻精
平與班氏同風益知君兄弟之賢得慈母之教居多年來余則稱曰
四方久不聞問昨從通麻屠里知維舍之死久已宿草君固無恙也
未幾忽聞君死明年秋子屏制詞謁余而請銘先人之藏余易啟辭
按狀君諱維字維繼號形侯杭之錢塘人洪武初有隱者自越徙

邑之左里橋再傳為承事某生信信生榮榮少子裝則以子貴贈文
林郎生子二其次名汝亨世所號寓庸先生是也當萬曆中晚之際
文字衰蕙甚者闢入禪乘守溪荆川諸大家之文其類焉耳矣自馮
巨區與寓庸先生前後起而振之而天下始知有正始之風異于流
俗先輩之典型未墜以此寓庸已成進士起家進賢令官至江右督
學凡三娶妻長子茂梧是即君之父有倚才而蚤天卒時年三十有
二其夫人顧氏年第二十八君年六歲君兄年八歲寓庸先生罷官
歸則二孫斬然哀絰之中辟踊哭泣已自成入寓庸先生撫而嘆曰
吾喪子而有孫其庶幾乎自此顧夫人之所以事翁而教其二子者
益不媿儒術也君與兄既已向學則師舅氏顧趙士與鹽官吳梅里
先生兩先生固儒學老儒吳後成進士官至吏部顧則驪脫鹿俗酒
然為西方之學皆非管師也故二子湛深好古為制藝有矩度化二

孫宇自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先生之教也君事母至孝念母以勤果操家讀書至午夜未嘗不流
涕也居恒無他事時時與兄在子舍奉母色笑評議人物古今高下
或物華盛發則板輿後園拈韻吟咏以此為常性又友愛與兄五十
年怕怕無間言有遠行數日輒相持泣如兄女子至大義所在則動
色力爭繼以涕泣終未嘗有毫末芥蒂以此母子兄弟間盡人倫之
樂世所未有也已維舍作客臨漳死焉君哭之慟而色養益至顧夫
人為未亡人已後一絲一縷皆錙銖積累所至又顧知大義能文章
君以宗譜散失俾母氏獨緝成書而又念宗人之窮乏者為置義田
若干人以是稱顧夫人而益嘆君為不可及矣卯顧夫人病甚君禱
于蒼蒼之天不茹葷者累月若有神告者命禮斗以祈病卒愈今十
六年矣每月未嘗不祠斗及病革囑其子展敬禮無失故母行年九
十而善飯如前於乎君日以祈母之年而不克自有其年也悲夫君

張子鮑赤城御史之女曰鮑氏初御史見君于童年豁然頭角名其
屬對應聲而出即以女許之君既委禽孺人所以事姑者一如君外
家有所饋遺必致堂上勿以私也嘗與姑論漕河形勢姑大奇之為
序數百言許天下大男子不知世事云何而君家姑婦乃胸中有經
畫如此斯豈為漆室之憂哉然其事姑也孝相夫也莊教子也義病
歿之日惟以老姑為憂不及其他可哀也於乎若君與孺人所為夫
婦同德者哉君善詩文不欲自見嘗過燕城上九江大雨雪風海甚
惡舟人惶怖不敢仰視君獨被裘倚帆高望作渡江遇雪詩有漢魏
風味君執友莫如姚君龍起兩人不負然諸似陳雷膠漆屏所要婦
是龍起君女也屏力學篤行不墜其家聲凡君之棺歛喪葬悉屏夫
婦盡哀盡誠為之費東京黃氏世有寶者于今不更見哉君生于甲
寅年三月六日卒于戊午年九月九日元配鮑氏生于丁巳年正月

孫宇自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六

十六日卒于戊子年五月九日君之孫至十餘年子三人長簡郡
諸生君死後沒于燕京次即屏邑諸生皆絕出夫好修徐氏出女五
人存者三皆配士人屏以遺命將食葬于東山之陽而為之銘銘曰
率維仲氏為黃公孫有美賢妃繁鮑少君平原之墳石不能泐水不
能毀世世子孫式穀以似

仁和孫治宇台者

墓誌銘

章貞女墓誌銘

貞烈女章氏錢塘韓如里人先世自會稽徙錢塘有東樓公者育于許再傳至雙橋公生貞烈皆崇許姓至貞烈之姪諸生國琦請歸于宗故貞烈宜稱章氏也貞烈生而端敏父母絕憐愛之六歲同里蔡松為其子九經相牧貞烈年十七九經以不得志于有司病且死貞烈聞計引剪刀自刺丞救得生則結其母請吊于蔡母則與偕往及至蔡哀憐行婦禮遂辭母登姑氏樓勸之歸則截髮以誓曰而國門苦坐寒暑不變所許誓不張惟立兩扉晨昏持綸自啓閉其愛整如此貞烈既終九經之制事翁姑尤謹念蔡氏之寡弱勸姑為翁納孫生台集 卷二十三 墓誌銘

卷二十三 墓誌銘

一

遂生九思又憂甚哉蔡之不天也其姑疾篤貞烈刲股以進未幾及其翁遂相繼亡貞烈哀毀不欲生執二喪皆冠纓倚杖隱拜幃內如人子不忍以無嗣嗣易姑之心斯所為禮以義起蓋其孝也自貞烈之至蔡也所與左右者惟女婢一人僮僕無敢望見顏色諸親屬有欲見者必為門以語春秋出祭蔡氏坐必命姪與俱家甚貧倚女紅自辦晚乃賴諸姪稍稍散髮以度之大裡里中賢者奉粟米致堂下必再拜強而後可諸有司責人命隸人齋錢帛到門貞烈往往不欲受其天性高潔又如此篤志西方之學時爾呢嘔不輟以此為常於平貞烈春秋八十有七其以女氏往蔡已七十有一載自形管以來豈多見哉昔有女子叔先曹娥寔救父以顯奇節而梁高行魯陶嬰齊共姜漢班惠皆以未亡人喪所天未有範焉一女子執節歿世如貞烈者也貞烈生陸慶庚午六月九日卒于今丙申三月十

不二日又明年戊戌國人謀為建坊而其姪章琦先生將穿墓于之窆合葬焉顧首于不佞曰微子無以銘諸陸余為先節婦揚之末孫每聞節概之事未嘗不潛潛淚下也況于貞烈哉先節婦葬于南山之慶樂園與貞烈之墓中台山陽相望遂為之銘曰

天釀下土實生女師靡人不夷女獨于離女而不婦無夫有家喪子有子拜翁及姑執鳩蔡宗而鞠其商俾以長世亦同念窮執節末世古處以風於平貞烈其累千祀湖水清泚南山崩以于以求之同穴雙止我銘斯石于墓之傍女則未亡蔡亦永康凡百君子此焉傍徨

文學漢冲沈公配呂孺人墓誌銘

按狀孺人姓呂氏武林處士漢冲沈先生之繼配而兵憲約巷公之孫婦也處士父二水公母謝孺人皆蚤世當孺人之歸于沈也邢太夫人春秋高視孺人而色喜以孺人婉嫕柔順必能成婦道也而孺人

卷二十三 墓誌銘

二

人佐處士以事王母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稱之六親咸以為無間然矣先是處士所配孫孺人有子女各一而妻錢氏亦已舉子及孺人生子三四重若肩隨者人不知其所自出也處士為廉吏孫登已立節自其先司寇所遺敝廬而外無長物而又落拓諸生間食指甚繁家益貧孺人脫簪珥課經作所為勞瘁者百方以故處士得成其高而諸子咸能崛起樹立蚤有聲于賢豪間蓋孺人力也學使者伍公念處士歷世廉吏界厝田二十畝處士感然以為吾豈可受其賜以傷先人名辭之不獲孺人曰曷若移于旌德祠為祀田以廣德意廼卒如其言其立志不苟夫婦相成如此歲甲戌里有商子欲娶奪其先司寇墓處士率其二子欲死之孺人勸解之曰無庸先世德澤未泯庸詎不能保乎土耶吾子其有與者勉之遂竭力區處之以獲全族有無賴者欲得代墓木而甘心焉一旦率其婦挾刃相向孺人

其供其為好語止之其夫婦間語人其母母長而負奇冤焉人泣曰以吾
仰泉呂公母楊媼止產孺人其異母母長而負奇冤焉人泣曰以吾
父盛德而不保其嗣耶吾兒若不相恤者吾亦豈惜餘年子竟章急
為營救得免于難有姑未婚而喪其夫矢陶嬰之節孺人為分室而
居俾以終老國人莫不嘆美貞姑而益以誦孺人之德不哀賢哉賢
哉諸孺人之所以成夫子之義而致諸子之悻名者大體如此矣孺
人生平仁而愛人宗人聚族而處白首如一日待妾錢氏如同產視
衆子婦如女亦未嘗疾言遽色加于僮僕而性尤節儉勉諸子以守
先人之業終身無怠諸孫繞膝而嬉者亦無日不教之讀書知大義
也孺人生于甲申六月廿三日寅時歿于己亥九月初八日巳時年
七十有六去歲士之歿十有八載有子六人所自出者四長堯年請
生最知名次堯華諸生次堯章丙子舉于鄉次堯華未娶卒有女四
孫三子自集

卷二二三墓誌銘

三

人所自出者三歸于右族諸孫八人咸能文嗚呼天之所以寵授孺
人者又豈微哉今十以年月日合葬于龍井山之陽余為之銘銘曰
四嶽之後唯申呂天為諸姬生賢女山南窈窕神所據城東秋哭衆
如許處士之妻儒者母還此而宗得處所傳之史氏梁孟匹家無蘇
金寶素冊後十八載從夫宅旌此懿行以樂石

陸太孺人墓誌銘

陸太孺人姓袁氏以吉水令夢鶴先生之妻曰孺人又以仲子培行
人之封曰太孺人太孺人有賢子六人長曰圻次曰培培盡節死次
曰圻次曰垣次曰堃其季序蚤夭今自圻以下皆大賢有志節能文
章者也海內人士宗之故無不稱陸太孺人矣太孺人父為淮相母
徐宜人徐宜人之震太孺人也腹中兒啼者三淮相奇此女為貴人
長遂歸吉水若自淮相起家高貴而太孺人為貧家婦一切昇棄綺

就微爾之服挽鹿車操作而前晏如也吉水君父皆歿公母沈太孺
人時岱岳公以宿儒卧病展轉床第間太孺人事之百方歲時朝夕
為酒食召生平所親友以娛悅其意已沈太孺人春秋高太孺人奉
養尤至屢輪浣濯必躬親焉吉水君五上公車家益困乏太孺人上
以事其堂上而下以撫其子女吉水君無內顧憂得以遨遊吳楚仰
主齊盟者用此以成進士拜永豐令遷吉水令太孺人嘗相告誠曰
君宜少飲而強飯傳家史諸豈不詳耶山是吉水君戮力于政事有
鄭產密豹之烈焉辛巳吉水君遭內艱以死太孺人稱未亡人如不
欲生乙酉哭其子行人殉節于橫山之桐塢數晝夜啼不止人或勸
之太孺人曰吾不以子忠傷母慈也太孺人秉介山之節喜居邱落
閑長益入城居處以蔽風雨聚子姓而處每良辰佳夕圻等子若
孫奉酒肴以娛侍左右與得太孺人開口一笑以此為常太孺人體

卷二二三墓誌銘

四

固病羸年老益衰日日進後附不絕庚子融風為災家室盡燬太孺
人慙之然亦尊自遣放明年舊疾發復進後附因放遂卒時辛丑七
月二十八日也距其所生之年六十有八矣太孺人性至孝嘗自稱
吾得及教于先姑氏是吾幸也有臧獲當得畢念為姑誕日弗加前
讓初在家事徐宜人之病也割左臂為已事吉水君之病又割右臂
其至性如此太孺人秉質嚴正而治家恣柔愛之道一門之中子婦
雍睦化太孺人之風也嗚呼人孰不有夫而太孺人為廉吏之婦人
孰不有子而太孺人子為忠臣孝子女四人皆歸名家孫男十一人
長者已號國工列儒林小者亦嶄然見頭角會孫甫三人繼繼未有
艾也嗚呼豈不盛哉乃今月日諸子將啓吉水君之窆而以太孺人
附禮也且以狀來告曰乞先生文以銘諸幽夫以太孺人為婦則順
為母則賢宜其規矚形管以垂史冊者也于法宜有銘況重以賢子

之請哉是為銘銘曰

胃系遠姚姬靈震異迺鍾斯祉從以四德為婦範內則伊始有叔
有姑比于宛若靡有間止尸之季蘭鬼神阿惻椒漿明水南州毗治
老弱懷恩父母孔迺綿綿殷殷天寶寵之駿惟多子同穴同德後死
鵲時二十二載我銘茲藏於以樂石維千萬祀

蔣太安人墓誌銘

太安人姓韓氏為贈兵科給事中芝田蔣公之妻兵憲沂州楚珍君
之母而編修虎臣君起之祖母也本韓氏與蔣氏世為婚姻有嗣公
者富于財以女歸芝田即太安人是也當是時同里惡子有齟齬禍
公者家破身死太安人與芝田公還其舊田并還其所寄之裝百金
人是以為難事其姑徐太君惟謹太君有子婦四人心喜太安人獨
志為教其子成進士隨官之台之理刑散衣敗履無精執之衣謂

孫宇台集

卷二十三 墓誌銘

五

其子曰吾視此斗大城不及吾邑而道府及縣環列其內台民之供
億苦矣以故楚珍君之在台也日食大麥飯三日一肉七年不市一
帛太安人之教然也有同官者集三黨之避地者數百人屠者鬻妻
以給其值芝田公與太安人聞之惘然曰吾手掣把土猶足以活何
謂迺百姓為遂挈家返里門當是時有某甲以贓得罪為司理所平
反以金為芝田公太安人憐太安人峻色拒之其高致如此已楚珍
備兵東交孫起復成進士一甲第三人太安人見其子之貴且及其
孫子貴也然居家無富貴容泊如也大抵太安人性儉約而喜貴老
家方芝田公在時與太安人春秋高兵憲陳情乞養而編修亦假
歸一時祖孫父子陶陶遂遂然古有圖畫百城者舍蔣氏安屬哉然
與世之倒行逆施者豈可為道里耶太安人生于嘉靖丙子年十月
十四日卒于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距贈公之死九餘矣於乎

兵憲先太安人死而編修方毅然在臺經之學又有太安人之變

狀一編以告不佞曰孤不能為光大夫之養吾祖母也而祖居德望
高又無以為祖母之不朽也敢乞君子之文以銘諸幽宮是為銘銘

曰

生引名胃蚤繼德門嘉德無違有子有孫長孫之婦不疑之母却金
返秦莫予云垢苛積于床穀餘于畝不欺不欺于約不矜于豐生榮石窮
死葬殯官築此銘詩以末無窮

姚節母沈孺人墓誌銘

於平有節婦姚孺人者是為姚君履淳之妻而姚氏子康與厥與庸
之母也有吾友應先生揭謙既為之傳是可傳也三子又以卜葬有
期獨匍匐乞銘於不佞治惟不佞治念吾先世祖妣楊氏以告節婦
於弘治之朝至孫黃門始克光顯則是孫氏之傳世賴有祖妣楊氏

孫宇台集

卷二十三 墓誌銘

六

以至於今豈不然哉今孺人全節五十年子姓皆斌斌君子余何愛
之辭而不為之銘諸幽哉按狀孺人姓沈諸生沈公廷琚次
女公固長者孺人閨範端淑又不待教於傳姆者也孺人十九來
歸適事舅八年事姑十年當是時姚君為邑弟子不事生產家益落
孺人挽鹿車操作井出簪珥以佐不逮故姚君得肆志下帷者孺人
力也已姚君死孺人為未亡人年三十四貧乏愈甚子康年十四歲
厥九歲庸六歲又遭融風之災孺人晝夜紡績勉有無唯以不墜
家聲為慮屢及厥等已能成立孺人又訓之曰吾惡夫兄弟之析若
而分爭者爾等母然諸子各已成室有子一雅母命每春秋祭祀及
先世生死之忌凡飲饌器具必親自洒掃年及老老必強自拜起曰
此何事而敢懈怠耶孺人常念緩急人所恃有而于寵室尤屬大乎
故常有以久喪未葬者孺人必踴躍應之有外戚貧窶而死者孺人

急為之棺歟比其子之歿也亦然孺人之周恤類感急人死難類如
此孺人性儉約康等慮母筋力衰憊請服綺繞孺人曰布素吾分也
吾老寡婦共取廢先世之業為居家嚴整子婦輩不敢擅出中堂嗟
乎孺人可謂知大義者矣其全節五十年而後豈偶然哉吾親親近
世典制不存風教蕩然視女誠諸書蔑如也有如孺人之秉禮守義
食貧教子以成家業而佑起子姓設有王者起聖白墨角之制當必
于孺人有特設者矣余因感嘆于先世楊氏祖妣而願為之香筆也
太守稽公宗孟採輿論表厥非虛也孺人生丙申十二月廿日卒戊
午八月二十九日距其君子見背之年五十年矣長子康次慶次庸
康生子世琦厥生子世英庸生子世璵以孺人之教習有實行按禮
孺人宜銘銘曰

孫宜銘

卷二十三 墓誌銘

榮于石廓千秋百世操撫無替

周宜人墓誌銘

宜人名玉清杭之仁和人曾祖南京右通政與魏公諱詩祖山東東
昌府同知應原公諱某父太學君歷公諱某太學娶于趙宜人母為
趙孺人宜人生未十齡而大學蚤世宜人已能哭泣盡哀矣已而趙
孺人恒鬱鬱不樂宜人前賜曰大人得非以無子為憂乎有女在女
獨非人子也耶孺人自念曰齊有嬰兒子終身不嫁以養其父母者非
耶雖然吾母百歲後又思其為若教氏之見也無已唯吾母命或者
亦而得子以後周氏其可矣憲君自娶來杭聞其賢請繼室于周遂
委食焉既成禮則請趙孺人至而再拜曰兒今為某氏婦猶其為周
氏子也謹與君子約舉一子則某氏宗祔所繫也某不敢言舉二子
則周氏宗祔所繫也請得家于杭而甘心焉余憲君曰然哉某亦未

斯生乙丑未域生宜人與趙孺人喜動顏色曰天其不絕周氏之
此子乎然是時愈憲元配倪宜人之母初尚在婺且老矣宜人聞之
怡然曰吾不及奉教于先姑氏吾何可以傷鄭孺人之心乎則趨舟
至婺奉趙孺人與鄭孺人同室而居所以得二母歡心無不至辛未
趙孺人卒于杭喪之成禮愈憲公擇西山之地與太學合葬焉成宜
人之志也愈憲君屢贈于公車四方賢士大夫無不知愈憲君賢則
以宜人為卑都令家無贏金宜人持已以廉治家有法以故愈憲君
得遂其志云丙戌愈憲君殉節以死宜人曰吾何可以生乎哉已諸
子奉之入杭宜人曰吾尚可以有室室乎哉於是割其髮去其飾以
浮屠法稱西方弟子梁于天署高才生其婦周氏宜人之從父女弟
梁子死踰年宜人學其女弟矢志焚修課經呪無虛日已丑未圻死
圻素不信佛死之日誦佛千聲而目就瞑宜人于是益信西方之不

孫宜銘

卷二十三 墓誌銘

我欺也癸巳四月命未域等卜葬愈憲公與倪宜人于金華山之某

原曰無空予穴爾先大夫有倪宜人孤矣古者不附余可以勿之
附也七月未域奉命往葬未二十日而宜人死若不欲乃公相潤者
然於乎此其為宜人之心也與宜人性至孝使其子祀周後所為禮
由義起者也君子憐其志比于緹縈叔先雄之類不少愧矣未域娶
于錢塘其能承母之志世世祀其外大父母亦可知也今以其遺命
卜葬于某山之址曰庶幾與太學趙孺人相望以慰其魂魄焉宜人
有丈夫子四長未圻次未域次未堪圻堤先宜人卒圻有文
學志性而無子以孩之子天錫為子孩堪能文學立品行世其家聲
堪後其叔直指君有一女歸王生某是為銘銘曰
生女無怒女勿忘其父母告我後之人毋侵墓而俾立人之不寧
而食斯土

張夫人墓誌銘

予友黃巖訓導張子續孫之夫人曰盧氏夫人年十七而歸張子六十歲而歿張子長夫人一歲詩所謂君子之老耄者非耶適夫人死張子哭之慟若不勝伉儷之傷且作詩二十章經綿哀怨寫其生平芳行嗚呼張子有道君子也若非夫人也德實有異於常張子其悲哀如此哉余庚戌冬從襄國歸張子手其詩且令其子教與玉藻以狀旬備請銘余諾之辛亥月正九日即有阜南之役藏其詩與狀於篋中以行至夏初發篋讀之灑然流涕用爲其誌銘曰賢哉夫人其女君子之卓絕者也夫人盧氏女父曰昌世蚤歿祖母陳母沈皆操抱憐愛之下督得張子幾遺特盛已嫁事其翁工部都水司郎中茹蔡夫人唯謹當都水君之爲孝廉也家貧甚夫人累以紡績所得與嫁時裝奉堂上而大人得伸眉頤不感厄者賴有琴婦也都水君賜

張子自集

卷二十三 墓誌銘

七

並時蚤歸田家無屬寄居郭外戊子與夫人相繼歿七日之間兩喪並作張子擗踊幾絕不欲生絞衾棺殮唯夫人是問當是時夫人盡捐衣囊治喪必務誠敬其致孝如此張子爲黃巖訓導時有兵亂偕夫人避居於項氏之後園指清泉謂張子曰設有不虞是吾死所會兵解得脫然其志節亦已異矣平生與張子相莊所持論多古人風義不能盡道也兩叔氏之難遭艱容特甚然未嘗幾微見於顏色嗚呼夫人豈不賢乎哉張子曰吾哭吾妻也乎哉吾哭吾友也吾哭吾友以哭吾妻也然則張子之哭張子哭之之慟所由與潘岳孫楚異矣夫夫人生年月日卒年月日有五子長穀次玉藻次憲曾次希曾次玉璣一女歸諸生施康錫穀玉藻希曾皆在吾門較與藻遊太早能文章而玉藻尤能成一家言希曾有至性蚤夭往者夫人病甚希曾禱於神願以身代已希曾死而夫人愈慟今張子病甚幾死夫人

禱於神願以身代已夫人死而張子愈慟今張子病甚幾死夫人

平方夫人之哀希曾至死不志也余因表而出之且爲之銘銘曰天不予以室而有其室形管唯休賢姬是畢莫樂斯石以永斯

張子自集

卷二十三 墓誌銘

十

仁和孫宇台著

行狀

亡友吳錦髮行狀

於乎吾忍狀吾友也乎君狼狽之官難家且三千里上有老父春秋高八十有二孤孫止十一齡不得一晤而死是死之慘未有如君者也其夫人相隨之官素起然多疾自君病不得寢夫人輟與俱屢辭於神願以身代及君之歿辭謝悲號欲身殉者數狀此間無多親戚吾以友人爲之繫巾飯舍自小便至於大飲經紀其較矣撫肩者內兄弟之子願長發旬旬哀哭攝喪主者外孫徐吳昇於乎君能歟吾友之死而不悲且勸耶然而人誰不死君之死所謂不徒死者矣和陽父老以爲數百年所未有也君死之日閭邑震悼君喪考妣哀哭

孫宇台集

卷二十四 行狀

一

之聲且徹於天又旁及於雞澤平鄉任縣那壘沙河末年之人來吳者日數百輩號呼城闕擁塞堂砌此父老所謂數百年所未有者於以見人心不泯滅而文翁韓延壽之化題得於吾身而見之又於吾友而親見之也於是投淚爲君疏其大概俾當世碩望鴻文有所涉筆以不朽於千百世是吾稍盡生死交情於萬分之一也謹狀 君諱百朋字錦髮號撲齋別號石翁其先本徽之歙人世有隱德習儒行曾大父大忠以雜貨起家於杭官鴻臚寺曾祖妣項氏陳氏妣氏大父政元憲其所出以文學爲太學生祖妣湯氏初湯先生嫡女也父思穆以文鳴當代與同郡陸夢鶴先生張天生馮千秋齊名爲惠州和平令有惠政以老乞休母陳氏鄉黨心享公女方伯陳公善後也君生而岐嶷年十五已能文章讀五經子史數千萬言十八補博士弟子學使行察生嚴先生按臨第二解君爲千里才年二十娶

於顯文學顯于僑公奇其文以妹妻之壬午舉於鄉受知榮陽宋王仲先生之門而雲間陳卧子先生賁暗中揣摩爲名士本坊得士七人君爲最而實以君爲國士也君自此益抱學揖中原之志矣癸未秋計偕鉞羽而歸會母夫人病衣不解帶者匝月君憂家毀甲申春遂因疾得驚悸症不省人事者間五七月乙酉從江上歸即遷家於江南丙戌阻兵於越亂兵鈔其資囊矢及於夫人之幃是時羽旗旁午有欲以卿席待君君有先幾之哲嘆曰此何時而欲官耶寢於僻野而絕迹焉已亂靖還歸舊里家益貧不能名一錢壬辰上公車飽得復失始就檢選當得李官丁酉謁選得理始蘇一至官以清節自勵凡一切刑獄多所平反而得史察臺欽手避迹督理清務州縣各屬陋規盡行謝絕官收官兌履取軍丁不得分外勒索每到水次自備飲膳卽所隨差役亦不許食糧長一勾水也遇親事未幾卽得

孫宇台集

卷二十四 行狀

二

病益猶甲申症也病未幾會有青蠅之誘選當事詆訶然吏議雖苛安所得賦私而羅織焉子爲以是時病死蓋武林至白下七百里往還營救又當暑月病未五日化爲異物臨死時告於君及夫人曰兒死得請於帝大人病無害也是時孫磊始生於杭未一月君在秣陵僦一陋居又哭其子殆無生理然爲死而君生焉蓋孝子也於是事歸里告貸爲其母謀窀穸已望日形家言謂不利於君君曰吾苟得葬母而利於兄弟吾願足矣甲辰再任廣東肇慶司理平心聽斷不敢阿承督撫意旨死囚有可生者必犯頑抗諍得常而止如郁仁等皆是矜恤小民雖藩下弁丁不敢肆行無已人皆畏強項司理有撫目林世韜王三等以投誠而稔惡逼奪民間子女財物白晝殺人毒甚虎狼力請於督撫除之萬民稱快焉丁未裁缺君聞而喜曰父老懸車不歸何待求撫軍王具題王撫軍業已許之而不意病死

不果戊申適歸又具於浙之開府將公家許題覽令將公又相仰
舍又不果藩司以南和恩限相促不得已律部徵之官登五月二日
蒞任也閱七日揭知府李公即以情事上控又七日至武陽謁大名
巡撫公總制白公皆以終養力請白公許諾曰令弟視事吾為令選
君之治南和也禁火耗課派無名之征除行戶差役不得下鄉嘉惠
學校與民寡訟諸生輩超凡者為其叔証告當大建君察其寬白於
學院而釋之有李起和者久以人命淹禁中君聽其無罪立釋之如
是者不一於是因國中無一人邑有當稅舊例額外羨餘皆歸於有
司君曰富者貧之母也吾何愛毫末俾利於百姓不亦可乎却之且
者為例未及三月而頌聲大作朔望之日隨君謁廟者數聲涕泗然
君歸田之志益趨白公又奉裁再請辭於撫憲金公凡府縣新任必
往謁聽約取也君蒞任從未去謁金公不以青履責君君若治行

卷二十一 四行狀

三

尤憐君病瘳尾批取道府結候題經百姓聞君欲去每日父老子弟
揭竿樹旗號叫塞路曰無使我仁君歸也十七社七十二村之人類
稱誼弗百計挽留有數百輩走保定求撫軍者有數百輩走大名求
經公者有數百輩走府求李公者皆情願泣下曰無以我令歸也於
是郡中李公曰吾欲迷令之情則拂百姓之願吾欲尋百姓之願則
違令之情奈何局少遲焉會前署印樞馬鳳黃公前令曾公前令章
公有三大計冊皆君當交暨事竣已臘月嘉平矣府結始至遵獻歲
四日道具結至撫軍撫軍具題而君之病已不起矣燕邸王公知其
聞府者君夙履重師事舊順德郡守建公者府君治狀最重君皆知
君病欲玉成君之志君感其高誼勿墜又念衆軍張公為出同鄉印
結任縣季公為出同官印結曰吾無以報二公之德武陽司馬王公
者都在澧水與君執手君作詩二章謝之自是不復措筆矣新守楊

公甫下車君已力疾不能進謁楊公廼下教慰勞君感之且曰吾受
撫憲以下諸公厚意吾其結草於地下哉且若此一邑父老何益君
蒞任未幾即病目目少眩即病左臂臂痛累月已又病日未幾心如
懸旌漸成驚悸至九十月間嘗一二更大睡不得眠至十一二月則
睡時益又少矣及新歲長夜目不交睫時時呼其夫人與外孫乘病
至曙以為常然君雖病甚未嘗一日不起每清晨必束冠拜神或問
部署一二事晝日間亦不恒倚枕席也蓋其病症雖同於甲申戊戌
而猶不如前三次之甚但其氣血既悴形神交耗雖欲求生不可得
矣病中嘗謂余曰吾不似世間人殆不得生矣吾且負故人可若何
又謂余曰吾內人皆苦吾生平負之甚益其夫人自與君相攸時即
已攻者勞悴所有婢時裝為諸生孝廉時已盡為君費今官此地自
君病起即日為閱視錢糧印簿權收之數欲以分君之憂冀君之生
孫字台泉

卷二十四 行狀

四

而不知君死之不可追也乎平鄉令趙公與君為親交有古人之分
過君欲見君君東冠出內除委頓者數次家人恐其倦也止之君恨
不得末訣焉蓋二月晦日也任縣季公亦適有閒至曰為吾作答吾
不得生還矣疾既半呼其女者三顧外孫昇而嘆曰吾見汝如見爾
母也將死而面南向父呼孤孫名言不及他遠氣絕其得正而寢如此
是日有諸生朱時洽夢君紅袍垂紳從東門出雲旂蔽轡輿從紛沓
蓋君之死而為神固不足言也君且死和色綰紳士大夫以至於窮
鄉僻壤之民兒童婦女至年八九十無不哭之目盡瘞皆曰自我父
來犬不夜吠亦夢有秋天不飲我邑人之生耶從今而後不如死人
人如出一口白公侍御函三者遺老人望如魯靈光巋然獨存不妄
許可聞君之死火上炎口不得因又撫棺一慟病幾不測於乎使非
君之清廉正直慈惠愛民有能使人慘然悲哀如此耶有能感動五

六孫民皆慘怛悲哀耶若白先生之沉溺稱樂尤未易尋也嗚呼
君之賀與君為燕臺故人君數數相為贈答曰真吾臭味也君死為
治木如天之下銅棺者周生錯君重其詩文氣誼與之講兄弟之好
去歲其父死君親至其家齋酒酌於地下君今死錯作歌八章哭君
皆可傳也於乎君死其又奚憾哉君生前萬曆丙辰八月二十八日
寅時卒於今康熙庚戌閏二月三日巳時妻顏氏葬陽公女學博樂
嚴公女孫小君一歲子二長為郡文學有為才君理蘇遇忠歿於白
下所稱死者也為娶陸氏吾姊婿陸麗京女生孫磊矢節苦志磊
已見頭角以弱小隨母在杭次子熊未聘妻女三一婦諸生徐汾
汾善詩賦吾友徐世臣子汾生子二昇昇昇印隨之任所者一婦諸
生鄭社下天死同產兄弟四人兄錫朋蚤卒弟與朋君宦學慶時歿
於江右弟碩朋幼時為其世父後君所謂合律例乞請終養者以此
孫半台集 卷二十四 行狀

則緒舊好尋舊例季試所賞識者許九口如吳弘人兆宮吳徵生
哀叔圖德粹將謂公伊等而理聲處分考得士曰林應芝譚奇建陳
應詒盧啟運金世爵為別房考所撰索者曰夢輝先余學昌余雲祚
而雲祚遇合尤奇季試特拔即時登薦者曰龔應壽諸君皆名彥故
粵人以爲得人今令南和則導白侍御先生若楊公仲延則往來神
獎雅重張伯虞梓李又吉之賀而與周子鑄定交外如李生朝梁魏
生設鐸趙生璧路生建極保極貢生太白馬生廷賀君皆把其文稱
謂不置諸生李夢麟嘗領地方利弊君數稱其長者劉生四七有所
遺陳無隱君皆採輯焉故所至之處無不奉以爲元禮龍門者君尤
覺及人之難當陸麗京為莊史波累時獨挺身替救圖家百口皆周
郎之又自爲與屋指費以待其高誼尤人所難於承君亦死矣君詩
歌沉鬱頓挫抑鬱鬱以下不屑也古文辭初喜爲駢麗今悔其少
孫半台集 卷二十四 行狀

君少負氣節不肯俯仰隨人身長七尺目青睛須髯甚美生平以師
友文章爲性命於同郡則師焉肥塘先生於越則師倪鶴寶劉念全
先生於吳則師受先天如二張先生與維斗楊先生而於同里相砥
礪者則關六鈐鍾陸麗京折徐世臣繼思嚴顯亭沈陸鯤庭培張用
鍊右民柴虎臣紹炳應嗣寅馮謙汪魏美溫陳際叔廷會沈甸華酌
酌弟或及不幸治陸梯霞增張祖望綱孫毛馳黃駉陳伯祥明余
弟宙合洽輩是也又嘗下帷馬鳴九天間與丁飛翰涉家與謝同舉
於鄉又並有詩名弋雲景鴻則受業爲弟子者也海內聲氣之好指
不勝屈然如淮陰萬年少時蘇宜城施愚山閩章金陵方爾止文昆
陵龔仲震雲起董文友以寧鄉訂士祇謨陽羨陳維崧其年湖南王
山長衡山陽稽淑平崇山生王貽上士韻葉陽宋玉叔琬珠江陳
國公衍處尤爲篤契者矣理壽時則教李貞漢先生而與姚文初與

就沈翁... 卷余又得親君病去歲君將之任余尚在苦塊之中不欲行君曰子無然吾一到即歸矣歸且為伯母治喪更余竟送君之終於三千里之外也夫悲夫悲夫昔柳子厚歿於柳州退之為作子厚墓誌銘又作羅池神記此地之威君也過於柳州歿後思為祠以祀之者其果吾無退之之文足傳於後而燕趙士大夫皆欲得君行狀因為說紀一二并以丐當世紳士大夫為君作文以祀榮九泉是吾心也然於君生平固無有片言溢辭大抵君側儒落招人鮮知其內行總終始而論炳然大節可觀也當母太夫人死君病幾殆今又以終養不得登遂至於病且死其治南和雖朱邑桐鄉何以過焉且將奕世俎豆於狼溝澧水間於乎此吾之所以狀君者盡此

行實

孫宇台集

卷二一四 行狀

七

先考文學復庵府君行實

於乎痛哉不孝治之腐憐變也天下之父母恩斯勤斯未有如吾府君之甚者也天下之人子盡養盡志未有如不孝生不得養死不得視飯舍也於乎痛哉不孝承前白府君與先孺人遭時多艱無中人產鞠養不孝兄弟延師謀讀學業畧能通曉習聞君子之大義府君與先孺人之勞瘁非凡所見追憶少年時冀得邀斗粟稍致通顯不可倖得甲申以後府君與先孺人以介山之操相勸勉丙戌至戊子連遭屯營家室數遷資裝盡歸盜憎傷哉貧也官無半菽之奉府君與先孺人未嘗幾微見顏色不孝兄弟授徒教讀又以荒田賦重所餘幾何於乎欲伸一日之養豈可得哉於是不得已出走四方甲辰至丙午下雞始蘇戊申先孺人見背不孝稍緩須臾死以府君年力未衰...

孫宇台集

卷二十四 行實

人

載戊午府君八十初度夏五過歸里門六月誕日不孝兄弟與二妹暨中外諸孫咸依膝下而諸公之登堂者趾相錯也府君亦稍有愉色從此便欲絕迹杜門依違于舍市越一題凶歲春饑賦役不克不孝又應山左曹南之聘忽忽年餘念風木之驚不能久待于昨歲八月遷叔子先歸十月八日收弟治手書及兒相報以為府君初秋病甚賴天之祐得以復初而府君之屬叔子也亦然不孝病困中署損憂危先是九月望日同友人感受澄往謁孔林九月二十五日還邑鬼鬼喪志意驚劇追致劇病幾殆不知何故於乎孰知府君即于十月朔日得病于十月十日晨逝哉二千里音信杳然雖夢寐恍惚鬼神之告無虛言亦豈料終天之痛幽明永隔耶卒卒畢歲坐然惜憤乃月正五日曹邑衙役自杭運曹始接函計於乎中道喪兒失其父母不孝窮年羈客不能終飲難兒子楨拮据躬代子職弟治盡誠舉事兩女弟執喪銜恤登足解免于萬一歲月正九日即戴星南奔主人雖百計道阻不顧也從跳出色門車行六日始至彭城聞宿遷一路築壩于是假立船下徐河復買小舟從別路泛清江未至二十里河淺難行于是易行卒疾走浦口渡淮安越三日至維揚于二月五日始得到家撫棺一慟欲絕萬死豈足贖罪哉於乎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然不敢遽從先府君于九原者深念先府君隱德未彰與先孺人懿範未著則雖狗馬填溝壑亦何以報罔極之恩于毫末也于是從營亂中拔血大先府君之行事所挂漏者頗多惟有道君子大人先生哀其獨幽而賜之如椽之筆則不孝治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府君諱錫字明先號復庵先世汴人恩踰有宋南遷歷元至明皆修仁行義至節婦顯妣楊孺人孝子祖考仲文府君母節子孝庭里建坊事狀郡誌三傳至思泉府君以直節為給諫顯名世穆二

府又三傳為本生祖考蕭甫府君祖考貴甫府君先府君為本生祖考之第四子祖妣張儒人所出而後于實甫祖考故為實甫祖考子也先府君生岐嶽思厄應多病本生祖考與祖妣張儒人最憐愛之而祖考於諸伯叔中尤喜先府君角祖考時曾祖妣方儒人在堂即立府君為後益僅十一齡也於喪葬之節一無失禮年十九娶先妣沈儒人鹿市操作自曾祖妣以下皆得懽心祖妣馬儒人多病府君與先儒人事之百方惟謹已未生不孝治又二年辛酉生弟洽于時祝融為災家室盡燬先世所遺無一存者百口嗷嗷生計殆盡貨一椽蔽風雨奉侍祖妣飲食必奉膳將意先志唯恐不及越二年曾祖妣喪本生祖考以老孝子朝夕一溢米幾危者數矣當是時伯弘先公既已蚤世府君與伯恭先公扶攜維持甚力故本生祖考持喪三年頗危獲免也又三年祖妣馬儒人歿殯欲皆極加禮竭典

孫平自集 卷二十四 行實

九

質以喪事至于室中所有盡以予姑氏沈即感獲亦以昇之後姑氏之死也姑壻薄行已甚皆先府君為之棺歛府君積學力行窮年文苦索不得志于有司至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受業鄭月巷先生向友之門自成童至于壯年不暫離也他薦紳先生雖有盛名招之門下不往人皆以先府君為強項焉月巷先生以勞吏選冬官將督權判關路出潤州病死先府君扶柩奔歸心喪三年暮暮弟子甚眾皆莫及先府君先府君自喪祖考妣之後念本生祖考與祖妣張儒人春秋高日夕子舍壬午秋伯恭先公棄世本生祖考與祖妣張儒人連喪自被食大小飲至于祖殯皆先府君身任之不以己之出繼而委任于慎先先叔哭泣悲號幾至毀生當是時杭城大饑百物騰貴積欠負皆府君與先儒人費管理完之不以累弟伯弘至于產

人以年二十餘稱未亡人至于暮年苦節矢忠遠適適令以益先府君之孝友其天性也先府君教不孝兄弟惟教古學少經子史日日課背既出門交遊先府君必嚴議曰某某德行入也某某才且藝人也足汝曹所當親友者也其他遊閒放僻之人公誠不孝兄弟遠而避之故不孝兄弟之交友無敢失墜先府君教也嘗改輩時先府君訓不孝兄弟曰爾等學術不能達時以守拙止門至祖業也營家益落不幸所得館廩大半費于征欲先府君與先儒人雖處貧乏泊如也盡其不以祿養為榮者如此先府君念累世未嘗窳劣已丑葬高祖曾祖并兩祖考哭之極哀憤一日為丁酉又病日醫者誤用涼劑又損一日為先妣朝夕視膳形影相依不孝兄弟窮年客外先府君與先儒人惟有慰安而無譴呵也戊申先母見背先府君哀苦失偶然亦雅自作違不孝兄弟又以貧困違離惟賴歸沈

孫平自集 卷二十四 行實

十

女弟寡居以來時時不離飲食起居左右扶持得不困路於乎不孝女弟有類嬰兒子之孝而不孝益無解于枯魚銜索之悲也不孝年館幕都無存貯在山左年餘即欲歸養而先府君又見背也湯哉痛哉不孝總以家貧至此極也極天下之大道不孝豈有難不孝治哉先府君卓然品行事親孝與兄弟友與吾母相莊白首無間訓子孫方嚴而最慈仁不喜佛氏言晚年雖習梵唄未嘗耽溺苦丹經錄之旨梁乎不一親焉遊涉山川入關至武夷盤桓累月作詩數有章柳風味然不喜以詩自見也其大意蓋曰儒者仁義而已賸務自反躬行至于親友之喜樂拂逆不為較計也尤不喜富貴自謂貧士守吾節操祖宗家法廉恥為重至戚中有炫耀者謹避之寂處自守從少年至白首不變也性不樂交遊一生不為辭衣亦未嘗以口腹作食先府君在日吾不能奉父母何日及先祖妣

後日吾父母在日不能奉父母又可為衣食計而無暇也
必向家冠拜泣以此為常並氏所訓終身慕者殆于先府君見之矣
先府君生于萬曆己亥年六月二十九日未時卒于康熙庚申年十
月十日巳時先妣沈孺人生于戊戌年五月十日未時卒于戊申年
五月七日戌時先府君死又十三年矣有子二長即不孝治娶沈
公子培女次治後弘先伯父娶魯公侯前女繼娶許公十年女女二
長歸沈嗣升舉蔭次歸胡儀天鴻題有孫男四孝悌孝悌治出孝悌
娶王公聖賢女繼娶諸公以叔女孝悌娶華公六象女先卒忠悌忠
悌治出忠悌娶郡公季繼女先卒忠悌娶郡公繼女一孫女一歸王
雍翼崇翰治出曾孫二岐曾忠悌出聘錢公崇函女偕曾孝悌出聘
沈公天益女曾孫女一幼未字孝悌出於平痛哉不孝自少操管為
文今遭大故筋摧哀緩不能記德平生畧述一二懇求碩德高文垂
孫字曰集 卷二十四 行實

賜不朽上同有道之碑旌美靖節之誅使不孝治生得以親息人間
死得從先府君于地下結草銜花無有抵極不孝治不勝待命之至
先妣沈太孺人行實

設哉先母之棄不孝治兄弟而逝也治兄弟行年五十不能承兩大
人歡盛一日之養而母又遽焉見背不孝兄弟尚可親息人世耶獨
念乳乳老父茫茫何依且復朝夕一溢未荷焉偷生用以依違者父
膝下抑念先母之芳踪懿行泯沒不傳則不孝治平日之所以操紙
筆以從事于士君子後者其若之何於是卒哭後含淚序雖先母之
生平十分未得一二而其大略亦因是可見焉大人先生政見而垂
憐賜之如橡之筆附以不朽則不孝治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為厚
幸夫復何言先母姓沈氏為大人復菴先生元配大人本生則蘊甫
公而為實甫公後實甫公為孫公為孫公為孫公為人婦也父母

沈石甫公格母吳孺人祖潛齋公祖母王孺人元配孺人公之從也
石甫公有名諸生不幸蚤死時年三十六吳孺人相繼歿吾母十歲
喪父十一歲喪母號啕哀毀已若成人者然是時吾母撫育於潛齋
公與王孺人潛齋公有子六人而吾外祖母中喪有嗣子又弱小歲
時吾母必令其弟列於伯叔之間而拜焉族人婚嫁必為具禮贊
焉曰吾父母雖死而不死也年二十歸於吾父復菴先是吾祖實甫
公與外祖石甫公兩相友愛故本生祖卒成其志云吾父既娶本
生祖蘊甫公見母孀直趨殿曰吾宗其興乎是時曾祖此方孺人在
室本生祖此張孺人焉孺人皆無恙母事之俱得歡心焉母二十一
而生治又二年生治辛酉六月火災室燬焚焉火來自遠而家有倉
頭數畝盡為親戚奔救及火卒至憊不任事求子然一空本生祖暨
此張狀侍曾王此方孺人惟力是時而祖此焉以未亡人火燼之餘
孫字曰集 卷二十四 行實

曰朝夕家政子歸焉謀先母於是幸苦拮据日夕不遑矣雖任炊不
而事祖母焉朝夕甘旨有加廣焉越三年祖此焉病死燕以醫藥
力力不救至於棺衣必誠必信勿有悔也以及引柩委曲助於吾
父母益有不忍言者矣然從此水旱頻仍屢遇凶年每年長夏之日
嘗為糜粥益未嘗飽也治洽章句略能上口即延名師訓習而所教
於治洽者一言一行必務方正曰吾豈慕富貴庶其習舊家規矩耳
庚辰治娶於沈壬午治娶于魯是年九月本生祖歿十月本生祖此
歿遵遺命以治後於弘先伯父是時弘先公歿已久而伯父恭先又
初歿叔父慎先推吾父經理以故本生祖此之喪也大人致死竭力
而多由於吾母之克勤者一如祖此焉喪甫畢又值甲申治奉母孀
妻至於郭外之窮鄉母危病幾死幸而得甦所以慰治兄弟者無所
不至當是時治兄弟自顧無用願躬耕以度世而先母卒歲之如此

已癸卯亂髮仰舊極而處乃乙酉遷居也。遂就緒於里。其結
廬節孝里者先而此楊允孝子慈訓公所建處也。逾年又遷焉。自是
流離播徙之苦。與非人世所有也。又逾年始買一廬於東橋之南。橋
街少有寓處。然磨磨。足為居哉。先是已丑葬高祖以下至兩
祖考妣。吾父哭之極哀。喪一日。為至丁酉。又病。日醫者。過用涼劑。遂
并喪焉。痛唯吾父之失。則於今十有二載。治兄弟又致。後為生。傷口
於外。所以朝夕視。惟者。唯吾母是視。而今又棄吾父而去也。痛哉。其
尚忍言耶。治同產四人。長女弟。歸沈子。嗣丹。嗣丹死。母憐之。學與同
居。次女弟。和。故胡子。儀。天亦就。胡於家。亦幾廿載矣。今年三月初日
歲。天從江東歸。客死。母視之。怒然。悲不意其形神從此而倦也。逾月
得病。延友。柴虎臣。視。麻瘋症。由昔而元氣索矣。殆不起。乃五月七日
遂長辭。人間於乎。治不孝之罪。上通於天。雖擢治之。髮其尙足。教治
孫。台集 卷二十四 行實 五

之罪耶。獨是母一生。圖範治父。能教之。治友之。登堂者。或及見之。而
治不能。喪。一。二。難。萬死。其何。賄焉。大抵母性。康。潔。祖。此。焉。孺人死
囊。囊。誠。復。以。俾。姑。氏。沈。不。之。分。也。而。姑。氏。死。及。為。棺。歛。又。慈。仁。愛。人
庚辰辛巳之間。大。樓。有。發。子。者。不。食。三。日。矣。治。兄。弟。遇。於。路。哀。之。引
而。至。家。母。曰。吾。家。數。口。少。減。食。即。以。活。之。處。之。周。年。不。厭。也。為。治。兄
弟。讀書。無。所。有。味。故。粒。即。售。之。為。典。價。無。吝。色。湖。上。雪。妨。是。治。兄。弟
所。讀書。也。治。兄。弟。與。賢。人。君子。交。母。必。色。喜。所。需。飲食。叱。嗟。即。辦。故
吾。友。皆。以。先。母。之。賢。而。欲。下。拜。也。吾。父。生。平。未。嘗。為。已。置。一。新。衣。未
嘗。為。已。口。腹。置。一。膳。羞。先。母。一。衣。教。十。年。平。居。攻。苦。食。淡。而。已。與。吾
父。白。首。相。莊。同。得。如。此。母。死。之。前。三。日。謂。治。曰。吾。明。日。至。後。日。即。瘞
然。矣。吾。父。曰。汝。毋。校。日。其。不。免。乎。已。而。果。然。自。非。曉。然。於。生。死。之。故
者。其。孰。能。知。斯。先。母。亦。嘗。念。佛。而。未。嘗。人。寺。燒。香。與。尼。僧。往。來。口。家

人子自何處何至與若輩作緣其立如此母自處所深矣
暮不得志於有司母唯勸學而已不以介意也治兄弟既已隱約母
益貧困然無幾微見於顏色故治兄弟得以起然於布衣而苟焉至
四五十也哀哉母德固極哀哉母德可悉數耶母生於戊戌年五月
十日未時卒於戊申年五月七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一與吾父偕老
五十二年然歸我父三載即索啗出之難其後屢遭大故頻年飢饉
以至於也營迫處五遷無定娶未有一日不從涕淚中度子女嫁
娶詳先考行實中治兄弟哀替昏亂顛倒遺忘然總無一字虛假以
欺當世而辱吾母伏惟當世賢人君子哀之愍之予 字之華家
則治兄弟雖九死地下回踵而含珠其何辭之與有

先室沈孺人行實

哀哉孺人之死也孺人死于壬子十有二月之五日而余之間報也
孫。台集 卷二十四 行實 古

則在癸丑正月之二十九日依古奔喪之禮即當歸踊哭而余以
貧故滯滯泉南是余之負疚于心也歲且盡矣忽于臘月十一日聞
少子孝相之變一慟欲絕遂于三十日起行甲寅正月二十九日抵
家遂以病月十二日同孝相之柩權厝於南山墜乎爾病余不能視
樂何爾死余不能視俛舍是余負疚于心也今略次生平行事一二
以慰爾魂魄焉孺人父沈公雲翼母胡孺人生于壬戌年十二月初
九日酉時卒于壬子年十二月初五日戌時年十九歲余因頓諸
生間無由振拔庚辰辛巳連年饑饉余遂下淮臨平趙氏壬午被放
祖父祖妣棄世是余初婚三四年間已終歲無歡矣甲申改革余遂
棄儒依棲田間所有資粧盡劫于兵歸就祖廬兩廂遷徙至于流離
展轉兵之所遺者盡被竊盜嗚呼是余之困頓至此極也戊子始舉
孝積前此所生多不育而孝積生也多育而人行計鞠育所以指指

者多方于辰舉孝稱余連年所得改修止可給里役修之費
事俯育竟無及焉哀哉貧也無以養親過計兒子而需人之哺養
盡心血而無遺矣丙申余始典一條破屋父母祖孫始得聚首然余
之貧益甚甲辰春余得危疾需人則禱于東嶽而求余平是年初備
人沒夏病起即赴金閭之帝乙已為長子娶婦工時親女遭難故歸
余撫為次媳歲除家宴吾父母上下坐吾與需人對長子與長媳對
次子與次媳對先慈亦樂然而笑就意丁未之秋長媳不天戊申夏
五先慈見背哀哉人世之慘無有過于余也已酉吳錦雲招余至南
和需人以母喪未舉勸余同行為先慈喪葬計庚戌則歸娶死余以
朋友之誼料理其交盤等事十月方得同其遺柩南還至歲暮十四
晚席家即為先慈經營出殯二十七日屑先需人于南山既事竣余
慙頓殊甚辛亥開歲正臥疾而王省巷于九日至杭次日即有泉南
孫半台集 卷二十四 行實

五

之行是余到家尚無一月淹爾吾父哭二子哭吾妹亦哭而需人則
哭不止傷哉貧也使吾稍可奉菽水之歡便當盤桓膝下與吾妻吾
子歡聚一室何至骨肉睽違遺此離鴻別鶴之悲哉余到泉未幾即
有長女之變昨歲需人死今又少子死吾之不德而不為天所祐一
至此耶嗟乎痛哉天欲降罰于吾身而使吾妻吾子罹此慘酷耶方
余之在南和也需人病甚為續長子婦諸親友皆為需人危而需
人得活余歸來勞苦以為過天之哀憐或者白首偕老亦未可知不
意此行出門即為木別二子又弱一個雖極鄉鄰之尊千金之奉吾
豈以彼易此耶計需人行年五十一從余三十三年極人世之顛沛
歷未有之艱辛不能不為扼腕而告于大君子憶在甲申兵過臨平
吾妻與岳母同至山後慮有不測指一山窟以為死所當大獄初起
人人自危需人亦一死此言猶歷歷在耳也嗟乎需人門內之行

有何奇異可紀此則大概可指者余年五十有五非有潘岳孫楚
變之情而酸慟哀痛實難述制死者一棺永畢生者五內潰亂聊以
抒吾兒之哀慕而次其狀如此

事略

亡長媳王氏事略

亡長媳王氏為吾亡友王君聖翼之季女予門人王遵王過之季妹
也已丑予下帷于其家庚寅室廬構屯管之變王君哀我移孀于館
後長兄孝柏猶嬰孩也與媳同年生王夫人孫氏戲以女指孝柏曰
待其長以為兒婦予夫婦感其厚意然家益貧甚不敢謝也適王君
長者不佞然諾予以友人陸五疇為寮修日陸君信上異日為農夫
田婦之禮於是乎在越十三年庚子王君死二子益遵遺命甲辰余
得劇病恐不測以寸絲往為謂二子曰此昔日吾與而父子所謂提
孫半台集 卷二十四 行實

六

盡曲轍者其然乎乙巳遷死其冬余從姑蘇歸以十二月二十七日
為吾兒惕昏焉王夫人與其子適益危勉以完兒女結婚之事予夫
婦益感其厚意適媳過吾家事吾父母事吾夫婦退然有禮處室帷
不聞其聲在尊長處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又精于女紅綉針之事終
日未嘗去手而中饋膳羞又未嘗不習也吾父母喜吾夫婦益過望
曰是兒弱植其賴此婦以有成乎媳又安貧隨其姑朝夕食菜未嘗
幾微見顏也而治事益勤敏勸吾兄學殖力至其家以備修果核
來則必置舅姑之所不以一毫入房此雖細事亦足以見其能盡婦
道而無愧也哀哉丁未秋七月二十三日免身生男金月五日遂死
於平余薄德不天以不能有此賢媳也生兒三日吾父咳而名之曰
嵩曾八十日又死余兩僱乳母不能誕育益又悲矣於乎死生數也
余悲夫賢德如此而不能長世也死之日母兄皆在倉卒中王氏有

著頭至其側媳已將絕猶怒而視之曰此非汝所立也急揮之去於
乎此可以見其平日守禮矣媳既死而吾父哭之吾母哭之吾婦哭
之失聲家大小無不哭者親戚無不悲者鄰里無不哀者君子以是
爲德之可紀也余故撮其略以告世之君子如劉向蔡邕之流輯爲
女箴採入列傳不亦可乎

祭文

祭萬年少文

於乎君其終死也乎其爲無咎也乎君之去予遠而歸也不過三日
抵家不遇七日而竟溘焉以死天耶人耶其真不可知耶吳楚之士
聞之者莫不惻然而失聲而或以爲君亦死也道路之言未可信也
已而君之訃音至矣已而淮南之士至者亦皆曰萬君死矣於乎君
其真死也乎君有李膺之高名而不爲其黨君有賈誼之雋才而不
爲其隘君有子雲之淡泊而不爲其失守君有相如之閒雅而不爲
其淫狡君有君卿之筆札子貢之馳辨而不爲君有陳奇之術
數譙玄之天文而不爲其危身其性直以易不爲城府其貌和以安

孫宇台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一

不爲斟酌其才肆以給不爲譎詭之數者皆不可以死而君竟死此
其爲之士所爲呼天而不可問哭泣而無所從也曩者君常遇難矣
事在其身而不死三木囊其頭而不死刀刃加其頸而不死乃今
君有嚴柱芙蓉之固可以無死有才人窮冤之樂可以無死有卜山
而幽之徒可以無死有說劍談兵之客可以無死有登山臨水之娛
人可以無死有三車五禽之玄解可以無死曩者當死而不死今可
以無死而竟死是天之不可問也是人之不可知也吾聞龍蛇之屈
聖賢不免在昔辛巳西銘以頌今茲壬辰君又何遽嗟乎君死
則得矣其謂後死者何君死則得矣其謂蒼生何昔君生而岐嶷人
謂再來如辛氏子而君亦悟無生之理迨晝夜之知此其生有自來
死有自往者矣而獨是余輩淹仰悲慟傷拂悵同許伯之哭世猶
宋玉之悲秋不知生之爲得不知死之爲失不知先生之爲是不知

予輩之爲非東西南北何魂之指天土地下何氣之索冥冥乎河
以異君日君之過此也俯于產遠氏吾欲從產遠氏而哭之而產遠
則已病矣吾欲從於野而哭之於野則已死矣今以文致祭於隰西
之草堂而誦之君其有知也夫君其無知也夫

祭陳雲來先生文

於乎不易者道不朽者名先生系有媽之德乃自任而垂意修仁行
義體素履自起家大儒克駿厥聲自道喪千載而百家仰主先生布
衣耳衾焉欲撫鄭孟之傳乘中流而砥柱是故其履也賢其服也士
道必克厲於躬行學必有獲於稽古夫其爲孝布易易何會不足舉也
夫其與弟則委贖孔奮不足數也交遊則有淑李膺門人則子幹玄
成至於仁愛惠和之德東正齊一之誠強固義勇之制正身體化之
經陶治上俗爲世典型宜其佑啓後人而開豪爽也吾嘗讀周易考

孫宇台集

卷二一五 祭文

二

以先生道之精用物之弘年過指使德若履空以視生同味雖而
其自尸蟲者殆旋致之於俗嶽鳥鼠之於雲龍矣嗟乎喪亂以來民
無良田豺虎遯思邑里丘墟先生居貧不困在約能愉東林肆虛南
郭吾徒夫當世賢人君子聚矣或以儒紳割帶或以逢萌掛冠臺生
採藥嚴子持竿大率隱約困苦永嘆而先生修淨土而有伊蒲白學
黑學疏有就無龍樹之所遠引支遁之所招呼以故好道之爲疾草
不療陷危之言煥煥可書此非有得於道而絕塵者安能達化而遺
還耶嗟哉是乃楚老所以爲喜樂也所以歸其也其等欲哭則須爲
人欲忍則淚已承願於是展雜門之說而陳雜露之詞先生殷勤風
馬招搖靈旌其將長笑而不顧乎抑將視下土而興悲乎

祭葛愚古先生文

於乎君胡不夫乃羅斯厄仁義所以召災正直所以致禍而君之亡
忽焉若駒之過隙賈焉若天之隕石會吾人之不意信冥漠之難測
君以絕異之姿爲可畏之子同章氏之傳經若孔庭之習禮衣不衷
裳性惟墳史何謂世之謂而君憤之焉焉經於徐孟之帷學道
於鄭張之側杖履必謙琴書勿越就是純禱之容收聖弟子之職若
趙司農擁龍門之草南山即爲湖之院道德之英文章之彥無不與
君定交而深其道繼君有高情又能急難或解佩以贈故人或脫驂
以急舊館却兼金而不顧視參府其何算加惠宗人特致族屬撫育
子姓分田讓粟此皆可得而言者也於乎君平生莊樸不事華飾教
二子以成學期無系於世德延高明之士共婆娑於典冊在家不見
其俗客處友偏見其抗直但其所遇數奇十載不得初慈則之見背
繼作耦之天折嗟坎壈以終年故壯懷而若失馳驅險阨奔走南北

孫二台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三

遭時不偶九死靡恤司農捐軀以報國母氏殉身而賴隣天之所以
顯臣節而觀子職者其在於斯君踰路八閩之郊返旆西陵之遺哀
感路人淚零衰草城是平原阡非京兆馬鬣以封庶幾永考凡此孝
成天性自當頡頏古人而感愴來哲者乎於乎哀哉君可以拜郎而
未及一命之榮君可以取青紫而不傳一第君可以享大年而曾無
六十之壽君可以致陶朱猗頓之富而家僅中人室非富有於乎哀
哉天胡奪善人之速而寔之地下將風車雲馬彷彿於天上其等既
係通家又系姻戚情同踴躍之賓哀等驢鳴之客撫孤兒於喪次望
靈魂於雲霓哀難清酒聊以告哀言念時甘神其徘徊

祭吳爾昌先生文

嗚呼族之有也莫貴於讓王之後世之衰也莫傷於人亡之悲故國
子有罕生之哭林宗有臨傳之哀文舉致哀之哀之哀微士之

族雖傷悼不同所以數典刑於既往寄哀音於將來其致一也嗚夫
先生家有藏書世稱明德人之殊尤邦之司直君房爲博士之後王
榮爲貴公之孫逸情遐舉秀質高鶩既循循於道德之圃又悠悠於
禮義之園相如以背爲郎思光求令得承初選已蜀茂文翁之化再
遷邦國有虞詡之能其急人之難也若赴火其執已之節也如飲冰
縉紳有羔羊之誦小民有懸魚之祠然而梅福藏其長公不仕谷口
可以種老塲東於焉棲止既而海水羣飛天地崩竭子山哭於江關
申屠藏於土穴先生貧惟一菽令子胸有千賦長者讀書淮海之圃
次者教授里門之聚草門圭竇聊以容足三旬九食又何懼焉乃者
少微星隕謝數不免歲在龍蛇郭玄忽奄楚國喪其兩巖魯人悲夫
子反此雖先生以爲考終而在後死者不能免夫情泣也於乎不朽
者名難忘者德行道之人誰不爲邑邑況於我輩通家之好加以猶子

孫二台集

卷二十五 祭文

四

之執淚之流矣無假雍門之琴情之戚矣不必武陵之笛是用追述
平生聊舉大節不忍同於太上之忌情豈敢等於女曹之唯嘯魂而
有知庶其鑒焉

祭吳雪門先生文

於乎唯靈冊陽貴姓於越名人讓國之後必大乃自他而耀靈西河
以匡君馳譽東漢以諫父知名伊歷世之有能者至先生而畢厥厥
聲人得長者士仰逸民王彥方之息乎化俗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愛
客則十旬桑落閉情則一卷竹林視金如粟使馬如羊輕財結士生
死存亡所謂位以德尊名以義揚者矣賈行萬石之第明經奉世之
家惟諸子之崛起而先生益著其菁華在而之訖慈明無雙在賈之
虎偉節宛然而況諸子之德堪燕鴈而名同俊碩大何志士山樓賢
人野伏未嘗擊之三千當斷斷之百六遺世之有君公慙吏之解梅

福然而粗生不樂與質長慈許伯哭世宋玉事先生先生未嘗
老與化遊斯鄉人所以巷哭有議所以淚流也於乎先生北阮高名
東方薄宦百年之身修雅斯患嗟小山之搖落悲長林之披離瘴泉
無曉露露易晞慨其嘆矣真足悲矣

祭張元祐先生文

於乎自陽尼所經亦越有年而先生春秋大耋殆若靈光巋然胡歲
陰之在辰感嘆嘆於悲泉回梁摧而香萎嗟天道其何言原其秉剛
方之性植挺勁之節伏氣愛奇騷除一切見董公孫不足為其遭遇
也楊尹上泰不足為其學祖也嘲笑東方之陸沉惆悵左徒之悱惻
暮魯連之側僞而終薄其射書嗜昌黎之闕肆而亦鄙其干澤辛酉
一登賢書三十載因頓公車誼吟克荷披閱滿家謁選未就咄咄嗟
嗟殆欲一試胸中之奇而世事已如亂麻秋泉之香稿率起雄苑之

孫平言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五

銅駝若何言入山兮木離柯言入水兮風湧波胡楚狂之歷落而衰
鳳之行歌迺緝易而黜九師之邪遂陳詩而表四家之正所據聞者
中古憂患之情所宜昭者先民溫厚之訓閉門却掃蓬蒿自隱絕床
而臥遠見度架則七畧克初此孫誦執經余門始接色笑謬結盛
言忘言黍稷鄉廬之傳教自此通相往來教合不少豫章遺守言
者或荷東臯之條或過西泠之棹無恙青山忘機鷗鳥自笑善
以上皆倚烟波而寄傲迨余僑隲四方而先生郵書慰勉余還里
門則喜動顏頰兩載之間三過長軒先生精神雖衰而典寄不淺南
梁雖背北嶽孰卷治私語孫誦爾祖庶可百年相保而不謂相別未
幾渣焉遽還大造也驚聞長逝五內悶喪何而來哭杳然音響逍遙
雲馬地下天上川告至成笙魄何往嗟乎先生天乎人乎上帝外臣
先代逸民西臺之哭未乾而楚老之嘆忽聞斷棺致辭亦又何云於

子哀哉先生已矣名德未忘手澤尚新教卷縹緲縹緲縹緲縹緲
荒所叩恨者老成凋謝後死者之不得提其容貌而藉其芬芳聯招
魂與大招同制些之悲傷與靈神兮自歸憑招搖以倘佯於乎言有
盡而意無窮先生精爽如昔其亦感嘆於雲中乎

祭葉師朱君翊先生文

歲丙申七月之六日吾師以病卒越三日治等為位哭於其室越六
日其孤來靈輅於北山之麓既反哭之七日門人咸集乃割牲醴酒
而以文告之曰嗚呼吾師其終矣乎師厚於德而艱於遇富於文而
肯於年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吾師之生也無孔融之表門其病也
無季孫之賜魯其死也欽手足形其引也見星而行虛殞不設其喪
也母倫增母置嬰其葬也布號一池無碑而有終於乎吾師其終矣
乎師盛德在人經術著世處家廉謹唯孝唯悌事親之生有兼蓋而

孫平言集

卷二十五 祭文

六

時備珍羹及親之沒鷄骨焦悴明餐不寐以肝臂田生之學授子弟
者幾三十歲善誘不倦開啓愚蔽於乎師可為靈龜之津梁人倫之
淵藪者矣上天降割膚此沉疾冀降於其陰松柏憂於其室為諸
生祭酒以終其身年不過五十一於乎痛哉吾儕又安知善人之當
為而吾師之永畢也已悲夫悲夫治等為學有愧於鄭玄傳經不比
於子駿丁萊弟子有黍周典范升之門無為揚政所以哭吾師而無
路望九原而引領也於乎吾師其終矣乎師母在堂將終事之弱息
二三之未成者將終字之斯所以報明德於萬一而莫之敢忘也
於乎師魂魄有知其尚饗諸

祭朱君潛生文

嗚呼唯靈挺生哲族誕茂淑姿嶠嶠道德抑抑威儀富不期於高資
而優遊以藏身位不期於有土而容與乎諸生世之爾冲而氣不以

上人犯之不校而心與世無爭吾意造化者將幸以大年
遐齡嗚呼唯靈循循切餽負劍納履長筵素心立身行已實此
蹊成桃李劉瑯家門姜肱兄弟若其道叶琴瑟情篤伉儷節母之
梁鮑庶幾至於數子百行傳以一經擇名聞以爲匹與季蘭而齊
故臨歿之日而新婦割股孝子刺心誠有可得而言者嗚呼自非
仁心子諒之質齊稷恪恭之誠守已服物之恕考喪禮之詩亦烏
能骨肉無間內外齊聲有如此乎言念生平忽焉棄世此胸所以悲
憤而淚所以承背也嗚呼魂歸天上風車雲馬靈神莽蕩我酒我
彷彿瞻髮髮將分雲之際臨余辭而長往

祭張天生文

於乎惟龍蛇之有厄自前世而巳然遇上帝之降罰先生獨遺去也
趙少微限於天上戴勝降於墮陰自人心所恨憫者而適感嘆哀傷

孫宇台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七

林胡余情之恨恨而余淚之潸潸先生少負奇節秉冠明儔祖田王
孫之經學具陳子昂之辭才當神其之末年文字衰靡人心委隨非
有賢人君子曷能砥柱夫末微自先生振興吾黨而崛起恢奇故能
好古如歐陽而起衰如退之江右四子之高文東陽左宋之實學皆
與先生定交於祐祔而結好於僞札高冠陸離長佩綽約榮名雖不
登於仕宦而四海已慕其好爵及乎晚年倘伴山澤劉家之四部荀
氏之七畧莫不置夫丹黃而勤於筆削格漸離於易水哭且於桐
溪完節如魯諸生高蹈如楚接輿故能使西州人士服其節概而東
國人倫以爲羽儀也嗟乎先生其竟已矣能不傷情胡爲言笑未幾
而大命隕傾然而先生年餘八十不爲無壽著作滿家不爲無名而
吾輩所爲涕泗而不已者蓋悲歎於白首之離別而憐莫憐於古
道之棄余今日者我君既將我而託以悲人之辭而用聖成之選

先生之現在六幕與九天能不榮其具昭昭

祭王聖翼文

於乎以君之盛德而不克永年也天乎天乎吾職思其故而不得也
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君非所謂善人者耶君極人世之艱難
備有生之荼苦天與善人而若是耶君九歲而孤父母不祿而有於
外氏兄既蚤夭侄又棄世內無朋功外無親友君之危極矣年及弱
冠返於故廬上漏下濕不蔽風雨虎狼食人又欲侮予君之憂極矣
蚤讀方書遂有盛名東西南北竭感不寧含沙之射頻年兄告引繩
批根網羅主君之害極矣君仁心爲質專務救人存亡死生不有其
身望拜之謁無不得請以故多務常嬰疾疾君之病多矣有子讀書
儒林初步亦復多艱三四娶婦亡友之見故人之子爾室爾家亦克
用房君之費殯矣乃七月大甲君復見病三月不愈五月而限融風

孫宇台集

卷二十五 祭文

八

爲與室廬盡燬嗚嗚嗚嗚客於他人室飯食相飲取於倉卒君之禍又
不可爲道里矣會天與善人而若是耶憶在已丑僕館君之家君謂
僕以人師而僕謂君以良友從茲五稔朝夕執手繼是以往繼繼爾
厚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媾爾可相羊於山澤而綢繆於白首不謂
天奪君之速而君棄我之驟也昔有故僕贈君以梅數百年物也君
姿安其下集勝友而酌金壘今茲之災梅亡而君與俱亡矣豈不哀
哉君嘗謂余吾憂勞如許行年五十卽是百年不謂載登二輪而遽
言旋於乎豈天道不假年耶霜降而告哀風飄飄而若暗日時既
至言同親申南山之南陽君之靈悲其悲矣淚彌泫矣於是灑酒薦
蔬哭以斯文

祭趙珍流文

於乎君其死耶歲在癸卯君行至閏齡年未歸而辭君自閩而入身

也丙午之秋逢君於旅已於而余未之知也
四月日二三兄弟始得相率而哭君於平昔其死則君嘗有六
使氣愛奇博覽丘墳上下諸書至於青鳥想雷方使無所不覽上
書數十篇同晁公孫之論事所著歷日令究王道之終始合陰
陽之變化雖董仲舒劉向何以加哉惜哉君不遇時而足流離以
死也君身長八尺形容魁壘鬚髮如戟有三妻四妾而不得有子於
平豈非命耶君與人交有終始意友生之患難而已之患難亦賴友
生以脫免負經世之才自以中書令侯可以立致而兩署廣文梁肉
不足而有憾塞於平豈天道之無知抑運數之多舛耶僕輩定交自
華顛至於質首竊念接連湖山倘伴杯酒可以樂而終老而不謂河
山開隔閼中道至於永訣而不得眠飯含扶輿極悲夫悲夫往者
君在河南適遇劫賊身被數鎗創耳見血而歸來無恙笑傲如昔今
孫三言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九

祭姜真源文

嗚呼人生幾何百年難保士衡與差於逝水趙岐悲嘆於窮鳥胡美
賢之盛喪俾後死者涕零於蒼昊君賦性恢奇自命英傑梧宮無此
府之人金臺有結舌之客學富五車才雄三策徐嚴主父之英華晁
賈公孫之辟易翔步雲龍之上容與東觀之席天下衆仰推爲斗以
南者一人而明廷與權俾以鐵爲冠者三尺其視馬千秦中也祗遵
清酒黃龍之約其巡鹽于淮海也亦唯懸魚素絲之節酒滿北海之
尊金盡鄴莊之驛生平唯此自豪痛終無忌風昔旣而外遷江右親
蔡山左孔戣之直道如常吳隱之清風滿室及其渡大河而流止遂
憂病以告歸喪處蕭淮病楚支離妻子舛牛磨之飽床有足轉之悲

以下原缺

祭文

祭范文白文

於乎山陽有開運之悲平原有傷逝之賦明大雅之淪亡而斯文之
 忽故自吾與君定交辛巳之歲其時風流宏飭衣裳雲會梁苑英靈
 西固冠蓋而君於文苑獨任郭清蕭蕭八驕走英英返元音于正
 始為吾道之干城既而運丁百六用舍人殊君親身欲固而盛首踴
 諸弟子之大官接迹而先生之經學皆勦門惟索靖之迹手置梁錫
 之書河汾之四科猶舊元卿之三徑不殊通兩羅史厄災其憂樂幸
 皇天之鑒有釋貳負于一朝昔范滂死而母猶存君得生而母無聞
 就烏返哺者十載綵萊衣以中宵在晉世已為王何于聖門實等損

孫子台集

卷二十六 祭文

一

高嗟老母以天年終君之志願亦畢彈琴成聲二豎為孽何祿舟之
 忽遷而載勝之入室哀哉已矣天難開矣險靡之手澤水乾兩楹之
 告賓待命日者上已僕過望官與君執手飲酒盤桓快敘夙昔樂不
 可言黃鐘中律復次河干登君之堂業已蓋棺視諸孤之辭助念夙
 昔而淚潸潸然而欲為君慰者七十老孝子不為不壽三丈夫子孫
 皆純純不為無後有其族梁鴻之借老豈曰無偶生有蓋世之名死
 享仁君之累其得天也蓋厚修辭足以傳世制行足以表儀其立德
 也可以不朽而獨是哲人云養老友涕霰霽古學之欲絕嘆斯文之
 陸沉不能不與悲于同卹而傷後死者之心也于是採溪上之毛進
 繁雞之酒敬勸商祝敬告左右

祭嚴顯亭文

於乎孰謂顯亭而長逝耶顯亭死天下無不哭顯亭顯亭視愚兄弟

孫子台集

卷二十六 祭文

二

猶兄弟而能不痛哭失聲耶然愚兄弟之哭非為私交亦以天下
 也其致主也忠其事親也孝其于昆弟也友其待子姪也慈至于結
 契交遊與天下賢人君子為膠漆其性然也於乎孰謂顯亭而長逝
 耶顯亭自少為田王孫學俗儒中奇詭務浮華而顯亭專尚清真澹
 泊之製與羣從子岸子問及弟子親皆以發明傳註為務天下之為
 易學者必歸武林嚴氏啟禎以來餘聞雖想而習尚未除士大夫側
 肩帖耳首下尻高殊令人短氣顯亭獨崇正學昌明會稽漳浦之風
 教使人曉然于邪正之分世際滄桑奉二親之河渚樹園藝園子舍
 之外無他事焉子親死撫其子如已出所欲以此終老而失怙負痛
 求祿奉母從方朔之公車為常長安米蓋有所迫于中者如此及夫
 讀書天祿歷事給垣侃侃直言因事納諫雖劉更生封事任伯雨章
 疏無以復過於乎此顯亭之自任契稷而欲以有為者又如此然顯
 亭之色笑娛親又未嘗一刻有違已待闕歸里尋東阜之一畝為北
 堂之終養而老母以天年垂盡則卑魚泣血君子悲之今通學國者
 猶哀其志焉若遇素性謙抑即侍御既貴正色立朝天下稱其是父
 是子諸子文則儒宗武則干城諸孫鵲起鳳壽以平人論之必有揚
 揚吾邑不能自己者而顯亭若無一毫加其中者可不謂難耶東山
 一出天下蒼生無不以為司馬君實乃者以禮垣暑長進太僕授宗
 正兩任都憲一乘轎備嶽嶽剛方之氣久而愈嚴饒弱翁已之念老
 而愈摯天下方倚為作相而顯亭則惟願投簪乞閒放疏却故事於
 乎孰知天不憖遺其竟以此而畢世也悲夫侍御走數千里與諸弟
 泣血戴星奔喪朝暮一盞米呼天拾地辭甥呼號行道之人無不悲
 之而况于愚兄弟之至交乎思也求如平昔之歡晨夕而不得也治
 也求如少時之研筆視而不得也洽也求如燕京之時時賦勢而不

祭沈剛文

卷二十六 祭文

III

有知乎無知乎

悲夫子之死也。子年十八。就教吾門。其行切直。其志不奪。爲信于

卷二十六 祭文

祭甥陸佳林文

單闕之歲大梁之旅

其氏孫治謹以清酒時羞之饗致祭于其墓而哭之曰哀哉子之不幸
天所爲耶抑王折其信然耶方子初孩吉陽府君咳而名之親事致
羊酒同人歌詩而余伯如金簡人喜有外孫保抱憫持六歲外佛十
三成童哦詩習禮秀外惠中入侍子舍不離青箱之學出從諸父各
有竹林之風執經于陳氏之門習業于賢兄之室文日進而有聲德
日修而罔失吾以爲陸氏之必大而袁宗之賴于宅相也有日矣未
幾相攸更得令淑子似乘龍婦如倚玉佳兒佳婦奈嘉徐淑爾父爾
母榮然心目不謂天降之制遭罹災舛婦聞于前子繼于後孰是人
斯而天不祐而吾更有所痛哭不忍于吾子者則以吾子之喪孝于
其親雖累千秋而萬祀亦莫不感嘆而酸辛方尊君以諱史遺累也
公皇親道子以厄虞之身驚奔哀嗟率衣于青門之外啼哭于櫛李
之堡三日三夜哭不絕聲行人哀感道傍悲鳴及其舉家號慟更不
孫子日集 卷二十一 祭文 五

欲生而怡然白首之母向于鄉鄰而丁寧乃今奇冤既雪大難已平
父既歸而疾已甚家人聚而命將傾也其易貨之際絕無戚容猶告
兩大人曰見得見父死又何憾於乎此古孝子之心也可以比曾閔
而無慚買金石而不變者矣在禮縣責父死魯人以爲忠而誅之吾
子之孝亦當懸之素旂哀哉自昔楊雄有童烏之感蕭梁有妙士之
嗟以今觀之爾父爾母亦安能作達于東門而不抱痛于西河哉林
乎哀哉余年未五十而愁懷于尺其何以解爾父母之悲號而慰子
之魂魄也適者日時既至爾與爾室將竝棺而出祖余與爾母沈
相向而哭灑酒而奠之賢夫婦于風車雲馬之前其有知也耶無知
也耶

哭次兒孝梅文

吾自入秋以來夢魂擾擾無帖席同舍皆怪余之憂鬱歲十二月

欲治葬之歸計忽于十一日收汝後之第二信知汝已
長逝也悲哉痛哉吾兒其果死耶汝兄第一信竟爲人浮沉余不知
汝之死日又不知汝以何病死嗚呼吾五十有五之年其能當此慘
酷耶昨歲汝母死汝今又死是吾之不德以損折汝母子也辛亥出
門視爾等皆有恨恨可憐之色泣下不能語豈謂與汝母子遂作生
離死別耶哀哉痛哉吾不欲生念汝祖茔然在堂吾又不忍死遂于
二十日起行正月杪抵家汝極附母在室呱呱一女能不悲耶能不
痛耶嗚呼以汝二曾祖祖父言之世有積德宜降割于汝耶汝生
于流離顛沛之中行年二十有二衣無華錦食唯菜茹亦復何罪而
天死耶爲撫魏女出于九死之中配爲夫婦兩家之祀皆在爾躬汝
其可死耶否耶哀哉痛哉余不能盡父道以教子自己酉至今五年
矣在家無一月此吾不能自解者也延陵有云魂魂無不之也汝之

孫子日集 卷二十一 祭文 六

生平耿耿自立死必無輪迴之苦當爲吾禱于上天下地保佑汝兄
連舉衆子便當爲吾兒立後此則吾不敢望而欲汝之哀所于冥冥
之中者也吾言至此淚有千行腸惟寸斷矣哀哉汝亦知吾之哀憤
而莫可如何耶

祭魯節婦文

蓋聞夫人令德維貞而守終以節雖振古所難况晚近乎古者漆室
之于君臣纓紫之于父子亦合有奇節駭行至如仇覽者人道之常
往往南山之刺鴉貢之議所在都有亦何哉夫陶嬰之守故雄也
杞婦之崩首城也惠班之著女誠也皇甫之棄女宗也聞世之出代
不數人今已觀于夫人蓋亦其流亞矣夫人名家子歸下魯不逾年
而夫喪立其宗子承其祭祀稱未亡者六十餘年以死爲呼可不謂
難哉自夫喪後遺長子沈沈沈沈夫爲守節妻爲逆嫁風俗之壞起于

士大夫狗彘其行貪虐其性而民間女子其不為其始年八二
豈有幸焉今以夫人之立節如此撫孤如此亦可謂偉節男子陳丈
夫矣以極世稱俗誠哉其不可及也本夫人產于潘姊妹三人皆以
節著次女弟為烈女名其節烈次女弟歸于沈夫張妻亦殉節而死
然則潘氏之節俱有天性而夫人高節殊行世所未知旌期不覺旌
容俟死不尤難哉僕弟治學夫人之女孫向悉夫人之梗概而為文
哭之如此

祭徐孀人文

於乎親克為賢者之妃而揚其事同耶親克為節者之母而振其高
義耶其在吾母千秋明二鹿門之迹尚存綿上之風不墜謂當承百
世以為則垂影響之芳範乃吳天不吊大命留其離異後千秋而後
者尚或聞風而墮淚而況吾徒之涕泗於乎始余輩之結交也俱在

孫宇台集

卷二十六 祭文

上

華年登堂疊屏開口動顏母其子之有友而子亦以其同類而拜
于前後屈宋以為故驛淵雲以先親意氣風屬至行高焉于青雲而
何有方覆美而比肩而乃時悲衰風運值泣麟母曰已矣與子沉淪
則有婆娑梵唄結契金輪棄浮雲而不顧甘草實其如珍此母之所
以優遊于法王而茹素以終身者也於乎母生于名族相攸德門有
大儒以為之子有能文之諸孫中外淵雅僕新斯享多福而跡上
壽亦豈不嘉美于人倫而獨是母德無有子孫因極通井里而寂若
瞻寒衣而於咽此不能不為之傷心而太息者也于是治瓊簾之興
潔伊蒲之殯設祭棺前庶或鑒焉

祭胡節母孀孀人文

於乎古者身華偉異稱丈夫者蓋不數人况于淑媛者哉詩風所載
女德尚矣詩相亦共姜定義其父齊我公欲錄之以死自明而凱風

七子自訟而不能則寡母之獨也賢否同殊焉然節顯不易見矣不
佞用是痛稱孀人以為不可及也孀人少婦胡惠爾公惠爾公哀然
為諸生善易文試轉高等時人稱其內助之賢蓋比于樂子貞義云
亡何惠爾公歿孀人欲以死自殉既而視諸一男二女曰吾不撫而
姓之成人吾何以報所天于地下哉延飲水握茶查夜疾作曰庶其
無墜亡人之業乎亡何其嗣見存有一孫又見存矣孀人曰天豈必
欲絕而宗耶吾聞之兄弟之子猶子也則猶子之子亦猶孫也吾其
擇其者撫而長之哉於乎諸史之所傳貞烈者捐軀墮腹死而死耳
庭門閨稱為節志云云者非必盡如行義也妾皇甫福宗者也其或
大家宦族計無復之不則習為名高耳其孰與孀人之誓死不變以
終其身耶於乎以孀人所遭似難以前見而孀人卒以前見可不謂

孫宇台集

卷二十六 祭文

人

賢矣哉魯語所載敬姜孔子數稱之觀其為門不與康子言及告子
文伯曰吾懼穆伯之祀祀又無日不有以自危者班惠姬號大家太
后六官以下多師事焉而臨終作女誡自言戰戰兢兢恐遺父母羞
婦人之以節見在女宗紛如此安在其不難也今觀孀人陳素終身
足不出于閨言不出于戶中外至厥有慶事則絕勿為通問喪吊疾
或一往焉以方敬姜惠班亦不可短長而論矣治之妻蓋孀人子之
子也哀孀人之高節而哭之非以為私也

祭岳母胡孀孀人文

於乎母視治猶子而不能伸吾情以盡吾養也哀哉昔治成婚之日
二十有二自以為立致青雲懷樂功名猶如拾芥今二十五年矣老
大一布衣蠅毛種種而又偃卧枕席生氣不屬於乎痛忍言耶倘尚
可以為人耶母為前婦之女孀人之妻少婦母誠克備婦德宜其宜

終之素者也自歸沈以來遺家多難力苦志持門戶開口之日少憂愁之日多事翁以勤撫子若孫仁慈備至若子情老於妾所生有茲斯之風此事之彰彰耳日者也年來與女弟朱夫人薦志西方之學一室之中六時頃刻如苦楚老僧應感金德之大覺視三途于何有亡何子去歲五月忽遭微疾其及一陰遂成不瘳現幸火于青蓮之舌將天之報施有不可言耶抑母之終身勞所以致此耶而余猶有所抱痛不忍言者母之于治不以貧為志不以不遇為憂而戚戚于世網之驚心慘慘于疾病之不除今春母病已深猶為治竟藥方合藥於平言念及此治何可以為惜耶哀哉母病治亦病而不能視湯藥也母死治留而不能視飯舍也及母之歿有孝子慈孫之執喪而治又不理輓池奉靈至於平治何得以為情耶治猶可得此于人數耶昔呂黎氏于外母盧氏為之請治文章辭賦共得

卷二十六 祭文

九

比于昌黎氏耶其何以不朽吾母耶今者母將葬于南山之麓治率妻子祖道而哀哭焉是用明水之薦薦母之靈母生而賢歿死且為神其得為無知也耶

祭柴孺人文

於乎天下之閱範婦德著于形管而昭于史策者多矣然未有如孺人者也孺人為仰溪公之繼室而柴子郊鑄之母柴子有婦死于辛丑之七月而孺人則死于八月人事之傷心至此極矣柴子之哭其母異于人之哭其母者也然柴子之母天下未有如是之賢者也吾屬安能不為柴子而哭其母耶柴子有兄曰鈴曰鈐先謝母之所出也孺人視之如一也此人之慈也仰溪公四十有奇而安孺人孺人舉案齊眉而望德此孺人之敬也射織紉之勞操作不休而九德以淑其子焉此孺人之勤也攻苦食淡不

厭粗粝而一生絕粉飾之衣此孺人之儉也孺人有女嫁于冷村賈子外而女歸寧于家亦而死殯殮之費一自己出而簪珥還諸婿無所損此孺人之廉也下鄉婢僕饑寒勞苦以身先之有媳朱氏患驚寒之症孺人調藥多方盡治之此孺人之仁也於乎以孺人之德如此孰為皇天不祐而竟至此極也柴子治孺人言人士稱之諸生宗之而尚尼于布衣生不能遂其祿養之情更有待于石窆之封於乎天之困柴子而喪其母其至此極耶余輩與柴子交過柴子未嘗不治酒醪絮饌終年如是無有飽容非天下之賢母而能如是耶而今又安在耶日吉特良柴子將啓母于殯官而台諸先人之亮其等于是載酒與肴為文以哭于孺人靈輶之前其有知耶無知耶

祭文

仁和孫治宇

東

東南水利

東南在禹貢之時一澤國耳故曰厥土塗泥自漢以上皆然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至五代時錢鏐據浙及南宋偏安而財運甲於天下然東南田賦盡由水利通今民力日竭僅涇州仍豈非水利之不講哉然水之在浙東者其已事易見也漢末和中馬崇為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瑄開東錢湖溉田王介甫知鄞起堤堰立陂塘使鹽水不入于田而鄞世為沃壤皆浙東之大利可得而言者類此若浙西之利皆固有更漢米易數者雖然請得言其大概夫浙西之杭嘉湖與直隸之蘇松常壤相接也計六

孫宇台集

卷二十七 東

一

郡之土地曾無一省之多而穀其賦稅實居天下之半若水道不講為六郡農田之害豈淺哉今以具區之水言之西北有宜欽池陽九涇之水由宜興百瀆以入西南有蒼管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所賴導之入海者松江東江黃江而已禹貢曰三江既定是也松之黃浦猶古東江蘇之劉家河猶古黃江而吳淞江為古三江之首欲言其治先言其不可者宋慶曆間于吳江築長橋以便挽路而江流浸緩海沙日積卑勢欲易豈長橋是也而入海之處又不能消之使疾即吳江崑山常熟三邑能保其不為深淵乎其不可者一也澉湖等湖由三江入海自海塘南障東江壅廢水勢始北折而趨吳淞并黃江溢入七浦白茆其道迂迴屈曲水迺泛濫則東江不通之故也或歸咎黃浦奪澉海塘障塞不知江之通塞有時非海塘咎也其不可者二也宋楊弼刺史王濬以松江壅塞不利欲從武康紇溪

孫宇台集

卷二十七 東

二

直出海口穿渠功竟不立此其不可三也然則今日最急奈何惟在請吳淞耳治法先治澉山一帶諸引太湖水散入陽城吳淞等湖又開吳淞并大石趙屯浦洩澉山水以通澹而吳淞江之南有大浦二十六北有大浦三十二在江之南者西受陳湖南受澉山湖諸水以入吳淞而建于海在江之北者西受陽城湖諸水以入吳淞而達海自新洋夏駕以東反納吳淞之水以東北趨劉家港而入海吳淞既濬使湖水入江江水入澹此東南水利之大凡也昔元大德八年任仁發濬上游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進遷入海長三十八里而向書禿魯徐觀吳淞沙泥漫沒各開舊河宜道明夏原吉奏浚吳淞諸湖港壅淤以入于海又浚常熟白茆入于江天順二年御史崔恭洸浚吳淞分江為三段成化十年御史畢亨開吳淞江而濶一十四丈弘治四年巡撫何鑑疏太湖水以入吳淞濬白茆港并斜堰七浦塘共長二萬四千餘丈此豈非明效大驗耶而要此開濬規制一在疏浦塘以通其脈昔人于川源廣衍之處每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所以通決水道無屯滯枯涸之患今理塞過半宜相緩急以次第之使溝瀆之水悉達塘浦塘浦之水悉達江湖可也一在築圩堰以善其後古人于濱江瀕海通湖江湖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以澄江湖退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沙不及之處圩田四圍亦設門閘因旱潦而時啓閉焉而閘外又設撩淺之夫爬疏積滯以蕩滌浮遊加以栽桑柘種葦蘆護堤固岸纖悉備具如是而尤有旱澇之患哉夫古者水有專官官有水學若周禮之遂人漢之水衡是也元初立都水庸田使奉定間命州縣正官領之兼知渠堰事而于吳淞二江則專設焉于掌江南河渠水利復專設焉此不可倣其意而行之哉此浙西之水利可得而言者雖不盡此而已盡于此

曆象

人君欲若天象其于授時為尤重而歷代以來不能無損益者此以見天道之精微而不可委之于時人乎時之機祥小數也易淨火之象曰華君子以治曆明時華之為言改也古今無不改之曆自黃帝至秦凡六改如殷曆魯曆自漢至宋凡五改初四分三說自晉迄隋末凡十三改宋太祖元末凡十八改自金熙宗元末凡三改獨明太祖改大統曆多本授時曆幾三百年而後間用西人之曆從乾隆元年至同治十一年今攝提遷次以來陰陽不至乖謬庶幾亦復協應亦可以知其有合于古而無戾于今矣太史公曰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歲一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夫天有不齊之運而曆拘一定之法以一定之法而授不齊之運無惑乎其屢變而屢失也史佚孫半自集 卷二十七 三

孫弘周室之知天者也其唐尹石戰國之知天者也豈其推測反不及後世諸名家與母亦天道玄遠而知有所窮與自唐都維下閭以至許衡郭守敬無慮十百家矣而治曆各有不同前以為密者後以為疏始以為無可加者後以為必宜改然則曆終不可得而求與愚嘗得而策之以曆為曆曆不可得而治也曆莫大于司天司天莫大于測驗然後曆可得而言也堯命羲和南交朔方各有占候而堯之曆遂為萬世準則漢之治曆無有如太初者也其時星度日月算之至精也晦朔弦望考之至密也上林游臺之課安得不第一哉元初三年張衡王言更曆諸典與麻光緒張衡于上林游臺大初曆第一唐之治曆無有如大衍者也其時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其合攝中氣之議豈復有可加哉宋以下至于元治曆之家無有如授時者也其時測景之所東極而麗西極而池南踰珠崖北盡鉄勒測景之處凡二十七所其簡儀仰儀諸儀長

皆前古所未有也宜其歷越古今而為後世之取法哉雖然歷于三家三家莫尚于授時則前此有所為交食起虧者可廢乎初曰胡可廢也有所為月食術日宿度所在者可廢乎日胡可廢也有所為節車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月見者可廢乎日胡可廢也有所為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者可廢乎日胡可廢也要以為論曆于今日諸家之言大備矣而郭守敬則務加詳焉故以為不可易也然其道固莫備于孔子之言矣孔子曰星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嚴端于始曆元是也三紀大備大小無餘分以起新曆是謂曆元舉正于中察中氣是也二分二至各有中星四序進退不踰午正是謂察度歸餘于終堯時置閏是也而後之人則有歲差無所定之定之于日食唯郭守敬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朔此法之不易者也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素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以此為歸餘莫有矣焉是為定朔此為曆之大方可得而言者如此若其大者則在璇璣敬時之主其細者又在明經之儒精筭之士推測之耳

律呂

古今之所聚訟者莫如律呂矣自古荀勗與阮咸互相訛也何安與鄭譯交相訛也范鎮與劉義迭相誅也即溫公之與蜀公考亭之與蔡氏亦未必然相一也吾安能求清濁之源以考夫黃帝伶倫之所向哉雖然諸儒之說亦頗有可採者自黃鍾而始以九寸為法者班氏也下生倍遠上生四遠者馬遷氏也演十二律至于六十律者京房也演六十律而至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大從者錢樂氏也其立說非不精詳然而有不可施之于樂即施之于樂或高或下不一其律又或空實忽微不與器相伴如是而欲求精濁之源以合于黃

帝伶倫之所制其亦難矣然則律呂其不可定與國家治定功成其可不作樂與六變以祀天神八變以祀地九變以祀人鬼其盡可棄與而非也國家之樂不可廢也律呂可得而求也吾求之于本古者黃鐘爲萬事根本分寸命合鍾而告起于黃鐘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爲表裏者是也吾求之于時黃鐘爲天紀陽氣潛于黃泉之下林鍾未之衡是爲地紀太族爲寅律是爲人紀以至十二律異宮飛灰無不相應者是也吾求之于聲律出于聲謂之宮宮主喉出于肺謂之商商主曲出于肝謂之角角主牙出于心謂之徵徵主舌出于腎謂之羽羽主唇黃鐘之管獨長以順而微其音自清是也吾求之于器如京房之準梁武之懸鄭譯之均至于周之韻藻亦以視之尺無不可以定作是也吾求之于人如杜夔阮咸都芳張文欣陳仲儒萬寶常之徒世不乏其人其指悟神解直可以窺天地而推未有者是也

卷二十七

風俗

五

漢治近古賈生當漢文求治之主而流涕言之者其一在風俗甚矣風俗之難言也雖然風俗者下之所成而莫不由于上之人導之即仲武公遂變爲小戎驢鐵此非其效耶故齊魯晉之國也伯禽治之則尚禮教太公治之則尚霸功趙魏晉之分也文侯治之則猶知好賢武宣治之則專於威嚴恭故俗之所成始于一時而後

遂播風以至於數十百世而不可解然則當事之君長民之責者其不可加之意哉加之意者奈何亦審所好惡而已故其道多端而其大者有二一在于重農夫重農非徒爲足食也農者天下之本也商賈者天下之末也晉之時富商大賈草創未落不得與士君子齒漢高祖時抑賈人使乘牛車今之富人名田數千折碎佃客求爲奴隸而不可得而防閑隨身皂隸役犬皆朱時在官者名色皆得鞭笞農人而使之不取仰首然則爲農者必貧不爲農者必富爲農者必爲人下不爲農者必仇然農人上其勢不驕天下之人不棄農不止而欲求天下之治安不可得也一又在丁重士今之賢有司亦知重士矣然所重者單父之所爲陽鵠也足足以官士官長至則舉應于馬首去則樹名于碑末儒者連名結末以冀其復來在者竭蹶庭下以丐其餘沫士之賤極矣此皆由于師儒之非其人師儒之非其人者以類老

卷二十七

風俗

六

無用之諸生爲之此皆日暮途遠救死不暇矣知義之可尊名教之可貴哉朝廷誠選天下之有德有業者使之入可以爲公卿出亦可以爲二千石長吏則師儒必重士習必敦吾見貧人君子必奮起于學校之中矣夫士者四民之望也士畏法則民必畏法士愛禮則民必愛禮此之不可不慎也夫是二者擬乎風俗無與焉然而以之化民成俗非此二者不可歷觀周秦漢晉唐宋之治亂得失罔不由此至于國者示儉國儉示禮國禮示子言之矣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言之矣以鄉三物而教民裁于大司徒者可考也執群飲而拘于周嚴于康誥者可行也此又在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如韓延壽黃霸之徒宣論德意敷布教化則何憂風俗之不靖乎三代

河清

東伐【】既于負海之郡三十鍾而致一石此漕之所山始也而說者以爲起于禹然五百里內粟米之供不及他方也漢漕山東以給中都官唐有三塗之別宋有四路之分列代亦以爲重焉然未有若國朝處燕京極北之地以東南爲性命而控之會通一河者也會通河者元韓琦所開也洪武初河徙原武過黑洋山而茲河遂淤至永樂時宋禮金純以老人白曉計過汶而會南旺分水遙北合衛白海諸河分水遙南山東諸湖之所聚也以至魚臺滕沛之間降及高郵寶應之地諸流畢集會通河乃可用也已雖然國家既設漕河則不得防黃河者勢也而既設漕河則力又不能治黃者亦勢也計惟有遠黃而已夫遠黃之術則如何爲最要不唯有以避河之險而兼有以避徐呂二洪之險夫漕之所畏者獨徐呂二洪縣水三千流涉四十而又有衝激沙石之變蜀之淫豫何以過此今誠設如何以避之而又諸驛馬湖以防割其二口則昭應而上以及于天津我知其無衝激之險矣於乎此漕河水勢之大度豈不如此哉然而欲時其流漕則量開量淺之處不可不謹按也欲恤其軍衛則一六二六三六之必究輕資茶果之必屢也欲速至于京衛不後于河東濟淮必所以五月也此三美備而權運于是濟矣然欲求永久之道則未敢必以爲然也蓋神京之地生命不止萬區而皆以會通爲咽喉之地故漕清上下有狂惑之人以制其死命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故海運不可不急講也夫海運有自崇明發者有自鎮江發者有自劉家港發者皆不過旬有五日而可達于天津然六月渡者八月還八月渡者十月還爲時既易而爲力既省一可以減運夫十之一二一可以減折耗十之五六而又有股明界之新運又有王唯精之便道長針盤角沈氏筆讀皆盡具焉此其車車大者丘漕渠宗沐所以

卷二十七

七

煥煥而望行于先朝也當事者何憚而不爲此方之授命于一樓之地者其安危得失又爲何如乎

屯田

今天下用兵而欲盡仰給于大司農雖以桑弘羊孔僅處之猶必困于心計矣雖然國家長從之兵不可廢也而養兵之費又不可已也其勢莫若興屯田歐陽修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自今觀之其勢艱而難田莫如趙克國急迫而不暇田莫如魏武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議者以爲實民棄下自家令始戊巳校尉營田使者皆在西北然光武中興分遣屯田李愬屯于武當馬援屯于上林張純屯于南陽王霸屯于新安鄭典屯于咸武侯邁屯于順陽不問皆在渙中伊吾之地金城上谷之間也羊祜之爲征南大將軍與裴陽大興屯田其始至也軍無隔日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八

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可馬宜王之伐諸葛恪也因令鄧艾行陳頊以東至壽春地大興水利其時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諸葛亮之據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吳陸遜以所在教少表令諸將增廣田畝孫權報曰令孤父子亦常親自受田【黃武五年孫權令曰云然則東南之屯田其已事之可見者如此云車中八牛以爲四畝然則東南之屯田其已事之可見者如此而西北又不必言矣今大兵四出而屯事不講今日告急于縣官明日徵求于使者則是路窘困乏何道而可哉然而屯政之不講者無耕犁之具無溉田之渠無應募之卒無督率重農之官以爲耕犁易具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無用之兵以置農器有餘矣而初置之處不妨以特恩給之宋太宗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買牛湖南而治屯田皆可做而行也又以爲水渠易興也鄧國之渠秦人富強史起之渠魏人殷庶況東南無地不可溉者在于

疏游之而已宋何亮有曰大率地方四里置一屯一屯之田四十
六井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則何憂水利之不興哉又以爲應募之兵
易具也漢之弛刑徒宋之弓箭手皆可以治屯田因地之利課以耕
耘官貸其種聚收其獲不必取之耕夫而人人自奮矣至于督率重
農之官如古有重農使者以文武大臣鎮之偏裨而下能舉田若干
者優其秩大將而下督民墾田者加其封于是爲之賜向方錫明裡
標旗立若茲野森然如磐石之不可動此即古者蕭相之于關中寇
君之于河內皆其人矣如是而屯政有不舉者乎將見兵強食足而
措國于泰山之安矣卒何憂寇賊之足擾國家也哉

書籍

天下于治術若緩而不可一日廢者書籍是也五帝三王之治皆見
于經秦漢以後或得或失或治或亂其所以爲龜鑑者莫不見之于

孫子台集

卷二一七

九

書籍故以爲國家之至寶人主之急務也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一閱
新語而善之群臣皆呼萬歲漢祚之久長安知不由此光武中興篤
好儒術石室蘭臺稱最盛焉唐武德至開元房魏之徒購求遺書積
書至五萬餘卷宋世右文所爲龍圖秘閣四門玉宸前古無比逮至
諸儒紹明絕學然則前代之所以致治者其大畧亦可觀矣及今之
計則何法以興隆而彰諸儒之効哉以爲獻書之宜開也河間獻王
諸侯耳民間獻書者皆賜之縑帛而河間之書最盛隋開皇時牛弘
表請每書一本賞絹一疋而民間書籍輒倍今朝廷誠不愛重賞以
購天下之異書將見細素縹緲過塞于都下矣又以爲求書之官宜
設也古者太史陳詩以親民風婦人女子之詩皆得陳于殿陛漢武
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書今使者輩出諸書數下而不見求書何耶
誠設一專官搜訪巖穴則壁中之藏羽陵之新名山石室之遺無不

可羅而致之又以爲校書之職宜嚴也今弘文之館非無人也天祿
石渠之官非不衆也誠使如劉向之著錄荀勗之分部王儉任昉之
考校日有程月有要歲有會編之以志錄分之以甲乙善者進御于
前次者亦得奉爲一代之成書其以輔翼至治非淺鮮也尤以爲末
也人主必親制臨決如甘露之論議而後可以崇經術人主必諮詢
會通如白虎之講貫而後可以撰典要人主必執經問道立五經師
于學宮而後可以興起儒林不然雖日畫上谷之墨費蜀郡之紙竭
清河博平之鬼使蔡邕繕寫孝緒典錄祇以益其浮華而無當于大
較也

錢法

自堯湯鑄幣所以濟國家之急而佐生民之用後之帝王莫之能廢
也而沈約曰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幣夫豆區釜鍾之不可以便利
孫子台集 卷二一七 一

也此穀之難用也引丈尺寸之不可以交易也此幣之難用也用穀
則穀棄于地矣用幣則無完幣矣豈若用錢之爲便也哉單穆公曰
輕則救之以重子權母而行重則救之以輕母權子而行權子權母
之說古今不易之道也夫天下之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
母後出者爲子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
銅錢而權交會之重銅錢爲母交會爲子元以中統鈔五十兩爲一
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此皆因母子而推言之也
然而穆公之言母子則就錢而言之也就錢而言之則輕重之法亦
在于人主稱提之而已後世嘗行折二折三錢矣折二折三錢不可
行則用小平錢後世嘗用鐵錢夾錫錢夾鐵錢夾錫錢不可行則又
用當十錢然不在人主之稱提哉雖然錢錢有其地錢錢有其式而
行錢有其道所謂鑄錢之地何也夫鑄錢者必就地鼓鑄就地鼓鑄

曰易與利異之錢之所以布天下者易與利也今自寶源初至各
省開鑄非產銅地也非產銅地則更必貴民輸銅貴民輸銅則銅
價騰躍銅價騰躍而又不盡給其直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得銅之
害也所謂錢之式者何也抑鑄錢者必禁私鑄夫利之所在人爭趨
之雖日斬萬人以禁人之私鑄不可得也利之所在人爭避之雖
日驅人以就鑄不可得也今使有司之鑄者輪廓周正錢文完好做
古不愛銅惜工之意則私鑄無利不禁而自止矣比如漢之五銖唐
之開元則民且樂于奉令將流通不暇又何有濫惡磨削之私錢哉
此所謂鑄錢之式也夫錢有其地矣有其式矣然而不行者何也是
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則是壅抑之于上而責其必行于下勒收
受于彼而不開倒換于此也夫誰與行之夫錢者泉也欲其行如泉
也今誠令民間地下等銀俱令收錢即不然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糧
孫宇台集 卷二十七 策 土

治河

漢之治河得失半者也宋之治河有失而無得者也明用河以治河
此不論得失論利害矣論利害者蓋以漕河之利害為利害也嘗謂
古今無數十年不變之河說者謂禹治九河以後至周定王徙於碣
寔七百七十三年然及諸帝五遷京都則亦可以見河患之屢告矣
特以其無大害故不著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至野通于淮
泗帝為塞河作宮其上名曰宣防而後東漢明帝用樂浪王景修景

築堤自徐豫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是德惠之河又隸為入此亦
有天幸非盡人力也故曰漢之治河得失半者也宋自漕河之決河
患頻仍人持已見雖以富弼文彥博呂大防之賢猶欲議六塔而主
東流況于王安石輩哉故曰宋之治河有失而無得者也明之治河
若徐有貞陳瓊其最著者也然皆為漕河計不過塞張秋引之南入
于淮出海口而止耳故曰以漕河之利害為利害也雖然漕運不欲
藉黃則已不然二臣之功又豈可少哉夫漕之在南旺以上者合汶
洸沂泗之流可以不至匱竭至徐呂二洪不得不藉黃者勢為之也
嘉靖時河嘗北徙而二洪幾絕運事幾阻豈不為之寒心哉雖然以
數百端悍之黃河況狎百川橫流之勢而欲使之安瀾而入于淮此
又必不得之數也然則為之計者奈何顧在禹貢特治河使者未之
知耳夫不多穿枝渠則不可以殺其勢此徐武功之以二壘為喻一
孫宇台集 卷二十七 策 土

多其孔者是也禹貢之所為北播九河是其法也不合流并勢則不
能深刷河泥黃河水一石而泥六斗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滯滯
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此之謂以河治河也平江伯之塞霍鎮口
而受全河之歸者是也禹貢之同為逆河是其法也今之言治河者
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一易有當耶然則築堤捲壩之方可盡廢耶曰
胡可廢也當事者又豈可以買讓之下策而棄置不用哉即以大槩
言之徐邵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雨水平
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壩以制其下然而置堤一也有利水截
河護岸緩水之不同治壩一也有岸壩水壩龍尾馬頭之各異此又
在治河之臣相時而處之度地而用之耳

題後

題唐荆川先生集後

予嘗怪祖國班固述竇氏而劉柳之徒至失身叔父為千古嘲笑豈其抱非常之才而不能自審一至此耶夫賢者欲有所自見不得不寄托於權門亦其勢然也以余觀荆川文章縱橫志節激昂亦當代之傑也而晚節欲有所發揮與分宜雖好吾不能無疑焉夫千古之文人急於自見固然無足怪于建位為親王陳情求試慷慨扼腕况其他哉余又以悲荆川所遭為不得已也不然使其人遇明王聖主則湖色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問亦曷時腹心干城之托已然君子約結自處寧如于審之高蹈汶上梅福之市卒吳門而不宜藉口孫字台集 卷二十八 題後

題王遵嚴先生集後

嘉廟時文人鬱起未有若斯之盛者也然其時舉和洽演七子之徒自為一黨晉江昆陵自為一黨彼此引繩互相詆譏昆陵以濟南為學語見濟南以晉江昆陵為論皆皆不得為通論也夫濟南崛起何卒之後魏晉以後之語不入其口吻卓然傑特於先秦兩漢之間固亦有足多者而晉江懷文抱質摘其佳者亦足頡頏歐曾之間亦豈可少哉昔漢有兩司馬不為雷同至南北相沿任沈和魏各見優劣其攻訐之始乎余悲兩家不得其平故特為選嚴表而出之使後之文人如兩家者不務相非其亦可也

題趙王孫阿房宮圖後

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宮此阿房之所由

起也雖然名何取于阿或曰言其宮四阿旁廣也余觀始皇紀我阿房宮未成取今名居之其以此為令名否耶司馬遷稱秦俗阿意興工其于李斯傳亦曰阿二世意上督責秦君臣之有意于阿也豈待楚漢之兵而後亡國哉吾聞其宮制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鉅麗所不必言先是秦每破諸侯為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覆道所得諸侯美人充入之則是阿房之作雖此以斯而言即漢之未央建章唐之麗山九成固未有斯之盛矣自項羽入秦三月火在漢初尚未之見况後世乎吾觀杜牧作阿房宮賦其所為規制者度有豈當時所為放固有流傳人聞耶趙王孫此圖纖悉入妙給事殊絕千門萬戶宛然在目咸陽橋上若可涉足而得也絕無抵牾室若可仰天而捫也惟恨鐘鼓若何不移時而具也嗚呼何其正哉夏君廷

孫字台集 卷二十八 題後

二

夫磊何歷落之士携此卷於靈隱山中余聞之再三嘆焉遲之言可微而古跡之猶有存也為本原取名之意流覽遺筆跋其後焉

題陸麗京集刻節諸公卷後

嗟嗟乎此卷也吾友景宜氏為余姊婿丙戌丁亥之交從閩歸訪殉節故人遺跡自漳浦以下及弟大行君若下首輯為此卷已遭罹患難顛沛流離而此卷勿失也其後六年景宜又遊嶺南又二年還新安之黃山遂行還不及吾伯姊朝夕于此卷雖逢咄咄出而此卷勿失也雖經教還而此卷勿失也迺去年春吾姊又奄然長逝矣及今春又小祥矣甥寅年少有父風能世其家學以父母之手澤存焉重加裝璜并以父少時行樂圖及山家後處分諸札悉載余覽之出涕不止感夫死者之不可復生而長往者之不能即歸也又念國家淪喪忠節凜然猶存于我如生不又哀然自失耶噫乎景宜事親孝與

弟友交朋友信爲詩賦古文辭卓然傑出于遺編之上其吾師之三
君也卽其處分諸札懇款情理無有兄女子態豈不爲大丈夫哉孔
子稱言中清行中倫古之逸民其斯人之謂與嗟嗟乎此卷也余所
爲流連而不能已已也

題津浦先生書後

津浦先生諱道周號石齋中天啟壬戌進士精洪範五行之學爲詞
臣直節自矢聲震天下遭奸人齟齬死於獄矣兵入關先生誓師
而南殉節江陵有絕命辭數十首與宋之文丞相前後一揆焉書法
巖寄道健有歐之筆致而非饒鍊有褚之精彩而非斌媚卽此數行
亦足不朽于千載也

題陳臥子先生詩後

先生姓陳諱子龍字臥子號秋符雲間人中丁丑進士爲紹興李有
婺州許都亂先生克平定之江以南不震驚者先生力也弘光時給
事兵垣阮馬奸黨多欲中之先生屹不動改章後先生執節愈固
致命遂志君子痛焉先生詩直步草堂以前駕郭那而含滄溟所不
必言古文辭經術淹通粹然一出于正有明三百年固當獨步者乎

題董宗伯書古詩卷後

梁武帝評諸書家自右軍外亦各互有褒貶余家過庭書譜備矣然
以爲右軍晚年入妙而子敬遠不逮父則其他可知甚矣臨池之難
如是右明一代草推京兆其推待詔宗伯行書精詣無前于兩家又
爲優焉蓋其書從悟人若颶風飛雪飄飄乎姑射仙人之姿靡尋而
及也友人某某早歲抽簪閑居之暇聚墨爲歡所書宗伯篇體最夥
余尤愛其書古詩一軸因爲題于後

題曹邑志後

曹以爲丘已氏而引爲衛之楚丘余以爲魯之楚丘非曹邑之

丘也蓋公庭潛在今大名府滑縣文公從楚丘則滑縣東七十里以

滑爲曹以楚丘爲楚丘不知其可也或曰古已氏屬梁國爲宋之楚

丘隋改已氏爲楚丘縣其爲說也奈何余曰楚丘當自宋自楚丘非

衛之楚丘也何以明其然也春秋魯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是

楚丘之爲衛地也齊桓公二十八年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則文公

之所徙者是也魯襄公十七年晉侯會宋公于楚丘夫魯襄以前未

聞宋伐衛而有其地則知宋之自有楚丘也或曰今曹有楚丘屬衛

平屬宋乎余曰宜屬宋按曹雖與衛接壤然當日曹之受封也與宋

同星分今之河北昔之河南故曰古已氏縣屬梁國若以爲滑縣東

七十里之楚丘則當云屬魏郡而不言屬梁國矣且古之地名有相

同者又安知宋之無楚丘也乎有唐時楚丘縣屬宋州是其徵也宋

梁時楚丘屬鄆州鄆州卽今單縣曹與宋相聯以是知宋之有楚丘

也以是知曹之楚丘在宋而不在衛也

誌稱縣有濟陽濟陰二城夫言濟陽者濟水之陽濟陰者濟水之陰

不應最爾一城兼有陰陽也余以爲古曹國在定陶今之州與縣皆

得而有之夾有濟濱並稱南北豈曰不宜然今之曹縣只宜稱濟陰

而不宜稱濟陽也夫漢之濟陽屬濟陰郡司馬晉有濟陽郡卽漢之

濟陰縣之古濟北之治于濟南今之彰德河北之統于河南也若施

之一縣一城則未見其可也然則光武之生于濟陽亦光滿室遂緣

以爲此縣之祥不無失實耶

誌言此地之爲寬句者何也余觀東漢薛宣傳郡太守趙廣察宜

康遷樂浪郡尉丞則州刺史舉茂才爲寬句今則寬句在幽州而不

在兗州刺史部也蓋寬州亦自可稱寬句何以言之則功傳傳

軍而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甄氏定陶甄氏得恩父今樊
與宛通胸與何通也又新欽傳亦載以中渭從起宛胸攻濟陽則曹
之有宛胸也固也或曰樊傳註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黃臺
地功臣表有黃臺侯黃臺似不在此余曰師古以版之矣曰既云攻
項籍屠黃臺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黃臺明矣夫今之河
北即昔之河南以宋祁之引後漢地理志言之則此地之稱黃臺也
亦固也

或曰此地之稱北毫也亦有說乎余曰不知也湯始居亳在歸德府
東南縣穀熟縣亦曰南毫其北四十里有大蒙城爲北毫吾未知此
地之可爲北毫也若湯之徙西毫則在今河南府偃師縣盤庚之遷
殷正西毫也今此地相傳爲蒙城爲北毫吾不知其何所據也又不
知二日矣

卷二十八 題後

五

唯是指邑之小阜而曰景山則亦可稱南毫也又以邑有盤庚村而
謂盤庚之遷在是則亦可稱西毫也夫曹邑彈丸地耳而謂三毫在
是謬悠已甚矣或者地僻歸德妄稱南北毫爲或可若併河南之
偃師而懷之其乎哉作志之妄也吾郡海寧志稱顏真卿爲邑人夫
真卿爲東海臨沂人載於唐史詳于宋史非海寧之可稱東海也不
應謬述如此則知此之因盤庚村而及殷都因蒙城而及莊周又無
足怪者已

言定陶則可兼邑與州此就春秋之曹國而言也言曹則不可兼定
陶此就今日之分城而言也或指諸馮爲舜所生之地漁于陶丘實
在曹邑周武王以陶丘地封弟振鐸其地北跨濟水南至關伯之墟
是也定陶共王崩其子哀帝置陵陶陶丘而城以爲陵邑水經濟水
又東北逕定陶共王墓南哀帝建平二年丁太后崩起山陵于共王

之國送葬定陶則是陶丘之在定陶而古定陶之在曹邑也今以丁
太后陵言之豈不信然余因思曹宋之地之爲奇異也昔王莽以十
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丁姬故塚至二旬而始平又周棘其處
而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今猶燕然現在此與臨江王之葬藍田也
略同意者簡狄高禰實敗相土丁姬遺塚未時定陶謂非天道乎抑
或曹宋之地氣使然與然則木門合琅燕啄皇孫是亡漢之讖飛燕
而非燕之咎也余因哀定陶丁姬塚而及之

凡作誌者非徒記其名物象數而已古今大事不可以莫之載也余
性空疎閑于典故然誌中遺漏約有一二聊爲及之矣嘗從攻項籍
屠黃臺城以漢高之寬仁長者乃有此慘意者屠狗之罪與此其一
也魏武帝操攻徐州陶謙呂布入陳留進攻郭不克還屯濮陽操引
還敗布于定陶今邑有呂布村非其遺跡耶此其二也寶建德營河

卷二十八 題後

六

南取曹載遂引而西此其三也唐僖宗初王仙芝倡亂于曹濮黃巢
起宛句聚衆應之夫以巢之毒亂天下而濫觴于曹是安可以不載
此其四也元末劉福通奉韓林兒據亳州遂陷曹濮等此其五也若
此者恐未可類舉矣至于建置一條尤宜詳悉如漢武于此地隸在
兗州刺史部東西晉之兗州濟陽郡李唐之隸于河南道曰濟陰郡
趙宋之京東路曰廣濟軍皆宜條分縷悉何爲缺焉而莫之載也若
以爲一邑似可不論於乎又何以志爲也

題錢子璧倫史

洽桑以來陳夏諸君風流頓盡近得把手後江僧今日之靈光也出
其倫史一編于五倫之中州次節居其千城名教之書三館太清所
藏可以包舉無遺矣或謂史有美惡今皆絕妙好辭豈所以規爲直
乎曰不然人能閱此如齊王之食粥則五倫中樂事最多何必言

利於其後而後為得耶

書孝經碑石後代

漢時蔡邕書十三經于太學一時車乘填塞觀者如堵唐世車更今歐陽詢書十三經頒布學官今世所傳猶是率更之筆以思十三經皆學者所當傳習而孝經尤為本原孔曾之答問其有裨于民生日用不既切乎沈某先生得幸更書法世所寶貴意為書孝經勒石使家有其書人人編摩其以助令甲而勵人倫非淺鮮也夫自顏芝以來傳孝經者不一分十八章自蘭臺本也蘭臺本即本於河間獻王今聞先生好學復古規畫貞珉以為日用之需比于佛乘仙經不可為道里矣昔東觀武士皆習孝經六朝時以孝經治病自有此本所以靜讀池之氣而增兵甲不又在茲乎

題霍氏家譜後

孫字台集

卷二十八 題後

之

於乎此故霍將軍之所作家譜也將軍名時御起家閩南幕府還和陽參戎功在太常特贈三代可不謂寵榮焉已任身之珠璣鎮將甲寅病死越三載其家白下始聞將軍之變又二載將軍之元配沈淑人羣其子燦從白下還武林而居因廷于下惟教其子及婿此淑人之不忘先將軍而有敬慕慈惠之風於是乎在一日命子燦持家譜謁余為序余聞之再三而嘆將軍之賢也將軍已冠冕蓋為貴人不忘少時零丁孤苦之狀時時飲泣從荒離草中得先布衣諸全公墓碣天若哀其孝思而佑啓之此其不可及者一也霍氏遷杭之始祖為松茂其中子以其嫡戊雲南霍氏慮有勾丁之役蒙姓洪氏將軍上疏天子復姓霍氏此其不可及者二也即所載家譜不列驛姚不記博陸一遵先謙金公所作諸系布衣為始如狄青之不欲宗華甫此其不可及者三也假令將軍而在必為宗人適合食之卒必為

先起京兆之阡道強塲視未歸正不官之族人其不主下習之他所吾知將軍必有酒血重泉之下而控告于皇天上帝者矣蔡來前其念之哉爾自今以後毋事綺縠毋啓童心茹荼集夢時時墮臺為念則庶幾奉慈母之教而不墜先將軍家聲乎於此吾之所以訓燦者盡此遂以書于家譜之後

象山陳子伺詩藝題辭

四詩惟毛氏後立學官而後之習者皆毛氏詩又有新安為之註則其所以開發聖人之意者當無或遺豈不於三家為博著耶然今之為文者能淺探博於章句之理未幾萬一現有得於聖人之微蘊耶陳子伺氏至性人也箇中所藏詩藝數百篇宏中麗外輝然有光接之先型不失尺寸知與不知者要無不寶而貴之矣而吾獨以為有至性行於其間讀陳子之文而知陳子之人交陳子之人即知陳子

孫字台集

卷二十八 題後

八

北墅竹枝詞題辭

漢唐以來惟陽陳留諸誌其舊史也楊柳竹枝諸詞其新風也黃車使者採天下風謠南至會稽北至趙代後無聞焉嗟乎史不可廢而風可廢乎此治之所以不古也而一時賢人君子往往作為歌詩以傳於後比於盧令板屋雖聖人起豈得見棄哉同郡王子中龍網羅舊聞博綜今古同人皆通其俊才與野君徐君輩作西湖竹枝詞贈陳風俗美刺並見於後推為盛事而丹旌生北墅又作北墅竹枝詞前後共二十首讀古今忠厚之旨為詩言外可資裁其立

官之意也嗟乎以此為典則風傳矣即以此為越絕則史亦傳矣

本文短篇題辭

文家篇體有短長初非有一定之區域也意義所至各臻其妙諸采選體倘有遺誤自放于發有短篇之選雖屬偶見然覽之者如食雞跖如持蟹螯如遊丘壑如觀巖洞此所為引人勝地而尚未足以入人心也及門諸生虎男年經初雅積有年所其選筵所至諸公之以文相餉者盈篋充囊虎男集短篇之菁英者做教子所選為今文短篇於乎古今人不相及然賢人君子奮其才知學力庸果不如古則此題之有功于苑苑也不亦多乎夫唐宋以來名家著述其載于書目者不下數千百家而今所得者幾何然則古光片羽使後世知有某某文則有賴于是集也若集內之奇文輪轉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則又不待以余言為教也

卷二十八

題辭

九

借某公三會附錄題辭

竊維三皇既啟全無開覽路之尤人創從進王鏡始空王之地蓋害馬不除終為塵縛之侶毒龍已去即是上乘之天是知白馬之學非有殊塗南北之宗統歸一致也

郭生印譜題辭

金石刻非止小學家也自廬陵換集先秦兩漢以來碑篆而古人制作多得見于後然其精意不可得而傳也余閱擇丘郭子印譜其殆得古法而有其神明者耶自文何以來班班名家者顧不乏人而吊詩索異者亦復不少是猶見野干而詫為龍象遇小雷花紋而目為古銅也今郭氏諸刻可以為學古之津梁矣當與相如凡將防維訓辭並傳可也

朱醒菴先生義田商題辭

讀義田商十五條規畫盡善無缺不舉常典則之普也孔子曰吾親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醒菴先生父子敦族睦宗古道照人真不愧後國之賢伯余重勸善錫是編以針砭世之不其本根而弁魁其宗人者

曹南偶編題辭

賦于郭侯選其尊君之命歸娶于鶴李戚氏而刻其近業有賦二首記一首詩一首贊一首歌像一首題後一首余曰多矣夫子之刻也日將以歸見于諸先生長者是不可以莫之贊也余曰贊哉夫古之人重冠禮其大莫如婚禮將與為成人焉爾也是故趙文子冠見諸大夫古之人重冠禮也今之冠禮廢矣三加之制度之講矣而婚禮猶然在也雖然婚禮不賀子歸而見諸先生長者得一善言從之可也勿忘之可也然則是刻也是猶行古之道也且以稽業而考德也

孫平白集

卷二十八

題後

十

非以誇多而圖靡也是求益也非欲速成也是猶行古之道也

趙祖野乘題辭

趙祖野乘者關子之所作也關子讀觀古今得失之林慷慨歷代興亡之故條舉政務約為四十六篇於乎其盡之矣夫士不得志于世山濱水厓亦足自老操機拾箸亦足娛生而必垂空文以自見者何也士蓋有所不得已也夫士之欲有言也猶人之欲歌欲哭也止小兒之啼者必問其生障川之流者必壅而澁而謂士君子可已于言乎雖然顧言有當與否耳使言而不當即充棟却車無益也使言而當則雖恐言之欲盡也今關子此書深識治亂如若觀火覽之者惟恐其言之欲盡矣嗟乎關子特不過時耳使得遇漢武之主富與嚴安徐樂共上世務之書待諸公車給札上林豈得窮老農穴而已乎而惜也其意以空文自見也趙祖而談吾知關子之有所大不得已

也已

題王節婦傳後

於乎節義之於人甚矣吾讀王節婦紀畧不覺悲淚填膺蓋痛王氏之將絕而節婦必死以全其宗祀夫豈不賢哉節婦者前遭凌虐巨先生之女冰水君元建之家婦而吾同門友旋一君之妻也旋一君與節婦相偕十餘年有三女一子而旋一君多病以母方需人死遂不起而冰水之卒于官也與子同日未幾親孤又死于痘天之厄王氏也若不遺餘力矣危哉節婦雖欲不死豈可得耶危哉節婦雖欲死亦豈可得耶當是時姑死而有遺姑夫與子死而有遺女同堂之叔待其生子以爲嗣冰水生平長者務施予爲廉吏適負又多王氏一二故人經理成冊以遺節婦顧念先人之債未清其無俾于九原于是以遺靈悉畧之而節婦之家殆懸磐矣乃節婦從十指廣血中

孫宇台集

卷二十八 題後

士

題朱節婦血書法華經後

法華經乃經中之王凡大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世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無以加于此也朱儒人利舌出血用此經其與讀誦印刻之功又翻去遠矣語曰信爲功德

母舌血幾何得至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於乎夫非信之至豈得此哉蓋朱儒人以未亡人刻厲守節持身而修淨土有年矣而又能瀝血書經此于折肉折骨豈有間與衛人產于郭氏吾母產于沈氏皆吳之所自出故吾母于衛人兄弟也今吾哀吾母之亡而爲衛人題辭益已涕長一尺泣下霑襟矣窮子之惡其無已時乎

月軒集題辭

姚夫人者丁子在初之賢配也生有淑姿不須阿傅年當及笄侯公官刀尺當前便有針神之號詩書上口印蒙博士之稱偶一研題絕似素絲黃絹未言靜對無非壁水瑣山及其于歸尤稱佳偶鵲鳴戒旦無假繁欵定情之篇弋雁笙簧不必平于同聲之曲青玉案頭似人間之連璧湘城策上疑天上之雙星所恨年不配德命與時乖齊有入夢難尋九節高蒲現現盈懷何處千齡有水公忍未周相從

孫宇台集

卷二十八 題後

三

亦政堂詩抄題辭

古者南音實始於塗山而周世二南應之若關雎鵲巢等篇編于工歌爲風之首固非東西北音之所敢慕也讀以奉新聲迭起然必推本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曲有協律都尉所奏其不及遠甚何則詩之爲言正也能不失其正是以有關於風故君子取焉若錢夫人亦政堂詩抄其可貴乎政者正也廷亦爲政其錄取于風雲月露之詞矣夫人爲亡友元子之配當其倡和時所謂鼓簧弋鳧多有風人之遺及其流離困厄極人世之所難堪者而夫人竭其哀思奉寄有悲

殺急從之音價所謂類于禮義和于性情者耶至于史諸家亦多
論世之識不為唯假墨於乎是可傳也夫人既已文以事其家
女雲儀其子婦而清亦皆能詩詩多大雅而無微悉靡曼比如子夜
四時丁娘十索其何有焉政者正也以夫人之正為歸而即以相其
夫子而即以教其後嗣是其為于益範也不亦多乎近世雲間選集
一代之詩其屬女子者止楊用修夫人一首而高麗女子與焉是何
作詩者之寥寥也今亦政堂詩抄炳煥如此惜不令雲間見之然則
今世婦女之學詩者其取法于亦政堂可矣雖然學詩而不得其旨
猶勿學也吾願以此集為班女誡也

王夫人題辭

昔司馬遷以為韓厥存趙孤有陰德故與七國並王於戰國余觀德
彰孫先生之于王氏益厚之矣當聖翼之蚤孤也微孫先生妻以女

承字台集

卷二十八 題後

古

之成家王氏不絕如綫矣乃今聖翼為聖儒成名于當世秋毫豈
錄先生力哉已夫人歸聖翼賢而有德考室作器星如歲如苟完
苟美則是孫先生之大有造于王而又大賴于夫人也夫人有二子
皆用儒術精神先生多稱道之賢哉有子如此其可敬也已夫世人
得抗儷之賢者曰梁孟桓鮑極矣今如夫人之于聖翼同德比義是
得嘉偶豈可多得哉夏六月之二十有三日為夫人五十初度門下
士諸公將奉觴上壽而屬余為之辭余以為孫氏之德天罔啟王氏
而大之也而夫人之賢又非常辭之所能盡也遂為之歌乃歌曰唯
德唯義天所將無非無儀女德長啟聖儒兮瑯琊王鳳凰之占和鸞
鑄室有蘭兮堂有梅雲如冉冉兮徘徊有子兮能媒賓客至兮役鳳
雷

郭氏樵史題辭

古今著史者固不以為振春秋比世本而不知其後之猶有議也論
史者至通典史通諸書極矣而不知其後之猶有議也何則聞見日
進而是非難定又安得而一哉郭氏泰象之為樵史也上下三千餘
年抉幽探隱或出或入其言無不歸于至當益以其學術之正而知
其好惡之一也世傳陳延祚不知正統魏佛助為樵史裝子野地隱
侯互相報復若此諸人豈獨非良史才哉而千古所歸美者不曰溫
盛陽秋則曰習鑿齒漢晉春秋者何哉蓋延祚諸人以其好惡之不
一而知其學術之不正孫習之徒以其好惡之一而知其學術之正
也以此衡斷今古之史豈有不然哉余見近世章卷隱樵歷有底定
論天下事而于典志未厭厥心今題得見郭子所著粹然為樵史之
言口誦手持不能已已卒安得致斯人于著作之林讀石渠書作東
觀記以定一代之是非哉

孫字台集

卷二十八 題後

古

仁和孫治宇台著

尺牘

與梁天署

古詩盛于顏謝而詩已盡精辭盡于四家而辭已亡子山孝母所以
擅場千古者正以其藉藉為可貴耳天署近製清新流麗如那夫人
足當人主骨法自貴又如王倫揮斜簪風流宰相獨擅江左非他家
應隨支離搖拾駢偶者所得彷彿一二也賢之古人當非虛語

答張尹來

野人處鹿之性藏之舊矣顧爾處城市者足下豈以僕為有所愛
耶昔君公伶牛于平原仲子斂刀于井里彼豈不能如梁鴻出關魯
連蹈海哉顧或以其羈率親或以其懷德行亦各有其微趣也若僕

孫宇台集

卷二十九 尺牘

一

則不然若乏早宵行無半我局促膝下卧並牛衣所爾趨避難谷無
可如何耳足下愛我乃欲為而免我恐足下貪士亦不能助我買山
錢也言之痛心實增歎慨

與曹秋岳

側望音旨實深延軫先生阻滯屬門將及五稔修月養夕汎濫百氏
乘有餘閒但海內衆求望龍門而瞻仰者滿絕之懷與時增嘆耳大
同對對某者係故人之子因所聞尊嚴不敢以尺一相通久辱清眸
知其治行無過故敢附聞雖先生始終照拂之長白山人女已撫在
舍為子媳知先生念舊之義併以相告外小詩一通聊抒懷抱然所
為布鼓過雷門也幸教之聞右老在署併候治肅情主臣

與陳其年

湖頭握手候輪數載落月屋梁欣若暫對片想之勞想當同之向承

而鵬先尊君老伯碑記卒卒未有以報命蓋緣弟所知者止于林宗
之人倫淵明之高節其他細行芳規必有更僕難述者乞仁兄詳示
使弟旦夕構成即可以了此夙願佇望佇望集生兄又以台命徵弟
詩文年來饑驅不遑苦無意緒所有陋劣數篇不敢自外于知己惟
進而教之幸甚幸甚餘草次不盡

與雲谷於南

聞有雲谷之請不勝踴躍濟上兒孫遍江南北北比皆是要如師者
踏殺天下龍駒非虛語也雲谷為舊京首利七星松八功德水尚在
否僕甚念之

與周元亮

有僧於南者方受雲谷之請此上座平雖少實當今龍象非尋常善
知識也故及門張孺懷一日千里顧出大賢之門下宣城折簡先生
孫宇台集

卷二十九 尺牘

二

其無意乎

與顧茂倫

前歲鶯客既遊昨又朗詣見告風流都盡甚以慘伶頭硯石至深慰
平生海內知交寥落如硯石之述哀紀遊亦何多得也見貽畢沈二
子詩風氣日上斯事如積薪吾其退三舍矣

與嚴黃門

過苦水四十日枯坐一室間與二三友人遊白雀松徑逶迤數百丈
森然成陰喜不自勝曰此吾武林松門鐵圍之在九里者何以至是
耶因思前歲吾兄為南屏和尚特囑彼處常事所以護持此者豈偶
然哉天下名山勝槩不少在士大夫留心愛惜耳回棹而歸急欲為
兄九頓首者惟此

與錢武山

臨其竟不起耶其嘗學好古絕倫等輩而詩品書品皆不落第二
何以至是耶俾聞之涕數行下况先生為然亦爾先生放愁散憤不
為事也僕歸來在即行當與先生並對竹林下園黑白棋作距鹿
戰耳

與陳永修

已過漢門還不得轉步遠適焉為僕修進生平與弟如膠漆僕不與
死友耶然足下歸定勝于吾也修遠為文不獨落落有大家風味寧
無無耳聞稿本已歸山公今交幸與幸肯以不佞語告之國中其
客何時至杭吾欲足下與高庄諸子先為敘別後此第一義也身博
蘇臺不能奮筆惟此遙想耳

與高雲客

丁未夏間足下通我轉合錄然以爾子執登堂之敬古題題額至
今耿耿于懷弟以後雖有失傳之痛為爾饒饒乞食奔馳南北其可
嘆也吾兄還草堂無恙否作石戶之農而享百城之樂當不讓古人
矣胡老伯已客死京邸其老嫂與寡姑若弟同亡友吳錦堂親歸
未及十日即有東南之役亦未稍為安頓殊覺死交情可勝黯然
弟過三山不及停輿遂不得執手為恨到署中遇吾鄉呂素老亦至
朝夕劇談得吾兄消息且知有令郎人文俱妙竹林子弟富貴不
免安得以我輩律之第老歸里有奉懷詩三章寄政幸故我弟歸期
亦在明春當通覆報作三日讀以盡禮禮不盡悉

與陳永叔

見病不能起私心以為世無超人矣望更生通過象珍視吹枯肉
骨三月之閱覽者能伸吾子之不為廢人而轉為子行實明勝也張
長沙股中軍固世有其人而吾得之於好友七非尋常慰藉

與如戒三

丁巳承見招不棄故人戊午返里吾兄有博學宏辭之命是以不為
江右至為耿耿今者吾兄秉筆史館揚芳開真千載一時如錢唐
鄭向友崇禎辛未進士為福建長樂令惠愛百姓清絕一時真古之
遺愛補工部郎死子孫流離餓死又鹽官張次仲字元祐天啟辛酉
舉人變革後闔門者述所著有易困學詩紀等書又弟作亡友四君
傳四君秉節設世文未志節肯可不朽乞吾兄激揚表彰其盛事也

與錢武山

丁酉携宋同香得與先生素心最夕梅花初放牡丹盛開敵棋以
角勝酌美酒以橫嶽未嘗不時時過從也自爾人境之勝遊即是樂
祠之僻遇乃治以荒田薄產致有侵亂割讓至於每年束脯不能百
販賣文為活室益倒懸僕來學我就殺四方良非得已至于老父隻
影孤兒失教言之未嘗不涕零所恃先生知我心耳比來與若何似
昨歲底門人張無教數行至云先生近若款款此或偶然耶朝風藥
列攝術為宜今冬即擬作歸計相晤不遠勝不盡區區

與季平公

維揚會晤何城西園恒想賢兄弟之高青勝致廿載以來時時猶索
夢寐也仁巷方外住鉢貴地弟嘗屬果致候然會面缺然每欲命安
道之駕亦何可得昨歲從和陽歸僮僕先慈噴車身大委頓月正九
日即有溫陵之行知父臺在署亦不克一掃門祇候懷抱之私與山
俱積開簿書之暇時規筆翰西湖不寂寔仰藉風流脈兒學語未成
令以子職視賢父幸進而教之遠隔海角蕭然寒舍并命萬間之庇
臨楮瞻沂

與門人張無教

壬子春半有從長汀寄尺素發之則足下札也足下可謂愛我者然亦有不得不為足下言者僕平生性不諧俗自以泉石膏肅習南唐之教授效北郭之隱几可了餘生不為竟產後之累與與衙前日夕市僧為伍雖東顧所得無益短長舉予乞食就役四方心與願違徒有浩嘆於乎人非木石上養老父下撫弱兒自非有萬不得已于中亦安能忍然就道也故聊為言之令祖先生起居何似足下朝夕侍側咳唾親承抑撥不遑以順孫而兼子職亦人倫所難得可以爭美古人近來學藝若何滋孤先登此亦其時矣閩南雖佳山水僕心事煩劇無暇觀玩且又在幕中亦不能為閑獍野鶴也足下亦可以知僕之情緒矣陸水老近來何所其高情勝致當復不減昔時耶

與吳次公

去歲恰然就道未及執別瓜期又過淹滯他鄉此中情緒不同可知

與牛台

卷二十九

五

閩宅俱康泰為慰耶玉潤學業大進百相念殊深也大兄旅歸未賢嫂與令姪姪女俱至武林未今居何所吾以貧愁已不能存活然言及故人交情如令兄者又何能忍然也吳令兄詩二首附覽國子之千子皮彦升之千僕射今古有同情耳冬底到家把酒不遑

與紀伯紫

前歲弟從和陽歸里胡家蒼頭致手書交情切切此恒情所未有也又述足下與引倩一段古道照人處令人感極涕零在泉下當何如耶弟贈宗伯詩不過踐死友之約乃謬比高舉得無延譽之心過多昨歲魏女已與豚兒完姻宗伯此恩與天地永久非尋常新花結草作套語已也方今知交零落而吾兄歸然如璧光當百加珍琢以慰故人之懷弟比在王省巷中亦如儒子下榻偶感事耳忽經兩稔實以其相與殊常不欲仰別耳緣便不盡所懷

寄嚴顯平

庚戌歲底從和陽歸一丁先慈殯事霜排雪凜之際枉駕郊外別雲道無有已時嗣歲月正九日即赴泉南之約倖然起行亦不及替別我勢如何冬間聞邸報見還朝草江浙情形若繪圖以上紫荷青蒲中有如許人何以十年閉居也弟以僕聖之故南北奔馳初亦不過謂郭丈舉入署徐孺子下榻偶然事耳今念老父體漸無資兒曹門戶多費不得不從事于此視馮大叔之簡何比干之贖遂為尋常醢醬豈得已哉兄憐我念我數千里外時致書到不勝感激之私緣府幕之便耐候起居幸為蒼生珍重自愛此真故人之拳拳也

與吳雁市

計潯利相幾及三載離羣索居如何可言忽接素函若拾瑤車而騷舞蟬也乃足下又有內報麻衣征途知非得已讀聞越作如柳子厚

與牛台

卷二十九

六

柳州諸記天生如是才使之半愁困頓或至說劍彈劍行乞當途良可嘆也自古才人如西園諸子大層羣賢皆得曳鳴珂乘華輪而足下乃不得為金園之客客與東觀石渠此郭仲華所為寂寂美人而股際深所為咄咄怪事如何如何黃石齋先生書弟在杭覽其數種如大易正及洪範細衣月令儒行等書悉已卒讀以為洪範四種是陳古訓今之編大易正不如楊子雲方家都洲可無作也不知尚有未見者可得相聞否聞令姐丈大是風流名將篇作必多可得請教否耶鄉里故人如翁緒老貧而且老奈何弟甚為之憂懸離家以來又知其消息否弟本開雲野鶴今如坐新婦帳中大是羞澁丹霞數武不得而談可嘆可嘆臨書不盡鬱積如何

與勞沈露臣

別來從未接信實切永事二母當發憤攻苦悠悠忽忽無益也人

之功名猛則得之無謂自巳年小即如愚男不愚轉盼間遂成老翁可不寒心

與王省菴

執事改霖雨為淋雨非也書曰苦大旱用汝作霖雨言大雨也公羊曰雨過三日為霖穀梁曰雨過三尺為霖安有以霖為淋者府有雨淋鈴曲然無淋雨也故知執事之所改為非也

寄朱全古

相別來計有三十餘載同好之問淵豈有弟與兄哉舍弟由合自京都往還魯悉動定比來諸事勝常著作之富想復等身又聞賢子高才若志驥首雲衢以展其長未盡之蘊當不遠耳竊念弟與吾兄形迹雖疏然交情之縷縷臭味之綢繆固數十春秋如一日也自顧草長逝長安家鄉親美虎臣洪上府倚甸華際故雖前後俱為異物每

孫年台集

卷二十九 尺牘

七

一念至酸悽百端吾兄如魯靈光而弟以草木之質形體僅存便當與兄覓迹瀾陵採芝南嶺不則六橋三竺間與清猿野鶴娛玩朝夕乃吾兄倚梧燕京而弟窮年作客在外傷哉食也使吾輩之行藏如此恐亦昔賢所未有也吾兄亦為然耶否耶頃聞曹縣仰首燕嶠連結不解情有此寄

寄關粹三

接家信知鼎駕在舍天之憐我父子而惠以有道俾小成就至于日紀故事誠于手抄等書祈每日與小孫說一二段童稚之年使之知有孝弟亦日課之故要也弟在界中唯勸主人以愛民崇已為事雖無德及人然百姓咸悅之情算是口碑誠道以知斯民三代直道而行常非虛語

疏

玉泉寺募疏

玉泉寺故為淨空院高僧公超說法神龍撫掌之地其地以泉著而泉以玉名所由諸山延其英稱矣自南齊至今歷世名賢所為低徊留覽而不忍去也余少時猶及見泉流水清游魚活沫今三十年間惟有荒野崇密無復舊觀豈不悲哉雖然寺以人興地以時舉今吳會一區鹿苑鶯宮無不次第俱舉而况茲名勝以其時則可矣上人矢心戒律證無上義則其與泉而集事若長風之舉北林又奚難哉雖然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有其時有其人而尤致望于檀那信心之侶不可少也是以敢告世之長者庶幾共發菩提以成勝因將見梵宇精藍不日而就而白太傅蘇玉局之流持筇竹杖冠白綸巾以聽名泉而觀鯈魚之樂可跂足而待也已

正宗禪院疏

孫年台集

卷二十九 疏

八

先儒謂王道既衰于釋氏猶見三代之遺此非重浮屠而薄吾儒也古者有廬舍以待旌節而秦漢以下尚有亭館今安得略存萬分之一以為津梁之緩急哉未昌門外有正宗禪院此古先生之淨院禪信之精藍也然而沂江而上望門而或不及者自貴遊之輩以及羈旅之人多棲息焉此余所述為三代之遺非其一端耶寺僧矢心營建自大殿以至迴廊及宴息之廡所須稱錢不可勝記今特為播告于檀越之信心者積羽成重泉輕舉則樟亭無宿之客必有感戴四天而刊涉三塗者矣又不止息心了義之徒賴以棲泊已也是役也成其為福田利益又豈可勝道哉

定香寺大悲殿疏

定香寺當鹽官之西為給園精舍大抵數百年于此矣中間興廢莫能繼悉敗後有僧鏡湖者戒律人也精心矢願欲構大悲殿一所於

寺後址以延接法信會通離亂凡工雖具幸以無成可爲浩嘆乃考
了緣居士以鈞天之遊窮無生之義知火宅之易捐金化城之高閣
遂與隱雲柏言諸師誓成此願且欲設無邊之舍使香積雲廚開
寶藏大第舉焉烏摩弘開覺路遠轉法輪其有賴于此也此不徒覺
靈飯僧司徒立寺者矣夫茫茫三界罔匪迷塗廢歷四門所以棲定
爲嶺之上苑在茲諸生之津梁不遠然而良裘非一狐之腋大厦豈
一木所支是所望有道善人共襄斯舉使雅林重整鹿苑更新將必
有雪山羅漢南嶽真人宿迷而覺衆者焉其功豈可爲道里也夫居
士以龍樹之後身諸師以佛圖之先識自當感動天下告成旦夕其
又以予言爲與哉

率提募疏

佛氏之有密教謂盡于陀羅尼曰率提者謂諸佛之母如來之心也

集半台集

卷二十九疏

九

昔摩騰入漢無畏在唐演經論數百萬言謂不如真言之攝一切矣
迦道士建閣于吳山之嶺曰此其爲斗母也夫斗稱攝提不聞其有
率提也其將以攝提爲率提歟雖然所爲母者蓋爲資生之義如坤
主如宿蠲云爾斗爲帝車運于中央兼制四方卽斗已爲五帝諸神
之母而又爲斗之母其爲貴何如矣彼言佛者德性之海菩薩之宗
卽佛已爲一切人天之母而又爲佛之母其爲密何如矣雖然卽以
攝提之吾儒之教莫尊于易易无妄之二日不耕獲不畲畲言
計其效者之爲妄也而率提之義使人無所不求甚至千夫樂其婦
婦其夫而皆曰吾持率提可以得之亦甚非聖人之旨矣曰不然
儒者使人正誼明道務絕其有爲之念而役可以有爲也佛者使人
息心了義務起其有爲之念而後可以無爲也今率提心印有不可
思議之力而人之願爲之也則是諸佛菩薩不啻于恒河沙之多不

止矣雖然道士之建之也於老氏之學何若老氏之學在于玄牝
提之義在于攝心心荷得矣泥丸黃庭皆是物也心荷失矣丹臺石
室又何爲焉然則率提者其爲三教之摠持可矣卽何疑于玄門之
奉行也哉予少憇于茲山敬禮神聖之下今又若干年鍊師重建是
閣有賴紳大夫爲之倡始有賴那信喜以爲之助成余以知三教聖
人之大有賴于是也余聞之密宗神咒不令生解但誦持之便得道
果嗚呼其爲功德亦可爲覺山之捷徑苦海之僻航也哉

黑亭子灣茶亭疏

遙例金門至錢塘門口黑亭子灣是不可以莫之亭也其名存舊矣
而莫之亭者是無人焉爲之亭也古者十里一亭設亭長以處之有
求盜以輔之今則不可問矣而亭之所在往往有苦行僧煮茶以供
往來之客是非古也而於古爲不可廢也黑亭子灣者重西湖爲南

孫三台集

卷二十九疏

十

北之要津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往來疎齋誠不可以莫之亭也有二
僧焉求建大悲閣於其上而仍其舊而設之亭其事最苦行所爲也
其意則大悲所願也於乎豈可少哉自吳越南宋以來有湖內外圍
僧臺觀向之森植羅列皆皆銷沉於瓦礫沙石之餘逸沒於叢墓荒
之隙而是亭者何幸有兩僧爲之募建也從此十年復兩堤之桃
柳西陵之松栢安得不以是爲肇始哉賢人君子助而成之有餘
矣

禮華嚴疏

浙中五山稱靈隱爲最當五燈之盛傳也文喜以鴻仰延壽以法眼
德章以臨濟并嵩以雲門奉禪師以曹洞五宗無不具焉而其初則
唯道齊修習禪定于石室中嘗爲學者講華嚴經千時藥冬忽生
異花二本狀若芙蓉燦爛光燦觀者嗟嘆嗚呼華嚴之異乎道齊之

具是也。不可思議者也。要以結理公而開來學。雖齊之有資乎。雖
最固其所也。今臣道齊幾及千年。與有如道齊之講習華嚴者乎。余
夏日過靈鷲文徵上人。以禮華嚴之疏。求請余。其志之有合于古
也。夫華嚴爲祇恒之最上。乘龍樹取之于龍宮。唐末有異僧元素。資
桐木。而習于支提之石窟。開五百天冠之異。而游鋒亦以華嚴從靈
應至矣。提攷靈然。則華嚴之功德。真有不可思議者矣。是則文徵此
舉。其非尋常誦經比也。諸善信者。其助成之。吾見異花之復產于靈
鷲也已。

雜著

靈隱和寺說

漢世有九寺之目鴻臚其一也明帝時李膺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合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身尚在此其得寺之始也到昭曰寺之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靈隱之為武林山武林之為都尉治王莽時廢而不有至東晉時理公自西域至而舍之其舊摩騰之舍於白馬歟然則靈隱之稱寺非猶夫凡為寺者之稱寺也法花珠林云古德寺諸乃有多名或名道場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華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難惡處或名親近

孫治台集

卷三十一 雜著

一

靈隱得名考

靈隱吾不知其名何自起也顧夷吾山川記云錢唐泉自南徂東隱浙江一溪謂之靈隱浦史記秦始皇十七年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陞中渡班固漢書錢唐西津浦謂之武林山武林水出焉然則有錢唐即有武林有武林即有靈隱其名皆起於周秦之際乎

武林靈隱山辨

武林其即靈隱山與自世儒暗於大較以武林為郡之總稱而靈隱不得蒙其號矣然而言武林則靈隱不見言靈隱則武林亦不著不若以靈隱為靈隱也然而縣治之在於靈隱何也古者吳越皆蛟龍之墟回水窟也今之清河洋湖江漲潮王無一非水也則安知縣與都尉之治不在於山也且大海塘築而後有江江塘築而後有湖湖塘築而後有會城然則錢唐之有賴於塘也久矣若夫塘之未築與塘之初築則安知縣與都尉之不在於山也縣與都尉之治之在武林也吾是以知武林之在靈隱也

靈隱通江說

鄒道元水經註江又東逕靈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下開散狀似蓮花夫蓮花者蓮花峯也其為靈隱無疑也以今觀之山隔於湖湖隔於山而曰江東逕靈隱山吾不得其解也要以是時雖有明聖湖而湖之與江尚未有分也唐人楊巨源詩會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則唐人尚有此景夕矣又無在於寶王之門對浙江湖也一日靈隱浦即今之進龍浦也進龍浦可以稱靈隱則靈隱之所表者遠矣則猶之乎武林之可以通稱也與

孫治台集

卷三十一 雜著

二

靈隱入海說

漢註曰武林山武林水所出行八百三十里東入海今山臨平湖天開河以至海門不過二百里而通安有所謂八百三十里者與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夫海塘不若是之近而海不若是之遠豈古今異宜與要以錢唐所記者江塘而非海塘也武林之水滙為西湖東入於河由臨平湖以入于海其道自南可約畧而得

也

靈隱通湖說

明聖湖為西湖不以武林水而始有也然而武林水之奔赴於西湖者勢也吾是以知靈隱之通於湖也夢梁錄曰舊靈隱浦今資國院前是也楊瑞石門湖詩一靈何所隱深浦老漁父一舟泊卻疑秋波穩靈隱泊舟此其証乎或以弘治五年洪水衝塞沙石其道遂不可行對木及三百載也宋淳祐丁未大旱詔趙與憲開湖行春小池可至靈隱山前

靈隱飛來山辨

鄭生之所謂靈隱者飛來峯也今以靈隱為靈隱則飛來不得而兼稱也雖然飛來者後起也而名從主人有理公以為之主人則飛來安得不謂飛來與故以飛來為飛來則靈隱益為靈隱也然則賴孫字台集

卷三十 雜著

三

尤以上靈隱得而有之三生月桂客兒飛來得而有之則夫冷泉者二山之所得而合者與

靈隱以許由得名辨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許由未嘗遇吳會而入越絕也孔子稱泰伯為至德稱虞仲為逸民二王皆入吳何乃近舍二王遠希巢許哉昔有道士長往不返因以稽留為山號上古以來隱君子多矣不必許由也昔有虞氏漁於雷澤非五湖之大概也耕於歷山非愚山之九龍也而好事者以此當之此亦好事者之過也盧同詩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有許由豈非沿習齊東野人之語耶

飛來從巫山來辨

理公見奇峯而嘆曰此吾中天竺靈鷲山之東嶺不知何以飛來有

白猿呼之而出此其事甚奇而好事者又指為越工時自巫山飛來亦謬矣以楊升菴之博雅亦曰至陽臺自巫峽飛來靈隱亦何據耶善乎先賢邵紫芝以類徵也曰會稽陽明洞有飛來石包山一名飛來山金華山寶掌洞有飛來峯蘇州天平山有飛來峯廣東羅浮山有飛來峯福建汀州府有飛來石福州府屏山一名飛來山滑山有飛來峯蘇州興國縣有飛來佛廣東中宿縣有飛來寺於潯縣有飛來橋皆粵山名小飛來皆此類也是否未可知也而必曰從其所從其所則非也

靈鷲得名說

釋氏西域記云青閼嶺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樹土人號曰青閼嶺山山名者閼鷲也竺法維曰羅閱祇園有靈鷲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孫字台集

卷三十 雜著

四

使人誤認假安兩翼兩腳整治其身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也理公西來樂此山有似於靈鷲也故以其山為靈鷲以其峯為飛來然則靈鷲之得名其始於理公無疑理公先建靈鷲後建靈隱而靈隱之名反在其前何也武林山者神仙之所窟宅故謂之靈隱上古以來相傳有此稱也則未聞其始於理公也雖然靈隱至今巋然而靈鷲中廢者何也西域靈鷲山又名離鷲阿離坐禪處有天魔波旬化作離鷲恐阿離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離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然則鷲之為名其亦佛之所不喜者與靈隱至今巋然而靈鷲中廢其亦或以此也

靈隱石室三所說

靈隱之有石室也名何防乎鄒道元水經註曰靈隱在四山之中有洞穴石室三所其三所者安在耶或曰真如居焉石室是其一也

靈岫利利石室靈岫諸名說

靈隱號景德說

月中桂子說

靈隱僧善治潮說

駱丞之咏靈隱而及溯江湖也人咸疑之而余以爲無可疑也乃治
潮者出于靈隱僧又何奇也錢王時以萬弩射潮而潮不能卻也僧
都統贊寧與知覺禪師延壽建塔剎寺于江干以鎮之而潮猶故道
焉是其一也前南齊時驚濤爲害寶達誦秘咒累日吳行人形見于
夢而潮擊西與東所以平又其一也洪武初海潮崩岸壞民廬舍燬
菴慧炬時居理公岩爲湖神說三版戒楊枝酒遽卽止不崩又其一
也然則靈隱之有關於浙江潮而靈隱僧之能治潮也所從來矣而
又有異者往者六和塔災火出于北高峯而焚之夫北高峯爲火山
而能飛火于六和塔者何也吾是以知靈隱之有關於浙江潮也

東寧宗嘉定時品第禪院五山以徑山為第一靈隱次之準慈又大
之天童又大之育王又大之其以徑山加于靈隱也則不知靈隱之
為武林也知靈隱之為武林則徑山不得加于靈隱也或曰有徑山
而後有靈隱以其沿流而言之而非也夫中國山川皆本于龍焉卒
安得執此以論徑山靈隱哉且是武林者四王七帝之所都也空其
先于靈隱也

靈隱通有五宗說

靈隱之為禪天竺之為教夫人而知之也然中竺為禪院十山之首
而下竺則亦多禪師居焉是故與禪則雖為也則未有如靈隱之
于禪也南嶽青原以後五宗迭興而靈隱皆得而有之甚矣靈隱之
盛也余序僧自唐以下未有以教入焉者也畧據其一二即如真
觀之為曹洞也文喜之為臨仰也延壽之為法眼也契嵩之為雲門
孫宇台集 卷三十 雜著 七
也佛知諸人之為臨濟也五宗之賢聖指不能屈靈隱得為有之
則未有如靈隱之盛也

冷泉亭舊在水中考

冷泉亭之建于刺史元真也而樂天踵而記之其曰亭在山下水中
故可濯足于床下而釣于枕上也則其為水中無疑也宋時毛君友
為郡守拆去之其自序曰昔人加亭于冷泉如明鏡中加繪畫山翠
水光去者過半拂拭昔時舊觀復還以斯而言則當時之亭之在水
中也益無疑也雖然有建之者有去之者其建與去則為空也或曰
冷泉不可以無亭則樂天之記善矣或曰洪熙時大水岸崩土塞石
闕俱廢水益隘焉後之為亭者遂不干水之中而于堤之上余問之
故老亦無從而知之也則今之亭非昔之亭亦不知起于何時也

蓮花石品說

牛奇章傳稱以甲乙丙丁列石品謂太湖石為第一靈隱天竺石為第二
為其言天竺也猶言蓮華峯與飛來峯也蓮花之石吾鄉約見其
可形容也而其鮮麗則若芙蓉焉故以為蓮花也雖然其甲于太湖
與乙于太湖吾不得而知也而其與羅浮並者則奇章之不予誣也
乃蓮花之厄厄于楊兒有楊兒之鑿之也而吾不得全矣有楊兒之
鑿為已像也而石愈醜矣然其質固在也而吾不得全矣有楊兒之
之也故虞比部淳熙之代石言也曰石告黃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
間我石無言言在天下其以洩石之憤也云爾東坡之去杭也曾惠
筆贈以石東坡詩曰還將天竺一峯去要把雲根到處栽其愛石也
不亦至乎然東坡兩為政于杭也未嘗伐而取之也而奈何後之人
之不知愛也或曰伏虎岳伐于如通焉唏矣

九里松說

孫宇台集 卷三十 雜著

袁公仁敬之樹松也左右各三行行九里起行春橋至靈隱而止及
下竺焉是為九里松也然吾何以知九里松之屬靈隱哉宋時知絕
之在靈隱也理宗取下葉園地為闕妃建集慶寺知絕即日荷笠而
之山以古葛田千畝易之不願也則之靈隱者也元時有賜
九里松行路碑淳朋之表具在也則九里松不屬于靈隱而何也
應乎九里松之貴以松貴也今松盡而九里松又何有矣萬曆志載
九里松之見在者下竺路十一本靈隱集慶一百一十九本共一百
三十本邵先生虎巷之為山志也相去十餘載所記行春橋至張家
亭八本至黑觀音堂五十一本至飛舉亭七本至飛來峯二本至
龍橋至靈隱寺門十二本下竺路十本共九十一本及其末年已十
亡其五况余之生也晚為童子時已復家寧猶見有二十餘本及于
今日所存者不過十數本矣嗟乎松盡而九里又何有矣余悲夫九

里之無松也無其實者以名存之千載而下得與泰山五大夫並傳者則猶賴乎此也云爾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論

記今不存無可攷思謂當爲晉之簡文帝而非梁簡文帝也何以言之侯景陷臺城立帝在太清三年明年爲大寶元年迺帝幸西州者再又明年幽帝永福帝旋以土囊被執名爲天子國亂父死大憖在側尚欲賜沙門田爲之作記當非人情若晉簡文帝舊爲會稽王與支道林往還安知其初不秘駕於靈隱與賜田賜像或有其事與故以爲晉之簡文帝也愚又有疑晉之簡文在位不過二載受制桓溫未暇有曠舉也且帝亦未嘗爲文章或者梁之簡文爲晉安王在監撫時於華林園所作亦未可知蓋晉之簡文能爲清言而梁之簡文兼能文章故後世乘而謂爲梁也

孫字台集卷

仁和孫治字台著

四言古詩

通窮詩

戊子三月六日為余初度歲月如駛倏已立年吾道將廢吾學罔成感時觸緒悲非一端因念前人以孝節名臣起家至於我祖我父事修厥德又增崇之豈其于吾身而敢有廢也昔泰邑述祖德之頌張華作勵志之詩情有兼焉題作通窮詩其辭曰

詩其辭曰

肅肅我祖初謀衛卿孫氏始祖衛卿以下始可得諸宋以愛自周南奕世載聲天祐皇宋龍飛吳京雅我敢早應合效榮家本汴人自散南楚居錢唐吳京見類延之詩

孫字台集

卷三十一 四言古

一

令德庶無後危

如何周道倏焉如刻被髮于野嘆彼微管孰是人斯銀黃用給我宗之約信誓宜宜貽及百年歸慮維維元時我祖一齋公隱居不仕

肇自皇明世濟其美體道於身化行於里伏生轅固此焉足比僂僂循牆達者其起我祖自好德公以盛德積學為隱君子故能無徵節孝以補後人也

猶與高行卓矣女宗有母惟楊實惟其同節婦為嚴軒公婦失節於家胡不諒之死靡從母有叔不類迥母改志母投河而死者

上於祇承休暢曰韓與翁是時家食其母以手指撫爾諸孤德成教隆子慈訓公是也為治七世祖煌煌詔書傳世無窮

斤斤孝子哀哀求養致養終時泣於墓有鳥如雨有兔如霧南山之藏終焉永固自啟阜公以下俱葬於南山處樂岡孝子喪母廬墓之故以在終身必每日必一哭一泣往哭墓上故為

孫兒集與於他所計我之鹿樹處中宗家之竹生墳上孝誠之應殆同一揆也廣濟所傳謂明所作我思古人曷惟其庶

於平載德愛及黃門孝子子揚為方泉公贈若楊子故為思泉公以與寧兵青浦伏節以孫至時張馬股傑王甫喪魂命分宜當國公論究為者德皆無使下移等語肅朝尊為帝獨教有給星

之光明高士令聞世曾祖諱象賢號存字公都舉生貢入國學校節長弟祖諱日章號南公轉學多通教與計偕以養母歸後終年

孫字台集

卷三十一 四言古

二

皇曰優哉二惠競爽我祖蚤彫我父實享家大人諱錫字明哀我父為本生祖盛德無兩棄絕榮名窮年色養聿迨來孝底績已往

亦閱大人世德作好事死以誠事生以道與母同志抗情物表吾母治甫三歲治甫一歲即罹回祿家無牙室無斗儲家有耆老篤志

儒林仁義為寶

嗟予小子曾不是思父母生我長之育之逮我既壯皇斯達斯太山在望焉其企而河海在邇逝者其追

嗟予小子仰惟前哲光光其孝植植其節我祖孝子公後至於我父以故曾祖母方祖母焉又伯母累世克勤胡然爾帳千里之用防于

蟻垤敬小慎微以隆義轍

爾德不有既喪而子不肖爾德又喪而女禍亂自人匪天降只三千之誓無後為累庶幾敬恭思繼將祖

哀我人斯問有攸賦言念美人諫志吳蒼心之憂矣感彼喪亡祖顏
民朋輝輝有光晏晏同懷采采有芳謂弟也何以終古濯足餘哀

古樂府

銑詞十八曲

朱鷺

朱鷺軒以舞路背耶河魚大上不之食不以吐謂不如鶴下胡茄之
下魚魚雅雅將以問御者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絕九江五河迴觀四海之池是耶謂何顧我蓬首思悲
翁日出入安窮桑子桑母拉杳無所宿徇逐役鬼命何促美人之子
期君轉桑翁所樂與天地比長

艾如張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一 古樂府

三

艾而張羅舜於何施嗒我黃鵠高飛滄浪天倘復得烹煮之風風迴
在上林深苑中一母九雛我尚得以爲哺嗒我人民一日張羅鵠不
謂鵠鳥不謂鳥

上之回

上之回出蕭關歷獨鹿鳴澤達幸河東禮首山郡國受計以承甘泉
上帝降臨芝產九莖符安離丘之鄉威顯稱臣謁者引之鄉殿際萬
民受賜大醕五日悲吟皇帝延年千萬歲

擁離

擁離趾中可築關緣以慈蘭開祥荔五采紛陳與神通普備獲其何
不來下擁離趾中

戰城南

北庭廣大出積落外國胡水寒微冰雪後殺武士

殊死戰不逐驚馬鳴羽林騎十八萬各各振威靈願爲忠臣舉大名
傷彼良臣良臣誠可傷十年握刀筆不得調郎

巫山高

巫山高無極江水深深無梁公欲渡之公無渡山以回回水湯湯
巫山高有女江水深深有姬苦身遠望泣涕霑衣局不托鴻鵠參
天飛飛入故里遠道之人美人子心思歸乎悲矣

上陵

上陵一何高高高及雲端有客乘飛龍言徒殊庭還無舜爲君御飛
康爲君前處妃與玉女遊戲在雲間騰光之臺集翠雲白鶴鼓翅青
雀含英曾不知日月明瑤琨之酒以鳳膠僊人下飯聖磨鳴玦披羽
衣飲我元泉受要至道遊遊自然高帝之孫且曾孫胡當乘龍以上
天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合符黃帝又何之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一 古樂府

四

將進酒

將進酒晏平樂縱高唱詩書博值男女七十人趙代齊楚謳歌作萬
民縱觀角抵戲魚龍曼衍相悉索皇帝御宇來暑和四時德天地况
施協瑞應興騰麟趾何紛薄羣臣上壽賜民許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陛下萬年有道長與天保守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君馬西極臣扶桑何用胡之琉璃鞍上排闥闥謁天
帝廣樂大奏使君前坐君上坐賜藥一丸和洽諸夏不得盤桓君馬
逐臣馬就日三匝逐高關

芳樹

芳樹日月出入其中鳳凰端坐芳樹官驢驢在其西鸞鶴在其東凡
鳥三百六十一朝鳳凰中有鸞鳴鳳凰懷與君之臣明曾忠良

之子心不可匡如此芳樹日月出入其中鄭人之子難爲工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河干何用問遺君金得翠琅玕鴈以合歡佳緣以明月環開君有他心棄置不復陳一奏合組歌再唱別鴛鴦長笛瀟瀟笛當風悉索揚其音揚其音使君高知之拉雜其壁燒其環勿復與君相思相思與君絕兄嫂笑我又何爲妃好秋風蕭蕭長風颼颼平德乎何爲入君懷

雉子班

雉子班知此之雉股股題在傳人離其山雉子知得雉子高飛止帝側不見陳倉上童子云是雉所爲也雉來若流星以光輝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驚雉失人若石所中今上神靈日出入威從兇羊豈愛其雉并其雉

孫字白集

卷三十一古樂府

五

聖人出

聖人出是九州五常爲聖德德來聖人牛馬太乙用空庚美人哉與神通玉降神降封中老父來初見巨公聖德神策黃帝大鴻尚世比德永未無窮

上和

上邪我欲與君相須長命無絕願與君俱地爲乾天爲開山崩海竭志不爭附耳在君側敢客去復來不敢與君相猜

迢如期

迢如期光陰離皇帝大樂咸豐與天齊通天之臺甲乙帳終以寶玉明珠幾外國君長紛佳哉桃符案化陶駢驛委虎現珊瑚文甲翠羽璧流離何用賜之犀毗比陳繡綸錦綉何用享之海中竭極都盧已淪有日月所置北蕃臣扶服呼萬歲具刻佩刀衣裳冠帶離設清

不知濃廣大

臨高臺

臨高臺以淵太液之水晴且寒池有香草日以開黃鵠踏踏下殿驛弓射鵞陛下萬年神人交門呼羣臣中者執金吾

石流

石流石水流爲波水清見石水流成河河之水道阻且長欲駕無車欲渡無梁嗟彼遠道湯湯涼涼

碣石篇四首

三壘鼎峙金銀宮闕群僊縹緲保護雲術奈帝何人鞭石見血東自扶桑西至窮髮復有大瀛九州城歿思駕六龍出入口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觀滄海

孫字白集

卷三十一古樂府

六

孟冬十月烈風摧頹熊羆踰時虎豹徘徊繁霜苦霧都爲死灰水竭其流木解其柯青青者柏依於山阿彼其之子失路如何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冬十月

郭上不同勾吳蛟龍習非俠劍樓紅樓衝西入卑耳北上太行羊腸九折毀車摧輪拔劍出門泣下如雨雲行水步易守吾度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土不同

神龜雖壽余且竭智東海無貴囚於金堤老馬悲鳴嘗思塞北烈士壯心要當死國武羅伯因豈日能贊厥猷巧拙不但在天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黃鶴歌

悲夫黃鶴之孤鳴兮七年無歸遊遍四海兮與眾長辭中夜飛鳴兮
毛羽摧頹天命無推兮獨宿清池寡婦視此兮泣下沾裳嗚呼命窮
兮美人其何方彼黃鶴鶴尚然兮况於豪英雖有賢匹兮終不同翔
登後引

置酒忘憂館開筵命友生麒麟元約胎東歸辦精珍淮南奏奇唱舞
者自西荆激激流清南美人羅前庭眾賓咸觀會高義薄青冥有至
反無餘杯來不留行主人散高義慷慨明素心烈士中飲起拊劍而
雷音左望古冶袖右結滄海襟願得夷險難東海應黃琴

登後話

公無渡河兮河流湯湯公竟渡河兮害不集梁渡河渡河兮死索公
何兮

孫安生

卷三十一

古樂府

七

傷人篇

傷人篇白虎通是昆崙居王喬紛前漢後車偃蹇三松樹九
龍絕雲霓倪觀人世間局趣焉所如徘徊玉京上直至神皇臨白榆
高千尺金闕其丈餘麒麟與鳳凰何紛離真老持絳節章帝服
飛符長蛇讀寶訣五靈金果香再拜受九藥八瓊雲碧腹大容調琴
瑟洪崖羅笙竿廣樂奏天庭鴻與人間殊主父一小兒趙放射熊羆
淮南稱寡人降請守天厨燭光舞羽翼要當軒轅俱赤松與赤須無
迴向細微

飛龍篇

東隣萬里遠過蓬萊傳者四五綠髮青鬃鳴嗽吹笛要我天街謂予
小子名在丹臺冠我霞冠飲我露杯謂拜上皇金闕世魏教言神藥
厚感龍胎身上毛羽未絕塵埃

西門行

出西門大樂之但當快飲酒樂不可知一夫飲酒飲酒須及時何能
搃摩磨牙談笑公卿為選俊童列妖媚挾瑟上高堂煩音動人腸
三拊我鹿盧劍盡我金錯囊但得心所欲何必重煩傷解日月昭昭
寢以曉芝車雲馬從安期日月昭昭寢以曉芝車雲馬從安期五人
生一世間辟羗居井邑俛仰中貴人但為所鄙嫌

東門行

出東門勿言歸念平生涕霑頤但奉一囊粟還從丞相來借車一邑
邑饑欲死妻子環舍啼丈夫不自激叩頭反困厄泣牛衣二泣牛衣
上媿舍人狗監下顧此三尺侏儒牧羊小吏皆為三公挾劍束書且
何之解三牧羊小吏皆為三公挾劍束書且何之西用不能報罷反乎
覆局來歸四

孫安生

卷三十一

古樂府

八

出東門勿言歸念平生涕交頤但奉一囊粟米還從丞相來借車邑
邑饑欲死妻子涕決啼丈夫不自激叩頭反困厄卧牛衣上媿舍人
狗監下顧此三尺侏儒吾非西用不能馬首欲東不可久居

顧東西門行

駕飛龍望天庭相期汗漫遊太清過閭闔息增城桑田滄海壽已盈
歲未暮時幸征思挽六螭暫停御玉祖設蘭珍命我同儕呼友生
已姬彈楚女箏飲酒喧笑樂無星

前緩聲歌

山上之池必有海中之島人非木石安能構考建米方大學器何不
費因復思地上之星當必有天上之河考父廷日不能創得元之戈
長笛續短笛悲吟客子乘槎其間何

秋胡行

服者仁義儒先不足言被服者仁義儒先不足言而得再傳詩意
燒燭向欲異術馬鄭紛然矧惟束觀聚訟苟有信於聖賢歌以言之
儒先不足言

大雅久不作吾意薄風騷大雅久不作吾意薄風騷美人芳草左徒
誼高賈馬孤憤亦復人豪若惟此蟲篆刻又胡爲古橋尾尻歌以言
之吾意薄風騷

古兩頭纖纖歌

兩頭纖纖路岐哭半白半黑子上局腦腦膊膊鳥啄木磊磊落落木
中玉

兩頭纖纖鴛鴦爲橋半白半黑秋雲飄飄腦腦膊膊鳥啄木磊磊落落
王喬

兩頭纖纖雁橫天半白半黑月上弦腦腦膊膊鳥啄木磊磊落落
孫中台集 卷三十一 古樂府 九

客遊

兩頭纖纖舴艋舟半白半黑涇渭流腦腦膊膊鳥啄木磊磊落落
澤遊

舞媚娘

家住長干橫河妙舞主家陽阿無端趙李經過上客田實來多望若
神山嵯峨杳如洛如凌波巧笑萬端荷離騰舳舻千丈耕羅家工稱賞
婆娑飲者朱顏微酡

行路難

舟中作

君不見東方朔三度見桃花君不見安期子食棗如食瓜世間學佛
亦有命不如得錢付酒家東陌主人富百萬親串不肯留一飯一朝
論死咸陽市牽衣頓足復誰怨西頭狂生食無粟妻子夜夜牛衣哭
但得濁酒滿一壺何論悲絲與哀竹我今爲歌行路難勸君日盡杯

中隱人生萬事貴知足何苦東西南北徒僕僕

樂府變

桐塢引

桐塢引者孫子哭其友人大行陸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死於
桐塢有宿草矣孫子追思於此三日三夜彷彿山澤靡有止
所於是援琴以爲斯曲焉

竭來深林兮谿谷惶惶亂木輪囷兮百卉蒙茸薄寒之中人兮閉知
西東何辜皇天兮涕泗霑胸

登山椒兮長歌泝流水兮曾波水澹澹兮山嵯峨我思君兮不見君
思我兮若何惻惻兮恍忽若交手兮婆娑

招搖歌

若有人兮河之干衣紫芝兮被木難撫長劒兮沃若鳴玉珰兮珊珊
孫中台集 卷三十一 樂府變 十

飲朝霞兮餐沆瀣俯視塵土兮涕洟望北斗以歎辭拜勾陳兮帝
垣顧闕人之不我拒兮導侍從以星官龍雀蜿蜒兮虎豹斌媚虹霓
冉冉兮格澤斑斑穆將倫兮上帝賜俾樂兮琅玕生羽毛兮嬋娟佩
明星兮翩儼願棄垢濁而長辭兮終逍遙乎玉京以盤桓

稽山辭

稽山水何淙淙有王子死其下節義無雙

解一

稽山土何嶺嶺有潘子荷鉞負陶謂諸父老埋我我義不得活

解二

賢哉賢哉劉與祁二大夫王與潘而布衣累世未嘗聞之傳之後世
其末有辭

解三

仁和孫治宇台著

五言古

公議詩小引

擬郭中微易爾公議則難蓋諸子代為一製則不免混同若
用事附麗為公幹必言厥既為仲宣或及裴佩孔璋之典故
愈疾元瑜之列伎鼓琴見之味謝非其質矣余以暇日意欲
揚碑大指而採綴風流夫亦不知諸子之許我也

文帝

鳴笛出西苑逍遙芙蓉池潘魚何澤潯鳳翼集高枝明月照華茵羽
障飛參差侍者陳樂方君子奮新辭彈筆吹長笛愴然使心悲高譚
薄蒼天酣飲不知疲今日樂相樂松喬何可為百年外長保千秋以

孫宇台集

卷三十二 五言古

為期

子建

涼風飄飛閣冠蓋集西園翩翩我公子座客竟長筵宜城兼綠醴有
澄琅玕齊鄭進好呂西秦舞折盤雲高露凝殘輕華隨長川妙說
縱橫陳飛翰各成篇北斗漸闌干四座咸萬年主人故高義吐曜尚
懷愆取樂盡今日不醉復何言

仲宣

浮雲散高岑明月依石梁百卉雙綴紛朱綠被方塘清時良宴會置
酒君子堂茲暫度曲起極醉樂未央昔思在漢濱寧在前奉觴幸得
春薄身樂土以朝朝巍巍西伯業奕世垂芬芳願同負鼎者銘誠
可傷

孔璋

風昔滯河北文章逸西信高會在大國挽衣起從遊石紅襟清涼
淵望高丘丹轂隨波移雅音陳九秋關有難玉組羽厄絳橫流皇宰
揚仁風不樂又何求亂離少息宴懷慨以悠悠詞賦豈不期典極皆
雲浮寧當格鬪死飽德傾千缶

公幹

迢迢金鳳臺離離元武苑白露下中庭涼風起長阪相與夜行遊客
接承華輩朱草夾路生方塘被菖蒲翔鴈過我前飛鳥隨風轉公子
似憂勤情好何繼繼廣樂方樽樽綠醴傳金銑華鏗矧中閣四座盡
沉酒回回領簿書客恐不能免盛會古未聞中情豈不展驪駒揚塵
埃歡悅安能返

偉長

步出西掖垣梓在遊遊鄴堦隅層臺何嵯峨鸞鴛浴清池三五方縱
橫清風與雲披歌聲激流水嬌舞紛纖纖伊余蓬室士外物非所期
公子勤令德慷慨顧細微酒酣中席起小臣有悲思雅志在漢梁初
服反所宜

元瑜

百川赴大海蟲獸尊麒麟士人投知己輪力於明君優遊承嘉祿國
士罔比倫時從我公子飛蓋接後塵南皮快風昔河曲鬱高安交谷
對虎洞三疊復嶙峋曲乘燭秉夜遊悲笳薄青雲翩翩馳柔翰各各奏
高文傳告後代人乞人非所親

德璉

燕雀故翻飛鴻鵠一何哀悲鳴在雲中飄搖萬里來東西數反顧南
北幾徘徊亂離苦多中情何絲緒雲雨感神龍大國盛奇材仲眉
就公子存慰勸人懷簡味出沙石煌煌上玉臺懽懽無紀極絲管間

行極是也新詩無得以前附

擬古詩

南園有佳人容華若桃李結髮從良人一心齊生死不惜費離別
去萬餘里屏營獨處寧寧奉為愛微聲寄世其上有淚不止願隨
雙黃鶴酸慙至君耳

盈盈河上柳元卿其側招搖西北指蟬蟬連東曉微美美機杆夜
夜不得思非為難作動客牀難眠良人十載餘淚痕何時滅欲寄
相思字鴻馬渺天末仰瞻關山月彼此俱寂寂

河水有東流弱水復西逝言從良婦道遠不得清思駕雙飛能寄
端結深契傳者絲纈表侍女阿瞿善天路潮云樂念非塵客稅思還
故里居蓬丘掛懸藤飲我雕胡餅整我芙蓉鏡仰有像美行歌以
迴商

卷三十二 五言古

三

洛陽有廣術鬱鬱王侯居流泉窮地脉阿閣與天齊高名權與杜
陵府中起一朝失津要賓客瞻星希宮室為灰燼族葬生階除誰無
全不問貴戚焉所依行與二三子酌酒烹枯魚

題張卿子隱居

何處遙遙樹木紛扶藜中有賢人室綠水遶前除門外多車轍室
中唯圖書草木皆秀色僮僕鮮嗟吁客至感心醉朋來結相於僧問
主人誰其人乃為儒伏耶無恒執嚴郎有先驅願得聆警咳執手日
躊躇

題周生大赤小像

余鄰居周生靜者也家甚貧食則藟藟意皆泊如自為養黃上
人忽焉出小幘欬余題像因為賦此生無子將藉此不朽然
余實其愧矣

山木秀麗山溪亦清再訪者惟周生靜隱在東園河上仙吾
道不終珍率執子雲載道賣書名春園遠通五嶽師元寧泗水
時數延素青兩三卷非徒毛髮古亦是佳境遠伊余寡約結與子何
惻惻舉目眺幽姿賞心惟沉酒八月最桂發庶以同假寐

嚴忍公先生以先高祖公武林府遊道刻見思

伊昔全盛時雲山鬱崔嵬村下五里許以多道裔朝奉南山雲夕
蕩西湖棹吾祖實制典群倚皆遊藝至今思明德風流猶未替賤子
生來流景仰徒雪涕況在回祿餘遺荷渾如華先生遺此卷其重比
千鎰梓澤不足言蘭亭事可繼采采薛荔衣盈盈芙蓉客製祇念勿
忘并以鑒三思

七哀詩

汎汎長江水合沓幾千里我行南山下哀情訴江汜路有陳死人膏
肉委蟻蟻所餘惟枯骨倘復見髮齒舉手執馬鬣問是何名氏觸酸
楚真語君言一何鄙丈夫誓許國大義同日死不念死者苦但念生
者悲我心正鬱結聞此髮上指撫劍西北望淚下不可止

卷三十二 五言古

四

天末憂思正徘徊中原多喪亂化為狼與豺王孫盡蘼離婦
去青首君問南山村都樵為薪柴帶劍上園陵祠廟鬱草萊矯首
眺崇巖瞻望黃金臺煌煌帝京關黍離誠悲哀

遺迹遍城市徘徊在中谷惠風被原野芳草萎以綠冷泠澗上水勢
勢困中木我行濟忘歸賞心協幽獨且與二三子羽觴敘前躅無以
梁生歌將同許伯哭白雲自遠邇鳴禽來林陸俛仰宇宙間與世亦
何遜

春遊良可歡况復與俗遠南山來債翠青靑被長阪野人語農桑飲
酒勸發憤相討欲忘言停雲日已晚嗟予謝天伐知故蹤此相何必

華林遠即此桃源

過劉氏別業

太丘擅道望扶風稱儒林卓哉珪璋質清操
今德與山俱遠
與水更深結廬在湖外室中唯鳴琴我來拜床下時聞瑤華音思風
何優渥清談足披襟信知道德及豈徒警發森贈言規鄙匪敢代
兼金

寄太歲堂禪師

隔歲接元論霜雪大如席忽逢流秋至火爰先流鏢回思招提遊宿
心題如昨唯師誕降辰玆請從是約支公暨義高平叔揮塵落我獨
嘆遠道河流阻參錯德音遠幽期彌天滯林薄三幘似有無四途罔
堪場願得照情情音塵飛覺曉

懷蔣亭珍

蔣亭亭珍
卷三一二五古

五

與子別湖曲條焉已一載抱病兩夷猶獨處余掩涕娟娟秋風過側
柳蟬聲屬寂寂處一室思與貴心契梁生懷高懷叔皮念尹季況復
歲寒交良會不可離感德應多聯讀來情未替詞庭空崩敗五湖好
容商各展明發心及爾同休慙

同徐蘭生汪魏美張春亭宿溪集作

初暇行山寺既夕遂留斯野徑弄回互賞心此棲煙流水聲潺湲奔
湍無窮時石磴凌淺瀾枯藤懸高枝白雲欲聚散翠峰遙參差竹樹
遶森密天地互砥礪吾與二三子登涉未為疲歡此幽居處適性適
所宜豈復區中緣遊興將移欣懷不能已聊用裁此詩

齋中懷徐蘭生汪魏美

已一日悲汨餘冬氣涵涵雨不止茫茫花覆地憂來固無方自
棄我有同心友寂寞寄古寺商飢寒身雖瘦腹欲安得

一卮酒時與賞心慰獨處時香飛因之勞夢寐

辛卯秋九月陳肅清贈詩五章率爾作答

我之高祖母自爾老皇姑相攸配吾祖攻苦嘗卒塲生世乃艱危
年赴黃墟吾祖官青瑣以至田園居念此精懷苦畢世嘗嗟吁及今
長子孫皆是母辛劬振衰必率領祀河先恩池誦子贈篇章豈敢忘
斯須

斯須未敢忘况復承明德隱君蹈仁義服膺如勿克至行邁陳鍾白
首窮經術五鹿可折角東觀富重席懸鵲原憲貪歌聲出金石晚年
腐華秩庶見稽古力喜爾賢兄弟勉勉以無斁
無數在家學忠孝理益顯亂離當末流大節豈視忍飲羽石梁路投
袂漸江乃寧為正則沉不作耨生面哀哉一孤兒備陳以慨寔
慨寔期勿淪棄茲名所居三人務同心一粒諒有餘寄與地下節

孫三台集
卷三一二五古

六

義不忍辜浮雲依吾室明月入吾廬一門飽經義不願為世儒
世備蓋食廩而我視屬座以子當盛年况復賦相如大節苟不虧乞
食又何云子亮我輒轉吾知子古辛庇道誠味權通識難沉淪易哉
期終始重湖細論文

贈徐孝先

浩渺元精理迫覺人間世建者於此間豁然開蒙蔽徐子古逸民賦
性愛奇異遺時遺險巖斗號者梧帝身托谷口隱辭擬楚臣製山澤
有良遊雲霞紛澄澗附居時把臂高情托未契慨慷臨前路存歿皆
酸鼻且願城外觀滌渠莊與惠

贈陸懷胡

劉氏傳逸民傳者七十二非是甘枯稿亦或徇肆利所以漢魏來斯
事遂離離吾子遺忠引桂璋挺蕙質况復當稚齡獨秀處高義身率

介山親心切王褒忘博識窮二酉學貫天人藝虎供不敢前題懸
無地吹寒秋氣高寒湖宿雪吳國封蒼蒼青冥松栢翠天地結無
情神理終有寄一門賢伯叔芳名紛蘭惠承竊尋父友相見歡心醉
子同狂接與吾老窮荷賁

送萬年少還隰西五首

昔我思美人淮南桂之樹桂樹何華細美人豈遲暮卜集成幽居雲
殿得緩步長伴漁樵人賞心在吾素
將遊漸江酒暗我添湖陰宿昔望客像今者見君心道情祛鄙吝清
言如鳴琴下足感漁魚上能動微禽
良遊不恒遇况復陶嘉月交交黃鳥鳴觀觀蘭蕙長如何歲寒心相
見即爲別促管起悲端中腸已如結
凌晨欲送君將席更徘徊寒衣起促之大潮崩若雷君諒不得停且

孫字白集

卷三十二 五言古

七

復盡金杯恨無雙玉案以叙平生情

浮雲去江南行騰沂江北南北豈殊途蘭氣同蕭索唯憑將生徑爲
返葉桑老願得嗣像音瑤華慰離析

劉仁二烈婦詩

王風日已遠竟何充斥遙遙夜郎城人民無安宅在昔食舊德餘
化猶未歇賢哉二女子慷慨乘高節大婦未三十立志在典冊小婦
方二八亦復傲霜雪賊至不屏營引刀無憚傷人莫不有死臨死難
引決明君適處賢才人球養卒何如虛家婦之死無阻越劍水清且
滿銅山舉以光俊皎二烈婦千古永不滅

贈王聖翼

蟋蟀鳴西堂零露凋秋草聿聿歲將暮朝朝心如掣唯此世外友令
我開懷抱空食此三載草兒何絲造匪曰人壽難幾君殊古道佳醴

足娛懷素書恣幽討盡桂與芳蘭秋風何媚媚榮名非所惜仁義以
爲寶他年事耦耕結伴山之島

酬潘美含

燕雀自言好同知側天步桃李自成蹊不知歷歲暮小人有偷心若
子務遠度小人常自喜君子常自苦卓哉有潘生大節屬往古得仁
又何怨前修之所處九州焉所如四海間投足俛彼嚴鄭徒與黃
虞伍安得日攜手躊躇推情懷申章有悲心久交益存故

際叔超舊居

夙昔故同好有如驂服俱君在大道東家居城西隅一日往返數不
知主客殊款焉逢世難離別在須臾關河極目中吾屬何嗟吁若辛
屢奔波歲月無歡娛得喪不足異君今還舊廬增下草還沒庭前桂
有無一枝可棲息不樂又焉如

孫字白集

卷三十二 五言古

八

題顧茂倫濯足圖

顧子青雲姿雅志在丘壑抗身服大義好修非慕爵披襟思遊山
川興自屬春風吹羅巾植杖登高閣亭亭法露松涉涉入雲鶴俯仰
適所懷聊憩望川瀑濯足深波中迴流河汨汨信彼南山老采芝未
寂寞

送柴虎臣遊燕

昔年歌雲漢今茲愁雨雨渠渠麥飛蛾沉魚在釜我留不得生子
行豈樂土吁嗟昭王臺莽然如管楚易水既蕭瑟荆高復何處吟爲
楚人辭裁成京邑緒庶幾崇明德非徒苦羈旅遙遙過征軸脉脉予
處所臨岐勿惆悵但望音塵數

二子詩

淮南王山長偕

王生歎世人烟霞在江漢少小好服香精心長柔翰亦既舉孝廉
時常險難慷慨賦從軍時危屢奔竄閉遊公卿間神情何消散不惜
黃金盡山川恣遊玩相見輒心醉世人徒謗訕飲酒苦不多中情從
此見數聆亂離語使我再三嘆

北平李子受益陽

李生實貴胃雅志在儒素立身比珪璋出言同節義當時好奇節
容求高步我思燕昭臺賢豪之所聚路遠莫能致思心徒企慕忽乎
子南征一見披情懷與客傾金罍夜飲至朝露若在燕市傍疑與酒
人晤不久賦別離傷懷淚如雨願為雙黃鵠翔翔同天路

中州李烈婦

矯矯女君子華華彤管編楚妃死漸臺宋姬用火燭杞婦哭城頽高
行刑耳全捐軀豈為易大節務獨完賢哉李夫人之死胡凜然結髮
孫字台集 卷三十一 五言古 九

事君子崎嶇走艱關所歎良不偶胡能視人間玉瑟既以斷素絲亦
輟彈下視出腹子上顧滄浪天慷慨念故雉安得不棄捐人生各有
志秉節誰獨難諒知殺身劇失心得所安生為賢女則死為烈士嗟
我作哀鴻曲千古末勿誼

三子詩

胡旅堂介

胡生江海人立志渺天末軀幹雖不長骨相殊碌碌地大男子何
知此偉節見其驚人句然後題結舌于我復何有兒曹徒或沒橫歷
五諸侯言辭吐瀉瀟灑手謝時人吾從溺陵誤年荒鮮市藥况復愁
躑躅家人十數輩嗷嗷不得活天道夫如何浩歌送日月

陸辛齋嘉叔

東吳為儒者賦與儒者歸生平不飲酒喜與酒人遊黃金綠手盡大

半付精丘前年祝融災火焚讀書樓去歲旱魃虐田無粒米收下
蛟龍走一劍只刪綵小儒或吟舌君且笑王侯人生能幾何秉燭夜
行遊珊瑚拂釣竿垂綸三石頭

高雲客兆

皇甫傳高士楚國笑兩張君今讀其書刪削效孔公淵明與弘景千
載仰高風以彼五斗進退之萬乘隆去去不復道棄置如轉蓬作者
百三十後來誰為雅我本無一長欲劖石戶農若與古人齊高蹈如
冥鴻未知執手後夢寐時相通送子漸江口欲掛崆峒弓

與諸摩倚

我友志節士夙昔同所秉婆娑二十載忽值知非境素書唯一卷良
田有二頃引領望古賢高蹈自張邈兒子事筆硯老母奉深井雅志
雖不違芳名於此末共約三石頭長嘯東山嶺俛視世間人蕩蕩空
孫字台集 卷三十一 五言古 十

中影持謝諸少年勿復來相騎

送張祖望之燕

疎疎楊柳垂晶晶梨花白願景攬余思悠哉遠行客飛鳥相徘徊浮
雲依馬策欲行不能行相對淚沾臆一與子同一身今已二十春被
服仁與義趨軼唯先民膠漆焉所如何嘗隔數晨遠道三千里迤若
參商反子懷良不開我志唯苦辛二迢遞萬里路踟躕然燕臺側悽愴
賦七哀憂心不可愜易水流浩浩荆高人已渡遙憶千載下此意良
歇絕聊復與同好清酒陶日夕三慈闈亦戀戀弱息亦依依賴此金
石交高義與雲齊滴淚從此去諒不久際違世事難述料酒渴要愛
危樵憐如集木君子福所綬我聞顏路言可為良友規

送王仲昭往燕

志形壯餘韻何曾曾相違隱塞西山嶺南於郭北驢子負真落硯石

願憶探薇相視北平去乘紅疾如飛小人性情壯士耻早趨
同郭隗入洛比陸機臨岐河梁上仰視浮雲飛願言勸令德慰我思
朝饒

贈岳衡山先生舊杭州太守

越水承嘉惠風流嗣襲優於今二十載嘉思如勿克道旁稚子彈父
老時佇立解纜當世屯危人吹簞集閉戶惟著書種田多樹林何處
險重華自老西山逸思然適茲土人人喜顏色撫今憶昔慨成局
有極願已務散資優渥服明德申章聊致辭竊自野田畝

西湖舟中與漢陽王懷人亦世

九月桑葉落寒水懸塵煩俛仰若空際曠然閒心魂二子雙飛龍欸
曲洲渚有鷗鳥宿若羣游魚游芳藻婆娑湖中汎周游湖上軒有來
殊樸簌攪境登清尊古歡於茲集頃復吾道存情咸均存歿典至忘

朝昏良會不復久商歌與誰論

姜真源集南北同人湖訪燕會

春日佳遊遊舒遲蕩平陸君子爲高會華舫泝湖曲羊眠堤上柳綠
約水中鷺新聲比潑水婢娟美如玉嘉肴充圓方金樽不辭數開情
解鬱陶臨蕩肆春日回思撥撥時茲會渺前鴈羣賢飛乘翰環舞映
湖淥千載蘭亭遊此焉繼芳躅信美各抽思短篇聊自易

粵東屈子一靈乞爲其母夫人壽詩

桂嶺夢我興灘川水悠悠中有賢聖士遺迹在九州生非黃虞世懷
慨徒離憂游遊來吳越靈修指滄洲自言有阿母高行無匹仇三維
皆成立故雄淚未休我欲拜堂下山川阻以修聊歌述影管因風進
咒解

文燈嚴先生來自江右陸儼初與其弟麗京叔梯霞左城鳩於

湖上余與僕仲實嚴子問子榮及兄嘉言同集
先生南州望何異瓊樹枝離此若隔世神羽未云渡
古訪舊疑東風搖落花楊柳垂青絲飛鳧戲中汎閉雲依山
顧此樂中座起徘徊我輩尙聚首佳人無還期
道重華渺難追

哀吳威卿 有小引

威卿名應故人吳錦雯之子年少負奇才錦雯爲吳中司理
戊戌春招余於署中未及一月見威卿讀書賦詩又能理煩
劇以佐其尊人嘆息久之已錦雯不得意於貴人又病遂去
官威卿觸熱數千里往來救父卒死于秦淮哀哉之子實卿
純孝甲辰余以吳瑤如太守之請館於府署與司理之垣僅
一聞耳而追憶舊遊遊在天末遂成斯篇

孫守台集 卷三十一 五言古

主

明月下庭除攬衣起踟躕嘆息吳生逝倏已五稔餘吳生賢父子與
行歛手來相於父友八九人咸呼小友俱童馬何足數凌厲賦
乃父李吳郡清操過懸魚貝錦實有口豈能辨冤誣痛慘迫中
竟欲廢舖廬緹索小女子矧我烈丈夫觸熱數千里奔波在道途
以是遂不起天實喪吾徒父母腸欲絕良朋皆號呼有妻欲從死有
子方呱呱妻爲吾甥女 子方初生吞聲此長恨歲月忽已徂面上生春草樵下
走聽聽人誰無死亡至性又焉如我今來吳苑山陽痛且哀彼古
孝子隔垣寧可呼潘翁卽長夜柴子滯西湖謂潘爾瞻柴虎臣 人生
苦離別視此若須臾南斗忽闌干悲風生四隅脉脉無可語淚下如
纈麻

寬會濟張子威集有感

足欲向人周旋作我撫壯士懷所無一可西門外
鼓湘湘能祇是走遼遼不堪悲影影刺棘上參天
滿御輪誰能譚人人事有翻覆天道寧偏頗吾將
趨左金堂石室問此或是君來

寄贈錢武山

謝區中綠柳連林端妙谷口同幽趣東森天嬌美人青玉案公
子淪江掉嘆此世茫茫春焉為情情問
生春條含貞托秋籬閉戶秋國深謝謝果山小南呂方中律兩峯時
窮窺甲子數東皇圖魄又西眺君子性貞堅高蹈出塵表進酒歌一
曲豈曰協律少滋澁水一方脉脉雲天曉

題楚僧拾殘手卷

相見未幾時正值山櫻赤俄然愁淪波倏忽岸草白我無黃精草
孫宇台與

卷三一二 五言古

吉

慰遠行客月出洞庭上照見天邊驛金橋皎流霜黃花依石壁離思
東南飛愁心天地窄望望南嶽雲渺渺湖中蕭吁嘆古先生何處烟
霞宅

寓姑蘇送沈儒盤還梅李

天風吹枯桑烏啼桑樹旁薄言送我友揮涕霑衣裳與君俱作客相
數晨夕君行我尚留自傷無羽翮誰識蛾眉好離愁以終老同心
而分手惜此陌上艸遊梁既已非依劉亦枉然還家呼稚子餽藥吸
寒泉床頭數卷書室中三尺劍開卷自怡悅撫劍光凌亂屠生既物
化俞子與何如何時一樽酒與君暫躊躇

吳志伊以所注山海經見示

東晉能稽古劉向稱博物惟古之雅人幽隱固有清流觀伯益紀上
古多荒忽中學說貳負斯義如鐵日吾友有吳子學富無有匹粟不

滿一囊書囊盈萬裏暇日為雙疏貫穿復疑悉禹鼎所不載齊諧當
結舌把酒無朝昏霜寒破蕭瑟

送顧且菴北行

疏郎有高蹤閒居恣幽獨苑裏結願園三徑饒水竹自謂與世殊風
情高蕭穆夏日桃笙涼冬煖桑落熟憐頂長松下醉歌唐堯曲繡逸
東山姿當世相徵逐利濟兼物性亦免蒼生哭微書下雲霄從者脂
車軸棲遲不忍言霜鐘飄落木出處本無殊古今同一宿功成蚤拂
衣滄州下鷗鷺

與同里倪公介

旅食愁奔役家居苦閱寂躊躇得所歡素心數晨夕流覽存草生盤
桓秋圃碧筆墨更殊妙超軼閭閻迹庶幾東吳精自是西蜀客渴醇
析妙理清言眇瞻昔奈何賦臨岐駕車復遠適君去何時歸予窮日
孫宇台與

卷三一二 五言古

百

慘戚握手嘆交情分飛難遽離行雲不得停抱書以覓覓

張宗緒往舊京

悠悠歲月但盈盈此長夏聞君往舊京蕭蕭鳴馬野人為躊躇聊
以薦杯竿君言豈得意父死憂蒼莽含淚出門去一身如土豈告君
且勿嘆壯士亦應軼京國多貴遊子辨如灰樛素淮水悠悠遄念知
音寡但願勿滯滯相期林壑下三石恣佃漁五湖可來往歸驂無緩
轍未竭企心賞

懷陸景宜沈甸華客粵東未歸

幽房夜間寂涼風入我闌河灤澗且淺佳人渺何依二子在廣南明
珠揚光輝倏忽踰兩紀何時當來歸采采蘼蕪草浮雲迷遊道迢迢
不得見何以抒懷抱

懷蕭江毛大可會稽歸去病

古與今相禡作者復誰是毛生所箋詩篇調空聲學者作多詩
容汎江汜錢子謫儒才寒空蹴秋水所歌行路難飽腹不足夢起寒
夜誰望呼嗟乎二子其他活生徒秋蟲過人耳江上水悠悠二子繫
余愁欲鼓山陰棹山川未阻修

宙合弟自京師歸又有七閩之行兩老人不舍爲作是詩

北輪猶未息又復爲南征棲遲無稅駕何時得暫停不知愛日其
如憂思并憶昔少年日子隨父往園余時始爲詩記子以南行倏忽
三十載父子白髮盈窮老多拾樓何以慰歡情但願垂歸來追隨曳
杖聲濁酒烹枯魚至樂在家庭竊慕躬耕者胼胝有餘榮胡爲風塵
走窮年以憂營

王于一歎定客死湖上同查伊璜嚴子問陸景宣視其棺欽棺
木子問所贈也

孫半台集

卷三十二 五言古

五

人壽非金石達者無不可鬼伯相催促性命等石火吁嗟乎王子文
章仿遷左乞食于津要畢命此湖航喪無子姓主哀無總麻大友生
兩三人飯舍陳果放一棺華狸首煥旆繞車輶吾知子生平現魄當
婀娜無爲楚老嘆齊笑徒墳瑣

仁和孫治宇台著

五言古

紀行十首

武林登發

荏苒過半百生理益顛躓我友迫吏檄不得遂高節相攜作遠行放棹殊倉卒阿翁撲被悲室內嬌女泣慈親願在堂幾番情咽朝出東郭門暮就吳兒沐悲酸中夜起長途眇天末

江都

昔年至江都容與瓊花下兩人同賦詩高和豈為寡丁酉同鄉安今

年至江都拾舟來走馬病馬如絆蹄何用鞭蓋假訪古廿四橋莽然盡荒野石梁四三處疑似不能捨我有萬古愁念此何為者忽起故

孫台白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一

鄉思傷懷淚盈把晚宿甘泉山濁酒聊用寫

盱眙

嘗軒欲誰整阻錯盤巖崎荒草翳都梁楊柳故長圍我聞大禹時滿

神曰支祈鎖此龜山徧千載不敢窺李湯何為者羣牛曳出之鎖未

一奇獸引鎖牛亦隨孔公不語怪此事無乃奇鳥絕江雲晶帆掛楚

天低飽閑途路艱惴惴不自持

泗州

欽鞍過浮梁淮流浩渺泮堰水築長堤前志稱邵艾我在塘上行心

驚飛鳥外楚宋齊魯衛江海皆襟帶望望風雨陵荒榛蔽幽墟埋數

固自然前途卽豐沛

南徐

南徐舊影城四山青嶺翠笑彼沐猴者悵然綠嶺中離水流至今楚

漢為誰雅雅門琴罷彈延陵劍已空高墳豈勝者此為公孫治宇

商丘

南徐行兩日云是商丘道此亦開伯墟平嘯鬱茂草策馬不能前棲遲恣幽討地蒸水益沸風起花如掃聞古梁宋郊詩人勿草草木蘭代父征此事千古少我欲問此村日落桑榆杪

亂石河

離家千餘里曠觀此西山非為愛西山愛此青瑯玕嵌竇蓮花窟嵌崎虎豹攢柱策奔江淮惟見陌與阡何米親亂石錯落溝塍間突兀殊趣人錢刺豈自天形質紛碎細亦足歡族類下馬問故老云是神所報造化太無端何為置平田自古四戰地壁壘其有焉

孫台白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二

開州

雞鳴辭東明晚日到開州狂風吹驟雨通衢可行舟我馬苦踣躓我腹成楚囚旅店進野耐聊用解繁憂酒後再三嘆懷古不能休地卽澶淵舊人有寇相不棄置勿復道北斗掛城頭

成安

莽莽徂征途行已抵河北不聞悲歌士乃遇江南客客言作尉久矣傷猶夙昔去歲水浸城官舍龜阻塞今夏水復作春秋轉蕭瑟俄頃進盤飧野店歡顏色嗟此乾侯地禍父蒙茸泣成敗雖自天童心實招恩勞人多遠愁在羈益念德明發感懷抱呼天悲同極

和陽

西望望太行東望望大陸澧水淅淅沙潏潏悅人目之子彈為琴中心返初服堂前部領煩室內展書讀古槐鬱此枝下尺層雲盡盡聞

羣鶴宜夕眠飛魂宿忽平吾將行脂車告爾僕

南和四先生詩

四先生者宋相國環侯尚書泰皆產於南和者也李北海也

元魯山德秀李為南和令元為南和尉皆定於南和者也已

西夏五從友人錦雲吳子來此器中感今傷古情不能已乃

作南和四先生詩

宋相國環

唐世有偉人微公吾安仰於河為砥柱在保實華寧女媧湯天維二

監奸竊攘矯矯風節氣薄蒼髮上黃圖振綱青海放天仗阮風

固無垠數逆不一狀既喪呂祿廢復微蓋主執吁嗟唐社稷賴得終

盼盤來此風謾謾英傑猶噴暑澧水流湯湯太行色非莽公平在清

吳為余一慨歎

孫三言古

卷三十三

三

侯尚書泰

高皇甫定鼎文孫乃構患章除髮天意燕師若奔電最隆小駟于盛

徒道策尚書國之重東上總征繕再出又無功血濺未央殿妻子

已論死大節自旦旦我來和陽邑景此芳風扇荒墳不復存故宅聊

難盼潛然為出涕俛仰同黃練

李北海也

卓犖一代才孰如李北海雄文無貴仕直節屢危殆姚張賢宰相具

錦成欺詒何况林甫奸奸死寧有悔哲人貴知幾君胡終自泥五王

誅滅時天地方崩駭即日宜掛冠焉就南和辛邑以善張東之賄非

陳子公寬甚屈湘壘許昌一男于芳名同蘭蘭我欲訴悲風浮雲鬱

靈變

元魯山德秀

六世至孝負母抵京師母死無遺命六十不娶終身

事千古奇當其尉南和惠政溢四維賢人為卑官母乃時事非元宗

肅東都聲譽號修摩聯袂歌于為鬼獨獻儀兒太守雖被黜山無

榮施歲歲樂車去高風夷惠被惜此無祠廟至行倘能追

王山長過南和以全集見惠

昔子過西湖冉冉芙蓉露今子至南和涼風野樹契潤近廿載顏

色猶如故騷人已長逝彼美猶遲暮昔宿老鄭皮性情無由吐主人

官落拓何以布心懷執手兩分袂談岩不得往別後誦高文矯首燕

趙路

臺庄阻風憶舊寄三千孝悌孝梅

我生神廟末皇綱未衰歇改歲當涖離臺值橋山泣儲君已重光天

祚止匝月文孫嗣神器一年甫三易辛酉吳越吳鳥鳴方諸出闕城

孫三言古

卷三十三

四

四十里半化為瓦礫累世節孝居感不遺短悅骨肉無處所流離焉

所說上有皇會叱遣屬遺囑越呱呱予兄弟福祿淚頻滴六歲就外

傳皇祖喜岐嶷忽然上蜀道牽衣繞雙膝三載祖歸來五經甫帖學

歲時娛伏臘每喜動顏色是時閭閻除宇宙猶重闢一家所屬望庶

平我成立舞象能文章十五驚同列長者大父行所至皆掃席笑疏

與詩賦弱冠略希竊屢歲水旱荒家道益偏側斗米至千錢寧室何

山活勉強為人師舌耕代田暇朋儕十數輩漸喜豐羽翮湖上衣裳

會縞紵紛紛胥皇母設悅辰嘉賓與城關眾謂太丘門交遊聲價

踰年遭擯放撫躬自怵惕禍連皇祖此奄忽俱殂歿兩親身毀瘠所

存僅雞骨薄田急租稅喪荒查難述銅馬播楚蜀殃阮連京關二祖

基傾覆天子死社稷皇天禍宗周滄桑當倖突僭竄差庸韋鼎落樽

志節死者王燭哀生亦吳市卒似子何人厲志豈勝江介無欺

泥河橋有鳴鶴樓亭遊城隍廟余幸野田陌三朝無餘糧九日有并食
是時西陵道戰場紛騷肩自骨骸郊原自膏潤野澤鳥為繞噪爭虎
狼豪欲奪爾余為側愴愴然高嶺江潮鬱鬱松栢多蕭瑟聿余
實輟軒一歷又遷梓五奔無定居妻孥驚分拆會滯淺土辛若瓦
舊穴約略十三棺窆多一時畢吾父妻我哀中情實崩迫大孝惟終
身雙眸底聊蝕余罪宜顯戮憂患何時釋先時育男女顛擠俱夭折
天祐我後嗣生植甫三十三年又生相老親喜貽厥窮年愁饑寒穿
窬又充斥艱難營一居湫隘况漏濕命也可如何敢不益努力勉焉
牧弟子束修以組繼非曰北郭隱庶幾南唐室諸生紛來遊英髦滿
根闕所愁苛政猛虎入無從給既愧為人子無以供旨膳又愧為人
父終朝啼啞亞非為事干謁亦豈學孔突文舉會詣府孺子固下榻
猶是為人師亦惟稽古力慤將愛日誠晨昏願子職兩兒憐失教口

孫宅台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五

以茲荒塞俄頃失所特擗踰悲周極匍匐誰告哀食之但一轍良友
為北征將余同行役覲覲故人情匹敵猶子戚奈何期月間生死又
未訣在彼命淪喪在我遇蹇劣楊生岐路悲阮籍窮途戚經理身後
事當官殊牽掣荏苒踰歲時方同旅視發來時華桃李經年天霜雪
臨清至阿城上水已半月濟寧下河決漫漶龍窟窟何處辨牛馬不
得分阡陌十日五逆風榜人長嘆息老父衣裳單慈嬾庭園寂妻子
室屢空何由度日夕馮夷太不仁行船猶堪勞益來能傷人轉恐處
湖促曩時肝膈友大半長夜寂停舟無可語假寐心悽惻嗚呼憶平
生涕長如一尺援筆為此辭庶使兒曹識明發近尚曾從未有失德
惟予寡神智昧昧愚慈慈望爾輩勉勉勉爾術

十一月十九日清河至天妃閣

永興則黃河緒風錯浪踴十日白洋渠連初清河整然若無沙兩雲

天妃口同時萬櫓集風聲震雲綵倏忽變山岩並起過河寒成迫
藥列往時閣上下鏡絕過百尺自從河決後高下墜如一繫繩清江
浦憂虞頓已釋

過淮尋張虞山伯遊武林不遇

繫舟淮水溪念我夙所欽所欽伊誰氏張子余余心暗昔西泠路良
覲披高深矯首青雲端婆娑松栢岑我來三亭下君又至武林愛而
不可見中懷鬱沈沈吳楚天一色江海水浸淫日暮涼月白幽獨無
鳴琴歸視飛鳥疾同子一閉吟斟酌野人酒橫脫醉後參

題沈大佳幽居

結廬在幽境疑似栗里宅環山亘回互臨江見湖沙九月霜降後黃
花覆蒼碧好鳥撥街衢仰企雲嶠客素書兩三卷我思滄海月膠膠

孫宅台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六

囊中區區縹緲靈臺迹歲寒可久要亭亭此松栢

贈某上人

明州海上山嶽遶不可名上人踞其巔儼然古先生冬夏唯破衲
夜梵吹聲雲開蓬壺島日出天鷄鳴幸無舊塵染故將浮榮輕以昔
箕山志復有謝公情幸得諸心賞聊以慰生平披覽天親論反覆華
嚴經此間殊可托吾已謝世營

與谿堂和尚

夙昔喜棲隱閑居事幽討何來竺法徒相遇傾倒重踰迴湖海訪
道一何早掉耕石上雲跌坐澗邊草遙遙濟水裔昧昧山實弘法
在千秋給罔有真造送子明州去中心愁如掃老年江上舟長空依
高鳥

挽趙元白處士

贈宋林寺 山左人

贈翁居士

卷三十三 五言古

姜皇貽像贊

邵彦威北征

精誠

贈錢武山五首

奕奕明光宮
戔戔朝士

卷三十三 五言古

新舊倦瀛壖常得接

與陳近思

答吳亦哲

老友張先生稱君擅博雅齊王良鵠頭司空辨龍鱗舉世多謫謫
官與稷下賢者抗志節藏身在草野老友已云亡之子青雲上孝穆
譽非常子將鑒不假把手官閣內傾心舉杯於贈我瑤華音上薄雲
霞響譚浪風塵外抵掌猶時暴老夫慚薄劣何用情懷渴喜爾遇良
樂躑躑馳天馬

代贈

榆次來祥鳳中牟有異雄明府蒞海國治行越裝軌六條申讀法三
物敦問里五稔與頌謳兩岐過禾也天欲活斯民烹鮮見治理鄉閭
黎主司榮然森奕李世有九方甄亮群良足侈行水無使者田疇愛
巡淵眷鍾十日間頓復河渠美古之良有司公孫與史起惟士無夸
毗佳農勸來相植荷庶絕迹虎狼常遇從聊荷海國誥以待黃車使

過慈雲寺題相庭上人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九

我聞無上義元解比醍醐達者領其要亡筌與世殊閉造青蓮館把
玩藥中珠光耀昭四遠豈復類車渠白鳥簷下鳴紅藥堦前敷慈雲
停翠樹青烟生紫蒲如悟象王因倘恍雨花初鄙懷足怡悅自信爲
愚儒

宗內美顧子于忱然亭

經年無好懷涉江遠行邁五度廣陵城茲焉愁不解喜遇朱公叔情
懋結縞帶棲我恍然亭草木滋盛惟遲遲得宗子神情更瀟灑呼吸
帝座前俯仰煙霞外舉字得佳句譚言解微會風昔生死交感愉肺
腑自安期不常有誰與飲沈瀛欲共五嶽遊願言濟所屆

宿徐氏晚翠軒

酷暑思清涼水却喜晚翠涼綠水繞庭砌松竹滿芳塋追憶昔遊好今
昔兩茫茫主人情無已余興適清狂圍棋忘白黑酌酒樂黃腸

天已亥顛倒試衣裳重起理歸棹情誠詎能忘

贈汪魚鱗

人生能幾何忽別三十載感舊情愈摯猶未改足知天爵茂不
與流俗對惻惻不平賦半已登春岱存歿竟何言理數遲難逮許來
金閨問客懷戀五內執手一躊躇豁然起埃壘松竹無俗情雲霞有
髮疑五湖猶可遊李膺迹尙在

贈徐健菴

舉芳出越州尋幽展吳展慈慈祇樹林炎夏得所適躊躇念故歡枉
我金門客清輝披心曾晤言祇以昔曲學鄙公孫風流過安石采采
芙蓉花不解故人摘飲酒有餘歡迴爐中離析八月桂桂發引領燕
山驛愛立重銅龍丘壑有餘輝

簡吳蘭次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十

結契逸霄漢江湖佇徘徊緬絕區中緣冀與賞心諧奕奕吳興守磊
磊鄒下才佳興日不減逸思與雲開間爲河朔飲飛翰酌金盞花茵
無宿莽雲嶠有丹臺此歡信可珍申章末勿乖

贈張肅文

夙昔勞夢思今得披顏色煦煦燭霄漢人倫冠南國君才如管樂天
路豐羽翮漸水降陪危杖時亦孔亟我來芝蘭室座滿荆園皆澄觴
溢金尊蘭有盈芳摘此樂誠可嘉感嘆亦何極理棹還歸期雲情逸
離隔湖水長悠悠前綏庶我即

贈臬中上人

僧英自楚材棄俗辭親串高步匡廬峯樓心與鷲院獅林偕良會聯
首得所遺竹枝何冉冉桐花裂片片齊上有賢豪戒除四果見君當
蚤入室猛志刷雷電母若玩惚恍日月送奔箭

立狀偶懷

步履到師林棲遲夏日求懷哉我良友營地爲小艇遙隔瀟湘片
言得要領瑯耳語相傷握手玉壘前悲懷難敘不願纖纖影朱明
條已移一葉落金井雨足垂天門然往不得還念子客頗好却掃琴
書靜典盡返東離把釣湖千頃

別余澹心

紛吾遊遊意芳洲恣幽討薄言愁祇樹何意藉素好客驚白髮驚
謝朱顏槁看君除夜作守離用舊老芳名六十歲豈曰不同道壯頭
有素琴墜下多芝草卽此是達生何用及煩惱日歸別子去江水流
浩浩黃庭唯一卷停雲雨三島分袂不能言中心愁如掛

飲蔡九霞宅

夏日殊可畏炎雲亦赫曦君子爲好會清風四座披歡友相眷戀高
孫半日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二

視凌舟梯圖史似東觀辭賦追南皮天下飽兵甲吾屬庶流離吳越
總會稽土風無分岐况復金石交飲酒豈辭疲努力崇明德千載以
爲期

喜遇馮研祥

吾輩耆舊傳天下無幾賢薄遊至吳會邂逅得故歡毛髮日益古頰
頰芳若蘭過我師林室清風忘炎暄勉思先民則非復耳日前大道
視如咫尺真氣足纏綿君家先祭酒風節尚凜然治也情薄實何由得
披宣片响恒不忘情感寄雲烟

寓中嚴往峯贈金賦簡

雲鴻薄層霄翩鳳翔千仞曾是檢榜聞足知寥廓間在學已希顏立
功詎慕蘭陵子有父風名德一何峻不日崇山可乘捐平生客不日
桂棹貴郡所藏書隱我來吳會問繁先生處何如何優遊歡我同

車朝薄俗無不熱衡門且解組申言賦短什願以酬芳訊

維揚登舟答陳魯季

蕪城盛繁麗客行何驛舫遊觀都市中頗憂天地窄素心陳季子相
遇解邑結贈我刊上作清心映水雪遊魚動荷柄樹花艷井落於中
成俯仰頓覺客心釋回首三十年執手實怕悅河干送我歸懷抱詎
忍別

兒孝慎病陳際叔處方得愈詩以誌感

昔賢倦東西僕亦疲津梁策藹奔駒隙家計亦已荒有子負薪憂無
復論縹緲六疾經歲月二嗟憂吾有吾友天人師亦復善長桑消息
脉理間如飲上池藥起死回肉骨明德安可忘憶昔暑月日執手湖
一方白首交彌篤形影猶相將香言懷曉最情深寄滄浪

與顧且菴

孫三自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三

夏五涉揚子閩月返金閨我行屢奔波觸熱苦周章良友來吳會高
情薄雲蒼執手忘憔悴放意集芳塘屢履遊河干扁舟如鳥翔寂然
返蕭寺矯首兩茫茫何以序予懷越調寄清商兼示休文子幽居足
相羊

答關六鏡

戚戚不自得邑邑靡所騁入夏陰雨多連旬不陽景獨居無乾土訪
友苦泥濘釜下有遊魚室內皆蛙黷菰葦盡沒何由濟朝僅以茲
疾疾疾遂覺憂鼎鼎開新詞披顏得深

復至僑漫嶺

昔從此嶺歸擬提方破臘甲寅初梅花發

根塲險自天防守理所難老夫胡爲然自笑彼敗涉驢背無有句句
以通問閣暫印還湖山輕擊恣極暇

喜海昌許欲爾過舍

猶憶丙辰夏流汗戲估棋隨戰如鉅鹿誰得分雄雌別來走國嶠髣
毛霜雪欺頃從長溪歸精魂碎歎歎虎牙與羊腹險數命如絲思君
不可見夢繞碧海陸忽焉降光儀爲酌堂上卮揚米饌入茶芬芳商
山芝旣以慰夙昔并以解渴饒海內方頑洞喚子青松安滄洲有宿
諾盤石無遷移

吊海昌呂覺我先生

沉寂至鹽官東門閉余步訪舊牛荆榛讀書樓何處恭聞呂先生理
學開蒙霧建鼓震聲噴珠囊照章句海內望明師奔走割馬鬼講學
浙閩間駭雄起沉網逸響久沈寥大雅竟誰作公卿求遺書遺編皆

孫少台集

卷三十三 五言古

三

殘蠶津浦大賢人斯傳爲無款文孫至我堂示我生景慕撫編三嘆
息希顏欲貽席 賈石齋先生是爲作傳

飲余一崖竹園

我性慳幽奇適真非外獎閒遊余子園聊玩恣心賞笑殺王子猷
人無倫曩豈若青瑣枝風昔紫霞想美酒拂星涕日晏猶偃仰有
蒲相遊凌風披鶴氅

七言古

西湖篇

仁和孫治宇台著

不見西湖全盛時，桃花楊柳相參差。公子風流來走馬，香駝橋邊楊柳絲。佳人蹀躞長堤上，嬌羞掩映桃花姿。宅中阿閣連雲起，倒影瑤臺照綠水。雲中冉冉下孤鴻，水底蹁蹁起雙鯉。雲鴻水鯉相失巧，笑含羞態非一。秦姬有待吹紫簫，趙女無心調玉瑟。吹簫鼓瑟聲如何，須臾樓船出欄歌。珍羞為盡千金七，博塞願挽六龍梭。此夕莫樂王子舟，他時豈願織女槎。年年歲歲常相似，不數重陽與上巳。春鏗湖上出秋夕，星離湖中泚。別有五日為水嬉，都人簾香弔湘堤。少保祠邊鳥飛還，玉局堤上人舣屣。祠邊堤上盛綽約，都盧百戲隨孫宇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龍崔少年騰竿危，猿把小婦走索飛。鳥跡歧行已燒燼，雲迴蘊久效南山。醉就中趙李，相經過大半金張勢。薰灼高蹈誰思，張翰尊凌霄徒有林公鶴。百年世事非嚼昔，江干野老淚成血。脉脉荷花怨無語，艷艷陽春啼百舌。已矣西湖勿復道，段橋唯見青青草。越王臺畔久寂寞，宋帝遺宮迹如掃。西泠無處不傷心，何以寫憂瑤華琴。

石敬之水歌飲越三席上同呂仲音郭杜若馮偉人張尹來郭

咸六盤今兄華屋

石敬之水何辟辟，楊郎兄弟才且賢。大兄縱橫復醞藉，閉戶著書百萬言。小弟才藻獨奇傑，歌行直擊李青蓮。又能善射出垂楊，橫戈擊槩莫敢當。我來交驩屬二子，珍羞羅列飛霞觴。如龍之酒金巨羅，彈箏琵琶揚清歌。滿堂賓客皆嘉賓，伏陽郎兄弟朱顏潤。我思海內方鼎沸，那何口開懷吐青氣。坐中憂樂呂將軍亦在，一為郭郎文學士。

子臺天下青雲安，在哉西通之鳥東。流水何時會見去，復來丈夫局促一何苦。眼前萬事安足數，難權不必至五湖。燒丹還欲遊天姥，楊郎醉飲起舞舞。戲賭莫愛紫羅囊，弓且射白額虎。

贈門人徐汾

昔與爾父十數人，懷鉛握槧各紛紛。吞湖倒海勢莫敵，風期直與前賢親。不圖世事如翻覆，諸公肯混風塵後。爾父牆東似僧隱，吾亦南唐習教授。紛紛後輩皆角出，竹林諸子日超軼。避世寧從歷齒兒，閉門不解干祿術。陸氏假胡與爾汾，雄奇歷爽皆能文。賦詩竊規曹子建，壯志直凌漢終軍。因思我輩已廢置，龍種鳳雛賴有子。塊然遊生只欲臥，敢言吾道譬如此。汾乎汾乎爾努力，天下名山兒亦得。

翁眉子園中秋色歌

涼秋九月秋已老，秋草曉調色正好。昔歲紅顏今白頭，人生那得如秋草。翁生與我情最親，置酒招我知我貧。莫辭秋色園中醉，恐到春花愁殺人。

卷三十四 七言古

卷三十四 七言古

二

贈何爾珩

何生結交湖海豪，腰中嶽嶽凌寶刀。歐思青萃報國士，豈願須賈哀絺袍。予兄何生且十年，十年不見仍如前。彼揭不完黃金盡，壯氣直與星光連。飲以八斗醉，二參激楚請呼聲。雲天予亦吳越志，節士與子屬和情。泣然嗟哉何生一書記，于今高義復誰比。思昔長者器孔車，豈有賈交重郵寄。何生所善湯半李，湯子何生稱知己。一朝不幸長別離，狂奴藉財羣吹起。何生親之髮冲冠，所願陷胷不畏死。以此完璧噴相如，不數乘駿歌御史。我輩朋友之遺不復存，下邳劉公大署門。世上悠悠黃口兒，我輩氣概堪誰論。何生且復痛飲酒，當時輕薄今何有。爾爾成林蘭，誰樂遊世陸。沉是吾友漫思虎頭，出西河口。

至山陰龍羣我亦年來喜頡放長嘯醉仙孫公和與爾相
去倘伴五嶽山之阿

題長松圖

國初畫千載先生為拂長松掩赤城中元鶴非黃口端坐樹上誰
和鳴吾聞鵲乃號神女王母之語於鵲處松與天齊相長久奉山之
上大陵口持此為祝王夫人室中佳氣何紛紛夫人得當王仲子仲
子隱者天下士神術直從長桑君救人不止摘井水天上神機原有
偶夫人佳匹誠良有弱妻已列彤管編深明有婦亦不朽操行高邁
比前列和熊挽虎復何有諸公進酒前致辭翩然為賦鵲巢詩願得
長盛遠如期肯肯不改歲寒姿隱士之廬隱士室復有丈夫子超軼
西郊老人光燭北海豪客鼓琴瑟

遊近楊君題畫

孫中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三

何來深山一道士頭上不櫛復不巾散髮石殿同天際飄然日謂發
皇人我欲從之問真訣煙雲數片青蘿春楊君愛奇嘗在市井窺藥
牀無他事不識公卿為何物世間反覆安足齒生年五十誰言老知
非伯玉已知道攜此如遊廬霍顧向平五嶽在懷抱松杉密樹日色
寒溪水潺湲隱雲端仙人有丹人不識楊君懷聚瓊珥赤

飲吳求履

吳子三人海內聞意氣歷落凌青雲憶余年在舞象日已知諸子名
出羣年踰二十交姚子丹雉甲乙指白水吳子孫子相繼好誼經論
道相知已自從喪亂各離愛姚公殉節在江州吳子破家為死友吞
聲野哭走山丘嗟乎古人膠漆白雷陳海俗聚散等浮塵昨日寶產
昨日貧今日結交今日親如子向情真不朽何須紛紛再尋友避世
只問東陵瓜政志誰在淵明柳君今已是知非年我來扁飲樽前

二三月花開花開花開花開花開花開花開花開花開花開花開
世外皆狂客聊為長歌浮五白

題嚴無救先生畫

先生七十何來朗桐樹瑤瑤日夜長架上常懸老氏經室中唯有非
非想世事滄桑任去來家門賈行猶嘯三嚴先生天下問第五之
名更出草伯仲已往先生存妙手畫出如凌雲三姜二劉不足道今
見平生真絕倒高談如驚座上客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酒
下飲然不覺為起舞先生友愛絕世無先生之歲足今古

寄仰彥威

鬱鬱者不解服威情多企問誰係余思懷人逸燕市燕市酒徒舊有
名君今高義過荆卿有書不肯軍門謁懷奇寧從隴上耕但得歌呼
痛飲酒豪氣便足快生平暮宿美人家朝搥漁陽鼓黃農虞夏忽焉
孫三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沒箇今簡今將萬舞虞翻自比漢蕭何賈詡寧蓋絳灌伍我欲尋君
塵沙揆人越南燕北何時可親攜君龍威劍拂君頭上巾西湖之水
猶堪飲那可讓老風塵

上已渡揚子至廣陵贈姜真源侍御

扁舟興因揚子發十日苦霧不得開昨日上已至廣陵折柳藉蘭塞
塵埃可憐此地經戰場猶是繁華古道旁大船都是其州估小陌紛
來西曲娘俠客博徒千金裝十五五森成行我歷江南派江北至
此不逢秦成陽風流柱史姜伯淮天下寒士盡入懷賞心時登文選
樓拊馬不必長安街桃花水今尚藥欄誰其作者舊登壇春風楊柳
色欲飛幾今遊子惜忘歸

贈陳其年

蘭陵兩韓為余友常道陳生不夫口海內作者如林立唯有生也堪

天行夢魂幾十餘年何日歡呼共杯酒忽然訪我城之隅客中乍
接情歡聚素冠憔悴發白蒼眉神清氣爽吾徒相建豈得怨遲春曉
手踏晴軒情懷久要爲惜湖中水同心願比西陵樹嗚呼於今風雅
真衰矣大江南北雄師有才不識枌榆賦笑殺孫郎帳下見

贈樊陽王懷人亦世

樊陽二王子香名滿人耳翩然至湖上授衣發狂喜相思相見快生
平側情近者不勝情一劍欲掛徐君墓矣難索酒哀行路感此高義
其不朽耶成羊舌亦何有歡會不久別離多期風落木洞庭波動結
且酌金巨壺臨官湖上奈愁何

改將軍歌贈陳貞倩

憶昔湘江轉戰日君家兄弟其英維太僕運策縹緲上將軍持矛如
生風太僕已死將軍存節義風流在一門世人却是潮陵尉有眼誰
孫字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五

識故將軍身抱長鏡常野哭間飲酒人攻擊筑一索妻子難存活東
頭西頭唯空屋兩弟競爽亦齟齬越北燕南無處所盛顏一去不復
返雄才遺際類如許吁嗟將軍無憔悴頭春酒正須醉不見南國
荆棘上參天長江白骨空滿地

已亥六月十有一日維揚李季子別余有匡廬之行詩以送之

先一日秦子臣海李子季子孫子承公擬先自湖北送予至

湖南

予也江南憔悴人偏逢四海傷心客午可周遊草澤中仰天但欲浮
五白熱風頭洞湖塵昏山北山南皆充斥小舟蕩漾湖中月欲與諸
君泛洪渤李子爲首匡廬遊使一神情頓飛越天下風塵亦何有舟
過彭蠡且飲酒青蓮居士三石梁栗里先生五株柳前者客負風流
名後人踰起更不朽吁嗟秦先生浩歌攜手問王京悠哉兩孫子野

思願言無失茲佳時

贈別山陽丘季貞

山陽才子舊高客十載香名聲輝赫春風新下閩關城片帆直指西
陵陌一見冰心曉懷抱旅堂夕話深以昔荆湘迷離驚鬼神夜半燈
花曉月白天難不作我亂久居道於今尚在不感于高義誠長音存
亡已見宋伯厚詩季子奉母孝克道遺庭寧諒陽口駕車馳馬不遲
處父兄之外又何有西晉一集真氣存遺韻不復能釋手來朝又欲
別我去湖南湖北忍分首同心數子各有贈爲問青書萬楊柳
聞廣陵莊蝶卷鼓琴

儒客自廣陵逍遙羅浮頂手持黃庭內景經口飲西山葛洪井相達
自愧塵纓繞欲問參同發深省座中橫陳瑤華琴鍾期伯牙誰知音

孫字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六

秘旨卽從口中出鼓一再行情何深少焉淚水清微出冷冷白雲深
覆地崩岬如聞丹洞開風迴疑有真宰戲聽此已悉南華寶何須服
藥還補腦吁嗟莊生再來身能盡雅琴爲至人

同聲歌贈嚴庶華

少年手掣生龍鱗玉墀青瑣爲貴臣得意蚤看渭曲花風流歸返武
林春武林陌上人如織願見聞名各相識駿馬霜蹄金絡頭寶珠
璣增顏色借問妻誰家子四姓貴族舊史氏世人誰念金剪刀黃
門獨指西湖水此日高義驅今古此日人情歌且舞五雲帳內曉風
入百千池邊日欲午張母高彈唱七盤四座賓客羅文武登門之樂
樂如何我醉爲作同聲歌

寄曹公駿雲中

先生一別歲餘夢寐難逢益放驢沙公題公詩以爲別一首奉

北晉卽今當代拾作者屈宋文章遠大雅况意氣雄偉愛
如鄭莊馬西冷野夫情懷悲遠余跋望神錯莫春風盤薄大同城
首寧忘江南樂命子汝言歲寒交踏水直走飛狐口聞道崆峒白麥
熟賦詩飲酒又何有

贈葉韓如

吾友聰明絕世奇懷中發得錦囊術爲言半綿京兆子孫豈得繁
蓬華子言孝子之孫有黃門黃門至余卧丘樊但得舊欠常相保不
顧牛眠與馬蹄

趙子昂二品石歌爲吳學士光作

管水瀟瀟橫積素王孫棲遲此寄寓揮毫嘗浮五湖水閒遊豈寄九
州步愛阮荷石品字三天然秀肅青錦嵐五雲暖霞覆几案山潤水
狀青于藍沿傳到此五百載世運推移後更改風流學士恣幽賞奇

孫宇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七

花異艸生先彩謂我懷古宜品題宅邊學池碧琉璃前有義天置此之墨池
物應愛惜瑯玕自供金閨客才子詩豪多篇什獨余搜筆恨今昔嗚
呼宋室臺館薈荆榛王孫獨留一片石

五人墓

嗚呼五人真壯士雷轟電掣不長死煮宗以來清流禍鄉鎬御史金
剛市五人目怒不轉睛虎冠縱騎應手靡嗚呼五人卽斷頭黃門北
寺千古愁須臾飾甫揚灰滅虎丘石亦高千秋我來墓下徘徊數煢
煢青史照行路閒情懶作良懷詩灑酒先澆五人墓

寄門人吳發聲陸朝王宗鼎宗翰張應曾并舍姪忠楷

僕也情懷苦不開坐老越地又蘇臺蘇臺薛荔繁寒暑桂花梅花堪
共語夢魂常遶西湖雲及門請子足空羣年來諸子學爲詩月白雲
寒京風吹屋松不願尚耕郎得句已似黃初辭吳生發聲製作古

之碑宜王鼓額也不拾牙後悲思應應應應王宗二子氣公
牛小犢學父風格適吾家阮咸尤起忽懷裏突突瑯玕筆嗚呼天下
健者豈惟一大雅崛起須人傑不見杜陵讀書破萬卷不見翰林天
才真俊逸勉哉諸子宜努力登堂入室行卽得吾老歸臥南山陲瑤
華芳艸秋顏色

醉歌行

結友不須結富人金高南山固念貧結友不須結貴人五侯門第莽
浮塵生也自許一片心嗜昔揮斥千黃金卽今囊空常憔悴意氣猶
橫斗與參自予結髮交天下悠悠行路何爲者往來亦因非豪賢羣
餓溝壑誰人憐但願吾子行有錢有錢沽酒卽醉眠

放歌行與陸梯霞

西湖一勺水難容橫海鯨我欲三山訪蓬瀛不然天台石上渡赤城
孫宇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八

坐愁一室疾疾多愛來無方奈我何昨聞陸子又善病殘附斗量尤
不競此是幽傷從中起金七何須問盧鄭自從仲兄甚血勇綿上慈
親覺駒隙南山有鳥羽翼分伯氏又復逸遠翻山有木兮木有枝君
有憂兮愛不支我將騷飛龍以遠驚極天漢兮沂銀濤儒者安期與
王喬參差並駕雲中翺破貳負之桎梏倚變成之鳴瑤稽首神皇樹
鬼藥分爾一七黃金膏

投贈龔大司馬

黃葵下里登嘈嘈先生蚤年海風驪鞭苦屈宋復何有珠璣光燭五
雲高落筆雄思摧霹靂靈友朋膠漆真肝膈欲使風俗還三古不令王
道見五鶴歷官銅龍炳千春御史大夫秉國鈞昨官刑曹廷尉平定
國釋之無冤民今朝司馬賦柏梁材林千直氣益振指揮顧盼伊傳
問向書華殿上星辰想紫宸風範管幼安大畏

梅四阿知章雖賦意未中

贈章匪我

若耶荷花無語浪游揚柳迎風舞有情不比草與木南北何異
困苦可憐四載和陽令官去後空貧即病釜中生魚腹無粟閉情猶
不廢贈詠君何不賦歸去來半生宦途胡為哉三石江頭堪把釣七
里上下嚴子臺浮雲富貴亦何有勾漏丹砂亦塵埃

送贈蘭舉之茂所舊南和令

作客狼溝一載餘逢君意氣有誰如故人吳令方初歿君又遠赴城
旦書八千道路珠江客四月結符未暖席蒼黃反覆誰料得一家妻
子又離隔飲君酒送君行驪駒之歌復何有窮愁安足困豪英膝下
尚有連珠樹懷中可掩十五城君不見御史韓安國死灰之然在頃
刻又不見魏尚雲中守明光天子動顏色鄉里小兒莫相笑丈夫遭
孫李台案

卷三十四 七言古

九

遂難可測

飲楊翼飛寓中作 楊典化人

驅車豫讓橋威吊平原館不見悲歌舊賓客惟聞四野愁荒早相逢
楊侯天下士析膽論交齊生死二子皆為瓊樹枝小者神明照秋水
有肉已出江南珍烹煮題為北土美慈顏盡破發新歡醉酒酣而忘
星乾歸來不知鞭與鞍倒衣岸橫走踴躍

哭虎臣

夙昔締交曰首期壯心直視青雲裏十人之交天下聞最先莫過柴
氏子柴子卓犖無等倫子淵好學原慙貧貫穿七略與四部被服仁
義何賦賦祖通一書真不朽古來作者誰與偶偶因偶交上相博物古
于斯人又何有昨同吳子至河北君贈詩意快情真不忍忘
所二三兄弟弟月日人誰能忘昔年懷抱人

聖命已可哀就意君先赴夜臺地下二子有文歎生者岐路客
臨風哭君君不聞昏昏白日崩黃雲

寄諸以序余南和以序高義婦女與吾兒完姻

楚夢山雞爭說鳳越寶魚目謬為珠否泰相懸如天地世人安得識
瑞璫吾與諸子同所思浮雲變幻不與之昨為吾兒女愛女鳳皇和
鳴光陸離吾窮尚奈王氏籍君女已同阮家婦高祖以下實嘉賴從
此繩繩光吾後天下漫說膠與漆結友知君真無匹金高南山不常
朝素心真率堪求日田家漁人亦足歡蘭亭佳話誠堪述我歌可乎
子且舞彈琴琵琶兼琴瑟

懷門人許聖濤朱雪巢

俊鶴側腦凌霜空龍媒蹄躑躅萬里風兩生風昔從吾遊志欲攝衣登
崑崙自吾脂車過燕趙浮淮絕濟光晶晶所在豪雄創展迎離其傑
孫李台案

卷三十四 七言古

十

者稱騷裏丈夫遭遇自有時莫漫窮愁賦獨鳥秋風蕭蕭露皚皚在
陳之嘆歸去來南山以南北山北吾將與子對郭林主父嚴徐雄萬
乘當其未遇亦草萊

懷門人諸駿男在河南

明月入戶照清尊懷思不置古舜門言念諸子大梁客葬門風義尚
時昔當時知有抱關人今日唯開幕中畫吾衰本宜老薛蘿燕南趙
北行悲歌路岐時灑楊朱泣支節護開古九河我聞河水大充斥兩
河赤子無安席于今借箸宜安出吾其歸頽涸庭橘

舍侄忠楷到臨濟將過南和晤予問成裝已發遂取路到燕恨

然成詠

朕違骨肉桑榆暮雨父走燕子在趙堂上裴影衣裳車渺渺江淮限
征鳥忽聞君歸渡河來鴈中車輪若為問道途知予馬首南乘船直

結駟馬湖將出黃河舟滯淺中

孫少川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十一

白洋河

生長錢唐識江水年來幾過廣陵橋未若洪河從天上閱歷龍門百丈高一自南流禹迹遷迢迢奔赴桐栢川屯河勢子不復舊北充南徐豈雲眠昨歲八月河口決南陽以下盡奔突田廬爲水民爲魚極目塘塹憂欲絕晚來舟泊白洋河長風怒號水興波湧澎湃濁連晝夜移山倒海勢如何我謂河伯宜安流年過半百萬古愁何爲洪濤增怖怒使我不得開幽愁言亦不能爲之盡情亦不能爲之極悲歌舉劍唾壺缺舉酒酌河三嘆息

杜陵生歌寄蔣子平階

雲間才子杜陵生。歷落萬古思。蓬瀛煥首。代騎肆衆。鶴乘陽。好吹子晉笙。往來吳越。覓同好。天台蘿月。喜幽渺。願我東臯。管信宿懷中。一卷瑤華草。沉吟告我東甬。憂谷嗟。堯禹水洪。曉太白。鉉月應龍。盡果。

贈孔憲副心

故人吳錦雯爲南和令情廉惠愛卒于官父老恩之創置祠堂二所以未祠焉此以見公道之在人也遭暑暍碎細其家不得扶柩南還憲副特蒞懸理其誣枉督府縣津梁送歸故人在地下當爲結草余特代爲申致云爾至于憲副蒞官清節趙北人民所愛戴者又不能殫縷也

大海洋洋水所往高山幾幾衆所仰憲副乃是至聖裔清風拔俗自殊狀朱絲繩直玉壺水燕南趙北聲增峻故人製錦宰南和治行孰與子奇多鳴琴十月絃歸繁有才無命可奈何益惜唯是一縑布縣官賦稅原無誤禍遭暑彖引繩苛族視難指江南樹憲副行部究枉

張宇白集

卷三十四

七

理津帆卽日歌蒿里死者九泉惟結算生者卿恩當沒齒治也江南
老布衣生死交情不忍違爲君作歌感且誦願言明德常相依

題八駿圖

誰將八駿傳毫素風駿雨飄馳烟霧千年影落瑤池裏至今控御不
得住唐生伯虎稱妙手曹霸以來得未有靈驪山子各各殊天馬而
極曾何狃友虞佟子青雲紫萬里一息鼓蓬池飄飄歷落趁前蹤卽
今此圖爲先資看爾遭逢穆天子龍媒呼風應有誰

送人

憶昔同辭燕山月燕山醉風稱訖輩君今來飲漸江水漸江關津
成紫蠶年射策第一人風流樂藉古真比朝朝荷裳向舍郎何妨
作度支使襍沓歡歌佑客船水心朋映玉壺裏清尊皓月莫教空
女晴扉日欲紅人生得意須如此把酒聽君臨秋風一曲驪駒不

道相期攜手日華東

題汪魏美開格

憶昔任達十數公胡胡笑敗春風秋十年來各變易青楓滿眼愁
飛鴻中有汪子素心人與余長夕任天真稽阮勝事猶如舊鶯啼楊
柳三月春楊柳歌殘人舉筑誰說當年人倚玉漫將一卷床頭易笑
倚庭前數枝竹

短歌行與蒲玉書

狂莫狂兮楚接與俠莫俠兮吳事諸爾我本是吳楚傑三十年來老
巖火腰中有劍未用渠風兮作歌從履屐故鄉春鴻渺難求却被秋
霜催上頭去去莫戀陳蕃榻行行休至仲宣樓吾為楚舞爾吳吟西
山瘦鶴能知心

立秋日

孫半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三

昨夜歷落南箕橫素商流火中天明今朝白榆風剪剪盈盈河漢滿
水翔雲錦高張憶昔昔賜中浹落如車輪人間女兒下牀拜世間幾
見雙星會可憐素手動金針不覺涼風動羅帶蛾眉照天翡翠色春
清玉姬三嘆息願為影管烟千秋玉樹森森秋水碧

霍童行答崔五竺

入關時披海嶠雲相思唯在霍童君霍童金龜猶未冷霍童風流喜
得聞憶昔相逢一星周典因廬山五老遊更至衡陽叫虞帝三十六
峯峯峯幽奇字必使鈞天獎悲憤更歷滄洲愁僕也老作諸侯客羞
顏如被新婦憤寄我詩篇千尺豪呼翻鸚鵡金粟白嗚呼世事何足
言杜鵑哀鳴精衛填五噫誰復問京闕九辨唯有哀芳燕南州之榻
誰役人欲至霍童一問津

採芝圖歌爲丁君問題像

人生一世爲過日區中之綠塵較繁攜杖欲從未松遊詩興同
主卜借問寰中金門客富貴何如駒過隙驥策羈雲辭賦豪任沈鹿
鮑亦辟易堂堂趙柱含香草蟠螭寒外陰山道拂爐吟詩淚欲流駕
鶴歸來丁令威室中無果贈妻子山中有芝可療饑采之采之好顏
色戰勝何須求服食當時躍馬金盤陀此日幽棲可浩歌南山園綺
尤多事今我不樂復如何

留別雲間錢子璧

方從上巳采蘭節忽爾殘臘又飛雪君到雲間往復迴我類飛蓬任
飄撇看君落筆何其豪師官梁鴻皆兒曹看君吟詩興又高鞭笞諸
孟追風騷招提盤桓難分手別去何人共杯酒滄海茫茫荆霧深野
田黃雀最知音

題食交行

孫半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十四

君不見梁鴻于高生五噫歌罷求嚶鳴君不見田實肺腑交一朝勢
利遂相傾富貴于人亦何有天下窮交殊耐久桑麻井曰父老歎何
必五侯共杯酒鹽官西門張魯山懸壺市上好客顏市上非無豪長
者掉手相過如草菅止溪父子今公叔嘆世欲同許伯哭索子題句
向窮交顧况臺邊暮山綠

止圃吟

止圃吟吟止圃止圃老人大雅主論詩却過齊與魯少年木屨金閨
客垂老不辭蜀道苦投簪歸來一囊書六義斐然炳三古東方已白
足金鼓西土何須勾石鼓湖上樵者來問各飲酒已忘夜過午且將
綠玉杖爲君白紵舞

南湖行

南湖水與銀河通南極老人光融融似聞上世赤松子乃見今時河

上公雲旂翠榜來天上明月墀日應長村大難為榮陳出卷符
約在指掌中丞之子相國弟長公天卿明光郎尚記賈虎各傑出紫
泥黃諸森濟濟先生俯視一何處高平大蠶猶鴻毛養月乃與黃庭
秘度曲直北青雲高張女淥水佳哉粉慶成儒子吹雲璈即今春秋
方七十玉貌紅顏猶習習堂下非無耕衣走室中雅有卿雲集僕也
信陵老知已三寸管城羞委恍漁樵不敢屈乃公臨屬只欲酌大兄
我降為歌南湖行參戰平低南湖傾

開閣修禳短述

開閣者老友陳近思所營也本十畝之桑園植千章之異木
土載石而疑山為高為下壑沿溝而停水或東或西風聲月
樹似不類于人間翠帶紅葩即何殊于儋嶺茲以上已踵修
禳事笑梓澤之徒誇喚蘭亭之作建喜而有誄情見乎篇

孫宇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七

開閣主人修禳事扁舟其至幽棲地結構丘壑自窮絕勝亭臺殊
位說端倪疑與滄海通心思直洩真宰秘丹葩耀林錦不如瓊樹含
香雪欲墜主人愛客為置酒興到何曾辭大斗釀樂修竹惹烟霞
廊曲清舞揚柳曲水以來勝事多後之視今復如何出門忘却日車
側昏黑入城尚醉歌

答吳江潘大耕見寄

維揚山人程夢倩與余締交真繼緒口稱吳江潘大耕手出新詩在
甌面風情遠麗天下無金支桂華尤扶疎瓊瑤餘戶綠參半誰其作
青霞大巫昨歲過我西湖上湖邊芝草琅玕長飲酒中聞興欲豪狂
為擊柝我叩榜蘇小墳前松木枯林公磯畔魚吹浪老大故詩又何
有每讀一篇不去口相與西園何為者我獨與君忘陽九相別未幾
告相思間誠喜得瑤華詞牙職知音誠不為聚散歡會更何時

通望童童山歌

東方小兒不解事遺却靈童不為記童童人已在天童童身處未
委地我欲問津挑花洲鶴林宮香霞文秘問道支提說法壇本自華
嚴號天冠即今昆盧森法戰山光海氣瑤琅坪此地山來饒勝宅此
中絕與塵世隔借問給園白足僧那有肥遯茹芝客僕也已為
翁攜筇躡蹻登遙空濛濛岩未登慚康樂天台遺賦似與公夢中
聞笙歌九十九峯秀嵯峨山中處處鹿園中佳王鄧笑人奈若何

題某夫人貞節卷

昔有攝政姊為弟顯芳名今有許娥姊為弟顯貞許子燕趙義俠
徒有姊蚤嫁執金吾機將已從鼎湖死霜韓帝淚淚不止即今隻影
三十年立孤奉親代夫子彤管以來風義多高節乃與山崇表有弟
傳布錢唐波我欲為作陶嬰歌詞非黃絹奈若何

孫宇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六

為錢武山題松

松上風鶴雲松下雲氣氤氳畫得龍鱗矯天造豫章太守舊常門得道
真人人不識松雲貌出真顏色風塵澗洞來愁人世事不與樊桐直
太古以來娘洪爐幽陽頽颯無時無此松疑與元化并不視奈官五
大夫我問先生問真訣我拜此松無可說但看此松長不老論年何
必尚山嶠

八月有懷江南桂花寄吳慶伯

似悲江南桂之何年年常與幽人俱自來河北兩經秋桂花不見空
白頭前歲飲酒吳子家庭前綠繞叢桂花酒半高吟吳子詩香風襲
襲到金卮天下賞心不常有便是悠悠繫夢思

外舅沈子培製牌譜從太素至漢牌凡六十四配以唐詩

榜諸六博雖小數亦皆易象所寄詩牌譜不知誰人製為鬼凡為三

十二先生遊心其間外從無增有六十二
玄方州備吟哦繫以唐人詩出風入雅其
上實通形下器治也沉吟不輟手合神
足張下何知四十九

贈白侍郎三

少年耻爲章句儒中年學道乃天
時無揭來燕趙見先生盛時
士若蠅聲長跪拜受不敢違
鉉不襲五銖衣從此遊遊紫圻海願言
絳常相依

霧

平時苦霧愛冥冥今朝喜霧却開顏
弟開蚤來視天天茫茫水連天際樹
孫宇台集 卷三十四 七言古 十七

見飛鳥翔瀕洞連綿三日夕又兼細雨濛
子多愁亦何益乃知霧下亦何怒河中
豹我生願學公超霧

仁和孫治宇台著

別號
紫庵

五言律

題張秦亭從野堂

閒情憊此地野望更悠然竹密何知界村深可忘年
巖雲渡嶺樹溪
水走町田吾與二三子垂綸足老焉

村中戲起

東學方曙色野望鬱蒼然鳥起叢籬下雞鳴高樹巔
寒深露欲白春
動草新芊物理多如此予生解醉眠

懷江道信

兵戈時極望憶爾老儒林人說西河氏吾聞南郭心
清澗無俗客相
對有鳴琴何必買山隱先生祇陸沉

系年台集

卷三十五 五言律

桐扣

幽興殊難極暗空極望中雲連湖水白日射海湖紅
僧臘松杉古才
人辭賦雄獨悲石鼓在何處蜀山祠

自赤嶺至大嶺

杖策尋幽徑閒行儔侶稀羣峯青黛合遙海白雲微
隱者桃源路山
僧薜荔天從茲去五嶽長嘯竟無歸

重題安隱寺

何限高秋興再過祇樹林殘碑亡鳥篆枯竹起龍吟
地僻人稀靜雪
沉梵咽深苔遊曾漫賦泉石有遺音

清溪

徙倚清溪側徘徊高柳間鳥飛仍帖水雲吐復歸山
野客憐鶴立漁
人擊棹還征歌出處興亡幾幾關

晚雨同新知上人

薄暮風雨度禪坐草亭山川渺積翠天地倏空青色界
簾前淨鐘
聲雲際聽更看沙渚鷺整翩向青冥

獨山

曲水臨蓮徑橫山隱晚花壯心思越百雄嶺折田巴劍
引浮雲盞杯
深溪柳斜著成新語在遲暮莫長吟

冬日同翁居士張祖聖閒錄集字成詩

舉日園林盡高人暫午眠遠山遮戶北落木動樓前
窮鳥啣殘雪孤
鴻帶遠天心期尋逸興為賦釣竿篇

觀海棠

天橋海棠樹飛花對石潭鶯歌來少女蝶舞出宜男
阮精狂無賴稽
康懶不堪夜遊思秉燭發髮早倦倦

孫宇台集

卷三十五 五言律

二

閱范文白詩

范子晚為詩風流殊可師雲間失故步江左見新詞
上客題青玉佳
人唱紫芝相將一尊酒肯負賞花期

懷朱朗詣

朋徒各放廢君獨老津梁壯思揮珠玉雄心老驢驢
風吹龍劍冷月
照薜衣涼安得宜城酒時時入醉鄉

寄閩中林介山先生

瀟瀟唯飲水石生此還山津柳飄飛屐履蒼松駐好
顏僧從覆釜至客
自武陵還二仲追隨地風流尚可攀

晚集張儀斗

晚知吾子靜謐與世情疎酌酒涼秋暮彈瑟落照餘
禽鳴禽棲野樹芳
草滿庭除即此當幽興相期共把觴

苦雨連沈去不返

不見隱侯久勞思今若何亂離愁最角風雨渺山河
阮遊非昔張夢處多夢中佳句好幸得慰蹉跎

冬日同梁天署何仲亦卻行即事

偶來出郭外攜手共盤桓塔迥浮雲斷山空落照殘
荒墳還寂寂野艇任漫漫及爾成高詠閒行興未闌

信步

嚴冬何禦慄信步值悲風艸盡要離塚苦荒宋帝宮
浮烟若滅沒華嶺自西東野徑行人少幽懷與子同

同友宿虎跑寺

晚悲招提宿何當風雨繁鬱塞於此避寂坐已忘言
梵唄諸天爭飛泉塔下翻柴桑應入社未許撒籬藩

孫宇台集

卷三十五 五言律

三

虎跑寺贈僧敬然

夙許支公侶十年至自今荒藤遶古樹流水見禪心
四本從何入三翻意更深悠然盡玉屑返照在高林

得趙珍流書言欲爲余與祖望同隱

聞海三年客窮交一片心乘棹同海嶠息影托吳吟
遊騎獨生劍歸裝陸賈金尊鮑終有意把臂足蕭森

贈關棧度

文苑看吾子詞場自鳳毛誰能當弱歲而已擅風騷
賦就雲間重名成日下高憐予欲有贈爲問呂虔刀

題道居庵

法王祇院舊真境修廊空梵語來天上人行似鏡中
遊雲欲數合蒼竹自千叢興笑世塵子相將同遊公

宿從野堂贈門人張聖靜

霜露荒郊野漂零爾爾存世人皆持劍吾獨對傾尊
季子遠來同生出入玉門死灰應有待誰爲老乾坤

送宋林寺還山東

春生湖水綠紅日海門深因送青齊路聊爲吳會吟
莊生寧說劍牙子欲彈琴行矣山中客相思滿竹林

周櫟園過湖山索和龔芝施詩二首

似見遊陽鶴還傷城上烏千秋吾郎在六載客心孤
秘笈窮三島扁舟下五湖相逢秋水白涼月滿菰蘆

吾生皆逆旅所悲即名園二仲知何處散花有幾存
禪元意固極討古欲深論秉燭當良夜高歌典正翻

贈虎臣

孫宇台集

卷三十五 五言律

四

東髮同遊舊君今戰勝肥顏生有至樂遜氏值知非
閉戶青山古釣簾白日微詩書開絕學弟子孰傳衣

渡江

重來渡揚子天地此金焦水挾三川險濤翻八月潮
帆檣雲外擁笙鷁月中飄望去迷壺近潭疑傍玉霄

渡河

擊楫原吾願窮愁可奈何浮雲絕紫塞白日盪黃河
楚蜀雲帆遠幽燕羽騎多焚門望不見矯首一悲歌

渡漳

河北臨大水清漳還濁漳草迷銅雀綠沙走直沽黃
疲馬愁荒渡飛鳥逐野橋比來憂水早何計築渠塘

懷維菴羅浮

握手東行後言從海嶠遊飛鴻萬里道落葉五湖秋世事八

心遠更愁慚予獨留滯天際望羅浮

延五同周若柯從邢州還和陽二首
悠悠天地客草草兩勞人秧插江南稻風飄塞北塵故鄉何日到空

含轉情親風物催雙鬢朱櫓入望新
狼溝爲東路馬首背西山槐柳陰森合牛羊落照間渠田無水汲寒

龍抱株還憂思同君意何時見笑顏

病起襍感十首
有客泗水長問余江上翁何爲臥病獨自嘆途窮於越斗牛下孟

冬營室中家鄉數千里夜夜語秋蟲
仲舉來徐孺曹參禮益公吾無二生德而有千乘崇謬譎與五袴寵

孫三台集

卷三十五 五言律

五

閩南不下雨吾鬢垂髮霜野鳥鳴東墜秋花照夕陽客愁消不得鄉
夢路何長望望仙人洞寧無玉女漿

有酒愁不解看山興更翻海風盪大地落葉舞千門玉策醉天帝銅
龍臥寢園茫茫筆下土何計慰征魂

異類年盛五行舊有書於官孰渡虎微禹念爲魚龍圖金焦下口
見四蟬飛鳳泗虛江干木蘭貴吾敢問吾盧

平生所親友今日幾人存著作追騷雅風流此弟昆西園悲子建東
門悼平原嘆息九泉杳無辭淚迹吞

本自武山北來居閩海南茫茫島嶼外渺渺蛟龍潭誰說三無感徒
然七不堪夢魂叫虎尋嬌首隔烟泉

去年在冀北今日又關南任遠年華老徒然髮變兒生無教誨親
老缺甘就就

海客憐人杖雲中侍女絕飛鴻渺無處自憐一髮老
相至九月王粲能爲賦楊雄不解嘲吾將從季主問津問皇道

辭巢而去
開居殊宋宋過野起西風榕葉新增綠無更返紅秋蘭復室內霜

菊汎塢東物理當行樂吾身任轉蓬

重寄高雲客
曲徑多車轍知爲仲蔚居千竿池上竹萬谷枕邊書愛客金爲盡生

孫玉不如南唐今勝昔爲我作樵蕪

月正望日泊柳林灘
三年不見雪此地雪飄飄萬條銀爲屋千岩水即潮深愁同宋玉何

處問王喬舟子方惟暢予心實未寧

念二子孝悌孝悌
黃花已憔悴吾亦賦歸與本自雲霞客何爲官解居看山鴻雁奮對

孫宇台集

卷三十五 五言律

六

鏡雪霜餘二子眞搖落能無理素書
贈程子穆偕二首

來尋者舊傳把臂獨解賢五子公沙氏千秋凡將篇青嶂堪玩世白
髮向誰憐而我倦遊者忘言日暮天

有意爲乞食無端作遠遊十年常挾劔五月尚披裘雲舞竹西路花
迷邦水溝與君長執手頓解旅人愁

施恩山以新集見示
不寐起盤桓鐘聲夜度殘縱觀詩律細頓覺客愁寬竹葉侵窓牖梧

桐落井欄名山應有待只許野人看
筠上人往蘭園

浮杯看野渡倚舫傍雲龍有句青龍燒無言黃葉寒鷗湖浮寶刹林
屋啓眞面目記取西來意天花散二畧

栢起綏社過獅林招余飲宴

二子人倫範清風過竹林別來渾似夢乍見印披襟歲月驚客心
眉霜雪侵堂前几杖好杯酒更誰心

緒風未改熟新雨欲臨秋惜別故人意歸吟鄉思愁白榆天上種青
桂世間幽真隱龐公在吾將問十洲

同丁素涵沈開先飲羅亦恭參軍得驛字

誰言官署冷僻更此停驂鳳劇人背美范山興可探時在烏聲喧臥
閣花影舞斜簪諸子羊求侶余懷恐未堪

過釣臺

我來嚴瀨下懷古信悠哉七里雙瀧水千秋兩釣臺風雲過宋冀松
竹共徘徊老作諸侯客臨流一舉杯

嚴城次敬止韻

孫宇台集 卷三十五 五言律 七

丹泊嚴城下鳴榔綠水灣村雞號夜月漁火照寒山飲酒何辭醉羈
愁此得閒懸知羸女近不羨買雙鬟

小江郎觀音閣

空大士閣江上小江郎溪水虛涵碧山村野燒黃雲停閒梵宇魚
樂有漾梁跋涉風塵內吾衰意楚狂

三山送沈器先登舟還里

一身飽喪亂舉室盡僝歎昨日欣同醉今朝又解帆余愁無短策子
去有長鏡河清梅花發相期對石鼎

將發長溪留別張翼上

別來歲未幾相見如銀明日秦川道知余淚幾巡羈愁無用解歸
棹莫嫌貧有子能殊衆何憂志不伸

題靈山

竹徑聲聞紫仙都呼吸通乾坤千堆外義興西身世一箇中黃髮

蒼關六鏡四首

青鞋出郭北紫氣慶城東何自車聲至紅嗟艸舍空山中尋謝客方
外覓生公正喜英蓉老相追逐晚風

病客當秋晚新詩步未能持鞭曳緩步着屐欲先登猿嘯湖中月虎
眠石上藤清言良友至逸興雨雲騰

相期河朔飲正見遠山岑白首論交舊青松結莽深聞呼遊子意投
轄主人心不識濠梁上千秋流水青

冉冉何知老悠悠問彼蒼閒情把酒盡雄論掩星光諸子皆同調每
關更擅長重陽相會近僊樂應高張

贈許明府西山

孫宇台集 卷三十五 五言律 八

習習和風扇悠悠淑氣新山川色更翠魚鳥意尤親訟牒閒亭舛琴
歌到處春武陵衣帶水沾醉及芳辰

贈嚴侍郎

矯首問長楊登臨憶侍郎金臺雲似暈玉澗水流觴膝下文兼武堂
前裴與王九重方倚賴天下慶當陽

嚴舟吳江

浮雲倏已沒又見衆星橫幾處寒砧響無邊旅雁聲河流小艇急村
火夜中明俛眠何寥廓關山夢裏生

臨平山

惆悵興亡事韓侯獨大名昔人嫻將畧而我現知兵山鬼絲羅怨荒
村鼙鼓驚九原誰作者迹與峴山平韓世忠大將 前劉於此

霜菊

七言律

仁和孫治宇台

辛巳除夕侍家燕

此夕庭除樂事融星光奕奕五湖東
喜瞻世德恩榮舊猶是倚林樛
簾風南國仲弓稱宿老西京黃琬愧
兒童席前男女懽然會笑語椒

從南山沿十八澗出江口過雲樓而返

山迴澗曲水溶溶宋徑荒涼尚古松
蒼巖尋幽同謝客披雲蹑嶠類
王恭綈褰上下雲中鶴窈窕依稀寺
裏鐘似此已無名利迹寒衣江

奉贈倪鴻寶太史拜少司馬

孫宇台集 卷三十六 七言律

見寬昔侍紫宸班詔出承明近賜環
雨露九天仍北極江湖十載憶
東山燕登氣色增三輔屬國威名護
百蠻身是老臣能補闕幾從清

弟宙合客新安

城南迴望陣雲高阻絕江關客夢遙
吾已空山尋薜荔子應孤館讀
離騷誰為賢令同王吉切恨流人自
杜陵今日西堂春艸發相思時

讀張西銘先生七錄壽有感

庶常一代李膺門述作根根大雅存
帝勅所忠無神神臣悲宋玉有
招魂十年湖海推牛耳今日風流嘆
虎賁况是人亡同野哭不勝哀

晚葛侍郎祀紫雲師

門飛傷心道左吹橫笛接武門生憶
終帷最苦南山風景惡倏倏魂
魄竟安歸

恭城

恭城風物倍雲雲幾處城頭烏夜啼
野燒遙看天目外浮雲長傍太
湖西道遙道士留蟬蛻落魄辭人
學馬蹄縱有三山難可問不如高
唱過前溪

題于公祠

高秋肅穆山中靜少保威靈殿下趨
北闕金湯曾帶嶺南枝神木對
江湖不堪望帝聲嗚咽漫問鴟
鷂事有無向晚茫茫發浩嘆何人鼓
楫有雄圖

與關六鈴

故人栖托近如何聞道玄亭自咏歌
梅福遊吳辭官久虞卿去趙著
書多秋風絕塞來鴻雁白露寒塘
遍菱荷君意陸沉堪寄傲獨慙年
歲轉蹉跎

吳山伍相祠

伍公遺廟鬱穹窿闕闕山川極望中
千載心傷越絕內至今怒挾海
門東旌旗何處蛟龍窟笳鼓來悲
草木風嘆恨錢唐江水惡不禁壯
氣引煙峒

九月同沈去矜臨平湖懷麗京諸子

憑臨此日意徘徊雲樹蒼茫雨色催
海上天淵誰鼓棹湖邊落木凋
斷杯北瞻園寂松楸冷南望樓船
鴻雁哀極目故人多未生天涯何
處各登臺

至日祖龔見松柏新藍報弟成冰

至日風悲朝氣傷心刺盜痛難幾當時神廟空灰土尚有殘碑誌

夜臺先孝子墓之所已為灰土止有七山傍鳳凰雲正合湖荒蔬

秋神餘哀愁看松柏多摧落獨白柳杯湖酒回

南山墓木實經年何自摧殘盜賊魂魄未知藏馬鬣哀號已自失

牛眠可憐鬱鬱公室徒爾存亭京兆肝極目原陵同黯淡千秋淚

并大湖邊先閣都諫方泉公墓在八盤嶺先大參恩泉公墓在南屏山右

過峽川悼周鄭二子

鐵澗流水峽川鳴似入山陽笛吹聲門外野花穿蛺蝶庭前葉竹走

庭庭柱影度愁雲賦蘿徑山寒白露明從此那堪回首望五湖一

片故人情

過潘子集

門庭芳艸被流波清酒當前一醉歌孫楚遙初時廢卷安仁秋興意

如何天迴嶺海生烟霧地接青山老薜蘿相見不須頻浩嘆美人携

手白雲多

懷世臣

門前流水日漸漸念我懷人逸興兼壯志空慚櫓具劒長齋獨有水

品鹽君公學儔寄居市季主譚經暫下簾喜爾和歌應不索比隣高

蹈屬江淹

懷馳黃

獨處何勞嘆道窮辭場都說大毛公梓柯名士寧知賦楚國詞人未

視工愁絕登臺看候雁興來攜酒坐春風憐子落魄江湖外及爾涼

秋訪桂叢

懷祖望

侯氏披帷坐擁千秋業撫劒心懸萬里樓平子四愁何所似殘燈夜

半聽悲笳

懷驥武

當年文苑盛輝光何意飄零帶一方自是仲宣愁作客應知明遠夢

還鄉春歸驛路梅花發秋到山居薛荔長憶爾天南空佇望越雲

樹曉蒼蒼

懷錦堂

五湖落日壯風煙憶爾離帆更惘然估客偏隨逐子侶閒鳴故港野

舟前一時賓客淮南賦十載悲歌劃北天蚤自歸來同醉飲西湖蓮

葉又田田

懷虎臣

春風二月鳴黃鵠遲日晴光足遙遙采藥自無亭長議論文偏許故

系字台集

人知愁來湖外舉楊柳饒去山中折露葵便是武陵真隱者况兼吟

葛是吾師

懷際叔

積雨空林望不開相思惆悵獨啣杯一時都有風人目千載誰為太

史才春色紅顏湖上悲秋風華鬢鏡中催年年似作傷心客只是愁

生滿角哀

懷麗京

思君長嘯坐胡牀日烏衣隱藥囊寒雨臨江秋浪白朔風吹野林

雲黃山中高者遠東帽離下時傾彭澤觴世路悠悠安足論潮陵吾

已識行藏

題沈佩裝書室時同菊盛開

沈侯靜者意何如閒向東籬菊自舒門外誰人能飲酒庭中高臥得

事問松漁

送王翰明還燕

相逢蓬蒿掛漁舟又見離雲馬上浮八月芙蓉帶雨雨濤揚柳兒
兼秋壯心豈問虞卿壁病飲寧辭司馬君去五王城上望吳山老
水更多愁

張士至之嚴陵

嚴陵祠上客星微君去東遊問釣磯遠地浮空鷗泛泛晴江竟渡艸
非非論交客自多青眼載酒人誰有白衣何事支筇遠長往湖頭前
和早言歸

送趙元開還臨平

之子翩然返舊廬中無恙足標標蓮花洲上鷗猶泛安隱山頭橫
孫三自集 卷三二六 七言律 五

日知事少能爲千日酒與水聊寄一編書松風他日嘗相憶便從
君共荷鋤

贈張祖定新晉

自京賦職協昏流蘇爲綺爛盈門名家本屬扶風女公子人稱京
府仙仙逸身似合香燒沉水意彌溫懸知張緒當如此覆說封

李條侯尊君

南極星懸離水側而爲榮杖在仁虛門前剩有先生柳任外恒多長
者車楚國兩美誰獨在買家三虎望非虛側身願在長淮北飲酒臨
風意廓如

贈陸五疇

與子雙棲共神賦蕭然歲暮步愁予才如江鶴爲賦好似此卿客

著書弟子多人誰能達先生扶杖只廷陳我亦年來不得意同君酌
酒食枯魚

送朱全古

攜手郊原意相送當今誰屬濟川才浮雲蕭北荆卿恨衰艸江南廐
信哀臣更蕭蕭惟撫劍天邊浩浩漫登臺爲君折贈湖邊柳黃賦歸
賦對舉杯

寄果仲木

昨朝淋飲無多日忽爾離憂又換年漠漠江湖愁鵬旅悠悠京國任
風烟長留詩卷傷心後設設賓朋醉眼前此去江淮儘偃息總機
鳥足翻翩

雲間范形孤遊散始出新詩見示

飄遙詞客走江關此夕披吟見笑顏似有黃初來藝苑恍疑白雪到
孫三自集 卷三二六 七言律 六

人間風來獵獵吹蘿逕月出娟娟照遠山願得總機滄海外相攜離
華喜同華

門人張儒懷之金陵

送爾臨行當典日嗟予揮手一停樽秦淮渡頭王氣歇烏衣巷內風
流存身無策表誰與子手攜青箱時一歎金陵狂客如相問爲言本
山孫嵩門

登瓊花觀層樓

登樓四望野驕驕滿眼興亡似有無楊帝遺宮唯茂艸夫差滄水山
新浦南臨江上千帆度北走平沙萬馬趨春色畫圖堪極目依然淮
海一平蕪

贈吳門徐武子先生

吳門高士近如何同道先生老薛蘿幾片蕭條利北郭書香經術類

河漢字把處閒雲遠絲絲綠柳流水多正春相建初度日福風還
寄洞庭波

懷王雙白

二月梅花正舒三吳春色近何如閒雲抱絮常臥白日摘囊只
著書莽莽長途唯雪涕蕭蕭短劔孰相與君同是傷心客何門山
中共荷鋤

送丁飛海之京過選

霏霏雨雪下河梁曉鳴驪駒成驢霜知爾雄才堪視艸不須華背薄
爲郎宮人舊誦王褒賦女史新添前令香我白熱漁堪作老幾時書
札贈青堂

胡彥遠之閩

五月君從淮海歸重陽又與故人違無諸臺上看秋浦勾踐城頭望
孫字台集 卷三十六 七言律 七

夕暉撫劔獨行愁鼓角經霜飽亂潮征衣閩江近說多樓隱何必商
山賦采薇

胡彥遠齋集同梁仲木吳問璋陳康侯

此夕喜爲河朔飲可憐喪亂飽經過天涯帶甲愁無處故國經心愁
若何楚士悲秋思作賦酒人橫槊淚懸河爲言分手各南北且盡今
朝金巨羅

朝金巨羅

送姜侍御還臺

一唱騷歌落日侵駸駸車馬出花陰南來詞賦千秋事北望馳驅萬
里心臺殿依然池柱後風流也自揮斜簪故人何必論丘壑方朔金
門亦陸沉

送陳康侯之燕

星黃沙石北平聞君五兩武風輕影逾非爲候良友影道真爲念

呵兄冀北瞻雲愁異度江南芳艸望中生不堪牢落乾坤甚此去相
思倍惻惻

自諸里館舍遷南屏

不堪委巷子雲居此夕勝違意惻惻如每喜鐘聲來几席常看積葉掃
階除窮年豈有扶風妓故席欣來長者車我自生平麋鹿性入山將
作老樵漁

寄張慈奇

數年幾倍梅花約誦子新詩興欲飛曲水止空羣野納閒雲嘗自傍
漁磯隣居競說桑麻熟谷口還逢麋鹿歸拙拙吾生歸計晚好鶉輕
策待荆扉

與錦雯子成卿

傾向交遊萬事備憐君詞賦映芙蓉爭傳絕下三都貴會見明光五
孫字台集 卷三十六 七言律 八

字逢謝氏超宗原是風漢家元禮况乘龍石渠虎觀須臾事倒屣何
人似蔡邕

贈周庸生孝廉

懶性繇來賦遂初逢君高蹈有誰如堦前春柳堪娛目世事浮雲且
著書興到不妨巾漉酒窮來唯見釜生魚千秋清節真無比正憶當
年周子居 汝南六孝廉以 周子居爲第一

荅閩中林伯喬

八閩共說三山隱谷口如同鄭子真自我安居忘歲月喜君披論著
天人一時把臂欣同調千載論文自合貪願得停車過炎是蓬門尤
得數相親

余病諸公目爲屬風門人陳亮師以爲非服劇愈

獨處春風聽子規憂來伏枕更難支客如秦鳥將投石子似陳琳更

醉辭天上未還仙掌露人間幸有紫圻芝
公說趙岐

宿北山望湖南應嗣賓館室

兩峯相望愁離羣寺宿鐘天際聞此日高門誰服卿他年公輔說
河汾著書幾卷飛丹葉講學餘閒燒白雲借問君家何所以休理辭
賦觀紛紛

和張露琳靈隱寺見贈之作

龍宮岑紫白雲肅深夜唧杯露未晞明月半規簾外見江聲
頭微笑落秋林傷醉客飛雁寒蘆憶釣磯及爾蕭然身世外不妨閒
著芰荷衣

八月十五夜懷長白山人

遙通銀河萬里秋碧城光動錦雲流鴻聲嗷嗷芙蓉清桂影非微芳

孫宇白集

卷三十六

九

艸洲仙客譚元實白石佳人調瑟上高樓獨憐兩地思無極月照瑤
窓迴自愁

同吳門吳祀雲過陸蓋思兄弟

悠悠世事水東流漫說人間有壯遊月出疑同青雀舫風來已到白
頭洲幾餘李子千金劍人在元龍百尺樓身是野人嘗荷笠那堪辭
客共千秋

白雀寺

鏡中荷藻映芙蓉野外閒行策短筇幾葉龍宮遺白鶴遙遙雲徑入
青松平臨湖中水遠視橫空六半峯坐久潭心應世遠置身何
異老吳儂

道場山

庭道曉巖半入雲興來看後有諸君乘風歡開神僧說酒酒

士墳傍壁危樓天欲下鴻空孤塔斗初分當年王陸同攜手浩汗湖
聲不忍聞乙酉東隱景直
在魏美同遊

吳中詠懷古蹟

東西結構自僧琅海湧平原舊草穿漫說頡頏池方六尺虛傳劍器有
三千秦皇吳子俱春艸鬼篆仙題縹緲絃偏怪當年顏李輩却於此
處興悠然

靈巖舊自僧娃官蒲日悲生艸木風塵鹿豕遊香逕冷梧桐秋落錦
帆空片雲出沒隨飛鳥三楚興亡任轉蓬何自鷗夷偏得計美人明

月五湖中

姑蘇亦有桓王墓指點虛無窟穴還不分銅棺銅隙土尚餘金臂落
人間村翁冷落陰陽酒豪客悲吟蘆荻灣尤勝亡王一傑土柳榆千

載滿陽山盤門外有吳墓桓王葬此處和四民發碑
得金指頭金銀骨二骨如新夫差墓在陽山

孫宇白集

卷三十六

十

諸張前後各墓最喜風流擅李膺去洛飄然官似蛻還吳說酒
如灑華亭有渥空悲鶴江上無心可採菱試問後來誰作者一孤一

笠五湖僧

西京梅福曾為卒東海梁鴻亦作傭簞屨君臣寧忍見睨離妻子漫
相從天教化唇讓王里地遙風開高士蹤暇日金昌亭上望要離塚
畔艸茸茸

寄明詣尊公

高名久與太丘齊越嶠星光見少微地自蘭亭佳氣滿名同梁苑照
雲飛樽開興到看花發詠罷心閒聽鳥啼知是袁安能換被不須請
子舞萊衣

吊蔡忠襄公

斷關賊寇勢難支平地殺賊似累棋死寧知勢劫代懸頭豈有賞

蘭干秋獨倚孤臣節二客相從三立嗣公子哀吟難竟

酒五湖酒

荷無教長子新婚
司農家世最崢嶸喜偏才華更有聲
曉日晴開珠作障丹霞春麗錦
為城九苞閣上流蘇結百子池邊
綉轡開道公孫能賦賦高才應
已泛迷津

嘉客兄初度作

俊郎風流舊有名相憐猶足老詩生
歲幾幾問三千客抱壁誰傾十
五城子姓却愁無紙筆故人蚤已至公卿
人生富貴尋常事贏得牀頭載酒餘

重臨誌成與具和

咸和歷劫已多年喜剪蓬蒿淨碧川
响嚶湖邊龍冉冉蓮華山半月
都宇台集 卷三十六 七言律 二

娟娟前身自現琉璃相此日應開寶所田
幸得伽藍方艸就山林登殿啟諸天

寄吳門費仲雪寓靈隱

五湖笠澤興何如喜爾攜詩過敝居
雨阻山前看後風來亭上納涼初
東林有客無耽酒西土何人許燒猪
宋葛洪川畔路時時把臂共相於

靈隱僧過我問病

嚴蓋春回百疾嬰時時伏枕嘆無生
卑樓政說維摩疾策杖如聞藥上名石上翻經月桂在池邊照筆露華生
閒時願與安禪客採取山前赤石英

贈某公

悲風索寞又高秋制有龍威未能遊陌上
金溝調駿馬尊前銀燭按

涼州交情有愧陳蕃榻獨處還傷季子
悲悵望思舊雨期

送張虞山

黃鶴飛飛淮海舉美人高蹈映芙蓉
馬嘶衰柳霜華冷雁落青山雨色
淡多病故人為折柳開居諸子應
共惜此去情何已驕首聞吟學臥龍

送別丘季貞

淮陰上客有丘遲三載分縑夢思一
自飛鴻長北望那知題鳳到東籬
於今訪我行吟道路高吳會歸去山
川著楚詞何日同君共攜手千秋風
雅並驅馳

載行遠至京

瓊林飛雪出天垂青翰凌雲去豈遲
仙杏已開太液苑流鶯初過鳳孫宇
台集 卷三十六 七言律 三

舊池清流自昔推安道廷尉於今屬
釋之正使披裘釣壑者滄洲明

甘節婦詩

甘節婦知名苦節今傳歷下城天上
星光燦昔姪人聞歌曲說
百有年風雨股憂度此日恩施形骨
榮誰道乳然一弱女將軍原不墮家聲

挽陳琴庵

朔風飈飈動行津一唱虞殯客淚頻
天上已知歸正則人間那復見君賓
紺眉鶴髮今何在梅蕊柳條空住春
千載仙魂欲誰語五溪山外鳥啼春

夏樂只過吳郡署分韻得雲字

數年曠處惜離華何意相違日暮雲
此夕心同同契認當時明月久

平分燕趙天未誰知我湖海人豪烈有君地獨詩文錦已盡西河落
木正紛紛

與王采生

池上香荷入夜清華堂曲宴喜起迎盈盈露蕊芙蓉掌冉冉風吹
琪聲絕曲製來竹按節雙鬟飄動即傾城與余相遇渾成醉上客誰
當漢馬卿

謝姜定庵尊人

稽山頂上看雲飛袞繡翻作舞衣數世詞臣餘紫綬九重深春
青閣禹陵佳氣連蓬島耶水清觴樂少微趨首鼓歌軍士宴行將
登仙春輝

若開六鈴戊申首春見贈之作

千秋騷雅竟何歸五柳風高君我野與飲調支氏馬朗情皆摘首
孫宇白集 卷三十六 七言律 五

山薇不堪旅嶺愁中度忍見梅花數處飛爲問弟兄幾個在燕魚
與世相違

贈張萬青

誰憐客宦老天涯名滿三河富五車玉珮數邀豪士醉驕驕香在酒
人家豪吟匹馬燕山柳招隱輕舟洞口花家在海南才自絕登將雙
劍問張華

門人諸虎男索贈詩口占

千秋自愧腐儒客却喜當年御二龍玉樹有時棲白鳳金門何日問
黃童清言滿座松爲塵橫說諸公劍有鋒年少漫愁塵歲月老予江
上臥芙蓉

贈沈燦若

授書黃石已多年世事傷心屢屢難不期五鼓賦感時書賦同

愁篇諸侯慢說莊生劍市上聊餘季主錢暇日相將一笑語不知
對此蕭然

送葉具京

梨花柳絮薄青莎送子鄉行下素柯滿月關山多慷慨側身天地尚
兵戈春風豈憚羊腸阪明月先臨潞子河聞道素書藏抱犢攜來洞
口好婆娑

贈傅紫宸

蒼梧翠竹映江湄茂苑爲花見嫩萋早自聲名動北闕暫爲賓客北
南皮相逢愧乏青瑣贈賞識唯嘆白雲詞借問昔賢誰得似風流重
見傅修期

哭胡樸庵門人胡延父

沒後荒郊不忍聞少微星隕淚紛紛生前沒說盈千貳死後徒看尺
孫宇白集 卷三十六 七言律 五

五墳角里已無人賣藥吳山那有客論文千秋奇字楊雄絕愁看江
東日暮雲

贈門人王逸仲新婚

高秋雲擁七香車澹澹明河覆綠霞火齊珠舍方照夜流蕙帳腰欲
生花名駒不愧黃門第淑媛原從丞相家此後更宜勤令德韋賢世
相更光華 娶金華趙相國女孫

送范正兵憲

夷門折節有交驥一鳴驪歌注眼看遼塞臨風鼓角怨大江橋月客
衣寒千秋江漢思何武一代衣冠重范丹爲問紫泥方下詔東山未
許久盤桓

仁和孫治字白著

七言律

寄錢武山太守

相依栗里最情親
高蹈何殊古逸民
兒常餘升進
大開遊獨採綠
湖蘋梓間
歲奕花供客
竹內凌風鳥
赴人我
到蘇臺
真求冥愁雲幾
度傍風塵

寄章六象

梧桐葉下銀塘淨
宋寶寒空衰艸荒
客自金壺催玉往
君同仙梵
覺雲盈盈河漢音
昔盼故故雲山離
別長最憶苦吟方
抱膝高秋
桂正飛香

寄柴虎臣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一

清秋伏枕恨離羣
病起相思更憶君
白雲清心誰問道
西河南郡最
多聞雁飛還指
西湖水風起愁看
官閣雲騰盡歸來
攜手好一杯重
與細論文

寓姑蘇懷張用霖淮上

陳留風物近如何
君去何妨一嘯歌
此地兵戈稱四戰
向來耆舊屢
三河裁成流水知
音幾攜笈青山歸
夢多兩地相思真
欲絕湖山佳
與勿蹉跎

與嚴顯亭

清卿門第瑣開高
會見風流繼鳳毛
瀛海瓊林無委羽
銅龍高署有
揮毫漢家世相元
成擅唐氏文章小
許豪自此上台多
氣色野人何
假呂虔刀

吳門寄董文友

尋溪淥水接橫塘
獨有懷人思一方
十里笙簫秋月過
三秋荷葉露華涼
雲錦絳紗弟子紛
青紫銀燭嬋娟掩
畫梁
況有同心未
索寒千春
唱屬鄒陽

和沈亮臣別吟之作

明向青山盡結廬
懸壺市上竟何如
雙虹橋下堪垂釣
三石岡頭有
荷鋤往見黃金輶
肘後時從白璧笑
塵除鈞廉風動流
鶯囀且買酒
恒一卷書

錢礎石有札寄至

有客南來寄錦幃
明吟數卷未全貧
吹簫吳市多才子
學筑燕雲是
酒人客夢離離楊
柳冷秋懷
吳島露華新
三春佳麗猶仍舊
爾我江
湖採綠蘋

和錢武山梅齋詩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二

梅樹多年倚綠苔
梅齋酌酒為梅開
梅花對客來還笑
愛客憐梅去
復回上苑曾無九
種在
院頭不寄一枝來
梅連主客成三友
又問西
溪古落梅

昨宵疎雨點疎簷
况又無端霰雪兼
兩至不驚幽閣夢
雪消好覓酒
家帝當時四照亭
何在此夕雙飛鶴
又潛却喜相逢真
率會齋前時
有水晶鹽

熟梅即是古先生
風昔盤桓取有情
竹似在山方冉冉
柳知倚水笑
盈盈生金鐵南枝
茂向夕闌杆北斗
橫二十年來同臭
味
別吟枕
畔到殘更

水部當年發興幽
揚州今復有南州
先生為豫清心應
與冰姿映皓
質還同玉露流
曉曉黃鸝來野樹
踽踽獨鶴去芳洲
枯拱三百渾無
事日與先生作好遊

岐然正立與誰同尚有淮南老桂荒立地便為水雪境植根無
珠宮古梅王子悲流水王聖賢有古梅三百年自宿艸汪生慈憫風
梅宮美有獨與先生為耐久年年歲歲發新紅

送于文起之京

梨花初試柳條輕歌罷驪駒送子行落日最深岐路感中年長苦別
離情誰能受客同荆璞何處尋幽問杜蘅此去燕臺未宋質漁樵堪
笑老狂生

過魏城生賦贈蘇啟輝

蕭騷似寓和陽邑走馬訪君丞相營龍上耕犁珠樓邀庭前絃誦有
諸生黃花匝地頗加好白日諫心酒欲傾他日銅龍稱貴客可能結
襪北廷平魏若仕丞相

吳岱觀歸里

孫字台集 卷三 一七 七言律 三

狂冠此際避烟蘿乍會猶如夢裏過越水秦山無處所長鏡短髮奈
何十年未遂江南樂七詠真成同各歌當觀馬成縣令兄弟白頭
相會少那能握手在林阿

余滯和陽舍弟宙合在燕兩地苦不得消息

總為離愁兩地分我來越地子燕雲濶濶可有荆高侶清暑惟多鳥
鵲群四海窮交情似淡中庭慈痛如焚涼廬榮馬猶無計誰滯音
書不汝聞

開槎度來署中示我新詩

我來吳地柳花飛君到狼溝楊葉稀客夢關山渾是恨新詩風雅足
忘饒擎杯樹下星低含逐馬沙邊兔走圍似此放愁有匝月却憂拂
絮動征衣

附柴虎臣前并念謹芬詩思 謹寄即應京也

浪迹乾坤似轉蓬馬車燕趙任飄風三秋有客人無恙何處思君
豈窮楚武觀滄海憶德維摩示疾亦心空二三兄弟成寧落架杖還
思叩遠公

署中送何與子北行

太行山色正深深送子無辭把盞空冰壯狼溝客躍馬雲連上黨有
征鴻中書落筆千人廢玉殿掄才五字雄為語甘泉諸計更令知何
武是三公

小至

蕭條官閣即寒齋縱值晴和淚滿懷節序忽然迷小至開山偏是限
長淮呼天搶地餘生幾飲酒題詩屬興乖頗耐故人俱潦倒蒼苔獨
立渺難排

次張伯虞見贈之韻轉贈令弟叔夏

孫三台集 卷三 一七 七言律 四

河朔經過想此地景陽兄弟最知名錦心疑與芙蓉艷秀色還隨杜
若生自是青箱有世學當知班管上承明吾衰久矣甘泉石戮力中
原許共盟

與象山陳侗餘

君自四明古孝子等親匹馬客天涯江南欲製千山月塞北何辭萬
里沙執手方歡同語燕牽衣更自咽悲笳蟬歸信當知近笑梅來
年洞口花

大名司馬王省庵量移泉州太守折簡邀予於廣平談詠三日

且約予同為清源之遊
北平佐郡霜朝暇折節交歡風義存自是清名歸鄭熊已知白馬有
王尊三山設帳仙來御九鯉雲帷鶴在軒客子深忘羈旅意應車不
負信陵恩

與路大五

恨薄又見路溫舒債學編蒲足慰予趙國自來多慷慨傷休今不抱
空疎窮居秋暮傷遠室得意春風在石渠堪嘆昔天餘贈史蒼生
望緩刑書

與黃默公

北門流水正漫漫兄弟黃家有二難伏處不須憂薛訪明居已自映
那耳談經折角看時輩擢壓論心暢故歡慚愧東京郭有道寧無叔
度共盤桓

與趙完瑛

嗟予落拓傍風塵喜爾才華一俊人馬服得封雄北土上林給孔自
西賓柳條執手難言別雁足馳書未厭頻他日樟亭能過訪西湖晚
鷺足相親

張秋

卷三十七 七言律

五

舟泊張秋野外壕上流汶水向滔滔風驚遍野兼沙渚河思當年盛
節陶天末飛鴻從遠矚目中青岱見秋毫祇愁永夜悲筋動起視明
星太白高

南旺湖

南旺湖流逼幾尋悲風旋柳益蕭森沂源曼衍分南北汶水濤濤變
古今健石頻堤餘牧馬漁舟拍浪起飛禽客愁疑逐飛蓬遠逐照長
海日暮心

濟寧舟中

湯湯汎汎愁無極微鷁為魚可奈何水沒渠田無白水天低大野盡
黃河東流說金龍寒弘治二年決金龍口復衝北望誰為孤子歌
張秋命即史自昂墓之

舟泊南陽湖口

南陽市上新屋舍南陽湖口足嗟吁幾家村落同浮宅是處荒荒
水都獨鳥遠窺汶水細高枕返吹嶧山孤亭和露開窗嘆史此地
薪更有無

將至淮與程慶東

多君意氣凌霄漢積歲相思可若何招隱有人歌桂樹談心無地問
絲蘿漁亭落照停亭月淮水常迴浙水波設若經過一執手應知清
酒慰蹉跎

過淮書懷與丘平貞

久客烟雲留趙北相思芳艸過淮南風吹落月心嘗結雲滿黃河髮
已斑東國誰人同季札西軒對酒自劉惔悠悠兩地分吳楚別緒何
時得過探

孟夏同舍生集署後山得微字

卷三十七 七言律

六

客自岐裘薄少微聊將綠綺向人揮溪山遶湖元嶺嶺官閣清閒白
雲誰說吟成杜甫瘦偏知戰勝卜商肥陶陶孟夏義和追冉冉征
羽不歸

挽張卿子先生

辭處東臯一艸堂蕭然無復論行藏諸侯遠道求詩卷弟子趨庭說
鏡方海樹鵲巢蟾蜍影荷花魚戲水生香于今三徑歸何處降笛猶
來薛荔牆

送鄭生還鄉

老我漂零滯海濱相逢又是倦遊人關中亦有桃源地泗上寧無杏
苑春歸去桐江空著釣耒來淮水漫垂綸柳生夢斷知音絕為子悲
歌一會神

送張仲誠還湖

有客風流張緒才，自言家在大風亭。
南催嚴子釣，難唯古月林公鶴。龍有新梅要
前雙鯉迴。

首夏風雨同呂履武作得春字

無端積雨又連晨，寂寞偏憐協隱淪。
千存飛鶴將于臨，巢急老荔殘花墜葉頻。
已謝風塵。

寄贈淮南胡天仿

相逢猶是舊相思，伏處衡茅更有誰。
離離不堪蕭瑟後，愁尚喜嶢嶢嶮嶮碑。
我對新石。

卷三十七 七言律

安東

鄉里獻歲星，輶到海桐幽。愁有同泉客，
開還成盡鼓，橫川一轉蓬。我輩閒居無所事，
時有秋風。

偶成

輕燕子受風微，野樹連雲白鷺飛。
依依却愁作客同，王萊政是思親類。
色久芳菲。

寄題彭城李未孩

前年策馬過揚徐，此日遙聞柱下居。
車書仙源僅見美，葉絲湖氣猶聞揚。
舊一歸。

吳雁字書至得翁錫鳴消息

莽莽乾坤予作客，悠悠巖穴子居家。
五車海風吹入改顏色，月光照影共天涯。
見彩花。

送王觀衡攜姬還南將赴計偕北上

銀漢天低大火流，送君迴策桂輕舟。
劍縱北關莫遲明，主問南遊漫上謫。
榮似阿侯。

懷翁錫明

幽居咫尺倚雲樓，上依城樓下鋤耒。
愁予相思成角三，更雨誰共黃昏一卷書。
摘野園蔬。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人

寄漳州司馬張穎侯

梧桐一葉下銀林，秋思盈懷不可當。
蒼茫誰能方外稱，司馬我自愁中類。
百令公香。

上丁除夕和丘培春韻

客見蕭條不易過，清源官署奈愁何。
歡今夕魚龍愁裏度，明朝霜雪鬢邊多。
文織錦後。

送丘培春還昆陵

閩南冬暖鳥聲喧，及至春來風雨繁。
平原吳吟續續幽情切，越水潺湲長恨翻。
日共暮後。

寄徐文安

平生幽興在漁樵作客窮年鄉思遯愁眼不無酸客淚維心時寄浙
江湖春來風雨沾襟懷海望烟波山斗杓寄語釣鼇江上客歸稿博
酒和雲霄

贈嚴子問

適我倦遊方返里逢君初度喜開樽名班草從齊諸父漫落無兒却
有孫大滌山中丹竈在西冷倚畔釣磯存幸知策杖無他恙共向郊
原古木翻

夜泊虎丘和甥沈肅臣韻

扁舟旅泊是何時帶帶華林遠夢思當日故人如掃迹今來與子共
題詩江邊鴻雁雲飛杳石上笙歌客處遲借問諸公誰獨步不須惆
悵夜何其

孫宇白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九

贈汪弟思

高名久重鳳凰池共說夷吾佐海陬朝寧不須曉鐵論門人那廢蓼
莪詩離離白日傷懷飲惻惻悲風怨子規我到江都一執手猶聞謫
謫慰相思 時弟思方丁外艱

贈吳大文

奕奕雄才號東箭離離芳樹覆西崑十年雲集金閨客千載花飛伏
相門落筆有人推杜甫封侯何必讓公孫青紫煥常榮活同黨寧
忘越石恩

汪元隱索余題扇

偶過吳門師子寓忽驚小友鼓舟來一門俱是雲霞侶之子尤爲竹
簫材作賦無煩尋狗監乘時行即號龍媒余同汝父烟波內山北山
南任往回

伏沈韓俾

采采芙蓉到十洲先生昆閬擅神州東山絲竹人如倚北海樽鼎客
自愁自種彫胡千歲飯閒同釣叟五湖舟我來蟲飲忘朝夕不具當
年河朔遊

贈錢官聲

名自金閨上苑遊風流桂苒白蘋洲謝安曾向桓公府郭泰嘗同元
禮舟杜若香生君馬動芙蓉秋老美人愁世間祿命寬鴻寶敢向劉
生賦怨尤

范羽元招飲

逆旅炎天苦鬱蒸主人愛客酒如澗人倫東國君應假辭賦西園我
未能桐葉疑承金章露松風似踏玉壺冰三高踪迹猶如舊欲共巖
樓結百層

孫宇白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十

寄陳棄太太守

投戟歸來靜者宅先生雅量與雲披驚朝波瀾堪垂釣角里風高一
詠詩遙徑遠同塵鹿友瑤林森立蕙蘭姿相逢久作忘機客何日譚
心一品棋

送趙叔文之燕

樟亭花發送郊圻會見金城策未遑海內諸軍紛羽檄中朝爰立傍
星輝 延秋水帆加疾馬踏清霜策欲飛却計到都方匝月蒼生疊
已 依

德植生日飲酒作

益十洲欣逢佳氣滿星周唐時有道三公存漢世雄才萬
何須誇紫閣人間說說有丹丘平生願得酒千斛金管玉

舊溪詩集卷之六

丙午烽火暗江關尚有高臺望舊顏當日臣心唯似水至今清淚
如止黃農異代風流往伊何同流伯仲間為問相過呼吸處琴心三
疊鶴飛還

西王母 從清溪到建寧路

往時贈潘中下今日西王嶺上過人說乘船尤險難我來策杖更
風波道旁死馬兒俱使山上啼猿客奈何迴首家鄉又何處白雲
裏敲重阿

宿杯溪

長溪溪水水湯湯桂策茅茨已夕陽高下幾番從鳥道去來何自出
羊腸竹得掩映巒黑霧客際離海氣黃垂老幾忘歸路苦朝回五
馬躍騰驤

洪宇台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十一

荅關六鈐

綠榕樹下桃笙冷言念故人逸興牽上山下山康樂屐出水入水仲
御船誰與題詩抵掌去有意索飲掀髯前明年敢背尊盤約共賦淮
南桂樹篇

寄山右監司張潛翁先生

目營四海關英賢鶴髮行吟興欲牽山右使君原柱後秦川公子著
鞭先書傳遠道頽家訓化乘方州章氏燭似此風流誰可並何緣御
李一欣然

送舊州守黃一泓歸里

燕客無端來太姥大夫未面已知音東京人物推天祿南國風流滿
慈林黃叔度自天南外史還勞吏歸裝唯羨被恩成弟並需礪九
龍山下水門沙帶潮聲自古今

舊溪詩集卷之六

神廟前聲六十年先生著書四十五行來一路遇先生
惠澤留單父僕等傳書號太元先生開門教授門人欲為先生同野祭
苦無暇畧問遺賢諸孫獨有網孫在文采風流未泯然

吳志伊北上

我歸閩嶠自踟躕御值朋知應留書傳物真同吳季札高名應似馬
相如已知天上驚安在不義人間賦遂初長樂鐘聲雲外杳故人何
以慰相於

徐大文北上

賢良漢詔已宜麻誰復驚才出渚注五字雲霄薄祝艸千秋詞賦屬
生花人言京洛烏生莽我說天人董相家旦晚銅龍及立在功名應
得笑長沙

洪宇台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十二

寄吳銅川吏部

當年把臂在蓬蒿別後相思夢寐勞一代文章推吏部千秋水鑑屬
山濤憂時惟見數兵急濟世應知乘軸高丘整有懷雲臥穩知音久
已薄風騷

自金華至武義道中 二首

卻憶當年八詠樓荆榛何自蔽高丘赤松仙去石仍在婆娑天星
尚流脈續半沿沙上嘴豈其多桂樹稍頭自憐身世漂蓬久為話耕
農便放愁

竹杖芒鞋數問津此間徑路絕風塵山南都是居幽客樹老渾疑立
老人石壁巖尋雲冉冉溪流千澗石磷磷一時暫覺身心空何必挑
源去避秦

送門人蕭虎男之楚

窮年作客愁無那獨處捫心又載軻喜爾兩生皆鳳舉不堪九日
驅歌林遠境上雲飛岫里影樓前木解柯極目憶亭沙天末蒼茫秋
水洞庭波

同翁屈子野興

無端出郭尋幽興聊向村中一息機食菜不如菱角美烹魚難比鱖
鱖肥也知縱酒千愁解莫謂傷心萬事非借問生涯何所似百株桑
樹一漁磯

懷汪子仲姑蘇

十年不作姑蘇客風景于今更若何客有羊求堪作伴時無趙子可
經過煥觀堂上影胡熟招隱山中桂樹多喜子舊廬無恙在幾時攜
手一狂歌

贈羅亦園參軍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欣聞綠水映花汀才子風流自漢庭野墅烟深樹碧木齊秋色傍
山青當時卻掃偏迎客有暇焚香但說經兩府三公推重久追鋒聞
已到輔耕

福寧州別記室

不信人間行路難林深泊到長安邸大似夢青樓管得配如同白
玉盤渺渺仙壺尋句述芳華芳艸隱爐丹相隨天上張公子已是人
間梁伯鸞

松溪縣馬雄俊答贈

山城宋宋恨踟躕長夏晴雲覆日初蓮葉偶成遊客舫芙蓉新到列
仙車白雲詩集和章吟成目送歸鴻雁別後心思托鯉魚為問松
溪溪水相看清淺意何如

贈王子猷先生

金張貴冑重甘泉日觀天顏溢彩旂黃石一編雄豹旅黑頭非
神仙霜華飽飽重陽日雲鶴飛飛尺五天不須懸孺子臨風高
蹈自千年

別吳瑞如即祝其生辰

越水吳山思不禁十年一見各披襟鄭元腰腹猶如昔何武衣冠政
自深北寺黃鸝殷斗酒西山涼月薄秋砧年年初度逢牛女佳氣邊
觀河鼓臨

望闕里

乘船汶水自渠流闕里迢迢鄒縣浮檣植當年同組豆隸遊諸子盡
公侯北平子唐時慚余遠道聯千里卻忝儒林涉九丘有日登堂習
禮器其教場宇望悠悠

贈平鄉令趙子匡

孫宇台集

卷三十七

七言律

我友相攜河朔遊平原何意把吳鉤峨嵋天半仙為侶大陸雲深典
欲浮賦似楊雄羞執戟治成卓茂自封侯他年得意抽簪去萬里橋
西問釣舟

典廣南會其最

僻處和陽愁欲絕相逢喜得把清酺嘗奔北關縱策念苦望南雲方
朔饑大庾梅花信未寄小山桂樹又將飛少年自有博搖志共沒明
珠嘆洛妃

贈別李仲卿

把酒離岐意惘然諸公孰與仲卿賢千秋玉李龍門後百尺金臺巖
足先設說知音殊渺渺將予執手甚拳拳有時使節臨吳越遲留鳴
絲過野田

謝和陽沈順先

五言仙幸鳴琴唯飲水故人結艸欲鳴珠九使者何時至灋水東
流到直沽

與馬時臣諱廷賢

開雲窈窕和陽野露客幽棲秋水溝不有名賢相過從將予中聖豈
消愁誰言作賦同春楚卻喜英名自馬周知爾今朝領役下尚期聲
滿殿靖頭

至三山喜遇顧景范

臘盡相逢大海東我來君去總途窮休言王霸除君何自由山川指
掌中嶺上梅花無信息淮南桂樹泣回風尊魚思切江內便付愁
心與北鴻

朱雲卿亭子五月梅花盛開

孫三台集

卷三十一 七言律

五

會開樂府江城調未有幾賓上苑開果是竹西徵異瑞遂令亭畔起
驚梅當年金帶來珠相此日紅葩映上台同爾爾先薨桂發揚州不
數仲言才

瓊花臺同友作

瓊花臺下艸萋萋瓊花臺上語黃鸝開雲欲傷諸天下落日還臨大
海西幸有高譚雄白馬何妨旅館聽荒雞枯三一無賴忘却江
南秋鼓聲

仁和孫治宇台著

五言排律

寄丁飛鴻

存爾金閨彥能為白雪吟中原多避席吾師獨收襟謝客神殊逸陳
王怨雨深虞燕遊子意蕭蕭故人心雅興憐桃葉閒情在竹林莫言
高和寡千載共知音

秋日有懷簡際叔兼呈柴毛二子次杜甫寄李白二十韵

天地悲秋客江湖醉酒人千秋惟大業一劍有威神流俗誰相識雄
圖未可伸李膺誠道峻郭泰實人倫伏臘寧忘舊文辭肯羨新看花
俱寂寞酒落風塵所遇多非類平生脫更親沙鷗堪玩世土梗寄
浮身銀蟾月中散仙遊梅子真悲歌綠水絕調似陽春往昔同知

孫宇台集

卷三十八

五言排律

一

吳居然接比隣毛生高和寡柴子獨居貧尚有貴公典何妨羊仲穎
通運樓柱史憔悴泣波臣是處空城雀隼哀車上麟入山何有溪
歸秦壯氣浮河嶽精光輝斗辰交驢擒汲魏義合吞雷陳叢桂
路浮雲白海濱相羊攜手出為問武陵津

催耕詩

令曉逢此夕連理即花朝朱簾百子結羽帳五雲飄密意纏脫精
心摘北極星宿通明宮雙雙花嬌麗穩併坐錦翡翠舞雩綸天上
明河漢人間樂洞簫那能歌棗下及爾來桃夭

題沈獻庭先生園亭兼示去吟

野傍幽人室雲深高士居層臺臨海嶠出衡庭晚柳鳴春
樓楊柳疎鳴琴揮北澗清酒酌前除伊昔樓船勇今惟薜荔翁
海龍丘堪勞解谷口並躊躇七飲能勾漏哀吟自接興開花野地

翻把釣親魚水國雖臨市山居好荷鋤先生其約隱今予復觀門
掩王孫草庭藏地老書蘅蕪藥劍佩松竹倒衣裾疎拙看時輩
賦建初當年貴將作好為結相於

贈陸官顏文

谷口推原涉關中服季心從來諫仕俠晚世却浮沉顏文情真古高
風宿所欽交遊唯一諾懷抱薄千金白眼浮雲外青襟我輩深朱
終可托袁益日相尋上苑聲馳昔諸公嘆自今登堂都欲拜把臂已
如林東海桑麻渡西陵桃李陰王孫終報德誦義甘森森

無題次韓偓韵四首 有小引

昔唐臣韓偓首製無題十四韻一時士大夫和者有王相國
吳融今孤洲劉崇魯王渙諸人香奩之味於斯特甚予友去
務和韓之作前後立十四首嗣後虎臣馳黃飛鴻鴻征問作

孫宇台集

卷三十八

五言排律

二

諸子雲思逸添都復還場繁欽定情方斯為下曹植薄命曾
何足云藉令偃生今日亦當舌不閉比如毛施掩面南威
避席若僕平生不善詠詩又才致謏劣效顰為此恐亦俗父
面目矣

紫陌狹路起紅塵列騎歸超晚鳴雞曉唱晨千金一笑正百
兩長新不惜巫山妾應憐洛浦真蓮鋪傾弱態菱鏡引鴛鴦沉水
缸室都梁廣翠輪情隨雲裏雀書密錦中鱗不夜珠光流蘇帳
度春名倡原出衛蕩子實家秦幾歲黃華成經年白馬津兩時樂
淚一字比加珍黛眉頻難盡惜來翻拂勾歌殘湖就曲恨結漢人
獨處多愁悵傷心未有鄰
傾國延年妹窺臣宋玉隣上官誰絕寵下邑有佳人本聰明勝俗
然骨肉勾奴積金雀貴簪挽木難珍結似蓮開治乘車出孟津才人

淚盡昆明劫魂消大海塵幾能憐子夜徒爾悞劉晨素女絃如昔湘
姬竹尚新三年歌宛轉七夕令靈真未遣韓童恨先愁西子恨榆星
徒負層桂月自重輪無路到青鳥多情緘赤鱗綉緯時剪燭網戶更
傷春巫峽雲行楚華山謾屬秦鷺鴦惟有喙風雨競逐津何處同心
結相從連理珍四弦調獨苦百和粉難勻恍惚思公子彷徨憾妾人
相思何所寄奇樹在南隣

從來愁遠道何處結芳隣油壁西陵路驪駒南陌人裁金脰勝縞貝口脂勾墮髻從梁絮纖腰實楚珍相於上巳日合沓小平津金屋

原嬌漢阿房好劇秦千秋惟有樂百戲共臨春珀盞浮清酒銀杵飴
紫鱗璚瑩珠作砌彫韞玉爲輪不惜冬將夏惟憐笑與顰魂消原不
是情死摠爲真豈忍舍中密葡萄錯綵新香迷烏柏夜花逐汝南晨
一曲歌聲繞羅巾已拂塵

酬去矜十六韵

諸賢盛逸絕才子本吳興大雅於斯振風流夙所稱賦成梁苑雪詩
映玉壺水上客從鉛槧佳人擁毼毼雄辭奪鮑照宮體駕徐陵擴抗
盤龍錯元亭綵鳳升中原孰長弟下走豈曹廐似子才無敵衛然帶
不勝關河時悵望風雨夢相仍菊戀陶彭澤鱸思張季鷹九歌祠太
乙雙樹問高僧野徑尋芳草扁舟賦采菱湖綏唯一劍孤館對殘燈
白玉誰爲剖青雲自可凌賈生哀鵬鳥莊叟說飛鵬都是烟霞伴侶

棲其百盾

會葬諸節婦節婦胡海士德之妻于內人之外祀也

賢媛貞殊節幽襟耀女彤名家本褚大夫婿醒胡公織素纈罔推
車問古風如何金翠閑條使鏡臺空二女誠淒愴孤兒又天冲苦從
黃壤裏愁積鹿盧中門戶懷清醑嗣孫博士雄窮年唯淨呪白首陽
絲桐似此真千古非徒訓六宮平生原誓死今日並悲翁衛女誠慘
節梁姬克有終山松鬱難露所樹拂長虹矯首凌風鴈傷心轉地蓬
西陵今日路洒涕有孫嵩

贈周仲羽明經

春色晴光好烟波浩蕩開小冠野徑外高枕大河隈谷口名同鄭吳
門述似梅諸公多鳳舉有子自龍媒松下胡麻飯林間明月杯青雪
浮海嶠紫氣接蓬萊諸葛閒吟處公和長嘯臺不唯看二仲且見桓

卷三

古集
卷三十八
五言排律

四

哭驤武四首

一自星光隕頻傷風雨摧青山謝客怨白雪卸人衰
辭賦雖殊衆經綸未盡才
高名懸日月佳氣歇樓臺
客風淮南桂君悲大嶺梅
不堪樓側意魂嵬且歸來

五載成契濶一朝長別離如何歌露薤更自望雲旂道喪豈獨古人
亡今在茲近川望爾命流水與誰期王粲從軍作陶潛乞食詩遺篇
皆涕淚愁絕故人知

身殞無長物生平一片心壯游僕司馬至性魯曾參不謂西園悌云
亡南國音乾坤日慘澹吾道遄蕭森我有延陵劍君亡子敬琴寂寥
千古恨落日鬻沉沉

世共憐才子云誰泣旅人憫傷楚老莫於咽漢宮春白水無前代事
雲有故人關河空破涕湖海莫容身寒窗腰中劍慚予頭上巾虞卿

與高里心述更難陳

挽陳雲來先生

浮生皆若寄上哲獨全真老去人間世翛然無住身三幡歸正覺八
解渡迷津漢帝昆池劫仙人大海塵寰知康在已更見月居中抖擻
辭煩俗歸依宿中因王孫故自達文舉更如神天上金棺遠人間寶
筏新先生猶戒定下走切情親情理憑誰說元言何處伸長沙悲鴈
島魯國泣麒麟道長條下載書傳與後人蒼茫誰祖豆浩蕩上星辰
烏聚如聞噴花間似轉輪白雲移龍樹落日照湖濱未掛延陵劍常
書張也神劉煥哭長史楚老嘆君賓冥冥無中絕不聲敢具陳

遊仙詩三十四韵

搖舉遺塵俗慮虛問上仙希夷知却老服食保長年客有乘龜者吾
將控鶴前參差凌倒景容裔入重元素女同攜手洪厓可拍肩高冠

孫三台集

卷三十八 五言律

五

鴉月耀絲組與星連九老清都閣三珠崑崙偏浮雲氣霽霓榆葉色
田田上帝明霞引羣真列宿邊金闕飭秘笈瓊樓接輶輶絳樹歌聲
裏鳴璫象外宣麟符各假靈符御盡蟬娟魄駐方諸才丹飛陽谷游
淮南坐自大劉微性多癡狀忘看徐市真諦自傾僊霞文浮紫玉寶
道致紅泉挽著松高下吹簫縵氏嶺青童告趙旭夢寐降羊權桂父
從神契山圖因病還惟茲長命錄得脫區中綠海屋等方滿見明劫
又然桃從方朔度鳥自阜鄉旋悵望荆門鼎徘徊勾曲船神君不死
藥飲更養真篇遼錫丁令返廬山庄氏傳西王本阿母赤子字元先
有待滄浪曲無心上下煙延軒撫明鏡威石看神鞭萬吹皆塵垢長
風獨秀容方回前古哲桓桓後時野尸解吾非願形忘冀久全止當
竟七飲不必索靈尊毛羽經年易精華更日鮮注存無極境迴出大

羅天

挽陸恆思先生

海內逢陽厄先生亦數奇風流都欲盡大雅復誰遺謂是鈞天樂云
何長夜悲懸車下連石振策起甍池知識多如此文章豈喪茲長蛇
方薦食穀魄欲何之向解中郎掛哀音寄故吹

庚戌長夏悲那丘學署為順山客三子說易

三世論交舊今來下榻頻浮華寧燕子行樂老君賓莫喜元言美當
知雅意伸王孫非絕學京氏豈容身金策軍吳吳珠露照繁榮象占
剛東梓憂患托西隣費直分章占新安釋義醇居心不厭損他德豈
憂貧太極原無象天心自有春他年東觀客奚止說鈴人

代贈人

八伯卿雲爛千秋玉曆長名家傳晉士世系自陶唐開闢乾坤經
營和業光丹青思耿郭帶礪重蕭蕭張皇龍顏加教新恩更未央青細

孫三台集

卷三十八 五言律

六

懸絲符葉諸敗黃裳尺五天低耀奎三月吐芒凝挂龍踰躍同閣以
趨踰驚代思霖雨名門即棟梁九丘恣博雅二序盡琳瑯簪筆西清
貴簪邊南祀良三年漸水路萬姓召公棠勾踐春旻暖錢錫錦樹芳
掄才當蓋代褒德固非常帝念勤宵旰憂憂駐海疆鯨氛寧晏息妖
孽尚披猖大事誰當屬機邊未易防展生為社稷虎拜任助勤同命
趨宣室溫輪溢尚方從容大子宴藥餌上池漿鹿馬麒麟仗形弓虎
豹房貂冠何爽爽魚袋甚煌煌寵饒同唐帝解推自漢王君臣十載
過報効一心將行踐義農曉差官孤趙庄皇歌史再見說命紀無疆
風駕來東土持鞭與側壤冰壑澄島嶼秋水照樽桑出嶺千官震風
行七萃揚螺川森錦繡僊樓接竿簞世已無疏屬人咸味太康征西
應項項叔子德洋清清飾萊蕪著才猷慶曆昌何如名德懸宜絕後
先期磨石銘長壽黃池靜劍鋒開天北極星嚴殿東廟立見風還

古須知波不揚漢海蓬下灘音紀祀
恭問松在口正陽慶當陽紫閣凝三社洪鈞遠八荒
已奠金湯下吏徒重負何圖覲龍光驚駭思驥足沙磧
唯應驅馳驅求不忘永唯元禮御重側公公墻懷舊猶山岳
徜徉直愁鯨鯢守無計問黃黃覆天無極謳歌曲有意卷阿聊致
頌勺水效稱觴

六言律

題李父古園亭寓南和作

名園地當郭北隱處何異山
樹意雖無百畝誅茅却有九畦蜂
菊左右魚窺蓮葉東西柳同二仲
往返頓忘入世饒雞

勉徐昇門人徐升之子

走馬不須駭裏還兔不必韓盧
儒林已經三世游俠何問五都僎王

感大觀舒宅相非誣喜得青箱無恙勉哉自厲良圖

五言絕句

少年行

何來遊俠兒折柳章臺下出入黃金彈蹀躞紫駟馬

怨辭二首

開簾望明月流光度金微怪底秋風惡偏來動羅衣
芳艸日夜生坐嘆知何極妾有青銅鏡不忍照顏色

別意

愁看官道柳故向別時垂踟躕立馬上不忍折一枝

題陸柳霞隱居

鷄鳴桑樹上魚戲蓮葉間把酒邀落日暮雲相往還

孫宇台集

卷三十九

五言絕句

一

同張祖望武康山中遇沈大匡張士至

相攜避世人更值傷心客相對未移時溪上日將夕

題秦氏園中古藤

我愛秦氏藤云已二百歲長伴山中人白雲此休憇

王氏宅茶花

釀得金陵春攜客花前飲醉看樹上花花發爛如錦

簡友人

聞君結新婚新人一如故自作瀟湘遊不向臨卽住

春雨憶艸堂

春雨望不開愁心愁如掃苦憶讀書處幾度王孫艸

園情

池邊楊柳疎井上梧桐落我衣寄道嚴霜下約暮

種竹

非來風雨繁種此數竿竹喜有瀟湘姿以蔽茅茨屋

種椒

樹椒以爲離棘刺此焉至兒兼子繁紫莢花有餘資

種梅

爲問嶺頭種春來無消息歲暮寒花發幽人與朝夕

種棗

樹棗以佐椒棗繁離更緩池水何悠悠棗花亦纂纂

種葵

昔人烹爲食今人看作花花開不一色勝食東陵瓜

種柳

種柳北池口非爲慕五柳柳長自成陰棲遲此杯酒

孫宇台集

卷三十九

五言絕句

二

種菊

夏日葉可餐秋日英可茹誰爲耐久者信唯吾與汝

經靈隱楚霸王廟

成敗本自天啼鳴眉漢帝杜生何爲者相對神雪涕

至南和別病馬

策杖已多日艱難賴爾扶田生非不念囊裏有金無

詠葵花

飄薄身依北葵花尚白南唯余慙衛足愁思最難堪

經仲氏廟二首

巍巍仲氏廟古柏猶蒼蒼河流雖浩漫不敢窺垣墉

今日河流決神州久陸沉緬想英風烈乘桴千載心

經梁王城二首

吳王已就醢 王孫有戕 有一時吳水 人說吳王城 空餘一掬地 僧從土穴歸 狗從土穴出

至日阻舟清河八首

水自崑崙來 雪浮冰嶸嶸 不謂小黃河 翻載天山雪

悠悠日南至 盡舟清河口 冰泄舟難行 且飲一杯酒

冰漸霜又勁 望望吳天遠 已知白髮繁 不敢窺明鏡

澆險難行 尤全更生 總登謂河伯 仁不使風帆利

朔風生 河水白 月照河清夜 半開雞聲人家渺何處

超客且停瑟 吳兒且莫譚 瑟有空侯怨 誰動故鄉愁

我欲問故鄉 浮江僅咫尺 水鱗相并互 悵望楚天碧

淮河不容刀 崖冰增萬丈 安得雙飛鴻 凌風輕五兩

秦聖卷衣曲二首

孫宇治集 卷三十九 五言絕句 三

夕侍秦皇寢 朝卷秦皇衣 朝夕阿房側 心還故國飛

美人乘咸陽 鐘鼓出未火 不識祖龍死 尚自卷衣裳

明君曲二首

慷慨辭漢宮 悲酸向朔風 琵琶馬上曲 曲曲是離鴻

生作關氏貴 死猶顏色好 烈烈胡地霜 不忍凋青艸

郎卿才人嫁 爲屬養卒婦

贈人

朝出邯鄲宮 暮與廝養試 顧盼一沉吟 否泰如天地

自君之出矣

走馬章臺下 關雞柳市邊 羽書明日發 仗劍出蕭關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 玉筋啼紅柱 春我刺繡被 被有鴛鴦

漢皇固寡恩 王孫亦望報 荷恩漂母言 赤松同高蹈 千金非母心 空有千金母 義薄蒼穹推 流承不竭

露筋祠二首

人莫不有死 露筋實爲奇 至今祠廟下 蚊蚋不敢窺

孟城多烈節 此女尤英爽 我觀雙湖水 縹緲雲旗上

戲和四絕句

松風

偶坐長松下 疑有銀河挂 萬壑湧波濤 千峯入澎湃

蕉雨

夜雨已愁人 况逢蕉葉打 滴滴夢魂驚 疑碎爲驚瓦

桐月

矯矯雲間月 孤桐爲蔽虧 相思渺何處 落葉影參差

孫宇治集 卷三十九 五言絕句 四

梨雲

雲幕梨樹花 花飛雲似雪 孤鴻花下墜 寡鵲雲中藏

慈雲寺八景詩有引

寺建於周顯德在高陽里之東隅武林之名刹也元至正間築城延寺入內廟廡基址去者過半明洪武初有延禮法師

大啓龍林規模拓于舊明故國初歸併冊官院有二寺有六

菴有八皆歷歷可數也永樂間少師姚廣孝題寺中八景詩

以知當日名勝在武林城內爲伽藍第一時修廢久今所存

者不過殿宇數楹而已追數八景不存一二所謂有其名而

無其迹也寺僧祖源栢庭教律精超爲余方外之勝友暇日

常與盤桓訪舊不勝今昔之感因各爲五絕一首以貽于同

志其敗日楊樹之記王巾之碑耶

白雲居

特郭結精廬偏倚幽人賞人世閱古今白雲自來往

安羅閣

西域有名花祇園建寶閣百丈冲層霄千存空城郭

甘露泉

教義比醍醐金林玉作經不須陸羽題已勝碧洪井

鸚鵡院

何來白鸚鵡翻向院中翔惜哉禍處士曾未識空王

紫芝堂

堂下紫芝秀堂上白馬馱云誰東渡僧不作南山歌

赤松亭

欲從赤松遊亭今渺何處得獨芳時生惆悵仙人去

翠竹林

有翠華音鬱然翠竹林借問說法者何如此處尋

梧桐街

九月桐花飛花飛覆古道八月桐葉落葉落老僧掃

牡丹諸詠

有序

綠牡丹

余性不喜牡丹為其富貴客也生平未嘗拈咏惟於小長安

蕭寺作五古一首亦不過寄興之作今來曹邑牡丹種數不

下百品於乎繽紛極矣余取其與幽人合者閒吟三四焉

綠亦常色也其秀色可餐消涓滴含葩欽彩若有不欲表

暴者殆姑射之仙子乎昔人品硯者謂洮河綠石色綠如藍

潤如玉吾嘗疑藍與綠不類而妙謂之如藍正以綠之不可

名古處有疑似藍耳今人不見此綠者無怪於寶鼎石之變

矣夫豈知天下之真綠乎

紅牡丹

牡丹之為紅者若緋終深淺種種不一極人間之妖艷莫有

過焉余取其大紅一種亦猶燕就之所謂雞翅也此於紺

紅然不又過乎日出扶桑照耀天下其色相似君子於是

取焉

誰裁雲錦裳夢不干垂麗冠與雞翅花中自為帝

黃牡丹

黃為正色故秋菊之有取於黃也於牡丹何獨不然姚氏之

黃於今稱之今所見者不知於古何如然亦為色之極異者

矣夫古之論黃者以鬱金為正詩所謂黃流在中也曹子桓

論玉有取於蒸栗吾今觀於黃牡丹而知黃色之有真也其

為黃流乎其為蒸栗乎可貴哉其有異於群卉也

白牡丹

品玉者以白為上然色如酥者最貴以其潤澤而華也但色

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若牡丹之色其又何疵焉雖然

王之色其猶不及牡丹之色也蓋其天然葩華有不同耳若

徒以玉言雖于聞見池猶有白之質存也乃牡丹之白則又

在色相之外矣

天上有白榆鱗鱗皆吾素如此蒼華春豈得傷遲暮

天上

白榆鱗鱗皆吾素如此蒼華春豈得傷遲暮

白榆鱗鱗皆吾素如此蒼華春豈得傷遲暮

仁和孫治字台著

七言絕句

丁亥除夕

河山舉目涕霑袍
潘眉明朝又二毛
最是傷心無厭恨
難將白雪向人操

吳錦雲之蘇湖二首

二月花飛柳色新
片帆東下淚沾巾
此行莫漫愁知己
估客舟中尚有人

江南江北艸華青
楚水吳山驛路迷
君去不堪回首望
襄陽誰復踏銅鞮

送吳翹巷兄弟東遊

孫宇台集

卷四十一 七言絕句

一

關山萬里唱騷歌
躍馬揚鞭意若何
楊子江頭春色少
之罘海上白雲多

寄汪魏美

郭外閒雲覆艸廬
中高士有誰如
昔言天上神仙客
只是燒丹讀道書

挽邵承之先生二首

居世流離已五遷
每逢話舊意潸然
傷心共怨康成里
極目空悲京兆阡

一門羣從有高名
况復儒林重百城
橋起已同宋處士
閒棺猶是魯諸生

題下經畫蘭為王聖翼二首

一七金丹起細腰
劉波湖上最魂消
忽從國色驚天笑
更逐神仙王

子壽

女子原知少伯名
非關名士悅傾城
人間豈必藍橋會
寫出春萌無眼情

贈張卿子五首

短褐論交有數公
寥寥千載竟誰同
卽今蒲日荆榛路
尚有淮南老桂叢

誰說藏書三十乘
况兼絕學五經師
珠囊金鏡人知否
不數人間絕妙詞

本為仙伯丹臺客
暫寫桐君肘後方
堪笑世人不識蘧
陵叟復老韓康

東城一曲艸菲菲
說說先生日掩扉
令子已知傳絕學
朝朝只許著荷衣

孫宇台集

卷四十七 七言絕句

二

八十春秋四皓年
放翁狂客復誰賢
客來漫賦飛龍曲
高詠南華秋

送郭季龍還燕二首

君自關西長薊北
又從越水問燕雲
相逢且盡金樽酒
馬首明朝兩地分

任俠久知有郭解
天涯仗策御李膺
郭解為李
子受客三月楊花飛撲面
黃河不用踏層冰

寄述公

三十高名最出羣
幽居蘭若宋無聞
南園居士常相過
數看山中燒白雲

和題海棠詩四首

飽飽嬌姿發露寒
春風無意上雕欄
人生不及雙飛燕
只似輕花飛花

七盤

婀娜春風曉曉寒美人春愁欲憑欄含情嬌鳥淚無語一片清心在

玉盤

睡起看花花欲寒垂垂花發映夕欄相思孰有相如渴掣托金盤承

露盤

春風吹入絳紗寒正值花開倚上欄惜惜懷春春鳥字何時春酒試

春盤

九日同張戒菴

越嶠吳山不禁春與君何意傍風塵今朝可有某更女爲爾當年賦

酒人

遺問與張戒菴三首

僂僂綽約玉爲膚雄機嶺山老荷鋤一片閑雲住復返終朝只易活

系字台集

卷四十七言絕句

三

人書

扁舟何處問西施神機蘇臺濕欲垂漫說紅顏容易老鏡中白髮開

青絲天香自青白髮復生青絲

南去滿湘北去燕江關愁看鷓鴣天黃公廬下猶堪醉恰喜囊中剩

酒錢

戲爲傅紫宸催粧詩

徐氏乘龍今承吳吳娃顏色更敷愉明年冰泮佳期蚤相對粧臺是

老奴

再寄遠公

空庭羨爾說三翻白覺吾徒幽恨繁聞道高僧解情語皎然詩有賦

長門

市上何妨見屬錄若生百萬市中趨可憐天下張公一箇人謂公

同仁菴禪師湖上放生作

翻頭萬木吟丹葉山上千峯吐白雲魚鳥已知法喜味長空傳樂奏

歡登

友人傅紫宸示吊左慈石先生詩因和四首

白冠素練向西風淚酒諸陵轉木中三百年來臣節見千秋遺血此

其弘

金陵諸將各逍遙何事孤臣淚血漂社稷已亡敢愛死時時

蕭蕭

先皇龍去泣遺弓此日孤臣血灑紅滿路哀絳聽不得無煩捲主入

雲中

孫牛台集

卷四十七言絕句

四

一棺東下有啼鳥此日賢豪塞左徒身死魂歸天上去九疑山盡泣

蒼梧

張戒庵與余定交吳署乙巳四月四日忽焉暴卒悲夫音容在

卽而人已隔世攜李沈子俱聲先余作七絕十首余次其韵

若夢何曾賦大還千秋孤楓綠楊靜蚤知卽棄人間世遮莫吳山與

惠山

故故離愁未有涯荒荒客夢已全除八年生計成何事落盡家園幾

處花

相期攜杖飲村隈爲駕山陰一小舸目斷若耶千尺水若耶則此

時白雪更誰添

美君兄弟淑神清笑說蠅蟬餘子鳴後道詩篇在手惠連春艸信

惠我廬山詩一篇清心玉映與珠圓強言皇甫為余序昔在魂歸何處邊

望鄉臺畔問江東少子魂招自朔風為嘆當年河洛策龍蛇尼數又無同少子漢河洛數自言已

名區樂部香研光為說周郎傾曲長情種義仍今不死壯丹一卷有遺香

情親王子在江都風昔知交淚眼枯為問六橋三竺路黃公墟下與誰沽昔言生平之交惟有王子是家

節義諸生魯國多陳留者舊又如何斜陽忍聽隣人笛雙桂何堪再昔言生平之交惟有王子是家

孔稱論交把臂深那知今日最傷心無棺西望腸堪斷白鳥哀湖自古今

陸冰脩母徐太君二首

瑯邪閨範鳳凰占家世聲名播孝廉更喜介山偕隱樂盤中常有水晶鹽

陶陶孟夏接芳筵采采英流拜母前簾下不須歌葉葉荷葉池上已田田

休友虞招飲以雨阻不赴

玳瑁筵開酌巨羅管絃雲裏起清歌塗泥不赴西園約辜負東籬菊若何

挽顧君達先生暨朱太君二首

四姓山陰此獨尊霜毫仙仗背清門林邊難覓龐公老木本徒傷孝子孫太君為先孝子

望那州懷李先生學龍二首

才華西省白雲封五馬那州馬似龍先生十年為不料一麾高和家太行山色冷芙蓉

燕臺七子舊相於却有山人謝幼與太守漫勞案按劄千秋扼腕絕交書

望沙河懷方先生榮二首

飛來峯上石蓮花載酒渾疑處士家不謂沙河原舊令沙河河上老丹砂昔言生平之交惟有王子是家

千載沙河丞相履宋公碑碣得公題若非思道風流今終古烟塵荒艸迷宋公碑碣得公題若非思道風流今終古烟塵荒艸迷

病後漫題

起依簷下望疎星槐樹參差楊柳青一日暫從孺子榻千秋疑有浩然亭

與江都楊翼飛二子二首

江左風流說謝客漢家天子重黃童他年得意題橋後可到湖山問老農

數年不見若金氏李若金是其舅却喜剡牢有外甥縱使那丘人似海已知明月照連城

馬上聞吟二首

百泉流水漫溝分罷馬郊原日暮雲極目誰為客荒祠唯見碧元君金生作今似臨川胡子風流愛治客不替千金買笑笑君言

金名海學字夢星向學師臺令

到署嘲錦愛官兒

開說南和刀氏酒飄然典發步兵野誰道此來食似洗絲繩題門縣
官無錫雲原詩有我來為刀
酒作宜與全舞之句

游生夢說仙荷荷

風流河朔飲偏豪蕭檄金秋玉露高愧我無餘青玉案多君仙我紫
荷荷

黃河口號五首

鱗蝦河斷帶不開高橋魚集各徘徊無邊飛鳥隨雲近萬里浮冰帶
雪水得開九月二十日口外大雪水斷皆凝雪而至

片片銀冰帶雪流兩邊宛似雪山浮黃河反類方壺境欲仿仙人駕
鶴遊

萬古自美
朱日一七言絕句

萬松雲擁樹高燈天下明星耀玉繩燈影星光渾不辨炎燄世深玉
燈冰

扶桑初出照高柯似有珠輪置濁河少頃琉璃遍沿海一時冰雪盡
金波

飛鷺立冰方噴雪哀鴻叫野復乘風驚飛無定西南逝我欲依鴻只
向東

送孟伯昭還沛七首

泉南風物盡風濤送子登臨慘樹毛起地蚤乾粒米貴黃河水決屬
新勞

風流近說關處士為國節義原稱顏令君為建文時死節者海內偏陽會有
幾悲歌欲叫蒼梧雲

家世原來是制度須知五嶽有真形行裝四劍笑蒼紫歸去趁山薛

金名海學字夢星向學師臺令

真書問說術中人果鶴師空未問津視子朝朝不釋手金針已解出
風塵玉善真書

兩年作客曾送客此日君行恰念君桂花不見黃花藥別後黃花伴
白雲

江南江北總吹嗷送子離愁百丈高恁底杜陵無別客相知只說孟
翁曹

市中豪傑舊如麻屠狗吹簫有幾家滿目荆榛盡如許飛雲橋下有
崩沙

萬感盈懷淚未乾何國骨肉更凋殘客心已厭三年久歸路偏逢三
百難

萬古自美
朱日一七言絕句

一路急懷涕滿河關中何必夜夜多殘魂流水同三峽藐藐層雲蔽
九河

兒童播鼓過新年舟子停舟且醉眠望望新江濤未見教人無奈白
雲天

舟泊柳林雪正飛舟人畏雪阻沙磯常時黃竹歌無厭此日青山望
欲迷

驚聞崩浪似雷聲夜發雷聲即峽鳴此日方當雨水節先雷為我恨
難平正月十三日雨水先雷

已傳官閣梅花發又見仙人洞口桃總是江南春色春傷偏惹客
心勞

姚伯輔賣卜維揚

荷葉冉冉柳絲垂底底無餘到酒市懷舊忽驚十載別故人市上已

垂簾

幼安皂帽古遼東君寓經揚隨巷中借問何人招隱士仙山幾處在天通

爲郭阜旭解嘲二首

才子風流范蠡船美人碧玉破瓜年當湖不解長門恨可有相如買賦錢

桃葉渡頭不用檣黃庭卷內自成丹雙鬟說訖千金價看取樓中舊夢蘭

題靈壁石圖

誰言萬壑與千山一片峯巒几案間靈壁不須十日畫少文已自臥遊還

題吳門袁重其負母看花園二首

五月花開花滿院看花負母負春寒如歸生處晚開居賦却笑當年二

板輿

九旬老母六旬兒白髮紅花相映空即今花發猶如舊形影空處肩下垂

題畫壁

雲欲下兮烟欲上烟雲深處舞嫋娟結茅端坐恐何事修得黃庭內景篇

乙卯春暮同張祖望王仲昭陸蓋思王丹麓汎舟孤山至湖心

亭二首

風雨連朝未解愁却逢晴日喜同遊黃公爐畔猶如昔處士墳前一放舟

亭子湖中水上居招攜良友樂何如幽心欲問林間鶴雅興真同涼

垂簾

同諸足男憩石笋峯三首

橫天石勢倚雲尖拔地峻嶒似劍鉅千載獼猴緣不得老僧臺畔但垂簾

寶掌千年在何所孤峯擎出撼瑤京杜陵少亦遊吳越只作成都石笋行

怪殺奇峯出真宰三天路上倚雲霄卽今把臂原無事何必仙人吹玉簫

口占與仲昭二首

六月炎風滿太行山色到琴堂傷心爲說瓊枝折一曲將雛好斷腸

饒聖遠道畏盤陀淚落皐魚奈若何淵路視予情更酷忍教掩泣避西河

卷四十一 七言絕句

十

聖禮體

三五七言

舞金支酌羽危河水東南逝浮雲西北馳子思我兮我無路心悅君兮君不知

又

木醉柯水增波請停趙女瑟勿復楚人歌芳艸王孫君不見白榆仙客奈愁何

安隱寺同諸子效柏梁體

平泉深身樂難支馮六金高南山壯士嘻裴駕關中季心余所師唐

如農書一卷汜勝之即李赤眉紅巾不可治陸景皇朔詞賦蘇李詩

沈去後園花發桃李梅趙元左持蟹螯右金危孫宇願為青鳥翔西

池沈羽天絕纓樂可追沈羽

集字台集

卷四十七言絕句

十一

昨也生午間除下帷子臨年趙氏元關家而景宣亦下帷于

去黔氏讀書之暇日與諸子飲酒賦詩營憩安平泉開游或

效栢菜之體或做皮陸之製亦一時之快也今已三十餘年

矣追憶曩遊若在昨日檢舊笥中得諸子效栢梁一紙不歡

刪去以存夙昔於千一云

數詩

一劍鳴鞘中走馬出長楸兩丸探在手研吏囊其頭三條通廣陌車

騎何時休四關齊知名賓客滿皇州五陵意氣雄揮金如雲浮六郡

羽書催遠逐輕車遊七戰皆深入功封岸幘侯八屯校尉士酒酒若

淮流九列御廣宴陳賞高山丘十年良得意彈欽何須愁

同朱士達士叶張川霖朱公是若臣个臣戲為八音詩

金雀何年峙建章石流鼓吹怨湯湯絲鞭方出姬人手竹葉何辭公

子傍苑繁靈河思競渡土風小海欲需裳天上有孤星晉書

饒奏斯千頌木落梧宮正渺茫

戲和吳瑤如太守雨絲風片烟波畫船限韻春闈詩

雨灑翠恩亂竹溪絲聲綠繞自垣西風納繡襦難描鳳片影花欄好

祝雞烟去韓童疑電逝波留蕙小與雲齊畫樓慵作迴文綺船渡中

流聽鳥啼

秋閨詩戲和限韻

雨滴簷梧白遠溪絲絲素各東西風琴絃瑟和鳴雁片月清霜待

曉雞烟鎖翠鸞天際杳波迴蘭橈望中齊畫欄頻視郎來否船子無

踪鳥亂啼

離合詩

堂上笙簫席上可調離金丘園雙素倚冊其刊離金沈城豪

集字台集

卷四十七言絕句

十三

其因或冰泉字無鹽糖菜唐手用唐李下成蹊李木

不言字象係珠璣斯人九天離金系成臨河而嘆寧知其可離

利祿始飴不食其那離金台成治字冥冥上天詎莫之知離吁嗟

醜正閉口無為離金台成治字冥冥上天詎莫之知離吁嗟

人何為離金台成治字冥冥上天詎莫之知離吁嗟

宇台先生西泠十子之一余於西泠先哲著作
 搜羅至三百餘家而國初諸老集已不
 易得同治十年四月在蘇州閭門內書肆
 購此四冊尚關十三至十九凡七卷次年偶與
 朱涿卿貳尹譚及此書涿卿適得中關
 冊慨然惠合狂喜記於丁松生
 貳尹官吳松人愛書成癖著有抱朴齋筆
 乘譚粹各數十卷與余同好故得他山石助
 聖日又記



寄菴詩存四卷

〔明〕韓洽撰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釋生和

寄商

望在

生先

後學吳起潛題



道年子
代歲十
二次月
十庚癸

敘

在昔易代之際吾吳有高節君子曰韓先生君望屏居郭西之羊山妻死不娶未嘗數至城市既沒秀水朱檢討選其詩入明詩綜推爲崇正時吳中詩人之冠世始有知其詩者而稿無雕本土流恒以不得多讀爲憾先生有族孫曰崇於綬爲丈人行而密於綬日者出家藏本見示將有剞劂之役顧疑其中有當芟薙者綬受而讀之則謂之曰自來貞儒介士潛居山澤遭世多故發爲謳吟寓其舊國舊君之感所在而有所怨誹譏訕也義之所在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幸際

寄菴詩存

序

一

寬大之朝崇尚風節勝國諸遺民詩文集次第流播且有登之四庫者卽當日號爲殷頑誅夷殄滅日久論定而

子祠 予謚不沒其移山填海之忠然則如先生之邈世无悶其於詩也憔悴婉篤而無佻狂踈弛之習者又何所嫌忌而閱諸名山不使出乎詩中有歌行一篇記蘇州設駐防將軍事此順治十八年諸生許吳縣令而以金人瑞等竟獄辭遂起奏銷案者也蘇州府志備載

本末則是詩尤足備詩史云

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元和後學朱綬仲環甫拜序

寄菴詩存

序

二

寄菴公小傳

公姓韓氏諱洽字君望號寄菴吳之長洲人資孝友篤志力行未弱冠爲博士弟子員甲申之變自溺於泮池者數家人屢救止之程雲莊先生築舍於陽山講易公就學因家焉雲莊沒卽事同學之賢者家素貧值兵荒時至寒餓不改其樂大宗伯慕廬爲公之從孫舉進士甲科歷顯宦于公之學行初未深悉適湯潛庵先生自撫吳召還京師爲宗伯述之且以求見不得爲恨其高潔類此然所志在挽回風俗啟迪後進非絕人逃世者

寄菴詩存

傳

一

比卒年六十八葬陽山之麓公幼從顧先生某學顧欲妻以女公之父朝泰辭以貧顧曰君家固貧而令子之學甚富卒妻之無何婦死不復置室無子晚年願學者衆來者不拒或以金爲贄不受無已輒分給于兄弟姪輩伯姊適申氏早寡無所依爲之生養死葬且代償其逋賦臨終囊無一錢其得殯葬也皆出于門人趙天衢平生著述多所散失存者惟篆學畧解士庶儀禮四書因註寄庵詩集興生也晚去公之沒已十餘年今者讀公之詩而恨不親承訓迪問嘗請問從父古民及家君

平日所常道者其清節高行眞明末之陶元亮不揣拙劣用著卷首以俟博雅君子采而集之高士傳云康熙戊戌小春六日從曾孫騏謹識

寄菴詩存

傳

二

韓文公像



長洲後學吳光祥敬繪



顧沅吳郡名賢圖傳贊

公姓韓諱洽字君望長洲人郡諸生深潛篤學于書無所不窺性簡兀絕俗隱居羊山自稱羊山畸人足迹不入城市湯文正公撫吳三造其廬不見竟以窮餓死朱彝尊稱其詩爲明季以來吳中第一著有士庶儀禮四書因註羊山誌寄庵集尤深于字學所撰篆學淵解釋訓考源論者謂足證說文長箋之誤

贊曰勝國遺民藐視朱紱高隱西山言采其蕨

寄菴詩存卷一

巫山高

山崎人著

巫山高高以青鎮楚蜀作翰屏出雲雨澤四垌豐九穀
惟神靈玉邪臣言悖經逞淫誕惑衆聽飾神女來亭亭
蠱二王辱朝廷俾山川蒙穢腥神赫怒駕雲駟驅烈風
激迅霆誅朽骨正明刑警昏庸妖夢醒十二峯蕭冷冷
祥雲布甘雨零齊五嶽薦芳馨勒巖窟垂休銘

冬日與歸眞游西山留宿書懷

寄菴詩存

卷一

一

仲冬和氣在風日殊未寒良朋時見攜示我以游觀行
行出西郭繞屋見平巒原野漸蕭條山勢何鬱蟠石仄
有危徑澗清無激湍叢桂能招隱孤松足盤桓如何在
塵市冉冉歲將闌
登涉興未窮傾暉下平陸暮色從東來蒼然滿松竹明
燈夜餐飯言向山家宿步月出巖窟尋僧轉層麓叢薄
吠驚犬林端起羣鷺隔隣聞夜春知是山田熟只此可
隱居何須詹尹卜

夙有山水癖頗爲塵跡拘及我同心者翔步出郊墟升

高遠眺望心目得暫舒徘徊忘日夕憇此山中廬松篁
夾修道門徑臨清渠之子愛逸調惘然慕巖居入山恨
猶淺與世恐不疎予亦耻諧俗被褐恒晏如雅志在畝
畝躬耕還著書登山學樵采臨水狎禽魚何時遂初志
與子同所趨

讀書作

綿綿連旬雨蕭蕭處士廬上漏則下濕局坐足不舒中
厨晝無烟四壁故自如游目不暇倦讀者何代書醫藥
與卜筮始皇所不除自知愒歲月未得正我趨且此寄

寄菴詩存

卷一

二

情慄所願匪有餘顧無周身策安用談空虛

秋日有懷

秋水時乍至溪流鳴聒聒維舟蘆葦岸木葉寒始脫遠
山數點青蒼然如黛抹不見原野空安知楚天闊對此
風景好懷君若飢渴悠悠白雲端音書何由達

言懷

農工與商賈其名曰四民四者雖異業皆以資其身未
有身不謀而可以治人奈何今世士游惰空衣巾沾沾
弄文墨垂涎要路津問之經世畧棄置若浮塵達則悞

天下窮則老且貧身世兩相誤風俗何由淳法久乃滋
弊末師焉可循

耒耜既興商屠釣亦相武或爲胥靡僭或爲負販伍所
謂天下士卽在農工賈下之無情民上之有賢輔孝弟
力田科祖宗所重取努力遵王制庶幾遂復古

古之兵皆農農富兵亦強古之士皆農農朴士亦良兵
農一以分家室無餘糧士農一以分耒耜無文章待哺
難爲兵忍飢難爲士分之則三傷合之則一理請告當
塗人治亂實在此

寄菴詩存

卷一

三

儒道古所重漢帝獨溺冠但見偽儒苦豈知眞儒歡請
觀帝所用儒者皆在官小儒則孫陸大儒則張韓或以
謀進取或以致治安深心及偉畧卓卓不可刊眞儒旣
以顯偽儒何足觀眞偽一別白後世或所難

古人亦有言幼學壯而仕借問浮靡文豈伊治人理竭
汝一生力瑣瑣只爲此及其得志時棄之若糲糲所學
非所行所行非所擬何怪車中人吏治日益鄙

此有富家翁負郭多田園貧人爲耕佃租稅入我門不
稼亦不穡終歲飽以溫歎彼勤且苦所得曾不繁如此

亦已久再傳及子孫貧者猶然貧胼胝給饗殮富者失
其富窮苦不自存富貴信外物筋力我所敦在外不足
恃在我誠足尊

四民有恒業子孫世世然少習以至老不爲異物遷汝
祖本農家力耕足自全奈何及中世浮薄事丹鉛弄筆
取高第爲官多得錢自言讀書好本業遂棄捐子孫習
驕惰食肉乘車船資產稍傾廢氣習仍相沿語之農工
業輒云辱祖先筋力又不任兀兀窮歲年一時享榮厚
數世困顛連手足各自具聰明不可傳何不及少壯教
之早力田遺安與遺危相去亦天淵先民有遺訓請君
作韋弦

寄菴詩存

卷一

四

粵稽祖宗朝取士非一途或以賢良舉或以才智殊匹
夫苟或賢卿相其斯須豈專恃章句取彼庸腐儒不知
何王世資格遂相拘自非進士科尺寸不得逾雖有管
葛才無由致天衢嗟嗟浮華子齷齪無遠圖不知朝廷
上安用此區區勳曰守成憲成憲若是夫百穀未云播
五教安所施斯民庶以富後可曰教之古道不復行文
具徒相欺學校何煌煌陳設多威儀

都人半衿佩童子識書詩人謂文教盛我謂文教衰請
問衆人中幾人是伯夷飢寒而不恤何暇禮義爲於中
有志士廉節亦自持晨昏閑供膳妻子又飢疲俯仰有
遺恨誰云孝且慈彬彬談仁義空言竟何裨元黃倘復
生此事不可治昔賢述王政所重在農時雞豚及桑梓
瑣瑣無一遺民俗旣阜康孝悌卽在茲良法實具在可
爲後世規

人人知愛敬天下無賢聖人人務耕織天下無道德六
經諸史外文字皆贅賊百家競紛紜聖教愈充塞大哉

寄春詩存

卷一

五

秦皇帝一火祛其惑

人生無賢愚朝夕各有務奈何棄職業游談以羣聚其
名曰儒生實則儒之蠹秦始貴綜核坑之亦不誤

梁鴻古高士賃舂復牧豕馬援大將才田畜就邊鄙管
寧鋤菜畦遺金曾不視龐公隴畝間耕對妻子遐哉
漢人風去古似猶邇不知澆訛俗乃自何代始或曰自
晉朝清談廢實理勤恪謂俗人虛無則名士廉耻日益
喪爭奪日益起於今千百年斯風將何底

我愛陶柴桑邱園養高趣適志以詠歌諄諄重農務乃

知眞曠達未有不朴素麴蘖有何好瞻懷於此寓亦有
鹿門翁處亂自晦沉依依隴畝內當世爲其心結交皆
俊傑朗識一何深伏龍與鳳雛一言成古今

天地生我時子然惟此躬飢渴與寒暑百患來相攻舍
此敦本策務彼浮華篇僭問何爲爾立法實使然奔走
天下人莫若爵祿權取情不取勤此事何太便立法無
不敝要在救其偏耳目不可徇衆論不可牽功令一以
設從之如流泉君王苟重農游士皆歸田士習日以敦
民風日以遷謂世不可治無爲貴聖賢

寄春詩存

卷一

六

天地生爾人材力各自具忍使英雄姿窮老死章句營
營不知返徒以名位故習俗善移人豪傑莫能度所貴
天下士遠俗能自樹曠識旣以堅毀譽豈足顧余亦後
醒者及茲始知悞

此悞亦已久由來非一朝旣嗟迷途遠復苦歸路遙游
情二十年手足空自驕及茲夢方覺悵悵心搖搖惟念
稼穡是敢言胼胝勞顧無數畝田可以學裴蔣局束自
斂手空拳無英豪雖在陋巷中尙闕簞與瓢活鱗在斗
水最冀思纖條固窮有微尙非分豈所微但恐歲月馳

坐使筋骨消盛年自曠鄭老大徒煩焦斯言苟克踐庶
不忘久要

人文一門事女史千秋箴高言豈虛唱旨酒無浪斟北
堂堂不深中有金石音庭階土不肥中有嘉樹林

小魚

小魚長寸許杯水足自適置之几案間聊以供戲劇不
自量微弱似嫌所處窄一躍落泥沙將爲螻蛄厄回思
杯中咫尺千里隔我今憐爾愚復爾舊安宅傳語戒
羣魚安分無求益

寄菴詩存

卷一

七

猛虎行

并序

蘇郡故無虎比歲數獲虎云自宜興諸山渡湖而至
擬古樂府作猛虎行

虎欲異羣虎舍山而渡湖自失嶮岨窟托身就菰蘆村
落齊戒嚴隣保相招呼耒鋤代戈矛勇銳當前驅爪牙
豈不猛其如處勢孤奮鬪亦良久力盡乃告殂錦斑斲
野草剝剝無完膚嗟彼田舍兒會非下莊徒何乃百獸
尊輕身死庸夫萬類固並生所宅各有區一朝處非據
適足亡爾軀持此告羣虎無若此虎愚雄長山林中賁

有孰敢圖

野田黃雀行

每每野田廣習習雀身微飲啄豈或異性情能不違翔
集繞海畎樂我禾稼肥禾稼雖未登秋成今庶幾備瞻
野田叟羸拙無俗機猜嫌兩不作相向心依依有時爭
隴行先我後我飛農望甌石儲餘粒雀所希同在田中
生安知是與非

悼亡詩

浮軀若流電有萃靡不析心知同此塗詎謂君先厯孤

寄菴詩存

卷一

八

生自移植歡渺乃多戚糟糠恒不厭藜藿貴鼎鬲會無
臨叩騎徒墜成都壁食貧雖所安調飢已云愁居處屢
參辰青陽曠良覲憂思損容鬢寢瘵淹年厯好時
鵝離傷燕將鵲形神一以邈談話誰相迪奠饋不復嘗
澄觴但餘漉褻服纔飲形素題之周巒猶懸墨子厚敢
笑王孫僻黔唐固爾志苟愛非予溺在昔同衾幃於今
付沙磧一朝相棄置千載常寥閭寒釭黯虛字悲風中
夜激病餘心魂怯夢寐時驚惕纏綿華嶺履惻愴山陽
笛情凝瑤瑟怨淚逐金階滴逆旅非久居幽魂豈長寂

韓禽庶並翔莊缶無雙擊

進酒和石儔

諸葛昔未遇自稱管樂才當時誰見許惟有博陵崔豪傑養時晦豈徒聲與名深源終一起未必濟蒼生

和石儔宿堯峯壽聖寺寺舊名免水院

茲峯吳中秀何事乃名堯游侶爲余言在昔懷襄朝下民苦昏墊聚族此山椒陶唐有遺風淳朴今未凋荒遠弗可詳登陟聊逍遙土厚石亦雄曠衍仍沃饒一巖特險峻絕徑凌層霄幽崖集仙靈龍洞興雲颺暝投古寺

寄卷詩存

卷一

九

宿庭宇虛寥寥玉泉湛深碧飲酌心神調拂薛讀殘碣懷人想遺謠飢飽走荒徑哀禽響寒條晨光動石壁鐘梵開烟樵振衣上危岡日豁情已超羣山互回伏俯仰如相招蒼茫太湖波炯映長林標灝瞻橫天翼自晒枋榆蝸

和歸石儔山中

山中契心處乃在三四峯坐臥屢晨夕青蒼殊未窮寒香生古木烟景淡秋容飛鳥數回顧野興將無同築室在深翠境清夢亦閒翛然映松竹獨往雲邊山今

古隨所思冥默相追攀夜靜羣籟息空水鳴潺潺

離羣難處心擬康樂

逃虛喜足音適遠悅常見得朋愜心賞遁世乖情戀伊余離京華契濶謝時彥海濫成淹留山阿阻游讌物情曠日改節候冬春變迎陽展舊條出谷聆新轡萬類皆欣豫孤生抱詘譴雖符巖壑期永絕朋知所瑤華已屢折芳馨竟誰薦憂虞非達識懷想終難遣庶勗尙友賢寧徒守微獮

蹕帆行

寄卷詩存

卷一

十

舟之有帆檣本爲順風設逆風亦張帆湖舡技獨絕逆來以順用其妙在曲折其帆必斜張左右隨所捩旋轉方寸間向背遂迥別風來雖當頭我舟顧斜掣轉側以背承風過自後撇帆勢從風歛舡舳半沒滅所恃旁版垂故不致橫截斜行旣良久轉蹕柁旋捩其途稍迂回其勢已颺瞥小水難迂行拘于勢狹劣大海太渺茫回旋恐無節惟湖旣開廣諸山復眉列是法獨可行雖險無脆脆我來包山游其事始親閱巨舟數播蕩狂濤湧如雪同行未習見驚怖膽欲裂我心自怡然壯觀殊可

悅古來處橫逆濟險賴明香遵順無力爭所志終必徹
屈曲委蛇間大巧固若拙

沈烈女詩

婦道從一終風詩著其美不聞在室女守節稱未亡當年沈氏女許字黃于庚黃郎抱羸疾十九乃上殤女聞哀且泣垂髫縞素妝不復下樓梯惇惇守空房爺娘謀改聘投繯自捐生急救乃得蘇日夕常周防從容告阿女禽鳥必雙翔汝今纔十九前路正未央阿女謂慈親百年豈久長死爲黃氏鬼不復累爺娘意欲歸黃室守

寄菴詩存

卷一

上

喪事姑嫜黃家日凋落旋復值姑喪號慟服衰麻長齋事空王歷年二十八世變大倉皇家人遠奔竄閉門絕餼糧從容死不悔全節凜冰霜黃家往迎柩同穴葬山岡世道日頽敗四維棄不張君臣友朋間反面殊炎涼側聞烈女風其能不慙惶以此較請彼奚啻梟與鳳愧彼懷二心所宜急表彰雖然聖人道中正斯可當律之以禮經此事實可商吾家有兄女與此正相方所字曰顧氏一門有二貞三郎聘虞女吾婿第五郎虛女聞壻死誓言不再更繼母議別字墮樓幾欲僵顧家遂迎歸

所志乃得償吾姪實繼之信誓由中誠二女竟同居食貧飢糟糠今將三十年高節如冰霜當時壻沒後顧母來相迎女遂服喪往執禮如嫠婦余力言其非禮文明且詳六禮苟不備貞女不妄行惟茲六禮中親迎尤大綱雖聘未及娶夫婦禮未成自稱彼家婦得無過乎情太過猶不及於禮俱有妨先王制喪服恩義爲權衡未嘗一識面未嘗一聞聲恩義其何居哭泣服衰裳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兄此非父母命自專非所當女子不出壻乃登他人堂共姬不避火高節無與京猶言女不

寄菴詩存

卷一

上

婦致惜于卹明况婦而不女安得無譏評禮言婦既娶三月見宗祊婦未廟見死歸葬女氏塋如何未娶者禮相合并或言吳季札脫劍掛塚旁彼以劍許人死而猶不忘况以身許人其可負衷腸余聞無可答拜伏久屏營審思至再三請告諸貞良女身與劍異身重劍則輕器物可持贈身不可自呈同異誠較然何得相比量守節豈不賢過禮非所望割股療親疾國法垂煌煌雖不加譴責不以孝子姪貞女亦此例宜著爲法程并作女史箴垂訓閨中媿余言非過刻析理誠宜精豈其毀

節義鄙性亦硜硜

聽松堂

我聞陶貞白愛聽松風聲種松滿庭除天籟晝夜鳴千
載有同好草堂著嘉名颺颺時入耳坐臥常怡情松本
不自鳴風亦不自生非松復非風厥聽從何成無聲聽
不滅有聽聲分明大聲揚波濤細聲諧琴箏於茲具雙
耳何在乎咸英

從軍行

長榜揭通衢督撫新募兵藩方多畔亂內地將乘城問

寄菴詩存

卷一

三

閭紛逃竄商旅斷不行富人皆已貧貧人不聊生且聞
緩須臾應募投軍營死生隨將主荷戟東西征顧瞻同
伍輩怯戰勇私爭舌學北兒淫掠肆縱橫寇賊尙假
仁將以收民情奈何官家卒嗷嗷詎怨聲我本田家子
喪亂飽親更何忍復效尤劫奪求饘豆但聞兵民安禍
亂旦夕平歸來尋舊業還守東臯耕

程孟雄輓詩

築室就山麓開荒藝蔬蕘當年倚天劍鑄作刈草鋤俯
仰三十秋手植皆扶疎咄嗟英雄姿終老山澤癯滄桑

一反覆世事非古初思昔同儕人壯心已成虛馬革未
足賢牛衣豈非夫蕭蕭暮西風黃葉滿故廬

田家雜詠

高田恒苦旱下田多患水生長在低鄉無田可他徙去
年幸稍豐宿逋未能理今年仍大潦浩蕩無涯涘鄰舍
多浮舟飄流去鄉里荒村烟火絕廬舍半頽圯兒童學
烹鷄覓食向中泚

梅福里有懷

梁鴻與梅福竄身自潛翳豈知百世下高名永不替山

寄菴詩存

卷一

四

村及里社往往多附麗緬懷吳市門清風邈誰繼一尉
數上書所陳社稷計挂冠青門枝飄然從此逝志節炳
日星神仙特其細稜稜桐江石不愧君家壻

代酬汪扶晨借吳楞香過訪見贈之作次韻

巖扉久寂歷佳客誰至止欣逢二妙來高論見精理贈
詩中夙好意達不求綺餘篇仍累幅快讀殊未已木葉
下長風雁聲度寒水平生慷慨衷觸物隱然起信彼不
繫舟暫遊白雲裡

入林溪轉清題畫

采山不厭深尋源不辭遠
孤棹屢沿洄林深日光晚
蒼陰森中水石更清婉
豈無採奇人什九望涯返

種和

秬稻米粗糲所收又恒少
種之頗非計但貪刈穫早
田家苦無食急于謀一飽
意在救飢乏何暇擇美好
費者日益貧傷哉向誰道

君阜去後雨不止

柴門送歸客去去尙未遠
颯然風雨至何不仍急返
衣履濕更寒泥塗步逾蹇
迢遞城東廬到時日應晚

寄菴詩存

卷一

五

代悲范觀公

明哲貴保身忠貞期殉國
各行心所安殊遇固同德
當年節鉞尊脩聘及幽人
延我仕學館執禮過謙抑
從容訪至道論說每日昃
功成身合退竊嘗效一得
適與素志符請告爲益力
留侯實善病引退非矯飾
深恩并重委事勢顧交逼
利器試盤錯危途正荆棘
殫心廢調劑所冀安反側
碩畫困時艱捐軀固臣職
絕粒旣經旬餘生僅殘息
猶存常山舌申申詈狂賊
拘繫逾春冬陰房閼天黑
長歌寄悲憤畫壁寫胸臆
殘寇行殄殲忠良竟

顛踣勲名青史誌大節穹碑勒于公亦何恨天壤正氣
塞顧令山野崎嶇事彌慘惻豈爲世俗悲斯道折羽翼
平生言猶在歷歷具深識聞我先巫師道德貫三極格
物辨意知觀數示卦扨片言及隻字悉爲後進式煌煌
六經文纂定簡且覈欣焉輒崇信分祿願鐫刻吾黨四
五人草野共伏匿尙期得少俊或可備培植人給儋石
資足以代稼穡業承季路諾鞅掌躋南北世變遽至斯
有願竟弗克信哉吾道窮掩涕旋自拭當時魏伯子秉
志亦坦直同堂數晤對辨難祛所惑至今問答語猶記

寄菴詩存

卷一

六

寂

戴烈女詩

在昔鼎革初威弧指吳越郡縣多迎降抗拒必屠滅維
昆叢爾邑螳臂敢當轍哀哉破城入殄戮無遺業生民
膏鋒刃婦女遭係縛於時有貞媛秉志特芳潔戴氏名
明勤大父官副臬父爲郡廩生清白舊伐閱幼年誦書
傳釋典尤所悅及笄丁世變搗指出熱血用寫絕命詞

題畢遂永訣投軀赴深井寒泉共情列有弟年十二奔
竄力既竭潛伏叢尸下七日絕舖歆時當七月初天氣
正酷熱臭腐雜虫蛆羣雞恣噎兵來縛其雞刀槩屢
攀蔓屏息慮見戕斃死竟得脫事定始敢出氣息已垂
絕匍匐尋家門遺骸徧階闔號痛認父尸殘毀幾不別
家具劫掠餘蕞菜遺瑣屑破甕酒流地掇食救飢渴求
姊深井中距死已經月顏貌如生白璧無玷缺瘞姊
玉峯陽高墳勢截泉勇氏爲勒銘邑丞爲題碣迄今四
十載芳名凜冰雪厥弟字思九終天痛孤子刻厲讀父

寄菴詩存

卷一

七

書撫卷輒嗚咽乞言慰貞魂賦詠多才傑回思遇亂初
萬死無一活鬼神實呵護宗祀留一髮當時若同難全
家填蟻穴玉石俱焚燒誰爲表貞烈

擬蘇烈女絕命詞

嗚呼兒生不辰遭此亂離父兮母兮死生在片時莫待
白刃來毀我冰雪肌白刃死猶可不死更可危古井寒
泉兮葬兒尸使父母生見之但願父兮母兮得免鋒鏑
災他日井旁來哭兒

浮錢塘江

嘗觀畫中舟舟人左搖鵬當時頗致疑今日始親觀適
從江隄行歸路柁仍鼓浩蕩派三折朝宗閱千古布帆
如不動大鵬何郡賈隔江見群山烟雲互吞吐長隄沿
山根往往石戴土平灘慮缺齧鱗次壘石補前瞻六和
塔卓立臨江峙過茲乃登崖潮沙半斥鹵何當乘秋風
一望靈胥怒快誦枚乘發安用錢王弩

次紫瀾觀梅卽事韻

山中梅花時枯坐殊非情出門望青天幽興與油然生結
侶恣行遊好山不知名珠林與玉樹高價宜連城村塢

寄菴詩存

卷一

六

互出沒雲風遞相迎衣裳染香霧心骨皆澄清顧瞻遠
林杪萬頃湖波平佳勝正未窮策倦復前行山家竹樹
繁好鳥弄春聲隔牆度飛花片片隨風輕扶杖苦嶺峻
步履喜徑平白日忽西流歸鴻倚北征扁舟暮當發柔
艣烟中鳴

歸雲洞

石公多奇石巒障互疊複嵯峨巖中一洞敞如屋出
岫無心雲歸來此中宿洞門臨湖濱萬頃蕩心目不知
伊誰子整地過整肅一平如堂皇石闌又前東殊失天

然形位置得毋俗何當悉屏擲無令玷巖谷

夕光洞

循山復西行壁立皆積石有洞名夕光其中較偏窄夕陽蕩湖波斜光正相射其奇勝歸雲怪石若斧劈參差勢倒垂紆行避觸額洞前惜榛蕪沙土尙壅塞安得好事者畚鍤一開斥倘以甃地工移之於是役朗然豁心胸其功殆千百

遊林屋至包山

緬懷包山遊片帆遂飛越捨舟步村徑古廟聊憩歇因

字香詩存

卷一

尤

窺第九洞尙想藏書窟未能探幽深行復躋崕岬前登玩花臺曠望意超忽臥龍兼伏虎怪石又巖崿或縈如波濤或立如秉笏神工與鬼斧萬狀相凌突下山頗艱澀遊興正鬱勃夾路皆老梅所惜花未發穿松詣深塢爽籟徹心骨入門生石梁高篁落清樾空翠尋舊遊營葺工未卒山僧似相識迎笑供茗蔗向晚棹歸舟寒日已西沒湖天無纖雲上下若銀闕到山茲遊最驚詫屢咄咄蓬底閑殘樽歌呼醉明月

自西山至東山

自西而徂東相距十八里輕舟盪微風已過長圻猶掉入菰蘆間敗荷尙相倚想像花開時彌望皆錦綺沿山見人家屋宇高下起登厓尋巷陌列肆若城市時時屋角邊峯巒露青紫

三山石壁

扁舟泛晴湖遙望前山巔奇峯矗五指突兀撐雲烟登厓審所望沙路相連延屹然如堵墻欲墮仍頑堅壁邊小桃花當春正芳妍人家隱山塢竹樹森芊綿蒼茫雲濤中何異蓬萊仙

寄香詩存

卷一

子

初至衛道觀讀書室

喧囂厭塵境幽清赴雲房一室敞且深窗牖頽不張蔓草何蜿蜒穿垣復登堂蛛網罥四隅墮瓦當中央頗復憚灑掃撥櫓聊徜徉讀我周氏易雜之以篇章高柯散圓蔭好鳥鳴且翔清飈颯然來几席生微涼顧此末代民居然傲羲皇

補瓢

惜此長柄瓢操持未嘗懈斯須一失手自悔已無那豈敢學孟敏恕言甑已破粘鵜合其離挹注備清課補瓢

何足云藉以補吾過

題朱望子畫

我家青山邊流水復環繞采山多樵人漁者何獨少曰
有忘機與閒情狎魚鳥跌坐小瓶頭竹竿垂晷晷終日
不得魚所望亦渺小沙頭杖藜翁步趨頗輕矯採奇兼
訪友一徑入深窈前巖雲生處茅屋出林杪屋中有高
士讀書坐清悄彼此山中人幽意各自曉

麥熟

北麥花盡開南麥花夜舒北麥令人健南麥迥不如今

寄菴詩存

卷一

五

年吳中麥非惟慶盈餘晝花亦如北創見非古初天道
有變更運數或乘除昨早今復燎我憂不能紓廣陵麥
九穗奇瑞實足書人民顧多灾臥病連比閭淫雨復繼
之中田已生魚刈割苦無人黃雲委海渠

擬梁伯鸞臯伯通寄客詩

古來高隱人被褐懷異寶持身與刑家出處同此道
缺隄畝耕如賓式相好吾子杵臼間潛光雜備保深心
隨所寄食力豈草草嗟余質闇劣識子愧不早願言卒
著書名山閱奇藁

少賤無安業擔簦適東吳困勉事操作儼此廬下居順
身謀一飽藿菽不願餘婦子幸同心勤苦恆相於主人
顧垂盼折節見稱譽謂我實高蹈茲言得毋虛小人自
食力豈復知詩書

寄菴詩存

卷一

五

寄菴詩存卷一

羊山畸人著

古柏歌

文昌宮中雙古柏筋榦崑崙高百尺連天張蓋勢猶龍
匝地蟠根勁如石屈曲離奇若有神貞姿古骨淨無塵
雲中雞犬朝丹闕月裏笙歌赴玉宸玉宸丹闕九天上
翠葉金枝鬱相向幽人仙客屢盤桓匠石工師幾惆悵
古院荒階未寂寥風晨雨暮響蕭條天高絕塞初聞戰
月滿平湖欲上潮返照移陰半庭室離離清影疎還密

寄菴詩存

卷一

采芝服餌可長年箕踞科頭足終日吐雪吞霜獨未稀
迎烟送靄總霏微青鸞飛去仙壇冷白鶴歸來人代非
節序匆匆不相待市朝陵谷俄遷改高柯歲歲只長存
遊客年季復誰在秦帝孤松已作薪漢家五柞亦成塵
可憐不及仙宮柏寂寞空庭秋復春

代悲馬素修先生

皇天不祐漢祚微豺狼披猖薄帝畿帝星夜隕日無色
旄頭彗孛爭光輝干官強半盡屈膝慷慨捐生百無一
馬遷太史文章宗載筆含香近九重甘泉侍從已數載

鼎湖今日隨飛龍憶昔追隨九龍峯執經絳帳恒相從
君今赴義何從容我生雖在徒庸庸側身北望心欲絕
倚劍哀歌涕如雪熱血盈腔耻未酬要離塚畔悲風結

鵲鵲篇

鵲鵲珍禽出南國元裳紺領多奇色能言不讓隴西禽
鮮舞還同鏡中翼闔嶺江淮性自殊曾聞穴處亦巢居
乾侯已信童謠驗魯史仍煩聖筆書綺羅年少耽奇玩
拂拭殷勤朝暮看剪舌調音半未成修翎刷羽時撩亂
莫恨飛鳴不自由主人恩重亦何求湘筠籠用青絲係

寄菴詩存

卷一

文杏梁縣碧玉鈞誰知野性終難變故巢望斷無由見
玉塞空悲失羣鳥雕梁羨殺雙栖燕料得臨風別有情
可憐向月獨悲鳴洞庭不愛軒皇樂祿縣寧勞文仲牲
啄君太倉粟食君中厨肉何似當年林野宿高飛隱處
人不知子母雌雄自相逐

鏡聽詞

夫婿經秋長別離空留明鏡照相思含顰自啟香奩看
分付愁心與鏡知歸期不用金釵卜潛挾菱花向神祝
整衣肅穆下階行踏碎花間亂月明側身暗傍門前立

良人不聞人語聲，隔溪遙聽人行處。依稀似道歸家去，
自疑自信還自慶。鏡明鏡聰堪作証，歸時莫更訴離愁。
喚取床前謝靈鏡。

江南曲

江南自古繁華地，土潤山清水容媚。樓臺紅繞閭廬城，
弱柳青連黃歇第。夫道榮起畫樓牙，檣綵鷁沸中流。
明粧相對多嬌冶，衫服經過總貴遊。才俊聯翩競馳逐，
文章素號家家玉。衣裳日日換新裁，絲管年年翻舊曲。
別有三吳輕薄徒，夜堂紅燭對呼盧。十千斗酒那須惜，

寄菴詩存

卷二

三

百葯樓蒲未當輪，桃李多花心易老。繁華何似淳龐好，
綺羅池館修邱墟。歌舞亭臺空蔓草，田賦由來冠九州。
雲帆漕輓未能休，大東杼軸鮫人淚。直北關山戎馬愁，
頻年霪雨災未歇。巨浸茫茫混吳越，萬頃幾淪魚鼈宮。
五湖半作萑苻窟，析桂炊珠生計非。夷歌野哭盡堪悲，
願君靜聽江南曲。今日江南異昔時。

行路難二首

青娥十五良家女，自小紅圍深處貯。鶯年燕歲正嬌愁，
鳳卜鸞弦漫相許。何意文園復見求，香車迎得上粧樓。

羅衿半掩猶疑怯，寶帳初開尚憶羞。莫道君心殊未卜，
新人合得專房福。只知衛妾綠爲衣，肯信阿嬌金作屋。
翠袖春衫映畫堂，蕙肴蘭末競芬芳。朝持粉黛窺鸞鏡，
夕捧金綢侍象床。不是人情偏厚薄，由來世路輕然諾。
黃金已幸逐新歡，白璧何慙乖舊約。受寵寧論微賤軀，
繡帷香暖足歡娛。空憐憔悴荆釵婦，夜夜寒缸對辟纆。
門前寶馬停鸞馭，鼓樂催人上車去。深閨女兒持母泣，
掩袂欲言言哽澀。非言遠嫁不勝情，念免此去未分明。
心知不是雙栖翼，堂上夫人情未測。欲將微薄邀君顧，

寄菴詩存

卷一

四

又恐蛾眉反惹妬，舊寵新歡若箇邊。恩輕妬重兩堪憐，
家鄉回首烟波隔。長把綃綃浥暗泉，阿母施衿向兒語。
爾母當年亦如許，一朝野雉效雙飛。方悔從前泣嫁非，
兒今生長闔中久。眼見阿爺并阿母，莫謂人心難豫期。
男兒心事總如斯，結髮虛名復何益。恩愛誰曾兩不疑，
年貌如兒正嬌好。定知此去承恩早，丁寧嬌女勿復啼。
勝作尋常寒士妻。

贅集行

姑蘇城頭月欲沒，姑蘇城中吹簫簫。鳴咽還同蔡女笳，

酸嘶不類羌人送或言吹以招魂鬼或言吹以彌刀戟
或言吹以催出軍傳說紛紛多未核不知何事朝朝吹
軍中歡喜吳人悲羈離一聽堪頭白婦子驚聞總淚垂
姑蘇民居向稠密雞犬人烟比如櫛北城一帶接雙閭
不下三千二千室亦有連疊高入雲花亭月榭氣氤氳
簪纓累葉金張族才俊聯翩王謝群亦有窮樵貧下戶
衣食艱難但環堵一廛湫隘逼器塵四壁蕭然伴風雨
可憐大小萬餘壙一朝官府來圈封驅馳勢甚當閑虎
奔竄穀如出洞蜂百年故宅難拋捨回首相看淚如瀉

寄菴詩存

卷一

五

廬市縱橫朔塞兵街衢闐咽遼陽馬失業離家禍未休
墻垣牕戶責裝修營卒里胥紛旁午金錢器物恣徵求
城中人家盡凋索牧馬時時到村落麥蔬已判供蹂躪
雞犬何能飽溪壑年來海宇漸承平草澤稀聞桴鼓鳴
方擬廟堂將偃武何煩羽檄重徵兵野老閒談無避忌
追思禍亂何從致軍父曾非子賤才膠庠妄起陳東議
瑕纇還同一羽輕張皇白簡奏神京縲紲并收裴吏部
坑焚徧及魯諸生田房籍沒無遺土妻子羈牽作囚虜
三年不雨豈虛談六月隕霜今日睹

是歲大旱
六月隕霜

書生白

面亦何能駢首誅夷良可矜大獄連株動千百更聞京
口及毘陵猶謂吳民黠難制鎮防須仗將軍勢草野徒
憐百姓災臺端自爲封疆計別有懲頑裕國方錙銖遲
欠卽彈章士子何妨受敲扑大官還欲就銀鐺人怨民
愁召天譴戎馬饑荒禍頻洊由來佳麗說江南今日凋
殘詎忍見但聞處處燐燐吳歌翻作薺築行風謠不
入輶軒貢誰達問閭萬種情

琵琶怨代周羽步蒼唐子瑞

并序

唐子以琵琶爲伴愁之器舉明妃蔡琰潯陽婦爲証

寄菴詩存

卷二

六

謂羽步既週維貞相得甚歡琵琶可棄矣因擊碎之
作琵琶行云爲君碎此不祥器唐大高情不可攀非
止唐突羽步亦使琵琶受屈賦此蒼之

琵琶本是胡中樂音調傳來何綿邈錦瑟瑤琴足並垂
秦箏燕筑應難學四弦宜樂亦宜愁萬態千聲總不侔
曾爲愁人叙哀怨還於樂地助綢繆君不見漢家公主
辭金屋遠嫁烏孫淪異族羣幃空懷故國思悲歌一闋
留黃鵠又不見沉香亭畔李三郎選妓徵歌會五王玉
奴弦索方承寵賀老新聲特擅場兒家舊負傾城色流

落天涯人未識三春花月九秋霜獨向琵琶訴胸臆馬
卿一見兩依依自幸終身得所歸弦上鴛鴦寧獨宿曲
中鸞鳳本雙飛雙飛倍覺知音好唐大無端忽相惱檀
槽斷折付寒灰象軫摧殘擲荒草馬卿惆悵悄無言羽
步淒涼拭淚痕纖指無由調法曲歌嘆不復勸清尊江
州司馬潯陽婦扁舟邂逅論心慄淚珠寫作琵琶行千
載詞人猶想慕潯陽何幸此何辜司馬多情唐大粗不
知當日臨卽令曾碎文君綠綺無

公無渡河

寄菴詩存

卷一

七

大波如山小如屋連檣巨舟誰敢觸被髮狂夫汝何欲
有身不死七尺木褰裳涉險如平陸公今一渡何時復
河伯筵前厭人肉殘膏留潤河魚腹篋篋之聲悽斷續
寡妻旦旦河邊哭

徐潛歲朝行羊腸嶺有蝶浮澗中拾而噓之良久
得蘇飛去有詩紀之與歸振宗同和

芳歲都來纔一口羊腸嶺上風蕭瑟霜根雪幹未萌芽
粉翅香鬚爲誰出自知出處太非時死葬寒泉分固宜
幸遇幽人憐弱質頓令朽骨回春姿送暖噓寒在俄頃

意態嬌癡如半醒向日微舒委頓身臨風欲試翻翻影
憶昨南園春晝長花穠草綠恣輕狂韶華老去朋儕盡
零落殘香委路傍鳳君提撈暫飛動千林萬落仍含凍
莫嘆餘生能幾何微軀本是莊周夢

代送黃隱公北上

將軍身披五花裘俊健有如鷹在韝猿臂生來偏好武
虎頭垂老未封侯自來江右儒家子累葉聯蟬似金紫
一朝投筆事戎行萬里從軍渡遼水當時邊事正艱難
贏得渾身刀箭瘢夜夜龍沙烽火隔年秊甦帳雪霜寒

寄菴詩存

卷一

八

翻飛遠逐隨陽羽直取江南作疆土閭外羞言畧地功
行間僅備偏裨伍見獵猶能意氣揚彎弧試角少年場
龍媒自昔來東道竹箭新看貢上方揚鞭揮手辭吳坂
馬上廉頗猶善飯英雄遇合自有時圖畫麒麟知未晚
龍母祠和橘菴先生

龍雖靈鱗甲之屬非人形何爲人母產龍子或言子產
母卽死或云龍去母尙存敝衣丐食行荒村鄉人惡之
父母擯龍子思親來省覲龍入母懷母乃驚母翻因此
喪厥生豈非人龍本殊類母亦不能通子意子愛母母

不知母既逝子乃悲龍一怒忽然平地爲深池役風霆
走蛟螭築高墳葬母尸或言母非死母神從龍赴淵水
貝闕珠宮奉母居龍子龍孫盡歡喜神奇恍惚不可推
惟見羊山塢裏巍然祠祠前一古柏滑澤無皴皮龍來
目如炬蜿蜒柏上如藤垂前此數十年父老猶見之世
間萬事無不有所以史策傳信兼傳疑但願神龍有神
禱輒應五風十雨無愆期高原下隰多稼穡受龍之施
報龍德子母千年長血食

石鼓歌

寄菴詩存

卷二

九

昌黎始作石鼓篇後來繼者相連延皆言字出史籀手
歌頌宣后中興年或言成有岐陽蒐事見左氏非周宣
揣摩時世雖互異同在姬氏西京前尊崇謂是古逸典
直與雅頌堪齊肩我生未及見此鼓竊暗摹本相流傳
文辭脫落不可讀字畫譎詭猶能沿古人制書法有六
形聲象意非徒然及觀此鼓殊不爾文繁義晦徒校駁
聖王制作乃如此武周遠遜秦斯賢若言此書猶所創
考文自是天王權下逮春秋戰國世同文之治猶星懸
况當盛時職太史敢變王制爭奇妍其他鐘鼎金石刻

蛇神牛鬼紛糾纏是皆秦皇漢武代古籍焚滅成寒烟
燕齊方士逞妖誕欺世惑衆談神仙或言接地得古鼎
或造圖識窮虛元謬書偽器旁午出後人誤信何拘牽
古文雖廢可明據物象滿目陳方員奈之聖經及史傳
是非不啻如天淵誰能力闢謬妄說一掃昏霧開光天
爲深慈上人題畫冊

上人示我畫十幅煙水林巒紛在目誰拈彩筆爲此圖
乃是練川李自牧上人之兄黃懋昭頃者與余論素交
自言今年得一友李君意氣真吾曹信知李君故佳士

寄菴詩存

卷一

十

豈直丹青稱畫史日來旅寓向禪房不惜揮毫呈妙技
師言冊中第九圖短垣修竹對浮屠彷彿慧隆庵內景
只多山色近城隅慧隆佳景吾曾識開門恨少青山色
故教化筆役神工移得峻嶒置菴側

題楊妃上馬圖

行色倉皇暗城闕羽衛鸞旂不成列縱橫雲錦載蛾眉
宮髻彫殘寶釵折一曲霓裳聽未闌侍兒扶上纓金鞍
海棠睡覺紅酥潤羅襪猶驚玉鐙寒君王纔轡頻回顧
公主皇孫滿衢路禁柳宮花委戰塵關山咫尺愁難度

揮鞭轉恨馬行遲不似明駝送荔枝阿母何勞遠相避
錦綉曾裏祿山兒

南威怨

君侯不棄寒微質侍寢承恩僅三日日昃盤遊不視朝
妾寔迷君罪當出君侯勤政萬民歡妾守空房心亦安
不怨秋風吹葉早自恨生來顏色好豈知別院無鹽姿
常抱衾裯得偕老九女于歸百兩將後宮何國無嬪嬙
但使臨朝無失德佳人未必皆傾國

百花洲

寄菴詩存

卷二

十一

君王日作看花遊役民種花花繞洲春風綵鷁載歌舞
錦帆搖曳開中流洲邊草樹爭芬郁東株纔落西株續
不知落處足傷心但覺開時堪悅目昨日妖紅并艷紫
今朝飄墮隨流水花神明告看花人家國興亡亦如此
君王君王曾未曉歡娛猶自嫌花少更教移植越中香
不信吳宮已成沼

神樹行

先曾祖友蘭公墓
木也墓爲白蕩主穴

墓門老榆大合抱枝葉扶疎如翠葆六月狂風震天
根拔枝摧忽傾倒鄉儉竊伐竊作薪生意摧戕半枯槁

枝條旣盡禿幹存執鋸操斤正圍繞欻然起立若神扶
卓植亭亭復端好諸僮驚怖仆泥塗叩首呼神齊拜禱
嗚呼吾祖信有神驚懼愚頑如日昃邇年吾族衰耆極
春霜秋霜缺瞻掃空餘石馬夜嘶風宰木駸駸不自保
先靈怨恫垂譴告孫曾能免憂心持或云顛木却重生
似兆將來當再造旁枝支庶餘大宗宗子或能繩祖考
春秋俎豆無愆期勿使先塋委荒草行看老幹發新枝
佳氣蔥蘢護神道

關山月

寄菴詩存

卷二

十二

關可憑山可守敵兵不來我不出勝策無如在持久況
以天下之全力制一隅之小醜餉竭兵疲敵必走何爲
驅士卒於鋒鏑爭一旦之勝負但當扼要衝積糧糗號
令嚴明士雄赴試聽靜夜月明中幾處寒城擊刁斗

藝穀行

田家秋熟始收割田主租絲已先發亦知國課不可寬
我家租額宜早完官倉要揀乾圓納誓心不將糠水糲
糠秕可從兼可扇米濕蒸腐誰之愆床頭有穀連夜墮
明日尙在頭限中

鳩婦詞

生小爲君妻雙雙錦翼齊枝頭常並宿花下每交啼不
羨鴛鴦瓦無煩燕子泥一朝遭棄逐蹤跡各東西雨前
逐婦雨後喚從來憎愛多回換未必君心常棄捐空教
妾意增悲惋曾經安樂共栖遲何事艱難却離判若嫌
妾性拙妾拙分應離君巧詎能幾如何不自知作巢原
藉雙靈鵲雄飛銜土雌銜枝請君娶婦娶鵲女只恐鵲
家還未許

斷簪

寄菴詩存

卷一

圭

當年曾揀盤龍髮一尺烏雲橫白雪美人愛惜重殷勤
翠羽明珠相間列誰知墮地碎瓊瑤不似黃金任摧折
空教女伴共咨嗟從此青閨永相別恰同金谷墮樓時
素節貞心亦自持總使泥沙長棄擲終然堅白不磷緇

周烈女

何家郎身病亡周家女心暗傷墨朱履縞素裳夜竊起
懸高梁周家女信節烈不知男女貴有別女道婦道相
殊絕雖許字尙未婚目不識何郎面足未踏何郎門女
兒之身父母身何爲忍割慈親恩捐軀欲殉他家人舍

生爲取義殺身爲成仁非仁復非義自經清瀆真無因

何郎母方卧疾膝腫曉夢中新婦奔喪來入室朝來聞
訃知女死心旣悲仍竊喜昔日病今良已夢中語不足
憑若言女有靈雖死猶如生從來女子不出閫何得冒
禮私自行郎家來載靈輿生未偶死相於舟前忽躍雙
鯉魚雙棺權寄古寺居鄉人聚觀咸嗟吁上請當事旌
門閭背經瀆禮不可訓徒詫奇節驚庸愚在家從父嫁
從夫禮經明明不可踰願言正告閨中姝

書陸孝子文虎尋親圖卷後

寄菴詩存

卷二

西

芒鞋笠笠深山裏左辟復懸雙草履輕囊在肩傘在腋
杖策獨行顏貌瘠上書尋親圖下載孝子傳傳中所述
多險艱一幅之圖未能徧我欲更作圖十幅右圖其首
餘者目二畫避兵趁舟航甲騎在後矢及檣三畫中流
颶風作白浪掀天蓬斷索四畫城門列軍伍兩人被縛
獻幕府五畫堯興行潤旁樹懸弓矢草置槍一人鐵杖
擔柝柳數盜夾潤相窺望六畫賊刃擬其後驚怖仆地
不得走旁有一人釋所負解裝倒篋視無有七畫病劇
藉草卧一人糞除滌其涎一僧揀藥當前坐八畫暴水

廬舍傾子立水中不可行一人撐筏來相迎九畫卜人
指所往水漲橋低路蒼莽十畫父子重相見跪拜牽衣
淚如霰鄰里聚觀皆掩面

壽許青巖

去年聞說新安城前被寇後被兵寇來及肌膚兵來骨
髓枯百年蓄積無錙銖先生藏書一敝篋兵來不顧寇
不劫鄱湖駭浪安然涉始信一身輕似葉惟有文章老
更工登壇顧眄生雄風君不見黃山千歲松飛騰天矯
皆虬龍

寄菴詩存

卷一

五

鳥之雛

鳥之雛口尚黃力弱翅短未能翔何爲失巢深草藏童
子雛草行見之向人嗷嗷如告飢携之就中厨食以盤
殮餘筐以代巢防不虞母來覓其雛不見聲哀吁近飛
遠飛翼一逢忽然相遇東厨東銜食哺雛去復來恩勤
顧復日百回雛兮雛兮知母慈羽翼既成隨母歸慎勿
離母東西飛

孫烈婦

烏衣館前丹旆飛良人生出死乃歸妾心一片新安水

不願單生願雙死典衣脫簪釵抔土血淚行行題廟主
床頭白練三尺霜與汝同穴歸山岡

石倚失去地理書一冊經歲覓歸作珠還篇次韻
和之

方術種種皆誑語相地之說害尤巨人世禍福本自求
豈有種麻翻得黍諉之天命已不然何況駕言地所與
著書欺衆徒紛紜智者誠宜付一炬古人喪葬有定期
宅兆雖卜有常處安有擇地且俟時停喪不葬歷寒暑
悖禮非分覲福澤致令生死胥失所起爭滋訟傷骨肉
寄菴詩存

卷二

六

七姬廟詩和陳白華

燕巢幕上魚遊釜高築紅樓貯歌舞錦筵未半金城摧
自分全家作俘虜忍教破鏡事新官先碎翠珠瘞黃土
僞王已死僞臣生悔不留姬共環堵一間矮屋七姬祠
三百年來尙在茲潘丞小像坐中間兩行列侍青蛾眉
姬旁別坐乳兒婦傳記無攷誰能知紫藤山人作詩史
具詳七姬并邑里筆端衒鐵意森嚴似責潘丞不同死

何顏重見舊諸姬土偶無知亦應耻嗚呼草竊何足論
一死安能稱義士七姬之死潘死之玉碎珠焚非得已
白璧但能無點辱婦節無慙良已足當時更有劉儻妃
登樓一炬煙塵飛

廣陵散

金烏影昇卧龍血廣陵散兮從此絕寧教此曲絕不傳
不肯彈向庸人前愧孫登兮慙柳下悲憤填膺兮倩誰
寫曲江濤殷城海門羈魂指上兮風雷奔人兮琴兮終
古存

寄菴詩存

卷一

七

六合石子述程孟雄說

當年統兵駐六合往往置酒坐高閣主人詫客出奇珍
玉盆水石光粼粼一石儼肖望月麟頭角森聳若有神
一石貌出西來胡首披紅兜腳踏蘆或爲雙蟹八其足
巨螯擎得秋田穀或爲朱魚三數頭綠藻一莖纖且柔
或將一顆持贈余上有旋紋萬卷書呼童入山擔取三
十斗欲覓一奇竟無有

飛來峯

一峯飛來立未安碧鳳軒翥蒼龍盤玲瓏洞穴互通達

如蒼如屋竊且竄雲根登降微滑巖岩腹出入不碍冠
乳泉終歲常滴瀝石氣當暑生清寒蓮花倒垂勢欲落
劍戟森聳峻上千神斤鬼斧巧剗削天心月脇成奇觀
山根寒流恒漱漱潺湲晝夜鳴飛湍何人驟湮西子面
佛像高下疊疊刊得非造物忌全美故教遺恨留巖巒
願祈諸佛顯靈異一朝乘風生羽翰飄然飛去大千外
茲山面目仍堅完

題李龍眠諸夷職貢圖

元豐二年畫

寄菴詩存

卷二

八

詭形怪狀流丹青龍眠居士生有宋未必諸蕃真入貢
得無舊本重臨摹役鬼驅神戲娛美元豐天子承平日
君臣競誦強兵術不知中國正凋殘馳想海邦兼日出
貢葵西旅四夷賓作訓猶煩老大臣爲問伯時圖職貢
何如鄭俠繪流民

題雪中送炭圖

北風夜飛三尺雪砌竹庭梅壓皆折茅廬寒士凍欲僵
敝緼單衾冷如鐵山蹊野徑人踪絕僻巷何人行鑿鑿
一肩烏薪遠送將故人垂念窮交切更有青錢滿貫頒

村醪野膳兼堪設地爐熾火開晚炊衰顏且作因人熱
嗚呼普天赤子皆寒凍誰將錢炭排門送願期大冶還
薰陶觸目時艱轉哀痛何當一夕春風生行看匝地陽
和動

贈徐禹平

少年學文不應舉萬言倚馬良自許人患才少予患多
繪事詞章動盈楮堪嗟謀食就市塵握管日對塵中人
賣文誰解酬善價授徒幾見能傳薪妻兒待米望升斗
硯田未必餉八口高才捷足非所期脂粉殘香復何有

寄養詩存

卷二

九

卽今二十方壯年變化升沉莫問天豈效吾儕甘白首
窮山終歲鬻殘編

烏被冠

庭中老樹巢慈烏朝朝反哺殷鳴鳴今朝鳴聲忽獨異
羣飛亂啄爭喧呼主人登高爲審視老鳥無毛肉半枯
烏雛銜食欲餽哺野鳥攫奪繁有徒惇惇子母弱且孤
仰天嗷嗷訴無辜嗚呼羣鳥各有母何爲肆虐縱毒痛
杜公昔作義鵲行英風猛槩激懦夫安得此鳥下九霄
翦除殘賊行天誅風毛雨血灑平蕪區別善惡臬臬殊

得令孝烏安其居終身反哺無他虞

登徒子不好色

登徒子楚大夫官不卑祿有餘車騎被服麗且都大大
若好色楚國多佳人豈惜千金買嬌艷明眸皓齒充下
陳屏帷列侍芙蓉質笑語香飄蘭麝塵醜妻掩面自却
步棄置閒房誰復顧人亦不敢非妻亦不敢妬大夫重
義不好色糟糠舊儷歡相得東鄰處子縱窺臣大夫不
被妖淫惑宋玉恃才華巧言能亂德憑將佞口眩君王
顛倒是非誰辨識花容玉貌人盡憐綠衣黃裏從古然
寄養詩存 卷二 辛

管烈婦徐氏

七齡誦孝經八齡讀內則書中大義輒能識每觀古節
烈三復涕霑臆二十事夫君學行日相飭紡績佐晨昏
寧辭飢糠覈良人高才屢垂翅伏枕幽憂竟齋志傷哉
雖死目不瞑夫子無憂妾隨至吟魂不忘舊書簾終夜

展書聲敝簾熏爐不煖棺中肉今夜寒子母讀五旬
不櫛復不沐盡斤斂匱貨冥福向晚庭前視日影良人
去時此其頃旋遣侍兒爲淪茗登樓度誦西方書幼女
索乳啼呱呱汝弟喚阿姑阿姑憐汝殊勝子經殷乍歇
茶初熟香篆微微猶斷續侍兒驚見綠牕邊白練高懸
一團玉袖中唯貯唱酬箋几上猶存幾烈篇輾轉回頭
向夫樞與君生死長相憐

去婦詞

良人遠作經年別千里書歸傷永訣傳聞旅櫬建康城
寄蕃詩存 卷二 三

坐使空閨淚成血獨伴靈床已再春歸來却訝汝爲人
相逢細叩三生事未死猶餘七尺身遺簪墮履常依戀
詎料生還心忽變棄置翻同逐婦鳩雙栖不學銜泥燕
久拚死別又生離嫁與宣州販木兒忍淚重裁新樣錦
含愁別盡遠山眉故鄉欲去頻回首殘生誤作商家婦
長年生計在江湖依舊空房還獨守

醴泉

酒泉名郡醴泉縣僅聞其名目未見祇言甘美畧如醇
誰知飲之眞醉人今年季春出丹陽學官有水色變黃

氣清味冽甘且香說者謂是人文祥一時觀者如堵
攜壺挹鬚爭且嘗夫何是夜雨如注詰旦嘗之味少去
三日之後水復故廣文先生過振營有詩有記詳以具
聞之此泉若甘露一啜可以愈沉痾惜乎奇瑞不少駐
走來未能徒想慕何如我家青山側有泉涓涓流不息
灌漑稻田宜稼穡獲稻汲泉釀醪碧以祀以燕永無極
汲之飲之不言德是真醴泉人不識

壽文弓云

傳家義烈炳日星詞英墨妙兼鍾靈龍門史筆嚴衣鉞
寄蕃詩存 卷二 三

一班已足垂汗青網羅遺事修文獻要與先代存典型
丹山鳳雛繼後出詩禮夙昔曾趨庭滄桑世事已非舊
殘編獨守同遺經結廬湖濱遠塵市柴荆晝寂無人局
携鉏荷鋤伴樵牧采芝刷藥能長齡有時懷古發慷慨
意氣尙欲凌滄溟公侯子孫風骨異桃花發色幽蘭馨
養生自得解牛法恢恢游刃如庖丁

寄菴詩存卷三

羊山畸人著

擬幸三會寺應制

鳴鑾遊上刹駐蹕訪平臺鳥篆軒臣造龍旂漢主來簷
陰深檜栢砌古雜莓苔花雨諸天墜蓮峰初地開經函
留梵字鏡水渡仙杯向晚聞空樂帷宮法駕催

擬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五位居宸極三台下朔方兵符分玉帳殺氣應金商孝
友今張仲機籌昔子房川原車騎繞沙塞旌揚陣掩
寄菴詩存 卷三 一

關山月威凝瀚海霜廟謨樽俎上神鑒斗牛傍羽檄傳
邊徼綸封出建章要荒仍禹服索宇過周疆大漠胡塵
戢中原漢道昌雲臺行獻凱勳績紀旂常

擬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晉嶺雄三鎮秦關壯九重山留神禹迹嶽待漢王封谷
口迎僊旆雲間識聖容林開千騎轉駕出百靈從問俗
宸情洽歌汾窰藻穠雨師今效順不假大夫松

崇祀前泮墅分司戶部劉員外名宦祠作兼呈劉

通判

邦計周官重循良漢吏傳聲華承斗極文彩動星躔孝

竭循陔日忠存筮仕年帝推經國手臣總度支權都會

東南勝關河楚越連節通千里使榜集百商船令必公

私便恩將遠近宣政和才自暇化洽道無偏樂響薰風

奏詩廣泮水篇神居遙拱日仙閣迴含煙歌舞黎氓換

碑銘綠字懸音徽云邇矣祠宇故巍然劍履詒謨久軒

裳世澤延鳳毛仍接武驥足復稱賢膏雨田疇裏仁飈

草樹前窮鄉無夜柝比屋有春絃舊德留棠蔭餘芳炤

簡編閭閻雖廟額廊廡未牲牷昔悵輿情鬱今看盛典

寄菴詩存 卷三 二

全趨陪傾士庶并踴浹郊鄆父老瞻棖栢羣公羣几筵

衣冠庠序合俎豆載肯度經筵留天祿勳名類嶢嶢微

生慙作頌長此奉周旋

感舊

有詩空贈影無物共論心身世仍如此窮愁直至今韶
華燈並燼契濶鏡塵深階樹紅霜變庭蕪碧靄沉飛螢
憐故錦別鶴怨殘琴莫賦傷秋作潘年已暗侵

代顧先生自敘二十韻呈楊推官

少小弄文筆是非千古懷才思報國立德擬榮親豪

俊威虛席浮名翻誤身壯心徒廓落歧路久逡巡謀食
長爲客傭書豈療貧黃金資用盡白璧向誰陳會遇淮
南守聊充幕下賓旋移章貢郡遙渡蠡湖津嶺洞蠻徭
襍軍司號令新前籌叨借畫後乘每相詢更欲買餘勇
彌將夙志伸遂通槐市籍再染棘闥塵垂翅仍空橐還
家但角巾縱橫慙說劍遲暮想投綸乘興東游越看山
西入閩交知多墨綬同學已朱輪樽酒邀歡數征途去
住頻故林歸倦翼幽壑隱潛鱗經筵猶堪問之冀共
論微衷如可鑒莫使泣窮麟

寄菴詩存

卷三

三

羊山大栢

古栢勢參天蕭森野廟前清陰橫數畝聳餘越千年蓋
偃聳虬舞根蟠繡鏤堅支離同樂社更變幾桑田斤斧
羣神護笙竽萬壑連歲寒禁霰雪日夕擁雲烟勝景圖
經識奇蹤父老傳祇應龍塢樹齒德足齊肩

觀鬪雞

賦性何驍悍爭雄不顧身相憎因自愛小忿竟難馴金
距鋒稜利圍場賭勝頻創痍供戲劇指發助驕嗔奚異
連兵革空教毒士民須知紀消意豈復賈昌倫勿恃虛

憐氣全憑內養真異雞無敢應不戰始稱神

登羊山游文殊院次晉雷韻

石仄常遮徑峰危半入雲樹香秋醖馥林色晚氤氲交
喜朋徒合時當晝夜分湖波看似鏡島嶼疊成雲稍覺
攀躋倦猶疑宿飲醺醺能引道厖家故同羣厖缺奈
皇箭嚴敎匠石斤寶幢標七佛霜餘列千軍每欲修前
誌何因廣舊聞王墳沉虎氣帝敕著龍動洞黑藏山鬼
楓丹學繡紋長松餘遠蔭叢桂正清芬助力思攜酒齋
心絕茹葷泉供僧竈茗碑滅昔賢文避世忘秦漢無徵

寄菴詩存

卷三

四

任夏殷蒼茫望城郭下界滿羃氛

王用彭邀往河水看梅於舟中論著法

中宵雷雨作幾阻看梅期邀侶仍攜酒衝寒徑解維舟
行深樹裏花惜半殘時松竹偏遮映雲山互蔽虧登臨
愁岸溼瞻望悵途岐把盞遙相酌停橈未忍移蓬牕猶
滴瀝絮緼任淋漓數點天心見全符五十著

送趙戶部恒夫北上

風雪祇園夕相逢倍黯然別離經歲月問訊各山川客
路多荒饑流民滿目前司農持國計何策救顛連

高岱興歸自衡州

六年成異域萬里到家鄉稍喜兵戈定猶驚道路長相逢詢喪亂掩涕話存亡尚有騶留客看雲惜斷行

田家

樨櫪煨春白松椿製穀糲稻畦山上下茶壠溯西東犢鼻論家計豚蹄祝歲功不將城市語輕薄教兒童

村中晚步用簪雷韻

田舍重來到霜楓葉已稀傍檐安豕笠當戶曬牛衣寒水過橋淺炊烟隔竹微遙看村塾晚穉子挾書歸

寄菴詩存

卷三

五

擬送金城公主

戀闕天孫別安邊聖主情銀河通瀚海風掖借龍城悲作辭朝曲簫爲出塞聲單于休抗禮冒頓漢家甥

再呈林若撫先生并書

僕自能言誦詩毀齒學吟則聞林公名爲之欽慕者久矣頃以邂逅得望清塵誦蔓草之章欣焉自慰遂獻鄙句用伸下情是猶撫節藝門論珍卞室惟見笑大方之是懼何意曲垂褒賞錫以報章司馬徽品藻人倫郭林宗獎提士類誼兼之矣至於字堪泣鬼句

必驚人譬彼日星猶茲海岳詎煩頌其光耀贊厥高

深者乎竊觀風雅之學自漢迄唐盛矣備矣元和以

降正聲遂徵宋學崇儒風騷絕響元人尚曲聲律陵

遲否塞晦冥歷年五百逮明興而才士輩生斯風復

振然後家稱黃綱戶擅青細論者稱爲天地再闢日

月重朗豈不懿哉僕自童年垂情采錄捐瑕簡粹酌

古衡今于是文人才子名卿鉅公山水之幽貞閨房

之窈窕靡不味其腴旨舉其芳華閱載十餘得篇千

計粗加編次題曰昭代詩存大復古也顧冀庸微生

寄菴詩存

卷三

六

繩樞末學編蒲緝柳曾肄微勤玉軸牙籤愧無博識

譬若摘鄧林之片葉酌滄海之一滴烏足以覩其豐

榮知其浩瀚者哉執事才兼武庫學號文林宏材則

杞梓同珍麗藻則蘭蓀遜覆僕久聞傳誦近獲惠音

幸管豹之既窺惜汗牛之未覩伏願發琅函之祕冊

開石室之藏書使璧府增輝珠林長價惠斯深矣幸

孰如之其有先哲名章時賢雅什留之經笥貯在書

倉并賜借觀以資選閱若乃采風謠而驗俗職在太

史正雅頌以成經侯諸君子云爾

仙侶壺中隱高人廬下居

時林寓陳太史園亭

清言猶晉代黃髮

是秦餘流水鍾期韻名山太史書恭承永相好不惜報

瓊琚

風信

天道在西北聲聲入夜狂驅寒上林木催凍到池塘無
物不摧折於時宜斂藏衣裳早失計節候及冰霜

雪裏紅

籬落徧積素愈知顏色丹故非嘉卉列聊作野花看天
道存微物韶華惜歲闌芳心良獨苦誰謂不知寒

石傳末句

寄菴詩存

卷三

七

云柔姿非勁節何以獨勝寒

黃孝子端木萬里尋親

父子分殊域趨庭道路難間關衝虎豹生死涉風濤乍
識容顏在翻悲涕洟乾故園今共返猶作夢中看

哭劉賡菴先生

直爭千載事匪爲一身謀生死不復慮飢寒豈所憂國
恩遺首舊臣節誓松楸埋骨誰家土南枝恨未休

鐵馬

急響中宵發凌空鐵騎行不知風信至頓使旅魂驚此

世正多事吾儕方苦兵那堪簷宇下又作戰場聲

贈諸遠之

并序

黃子懋昭工星學言人生死貴賤禍福豫刻期日響
應不爽或問余曰子與黃子善亦嘗使之推命乎余
應之曰余無命非無命也余之命無俟于推也蓋人
所日夜禱祀而求不可必得於是乎急於問命者一
曰科第余不應試則科第斷非吾有也一日富余不
貨殖則富斷非吾有也一日生子而余無婦矣則斷
乎其無子一日壽而余不畏死又病甚必不壽此數

寄菴詩存

卷三

八

者夫人能知之何必其懋昭哉褚子吉仙曰有諸遠
之者來自越善相人術欲偕余往見因舉前說告之
曰余無命又何相焉吉仙曰遠之非相者流也其爲
人好詩文所蓄贖言盈篋矣遂以詩草二章見示且
曰吾子與顧子湘珮俱宜有作雖勿相不可不一見
其人也因訪之於所寓北寺之後院入其室視其几
榻爐香茶具聆其談論出其圖書卷軸爲留連而不
能去詩曰

偶過唐舉室不爲問升沉隔院磬聲出窺簾樹色侵圖

書淮几榻香茗襍衣衾日對塵中客依然物外心

過楊英公南塘村居

君家半村郭久約未曾過偶起寒塘水因披曲逕蘿到
門山色近向夕鳥聲多喜共燈前話明朝訪翠螺

訪友

野徑欹橋外柴扉老樹邊竹寒孤豎日花覆一溪烟童
子喜客至主人驚晝眠相看無別事吹火汲新泉

秋江晚渡

一棹絕中流清江兩岸秋荻花藏雁渚楓葉見漁舟返

寄菴詩存

卷三

九

照明邨塢孤烟上市樓歸人爭渡急簇簇立沙頭

夢得黃鳥一聯續之

映門多綠樹野店傍江灣黃鳥自生意白雲非故山客
顏慙鏡匣鄉思誤刀環何處高帆渡津橋放晚關

和雲直登平遠臺

登高先憐目水勢遠蒼茫極浦惟萑葦豐年總稻粱似
聞蠲賦稅誰與恤流亡時有遊船至笙歌襍羽觴

武林除夕

松火他鄉夕蘋蹤到處家清樽論友誼紅燭送年華人

事會無定吾生亦有涯還期踏殘雪湖上問梅花

蟻鬪

穴蟻何讐怨階前競戰攻伏尸紛載道貿首尙爭雄豈
慕封侯賞如懷報國忠若教勾踐見詎止怒蛙同

幽居

世外誰堪訂久要朝隨野鹿暮山樵堆牀汗簡編多絕
挂壁桐君尾不焦菖葉杏花堯歷象松風竹雨舜簫韶
幽居未及桃源僻童穉能知魏晉朝呂氏春秋云冬至
五旬菖始生菖者
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汜勝
之書云杏始榮華輒耕經土

寄菴詩存

卷三

十

繆卷

當年龍母鍾祥地山色依然列翠屏猶有居民傳氏族
誰知宅相出神靈三農禾黍邀嘉澤千載蘋繁薦德馨
祠墓去家原咫尺不須重閱舊圖經

和陸秋玉花園村詩

會記椰瓢試冷泉又看榆火起新烟青帘柳外三家市
綠水城南二頃田細雨薄雲挑菜節輕寒半暖養花天
鄰翁爲約尋山去囊底先探挂杖錢

過五人墓賦得梁伯鸞葬要離塚傍用噫字

伯鸞豈屑傍要離魂魄猶將續五噫妻子忍拚投烈焰
家人誰復效齊眉不聞窟室專諸劍合載延陵季札碑
千古吳民多義憤清風俠骨儻相知

山村雜咏

覆首茅簷不厭低及肩牆圯舊黃泥村船斜纜危橋側
野店新開小弄西好雨潤沾栽麥隴清泉細繞種蔬畦
蓬門客到無人應坐聽桑顛叫午雞

偶作押咸字

忘懷總似竹林咸小酌三杯不用監醵景續成前日句

寄菴詩存

卷三

十一

開箱偶得故人緘山嵐近屋曛常早井脈通潮味亦鹹
隨地采蔬兼刷藥自刊木柄備長鑊

聯句

倦來東壁挂長鑊荒砌蒙茸半未芟詩水面萍開魚乍
躍枝頭果熟鳥先啣燕柴門時響衝泥屐荻浦遙歸帶
雨帆莫向野人論世事深山不解更憂譌

夜坐聯句

黯黯殘陽下短籬傍檐木榻坐移時寄風搖竹葉打窗
紙月轉桐陰浮硯池燕詩共暗蟲吟未歇身同孤鶴睡

偏遲清宵不藉藜光照牘有書螢掠字惟

和姚子瀾山館感懷韻

瘦骨峻嶒一病身誰言蠶桂性猶辛庭餘艸樹皆成藥
甕有醞鹽未當貧昔日弟兄無半在年來重穉覺相親
山行野步隨雙屨任喚頑民并清民

偶作

咫尺青山久倦登疎林茅屋雪層層貧來不賣千金帖
老去全憑七尺藤鄰舍早隨招飲伴柴門晚叩送詩僧
高歌擊壤心猶在鑿井耕田力未能

寄菴詩存

卷三

十二

酒壚

酒壚何處問黃公劍氣猶堪貫白虹市上舊交屠狗客
牆東新學僧牛翁小人謀食何嘗飽君子勞心固有窮
庭戶頗寬天地窄一枝隨分寄微躬

西湖

湖邊山色迥荒涼艸木全遭斤斧戕不禁芻蕘兼雉兔
豈堪萌蘖又牛羊纍纍叢塚征夫骨寂寂空祠牧馬場
十里行來人欲倦鐘聲早已送斜陽

山棲

幽人自愛碧山棲好鳥新來綠樹啼
種竹恰逢連日雨
移花仍帶舊時泥
麥登野老先貽餅
瓜熟鄰童或乞醯
訪友爲防苔徑滑
過頭柳栗手常攜

寒夜

酒力無多夢易驚
衰年氣減思偏清
護肩別用綿衣塞
壓足猶嫌布被輕
天冷懶貓耽熟竈
夜長饑鼠飮殘檠
山堂未辦蓮花漏
月暗風淒是幾更

初寒互押姚子瀾韻

巢禽戢翼兩相依
木葉辭枝四散飛
茅屋近山風有力

寄菴詩存

卷三

三

竹爐然炭火無威
防冰篆棄盆罍水
縛艸先添橘柚衣
若獻君王應上賞
傍檐曝背坐晨暉

寄菴詩存卷三終

寄菴詩存卷四

詠史

羊山畸人著

世變詎有常寸心未可死借問莽大夫何如晉徵士
意氣素所重功名詎復論誰知輔漢者仍是報韓人

咸陽曲

帝里饒春色咸陽三月花東風開欲徧只在五侯家

關山月

曉角數聲哀邊風捲地來十年征戍客不上望鄉臺

寄菴詩存

卷四

湖南曲

湖南獨居婦湖北遠行人歸帆千萬葉日日渡湖濱

和陸焮玉枕雨吟

嫁女與比鄰臨行輒悲哭願將父母心移置兒女腹

柳枝

衰柳臨廣陌枝葉半枯榮爲惜行人別春條不復生

蘇秦敝裘

朝橫而暮縱志本在溫飽敝裘先自愧何論妻與嫂

荆軻匕首

寸刃入虎窟生死在眉睫秦政非齊桓如何欲生劫

張良椎

一擊或幸中扶蘇作天子劉項雖亡秦未必速如此

蘇武節

寧著李陵衣莫持蘇武節祇乳尚可期飢來恐無雪

孔明八陣

治國與治軍於公豈兩事壽輩亦何知還問司馬懿

朱雲劍

已斷佞臣頭何須斬馬劍留檻旌直臣君心有明鑑

寄菴詩存

卷四

黃孝子四咏和蔡懋成

絮袍

怪道懸鶉敝曾從萬里歸長途扶持日何俟老萊衣

飯具

裹腹出門去囊無三日糧艱難營一飯喜得奉親嘗

破蓋

風雨半不蔽攜來未忍捐但存筋骨在重得見團圓

艸履

天下一敝屣吾親不可忘滇南萬里道藉爾踏冰霜

題知止齋

好鳥愛佳樹閒雲依晚山小齋風雨後無屐叩柴關

羊山雲

輕雲沒山頭重雲沒山腹遙知文殊僧夜夜雲中宿

人間桂花落

林陰石氣寒露下蒼苔濕虛牕寂無聲時有餘香入

大來別後書此訊之

出門雨漸微惜爾去何急一葉蓋頭歸知是渾身濕

微雨

寄希詩存

卷四

三

連朝蔽山雲僅作霏微雨未堪鋤麥畦聊足潤蔬圃

米貴

入釜三升米方愁價口昂幾多荒歉戶爭糴上官倉

偶成

留得入山缸明朝到城郭西風川路寒猶恐衣裳薄

泉聲

山雨曉初晴奔泉氣未平偶因卷石礙便作怒濤聲

步月

夜深啟柴關獨行明月裏徘徊古岸傍人影在寒水

卽事

遊漏重移簾防蚊細補帷今宵知穩臥高枕到朝炊

偶成

隔幙見燈影因知戶尚開披衣急往閉怕有山風來

題澗上草廬

偶來支郎澗小結淵明廬莫教風雨侵濕我床頭書

小牕風日暖釋卷貌青山門外千峯色移來几案間

山寺

山寺喜秋成礮穀聲正急薄暮客到門逡巡不復入

寄菴詩存

卷四

四

方正學碑

當時不仆碑僅刻碑中字畱待後人看中有孤臣淚

贈嚴大

青絲繡帶合昏花笑語盈盈隔絳紗但得爲歡莫相問

鬱金堂裏舊盧家

春閨曲

綺繡隨波香作塵空閨還解惜餘春只愁白羽弦邊望

不見青蛾鏡裡顰

春江曲

水上晴光漾白沙片帆遙挂夕陽斜東風一道吹舡尾
香氣時聞兩岸花

鄰叟

白髮鬢鬢兩髻垂負暄長白坐茅茨閒來頗憶承平事
每向鄰人話昔時

乳媪

一家骨肉各西東零落紅顏逐轉蓬千載中郎仍有女
令人流涕憶曹公

聽徐若客話舊

寄菴詩存

卷四

五

竹舍蔬畦繞徑斜入門不斷四時花木春茗曾畱客
渾水河頭打麵家

昭君

六奇已出陳平計五餌仍聞賈誼言敢惜妾身歸異域
漢家長策在和蕃

漢主何煩責畫師畫圖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
不嫁單于君不知

題楊英公開滌園

手闢荒園一畝餘碧桃花外半香蔬晚來春雨攜鋤暇

小字新抄種樹書

小結蓬蘽雜草萊短牕晴日對花開香畦寂寂無人跡
時聽遊蜂爲蜜來

芳徑逶迤竹樹間土墻新築護柴關松雲散處炊烟直
一角青堆岬嶂山

小酌花間酒未消春風步履不知遙長堤路接支硎寺
綠水舡浮孫武橋

東壁書聲隔舍聞一畦花竹兩家分中園不用編籬隔
日夕相過看白雲

寄菴詩存

卷四

六

飛來山鳥不知名春後春前幾變聲淨洗十年城市耳
綠陰叢裡聽嚶鳴

看花有客過林皋索酒園詩興愈豪炚玉自壽詩云顏
唐慣索他人酒裙
樂常園自己詩聽到狂吟聲歇處山厨蔬筍薦松醪

田家

聯句

秧苗芽穀滿溪濱寄菴稚筍柔桑接比鄰山犬護兒常
吹客橋庵家雞報子輒呼人寄菴

題桃花源記

久向深山迷賦役不防漁戶報官知重來覓得桃花路

雞犬安能似昔時

信礫

年來海宇漸承平
高枕秋宵夢不驚
忽聽霜雷三十六
令人猶憶戰場聲

主庵詩寄吳江黃敘九

江城水勢近滔天
沈竈家家突不烟
未識主庵餘幾尺
主人猶自理書篇

春隱贈梁逸民

高士繇來不素餐
五噫歌相杵聲寒
看余貸得河監粟

寄菴詩存 卷四

七

準辦青錢賃伯鸞

姜如農先生挽詩

生蒙恩譴赴行間
無復金鷄赦放還
地坼天崩臣子在
一坏埋骨敬亭山

題袁重其負母看花圖

勿訝花前兒負母
只如當日母馱兒
花容能使衰顏少
白髮還須揀一枝

新雁

秌霜未落又南翔
早見雲間第一行
聞說洞庭增繳滿

相呼莫更到衡陽

捫蝨

朝來有客過柴關
傳說東西國鬻蠻
野老不談當世務
解衣捫蝨看青山

柳枝詞

送行切莫折垂楊
風絮烟絲弱更狂
到處生根便成樹
空教遊子不思鄉

晚步同自求作

孤烟生處夕陽微
鸛鶴爭巢繞樹飛
閒向石橋臨水立

寄菴詩存 卷四

八

野航遙見一僧歸

種菜詩

抱甕未知官吏尊
畦蔬聊足媚盤飧
里胥忽奉軍興法
掘盡小園茄子根

荒圃籬門已半斜
喜看叢翠長新芽
交秋又值連旬旱
無水去澆墻畔瓜

舟行卽事

繞村新綠樹層層
菜隴青黃間麥稜
連夜雨多春水漲
柳塘十里半魚簪

凱旋

王師齊唱凱旋歌
南國紅顏塞馬馱
傳道臺官新拜疏
黃金有價贖青娥

入山

歸山換得打魚舸
水急行遲路倍遙
小婦棹船郎結網
一簑風雨過溪橋

牽犂

夜深礱穀競歌呼
狼籍香秔滿地鋪
能得幾升私入釜
半完租額半償逋

寄菴詩存

卷四

九

遊畫眉泉

荒蹊僻塢斷人煙
尋着茅庵石竇邊
一個病僧眠不起
自來厨下酌山泉

立春後三日再過西湖

東風披拂水縈紆
漸覺春來草木蘇
况是健兒遵約束
遊人安穩看西湖

湖邊酒樓

一棹迎風怯晚寒
登樓命酒佐清歡
老人不逐呼盧飲
碧水青山倚檻看

過力果山房

僧房久坐寂無譁
小摘青梅旋煮茶
獨惜牡丹開已過
佛前猶供半殘花

種菜和秋思

居山擬作老園公
手種畦蔬灌藥叢
卻愧揮鋤苦無力
墾荒猶自倩鄰童

袁籜庵

三條陌上控金羈
特拜新銜出守時
還把玉鞭徐點拍
低聲暗唱繞梁詞

寄菴詩存

卷四

十

大水

儘力車田再挿秧
誰知一雨又荒唐
中田反美低田好
坐省人工兩月忙

幾許田疇白浪中
村農總作捕魚翁
更憐入市魚蝦賤
不救連宵釜甑空

朝來急雨似傾盆
積水家家共檻平
聞說年來仍大水
仲秋十八是潮生

松影庵被盜

容膝松龕冷欲冰
何煩豪客夜憑陵
鉢囊手罄都相付

好作雲山乞食僧

山中卽事

但得山田盡熟不妨茅舍仍空何事開門掃地有人借
屋牽龔

秋夜

暑退已辭秋扇夜深不點銀缸風動葉聲敲瓦月明樹
影橫牕

咸陟堂詩集十七卷文集二十五卷

〔清〕釋成鷺撰

清康熙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卷之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卷之五

八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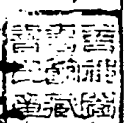


道是儒起深權道是
僧起內家道是夷起
是惠臨平商任道是
宋由山內平可森王
宋可司式

宋可司式



序



士之行高志潔者置身山
巔水涯吟嘯自適以樂天
地之真非如丘園屠販鬱
其所畜不得施於世託烟
雲猿鶴發為不平之鳴者

序

也唐之文暢高閑宋之惟
儼秘演絕寵辱遺世慮隱
於浮屠喜為文章當時
縉紳先生咸相推許至今
誦其詩忠厚和平居然高
致蓋不必有愁思之聲感

激之詞而自臻要妙矣
跡刪上人家世看禹少承
令先君孝廉公庭訓抱龍
門太平之策負中郎秘笈
之文磊落不羈薄視華廡
築魏野草堂迨婚嫁既畢

序

二

追向平之踪振隱峯之錫
學少林而不師面壁結蓮
社而嘗笑過溪胸次浩然
於詩發之一時賢士大夫
悉願從遊余校士餘閒嘗
造其室接其為人知公志

行與世之逃虛空而習清
淨者不同日語去冬移錫
鼎湖與名山長晤對朝霏
夕霽竹月松風盡屬聲歌
詞譜公騁其筆墨掩顏謝
之孤標奪曹劉之秀麗含

序

三

英咀華不知其老之至也
使公身生唐宋與文暢高
閑惟儼秘演輩相周旋得
韓歐諸先正親於其身而
叙之千百世後見其志欽
其行侈為古今美談者其

韓施不更遠耶上元前四
日余過端溪舟迴羚羊峽
口乘月登明湖訪公於丈
室公方出所著咸陟集索
序於余余受而卒業高吟
逸興載以忠厚和平絕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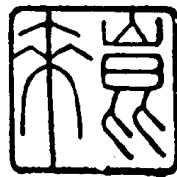
序

四

憂思感情之慨其行高其
志潔不媿古隱君子風公
之詩必傳於後余未能窺
韓歐堂奧也安能序公之
詩

康熙己丑上元後二日西

蜀樊澤達草於日帆齋



序

五

序



大通跡刪上人以文字說法著名海內賢士大夫
多與之遊大通古名剎也在省會十里相距大江
兩涯不辨牛馬向予奉公趨郡道經其地訪上人
蘭若潮淺舟膠不得艤岸踐澱攝衣而登幽徑蛇
折夾樹枯松荔櫻諸木綠陰森濃雲日蔽虧傍爲
蓮池雖露冷粉墜葉猶田田也至山門上人曳杖
而出修幹如鶴霜髭盈頰年約七十餘矣中爲草
堂後障疎櫺賈客帆檣隱見於江波烟雨間榜歌
咸陟堂詩集

序

三

咸陟堂詩集

序

二

一百一十二

李來章撰

目跌坐寂然若無聞也平生所著咸陟堂詩文集
共若干卷常欲祕之爲有力者奪之而出中間寫
景抒情旨多曠達變怨尤之思悲憤之氣斬然不見
於筆端非通權達變樂天知命者未易得此也予
友張子白作宰中宿與上人爲方外之交往還唱
酬不一而足予惜其交上人最密而知上人者淺
子白去官而上人之集始出子白未有序也予爲
之序雖述其梗概焉惜子白歸大任無緣質之質
之當無異辭時康熙丁亥冬十月朔日中州禮山

序

三

丁亥春遊南嶼觀海而悟大通曰圓覺全無山障
徹空靈只有日回還安得有人焉大通若海耶及
讀咸陟集則大通寺跡刪上人所作也夫大通亦
難言矣通於此而不通於彼通於小而不通於大
通於經而不通於權通於古而不通於今通於淺
而不通於深通於儒而不通於佛通於文而不通
於道皆不可言大通也上人憫世之不通者多出
跡之未刪刪之則謚圓通而得大通可以住大通
而廣大通矣余嘗思大通而見大通見住大通者
見廣大通者也幸矣其將歸萬峰衆流之間刪其
跡以求通又上人之慈攝乎西蜀會麼居士劉臨
題

咸陟堂詩集

序

三

二

序

三

四

士僅得爲名士僧僅得爲詩僧辱甚何辱乎爾失
實而後有名失性而後有詩君子耻之耻生於辱
辱生於俗俗不可醫也世之人自甘其俗自忘其
辱心且榮之口且鳴之耳聽焚之目瞪瞽之不自
以爲耻焉意謂生人之辱有甚於此乎夫實失則
性失性失則孝弟忠信之行仁義禮智之常與之
俱失聖人不得已少存其實於名微露其性於聲
是猶去禮存羊之言云爾跡刪子早爲士晚爲僧
本來質性無有得失風雅夙習未免累以虛名好
事名哀其言以出之跡旣刪矣猶有未刪者存焉
詩辱人耳人亦何辱於詩觀者不妨具眼戒軒羅
題

咸陟堂詩集

序

四

三

咸陟堂詩集卷之一

東樵山人跡刪

五言古

寄懷李祈年

東南有曠士道勝無欣戚德容發天和中懷淵以
默至人宰萬應與世罕城壁楸枰蚤得名樗蒲晚
晦跡安知中所存天君運神力繫余契夙心別去
山川隔轉蓬辭本根驚禽靡寧翼耿耿懷古歡悠
悠事行役良晤日已稀老大况相迫君爲匱中璣

咸陟堂詩集卷一

我作他山石寄言攻玉者愛此連城璧

兵後還山答鄰僧見訊

此身如飛蓬出門掉兩臂空囊貯太虛浮雲行大
地何物繫相隨脚底煙嵐氣違山一百日不覺秋
風至歸來見故人笑我鬚眉異窘步涉丘園荆棘
集如蝟饑虎伺人餐狹犬當路吠憂來不能語猛
忍風前淚且復入我室還坐心如醉殘書紛滿牀
大半塵埃積夜燈鑒孤影影和燈睡隔橋磬一
聲喚醒歸人寐多謝擊磬翁微言昨相示却起誦

來篇眼暗不識字

答願海師

見面不見心同堂異胡越見心不見面閉門車合
轍心面兩相看笑倒長天月當年朱氏子偉哉信
人傑躍躍礦中金謂與泥沙別一遇紫霄翁點金
作頑鐵摩挲成慧刀霜鏑無全缺殺佛不殺人取
心不取法持此下山來盲龜逢跛蟹露刃笑相迎
問我何言說我亦無可言我亦無可說山中茅半
閒床頭衣百結出山乞食歸入山還洗鉢此外無

咸陟堂詩集卷一

餘事請君牢結舌

客夜寒雨

重陰薄微陽萬族息群動夜昏閉衙門土壁周無
縫長襟覆短牀黑蛇蟠鐵甕北風如橐籥呼吸由
牕空漸聞檐雨聲始覺山月霧寒生紙帳薄雪壓
庭柯重不眠知夜長獨起歌商頌高天低片雲慘
澹連楹棟我無龜手藥久立筋骨痛抖擻七斤衫
朽然了無用自笑住山人行行李無齋送譬彼初生
駒從不習羈鞅孤蓬離本根大地原空洞冷煖只

自知裘葛聊隨衆，經年別舊林。日暮思群從，石田已荒蕪。茅屋今誰共，猿雀守窮山。寧能免饑凍，平生學道心。念此得無夢，何時歸去來。鹿門事耕種，夏日陳牧止孝廉招遊南園舟中與麗若雲

張直谷諸子同賦

山居寡所歡，終年破茅屋。何物櫻我情，鳴禽朝出谷。昨夜夢殊佳，晨興理盥沃。故人書適至，開緘再三讀。曰有南園翁，瓜蔬招近局。高興發無端，客來應不速。駕言遵枉渚，微風飽船腹。笑語忘主賓，形

咸陽堂詩集卷一

三

骸混僧俗，十里稻花香。山川悅心目，人境漸以遐。仙源互開闢，野犬吠一聲。豁然見松竹，維舟就廣蔭。引客登崇陸，黑壤錯丹葩。文材雜散木，曲折避榛蕪。俛仰隨樸樛，亂後舊亭榭。猶存數叢菊，下臨放生池。出入饒水族，菱芡自浮沉。海潮遂停畜，坐來風雨過。輕寒襲巾服，靜對霽雲生。細數鳬鷺浴，不覺遠煙暝。山厨具蔬簞，雕胡盈瓦盤。藜羹勝梁肉，茗苦井泉甘。何事醒與醉，野人有真性。大道無可欲，靈蛇嘗欲饑。偃鼠易知足，但願澹無營。枯腸

稱饘粥洗鉢，臨清流。黑甜眠曲肱，與世任平懷。無門亦無毒，提起竹篋子。何嘗有背觸，多謝賢主人。茲恐遊不數，安得半把茅。谿邊深結築，當年折脚錯。晉願追芳躅。

曹主廟

水宿多淒風，吹碎寒江月。月落石鼓鳴，方舟催曉發。遙遙見峽山，不與中宿別。一水滙百川，兩峰峙雙闕。古廟俯清流，萬象森羅列。維舟入廟門，再拜讀古碣。知有漢曹娥，千秋仰遺烈。至孝格波神，浩

咸陽堂詩集卷一

四

氣昭窮髮，廟食及炎方。尸祝遍南粵，我聞神所欽。至誠斯對越，黍稷匪馨香。惟德乃明，際嗟哉彼都人。雞豚殊滅裂，未拜先運刀。殺牲取腥血，灑作玉堦塵。几筵肆汚蟻，神心實好生。顧此非所悅，胡爾默無言。茹吐兩不決，三嘆獨登舟。聊爲知者說。

呈澤萌和尚

大道日陵夷，真風自虛妄。城市足驚塵，山林見高尚。翹首丹霞巔，仙凡隔天壤。巍巍大法王，所居得無上。雲樹隱樓臺，祇園集龍象。衆水盡朝宗，萬山

互回向三尺龜毛拂一枝兔角杖埽蕩野狐蹤打
破猶疑網孤峰嘯一聲空谷傳清響側耳聞法音
還心馳夢想昨從南海來入山呈伎倆多謝火爐
邊清言發深廣大冶鑄干邪頑金先出礦白社許
從容青山任來往假我竹邊樓解我塵勞鞅臘盡
又新年春光正駘宕山中歲月長杲日當空朗披
衣禮法筵一拜一瞻仰百年老趙州千歲今寶掌
願得鎮追隨主賓更無兩遲我三十年白首重相
訪

咸陟堂詩集

卷一

五

三百廿

題智嚴師蛩蟹圖

嚴公寫蛩蟹能事頗自得着意不着意用墨不用
墨遊心入細微落筆無痕跡去歲下匡廬今年返
韶石市朝知姓名遠近紛求索揮手入丹霞相逢
同作客問客何所長問客何所癖客亦無所長客
亦無所癖自言寫蛩蟹變化不可測畱心三十年
精思廢寢食直到手忘手方能格出格我聞嚴公
言將信將疑惑滌我狼尾毫拂我鵝籙帛嚴公無
畱難嚴公無吝惜爲我作車螯點綴橙蘆荻須臾

爪甲生橫行無順逆海底黑波斯躍躍上牆壁嚴
公海好道悟取空中色胎卵與濕化鉅細寧揀擇
何妨寫大魚化作垂雲翼

送陳訥菴還長沙

寬行毛孔中猛然發長笑土曠人亦稀知音一何
少客從長沙來此意獨了了結髮讀楞嚴師心窮
要致相逢選佛場心大志不小自恨出家遲苦被
紅塵擾期我五年來尋師入丹嶠行矣勿復云前
期尚綿邈一息不相知五年非所曉客去掩荆扉

咸陟堂詩集

卷一

六

三百

空林見歸鳥

有鳥行

有鳥東南來飛上祇樹枝不辭道路艱但恐人我
嗤好音駭衆聽倦翼阻高飛故壘遙山川千里去
如遺獨立天地閒形影相追隨群鴉噪前林俯仰
心酸悲窮途計已拙日暮將焉之朝來下喬木入
谷聊棲遲衆鳥爭相笑所託一何卑長歌謝衆鳥
自比山梁雌卑棲非得已喬木誠孤危高巢易傾
覆遠條防險巖虞羅咫尺閒增繳爲誰施翻雲覆

作雨變態時復爲達人貴勇退智士恒見幾飄然
雲水身去住無羈縻喬木不可攀幽谷吾當歸請
言谷中樂所樂非等夷谷深無炎涼谷靜無是非
谷雲共來往谷樹接差池谷響互相答谷風長自
吹渴飲谷中水饑食谷中薇願作谷中遊永與喬
木辭無人知此意長憶鳥窠師

送吳宗猷從伯氏芥舟之阮江受學

之子初生時子髮如絲漆之子入學年子髮數莖
白去歲子能文子髮白揀黑今年子遠遊子髮無

咸陟堂詩集

卷一

七

三六

揀擇子如哉生明我如旁死魄盈虛會有期日月
不相息少壯貴及時老大良可惜之子何所之湖
南嶺之北之子何所爲去家親講席昨暮理琴書
今朝事行役再拜別二人依戀兩難釋受命行出
門一日三記憶阿爺命阿兒寸陰如尺璧阿母命
阿兒努力加餐食耿耿方寸中悠悠行路客路逢
白髮僧記得曾相識長歌送遠人悵然念今昔壯
哉大鵬雛高舉奮六翮雲垂鵬背輕天高鵬路直
行矣莫淹留帝鄉在咫尺當從阮江翁竝駕朝天

寫

送毛希瞻廣文

我愛毛安陽高節難爲匹一命足承歡欣然捧郡
檄懷古欽芳踪千秋誰繼述翹首鐵城隅星峰何
峯律川岳毓精英佳氣殊葱鬱爰有丹徒公清風
振群物彭澤賦歸田東林問遺逸乘輿枉籃輿高
論投膠漆羨君偉男兒相隨過蓬華格外恕踈慵
許沽王生韞駿駭千里駒空群遽超忽駕言騁八
荒風馳還電拂結髮對大廷韜光豐勁翮昨日尚

咸陟堂詩集

卷一

八

三六

趨庭今朝銜命出筮仕得儒官亦復爲親屈琴書
事迂遊雄才居散秩過我舊林泉話別還促膝笑
指鱸湖東扁舟去何疾遙遙秦嶺雲望望韓江日
雲日映青氍春風生彩筆到處便留題奚囊未蕭
瑟茶山春正深登堂講儒術士習振頽綱青衿知
表率桃李漸成蹊問奇爭入室舞雩隨詠歸童冠
非一一先生勝事多遐想聊髣髴倘念山中人報
我毋遺失

寄匡廬淨成澤萌和尚

中歲思遠遊遐心在參詣垂老遲出門致遠常恐
泥翹首匡君廬高深薄雲際客從山中來爲我說
幽邃曰有古棲賢珠林盛叢桂玉淵澄素波金井
涵芳砌三峽瀉奔雷大聲警聾蔽上接紫霄峰下
瞰湖天勢淨成人境幽松竹環蒼翠師王去不歸
天龍森擁衛堂構仰象賢箕裘須善繼我公道眼
高頽仰無一切十載主丹霞心力窮微細苦節挽
頽凋清操起流弊古道不可今浩然拂衣袂大笑
行出門孤風振南窗華亭歸興賒江波共搖曳取

成陽堂詩集

卷一

九

三六

道入匡雲故山尋夙契舊業未荒蕪墮事耕藝
我才住山人出家須出世生平雲水心欲往還濡
滯去冬覲法筵名山度殘歲春風返舊林百憂集
如蟬暫別去還來法堂已虛位遠徑菊花黃撫景
商飈厲懷人秋正深望遠庭陰翳大地勘知音登
堂想真諦頑哉躍冶金尋思舊爐鞴願得半把茅
老來成活計上與紫霄鄰近接棲賢寺長從郢匠
遊運斤時斲鼻大道無異同焉知洞與濟寄聲高
卧人容我榻邊睡起來看遠空千峰互陰霽山色

與谿聲句句無生偈明年買草屨春江鼓蘭桹等
師入寶山化城非久憩

擬補蘭亭詩缺

被除屬上巳嘉會時未央列坐遵枉渚俯流唼飛
觴微酣發清嘯天籟無短長真宰契溟滓陳跡歸
荒唐

應龍行天衢遊魚樂濠梁鉅細各有適高深非所
量達人垂大觀萬殊歸一觴一觴復能幾激水流
湯湯

成陽堂詩集

卷一

十

三六

師子頌賀新住持

大哉大法王出爲衆生父大哉大師王生爲百獸
主法王師子王不隔毛頭許諦觀法王法請聽師
子語師子初生時周行方七步師子學語時嘯呻
振威怒師子轉身時返擲還超距師子獨行時
子無伴侶師子出山時鬼神默訶護師子奮迅時
波旬生恐怖師子踞座時龍象如環堵師子蹠踏
時野干神氣沮有耳聞未聞有目覩未覩咸聆師
子吼快觀師子舞師子舞若何神力莊嚴具一舞

大法界再舞淨法土三舞轉法輪四舞酬法乳五
舞吹法螺六舞擊法鼓七舞布法雲八舞施法雨
九舞轉法燈十舞弘法緒師子慧命長師子法身
固寶山大好山午天正亭午徽猷振古今威光耀
寰宇師子復師子記莚生補處千秋鞏化城天龍
領八部萬古演法音頻伽及鸚鵡頑牛老更頑頭
角無所取長歌寄法筵燈籠觸露柱應作如是觀
應作如是舉要識師子真須明向上句

泊王借岡候潮望舊隱馬山寄懷李遠霞先

咸步堂詩集

卷一

士

與遠霞有約同遊中宿

寒渚不久盈水落山月吐停舟宿淺沙隔岸人爭
渡渡頭老樹根記得昔遊處遙遙雲水心忽與故
山遇山光如舊時山人非久住一別四五年重來
不識路莫怪還山遲新人不如故雞犬雜柴扉蟪
蛄當牖戶手植青松根剪伐同榛莽吾道有成虧
不堪更回顧生平聚散緣適來還適去來如山上
雲去似草頭露念我意中人少壯忽遲暮何以駐
朱顏神仙良足慕言訪二禺君相期莫相負明朝

事遠遊竟夕頻延佇

訴金

二氣轉洪鈞萬象森羅列真履遞成禡權實相開
設鑿山破混沌披沙出糠屑方圓隨範圍色相互
形軋初用止兒啼漸次及耄耋本擬籠蚩愚詎意
混賢哲管鮑稱貧交取與先滅裂歆寧事灌園才
品判優劣延陵視披裘淺深各自別賢者尚不免
凡乃泰與越大道何坦夷多岐乃顛蹶四皓茹漢
芝臨老遂屈節桐汀學釣魚羊裘趨魏闕北山矢

咸步堂詩集

卷一

士

高尚中途納敗缺古今多聖賢大半遭挫跌周旦
制禮儀交際先王帛後來田舍郎委贄晉崇秋太
公立圖法作俑先利穴龍斷賤丈夫接踵爭陵奪
竺仙教分衛欲化怪與伐像季繁有徒攀援事裴
餐咄哉窮巷士守株忍饑渴壯志漸銷磨委心就
餽歆嗟彼屠沽流不少豪與傑受恩輕許人身名
俱泯絕愍茲山澤臞空瓶束三篋窮巷悲超車侯
門導啓折造化施權巧世途忘醜拙陷穽日以深
淪胥靡窮竭咨爾如糞壤胡爲等芬饌咨爾如磻

楊無容資作活投界東海波波臣謝汚蟻投界窮
髮鄉八荒均一闕堰石障狂流泉源未消歇伐木
盡根株夜氣生萌蘖願爲人傳薪願爲湯沃雪雪
消湯迸流薪盡火隨滅報語造化工永言戒覆轍

春杪登鎮海樓望雨

今日天氣和好風扇明庶卉木待芳菲美人恐遲
暮良時朋侶佳晨興理冠屨言尋粵秀巔振衣放
高步東北有層樓望飛美無度經始自先朝增華
別新故乘興窮躋攀遙情縱瞻顧下瞰尉陀城歌
鐘溢衢路四郊方發屎三農渴甘澍遙遙山上雲
兀兀原頭樹雲樹不相知陰晴各欣懼憑高逸興
生撫景繁憂聚無力挽天河曉然獨延佇

答張子白來韻

出現宰官身不執宰官法我愛張神君羣器靜言
壓皂蓋林閒來干旌江介插盼睵及蓬蒿光輝生
帶袷笑我山澤臞從來見聞狹痼疾在煙霞因君
痛自割字下田可耕餘生願編甲

答楊邑侯用前韻

有手不拈花有口不說法睡起日三竿茅茨雪低
壓高人入我廬奇峰倚天插贈我貂襜褕報之弊
單袷鵬奮天池寬鼃忘井泉狹請從中宿遊往來
互針劄寄語選官場青山擬黃甲

和張子白來韻

疾行不避影却步不逃跡拙哉守株傭生計日以
迫翻身出樊籠虛空爲宇宅居亭不出門賓客日
三易赤米無宿春青蔬有餘摘豐儉各隨宜彼此
不相藉何來鴻漸遶高飛振六翮見林情與依摩

咸陽堂詩集卷一

四

三

空勢寧隔分手歲云徂相思過除夕懷之金石音
藥升煙霞癖春風江上來旌旆遙相索幽興既有
加深情更無射尋僧續舊遊埽雪披遺碣般若放
光明摩挲手不釋始知慧業人早註傳燈籍遊戲
文字禪無莫亦無適不惜如意珠相逢當面擲清
言重百朋古鏡濶一尺形影自相親縝密無縫隙
願從中宿遊已蠟東山屐老景逼桑榆倏忽不
懌悵然賦臨岐傾倒出肝膈歸來補破茅爲君虛
一席刈蒼亾蒼簪故物良可惜珍重千里心神交

須破格君如天上雲我作他山石雲石相依違倏忽成今昔隔水候雙旌開徑待三益林閒勝事多無勞重歎噴

冬夜姚齊州明府陪修司馬舟過大通江干

夜話賦得倚松待潮生

倚松待潮生潮生松韻冷野岼竝維舟僧房初出定五馬從大夫雙鳧引仙令蹊我汗萊田入我蓬蒿徑枯禪嬾下牀逢迎失恭敬布席忘主賓當機率真性一笑清風生微言動幽興良晤難久淹有

咸陟堂詩集卷一

五

懷殊未罄揮手別江干悠然發高詠

倚松待潮生潮生月華明一照珠江頭復照鷺潭上別駕已揚舲郎官猶駐榜佇立且須臾論心到深廣澄江無濁流清風自高爽遐哉水槩心超然出塵鞅長嘯獨登舟江山答餘響

愛石爲達官索去詩以送之

昔有拂袖人遺我袖中石盈袖琥珀光出袖鶯黃色浣手方拜嘉肅客虛前席餘生久索居介友來三益靜貯稱幽閒諦觀永無射塵根漸以空面目

差可識鬼斧斲嶙峋蜂房攢薄蝕嶸岑嵌太虛磊砢削絕壁月落天根淨水清雲脚直點綴石蒲清掩映山煙碧願從生公遊頑心契禪寂願上米家船奇形慊堅癖不願隨女媧補天效神力不願逢五丁鑿山啓鸞焚不願宋人愚燕石徒銜飾不願卞生凝懷寶自貽戚相期攜手歸勞生謝形役胡然中道捐颺風來自北家無擔石儲門有車馬客兒童少所見驚趨迎榮戟鷄犬少所見飛走遵蓬棘枯禪正下牀自踰雙蠟屐左手結繩樞右手招

咸陟堂詩集卷下

六

良覲珍重穀城公光倚檐隙焉知排闥人乃是朝天客入門周四顧注目中唐甕問客何所來問客何所索客言來所來客言索所索私賞頑石頑請以金錢易野人不識錢惟知畏三尺倉皇違古歡繾綣不能釋良晤難久淹前期寧再得陳跡當乖分神交詎懸隔君心如我心與運隨轉側磨涅防磷緇永言保堅白

慰吳布田并輓逝者

昔有延陵君羸博葬其兒一慟舍之去魂氣無不

之復有西河公淚盡明以虧自言已無罪良友來
箴規人事有今古天性無盛衰哀死良可傷達生
固其宜善哉布田翁種德躬耘耔庭際生崇蘭弱
藁何歲蕤一花先衆芳稷郁多奇姿期君永歲寒
托根深不移胡爲比芳槿渣然朝露晞造物詎憐
材天心寧倒施春花不朝夕百卉徒芳菲主人長
太息仰首天低垂栽培與傾覆將信還復疑東樵
老樵叟束芻來遲遲薤露發長歌招魂續楚辭登
堂人寂寞弔影心醉悲孤鸞棲總帳獨在鳴書帷

感陟堂詩集

卷下

七

三

殘膏冷螢火散帙蛛絲祕彼幽蘭香入室容復
爲願言保喬木榮枯會有時玉樹秀三珠取次春
風吹遠條拂雲日嘉實堪取攜無爲長戚戚日月
交奔馳

贈關東田寫墨竹

粵稽古壽亭寫竹如寫字丹砂作水墨撐天拄平
地家法豈不傳後來誰述繼爰有東田公卓然挺
苗裔異代儼同堂遐心得遙契手敏心亦靈膽大
心仍細寫竹不寫竹用意不用意驚谿絹許長長

安紙增貴伸紙拂素絹落筆事遊戲千嶂萬軸餘
頃刻盈箱笥風晴與月露變化萬形勢旁觀看不
及叱吒鬼神避還坐自觀心心王了無事如是寫
竹人寫竹亦如是借問壽亭翁是同還是異

和西寧明府李雪樵見寄畱別之作

西蜀有神君高蹤葛翁亞騎羊綏山來如馬瞿塘
瀉凍谷見陽春南薰解炎夏奉檄趨郡城下車入
田今許我石門遊欲往慙衰謝龍邑挂冠初中宿
鳴琴罷舊社客來移真風世胥詫感君遠寄詩報

感陟堂詩集

卷一

六

七

之惟勸駕

送李明府歸田用郭藝圃韻

此心如虛舟浮名等匏繫東門有爰居不受臧孫
祭散木與散人深山託深樾萬事由自然四海皆
兄弟當局早息肩旁觀爭見替達人知止足俗士
忘聾蔽園綺避漢高巢由傲堯帝躬耕負郭田勞
力完官稅問俗但桑麻安居無瘴癘仰見古人心
俯順時王制真樂只自如煩言豈容贅善哉綏山
翁解組歌叢桂倦鳥思舊林春光正晴霽老稚相

扶將攀轅情孔泥慈母顧復勤十步一爲憇焉知
長往心故作淹畱計我本林下人卧雪柴門閉雲
月總同情谿山各殊勢長攜龍尾車相與事耕藝
黽勉報知音遐心得遙契郭子登仙儔長歌送蘭
枻歸來過弊廬話到陽鳥逝出君遠寄詩吟詩當
分袂賓雁去已遙報書悵迢迢我聞龍門山昔有
蘇汝礪藏書三萬卷日久蒙塵穢君歸好卜居雲
臺峙天際開卷豁雙眸著書發靈慧香國盛芳菲
空谷多蘭蕙采之甘贈誰好風遠還濟回首野棠

咸陟堂詩集

卷一

九

春清陰成廣蔽美人去不來芳蹤疇可繼野老甘
守拙窘步防顛蹶馳想到蠶叢山川未畱滯神交
如珀針離憂寧芥蒂堅彼松栢操後凋在寒歲

答李斗山明府冬日京邸見寄來韻

一九還二九相逢不出手多謝意中人寄書方外
友日暮無好懷撫景慙衰朽卧雪忽經春東風起
楊柳遙遙懷古懽澹澹如玄酒名心卽道心無拒
亦無受至道予所思榮名君自有大業戒遠成保
之爲可久

和中州李滄維見寄

日色冷松杉潭影浸衣帶獨坐煙雨中靈光炯不
昧客從連山來遣我百繖蓋帝珠交陸離天花紛
葩翻白雪聾市咻黃鐘雜仙唄一拜一沉吟恍惚
靈山會大李及小李神交在天外姑射冰雪肌瑩
澄絕疥癩精鑿盈素盤豈復羨蔬糲珠玉忽在前
穢形埒輕瑤報詩隨長風細響答天籟趨庭有異
聞聞音慰遙慨

咸陟堂詩集

卷一

十

咸陟堂詩集卷之二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七言古一

祝髮呈本師

男兒愛身及膚髮平生一毛不敢拔蹉跎四十一
回春參差兩鬢同鷄肋蒙師爲我操慧刀頭上不
與爾纖毫一朝四大輕鴻毛昔日縫掖今方袍縫
掖方袍于本來面目應相似鏡中見影不見形
莫道昨非今乃是詩辭大衆人山去山月松風供
咸陟堂詩集卷之二 一

穩睡但願慧刀時在側不令鬚眉長埽地

贈梁海民

梁生兩眼晃如電憶昔與子始相見登堂一語發
真機使我老儒騁雄辯終朝旗鼓紛相當直至聞
聲不見面月出日入方休兵勝負未決終不平迦
文尼父大鼓掌何意得有蒼蠅聲從此與君成未
契眼中始識梁居士高論至今如昨日君未全非
我仍是是非君我不相知且道誰人先出世我
出世四十春今朝方卸頭上巾途窮舍車賃舟

鬚眉雖假面目真出逢親舊不識面故人熟視廻
車輪臨岐勸我入山去巖城關市多露塵請君棄
置勿復道此心草草難具陳低頭負米歸乎來眼
前豈有相知人

金茅山房讀書歌貽吳山帶

出遊五岳任兩足渴飲三湘便一腹名山歷盡能
幾時且住金茅茹山藪金茅山下茅半閒主人愛
客如愛山澹澹流水寫情性浮雲來往怡心顏我
來憐我太無學置書引客登高閣病夫耳目各爲

咸陟堂詩集卷之二

二

主不見精微見糟粕釋書三起謝古人揮手入山
種靈藥靈藥初芽合作九大珠小珠光錯落持來
照見古人心不令古人空寂寞

壽黃興岐

先生先子之所畏憶我爲兒始七歲大人抱我置
左膝隔坐與君論文字我時僅識之與無側耳靜
聽無謹呼上客騏驎笑相許豈知長大成蹇駘蹇
驢畏走三城道躑躅秋風嚼秋草故人相見驚相
識我漸就衰君已老我衰不足惜君老頭還黑交

遊半作乘車人諸生盡是文章伯先生兩眼大如箕世上紅塵污不得一日讀書能幾回山中甲子去復來詩書之外何有哉眼前窮達皆塵埃青兕爵丹砂杯爲君壽酌君醉飲此不得老日月重皚皚海水淺河水清美人更築黃金臺

答謝鄴門

謝君於我稱父執賤子今年過四十昨日別君穗城下短鬚參差冠岌岌今朝相見秋風裏兀突山僧擁高笠本來面目看未真須臾大笑轉成泣大

咸陟堂詩集卷二

三

笑空爾爲仲尼弟子稱開黎涕泣勿復道山上蓼莪山下草君親未報慙萬一仰首高天看白日白日天上轉浮雲眼中變自悔平生識字多祇能讀書不讀典一朝蹴踏虛空碎法王與我開方便爲報東山莫鳴鼓山僧有心良獨苦學道無成成亦老此身在世知無補

夜半颶風歌

天地巨若何許我生其中如稊黍天地窄胡偪側今宵無地安床席大風如椎椎大屋小風如鑊鑊

破壁壁間有人抱膝坐兩眼笑笑四腮黑床頭雨聲灌雙耳床脚水深盈百甓生衣濕透坐到乾眠且不能行豈得須臾水怪紛跳踉擁出潮頭高八尺居人火黑鬼火青前有長蛇後短蜮長蛇俟人豈知短蜮吹沙去無迹山僧老眼不忍見仰首高天空默默千家夜哭鷄犬靜滿地濕雲鐘磬寂鐘磬鐘磬如有靈願教打到上方日出下方晴

天然和尚七十頌

拙哉大撓作甲子不識太初與無始却教三萬六

咸陟堂詩集卷二

四

千日忙殺山僧希作佛豈知賢聖中所存一朝坐老天地根七十年前無此人衆人道假我道真七十年後稱壽者衆人道真我道假真假兩不知請問天人師今夕雷峰好輪月不異匡廬夜靜時

將入山畱別同學

我所之乃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山中何所有中有一室兩扉無四壁主人默坐萬山寂外有盤盤細路通檐隙我自能行人不識上有巉巖磊砢之奇石覆以千年之松百年之柏下有清泉晝夜流

瀟瀟大魚長尺半小魚長半尺山雨晴山雲闌雲
來無心去無迹山牕虛山月白一暈清光如太極
山中樂事言不悉我縱言之竟何益我去作居亭
君當後來客後來踐斯境要妙心自領君毋早來
早來僧未醒君毋晚來晚來山已暝君有行山有
徑君自呼山自應停君呼止君聽謂聲在呼還在
聽若云在呼應何聞云在聽者山自靜却笑巢許
愚洗耳臨清潁山風戛戛松開來山僧耳底無些
剩

咸陟堂詩集卷二

五

石琉璃歌貽劉子石

石乎石乎胡爾奇精英破混沌皮礫礫瑪瑙難
等夷良工剖作光琉璃忽如初日生海底萬象森
森見元始忽如素月懸當空千崕萬壑無異同忽
如玉壺貯冰雪冷照孤心消內熱又如碧落無纖
瑕虛空自轉金輪車石乎石乎何從得究竟本來
茫不識莫將石作琉璃觀莫將燈向琉璃覓燈石
本無無亦無無無亦無空卽色從君乞取入山去
大放光明照昏黑燃燈古佛笑眼開就中認取劉

于石

羣梅歌

野水斷橋下山路東風自來僧自去四望無人不
知處笑倚寒臯問枯樹枯樹欲枯枯不能化作前
溪一段冰相逢無語秘香色骨格神仙心老僧老
僧踏花如踏雪老僧見花如見月此時欲辯兩忘
言仰首高天搔白髮

送羅顯甫講學鐵城

山僧住山冷如水寒夜坐無衣被隔牕短燭分

咸陟堂詩集卷二

六

照人明發羅君戒行李問君行李能幾何重等須
彌輕過紙世人所有君獨無兩脚一肩行百里世
人所無君盡有九象五丁馱不起君昔讀書書笑
君蠹魚腹裏尋糠粃一朝糠粃發靈芽渾沌重生
聖賢死死者已死生者誰俗士得皮君得髓六經
放下無一言直向窮荒唱宗旨東西南北同此心
大道爲公應爾爾題詩寄語彼都人諦觀今日羅
夫子

送林四入楚

先生兩脚如轉磨行走日多少眠坐昨暮東來曉
西去路指祝融峰頂過祝融峰頂日高高野客山
中猶燭火先生大笑行出門八尺龍駒鳴駿駝謾
從去日計歸期看我蒲團穿幾個旁人借問客爲
誰答道今日此翁前日我

下山紀遊

咄咄怪事山僧忽作下山計出門咫尺忘西東迷
津覓路逢老翁老翁胡盧笑掩口兩脚疾行徐舉
手指予海日初出處便是山僧下山路朝從小漫

咸陟堂詩集卷二

七

來暮宿汀溪渚半曷孤僧迷去住老樹作風山作
雨暮宿汀溪渚朝上大夫山身如遊蟻行九盤十
步一息窮躋攀陟層巒登絕頂七尺閒身萬仞影
下方視我如螭蟻我視下方如坐井下高岑歷峻
坂蒼松蔭天無曉晚樵徑聞譚譚漸遠南山牧客
驅牛返牧客驅牛牛耳濕山僧出雲雲在笠千家
煙火石橋東青山一路沿溪入石橋橋邊逢老叟
於我先人稱畏友四十二年重到來蹉跎少壯成
衰醜相見驚相識知我行無力緩湯濯足安床席

大言小言紛刺刺西牕語未終東牕日已白夢去
是歸僧醒來仍作客歸僧作客無已時塵埃失却
真鬚斜出門岐路還路岐舊遊別作新相知君家
兄弟多好道今昔結交非草草海門風雨僧初到
野寺吟詩見懷抱君作主中賓我作賓中主同是
住山人知我下山故山僧十日不歸去饑殺山中
大鼯鼠乞取市門米煮用市門水擔泉負米歸乎
來折脚鎔邊冷煙起飯熟誰當吃飯人山中自諳
山中味

咸陟堂詩集卷二

八

病中示諸子

怪矣哉怪矣哉一團血肉辭母胎四大假合成百
骸饑食渴飲量腹該長衣短褐稱體裁生老病死
相牽推胡然衰醜胡嬰孩四十二年寒冷灰會爲
猛火燒靈臺靈臺火滅歸山隈山門十日九不開
終朝運水還搬柴放下擔子眠堆堆日之夕矣筋
力頽旦吟暮呻聲喧喧良朋相念爭相猜問我痛
癢何處來病僧欲語中徘徊諸公諦聽毋深駭要
知痛癢何處來直須死過翻身回怪矣哉怪矣哉

要知痛癢何處來直須死過翻身回

西水歌

生願食西江米不願飲西江水西江米多實我腹
西江水多沒我屋我屋住山猶是可我屋住溪淹
殺我大陸沈大陸沈秋雨淫淫秋水深水深過脛
漫却官田十千頃水深至領舟楫交加車馬靜水
深滅頂四野無人煙火冷老蛙行出海大魚八枯
井回頭相視失聲色大笑乾坤成陷阱問君笑胡
爲爾山僧昨暮下山來鐵船獨渡空江水前浪拍
咸陟堂詩集卷二 九
船頭後浪拍船尾尾橈直入水晶宮無限魚蝦跳
成古

遊石碣山作

山僧住山今老朽逢人說山不去口從前所聞見
則否過眼一過爲芻狗何如此山世希有一幅雲
林好心手周遭方廣盈十畝土肥泉滑峰稜瘦中
有天地外無漏山光水光晝復晝兩雨石樓如老
叟大者兀坐小回首大樓之左小樓右長松低枝
與石鬬衆石偃僂若奔獸前行麋鹿後猿猱聚爲

月窟豐其蔀仰首窺天通石腴散爲玉衡布星斗
橫數八八縱九九路斷不斷見遺構有聲無聲獅
子吼相傳古寺廢已久殘碑半缺成蝌蚪殿角生
塵佛面醜圓鏡當中無淨垢入門頂禮還抖擻踏
破前人舊窠臼歸來大笑別良友此山取作逋逃
藪君心我心無避就終當去去去莫後把茅蓋頭
甕遮牖坐斷雲根觀遠岫不信名山有神守管取
洞天歸兩肘君不見藏山于澤未爲固夜半有力
負之走竊負而逃逃者誰字曰跡刪名曰鷲

咸陟堂詩集卷二

十

贈謝鄴門五十一詩

坐中飲酒浮大白聽我山僧歌一拍欲撫仕毋識
字要落魄作詞客君不見里中黃口附青雲堂上
主人生白髮借問主人姓氏誰昔之大謝今大兒
生來鑿破混沌竅無端下筆能吟詩眼前作者少
滿意與我先世稱相知先世知君非一日臨老結
交交更密我爲兒時君作賓名分凜凜如叔姪大
人指君爲我言此是而翁老膠漆我常側耳聞高
談八牕四壁生煙嵐我常披卷讀佳句恍如孤月

明秋潭當時記憶十八九至今脫誤無二三始知
往事那可道少壯漸衰衰復老更無面目干權貴
祇有詩篇供潦倒我去爲僧君灌園驢背相逢休
草草草草相逢能幾回海門春色去還來置將世
上難成事罄取尊前未罄杯主人既盡杯中物狂
子狂歌歌未畢我年四十二君年五十一從前歲
月可奈何剩有空文歸石室得意失意祇自知羞
與時人較名實彈我雍門琴操君齊客瑟莫更覓
知音斷鼻今無質夢待濁河清龍門流汨汨但願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七

年年月月日日飲酒時盡如今年今月與今日就
中認取主人翁當尊相見無相失

廬墓歌

君不見東鄰有子早當路老大還鄉失墳墓君不
見西鄰富兒作商去封樹無情宿煙霧從來至性
多賤貧豈必揚名方顯親癡人癡絕良可嘆名利
教子還教人一朝眼光瞥墮地骨肉相視如越秦
何如南山老孝子廬墓三年不見齒秋霜春露感
至今眼血全枯心半死今年寒食復明年餅中無

酒囊無錢羞以山薇酌澗水白茅藉地爲几筵誰
家椎牛祭新鬼山前山後羅管絃紛紛車馬盈廣
陌塵埃不見陵上柏攀柏孤兒泣向隅問取姓名
云不憶道人出世未出家萊衣上著僧袈裟出門
負米歸不卽路逢蒿里生咨嗟揖君借問家何處
俯首沉吟淚如雨荒原客散子規啼斜日在山風
在樹因君念我泉下人大聲問天天不語

贈羅煉師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七

大人先生生何年乃在無始之始先天之先塵塵
刹刹萬萬古天荒地老神獨全中間要妙言不傳
我縱言之玄又玄宇宙廣廣人處一焉生人林林
公處一焉四大假合二氣循環凡夫百歲如土偶
嬰兒十月成金仙當知前日羅先生乃無極老翁
之鼻祖今日羅先生乃無極老翁之兒孫兒孫落
地持門戶自關玄風建旗鼓讀書只讀五千言悟
後明明無一語柱下翁函關吏異世同堂應見許
何况聖人在東魯在西土亦應著眼交相覷先生
得訣早歸來萬象森森日亭午靈臺雙闕迴霄垓

玄化重門鎖風雨未雨何龍不風何虎却笑頑仙
守三十五年一握九還丹達者視之如腐鼠豈知
大藥有真傳本來妙道無今古長生學就卽無生
元氣養成爲氣母道人本是道中人少壯蹉跎今
晚暮底事無成奈若何日夕空山坐枯樹樹頭老
眼難見人眼中之人道中靈年來始識羅先生一
日相知兩相慕如公方是學仙人嗤殺秦皇與漢
武

李廣文蒼水招遊長樂畱別山中諸子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三

吾儕生而有志在四方胡越秦楚同一堂盛年負
劍去鄉國縱橫八荒周五岳君不見席不暇煖突
不黔千秋萬古稱聖賢我生恨不逢二子負書擔
囊隨驥尾騏驎踟躕同驚駘老死樞下真可哀故
人知我愛遊走遠札招邀來谷口谷口秋高瓜滿
園思量窮老終閉門今朝名山興無那東行路打
羅浮過羅浮仙人爲葛洪相逢別去何忽忽臨岐
贈我雙白鶴千里高飛到長樂到時九月秋正寒
主人首宿供盤餐飽食登高縱歸目回首故山見

茅屋茅屋中間有阿誰因風寄語遙相思嗟哉人
生豈得長縻聚白日西馳水東去去矣乎去矣乎
天生我輩無賢愚聖賢不學皆凡夫凡夫聖賢何
所學覺卽不迷迷不覺一朝臭腐化神奇典墳丘
索成糟粕我今垂出門安知行路難百里半九十
前路何漫漫但須另刮一雙目別來三日還相看

望羅浮

我聞羅浮之山其高如高人從來可望不可親又
如神仙在煙霧招之不去麾不去昨日下午山時山

咸陟堂詩集

卷二

四

翁送我臨岐路囑我登羅浮記取朱明一杯土中
有六蝴蝶厥名小鳳凰兩翅如車輪文彩不可當
更有龍蔥青琅玕葉上有符符有光小蟲作篆比
蒼頡或直或曲或短長飛來五色鳥習習成文章
青玄赤白分四方黃者爲主居中央種種勝妙難
具詳歸來舉似毋相忘我聞山翁語諾諾心相許
昨暮從西來今朝復東去分明羅浮在眼前水急
山高雲不駐山靈笑我來何遲報語山靈毋我嗤
鐵橋明月倘相待廻舟更與葛洪期山翁有諾不

可負肯放羅浮空手歸

過藍關謁韓文公廟

我昔讀書至原道眼中有儒無佛老孔門兒孫爭
吐氣烈日當空長景杲後來更讀潮州韓廟碑始
知蒼山老子不吾欺道濟溺文起衰古人可作非
公誰當年天子崇佛氏騎馬雞棲上封事批龍鱗
履虎尾等榮辱齊生死自斷投荒不復還一路行
吟八千里至人履險如履夷眼前直道平如砥何
有於秦嶺雲藍關雪淒涼獨灑窮途淚嗚呼噫唏

感陟堂詩集卷二

三

三五

我知之矣孤臣去國兮誓忘家天路險難兮不可
至望帝鄉兮雲中範馳驅兮荒裔靈均九辨有同
情平子四愁應不二今來古廟枕寒巖松樹森陰
不知歲秋風入松作山雨前路行人去知水我問
行路人誰是公知已當年祗有鯉潭魚不畏天王
畏刺史路人問我誰舊是尼山門弟子方袍高笠
胡來哉稽顙再拜汗先泚我公聰明見肝膽天人
默默應相契過門正好畱永別登堂不用作胡禮

除夕歌

蠟燭一寸長照我萬古心人壽不得如天地何況

天地終湮沉今年舍我去者三百六十日去日之
日來日之日儵忽往還成古今古今古轉相迫
大地茫茫同作客當前錯過驩莫追西方未明東
方白人人盡道明日是明年忘却今年今月今日
與今夕今夕云何歲月無多膏火自煎燦金石潛
銷磨一元十二會剝那還剝那剝那剝那更得
時乎時乎胡可失北風吹霜疾如箭犁星既沒水
生骨東鄰沽酒守庚申南舍焚香祠太一山翁不

感陟堂詩集卷二

六

三五

知老將至曲枕右肱舒左膝天雞啼破夢中春一
道神光生白室大聲喚起隔年人此時正是臘月
三十日

贈惟實師

三歲小兒也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斯言勸破天
下人謾向顛毛爭白黑惟公老矣胡爲哉眼如古
佛心嬰孩自誇筋力過少壯一日下山能幾回下
山相問何從去撻蓬獨與骷髏語有時聚火煨泥
牛卓午燒泉散行路往還十日九帶星入門洗脚

翻金經冷鐘冷磬破牆壁世人兩耳不得聽我聞
當今大禪宿滿口狐涎水澆澆何如此公踏實地
慧且不修寧有福山僧憶昨四年前星星短髮垂
兩肩與公相見發大笑腐儒亦復談枯禪須臾天
昏風雨惡頭上烏紗吹折角髮長世短可憐生善
來比丘緣剝落咄哉往事勿復云眼前有道不可
聞看公却似山中月我作長天一片雲片雲明月
何曾隔公在山南我山北但願長從老趙州庭前
勘取孤生柏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七

送李蒼水主教化州

廣文先生清灑灑官冷心閒身未暇手提木鐸出
蓬蒿去年東去今西下重來別路兩經秋正仙空
林初解夏道旁車笠禿相送班荆舊是同遊者憶
昨齊昌一訪君半載山癯寄官舍春風三月送歸
僧夢裏昔遊如昨夜人生離合會有時勿惜爲君
重勸駕殷勤次第說官程四坐相看莫相訝西南
一路入高涼平原道直澄川瀉隻輪車上青油繡
穩坐看山如廣廈到時日暮宿郵亭四野孤烟起

桑柘諸生束帶出郭迎明發齋夫催上馬入門高
坐講道德二帝三王無五霸上農播種下農穫莫
誤糠粃作良稼大儒出矣小儒鳴安事詩書興教
化聞君早得如意珠一顆圓明大無價今來賣與
辦州兒因象離朱難假借山僧拭目幾回看臨岐
休說無生話祇憑寄語彼都人罄取頑金歸大冶
當知今日李先生也向東林會結社

留別諸子歸耕西寧作

居不願武陵谿谿下宅秦人已被漁郎識食不願首

咸陟堂詩集

卷二

太

三

陽山上薇夷叔先我曾忍饑從前轍跡不足蹈出
門四顧將焉歸太行之高群羊牧其巔洞庭之深
魚熬潛其淵石室宛委外人不得入獼猴聚族長
子孫於其間天地之大既方且圓盡人授宅還授
田豈無百畝還一廛假我暫住終餘年餘年百歲
能幾許一身七尺如和黍冬日嚴寒夏蒸暑海水
多風山多雨塵埃逼塞境四堵幾欲奮飛無六羽
別君去去何所乃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上無
堯君下無巢許居此之處誰與處贈君不能君自

取君自取來何時君不來長相思羅山旁瀧水涯
山有木兮屋有椽照有管兮梳有衣頑金出礦成
鐵基黃犢三歲能負犁耕田而食得不饑抱甕一
日灌百畦瓜蔬自摘還自炊萬事具足如取携我
之樂矣君未知君未知姑妄言之妄聽之

屈翁山歸自金陵予將入瀧水賦贈

君不見至人有身無四大乘風穩踞溟鵬背下覽
九州如歷塊朝發越裳暮燕代君不見至人善行
不任足馳驅直入蝸牛角縱橫遊說蠻與觸三軍

咸陟堂詩集卷二

元

解甲輿脫輻斯人人耳無大奇致虛守靜如伏雌
中間真宰微乎微神出鬼沒不可知去年盡室吳
江去江邊欲與鴟夷住高堂有母生喜懼自刺繡
舟出煙霧歸來重理漉酒市黃花彩服參差新炙
雞秉燭招比鄰黑貂貫過牆頭春興來起舞醉無
力舉觴遍告座中客此身有母難許國自作散儒
深可惜深可惜未忍聞長歌短曲聊和君明朝我
向瀧西隱世事悠悠勿復云

過羚羊峽

上峽上峽行不休一夫力挽千鈞舟船頭刺篙後
搖櫓長檣短纜柔如組牂牁乃是百谷王端水作
腹瀧水腸兼山習坎爲束峽譬則咽喉司吐納昨
宵峽口聞風雷耳長目短心先駭今朝峽中豁煙
霧山色水聲渾不住此時此景堪語誰當境不覺
旁得之上如龍伯大人撫長劍截取方輿作天塹
下如任國公子垂鉅竿坐臨砥柱觀狂瀾前如五
丁鑿破蠶叢道金牛奔入西山草後如祖龍東而
揮神鞭衆石俯首爭相先左如維摩一榻一方丈

咸陟堂詩集卷二

三

金毛獅子紛相向後如陀羅千手千芙蓉三十二
相填虛空入如有窮射天彈九日葦屋宵中見管
室出如瞿曇夜半覩明星扶桑浴日天雞鳴天雞
鳴我當去行遍千山萬山路順風順水下峽船相
逢莫問曾經處行路難行路難莫難於瞿塘之灘
湏何如羚羊古峽徹底清照見行人不知數行人
照水水照人形影奔波漫相遇當從舊路復歸來
石出水枯山骨露順流東下會有時回首喚山與

山語

麥子滋莊門外有樹經冬不凋至春脫落名

日杓春木戲題以詩

瀧西雨雪寒羈孤靜觀物理知盈虛特來問取滋
莊去門前有樹青陰敷凌寒獨立見天倪高枝
葉深根株拳攀屈曲遠繩墨匠石不顧樵不蘇何
由得此老古樸豈是散木還大樗主人云是杓春
木當春落葉冬生莠不宜城市宜山谷多生盤石
嫌汙汚我聞斯語深歎息草木何智人何愚宇宙
之大含萬有繁華零落皆虛無至人槁心若槁木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主

七

送僧再參天目

盡天上日月星辰作雙目覷不破當今諸方老者
宿盡大地風雲雷電隨兩足遊不遍天下名山陵
與谷何如瞎驢開眼見主賓跋象橫行無背觸老
師老矣胡爲哉十年兩度參天目當時親見作家

送吳孝廉北上

來教餐胡餅因中毒至今吞吐總無端恰是桃花
正開梅子熟無絃琴在憶鍾期未惜腰包重結束
一片孤雲萬里風直上高峰倚竿木等閒會計草
雖錢六六原來三十六去時春載陽歸來秋已肅
鐵牛渡海喫鐵鞭金翅摩空啄金粟中間不隔一
毫端圓是蒲團方曲衆我本山中人還山有茅屋
年年盡送渡江僧頑石明知不是玉但願獨坐飛
雲峰頂待師回自把一枝無孔笛吹無字曲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主

七

我生不能走馬黃金臺年年送客空歸來舊遊通
籍十八九天閑出廐嗤駑駘微言欲贈不足道舍
毫伸紙胡爲哉今朝更送吳公子輕舟曉發南風
駛舟中有物能自鳴匣裏雙龍光照水斗邊夜氣
通紫垣天路迢迢八千里當今薄海方太平縱橫
八極無戰爭馬上吟詩向燕甸渡江漸次涼飈生
旂亭沽酒對三畧醒前醉後高談兵此日聖人思
頗牧得士如君一已足臨軒日策三千言據鞍射
取摩天鵠從來世眼重科名何妨一第驚流俗野

老旁觀知爲誰歸來聊拭山中目

送鄭詞輝孝廉北上

憶昨與君相見時參差短鬢如青絲壯心一日三
上馬酒酣肝膽逢人寫幕府從容借箸籌詩共
上臨江樓時取床頭三尺鐵四手摩挲兩心熱功
名自斷圖凌煙滿堂賓客私相憐須臾別來各殊
世城市山林自爲計天南雪後花正開神魚撥浪
隨風雷逸足追風雷不住一朝挾策出門去道旁
餞送多嘉賓車蓋雜踏風吹塵獨有羅浮山上客

咸陽堂詩集卷二

三

三

岐路相逢莫相識故人下馬爲班荆前川日夕君
當行畱君坐到津頭月世事茫茫勿重說人生遇
合會有時我雖不語君應知微言欲贈難草草得
意歸來爲君道

白蓮花歌

君不見太嶽萬仞之孤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并州
剪刀太犀利截取靈根下平地無端化作姑射仙
水競玉立何卓然忽如高人倚長劍三尺霜花明
澈澹忽如洛浦鳴珮璫凌波襪底風吹香忽如屬

國臥冰雪玉門歸去持空節從來太素渥不緇泥
塗驗取光離離蜜蠶蝴蝶太無謂終日尋香不知
味老夫愛花今白頭兒童拍手笑不休拾將花片
各歸去坳堂爭放采蓮舟

羅母祝辭

笙歌滿室賓滿堂錦繡纂組立以黃嘉餽旨酒克
圓方母壽子貴悅且康豐功偉烈爲顯揚黃麻墨
敕天語香欄斑朱紫紛趨踰雲初簪笏隨鶴行世
人慕此中若狂一拜一祝一舉觴衆口共舌如鼓

咸陽堂詩集卷二

三

三

黃阿母大笑不肯當賤子歷位陳荒唐四座聽者
胥望洋三閒茆屋半畝桑日暮蠶績朝提筐黃齏
赤米親烹湘青松白石歲月長子孫賢聖母體強
男婚女嫁樂未央人生得此匪尋常請爲母歌歌
無疆願母壽齊三光令子秉德如圭璋三公不易
寧韞藏阿母聞歌出中房爲我飲酒浮巨觥舉手
揖客聽無忘此子出言言有章

畱別同學諸子

初別君齊昌去再別君瀧西住去年拕杖入羅浮

今年渡海隨煙霧遠別四五回暫別不知數人生
離合能幾何何兄衰年各岐路岐路今年憶去年
多謝長篇還短篇尋思畱語與君別當時道盡今
茫然不可說不可說重陽九日黃花發西風吹轉
隻輪輕直到南溟見孤月

渡海歌

天地之大夫如何諦觀滄海成巨羅垂雲大翼駕
與鵝乘風巨艦機中梭蛟龍戲水蛇旋渦江豚拜
浪豕涉波我生七尺胡足多聚散殊轉風中荷今

咸陽堂詩集

卷二

三

三

朝渡海天氣和柔風吹席行蹉跎天空海闊無復
他眼前有景不得歌滄波極目殊山河朱明回首
荒煙蘿登高望遠無斧柯老眼一日三摩挲白雲
縹緲山嵯峨東鳥西匿虛陽戈終朝形役暮則那
停舟見月揚纖蛾古鏡出匣塵未磨微光照客寢
復叱三更隔水聞枯螺千家海市枕靈鼉曉來登
岬人肩摩風景恍惚曾經過天涯走殺老頭陀江
邊笑倒春夢婆呵呵天涯走殺老頭陀江邊笑
倒春夢婆

打春牛歌三闕

海南無雪耕稼宜冬耨夏獲嘗先時青苗遍野春
未及田家洗脚休鉉基次第東風動芳草農忙農
閒儂自知今年元正好風日有酒不飲空復爲舉
杯相勸醉歸去明日立春還爾期一闕春牛白春
牛黑朝往城南暮城北春牛瘠春牛肥昨日東郊
今日西二闕彩鞭三尺五色絲衆手打牛牛負犁
方相前導蒙熊皮長官後殿饒威儀玉駟蹀躞行
且嘶風輕紫陌揚旌旂道旁觀者誰與誰八十老
咸陽堂詩集

卷二

三

三

翁三歲兒衆中熟視牛焉之隙駒野馬紛交馳遠
城三匝歸乎來慎勿近前官吏答三闕

石鐘鼓歌

并引

多異一山爲會同絕勝中饒怪石有聲有
響有形有象未遇知音視等頑石埋沒榛
莽自開闢至今禪者玄達渡嶺南歸結菴
其下已二十載朝夕扣擊聲振山谷癸亥
春予偶來遊拉往觀聽三石兀然或類或
仰應手有聲聲如靈壁盤桓久之風雨交

作下山薄暮因述問答機緣作爲此歌

山菴有鐘復有鼓厥聲可聞不可覩我來欲借一
回看問取靈泉老菴主主人手執須彌椎共上千
峰萬峰去分明三片頑石頭覩面相逢能解語喧
呖鎗輪盈虛空老樹作風山作雨風從何起雨何
來萬籟消聲自終古鐘未鳴鼓未響燈籠觸露柱
鐘乍鳴鼓乍響狸奴與白牯鐘不鳴鼓不響木人
逢石女千里相逢休錯舉扣石三聲君自取

甲子立春日奉觀音大士登海潮巖夜宿巖

咸陟堂詩集卷二

三

中設賦一章

天空海濶巖岫迴雲開月落鐘磬冷夜長燭短光
搖搖不見孤僧見孤影普陀老子丈六身伽黎瓔
珞金光炳天龍擁出萬山中師王踞坐羣峰頂一
朝頑石爭點頭萬古江山闢靈境笑殺羅浮老古
錐鐵鉢分身遙赴請蒲團坐破草屨穿西與人閒
成話柄無端踏上最高峰側耳潮音發深省長伸
兩脚得安眠直到紅輪出東嶺無手人提毒鼓鳴
無耳石人心自領借問下方開未開昨宵誰夢覺

誰醒

寓龍池菴日顯師以風雅相質贈此以廣其

志

讀書萬卷無一得尋行數墨知何益丈夫恥作文
字禪怕與時人號詩伯不見黃梅春米盧胸中一
字全不識腰閒石爛骨皮穿倩人夜半書廊壁祖
翁田地坦坦平兒孫莫更栽荆棘我在羅浮古洞
來蒲團坐老青山色焚盡詩書始出門門前大道
如弦直南行取路過龍池龍池之水清且碧春風

咸陟堂詩集卷二

天

三

苗菴次第花赤梢鯉魚長八尺眼中明月奪鯨鯢
夜光照見池頭客相逢知我老詩僧捨却摩尼問
沙磔笑傾栲栳擲還君莫昧圓明綴衣袂振轉前
車戒後車少壯及時須努力漢破災蒙未了緣斬
斷葛藤千七百老僧拭目池上看雨似盤傾雷霹
靂金鱗透網出重關方笑蠹魚心眼窄

歸自珠崖過鐵城作行路難貽諸子

昔我來流火月今我來小春節昔我來桐花結今
我來梅始發昔我來尚炎熱今我來天雨雪晝夜

如轉環日月互明滅草木自榮枯寒暑無停轍相逢能幾時忍作三年別三年一別一無成往事蹉跎爲君說爲君說請勿謹聽我長歌行路難行路之難莫難於高涼九折之長坂珠崖萬里之狂瀾陸乘隻輪車輾轉熾且藉黃埃壅周道荆棘上參天虬蛇竄林莽猛虎狙伏俟人餐涉潺湲陟巘岈南行白月至黑月始聞波濤洶湧於暮雲遠樹之間山窮水盡見島嶼我欲奮飛無六羽舟人招手上方舟挂帆遙發隨煙霧大浪如雪山小浪如鐘

咸陽堂詩集

卷二

元

簾波斯躍出水晶宮無限魚蝦相對語笑我住山人却與波臣遇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天空海闊行便行野鶴閒雲住非住來去本無心見聞俱不取快矣哉快矣哉三年行脚今歸來擬返朱明洞天去舊時茅屋荒蒼苔林間過夏謝賓客雪時遠興尋宗雷香山之山南海水彷彿珠崖無遠邇鐵船到峴見鐵城五桂差戟如五指老僧老眼未分明策起蒼毛識鄉里里中人誰家子昔年未識今齊齒青青者絲何當白髮垂兩耳一則以懼一

則以喜踉蹌赤脚登堦屺故人恕我大無禮知我遠方爲我居行李無物可相遺無言能舉似行路難聊復爾五嶽明年事遠遊重來願行長如此

贈黃元祥中祕

高歌飲酒須盛年四座未醉翁醺然請與吾翁論經濟少壯巖踈老微細始知識力相乘除外邊不足中有餘顛毛豁盡齒牙脫胸中饒有真詩書詩書不是空文字風雨晦冥皆正氣萬古端州一片雲逼塞孤臣方寸地五羊城邊垂釣翁曾識西方

咸陽堂詩集

卷二

三

隆阜公穆天去後無消息惟畱八駿長嘶風風高天野秋光早散誕天閑隨水草產得龍駒腹有文取次鸞騰慰衰老老翁事事不如人止有耳目聞見新逢場笑倒笑還起撲折一角林宗巾問翁笑笑胡爾爲欲語不語人知稀女子不嫁嫁已畢於陵竊鈇黠采薇江河日下長如此河水待清人壽幾分明記得少陵詩眼中之人吾老矣

贈陸天士

男兒讀書委窮達老大無成非所惜陸生豈是貧

賤人離亂他鄉聊寄跡朝煙仰給管城君春田耕
破端谿石菜根細嚼牙齒香銅片不嫌頭髮白胸
中涇渭自分明眼前歲月隨拋擲甲子從頭數至
今清風明月長爲客孟光不厭伯鸞貧牛衣對掩
王章宅夜半蓬牕燈火青萬卷牙籤伴刀尺時人
要識高士家請聽書聲兼紡績陸生陸生如命何
聽我山翁歌一拍皇天不負苦心人相勸及時須
努力盈虛消息會有時搔首衡門看潮汐

漁人得巨鼈鬻於市贖而放之戲爲此詩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三

五

我生不樂逢伏義綱罟旣設發殺機潛雖伏矣身
亦危絕流竭澤靡孑遺魚蝦蟹蛤由取攜朝市晚
市肩相擠中有巨物非等夷狀類覆釜圓管箕縮
頂帖尾蒙繁維捨身判命供烹炊市人過之咸采
頤磨刀霍霍爭先施垂手入庖僧所稀偶來乍見
心酸悲諦觀乃是大鼈龜脫淵失水蟲螭欺大似
大人罹世羈壯志消磨神力衰揚科吐氣今低垂
大聲疾呼天不知丹砂可點金可揮爲君聊作續
命絲施勞伐善吾豈爲相憐同病須同歸世人所

重毛與皮穹窿軀壳徒支離五管在背噪在肌介
而不武頑且癡不堪鑽灼通幽微吉凶悔吝慙先
幾隨波逐浪能幾時俯首聽命于造物之小兒非
不朽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故棄之

送李生之楚從軍因寄梁騰虎

有策不肯干諸侯有腰不願逢督郵此公只合老
瞢下早年當去今當留頭上纓雄冠腰閒懸劍綬
借問誰家兒恐是漢時飛將唐藥師同室有鬪民
殿屎李生李生行莫遲擊楫過三湘振衣登九疑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三

五

道遇梁騰虎謂我遙相思寄言兵者是凶器聖人
不得已而後用之

題百鹿圖爲陳母程太君壽

賴珽寫鹿工寫真天形物態通精神揮毫伸紙奪
造化駢跼蹴角來牲牲數之滿百不滿百紛紛盡
是旁觀人或時見首不見尾或藏首尾微露身或
依林隙就水草或呈半體全體均或陟岑巖或幽
谷或磨老樹或溪濱或寢或叱類以聚或群或友
情相親睂毛頭角分物色瑣細臚列難具陳蒼松

翠栢不知老參天際地蟠深根上有欽崙崩之
奇峰下有參差歷陸之文茵耀以百花之錦覆以
五色之雲倚眼視之如陽燄之野馬識者寶之爲
什襲之家珍裝潢索我一題讚披圖眩目光鱗鱗
問我何所見問我何所聞我實見所見我實聞所
聞廣寧城中有佳士元龍仲舉堪等倫北堂壽母
程氏子淵源伊洛德日新著雍之臘望五日壽添
八八懸帨辰膝下儒冠魯縫掖堦前蘭桂流芳芬
麻姑獻酒雙成舞金桃火棗羅縠紛圖中百鹿侑
咸陟堂詩集卷二
重

康爵呦呦鳴和來嘉賓銜芝幸舞誠殷勤畫圖換
取絲與綸百福百祿蟹然臻一拜一祝聊爾云山
人落筆爲引伸區區竊比華封人願母壽億千春
眼見紫茸解角三變白坐看青海水淺揚紅塵

咸陟堂詩集卷之三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七言古二

贈陳屏甫

爲僧不能成佛祖圓頂方袍安足數儒不作聖玄
不仙章縫鶴氅空徒然何如居士現身說火裏蓮
花波裏月男兒出世不出家身雖城市心煙霞長
生換取無生義一日心空看及第自稱了事老凡
夫不繙不羽不簪帶三教聖人管不到兄弟一門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一

胥好道埽室時翻貝葉文晨鐘晚磬聲相聞青蚨
散取布金地十字街頭作佛事事佛仍推屋上烏
從師拾得衣中珠衣珠拾得逢人賣誓度有情歸
淨界憶我初從海上來東林偶入知宗雷侍兒機
子求剃度多謝檀那爲證據大心未了現生緣今
朝弧矢還高懸壽佛破顏開口笑笑道此翁正英
妙座客誰知古佛心山僧欲語終沉吟提起數珠
一百八請君會取無生法

送關廣文典教瓊山

遊不必京華仕不必臺閣君不見仲尼欲浮海子

與勸擊柝男兒生不逢孔孟在鄒魯忍使昔聖今

賢終寂寞出身但願作儒官振起頽風返淳樸一

朝筮仕初得心不憚乘桴徇木鐸珠璣去鄉二千

里白浪如山天一角大鵬奮翼徙南溟回首蓬蒿

笑蜩鴳到時桃李花正妍獨擁皋比陳絕學談經

論義羞雷同直指先天覺後覺圖中一畫見天心

紙上六經皆註脚申韓功利等糞壤漢儒章句仍

糟粕諸生側耳聞未聞薄海同風爭拔濯彼都賢

咸陟堂詩集卷三

二

哲曾聞生文采風流今似昨如海忠介之骨骸丘
文莊之淹博當年文獻未墜地好與時賢興禮樂
刺桐開木棉落城南更與諸生約椰子漿清可酌
檳榔花香可嚼舞雩歸詠春正佳到處東風似鄉
國莫道廣文貧儒門原澹泊莫道廣文卑閒官無
束縛揮手重相期勿復悵離索昔年此地我曾遊
海濶天空縱行樂別無一物貯空囊祇有清風滿
歸橐世外閒人似貴人千里一堂同作畧長官不
比老僧貧常祿猶堪支負郭採囊剩有一錢看笑

殺山中老饑雀

送李方水典教臨皋

有母倚門孫遠勝男兒俯仰事未畢老兄去作宦
遊人山僧又是參方日曾聞儒者戒遠遊胡爲孔
孟終周流古來賢聖且如此我輩豈得長淹留吾
家更有陳公案不見新州賣柴漢自從獼猴入黃
梅引得兒孫恩愛斷堂中竹熟熟枕鳴一飽各自
東西行老兄選官予選佛豈效兒女牽癡情癡情
決絕孤琴怕無絃一曲知音少不道珠嵎道里賒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三

送林梅邨解元

立身須作第一人學佛當觀第一義丈夫聖諦且
不爲選官選佛應無異林君名字天下聞賢書首
薦稱人瑞文章於爾但批糠傳入長安曾紙貴豈
知妙道中所存明鏡當空無一字六年兩度上金

臺世路無人知國士上元甲子三階平黃河見底

麒麟至大人利見會有時看君出疆還載質輕車

熟道早登程萬里風雲若平地去時嶺上花正開

到日皇州花下醉春風得意遠相聞山中笑殺無

名氏老僧老矣不出門吟詩送客無佳思岐路因

君贈一言却恐貴人多忘記休忘記優作南宮第

一人更有人間第一事

初入鼎湖賦事

羶羊峽束荆荆注群峰闔闔如門戶霧蒸霞蔚慶

咸陟堂詩集卷三 四

雲深龍降虎伏師王蹕相聞邃古軒轅翁此地曾

來開鼓鑄範成神鼎卽登遐畱與空王作常伴雲

頂老人手眼高開闢恰當無佛處一區金地萬山

中丹梯鎖斷紅塵路鐘磬出林天籟空松杉匝地

秋聲聚磴轉羊腸過九迴石橫虹影凡三度芭屨

踏破嶺頭雲鐵鉢僂探石中乳隔山隱隱有人聲

舉頭乍與孤僧遇手攜杖笠摘茶回相呼相喚同

歸去白犬林閒不吠人玄豹山中方澤霧三堂寂

歷四門開百萬入天擁調御孤峰頂上鐵浮屠多

寶莊嚴萬德具七層六面一燈燈燈相映交回
互天花天樂下香臺設利流輝遍瞻部夜來寶鏡
出匣光高挂東山無影樹一時龍象斫額看爭向
指中尋顧兔無端笑倒老瞿曇直下金輪行七步
大家稽首大法王不辨龍蛇與緇素歸堂坐愛月
孤明板響鐘鳴天又曙起來却與老僧期策杖前
峰觀瀑布水簾朝捲風雨生石髮晴梳魚蛤露坐
久不知雲出門百衲驚寒毛髮豎山窮水盡悄無
人側耳如聞隔谿語絕壁聞聲不可尋斷崖欲度

咸陽堂詩集卷三

五

難飛渡攀藤直上最高峰始會蒲團好安措半閒
雲住半閒僧品字柴頭三椽茅山僧久擬謝塵緣
是處真堪送衰暮自信貧兒免盜憎薄福不消神
鬼護但須半把茅蓋頭誓不因人求解悟歸來舉
似阿闍黎多謝山中好鹽醅願將骨董換空拳拚
與人張雜貨舖

贈張秩咨

閉門天光井底黑出門路多塵通側塵中走殺風
馬牛覩面相逢莫相識十字街頭冷眼看齊國於

陵稱巨擘自誇學究會談禪不似經生數行墨五
十長齋不出家慣向肉邊尋菜喫明明一個魯諸
生被人喚作優婆塞憶昔與君俱盛年吟詩壓倒
元與白參差馬齒媿稱兄潦倒錫壇過半百當時
揮手各西東十載生涯分主客腐儒幾赴選官場
山僧直入無生國後來原是過來人禿却金烏無
處覓壯心未遂勿復云底事無成深可惜舊年不
覺又新年元旦纔過又元夕燈市看看月正圓現
成一句真消息張拙秀才知不知花開但借東風

咸陽堂詩集卷三

六

送琴僧歸里

高僧白髮垂兩耳手抱朱絃古焦尾自言能作水
仙操知音止有連成子去年爲客穩城西大聲壓
倒城與市燈籠露柱暗點頭盲龜跛驚生歡喜我
住山中少到城焉知世界大如此聞名却恨識翁
遲相見匆匆空復爾下榻張琴未及彈明發扁舟
戒行李孤燈話到定鐘鳴中庭片月照衣被匣中
枯木解龍吟笑我癡聾難舉似臨岐珍重老師公

大笑抱琴歸故里當年我亦審音人老來失却無
名指無絃挂壁寂無聲覩面相逢良有以夜深開
匣共商量一曲南薰清且駛歸來高踞萬山頭別
後相思在流水

贈吳在野

山僧亦是湖海客年過半百頭半白出家未辦草
屨錢煙水百城參未得最羨先生兩脚輕朝返江
南暮江北從來富貴不足多多君受福戢且那世
途險巇山嶮峨輕車熟道無輾軻長江天塹汜與

咸陟堂詩集卷三

二

沲扁舟破浪如輕梭大人行樂樂奈何輜車百萬
牛馬馱還家寄傲深煙蘿笑我行脚空踉蹌願隨
仙人張志和釣竿詩卷青箬簑與君相伴終婆娑
胡爲乎瞻風撥草徒波波

送王晉子孝廉

珠崖南望天水連四州十縣凌蒼煙山川雲物鍾
南偏地靈人傑佳氣駢丘公海公相後先千秋事
業垂丹鉛定安宗伯稱比肩文章道德無輕軒後
來繼起多象賢風流儒雅何翩翩君家奕世科名

聯趨庭家學推淵源雄才挺出牛女躔讀書萬卷
超言詮藻思逸韻如湧泉弱毫躍躍多所宣文成
萬選誇青錢一朝姓字人爭傳金鞍白馬跨錦韉
鹿鳴宴罷先著鞭朝辭五嶺暮幽燕看花直到金
臺邊傾城餞餞車駢闐歌唱徹還管絃天風吹
上孝廉船珠江日出錦帆懸道旁觀者爭垂涎男
兒得志非偶然舊遊老我山中禪相逢車笠私相
憐海上白鷗曾往旋升沉回首成天淵行矣努力
勿復言長安大道直如弦上林花發春正妍故山

咸陟堂詩集卷三

八

謝胡東長惠綿被

枯禪身心冷如水經年坐卧無衣被七片破衲五
條衣蟣蠹安居成法喜今年雨雪太無端西谿水
牛凍欲死衆中冷煖自家知疊錦重裯疇不爾霜
威不奈老僧何颯颯寒風空過耳一箇蒲團坐到
明明發天鷄鳴便起起來積雪擁荆扉相過獨有

胡公子輕裘緩帶不知寒怪我生衣薄如紙親裁
大被絮綿花付與空生作生理空生生理非等閒
明州布袋輕無比囊括虛空與大千東西南北隨
行履寸絲不挂體如有亦不拘無則已多謝綈
袍一片心珍重收歸還自己被蓋囊藏過此生寒
蠟枯樹長相倚

羅浮採藥歌

朱明老仙能辟穀日飯胡麻茹黃獨輕身直上鐵
橋行踏破飛雲雲在足四百峰頭種紫芝千尋澗

咸陟堂詩集卷三

九

底菖蒲綠藥名藥品皆離奇神農本草那得知溫
涼燥濕各有以雷公炮製空復爲相逢一一爲子
說予心半信還半疑老仙大笑導予去指點深山
最深處隨取隨有却隨無殺人活人不知數傾筐
不盈盈便歸歸時忘却來時路

送僧歸里

伶俐衲僧世稀少觸著一了便百了鼻孔撩天兩
眼高一綳麻鞋紫綈自誇驀直到臺山依舊門
前打之遶中途撞著婆子禪指條去路令分曉一

朝撞倒須彌盧不道歸家路綿邈不綿邈新婦騎
驢阿家牽世路紅塵空擾擾

初住東林周太尊終西冷過宿

君不見日光西沒月東出大地晴陰是何物良辰
美景無二三風雨晦明常六七白雪多從腦後生
青山半向塵中失人生能得幾多時知已燈邊頻
促膝我慣香山三十年我住東林纔半日半日閒
人半日忙送往迎來非一一黃昏客散掩荆扉水
亭月上風蕭瑟周生繆生興獨高出門畏與時流

咸陟堂詩集卷三

十

匹孤城吹角巷無人自抱衾裯到蓬華相逢大笑
腐儒禪解道非心亦非佛殷勤畱客話深宵手撥
寒灰煨榾柮一更明月二更雲半夜雨聲喧蟋蟀
微雲細雨眼前過依舊孤光生白室底事明明舉
似君淨似琉璃黑如漆坐到天明捲幔看君不見
月光西沒日東出

贈馬專城卧仙

世人相見貴揖讓山僧不識背與向城市紛紛事
迎送山僧不識輕與重沉埋日久無道力出門每

彼尊官斥朝辭穗石不轉頭暮宿蓮峰未煖席晨
鐘催起懶披衣門外傳呼來貴客輕裘緩帶光照
人蓬蒿咫尺生顏色貴人恕我太無禮直到床頭
問頑石頑石真頑頑不移多謝知音爲拂拭主賓
傾蓋無幾何邀我還家歡日夕將軍殺賊不殺生
自摘嘉蔬供飲食野人一飽腹便便起坐西軒面
東壁壁間珠玉光陸離白者爲紙黑者墨時人道
我文字禪豈知一字全不識自從出世到于今沒
處藏身沒踪跡無端覲面漫相呈笑殺當今老詩

咸陟堂詩集

卷三

二

伯

馬將軍楊恭人壽詩

生子當如馬伏波天南銅柱高嵯峨文章邁倫功
蓋世顯揚事業應如何古來將相多崛起風雲應
運良有以山川岳瀆鍾瑰奇城則陶城水文水水
清蚌腹珠夜光男兒七尺矚最良中原射策推第
一雲州建節鷹初揚此身許國還將母征衣取作
斑衣舞當宁論功及所生黃麻墨敕傳天語天語
煌煌出綵綸華堂畫錦何繽紛蘭孫高折一枝桂

維鵬還生五色文東南多壘須仁將我公久貯若
生望榮戟遙臨瘴海邊瞻雲陟屺增惆悵臨行受
命曾書紳忠孝大義何諄諄矢心矢志報明主孺
慕難忘白髮人人生有子萬事足舍飴弄孫增百
福孟母宅邊佳氣多南人嶺外歡聲祝棘門有客
曳長裾將軍知我狂接輿高歌一曲望風拜禮雖
不足心有餘殷勤報語登壇客雲臺爲爾虛前席
翟弗不來長倚門翹首雲鵬振雙翼

秋杪過新州訪李方水廣文兼寄潘完子

咸陟堂詩集

卷三

三

野人半生但株守雖在人間少遊走夢裏名山草
草過蝦跳何曾會出斗因尋獬獬到新州蒲眠伏
光正重九入城不見賣柴人直到澤宮逢好友先
生久病不出門聞我遠來嘆希有登堂七發娛枚
生話到深宵月當牖主人就枕客亦然珍重明朝
更攜手飽餐苜蓿高興生登臨未敢辭衰朽天露
峰高在眼前龍山舊路重回首祖庭秋晚漫淹留
笑別官衙返南畝故人家住官峒頭靚面相逢良
不偶刻銘興盡且歸去他年未卜重來否

燒畬歌

野人赤脚走官道，踏上鹽田看鹽竈。竈丁燒畚不
煮海，萬井寒缸帶浩浩。道旁老翁知是誰，手撥畚
灰歸去迎朝暈。道旁手相勞，問自言生長昇平時。寒
鄉舊是煮鹽戶，出門咫尺無曠土。自從斥鹵變桑
田，丁男始識農與圃。鹽場作田田有租，場中無鹽
仍追呼。一田一稅互通迫，十年兩役紛支吾。荒年
百室如懸磬，年豐投賤爲農病。縣主場官交索租，
孤兒寡婦罷春命。今冬盡室輸官倉，明年枵腹春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三

耕忙新絲賣盡又新穀空拳無計完秋糧城中富人巧生殖九分出錢十取息嬌兒稚女相隨來薄暮得錢朝雇役得錢未煖便納官歸來入室揩心肝人生恩愛豈不重踐土食毛良獨難田家耕田食貴米鹽戶無鹽啖清水可憐半死白頭翁回首昇平如夢裏燒畝煮灰灰作鹽持鹽易米堪養廉殷勤致語道旁客蓼蟲習苦不知甜我聞老翁嗚咽語咄嗟涕泣零如雨九重天高喚不聞老翁老翁徒自苦

客有遺子白鵝者，其子名希，年六歲，

欲去乃從其志寄養於南畝處士戲爲短

歌以述之

籠中有物，曰鴈。鴈由以進士劉送來，入門志在飽。
芻豢誰知？鴈不食諸菜。鴈不食，具不肯食，高視闊
步，聲喧騰鄰家。鴈不足，飲啄夢想飛去中，徘徊吁
嗟乎衆生所向，類如此。披毛戴角，良可哀明。知難
與共，枯寂惡用。鴈鴈者爲哉？南泉大士發悲愍，許
以秦養無嫌猜。微軀寄托信得所，饑食渴飲樊籠

咸陟堂詩集
卷三

西

開等閒笑向朋儕道東林長老真長齋

虎谿竹

德雲住山不住水孤峰絕頂無生草華亭住水不住山扁舟覆沒波濤間東林老僧雨不霽半水半山半城市茅堂背郭池水邊水清水濁皆栽蓮蓮高出泥能幾許梁鷺林雀交相覷主人避客如避仇移居更卜谿水頭谿水泠泠谿樹古樹下雨禽相對語曰公乃是東林禪適來適去非偶然此谿舊名虎谿水西去東林二三里昨日遠公今又來

谿山還爾真奇哉老僧大笑謝不敏口雖不言心
蠢蠢癡心癡想難告人從秋至臘今又春春來幾
日風景好舊路重尋難草草良時正值朋侶佳蹇
驢出郭多同儕繆生楊生與鄭子勝遊厭禿紅塵
裏相呼相喚東復東隔谿流水桃花紅溯洞直到
曾遊處三瞻四顧不忍去商量勸我受清福把茅
蓋頭萬事足萬事足勿復云釣魚老翁聾亦聞歸
來坐到東林月四壁無人爲君說

跳大王歌

咸陟堂詩集 卷三

三

蠻鄉歌舞自稱善厥聲可聞不可見四月五月跳
大王家家刻木作鬼面千醜萬拙由心生頭角髻
髻盡奇變削成兩耳貫雙環黑白青紅隨綸絢長
纓分結頂門邊僂仰周遮任方便市來絳帛縫精
衣承以素裳約新練長柄牙旗短柄笠東官草帽
岡州扇羅繪細篾作遊龍肖首肖尾中連串事事
具足人力齊次第椎牛集歡譙大王端坐不飲酒
黃童白叟爭酬勸酒闌酩酊齊唱歌嘔啞啁噴無
分辨昇神入城城市空大呼疾走看遊龍馭龍小

兒戴鬼面一步一跌來匆匆左顧右盼各招手
旋尾轉相追從遊龍舞罷撫歌板唱歌盡是頭
翁青葵半掩老面且隨聲答響羞雷同須臾磨旗
萬舞作朱丁玉戚紛興戎或擊或刺馮而怒或排
或讓足而恭忽焉而起忽而止一一皆與神心通
舞罷偃旗卧金鼓借問大王何所取傾筐擎出斗
與升鬼面成群更歌舞道旁觀者不忍見覩顏汗
背交相覩吁嗟乎天下盡兒戲舉世同奔波車轂
交擊人肩摩俄而禮樂儀干戈五斗折腰不足道

咸陟堂詩集 卷三

六

傾筐積少看成多大王乃是死諸葛含羞忍恥如
之何

贈顏雪仙

巖城細柳垂絲絲門施行馬羅健兒野人懷刺不
敢入區區夢惹非翁誰此翁知我良不淺笑我知
翁纔一面城中大士城外僧神交豈待頻相見去
年過我看白蓮雙眸炯炯神浩然今年花開客不
至幾回埭徑遲高賢朝來主人敬愛客虎帳吹笙
布重席移生不飲醴亦陳三爵爲翁瀉雲液清堂

歡笑胡爲乎相聞上客懸雕孤山僧不知老將至
大人壽考當何如先生神骨如孤雀我作禿鷲隨
飲啄先生直節如喬松我爲散木甘龍鍾先生文
章如白璧我作硤硤還瓦礫先生詞賦如珠璣我
乃蜚九克佩褱先生可行亦可止一片閒情託流
水我將行脚仍蹉跎心在空山身在市先生可望
不可親長天朗月無纖塵我當出世難免俗涅恐
或緇磨或磷自寫長篇遙寄祝恕我登堂理巾服
他時相見問生緣六六原來三萬六

咸陽堂詩集

卷三

七

反乞巧

東鄰女兒具瓜果西鄰女兒不舉火金針絲線夜
登樓竹戶蓬門早扃鎖同是當時乞巧人不信天
孫巧如我去年繡出雙鴛鴦今年織作雙鳳凰賣
與人閒恐無價重緘什襲牢深藏蠹繪弊布閱寒
暑三旬九食甘糟糠始知大巧不如拙區區畏向
時流說天孫雖巧機杼勤河漢年年悵離別寂寞
何如姑射仙萬古肌膚似冰雪寄語東家乞巧兒
紅顏薄命當知之不願金針得天授不願瓜果紫

蛛絲但願長爲田舍婦挾薪戴畚無非儀

題百壽圖

包羲一畫開天地倉頡之先有文字河圖洛書圖
復方龜龍洩盡先天秘後來書契無真傳丹臺畱
得青霞編誰能識字還識義人閒煙火真神仙圖
中字字燦可視六書八法無今古自從李相作廻
鸞既壽永昌爲鼻祖增華繼起兒與孫文章經緯
推淵源黃麻墨較傳天語如綸如綍皆王言我翁
受命九稽首欽哉天長還地久歸來寫作百壽圖

咸陽堂詩集

卷三

六

錦字光芒射星斗主人一飲一百杯百花對酒參
差開百和香生青玉案百戲齊陳錦繡堆百粲天
高佳氣鬱百尺樓頭初見日百昌暢遂百寶生百
兩盈門百庭實區區百壽何獨然百福百祿相周
旋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逢君地上仙

贈黃三曜

老僧兩脚不出戶眼中之人自來去一日相逢笑
幾回平生肝膽誰傾吐莫疑吾道太孤危不見當
今黃叔度黃生秉志非等夷膂力方剛年更富十

一十二通詩書三十四工詞賦十五能寫滄洲
同十六琴高擅名譽七十八事遠遊來往京華
如熟路吳越山川太畫圖袖裏新詩供喜怒去時
還是嶺南人歸來學得邯鄲步耳邊聞我會殺人
入門問取無生句東林長老不讀書慣向人前漫
抽顧不須白拂與烏藤直示空拳自回互請君放
下文字禪一曲無絃發深趣詩中有畫畫中詩廬
陵米價青州布一番諦信一番疑水盡山窮知去
處當當借路直還家不用旁人爲指註

歐陽堂詩集卷三

九

挽黃廣思

結交可一不可二前有難兄後難弟而兄於我知
最深彼此忘年仗聲氣相逢恰在開場中目送黃
鴻薄權貴老人自號黃石公孺子可教將無同稱
中肝膽笑相許高談四座生酸風一朝聚散如反
手舊遊零落悲秋蓬鄙人已死不足道匠石運斤
身已老粉碎虛空不自知前路生涯半枯槁後來
見弟如見兄不堪回首傷懷抱羨君好善不好錢
羨君買書不買田三世遺編重檢校兩朝文獻推

丹鉛棗梨價重長安紙縑細擊出歸經筵膝下佳
兒今叔度執簡趨庭窮典故相將鄴架紹箕裘惆
悵桑榆歌薤露手澤長畱萬古心酸風摧折三珠
樹玉樓命駕弟從兄華萼追歡向九京總帳銀燈
弔孤影山陽鐵笛鳴鳴鳴茂陵他日求遺草緱嶺
何年返晉笙我在東林林下住白社先推賢地主
谿邊無復過藍輿池上花開悵延佇因君念我意
中人碧血丹心半塵土黃梁已熟人未醒喚起二
難相對語

歐陽堂詩集卷三

三

蠟石歌爲梁東岳作

東岳先生有奇癖不愛黃金愛黃石窮山竭澤恣
搜羅轉輕運重無遺力精鑿巨細靡弗收滿床堆
案如山積孤峰突出礙虛空崩坼欲墜成牆壁袖
中巖壑盡玲瓏屋角風雷轟霹靂中間大者如斗
魁四楞著地方且直從旁踞坐獅子兒金毛翻身
跳復擲主人一日三摩挲塵埃淨盡猶拂拭金光
耀目冰雪寒蜜蠟凝脂蟲半蝕鴛王慘澹無足觀
琥珀雕修差可敵我來見石如故人空山回首頻

相憶當時不合錯點頭持贈殷勤非所惜先生大力如五丁混沌鑿破天機關自從師事穀城公古道分明照顏色長歌短曲聊贈君本來面目誰能識

蜜柚歌

嶺南蜜柚天下無垂枝結實如連珠金相玉質冰雪膚楚江萍實胡爲乎蔗漿茗飲渴所需得此不復還區區三餐未飽七尺軀碩果入口忘饑飢靈物所產非一株人工地力分精麤誰當種者異丈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三

夫家住鳳城城西隅庭前累累實有餘一摘再摘奇可居四座見者生覲覲寶刀剝果如剝瓠金盤盛出供吾徒大嚼小嚼姑徐徐便便果腹歸日瞞伸紙作歌歌吳歛安得種此臨交衢道旁觀者無賢愚衆口所嗜豈有殊蜜柚蜜柚名不虛大家細味看何如

贈馬敬子孝廉

時馬墨來粵省製

彎弓射鵰不射蝨擁書讀禮不讀律詞流倒峽賦凌雲意氣干霄虹貫日雄才大畧非等夷斯人豈

是池中物昨日誦君孺慕篇涼風在樹聲蕭瑟今來識得白眉良萬里斑衣仍素韞山人赤腳入軍門將軍於我成膠漆半月不來人事疎內庭突見龍駒出相逢一揖問姓名貴人許結王生韞羨君風度似翁閒羨君藻思如翁疾羨君特達能不驕羨君文章能繼述雲臺事業相後先鉅下風流難髣髴我在東林嬾見人疎情不覺因君密莫辭有約去還來浮生相見旋相失升沉回首各雲泥雲去飄飄泥滑滑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三

送盧雁林歸里

盧生手抱玲瓏玉目送飛鴻理新曲日暮鄉心歸興催十指沉吟寫幽獨深情遠韻誰得知日有東林方老師聞所未聞見未見此聲不似平居時昨日君心如止水今似行雲日千里止水清冷有淺深行雲去住無端倪盧生大笑釋玉琴曰公知我真知心明朝孤棹乘風去雲水迢迢何處尋

送何茂才愚堂就試高涼

男兒立志在人前讀書稽古師聖賢男兒置身在

人後大器晚成何不有愚堂先生愚不思得免忘
蹄還守株雕蟲末技無足羨隻手弄丸如弄珠明
珠擊出光照乘不肯待沽惟待聘隨人逐隊走高
涼三年一度成熟徑今朝結束還出門春雨如膏
路泥濘嗟君此去何匆匆舊路經過仍踏蹬斷科
使者嚴如師聞風疾走休遲遲臨岐恰好成春服
客到剛逢上巳時黃梅熟後理歸棹回首家園見
荔枝中間奔走百餘日風光到處均勞逸貧士囊
中紙累錢買醉旗亭非所恤歸來舉似住山翁笑
咸陽堂詩集卷三

贈馬卧仙

龍驤虎步隨高下此翁豈合居林野中原射策先
冠軍肘後驪珠光照夜河清海晏靖烽煙緩帶輕
裘見儒雅西園詞賦擬曹劉東閣文章追董賈著
書先著春秋歌丘明公穀如爾何年過五十猶學

易兩儀四象交森羅倚馬千言飛露布吹毛三尺
降么麼雄才大畧誰先後今之卧仙前伏波等閒
事業從頭數夜半鷄聲催起舞此心此志疇得知
上有君恩下慈母九重三疏疊陳情萬里歸心厓
孺慕孟母宅邊頻倚門征人嶺外長延佇羨君有
母壽還童羨君有才孝作忠羨君有子傳家學羨
君有孫承祖風羨君能詩號無敵羨君談笑銷兵
戎丈夫立身會如此豈能碌碌稠侶中將軍愛我
愚也直我愛將軍清且白兩人相得非等夷異地
咸陽堂詩集卷三

送劉東谿北上謁詮

東谿先生才品高當今作者推風騷讀書萬卷頗
自得興來落筆生波濤波濤旦夕爲霖去灑向人
閒作膏雨萬方草木一時春六月南薰吹溽暑東
林野老嬾下牀朝來忽覺清風涼披衣起問風來
處聞說東谿正束裝輕裝結束何所有奚背詩囊
大如斗生平心血爲誰傾畱與蒼生作糧糗嬰兒

索乳饑待餐民胞物與應相關漫將詩卷酬風月
換取經綸起痼瘼此身只合宰天下區區百里胡
爲者至人出處不易知小用大用無取舍良庖遊
刃恢有餘割牛割鷄同批虛一朝利器在公手盤
根錯節當何如先生行矣時未晚搏風直上鵬程
遠早將名字列屏風佇見文章推補袞朝來墨綬
暮黃扉黑頭宰相遙相思不須更問東林老期君
努力爲所爲

別錢塘姚泊安

咸陽堂詩集 卷三

三

三

山僧欲向錢塘去逢人便問錢塘路識得錢塘一
箇人此心先向錢塘住錢塘人物能幾何紅塵隊
裏肩相摩塵中得有姚公子一磨已足何須多公
子今年二十九身長七尺才八斗新詩出篋珠玉
光揮毫落紙龍蛇走曾從定遠事戎軒斑衣萬里
奉晨昏華頂蓮花見開闔盤叢鳥道曾攀援將星
一夜騎箕去淒斷天風下高樹悲歌驚起廣陵濤
壯心畱得西征賦漫携書劍下江南殊方何地可
停驂細柳將軍新虎帳東林野老破茅菴茅菴野

老睡初熟推出枕頭舒兩足結束腰包事遠遊柳
標橫擔行不行行不行路多岐欲去未去心先疑
殷勤借問姚公子前途夷險誰知之姚君大笑向
予說大道條條直如髮老僧能去復能來到處名
山長薇蕨師行秋正涼來春我當發兩人相遇莫
相期夜夜長天共明月

留別馬卧仙

山僧出世還在世從來不作安居計孤雲野宿自
相於三遷四徙無拘繫去年結社鐵城東閉門不

咸陽堂詩集 卷三

三

三

覺成老翁名山笑我不歸去緘書萬里來秋風秋
風吹冷那伽定目送飛鴻發高興竿木隨身別舊
林林間好友勞相贈但言方外本無家不用乘秋
上海槎藕泉泉煮蓮峰茗畱君差勝趙州茶殷勤
多謝深存注人非麋鹿難長聚斷蓬宛轉逐浮雲
落花荏苒隨飛絮我去參方君宦遊前途各各不
相謀選官選佛從所好輸君一着看封侯

上中宿峽

鷄鳴點火燭枯竹糲飯藜羹煮初熟篙師一飽催

上船船頭見水不見天山高日出天未曉水底觀
天見天小喚起同舟看遠雲白衣蒼狗何續紛雲
開仰見山腰寺古殿飛來居福地鐘聲鼓聲通渺
冥聲者自聲聽自聽大呼喚轉操舟漢而輩登舟
我登舺來程無幾去程賒中途見寺如見家我聞
定心亭在最高處登峰到頂休疑懼莫待歸舟下
峽時順水順風留不住

初入丹霞與九譯禪友夜話

耳邊聞有丹霞山如聞說食不得餐十年夢想如

咸陟堂詩集卷三

毛

三

一日無晝無夜無忙閒違時失候乃一出力疲筋
怯慙衰頑丹梯似天不可及十步一息窮躋攀攀
藤直上最高處俯視萬山如米聚山僧怪我來何
遲相逢道新不道故初來但覺此山高豈知更有
高高步請師暫洗脚板泥上床臥坐消塵慮明朝
日出天宇清突出孤峰待師住

登海螺巖謁澹歸禪師塔

孤峰巨石如巨屋雨脚雲頭互翻覆海螺脫壳還
太虛五丁鑿破混沌腹何人率堵居中閑澹公白

骨歸空山天荒地老陵谷變一道靈光長自閒憶
昔崧臺侍歡讌耳邊聞有金臺諫手持白簡批龍
鱗相公擊出文華殿殿前貴人側目看大臣小臣
心膽寒直道難容柳下惠赤心剖出生比干一朝
弓劍隨龍去天子蒙塵臣謫戍捨身許作寺家奴
孔孟伊周留不住雷峰老人雙眼明殺人活人不
轉睛浩氣銷磨客氣死長老峰頭笑一聲笑聲落
在黃金地山魃木客爭迴避十方龍象一齊來百
萬人天紛布施山前山後天雨花蒼松翠栢渾一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三

三

家老人入山鼓掌笑此地不媿名丹霞頑石點頭
不解語澹公領話頻頻舉感激雄州陸大夫兩人
合作一枝柱賓中有主主中賓卸擔何曾見一人
平湖路上翻跟斗螺峰歸去密藏身藏身何處無
踪跡尋師記得三生石絕頂浮圖設利輝帝珠交
映千山色澹公澹公將無同相隨去也空合空石
未岑寂隔江更有天然翁

送九譯禪友還里葬母兼訂重來之約

年過三十不聞道少壯蹉跎忽復老善哉之子正

當時出世不遲還不早生來十八解破家自笑平生白鼻騮儒門澹薄收不起章逢換取僧袈裟昨日潘生今九譯梵語華言明歷歷翻成一藏盤脫丘此土西天渾不識東林老僧老古錫被他喚作阿闍黎相逢有口但挂壁喃喃作白稱毘尼毘尼不入丹霞耳未能免俗聊爾爾等閒拈出衣中珠貧兒暴富還鄉里還鄉生計當何如梧捲有恨徒區區荆棘叢中間封樹煙霞堆裏待安居安居乃在夏三月春寒過眼成炎熱中間冷煖誰得知待

咸陟堂詩集

卷三

完

子重來爲子說

戲贈雪童子

主人運筆如運帚縱橫閤闔應心手癡奴運帚如運斤旋風落地颺輕塵人生貴賤各有務莫笑癡奴無用處昨夜三更風打門雪花欺我衣裳單袖中兩手凍欲裂朝來作字成醜拙拋書擁帚下階除十步一跌中踟躕癡奴知我主人老相勸雪深休草草先生有事當服勞長者折枝須我曹受我手中敝帚帚兩脚未行先學走一掃再掃大地平

三番四覆天宇清自誇我亦有能事何必主人擅文字毫端珠玉不禁寒紙上風雲凍欲乾小人若帚有機用左之右之隨定動不似管城老秃翁花發夢中還說夢

宿綠蘿菴贈半僧萬欲曙

十步置一山五步置一石先到作居亭後來是賓客大家落得占便宜何暇求田還問宅綠蘿主人眼孔高俯視一切如鴻毛黃金散盡買山水赤脚踏破深蓬蒿太初一片閒田地十載經營成底事

咸陟堂詩集

卷三

三

名花多自洛陽來奇樹却從玄圃至半僧一半不出家頗種菩提種瓜瓜時邀我入山去不說一榻明秋霞孤峰獨宿雞犬靜松燈蘿月交相映半句無生萬念空一聲長嘯千山應綠蘿主人知我心入山唯恐山不深二閒茅屋如相借一片閒雲何處尋無孔笛無絃琴爲君歌一曲大地誰知音明朝策杖下山去回首綠蘿雲樹森

頑牛歌

嶺之南嶺之北兩片閒田明歷歷祖翁付與好兒

孫各服先疇食舊德春而稼夏而耨秉耒躬耕憑
衆力養成一隊水牯牛解角鰲奴爭奉職鼻孔任
穿牽皮膚聽鞭策長機犁破隴頭雲洗脚歸來日
西夕主人顧盼無重輕芻牧隨時暫休息把火照
牛牛尾多或寢或叱或反側中有頑牛頑可憐半
骨稜稜幾眼白鼻孔撩天奈若何全身渾是頑皮
韃不穿繩不拽索散誕谿山忘軌則牧人一見輒
生嗔嬾惰無成交徧謫頑牛仰首鳴主人須委悉
我從山中來未嘗慣形役辜負主人恩養無功

咸陽堂詩集卷三

三

績雖無功微有益頑不犯苗稼頑不饕飲食頑能
教兒孫牽犁還負輓真頑無干戈真頑無柴柵真
頑無愛憎真頑無揀擇真頑無疎親真頑無主客
真頑無有亦無無無亦無頑叵測要識真頑頑
不頑問取虛空須點額東郊春草青西谿秋水碧
隨分納些些一去如遺跡殷勤揮手別同牢歸臥
家山枕頑石嶺南嶺北誰知音出格相看須破格
一所欄圍半把茅付與頑牛作家宅寬不寬窄不
窄渴飲饑餐隨所適此是頑牛得意時頭角四蹄

非所惜

放鶴乞緣

君不見西天百歲木老鶴飛向人間隨飲啄瀟天
布網地張羅造物小兒援弓繳一朝失足入樊籠
鍛羽低垂任飄泊平生一片水雲心紫陌紅塵非
所樂西山倒景入桑榆日暮歸心在寥廓前途信
有好山川誰爲開籠解纏縛大聲寄語有心人莫
惜金錢早傾橐九皋放去一身輕綠水青山無住
著華表歸來未有期感恩願比街花雀

咸陽堂詩集卷三

三

咸陟堂詩集卷之四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七言古三

王梳山徵詩付選答以長歌

當今作者如建聲大聲細響皆風騷分門別戶相
貶褒江河日下紛紛消梳山大士手眼高俯視一
切同蕭蒿指揮擲管生風濤青天白日神鬼號老
吏斷獄如蕭曹殺活予奪操獨操古人定論今莫
逃俯首聽命無喧嘈千金駿骨歸方皋老馬躑躅
咸陟堂詩集卷四

廿棧槽偶來過我城東濠笑我抱甕癡且牢姑舍
所學從精棒立言不朽洵人豪美人贈我金錯刀
何以報之鵲鵲膏欲從狐貉羞敝袍還坐自思中
鬱陶精華已竭徒備糟皮之不存焉用毛身既隱
矣光亦韜道旁苦李難報桃感君愛我無乃勞感
君愛我無乃勞

宿西乾山白雲精舍與則已師夜話

則公愛山有奇癖不住仙城住韶石橫橋柳棟入
西乾山色谿聲明歷歷白雲虛左待師來丹嶂重

開惡道力大刀闊斧運如風短鋤長機鉤似戟夾
道蒼松帶雪刪當門古桂移根植多年泉石鎖煙
霞一朝雲樹生顏色去冬寄我袖中書春風有約
遙相憶遠遊未辦草屨錢開年早蠟登山屐屐聲
踏破扶谿雲欲往山南忘山北啼鶯出谷花滿林
覲而相逢忘主客主人愛客客且留新月初弦在
今夕不須欵曲語寒溫默坐蒲團共禪寂則公則
公何快哉月落茅檐燈照壁人生適意能幾何不
妨坐到東方白

咸陟堂詩集卷四

二

老僧提唱

不願百二如趙州八十行脚心未休不願千歲如
寶掌滄桑閱盡增惆悵但須一念到萬年何用三
登還九上憶昔當初脫白時眼空三界無龍象光
陰強半易蹉跎煙水百城空莽宕自從身入老人
場壯志潛銷氣凋喪兩條寒涕鎖垂膺一緇芭屨
輸少壯徒行一步當十步頰長百丈如千丈青蔬
赤飯栗棘蓬藜羹若飲桃花浪只愁信施已難消
拚此身心作回向百八菩提如意珠六字洪名無

盡藏店遠郵遙未抵家水盡山窮須當鐘初鳴
鷄再鳴殷勤借問老同參百尺竿頭誰向上

題賑荒圖爲馬臥仙賦

憶昔嶺南豐稔日歲取十千開百室田家擊鼓更
吹甬稻梁飽殺倉中物比年水旱成荒蕪潮田巨
漫山田枯南畝半收愁食力西成未足填官租歲
之丁丑夏四月米價高騰市春歌當途仰屋心血
乾四野蕭條煙火絕煙火絕兮白日黃同時十郡
咸聞倉流民就食無遠邇一飽不敢嫌糟糠香山

咸陟堂詩集卷四

三

在昔魚鹽地回首滄桑見凋弊海澗天高喚不聞
吞聲欲訴憑誰濟賴有專城馬卧仙生平愛義不
愛錢手把黃河潤枯槁澤被東南半壁天眼前菜
色不忍見解衣推食行方便百里歡聲動地來十
萬青錢一朝遍白頭老翁黃口孫媼妻弱子填公
門得錢易米作餠粥一月頻來不厭煩當時存活
不悉數公遜碩膚無所取義聲感激有同官雷海
雲興作霖雨營中細柳縣中花交陰垂蔭萬千家
青箬裹糧歸部屋綠荷包飯出官衙巨室聞風爭

夢義里正宿春晨滌器逢人不敢喚嗟來布席受
餐俱有意仁人之利溥矣哉將軍豎幟登春臺陽
律一吹回凍谷嘉禾駢實出南陔山中野人成久
別錦江雙鯉來書札札中寫作賑荒圖口碑傳頌
人中傑楮公授我三尺麻毛生躍出丹山霞千里
題詩寄鈴閣東林歸興阻天涯嗚呼安得天下盡
如卧仙者大法小廉不相假鳳凰巢閣鳥棲枝麒
麟在數牛畊野野人飽食太平年策杖重來問風
雅

咸陟堂詩集卷四

四

送霍西牛講學陽春兼寄王士廣文

山林卿相煙火仙宋儒道學南宗禪誰當兼此無
偏全西牛霍子真卓然憶昔與君俱盛年俯視一
切徒蔑蔑浮雲富貴羞垂涎鐘鳴鼎食嫌腥膻讀
書得意忘蹄筌關閭源洛無輕軒須臾別去成天
淵世衰道微如逝川我去爲僧泉石邊君若講肆
耕硯田及門桃李何翩翩春風到處花爭妍花開
講易玄又玄太初一晝歸先天大儒小儒相比肩
側耳諦聽無誼填去歲陽春開講筵真風振起牛

女驄明倫立致推後先而翁秉鐸君言詮詩書禮
樂照昭宣文章道德相周旋時雨所化皆陶甄頑
金躍冶爲龍泉山中野人高枕眠臨風望遠心懸
懸去冬垂手還入屋一笑逢君初月弦東風解凍
聞啼鵲似裝踏上河頁船船梢振舵船頭牽急灘
枉渚隨溯沿琴書滿載輕便乘風破浪如飛鷺
五日六日涉游淺拾舟登陸車駢闐春城百里舍
蒼煙絳帳重開燈火燃蠹魚跳出太極圖古今絕
學傳未傳六經四子皆塵編寥寥斯道誰與言西
咸陟堂詩集卷四 五

齋王公清且賢相逢爲我道拳拳明日有僧來乞
緣不妨早辦營齋錢

分衛攬鉢信宿西園謝何赤木惠米

人生豈能高飛似鴻鵠千里齋糧半枵腹人生豈
能久聚如麋鹿白首沉埋真面目霜邊墜葉風中
萍空界浮雲天上星從來吾道貴無情放身便住
揮手行出山便作居山計還山不免來分衛逢錢
索錢米索米有條援條無援例三年不復到西園
一朝冒雪還入門主人坐我池上軒坐久

與溫昨日客從何處去今日客從何處住客亦無
所去客亦無所住鉢盂驅我出東林吹篴鼓腹無
知音喙長三尺藏在心欲語不語終沉吟主人知
我故來意西隱話到月沉地年來瓶笠集如蝟彼
此傷廉更傷惠見所未見聞未聞無心出岫秋山
雲太倉撥出赤白軍使我冷竈生氤氲嗚呼安得
天下盡如西園主人者虛名實相無取捨由我在
山還任野日暮途窮來毀瓦

題東安明府鳴琴圖

咸陟堂詩集卷四

六

龍門百尺青玉桐何年雕琢歸良工七絃七轡抱
明月一彈一曲來薰風薰風披拂知何處灑也神
君令召杜希聲重理太古音單父清徽更昭著垂
簾堂上心獨閒據梧隱几看青山存神過化無遠
邇片言折獄如轉環陽春有脚靡不到百里鄰封
胥再造暮金不入門知門枯木龍吟寫懷抱一徐
一疾皆有情神之聽之和且平徵音爲民角爲事
大絃常緩小絃清初彈扎扎如機杼再彈習習如
風雨機杼織爲重績溫五風十雨膏禾黍桑陰處

處年穀豐寒者授衣儀者克節屋重陰見朝日
光必照惟大公我是羅浮水老崔聞聲起舞歡
躍飛入崆峒借一枝佇看威鳳巢阿閣請公再鼓
無絃琴柴桑千載稱知音籃輿直入虎谿去流水
高山何處尋

珊瑚杖歌爲林沂澤作

沂澤老人如嬰兒自誇兩腳能奔馳縱橫八極興
不淺恃有手上珊瑚枝珊瑚海底高八尺玉潤珠
圓白珊瑚赤蛇飛出水晶宮化作文虬生兩翼感
咸陽堂詩集卷四 七

激良工用意深許身竊比雙南金一朝神物歸掌
拄撐天拄地橫古今拄杖子拄杖子一屈一伸皆
至理直時如矢曲如弓剛可斷金柔遠指翁乎翁
乎胡不然順行逆行皆任天珊瑚枝枝撐著月笑
殺山中枯木禪

送伍秋農下山

出家不捨田與里住山不別城與市長齋不斷酒
與葷參禪不離妻與子聲聞現作居士身青蓮花
發紅塵裏雙林傳老襄州龐眼中之人誰得似偉

黃伍君非等閒鬚蒼蒼修且美手抱無絃入鼎
湖志在高山與流水閒房借得木人居僧來便問
無生旨我亦山中驢嬾人相逢大笑無彼此團圓
一日當三生回首門開頻陟屺乘興能來乘興歸
悵別松間書片紙雨過西江水急流指點歸程無
幾幾朝辭高峽暮汾江一路山光伴行李同舟况
有羅戒軒正好從容談性理還家倘遇舊同遊爲
我將心報知己別來飯食不如前菜根打落當門
齒

咸陽堂詩集卷四

八

呈鼎湖契和尚

我生不出空劫先高談闊論燃燈前我生不逢竺
土仙拈花微笑闍法筵我生不居兜率天揚舂吐
氣彌勒邊無端打落五濁世低頭折節誠可憐年
過六十不稱意住山夫了還入塵鼎湖主人知我
嬾招我直上孤峰巔孤峰白雲自舒卷此身歸宿
終茫然自從入室領顧鑒方知落處無中偏頑金
鈍鐵出爐鞴昔爲骨骸今如綿大哉大人太機用
智珠擎出圓又圓蓮池淨土雲頂律博山鏡板天

童禪一家共唱無生曲鐵笛無孔琴無絃小乘從
効發大笑笑翁未了住世緣願翁壽億千年衆生
度盡成正覺容我湖山高處眠

贈孔徵君

住世不必丹砂朱清心寡慾歲月長應世不必風
雲會功成名遂身須退遲世不必潁水濱良田方
寸無爲塵君不見敬山之下孔巢父遠遯尼山稱
昇祖出身事業繼蕭曹中年歸隱稱三高教子一
經紹家學二難矯若雲中雀大兒仲謀次士龍文
威陟堂詩集卷四 九

章道德繩乃翁我翁當今正黃耆高風傳徧時人
口晚年好道禮金仙等僧卜築谿橋邊祇園布金
推長者開來更結東林社玉塵風生四座清地爐
火熱蚯蚓鳴高談話到日西夕策杖歸來同松蘿
運籌聲與讀書聲燈下兒孫笑不停盡道我翁真
嬰鑠地上行仙解行樂并幹桐飄一葉初我翁壽
考懸雕弧朝來洗爵勸翁飲沉醉風前花似錦醉
摘花枝插鬢邊參差笑倒東林禪曰翁真似龐居士
了得心空須及第一門盡入選官場清牀牙粉

卜諸郎畱將選佛一句話不妨獨步還高誇墩山
看似壽山高慧炬雙輝長不夜

贈區守齋

男兒守身如守城枕戈待旦中屏營男兒守節如
持盈臨深履薄時兢兢眼中相識滿天下孝廉孰
有如先生先生自處良不薄獨立雞羣類孤鶴讀
書往往師古人氣象森森近臺閣去年走馬黃金
臺手持白璧歸去來閉門却掃謝賓客雀羅門巷
荒蒼苔山中野人經歲別重過書堂散愁結半離
威陟堂詩集卷四 十

霜色映黃花四座清風解煩熱主人自號守齋翁
笑殺滿城黃口童黃口兒童且緘口聽我山翁說
翁守世人所守田與廬此翁自守惟詩書世人所
守錢與帛此翁自守惟清白世人所守逢與迎此
翁自守惟堅貞世人所守名與利此翁自守惟道
義翁之所守予所思泰山喬嶽遙相期相期白首
長如此若問兒童那得知

寄贈閔季良明府

閔馬卧仙受業恩師

香山老將有奇節匣裏青萍三尺雪自從百鍊受

恩多感激良工心倍切當時大冶躍精金此日上
方歸巨闕心同鐵石不銷磨身老風塵豈埋沒出
匣分明見膽肝兩手摩挲五情熱生平懷抱爲知
音當陽漫與時流說殷勤借問報恩誰山西夫子
非等夷歐冶門中無鈍鐵馬融帳底見威儀文章
禮樂述周孔刑名功利皆糠粃有時耳提復面命
不待嚴父加鞭笞有時解衣更推食恍惚慈母憐
嬰兒天高地厚誠固極日臨月照均無私登壇未
遂凌煙志把劍還思在治時我聞將軍言款款我

歐陽堂詩集

卷四

十一

愛將軍不忘本閒人洞見貴人心餘生恨識先生
晚先生之德高且深先生之道舒能卷先生之教
無藩籬先生之壽無邊岼但願先生百億春眼見
玉門歸定遠酒三觴茶七椀高歌文水濱永作隱
泉伴白髮參差總不知黃河清濁休相管

芥舟行贈吳明府

坳堂之水何潏潏平地無風起波浪陸沉直到四
禪天蛟龍魚鰲皆惆悵有人砥柱居中流就地拾
芥爲虛舟江河日下不足道從容鼓枻登瀛洲

洲去國八千里鵬鵠奮翮搏風起水激波翻頃刻
閒輕舟已涉坳堂水岼旁觀者知是誰隔江招手
來遲遲濟川用汝作舟楫渡河焉用狂夫爲

孝女挽詩

馬卧仙愛女

何須慧劍斷恩愛兒女癡情等三昧何須大藥回
死生期願殤歿皆芻蕘君不見隱泉馬卧仙達天
知命無拘牽一朝孝女委幻泡悲吟杖淚中拳拳
問君孝女得聞否細說聰明不去口生來三歲識
之無率性因心成孝友移幃扇枕奉晨昏色笑永

歐陽堂詩集

卷四

三

歡非暫偶四歲受姆訓五歲習女紅六歲七歲知
大義德言工貌咸貫通年甫八歲齒加長置身而
與姬姜兩蓬萊仙籍早知名合浦明珠先去掌病
中訣別語喃喃寬譬爺娘免悲愴明知壽歿天有
權生順死安歸自然蜉蝣豈慕冥靈老薜蘿不羨
赤松年嗚呼丈夫有女賢如此莫怪癡情聊復爾
痛哭天低白日昏猿猴聞聲皆隕涕無由招得女
英魂萬古湘江同逝水爲君寫作述哀詞畱與人
閒作青史

寄祝春州廣文霍朝望

祿不必萬鍾遊不必五岳隱不必山林仕不必臺
閣但願一官清且闕不願楊州騎白鶴辭尊未必
官遂卑大儒首出稱宗師條風偃草如反掌新雨
昭蘇還及時井田學校相表裏文章禮樂如糠粃
先生振鐸陽春去陽春有脚畱難住山南山北互
晴陰日出日入成朝暮真機寂寞天何言萬象森
羅道昭著雪邊立遍問奇人門外栽多桃李樹我
在羅浮讀道書五雲西望悵離居崆峒洞裏春長
感陟堂詩集卷四

鐵佛頌與劉念茲

金佛不渡爐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真佛內裏
坐真體顯真如幻花成幻果識得本來人真幻無
不可大冶良工用意深鑄出西來古佛心千里萬
里一條鐵天上天下無知音偶然垂手入塵去靈
山久別驚相遇攜手長歌歸去來青蓮坐斷紅塵
路紅塵路上置身高百城煙水來方袍相逢拂拭

開生面金光丈六生蓬蒿日面佛月面佛無我無
人亦無物點將頑鐵成精金淨檀解作波羅蜜由
我住由我來百千三昧一門開直入千山萬山去
東林回首憶宗雷火可寒冰可熱古貌古心如鈍
鐵不應忘却補金人到處看毛互廝結

自春迄夏抱疴東林承豫章熊劔文惠藥得
差賦此致謝兼送共行

醫王用藥如用兵多多益善還益精先生得此作
良相嶺南嶺北咸知名一壺高挂門如市閭中靜

感陟堂詩集卷四

古

註軒岐經雷公炮製得真訣坎離既濟丹初成大
丹皎皎如秋月小丹熠熠如流星青囊藥聚出不
住光茫飛出香山城香山城外東林叟聞人說項
心忤忤一朝奇窮得奇病閉門忍痛聲唧唧醫王
過我良不偶恍有神物通精靈刀圭入口生羽翼
相將御風歸太清先生勸我且住世假我大藥希
遐齡金匱神劑益氣飲藥爐旦夕蚯蚓鳴參苓持
贈不足惜一諾爲重千金輕沈疴兩月如隔世艱
難萬死方一生自笑小乘衰相具致累大人囊橐

傾投桃報李非所喻天荒地老難爲情憶昔東林
開社日主賓相得如膠青蹉跎十載老將至谿上
不聞三笑聲兩年癯苦同寒食十日霖雨天冥冥
冷煙不續香厨火孤影獨對虛堂燈兒童菜色不
忍見病夫骨立中肩營笑謂兒曹且安隱老夫病
起初學行行將走徧四天下縱橫八極如掌平熊
先生熊先生四海之內皆弟兄君如天上風我作
水中萍天風披拂無遠邇萍水聚散何時停願得
杏林蘭若長相近吾道不患無居亭

咸陽堂詩集卷四

五

仙城寒食歌四章

赤帝山河一百二不致老夫無葬地春城寒食野
花飛朝漢臺空錦叢廢當年黃髮自歸臣萬古蒼
山思越吏滄桑有恨銀絲草木無情翁仲睡獵
火燒殘隧道埋龜趺半傾苔錢字道旁馬立踟
躕居人指點荒丘是王氣銷沉奈若何樓船去後
泉扉閣不須回首問嬰齊漢家陵寢同興替
亭山山下守陵戶日久都忘陵下住新蒲細柳掩
松楸綠野青苗改封樹春犁耕破堊頭雲梓宮寒

擲山童豎玉魚金盞出人閒白壁明珠委行路自
從衆寶盡輸官剩有陰房穴狐兔山前啼鳥不知
名相呼相喚歸何處流花橋下水聲哀素馨塚畔
春光如衮衣玉食能幾時白草黃壤等閒度令人
長憶古軒轅鼎湖龍去無朝暮

劉主塚

允龍寶天華龍戰潛龍躍出飛龍見白衣蒼狗等
浮雲處處從龍作宮殿東南半壁燕處堂正統末
臣垂一綫百日朝廷沸似湯十郡山河去如電高
帝子孫隆準公身徇社稷無牽戀粵秀峰頭望帝

咸陽堂詩集卷四

六

冤直與煤山相後先當時葉葬漢臺東三尺荒陵
枕郊甸四墳角立不知名云是諸王徇同彥左瞻
右顧塚纍纍萬古一丘無貴賤年年風雨暗清明
陌上行人淚如濺尋思往事問重泉笑折山花當
九獻悵望鐘山春草深誰人更與除壇墠
海珠海水流腥血十萬生靈冤莫雪杜康有力不
借人入室操戈憑麴蘖郎君本是拔山雄一飲千
鍾雙耳熱座上殺人如草菅府中聚骨成丘垤承
恩賜射中金錢至尊含笑稱俺達歸來虎視故

繁華別煙銷火滅脊原空白骨啣冤死同穴孤墳
快與梵宮鄰踈鐘敲落城頭月夜臺沈醉酒初醒
猛然悟得無生訣起來若遇綿上人從前汗馬休
重說尚公墳

歸雪歌

樓閣作帶竹作柄與子相依爲性命四山凍合室
懸磬主人不出貧且病茅堂緊閉雪方盛雞犬無
聲燈火清彈琴高歌山谷應鍾期不來誰復聽勞
咸陽堂詩集卷四

題雲臺摩漢圖贈馬卧仙移鎮漢中

漢家臺閣齊雲峙廿八元勳列筵几簪纓播笏相
後先文采風流無彼此陽虛新息弟與兄附鳳攀
龍均濟美名高南國推伏波銅柱銘勳著交趾後
來繩武誰象賢隱泉卧仙今繼起出身倭作第一
人中原盡識無雙士當時直節著雲州大人側目

宵人靡一朝移守香山城海不揚波郊不壘兵民
安堵如一家遠近聞風若歸市鈴閣招賓仰白着
棘門揖客來珠履分題授簡續風騷閉戶著書先
魯史宦情澹薄孝心真去國瞻雲頻陟屺乞休三
疏屢陳情傳入長安紙爭貴年來永廢蓼莪篇壯
志猶存長劍倚摩漢臺高瞰入荒運海風生搏萬
里帝心西顧在崎嶇簡書南下推廉李粵人欲借
寇難從峴首長思羊叔子饑氓受賑感恩多四野
壺漿載筐筐口碑雷在路旁人棠蔭分陰遍桑梓
咸陽堂詩集卷四

挽勞封君

我愛君家江上洲十年兩度維扁舟蹉跎記得舊
時事夢中築室臨清流醒來悵望復長笑笑問虛
空曾點頭山僧意中知有翁翁也知有山僧否生

平妄想類如此法界惟心聊復爾欲識祇園老主人咫尺白雲千萬里主人滿盛能持盈主人富貴能知止主人有子皆儒官主人拜命垂青紫室中綦縞齊孟光繞膝孫曾列雁行晚年行樂在山水乘興扶筇入醉鄉醉鄉高枕日西夕蓬萊仙侶遙相將一朝羽化御風去紅塵回首空茫茫嗟哉人生百歲如朝露少壯幾何忽遲暮陳倉有粟須飯僧布地還應作檀度前人遺澤先遺安後人種德如種樹思翁願了未了緣笑指河洲在煙霧

咸陽堂詩集卷四

九

送蘇園弟之沅江幕因寄吳明府

東樵好友吳芥舟雄才大畧誇壯猷一朝受命出神武百里快有賢君侯良弓射鵬先射鼉庖刀割雞方割牛造物於君良不薄大才小用皆有由我在東林久藏拙臘時記得春時別雨牕夜話墨未乾寢書懷袖明還減思君高過嶺頭雲思君皎若洞庭月思君清比玉壺冰思君白似銀盤雪今來漢口守庚申來歲沅江作主人種得桃花千萬樹江山無地不陽春春風霍夢遙相憶日暮鴉原

別頻到時若問鄉園事莫笑原生病且貧

青燐歌

百金市棺槨遺體千金買山聚螻蟻椎埋探出口中珠癡殺年年守屍鬼新鬼舊鬼誰主賓有聲無聲如訴人一靈皮袋不相顧育風黑雨飛青燐青燐遍野行人絕冷光匝地明還滅高低零亂逐流星遠近欹斜傷殘月乍如腐草化流螢又如列缺驅奔霆却訝平原歸獵火翻疑遠浦宿漁燈行人佇立復四顧北邙纍纍誰家墓無復當年秉燭遊

咸陽堂詩集卷四

三

判有孤明照泉路豕負塗鬼一車眼前所見徒區區言不見長弘熱血化為壁防風白骨曾尋車古今變化渾如此人鬼迭代當何如青燐青燐歸太虛小巫擊鼓大巫驅笑殺小巫與大巫不識遼東白首猪

贈陳昆垂入學

生之生也氣食牛祖父愛之如琛球曾從我口授章句過目成誦如泉流九歲通經知大意十歲能文先制義縱橫日課五千言首尾不更三兩字義

年四十爲腐儒尋行數墨遵程朱三日一回頻刮
目廿年久別當何如眼前世事殊忽草少壯看看
人已老我來舊社種蓮花生向環橋采芹藻羨生
作賦擬凌雲羨生逸足能超群羨生良才不隱世
羨生樂道長安貧安貧樂道良不易前路更多難
了事願言努力事驅驅莫負老僧親授記

送吳芥舟赴沅江縣

世塗仕宦如沸鼎芥舟先生心獨冷世情臨別多
惆悵東樵老僧笑鼓掌旁人問我笑何事欲語不

感陟堂詩集卷四

三

語難爲計默默誰知世外心曉曉恐觸時人諱請
君聽我款款陳男兒出處各有真山林朝市總一
轍伊周巢許非兩人兩人相知可匹芥舟還官
吾選佛沅江巖邑大如拳湖上官衙僅容膝強似
山僧不出山土壁茅茨蔽風日時人莫笑沅江小
四面湖光周八表時人莫笑沅江貧龍宮鮫室羅
百珍時人莫笑沅江僻日近長安天咫尺時人莫
笑沅江閒彈琴隱几看青山我笑先生懷利器錯
節盤根會未試藏鋒斂鐔直至今甘與鉛刀同鈍

置我笑先生遊興高六年兩度陵波濤長風破浪
理舟楫春滿洞庭如感勞我笑先生最瀟灑琴雀
輕車隨上下吟詩一路出湘潭閒看兒童騎竹馬
我笑先生清且廉盤中苜蓿水晶鹽移來粉署伴
冰漿清風拂拂吹紫髯先生行矣勿復道眼中之
人朱草草長歌一曲反歸來彭澤聞之應笑倒別
後相思笑不休笑到宦成人已老

芥舟臨別作
反歸去來詞

爆竹行

東鄰兒童夜秉燭小除大除忙鹿鹿牽衣繞膝索

感陟堂詩集卷四

三

金錢得錢歡喜無錢哭朝來分隊趁市去賣去癡
呆買爆竹滿袖攜來笑不休相呼相喚還相逐一
聲霹靂送窮神木客山魃走回祿白髮老僧雙耳
聾淵默雷聲契幽獨出門笑問里中兒若箇旁觀
若當局

贈雙照笑谿師

野干大作獅子吼笑谿忍俊不開口赤梢躍入齋
缸中笑谿海闊天宇空跛驢逐隊事行脚笑谿卧
遊周海嶽鴟鵂嚇鼠貪復嘆笑谿自視何如人笑

谿今年五十一假我數年方七十兩人相見將無
同濁河浪浪無清日一年一見一回悲鬢邊白髮
交參差眼中之人吾老矣合此更有知音誰今來
且喜身猶健中秋月照故人面秋月明明似昔年
故人面目隨時變明朝日出東復西早起谿邊逢
笑谿笑聲落在無聲處天籟地籟齊不齊阿誰獻
笑吾與子座客旁觀皆助喜五十年前古佛身無
端混跡紅塵裏紅塵紫陌眼中沙翠竹青松錦上
花難兄獨覺弟補處無著天親會作家羨君不出

咸陟堂詩集卷四

三

大庾嶺羨君不喫雲門餅一瓶一盞境中人千水
千山人外境西疇歸牧馴白牛南圃尋僧續勝遊
開客乘涼修白業晚來坐月話通幽鵲巢古木人
初定鐘度前谿山欲暝荷沼分題詩句新竹林蕉
茗茶煙冷年年八月八風清八景當前八詠成兩
與名山爲話柄期將看壽作居亭居亭看壽尋常
事地老天荒終及第笑殺當時老趙州屈指數年
才百二

飛雲絕頂鷄鳴見日歌

上書短苦夜長三竿日出方下牀此閒晝長嫌
夜短半夜鷄聲昏曉判問君長短胡不齊却緣見
地分高低赤鳥初生顧兔死覺者自覺迷自迷鳴
呼安得石榻千萬億縱橫臚列飛雲西登峰到頂
須我友同來高枕聞天鷄

蜃樓歌

天空海闊波不興浴日浴月百寶生海濱老人雙
眼明昨宵仰見營室星帝命海若修乾城六丁六
甲胥效靈騎箕傳說版築鳴吳剛伐柯聲丁丁伏
咸陟堂詩集卷四

四

三

桑若木爲棟楹龍宮珊瑚裝畫屏天孫雲錦交踈
櫺空中樓閣隨目成千尺百尺通杳冥瑤臺璇室
差可京玉堂金馬意所輕便欲埃風子上征排闥
直入掉臂行雲霞接足飛騰騰俛視下界如蒼蠅
終朝僕僕昏不停隨人啄腐還吞腥焉知大魚化
爲鵬六月一息九萬程何時與爾徙南溟佇立久
視中屏營天門乍闔烏西傾繁華寂寞如轉睛重
樓複道歸太清中星熠燿雲英英諦觀乃是大蛤
精鼓吻吐氣成幻形老人自歌還自聽鼃鼃睡熟

喚不醒醒來但見桑田變滄海高岍爲谷深爲陵
迷樓綺閣今何在銅駝荆棘分縱橫乾城終古長
如此何須東海訪蓬瀛

贈陳翁壽

立身當如陳太丘生子當如孫仲謀娶妻當如孟
德曜學仙當學張留侯我聞當今有遺逸絳縣春
秋過九十汾江江上釣魚回塢坡坡畔扶筇立有
時一飲快千觴有時高枕傲羲皇有時雄談驚四
座有時緘口如括囊塔下芝蘭雜叢桂元方難兄
戚陸堂詩集卷四

李難弟官山私淑管夷吾挾策追隨端木賜長文
孝先皆象賢風流文采何翩翩儒林早豎鵠壇幟
大州半刺方待年室中綦綰誰家子鹿門遠嗣徽
音美懸弧設悅相後先參差黃髮齊兒齒我在山
中今白頭翹首元龍百尺樓見說德星重聚里遙
知海屋更添籌此日葭灰吹六律此日梅花開五
出陽回東谷日初長花發華堂香滿室祝翁不用
杯與盤祝翁不用包與燔挹將東海爲卮杓挈取
南山作酒尊我翁未醉更受爵我翁既醉請貽言

年年今月與今日容我山人來叩門

題東華姪詩文集

生子不願爲腐儒等行數墨成蠹魚教子莫教治
生產求田問宅徒守株君不見渥洼龍種千里足
高視闊步陵天衢安能俛首隨款段血汗伏櫪悲
鹽車憶我伯兄九谷子先世分室城東居一朝落
地爲兄弟先後風行如貫珠七歲同師授章句八
歲九成能操觚十歲爲文學聲律弟兄唱和無時
無大庭廣衆弄采翰滿堂賓客爭稱譽伯翁我翁
戚陸堂詩集卷四

范爾笑私心相慶陽謙虛我年十三舉博士自誇
逸足能先驅須臾陽九天改步儒冠高掛歸田廬
伯兄十五始入學一舉再舉登賢書兄年十九我
十八從此出處天淵殊兄方出第甫出宰廿年不
調思歸與我年四十入山去終老不材如大樗殊
塗同轍各有以蓋棺事定當何如伯兄不死賴有
子快哉一馬生三駒中間神駿不可測少小相從
東郡趨有時繞膝聞詩禮有時出郭隨蹇蹢有時
承歡鄉子國有時定省來姑蘇孺子可敬更可畏

制義帖括寧區區吟詩直欲祖風雅初盛爲主中
晚奴文章寢食飽秦漢三唐兩宋皆皮膚而翁所
學有真訣心傳口授無精蘊小子狂簡志高遠良
玉未及分瑕瑜秋風颯颯樹不靜廢書讀禮日月
徂太初堂上見手澤白門城外聞啼烏故園歸去
問封樹總角今來成丈夫我時卧病一百日朝來
起坐須持扶歸人解裝席未煖聞我老病深嗟吁
自攜詩卷過橋去行吟直到南山隅吟聲未歇履
聲近病夫下榻開繩樞入門再拜誰家子諦視方

咸陽堂詩集

卷四

三

知封與胡去日垂垂髫矣因歸時髣髴微有鬚去
日斑衣事兒戲歸時博帶飄長裾人生少壯會如
此使我日暮悲窮塗問子來意胡爲乎袖中有物
能卷舒琅玕出手光照席索我落筆爲點污我身
既隱文何有汝言可采良不誣開卷一唱復三嘆
掩卷大聲還疾呼九谷子九谷子有子如此道不
孤有子如此道不孤

挽澤萌和尚七哀歌

我所思今在華亭孤舟來往江波清龍蛇混雜雙

眼明車螯縮爪蝦蟆時時來釣得赤柏鯉三界橫
身掉臂行嗚呼一歌兮歌一唱滿船明月空惻悵
我所思今在丹霞閣虛烹佛和作家三巖最高處天
雨花狸奴自牯眼着沙長老峰前見賓主石頭路
滑空波吒嗚呼再歌兮歌再歇游螺吹落千山月
我所思今在棲賢師王踞座五老前百鳥銜花覲
法筵千岵流水歸玉淵一聲長笑別三峽丘壑無
光山寂然嗚呼三歌兮歌三疊須臾便隔僧祇劫
我所思今在海雲祖翁田地荒耕和象王歸耕耕

咸陽堂詩集

卷四

三

日曛一期建立殊功勳大除燈火日而佛勸請住
世徒殷勤嗚呼四歌兮歌四愁烏啼雙樹聲啾啾
我所思今在怡山欲去未到身先還鼓山領額非
等閒祖庭虛席遙瞻攀半途息有日西夕清風早
入仙霞關嗚呼五歌兮歌五噫隻屨單提誰得知
大人大人人生馬駒四蹄蹴踏無賢愚不動鞭影先
馳驅羞與駑駘追步趨房星掩曜天駟殞淫淫接
踵鳴天衢嗚呼六歌兮歌六匝疋練橫空風颯颯
小人小人號頑牛他家水草會淹留朝辭主人歸

故丘晚來相見西谿頭橫吹鐵笛人何處顧影驚
心水自流鳴呼七歌兮歌七哀何時攜手歸乎來

題閩僧怡山公詠

野人獨釣煙波外眼中不識乾坤大歲晏扁舟入
海雲舟中有客名癡賣相逢贈我袖中詩品題八
詠窮幽奇恍惚怡山與神契欲去未去心先馳今
年別我歸長慶春江送客風塵靜遲我名山欲問
程等君舊話先乘興十朝紺殿今何如月夜幽鐘
人定初丹荔流霞辨生熟長松鶴唳遙相於中濟
咸陟堂詩集卷四

支

題迴舟圖贈何伍菊

苦海有船長七尺不用施篙還挂席順風能去逆
風回隨流直至無生國華亭船子笑呵呵滿眼波
濤奈若何從此到江吳地盡分明隔岬越山多吳
越山川行已慣隨緣取足隨緣辦嫩冬瓜煮鱉裙
湯新粟米炊魚子飯快矣哉快矣哉殷勤報語老

宗雷及早迴舟歸去也莫教紅日下香臺

元旦掩室示諸子

時年六十六

行年未到六十六慎勿笑人指爪曲而今而後吾
免夫從此餘生易知足去歲新年忙鹿鹿今歲新
年快幽獨一閒茅屋一箇僧一炷旃檀一寸燭一
聲清磬一卷經一碟黃齏一椀粥造物於我良厚
哉同住同來受清福自誇有褐不須裘何須得隴
更望蜀當今大人不重賢當今小人不信天當今
學人不學律當今禪人不曾禪時來移氣復移體
咸陟堂詩集卷四

三

謝黃汪千惠茗

老僧長齋三十年眼前世味皆腥羶清泉白石供
飲漱濃華澹薄殊天淵年來衰病且消渴地爐活
火時烹煎非無郵茶及野蔴入匣羞澀如戈鋌我
聞武夷之山山九曲三十六峰名洞天中間草莽

蘊靈氣紫茸綠葉生春前山人摘茶帶星月提筐
歸去凌朝煙風時火候發香味心靈手敏通經權
三瞻四顧方什襲奇貨可居稀入廬知音千里遠
相訪杖頭罄解青蚨錢一朝馳入大庾嶺真香真
色猶新鮮老僧內熟唇齒燥聞名注想空垂涎多
謝主人黃叔度散步行歌來日暮袖中多得建谿
春甯與枯禪作甘露千頃汪波見素心兩腋清風
滌煩慮驚起林閒病渴人相呼相喚喫茶去

壽洪母

感勝堂詩集

卷四

三

男兒立身須及早強仕服官親已老男兒愛日在
承歡百年喜懼非一端何如當今洪氏子天倫樂
事誰可比母也聖善子明經七閩五嶺咸知名
動臨軒身未出安陽待捧毛生檄北堂設帳時未
央朱明日永蘭桂芳儒冠采服朝戲舞大孫鳴琴
小擊鼓門前車馬如雲屯昌言美譽紛前陳有人
拜首揚母節貞松翠栢凌霜雪有人避席稱母慈
養成雛鳳豐羽儀有人讚嘆頌母德減膳分餐甦
菜色東樵野老聞所聞一曲長歌寄五雲五雲多

處群仙宴席如西姥遙相見河濁河清海淺深
池一會到于今手栽庭砌三株樹拂日凌霄作天
柱東樵拭目幾回看看取金桃受恩遇

答麗策斯兼柬沈厚光孝廉

鷄聲斷續鼓聲咽布被蒙頭雙耳熱飛蠶撲面蚤
跳跟四壁鳴蟲盡饒舌老夫半夜不曾眠移床去
就梅花月舊夢不如新夢佳起坐空齋書咄咄
君在世頗聰明得得相尋微漏洩夜來夢作赤梢
魚受侮沙蟲甘澗轍須臾化作金翅鵬撞壁

感勝堂詩集

卷四

三

空月窟鸞鳩斥鴳笑不休徧界蒼蠅自喧耶夢中
說夢不自知真幻憑君爲決別前邨更有沈孝廉
方便寄聲如是說莫怪癡人說夢多當局者迷觀
者哲

挽陳逸峰

讀盡天下書胸中無一字學究解談禪心空先及
第前有陳尊宿後有陳居士兩采合一餐非同亦
非異在家如出家在世如出世童心壯志等前塵
慧業文人任遊戲儒冠換取樺皮冠制義還他第

一義脚踏踏破不二門問薰直入三摩地自從親
見作家來諸方拭目推宗雷靈山一會儼然在觀
史陀天首重回大笑出門畱不住分明記得來時
路青雲雙瑱鎖千松種松道者今何去珍重毘耶
久然人畱得帆園末後句三生石上好重來相逢
更有商量處

懷石歌

聖賢現作凡夫身鶴瘵豈是尋常人本來面目不
增減皮肉骨髓非所論有時量等須彌虛有時攝

咸陟堂詩集卷四

五

入鄰虛座力綿體弱志不小聳肩豎脊能負薪朝
朝荷檐入城去道旁側耳聞經句應無所住生其
心分明識得黃梅路槽廠無人獨任春確嘴花開
知落處夜半三更示錦回西天示鉢今有來米熟
猶存墜腰石相將攜手出黃梅當時鑿破混沌窳
麻繩緊繫頑礪堆賊人趕趁獵人養萬苦千辛不
肯放畱在南華老方丈要與兒孫爲榜樣兒孫得
此多倚仗安坐端居需供僕前人已化空遺蹤後
厨有米無人舂我來問訊一稽首摩挲拂拭塵埃

蒙絮之一肘側五指長短廣狹依稀同外邊方直
利圭角中間內附如張弓我腹量與祖腰似石重
石輕何彼此試將故物橫在腰想到黃梅更舂米
于今舂米豈無人爲法忘軀能有幾精麤生熟不
自知妄想壁閒書半偈堂上人隨堂下癡野干喚
作金毛獅冬瓜印子大如栗面門印破希奇真
龍活象匿山澤蠅屯蟻附相師資二時粥飯虛信
施不辨精麤還糠粃石兮石兮吾將與汝覓方便
還山有路無人見置身物外任點頭一笑相逢須

咸陟堂詩集卷四

五

自薦薦不薦煉石補天天也穿砥柱中流流不變
何如側作枕頭眠庶下傭春非所羨

劉吟祉借嚴周二子過大通賦贈

可惜荔枝紅易落佳客不來山鳥啄紅帶綠暗掩
荆扉茶熟香清思舊約何人江上駐扁舟驚起沙
邊聞白鷗林間犬吠知有客短牆倚望凝雙眸聞
聲識客客不俗行吟直到樹邊屋諦觀乃是意中
人昨日面生今面熟白蓮社長劉驊之嚴陵周黨
遙相期餘閒更坐三生石長日惟消百八碁碁罷

花間陳玉饌清齋留與山僧餽客來已過午鐘鳴
非時未敢行方便高人飽食自主賓野老傍觀各
任真談諧坐到日西夕有約重來莫厭頻竹邊筭
花下藕尋常茶伴吾家有荔枝落盡龍眼生嘉果
還堪嘉客口乘興來時及早來莫待午堂鐘板後
臨行一句更叮嚀瓶汲山泉休載酒

壽雙桂天公

震旦祗林秋近晚雙桂花開方爛熳閻浮變作荆
棘叢雙桂清陰遍洞中洞中主人誰氏子今古蟠

康陽堂詩集卷四

圭

根千歲李淵源家學五千言十八破家無一字無
端闖入雜華林破顏微笑逢知音三登九上渾閒
事一見愚關便息心汾陽不肯保福莫趙州八十
猶行脚吾師出處邁前賢流水行雲無恙著廿年
寄跡古虞園十字街頭深閉門菩提樹下恣遊戲
自稱獼猴真兒孫祖父閒田半稂莠忍俊旁觀甘
袖手金徽玉局伴奚囊掃蕩聲聞舊窠臼借問春
秋今幾何百歲光陰強半過一吸西江乾到底豈
知東海有風波風靜波恬孤月現大通烟雨遙相

見我住鸞潭師住城一口金針三尺線鴛鴦繡出
自天然舉似時人多不薦請師繡作優曇花清光
一道凌紫霞請師繡作無影樹觀面金風全體露
請師繡作五色雲光華復旦咸氤氲請師繡作白
繖蓋遍覆大千無內外我亦當時學繡人麤繒大
布不知貧自笑年年壓金線袖携刀尺東隣何
似天孫得天巧七襄雲錦人間少天衣裁就奉天
親頂髻花冠長不老天師翁天師翁心靈手敏誠
化工更憑繡作日面佛千古萬古揚宗風

咸陟堂詩集卷之五

東樵山人跡刪

七言古四

白沙先生夢長髯道士手挈一囊貯羅浮山
遺之紀之以詩黃子漢人奇其事繼以長
歌予見而復奇之賦此以廣其志

道學先生生妄想默與飛雲互來往識神打破無
極圈鑽入枕頭呈伎倆長髯道士白沙翁一主一
賓非有兩面蓋乾坤拈作囊大地名山失高廣四
咸陟堂詩集卷五

百餘峰掌握閒袖中出入供幽賞入囊見山出見
囊握手作拳拳作掌卷舒由我更由誰授受分明
如影響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無象日輪
飛出海門東天雞啼破妄中妄何如芥子納須彌
畱與虛空爲榜樣

挽鄧母吳太君

母大通佛主
人吳仲書女弟

昔有高人吳仲書筆花幻出真芙蕖興來贈我一
大軸畫工如山遜不如我時握手發大笑多君厚
意非區區山僧本是種蓮者識得蓮花真與假真

花非色亦非空不用丹青更圖畫西方聖人老畫
師萬法惟心心不知虛空作紙須彌筆香水之海
爲墨池寫作蓮花花九品五色五光空五蘊有人
直下便承當垂手提攜親接引先生領話無幾何
翻身跳出蓮花渦一花一葉獨畱贈連枝同氣仙
陀婆仙婆去後誰堪似阿姥逢僧發歡喜古佛巍
巍金色身畱與寶光受瞻禮大興佛事非偶然檀
那不取功德天金銀臺上七寶地一起直到燃燈
前燃燈含笑受記蒨清淨琉璃貯明月剎那現作
咸陟堂詩集卷五

居士身珍重重來爲君說君家有鳳棲梧桐九色
養就翔高風塔前手植三
歸時踏著來時路佛光佛壽長如故白蓮池上笑
相逢萬德莊嚴金色聚殷勤寄語女丈夫曾見而
兄領話無文殊不出女子定待我罔明來更迴

送谷西渡典教饒平

先生於我稱世友曾記雞壇逐遊走絳帳趨庭萊
子衣玄亭問字侯芭酒酒關舞罷各西東塔前老
樹搖悲風大魚化鵬奮奇翼鳴鳩斥鴳隨飛蓬路

勿車笠一相見雲泥惆悵何忽忽前年客自岡州
至聞說園林多勝事鑿池引水種蓮花疊石爲山
起平地主人愛道不愛金布地延僧宣妙義寄語
能來及早來塵世閒人閒不易我聞客語信還疑
瓊林詎有鴛鴦枝山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實
不宜緘書報命無可說大笑還山弄明月葭蒼露
白正懷人香浦秋風又離別琴書滿載廣文船傾
城祖饌車駢闐摩挲老眼煙霞外新詩遙寄水雲
邊我聞饒平好山水東去潮陽方百里昌黎過後

感勝堂詩集卷五

三

寂無人八代文章憑振起莫道先生官秩卑聖朝
重道先尊師莫道先生致身晚白首言與不淺
莫道先生齋舍清擁書萬卷當百城莫道先生薪
俸薄苜蓿品鹽堪細嚼先生行矣勿復道濟溺起
衰非草草暫時別却好園林直向環橋采芹藻芹
藻何如池上花一度繁華一枯槁功名遂早歸
來只恐尋僧僧已老

挽香山毛果泉

我憶東林池上水漫地涵天清徹底我憶東林池

上人珠圓玉潤時相親果泉居士居其一秋水爲
神玉爲骨有時過我講老莊從容入室先升堂有
時過我習禪定磨礱毓輒成古鏡有時過我出新
詩琳瑯照壁光離離有時過我作佛事四相三輪
通二諦我來久住識人多檀門熟道頻波波三生
石上見賓主口雖不言心默許一朝別去兩三年
水在池中月在天東林寂寞池水竭天低月落瓊
枝折瓊枝折今林木空桑榆影薄來悲風野人近
住鷺潭上潭上雲山互相向一片閒雲萬里心高

感勝堂詩集卷五

四

山流水誰知音子期欲鑄黃金貴獨抱無絃望天
喬一彈別霍與孤鸞回首東林如隔世界果居士
知未知黃梅路上遙相期種松道者今何去乘願
重來尚未遲

鄭珠江太史還京過大通話別賦此以贈

白衣畱却別大顛玉帶輸將還野禪兩人可一不
可再古今浩浩爭流傳何如珠江鄭太史早向儒
門契宗旨金鱗躍出鳳池頭親見龍顏動歡喜大
通古寺埧井蛙泥塗汨沒隨魚蝦一聲打鼓送官

客笑殺城中白鼻騮由他笑由他罵智珠擎出詩
酬價等閒不值半文錢用時光照四天下不落有
不落空不在西不在東只在當人掌握中何用留
衣與畱帶木樨花下來香風

送願來禪友之海南

世間不遺有名利陌上應知無別離斯言膾炙今
人口聰明汨沒同愚癡梯山航海爭走險塗窮日
暮相迫隨誰能掀翻窠與臼曰有丹霞獅子兒君
不見南溟之水名天池大鵬奮翼摩天飛鸞鳩片

歐陽堂詩集卷五

五

鷄不敢渡仰首大笑稱希奇借問圖南何所取舍
名與利將焉之翔翔蓬蒿亦已足飛搶榆枋聊待
時大鵬一往不迴顧搏風直上高高處名聞利養
兩不知海濶天空隨去住無可舍無可取臨行記
得向上句六月一息復歸來大知小知相對語

草聖歌贈張明府子白

靈龜脫穎銛如錐束身歸命供指揮紫羊之肝青
麟髓相將水石同襟期楮生輾轉拂玉案借問主
人何所爲主人隱几鳴琴罷奉公事方休假官

船幾日到珠江山川一路明如畫乘興重來訪舊
遊藉草班荆理前話林間颯颯風雨生解衣磅礴
深經營須臾伸紙作大字虎踞龍蟠雷乍驚心王
運臂臂運指巨靈歟隨驅使臨池飛出北溟魚
含毫吸盡西江水左擎右掣妙無端一疾一徐皆
至理行乎其所得不行雲傍馬頭生止乎其
不得不止山從人面起驚谿絹刻谿紙日與簿書
堆案几盤根錯節何有哉慧劍一揮胥披靡從容
閑筆爲子言我生能事聊如此大通野老麋鹿群

歐陽堂詩集卷五

六

見所未見聞未聞置書懷袖日三復逢人說項珠
殷勤昔之張芝今張旭後有大令前右軍斯人家
學遡源委十三學書先草隸草隸本蔡等耕耨顏
筋柳骨分精髓撞破煙樓讀父書手澤羨君能述
繼羨君不羨才與華羨君不羨名與位羨君下筆
如有神羨君能詩由夙慧青雲送入選官場白社
歸來還及第百千三昧何淺深一悟了然無鉅細
君不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草聖得之通鼓諦心靈
手敏匪言傳破格超方須默契也不卽也不離此

山親囑累慧業文人記得無三生石上曾分
被歸去來歸去來峽水峽山未迢遞將一道無
字碑明日再來煩作記

寄懷楊宅侯

崑山大士才八斗學富三冬窮二酉文章直出兩
漢前詩篇不落三唐後鳴騶佩玉多故人目送飛
鴻曾未有一朝大笑行出門萬里長風事遊走燕
昭臺上不逢人大庾嶺頭尋好友美人爲政清且
閒蓮幕生涯如甕牖促膝朝看郭外山篝燈夜對

咸陽堂詩集

卷五

七

他鄉酒酒酣發篋出雄文主人讀嘆何殷勤日公
不是池中物相將致雨還興雲已有良弓穿七札
莫因鼯鼠輕千鈞壯心未老竊自許來書歸閣中
欣欣尊美鱸膾罷彈鋏松膏蒸火明宵分六經六
藝如六穀視田一日三耕耘輟耕識盡天下士但
恨不識二禺君禺君近在中宿住乘興將尋讀書
處中途邂逅鄭安期指點閒鷗在煙霧煙消霧散
客初來風便潮生却歸去谿邊送客如有情別後
思君還作賦思君雄論如建瓴思君意氣如雷聲

思君高懷如嶽峙思君靜致如淵停禪心皎皎如
孤月道眼炯炯如雙星士生斯世得如此何能佛
鬱牖下終窮經嗟予與君同甲子君方有用予無
成雲泥縑素各努力滄浪可濁還可清洗我足濯
君纓振衣千仞笑聲聲別峰相見一招手須向崑
盧頂上行

古劍篇贈彭艾菴

美人腹中懷古鐵山胎猶帶玄黃血一朝歐冶鼓
洪爐躍躍祥金成巨闕新礪霜鏐勢莫當臨敵一

咸陽堂詩集

卷五

八

揮皆綢繆主人恩愛良不薄摩挲拂拭教深藏鉛
刀鋤斧矢犀利偷心側目紛疑忌龍屈蛇信奈若
何斗邊夜有豐城氣壯士得之遊八閩脫身飛出
延平津歸來依舊函玉匣傾心竭力酬主人主人
顧盼倍矚昔鉛刀鋤斧低顏色批虛導窾有餘閒
解紛排難無遺力從來神物難淹留百煉聊爲繞
指柔何能鬱鬱久居此眼看著輩皆封侯一日一
指磨一年一淬礪輾轉一百年頑金成利器何況
金石渾成日月光天地泰交水火濟我本由中人

望空遙盼願君努力千霄雲旋轉乾坤豁陰翳
一道靈光迴不磨報恩直到無窮際

聞霍西牛說家住富春山之勝躍然欲往賦

此訂同住之約

紅塵白日分交馳青山綠水遙相思年幾七十人
未歸高才疾足先得之昨宵穩卧鷺潭上夢入崦
嵎自來往中途邂逅意中人未問寒暄問佳况但
言家在富春山別有天地非嚴灘松風萬竅聽不
盡絕無消息到人閒癡人妄想妄開口深山更有

咸陟堂詩集卷五

九

深山否沉吟半餉方點頭君但能來山便有

船五無極過宿話舊

老友不堪成久別白髮紛紛牙齒缺我笑先生未
休歇仰首高天雙臂裂先生笑我生計拙火宅翻
身冷如鐵無極翁莫重說明日陰晴知若何爾君
話盡驚潭月

彼美行送楊匏侯歸江南應舉

芋蘿彼美名西施浣紗谿上花開時香風吹入錦
裙帶文章五色光離離自矜昭質獨殊衆軒車五

兩來何遲春華秋實老顏色夫嘗一日顰蛾眉昨
夜銀燈對明月燈花爆出雙瓊枝起來拜月望牛
女秋風有約遙相思今歲槐黃通姓籍明年冰泮
定歸期貧家有女貞不字長齋繡佛空爾爲晨鐘
晚磬罷歌舞灰頭土面無胭脂相聞相送難爲贈
粧箱盈歡自應知環珞玳瑁趨鳳閣珠璣璀璨映
龍輝玉堂金屋深如海葦戶蓬門知是誰歸來稽
首空王道此身長願老茅茨

送李廣文遠復司訓揭陽

咸陟堂詩集卷五

十

臣也師也父兄也如鼎三足車四馬富人貴人閒
道人如行有伴若有鄰三者缺一均不可一之二
之成彼我閒道人疇不爾富貴貧賤皆相似師臣
父兄誰克當揭陽先生馬山李東樵之友孔門徒
柱下之孫崇義子一朝受命作儒臣傾城祖餞車
麟麟白鷺潭上釣魚叟仰首青雲識故人臨岐欲
贈無可說笑指前車看前轍前途那得有閒緣閒
到爲官忙不歇朝逢迎暮干謁日接諸生苛禮節
首荷闕下希送錢冷署寒壇誰立雪門前桃李成

畏途望風疾走爭迴車內聖外王等糟粕出名入
利交錯錄前車覆駕後當戒豈效若輩徒區區崇
義傳家應不薄兩袖清風歸負郭父肯播子肯穫
方寸良田任開拓清白之後大有人天將以子爲
木鐸提聾警聵振頽風老我閒人甘寂寞

題龔雪心白描羅漢卷

雪心老人身姓龔自稱畫禪非畫工遊絲白描擅
能手千卷萬軸無雷同昔曾見翁寫羅漢今見羅
漢如見翁翁與羅漢一而二伸紙揮毫事遊戲恢

咸陽堂詩集 卷五

上

婉婉怪皆有神神運心兮心運臂最初幻作偉丈
夫高坐師王擎鉢孟復次幻作老緣覺攝受和南
無住着復次幻作降么麼小鬼大鬼肩相摩復次
幻作擎寶塔塔重塔輕無定法復次幻作愁長汀
兒戲場中笑不停復次幻作痒和子背觸翻身聲
洞耳復次幻作般舟定合掌趺跢泯喧靜復次幻
作聲聞僧手持貝葉翻金經復次幻作梵宮殿指
端涌出雲端現天上人間注目看聾盲暗啞交欽
羨復次幻作洛伽山一道神光萬古開善財渴仰

慈氏離天宮

咸陽堂詩集 卷五

三

觀李雪樵明府新制龍尾車圖式述爲長歌

寄邑明府姚齊州與廣其傳

近水知有龍近山知有虎我住白鷺潭自稱老漁
父問我何所見問我何所觀我實無所見我實無
所觀七月八月天曠乾坤龍致雨淫濛開屈伸垂
尾攪雲脚天旋地轉波濤翻雲中隱隱見水氣逆
流噴薄疑飛湍商量擬作激水法心口憤悱神力
殫曾聞西洋利瑪竇師心巧過公輪殿制器尚象

無不有玉衡平衡渾等閒

車名

竹木爲車救龍尾

宛轉汲乾滄海水傾湫倒峽挽天河日浸桑田盈
十里見所未見聞所聞想像虛無空擬議古今作
述誰後先瀧水神君綏山李生來博學早成名作
令愛民如愛子前年大旱草木枯田家爭水猶爭
珠神君蒿日枯樺拙縣門揭出龍車圖鳩工庀材
集衆巧運斤絜矩隨奔趨初爲輪軸持兩極循環
轉較同天樞三圍四方五斜殺縱橫不爽鎔與銖
爰命筠工剖巨竹截釘編篴旋螺腹中分水道自
咸陟堂詩集卷五

卷五

三

逶迤一脈泉原通九曲松膏鎔液膠漆半周遭肉
好無盈縮從容剡木爲車牆合體成圓用各方精
金百煉作簾簾卧輪旁擊相低昂大器晚成姑小
試一夫抽水如抽湯中虛外直通大通事半功倍
寧荒唐甯將榜樣似同志語大語小皆精義同身
尺寸隨短長應運風雷起平地持來古寺逢老僧
妙用當前得未曾四大假合幻非幻天工人代能
者能神君大笑入簾去爲雨爲霖甯不住紙書奇
語姚令公莫放龍車宿煙霧

贈蕭君蔭舉孝廉公車北上

老人獨釣秋江水水淺水深清見底神魚躍出蕊
珠宮無限魚蝦跳茂市一聲霹靂燒尾雷釣魚老
翁傾兩耳借問神魚何處來借問雷從何處起桂
額秋光花正開錦水月明珠出胎美人昭質撫明
鏡光輝映徹黃金臺金臺此日延國士鹿鳴燕罷
嘉賓來聞風勞擢識名姓東林舊社思宗雷舊社
相過池上客若祖若翁推巨擘神交道合兩忘年
觀而論心通語默我時搔首見二毛即君總角方
咸陟堂詩集卷五

卷五

四

齊額讀書萬卷筆有神眼闊如箕心似髮須臾鼓
篋過橫橋終童早擅文章伯念我神交祖與翁負
劒辟咤來從容老人謙讓日三復即君執禮猶溫
恭生平結交滿天下過眼一過如飛蓬快哉三世
真相識但恨不識河池公河池事業在人口宦成
兩袖歸清風清白傳家自今古承先啟後皆儒宗
文孫不忝曾與祖煙樓撞破先登庸之子自無需
富貴時人未免先科第我在鷺潭罷釣絲注目青
雲起天際蕭孝廉莫濡滯直到長安看杏花前路

正多難了事

贈羅偉甫舉孝廉上公車

君家兄弟吾老友二十年前共遊走亂離避地同
鹿門貧賤移家各株守大兄講學述程朱群季文
章邁韓柳雞壇豎幟不讓人蓮社尋僧鎮攜手座
中雄辨相發揮朋後奇書互疑剖平生同學據要
津日送飛鴻未會有須臾聚散等浮雲往事不堪
更回首一年一別一相尋壯志銷磨貌衰朽老來
留影珠江南枕流漱石臨谿潭秋風吹冷破茅菴
咸陟堂詩集卷五

五

仰天搔首霜毛珍故人惠我書一函洗手拭目方
開緘聞君柳汁濕青衫鹿鳴宴罷控兩驂勿觀嘆
息真奇男使我自笑還自慙舊遊已貴高巖巖刈
著豈免忘蒼蒼樗櫟不材非梗枿支離山澤分所
甘長歌短曲凌煙嵐送君北上乘風帆長安春暖
花可探曲江酒酣樂且湛乘車戴笠各努力他日
相逢方細談

贈李慕山

慕山先生清且閒不愛市朝惟愛山慕山先生堅

且癖不愛苞苴惟愛石先生愛山夫何如探幽選
勝遵南車一聲長嘯空谷應巨靈俛首隨奔蹇先
生愛石良有以萬仞孤峰覲屏几玉潤冰清迥不
磨天形道貌長相似先生早歲纓儒冠文章聲價
傾長安逢場壓倒元與白陽春一曲知音難乞休
林下身未老萬卷詩書恣幽討攢眉不肯入東林
逐隊春風踏芳草萼樓兄弟附青雲蘭砌兒孫長
鳳文山靜日長松栢古朱霞白崔超人羣我亦當
年同學者歸向馬山曾結社惠遠無如靖節高三

咸陟堂詩集

卷五

末

笑谿橋歸去也廿年一別能幾時青山白首遙相
思題詩寄語函關老牛背奇書贈與誰

鄭珠江太史特授給諫拜命日詩札見寄賦

答一章逖致相期之意

南方有鳥生桂林九苞五色何森森一鳴再鳴天
下聞三鳴譜作箭韶音翔翔直上木天去宮商妙
叶薰風琴重華協帝大歡喜賡歌咨爾諸朕心朕
心欲廣求言路袞職有關疇當補手持白簡出詞
林拜首彤墀受溫語退食沉吟思古人千秋事業

遙相許史魚如矢不足多嶺南直道肩相摩曲江
風度著金鑑後來更有崔菊坡大聲秀才動人主
百折剛峰迴不磨山人上書議大禮布衣越俎光
幾阿古今賢達信不少超前軼後當如何宵衣假
寐夜中飯焚草封章坐待旦聽鷄騎馬行出門陌
路迴車避臺諫檟笏批將領下鱗牽衣攀折廷前
檻大臣小臣心膽寒遠人近人拭目看故山猿雀
久岑寂孤峯獨立思長安何人手挹天河注大地
爲霖復爲雨餘波寫入錦霞箋重疊泥封封不住

咸陟堂詩集卷五

七

鯉魚寄書江水流江水春生閒白鷗珠江漁父今
何處翹首五雲天際頭

轉經頌爲衛母壽

母嘗延僧講金經期滿三藏

仙陀婆子太聰明倩人代轉金剛經大師下座行
一匝虛空合掌側耳聽五千四十單八卷卷卷轉
畢無滿停婆子大笑復申請尚餘半藏須圓成師
王默坐不動地雷音奮迅開疑情婆子領話乃稽
首龍象蹴踏皆聞聲兩重公案誰料理衛家壽母
多男子長齋繡佛自年年築室似僧聊爾爾法輪

轉轉轉不休一波未平一波起大通古寺老古
聞聲見相生歡喜借婆岐子拜婆年是則是矣似
亦似似何似高似白雲山深似瀝江水法量高深
壽量同真經一藏從茲始

舍利浮圖紀異呈邑明府姚齊州

朱明洞天明月寺僧有遠公作佛事範金鑄塔通
幽明供養如來真舍利十方諸佛現全身八部天
龍分侍衛九環寶頂無量光四句伽陀最深義紫
檀刻作須彌座金相玉質殊堅緻有時黑月放光

咸陟堂詩集卷五

大

明有時白日生雲氣凡夫肉眼渾等閒開十靈心
契神異秋風擎出雜華林寄向寶光無佛地遠公
杖策入羅浮空留寶塔陵高秋塔高一尺魔一丈
虛堂雀鼠鳴啾啾鐘前鼓後走肱筐神光匿影隨
東流明燈禮佛失舍利人天悵惘僧悲慈草草大
士擎寶柱兀立不肯回雙眸老僧領衆日
鳴人定聲不休尊天乃起運神力澄汰惡習
潮麼麼褫魄自皈命入門稽顙輪愆尤幸
發悲憫賴有慈父姚齊州饑寒切身失

可憇情可周殷勤提獎出首寶光返照蓮池頭
片言折獄出郊去手持絲棒鞭春牛是日春牛白立春
春牛黑昨朝角觸今犁鞭春牛肥春牛疥昔日咆
哮今稼穡放下絲鞭一事無彈琴隱几看春色

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

君不見南溟之水如湯盤浴日浴月涵星垣閉塞
地戶開天門西臺廟古神赫烜垂衣拱手端臨軒
身騎白馬揚朱繡立馬看花花正繁木棉樹老高
雲屯千八百尺迎朝暾艷如野火燎高原瓊枝天

感陽堂詩集卷五

九

際蟠崑崙珊瑚海底撐乾坤其高也如此不知幾
歷寒與溫楊桑若木爲弟昆月華仙桂皆兒孫一
枝一葉舍一元一華一實歸一根一生二二生三
三三生萬物生生不已天何言

南海神祠古銅鼓歌

範銅作鼓叶律呂牯牛下拜鼉起舞問渠拜舞何
所爲自幸有皮無足取範成懸在海王祠一雄一
雌相耳語我本山中礦石精無端躍入大火聚歐
生倒翼古規模不我爲鐘却爲鼓大叩逢逢小咽

咽隨聲答響聊爾汝何時飛入水晶宮潮音作風
雷作雨回看白牯與玄鼉皮之不存毛焉附

五星躔度歌

姚明府社集題

大哉圓象齊方輿仰觀俯察均皇圖紫垣北極帝
所居太微天市鄰京都十二次舍羅交衢二十八
宿爲籙廬五行五緯隨居諸黃道赤道相馳驅有
時繫繫如貫珠有時落落分方隅群分類聚豈有
殊聲應氣求良不孤昨宵星聚牛女墟占星夜發
天官書三台八座弘廟謨連城合璧皆璠璣歲星

感陽堂詩集卷五

三

乃是中大夫太白曾爲仙酒徒火南水北持兩樞
鎮星靜鎮番與禺文明應運交相孚登高作賦諧
笙竽明月皎皎藏冰壺景星熠熠輝含譽昭廻雲
漢澄江湖璿璣錯落光石渠賡歌逸韻追唐虞天
清地寧遊以娛南皮賓從多應徐談天鄒衍胡爲
乎衆星拱北今何如天門無路曳長裾噫歎獻星
辰在天人在塗比肩接踵爭先趨遲留伏逆數不
誣勾己芒角徵則符著明垂象會如此何能拂鬱
長守株吾將以尻爲輪以神爲馬六氣之辨以爲

車追飛流排筭字挾五曜而遊乎六虛身雖老矣
心區區憶秋歎大哉圓象齊方輿身雖老矣心區
區

送澹嵒師歸隱華封山

大人之患不識時小人之患好爲師天花亂墜號
泥土野干自謂師子兒江河日下失砥柱慧命不
絕如懸絲老僧老眼看一過忍笑不住長歎歎休
歎歎眼前所見類如此澹嵒智者獨不爾手持鋤
斧出華林入門敲出南樵隴南樵老人道眼高識

咸陟堂詩集卷五

盡龍頭與蛇尾肋下三拳壑處親轉怒回順作歡
喜相呼相喚別華封踏上黃山萬念空九夏安恬
忙不徹故山歸去賣松風松風到處無人買持贈
鴛潭潭上翁莫草次且從容爾君一柄鋤雲鏝耕
遍千峰還萬峰

擬恍惚歌送智泓禪者歸北山舊隱

叢林可住而不可住也深山不可住而可住也叢
林而可住者粥飯次第香花絡繹利養富庶其不
可住者人我山高生死海關塵牢獄固去而入山

若無聞見勝手應足以作務深山安可住也然與
鹿豕爲徒狼鶴爲侶出則笠雨簑風耕田種芋入
則息影松陰安禪禪宇不知有名焉知毀譽不知
有利焉知積聚深山不可不住也君不見智泓智
者薄善知識而不爲向北山之北而歸去

龍江梁桓思出秋詩見質賦此以贈

秋詩唱自梁鬱洲一時作者爭波流大爲薦雷小
叩岳黃鐘元釜相應求老人老矣心未休無端河
西皆善謳昨夜吟君十九秋明月滿天燈滿樓照

咸陟堂詩集卷五

見五色花紋虬此時此景誰同遊人如其詩清更
幽詩如其人彫且修當今風雅徒汗牛砭砭什襲
矜琛球君有嘉穀方播耰良田早種須晚收幸不
振苗助長如宋人者與君努力耕春時

詒雨堂英石歌

爲邵俊公題

主人愛石如好友坐臥與俱行與耦花邊竹底倍
關情蒼苔白石長居守新闢閒園結草堂萬象森
羅莫須有巨靈無計補虛空五丁奔命窮羅搜深
山大澤到交衢神物韜光混塵垢選奇幣解杖頭

錢轉運憑將河曲叟雲頭兩足飛上船壁立崖崩
驚納牖主賓握手快平生珍重客塵頻抖搜覲面
昂藏七尺軀旁觀下拜如俯首本來面目鐵肝腸
豈肯折腰徇五斗却愁圭角不蒙藏未免傷鋒還
犯手君不見孔嘉三命循牆走直道難容聊曲就
落草盤桓待點頭九年面壁牢緘口

石形如拜

贈李善藏入學

揭陽先生生季子聰明不與群兒比東郡趨庭侍
絳帷取次學詩還學禮學詩壓倒元白翁學禮笑

咸陟堂詩集卷五

三

殺叔孫通出風入雅寫情性左揖右讓何從容院
公一見大歡喜首簪金勝肩拖紅紗齡釋褐人所
羨千夫百口聲相同太胥擊鼓催發篋五經如日
朝出東過眼一過輒成誦罷琴含瑟歸橫宮大人
刮目小睥睨才高禮下猶溫恭我在隔江望雲物
江城佳氣何蔥鬱鵬雛飛上九萬程鸞鳩斥鴳偷
心失奇言同類謾相猜寥廓高翔時與匹

丁亥元旦示徒

生恨不生空劫邊親見藏海生紅蓮此身豈有八

萬四千歲過現當來在眼前半生枉學道問著總
茫然學道不學儒學道不學仙學道不學律學道
不學禪學道不學魔與外學道不學聖與賢止學
自家真面目孌胎透脫金剛圈也不參究也不攀
緣也不入保社也不赴經筵一口無底鉢一個破
蒲團盡人與我皆有分饑來喫飯困來眠此是新
年新佛法珍重逢人莫浪傳

王屋山人琢硯歌和徐琶洲作

弘農陶泓大呌笑山人鑿破混沌窾崖崩峽坼端

咸陟堂詩集卷五

三

水乾出質入虛窮竊窬載龜抱龜頑不頑次第運
轉空濛閉飛光耀目動權貴明駝領取出梅關一
卷礪硯見遺擲山人得之深賞識大璞不琢由天
然天君獨運非人力紫羊迎刃露肝膽鵲披沙
偷覲眼青花絢采煙霧霾黃龍吐氣卿雲爛三瞻
四顧幾經營一圓一方胥有情婆娑火蠟發光怪
皮膚剝落存晶瑩琢成貯以流黃錦出入與俱暝
與寢晴聰疏註媧皇書煉石補天天斂衽琶洲高
士徐鐸愚囊中傾出靈蛇珠一唱三嘆盡刻畫山

人持入山僧廬老眼摩挲觀不足隨聲答響呈幽
獨有人問我山人誰陳子臣張號王屋

東邑明府姚齊州索蠟石

大通一室如斗大芥子納山山納芥奇峰攝入夜
明簾遠近搜羅遍空界昨暮山中買石歸朝來冷
市攜雲賣金銀生像戒慳貪愛石成癡甘破戒番
禺主人如水晶備舟過我春風生自誇有石立堂
下俯視一切殊崢嶸光明皎潔天下七巉巖礪礪
山中僧山僧見說神氣爽欲見未見心先傾朱門
咸陽堂詩集卷五

五

慵作曳裾客白屋聊爲倒屣迎緘書致語殺城叟
靜中久坐須經行我聞三山之下有五石五仙騎
羊成幻形古今變化不可測神物或復通精靈仙
令丹砂煮將熟一飽挾取隨登瀛不妨過我歡十
口興盡任爾還仙城

贈周貢新茂才

最初識君何處邊雲窩萬仞孤峰巔我方強壯君
盛年高視闊步相後先客來入室大歡喜拂拭几
榻相周旋乃云治食當入市舉手揖客姑流連所

君去城二十里左右前後無人煙草屨奮迅
馬提筐往返如飛仙須臾樵椎起速客市中所有
盈齋筵我時飽食方洗鉢合掌讚歎居亭賢高才
疾足事雲水何難撞破三禪天善財慧眼馬駒脚
君乎君乎胡不然君陽謙虛陰自許注目相視心
相憐別來今昔各殊世風塵回首成天淵三衣卸
却改縫掖萬里風雲高著鞭老人獨釣鴛潭水潭
水水清清見底大魚小魚夜不眠飛入蘆花明月
裏何人買棹一相尋牢鑣重關淨如洗主賓款洽

咸陽堂詩集卷五

五

異當年惆悵出門畱片紙姓字傳來憶木真須看
說著疑相似似不似昨日雲窩求寂人今作杏壇
門弟子靈山一會記得無莫忘瞿曇親囑累君家
古佛坐道場直裰承當建宗旨歸去分明舉似翁
父母未生何者是要識那吒骨肉無間取金剛周
大士

邑明府姚齊州致政紀事

他人在官門如市我公在官門如水他人去官門
如水我公去官門如市借問公門近若何喧聲動

地黃埃起士夫釋業農輟耕黃壤白叟肩相比比山
陬海濱走若狂攀轅卧轍無遐邇鄰封比邑有同
情越陌度阡何彼此里杵宵舂將授粢卽燈夜織
承筐筐小兒竹馬野人芹迎送交加均赤子千人
萬人通一心大聲疾呼盈百里九重高高喚不聞
四野蕭條失怙恃我公大笑出縣門停車謂衆且
莫喧縣官爲國撫群盜盜弭官閒勿復論心勞計
拙願休假仔肩暫息皆君恩前官於民聊爾爾後
人似我來源源殷勤父老早歸去及時教子還弄
威陽堂詩集卷五

三

孫父老承風盡稽首天上天下聞此言口碑載道
見遺愛公論在人名不謬野史近添廉吏傳先數
齊州姚炳坤

送張子白明府歸里

長安貴人騎大馬清遠清官歸鄴下水陸銷支買
鵝錢餽糧罄盡修琴價奚囊轉重宦囊輕手版長
拋歌板罷周行如砥直如弦一路吟詩到家舍道
旁送者誰與誰白髮山人來勸駕君不見綏山李
雪樵解印歸田事耕稼又不見番禺姚令公計懸

心勞快休假同聲相應好相求病相憐不相借
寂莫東林舊主賓惆悵蓮花自開謝有緣聚似露
珠團無緣散若瓶水瀉清風畱作額頭春棠陰蔽
芾無冬夏野老空餘去後思古道至今成話櫺歸
去來歸去來天路仔肩猛然卸濯足臨清漳振衣
登太華名山有約待同遊向平未老須婚嫁不用
重尋杭慨歌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也

觀劉塊然作指頭畫却贈

天地之大一指也造物化工成造化山川草木露

威陽堂詩集卷五

三

精神風雲雷雨供揮灑混沌初開假卽真大地平
沉眞復假高懸一指在虛空畱與人閒作圖畫先
生先生人也天自稱塊然非塊然手靈心敏破常
格指頭揭出拈花禪爪生甲長一粟許函蓋乾坤
三大千扁舟過我坐未穩大驚小怪呈空拳空拳
豎起無名指一闔一闔機鋒圓須臾索紙見技癢
管城老矣甘歸田甲端點墨指點水濃澹淺深皆
至理溟濛雲氣自空來兀突孤峰從地起老眼旁
觀得未曾天工人代難思議大哉偉丈夫善哉奇

男子耳目迴塵根肝膽無渣滓浩氣橫空亘古今
萬象森羅方寸裏區區一指何足多指天指地須
如此

挽毛明府

歲星本是金門客化作陽春布音澤丹徒盤錯試
牛刀導窾批虛幣心力差將聚斂博循良寧拙催
科受遷謫一曲長歌歸去來大小山堂花正開芝
蘭並挹天雨露叢桂同根月殿裁齊年衛武猶好
學讀書萬卷文說約名言高詠破羣衆象帝空王
咸陟堂詩集卷五 元

添註脚當塗束帛來菱菱桃李無言玄又玄相逢
笑我木偶佛我笑先生煙火仙煙火神仙難久住
乘風羽化登瀛去空留木偶在人間帶水沾泥日
西暮

丁亥生日自首

山窮水盡日西暮老景無多罪無數文通筆債積
如林多半引年兼啓墓乖張名實點清虛破犯初
篇成妄語自甘拔舌入泥犁不免刀山還劍樹此
身九死一可生賴有羞慙及疑懼同是世間無暫

人四大假合成幻身遭逢賢劫佛住世使我得作
伽藍民不耕不織不凍餒無禮無義無尊親白毫
一分人天供養養虛消不自重何況重添糞上花
製錦徵詩耀徒衆一時舉國走若狂狸奴白牯胡
厮閨頭會集斂通賢愚香花得錢錢送舍曰欲
之爲之辭高坐道場說春夢世閒壽者悉如斯自
稱等覺原等癡小人之癡癡到骨大人癡在毛與
皮學道年過七十一覩顏空腹爲人師身口意業
懺不淨虛生浪死徒增悲不須說著母難日人命
咸陟堂詩集卷五 辛

無常知未知

卽席急就寄題王領軍澹寧堂

澹寧主人洵澹寧雄才大畧今干城眼前臺閣有
山水胸中仁義爲甲兵偶來卜築就羊石開池甃
月涵虛明月明寫影近桐樹枝高風爽來秋聲秋
聲吹入月聰裏夜靜天堦涼似水輕裘緩帶掀紫
髯飲酒賦詩追大李詩成徐步繞花行四面香風
襲衣袂興來坐石藉芳茵長嘯清歌皆至理却嫌
城市無好山買石連雲歸袖底橫堆疊樹擬蓬萊

旁觀撫掌稱奇哉天台雁宕不足數
荷華衡岱遙相猜玲瓏八面供指顧
行住坐卧堪徘徊山僧本是愛山者
聞之神爽心先寫欲到城中試一看
紫陌紅塵畏車馬伸紙揮毫一贈詩
更須借重塊然先生爲作指頭畫

再續前題備述園林花石之勝兼送領軍入覲

塊然之指跡刪筆澹寧主人神仙骨
眼中之石意中山地上之花天上物
三人相對成一人奇花怪

咸陟堂詩集卷五

主

石遙相親未曾品花先品石巉巖磊落通精神
芙蓉翠宣峰潔大理黑白湖山皴主人兼愛無彼此
搜羅合作席上珍五丁拔山出遠岫千夫飛輓
歸城闌安排布置得宜稱低昂俛仰由天真選工
追琢備衆巧牀屏几案光鱗鱗硯北古松出天目
白石堆盤美如玉拳枝側幹類風斜虬鬚龍鱗映
華屋屋邊鑿石作清池類聚羣分饒水族金鬚吹
沫槿花紅銀甲搖波莎草綠綠莎紅槿互婆娑掩
映池中雙菱荷亭亭獨立羣芳表中虛外直無偏

頗遠風吹香滿四座芝蘭同室蔭天和黃花翠竹
寫情性蜀茶仙杏連根科古桂含香待明月臘梅
先雪凌高柯百花叢裏桐花實大樹門庭玉樹多
玉樹高承仙掌露南天植幹標銅柱漢臺待策上
林春主人騎馬朝天去臨川磨劍逐風雲華亭返
棹隨煙霧沈吟三笑別居亭前路雲泥悵延佇許
畱花石與山人相作衡門慰遲暮

壽詩

九天雨露桃花肥行地老仙行若飛飛上桃花最

咸陟堂詩集卷五

主

高樹連花帶子盈筐歸歸來分與兒孫喫滿腹文
章光陸離老仙一飽一萬歲拍掌笑殺丁令威

華亭張北山過大通見贈賦答

隔江聞有北山翁如雷灌耳心先通曾從卷帙見
佳句百尺寒冰洗塵慮出聞儒者講理學同聲合
象推先覺爲訪程朱似續人遊遍八方周五
車指北還指南直到仙羊方駐脚席不暇暖笑不
黔延佇二樵神躍躍興來杖策入朱明四百峰
嘯一聲更尋七十二峰去信宿雲路吟月明行吟

更問江門道白沙祠墓生荒草登堂一拜一題詩
銀榜貞珉傳麗藻歸來過我大通禪袖出新詩見
懷抱詩中許我王老師是則是矣非亦非老師不
打鼓與笛大通鼓笛全不識詩中許我如澹公似
則似矣同不同澹公無可無不可大通有可有不
可詩中許我爲忠孝教外何曾涉名教先生名教
有住著大通名教無住著早來池上看蓮花莫放
蓮花自開落

賀同老師上席慶雲

咸陟堂詩集卷五

五

三年不飛飛衝天攪混世界旋乾坤三年不鳴鳴
驚人獅子喪膽狐鼠奔老師本具菩薩心無邊利
土隨現身擗住門庭春又春多磨掩室修正因寶
華王座生埃塵么麼領出諸波旬野干據空大地
昏藏身北斗甘隱淪龍蛇掩蟄雲雷屯久默斯要
屈復信黑風吹散魔家民慧日天光重發新百川
赴海星拱辰高踞大雄持慶雲打開寶藏皆家珍
四凡十聖歸陶甄錢貫井索左右陳尊籙木杓上
下根一時煅煉成精金洪爐躍出光鱗鱗大通白

髮老聲聞舉手加額珠江濱願師法量如海
師道眼如月輪包荒雲水無主賓辨別龍蛇誰似
真八十不須更行脚直向毘盧頂顛行

壽丁憲使劉太夫人

巍乎高哉中條之山多列仙佳氣南與星峰連
袍衫服來翩翩潘輿到處萱花妍三郡一州咸管
絃康衢鼓腹歌遐年躋堂介壽初月圓火樹銀燈
輝玳筵麻姑勸酒相周旋瑤池遠致青鸞箋開紙
墨瀟流霞鮮玉書金簡文昭宣大哉坤德靜以專

咸陟堂詩集卷五

五

康哉母壽貞且堅青松翠栢相後先履霜傲雪凌
蒼煙兩開一氣無偏全春花秋實瓜瓞綿九夭雨
露如醴泉群仙共醉和風前樂莫榮今玄又玄見
者聞者皆垂涎山中猿窠誠顓顓聖凡懸隔殊天
淵長歌翹首崑臺邊隨風飛出朱明天願母壽億
千千方瞳綠隨神炯然佇看冠雀啣三鱣

答連山李禮山明府見寄

美人爲政心如水百尺澄潭清徹底洪纖靈蠢總
包荒游泳潛淪胥託體陽春有脚不留行大道

公無彼此遂初槃瓠長兒孫伏莽負嶠均赤子自
從單父靜鳴絃猗猗苗蠻爭側耳八排六峒風氣
開昔時頑梗今靡恥罷琴隱几看青山宦情攝入
詩情裏目送蜚鴻遠興生一路吟詩赴郡城秋風
過我松寮下話別林閒片月明重來有約理歸棹
公事曾迂幾日程挂帆夜渡珠江浦海潮有信風
無情我時西望發長嘯幾欲寄書遲雁征臘盡冰
消春水長煙雨濛濛盪雙槳何來遠札款荆扉拂
袖清風快幽賞開緘三復一沉吟勞君千里虛提

咸陽堂詩集卷五

五

獎自笑不如魯仲連坐看東海成桑田天下車書
歸正統借地開池種白蓮自笑不如夷與叔普天
何地非周粟北俱盧洲長梗米飽食無暇亦無欲
自笑不如纏澗民懷沙未是解空人一片蒲岡跌
兩膝寂莫東風過耳輪置書懷袖中奚啻什襲珍
索居非所惜古處通精神山中莫問松年紀惟問
桃花幾度春

題張北山太極行樂之圖

遊遍東西南朔究竟關閩濂洛淹貫典墳丘索路

鑄精華精柏駟役風雲電電成執文章著作
澄潭碧落動若樞機案籥清北朱霞白霍高等
山喬嶽悟到先天天不言坐斷湖山一角手持
一卷太極圖默與淵籍添注脚五行一陰陽也誠
無爲機善惡陰陽一太極也入一門閉六鑿太極
本無極也領真如歸寂莫用之則行舍則藏此是
北山真行樂適尊竺土契參同直迺橫渠紹家學

送石廣文赴西粵分考

香山廣文石娥嘯學究談禪窮典要齋珠綴領作

咸陽堂詩集卷五

五

明珠古調帝聲成別調磨經領薦是何年走馬金
臺正英地搏風奮起北溟鵬開籠放出新鷗鷺
跼蹐度上公車抱玉還山賦遂初謝公久注蒼生
望陶令先廻白社車尋師親入圓通室契道參同
教外書虛空打破作明鏡窠曰掀翻擊智珠智珠
繫在儒巾角拋却簿書狗木鐸手握金篋入錢城
淨刷簞塵歸澹薄首藉盤中誰送錢儒星門外堪
羅雀諸生屏跡蕭生來說有談無差不惡先生本
是佛仙儒蕭生自號古之愚師資針芥良不偶問

奇載酒徒區區山僧近住鷺潭上釣得錦江雙鯉
魚靜山冷暑見賓主烟雨空林念素居索居室遄
人不遠出岫雲心自舒卷斷科使者一紙書撮合
神交來早晚三生石上一相尋半月扁舟頻往返
坐消暑氣散塵襟又賦西征趨棘院漫說閒官閒
似僧捧檄驅車去不停纔經五里又千里行過山
程更水程臨岐欲贈難爲贈一抱無絃彈月明曲
終我亦還山去雲水茫茫空復情

朝天行贈王固山裕公入覲還粵見過

咸陟堂詩集卷五

王

天氣清寧疑蘸碧天象穹窿如屋極天家近在五
雲邊天威不遠顏咫尺小人望天天九皇大人格
天天一德鳳皇振響儀天庭啼鳩鳴鳩各屏息大
鵬奮翼搏天風鷓鴣斥鴳低顏色人生大小各有
天天上天下寧懸隔我翁本是天上人身騎天馬
乘天驛朝天到日天門開朝天歸來天路直天衣
出篋帶天香天書開卷承天澤建牙吹角天鼓鳴
駐節維舟問良覲昨日領軍今固山回首天衢舊
相識山人乃是天下人頭帶高天恩帝力日中見

斗天宇寬都屋窺天虛室白王荷一別去朝天今
來重見朝天鳥朝天歸去當何如鞏固山河比磐
石我作朝天行持贈朝天客天關重重指顧間延
佇天南望天北

題漆振伯贈言卷後

憶我始識壯士時西江水決橫塘陂長官順流放
巨舸平通竹岸穿花籬入門便問水深淺出定老
僧茫不知須臾壯士刺船去歷盡千村還萬戶田
高田下費商量江北江南歸指顧從容返命借箸
咸陟堂詩集卷五

美

籌話到前川日西暮老僧揖客問姓名旁人欲語
先低聲此翁不是尋常客卑視郭解齊荆卿兒時
不樂戲俎豆揭竿斬木驅羣英十三便笑舞陽怯
十五能請終軍纓身騎竹馬謁幕府抵掌談笑銷
戎兵結髮辭家佩長劍吳越山川遊已遍驅車燕
趙訪佳人寂寞金臺人不見肝胆相從國士知鬚
眉豈逐風塵變美人爲政懷古權舊遊萬里倫蹕
冠行滕結束嶺南去大道寧憂行路難賦就長楊
思徇監樓遲安邑餽猪肝獵心毋逐烽烟動使

那堪短褐寬昇平日久休兵革
腥風颺起萑苻澤
匪裏芙蓉試一鳴飛光褫取鯨鯢魄
賣刀買犢爲
何人革心革面伊誰力長歌歸去不施勞風雨連
床無愧色當局旁觀知未知此翁不是尋常客善
刀不肯殺癩頑讀書不屑循行墨結交不用盟鷄
壇論功不作賜賜嚇要識此翁姓與名江西漆郎
字振伯

咸陟堂詩集卷之六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五言排律

贈張樵叟

堂上青雲客，壺中白髮年。置身三對策，娛老七條
絃。自薄雕蟲技，言耕養宦田。漁樵同去住，煙火作
神仙。得意詩中畫，無心酒後禪。曲江風度古，博望
子孫賢。海國懸孤早，梁園授簡先。露滋叢桂發，秋
曉碧梧堅。有客山中至，尋君世外緣。倘能愛狂簡，

咸陟堂詩集卷六

一

應許闕華筵

壽修方伯

川嶽鍾賢哲，風雲起壯猷。經綸天可補，帶礪國同
休。鐵券傳三錫，金門覲九旒。恩波隨扈蹕，霖雨遍
瀛洲。率土河均潤，殊方澤未周。帝心專簡在，天眷
屬懷柔。連帥今方伯，屏藩古列侯。秉圭何簡簡，履
政獨優優。中澤鴻初集，卷阿鳳暫留。陽春開壽域，
煦日照遐陬。槐省三公樹，微垣百尺樓。高山長在
望，野老湯凝眸。杖屨難為致，甘棠可共遊。願言思

召伯敢望識荊州

舟過南海神祠紀勝五十二韻

方輿會有樞元氣，混茫開闢大永輪。佳千江海印
持，崑崙接雲漢，漢漢滄天流。萬派宗南，解翠峰華
北。維視融熙帝，載習坎谷。南嶺廟貌崇，今古明禋
洽。歲時堂皇，依島嶼，制度出班。仙波影搖銀壁霞
光，冒玉屏，周垣丹以覆。夏木蔽還，虧朱鳳翔阿閣。
雕龍繞繡，神君瑞黼黻，像教肅威儀。徽號絲綸
錫，恭文錫石，垂金題懸日月。銅鼓列雄雌，寢齋

咸陟堂詩集卷六

二

碧媛迴廊，研額夸網珠，交掩映香篆。互參差花雨
承珠，輟晨風滿，桂旗百靈紛總。總群動信熙熙，帝
力夫何有，神心予所知。溯洄由夙昔，俟節在今茲。
浮海身將老，輕舟晚更移。潮平黃木港，浪急赤王
祠。越陌尋芳徑，磨崖讀故碑。鴻文推拓匠，弘桴仰
成規。土木因時革，滄桑任運為。繁談遵世諦，慷慨
有遐思。延佇看山色，沉吟續楚辭。零悲泛梗珍
重薦江離，工祝傳神語。征人指路岐，禪心通陟降。
逸興入逶迤，隔壁尋僧話。沿階引鶴隨，漁光鏡裏

莫旦過客棲遲香積潭薰蕕蒲圃廁萊苑太虛亭
軫城周道豈平陂悵別東林社衷回古殿基亭高
名浴日海闊見朝曦石磴綠苔蘚雕甍枕碧漪興
難辭跋涉行不厭孤危歷嶽舒清嘯范欄詠古詩
坡公留墨瀟湘客叶垣笺蠅篆明還滅龜趺仆更
歌摩挲瞪兩睫取次策雙眉蜃氣呈真幻蛟宮集
瑰奇虎門天鎖鑰魚石郡藩籬蟬蛩穿雲脚鳬鷺
浴水滄漁家收蜆米田舍足梗糜幾處烽煙熄三
春士女嬉神人胥慶快老少自扶攜俗儉芹堪美
咸陽堂詩集卷六 三

寄鄭珠江給諫與張明府同賦用杜工部寄李侍御韻

天上金門客林間白社人風雲供吐納鸞鳳露情
神近識潛龍躍寧同尺蠖伸文章超哲匠出處邁
羣倫拾芥科名早登瀛物望新履聲繩祖武軌影
軼前塵董筆推良史潘輿有老親木天曾註籍桂
浦暫閒身舉世爲形役惟公得正真栢棧方愛日

風樹忽經春懷古今猶昨匡時志有鄰報恩終報
國憂道不憂貧握手相知晚論心惜別頻上方畱
笑語北闕返詞臣山靜宜孤鶴時清見一麟封章
欣入直飛札笑逃秦拜命嘉平臘題詩上巳辰求
聲中宿應學步少陵陳點檢谿橋約沈吟粵海濱
問年吾老矣七十尚迷津

壽龐明經

南海衣冠盛東山物望專鹿門繼祖武虎觀仰前
賢古道江河下清風水石邊中流憑砥柱薄俗仰
咸陽堂詩集卷六 四

陶甄白首明經日青雲卷翮年還童丹九轉娛老
易三編舉案龐眉竝趨庭彩服翩門無題厚客谿
有釣魚船遠逕栽紅藥開池種白蓮閒尋宗炳社
來問遠公禪鳩杖時安步藍輿或比肩山林今宰
相煙火老神仙玄奘傳雲笈青鸞寄彩箋蓬萊曾
有約弧矢正高懸穀旦旦初曙中秋月漸圓主人
誇巖鑠賓客舞蹁躑錦繡華封祝觥籌梓澤筵牛
酣人似玉高詠筆如椽槐我遊方外因君念昔緣
野芹慙獻曝鐘鼎嬾垂涎一見須驚老相逢畏問

年風塵歸未得松栢老彌堅杖屨春秋富空門歲月偏願隨鴻鵠後翹首彩雲天

答李明府禮山見過韻

久向連山宰清風迴出塵舞千苗可格振鐸俗還淳夙契神交遠今來道味親尋僧閒半日畱客話清晨野果聊將供茶經久討論踈慵難恕已豁畧在當人歸詠胎新句開纖拜下陳思君似明月水影接霜筠

呈樊學院晦菴三十三韻

咸陟堂詩集卷六

五

聖治法唐虞明良協典謨股肱隆委任聲教務覃敷五嶺承天眷三台耀斗樞九重申簡命多士仰鴻儒閒氣鍾鸞鳳清風溯馬湖尚書詒燕翼繼體執金吾報國惟忠孝傳家有範模文孫繩祖武國士起天衢釋褐瓊林宴傳臚玉殿趨木天憑起草渠閣屬操觚道德蹤伊維文章紹董狐兩脚丹鳳詔重佩玉麈符丙歲持衡鑒秋闈起滯濡重離欣繼照萬彙快昭蘇返命天顏喜聞風物望孚居諸俄十稔往復載前驅士習由師帥文風賴植扶

軒專節鉞水槩絕苞苴憩艾畱采蔭旬宣極海隅殷雷爭啟蟄合浦罕遺珠藉藉馳清譽謙謙遜碩膚咨詢窮草澤拂拭遍泥塗兩返巡方棹言尋出世徒維舟問農圃戒僕却傳呼握手憐僧老談心到日晡交從文字密禪愛性情孤我本同枯木生涯但守株披來三事衲贏得半生愚天上青鸞馬山中白首猪雲泥隨去住車笠且須臾知有重來約寧忘去路迂明朝到韶石曾記大通無

貧兒詩

咸陟堂詩集卷六

六

唐人路德延作孩兒詩五十韻中寓譏刺致罹於貶宋致政郎張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曲盡衰羸之態雖不迂俗猶未免於寒酸予賞其詞復繼和之爲貧兒詩因同學之憂貧者每爲衣食起見示以大意匪若前人寓託譏刺曲盡寒酸態也觀者諒之

微生返自然從不慕肥鮮懷古發長嘯師心空復憐五金曾躍冶百煉始成綿故舊休通款交遊

行迴車遵道路絕粒事神仙
 俯首甘人後翻身走馬前
 清臞形似霍峻潔淨於蓮
 管帶蒲團話忘炊曲突煙
 流塵生破甑飛轡躍征鞭
 短景催年老齋居免業牽
 卑棲宜短屋高詠薄貪泉
 孤竹常枵腹長汀嬾索錢
 緼衣雲片片綴鉢日懸懸
 草屨將身去香珠信手拉
 野柳隨地刷苦茗帶渣煎
 忽訝隙風冷寧知土壁穿
 竹疎成鼓吹松老落釵鈿
 前枕紋依榻滋茵綠勝瓊
 菜根邀上客莢芋享時賢
 捲幔山光滿窺池日暈圓
 虛空高放眼濃厚息塵
 咸陟堂詩集卷六
 延雅俗隨豐儉人天任促
 延二時行處辨十萬夢中
 纏香國原無休陶琴豈有
 絃衣珠藏自富竿影正還
 偏審能甘澹薄何用更雕
 鐫寄語諸方道來參一味
 禪寒溫三事衲風雨七條
 袂虛室空諸有全身刺一
 拳步行騎水牯袖手看鞦
 韆野老焚芻狗郵童放紙
 爲人由人去就我與我周
 旋衣褐休懷壁書空代寫
 箋海潮消復長山月望還
 殊物理應如此吾宗妙不
 傳休糧修白業因地種黃
 蓮苦趣成真樂靈根秀識
 田無心乘化往何事抱愁
 眠

道在簞瓢外閒非水石邊
 形骸向土木簞笠亦貂蟬
 眞見須離見生緣詎有緣
 本來無欠剩誰復較偏全
 細入微塵界高登自在天
 瓶盤終有漏絲絃不須填
 幻寄隨漂梗浮生等逝川
 光陰銷黯骨風燭散歌筵
 好去參雲水歸來磨甌甑
 腰閒舂米石江上釣魚船
 珍重惟今日蹉跎又一年
 漫將兒女見逐物起狂顛

咸陟堂詩集卷之七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五言律一

九秋雜詠

太虛本無質幻跡偶因風日月溶漾外星河淡蕩
中影邊消伏暑天際失奇峰莫訝人情薄炎涼到
處同

繁華難久住搖落得輕身遠近隨風力高低逐日
輪紙寫雲外線野馬路旁塵悟得循環理相逢總

咸陟堂詩集卷七

未真 秋蓬

落葉樹邊屋樹邊人獨行遠風一蕭瑟林響自鏗

鐸人耳吾將老無心鳥不驚從來知此意南郭古

先生 秋簫

寂寞秋原寺霜鐘韻最幽數聲生殿角一夜白人

頭晶晶月當枕蕭蕭風滿樓何能此時節還起景

陽愁 秋鐘

泗濱一片石萬古知音難野老無心擊西風過耳

寒韻高泉竝落聲冷葉先乾歷歷誰相委蒲團夜

正關 秋聲

霜色滿庭莎青青奈若何漸看蝸篆少唯有雀行
多晚步痕添屐朝眠綠上袞野情閒不厭車轍莫
煩過

生涯在南畝早晚及西成舊業蒹葭外新涼襪襪
輕白牛眠露晞黃雀啄香粳共有豐年慶家家社

鼓鳴 秋田

遠浦霜天晚寒江淺淺宜荻花螺女折漁火射工
吹有宿量沙積無魚上釣絲棹歌人獨往涼月浸

咸陟堂詩集卷七

漣漪 秋汀

秋色淨如練秋潭瀉似雷霜威從地起花雨自天

來激石喧雲碓分流入茗杯誰知空谷裏有客採

泉回 秋思

八影

滿院春光薄陰晴不自持色香無着處高下總低

枝古月當中見天風匝地吹與君同寂寞疎雨閉

門時 梨影

不辨勞亭色誰知遠別心大堤多近水斜日漸移

陰壘浪生平地新條暗舊林東風太無賴掃
堦深柳影

一片橫塘月芙蓉鏡裏有參差棲鷺跡掩映釣魚竿
葉覆青洲幕花擎白玉盤涉江歸去晚北斗正
闌干蓮影

何用直干霄低垂近寂寥閒窓添个个虛室靜蕭蕭
蕭白日心先遠青雲路轉遙此君不可見形影兩
無聊竹影

秋色與心清秋花刺眼明南山天一角滄海月三
威陟堂詩集 卷七

更愛此孤光合因之逸興生儵然陳跡外相對兩
忘名竹影

古柯高百尺全體含宮商偶爾見孤影要之非所

長疎校凋玉露片月墮銀床我亦和光者相期在
善藏桐影

我愛洞天樹花開正茂寒真香魚可得留影與人
看骨格空還傲塵根淨到乾繁華非所羨息蔭且
盤桓桐影

去天無咫尺映地有千尋已近來榆景猶存水

心秦封雲霧龍臥息深深不見赤松子
陸沉松影

秋村十二詠

漸覺山衣薄因知物候更水邊草意早林下病身
輕爽氣來虛室遠風吹太清助朝別紈扇珍重故
人情新寒

出伏仍清渴經旬尚飲冰寒齋留熟客陽燄逐秋
蠅卉木傷殘暮炎涼變愛憎惟餘天畔月冷魄掛
枯藤桐影

威陟堂詩集 卷七

四

野葵堪采采露濕交加老愛無情物近聞護足
花清齋留上客佳味出貧家晚食流匙滑尊羹未
足誇烹葵

山厨撥牛糞宿火出蹲鴟猶帶烟霞氣難教鼎
知懶禪分各半野客朶雙頤飽食頻捫腹何妨代

晚炊桐影

何處鳴雙杵聲聲隔短牆貧家刀尺冷田舍宿春
忙斷續微情寄分明遠思長授衣時節近瓜代未
還鄉降砧

村童搗破鼓野老祝豐年社日隄鷄黍秋聲雜應
舊蟬喧分兩部牛飲快三千何待漁陽弄山花上
鬢先社鼓

秉燭何爲者微光近夕暉遠兼漁火亂低並野燐
飛腐艸成形小空囊識字稀平生懷古意不羨借
餘輝螢燈

我家徒四壁閉戶不聞喧深夜有蟲語幽人無所
言細微通寂寞親切語寒溫會得希聲理知音許
共論蟲語

歲陟堂詩集卷七

五

秋水潑潑碧河洲面面風白蘋留不住吹入蓼花
叢就岸維舟近回橋掛席同棹歌何處所在晚
涼中蘋風

晚花開爛熳宿雨滯淋漓且蠟黃桑侵難拋自接
羅南山空悵望秋色半離披可笑餐英客陰晴雨
不知菊雨

曉霜溽露艸緩步一沈吟知有堅冰至難爲遊
心板橋微見跡紅樹不成陰白足歸來晚青山何
處尋履霜

瓜熟已除架莧乾無復蔬何當灌園罷又是築場
初晴日遲收稻中田早結廬自來勤動慣不敢廢
耕鋤築圃

韋溪八詠

山色遠復遠日光微更微當窓見雲岫倒影入書
幃老眼頻回首遙情欲振衣所思在寒瀑向晚幾
人歸樵山返照

翠峰如列嶂萬壑凌蒼烟雲日有深淺古今無變
遷繞樓開半面窺枕近孤眠十里谿山路相尋待
歲陟堂詩集卷七

六

放船不壁環峯

一菴臨古圩初日出幽林是處有人住靜中聞梵
深清聲宜水雀餘響答風琴直入紅塵去知音不
可尋月衣朝梵

舊是長松地今來但一池野花開菡萏秋色蘼蓮
漪水殿鄰鄰國犀渠洞藕絲何常見形影獨立夜
深時蓮池夜月

長夏離支熟東臯勝事多赤城通水國紅樹擬霜
柯人有十年計官無五月科隔溪看未飽欲買奈

貧何 東齋丹荔

往往南園去榕陰坐寂寥清談方半日落葉已齊
腰樹老不知歲候高還蔭橋散人如散木相過不
須招 南園榕蔭

亦知耕種苦所願在秋成預作輪租計方將剝稻
聲潮田多餘歲雲確有香梗自悔爲農拙西疇空
復情 自悔爲農

北海潮初上漁歌下夕陽遠風吹漸近短笛聽來
長浩蕩波千頃沈吟水一方蓋中人不見何處問
咸陟堂詩集 卷七 七

滄浪 北海漁歌

新晴八詠

亂蕊雨中盡餘香晴後來春光正駢宕芳意爲徘徊
徇襍被當軒曝薰籠傍架開東君愛岑寂風味到
茶杯 花家

綠楊初見日雲樹雨參差落絮飛仍濕輕烟淡亦
垂拂墻千嶂曙隔水數家炊可笑柴桑老朝眼起
獨遲 柳眉

日出羣動見雨餘春艸幽怒蛙發深蟄鼓吹出

洲真籟無喧寂微聲自唱酬何人洗雙耳默坐釣

魚舟 蛙鼓

雨後百花低花邊鳥韻齊物情方自喜相喚出晴
隄老崔獨無語流鶯飛更啼我心正求友閒步過
峰西 鳥聲

久雨晴偏好尋僧興不窮衲衣爲社主驢背識詩
翁話倒三竿日談生四座風偶然發清嘯飛出石
橋東 詩翁

吾家無長物弊布與生蕉料檄及時晒清明能幾
咸陟堂詩集 卷七 八

朝紉針當畫影開匣近松寮宵羨朱門客花間驪
錦貂 驪衣

林香迎霽日一路落橙花孤杖扶吾往千山是我
家青苔沿舊路白鳥印晴沙物理堪乘興春光未
有涯 散步

一徑入花村天晴花正繁近嫌車馬跡編竹護苔
痕隙地牽蘿補深根任雨翻叮嚀語鷄犬從此掩
重門 莊籬

閒居十詠

隙風如葉驚野馬互馳驅轉盼爲陳跡無心事
除蒼頭弱擁雪白髮老攤書卽此離塵鞅清閒綽
有餘埽地

隱几成枯寂風埃任蔽虧滯形如土偶覲面笑兀
規拂拭渾無事踟蹰空復爲誰知塵世上此座有
閒時淨凡

博山蒸沉水矮屋籠高烟枯木發光怪寒灰待火
傳衆芳聞裏過一味靜中禪空印眞消息深宵半
默然集香

咸陽堂詩集卷七

九

多謝雪中炭言烹雨後泉茶經無定法之節有眞
傳破壁孤煙直虛堂細響回何人惜客來問趙
州禪試茗

急機狎羣鳥朝去暮還回飲啄得無懼焚篋不待
開崔田分滯穗燕語下香臺獨有山梁雉長饒喚
不來飼鳥

種花臨水際花發水添香抱甕不辭倦谿深杳樹
長雨餘容我嬾春老教人忙自得閒生理榮枯感
衆芳灌花

介石爲良友端籛憶舊遊相逢在雲水聊與濯清
流黑白靜中見烟霞深處收不辭頻拂拭塵世共
沉浮洗硯

靜理匣中琴傳將絃外音翛然如有寄彈者本無
心山月下枯木松風吹素襟何人爲此曲無乃水
龍吟品琴

天下原無事人間局未空戰酣殘日下聲亂落花
中退步思黃老當機笑狡童旁觀方袖手何暇辨
雌雄觀奕

咸陽堂詩集卷七

十

偶然看舞劍聊爾學臨池草聖子私淑長沙素律
師逢山留墨濤上地葬毛錐寫盡芭蕉葉春風總
不知臨池

聞鴈雜詠

繁霜變危綠葉葉作秋聲遶樹一爲聽長空數鴈
鳴飄零無定所遠近自分明共有堅冰戒高飛懷
野情霜林聞鴈

終歲長爲客秋風早閉門哀鴻頻入耳羈旅易銷
魂矰繳滿天下菰蒲卽故園所忌葭莢外頓汝聞

寒溫 客合開雁

初日映殘雪負暄何處翁千山尚凝素萬里見征鴻我欲蹈東海好音來遠風無由生羽翼相伴出樊籠

雪晴開雁

高虹收宿雨寶鳥下斜陽振羽雲猶濕求聲輿轉長風輕常近影天迴易成行相喚蘆中去伊人水一方

自後開雁

秋光何晶晶天際來嚶嚶不辨鏡中影應迷雪後踪蘆花深夜語桂殿五更鐘知有歸期在家山已

咸陟堂詩集卷七

士

萬重月下開雁

曠懷觀物理何者最相宜高閣月明後孤燈雁過時海風吹不斷天路去多歧擬作秋鴻操知音更有誰

開夜開雁

我本釣魚客秋江晚候潮雁歸蘆葦岸人倚木蘭橈細語互相答野情如見招隔波聽未徹雲水兩迢迢

舟中開雁

落葉古城秋遙聲起百憂驚禽來絕寒寒月下南樓高不及星漢卑惟戀荻洲玉關人未入應悔覓

封侯 城接開雁

渺矣冥鴻跡逢山得自如片雲隨去住孤鶴互相於出谷爲求友閑聲獨起予憑君寄消息白首老樵漁

山間開雁

清絲流瀉灑枕石日耽眠翻笑雲中翼偏驚物外禪一音分衆籟微響雜高蟬直入蒹葭去秋風又

年終退開雁

咫尺虎谿水危橋著屐過旅禽知此意留語入煙蘿天路難如此秋雲薄較多稻梁非所羨相戒慎

咸陟堂詩集卷七

士

風波過橋開雁

強起倚書牕冷蟲喧四圍多情惟旅雁相勸授寒衣久病獨無緒遠書來更稀留君慰岑寂江燕任先歸

病起開雁

枯禪如木石深坐對銀缸靜極乃聞雁聲高猶到窓履霜心自苦帶月影俱雙莫怪焚膏客秋懷老未降

孤燈開雁

獨策蹇驢去東郊踏雪花遙遙見蜚雁一一入晴霞過耳邊聲近驚心暮影斜歸鞭吟正好詩興寄

平沙 望青閣雁

側枕擁殘絮日高猶未興似聞天半語遙喚雪中

僧萬物盡形役幾人能曲肱相憐爲飄泊應不羨

飛騰 秋杜開雁

斗室煖如絳帷唯坐到晨翰音遙聒耳枯木爲傷

神明月下滄海全家住白蘋誰將雪中炭空憶上

林春 杜開雁

三徑久不掃籬根長綠苔秋聲隨雁入花意待人

閒予亦自知老實從何處來水邊頻寄宿鷗鳥或

辰陟堂詩集 卷七

三

相猜 東籬開雁

郭外縱橫畝秋田遠近山三農方待穫一雁下庾

關似訴風霜苦焉知稼穡艱躬耕與行役相親未

能閒 西時開雁

植杖倚晴雪長天來好音雙禽聽未穩孤策意何

深蕭蕭雲霄羽悠悠湖海心一條瘦筇竹期汝共

浮沉 倚杖開雁

枯禪長抱膝兀坐到更闌何處雙飛翼頻驚五夜

寒繁音歸碧落餘響入蒲團爲語替替者生

跡難 抱膝開雁

借園雜詠

久住東林不堪煩劇且念老母未忍遠離

遂尋舊隱借地於南海龐氏之園林暫寄

跡焉隨事造興得詩三十首

偶來非久住所得乃無窮樹淺頻移鶴天高任轉

蓬自誇雙足健不覺一瓢空又復尋幽去春光處

處同 尋幽

自社曾遊處朱門今幾重雲峯仍故態水鏡變衰

咸陟堂詩集 卷七

西

客地主開虛席山人許寄踪鹿門知可託垂老願

相從 訪舊

小補成新築能閒擬樂邦墻低山入榻池淺月搖

窓開徑慙非謂居亭恰是龐了無鷹兔見隨意守

枯椿 卜築

九夏安居近開房得便室本來無破漏何用更修

治雨細泉先入風輕暑不知叮嚀語僮僕從此息

驅馳 安居

舉世爲形役吾生願息機相逢無半語惟勸掩重

扉同病憐孤鶴將闢博一饑繩樞牢縛定遑問是

邪非閉門

却防佳客至先寄數行書但願存真契無勞念索
居風埃盈几案藤蘿礙軒車要識東樵否迎逢近
不如謝客

入門先學圃隙地墾榛蕪一雨喧童穉雙畦逐老
夫充廚先野菜虛架代新瓠愛此同生意何曾計
有無課圃

聖泉清且冽乃在此岑西久別頻相念重尋定不
成陟堂詩集卷七

五

迷杖藜聊獨往茗椀且教攜但得驅煩渴何須入
品題採泉

小池荒已久春藕種來佳塵世能無染真香靜入
懷淺深隨所託清濁豈相乖物理信如此吾生未
有涯栽蓮

清明分善種穀雨及時栽卽事堪懷古長歌歸去
來人無終歲力花僅一秋開莫怪東籬下沉吟日
幾回種菊

簪篸三畝宅落穽四無鄰枝葉彫將盡蕭條乃見

真去畱惟使我疎密不因人恰好存孤幹風前倚
病身刪竹

每憐橙蔭好端坐挹清芬近樹安茶竈移根傷水
雲人風深浩蕩一氣自氤氲莫漫傷顙領繁華不
似君移橙

古梅枝亞地春老千偏繁惜綠斜開徑憐黃鎮掩
門羸僂防鑽枝蟻語誠傷根物我同生理經年總
避喧識梅

地寬榛莽遍天迴露珠清早出衣從濕歸來日已
成陟堂詩集卷七

六

乾長鏡聊自託破竈笑相看識得新州老芻蕘未
可瞞刈田

清泉供濯足休笑道人頑等覺原平等閒身豈有
閒鶴歸雲外步僧踏水中山兩脚俱無著相隨且
閉關濯足

會上飛雲去今來水石邊臨風振衣袂回首憶當
年千仞何爲者七斤殊不然老人新浴罷抖擻息
諸緣振衣

儒門洵澹薄吾道不蕭條午食喧羣雀春蔬盈一

瓢聞鐘炊玉粒洗盃閑松寮差勝陶彭澤長俊爲
折腰 牛齋

閒園過宿雨野水浸堂坳漸覺多忙事商量葺破
茅遠天收蟬螭斜日織蟪蛄最羨雲中鶴高飛不
定巢 晚弄

兀兀成吾是悠悠笑爾曹自從來此住坐久不辭
勞一榻空諸行雙趺送二毛偶然舒兩足窓外月
輪高 跌坐

閉門事行脚當下息奔波一日能千里諸方如我
咸陟堂詩集 卷七 七

何跛群誇迅疾夸父遙蹉跎三市清池去香風吹
菱荷 經行

本欲成高詠低吟背落花隔牆人久立多恐是詩
家風細不關樹泉輕微漾沙此情俱寂寞餘響送
流霞 後吟

偶然發清嘯飛出水雲鄉天籟一時寂山風萬里
長蘇門心自遠竹里老偏狂誰是知音者斯人未
可忌 清嘯

人間天所忌久雨阻經行不放終宵月空餘半夜

明自來還自去誰送復誰迎顧影無相識唯聞屐
齒聲 步月

草屋近南畝遠風來渺冥披襟納涼駛觀面識居
亭虛室靜生白孤燈長自青封姨許相過從此撤
疎櫺 迎風

所貴遮吾眼方將理葛藤誰知斲輪處猶有讀書
僧三冬無俗物千古得良朋翻笑東林老逢人說
上乘 揮書

年來惟善病高枕水西樓獨宿同孤鶴閒眠笑老
咸陟堂詩集 卷七 六

牛雲陰山被薄月滿竹牀幽竟夜不成寐無言自
唱酬 高枕

頻頻相管帶處處惜光陰此意無人會唯君知我
深孤明虛一盼靜夜息三心少小爲形役勞勞直
至今 顧影

高視薄雲漢書空止自詣眼邊無怪事指下有清
談真易何須畫圓伊不待三玄珠歸罔象持此報
同參 背空

有客頻相勸言師道過嚴繩也偏擇穢蠶聚却因

甜苦節多成病長饑爲矯廉殷勤謝來意魚掌豈
能兼 述嘲

昨夜夢行脚茫然失聖凡有人坐盤石云是補陀
巖明月下滄海長風吹布衫覺來舒老眼紅日上
松杉 紀夢

十九秋

寂寞兼葭外微茫見佛燈數株紅樹下一箇白頭
僧露冷先藏鶴林虛靜愛鷹西風動幡影無語問
南能 秋寺

咸陟堂詩集 卷七

无

落葉不到地遠風時在林有人騎瘦馬終日拍鞍
吟艸色驚心老霜痕刺眼深如何行路客容易說
登臨 秋原

空谷無人處高泉間落霞寒光投澗直懸影入雲
斜八月山有雪二時天雨花老僧觀不足飛沫濕
袈裟 秋瀑

一所尖頭屋千山落木風日斜葭莢外人在寂寥
中倚樹見歸鳥聞軒聞艸蟲轉嫌鄰舍近隔水結
茅篷 秋屋

村童喧北里野老報西成掩豆豚肩小吹爾羯鼓
鳴神鴉飛食肉社鼠坐分羹醉舞黃花下巫陽象
版輕 秋社

我亦有仙骨高居遠俗塵不因吹笛處誰識倚樓
人山色開三面秋空無四鄰超然羣動外日月逐
閒身 秋樓

下流不可處衆濁難爲清最愛荒塘水能畱孤月
明煙波秋澈澹行藻夜縱橫取次堅冰近春來艸
又生 秋塘

咸陟堂詩集 卷七

半

白艸經年成黃花萬里情秋風度天塹落葉滿邊
城壯士猶編伍將軍未厭兵主人恩尚淺七尺爲
誰輕 秋戍

愛爾本無我逢秋識故人滯形還偶影顧笑復憐
聲虛室自生白太空誰寫真所嗟承弁鬢一見一
回新 秋鏡

白蘋紅柏岸子子慢旗高沈醉歸吟客涼風吹弊
袍長卿新酒保公瑾舊醇醪相見芭蕉道枯禪笑
我曹 秋帝

華亭人去後湖海幾經秋畱得一竿竹閒來

舟百年叅水鶴一笑和沙鷗相勸桐江老青

黑裘

秋漁

不道秋煙淺山光淡幾重曉來看遠岫飛去最高

峯月恨冰壺小雲添水墨濃渺然聞見外清籟散

疎鐘

秋鐘

瓜蔬秋未晚舊桂老偏宜物理洵如此吾生定不

疑根前惡地力烹淪在人爲莫漫遺黃葉隨流白

不知

秋采

咸陟堂詩集卷七

主

檐前涼雨過燈下落花頻萬古無窮事三更不寐

人秋光成一片老景自相親寂莫消難得平分與

隔鄰

秋燈

大地同明月一人彈素琴秋聲入枯木餘響在空

林偶爾寫情性翛然無古今鍾期如可作猶恐未

知音

秋琴

處處鳥聲稀秋風動殺機將軍初命駕寥廓已高

飛犬帶重鉞出鷹餐一飽歸鷁鳴方自喜何幸此

身微

秋獵

莫笑山衣破偏能代負喧公然對狐貉各自話寒

溫九秋霜露重一衲水雲屯閒與兒童道無衣早

閉門

秋衫

新得新陽簞秋來布石牀有時自舒卷無地不蕭

湘雨過蘆簾潤風高薤葉涼莫誇人竝倚幽獨興

偏長

秋草

物外形兼影花邊弟與昆翔翔入秋草遲莫憶王

孫好夢迷烏足前身是漆園御風人未返何處可

招魂

秋曉

咸陟堂詩集卷七

主

十放詩

攜雲下嶼岫兩腋生寒光中道一爲別故山歸興

長升沉無定所咫尺遙相望行矣勿復道秋高天

森茫

放雲

嬾惰已成性與君相見稀括囊乾欲歿腐艸忍同

歸好去度星漢休來點客衣破除文字障何處不

高飛

放登

獨立倚秋風獵心知汝雄臂藉聊爲解宇宙一何

空儔侶情偏洽山林興不窮舉頭天外望誰復出

樊籠放鷹

天寒猶下水日暮自呼名愛爾無泥滓託身隨濁
清歸來風雨後放出羽毛輕莫逐雙鳬去丹青不
易行放鴨

憐爾受羈繼逢僧解玉環獨歸千嶂外長嘯一聲
閒靜躁難同住獼猴莫共山殷勤揮手別相望白
雲間放猿

山中有高士共住一年年短榻寒連影孤燈夜立
禪神交天地外悵別秋風前大笑出門去閒雲何

咸陽堂詩集卷七

三

處邊放鶴

三農皆有役一隙即閒身以此均勞逸安能長苦
辛谿山隨所適水草自相親白石歌殘後應無扣
角人放牛

寒臘欺我老出郭故蹢躅盡日行吟苦長風吹面
寒歸來語童僕從此解羈鞍相送秋田去焉知世
路難放驢

隔江老漁父收釣細鱗肥問市提筐入逢僧托鉢
歸從容蘇洞轍談笑得生機極目滄浪外煙霞靜

可依放魚

翩翩雙鳬子來自古羅浮好客難爲別飛仙不可
畱遐心返初服歸路藉丹丘共有逍遙夢相期在
石樓放鰻

東林七間

碌碌今如此冥冥非所知勝人寧有定於我或無
私劫火焚芻狗青雲變素絲杞憂誠國極深信轉
成疑問天

屏跡茅檐下追隨日以疎偶然到城市未免識儂
威陟堂詩集卷七

三

渠造物靜相對此身常有餘何時謝形役不敢惜
離居問影

古道接桑麻仙源入望賒避秦人去後無復種桃
花岐路傷萍梗逢溪問釣槎隔江何處所或恐是
吾家問津

老去嬾耕田秋來願有年每從橋下卜頻解杖頭
錢南地三冬雪西疇萬井煙農談昨如此曾否不
虛傳問歲

高枕得無事出門胥有營紅塵駟馬客白髮

聲茅屋閒將老蒲團坐到明相看此意誰
誰清 問夜

相知無厚薄相見有疎親偶爾逢新識悠然思古
人閱窮千載事贏得半生貧何似秦灰後金張早
致身 問字

往往難平事煩君幾濯磨風塵頻抖擻歲月易蹉
跎鐘虞清兵器鉛刀當太阿不知三寸管誰較殺
人多 問劍

後七問

咸陟堂詩集卷七

美

我有千古恨高高將聽卑亦知曾補後不似未分
時得氣清何少流光照或私可能空闕外容我管
中窺 問天

不辨誰賓主何因有往還憐君時一顧笑我未能
閒世態膠難合前塵跡可刪終當事韜晦相待掩
重關 問影

擾擾役車塵悠悠失路人九衢多覆轍一往幾埋
輪我亦自茲去相逢笑有因別尋林下叟回指故
山春 問津

空餅無俗物破甕久生塵比日事田圃占年拜水
神審能免溝壑不敢慕陳因願得長如此終身作
野人 問歲

孤燈坐終夕坐久燈力微曉漏知多少鄰雞聞庶
幾病軀慵下榻花氣促披衣笑問兒童道晨星稀
未稀 問夜

自從聞鬼哭不復更攤書漸覺烏成馬無心懶祭
魚偶來觀越絕相失半秦餘稽首空王問三伊如
不如 問字

咸陟堂詩集卷七

美

舉世爭雄日何妨獨守雌冤親平等視風雨寂寥
爲浩氣銷能否全身付與誰一彈三太息惟許湛
盧知 問劍

十問詩

北里休蠶績西疇罷耦耕又來看燈市相伴入春
城好月光仍滿清宵盡欲平舊時按歌地猶有繞
梁聲 問元夕

花發朝還暮花時去復回方將踏青候又逐看花
來所惜韶華老頻教羯鼓催春風如有待不放

桐開 閏花朝

采蘭人散後折柬又相招老去仍添閨江邊更弄

潮被除塵欲盡枕漱興偏饒難得長如此西春慰

寂寥 閏上巳

佛日薄虞淵真風空寂然再來行七步一闌卽千

年天上僧祇劫人閒晝夜緣猶存增減見慙汗沫

金仙 閏佛日

中天廻北陸餘閑繼南離至朔盈虛定朱明日月

遲澗蒲添節節欄火足枝枝昨有靈均約重來此

咸陟堂詩集 卷七

一時 閏端陽

計日近中秋星河澹欲流可憐上弦月猶挂舊針

樓巧自前宵得歡從兩度畱笑將離合意重疊問

靈修 閏七夕

天上同明月爭憐再閨難山中無昏日虛作九秋

看木落光初滿霜深影較寒清輝曾不異莫惜重

盤桓 閏中秋

往往龍山去頻頻笑孟嘉更尋前月約還問隔經

花雪近霜侵鬢風高帽側紗幾回登望意一半情

年華 閏九日

閨餘已成歲春入不知年老長三旬臘窮多一月

緣癡呆先待價粥飯後還錢明發開新曆生涯十

二篇 閏除夕

事事不如人蹉跎又一春浮生易知足餘閑苦隨

身對客徵前夢逢僧話昔因羸來三十日輸却落

花晨 閏生日

山居雜詠

愛此無租稅荒田自在耕土膏深更出混沌鑿還

咸陟堂詩集 卷七

天

生鋤斧懸腰重長橈著手輕偶來問農圃大地幾

時平 閏荒

十年生計在此意與誰論取次青爭靛方將綠映

門無心藤倚樹轉盼葉歸根畱得庭前柏清陰付

子孫 種樹

所居無四壁聊復借藩籬芳櫨環三市春風時一

披人聲燈火外門掩月光遲莫惜重重隔牆東知

是誰 編籬

誅茅補茅屋乃在西峯西但恐風雨至不知雲月

低寬惟容膝坐高僅與眉齊何事居菴主沿山種
羨藜 茸茅

艸木得真性無人也自芳下山纔半日採擷已盈
筐剩有煙霞氣歸來衣帶香畱僧醋茗戰看爾展
旗鎗 摘茶

石上艸根淺日高朝露晞荷鋤惟獨往翹楚引將
歸物理有代謝吾心無殺機所思在空谷遲暮惜
芳菲 荻

飛泉不到地疎雨未成霖努力事朝汲長歌懷漢
康陟堂詩集卷七 无

陰露葵剛覆足霜芥欲抽心珍重灌園叟平施無
淺深 灌園

與子周旋久無心得便安溪山隨分納苗稼不相
干春艸閒眠穩秋田縱步寬笑看披繡者驂角太
無端 牧牛

衆流歸絕壑一綫下堦除結束雲間瀑飛騰屋角
魚入門無別路應物貴中虛何用西江汲長空水
到渠 規泉

清晨隨衆出薄暮負薪歸漸覺鍾磬近遠看雲樹

微長林連野燒落木帶霜威憶昔樵蘇地不知今
是非 負薪

石火蕪枯木地爐生濕煙陽和同凍谷風雪過殘
年世事自冰炭吾心殊冷然無人知此意使我憶
南泉 補種

十年成一片計日累千針重疊水雲態綢繆歲月
深指磨非著意寒暑失偷心漸覺無痕跡衣珠不
用尋 補衲

寒藤編箬葉迎刃解霜筠新製平頭笠能遮撲面
威陟堂詩集卷七 手

塵影邊無別物世外有閒身多謝乘車者何勞掛
故人 製笠

老來生計拙纖屨學於陵檢艸明朝路編蒲昨夜
燈過橋逢孺子度嶺識歸僧從此得如虎孤峯可
共登 織屨

落籜帶殘霜新苞山舊房淺深俱有得過界不曾
藏所貴無枝葉何須較短長此君知此意相贈從
盈筐 斫笋

楚客有佳味山僧非酒人醉嫌陶靖節

均無復鹽梅想偏宜薑桂辛東籬花滿眼霖雨任
經旬餐菊

浮生聊寄跡決絕復奚辭一洗塵根淨方知涅不
緇可堪盈手贈偏與素心宜大地同饑渴於君有
所思折藕

白首無兼味黃齋只數莖不知牙齒落還與菜根
爭發齏醯雞笑行堂熟枕鳴辛酸羸一飽多謝槌
椎聲啖齏

晨出採薇巖幕歸逢隱淪殷勤借問夷叔是何
咸陟堂詩集卷七

人粳米廬州飯迷陽大地春我心無不可飽食報
能仁採薇

茅堂煙火後雲外採芝歸紫玉流匙滑銀丁入饌
微神仙寧絕粒吾道本忘饑却笑商山老驢年未
息機茹芝

十二聲詩

浩然長獨往萬古無知音縱與煙霞別終存水石
心幽人通語默相得在高深寂寞坐歌外聞聲不
可尋澗聲

隔谿微送響一一入徘徊聲向靜中得客從何處
來谷兼山屐應路帶楚吟迴漸覺過橋疾多應落
日催杖聲

古亭抱秋樹秋意失婆娑髮髮下涼吹蕭蕭鳴遠
柯漸知聲應少止覺別離多未敢隨流默知音謂
我何葉聲

安步吾將老馳驅世共頻枕邊傾隻耳門外過雙
輪一往忘喧寂同聲互主賓文軒齊輦輅俱是未
閒人車聲

咸陟堂詩集卷七

幾欲清煩慮聞薰便爽然圓音知活火微響辨新
泉想到希聲處消歸七枕邊鄰翁聽總微寧待隙
風傳茶聲

竹樓新雨過餘響雜杵杵靜到無言處悠然感物
情子疎機轉密手重敵還輕歷歷虛窓入須臾幾
戰爭碁聲

此聲滿天下止有一人能萬籟寂還寂孤峯層又
層無情堪說法離句卽傳燈流布人間遍浮生聽
未曾梵聲

風便揚帆去潮生蕩槳回此時欹枕聽何處楊歌
來擊楫情偏遠叩舷聲轉催歸心似流水三老莫
徘徊楊聲

戍樓頻擊柝中夜旅魂驚夢鶴回千里晨雞破五
更明明闌伏枕一一遶愁城回首孤峯宿何曾得
此聲楊聲

儼來心計拙靜極耳塵空何處頻相杵鄰家事宿
春腰閒畱片石廬下寄高蹤寂寂千秋後聞聲懷
此公春聲

咸陟堂詩集卷七

雪

促織吟東壁清音入耳微家家喧杵軸札札出蓬
扉積纓知成疋停梭想授衣聞聲還報語風雪正
霏霏杵聲

鼓吹近清晨招呼洽比鄰殷雷初發蟄竹井亦知
春世網難容物心聲疑動人泥塗堪溷跡緘結莫
逡巡蛙聲

雪中雜詠六首

鑽取槐檀木烹將雲母芽凝冰與焦火相待過年
華茗椀吹陽律銀山翻浪花却憐蘇蜀國持節未

還家煮雪

山徑積復積洞門開未開持將鉤斧子剗出蕊珠
胎寒月光轉關冷風吹又來凌陰方可納寧待玉

山頽鑿雪

寒齋朝擁氍毹觸破玉壺冰借問侯門客生涯見未
曾埽除非艸艸堆疊自層層揮手下塔去縱橫興
可乘掃雪

疲馬暮失足芒屨朝請纓凍雲光弔地衰艸白無
情鶴步隨吟跡牛涔引杖聲悠悠瀟陵道今古幾

咸陟堂詩集卷七

雪

人行踏雪

我有碎寒玉青州布一圍何曾羨狐貉差勝掩牛
衣曝背癯形露充綿瘦骨肥蒙頭過殘臘忘却六
花飛踏雪

千山遲解凍三月不知春誰信看花候還來送炭
人冰壺藏白髮火宅笑紅塵龍襟門前客無勞剗
啄頻積雪

咸陟堂詩集卷之八

東樵山人跡刪聲著

五言律二

與謝鄴門還山同賦

便與所親別終年擬閉關如何此時節亦復到人
間急雨移新路凝雲戀舊山歸逢林下叟笑我未
能閒

又

何人排闥入來客與歸僧昨日山下路蒼苔沒幾

咸陟堂詩集卷八

一

五十一

竹怒蛙喧廢井機鼠嚙枯藤莫厭荒涼地分吟古

佛燈

山中寒雨答友人

山雲作山雨問山山不知我心正如此君子復何
辭雪色侵長薄雞聲過短籬見聞俱寂寞何處更
尋師

夜發汾江寄山中諸子

故山在何處乃在白雲端今夜孤舟宿方知海氣
寒潮聲欹枕聽月色隔船看此際誰堪語持歸寄

所歡

陶握山還山喜贈

夢想所不到見時仍夢中可憐雙鬢改只有寸心
同無足爲君道前塵過眼空故山茅屋在歸興復
何窮

野人

野人有真性對客不通名赤脚驅黃犢山田事耦
耕桑麻存古道水石足平生我欲同沮溺終身免
到城

咸陟堂詩集卷八

二

乙酉九十一

晚發石龍

昨枉故人信無端事遠遊山城何日到江水正東
流身老難爲客心閒易覺秋最憐今夜月孤棹別
羅浮

晚泊赤嶺

殘日還歸海餘光更上天中流千嶂合斷岸一燈
懸舊路成生路前船是後船客心無可道回首但
茫然

過七里湖

盡日舟中住江聲靜入懷畫眠宜淺水宿雨避崩
崖漸覺鄉音異惟聞鳥語佳旁人那辨此幽興與
誰偕

泊煎湖

近識舟居樂波濤漸不驚臨流諳水性隨地問山
名樵徑通牽路松風雜棹聲興來履危石爲愛艸
蟲鳴

示同舟

舉目同爲客何人似我開舟中安筆硯到處寫歸
感陟堂詩集卷八

山大道無拘束吾生任往還終當清潁上洗耳聽
潺湲

舟中寄同學諸子

爲語操舟者中流好着篙微風生浦洑一水盡波
濤彼岸渺無際予心鬱以陶何時羣動息輕棹過
江皋

晚泊臨水驛

同舟拾枯竹鑽火作盤餐晚食推篷坐秋風隔浦
寒山亭臨水驛舊吏送新官獨有滄浪叟年年倚

棹看

泊浮鵝石登大悲閣

孤棹去嘔啞千山暝色遮牛羊歸古渡鷗鷺下晴
沙久客思尋寺逢僧便當家勞師相指點前路水
三义

畫雨書事

畫雨洗山骨露雲霞澗毛懸崖花氣近出谷鳥聲
高迴石臨清潁當風振敝袍船頭見黃菊秋思更
蕭條

感陟堂詩集卷八

四

雨中晚泊

出門方八月中道已深秋去國一千里長江日夜
流濃陰生絕壑疎雨在孤舟自是無家客逢山便
可留

上灘

華髮生秋色青山惜暮年艱難行路客留滯上灘
船遠水分孤嶼中流見逝川客心正搖落吟遍夕
陽邊

舟中寄李蒼水廣文

一夜千峰雨江聲怒似雷青山頻北望白雁正南來爲客傷遲暮伊人願溯洄秋風肯相待到日菊花開

舟中見新月

大江流瀟瀟初月如懸弓獨坐鑒孤影清光思不窮兼烟籠夜色雜樹搖秋風回憶故山際此心誰與同

過河源

水分山縣東西別渭涇前峰消積雨流潦下滄溟

辰陽堂詩集

卷八

五

五

寒汀
溟晴日睡方足江風吹復醒看看老漁父一曲過

過二峽

是處有人家停舟見落花黃茅沽酒肆紅蓼釣魚槎社古榕陰澗山高石徑斜東南車馬路何地得如他

泊龍川

一日一停船長歌落照邊孤城連雁塔古道入龍川山出烟中髻薇舒雨後拳冥心觀物理何可下

成眠

投通衢店

倦客尋山店隨人入郭門短簷低白日細雨又黃昏佇立知何處徐行漸到村不辭頻問訊恐或是桃源

清谿店

東去清谿水水清能照人我來住行脚獨立見閒身紅柏當孤店青山在隔鄰風塵暗前路誰復是知津

辰陽堂詩集

卷八

六

三百廿六

種梅

李子蒼水廣文署中同賦

選樹斲山竹托根宜土膏荷鋤聊獨往抱甕不辭勞引客吟官閣教人恨楚騷寒柯時一撫白髮且頻搔

大地直如寄天機祇自全新知豐樂老能識藐仙姑在世了無夢與僧長有緣何人從此去參得大梅禪

門心俱似水到處卽羅浮側徑堪旋馬新陰未蔽牛江城吹簷葉山月照襟裯莫怪參橫候花前曉

故丘

綠英逢李白佳句似陰鏗葉底吟詩遍花時太瘦
生塵根當下盡心口一齊清白謂山凡異枯來愧
老兄

落葉滿空林花邊好獨吟十年非過計七日本無
心虛室合朝白閒階布夕陰夜來三尺雪誰復更
相等

出林生內熱移樹就新寒夜坐當三五朝眠過一
竿雨肥爭影瘦吟苦覺詩酸卽此忘憊得應同井
底陟堂詩集卷八 七

李看

撫物吾當老東風度度春如何枯樹下猶有守株
人靈谷花無賴孤山鶴作鄰低枝君莫損留挂接
羅巾

未有還童術言尋夢綠華高天回白首平地發黃
芽丰骨獨殊衆榮枯一任他長鏡三尺柄憑爾作
生涯

枝葉刪須盡天根返太清枯禪與枯木無地亦無
生當下成空色真玄作太羹誰能知此意默默遠

花行

本來同木石天性足煙嵐老大惟爾骨扶疎自向
南世人胥病渴吾道莫空談何日提筐去歸山掩
破菴

舟發石灣寄別山中諸子

言從龍水去忍與故山違颿影侵平楚鐘聲隔翠
微孤蹤成獨往無夢見君稀早歲同袍者何年攜
手歸

送呂耕山從李廣文之澄邁

底陟堂詩集卷八

八

却笑耕山子翻爲渡海人箇中知者少此事與誰
陳遶藉儒官重交從古道親行行慎岐路彼岸森
無垠

我將入山去君復事南征海國人稀到東風自送
行滯形同在客問道愧稱兄知有歸來日愁予白
髮生

山閒有明月珍重贈臨岐後夜遙相望清光知爲
誰當中無影象獨立見鬚髭正是飛雲外千峯一
日時

示羅定水受室

此日乘龍客當年竹馬兒漫驚年紀大陡覺汝翁
衰琴瑟調今夕梧楸感昔時莫將江氏筆持去盡
張君

留別羅穎甫

長母髮重白癡兒口尚黃蒼蒞就歧路感激問行
蘇別緒通幽隱貧交在久長海天無處所惆悵一
相望

留別陶樵山

咸陟堂詩集卷八

九

只合住山老胡爲復有今此行難自問何尤足知
音物外得無累棚中見素心悠悠岐路意滄海未
爲淺

用韻留別龐西牟

舉世盡行役出門背問津蹉跎百年內離合暫時
人幾欲成高蹈今來愧隱淪山中有茅屋棄置勿
重陳

用韻留別龐鴻侶

斲取爨中燼被絃成五音爲君彈一曲舉世少知

心滿載孤雲去言觀大海淡到時無可寄惟有水
龍吟

用韻留別胡大靈

舟楫送羈客門閭倚老親分明眼前事疑殺意中
人大海載孤月單車轉隻輪我心正如此慙歎可
誰陳

途中口占

望望知何去悠悠不定家泥濘九折坂塵目隻輪
車斜日聞歸鳥迴風見落花不堪回首處幾片赤
底陟堂詩集卷八

十

城霞

宿耶旦

日入山欲暝我行聊啓居三開破茅屋一宿卽吾
廬砧急秋聲外月光人定初今宵且高枕來日復
何如

曉發太平

輕舟勝驚馬周道似盤蛇不爲披星往何山見月
華野風吹白艸零露濕黃花誰念悲秋客長歌懷
宋家

陸公京

此老去云遠茶經前不傳如何荒徼外亦有陸公
泉一勺還芻牧千流及稻田紛紛行路子誰與共
潺湲

過韓公堤

精衛填滄海蚺蜥貫石梁崎嶇如鳥道曲折勝羊
腸曠野人煙渺平原客路長無端過橋去歸目滯
雷陽

十月朔英利道中作

咸陟堂詩集卷八

二

去國正重九中途逢小春水喧爭渡客山靜過橋
人豈效枯魚泣言隨野馬塵明朝潮汛好行矣莫
逡巡

寄李蒼水廣文

濠梁相見後一別一回春知爾非干祿微官聊稱
貧仕途容傲吏僧外作閒人莫遠高涼席天邊有
隱淪

故友梁騰虎困歿朱崖就地藁葬九月登高
望遠凄然有存亡之感

白日孤光盡英雄志氣衰瀾天皆宿帥何處葬要
離蜩國人休戰橋中誰關棋漫將成敗理持語儻
體知

寄西寧張明府

不到龍中久難忘最勝緣梅坪城外寺龍井石閒
泉白日供身老青山待我禪還思尋舊隱聞說長
官賢

舊識羅浮子西歸惠好音一官清似水四野沛爲
霖遊刃良庖技揮毫郢匠心殷勤出佳句畱與老

咸陟堂詩集卷八

三

僧吟

吏習久不振斯人方起衰循良追古道儒雅式今
茲政洽看鸞化心閒有鶴知何當絃誦地容我結
茅茨

佳氣鬱葱葱琴臺日出東五絃彈解慍六月來薰
風聞者飲餘善與人存大公誰能爲此曲無乃是
文翁

五嶺丹砂窟神仙作令多文章鴻漸陸枳棘鳳巢
阿高綴赤松實分瀧水波五雲如可贖借我護

藤蘿

送岑金紀遊珠崖五首

海外曾歸客春來復送人相看同去住臨別且逡巡去以初弦月行當漸滿輪不應惟獨照憑爾辨疎親

壯志銷磨盡孤雲獨自飛平生遠遊意多半與心違五嶽我將去三年君始歸何時更來此同採粵山薇

江海未云遠山川寧阻長遙情寄溟渤高詠別於咸陟堂詩集卷八

同堂浪榻下青氍地蘭生古桂旁悠悠浮海意千里憶

郭外靈泉寺精藍隱半峯僧惟多異主人有合谿翁扣石千山應聞香百和同爲君先指注到日好追從

我愛海潮勝層巖親手開此身難久住三載許重來曲磴丹梯入高窓碧嶂廻勞君老詞客拂拭莓苔

關中絕粒寄陶惺山

一月不相見三年當遠行路難憑忍力別久識交情絕粒慙僮僕空函報友生誰憐桑扈病風雨正霖霖

觀雲海

衛嶽絕頂雲生溟濛遠望如大海海壯觀也

嶽頂半閒屋終朝雲滿林千峯無遠近一氣自高深老眼隨煙霧浮生任陸沉松風吹不盡化作海潮音

題吳琬若新樓

舊隱經遊地新樓結構工誰知讀書處仍在落花生咸陟堂詩集卷八

中漸覺苔痕淺難教若椀空請君下孤榻借我息征蓬

泊西南渡口與馬山諸子分賦

蕭條葭菼外孤棹與君期山月初圓夜江湖正上時遠峯晴後見幽興靜中知隔岸滄浪叟長歌應爲誰

與盧雁林宿本菴畱別弛屢師

暫此息勞生勞生空復情寒風吹老樹竟夕作秋聲明發我當去夜深人獨行蒙師愛吟客一事笑

無成

山中女松短者及肩長可蔭屋青陰繞垣葱
蒨可愛偶爲樵蘇剪伐殆盡詩以惜之

如此孤高性應難免俗人有心成琥珀無計護龍
鱗日月空雙影風濤靜四鄰生平牢落意持爾問
芳春

盤中小松

小松不爲人來自南山陲勁節苦相屈高踪聊自
持月清隨物化形影與僧空但適鷓鴣性何妨借

咸陟堂詩集卷八

五

一枝

瓶中桃花

野徑春芳早天桃放小紅東君畱不住飛入玉壺
中有水皆成浪無香豈借風靈雲親見後折贈意
何窮

春夜諸子過集馬山聽盧雁林彈琴

故人抱枯木過我南山陲開匣理新曲君心如舊
時指邊燈影亂絃外雨聲隨靜者匪徒默幽懷誰
得知

送玉泉師還匡廬

玉泉不識面識得玉泉心暫作還鄉客終當返舊
林萬杉尋路入五老閉門淡我亦孤峯宿無由共
一岑

題盧雁林彈琴小影

明月滿天下一人彈素琴元音發枯木餘響出疎
林靜極鬚眉冷泐然聞見淡誰能寫空影相對助
長吟

珠江月夜泛舟

咸陟堂詩集卷八

二

生平湖海客薄暮釣魚船回首見孤月嚴城夜悄
然波搖江上寺雲淨水中天一曲滄浪外知音何
處邊

送陳王屋還五羊

囊輕奇石重之子未全貧揮手別良友歸心緣老
親城中爲客久海外得交新我欲從茲住重來有
主人

和馬專城臥仙來韻

青雲出高岫倦鳥獨歸林影入清池去相看無淺

深愛僧成久坐卽事每長吟野客客疎散唯公知我心

和劉明府仰山來韻

從此蒼苔上知難免屐痕竹風頻掃榻松月靜開門要識賓中主須尋郭外村新詩題滿壁相對兩無言

和程公玉來韻

所居非一一隨地足平生吾志在山水因之移性情不材人共棄何幸老無成願得長如此終身住

咸陟堂詩集卷八

二

鐵城

高人叩我戶白板暫時開好句袖中出清風天上來微吟動琴瑟寒色入茶杯爲問寒驢上敲推曾幾回

東林折梅送周大尊歸里

與子同枯槁花時共入林一枝聊折贈相視意何深去住本無著繁華豈有心故園春信近行矣莫沉吟

楊凌霜鄭秉淵衍源諸子過宿東林

高人抱幽獨薄暮款松關坐久爲予說城中無此閒孤燈堪引興清論不離山更有微言在明朝莫便還

衰鬢驚年暮開心與地偏對君何所似春近夕陽邊短燭照無夢寒灰撥有煙知音愛禪寂默坐豈徒然

繆西泠雨中見寄用韻賦答

柴門連日雨且得暫時關風入如無樹雲來不礙山隔城通一水爲屋各三間好句勞相寄於君莫

咸陟堂詩集卷八

六

一班

冬日繆西泠楊式卿見過值予他出畱詩于

壁旣歸用韻答之

愛此池上屋無人也自佳出門剛半日落葉滿空堦過客畱新句歸僧及午齋紅塵暗城市踪跡愧吾儕

立春日和繆西泠韻

里鼓喧殘臘東風吹落梅土牛迎氣出青鳥報春來城市羣塵滿園林老景催蓬山如可到東海事

浮杯

元日友人見過和繆西泠韻

寸陰同隙駛古今一蘧廬新歲幾時到三更見日
初多情難久別高詠近何如莫惜頻相過繁星向
曉疎

元日東楊式卿和繆西泠

谷風初解凍衣線漸生春不覺紙窗白方知曙色
新味君懷裏字飲我杯中醇珍重艸玄子如何酬
故人

咸陟堂詩集卷八

元

夏日偕諸子舟泛虎溪望涯而返歸舟分賦
舊識虎溪路今從溪上行一乘青雀舫重訂白鷗
盟何必踐斯境應知愜野情渺然發歸興遙寄棹
歌聲

泊江口

江上月初上潮頭風更清隔船聞夜語停棹待天
明倦鶴得無夢遠雞如有情生平浪遊意搭枕計
縱橫

端午與諸子再泛虎溪分賦

東林非久住愛此一溪深隔水見雲樹扁舟何處
尋蒲香仍舊節荔重亞新陰不見滄浪叟誰爲楚
客吟

繆西泠失意還山以詩見寄賦答

偶然乘興往興盡便當歸雲鶴有奇翼碧天無定
飛故人懸宿諾前路願多違明日期君去孤峯一
振衣

還東林社中諸子見過賦此

依舊去年人還山自主賓瘦藤支病骨老樹倚吟
咸陟堂詩集卷八

三

身嬾情成吾癖交遊知我真倘能恕迎送來往不
嫌頻

答何赤木見贈

艸堂聊寄宿到處卽吾廬推枕見明月隔窓聞讀
書冥心契玄理卽事成真如最愛任公子臨淵不
羨魚

觀音石

山色無今古居然清淨身一真常不動萬象自相
親雲過天衣白花開寶髻春夜來南海月長照點

頭人

童子石

喚作頑石秀觀爲不甘軒渠忘語默旬伺學槃
談人事有臘琢童心無二三百城煙水外相望在
同叅

天台巖

予初與何節生陶握山有約偕隱於此今
二公已作古人念之愴然

同遊成異物約憶當年寂寞天台路臨風一倍
成陟堂詩集卷八

圭

然石梁通破屋野火燒荒田便欲從茲住空山磨
甌

答頓惺師韻

我愛此山久來時秋已冬閒身如病鶴清影寄寒
松磊磊澗中石遙遙天際峯相看雲水意何日信
孤筇

小西山阻雨贈石光靜主

雨過西山寺棲遲夜雨天不知歸路遠多謝主人
賢一夕家常話三心物外禪玄遊殊艸艸重

來綠

馬臥仙榜其堂曰喬松用韻題贈

所託自高遠悠然思岳宗審能存勁節何用寄孤
峯帶礪齊銅柱風雲邁赤松大夫安足似千古有
猶龍

殘漏

羣動寂以寂此聲微更微幽人一爲聽終夜獨披
衣日月有代謝風塵漸息機永懷歸白社無夢到
黃扉

成陟堂詩集卷八

圭

舟入鼎湖贈同舟居士

何幸識高賢同舟豈偶然暮山長帶雨秋水遠浮
天歸路征帆外禪心落葉邊相期攜手處遙指鼎
湖鎮

風琴

金石發清響隔窓知有風五絃非所借一氣自潛
通流水不歸夢釣天時下空倚簷獨無語閒殺老
梧桐

社集香蓮菴同賦初秋野望用酈字

車笠偶相過香臺勝事多憑高感搖落秋色滿林
阿霽景連雲薄霜痕帶葉酡宗雷初到社吟望更
如何

病中答徐鐸愚韻

護嬾因成病求閒遂厭身三竿欹枕日一綫破窓
塵藥餌增形役文章損性真郡人徐孺子高詠若
爲鄰

種柳

昨日是寒食今朝蒔植初言尋彭澤傳細讀郭曉
威陟堂詩集卷八

重

書立處不妨密行邊正欲疎春光眠復起青眼爲
誰寄

種就宅邊柳朝來野趣新漸聞鶯語近不與馬蹄
親力弱偏臨水心孤嬾送人東風爲培植寧羨六
橋春

夕霞

暝色入返照餘光何陸離晦明互迭代雲物交蔽
虧玄黃戰龍血煜燐漸鴻儀我欲匿光影長歌天
一涯

一片桑榆色化爲天文章太虛互明滅二氣交玄
黃不逐赤烏沒將隨飛鷺行野人驅犢返暝色何
蒼蒼

石雲山晚渡

暝色漸迷津招招喚渡頻煙橫石雲路柳暗塔坡
春見月知潮汐登舟辨主賓蘆中有窮士應是未
歸人

南雪

炎鄉曾未見一見一吞嗟越犬吠籬落郎童撲柳
威陟堂詩集卷八

言

花十年知可卜九穗願非奢莫更分南北乾坤總
一家

秋鷹

正好乘風去樊籠未可爾商聲遍原野歸思在高
秋白艸藏狐兔青骹恥臂韝次寥須縱目遮莫類
胡愁

題畫

一片澄濛色平生水石心天空雲出岫山靜鳥依
林遠近神俱往登臨興轉淡無絃志有在終古待

知音

壬午重陽後一日初住大通古寺羅戒軒黃

葵村崔西牛陳臣張過宿同賦同葵村韻

已有重陽約前期不待招別君纔幾日留客在今

宵宿艸初薄露新錦復應潮晨興事園圃野菜及

時挑

未能捨良友不覺出山扉竹鷗來筇杖松梢挂面

江城無事到鄉夢有時歸明發鷺潭北岸鷗各

自飛

咸陟堂詩集卷八

五

答郭殿邦見過韻

犬吠知有客客從何處來我心似柴欄見一爲

開索句吟幽砌看花上古臺東籬秋意盡雨興待

尋梅

卜居

仙老拔宅去驅雞飛上天如何種桃處鳴吠尚依

然我欲問往事翁來殊少年此中山可買願解腰

閒纏

雙桂天公兄過用韻賦答

江城朝放棹衝破滄浪煙輟棹入林去春風和
先焚香煨芋火拾菜種花田恰好留嘉客齋鐘正
午前

獨立紅塵外低垂白髮新松高雲裏影僧老佛邊

身出處輸前輩蹉跎媿好春却憑雙桂主一一指

迷津

早

途窮生計拙臨老事躬畊不謂三春雨翻爲百日

晴火雲乾木葉斤南入茶鑄吾道今如此憑誰寄

咸陟堂詩集卷八

美

一聲

畊鑿全無賴蕭條又日曛秧針黃荏苒艸脚綠顏

紛近水難成潤遠山時有雲不堪禪定處野哭靜

中間

自笑東樵拙長饒不廢禪播開無凍餒煙火有神

仙舍此不甯佳啗哉空復然良田多旱歲敢望更

逢年

花田寒食

出郭望村煙村煙朝寂然偶逢賣花叟相引入花

田有人怨長夜無語憶當年惆悵幽芳外伊人何處邊

答徐琶洲來韻

我心渺無際獨向滄洲來隱几舒雙睫坳堂覆一杯美人隔江水野徑生莓苔珍重池上約蓮花誰爲開

答盧雁林來韻

近水識潮信盈盈時復消所思半城市相望一迢迢好月不終夕孤燈難竟宵故山有叢桂行矣不咸陽堂詩集卷八

須招

答韓緯五來韻

長夏讀佳句冷然冰雪寒輕車馳峻阪孤棹下危灘自得風人旨何須作者壇有懷待君語相見語應難

答崖口譚耿章來韻

世界大如此何妨客一僧風曾留老葉月不厭孤燈空谷十年夢寒山幾度冰因君思舊隱雲樹渺層層

除夕前一日楊式公舟入大通阻風信宿同

賦

借問汾江路經旬幾往還客途逢爆竹歸思在欄珊
編煙雨雲籠寺風濤雪簸山畱君連夕話詩興正相關

春日雙桂天公偕何孟門過訪歸後唱和見

寄川韻賦答

囊中剩有錢頗買渡江船共載孟門雙遙衝古渡煙溪迴松影直林靜鳥聲嘶卽此堪畱語何須杜咸陽堂詩集卷八

撰禪

古道寂還寂真風微更微不因來杖履終擬掩柴扉
閒身乘化往冷眼見花飛識得華亭老長歌懷釣磯

和何孟門韻

久默得良晤清言盡入微殷雷發淡蟄煙雨關重扉
獨鶴沉冥住高雲遠近飛不妨青白眼觀物到漁磯

誰知鐘坂外也有嶺殘禪一鉢甘匏繫三衣抱影

誰無人知此意吾道失真傳吳惟何居士招呼不
上船

和聖治師來韻

久向樵西寺伊人在翠微幾時歸舊社高詠寄蓬
扉隔水空延佇臨風欲奮飛還山如有約書札報
漁磯

風陟堂詩集卷之九

東樵山人跡刪蓋著

五言律二

答長子白

獨住非無謂出門仍獨行
何來天上客偏有野人
情谷靜聞鶯早官閒愛鶴清
不妨煙雨地相過及
晴明

往棹才蘭舫相待濟川
朝來風力便北上錦帆
懸振乾迂江路迴橋間水
日猛然發清嘯聲出四
咸陟堂詩集卷九

禪天

欲去更徘徊維舟向晚開
別僧留白粲歸客踏蒼
苔古道得如此今人何有
哉微言難艸艸相待隔
年來

村童歌竹枝吟得長官詩
自社思守炳黃正歸子
期河清客吏隱山靜與僧
安中宿曾遊處歸耕及
此時

別路雲紛紛遠天多白雲
好幸須繼響無語亦相
聞雪出追三疊銀鈎傲八
分歸必勞遠寄開卷見

為羣

答楊邑侯

偶識珠江老吟詩一送行
有人秀著眼於我獨淡
情古寺高歌入冥風出袖
清冰壺貯秋月相對總
虛明

脈脈臨江許朝朝見逝川
嬾腰三篋束慧命一絲
懸病鶴板溪樹羸牛耕
瘠田勞君消生計春近大
寒天

花徑久不掃蓬門今始開
自從來此地門徑積層
咸陟堂詩集卷九

若老病已如此先生何壯
哉相逢忘主客何處是
歸來

持戒非因律逃禪未廢詩
言前無可薦悟後與君
別省事翻添設多閒失便
安二馬憑寄語遲我耦
耕時

孤舟載月行客逐行雲真
嶺寂還寂斯人聞未
聞詩篇酬唱得語默主賓
分應念空山裏歸猿獨
戀羣

和張子白來韻

於人何落落在我本如如就樹因鳴鳥臨淵不羨
魚江清涵寺影雲白洞窓虛以此遙相見真交澹
有餘

官衙清且遠
鶴許爲鄰與世無多涉
逢僧偶一
親百城聊自富
五斗未爲貧
好句勞相贈
來字
字新

別來曾幾日
又是大除天
枕畔聞蟲語
燈邊抱鶴
眠
夢中逢僦吏
醒後笑枯禪
無事還生事
將詩和
一篇

咸陟堂詩集 卷九

三

過時容我懶
開歲閱人忙
客屨已盈戶
僧禪猶踞
床
餘閒可相假
持贈也何妨
報語泔魚者
吾宗在
與藏

春水漸盈科
清溪近若何
美人臨迢遞
舊路想經
過
且喜青山近
都忘白髮多
二禺讀書處
近爾客
狂歌

瘦藤扶病骨
老樹息閒身
客去無多久
春光分外
新
再來成熟路
相戒護重茵
草訝江天迴
迴車近
北辰

清風不蕩牖斜日射橫塘
晚食安多飽
園蔬味倍
長
鉛刀磨更鈍
枯木熟來香
對明松火鄰
燈嬾
借光

野花開簇簇
工岸曲隈隈
此地人稀到
仙郎首重
回
鶯聲初睨睨
雲影自徘徊
借問朝天客
何時許
再來

不謂行藏異
相期共入林
膠中空色相
絃外有知
音
潭虛雲宿影
大靜月當心
珍重臨岐意
清江未
當深

咸陟堂詩集 卷九

四

有聲因有響
無響更何如
空谷聞人語
此閒非我
應
雲嫌茅舍淺
風笑竹籬疎
莫怪穉生嬾
經旬未
報書

美人彈玉軫
聲微承明廬
使我側雙耳
與君遊六
虛
欲寫山水志
其如心手疏
何時刺船去
就爾松
皋
若

苦雨和楊匏侯見寄

積雨鶯潭闊
煙波入渺冥
風聲疑鶴影
雲蓋想山
形
抱甕得無事
淋甕不可聽
非因春夢短
經被濕

頻醒

龍從竈底出塵向甌邊生歌單憐桑扈猖狂笑
平山飛雲點滄海立雨碎句不少迷津客停車問
耦耕

用張子白韻寄姚齊州十首

舊離兜率院現作宰官身紅雨家家遍青苗處處
新涉江維彩鷁就地布文茵猶勝湖彭澤贊君過
此辰

簿書無暇日琴鶴有閒身古道寂寥久今來聞見

咸陟堂詩集卷九

五

新野棠初稅駕莎艸藉爲茵畱得清風在枯禪坐
竟辰

珠江一片月畱影在橫塘高下遙相見清輝分外
長春融魚在藻花發水添香貯白冰壺裏螢燈遜
夜光

衰年餘石洞臣影近江隈蝸壳廬三折羊腸路九
迴無人怨疎嬾靜者獨徘徊薄暮抱琴去明朝許
再來

見說河陽綠春來花滿林麻衣未障絃誦想清

音老我躬明言勞君撫字心江泉極目雲樹一
何淡

新巢鳴巧婦借得三枝安多謝陽和力都忘雪霰
寒春門外外影翠動鏡中看自是淒心壯持將問
鵬冠

神仙多吏隱山水獨關情一與閒雲遇悠然逸興
生有人倚丹嶂招手入朱明知是爲洪子重來寄
一聲

野鶴依林靜池魚戲水渾蕭條三畝宅煙火數家

咸陟堂詩集卷九

六

村輟棹過亭午登舟已夕曛郎官何處所雙闕一
星存

美人抱明月挂在禺山西城裏一勾見天邊羣岫
低望來心自遠欲去路還迷罷釣將雙鯉緘書索
品題

耳聞小石語心賞隔江禪恕我逢人懶多君地主
賢蒲團分客座竹榻待誰懸後夜如相念蘆花宿
釣船

兆齊州有愛子之戚書悶詩見示依韻賦慰

椿齡齊齒勤倏忽八千春昨日非前日今人成古
人白駒空隙影明月失家珍世間心事東林好

問津

白日一修短黃河幾濁清磨來成慧劍掉去破愁
城泡影歸無朕蜉蝣笑此生莫將離合意自作密
琴聲

薺芘渾甘苦調劑任吐吞得知無米味方信不存
行珠去光還在塵來鏡不昏長歌過贏博何用賦
招魂

咸陟堂詩集卷九

七

一息成長夜三呼喚不來慈鴛難戀乳鳴雀易增
哀正諫橫空去繭駟接踵回秋風生筦簟叢桂又
花開

李雪峰過寺約遊中宿老病爲辭別後見寄

用韻賦答並寄張子白

別去情何限人來意倍親隔江須我友大地更無
人白首嗟岐路青雲據要津不知鷄犬外何處可
逃秦

漸與烟霞密都忘城市疎江生客雲水一宿印蓮

虛似有安身地還同借宅居行藏多見訊風急在
飛徐

堅謝名山詩脩然逸興高息肩馳重擔閉戶補方
袍撫景才先老看雲首重搔殷勤問坵垌今有幾
人陶

勉首歸猿洞懷人水一方烏啼誦經處花落讀書
堂密約知難踐外要寧敢忘空勞汪書札相勸理
舟航

晚年惟善病高臥當登臨近得偷安法無心事苦
咸陟堂詩集卷九

八

吟嗒然吾我慨獨古成今爲報畧若道何時共
八林

初秋晚望

涼颺送殘暑薄暮一登臺天地無門戶秋聲何處
來白衣變蒼狗紫陌生黃埃翹首雲邊雀飛獨
不回

秋日寓中宿華嚴精舍舍後有樹名九里香
花葉並茂李東園賦詩六章予至而和之
亦觸物寫懷之意云爾

愛此秋窓靜窓前花發時偶來快座賞別去有遐思
思城市跡如寄烟霞性不移林非所羨獨樹乃爲奇

東園老司客一見一摩挲密約遲雲水新詩畱綺蘿
故山成久別此地偶同過珍重歲寒意又凋良不磨

所居城裏寺如在雨花中密蔭迎斜日餘香散遠風
土官衰泥池天籟契參同猶勝連昌竹蕭蕭生故宮

咸陽堂詩集卷九

九

豐樂有真歡善生良不殊菰根如韞玉惜葉似藏珠
形影不相假斧斤何處無偶來芳樹下遲爾立須臾

敢木已如此交衡顧亦稀誰能別薰蕕徒自惜芳菲
九里遠復遠一香微更微默然吾與子正視在忘機

悠悠行路客折盡嶺頭梅憐爾得真性何人可借培
隔牆人躑躅薄暮鶴徘徊盡蒼苔色明朝花又開

秋杪徐邑湖潭耿章采止山韓緯五遊寺住
予遠遊畱詩於壁歸至和之

故人理孤棹衝破秋雲根獨鶴竟飛去雙松空候
門此間無主在底事與誰論想到吟詩處歸來見
履痕

蘆葦時一宿雲水日三遷顧我只如此伊人胡不
然重來難逆料舊約且高懸籬落花開遍相思何
處邊

羅浮山過訪值予遠遊畱詩而去既歸復來

咸陽堂詩集卷九

十

出剎鋤園索題用韻賦贈

昨日湖東來客來烟雨深主人不可見誰見主人
心獨鶴雲中語枯桐絃外音遙情富良覲秋水碧
千尋

吾志在山水君心無去來重來秋未晚相與菊初
開人寫鋤鋤信閒帶月回何曾有誰人萍梗亦
浮杯

中宿歸舟賦得落日放船好和張子白韻
落日放船好長歌冽水滑倘來成爲往不復問前

期近水觀魚樂投林動鳥疑有聲未吐默默許

誰知

落日放船好江聲引興長客途霜露白歸計菊花

黃雲薄火山名生微曉月光不堪回首處香冷誦

經堂

落日放船好青天回白頭乾坤雙冷眼滄海一虛

舟百寶喧囂市千花簇疊樓名山走在望慙歎爲

誰留

落日放船好秋江色色新岸花低有影霜葉淨無

咸陟堂詩集 卷九

五

塵嵐氣侵水濕山容靚面其入林空有約吾已厭

吾身

落日放船好連宵宿釣磯漁燈分孤火弦月接斜

暉懶性逢時拙虛名與願違終當灌園去抱犇事

念機

落日放船好門闔且共親到家登彼岸何處問迷

津白髮應憐我青山不負人琅玕勞見贈歸桑未

全貧

落日放船好風波也自如五君吟需榻還我伯英

書三水逢官舫千山走驛得歸來有新句未惜報

漁

落日放船好西風拂面寒山光呈甸線潭影靜鮪

桓離薄千叢荷暗除九畹蘭還家秋未晚忘却路

行難

落日放船好晴煙豁眼開名山無少分茲意未全

灰白首傷岐路黃金待築臺水邊三畝宅長嘯獨

歸來

落日放船好明朝到廣州少閒思謝病多默恐招

咸陟堂詩集 卷九

五

尤淺水影還見溪山願未酬武陵無可問歸向夢

中求

落日放船好山川草草過未能令良友聊復答高

歌世網關心切山緣失意多祇應畱傲骨終老葬

煙蘿

落日放船好江城半掩門遠風飄葉盡水風花

繁片魄銷燈燄霜痕浸髮根掩篷時強寐懷抱古

人恩

落日放船好蹉跎計未成何憐鷗鷺晚過聽亂聲

驚波初繫詩思江聲入旅清明明天上月多平
浮生

落日放船好逢窓向月扁承懷在泉石無夢到
桐槐六堯香篆松燈對梵經生涯吾已足不用
榛苓

落日放船好枯形與影連風輕催挂席衣冷待
綿造物有分子勞生或未催將尋无耳處追問
心泉

落日放船好天空鴈陣長三禪同木石一氣何炎
咸陟堂詩集卷九

涼自分稽上嬾誰知點也狂隔江愁過涉招手慎
琴棠

落日放船好秋光尚有餘世山拘世諦吾自返書
廬過眼千峰瘦澄懷萬象虛侯門難得到何以曳
長裾

落日放船好所忌園綺壽漢芝柔可茹則果飽當
休福地從猿住天君與我遊遐心如鐵石何處不
相投

落日放船好歸帆卸晚霞初童迎竹杖登舟

花曉晨時行脚蒲團長在案憑誰執勞逸良晤阻
天涯

遊陽春作

自笑不聞老人言便說山昨來逢好友云自富春
還許以方丈地分將一半閒翛然生羽翼飛出自
雲間

孤棹發江口連檣宿淺沙同人皆有役於我獨無
他夜水聞爭渡春山夢到家所思老漁父高枕對
蘆花

咸陟堂詩集卷九

豈有閒心事披衣坐到晨鷗聲前浦日鳥語隔山
亦多高憑僮僕無成愧故人是機者已矣鷗鷺或
相親

高秋別中宿二月下陽春未盡登臨興終爲寂寞
人虛名難隱世文字苦隨身獨立千峰外工歌懷
道真

泊洞口贈張雪岷

計程超洞口舊路憶筠城採藥逢高士班荆識姓
名論交年誼密問道世緣輕明公挂帆去相思

以名

泊河頭經同泰故址

河頭曾宿處風景已全非舊社僧牢落虛堂人到
稀艸茂車轍斷燈冷佛燈微悵望同巢鶴長空去
不歸

響石

偶因傳語者識得點頭誰真宰互日答太虛原不
知求聲出幽谷聞籟憶南基此意難爲贈潮音長
興期

辰陟堂詩集 卷九

五

二五十五

過竹步贈居亭謝處士

奇峯環碧落倚木倚雲根犬吠初來客鶯啼何處
村池塘曾夢艸桃李欲無言許我聞泉座主人無
輕軒

題富春山房

入林見修竹竹色何蒼蒼舊是烏衣地今爲講學
堂谷風洞虛牖山月照禪牀畱得孤僧住悠然遙
興長

山以富春名春山富現成陶金印萍澤金石游

奴葦枯堪訓鼎芝蘭自薦芳翻嫌金魚叟臨老入
東京

張子白舟過太通值予遠遊畱詩而去歸而
印之

借問陽春道迭換費幾文計程難計日行祠卽行
雲歸客無消息虛堂靜見聞如何三徑外人跡乃
紛紛

久別還相問重門偶不開煩君畱好句笑我未歸
來風過花飛絮人空月印臺春光正如此茲意倩

辰陟堂詩集 卷九

六

誰倩

別歸大通張子白楊邕侯過贈用韻賦答

昨暮問津去仙源意可通但尋流不入不見桃花
紅歸路日將夕逢君話未窮東風莫相待揮手別

蘭叢

世路成彫柱我心如轉環腰包無一物胸懷有十
山獨鶴歸來晚片雲飛去閒何由逐春雨蕭蕭到
人間

答羅蘿石見過韻

門徑久不埽何人問嬾禪
尋煙雨寺高詠沈寥
天古調對流水清談如涌泉
情信狂簡於爾獨
纏綿

梅雨

處處黃梅熟輕雷布密陰
田衣潮氣入山夜蘚痕
涔涔著移牀淋漓甕瓶釜
驚誰憐桑扈病來此聽
高吟

秋陽

白雁來何暮赤鳥飛上天
京燕不到處炎勢尚依
威陽堂詩集卷九

然倒影穿雲薄流黃濯錦鮮
秋光分一半畱作月
輞園

秋居

黃葉滿齋廚金風爲掃除
人皆感搖落吾獨賦閒
居地坼蟲遷蟄螢乾月照書
閉門秋事好後足
園蔬

秋荷

傾蓋水雲鄉蒹葭各一方
美人空解佩楚客已無
裳靜貯三秋色尋思十里
不晚來涉江處明月墮

橫塘

秋蟲

也有淒清意不知鳴向誰
秋聲愁並入宵枕聽還
疑感物或吾老早棲寧
爾爲相思何處所泥壁破
柴籬

秋露

風霜則有色草木自爲家
不去承仙掌偏來濕桂
花山光流瀼瀼秋色老
烟霞寄語求仙者瓊漿未
足誇

威陽堂詩集卷九

六

秋山

空林初落木遠岫可躋攀
昨日涇濛際今來几席
間風高樵語近天迴
雀飛還采采東籬菊悠然心
自閒

秋浪

秋水淨如練秋風漾殺紋
萍踪何所寄鷗鳥自爲
羣放眼波濤濤激懷清濁
分蘆花與明月相對白
紛紛

秋鴈

所畏風霜迺遂於儔侶親長作客飄泊不
人嶽色迴寒影秋聲起塞塵不飛如可學吾亦願
輕身

送人北上

高車辭矮屋白馬飾金羈風假鵬方便天道人指
柳故山老薇蕨上苑醉芳菲翻笑灌園叟傲然甘
息機

春樹 和社中韻

老樹不知老無文也有文托根深處穩生意靜中

咸陟堂詩集 卷九

九

二

分紅綻花初雨青留葉底雲榮枯今已定何必問

來君

攜手入林去新鶯處處開好春正如地隨地得逢
君一色遠復遠羣芳分不分獨留庭際影高挂往
來雲

和詩子郊行見過

此老興不淺朝朝起振衣校隨吟客去花送醉人
歸得句尋僧和餘醒扣竹扉何妨茶當澗留話到
斜暉

泊琶洲寺訪徐鐸愚不遇

輟棹琶洲寺洲邊訪隱淪相問老詞客一去動經
春島並雲心遠鷗兼野色勻明朝洞天上高詠與
誰人

望羅浮懷舊隱

羅浮殊有情久別若平生知我舊賓主隔江遙送
迎片雲開石洞高鶴下朱明是處有人在半空聞
笑聲

舟次明月寺訪遠律師不遇 聞師同日至大
通也

咸陟堂詩集 卷九

三

二

昨夜兄明月所思疑在中今來明月寺不與見時
同一室賓亦主片雲西復東願留烟雨宿待我轉
飛蓬

借菴卽事

蒲團生兩翼飛出雲中水淺難留月雲行不待
風亦知非久住皆得免雷同翹首家山路滿門東
復東

自古能閒少求閒未易閒被人知住處移屋入深
山黃葉隨流去桃花送客還至今成口實陳跡待

誰嗣

空手把鋤鋤師心學老農護生耕熟地揮汗種新
松海厭饒酸氣花憎帶冷容客心何所寄窓外綠
陰濃

藩籬原不有草木自成圍堅癖牢難破閒心靜入
微鼠依貧屋瘦犬傍嬾人肥近得輕身法無營但
忍饑

口涉須成趣窺園見物情屋啼蛙背住簑覆雀身
輕鵲爲鳩燕拙花先蜜治生貧兒多活計從此息

秋陟堂詩集

卷九

主

二百八

經營

羣動靜中見孤心物外降繁花蠅亦采飛絮蟻能
扛拔地藤千尺塵空雀一雙野人共待兔何事守
枯椿

高枕得無夢朝眠勝坐馳蟲雷饒寸舌蜂陣采雙
頤寂寂非我怪惺却是誰吾宗無此義持去問
希夷

大地一孤僧僧孤却有朋雨師供茗碗風伯致薪
蒸細語盡相舍求聲鳥所能未應嫌揀擇穠蘂是

蒼蠅

雨後遠天清堦前異草生焦芽纔甲拆敗種亦勾
萌茵桂春芳歇薜花朝露榮桑榆吾老矣努力事
歸耕

昨得山中信園荒宿雨餘虛堂旋野馬懸釜涸遊
魚風入翻書亂雲來借宅居所閒快如此所見復
何如

宿胡憲公署中作

久不到城市胡爲爲此行主人真好道知我本無
戚陟堂詩集

卷九

三

二百九

情坐久月光滿茶香峽水清毛來有深契一笑足
平生

大道難久默澹交寧羨濃官衙初下榻虛室白鳴
鐘此地有生客故山無老農夜來作歸夢飛上最
高峰

畧中贈周季鷹劉山銘

罷暉馮煖缺言伴淨名禪真宰互相荅大虛中寂
然醇醪推大雅藜火紹前賢我成三笑相逢何
處邊

留別胡憲公

興盡我當返無勞悵路岐田家新米熟歲晚滌場
時此外復何事懷人或有詩相聞許相過計日補
茅茨

初春姚明府見過卽事六首

久嬾不埽逕春風生綠苔乍聞鶯語知有貴人
來赤脚陪仙鳥黃童遞茗杯深言難草草歸棹莫
頻催

元日至穀旦高天無片雲野情逐農圃努力事耕

感陟堂詩集卷九

重

松城正遠去遠春光分不分荷鋤待春雨搔首問

東君

吏隱如禪隱琴書當簿書特將懷古意來就野人
居竹老遲抽笋泉寒未決渠明朝春雨足花下待

籃輿

野寺山厨供煎茶折露葵清風生雨腋迂論解雙
頤晚食君應飽大烹吾豈知莫嫌如水澹水澹恰
相宜

憶若去年別曾將此日期感君無言諾出處未是

詩陽雪慙知已嶺雲持贈誰奚囊傾未盡留待再
來時

皎皎雲邊雀錚錚壁上琴幽人稱幽獨知己貴知
心許我一片石隨僧共入林隔江招手處相望在
高深

南園梁又采凌晨舟過大通留詩而去未及

迎送卽韻和之

萬事易知是餘閒及類貪僧猶甜雀夢客已渡鵝
潭柳梢不成五逕荒無復三多君發歸詠留在破

感陟堂詩集卷九

重

伽藍

永蓮漏限韻

聞音入清梵池上有人來刻作千華漏承將九品
臺細微通白業餘潤及青苔莫送無源委坳堂水
一杯

脉脉對昏曉明以無往來土圭停晝影鐘乳滴華
臺入水金沙地千絲石髮苔憑誰問消息滄海一
浮杯

答高裕公邑佐見寄韻

陶水遙相見清風若許長全憑詩酒力消遣簿書
忙大雅崇昭代新聲薄晚唐野人扣牛角爲爾和
康浪

答梁弋雲兄過韻

不於城市見乃在水雲邊我欲狂歌去君來且駐
船霧深知豹變澤媚識珠圓珍重聞詩者陽春莫
浪傳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七言律一

羅浮山房三十詠

存十四首

閱身初住鐵橋東，回憶家山事事同。
就樹遶藤增健僕，入林逢藥慰衰翁。
峰高豈礙當中日，谷靜常來正面風。
誰信嶺雲猶可贈，不堪持贈但長空。

咸陟堂詩集

卷十

一

三〇一

雷隔春莫道此閒寡，鄰竝午齋風送遠山鐘。
安身京不涉思惟，莫道吾宗也大奇。
夙習未能遵世諦，虛名偏喜少人知。
水邊黃葉隨流去，樹裏青山背日移。
拾得一枝無孔笛，前人吹破不堪吹。
年來得力是忘機，物外孤心漸入微。
蟲惜清聲終夜語，鳥因昭質宿林飛。
憑他風雨能侵席，到處晴陰不掩扉。
牛角好山誰作主，自憐臨老始知歸。
宿雨初晴策短藜，看雲行到亂峰西。
眼前圖畫無人給，皮裏詩囊且自攜。
果熟靜觀連帶落，松高曾

記與看齊分明一簇香風，過開遍山檀又木樨。
六時禪誦又斜曛，童子燒香禮願文。
向晚也須遲掩戶，前峰猶有未歸雲。
巖猿宿樹仍畱果，社鼠依山亦斷草。
莫怪痴心愛狂點，相逢盡道不如君。
清晨客至暮方還，問我何心住此閒。
在世但知聊寄跡，旁人都是說居山。
近嫌路有樵人識，漸覺門須侍子關。
他日與君相見處，斷崖移屋不堪攀。
雲頭亂足禁娃腰，特地奇峰出漢霄。
微路暗通行石磴，泥茅半結凭松寮。
竈邊泉號孤僧井，屋角田

咸陟堂詩集

卷十

二

三〇二

供一處瓢筒，是老夫歸宿處。
時人驚棄幸相招，終朝役嘆吾曹絡馬穿牛。
廿一半野，曲結成空自縛。
文蛾飛去不堪縲，重樓變幻隨孤蜃。
大地浮沉仗六鰲，何處藏身沒踪跡。
華亭船子自家操，一日能閒一日過。
山中幽事豈須多，風前眾竅呈莊籟。
月下群猴學楚歌，土掬丹爐泥破甕。
葉收如篆，稀殘簾外邊。
憑語應難信，曾記兒時訝索駝。
大地全安曲，床尚餘閒隙。
黑皮囊三開破屋難畱客，一箇孤僧亦過堂。
納得須彌無芥子，持來展

藥有真方閉門刈取庭除草歸去爐頭較短長

昨夜燈前細雨聲曉來林鳥報新晴日乘風勢排

應入雲寫山光對枕橫蓮房未落兼花供芋屋初

開帶葉烹二六時中且如此明朝依舊可憐生

飛雲天半碧層層萬仞孤峰不易登行遇斷崖看

撒手去當無路莫牽藤一莖細草皆成藥方寸閒

田可住僧多少滿頭難到處程途終日間南能

經旬鉅片一開盤靜處窺形敢自嫌任運去留今

面目因人顰笑舊猿緝山風浩浩雲歸岫天宇澄

咸陟堂詩集

卷十

三

澄月到簾獨往獨來還獨語此生何幸老窮櫪

香珠噀懷羅浮寄山中諸子三十韻

存二十

隔水看山東復東片雲無住寸心同出逢岐路誰

家子釣盡江波何處翁覆頂千絲難禁雪當門兩

齒不關風身閒投老知何日獨倚孤筇問碧空

海濤近枕夜淙淙旅夢鄉心未易降乘月一歸雲

裏洞挂帆猶記寺臨江三身衣覆衲僧榻四壁燈

明古佛幢香印半銷人定後飛蟲何事觸明牕

何須領衆復匡徒無事天真佛一軀殿下屠刀知

廣額策開君曉見賓盧宋人什襲藏頑石胡賈千

金市世珠大地有禪吾亦老故山歸去作樵夫

大好隨身五尺藜臨行遺落石房西青山久客不

歸去白髮老僧思借攜憶昨破襖乘月往有時高

笠與雲齊秋來勝事知多少辜負堂前古木樨

洞裏主人去不來好山拋向白雲堆蠟花落盡空

中雨野火燒殘劫外灰虛室豈宜終日閉重門相

待及耶開懸知開後仍虛室寄語同參莫見猜

谿山非舌亦非身久去重來見益親四百峰中開

咸陟堂詩集

卷一

四

別院三千里外結芳鄰苦生老砌青如染鏡鎖明

塵淨不塵爲報諸方參學者羅浮深處近無人

海氣蒼茫日色曛客牕誰與細論文蹉跎別路連

風雪惆悵家山隔水雲地足橫櫪無菜茹門饒鶴

雀厭腥葷幾回欲寄南中信底事何堪舉似君

野老經年別古垣東林岑寂葉重丹宿藏雲裏微

窺頂鷄關蓬中自正冠月滿鐵城人過少臘殘瓊

瑋客歸難春來擬補尖頭屋去拾松花就地餐

當時一入便忘還分得雲房屋半開笑我住來仍

渡海輸他飛去不離山拋荷松竹無田地領取生
涯有死開菴主縱歸難得見孤峰從此絕躋攀
歲暮方思仕洞天奔水臨淵煮寒泉半閒茅屋連
朝雨品字柴頭一縷煙山色去心無咫尺路岐回
首已三千仙時得遂投閒計不擬將心更學禪
三條笈束十回腰漸遠塵寰近碧霄雲水相投因
繫屋藤薇將磬便移寮人閒未易開雙眼林下還
思挂一瓢早晚閒身定歸去小山叢桂不須招
九十春秋強半過住山時節言無多海濱自顧垂
咸陟堂詩集 卷十 五

垂松下還思踏踏歌雲終曉煙籠瀑布石門晴
日曉溪猿主人何事不歸去竿殺南邨郭索駝
一鉢雕胡七椀茶衲僧隨分有生涯摩醯頂上開
新眼香象雲中座舊牙結社更思修白業還山不
擬煮黃芽菴西道者如相問若子年來解破家
止有雲霞覆短床不留餘物在空囊因採水脈移
茶竈爲愛松風結草堂一日別山同隔世經年高
枕當參方老來漸覺無筋力歸路爭如歸興長
多謝山翁遠寄聲別來林下幾陰晴堦前掃葉雲

谷亂樹底窺花雀尾橫拾得仙砂無法煮
芋待時烹知君笑我長爲客歸日何曾面目生
洞門流水碧泠泠經過人閒不暫停豁舌廣長當
下見雷聲浩大靜中聽逶迤入海成波瀾迢迢看
山隔杳冥獨有菴西泉一綫夜來涵月浸空庭
孤峰雲外有千層竹杖扶身獨自登絕壁誅茅成
矮屋常門紅樹挂枯藤森森棘布三叉路密密囊
藏一箇僧算定生涯歸欲早人前惟謝百無能
獨木橋邊水自流閒鷗野鷺日相投垂楊未識青
咸陟堂詩集 卷一 六

驄馬和艸漏宜白牯牛海日始開新病眼晨鐘驚
起老古體山中事事堪相憶昨夜松廳月一鈞
桐樹千歲孤根滌蒙君斲作囊中琴旁觀一唱復
三嘆靜聽七絃成五音得意失意豈真性有聲無
聲皆苦心何如生長嶧陽谷風雨滿瀟龍自吟
飲光未是識瞿雲關吏何曾見老聃四十九年無
一字五千言下盡虛談嶽邊萬派全歸海島外千
峰自向南一箇孤僧天畔立不知誰與盡朋簪
癯形衰態笑窺蒼世眼相逢豈免嫌自有天生

骨格不須人羨美髭髯林間得病常欹枕海外無
寒亦下簾正憶故山此時節梅花和雪壓重檐
細寫新詩寄嶺南區區誰識是空函止啼黃葉從
君玩無口匏瓜且自緘風轉谷聲鳴衆籟日廻竿
影下長杉何人領取居山去脫却平生鵲臭衫

馬山雜詠三十韻

來牛去馬任西東雲月谿山各異同蓮社久虛清
論地桃花多笑白頭翁前牕破夢三更雨隔案翻
書六月風羣動自喧吾自安詩人休道是頑空

咸陽堂詩集卷一

七

三五

青門何處覓侯封占得荒山心此農雲氣有時遮
矮屋風濤無故響高松肩泉白擬尋源入腰石還
思索米春人世欲閒閒不得鷄聲啼破五更鐘
高泉過雨自淙淙獨坐無心外境降斷送浮雲歸
八極止畱孤月印千江野狐隊裏燃華表頑石中
閒建法幢慙媿有情偏識我十年前已掩蓬牕
升沉何用更圖惟道在能貧數合奇東澈水河寧
有底花開枯木不相知門因避地重重閉屋僅容
身度度移本是釣魚船上客往來不憚八風吹

咸陽堂詩集卷十

八

三五

閒從物外識真機會得希夷更入微鵬鷁總教乘
化往鷓鴣寧羨控天飛過橋車馬黃金勒隔竹人
家白板扉久住東林僧漸老舊遊何日許同歸
明知水到便成渠夙習難忘未廢書癡想筌蹄得
魚兔貪看標指失蟾蜍人閒豈有愁於我世路應
無嬾似千幾度欲拋文字去勘堂添水學栽渠
乘車戴笠總吾徒衣錦披緋等幻軀塵世交馳看
野馬獵心騰躍笑韓盧庶人自愛懷中璧稚子爭
探領下珠老我閉門無一事日持高論著潛夫

隔林燈火晚蒸藜寂寞茅堂迤照西送客頗從橋
上過愛琴間向石邊攜老來小事貧偏好靜到無
心物也齊却笑當年黃太史花時猶自說聞樵
經年不挂放參牌自擬將身活活埋病後止存真
面目夢中無復舊恢諧白雲共住其分榻紅樹當
門影接街蛙鼓不終蟲韻繼知音何處覓同儕
長與紅塵斷往來茅堂移在白雲堆髮同木葉逢
秋改心似爐煙向晚灰老樹偏宜孤鶴立幽花止
爲一人開谿翁本是忘機者珍重羣鷗莫見猜

局外輪贏物外身閉門猿鶴自相親風搖竹影侵
虛幌雨過山光在隔鄰鼠墮空蟬驚絕粒蛩鳴冷
甌笑生塵年來識得貧中樂一盞高懸嬾向人
倚杖柴門送夕暉長歌三復北山文了無凝夢我
青瑣止有閒身伴白雲沙市晚喧饒笋蕨邨童久
住厭辛葷齋厨午後無煙火自把茶甌對此君
日出東林衆聲喧野花開遍小桃源行吟不負孤
筇力獨坐偏宜老樹根頑鐵蝨身成俗物名山到
處有口園生平樂事唯知足其怪閒人妄自尊
咸陟堂詩集 卷十 元

一片蒲團覆石壇楓林垂蔭映眉丹新知不羨腰
纏玉往事休論髮指冠滿地征塵生計拙彌天荒
艸路行難時人莫笑西山餓周粟繇來不易餐
牧笛樵歌日往還近嫌住處逼人閒年豐雀鼠猶
爭食果熟猿猴不共山老去機心聊自息貧來米
價復相關羅浮舊隱寧憂此絕頂孤峰更擬攀
谷口晴陰別有天夜來新雨長紅泉濕雲不放水
河燄破屋全銷冷竈煙隔浦遠香生杜若長林寒
色老君千繁華寂寞秋風哀消得山僧半日禪

却緣不折督郵腰老宦騰身上九霄綠水青山新
地主黃冠白髮舊同寮頑軀拘去磨爲鏡大瓠栽
成剖作瓢惆悵故交多已貴隔江相見謾相招
嬾似林間五白貓日高猶自卧堂坳艸鞦入別口
耽坐布被長蒙爲病吟廢盡桔槔甘我拙拋殘棋
局倚誰饒安居已過門猶閉何處秋聲上竹梢
別吟分疆笑爾曹百年幻宅不堅牢蒸沙作飯終
難飽猶繭抽絲未易縲天際雨聲喧石燕江湖月
色滿卓犖渴來漸覺虛丹穩子浪輕風且自操
咸陟堂詩集 卷一 三

湯勞車馬狂經過僧老空門勝事多八座山花爭
解語隔林幽鳥自能歌翻嫌謝傳畱雙屐却恨嚴
光欠一簑萬法本閒人自閑此心吾欲問仙陀
獨上孤樓杖古茶次寥秋色在天涯赤城日落如
懸鼓紫邏峰高擬建牙草澤有人歌麥秀風霜無
地護蘭芽看誰待似雲邊翼來往虛空處處家
雲中高枕石爲牀萬事無如靜括囊人到老年閒
悄悄月當中夜露堂堂紙衣補就雲千片鐵笛吹
殘水一方多少舊遊許相過出門無那路迂長

一顰啼鳥兩般聲半日濃陰半日晴馬麥滿盤隨
飲啄雀羅當徑任縱橫閒身嬾就三臺舞瘦骨那
堪五鼎烹何事不拋文字去尚畱風習送餘生
閒門秋水日清冷萬竹交加抱一亭過客不須尋
路入高歌誰許隔牆聽坐看精衛填東海翻笑鯢
鵬化北冥老去漸知生意少夜來添火讀黃庭
占得孤峰最上層斷崖絕壁少人登黃猿獨坐啼
江盡白鳥群飛立古藤借地百年聊作客出門千
里不逢僧老來空有名山約松艸瞻風槐未能

咸陽堂詩集卷十

濁水滔滔不住流寸膠珍重與輕投信眠冷榻旁
棲雀人老荒郵靜牧牛金馬風雲銷飢餓銅駝荆
棘枕骷髏門前大道如弦直日久行冬世似鈞
睡起空山夜正深茅堂寂寞靜風琴滿床明月連
孤影隔壁寒蟬惠好音老去有身聊寄跡閒來無
處可徵心冷灰爆出星星火拂鼻何妨更苦吟
自從屋裏僮僮晏不願面關見李聘近與宗雷開
淨社豈知王謝善清談蟄蟲未雨爭辭穴賓鳳先
寒盡向南物理如然吾亦所故人和勸早抽簪

貴珠璣翠作粧奩歸去金堂未免嫌香閣但知誇
粉黛藥砧相見笑鬚髯朦朧好夢愁歛枕寂莫寒
燈灝下簾何似阿娘貧不字長齋甘老破茅檐
相逢何用更喃喃新得金人肘後函至道本來唯
一默吾生從此願三緘曾無惡浪欺頑石豈有驚
濤下禿杉我縱不言君也會是非畱在七斤衫

咸陽堂詩集卷十

三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一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七言律二

過芙蓉谿訪梁孝廉

獨木橋邊谿水清，扁舟來往早潮生。
就園嘗果逢僧至，下榻看山引宦行。
高士一身皆道骨，大兒九歲有詩名。
此中莫道無征戰，家養慈鷄教用兵。

芙蓉谿避暑贈歐陽偉人

千家雨過巷人稀，近竹開門見翠微。
靜處有風消客熱，暑中無日釋寒衣。
谿翁對吳牛喘，山鳥低吟野馬飛。
辛苦西歸老詞客，不知曾否憶漁磯。

咸陟堂詩集卷之二

雨夜懷家山諸子

小樓深坐一燈微，風雨淒清影自依。
鄉國別來無隻字，天涯相念各重扉。
病思就獄求令术，夢喜還山見蕨薇。
一事無成君莫訝，章縫今已易三衣。

早起書懷

晴光初散鳥聲勻，病客眠多坐及晨。
風引邨煙生曲突，水涵廳日上承塵。
髮常短後從依佛，身到窮

時重許人十里家，山千里。出門無地不迷津。

秋夜懷羅穎甫

不到山中月再弦，夜來重憶住山緣。
身依好友鄰心斷，眼見時人迫力堅。
露下草蟲聞細語，風前巢雀解安禪。
思君又是涼秋候，擬就湯谿半榻眠。

歐鐵泉過贈賦答

擬向空山老此身，一菴風雨四無鄰。
開門隙處臨仁水，清磬聲中見故人。
紅樹忽增秋後色，高花愁裏路初塵。
聞君道我爲僧好，白頭鬚眉恐未真。

咸陟堂詩集卷之二

贈王葵漸

誰落秋深感昔遊，故人相見笑湯休。
與君蓮社同花甲，羨爾禪堂尚黑頭。
滄海迢迢生遠夢，青蘿尺尺隔丹丘。
何堪世難還同病，彈遍西風舊蒯緱。

鬻劍詩

嘗蓄古劍厥曰承景藏之十年以行不平
今既平矣無所用之鬻之雷生得粟一鬴
戲贈以詩

老去逢場漸息心，牀頭辜負不祥金。
閒將古匣霜

盃手博得山厨飯一醵從此星辰虛著眼謾勞風
雨廢長吟還君故物猶堪把曾記延平遂至今

留別諸子還山

行行且莫恨離群笑指前山日欲曛此際誰爲當
去客及時稍得少遲君歸僧簪笠全衝雪老我茅
堂半住雲別後故交勞遠夢夜鐘無計遣相聞
七斤破衲五條衣結束閒身上翠微滿地風塵成
六醜一天雨雪獨來歸江山未辨誰賓主今昨何
曾有是非從此孤僧似孤雀出門長與白雲飛

感勝堂詩集卷十一

三

山中除夕與諸子同賦

暮方思早人林殘除燈火住山心寒齋有客先
春到孤榻留僧徹夜吟老向鄰鷄啼處過坐從松
雨聽時深蹉跎一夕成今古半宙茫茫涕自泫

山居與霍賓輝孝廉園亭相近湧題其壁

行遍千峰得此邨結茅况復近高軒相聞愛客時
開徑應許閒人來叩門半角好山誰作主一谿流
水自同源老僧昨暮鳴清磬曾否因風到耳根

送本師入雲門

老來翻喜病身閒正好隨師遠閉關畱得餘生在
塵世定尋歸路入名山谿聲過耳成流轉雲影無
心自往還到日若從深處隱松寮多結兩三閒

寄綠園菴主人

江門江水水漫漫未得輕舟下急湍袖裏一絨竿
便寄書中唯道息機難世從善病忘應得春似孤
心老更寒莫遣綠園閑不伴東風吹入楚雲端
過市門贈社中諸子

兀坐空林遠思興開心時復在高朋重經舊路成

感勝堂詩集卷二

四

生客笑向旁人認老僧滄海偶來甜客夢青山歸
憶漁燈相逢况是論心地莫怪頻頻說上乘

閩上已社集片檀菴當菊

亂來何幸得同堂野寺頻過逸興長視曆兩回逢
上巳看花三月似重陽時宜不合如孤客秋意無
端出衆芳歸去石橋橋畔笑問君誰是古柴桑

題片檀菴壁

誰把旃檀作梵宮清溪曲曲徑斜通經年老衲坐
當壁幾度大江流向東塔燕吟停宿雨窓總解

紙引微風休心更說觀心法石室繩床笑癡融

贈呂晦山

逢人唯勸作真儒此事如君諒不辜但解青蓮生
火宅何妨濁水得玄珠道存琴瑟調應好心向蒲
團坐亦枯我已出家君罷道相看無計贈區區

送鐵城諸子還邑寄題曹調仲讀書堂

謾從塵籍問三餘試聽山僧說太初倉頡木生先
十字庖羲纔盡已無書江城習靜門長閉海日當
空室自虛歸去致聲曹處士高秋遲我子雲居

咸陟堂詩集卷七

五

雨中寄羅戒軒

嫌寒雨打孤篷添得新泉聽不窮昨夜分流栽
藥地今朝開殺灌園翁空山風雪逢人少到處晴
陰與子同幾度欲來尋舊約數探書札出懷中

黃連江口懷舊

曾從嚴武此登臺舊路經過首重回兵革殘年孤
雀去風塵滿地一僧來雪邊老樹含生理亂後新
畚有劫灰遂使居人厭征戰相逢不敢說行枚

冬日與鐵城諸子遊小嶺同賦

山方悔山山過去去看山信所之空谷乍聞孤
屐響寒嶺初與老僧期更無煙火通塵世祇有雲

霞覆短籬便欲結茅從此住以心難遣外人知
杖頭瓢笠五銖輕扶上孤峰四望平滄海東西浮
島嶼白雲朝暮暗江城鳥逢吟客聲相引鹿認林
僧路共行我是卽山山卽我相看何用更知名

同遊亦復愛清狂出郭招携逸興長坐石聽泉衣
帶冷就山營茗齒牙香斷崕路轉衝晴雪老樹寒
生透夕陽一度登臨應不偶同雲來往本無鄉

咸陟堂詩集卷七

六

題西山寺

北山得似故山無城上閒凭景物殊半面高牕臨
睥睨千峰晴雪見浮圖旌旄影接幃幃動鐘磬聲
隨鼓角孤登望正逢多壘日間僧何地結雙趺

鐵城長至

殊方風日八方同到處天心靜處同海國千家通
赤縣滄溟一氣應黃鐘南來漸返義和馭老去難
追夸父踪從此不愁山路遠晝長容我信孤筇

畱別鐵城諸公還山

遠別寄春台約許重來歸尋舊路家應近行遇名山那作問言夜故人相憶否月明何處不登臺

與永言歸隱住小漫山賦贈

經年一室寂無聲自首逢君共息機但解餘生聊寄跡何妨隨地管相依天寒埽雪煎香茗日暮栽雲補酌衣此外山中了無事數聲清磬雀飛歸

春日寄本師

恨不從師歲久東風吹雨滿長途山中珍重三

感勝堂詩集 卷十一

二

五十六

年札靜處尋思半字無冷楊明眠新夢少名場久刻寸心枯春來若問山中事籬隙初栽五石瓠

會古周易兼人

倦鳥歸飛只此林逢人那敢說幽深勞君遠示山中札使我難爲別後心青鏡覽多增老態孤桐枯盡得元音有懷欲問江門叟煙棹春來試一尋

謁先孝廉墓

谷風習習水潺潺記得兒時此往還忽作閒僧投宿草正逢寒雨暗前山當年孤柏曾經植近日低

板漸可攀學道無成恩未報自驚憔悴髮毛斑

送羅戒軒講學郡城

東林林下送西賓獨木橋頭指去津白社舊遊成遠別碧峰回首已無鄰鄉僧入夢誰爲主山月辭家倍照人想到穗城逢上已不妨重同舞雩春

答麗卯君兄寄兼柬雷季傳

借得青山小結廬檣籬漸空客來疎多情最是麗居士遺札難忘楚接輿老去煙霞成痼疾近從眠食識真如憑君寄語同袍友別後枯禪已廢書

感勝堂詩集 卷十一

八

五十六

與陶握山訂住山之約

相逢頭髮各絲絲久別青山老可悲世了無投足地入嶽應是息肩時身任雲水心何任早種坑田晚共炊從此便歸歸便得未須南面肅若龜將之鐵城舟次平山宿簡岐山齋與謝散木

話別

無端來就草堂眠有約維舟柳渡邊行脚但知從此去芒屨休問幾時穿一圍暑氣難侵夜半暈寒光亦滿天莫漫燈前動離思南來原是舊山川

舟中作

閒身能得幾時閒
行遍千峰好閉關
孤棹偶來重渡海
片雲何處不逢山
陽迎野客忘賓主
宦過長空縱往還
慙媿同舟枉相問
老僧何事到八閒

重過鐵城作

雪邊曾記此登臨
歸卧松寮直至今
最是高深難久別
不分寒暑輒相尋
炎古近海饒雲物
客舍移來就隄陰
欣對悠然信來往
南山殊有故人心

鐵城道中夜歸口占

咸陽堂詩集 卷十一

九

山客下山何太頻
荒城十里半荆榛
青燐媚媚螢艷艷
艸白眼當當虎伺人
老畏交馳思緩步
行隨孤影識全身
夜深誰是同歸者
大地茫茫月一輪

客中晚晴

郭外疎鐘郭內聽
夕陽歸鳥下空庭
暑欺老病侵塵榻
雨過新涼隔紙屏
山縣閉門群動息
女牆當牖數峰青
此時正好披襟坐
莫學閒眠喚不醒

鐵城晚發留別諸子

片帆南下水悠悠
歸路分明記昔遊
西照入江疑

曉日曉風吹暑當
涼秋閒身自斷同
孤宿世勞問野陽
莫笑還山生計拙
君看禾黍滿西疇

送戴明府還柳州

自斷枯桐七絃孤
音何處問鍾期
下山正值彈琴宰
岐路聊爲別宦辭
青嶂一枰仙客奕
黃柑十樹使君祠
歸來定卜思谿住
遲我他年訪戴逵

送客晚歸微月在林間贈以詩

山南水北送山翁
野興逢秋更不窮
古道客歸禾黍外
隔橋人語暮蕭蕭
中谿光遠近潮通
月林影參差葉答風
何事適來還適去
笑看閒者亦飛蓬

咸陽堂詩集 卷十一

十

耳聾

從前消息愧多聞
一笑相逢豈足云
大暑風雷隨帝子
嚴營鼓卧將軍物
齊驅冥冥天鼓滿
風桓見地文昨夜秋
聲何處所聯看紅
河葉綴紛紛

晚發龍津

暝煙初捲一帆輕
晚渡逢人問水程
去門便爲千里別
尋山還有幾年行
宦當暫夜橫空
明月到江徹底明
心似孤舟無所繫
江門月滿正潮生

夜過韋涌寄弟

浮生冉冉而閒塵一過丘園一愴神
白首獨爲行路客黃昏誰是倚門人
燈前繞膝喧童稚夢裏還家識比鄰
惆悵鄉關諸弟隔桑榆鷄黍莫辭貧

抵循州泊白鶴峰

白鶴孤峰舊識名今來一倍借勞生
日斜山寺臨秋水木落寒泉見古城
有少扁舟過渡口何人高枕聽江聲
相逢海闊天空處莫向飛蓬問去程

遊西湖遇一林師

咸陽堂詩集卷十一

十一

兵時曾此一維舟重過園林續勝遊
八月芙蓉猶出水六橋楊柳不勝秋
湖光靜漾花邊日坵勢平分竹裏樓
白笑閒名埋未得天涯相識有湯休

湖口避風寄李蒼水廣文

中流風急駐征舠一夕浮生夢亦勞
空負故山好薇蕨始知人世足波濤
雲霾海腹魚龍亂石出城根雉堞高
我友刺船何處去援琴聊作水仙操

中道泊石公城書事

十日纔過五日程六時聊得一時停
老夫行路常

攜藥稚子懸壺學采苓
雨脚乍收千樹碧
見數峰青山城咫尺
河源近伸紙低回寫地形

宿老龍邸

邨烟遠近遠晴堤
碧嶂東迴白日西
久宿寒江同倦宦
暫來孤店得聞雞
身隨雲水心兼遠
夢入家山路已迷
明發何堪更回首
秋風不到武陵谿

贈李蒼水廣文生日

與子論交已十春
每從出處見天真
山中好友初通籍
堂下狂夫老斲輪
到處一傾元亮酒
醉來還

咸陽堂詩集卷十一

十一

憶季鷹尋何妨作客逢
生日吟遍秋風有故人

觀樂人迎春

閒身到處得閒遊
人物看吾似故丘
金勝滿頭拋社鼓
采鞭隨手逐泥牛
聞歌始覺鄉音異
越陌都忘世路悠
草色未青春又到
不知誰上仲宣樓

客中元夕有懷山中諸子

設將行樂逐兒童
坐破良宵興不窮
自把閒心擬明月
獨畱清影在屏風
寒城久客多新識
燈市歸人半老翁
正憶故山此時節
隔牕吟咏與誰同

西別李蒼水廣文

東風吹雨下江城千里歸山半月程有客到來逢
九日無端歸路又清明行添怪石腰包重暫別官
衙脚板輕我自住還君自住宦遊寧比浪遊情

歸時書經羅浮不能遊焉賦此別

曾與洞天成密約今來歸路復何言青山當面又
虛度白首盟心永弗諼萬竇有風皆到海一谿無
水不通源幾回領畧羅浮遍莫笑癡人空過門

寄長樂尉廖聲玉

咸陽堂詩集卷上

三

三

吏隱如君得自然多生曾結衲僧緣春風依別同
為客故國言歸老此禪前路一投孤店宿居人盡
說長官賢自從識得齊昌尉始信梅生是大仙

旋風

南箕噫氣下南州幻出焚輪撼不周有客步虛逢
禦寇何人聞籟過商丘九天路直鵬嗤鷄四野塵
生馬逐牛我作斷蓬君更駕不知誰指復誰歸

急雨

農陰轉聲乍翻盤靜會谿山響百般得罷丈人三

日已分分熟客片時寒橋樑倚壁商絃濁曲
檐木理寬相識却憐桑戶病書來重疊勸加餐

秋山

商天最好是清涼濕却雲林一半青久在此中知
此理偶憑真宰寄其形霜凋豐草成升經風散高
梧下翠屏莫向寒巖賦搖落年來衰鬢也星星

寒月

冷魄照心成一片定僧開眼見孤明方諸自向懷
中取顧兔何由指上生琪樹風高壇桂落玉壺霜

咸陽堂詩集卷上

西

重水田輕當時木客惟知此一抖擻塵別市城

戲贈曹茂才

誰家才子騁神駒半月池頭當渥注赤汗散蹄如
脫兔青絲垂鬢似雛鴉董帷早下從生草碗谷今
來不種瓜有約到城重問訊藍袍遮笑袞袞

喜衣石上人再入山同住

抖擻生衣兩袖塵上山原下山人祇緣踏著來
時路聊復尋思去後因老眼豈存三日見孤心又
得一回新明朝更有樵西約中道憑師許主賓

白雲洞雨後觀瀑

曾聽樵僧說此奇，今遊果爾弗吾欺。百千億眼觀不足，七十二峰來悔遲。喧寂解當同體處，身心方是得閒時。一條白練從何去，惟有雲巖靜者知。

題先輩何子明先生讀書處

昔人曾此作經生，不復書聲但水聲。百尺瀑泉誰識主，千秋崖石獨知名。丹梯有路通丹壑，赤脚無塵下赤城。更欲假君絃誦地，胡床寒默謝逢迎。

登大科峰絕頂

咸陟堂詩集 卷二

圭

三

愛山登陟不辭勞，直上欽岑振敝袍。老去始知行脚穩，年來惟恐置身高。青天有路隨孤宦，滄海無根仗六鰲。閒倚西風發清嘯，下方誰識是吾曹。

寒瀑洞懷舊

山翁住向人閒久，冷落雲林直至今。燈道尚堪重著屐，石床誰復更橫琴。千章古木經殘燒，一綫清泉下濁淙。剩有風流在樵牧，隔橋吹簫學長吟。

題李丁長先生墓

誰把高名榜翠微，先師親筆寫泉扉。白沙門下多

芳多黃葉塚中一布衣，古是靜觀宜往復。大賢遺澤尚依稀，清風畱在山南北。社日兒郎薦蕨薇。

過白沙先生祠故址

荒祠不復布琴尊，往事惟憑故老言。東海日高開講席，西樵山色接江門。石房細語虛聞響，庭樹無枝老見根。獨有枯禪經過此，問君誰是好兒孫。

舟次黃鼎泊岍二日臨岍坐石北風怒號江

水厖激遠興翛然

紅寥洲邊楓葉丹，蒲船風雪一僧閒。言尋舊約盟

咸陟堂詩集 卷十

圭

三

明水先寄孤心到，遠山行似奔波年。共逝坐當磐石性，同頑及時吸取西江去。得入龍中復得關。

西行阻兵復歸小漫山霍西牛過宿計別

行脚出門歸亦客，閒身到處主中賓。萍踪未定逢知己，蠟燭無多別故人。江水長流寒不涸，雲山彌望遠生皺。臨岐指點瀧西路，君但能來莫問津。

過崧臺感舊

百川曾此一朝宗，荒殿猶存碧蘚封。野渡水寒朝飲馬，江城雲起昨從龍。千秋離黍歌三閔，半夜蒼

枯夢九重自是六朝僧去後通臣多少作山農

趨庭記說崧臺事應詔曾瞻十二旒焚草再陳憂
國疏吟詩多上闋江樓手存舊澤惟鵲鴿心有殊
恩但劬緱誰念夕陽風在樹有人持鉢過端州

抵西寧宿翠林菴與秋霜本源二師鄉人先

雲中夜話

閒雲西竝片飄飛路入東林爲蕨薇曲徑日斜行
十至阿山齋罷老僧歸班荆有客同鄉水洗鉢何
人話翠微今夜無絃彈得好月輪剛照十三徽

咸陟堂詩集卷十一

七

將入下城信宿翠林麗卯君以詩見招用韻

次答

擬向青山作老樵晚投孤寺宿松寮遙知地主曾
懸榻難別林僧爲過橋拾得偶來勞見訊八公能
隱不須招明朝結束尋君去穩繫腰間五石瓢

至下城贈麗卯君

今來見面勝聞名不枉瀧西十日程得與王生初
結轡却教仁子獨沾纓玄談每喜當前席生計懸
知在下城但得半閒茅屋生荷鋤言就鹿門叟

下城洞晚眺

雲路千岐水一涯諸峰合作青蓮花檐低遠蔭迎
斜日門對奔流送落石竇自春臨瀑確坑田長
轉出雲車山翁招手谿橋去指點寒皋好種瓜

過梅坪贈湛慈老師

遠公卜築得幽奇削取巉巖作坦夷碧甃牽泉通
一綫青山鄰郭阻千岐石門高峻人稀到梅子酸
甜獨自知手植萬松將蔭屋想君從此撒簪籬

遊雲窩贈中介大師

咸陟堂詩集卷十二

六

平陽師子高高坐萬仞峰頭一箇僧引水八房分
遶藥磨刀臨澗不饒藤枯椿谷冷花先雪凍雨檐
孤蒲易水却笑昨宵低處望也將殘燒作禪燈

寄本師

本師眠食今安否某甲行藏別有因室下肯容擔
板漢山中甘作結茅人一卷怪石頑成癡雨角肥
牛牧漸馴慙向羅浮尋舊約年年空負洞門春

長至日與諸公集翠林寺晚過香雪菴分賦

沉沉鐘鼓動微陽山寺逢君即故鄉未識百年事

苦短纔添一線優爲長林閒畱客環深翠雪裏尋
僧得妙香可用吹灰發天籟笛中無孔有宮商

宿西竺禪院與僧夜話

閒身隨處息征蓬靜掩禪扉語不窮百結小田孤
燭底一區金地萬山中潭光洞牖呈初月竹韻垂
檐答響風幾欲誅茅深谷去芒屨踏破不如公

歸途宿龍華寺與無盡六如師滋莊居士夜

話

經過此地許重來舊路依然十日回一片閒雲歸

咸陟堂詩集卷十一

尤

二

瞑岫千峰圓月印香臺心同石溜寒偃細目與松

聽夜竝開獨擁孤衾對玄度山風吹雪下庭梅

宿龍井菴與博峰師夜話師欲畱子住粥勒

閣

難得高僧對茗談石林不惜此重探六分破籠煙
猶濕泉入齋厨味轉甘到處泥牛隨分納百年木
佛許同參夜堂莫訝無言說月滿長空水滿潭

立春漫興

那可逢春未有詩好春况與客心宜泥牛直去無

尋處水鶴何當得見時老肥生花書漸廢新毫添
雪鏡先知勿來欲就東風問芳草年年憶著誰

初春偶成寄龍中諸子

莫倚幽居耳目清難消山色與谿聲忍辜良晤長
依寺那得餘閒更入城野水渡牛微見跡春風啼
鳥不知名分明一幅詩中畫只恐僧繇邈不成

塵

太虛一氣自溟濛野馬終朝只御風群動無端成

輻輳微軀難免處樊籠窗通彼閨常生白路入長

咸陟堂詩集卷十一

三

安便覺紅古鏡不勞頻拂拭箇中原有梵王宮

煙

熱不因人濁處清積空成色自分明嵩山破竈當

機墮古廟香爐覲面呈宿火傳將後有燄輕風隨

去本無情年年二月逢寒食消息還歸折脚鐺

燒

南邨野老祠芻狗山鳥啣灰白蒸林半壁電光深
入石一星槐火竟流金白牛假道歸汾黑玄摩
空落影沉誰識枯桐心已死獨蒙塵土待知音

影

世外枯禪劫外身陰晴隨地別疎親
相期白首爲知己共對青山只此人
好客不來嫌我懶侍兒多去爲僧貧
最憐孤燭幽廳底寂寞因君見三賓

響

屐齒過橋輕的的石稜關水碧潄潄
就林說韻誰傾耳入谷聞聲獨破頰
比竹自鳴憑自和清商隨去復隨還
松風滿地無人買化作洪濤出萬山

跡

咸陟堂詩集

卷十一

主

草色青青與脛齊終年不過遠公谿
重拈舊話參蘊脚未得閒身逐馬蹄
山徑用來微有路桃花開日漸成蹊
憑他檢點經行處白足分明不到泥

翠林除夕卽事

推倒虞淵赤羽鳥晚堂鐘鼓報年徂
兒童燭竹驚愁犬野鼠偷燈嫁小姑
寒綻水田三尺線上深檐雨一團蒲
山中自了無庚甲夜夜胡床火滿爐
去臘郡齋分野寺半生萍梗似蓬廬
住山未覺寒將盡爲客方知歲易除
野老索償文字債鄉僧勸

習佛陀書明年得遂投閒計土面灰頭學道

翠林元旦

雲裏開門四望低早鶯啼遍亂峰西
遠鐘出郭仍歸寺宿雨添泉盡赴谿
心樹漸枯同古桂髮花潛長逐新英
春來莫道無筋力一日還應灌百畦

走馬燈

來時袞袞去忽忽結束狂心付化工
大火聚邊多躍冶焦輪車上一征蓬
同機靜會當方寸冷眼旁觀笑熱中
今古交馳爭似此紛紛人在紙屏風

咸陟堂詩集

卷十一

主

歸韋涌答龍媒兄韻

辭家千里遠尋師行脚歸來只暫時
久去弟兄成主客重經鄉路改平陂
青山有約寧相賺白首能來尚未遲
聞說欲酬男女債待完婚嫁與君期

送何不偕再入吳門

老大登臨興未闌吳門風物去重看
青春作伴三千里白髮行吟十八灘
鄉月到江成獨照家山背嶺失孤巒
前途夷險君應熟莫更臨岐說路難

送林向超還北流幕四東謝傅公明府

歸時上已去春深悵別前山日又沉黑土久增凋
弊嘆青油空負治安心棋當關切須留譜琴到更
張始辨音自古神仙多吏隱丹砂勾漏不妨尋

送羅喜人行商交南

嗟君豈合老風塵一曲驪歌勿復陳自輓役車投
黑齒更資章甫適文身萍蓬正值干戈地書劍難
消寂寞春到處若逢陽翟賈不知奇貨屬何人

從龍西還亦巷龐卯君見贈賦答

看看賓主太難分千里長空不住雲多謝姑亭曾

咸陟堂詩集卷十一

五

愛客無端歸路又逢君違山幾日思新藏到處深
春長野芹舊業隴西好回首早拋城市伴畊耘

歸隱羅浮畱別陶握山羅戒軒

入山踪跡恐人知一笑相逢是別時苦海看誰先
到岍長途憐我始分岐貧慙軹里能將母老怪柴
桑亦戀兒底事累君良不淺未應還索贈行詩

初入羅浮寄呈石洞本師

萬事皆休豆復疑美中不足但違師眼前畊鑿無
關道心在獲鋤漸廢詩坐對潺湲通語默歷窮岑

巖得平夷主人欲問羅浮事荆棘當門花滿籬

寄家山諸子

常時夢見醒來說今日羅浮是昔渠在世可堪成
孟浪入山方解惜居諸高牕臨樹末頭烏狎石通
泉屋角魚旦夕到來觀不足依稀忘却八行書

答天藏大師送行之作

謾從世外惜離群百八聲鐘到處聞去路曉衝滄
海日計程東指洞門雲三家邨裏呈新話品字柴
頭檢舊文安得支公似明月石樓吟望便逢君

咸陟堂詩集卷十一

五

贈鈍菴師

夢裏初醒勿復云水邊林下恰逢君谿深杓柄長
如許路遠芒屨費幾文竟發大心成佛見不畱細
語遣人間相期共指孤峰宿莫曠閒房半住雲

補和

糞埽週遮體自親當時宜稱總前塵初將湯線長
三尺綻得生衣重七斤祇有水田知夏臘更無寒
暑管冬春一池荷葉家風在湯對兒孫說古人

過華首臺

人生那得四百歲一歲羅浮住一峰去日轉多來
日少南山遊遍北山厠倚檐雙瀑晴天雨夾路千
松暑月風地主不收僧借去古臺移向洞門東

老人石

堅性何妨高處蹲閒身歸去總無郵風雲月露釀
元氣草木昆蟲依本根大地幾回成晝夜諸峰相
見卽兒孫當時曾笑生公石不點頑頭更圖圖

寄荃鑑二子

白雲西望數峰青咫尺家山在戶庭
鰥鴈兒當

咸陟堂詩集 卷十一

荃

三六五

類我獼猴憐子謂尊馨物情癡絕堪長數詩句吟
來只自聽身健報恩終有分此閒隨地得參苓

里正索租戲贈

聞說羅浮好住禪我來恰恰是荒年少生坑稻多
生藥饑殺山僧飽殺仙枵腹難償行脚債空囊還
欠入官錢思量更欲移居去只種黃精不種田

博羅晚眺

天外高風快面吹花黃草白動秋思寒城西望空
斜日逝水東流無盡時遊子重來還問路閒僧一

過便畱詩羅浮何事不歸去笑殺道旁驅犢兒

寄下城龐卯君時子將有朱嵯之行

終日懷人在翠微下城雲樹想依稀江通錦水憑
魚奇路入青山雀縱飛三頃秫田臨古岬數椽茅
屋對斜暉明朝我向朱嵯去回首龍門便當歸

歸自羅浮過鐵城諸子述洞天之勝

年來莫訝到城稀纔別羅浮昨日歸渡海呈山雲
出袖宮人說瀑冷侵衣禮隨筋力容疎放心似顛
毛漸細微良晤才知頻得否秋風孤雀又南飛

咸陟堂詩集 卷二

三

題曹茂才新築

一箇閒身去復還讀書聲裏款重關江城舊別人
三載隙地新添屋半閒草自離披應任長竹憑疎
密不須刪眼前真樂憑君取牕外明蟾郭外山
歸韋浦宿月衣菴與謝鄴門話別

近時詩句少人彈未惜逢君語夜聞高閣重來尋
舊夢危襟初擁試新寒去隨雲水家何在共老風
塵別亦難他夕朱嵯相憶否一天星月路漫漫

別弟

遠親幾歲阻承歡又作孤鴻渡海潮學道蹉跎開
道晚負恩容易報思難高堂娛老荆花茂客路逢
秋布被單貧賤弟兄無可囑各將薇蕨勸加餐

宿月衣菴留別家山諸子

參遍諸方便掩扉浮生多恐與心違言尋海嶽終
難住暫寄僧房便當歸獨雀去時天浩渺群鷗宿
處水依微茫茫大地同爲客莫笑秋蓬遠近飛

贈羅戒軒爲子湛娶婦

相看老大憶兒童記得當筵蠟燭紅在世與君皆

咸陟堂詩集

卷十一

毛

三

有子故人先我已稱翁三心未了閒堪惜五嶽能
遊計許同他日雲山攜手處不知誰早得癡聲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二

東樵山人跡刪驚著

七言律三

九日發汾水

紙鷲夾岍走兒郎正好登高又別鄉
兩地投衣逢九月西風移棹過重陽
遠書到日愁無雁衰鬢經秋漸有霜
家在羅浮歸不得年年空負菊花黃

登靈山寺汲泉試茗

三年兩過靈山寺今日初嘗峽口泉
井脈但憑巖咸陟堂詩集卷十二

叟說茶經曾記嶺僧傳一身病肺嗟岐路
千里歸心向洞天自笑不如清澗水時時
流傷碧峰前

江上秋曉

天光雲影兩參差江上推篷見日遲
霽色千峰明劒戟秋風一枕對漣漪
寒巘危綠兼霜墜野水低花雜果垂何
事故山顛顚客冷吟終日憶東籬

經舊戰場望海懷泰山道士

高涼兵後見荒榛趙壁猶存漢幟新
東海蹈來秦自帝扶餘歸去國無人
丹須久伏胎方聖龍在能

嘉尼乃神欲向蓬山尋舊隱天風吹路暗征塵

宿憚長驛卽事

憚長長路少人行斤鹵西連錦繡城
竈客煮鹽分野燒田家炊黍饒秋成
海濤近枕偏相聒山月離鄉分外明
倦客耽眠天又曙門前咿啞役車聲

梅泉道中

何堪載擊復肩摩一片閒雲此地過
鄉國別來風土異市門開處里兒多
青山路夾黃茅店黑齒人披綠箬簑
添得吟僧詩興好晚涼無那扣輪歌

咸陟堂詩集卷三

宿梅泉江上有懷

舊遊回首似風萍畱得閒鷗占淺汀
雲鳥陣存沙磧暗水犀軍散野燐青
谿翁釣罷潮初上市客歌殘酒未醒
懷抱此時消不得又隨孤月下滄溟

自英利抵徐聞一逕迂迴延袤百里萬木蒼

蔚百卉錯繡身入其中如處翠幙從林隙

見日己及亭午道俗殊情匪欣則悼古稱

仙源遼邈入境隔絕武陵之後未曾有也

詩以紀勝

二時天氣異寒溫百里人煙隔曉昏
潤底轉雷車錯殺林端見日葉歸根
蘭侵蔓草香偏滿藤冒高柯子竝繁
可惜桃花鷄犬地一通入境失仙源

會同客夜寄山中諸子

故園離居動幾旬他鄉兩見月華新
燈前細讀懷中字雪後頻歸夢裏人
賓雁未來秋已過朔風不到海先春
却憐華髮催年暮獨向南天寄一身

珠嵯除夕與吳謂遠廣文守歲有懷山中諸子

成陟堂詩集 卷五

三

燭邊吟苦縣更催盡爐頭欲冷灰
馬齒一年隨臘去鷄聲半夜送春來
孤衾笑就青氈宿明鏡愁綠白髮開
今夕故山應共訝歲殘不見寄書回

癸亥珠嵯元旦湯興

不寐頻看斗柄移客星何事滯天涯
百牕尚秉除年燭隔座閒收去歲棋
海日未生鷄早報春風初度鳥先知
自來絕島饒雲物乘興佳遊孰可期

贈多巽山玄達師

占得孤峰最上層林閒畱客話三乘
春風收拾閒

田地夜雨商量舊葛藤泉爲有靈知
冷煖山緣多異絕躋登他時歸去逢
人說千里珠崖半箇僧

點頭石

高高不與衆爲鄰日炙風吹自主賓
四大空成幻質三生能了卽前因
立當滄海如無地坐老青山不見人
莫把虛名強相謂點頭終是一頑身

周茂十二有築室山中談經受徒從
之遊者皆邑名士書舍鱗集振鐸籌
燈絡誦達旦

子遊山還時日已西夕畱宿齋中觀其規

成陟堂詩集 卷五

四

模恍若叢席北方學者未嘗有也因賦以

贈

居山無事不幽清面面茅堂結構精
歸路一尋中道主隔林遙有讀書聲
遠鐘出寺千峰應高鐸先鷄半夜鳴
驚起枯禪眠不穩自攜孤影月邊行

訪馮昌孝居士禪室士呈所見云從谿山因

緣悟入示此

千竿修竹雜檳榔十畝閒園舊辟疆
是處便爲叅佛地隔籬還有讀書堂
身前見色原清淨舌外聞

聲自廣長却笑東坡太饒舌無山無水也何妨

重遊多異嶺贈靈泉達公

此山容我再來否聊復尋師嗣昔遊雲外遙知僧
在定門前依舊水長流涼生殿角停揮塵戶滿林
閒靜牧牛却笑閒人閒未得天明荷鋤出西疇

夢修海潮巖

祖公一片閒田地付與靈泉自主張天遣五丁開
半壁誰教七日鑿中央上方鐘鼓潮音應萬里風
濤海印先欲識普陀真面目達人惟勸解空費

咸陽堂詩集卷十一

五

喜王君祈至白粵

風塵驛路二千餘一月方停隻轂車去國便爲浮
海客入山持得寄僧書亭陰轉砌經行晚夜雨焚
膏共話初到處不妨生計在未須長缺賦無魚

題檳榔園寄山中諸子

曾從鄉國早聞名海外相逢感物情涼月入懷孤
影直好風當面細香生葉沉舊綠呈丹顆甲逆新
黃長碧莖眼見枝頭花又實歸心狂寫數株橫

謝馮令谿惠黃犢

年來三歲彪文犢相約閒雲上翠微水草不妨隨
分納眉毛惟許與僧依歌殘白石人將老踏遍紅
塵客未歸何似空山伴行脚冷吟終日趁晴暉

送成其超還里

去歲河梁君送我今年海外我逢君到來兩見初
圓月歸去還同不住雲林下覆棋人未散夜中餞
酒客仍醺如何便上輕車別前路砧聲次第聞

立秋

當時秋盡別家園莫怪逢秋便愴魂海外涼風生
白髮眼前歸計在青門雲容漸薄呈山態井幹新
飄見月痕殘暑未消心早冷不知人世有寒溫

咸陽堂詩集卷十一

卷三

六

山行口暮宿龍樓山庄

萬壑消聲歸大海千峰積翠隱流霞偶乘黃犢尋
源入貪看青山到日斜谿上不曾遺采葉岍旁無
復種桃花從他來往從他住野水閒雲總一家

送王君祈還里

與君同作斷蓬飛絕徼相逢又送歸一十四州爲
客久二千餘里見人稀夢回滄海心兼遠路入青

遠想不遠想到家山秋正好菊花盈把酌晴暉

客夜中懷懷美謂遠廣文在郡未返

肯綮先生久不歸西風吹葉擁柴扉海蟾過雨當
中見泉崔凌和獨白飛遠水一鐙寺入榻隔花微
露白侵衣郡齋今夜吟詩否只恐當筵和者稀

珠崖秋夜懷羅浮舊隱

孤燈黯黯寒煙銷久客歸心付寂寥半枕家山天
易曙一牕風雨夜無聊北鴻阻海書難寄南樹逢
秋葉未凋誰念才明最深處有人重負菊花朝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七

送周生攜兒歸省

秋風迢遞雁南飛前路家山入望微片席挂隨羊
角去輕車燕得鳳毛歸北堂娛老熊將仲東閣招
歡蠟竝輝想到園林多樂事解裝先理舊萊衣

海外苦寒

漫說朱崖地軸偏臘時依舊大寒天檳榔落盡風
中實榆莢拋殘雪後錢天外片雲虛白日爐邊宿
火度除年旁人冷暖休相問自紉金鍼綴水田

甲子人口將遊東山爾別吳謂遠廣文

連山久似鷺巢崔渡海深懸陷井鼃北顧未忘遠
舊路南行先上路春車草屨分得儒官俸簪笠簪
殘野寺花揮手不須悵離索市城雲縫各生涯

發嘉積渡口

暖風晴日早春天海外佳遊不偶然隔水人看爭
渡客入山僧上越墟船谿光倒接孤峰勢雲影平
分兩岫煙苒路莫愁無舊識虛舟移只就枯禪

萬州道中作

朝隨飛鳥暮歸鴉野雀閒雲不定家萬里黑風吹
咸陟堂詩集卷三

人

白浪一雙赤脚踏黃沙望山漸喜東林近去國都
忘北顧賒粥伴主人何處是驅鳥遙指路三叉

遊龍池卷贈慧朗師

林無雜樹水無波長有雲霞護薜蘿池點小荷春
意早庭垂古柏老僧多西山不似東山淺歸路思
尋別路過借問昔年老行脚前程更險更如何

約慧朗師築室池上爲終老計

冷淡門頭錦繡堆銀山鐵壁勢崔嵬結成茅屋從
師住畱得荷香待我來不定海珠明似月無聲石

彭簪如雷臨岐指點經行處半鎖重關未許開

贈棋僧守愚

八百枯棋解縱擒尚留餘習在空林間中悟得棋
枰理耶底全無甲冑心泚水只今逢勁敵浮山終
古有知音道人本是忌機者一局殘燈話夜深

留別馮舍籍

幾度春風過鹿池木棉花落恨臨岐悠悠世路逢
宗炳往往人前說項斯黃犢還家添一齒青山隨
地解雙顧我將行脚君將老白首重來未可期

咸陟堂詩集卷十一

九

題懷素千文帖留別王晉子

拾得長沙字滿千臨岐珍重贈高賢三伊已落空
王後一畫須知象帝先文采未彰書出咄太虛同
體道玄玄吾家故物無文字珍重逢人莫浪傳

留別吳謂遠廣文

南來重上北來船二月回思九月天眼見涼駒行
易過心同征雁去爭先詩中舊路題會遍神裏名
山寫未全何事速歸還速別羅浮梅雨想高眠

留別陳次伯用前韻

路晚同遊翻羨到家先短衣掩脰行方綻破鉢隨
身綴復全賴有殘書將不去留君應下枕頭眠

留別鄭昭菴廣文

嘗恐還山與願違扶籠孤雀縱高飛二千餘里空
平楚四百名峰在翠微棋敵出門誰對局衲僧臨
別索留衣閒官未必閒於我乘興能來興盡歸

留別海外諸師

結束三衣共一囊輕車輓輓載輕裝快哉漸與家
咸陟堂詩集卷十一

十

山近行矣都忘舊路長臨別商量同啐啄從前語
默盡糗糠御風何事歸來早却恐人先價五漿

歸途口占

塵外輕身身外塵隨風飄忽若爲鄰三年樂事惟
今日一路吟詩送好春遠水度鍾知寺隔橋聞
語識鄉親相逢莫訝僧歸晚馬首南來更有人

雨後宿琉璃菴

常時車馬去騰騰水盡山窮有佛燈雲氣簇來成
聚雨路人行過見孤僧一畦舊綠添新賈半角閒

房挂古藤乘此喫茶休歇去兩條寒涕仟垂膺

訪化州李廣文蒼水齋中話舊

東風歸路借高涼爲訪先生講學堂官舍一清如
傳舍異鄉相見當家鄉燈前細雨雨僧話花底新
寒解客裝惆悵舊遊身已老不堪回首憶齊昌

與李蒼水何古錢放舟羅江登立石磯晚過

黃茂才山莊同賦

背城臨水冷官衙立石當門處士家細雨登舟閒
半日晴江移棹過三叉一牕山色藤蘿月滿地春
咸陟堂詩集卷三十一

風荳蔻花羸得舞雩歸詠好草縫叢裏有袈裟

贈周勝濂校尉

三尺干邪照眼新看看躍出古延津龍伸螭屈無
雙士燕領虬髯未老人已有輕裘同畫錦還將大
樹比靈椿贈君一柄檣欄拂畱待功成抖戰塵

歸途寄李蒼水何古錢

信道塵中不見塵波波猶自說間身故山未返同
爲客中道何堪更別人幾欲兼程將禁夏因貪良
晤忽經春歸裝剩有詩篇在吟向輕車字字新

送十滯師還南嶽

已透雲門最上關偶將餘習托高閒大師未易鳴
孤掌全豹何妨見一斑圓月淺深同湛水片雲來
往不離山君歸若過徧中老應恨羅浮未盡攀

寄丹徒毛中菴明府

仙印出宰近金山正好尋僧日往還道在何妨兼
吏隱才優寧惜濟時艱煙霞老我終然癖雨露隨
君未許開欲抱無絃遠相訪秋風孤雁度庾關
與陶桓山岑金紀何不偕諸子重遊瀛泉懷

咸陟堂詩集卷三十一

舊

亂餘何幸得閒身來往林泉自主賓冷局已無爭
道客高山還有聽琴人風生靜樹秋初入月近枯
禪夜獨親十載舊遊零落盡暮年相見莫辭頻

重遊瀛泉贈友松師

曾向東林共種蓮新僧重結舊僧緣鈴聲山色垂
垂老翠竹黃花的的禪滴水漸穿巖下石開池分
貯澗中泉近來詩草焚將盡拾得餘灰似瘦樵

放雁

年年蹤跡類飄蓬同病相憐乃與公南海到來無
鶴米北溟歸去有鵬風新翎未長飛猶倦舊侶重
尋興豈窮幾度舉頭天外望不知誰早出樊籠

題吳山高蹈園寄海南馮舍裕

立處高高行處深靈泉一別到于今太虛偶借丹
青千古調難爲白雪音四海真交同水乳百年歸
計在雲林則君料理還童藥遲我重來策杖尋

送潘亦庶遊珠崖

珠崖舊路我曾過指點君行勝事多隨地看山移

咸陽堂詩集卷上

三

三

店宿停車得句却輪歌東林長老名支道南國佳
人字夢夢到日相逢應見訊爲言行脚尚蹉跎

白雲飛瀑

因尋絕勝問山翁指點泉聲萬壑中花雨影微銀
地迴水晶簾捲玉壺空林閒宿霧多素豹石上晴
光總化虹千古一僧看不盡隨風飛出白雲東

涅槃臺

到處谿山盡解頤一臺終日對崔嵬閒身靜坐三
生石老眼頻看八字碑飲水自知無冷暖磨磚誰

見見君涅槃臺者今何去龍臥澄潭似舊山

挽張處士

一室生芻一紙書殷勤寄語老龍舒樂邦好好還
家去塵世休休借宅居角里只今虛業几虎谿無
復過籃輿相逢盡有同歸約誰似先生得自如

送謝泉師參方

祇嫌吾道太支離裝足偷閒且後期萬里孤筇人
獨往一聲長笛自家吹相隨撥草瞻風日不足遊
山玩水時爲報諸方參學者年來慧命似懸絲

咸陽堂詩集卷上

古

三

送聖簡師參方

羨君雲水正當時老我煙霞不厭遲高步自誇雙
足穩深心唯許一人知金能躍冶頑恩少簡貴全
鋒用乃奇開抱親輒磨一片待他歸日照顏容

送麗西年公車

三年前記別君時袖取奇香寄所思我友尚存懷
裏字故人猶是社中兒花明上國看千樹春滿家
山老一枝從此東林歸不得縱歸多恐笑攢眉

送李尚卿公車

早已有客款重扉笑把行藏問衲衣似我索居何
忍別隨人勸駕與心違海風不禁溟魚化天路難
兼片鷁飛行矣青雲好乘興未應蓬華借光輝

鐫樹

閒從大冶識靈根在苒采柯百鍊身冷面鑄來成
直性頑心銷盡過芳春凌霄好似金辭鑛煎水還
同劍躍津梁亦不材如散木鉦鉦空白對時人

歸草浦與諸子分賦

一年一度一還鄉又是西風落葉黃身外鎮隨三

咸陽堂詩集卷三

五

事納巖邊新點數莖霜詩因見獵心仍動月自逢
秋夜未央今夕舊遊枉相過高歌曾記咏滄浪

挂搭去提精舍諸子見過分賦

牢鎖重關秋復秋無端移住此峰頭一雙白鳥啼
紅樹兩角肥牛飲碧流葉上新詩風野好花開殘
局雨初收乘潮莫更乘潮去芊飯蓼莢似可留

秋日諸子過支提分賦兼訂蓮社之約

千山圍著一禪房一片茅茨覆短牆詞客往來須
及早閒雲去住本無鄉橋頭不覺成三笑都舍何

勞饋五漿從此籃輿好乘興白蓮花後菊花黃

韋涌諸子中秋見懷用韻賦答

過眼秋光又一年西風吹倒半池蓮老夫怕見青
銅鏡稚子爭收白玉錢愁似堅城攻未破詩逢大
敵戰誰先相思未敢遙相憶却恐晴陰各一天

送畫師

曾修白業禮圭峰竿木何妨此寄踪豈有丹青同
品虎却緣水墨會成龍籃輿隨地堪乘興紫石爲
田且作農前路雲山與人物一重深又一重重

咸陽堂詩集卷三

六

挽陳章甫居士

借得當年作道場偶從難弟識元方是非於我休
相管去住如君且不妨水上葫蘆浮過遍天中雲
月露堂堂種松道者今何去好好重來覲面商

和南嶽僧雪菴來韻兼訂入山之約

十載羅浮不下山古藤綠壁絕躋攀自從一別孤
峰去獨掩重扉萬境閒漸老更思依嶽麓此身難
免住人間聞師細說南衡事莫怪相逢更解顏

竹尊者

武林崇勝寺有竹千餘竿挺然特出
者一弘覺範禪師目爲竹尊者題以

詩次韻
和之

不著繁華不落枯
當陽壁立見清癯
休誇洪水多
君子豈獨西山有
丈夫高堅剝竿曾作祖
廣開壽
室任匡徒
青青總是真
如體借問香巖會得無

飛水潭觀瀑

白鳳啄水翔碧落
玉龍帶雲下瑤臺
天花不斷四
時雨地軸長奔萬
壑雷若枕試將新
石乳山衣濕
透古莓苔重來記
得曾遊處顧影澄
潭日幾回

祝李母

戚陽堂詩集卷三

七

春風吹老北堂
菱霜入菱花
雀鬢繁課子躬
耕方寸地
抱孫親授五千言
餘餐畱作齋僧飽
重續分凍谷溫
願得此山長有主
不妨持鉢日登門

圓閣黎住錫華林覽揆日詩以祝之

久住湖山老律師
鈍根曾感授毘尼
立來舊社逢
生日一到新城
只暫時多寶塔中
分半座
離華林
裏策雙眉自慙
門外羊車客未敢
當人正眼窺

半閒兄弟雙壽

沉醉東風羨二難
參差黃髮咲顰顏
相看八十與

七十應是太山還
小山華萼樓邊春
草碧紫荆村
下舞斑衣一門已
得同居樂百歲寧
分各半閒

華林客夜送伯十彭還里

到日便爲歸日計
別來還有再來緣
流光似箭垂
垂老慧命如絲
元元懸冷局已無
爭道客空囊難
贈買鞭錢送君一
片東林月相伴閒
雲處處圓

華林除夕與諸子守歲賦得山中無曆日寒

盡不知年得無字

病竹支離七尺軀
不堪長作守家奴
別山漸覺人

戚陽堂詩集卷三

六

將老入世方知歲
易徂豈有笑籠宜
野雀更無寒
暑管焦夫隔年未
信春先入借問梅
花開也無

元夕後一夜與諸子話別限韻

三城細雨散春燈
半榻踈鐘對好朋
岐路恰逢青
眼客故山將返白
頭僧光搖冷幌風
吹燭響落層
崖夜墮水回首林
泉發幽興一聲長
嘯憶孫登

將返馬山舍諸子見招來韻

珍重緘書報所歡
得盤桓處且盤桓
煙霞密約終
當踐城市驚塵去
不難老雀隨身雲
一片春鶯曉

舌日三竿明朝料理還山棹月滿松廳好共看

初春還馬山靜語師歸自丹霞十影化聲二

子各還故里賦此

流水行雲各有因乾坤容我老閒身移花買石堪
晨夕送往迎來自主賓遠近杖頭三事納東南鼎
足數家春同參欲挽知難住相勸還山作蠟人

初冬盧雁林過宿馬山寺有懷雲菴上人

偶尋荒寺廬孤衾難得良朋話夜深鑿牖引山歸
冷榻開簾延月出疎林寒花漸改高秋色流水長

咸陟堂詩集卷三 元

懷太古音惆悵舊遊成寂寞影堂空挂薜蘿陰

盧雁林過菴見贈賦答

紅樹黃花覆楹藩一菴秋色數家邨僧閒自笑驢
窺井客至唯教雀應門短燭話深通語默舊遊見
慣失寒暄與君早有居山約雙鬢無端雪漸繁

送梁晉煌適珠崖省墓

孤兒十載已無家又逐飛蓬渡海涯分室我應慙
邱伯下車誰復問西華桑榆日暮頻憐影伏杜春
采自放花此去定知防暮近白楊猶有未歸鴉

初春何古錢過宿馬山分賦

野老入山殊草草曾遊舊話未忽忽半牕蘿月三
更夢萬經松濤一夜風高韻獨吟清漏永孤燈分
照寸心同殷勤致語夢君炳莫漫逢人說蠟融

與李遠夜宿盧雁林諸子分賦

故人笑我住人間指點雲林共掩關隔竹開門新
白板滿樓春色舊青山眼前有句頻拈出物外無
心且放頑乘興更探泉脈去一谿流水碧潺湲

咸陟堂詩集卷三

咸陟堂詩集卷三 道情平澹世知稀一奏良刀便入微官似澄江清

見底心同高崔倦思歸春裁荷菱成初服脫脫華
簪伴衲衣閒上竹樓樓上望青山依舊對多師

草屨正擬參方去却喜金山有主人北道未通懷
裏刺東籬重理甕頭巾朱絳靜諧當吟曲白社言
等昨日春分衛偶來勞兒訊長官爭似衲僧貧

題鄭停菴新築

負郭依山結築牢到門唯見一峰高羣飛輪奐饒
雲物鳳食琅玕足羽毛東閣書聲喧彩服西軒若

色醉方知主人本是忘機者肯向春田事桔槔

分衛鐵城貽社中諸子

好春早有名山約稔歲偏宜托鉢僧自買草鞋來
海嶽徧將米價問應陵蓮塘舊社歸難得桂嶺孤
峰到未能多謝同參屢招隱踈蹤深愧久要朋

雷峰寺觀潮

廿年曾過潮邊寺今日初觀寺外潮萬馬直奔魚
腹浦一鷗閒立虎谿橋前郵雲樹連空碧隔岬菰
蔣入望遙猶勝西湖二三月風光多半屬漁樵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三

秋郊觀獵

霜天曉角出長楸選隊從禽逐勝遊高馬欲飛聊
戢羽機鷹將擊盡凝眸東門黃犬纓金鎖南園青
蛾控玉驪大笑守株林下叟雀羅深巷鹿呦呦

月夜李東園諸子過宿馬山賦得身閒數得

上方眠得肱字

物外身閒幾箇能入山居士住山僧孤衾獨抱來
何暮短榻高懸下未曾古月照殘塵外夢新蟲吟
破壁閒燈殷勤報語侵晨客莫把浮雲換曲肱

春日偶書

昨日梅花郵裏開高士見庭梅最憐老
穠瘦不似群芳草草開碩果豈供嘉客賞孤
見太平才春風吹雨聞人夢長笛一聲詩興作

初入東湖謁契如初尚

久向東湖十載前還心長寄水雲邊偶來隔竹聞
清磬爲愛新涼上小船生計百年三事納名山到
處一家禪從師乞得閒房住願執巾瓶侍法筵
祖翁舊業未荒蕪賴有西乾古丈夫白社一燈懸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三

太白湖光千頃接天湖林閒趺坐花香滿水際閒
行宿影癯珍重清光似明月長留孤棹在菰蒲
萬象森羅一鑒中化城今在莞城東波光倒插千
峰影暑氣潛消五月風翠竹晚涼丹荔熟白蓮朝
映槿花紅羅浮咫尺家山近細把程途問主翁

客夜與林叔吾湖上話舊

棋罷花邊覆局難燈前一笑太無端坐殘海暑心
猶熱話到深宵膽亦寒酒力驅君投寺宿月華留
客過湖看別來學得無絃曲草草相逢未易彈

舟中阻風

寒江信宿類孤鴻一日歸程五日風入夢家山明月外滿船疎雨亂流中秋聲夜半聞飄葉浪跡年來笑轉蓬但得滄波似平地不妨長作釣魚翁

圓閣黎住仙掌巖却寄

孤峰頂上數間屋仙掌巖邊一箇僧高處看人明了了老來無事冷冰冰漫勞法社虛前席親見威音紹祖燈十載步趨慙我後門庭高峻擬先登

九日登仙掌巖謁圓閣黎

郡城咫尺舊皇州仙掌嵯峨迤上頭銅駝空落日珠林琪樹不凋秋登高望遠憑青眼坐石看山到白頭師若肯畱予肯住世閒無地可藏舟

歲陟堂詩集卷之十三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七言律四

聽盧生彈琴

和社中韻

靜者能琴不易彈一彈一曲一盤桓
繁絃按月孤心細枯木生風十指寒
天籟去人無咫尺廣陵終古有波瀾
吟君好句知難和誰信希聲和更難

庄門懷古

海濱頭白老漁翁今古興亡在眼中
罷釣一過沈

歲陟堂詩集卷之三

一

五十六

玉浦掛帆猶畏覆舟風珊瑚樹底瞻龍象
鷺鷥行邊想貝宮惆悵翠華何處所一聲長嘯動高穹

和毛羽府中菴見贈

十載經過萬木森今來祇樹又成林
閒僧到處青山在廉吏還家白髮侵
老病漸思尋計直名多恐負初心
自從識得陶彭澤一度相逢一度深

和梁茂才磐重見贈

朝來抱甕過橫塘冬後偏宜灌藥房
造物未能容我嬾勞生何敢笑人忙
野芹采去肥因雨老莧烹

來脆有霜佳客不嫌滋味淡明年多種待君嘗

和方壺洲見過賦贈

此生那得兩閒身聊復停居避市塵
止水月深三五尺過橋雲隔數由旬
忙拖象屐迎佳客偶看鷄衣見故人
爐火正紅茶正熟留君差勝甕頭春

答蕭明經鄰翼兄贈

古木新篁共一林草堂如在碧山岑
過橋送客無猿主隔水看雲有淺深
露柱口中停畫影風琴寒定失清音
城中好友會知否寂寞生涯爲許尋

歲陟堂詩集卷之三

二

五十六

和區木參來韻

浪跡似萍浮泛泛枯形如雀瘠癯
樂旁觀笑我棋先罷飽食逢人缺
嬾彈暫借名園爲地主擬留佳客畏
天寒夜來好月誰同見緊閉柴門獨自看

和何太占來韻

漸老漸知行處偏忍拋朋侶泥林泉
有人問我此中事荅道山僧不會禪
疎雨隔牆添夜色冷雲穿牖透孤烟
相過獨有何公子世外神交豈偶然
愛此幽居水石偏開門臨沼沼通泉
鸚鵡飽食朝

釣鰲窟長飯夜立禪
冷竈靜添煨芋火
破窓時有煮茶烟
君歸尚憶東林否
乘興重來亦偶然

和蕭志三見贈

借得名園東郭東
清溪曲曲小橋通
千尋碧樹窺巢頂
四面青山人在中
映水波分雙橋綠
經霜風散半林紅
勞君詩句頻相過
吟笏斜陽答遠鐘

北山探梅與社中諸子訂買山之約

東林滿林花盡開
北山之北何如哉
故人留客不歸去
許我買山方到來
茅店板橋好乘興
東雲老

咸陽堂詩集卷三

三

崔休相猜明年此地有賓主
一日往還能幾回

廣州江樓阻雪荅家峻山岫山

出門多與此心違
幾日濃陰半掩扉
冷雨不堪愁裏坐
故山頻向夢中歸
江聲過雨成空濤
風勢兼寒入細微
南阮老來貧更甚
勞君重疊勸添衣

夜泊遇雪

嚴城吹角晚棲鴉
野客扁舟歸興餘
隔岸東雲迷浦溆
滿船寒雨濕袈裟
萍蹤自斷隨風力
蓬髮知難避雪花
便把生涯問漁父
明年相繼學浮家

同住東林有厭清
苦者相繼辭去時
值小除

與諸子守歲示此以堅其志

山厨破甑久生塵
笑撥寒灰事火神
冷竈已無黔突客
居亭猶有刻舟人
橋因易地春爲枳
堇自經冬老更辛
大盡到來能幾幾
暫留同住守庚申

壬申元旦謁興示諸子

一夜春風洗病顏
乾坤容我老痴頑
新知如故花近日
暫別能來雨後山
竹迳有風朝罷掃
松門無客晚休關
等閒指出閒生理
慎勿將心更覓閒

咸陽堂詩集卷三

四

遊嶼門宿普濟禪院贈雲勝師

朱林遙隔水雲村
百里尋僧日欲昏
行逐鯨人趁番市
漸聞缺舌雜華言
山鐘近接三巴寺
海氣晴分十字門
到處不妨吾道在
島夷今識法王尊

嶼門阻風

絕徼到來曾幾日
故山回首已千重
歸從舊路常憂雨
去逐春潮却滯風
拜浪江豚隨上下
忘機鷗鳥自西東
偶來識得居夷叟
浮海乘桴興不窮

送李廣文方水掌教雋城兼寄潘明經圓子

歸遲回首各升沉往事那堪數至今兩度川山仍
舊路三年風木負初心大儒到處多虛席古道山
來有盍簪白首故人如見訊祖庭秋冷待相尋

楊孝廉明度出宰宜平其昆玉江度吳辰送

至官舍歸途遍歷西湖天台諸勝輒有題
詠出以示予賦此以致欣賞之意因寄宣

平明府

詩情偏重宦情輕誰似楊家好弟兄風雅一門分
鼎足縱橫七宇築長城逢僧說瀑眉毛冷隨地看

成陟堂詩集卷三

五

山耳目清多謝新篇勞見示把吟終日憶宣平

夢想西湖二十年輸君先我祖生鞭六橋花信供

詩筆四面山光上畫船歌館醉吟翻豔曲精林來

往悟真禪還家已過春三月猶欲開池自種蓮

七體雄篇推哲匠千尋飛瀑下天台吟成好句敲

椎久忘却危梁經過來蠟屐豈應遺雁宕奚徒無

計逐龍媒相聞更有名山約抖擻閒身為許陪

泊端州

幾過端州逢九日水邊三見菊花新秋風江上同

爲客涼月天涯識故人漸老自知佳夢少乍寒先
與敝袍親何堪倦宦睡方足遙聽雞聲起白蘋

曉發長江寺

長江古寺數聲鐘催起船頭白髮翁初日漸晴羣
象外輕烟不盡亂流中微吟自拾沿流葉清嘯遙
迎破衲風秋色重重山又水不知何處息征篷

龍山國恩寺謁盧祖影堂

翠峰西峙水流東舊路分明見祖翁白日漸低祇
樹影青山空冷桂花風當時不合分南北後世何

成陟堂詩集卷三

六

因說異同一瓣真香爲誰熟鏡臺無像日當中

題盧祖父母墓

列嶂嵯峨逼太清百千龍象擁佳城一家共住無
生國異世經過何限情教子直須成佛祖顯親誰
得似寧馨北邙多少累累塚寂寞泉房昧姓名

歸舟夜泊峒口

秋江何處不清冷近浦維舟遠思興野燒入船添
夜色岸螢依艸亂村燈看山記得來時路顧影還
同昨日僧歲暮歸心似流水一隨風力便成水

宿佛逕巷贈邁往師懷開山故人

千峰行盡水迢迢日暮尋師過斷橋
僧老不聞翻貝葉身閒惟愛種芭蕉
山藏絕壑人稀少秋入空林夜寂寥
惆悵居亭何處所滿庭黃葉落蕭蕭

贈平山菴主兼贈譚氏諸阮

千家烟火隱雲嵐一箇真僧守破菴
行脚不妨隨我住枯禪還喜有人參
竹林諸阮分南北蓮社羣賢數二三
咫尺烏衣門巷近出牆紅樹間黃柑

癸酉元旦書懷

歲時堂詩集卷三

七

袞袞兩丸三百六看看五十七年春
青陽有主身為客白髮無情老近人
欲買北山虛舊約偶尋東墅得佳隣
風光不厭頻流轉一度移居一度新

開元寺探泉

停舟偶過開元寺就地還尋最勝泉
不覺久荒苔蘚外茶瓢猶掛薜蘿邊
當時一滴成花雨終日餘波及稻田
老衲不知陵谷變殷勤挹注奉金仙

過何太占南塘

南塘春雨客來稀一箇閒僧到竹扉
喬木不隨滄海變野鷗長傍水亭飛

欖峰晚色青千疊柳岸陰綠一圍
便向居亭問祇樹隔溪遙指釣魚磯

宿何赤木西園

數年有約興初乘一宿西園快寢興
柳色齊楊柳水閣花光搖檻隔橋燈
魚箋重疊曾召隱雀米平分許似僧
多謝主人能愛客相門雖峻不妨登

泊江門

東風掛席下江門江上維舟晚渡喧
日脚乍收雲外雨潮頭遙失水邊村
年來浮海心偏遠老去看山眼未昏
極目滄桑更懷古崖山回首一銷魂

歲時堂詩集卷三

八

過白沙先生祠故址

大儒出處見高風遺構依稀想像中
羣座春來蒞草徧石樓兵後玉書空
偶然消息成吾是靜裏端倪憶我公
咫尺江門江上水扁舟來往此誰同

訪楊敏叔不遇時敏叔歸崖門故宅

來從古寺問西墩隔水遙知處士門
陋巷僦居徒四壁故園歸棹有孤村
青山浪跡聊舒憤白首論心未報恩
何事先生難得見一年強半在慈元

登玉臺寺呈雪坡長老

玉臺半壁削天根，金地巍峩古佛尊。
萬里山川供指顧，二時鐘磬辨朝昏。
往來烟水疑無路，出入雲霞別有門。
欲向孤峯問禪律，自傷遲暮不堪言。

歸舟過大悅潛訪屈無倦無極二子

春風門巷薜蘿陰，大悅溪邊水石深。
久別乍驚兒女長，老來猶見弟兄心。
殘杯懶向花間覆，舊夢多從醒後尋。
草草相過殊未快，歸舟一路託枯吟。

客西園贈陳東崖

咸陟堂詩集卷三

九

見五

回首嬉遊似斷蓬，可堪相見令成翁。
童心擲向紅塵外，壯志銷歸白業中。
短榻夜禪陪病衲，閒階春望送孤鴻。
西園賓從多新識，爭羨先生有祖風。

故文忠公孫

初秋七日集容塵軒分賦

一軒秋色淨無塵，幕府烹葵召野人。
躡等不知行禮密，過中多感主情真。
閒題麗句酬仙侶，笑指靈槎憶漢臣。
翹首客星何處所，晚來風雨暗天津。

中秋夜與諸子歸舟泊港口翫月分賦

海氣連雲送落暉，遠尋漁火宿漁磯。
四圍夜色涼衾枕，一暈寒光浸袷衣。
異地同舟非偶偶，中秋見月亦稀稀。
明年此夕重來否，多恐還山各掩扉。

送楊勉齋北上公車

一回見面一回新，不覺相逢是貴人。
未敢久留三笑侶，也須快趁百花春。
夢遊海嶽身先老，道合風雲會自因。
若去選官予選佛，局中誰爲辨疎親。

病中答人

不知身寄在東城，屋角青山愜野情。
竹榻笑人長

咸陟堂詩集卷三

十

見五

臥病杖藜扶我，且經行花邊狗。雀迎嘉客池上翠，訂風盟珍重新詩勞。見贈沉疴初起見校生

甲戌春偕諸子遊鼎湖雨中晚泊

渡頭古樹半棲鴉，樹底維舟近淺沙。
風勢北來潮帶雨，海門南望水如花。
閒身隨地堪乘興，老眼逢山便當家。
明發掛帆雲外去，鼎湖春色在天涯。
同遊有約興騰騰，信宿寒江寢復興。
假寐獨將孤宦影，苦吟分得釣魚燈。
春多滯雨愁爲客，老厭風塵媿作僧。
何事洞天歸不得，此心多恐負良朋。

三入天湖呈契和尚

細路入雲通曲曲亂山回首失層層有人獨上最高頂長嘯一聲何處僧勝友新知如舊識名山三過儼初登殷勤問訊天湖主掛角羚羊兒也何

答鄒城明府家二兄蒙章

老年兄弟久離居物外衰憊近不如馬齒漸加牙齒落道情偏密世情疎胸中只有難成事袖裏長懷未報書我未參方君滯宦不堪回首賦歸與

答陳惟深

感陟堂詩集卷三

七

年來蹤跡類飛蓬道與時違莫強同晚市放歌逢郭客春城扶病問壺公高談直瀉千山瀑清嘯遙來四座風林下爲君懸一榻松門終日似雙童

初秋夜夢入羅浮得詩一律醒後僅憶登高

望遠之句授筆續成

一夕新涼枕簟清秋風送客入朱明登高却欲盡望遠方知雲有情乘興偶來嫌夢短步虛歸去覺身輕何須更跨揚州霍當挾仙飛萬里行

初秋舟泊小金山宿妙高臺與僧話舊

江上西風一放舟暮雲飛去見靈洲古臺落葉初歸鳥野渡停橈不避鷗白社重來尋舊約青山無恙憶同遊燈前細語人難會頑石何因更點頭

宿雙桂洞

叢桂枝高古洞門遠風吹葉葉歸根祖庭頻到長爲客往事空慚未報恩病骨依燈嫌有影瘦藤卓月了無痕城中莫道塵塵滿一閉閒房是故園

晚蕭明經鄰翼

淨名示疾已多時消息傳聞信復疑豈有適來還

感陟堂詩集卷三

七

適去不堪成喜又成悲二毛始悔參禪晚五岳偏遭嫁娶岐路分携多未惜惜哉岐路更多岐昨日人窺董傳園今朝客散翟公門羞將雉性求田宅止有螢燈付子孫郭匠豈堪還斲鼻楚些無復更招魂勞生欲別非難別忍淚相辭勿復言空中野馬路旁塵去住無端自主賓捐館便爲乘驛客過橋還是隔溪人多生未了三生願萬事惟餘一事真君已蓋棺予亦老相期牢記續前因

市中傳奇僧俗雜觀詩以戲之

曠野歌聲雜管絃市兒燈火鬧爭先
嬾姬幻作天魔舞開士慵參徧
獐禪老逐少來爭接踵閒隨忙
去任挨肩道人本是無心者
撥盡寒灰夜似年

再過西園贈何赤木

約開茅草水石邊客來多愛主人賢
重尋舊約過殘臘一別西園動隔年
龍竹倚窓寒勢直鳳山綠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三

至夕光間閒身到處堪乘興回首當時更宛然

南塘泛舟贈何太占

我本釣魚船上客偶隨鷗鷺下南塘
長空放鶴不留影野水侵花長帶香
屈子牢騷莊曉達稽生嬾情阮猖狂
相逢大笑各歸去明日抱琴來此堂

西園雨後

新雨添流漲一溪落花和雪踏成泥
山如野客携雲入鳥愛高朋借樹棲
霽色偏宜舒眼濶短牆恰好與肩齊
暫來便作居亭計自脫荷衣理藥畦

過李子將鴈次昆玉

樓峯南去一溪橫元禮門高簡送迎
花底罷棋動息琴邊抄譜萬緣清
僧來白社無賓主詩和清蓮有弟兄
回首舊遊如昨日不妨相見盡平生

挽胡甘灘

石羊山中識初平仙去惟憐雀馭輕
楚些擬招魂不返離聲流恨水無情
儀廷待鳳遲三稔杖國指鳩失五更
莫負高秋星月夜歸來重與話三生

李遠復過宿夜話分賦

咸陟堂詩集卷三

三

野水閒雲共一池池邊借地結茅茨
遠風不斷疎疎竹清聲難藏密密籬
門外雀羅無別客塔前雀立有新知
煩君過我連宵話明月當軒照向誰

贈置荅師隱山

校老空山計未能偏將好事讓良朋
閒雲覓路啼鳥就樹營居畜俊鷹
分得田園憑地主望火有鄰僧
何堪別後思君處獨立螺峰最上層
送孫長發護其叔氏仁化明府旅襯還京是

冬長發應選詮部

自從葉縣去瀛洲誰挾雙鳬返故丘
錦水丹山逢謝客素車樸馬識孫謀
雲隨轂娶廻仙馭風送霓旌指帝州
嶺海憑君作霖雨金臺歸去莫淹留

將入丹霞留別同學

名山說着便精神夜束腰包曉問津
老去尚能誇健足從來不信有閒身
嶺梅開日匆匆別岳雪消時處處春
我自不留君不去中間得失問何人

舟發汾水時同舟汝得歸大無我而卓諸師

皆入丹霞舟中分賦

咸陟堂詩集卷三

五

二七九

同舟載得數家禪江上潮聲促放船
老大出山如世去留由我不由天一
生活計從今日五嶽歸來定幾年前
路莫愁風浪惡順流施槳逆流牽

舟中雨况

江分四會水三叉纔聽灘聲見淺沙
亂眼波流思砥柱一天風雨過蘆巴
減將午食添魚米待待新晴掃雪花
勞動同舟遠相示白雲深處是丹霞

過滇陽峽

輕舟衝破一江風路轉滇陽去不窮
南陸漸低雲

影外西峰半落水聲中松高恰好宜
幽獨壁立何曾礙太空識得真山真
面目品題泉石入詩筒

曉過英州

寒生襖被雪初晴一路吟詩過古城
隔水看山有影殊方聞鳥不知名
品茶泉向船頭汲選石雲從袖裏生
勝事漸多心漸遠不妨隨地一迂程

謁慈祖肉身

竹路還家識故鄉重來頂相露堂堂
天花散滿楞伽室祖席平分曲象床
白氈不留身後線黃冠休

咸陟堂詩集卷三

六

二八〇

問舊時裝門前溪水西來意流入空
庭味更長

曹溪謁祖

却緣松竹引清風路入曹源識祖翁
衣鉢有山皆拱北袈裟無水不流東
鏡臺影露雲千疊碓齧花開桂一叢
莫與溪聲鬪長舌知音人在月華中

呈澤萌和尚

片雲閒逐斷篷飛路轉寒山入翠微
十八破家人已老一聲長嘯客方歸
別峰相見誰招手絕頂頻登獨振衣
萬境總閒留不住住來惟愛茯苓肥

偶來原不爲登臨，借得閒房慰夙心。
雲水隨人歸去住，烟霞投分有深林。
開度歲如增劫，夢裏還家當陸沉。
珍重海螺吹一曲，孤峰翹首待知音。
雲深山路失高低，足快身輕定不迷。
占斷雲根時白髮，望窮山色上丹梯。
空生卻被岩花笑，莊叟難將物論齊。
長老峰頭相見後，鉢囊高挂不須攜。
林光亭午日當中，定出無心笑嬾融。
片石似雲爭近雙松連影失，雷同南車直指千峰北。
西水長流萬派東，從此丹霞無別客。
不妨識得主人翁。

咸陽堂詩集卷三

七

三

丹霞十二咏

紫雲爽氣

玉臺半壁鍊松筠，地接西山爽氣新。
襍穢不來無熱客，袈裟頻上有閒人。
涼兼艸色歸君睫，風遞江聲過耳輪。
咫尺夕陽山下路，是誰揮汗走紅塵。

錦水灘聲

山光歷歷水涓涓，十里灘聲遶法船。
碧石無心成背觸，清溪何事獨潺湲。
添宿雨迷孤嶼，響駕長風下百川。
却笑滄浪老漁父，急流收釣竟忘筌。

螺頂浮圖

四楞匝地通虛空，拾級齊雲邇梵宮。
寶鐸希聲風在下，髻珠無影日當中。
鳥窠直上窺天險，雁墻頻登識化工。
夜半金輪峯頂月，清光還與此山同。

虹橋環翠

何事天台訪石梁，梁斷虹斜日雨蒼。
蒼亂峯過雨青如染，疎柳輕春翠不黃。
淺碧有時成薜陣，綠沈何處覓茶銓。
名山久住忘衰老，惟愛橋頭笋蕨長。

竹坡煙雨

咸陽堂詩集卷三

大

三

舊竹低垂新竹高，淡烟疎雨兩蕭蕭。
駘筍根童子窺魚脉，林下閒人罷桔槔。
綠玉倚檐搖翠幌，冷雲和夢濕緇袍。
何堪更憶瀟湘夜，剔盡寒燈聞百勞。

松欄濤風

一種孤高不易攀，此身只合住深山。
養成鱗甲爲龍去，化作雲濤待雀還。
聲入空林人寂寂，響歸澗水潺湲潺湲。
叮嚀莫把松風賣，留在千巖萬壑間。

鏡沼荷花

春雨遲開白藕花，看花人早入丹霞。
磨甌作鏡成春雨，遲開白藕花看花人早入丹霞。

雙沼習坎兼山總一家十丈如船歸玉井半空和

月印金沙老僧久在山中住待剪荷裳度歲華

丹梯欽鐫

鑿壁捫蘿上翠微老僧見慣步如飛朝隨林鳥挂
雲去暮逐巖猿帶月歸白恨丹梯延俗客誰攀鐵
鎖到山扉何當截斷紅塵路獨占孤峰飽薺薇

乳泉春溜

石乳岩泉長綠苔水簾高捲洞門開溪雲入谷成
山雨岫溜添泉助茗杯抱甕春深棧事息翠瓶林

咸陟堂詩集卷三

九

下野人來清冷莫逐桃花去流入塵寰不復回

舵石朝暾

上方明相下方同林影參差辨梵宮海印先生華
藏界天雞啼向舵盤東雲迎霽色先沉壑在趁朝
暉早出籠莫道日高僧未起陽鳥曾不怨衰翁

傑閣晨鐘

嵯峩高閣曉鐘深下界聞聲不可尋枕上一阻新
市夢天邊三答海潮音曲高不入時人耳韻苦遙
傳古佛心一片蒲團半輪月枯禪何事獨沉吟一

片鱗秋月

片月分明屬片鱗天邊何處別疎親磨成破鏡爲
圓鏡照見今人失古天指上不堪存幻見空中無
可着纖塵老僧老眼常如此一度逢秋一度新

長老峰

久嚮高峰老古錫名山隨地見威儀天花過眼能
無着霜雪盈頭總不知穩坐枯禪同木石長留古
鏡照鬚眉海螺吹落千山月正是無情說法時

錦石岩

咸陟堂詩集卷三

十

洞門開處石堂幽咫尺丹霞在上頭山色一家無
向背水聲千派自分流雲生錦石寒侵榻風過霜
林葉滿樓借問主人何處去秋成時節半西疇

送無我師還里兼柬里中諸子

同遊幾日復離居贈別無多意有餘白髮淹留非
所惜紅塵歸去欲何如新詩近久名山債密約
將故里書岐路轉多心轉惑從來兒女會牽裾

寄馬臥仙

寄語東林十八賢尋思舊約過新年青山一入歸

無憂白首重來待有緣僧似行雲開未得官如傳
舍人應還何當岐路逢君處戴笠乘車各爽然

送頓惺師分化龍護園

下山原是住山翁設把行藏說異同別院去閑林
嶺北孤峰回首海螺東手擎香飯千僧飽夢破紅
塵萬境空到日不妨懸一榻明年遲我去瞻風

丹霞除夕與諸子守歲

閒心到處不須安借得巖居學懶殘擁被早爲蟻
蟲計廢書留作蠹魚餐梅妻夢裏將春信鼠婦燈
灰陟堂詩集卷三

邊語夜闌大地一時人盡老獨留孤影在蒲團

丹霞元旦

天外三更來霍神老翁白髮參差新明知昨日有
今日同是一人非兩人海印乍生虛室白谷風不
動明窓塵興來策杖入雲去極目莽蒼何處春

送汝得師住靜龍爪巖

峰前峰後一家春暫得移居事事新水石平分憑
地主雲霞多散與山鄰簫瓢小結寬容膝曲肱閒
眠穩稱身他日尋師過龍尾半天招手是何人

燼詩

雪頂蓬鬆一半灰蒲團長日委塵埃二時鐘板催
難起千里書簡置不開展齒經春生白醜杖頭過
雨着青苔有人問客家何處荅道俱盧洲上來
只葉長拋不省翻弊袍和帶度寒暄蠹魚飽食成
家舍蠹蟲安居長子孫一枕可能消白日八行無
復到朱門問雲未必閒於我來往長空不憚煩
續見斷在太無端識性同居總便安窓外猿猴憑
竊果鎗邊猶犬任爭餐雲連屋底和衣臥月到床
灰陟堂詩集卷三

頭隔被看剩有多生餘習在詩書堆裏過嚴寒

不近人情不問天涅槃輪轉且隨緣兩條寒涕何
因拭七尺枯形任自然有口只堪長掛壁無心不
擬更參禪耽閒轉覺多忙事笑殺西來竺土仙

丹霞秋况

獨住孤峰計未成暫時安穩閉柴荆移床就濕時
還雨倚杖看雲陡亦平山意送寒催老景禪心兼
懶入詩情從拋筆墨烟霞外何暇緘書寄友生
跳丸躑躅去匆匆借得巖居任歲窮山與太虛分

色石嫌孤立倩烟籠高柯墜果驚寒露病雀移
巢避朔風久住不知秋已老却緣身在桂花叢

寄山中諸子

山緣漸密世緣疎敢望良朋遠寄書地僻不知貧
有雁水清寧復嘆無魚夢回冷榻聞鐘後僧老空
林落葉初一盞孤燈伴禪定豈知人世有乘除

九日與丹霞諸子登海螺峰絕頂同賦用咸

韻

共攜短策與長鑱采得茱萸手自緘山路細通多
咸陽堂詩集卷三

三

寶塔秋風先到七斤衫蟬聲斷續吟紅葉律語差
池下碧杉歲歲重陽得如此終身不擬別螺巖

秋夜

葉落天空月印江牧牛人自守枯椿蝸涎帶壳粘
牆壁蟲伴隨聲觸紙窓靜坐不知山雨過徐行直
到寺鐘撞置身物外原無物形影何須覓一雙

早起

寂寂空林睡起時竹窓燈火影離離非關露冷披
衣早多是山高見日遲種藥豈爲衰病計采芝何

與老僧期朝來策杖入雲去猿雀相逢知我誰

招隱

難將禮數律疎慵自是知音不易逢擬結茅菴居
絕頂別尋山路上孤峰心兼世遠來千里日與天
遊去萬重笑撫長松勸招隱未應回首憶秦封

螺峰晚望

岫雲高去鶴低飛竹杖扶身上翠微帶露摘茶香
濕砌入林收栗棘牽衣經句鳥道生苔蘚昨夜螺
巖老巖微獨立孤峰人不見一聲吹角老僧歸

咸陽堂詩集卷三

四

寫影

擬寫閒身入畫圖明明幻我即真予清霜點鬢三
分白老樹兼藤一半枯雲外獨歸楊女送花邊緩
步竹孫扶山中不減人間樂借問僧繇貌得無

舟發仁陽

身老偏驚物候新買山多恐失佳鄰尋僧記得扶
溪約移棹初逢錦水春極目逝川悲泛梗隔江殘
雪見垂綸相逢相問還相笑笑我無成學隱淪

雪麓梅花西乾山同賦

十里聞香到此間花時留客不知還飄殘六出見
五出開遍南山又北山滿地月明春夢短半空雲
影道心閒何須皓首傷遲暮雪麓重來共掩關

仙牛嶺作

爲訪仙牛不計程千峰迢遞入崢嶸望窮樹色見
山色行遍水聲聞鳥聲猿聲多情留客住烟霞無
主有誰爭老人正是休心日屋角開田瘦亦畊

青龍山作

合取千峰作一園竹邊茅屋半開門雪晴凍壑留

咸陟堂詩集卷十三

圭

雲影花落開堦見屐痕冷榻夢回三丈日春山松
殺數家村不嫌老特無筋力相伴畊犁敢憚煩

泥湖山贈石珍師

但得心空境即空此生甘作住山翁種桃臨澗防
流水放雀排雲信遠風辟穀有時煨芋米卓錫無
地結茅蓬孤峰獨宿尋常事百鳥何須讓蠟融

登青龍絕頂有懷羅浮

往往憑高憶洞天朱明回首隔蒼烟山連楚越天
爲險水注東南地轉偏雲外拾蕨嘯猿子

藥笑頑仙道人別有生涯在借地開池自種蓮

山中卽事

讀易纔通遯五爻興來觀物出林均斷槎過雨蒸
成菌矮屋依藤合作巢十里水雲無路入半空鐘
磬有人敲舊遊回首天壤甚不用馳書報絕交

蒲竹山阻雨贈方照靜主

蒲竹山中苦掩扉苔痕青染薜蘿衣浮雲蔽日人
將老宿雨連天客未歸人嬾不堪畊稼苦忘機還
笑灌園非從師乞取三條篋結束閒身住翠微

咸陟堂詩集卷十三

圭

雨中宿香山寺與僧話舊

浪遊忘却路行艱百里歸程十日還白石乍迷雲
外嶺丹霞遙失雨中山孤峰暝色留僧話滿院春
風解客顏回憶舊遊半城市不知能有幾人閒

送孫禹尚還京

桃花零落滯河陽玉樹聯翩返帝鄉衛玠丰儀年
獨富蘇門清嘯韻偏長因逢北阮思南阮更藉元
方識季方悵別谿橋無可贈片雲孤鶴自相將

送羅山甫入京

江流不接通津野老長歌送遠人古道論交
僅見新詩盈篋客非貧登臨記得曾遊處且濟偏
宜未老身揮手不須哀離別重來應及嶺頭春

贈萬欲曙

一辭城市動經年世外逢人不偶然叢桂久無招
隱客綠蘿今有住山緣孤峰墜出栽花地寶劍酬
將買石錢我欲似君難得似春來惟少種芝田

宿寒梅寺

大笑下山尋古寺半巖明月且盤桓人聲漸遠灘
咸陽堂詩集卷三

聲近上界全空下界寬石榻無塵留客住蒲團有
脚寄人難長江此去無多路應許重來共歲寒

宿水南梁茂才齋中

秋光滿眼菊花同暫息閒身落葉中野寺散鐘窺
枕月江城吹角振衣風世途漸老三分厭山氣衝
寒一半空勞動居亭問飄泊片雲西去水流東

謝馬校尉國禪右施

老來空負住山心日暮憑誰溉釜鬻伊好風生
幕府送將孤宦入雲林交情恰似青萍合願力

紫水從此伏波壇上月清光長照伯牙琴

贈錦巖主人

雲巖石榻起無塵賢客初來見主賓錦石日高長
至後寒梅花發小陽春住山難到能開地學道偏
宜未老身看取趙州行脚日相期容有百年人

寓錦石巖寄丹霞諸子

太上忘情愧未能下山還憶住山僧寫將一句無
生語寄向三巖最上層孤影自應憐夜月餘光不
用借鄰燈悲君細問匡廬路取次春風興可乘

咸陽堂詩集卷三

天

一度移居一度新寒梅花發錦巖春却緣久住成
欣厭不敢重來問主賓雲水與君同浪跡虛空嫌
我著纖塵近來學得安身法只對青山不見人
衲僧隨地足生涯粥後蒿湯飯後茶臨老有緣依
錦石連宵無夢到丹霞獨候掛處竹梢宿鷓鴣聲
中兒落花最是不堪回首冷風寒日竹交加
不堪隨眾且隨緣垂手何妨一入塵簪笠出逢車
馬客鉢盂分得俸薪錢灘聲過寺前猶避雲影無
心處處禪白髮數莖非所惜祇恐秋風晚

寓寒梅古寺苔凌稚圭明經見寄來韻

古寺開田未盡荒寒梅衝雪秀未久側眠冷榻能
無夢鳥啄夢不為有櫺密約久遲蓮社炳奇書曾
借漆園莊何時過我東林下共點松燈讀讓王

錦石新晴望遠有感

濃陰開處見微陽病骨支離倚石床松老受風濤
韻減竹疎承瀑雨聲長身隨朔雁同爲客心似南
針盡指鄉極目山川如傳舍行雲流水兩茫茫

寓錦石寒梅寺有懷羅戒軒胡大靈

咸陟堂詩集卷三

光

三十一

珠林紺宇信無緣石室移居又一年破衲擁床鐘
板後殘書堆閣藥爐邊入山豈有紅塵路臥世應
無白髮仙待子不來身漸老寒梅花下獨栖禪

挽李微霽先輩

識得斯人玄又玄真儒駐世是真仙文章不落空
王後性命全歸象帝先總帳衣冠如昨日鼎湖弓
劍憶當年青山一覺希夷夢更擬騎箕覲九天

一入金門便隱淪曲江回首上垂綸滄桑閱盡人
間世歲月銷磨物外春丹訣有靈龍虎骨碧丸

際崔翻身浮生日促仍多病擬拾遺芳逐後塵
曾借名園受一經頻來猶記舊池亭爲僧不改通
年譜隔世還思見典型風樹幾回悲墜葉攝提初
轉散晨星老成凋謝今如此一曲長歌問渺冥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四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七言律五

還山答人

拚此餘生住翠微，重來多與夙心違。
出逢親友休相訝，暫到家園不當歸。
霜綴帽簷驚歲暮，雪深門巷過人稀。
萍踪恰似雲邊雁，纔見南飛又北飛。

寓雙照菴除夕與笑溪師同賦

三更殘臘五更春，常局旁觀總一身。
半榻平分賓主地，孤燈雙照往來人。
修成白業家全富，買得青山道不貧。
何事天津橋上客，水邊燒紙送窮神。

咸陟堂詩集卷十四

一

三十五

元日漫興用前韻

縱然有曆不知春，是處堪容懶惰身。
儂置田園豐稔食，亂離時節太平人。
鳩巢舊樹因藏拙，鳥下生臺未厭貧。
歲序任遷僧任老，頭顱添雪倍精神。

題種槐堂壁

久別重來未厭頻，舊遊無那鬢毛新。
紫峰常負生客銀，榜留題識貴人移。
樹近庭存手澤積，

陰識芳鄰孟家學士如相遇，應卸袈冠換角巾。

初歸東林過容塵軒分賦

錦水潮生挂席回，春城處處百花開。
柳營細雨酣詩戰，鈴閣清風遞茗杯。
漸老不堪成久別，此身難得去還來。
主人愛客容疎放，莫怪頻頻謁上台。

和社中諸子

何堪白髮入紅塵，一往蹉跎六十春。
空谷去尋嘒鑿伴，東林無復答歌人。
故山夢斷霜鐘冷，好友書來鹿角新。
未免有情非獨我，相思同在錦江濱。

咸陟堂詩集卷十四

二

三十六

寒重

聲聲清切似悲秋，半入虛堂半上樓。
人在定中常不寐，物從空外復何求。
百年艸色身先老，一夕松燈話未休。
萬慮此時消歇盡，西風吹過白蘋洲。

寒塘

方池近接禮經堂，風遞寒光上小廊。
霜樹墜紅低蘸碧，岸花搖影靜浮香。
魚吹細沫水將合，月印澄潭夜正長。
惆悵伊人何處所，蒹葭回首已蒼蒼。

殘荷

涉江多與此心違何事蘭橈未放歸搖落可能歸
雀夢寂寥寧負釣魚磯浮雲過去深深見傾益相
逢處處稀小疊紅箋寄秋雨莫教滴破楚臣衣

贈林山人

每因梅雀憶林逋道骨仙風世不如石室啓將丘
索秘金針傳得越裳車青山到處開生面黃石何
年授異書煉就丹砂成九轉不如陵谷有乘除

壽春州楊明府封君

識得安陽捧檄心趨庭樂事在鳴琴簿書不廢晨

咸陽堂詩集 卷四

三

昏節菽水寧須暮夜金椿樹八千開壽域甘棠百
里遍清陰朱明野老遙相憶葛令丹砂更可尋

贈劉旗峰明府

多生慧業宰官身神武抽簪著幅巾北門曾爲強
項令西方甘作折腰人俸錢買雀清還白淨食調
猿躁亦馴牠却簪書翻貝葉心空從此不憂貧

贈陳慊湖

老年經濟盛年心雲水輪君道力深白業去從蓮
幕辨青山歸傍玉鞍吟仲弓有子莊娛老元亮無

絃自賞音暇日尋僧過橋去東湖應不異東林

贈李石亭

寶安晴雪賦閒居王謝風流迴不如玉匣鎖將會
賜劍牙籤收得續藏書龍門容我高歌入獅座留
僧午後初城市不妨饒野趣片雲孤雀肯相於

贈李徵君

暮紫峰頭別有春百花開處接芳隣金罇盡醉登
龍客世味寧消嚼蠟人竹杖看雲容散誕鬚毛添
雪更精神願君得似松間雀長伴閒僧作主賓

咸陽堂詩集 卷四

四

晚化城院覺閣黎

故山斜日迫桑榆雙樹凋零雀影孤物外老成同
夢號眼前人境半驅鳥化城已入三禪定大厦誰
將一木扶夙願未酬心未了重來應記苦天湖

偕伍秋農遊白雲古剎

青山白髮兩相催且伴宗雷訪渡杯微雨乍過溪
路濕疎鐘遙報洞門開暫辭城市人初到久別家
山客又來莫遣奚僮笑岑寂詩囊攜得嶺雲回

雨後觀瀑送羅戒軒伍秋農還里

昨夜聞聲今到來三瞻四顧興悠哉炎天忽下千山雪晴日猶鳴萬壑雷僧老行藏憑竹杖道心濃淡寄茶杯無情最是雲邊瀑流入人間不復回

尋黃帝鑄鼎故處

咫尺卿雲近鼎湖尋思往事入虛無七星光接三台座九轉烟銷八卦爐夢到華胥羞白髮歸從赤水想玄珠頑金躍冶知多少終古無人作範模

挽鄭聽軒

高歌木闕淚先零寄語聽軒還自聽老去二毛隨

咸陟堂詩集卷五

五

三百十九

我自別來雙眼爲誰青風邊燭影看生滅酒後杯盤任醉醒前路茫茫同是客不妨七日識君亭

漫將呼吸辯存亡一笑清風萬古長野史近添高士傳里兒爭識鄭公鄉心空止有愁腸在身死猶聞俠骨香夙習破除除不盡待君林下更商量
濁河東去日西流若箇輕身占上游百里德星沈巨壑一天明月載虛舟燈前歎逝空芸閣泉下追歡有萼樓今日始知身是貴醉鄉不用覓封侯
獨宿孤峯起夢思東林回首笑攢眉蹉跎前夏安

居日惆悵先生易簀時有骨猶堪逢伯樂無絃寧禁憶鍾期茂陵遺草休輕棄付與牀頭七歲兒

送愚破師還匡廬同光省觀

同光雪色正齊腰歸去門庭未寂寥竹杖遠尋廬嶽寺芒屨重過虎谿橋生衣出匣寒雲補新筭廬帶穉燒想到故山多勝事好將生計報東樵

送僧洞然參方

揮手紅塵入翠微相逢岐路兩依依心存海嶽難留住家在湖山及早歸霜鐔磨成須什襲箭鋒留

咸陟堂詩集卷五

六

待出重閭懸知冀北空羣後應笑駑駘未息機

定岷師住槐園賦贈

久客槐園未有詩別來三徑艸離離賴君青眼重爲重容我閒身再到時苦李不留當路實新松須長拂雲枝東林此去無多遠白犬馳書待寄誰

丁丑夏客舉門島普濟禪院贈劍平師

避暑真宜地軸偏領禪生計在林泉弟兄聚會惟今日松竹陰森異昔年坐老青山添白髮吸乾滄海種紅蓮路柳此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

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
寫將人物報東林
番童久住諳華語
嬰母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
六時鐘韻雜風琴
祇愁關禁年年密
未得閒身縱步吟

三巴寺

暫到殊方物色新
短衣長帔稱文身
相逢十字街頭客
盡是三巴寺裏人
簪葉編成誇皂蓋
盤輿乘出比朱輪
年來吾道荒涼甚
翻羨侏離禮拜頻

望海樓

咸陟堂詩集

卷四

七

三百五

高路層樓瞰十洲
江山如畫半沉浮
島夷計日遲青雀
海客臨風盟白鷗
帆到虎頭皆北向
水歸鼉背盡東流
魯連去後無消息
莫惜頻頻上此樓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
青洲咫尺擬蓬萊
潮頭撼岸晴還雨
屋角驚濤晝起雷
猗猗大咲花人跡
斷續鷗鳥樹鳥聲
哀憑誰爲語
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臺

海鏡石

昨夜扁舟宿海環
曉尋片石照衰顏

中月短棹移來鑑
裏山已判身心歸
物外不留形影在
人間一回相見一回老
共惜浮生未易頑

島門秋雨與諸子同賦

九夏安居爲避喧
閒身到處是桃源
秋聲帶雨搖旛影
野水浮階沒蘚痕
茶竈昨除桑柘火
蒲團長寄水雲村
明朝簑笠還山去
何事風霜不閉門
海氣連天日色昏
殊方羈客倍銷魂
新風墜葉填金井
宿雨兼雲暗島門
稚子捲簾看石燕
估朝歸船避江豚
故山一望堪惆悵
法社垂秋未忍論

咸陟堂詩集

卷四

八

三百五

贈華嚴院主

白蓮開日往來頻
誰識支公定力真
長與烟霞爲地主
不妨城市有閒人
僧來信信過三夏
客至停車動幾旬
峽路風波山路險
問師何以出嚣塵

贈天寧院主

門臨古道塔凌空
山色西來水向東
鐘鼓不殊雲頂寺
輪蹄爭軼梵王宮
禪心靜印千江月
般若涼生八面風
花下留僧飽齋去
芒屨無地避殘紅

劉明府仰山作宰行唐以外艱歸里奉命焚

黃賦此以贈

寒食東風郭外烟仙郎歸去罷鳴絃三梁素見
雙闕五色黃麻下九天讀禮更吹藜杖火誦詩會
廢蓼莪篇官閒亦愛僧閒否應過東林續舊緣

登寫心亭懷馬郡守

韶陽城外曲江邊獨上皇亭思渺然入丘奇峰錯
似筆當門周道直如絃琴樽復古希前哲堂構重
新仰昔賢幾樹棠梨花落盡西風吹冷半池蓮

過碧山精舍贈印千師

咸陽堂詩集卷古

九

碧山深處鐘烟霞近築肩臺禮法華隙地過栽黃
閣老清池多種白蓮花憑高望遠疑無地入谷逢
僧便當家靜埽溪邊坐禪石與僧談到月光斜

佛桑花

離落秋光靜者知槿花常早菊花遲靈山半寫安
羅影暘谷平分若木枝色相寂寥僧定後繁華消
歇日斜時何堪榮落傷朝暮一笑相逢雨不疑

落葉

秋聲一夜遇林西舊綠新黃響未齊共是飄零

久住何妨憔悴托卑棲歸除白石遲明月收拾紅
箋付小奚滿地榆錢貧更甚不堪持贈爲兒啼

觀劉東溪所藏吳虎泉晚槐棲鴉圖

故人相失在京華手澤猶存茂宰家宿艸从荒遲
掛劍墨槐空見晚歸鴉披圖想像身前影絕筆虛
無夢後花惆悵旅魂招不得舊遊零落各天涯

送徐鐸愚歸五羊兼柬城中諸子

時值寶興

東書還問錦江津霜入楓林葉葉新秋艸渡頭歸
病客槐花時節送閒人兒童頗怪詩囊重造物多

咸陽堂詩集卷古

十

嫌古道真寄語郡城車蓋地不知誰念馬卿貧

峇崆峒主人張頑石招隱詩

勞君招隱寄詩筒欸欸開緘拜好風老我獨遲籬
菊節懷人長在桂花叢望遙雲水心先往夢入烟
霞世亦空問道有期應不遠廣成今已在崆峒

霍西牛歸自春州除夕過寓見贈用韻賦答

因寄崆峒主人

一別紅塵便不如出門往往避軒車故山未返春
先入老景無多歲又除鹿性似嫌菰草短營營

秦樓修竹君報語崢嶸主願借巖西小結廬

病在詩社中諸子

謾道仙翁能住世一春長與病相依臥殘白日消
朱頂夢斷紅塵撥衣衣骨正宜烟火絕輕身寧
羨稻梁肥憑誰解青田價放出凌空一一飛

寄題隱泉新院

相聞結社錦江涯七字長成自建牙欵段遠繩新
息武芭經重起隱泉家敲推靜倚三珠樹鼓吹遙
聞兩部蛙稍待瘦權筋力健與君吟到日西斜

咸陟堂詩集卷之

咏隱泉新院並帶蓮花

蓮上為孝女題

玉井蓮枝出錦江盃簪炎土卽仙邦芙蓉並踰呈
霜鏤蝴蝶交飛近綺窓傾蓋聯珠鞍履重喬掩
映碧油幢麻姑總角今何在青塚空留空一隻

寄馬臥仙

閒從世外識人豪最喜先生道眼高花巾騎君加
四齒水霜欺我上三毛虛堂下榻迎留帶被宿生
寒待贈袍願借南薰消伏暑抱琴應許過林皋

病中荅丘坡三見寄來韻

詩情病態轉相因賈瘦郊寒且自親老去烟霞成
痼疾閒來風雨伴吟身藥爐多累書辭架蠅展無
聲徑積塵賴有東臯丘處士新篇還許寄山鄰

病中放言

廿年曾記住朱明飽食丹砂道未成暫到此間修
白業更無餘力種黃精烟霞久別休心仕藥石應
難與化爭不見芋蘿谿畔女顰眉捧腹更傾城
頻年多難逢寒食悵望家山又一春青草久荒翠
柏地黃梅深窈種松人哀猿啼樹將圓月儼鳥眠

咸陟堂詩集卷之

三

花動隔句辜負清明好時節夢中猶憶蕨薇新
老來深悔不畊田日暮方思嗣昔緣餅底量留三
日粟枕邊書破八行箋菱荷露重傾猶惜榆莢風
多落更偏賴有市南弄九子黃河挹住到西乾
三尺胡床七尺軀橫身無計笑區區清談我不如
夷甫甥罵誰能恕灌夫紫陌追風鳴叱撥華堂秉
燭醉屠蘇茂陵多病曾知否日夕吟呻獨向隅
餘生何幸絕逢迎任是沉疴也稱情近識化人家
裸國新開別業遠愁城窮來漸覺貧寒少病

誇骨輕何事北窓眠不穩枕邊聞賣荔枝聲
木綿花落刺桐乾梅子添黃荔減酸穠彼不知時
節過鎖窓猶畏暑風寒帶霖十日如桑扈座饒經
旬笑范丹多謝舊遊枉車騎相逢重疊勸加餐
夜行寧免道途窮自笑逢時術未工詞賦何能消
肺渴文章終不愈頭風芭蕉葉底偏多雨蘆葦花
邊任轉蓬蟲臂風肝吾豈惜知音惟有信天翁
一息浮生一寸陰閒觀物理靜披襟案頭螺贏鳴
筠管壁上蠅蛸掛玉琴逝者如斯良有以道人那

咸陟堂詩集卷古

三

賦得山意衝寒欲放梅

空谷蕭蕭自主賓南枝躍躍老風塵飄殘六出見

五出過盡小春還早春白首半生歸寂寞青山一
氣露精神何堪花事從頭說月落參橫未有人

冬夜友人過寓話舊分賦

浮生作客難留客老病思歸未即歸何事故人來
雪舫乍驚鄰犬吠柴扉情真味澹空葵藿地僻山
寒少蕨薇寂寞閒心隨處寫夜來相對一燈微

荅西粵馮作鵬來韻

壯遊衰病各離居舊約尋思一半虛去國聲名誇
肝鑿入山滋味類柑魚槐花閒却三秋半菊蕊悵

咸陟堂詩集卷古

古

三

於九月初我未心空君未第相思莫訝夢來疎

漁燈

光生浦澈夜潮平江上推蓬遠思盈兩嶂波光重
疊見一天星月淺深明分將松火炊菰米移轉銀
缸近酒盛翻羹浮家能繼晷漫穿鄰壁笑匡衡

和黎廣文過東林脩

一別東林動隔年茅堂岑寂閉荒烟壁間剩有琅
玕字物外難忘木石禪吟到天花遙入磬思深春
雨細通泉近來風雅凋零甚願與先生結此緣

還東志三見贈用韻賦答

烟波回首入行蹤
歸路何如歸興長
兩地雲山無主客
半年風日各炎涼
方池舊開花添影
同牖重開月借光
莫笑別來貧更甚
榆錢將贖徧齊堂
何事行藏偏落後
却緣筋力不如前
虛堂久別從生草
舊社重開又種蓮
愛石譜將雲裏岫
引泉流出水中天
老來識得榮公樂
只買青山不買田

雨中答雙桂洞天公見寄兼柬同門兄弟

浮階春水浸苔衣
滯雨連旬不啓扉
桂洞老人勞

咸陽堂詩集卷四

五

見訊華林窮子未曾歸
琴高豈用全抄譜
根龍還當更息機
聞說弟兄多勝事
應知權教入深微
耿耿難忘爲阿誰
却防一息不相知
雪霜到處欺雙鬢
粥飯今年減半匙
月出便尋高枕地
日斜不

寓鼎湖李天章過訪拉遊飛水潭試茗分賦

因寄信安馮爾公廣文

榕堂舊別憶何年
忽漫相逢古寺邊
白首不歸

分水石緣爲報郡齋馮外史
隔江招手有枯樵

送伍秋農下山

微雲疎雨入天湖
野客追陪興不孤
豈有風雷迷大麓
漫隨龍象禮浮圖
蓮花開日難爲別
叢桂前期記得無
我且暫留君暫去
可堪離合在須臾

博山剖公入天湖見贈用韻送行

荻韃踏破嶺頭雲
水石留題字字新
遂有支殊來過夏
始知無著是家人
天花夜靜侵衣濕
山雨朝晴振錫頻
別後孤峰翹首處
長空明月儼師真

咸陽堂詩集卷四

六

遊飛水潭與諸子同賦限韻

病軀未去心先去
筋力無加却有加
七尺烏藤伴形影
一條白練入烟霞
靈湫鎮日傾盆雨
頑石當陽散寶花
莫道銀河隔塵世
迷津何處不通槎
山色溪聲無遠近
林光潭影互交加
雲歸石底疎雨孤
鷺迎風散落霞
坐久三衣疑洗雪
憑高雙眼易生花
青猿也美臨淵樂
隔水呼兒上斷槎

送僧還里省母

無成底事未閒身
回首門闕有老親
世外行蹤

戀母道傍青眼未逢人滿船明月家將近雨神清
風客不貧歸去北堂何所獻衣珠擎出是家珍

送黎大年入西寧

結束琴書悵索居瀧江西去欲何如方將京雒三
陳策且向河陽一曳裾九月水邊逢旅鴈六都沙
口見嘉魚臨叩買酒堪留醉莫漫狂歌學接輿

采石磯懷古

維舟采石月華新一曲狂歌吊逐臣仙籍騎鯨如
昨夜醉鄉夢變已千春投荒未必關儀狄玩世何
感陟堂詩集卷古 七

驚潭漁父

石門斜日柳波烟釣得槎頭縮項鰖小港溪橋沽
酒去大通漁火枕簟眠山腰繫帶朝收晒水生
皺夜攬船美爾浮家識感雨自傷留滯一年年
通津津口釣魚還十里澄潭兩岸山風便送歸楊
柳渡月明留醉荔枝灣滄桑閱盡鬚眉古波浪經
多夢寐閒閒對白鷺搔白髮與君同寄水雲間
沙角潮平地軸寬多君浪跡勝嚴灘爲潭側影流

山郭鷗侶將雛近釣竿烟雨南來雲漠漠耕犁泉
注水湧湧盡船盡載沉香去聞與兒孫倚棹看

泛珠江望白雲山

扁舟獨渡珠江水野客登臨耳目寬紺殿鐘聲移
棹聽白雲山色隔城看遐心指點峰千疊生計商
量釣一竿今夜月明何處宿夢魂應繞鄭仙壇
早潮暮潮時往還大浪小浪波濤間一聲嘔啞涉
江棹十里溶濛回首山水寺無人僧定穩仙巖有
路鶴飛開菖蒲花發便須去居此不難淵玉顏

感陟堂詩集卷十四

六

早春望燕

東風初拂柳花飛舊壘新梁幾夕暉白玉橫釵留
影住烏衣深巷見人稀掌中妙舞何時入塞外風
塵及早歸社日尚遙頻悵望別來紅纓是邪非

贈僧

偶來城市得良朋千佛樓中一箇僧保福不須還
撥艸湯休今已繼傳燈三生舊社高歌人萬似孤
峰信步登從此吾宗有文字倩人書壁笑南能

題亦稼堂贈梁廣生

人稼青苗汝稼書三冬爭似富三餘不隨發硯泉
黃犢寧向縑細學蠹魚東閣絃壺追洛誦西疇策
笠笑長沮何須更鑿鄰家壁曾見藜燈照石渠

初晤楊式公

信道詩輕萬戶侯識君猶勝識荊州談鋒似劍雙
龍合心細如絲獨繭抽湖海多情容散誕市朝無
骨莫淹留相尋話到忘言處野雀歸飛月滿樓

答楊式公

紅塵紫陌偶相期躡屐登龍快所思山徑有雲歸
祇陟堂詩集卷古九

路晚市門斜日下樓遲漫勞軒蓋遙相問暫寄茅
堂只在茲他日幽棲還有計千峰平處一峰奇

蔡箕衍孝廉偕諸公過訪分賦

病是權稱嬾是真閑門風葉散成句漫勞上國看
花客來問空山臥雪人別雀傳將流水操飯牛分
得建溪春殷勤淨掃三生石待與宗雷辨上賓

擬補春夜宴桃李園詩

園林烟景快相親兄弟招歡自主賓銀燭金樽
夜飲天桃覆李一家春盛年共惜同家

來不待人回首二毛搔漸短不應辜負接羅巾
羣季追歡興不孤芳園嬌鳥喚提壺名花自種還
同賞家醞新務不待沽素魄影邊添蠟燭綠茵深
處布瓊瑜可能後會頻相覓長願高陽作酒徒

題英鷄黎國所畫園林圖

尺幅雲林幻也真無端聞見一番新丹青不是支
那筆花木還同震旦春弱水東流終到海越裳南
去卽通津年來頗有君夷願莫怪披圖數問人

與劉念慈

祇陟堂詩集卷古

惺惺喚起主人公萬念消歸一念中月影不隨波
影散鐘聲尋與鼓聲通世知有我山還淺靜到無
人市亦空一路桃花帶流水劉郎何處不相逢

馮作鵬歸自桂林過宿話舊分賦得窓字

何時書劍別西江竹院尋僧興未降得與舊遊重
欸欸快聞新論一椿椿詩兼蟲語吟幽砌夢逐鷄
聲出破窓明發不堪悵離別重來應訝碧油幢

留別亦菴

三年衰病借閒房冷局無端作笑場遲我別吟悲

地主還他華屋與空王
蟋蟀聒耳山猶淺
鷓鴣傷心草不芳
多謝門前生耳樹
重來應恐是迷陽

移居梅園

明知熟境最難忘
借得園林當寶坊
長揖紅塵歸白社
暗移圓月入方塘
鹿門舊識龐居士
兔徑重遊孟八郎
荆棘滿園須護筍
老來高節看誰長

移居示諸子

蛙聲分部各開堂
自大何須不夜郎
頑石座邊揮玉麈
古梅花下布繩床
閉門已得偷閒計
入世真

咸陟堂詩集卷四

三

難買笑方高掛鉢
孟待甘贅休心還擬更休糧

挽劉東溪明府劉卒於獄

六月飛霜天不知
貞魂浩氣忽騎箕
哀歌自挽陶彭澤
直道難容柳士師
入社久虛三笑約
懷人空賦四愁詩
東林寂寞吟廬閉
無復分題接席時

移居梅園答龐靜菴來韻

入林多恐負初心
一別名園遂至今
地迴江山由我借
天空雲月不相侵
梅花老去偏宜雪
菊蕊秋來漸有金
何幸鹿門能愛客
肯分喬木托幽禽

浪跡萍踪兩不知
自來自去自尋思
天能解語忘誰問
佛本無心是我師
何用枯禪同木石
有時冷笑立塔墀
吟詩報帶陶彭澤
日暮籃輿過莫遲

偶因北院依南院
新闢梅園近竹園
多謝居亭旁借逕
試穿鄰壁別開門
雲霞推裏疑無地
鷄犬聲中別有村
但使榻邊容野睡
置身何異古桃源

送黃鳴發宰梓潼

雄才豈合老征塵
暫借儒官作遠臣
但使文翁能化俗
應知蜀道即通津
風雲有命寧辭晚
琴壑隨身不厭貧
我去入山君作宦
相逢那得下車人

咸陟堂詩集卷四

三

初住大通寄華林法屬

偶尋江介宿荒菴
回首城中見舊烟
雨有時迷穗石
風波無路阻鷺潭
木鷄老去慵司曉
白鴈秋來早向南
家在華林歸未得
欲酬恩遇媿同參

寄城中諸友

淹留古寺爽歸期
延佇江干寄所思
野雀高飛潭不住
沙鷗閒立靜偏宜
城中明月遙相見
海上孤雲去獨遲
有約不來君莫訝
此心無異住山時

答伍亦潛來韻

鹿鹿生涯艸艸過，羊真覺路岐多。梅園自笑不歸去，蓮社相尋又若何。在世可堪成孟浪，此身難得免奔波。相聞共有剡谿興，幾日扁舟下白鷺。

答袁崙山來韻

久別何堪老景侵，月明池館憶追尋。梅開已爽中秋約，菊綻猶存晚節心。雲欲御風閒出岫，鳥如臥雪靜依林。故人未到書先到，洒掃寒齋待苦吟。

答霍鼎洲來韻

咸陽堂詩集卷四

三

三

爲愛潮聲與枕連，移居恰好近江天。何人垂釣得雙鯉，有客維舟烹小鮮。遠札忽從魚腹見，新詩先訂虎谿緣。羣公要識寒山否，乞食狂歌處處禪。

答梁安道來韻

破院初來僧未閒，茅堂添結兩三間。雲容借住無賓主，鷗本忘機任往還。長揖朱門歸矮屋，高懸青眼在深山。悠悠世路誰知者，莫怪逢君便解顏。

答洗厚光來韻

十日柴門九不開，紅塵飛過又黃埃。無心管住

曾住有約能來及，早來留客晚添煨。芋火懷人頻上釣，魚臺世間不少攢眉者。惟許先生去復回。

答張耀南來韻

面面兼葭路不通，漁燈移傍佛燈中。遲君羊石三城月，老我鷺潭一夕風。去棹歸帆無遠近，淡烟疎雨入雷同。往來漸到忘言處，憑語真難舉似公。

題壁

長與漁樵作近鄰，萬緣歇盡得閒身。田園自是休心地，朝市何能恕嬾人。且喜林間無雜樹，豈知門外有通津。客來莫怪逢迎簡，牛放西谿牧未馴。

咸陽堂詩集卷四

四

四

至日

眼邊斜日下高舂，又放閒人過一冬。笑倚梅花搔白髮，嬾吹葭管候黃鐘。藥苗帶雪抽新笋，雀勢衝寒唳遠峰。大地陽回人未覺，閉門空老最高松。

海雲分衛賦得錫飛常近雀杯渡不驚鷗

隱隱長空振六環，金鷗乘願出名山。雲中羽客相容與，沙際幽禽自往還。高步不妨天路直，忘機真稱野情閒。凌風破浪輸神足，物我無心石也頑。

送梁太史還史館

昨宵奇夢出江干，祖餞殷勤送顯官。此事十年曾未見，逢君一笑太無端。鵲過雪樓偏穩，鷺乘風去不難。敢望留衣與僧別，前途多少范生寒。

和社中諸子詠一莖二色紅白蓮花

分形合質羨仙葩，濯濯清渠灼灼華。螺女半身呈絳袖，雀靈兼頂養殊砂。兔角立無雙影，楚漢中分總一家。笑把丹鉛付詞客，雪篇吟對赤城霞。

小除前五日立春

咸陟堂詩集卷古

五

視曆始知今歲閏，閉門先得隔年春。蹉跎大盡無多日，取次小除纔半旬。野老焚香祠太乙，村童布席待庚申。誰家臘裏吹陽律，凍谷寒消斗柄寅。

癸未元日李遠霞過宿夜話

熟客乍驚生面目，青春微換白髭髯。新年佛法休相管，今夜詩題且共拈。風引濤聲來茗椀，燈移人影出筠簾。明朝孤棹乘潮去，有興重來定不嫌。

送雙桂天公

一見愚關便不疑，受恩深處少人知。何妨得座披

衣後，正好觀山玩水時。法社頽綱憑振起，祖庭虛席莫歸遲。自憐後進身先老，欲待巾瓶未可期。

元夕賦得暗塵隨馬去

社題

爲看鰲山跨錦鞵，飛埃紅霧雜連錢。鄰虛冉冉隨銜勒，野馬紛紛逐管絃。弱質半依韓國樹，微軀願執祖生鞭。時人要識元規否，去住和光却默然。

咸陟堂詩集卷十四

三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五

東樵山人跡刪鶻著

七言律六

荅報資贖老人見寄來韻

關市窮山兩不宜，水邊林下且隨時。
孤松過午亭陰轉，頑石當門捷徑移。
烏兔盈虧忙裏失，魚龍潛躍靜中知。
大鵬飛上閭浮樹，應笑鷦鷯老一枝。
出世難兼入世宜，別山長憶住山時。
潮因風力聲偏壯，月逐舟行影不移。
往事每逢前輩說，此心惟

咸陟堂詩集卷五

一

二〇一七

許大人知他年得侍巾瓶去，堂下寧辭爲折枝。
境靜人間性所宜，往來遑問此何時。
江山烟雨歸名邈，今古晴陰互轉移。
兔逕拓開遲客至，象王行處少人知。
無情也解通消息，荔子先紅向北枝。
却緣嬾惰得便宜，鑿枘方圓不合時。
心在蒲團無去住，身隨茅屋任遷移。
名山路近終須到，枯木花開未可知。
天地喻來齊一指，何妨容我作駢枝。

贈黃壽翁

舊隱曾鄰上栢鄉，高山遙仰在仙羊。
移居近向鷺

潭住隔水還同鳥，道長千頃汪波今。
叔度一庭蘭桂昔，元方他時得作登龍客。
又引兒孫上玉堂。

送呂廣文典教程鄉

道重東南正此時，昌黎千古有遐思。
地經往哲曾留澤，文待斯人更起衰。
白社只今無客至，青雲何處與僧期。
西巖本是吾家物，乘興能來未可知。

送霍友山訪呂廣文謁余學士

曾過梅州未入城，送君此去不勝情。
吟隨詩派今推呂，俗訪遺賢舊姓程。
七貴門前憑直入，百花洲

咸陟堂詩集卷五

二

畔莫閒行菜衣，留在崆同下遙計歸。
心在鯉庭

荷珠

聚處無常散，卽休疎星溥露水。
西頭分明盈手難持，贈珍重逢人莫暗投。
一月千江真也幻，十風五雨去還留。
萍踪傾蓋知多少，零落泥塗遂不收。

秋日南園諸子過訪

野塘荒圃近西偏，石角松根輒攬船。
臨老投閒能幾日，暫時安穩當經年。
客曾有約須乘興，我本無心莫問禪。
一度吟詩一歸去，清風留在水雲邊。

寄璋田家無介

達人往往問璋田見說辭家已一年吟苦近知詩
律細書來惟道主人賢西風白鴈同爲客南國黃
花老此禪木葉經秋偏有色思君題破落紅箋

寄答賜惟一師

草草將詩寄答賜更憑高足間行藏蒲團別後穿
多少華髮春來自短長靜者年高休問嘖老人身
健罷陝方室中獅子能哮吼代與吾師坐道場

答李素公廣文來韻

咸陟堂詩集卷五

三

鄭度官罷緣尊開未免攢眉入社來日送飛馬天
以外心期野雀水之隈宦情寂莫歌叢林世味酸
辛問大梅早晚抽身好歸去兒孫爭笑背如台

挽黃攝之

柳坡渡口熟黃梅正好嘗酸去不回月落恰當花
落候鐘聲還被鼓聲催身隨白業歸鄉井頭戴黃
冠上夜臺淨埽庭前晒經石遲君於此曝龍腮

和張子白楊邕侯遊飛來寺見寄

縣衙冷似數家村方外多情是風根點檢道書知

福地提攜琴宿到山門花邊雨過收棋局席上詩
成罷酒樽何事定心泉下水跳珠漱玉不勝歡

白頭僧住白雲村老樹根烹老菜根斲斷松虬開
小運移來石虎守空門名山往往遲雙屐浮海區
區負一樽多謝新詩勞遠寄開緘如對峽泉歎

耳聞舊社長蒿萊寂寂三堂畫未開猿擲餘桃鳴
石磬鳥銜腥食立香臺百年流水心俱遠一片閒
雲去不來古調更張難草草小絃剛被大絃催
却忘世路有平陂白石蒼苔似布基天籟響來人

咸陟堂詩集卷五

四

嶺寂五言禽和七言詩奇峰隔水呈三面斜日銜
山露半規我已同遊君信否默存惟有化人知
遠近遊踪分不分峽江水接粵江濱林間獨宿能
無夢天上雙鳬自有羣古寺飛來空想像雨花散
去任繽紛緘書報語神明幸持贈惟須嶺上雲

答張子白來韻

東林爭敢似南皮一月煩君兩寄詩水浸田園生
計拙塵封筆硯報書遲委心窮達能無事極目雲
山有所思九夏安居纔及半商量移棹待尋誰

積雨經旬悵滯霏鼓鐘林下自欽欽頻來好友懷
中札識得斯人物外心夢到峽山無遠近居鄰城
市失高深問君笑我爲詩癖老病年來廢苦吟
十家爲甲五爲鄰是處應難住嬾人行挂短筇扶
病骨去尋枯樹息吟身片雲無意成舒卷尺蠖寧
知有屈伸密約名山倍饑渴黃梅時節便生津
別業初開許挂單秋生喬樾試新寒過橋三笑慙
非遠吹笛一聲如是桓久靜不妨行當住安居白
謂易偏難相期世外爲知己青白憑君換眼看

感陽堂詩集卷五

五

滿地清風滿縣花城南城北盡桑麻經年不下陳
蕃榻是處偏宜綺季家風雨懷人吟蟋蟀烟霞遲
我渡扁鰲何時得便尋君去閒却奚囊講法華
山遶松門水遶溪石房深洞老猿棲尋思古寺多
年別回首孤峯萬象低香印半銷無宿火苔錢全
沒有留題主人記得靈山否世路多岐定不迷

西流暴漲阡陌淹沒破寺宛在水中邑尉府

姚齊州拏舟過訪快談日夕乃別卽事賦

贈

寺停舟當下車問津剛遇老長沮拋將吏事談
題雅借得僧房視簿書四座風生能餽草一朝水
到便成渠相尋相送還相笑笑我臨淵不羨魚

和張子白過寺韻

頻頻願見見何如兀兀安居悵索居夢裏山川懷
裏事眼中人物袖中書過橋有約遲彭澤獻賦無
心擬子虛从佳漸知城市近相逢乞地結茅廬
塵中難得此身安高處偏宜著眼寬舊識漁樵懶
宿諾新知猿雀快追歡三江過雨奔如馬雙峽連

感陽堂詩集卷五

六

雲立似桓此地相期好乘興爲君先製遠遊冠

重陽前五日山行

節序相將逸興豪烏藤白足笑吾曹行行聽濕秋
心冷得得登峰雲影高折取山花聊當菊書成霜
葉卽題糕旁人莫訝茲遊早五日重來不憚勞

舟中和張子白

名山有約晚思歸動處何曾與靜違暫宿仙槎甜
在夢偶隨星使別漁磯錦帆掛月潮初上紅樹隱
風葉半飛李郭同舟吾豈敢不妨雲水有光輝

波光人影兩搖搖竹纜牽雲過斷橋海氣空濛雙
塔迴岬容點綴數花嬌襟期共洗臨清駛眼界全
空在沈寥枕畔南華經一卷起看秋水到逍遙
舟居不信有閒忙細雨輕風過小塘但見千江印
明月不須四大作禪床片雲西去疑無路一鴈南
來覺有霜莫笑轉蓬歸未得請看寥廓已高翔
隨人俯仰與天遊踈放寧知禮數稠夢到市朝增
媿悔出逢泉石足淹留不知何處空諸有所謂伊
人在十洲寄語登瀛老詞客隔船吟咏也同舟

感陟堂詩集卷五

七

遊松皋書院寄張子白

興盡方歸興尚豪一回憑眺一蕭騷林風並入松
濤亂雲日相摩峽勢高百里同文思大雅孤峰獨
立笑方袍欲知雨露無私處滿地黃花開白蒿

留別張子白

飄飄天地一沙鷗偶逐仙兒到十洲客夢不離烟
雨寺歸心分付峽江流丹霞日暮知難到中宿雲
深未易遊一曲長歌留別去相期應在虎谿頭

留別李東園

雲山之麓珠江隈踈跼行脚歸乎來過橋一笑興
不淺中途未到心先回大田多稼食輪轉東籬采
菊天花開人生得此亦已足旁觀當局者誰哉

送十影師還丹霞

名山有約昔淹留岐路沉吟憶舊遊竹裏聞鷄遲
見日花邊鳴鳩早知秋風塵老我同漂梗雲水何
人更倚樓從此居亭應有主不愁無地牧頑牛

自笑

紅塵白髮兩銷磨撫景悲涼笑復歌學道因循焚

感陟堂詩集卷五

八

硯晚著書慙愧鬻文多菜傭日減長門價風伯時
揚業海波舊隱欲歸歸未得餘生無計補蹉跎

雪夜過嚴灘謁嚴子陵先生祠

興來借得剡溪棹懷古長歌過富春一夕星辰加
腹客半天風雪美魚人釣臺自覺雲臺小灘水寧
知白水真不用羊裘換簑笠狂奴遊戲偶垂綸

初春訪楊式公寓館

嬌鳥啼花客裏春詩情物色逐年新寒江記得同
舟約汾水初尋下榻人琴瑟多情聊寄跡奚囊無

事不離身明朝我欲尋山去翻笑行雲去住頻

宿富春山與霍西牛話別

松燈照夢夢歸遲兀兀行藏說向誰到眼碧峰看
不厭滿頭白髮欲何之別山知有還山約在世難
忘出世期待我罷參君罷講重來此地結茅茨

陽春道中寄霍西牛

熟道輕車何處僧風吹宿髮亂鬚髻探奇選勝心
先往帶水沾泥媿未能身世飄零歸社燕情懷津
漠涉春水不周巖畔遙相憶借問同參記得曾

咸陟堂詩集卷五

九

二九

挽梁藥亭太史

罷館還家發有絲文星昨夜忽騎箕門前客散空
啼鳥池上僧歸獨咏詩未免分香憐少婦定將遺
艸屬諸兒嶺南作者凋零盡惆悵何人爲起衰

寄鄭珠江太史

記得當年太史公橋頭一笑去匆匆置身九棘三
槐上留語千巖萬壑中別後冷將煨芋火閒來忘
却賣松風金經榻就遙相質道眼憑君辨異同

李廣文斗山謁選北行舟過大通賦詩留別

并出丹霞題咏見示用韻贈行

高挂蒲帆出大通抱琴歸石就松風攜將六月薰
風去散入三春雨露中望氣君應追柱下採時人
盡識姚崇何堪一笑谿橋別每見蓮花便憶公
曾留麗句在丹霞詞客登臨美作家一去籃輿誰
繼軌重來粉壁見籠紗程門剩有齊腰雪潘縣添
栽滿眼花雪後花前相憶否春風何處不桑麻

寒食日過朝雲墓

六橋桃柳近清明孤首荒丘謗愴情南越一家無
咸陟堂詩集卷五 十 二九

別諸友住靜

異土西湖兩地却同名神隨雲雨皆如夢悟入蓮
花豈有生任是思歸行不得子規聲裏聽鶯聲
百年浪跡似浮漚不與人天管去留六夢嬾從醒
後說三心先向死前休虛名於我成鷄肋退步逢
人問菟裘莫訝相過不相見住來生厭便移舟

毛裔蕃家岫山屈科過宿和予留別詩見志

仍用前韻送行

擬向滄江泛一漚主人將去爲賓留夢回竹榻心

先冷話盡松燈興未休古調稀聞遺白雪秋風吹
冷弊貂裘晚來共作錦標明月在天人在舟

馮作鵬屈科出詩見志用韻慰之

湯學恢諸笑陸沈青山不負故人心曾無伯樂誰
增價或有鍾期可鑄金雪曲難尋巴里和霜痕肯
放鬢華侵三年此會重來否一度相逢一度深

送遠輝律師住持明月寺

異地同參卽近鄰湯因離合別疏親名山今有居
亭主大地誰爲講律人忽夏忽秋秋已暮適來適

咸陽堂詩集卷五

七

去去何頻長空明月遙相見待與吾師轉法輪

霍子西牛卒於富春輓詩三章

講席依山主也賓虛堂弔影幻耶真身隨廣柳歸
南海夢入華胥別富春伏枕題詩遺密友蓋棺勦
事有門人何由識得先生面雲散長空月一輪
招隱誅茅願已違不堪回首問漁磯春山有客相
隨入秋水無人獨自歸頭上高天空默然眼中良
友漸稀稀前期留在三生石牢記東樵老衲衣
八座夫人狸首斑招魂前後有桐棺棋當冷局心

先死車轉雷聲眼倦看華表仙歌千載恨絳帷蟲
語五更寒何人肯念西華窘擬續劉標著論難
舊遊奉旨葬
母發引同日

送郭論部公車

是科舅甥同薦

登仙郭泰擬登瀛次第看花到雒城名下盡人知
國士榜中似舅有賢甥三千水擊憑風力一半春
光入世情獨釣寒江吾老矣滄浪清又見河清

贈李慕山

却緣不看洛陽花遂有人栽谷口瓜雖未處囊先

咸陽堂詩集卷五

七

脫穎玉曾韞匱爲微瑕鏡邊白髮垂垂老杖底青
山處處家回憶東林舊賓主重來應得飯胡麻

送宗人北上代

連錢噴玉飾金羈一路看山入紫微好夢早生江
令筆壯遊初別老萊衣千章夏木黃鸝語萬里晴
雲赤鳳飛倦羽自傷留滯久雁行先傍帝城歸

長至日寄祝張子白明府

小春風物似春陽遙挹南薰送凜霜冽水滴天清
且遠峽日迎日靜偏長萬年松抱千年珀百畝田

裁五畝桑野老望君非一度昨宵痴夢到琴堂

豫章熊聖宜見訪失送詩以報之

文章經濟久知名聲氣潛通自鐵城三入嶺南難
得見一來林下失相迎漫題詩句將魚寄遙想丰
儀似雀清道合神交君信否晚來高枕識韓荆

寄祝衍明經翹楚

心空及第老維摩家住林泉樂若何一水東西喬
木古三堂賓主老僧多萱花笑日懸弧矢玉樹臨
風響珮珂我在隔江遙望見五雲深處鳳巢阿

咸陟堂詩集卷十五

三

玉堂虛席待耆英身健心閒孰與京名教地中行
樂地誦經聲裏讀書聲多生白業修來熟駐世黃
芽煉欲成五十服官人未老殷勤芻秣登瀛

次李元公過贈韻兼寄令兄東園

白菜黃花帶雪挑齋厨烟火冷蕭蕭一聲慙犬吠
當戶十載故人來過橋出袖詩篇難和鄧涉江舟
楫湯乘潮入城爲報東園道風雅于今不寂寥

丙戌元日湯興時年七十起用杜句

人生七十古來稀兩角羸牛好放歸借地耕餘暇

馬客留雲居守釣魚磯掀翻熱局成冰冷收拾塵
心入細微却恐風光易流轉鏤鵲籠雀未教飛

人生七十古來稀驢勝多年未覺肥華帶經句三
易孔柴形延日數添衣久無侍子煨萊蕪近有鄰
翁送蕨薇春事漸多人事少商量焚硯學忘機

人生七十古來稀拋擲流光與願違短晷未能忘
南枕長年不覺有柴扉城中好友將開贈江上虛
舟載夢歸君自不來予不往東風隨地見芳菲

人生七十古來稀緊繫匏瓜況是非確蒙開花慙
咸陟堂詩集卷五

四

我老井頭遺李待誰饑霓裳嬾就三臺舞玉匣重
緘太古微倚杖柴門看雲物一聲啼鳥又斜暉

舟泊東湖謁新長老

湖畔維舟觀法筵可堪行脚過衰年退心鈍置朱
明路僧次叨陪白髮禪高柳低花啼鳥外疎星殘
月報鐘邊晨茶晚課長如此回首家風却宛然

浴日亭觀日出和坡公韻

長嘯凌風直到天白鷗驚起出黃灣竹看鴨谷三
更月坐失羅浮半枕山夸父何妨誇健足暮年

計返顏顏明朝直上飛雲去未必清光別此間

突奚司空

故鄉天際欲歸難
足風濤駐足看跡寄萍蓬成
土偶心馳雲樹阻門關
綠鬢霜寧染日晒花
堪淚未乾莫怪同舟不相待
轉欣流落得衣冠

寄郭莚圃

荔枝龍眼又花開
果熟尋僧得幾回
千里主賓今
李郭三城人物舊
宗雷雲山北望虛酬唱
龍水東
流想溯洄此地曾遊許
乘興石門斜日有人來

咸陟堂詩集卷五

五

贈鄭儋鹿

見說東南古丈夫
高踪終古似林逋
五雲望重稱
人瑞七步詩成詠
鷗鵲揮塵風生賓客滿
賞花醉
後子孫扶喬松散木同
花甲遙寄詩篇笑濫竿

寄雲菴和尚

海幢門外釣魚翁
袖手旁觀日出東
祇有癡頑同
木石从無方便寄
詩筒太陽早已知
授子信里何
曾識蠟融珍重同
參老禪客共來廊下問
幡風

送李善藏省覲揭揚因東共尊人李遠官

文

扁舟東去杳相尋
珍重趨庭報好音
千里暮山遊
子意一谿流水故人急
乘車自古多岐路
攜手何
年共入林池上
黃花得好思君難
免費長吟

大隱菴則已歸語舊

相逢莫笑老寒酸
新樣鬚眉舊膽肝
大地風光開
裏過西乾山色夢中看
藏舟無計尋幽壑
選石何
年就淺灘輪與老兄居
大隱萬緣攝入一毫端

貧居憂歲寄呈姚張二明府

咸陟堂詩集卷五

其

三歲爲農一半荒
每因豐歉計行藏
老人漸覺生
涯短童穉多嫌日
晷長蟻徙高原因
破曉風拋貧
屋笑空舍懸知仙令
金能照飛札遙徵僧
飯方

番禺東官臨高長寧四明府見過卽事

从拋繩檢事漁竿
病骨誰憐磬折難
按定方方醫
痼疾高臺時價賣
心肝門維官舫驚
鷗夢詩括奚
囊駐馬鞍就索殘
書消永日清風吹
起蠹魚乾

梁依紹歸自秦中見過賦贈

白髮山翁老守株
羨君親到古皇都
此心

流水前路艱難亦坦塗下馬吟詩登華頂尋僧枉
道入匡廬世間不少風塵色得似高人洒脫無

冬夜馮作鵬周采軒家無放過宿大通送作

鵬西行

霜風拂拂征衣話盡寒燈興不違籬菊留將梅
竝賞岫雲行與鴈俱飛僧房暫住賓猶主客路頻
經去亦歸密約高懸君莫負衆芳消歇歲芽肥

長至日晤憲公胡子樹於崧臺署中賦此

鯉海澄波湧日輪崧臺欣見一陽新興來飛札招

咸陟堂詩集卷五

七

狂簡格外開軒接隱淪氣洽葭灰遙應律地偏黍
谷亦生春不嫌短景催遲暮堂下應容膝背人

張子白休官却寄

曾聞滯宦憶鱸尊又見烟波返釣綸古道難容強
項令今朝纔免折腰人逢山記得還山路接老閒
將未老身抖擻奚囊珠玉滿清風雨袖豈全貧
吏情如水跡如漚拋却仙鳬狎野鷗金馬門高難
寄傲赤松家近好同遊留衣笑與山僧別築室容
將野老謀種得桃花成碩果春風狼藉請誰收

峽山兀兀水深深識得斯人去住心羅雀門如僧
舍冷歸猿洞接野棠陰直躬累俗憐同病攜手何
年共入林我解行經君解印虎溪明月待相尋

寄鄭珠江太史

珠江消息近何如明月清風各索居記得橋頭三
笑約頻開懷裏八行書靜臣不負陽司諫直道還
推簡史魚天上鳳池容挹注好分涓滴及紅蕖

池中假山

不數昆明漢武功和盤托出蕊珠宮蕉聲澈底添

咸陟堂詩集卷五

六

新溜草色連天接遠空錦石雨花深淺見逢山水
墨有無中何人折葦浮杯去穩坐漁磯下釣筒

春日有懷胡憲公子樹

隔江畫舫重來約深夜松燈共話人肝膽每逢僧
說盡詩篇遙憶鳥鳴新清風攜入羊蹄嶺細草行
看馬首春早晚計程知不遠開軒移榻淨流塵

舟赴中宿與張子白話別

一年一度一盤桓不覺相逢已挂冠三復冽泉思
冽水溯洄清峽送清官世途作宦同鷄肋春色龍

人上馬鞍剩有琴書與麟鳳莫云廉吏子孫難

重遊飛來寺有懷張子白

名山久別幾經春粉壁留詩墨尚新中宿偶來成
信宿問津多恐是迷津孤峰翹首雲千疊兩地歸
心月一輪湯與同遊較同異普天何處不開身

重過象林贈覺天大師

拾舟登陸信扶藜舊路重尋定不迷雲頂草荒愁
窘步象林花發足幽棲金毛穩睡恬風馬介距藏
鋒養木鷄識得主人機用大肯教吾道有町畦

感陟堂詩集卷十五

九

過靈洲寺訪敏公不遇

十年曾過靈洲寺乘興重來定不嫌白板朱樓新
結構青山綠水舊莊嚴虛將柏子酬佳話止有松
梢接短檐惆悵主人難得見歸舟涼月白纖纖

送王固山裕公入覲

曾參羽衛領貔貅重珥金貂觀冕旒禹甸山河看
帶礪漢臺人物美箕裘擁書南面千秋業倚劍長
天萬里侯將相有才仙有骨未須還問赤松遊
秋江風便錦帆開悵別何堪鼓吹催翹首五雲天

際遠行看入座日邊回臨軒問俗將詩獻上苑

花奉詔裁應笑林間老榜樞重門深鎖長莓苔

園林結構幾經春一霎花開一度新領取風雲歸
帝室許分松石與山人宦情多半依封樹秋思無
端在鱸蓴節節重來知有約暫留烟雨候車塵

姚明府復任番禺寄贈

金鷄昨夜出宸京天眷分明軫遠情回轉雲霓作
時雨載看禾黍慶西成棋須覆局方傳譜琴待更
張始有聲老崔林間甜好夢隨風飛入尉陀城

感陟堂詩集卷十五

三

直道重伸柳士師此心惟有一人知長歌未許歸
田早三宿何妨出畫遲取次新涼消伏暑相將陽
律長南枝閒觀物理堪隨喜叢桂含芳欲待誰
半載身閒快寢興九重專命屬賢能翟門昨日堪
羅雀葉羹今朝又飲水俸外無錢還買翟袖中有
石許遺僧習池處處應留醉記得橋頭笑語曾

贈吳建侯防禦

仙風道骨霍儀形暫別紅塵眼便青渡海尋僧過
竹院還家教子讀金經問將偈里哈哈笑說到

機欸欸聽一食不忘生種在知君早已斷葷腥

題許蒼嵐明府行樂圖

琴罷還須一局棋手高何用辨雄雌操絃寂莫文
心細閣筆沈吟詩思奇萬古瑤華惟自賞一聲鐵
笛倚誰吹從旁添個支公影玄度重來未可知

答家明府葆羽見寄

雲中雙鯉枉先施袖裏明珠快自持夢逐神交懷
刺往轅成韻癖報書遲溪山雲月何曾別叢桂秋
風有所思池上蓮花開又落好移幽興入東籬

鳳陽堂詩集 卷五

三

新築落成口占遣興

林間高枕已多年意外茅茨換瓦椽依舊雲山還
覲面從前烟雨不歸天看來形影原非我認取虛
空未是禪細語謹防風領去隔江吹入市城邊

蒲澗寺 限韻

趁曉疎鐘向晚柳塵心多向此中降蒲生九節原
無種水咽千峰別有腔頑石點頭同草木臨流濯
足異濤瀧老僧不到山中从夜夜空留月一牕

濂泉 限韻

水晶簾捲蕊珠圓造物誰知用意專不礙虛空山
借色相依形影樹籠烟猿窺斷磳疑無地鶴立澄
潭別有天舊隱不堪成契濶隔江回首惜衰年

得勝山 限韻

趙陀勲業憶隨叩得勝銘功見耿光山色也知休
戰伐海波從此靜汪洋開楮短策徐行穩獨立孤
峰引興長一自車書歸正統蒲團到處是吾鄉

芭蕉 限韻

雨聲昨夜注宛鉤滴破芭蕉綠一園舊葉細收將

咸陟堂詩集 卷五

三

作字新芽徐展正遮軒藏經幸勉祖龍厄說夢還
聞訟鹿言一任皮膚都剝盡不妨留得寸心存

扶桑花 限韻

日出枝頭啼畫眉日高亭午轉丹葵東窓剩有扶
桑在南陸多憑若木推色比薺英紛苒苒花兼榴
火總疊疊靜中悟得循還理獨抱陽文不用揮

連山明府李禮山過寺見贈賦答

曾從喬樾挹清風千里山川夢亦通不謂過橋無
靖節懸知化俗有文翁隔江烟雨堪留客滿逕籬

花可贈公中宿別來誰作者爲君一笑倒詩筒

送羽林領軍陸見三首

建牙吹角下樓船直駕長風溯百川出匣雙龍光
照水連鑣四馬並朝天岸客帶菊呈金印山意將
梅引玉鞭林下野人頻拭目看君姓字上凌烟
多君此去氣何豪馬上看花拂錦袍旌旆兼程天
路近風雲變朝漢壇高相將竹帛分龍節懷抱經
綸講豹韜大笑山中老鉛槧腰間不識呂虔刀
出身便作竹林兒換取朝衣拜鳳墀脫穎囊鋒有

咸陟堂詩集卷五

五

此日拔茅連茹正當時雪晴古驛高歌入宿發新
酬望氣知想到南衙多勝事御河水清問歸期

贈何丈人何善製墨

曾向汾汀識老人朱顏白髮映烏巾三林栢子千
年實一點松膏萬古春太極仙侯紀祖武公斗墨
守足家珍問年正是河清日好向慈泉下釣綸

送易州牧趙山公之官

公原宰博自來廣州
謁足制府乃行

美人爲政美人鄉手抱瑤琴到五羊一路清風歸
易水萬方霖雨出天潢箕裘奕世圖慶閣節鉞

藩並雁行王謝風流真不忝隔橋吟咏笑相將

蘇廣文瀛洲偕張北山過大通見贈賦答

林下何人共入林寧雷乘興許相尋當機慧業蘇
張辨出袖清風李杜吟花時恰好花邊坐世誼難
忘世外心借得青瑣覆羗被泮池珠水一般深
蘇署

蘇瀛洲廣文過寺話舊

閒雲野鶴一身輕何似爲儒早得名官作模楷先
十郡手栽桃李遍三城半生潦倒懸親友兩世交

咸陟堂詩集卷五

五

二〇九

遊憶盛平咫尺清風橋下水依稀猶記踏歌聲

熊國博遠菴入粵謁范中丞宿大通見贈賦

答

却因北阮知南阮側聽嚶鳴比鳳鳴說項夙推熊
國博識韓今見鄭康成中丞世誼山兼重御史家
風水共清一宿茅堂飯麤糲問君曾否恕逢迎

元旦有懷姚明府時畧地海上

竹裏開門聽早鷄露華濃裏野棠低美人爲政容
樗散澤畔行吟信杖藜彩鷁去時寒暄盡日臨宿

處水雲迷分明記得重來約淨塔蓬蒿候馬蹄
海澗波澄隱色新昨宵何處守庚申懸知激濁揚
清者不是浮家泛宅大破浪乘風增壯志普天率
土盡陽春憑君手策羣和馭東解水消下釣綸
翹首郎星媚遠天琴書同上米家船挂帆夜渡橫
江雪擊楫晴分海市烟村舍椒盤供獻歲田家鷄
骨報豐年詩情到處堪乘興爲寄陽春及野禪
日射彤雲接舳艫提初轉靖菰荷定隨飛鳥朝
雙闕豈教福舟泛五湖兩岸新介僅布救臨江春
成步堂詩集卷十五

鳥喚提壺幾年官舍清如水似此元朝不可無

答梁南樵過寺見贈韻二首

一帆春雨一篙烟門外何人泊畫船得句吟來懽
喜地隨風飛上淨居天顛張狂李非關酒瘦賈寒
郊總是禪江北江南無可問待君攜手問南泉
春入空林澹也濃野花開遍一重重夢回老鶴啼
寒磬坐臥驅烏鳴午鐘客至罷琴懸向壁籬疎移
竹補將松因君過我聞清論明月入懷雲盡留

呈賈青南巖使

率輅到處識簪裾童稚爭迎賈父車裕國折衷鹽
鐵論匡時原委治安書吟僧節底由衡馬釣叟竿
頭許辨魚聞道欲來興法社清池栽藕待藍輿
東南凋弊仰屏翰野老聞風快識韓五馬剖符辭
海甸雙魚飛札到江干雷州細葛黃如蜜瓊瑤奇
香臭比蘭三復拜嘉還踟躕負暄林下報書難
隔水瞻雲刺未通旁人往往笑痴聾心隨飛絮還
沾絮興逐南風又北風借得奇文須卒業留將經
論契參同春畦艸色青如許珍重芻蕘待玉聰
成步堂詩集卷十五

次高裕公邑佐韻

野老經年不到城夜來漸覺夢魂清非關貧病逢
迎嬾却恐疎狂禮數生濠上自知魚有樂雲邊誰
識鶴無情吟君好句知相見唯欠春風半日程

過海城堂作

依稀記得花時約雨後開門見落花咫尺斷雲迷
浦澈相將孤棹入烟霞海城舊業還三迤池館春
風自一家借得閒房掛瓢笠老僧從此有生涯

謁芻廬阿闍黎影堂

老樹逢春不當春虛堂留影是何人金刀枉作鉛
刀用千擔難消一擔真雲頂道場崇守府風中燈
燭火傳薪眼前所見皆如此珍重重來轉法輪

挽黃汪千

曾從湖海識元龍別後交情見澹濃茗椀旗槍稽
轉戰酒泉茅土已移封風流有恨遺羌笛故舊頻
驚歎里春有約看花人不見重來多恐失懽悰

贈伍君之入學

親見郎君總角垂斑衣釋褐正當時却憐之子成

成陟堂詩集卷五

三

名早莫怪而翁入社遲鶴老卑棲無影樹鳳雛飛
上最高枝贈君不盡奚囊興待送公車更有詩

挽鄧魏公

搖落徒增楚客悲西風吹折鄧林枝如何上國觀
光日正是先生易簀時入社從虛三歲約探梅留
得九秋詩池花開後籬花發惆悵溪頭更待誰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六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四五六七言絕句

題四供十六頌

壁立石

挺然直峙中立不倚曄曄紫芝靈根崛起

通方石

涅而不緇磨而不磷虛中方外貞比幽人

蒼碧石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六

一
乙酉七十

施如寶山色類優曇玉蘊于璞青出於藍

玲瓏石

八面玲瓏四楞著地何須點頭心空及第

水仙花

山凡難弟梅亦難兄磨根清淨水石移情

茶蘼花

荆棘叢中幽芳旖旎甘露門開問薰隨喜

萼萼花

播種中秋看花上已綠葉丹葩孤標獨異

虞姬花

種出秣陵名傳垓下青眼相看素心自寫

佛手柑

示兜羅錦耀光明拳垂金色臂佛果斯圓

菱角

葦淩淩波囊錐脫穎淨盡鋒芒具見體性

石榴

明珠在腹開口示人和盤托出自已家珍

波羅

咸陟堂詩集卷之十六

二
乙酉七十

是岸非岸卽物離物因地果生爲波羅蜜

紫白茄

紫豈奪朱白可受采竝蒂連花健椎相會

苦瓜

生不厭苦熟不妨甜生熟竝用取不傷廉

白菜

老根嫩莖黃花綠葉香積有餘壺釭總攝

茼蒿

差比菊英寧同蕭艾味薦盤中香生物外

蕭子志三多憂爲病書來問藥答此
蜉蝣命短蟲窟日長修天一轍古今同忙
時時相見雲水無鄉守爾沉寂任世雌黃
彼岸有涯我心無極寂寂幽居萬念俱息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三

七

五絕

觀瀑

山色自晴陰泉聲作風雨但見隔溪人不聞隔溪語

自雲寺謁慈祖遺像

久嚮慈獅子今來見影堂白雲何處去開却半間房

華亭渡

古渡三更月蘆花兩岸秋生平羨魚意分付水東流

咸陟堂詩集

卷六

四

七

石鼓

涿鹿隕櫓槍共工觸天柱西方生聖人日落如懸鼓

石鼓石馬皆出英德謠云石鼓鳴起甲兵石馬嘶事鼓聲徵之輒驗云

石馬

隔江石馬嘶居人事鼓聲華山休汗血秋草沒霜蹄

韶石

江上一片石曾聞奏五絃留得南薰在時時送客船

與同舟諸師沿流選石口占

選佛須有緣選官須有錢選石兩不取吾心貴自然

題畫

孤茅倚修竹霜色下庭柯寂寂無人處秋山寒意多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五

秋光明水閣霜氣入楓林石出沙爲岸西峯又夕

陰

獨坐倚山閣山深樹影重客心何所寄雲外兩三

峯

莫道山石遠山石却有鄰溪邊過橋客江上釣魚

人

山色靜當軒松陰高覆屋寂寂與誰論泉聲寫幽

獨

賞菊

終歲頗勤動稟秋花正開黃金非所羨白首乃憐才

掃地風塵色孤芳只自持無人知此意使我憶攢眉

喜雨

入林疑入城八月如盛夏曉來聞雨聲急起看花架

咸陟堂詩集

卷六

六

六律

夢入深山題詩六句醒而足之

自笑半生坐井今日始離人境雖非員嶠方壺也
是孤峰絕頂人偷名去不追天送閒來便領分明
一段奇緣却被鐘聲喚醒

威陟堂詩集

卷六

七

七十

七絕

題衣石師面壁石

隻履已歸葱嶺去祇留片石見天真憑他坐到無
窮際不把眉毛度與人
當人覲面却全非良背相呈道是誰識得本來真
面目方知衣石石爲衣
不雕不琢總天然信手拈來體自全妙相當知無
背面何人會得石頭禪

送衣石師下山

威陟堂詩集

卷六

八

二百六

華負蓮花開滿池下山相問欲何之但言世外閒
無事只有人間病要醫
分付雲霞護艸堂出門珍重說行藏旁人痛癢休
相管好向維摩檢舊方
何物相隨藥一籠杖頭明月與清風老師未得全
收拾留半山僧住此中

贈秋霜師

黑頭白足便參方歸臥雲林鬢已霜提起鐵鞵再
三問從前行脚爲誰忙

當年五嶽早尋師兀兀行藏祇自知
眼底何曾見山水腰包那得有閒時

題海潮寺壁

予門多異東巖亦名海潮故漫及之

莫道爭名但市城名山亦復有人爭
須知海印潮音外別有孤峰逼太清

題華封洞壁間題咏已滿不容著語也

黃雀留題已有詩山僧閣筆費尋思
于今欲借空王手寫作人間沒字碑

鄧子東山得名畫半幀乃昔時好手繪未成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九

二八二五

幅者索予題破口占三絕書以還之

仙人雲裏掩齊紈一段風流欲貌難
却似真山插不得止留一半與人看

山有雲霞水有瀾虛空却被畫師瞞
何似東山真面目和盤托出與人看

溪聲山色太無端閣筆濡毫總一般
不似老僧門緊閉了無踪跡與人看

送侍兒出關

爲嫌門裏出門難結束腰包過別山
西片紅

汝出當知更有一重關

出門踏破古人窠佛祖當前不奈何
步步但須行實地山窮水盡也由他

吹毛費盡老婆心笑殺巢居古道林
佛法我無相爲處憑他到處覓知音

送李方水還臨高學署

三年一別一番新幾度相逢笑有因
僧未叅方官未擢閉門人亦出門人

停車惘惘不勝情斟酌前岐舊路程
古道至今成

咸陟堂詩集

卷六

十

二八二六

鑒轍那堪重過辨州城

海南海北總春風處處行吟似粵中
想到官衙梅雨候檳榔紅遍荔枝紅

啼鶯恰恰燕喃喃欲別難爲越俎談
我縱無言君也會十年不枉是同參

挽梁祖壽

韋曲江邊老釣翁自怡堂上主人公
當初不合曾相識直至山窮水又窮

與君結髮欲超塵底事蹉跎各有因
君若果行予

早決清風明月兩閒人

身前身後爲誰忙手闌田園日就荒似我爲僧君

不可以君正好哭千場

十載叅方久不歸碧山風景想依稀昨宵有夢分

明甚一路緇衣送白衣

海外歸來已四年相過有約苦無緣如今未卜重

來否雲散長空月在天

贈岑金紀

熱腸冷局老相知同調非君更有誰好似紅爐與

感陟堂詩集卷六

七

二九

冰雪相逢剛是歲寒時

壯志銷磨春復春雄冠拋却返儒巾誰知絳帳談

經者還是當年借箸人

少年場裏老詩翁郭外行吟草色中踏上蹇驢人

盡笑風流還與據鞍同

樽中酒盡更當沽笑指腰間舊轆轤本是虬髯老

狂客冰霜無奈上髭鬚

絳幘緋衣擁腐儒酒闌看演鐵冠圖壯心一夜消

難得莫怪當筵罵灌夫

古匣重緘澀不開無端夜半作風雷中問隱有龍
蛇泣白髮先生賺我來

靜中日月關中過燈下棋聲雜笑歌我局未終先

袖手看君覆局更如何

退步知君已得仙竿頭須信有真禪東林久作居

亭主悵望伊人六十年

蔚園弟五十一題古松圖以贈

虬髯落寶離離筆墨何心作此奇共道歲寒有

孤幹後凋誰識是連枝

感陟堂詩集卷六

七

二九

送六幻師歸珠哩東山

三月海波如掌平東風吹送一帆輕還家踏著來

時路不用旁人爲指程

茫茫大地總無禪借路歸家得悄然昨夜鐵牛奔

渡海一時還盡艸鞦錢

浩歌歸去有來由萬水千山一鉢收別後相思何

處所月明人在釣魚舟

曾宿東山山上寺至今猶復憶前因送君好好還

山去從此居亭有主人

吳山中白額虎龍池池上赤梢魚相逢
勸意別後枯禪已廢書

海外相隨小犢兒牙今長大漸成痴從師歸去煥
收管畔月犁雲好及時

送徒大機還珠岷

當年渡海爲從師學得而翁一半痴從此要歸歸
便得不須還問再來期

寄多吳山元達上人

不見支公已六春別來世事一番新明明止有山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七

二

中月長照靈泉舊主人

送增城王廣文歸海南侍養

始以老親求祿養還因親老乞歸田舊官山處關

名教忠孝如斯兩得全

有子由來萬事足無官方信一身輕三年薪俸無

餘物却道先生宦已成

宦成歸去復何如重著萊衣賦遂初從此北堂多

勝事不須白髮倚門閭

挽陳德山

世外相知已十年于今見面兩無緣峰迴岳勢潮
歸海水滿盤中月在天

造物茫茫用意深一柯寫恨一沉吟山僧本欲全
拈出恐退檀那正信心

昨日堂前客似梭今朝門巷好張羅當時不少知
恩者借問誰人報稱多

一飯齋僧具百珍千金布地不辭貧庭前老樹曾
生耳多少虛消信施人

萬里珠岷水牯牛故山歸去幾經秋主人青眼空

咸陟堂詩集

卷六

四

二

懸望鼻孔撩天不轉頭

向平婚嫁尚綢繆五岳先爲夢裏遊八識田中難

了事知心惟許老湯休

世路風波同苦海人情輕薄似秋雲重來未敢還

相許直待龍華更識君

池上千華開九品堦前羣玉秀三枝懸知霍夢歸

來日正是華堂畫錦時

大隱由來在市城生前不願見干旌留將遺像虛

堂掛却遣禪官識姓名

自抱無絃未易彈鍾期去後賞音難高山一曲誰
知者多少旁人側目看

硯沙

留將片石住江心却被波臣用意深多少宦成經
過此輕舟安穩載南金

羅隱溪

錢塘江上古先生姓字傳來水亦清湯向此中尋
舊隱世間多半是虛名

憇菴

咸陟堂詩集卷六

五

七九十三

十里遙聞下院鐘到門空見白雲封老僧久住情
偏淡惟有春山色最濃

百丈嶺

峻嶺度來平似砥下方回首曲如弓行人記得開
山日踏破芭屨成老翁

九曲徑

莫疑吾道太孤危漸入應知漸坦夷萬仞登峰無
等級曲垂方便與君期

先覺巖

覺地何曾有後先銀山鐵壁任高懸化城有路人
難到待我閒身來坐禪

飛水潭

玉立雲飛花滿巖天風吹雨下松杉人間得此都
無用留洗青州舊布衫

雲頂

雲外青山山外雲現前賓主倩誰分自從一上孤
峯去始信見聞非見聞

菩提路

咸陟堂詩集卷六

六

二九十四

菩提無路絕躋登獨往獨來何處僧分明踏著空
王頂更問諸方到未曾

塔院

頑鐵精金共一爐虛空推出古浮圖六窓八戶無
門入誰識分身是丈夫

木人居

寂寂虛堂春艸深百花開遍語幽禽木人不是無
情者遺像依稀昨日心

指月樓

長與青山作比鄰溪光雲影自相親櫻頭片月分明在誰是當年指月人

旃檀林懷舊

林下伊人舊盃簪名山有約事清談旃檀長者今何在月滿长空水滿潭

新晴晚望松臺

松臺舊路昔曾經回首山入潑濱雨過停舟動高興白雲飛去數峰青

夜泊端水

咸陟堂詩集卷六

七

二九二

江天霽色一披襟斗柄東廻接遠岑湯把遊心戒僮僕春光不定是晴陰

曉行

佳遊不憚趁清晨野鳥啼花解喚人有約重來春又半青山無恙待閒身

端州道中

病來兩脚幾蹢躅闖入巖城爲愛山陌上行人無舊識相逢不用較忙閒

閩江樓懷古

新鶯啼遍舊皇州流水無情日夜流惆悵美人何處所不堪重上閩江樓

包孝肅祠

孝肅門前車馬聲野棠開後百花生昔人如水今如市古道誰爲掉臂行

寶月臺

咫尺潮光遠近山花宮長在水雲間嚴城曉闢門猶閉清磬一聲人自閒

瀝湖

咸陟堂詩集卷六

六

一〇五七

隔水看山興轉遙徧將前路問漁樵瀝湖雨後深如許珍重扶筇過板橋

水月宮

古殿崔嵬倚洞門前過客盡乘軒逢僧嬾說山中話笑指荒苔屐齒痕

熊開府祠

馬革囊屍當令終臣心應與佛心通南人盡識熊開府不改衣冠護梵宮

七星巖

別是一路仰窺天深入重巖直到泉何事頻來
不足璇臺雲物石房烟

圓虛巖

古洞雲深晝不開老僧相見却相猜山門一徑纔
如髮借問遊人何處來

海螺巖

木客鳴鳴吹海螺谷神踏踏來和歌誰人鑿破混
沌竅天籟無心奈若何

石鼓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九

二九七

須彌椎打虛空鼓消息惟教風穴知頑石自來能
解語希聲何必問馮夷

石鐘

高懸片石萬山中一扣一鳴空合空剩有餘音風
過耳泠泠飛出老龍宮

仙掌巖有懷圓老師

此是吾師安隱處故山回首鎖烟霞昔遊記得重
陽日籬菊旋抽兩度花

續西園咏木芙蓉後十五韻

自斷榮枯休問天看朱成碧總非然繁華落盡秋
風裏陸地花開又一年

弱葉柔柯覆板橋涉江不用買蘭橈秋光過眼成
朝暮幾度新花換舊條

白鳥低飛定露巢積霞高冒綴霜梢野塘秋色如
春色搖落猶堪作解嘲

艷質由來不易牢藕房零露委寒皋孤標獨立羣
芳外相伴幽人讀楚騷

溪上看花能幾何紅顏回首白頭多兒童爭唱蓮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三

二九八

花落招得薌魂過別柯

一度秋風一度花踈籬隔水有漁家老人獨坐倚
芳樹溪月和烟籠絳紗

葉並秋葵怯早霜花兼朝槿度斜陽與君相去溪
南北紅蓼蒼葭各一方

曉露光圓白玉京夕陽紅沁赤霞城蹉跎一日成
今昔惆悵花前落葉聲

榴火當軒暑氣蒸梅花開日又堅冰四時最好涼
秋節幾樹幽花伴一僧

携手相期共入林百花叢裏見秋心
芳靜與清流合影入澄潭何處尋

木末幽香近小樓
微風吹入始知秋
橫塘一派烟如碧
惟許閒人盡日留

若木扶疎遶一亭
低枝臨水水泠泠
花邊茗枕遲佳客
不信人間有醉醒

燕歸飛雁欲南飛
芙蓉開日正秋三
花間恰好斜通徑
林下偏宜小結花

綠葉丹葩接短檐
西風如剪月纖纖
溪翁獨住秋

感陟堂詩集

卷六

三

二四九

花裏斗帳新涼睡正甜

溪光斜日兩相涵
清影和香上客衫
我即蓮花花即我
水仙何用笑山凡

五婆城

衰草離離雉堞平
牧童空記五婆名
當年版築功何在
悔不騎羊入古城

彈子磯

薄暮輕舟過石磯
重尋金彈沒苔衣
而今大地無征戰
不用陽戈反落暉

欲買丹青寫十洲
誰知堇堇即瑤樓
真山真水無人畫
笑殺當年顧虎頭

識得山中更有山
點頭頑石未曾頑
修羅鑽入蝸牛角
碧蘚蒼苔處處閒

曹溪八頌

肉身

天上花冠色正萎
那伽大定已多時
靈山何事不歸去
坐久成勞知未知

信衣

感陟堂詩集

卷六

三

二五〇

楚人拾得楚人弓
北秀何如塞上翁
解道本來無一物
金欄還與剎竿同

綴鉢

拾將瓦礫作黃金
補綴方知用意深
一曲無絃人不會
爲君漆過斷紋琴

腰石

微時故劍不妨求
出匣猶存舊劍綬
莫與鉛刀同鈍置
當年憑爾覓封侯

響鞭

跼著虛空却有聲出門寸地未曾平而今始識曹
溪路隻履全拋自在行

墨勅

梵語華言墨審新九重珍重下溫綸吾家自了無
文字莫向黃麻認主人

念珠

爲止兒啼轉法輪却拈黃葉作家珍殷勤爲報南
宗道莫把明珠錯贈人

寶環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三

乙酉九月十六

從來吾道有循環留與兒孫著眼看現面相呈衣
線事當中國月照心寒

丹霞十二絕

半山亭

百城烟水總波瀾一箇閒人此地過莫道閒忙分
各半上山人少下山多

紫玉臺

玉臺頻上不辭勞晴雪和花擁毳袍紫石碧欄行
坐穩下方遙見謂孤高

海山門

天空雲海捲松濤獨往不知山路高百尺竿頭誰
進步一門深入屬吾曹

大明巖

一峰南面衆流清半角山光盡向明薇蕨不留夷
叔去蕭條古道少人行

片鱗巖

千松千竹倚千巖一石一泉成一菴盡道乘龍人
去後片鱗留影在山南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三

乙酉九月十六

舵盤巖

般若虛舟列百珍片帆無恙度迷津而今法海波
濤靜猶憶當時乘舵人

御風亭

擬學飛仙念已灰御風半月永歸來老僧平地行
偏穩踏上丹梯自幾回

霧隱巖

一半蹲鴟出懶殘爐頭珍重許分餐楊過不形容
高臥莫作南山澤豹看

夢覺闕

月窓半榻枕松筠石上花開幾度春
山色不殊春夢覺覺時依舊夢時人

茅竹巖

芳泉影裏添千箇連壁堂前列萬竿
更把雙松比孤竹歲寒爭羨弟兄難

洪巖

更上一層山外山茶烟如縷出重關
老僧記得同遊約縛竹懸梯待客攀

咸陟堂詩集卷六

五

二百廿五

龍爪巖

龍尾招呼龍爪聞下山十里又逢君
何年突出擎空手攫取丹霞一片雲

賦得玉蘭秋放送關若垂孝廉北上

槐花黃遍桂花香琪樹瓊葩出衆芳
莫倚西風惜遲暮秋光應不異春光

時至何須羯鼓催玉堂先見一花開
洛陽城裏春如錦昨日看花人又來

含香簪筆入楓宸二月鶯啼上苑春
好去濟川作

舟楫不妨原是此花身

我在山中亦種花和雲掃雪護蘭芽
瓊林千樹生春色南橘無媒祇自誇

題玉蘭園贈楊澹山

仙葩倚石近華堂薄粉輕烟見靚粧
識得澹山真澹處可知入室不聞香

澹粧毓國想依稀海燕將雛帶粉歸
昨夜夢蘭還比玉碧塔斑駁映芳菲

汾江物色逐年新高友從茲永結鄰
攜上木蘭舟

咸陟堂詩集卷六

五

二百廿九

上去不應忘却此花身

鵲頂蛛眉頌

拾却輪王不肯休還從雪嶺逞風流
明星未落摩醯眼蛸動飛鳴得自由

壁觀默坐頌

古佛全身沒覆藏偏從腦後放毫光
黑山鬼窟翻筋斗引得兒孫盡面牆

腰石書壁頌

槽廠傭春慣躲跟點頭頑石要相煩
本來解道原

無物却羨人添壁上痕

長汀布袋頌

笑殺明州胖子禪街頭舒手乞文錢展開布袋全
無用裏不成方外不圓

寒山拾得頌

智行無端墮濁塵兩家歡喜一家嗔閒吟冷笑皆
饒舌何待豐干說向人

懶殘煮芋頌

內詔傳宣視漠然爐頭偏有鄴侯緣十年宰相三

咸陟堂詩集卷六

老

更夢半芋原來不值錢

普化搖鐸頌

搖鈴振鐸撒風顛到處遊行到處禪明暗兩頭都
坐斷一條直裰著誰穿

華亭船子頌

雨笠風簑任陸沉呈桡舞棹爲知音金鱗曳斷竿
頭綠明月蘆花何處尋

龍山遺業頌

口腹由來是禍胎泥牛相見鬧厖厖莫言去後無

消息黃葉何因引得來

蜆子臺盤

老樹玲瓏白玉枝月明孤影自相宜風來領取真
香去借問同根知未知

仙牛嶺阻雪卽事

來時踏破山中雪歸路重經雪裏山十里黃雲蔽
斜日遠遊何事不知還

語盡寒宵火一團佛燈明滅月光微推窓錯訝東
方白柳絮和風點衲衣

咸陟堂詩集卷六

天

二百四十五

凍壓茅檐戶不開閒雲野雀心悠哉憑誰報語家

山道雪嶺淹留人未回

銀山如畫盡應難琪樹瓊枝玉作壇自是東風太
狼藉天花吹落白雲端

路入千峰望轉迷每憑風力見高低仙牛別有藏

身處豈戀寒巖異艸棲
物理旁觀入細微故山回首想依稀猿長斷澗敲

水瀑鳥宿危巢擁毳衣

觸目盡成銀世界置身如在玉壺冰茫茫大地誰

相識萬仞孤峰一箇僧

寂寂不聞啼鳥聲
隔林遙報寺鐘鳴
今宵恰好留僧話
何處空山無月明

似月非烟見未真
夜堂如畫迴無塵
門前也有齊腰雪
誰是當年斷臂人

明日雪消春水深
長江歸客早披襟
仙牛知有重來約
只恐迷津不易尋

山菴臨別乞安名
信手拈來却現成
取次雪晴春艸長
白牛飽食好躬耕

咸陟堂詩集

卷十六

元

二百廿五

故山蕨麥舊家風
莫與兒孫說異同
不見明星見山色
冰消瓦解日頭紅

錦巖雜咏

看上門

入門有句客須知
舉目搔頭是阿誰
辟塵一聲看點額
不妨識得轉身時

看下路

莫道登山自不迷
路逢高處便須低
憑將一具雲霄眼
俯視下方齊不齊

出米石

一念貪痴萬劫饑
山翁何事不忘機
明知信施難消得
日日城中乞食歸

仙人床

石榻縱橫長綠茵
枕邊花發幾經春
五龍出蟄成仙去
留與巖頭打坐人

錦石

何年鬼斧斲嶙峋
石上猶存碧蘚紋
滿眼青錢無用處
空囊盈貯錦巖雲

咸陟堂詩集

卷十六

辛

二百廿二

郭元修廣文入山話舊

三年兩見錦江春
未識當途是故人
君若不來予不往
各分明月與嵩塵

乘車戴笠倍多情
長老峰頭笑一聲
僧未隱山官未擢
相逢不敢問前程

問予何事在人間
却爲無錢可留山
願得舊遊身早貴
大家成就一人閒

松寮一宿去匆匆
江上迴舟趁好風
歸去若逢賢地主
湯云城外有山翁

半皆題壁

啼鳥聲中啄剝頻山翁閉戶已經旬白雲出入無拘束笑殺門前面壁人

噴玉泉禱雨

聞說噴泉如噴玉今來採水似採珠殷勤報語山靈道願挽天河決作渠

月窟

誰將玉斧鑿虛空一片圓明想像中僧老寒巖無晦朔蒲團長在桂花叢

咸陟堂詩集卷六

三

二〇〇五

慶雲入詠

湖山鼎峙

湖光百里路千重鼎足東南見此峰雨蓋乾坤歸大冶莫愁金石不銷鎔

峽水朝宗

山前流水接牂牁峽口無風也自波閒上慶雲高處望江河日下更如何

菩提花雨

菩提有路好登臨三笑何如一笑深不用雲山求

直指蒲團長在雜花林

塔院香風

風旛動處百花香寶塔重重見瑞光鼻觀全空無入處木樨花下笑人忙

龍潭飛瀑

雲靜溪喧雨歇時閒來觀瀑策雙眉一條白練從何去龍臥澄潭只自知

鳳嶺疎鐘

鳳嶺鐘聲出白雲更無一字可呈君洪音敲落西

咸陟堂詩集卷六

三

二〇〇五

山日借問下方聞未聞

方池月印

高懸古鏡慶雲邊印破山中水底天月落池空人定後不知何處別方圓

曲徑雲封

山前山後更藏山石路雲深戶不關却恐雲隨風雨去獨留曲徑待僧還

隱泉詩院雜詠和馬專城韻

棲雲亭

五色卿雲護一亭天南銅柱有新銘
懸知旦夕爲霖雨留在炎方作翰屏

平山臺

高臺西接漢雲臺
檠戟遙臨虎帳開
百二山河平似掌
伏波今日又重來

選石

車轉朱輪馬白顛
頻來選石事堪傳
五丁磊磊山靈笑
笑道初平本是仙

自適軒

咸陟堂詩集

卷六

重

乙卯九月十三

碧城雲物赤城霞
姑射仙人擁絳紗
適情不獨河陽宰
細柳營中亦種花

學睡處

太平無復羽書傳
高枕真宜水石邊
卸却鐵衣初學睡
將軍應是臥遊仙

假山

登山何事更尋山
花木參差亂石間
萬壑千巖方寸地
誰能深入便忘還

臨流

俯弄溪流思渺然
一聲長嘯沈寥天
官情自是清如水
詩社應同白社禪

孝女墓

蓬萊無路水無邊
悵望朱明第七天
薌澤已拋金鎖骨
化爲白壁種藍田

雙照八詠

西疇歸牧

隴上何人讀漢書
長歌叩角來徐徐
清溪笑殺巢居父
不識滄浪尺半魚

咸陟堂詩集

卷六

重

乙卯九月十三

南園尋僧

住山人訪住山翁
相見生涯別也同
冷淡門庭煨芋火
炎涼世界賣松風

白板邀涼

綠水青山白板扉
蒲團長日坐披衣
獨嫌襌衲頻相過
領畧南薰不細微

幽徑坐月

曲徑花光裊露漙
擁衾爭愛夜珠寒
經歸法藏禪歸海
物外何人不受瞞

鵲巢古樹

老樹無枝不記年，養成雛鷺幾翾天。
無情也入那伽定，頂上安巢更宛然。

鐘度前溪

圓音疎節出空山，早晚重門未易關。
蘿月松風留不住，却隨流水到人間。

荷沼分題

菱荷香散雨初收，詞客臨池覓勝遊。
折取碧筒無用處，侍兒珍重代詩籌。

咸陟堂詩集

卷六

五

三百一

竹林煮茗

幽篁寂寂水泠泠，茗色平分竹葉青。
三拜下風思諗老，不妨從此廢茶經。

題張煜生小影

石罅恰如作書床，庭砌秋風竹簟涼。
好與芝僧分半座，梧桐清影不相妨。

前叅戎李元濟手植雙槐於庭下其子東園

兄弟不忘手澤顏，之爲堂繪圖徵詩賦。
此并識舊遊。

會住馬山山麓寺，古槐垂蔭接芳鄰。
今來恰好從圖看，識得堂中舊主人。

圖看識得堂中舊主人

緩帶輕裘物色佳，千年遺像見恢諧。
光風霽月容疎放，射虎歸來自種槐。

種日條柯正及肩，于今楨幹已參天。
彤弓不待扶桑挂，影到花磚是日邊。

桑挂影到花磚是日邊

亭亭雙幹出羣芳，莫負花時幾度忙。
爲語丹青休草次，留將秋色待諸郎。

昔人手植卜三公，仙李蟠根此日同。
珍重揮毫添

咸陟堂詩集

卷六

美

三百六

九棟一家都在畫圖中

芝蘭凝碧茁公孫，庭砌花開靜掩門。
記得潛夫曾著論，始知家學有淵源。

咸陽堂詩集卷之十七

東樵山人跡刪寫著

七絕二

題羅元宰四時行樂圖

大地花開處處春，出牆紅杏一枝新。
青州從事來相訪，清濁憑君作主人。
杏圃飛鵬

白社閒尋惠遠師，花邊閒漏獨歸遲。
笑聲乍落紅塵外，應是溪橋送客時。
蓮池刻漏

仙桂秋香正好攀，一聲清嘯彩雲間。
明年又是黃

咸陽堂詩集卷之十七

叢桂嘯歌

花候招隱無勞大小山，
紫火猶存未盡書。
淵源家學富三餘，分明古道照顏色。
映雪尋行愧不如。
雪窓著述

送入宰楚邑

漁父狂歌不可聽，春江餞別酒初醒。
醒來手抱瑤琴去，一曲薰風滿洞庭。

月下闢女道士吹笙

社題

飄飄蕙質出風塵，皎皎長空月一輪。
何事不隨嵩嶽去，齊門空作濫竽人。

十二金簧對月明，由庚諧作步虛聲。
何因不鼓湘娥瑟，空抱雙成繾綣情。

月姊三更下碧城，靈輓一奏八風清。
此聲不與綵山別，雀吹遙應雜鳳鳴。

霓裳舞罷戴星冠，手握匏笙下廣寒。
一曲南陔聲未歇，隨風吹入采雲端。

題畫

長抱平生水石心，仙葩相對理瑤琴。
連成也解移情處，明月清風何待尋。
水仙

咸陽堂詩集卷之十七

二

枯樹無心作此奇，春風先到向南枝。
生憎野雀無情謂，飛上梢頭逐蝶兒。
梅雀

剪剪東風白雪香，烏衣寶樹玉成行。
昭陽莫道無顏色，淨洗鉛華見靚妝。
梨花白燕

北堂曾種宜男艸，幾度春秋幾度花。
樂事世間應不少，忘憂寧待佩仙葩。
萱艸

日永朱明見物華，清池紅藕正開花。
荷衣恰稱騷人服，翠蓋亭亭冒紫霞。
蓮花

靜坐亭陰影漸移，羣芳相對却先知。
丹心向日非

無謂碧砌花開正午時 午時花葵花

何須九畹美三湘幽谷無人也自芳莫道丹青難

澤少却緣入室不聞香 蘭花

一逕幽姿迥不同漫隨紅紫笑春風螳螂不是當

車者接葉攀條隱綠叢 花下螳螂

晴日芳園麗景舒一池菱芡雜紅蕖閒心也有臨

淵興野鳥何妨亦羨魚 蓮池魚鳥

紫瓜垂蒂野花黃羣動蚬飛趁衆芳却笑蒙莊隨

物化何如高枕夢羲皇 花瓜草虫蛻

成步堂詩集卷十七

三

三

東籬秋老百花黃灼灼幽姿淡淡粧不羨南金堪

比色冰心先已許柴桑 白菊

綠葉丹葩迥自殊何須琪樹秀三株清風襲襲生

衣袂一笑相看人姓盧 山茶

詠鷄冠花

仙葩翰菊蕊珠團疑是文禽頂上丹紀消養來形

似木獨留絳幘倚闌干

澤萌和尚歸自棲賢主海雲席贈此

三巖高處曾相見五老峰頭念索居何事玉淵書

未報水清難怪久無魚

名山不負古棲賢種玉開雲豈偶然回首嶺南笑

頑石點頭不上米家船

松老風高萬壑濤養成雛雀待鳴皋直林秋晚悲

搖落咫尺家山入望勞

三峽狂瀾吼似雷老人歸路興悠哉南方龍象爭

相慶奪食驅畊人又來

鵝鳩聲聲不忍聞陰晴冷煖嶺頭分人天有意留

師住振轉匡雲入海雲

成步堂詩集卷十七

四

四

舊遊入境兩茫茫臨老重來禮法王靚面更無差

別見髭邊惟覺有微霜

丹霞歸路未逢人依舊頑牛昨日身莫怪適來還

適去溪山無地任吾真

珍重浮山畜俊鷹秋風飛擊與騰騰于今大地多

孤兔六翮須豐養未曾

與哉明師話別

吾道而今久寂寥丹霞回首路迢迢名山有約無

筋力且泥同參話一宵

三間破屋無人到一盞寒燈伴客眠明發挂帆雲
外去不堪重問再來緣

隙中日月眼前塵夢裏行藏病後身愁絕不堪更
回首青山多少未歸人

還他谷老三杯酒輸却羊曇一局棋前路逢人如
見訊爲言長處在愚痴

題畫

濃陰覆石數家村斷澗通橋曲遠門擬借此間添
結屋經年車馬不聞喧

東坡堂詩集卷七

五

三五

深深結屋無人到面面開窓見月明過客不須頻
借問百花香裏讀書聲

白石蒼苔坐默然桃花開落自年年相逢指點居
山樂水滿清溪月滿天

風靜波恬一葉輕絲綸高捲待潮生滄浪歌罷渾
無事抱膝閒聽瀑布聲

扁舟移棹訪仙源策杖歸來日欲昏咫尺家園隔
烟雨山城臨水未關門

石橋風雨少人行江上征舸挂席輕何似幽人睡

方足閉門欹枕聽泉聲

野人家住寒山下雪重茅檐樹低亞得句吟來風
滿林踏花歸去香隨馬

海月

天水茫茫光四垂夜珠飛上珊瑚枝老人獨坐船
頭望疑是扶桑浴日時

茶杖

欲展旗槍心已枯烏藤白拂笑區區自從識得趙
州老與奪方知辨有無

東坡堂詩集卷七

六

三五

拾翠詞

逐隊尋芳路轉賒路旁嫩綠正抽芽何因不入花
林去是處無花艸當花

新築落成夢一老僧修眉皓項趺坐門楣上

云入定五千年矣夢中訝其不經贈之以
詩實奇夢也醒而記之時癸未中秋後五

夜

僧老門高誰占先相聞趺坐五千年彌勒下生猶
不起蒲團鐵鑄也應穿

荔枝詞三十首寄張子白楊豐侯

時人莫笑寶光窮，珠樹流丹擬梵宮。四面香風吹不斷，火齋飛出海門東。

安居九夏足三冬，雲影溪光紫翠重。樹下枯禪成法喜，碧紗籠又絳紗封。

頽霞紅雨暗西江，飽食歸來臥北窓。午過空林喧鳥雀，餘香散入碧油幢。

攀枝投石笑羣兒，活剝生吞不待時。時過更愁零落盡，中間消息幾人知。

咸陟堂詩集

卷一七

二

言五

赤肉團中老衲衣，朝來賜紫自光輝。止應博得佳人笑，盡日紅塵逐馬飛。

嘉實無媒笑自譽，旁觀珍重別儂渠。無端比作江鯨柱，沈李浮瓜也不如。

御園別後幾榮枯，桂綠新嘗味不殊。衫袖滿携人盡笑，窮兒衣祴有明珠。

連林接葉失高低，垂手摩肩任取携。丹鳳赤烏銜不去，留將雀子與梅妻。

晶盤朱實當清齋，蕉甲紅螺未是佳。過客不須頻

駐足林間滋味屬吾儕。

却妨車馬損莓苔，果熟柴門晝不開。留得一枝誠猿雀，莫教攀折待宗雷。

何堪紫陌逐紅塵，獨抱冰心懶贈人。若使桃花知此意，門前流水卽迷津。

江城果市日紛紛，去逐蒲觴伴使君。林下相逢休問價，赤珠原不羨玄纁。

承筐從不到朱門，抱玉何須獻紫閭。火棗張梨胥入貢，自甘憔悴老丘園。

咸陟堂詩集

卷一七

八

言五

細嚼疑冰沁肺肝，人間五月有新寒。何來嵇橄門前客，贈與清涼散滯丹。

興在林泉不在山，道情物態兩相關。旁人莫問垂垂子，樹老枝高未易攀。

只爭生熟不爭先，寧羨西園出水蓮。越宿猶堪克淨供，此心曾已許金仙。

送客無端過板橋，彤雲低亞最高條。入林更有明朝約，一飽何須不折腰。

遠不深山近不郊，獨存貞實宿林坳。風中碩果雲

中崔露頂丹砂共一巢

此身只合老江皋旁挺偏宜寄托牢綠暗紅稀君
莫惜鶯潭烟雨足風濤

聞香見色便辭柯體露金風奈若何何似色香無
覓處烟霞堆裏獨婆娑

夏雲如火煮仙砂白雪黃芽罩絳紗僧老空林非
所羨碧天長日送流霞

刪枝落葉墜傾筐犀角無塵玉有香一味酸醃嘗
已遍餘甘留待赤松嘗

歐陽堂詩集

卷十七

九

二百五十一

葛洪仙令在朱明采藥餐霞道已成東海日高丹
火熟赤虬朱鳳盡登瀛

絳帷高坐客談經藜火光分擬易亭三百顆來供
一飽主賓雙眼爲誰青

何須赤脚踏層冰細嚼徐吞得未曾枝葉消歸無
用處不妨還核與山僧

古洞歸猿在上頭攀枝摘果引羣猴書堂寂莫誰
家子曾記開元舊事否

松皋多種蜜來榆掩映桃花共一林卽此阜財還

解慍不須重理五絃琴

赤瑛擎出白鶯潭持贈殷勤爲盍簪大果未收先
小果不妨猿雀許分甘

當人大嚼不傷廉來自祗園定免嫌飽食若教愁
內熱盤中還有水晶鹽

家珍不別聖和凡千里封題寄丈函却恐外人知
此味叮嚀牢記口三緘

送李靜菴廣文還仁化學署兼懷前廣文郭
元修暨舊遊諸子

歐陽堂詩集

卷十七

十

二百五十二

浮圖傑閣錦江頭曾記鴉行狎野鷗前有林宗後
元禮送君還擬嗣同舟

夜來有夢到仁陽舊社重關逸興長君見宗雷憑
寄語相思人在水雲鄉

題醉翁

不問賢人與聖人青州從事鎮相親杖頭剩有餘
錢在買得春山葬醉人

送圓音禪友主席丹霞

海雲山色海幢潮到處門庭未寂寥猿雀無心戀

城市不妨龍象遠相招

怡山受請獨歸遲祖席無人強自持
法社垂秋非所惜風生庭樹倍興悲

難忘封樹在丹霞吹火因風賴作家
猶勝三年廬墓賜手栽靈楮不生花

沒藏身處却藏身不爲人時正爲人
我欲似君難得似肯因離合別疎親

別路山川首重回雙池到日藕花開
當初不枉曾相許親見丹霞掩耳來

鳳陽堂詩集

卷七

十一

憑君寄語海山樵咫尺丹梯路未遙
獨立孤峰人已老秋風遲我過虹橋

憑君寄語錦江漁曾見華亭識得渠
歌罷滄浪相憶否水清難免是無魚

憑君寄語谷陽休臨別吟詩記得否
從此居亭應有主不愁無地牧頑牛

憑君寄語錦岩僧磴道塵封尚擬登
高枕臥遊人不信夢魂長繞石房燈

憑君寄語馬專城久別還應記得名
一自寒梅虛

信施至今鼠腹尚彭亨

憑君寄語到仁陽千里何曾異一堂
兩地青山同白髮昨來如染再來霜

憑君寄語舊同參密約難忘楚詔菴
曾否入山煩指點意中人在白鷺潭

泊汾水聞琵琶

社題

野渡停橈月滿船江聲漁榜雜靴絃
玉環去後無消息古調還須段老禪

萬古烏孫一片雲雲頭傳語到橫汾
微情欲訴風吹去散入江波處處聞

鳳陽堂詩集

卷七

十二

二五十一

不知彈者爲誰彈一曲嘈嘈十指寒
喚起同舟聽胡語前程多恐是桑乾

題陳頤堂影一韻三絕

手持白拂出風塵默坐松陰轉法輪
渠坐道場君在市相看何事不如人

三千世界眼前塵百八菩提手上輪
去伴文殊採靈藥世間那得有閒人

西樵山色隔紅塵東海朝朝見日輪
踏上大科峰

頂望高山還有更高人

挽黔陽吳芥舟明府

黔陽消息近何如
曾否聞歌憶接輿
一曲陽春難和郢
定携詩卷問三閭

一芥輕舟去似梭
洞庭咫尺足風波
祇應繫纜均堂上
大地平沈柰若何

嶺樹多風陟屺頻
夢魂長繞倚閭人
臣心自恨丹青遠
失意愁驚白髮親

意珠不免局中疑
棠樹長留去後思
公論在人君戚
陟堂詩集卷十七

信否請看三楚有豐碑

已聞天語下恩綸
何事時清有逐臣
真處不妨看到
幻幻中原不礙吾真

六月飛霜黯不開
遙聞仙姥下瑤臺
慈烏獨向庭隅泣
斜日驚心野鳥來

萊蕪塵饒已蕭然

貧病幽憂動隔年
薪俸罄將酬藥價
琴書留作辦齋錢

我欲問天天不知
緘書重疊勸歸期
報恩不媿奇男子
直道何妨柳士師

臨別區區記得會
雨窓細語夜挑燈
風雷信是無情物
吹向南天一柱崩

五斗難爲傲吏腰
一官歸去夜迢迢
九原也有承歡地
定省而今不寂寥

懷沙終古憶前賢
問鵬還傷賈傅年
此地從來多落魄
相逢同病一相憐

廣柳歸來何處村
家家蒲艾爲招魂
汾江不少斑斑竹
盡是皇英血淚痕

佳兒去日口仍黃
直杖扶來七尺強
優孟衣冠如戚陟
堂詩集卷十七

可學寢丘遺澤未應荒

花開正值落花辰
底事無成却有因
因咽未應長廢食
重來須記勸餐人

送李陳二子赴中宿

南國芳菲共一叢
天桃穠李挹清風
河陽欲問栽花地
喬樾當門是狄公

龍駒並轡別仙羊

萬里秋空正練長
一顧定知聲價重
主人原是昔孫陽

三尺青桐七軫絲
匣中流水有遐思
鳴琴單父今

知已不用黃金鑄子期

擊楫問公主者報車苦局曉更同天陽春有脚無
還適到日寧之南賓在

讀宋史傳

從來吾道本虛公征蜀何因有異同端禮門前書
姓氏原來都在黨碑中

不昧禪心昧佛心賜名慙媿比商霖分明慧月當
空照影入泥塗何處尋

送劉堯然還里

咸步堂詩集卷七

五

有客有客天上來日歸日歸心悠哉黃金過眼成

糞土何物可築燕昭臺

非儒非佛亦非仙酒後狂歌飢後禪大地一鉅無

卓處自携孤影向臨川

漆桶掀翻去漆天青天白日夜如年間君漆得虛

空否還我天龍一指禪

指頭淡出遠山春怒髮衝翻漉酒巾有骨豈堪還

作吏不知束帶是何人

訶風罵雨撒痴頑才鬼詩仙共在還珍重豐干笑

饒舌文殊原不是寒山

去本不去君且去留非久留予暫留前期若問迹
刪老雲在蒲團月在舟

挽碩堂老人十章歷序平生相遇之緣

四十年前早識翁鐵門簾下挹清風章縫把結投
衙去昨日高談是夢中最初見翁於佛山之鐵門簾日久論辨時余猶經生也

三十年來覲本師見翁方恨識翁遲雜華林下曾

相許負荷深慙石洞兒予年四十一禮石洞本師出家謬辱許可

咸步堂詩集卷七

六

羅浮歸日執心喪提獎全辜老法王落節刪枝成

敗種不承當也却承當先師示寂予執喪華林承提獎出世愧碌碌至今

海內歸來禮國恩祖庭收拾領兒孫龍山山色今

猶昨祇樹秋高不忍論予歸自珠崖謁翁于國恩寺之丈室

手闌名圖作報資法堂明月接清池一回相見一

回老入室升堂知是誰翁開創報資寺于常晉謁恨未久待

高峻門庭不易登每逢寒食謁尊僧狂歌薤露逢

蒿里卽事分題記得曾予以寒食日謁翁因感寺後荒墳與客分賦仙城寒

食歌四章

不住深山住破菴風波咫尺門為潭迷津欲渡無

舟楫幾度緘書問指南

年來匪影大通古寺少到城郭屢札通候承報詳懇

住來頻見荔枝紅密約分明問祖翁冥淨不來鄉

果熟陳琳無檄愈頭風

翁以詩見寄許過品荔數以頭風不果

江城禁火復登堂相顧愴然為濫觴慧命如絲誰

斷續老成凋謝倍增傷

今年寒食謁翁握手太息數諸方藥之瀝恍有訣

意別

青蓮普化已生天又見篇蒼下法筵大寂光中逢

洞為言頑石罷參禪

秋杪青蓮仙化為封塔未幾計聞相拒百日不勝

步堂詩集卷十七

七

感昔

和家葆羽見題韻

偶從物外識人豪鳴鶴求聲出九皋自是欲閒閒

便得不妨烟雨一停篙

漫將樸檝比瓊枝出處同根各異時喬木干霄葵

衛足雲泥相見笑攢眉

題劉讓夫明府行樂園十二

錯節盤根任所天大行山頂靜鳴絃無端譜作思

親操縱有南薰也冷然

沁水彈琴作思親操

解得官錢贖官樹換將官服非官松他年化作甘

棠去留取春郊綠蔭濃

沁水官松將伐捐俸贖出野服拜之

智人應不比孤疑獨立寒嘶欲解時笑與水水相

對語三人清白總相知

沁水初春水將解澹澹有聲聽而問之

相隨琴鶴上輕車滿載清風萬卷書野鳥亦知天

路遠飛鳴三喚勸歸與

沁水別鳥去沁水時野外羣鳥飛鳴相送

臣心百折類抽絲欲寫丹心退食時那得朝廊千

萬丈代將牙笏為書思

為龍驤衛參軍退朝時手書廊壁

青蓮老子心膽怯會麼居士太饒舌不難不易在

成步堂詩集

卷十七

六

當人劍門劈破乾坤裂

過蜀道與李太白爭難易題詩於壁

舞千七日苗民格何似文翁化蜀時月下羣苗自

歌舞抱關擊柝也相宜

在貴州招苗時月下聽苗歌

為蚬為蜩原一體飲泉飲露也同清腹中豈有不

平事飛出枝頭咽一聲

官舍聞蟬按其聲節和為長短歌

會笑貧兒誇暴富又憐老姥作貧婆提筐植杖沿

街乞屨足播間不較多

漢口貧婆婆本富貴老而貧賤

倉頡未生先有字包羲纔畫已無書瓜園共看如

意帖借問三六如不如

廣濟看如意帖

選官須近聖人邊
選佛直到然燈前
選石全憑方寸地
清風兩袖米家顛

端溪選石

尺幅波濤萬里思
劫堂杯水卽天池
憑君開隻摩醯眼
看到扶桑日出時

廣游觀濤

和諸笠山縣尉見過一韻四絕

牢鎖重關路不通
何人過我扣參同
問君識得真空否
法界空時訟獄空

大地春光一氣通
河陽花與武陵同
花時花下逢梅福
一笑相看色是空

咸陟堂詩集

卷十七

九

言

挾策寧兼博塞通
羊前路却相同
暫時放下官家事
莫放花前茗椀空

春水浮天萬派通
揚舠鼓棹往來同
畫船去後松門閉
歸鴈一聲過遠空

送高邑佐伴貢入京用留韻十首

代耕未易得逢年
宜況詩情總冷然
閒却簿書問重譯
風光何處不周還

江上大郎連二郎
江干番舶並官航
遠人不用誇奇貨
館伴明珠在錦囊

登舟風便抱琴眠
夢逐飛鳬上九天
此去莫愁天路遠
清風先到聖人前

路遠清風先到聖人前

雕題黑齒共朝天
濁水污泥種白蓮
擎出一枝承雨露
東林須記再來緣

九重瑞日射彤雲
萬里天鷄到處聞
聞與侏離說聲教
好教遣子受三墳

相隨斷髮及文身
異俗殊音強自親
除却聲華與文物
不知誰假復誰真

真中有假假中真
行役行吟總一身
直造鳩行陪

咸陟堂詩集

卷十七

二

言

貢使也知差勝折腰人

粵水燕山路未除
觀風問俗興無涯
異言異服休相訝
同執同文本一家

買鶴修琴罄俸錢
朝來捧檄心茫然
罷琴惆悵鶴起舞
飛上丹青寧受憐

樊襄羸馬太郎當
祖道乘風掛席忙
却殺隔江老漁父
船頭初月白如霜

東坡先生集

東坡先生集

耕

東坡先生集

景公



道是儒却深離道是
 僧却內家道是夷却
 是惠臨不商任道是
 宋由山內不可釋也
 宋何自題

自序

事世所貴嘉穀也春而作秋而收可羞民生日用不可一日無之所賤者稗稗也其
 體輕微不盈於手其味清薄不適於口其性枯槁
 而苦澀又不可以為酒生於畝鉏而去之棄諸塗
 蹂而躪之為稗稗者自甘於無用已矣或有遇而
 飲之衆皆笑為韻癖則解之曰嘉穀非不美也釀
 秫蒸黍飲之食之一朝醉飽利為糟粕化為臭腐
 矣彼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為美也苟為不熟不如
 康勝堂文集 自序
 稗稗儉歲得之桑中殊濃中膏充然起矣彼惡者
 自惡吾不知其為惡也東樵老農日以稗稗為業
 鋤而藏之幾盈廩矣不敢出以示人慮獻笑故有
 補用老生春解百金以出之曰此奇貨也可居人
 棄我取人取我與宜若可為也老農有同好矣遂
 綴其藪為稗稗之言以報知己東樵勝齋題



序一

藏稿自序

自有書契以來古今作者雖篇雪曲煙沒於青燐
白草間可勝道哉文不乏董賈惟董賈傳誦不乏
李杜惟李杜傳人各有幸不幸其傳與否固未足
爲重輕也予少失學中歲爲僧自爲詩文無所取
法第惟根於心出諸口發之而爲聲歌之誦之自

適其情而已已而置之不復畱稿從學諸子耳而
食焉指而榮焉各據所聞錄成一帙請梓於予予
曰不可先師石洞翁著作宜梓也而斷簡殘編百
不遺一先孝廉騎田公手稿尚存盈箱累篋未能
梓也平生故人遺草不下數十家久欲遍徵彙刻
又未能也三者皆爲恨事予何如人而敢災梨却
之至三事乃已庚辰春臥病東林伏枕過夏慮將
不起諸子復出前稿請畱一言予語之曰古之學
者握矢成金冷之學者握金成矢汝輩所握金耶

矢耶吾固不得而知之要其埋沒於青燐白草間
者一而已其傳不傳又何足爲東林重輕固請不
已遂畱此語

自聽綱自序

驚老矣正法式微宗風日替目擊心傷救之不能
捨之不忍晚集生平著述稍有裨於聖教切中時
弊者錄爲一帙初名僧鐸客有見而笑之曰鐸者
覺也謂能自覺覺他也子誠覺耶其未始覺夫未
始覺耶三教聖人慮博地衆生迷悟之不齊也思
起而覺之佛生西方以三乘十二分教爲鐸孔老
二氏並出東土以四子六經道德五千言爲鐸殊
途同歸一音演唱言之詳矣心誠苦矣然長夜衆

歲時堂文集

卷一

三

生之在夢中者卒未能呼之盡覺末如之何也子
凡夫耳出不坐大剎隱不居深山行不投時語不
服衆徒事紙上陳言提撕同學是猶以聾語聾聾
相瞽也求其家喻戶曉令行禁止不愚且惑乎予
謝之曰唯唯愚誠有之惑則豈敢夫鏡至明也不
自鑑而能鑑人衡至平也不自衡而能衡物乃曰
頑金朽木耳舍而棄之妍蚩輕重之數究不能自
辨故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芻蕘之言聖人擇焉
鐸非吾有也衆共有之衆共聽之其弗吾聽也吾

自有之自聽之而已遂更是編名曰自聽

歲時堂文集

卷一

四

心經註序

心經一篇乃如來當日該說法要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妙諦也中間大旨以諸法空相爲宗所謂四諦五蘊六根六塵十八界十二因緣皆從空中幻出譬之陽燄空花本非有物更無有生滅垢淨增減等相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真空之究竟也今之學人多從情識卜度未得放下先慮頑空故古德云汝但空去勿生疑懼德山云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

康勝堂文集

卷一

五

而靈空而妙虛而靈空而妙且道是箇甚麼若肩承當一點事也無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千言萬語無非欲人休去歇去全體空去入此門來無有少法可得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坐菩提樹建大法幢樹大法鼓吹大法螺演大法音爲一切衆生隨其根器利鈍廣說喻說直說豎說成大藏法寶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直至末後一句不過曰我住世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學道人會得這一字一生參學事畢經律論三藏是我

註脚心經一篇皆爲剩語註心經者未免畫蛇添足頭上安頭一字也用不著雖然如是衆生從無始來積習已深迷惑日鋼非指不能見月非藥不能已病事不獲已從空說空以楔出楔令彼起疑生信直至涅槃此註經者一片苦心護法久住不可無也錢塘范公驤手註心經一卷未行於世姚子洎炭出以見示山僧拜而受之三復竟日悉其妙義大抵從法示空從空說法當建立時二百五十八字是一大藏教當掃蕩時五千四十八卷不

康勝堂文集

卷一

六

曾說著一字能令一切衆生疑者生信信者起疑兩頭坐斷疑信皆空此註經之妙手也間有一二與舊註不合閱者正當於此著眼且道與如來心印是同是別姚子曰旣云諸法空相豈復有同異耶予默然遂爲之序

梵海法師西遊傳序

先輩謂華法師甚奇特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陸子靜從而和之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西北海亦復如是人能知其同而忘其異三教門庭可以不立三藏文字可以不設當人分中各有一部大藏教明明歷歷於八識田中展開放光動地函蓋則萬象森羅摩騰西來慈恩東去未免騎牛覓牛鈍置不少有梵海法師者因聞華嚴得大信入於末法世能作佛事

藏書堂文集

卷一

七

闡揚法蘊接導羣機諸方奉爲指南猶歉然自少也一旦泛海西遊尋求正法行至中途留滯暹邦適逢國難二年而返弗竟厥志深爲憾其徒一銘傳其事述其言彙成一帙問序於予予受而卒業望空拜手語同學曰震旦有師矣何處尋師師自有法何處求法法自有解何處生解雖然如是梵海法師一生苦心不可無此一行不可無此一傳又不可無此一序遂序之審如肇論所云法師未曾出門審如陸子之言法師親到西域已竟

馬臥仙五疏序

士有三品觀其進退斯可知矣難進而易退者禮義之士也避進而求退者山林之士也銳進而不知退者功名之士也之三者曠古今盡大地鮮有出其範圍末世頹風多重功名而輕禮義有志之士脫屣去之惟恐不速非矯也勢有所不可力有所不能也臥仙馬子生卜子之鄉事親至孝出乎天性篤信謹守常以卜子爲私淑初以制科應舉不售顧親老無以爲養乃棄舉子業從事於孫吳

藏書堂文集

卷一

八

一舉而領解鄉薦通籍於司馬初任雲州迎二人就養於官旣而太翁卽世哀慕甚於孺子請終制養母上以雲州當遷弗允厥請尋授香山守軍以去母日遠辭弗就職太母督責再三乃行甫下車埽除官舍設位一室晨夕北面遙望君親九頓再拜然後出視軍事出入必面有善必告有過自陳一如其在雲州也母命至則焚香跪讀聞母康壽喜動顏色晚年漸衰憂來廢食上劄懇請終養至再且三督臣嘉其孝合疏題請上下部議格於例

不允復請降調邊陲就近養母不允乃勉畱供職
自是而宦情轉疎鄉心日切矣未幾內君去韓太
夫人奄棄祿養聞訃哀慟痛絕復懇具劄上懇還
里守制復格於例不允竟以憂思成疾告病乞休
不允不得已奪情供職外若安之撥屢中懷實非
所樂也計公先後筮仕二十年始自雲州迨至香
邑無日不求退爲念非不欲馳驅皇路策名清
時顯其親以揚名於後世也乃再三懇請者豈非
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予山林之夫知退而不知進
常爲流俗所譏臥仙索我於形骸之外而與之遊
兩人之趣皆以報恩爲務或一之以性命或兼之
以勛名所報雖殊而所以爲報者則一而已已卯
夏禁足東林臥仙過予出其生平請退文狀彙爲
一帙命予序之予受而披卷計其先後所請者五
再請則必再必三爲文若干當路之慰諭若干軍
民之挽留若干合數萬餘言其忠孝之至性溢於
方策朝廷信之而不疑上官愛之而不捨持戟之
士聞閣之嘆攀轅臥轍惟恐後衣雖不得請此一

片真心可以告諸君親質諸鬼神達乎金石孚及
豚魚他日勒名銅柱圖形雲臺與新息前徵後先
輝映均此心也予出世二十餘年蹉跎嶺海不能
遠適以母之故去年老母去世無復反顧之戀將
與臥仙別進退出處各行一路他年報恩事畢大
笑還家乘車戴笠相遇於無何有之鄉下車握手
毋忘今日之言

生信編序

范氏子華晉上卿也勢饒而好客其客禾生子伯
出行郊垌宿田更高丘開之舍中夜相與爲語盛
言范氏之名勢能使公者存貧者富賤者貴商丘
開迫於饑窘薄於牖以聽之遂信之而不疑達旦
假糧荷鍤適范氏之門請爲賓客范氏之黨皆世
族也顧商丘開年老而貌不揚莫不睥之相與給
謔令登高臺謂之曰能自投下范氏賞子百金商
丘開信之而不疑果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而無

咸陽掌文集

卷一

七

所礪其黨以爲偶然不欲失信於客也竟與之金
復偕之適河給之曰彼之淫猥有寶珠徑寸泳可
得也商丘開信之而不疑從而泳之果獲珠焉衆
乃異之告於子華使與於食肉衣帛之次俄而范
氏之藏大火子華號於衆曰能入火取錦者從所
得賞若商丘開復信之而不疑往無難色入烈火
中抱錦而出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驚以爲有
道乃共謝之請問其方商丘開曰予實無道曩夕
二客之宿予舍也譽主人之勢公能使存貧能使

富賤能使貴予以其言之誠弗予欺也遂信之而
不疑是以至此向使予內藏猜慮外怵視聽一旦
登高履險泳河蹈火其不顛蹶而焚溺者幾希矣
自是而范氏之門無睥客焉仲尼聞之曰至信之
人可感物也動天地格鬼神橫六合而無室豈但
履危險入水火已哉商丘開以信虛言而獲實効
况彼此皆誠耶鳳城呂子生平言行誠最無偽匪
同於禾生子伯之譽范氏也刻爲是編勸世爲善
又非若范氏之黨陷人於危而給之使入也世豈
無深信不疑如商丘開者良有如仲尼所云動天
地格鬼神橫六合而無室其所獲利方之金珠美
錦奚啻倍蓰什百哉若猶未之信也將目呂君爲
范氏之客固所不辭彼且誠然自與於食肉衣帛
之次矣諸君子豈無意乎

咸陽掌文集

卷一

七

盧義村遊中宿詩序

予四過中宿矣。邇流而上者二舟，緩行而水急，捷船者莫予待也。順流而下者一風，水便而舟疾，操舵者弗能相假也。薄暮維舟，峽下思一登岸，凌晨遣發，同舟之人又復不相謀也。如是三返注目，悵望仰視，飛來古剎，縹緲雲際。舟人指點昔日二禺君讀書處，側耳諦聽，但聞水聲潺湲，恍惚絃誦之音。與松風相答耳，目所接倏忽有無如驥駿馬出長楸，未暇停鞭，緩轡朱門繡闥，過眼成空矣。最後買舟南下，先與舟人有約，逢山便留。同舟者復無俗客，遂得從容去住，無向時催迫之擾。拉二三同志登舟，遊覽初至山門，有僧數輩迎客，甚恭，覩其微絕無煙霞猿鶴之氣，笑而置之。歷階而止，浴寺之左，過定心泉，謁二禺君遺像，乃取逕山後尋昔年所謂飛來故址，及歸，像古洞振衣，千仞長嘯，聲不復知有人間世也。立未定，忽聞山下有傳呼，兩簿而來者，世之所謂貴官達人，也不覺雅興索然，覓路避去，尋泊舟處回首，長歎與名山別，信知

遊山韻事不可少，與名利相關向者三過中宿，親船者操舵者與同舟之人皆皇皇逐利之丈夫，最後免矣。而同遊者又值應仕之流，亞無心道人，雖欲徇往，徇來其間，竟爲若輩俗漢援而止之。驅而去之，遂致名山福地當面錯過，悵快至今以爲恨。事予之識義村也，後於中宿之遊，義村之遊中宿也，更後於識義村者之遊中宿，未知義村遊中宿時曾有迫之使行，援之使止，驅之使去者否？又未知義村遊中宿時能向定心泉上將平生胸中名利知見盪滌無餘否？今觀其詩固知其能從容暇豫，留連忘返，無復舟人之催迫與俗客之敗興者。比況集中諸作，瀟灑出羣，飄然有山林之致，豈復世俗逢迎之態乎？是則義村胸次中定有一種真樂，不效若輩之區區者。縱令終日遊戲於名利之場，何足爲山靈病？又何足爲義村病？耶？爲我報二禺君曰：有客如此，方可與遊中宿也。

雲霞唱和詩小序

拳也指也掌也均手也握之有同體焉豎之有同用焉鳴之有同聲焉間有不同焉者兩其手則然耳手既兩矣適於右者嘗室於左雖有方便權巧不能強之使同君之以心官斯同矣海雲丹霞兄弟也出處語默各行一路兩其手也逢人卽出出不爲人拳也逢人不卽出卽爲人指之豎也其啄啐同時官商妙叶則掌之鳴也先是雲霞異地相去千里孤掌不能獨鳴至是伯璵仲旂唱和於一

康蔭堂文集

卷一

圭

堂之上合兩掌而鳴之皆有天君存焉欲不拍拍同聲何可得耶東樵老矣如無手人求拳與指且不可得又何掌之可鳴忽聞鄰人有鳴其掌者則適然而喜不托於音久矣思起而和之題其簡端公諸同好

梁王顧詩序

黃村多梅歲一花觀者如堵飲酒賦詩其下晨至夕不忍去昔予猶居士也與梁子王顧兩與斯遊是時梁子年富才高頃刻詩成壓倒元白謙然不自有之予固知其爲有道之士匪獨以詩見長者攜手入林指梅花而與之語曰與其老於山澤乎郊大國乎梁子曰山澤哉與其培植於農圃乎攀折於貴遊之手乎曰寧爲老農老圃所培植耳梁子得之矣笑與之別曰凡物之托也宜深深則遠

康蔭堂文集

卷一

夫

遠則不求賞於人人自賞之友是天機淺矣鮮不見傷於攀折者豈培植之咎哉梁子然予言別去未幾予去家爲僧東入羅浮西遊瀧水南渡珠崖北抵庾嶺務置此身於最深極遠之處至老不可得日怵怵焉恐其淺以露也又何暇於言詩年來匿影大通烟雨中得梁子詩倚松高詠有味其言曰是誠深且遠哉夫有意於求深其爲深也淺矣梁子之詩如黃村梅生於山澤根深蒂固葉茂花繁雖使千騎萬乘遊賞其下無損色香之萬一折

取一枝置諸懷袖則芬芳沁入肺腑靜者得之躁者失之是所謂不期深而自深不期遠而自遠者何容心焉題其帙首質諸同好當不以我爲迂

陳伯雲詩草序

禪家三昧詩家不知詩家三昧禪家不知世之談禪者遂目詩爲綺語工詩者叱禪爲啞羊二者均未造其極岐而視之未能兼而用之也陳子伯雲工詩有年將遊京師輯所著作彙成一帙持以示予使爲序之予匪知詩者知有禪耳粵自吾教西來唱於少室和以曹溪分爲五宗聲同響別至今日幾無禪矣譬諸詩焉元音始自風雅唱和盛於三唐作者爭鳴汗牛充棟至今日殆無詩矣是故說詩者必祖風雅以爲經如來禪也漢魏六朝五言古風爲緯祖師禪也初盛中晚代變新聲諸方禪也當唐之世作者略備李杜齊名王孟高岑後先繼起工部廣博臨濟禪也謫仙高遠雲門禪也右丞縝密曹洞禪也其餘諸家分流別派亦猶法眼爲仰鼎峙門庭建立宗旨無非禪也今者伯雲之詩予未知其奚若然以吾宗之禪方之則諸方之傑出者也於是就詩談禪更卽禪以論詩何不可之有若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必枯木不萌於

灰不然而後可是何異於矮子觀場癡人說夢哉
遂序其詩以歸之請以予言質諸同志

東園詩序

東園李子早有詩名嘗以崆峒滄溟自期許弗果
信也彙成一帙質諸同學同學弗若也或譽之曰
後來上矣二公何能及子也或曰兄弟也或曰父
子也或曰作者遠矣後起難爲繼也李子疑而未
決持入羅浮質諸山中之老樵老樵曰吾匪知詩
者知有樵耳夫梗枿豫章凌雲蔽日匠石不能窮
其用是棟梁之材也而不可以爲琴瑟椅桐梓漆
可琴瑟矣而不可以爲薪蒸荆榛樸橄樵蘇所取
也乃不見顧於匠石凡物之性剛柔大小不能強
之使同惟適於用而已營宮室者以其材伐琴瑟
者以其聲吾之於樵也則剛柔大小之兼收不復
計其材與聲之美且合也二公之詩豫章也子之
詩桐梓也今之作者標竊漁獵汗牛充棟則荆榛
樸橄可爨而不可斲者也子自爲子何必二公然
既與樵遇矣姑爨而聲之以俟知音之至李子以
爲然遂授諸梓命我老樵爲之序

吳東山文草序

客有管銳者先世系出毛氏爲研北中書老而封於管城因以爲氏焉甫結髮能文章其志殊銳不任束縛衆皆畏之莫與之敵遂以銳稱脫穎而出與人落落矧格難操莫有可其意者東樵之老樵遇之握手如平生相與爲友莫逆於心老樵貧嬾於迎合拙於治生恃管生以給朝夕屬有所思輒授管生代抒胃臆老樵受役於人管生受役於受役之人各忘乎其爲勞也年來老樵髦且倦管生咸陟堂文集卷一

三

李公叅詩草序

言者英華也英華之發其最始乎當其始也未始有始未始有言既而有言矣始終具焉譬諸草木之生本無色香未幾有色矣未幾有香矣至春而華及秋成實惟其時耳當華而實謂之速成當實而華謂之易節速成者毀之徵也易節者敗之形也智者弗取焉言之發爲詩也亦若是始惟文耳既有質焉旣而質勝文焉尋而至於質返其本矣觀其爲詩者知其人之少艾以英華也雄健壯矣咸陟堂文集卷一

三

華門圭竇擊菴叩缶者豈可同日語哉其文與質
吾固不敢知反而問諸作者亦不自知其何以至
此聊以李子之年與李子之詩卜之也知其他日
富貴壽考實大者聲宏谷深者響遠非區區枯槁
寂滅之可比書此致相期之意

遊羅浮詩序

繆子西冷生平好遊遊必有詩曾入南衡旬有五
日而返猶御風也七十二峯之勝吟詠幾遍興猶
勃然丁亥中秋前數日將有事於朱明洞天信宿
大通問道於東樵之老樵老樵笑而語之日子不
聞我佛之有六通乎濟勝之具亦以之返視默觀
回山色作清淨身是名天眼通逆聽寂聞轉谿聲
爲廣長舌是名天耳通得山川之性情神遊意會
是名他心通三生石上八水池邊踏著來時路識
得本來人是名夙命通最後一通待子獨步飛雲
親見日出大笑還家方便說破繆子領解摩挲雙
眼淨洗兩耳奮迅健足冥會自他遙尋夙契夜半
登舟雞鳴過發老樵送至江干望之如河伯之望
洋也旬有五而返猶南衡之役其吟詠也亦如
之歸以質諸老樵老樵別東樵久矣執業三復如
見故人謂繆子曰此最後一通也說破已竟

說說文序

世界安立本一虛空漸成形質有形質矣乃有文采有文采而後有義理有義理而後有言說言說既彰義理隨顯復次敘文返質化質還空是言說者有無之樞機也自無而之於有可說也自有而之於無不可說也可說者說之儒者之教也不可說而說之我佛之教也故曰不即文字不離文字道無往而不存焉予友何古錢醉心古學寢食許慎說文三十年不釋卷一旦豁然貫通如蠹魚蝕

康陽堂文集

卷一

圭

仙佛字滿四十萬化為脈望飛颺空中若有若無雖使離朱察之不能覩其形質古錢誠進於技哉蓋其所好者道也竊慮世之學書者遊許慎之門未入其室茫然莫辨魚魯於是由博返約括說文之義理而重說之爲七言古詩凡若干言使學書之家披卷燎然置說文於不用真啓金鑰之玉鍵也予爲儒時尚友古人與許慎爲莫逆今則神交忘形久矣偶過古錢復與相遇於語言文字之表古錢謂予曰此東樵之故人也故人遠矣矣爲寫

真庶幾似之請從其似而出其真予乃開卷三復掩卷一笑呼故人而與之語贈以詩曰文字神交與道通旁觀莫漫比雕蟲曾經秦火燒難滅翻笑元亭術未工有說說歸無說說真空空到不空空古錢置在紅爐裏今古何須辨異同

康陽堂文集

卷一

圭

鹿溪詩草序

環瓊皆海也中間人物稟一六之氣而生類皆冲融平澹得水之性居多夫水出而爲泉止而爲淵流然其清也湛然其凝也泯然其無形寂然其未始有聲也浸假剗而傳諸器則方圓成質注諸鼎而燎以薪則蒸而成氣調以醢醢鹽飭之屬則和而成味及其流而放諸海石磯之則怒風宕之則濤日月耀之則光華冰霰合之則寒沍其視鯢桓之藩固有間矣要莫非向之流然湛然泯然寂然

鹿陟堂文集

卷一

三

者爲之也海外有亦頭陀者予至瓊聞其名於合溪馮君之口見其文於馮氏之家乘賞其筆墨於覺林之壁思一見未得也一日合溪過予出頭陀之刺於懷而介紹之爲予言曰此文禪公神交友也予揖而進之曰少室西來不立文字頭陀於禪則得矣如文字何頭陀曰否否昔黃面瞿曇住世四十九年自謂未曾說著一字共三乘十二分五千四十八部非文字乎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直指單傳迨及子孫蔓爲葛藤一千七百非文字乎

世人文字不可禪者有矣未有禪而不文字者文字亦何病於禪乎予無以難遂畱信宿旣而別去復函其鹿溪詩草問序於予予展讀之自端至末皆以冲和平澹之氣發爲悲歌慷慨之辭故其詩與文雖疾而不激怨而不怒諷而不誹恢諧而不戲謔譬之百川東注汪洋澎湃不可殺遏谷王亭毒波濤洶涌魚龍出沒千態萬狀不可蹤跡皆本乎中之冲融平澹爲之也故時或垂手入塵躡屐登山嘯月詠風樵林釣澤絳帳談經青油擲管一

鹿陟堂文集

卷一

美

惟中之所有常如明鏡當臺智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翠竹黃花溪聲山色安往而非道哉則謂頭陀之禪不卽文字也可不離文字也可何也水之流而爲泉止而爲淵者禪也傳諸器放諸海爲聲爲色爲氣爲味種種光怪者文字也文字果無病於禪也則已耳假其不然吾請更有進焉所謂丈夫者身虛眼空三界以一毛孔納四大海水不令滲漏龍蛇魚鼈胎卵濕化之屬悉入其中各居國土得大安樂於一國土中各現一丈

夫身一身中具八萬四千毛孔一毛孔中復納無量海水居無量有情放無量光作無量佛事禪與文字之名俱可以不立頭陀果僉禪也能於水觀三昧下一轉語否

紀遊詩序

野人生長嶺南猶陷井之蛙不復知有天地之大也年三十餘未離跬步間有所適惟與里兒數輩登一丘涉一水憩於長林豐草之旁遊目遠眺自以爲天下之壯觀莫大乎是矣里中有能爲詩者偕之唱和衆莫知其所以相視而笑又自以爲天下之風雅莫予若者及退而披覽圖籍見方輿所載十五國之名山大川星羅棋布於尺幅之中流神凝睇頃刻萬里始悔向之所適自謂大觀渺乎

康勝堂文集 卷一 末

小也尋而學爲古文詞醉心於兩京三都諸賦與兩漢三唐正始之聲又竊自咎向所爲詩無足道也年四十有一忽而難染別老親去鄉里飄然爲雲水之遊於是東入羅浮西渡瀧水南泛珠崖北抵庾嶺足之所至興之所寄卽事遣情往往有詩不復計其工拙也出家初年行脚甚銳自斷參遍諸方周遊八極不出十年天下無山水矣不意因循歲月虛負初心年過六十猶株守一丘壑中名勝十遺六七譬之蟻緣屋壁終日馳驟自謂

高遠不知其累於形骸未離窠臼也癸酉初夏禁足東林竹杖芒鞋漸有退休之志雨新晴日當午瞑然小憩指杖出門遇一老僧拉予遠遊行至中道水盡山窮懸崖絕壁四顧無路正躊躇頃老僧遙指石穴使入余乃鼓勇冒險直抵幽奧初見微光照衣漸覩面目一躍而出洞然別有天地自是行履悉爲坦途名藍古剎靡不詣也通都巨邑靡不歷也洞天福地靡不探也雄關險塞靡不達也弱水流沙危梁飛棧靡不躡而渡也茅店雞聲板

橋人跡靡不見而聞也觀止矣興猶勃然俄有達官幽簿傳呼過門排闥而入野人午夢初醒強起應客視客非他乃素心知己忘分畸人臥仙馬將軍也手持詩卷皆昔日壯遊途中吟詠之作彙成一帙將壽諸梨問序於山野之鄙人拜而受之展卷三復見其中間所載或奉命趨程或瞻雲陟屺或弔古興懷或登臨寄興生平忠孝之性發爲詩歌世有知者會將尋其根蒂其不知者亦且掇其英華忽而奇峯崛起忽而三峽倒流忽而萬壑奔

騰忽而回車按轡驛路風塵化作筆花墨瀋柳營笳鼓譜爲白雪陽春其以遊爲詩乎以詩爲遊乎掩卷茫然不得其中之三昧因憶夢中所見述而序之質諸將軍將軍啞然曰公果夢耶何行之遠也果遊耶何返之速也夢者幻也遊者幻也詩以紀遊亦幻也序紀遊詩而說夢猶幻中之幻也知其爲幻可與語遊可與語詩矣

借遊草序

赤骨窮漢從無卓錫之地今并錫亦無之矣凡有所需必假借於造物之主人主人知其貧也隨其所取輒與之既得則視爲固有久而疑之久而去之返諸其人如脫屣焉乙亥春借園以居未半載也忽有名山之興復借遊以適志焉或問之曰園可借也亦可還也今借於遊孰主之孰與之還之誰受之者誰乎窮漢啞然笑曰予之托於遊也久矣未嘗知爲借也借亦遊也遊亦借也無與者無不與者無受者無不受者主人知予遊也行借我以舟車住借我以泉石坐借我以几榻臥借我以茵席施者不傷惠取者不傷廉一朝興盡還之主人主人善而藏之以待後之遊者予於是時返駕於無何有之鄉埋輪廣莫之野行不必舟車住不必泉石坐不必几榻臥不必茵席無去也無來也無欣與厭也造物主人方執鞭以從予遊又何施與授受之足云客聞而憮然遂出遊草似之

牡丹百詠序

古今詠牡丹者不一家唐之李義山明則吾鄉黎美周皆援引典故影響刻畫爲工世爭膾炙之究於牡丹真性情真面目無涉何也牡丹以富貴甲天下譬諸軒冕選遣中復置軒冕焉無以表其獨尊廁以褫褐則巍巍哉二公之詩皆軒冕也錦上而點以丹青則黝矣珍錯而繼以梁肉則噉矣黃子水村向遊京師賞詠於李氏園亭得詩百首言既富哉中間辭旨皆淺近平澹無復前人綺靡之習雖使童子誦之癡嫗聽之莫不知爲牡丹詩也至是而牡丹之性情面目躍躍而出稱水村爲知己予見而賞之亦猶水村之賞牡丹也相遇於語言文字之外豈以區區讚歎爲水村得之亦當以予爲知己否

羽指揮公節詩序

昔明之初大興封建凡從龍之彥汗馬之勞皆得
論功襲爵俾其子孫隸籍屯衛食祿千百戶非有
大譴不奪其蔭國恩重矣而後世之報恩者蓋寥
寥焉甲申之役兩京失陷死事之臣大半不由世
襲其全軀保妻子者皆與國同休戚者也嘗竊怪
之或謂世胄之家徂於富貴溺於聲色忠孝至性
漸殺而衰也或謂先世以軍功起家多不由於詩
書往往任氣嗜殺子孫效之聖賢之學無聞也及

咸陽堂文集

卷一

七

讀屈翁山成仁錄所載明世襲指揮羽公節本
末不覺掩卷太息謂世爵之家仗義盡節不謂盡
無其人庚寅之春王師將抵廣州一時官民各自
爲計盡室方舟將航海逃去羽公不爲之動曰國
亡吾亦亡矣焉用逃爲未幾大兵卒至而逃者不
果遂還固守守數月攻者益力守者不息介胄生
蟻蝨砲礮之聲接於耳目衆共苦之至有越城納
款易服爲編氓者公督守南門晝夜暴露城幾困
矣或勸之降曰降與死等耳吾寧死不願降也自

春徂冬經數十戰身中百創全無懼色時有以城

池爲奇貨者獻要害以求生城遂潰守帥杜永和
挈家浮海從之行者指不勝屈諸將邀公與俱公
正色曰主辱臣死此吾效命時也復勸我逃必唾
其面是夕戎服北面望闕稽首曰臣力竭矣當死
以報國自經於廳事男女百口悉爲俘囚其子際
威時方髫髻幸而得免於俘贖以歸稍長知大義
憫父之歿卜地於北郭外築爲虛墓翁山復爲之
志銘一時搢紳先生文人韻士爭爲詩歌以哀之

咸陽堂文集

卷一

七

際威棄成一帙壽以梨棗屬序於予予竊幸天壤
正氣存此一綫既不寂莫明朝三百年養士於昇
平收效於喪亂之日庶不虛云羽公大節當與諸
君贈言並垂不朽矣

缶鳴草序

擊斃叩缶仰天而歌鳴鳴者秦聲也缶器類也秦人以之節樂何與蓋秦俗剛強往往好勇而任氣其爲樂也類多殺伐之聲是故節之以缶缶之爲器小其爲聲也微擊之暴匪覺則缺彼俗尚之所以潛銷其躁動不恬之氣默然而化歸於中和古人制器尚象雖一物之微莫不有至理存焉缶體外圓圓則不滯於用其中虛虛則能容而受益其質堅堅則不屈已以隨流其聲清清則高下有別

咸陽堂文集

卷一

五

而不混於淫窪之習有志之士鑒其錚錚之易缺也故能明哲以保身善其硜硜之弗移也故能澹泊以明志他日置身於清廟明堂之上發爲黃鐘大呂之音亦若是矣龐子策斯有志而勇於學多才而阨於遇常當患難時舒其牢騷憤懣之氣出爲不平之鳴彙成一帙題曰缶鳴予讀其詩有以知其爲人非鬱鬱久居人下者慮其不能自勝聲光暴露匪覺則缺也爲缶鳴說以廣其志庶其深藏善默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吾於龐子有厚望焉

浪錫草序

詩貴本色文士有風律之氣山僧有烟霞之氣此真品也詩貴出格風雅中帶烟霞氣烟霞中帶風雅氣此妙品也詩貴超方風雅中無風雅氣烟霞中無烟霞氣此神品也神品上矣非深於道者未足語此汝得師與予有夙昔之契去冬抵今同住丹霞無日不相見見則相視而笑未嘗與之言詩也偶過寮從案頭得浪錫草一帙展而詠之有味於其言蓋以真品爲骨妙品爲髓神品爲神出之

咸陽堂文集

卷一

五

以遊戲三昧雖日吟詠於風雅烟霞之場不自知其爲詩與道也遂序一言質之諸方詩乎道乎當有知者

澹山堂詩序

昔予友李子祈年常語人曰棋不如琴琴不如畫
畫不如書書不如詩詩不如文文不如道祈年善
奕與詩妙冠一時而其言若此聞者莫不稱善予
獨不然其說謂祈年曰子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則未也天下豈有道外之技技外之道哉夫棋不
知道市兒之戲也琴不知道鄭衛之聲也畫不知
道丹青之工也書不知道鉛槧之傭也詩不知道
巴里之曲也文不知道糟粕之言也道外無技也
成步堂文集 卷一 七
技之與道又何勝劣之有祈年聞予言釋然自返
退而求之於道晚年有得技日益進爲天下畸人
無何而郢人之質忽以化爲異物雖有斲鼻之能
無所用之善其斤藏之久矣一日垂手入廬聞楊
子式公之名於人思一見之遂爲不請之友相遇
於別隱樓中望其丰采知爲有道之士進與之語
則皆有道之言及出其詩以相質觀其與客對局
或行吟以見志或坐隱以忘機皆道也其餘能事
亦安往而非道哉薄暮別去袖其詩以歸篝燈卒

業中間聲律之細微矩度之嚴謹類皆根本於心
神明乎道出之以浩然之氣發之爲大雅之音不
覺起舞擊節快郢人之質復見於今日此予不佞
運斤成風時也因憶平生之言序以歸之俾壽諸
梓庶世之善言詩者當返而求之於道能好道者
方可出而爲詩慎無岐而視之可也

百問詩序

昔有講臣修輯如櫛日侍講筵上問卿美髯如此
夜來就寢出之枕外耶置之懷中耶講臣茫然自
失俛而對曰臣習與性成不自覺有髯髯之累向
夕所處今忘之矣請歸試之既退而寢出之外則
散亂弗收置諸懷復綢繆失措達旦不寐如是者
數夕乃縫皂帛爲囊絡之而後寧寢信知聖人之
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率已之性順帝之則各相忘
於自然不必深求其所以然若復有人旁置一問

咸陽堂文集

卷一

主

鮮不茫然自失者由是而是非得失之數雜焉遽
起其不爲形骸之累者幾希矣予向在東林偶設
七問以驗學者觀其所以自處倡之矣未常有和
之者始悔前日之問不能自免於混沌之鑿袁子
崙山復執斧斤而隨儵忽之後廣爲百問彙成一
帙其於天地之大人物之蹟事爲形體之微莫不
設問出以示予予知造化者必茫然無以爲對也
因述昔日講臣之事序以歸之世有善崙山之問
者請爲虛空下一轉語

雙照八景詩序

古今文人多慧業之報往往現生軀軻不理於衆
口受制於造物良由多生筆墨中以宇宙公共景
物私爲已有著爲一家之言造化者烏得而不嫉
之夫景無同異太虛所有還之太虛卽事畱題因
時載詠足矣何事阿其所好橫生畛域乎哉予與
雙照遊往來數十年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異同
也初至山門縱橫阡陌牛羊狼藉鄰菴比近鐘磬
相聞旣入其戶行其逕則晚涼新月吹面照懷喬

咸陽堂文集

卷一

早

木出牆清流遶屋鳥語溪聲互相還適種種可人
懷抱比年稍出淨財拓屋角隙地一區鑿而甃之
蒔荷其中夏月涼風遠來引客吟詠於其上詩旣
成偃仰於修篁石磴之下啜茗消詩渴如是者
歲以爲常日夕相過無異地也無異人也無異景
也何嘗一日私所有阿所好與造物主人爭區區
之名勝哉予臥病東林而卓師遠來持共兄笑溪
所謂八景者徵詩於同人同人旣有題詠予從而
和之口占八絕無非從前所見所聞大眾共見共

聞者還之造物造物主人當不甚珍惜請割虛空
所有少許付之雙照雙照受之世守勿失同時吟
詠亦得藉以不朽焉他日入羅浮遊雁宕登五臺
陟我蒼盡天下之名山大澤田園宅舍風雲月露
鳥語花香谿聲山色樵歌牧唱所見所聞亦若是
而已矣笑谿又烏得而私之偶爲是說免文人慧
業之報

朱封君輓詩序

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聲者寂矣而
聲聲者未嘗寂色者寂矣而色色者未嘗寂人生
而富貴世皆歌之詠之老而壽考祝之頌之歿而
禮魂哀之輓之聲也而聲聲不與焉歌之詠之其
色照祝之頌之其色怡哀之輓之其色悲色也而
色色者不存焉所貴乎至人者不以外入之聲爲
聲故不聲於聲而能聲聲不以對境之色爲色故
不色於色而能色色君子之考終命孝子之善事
其親也無越於此衛如朱孝廉名以資稱者也生
平事親和聲愉色承歡愛日無所解於其中封君
遽棄榮養桑梓輟市巷哭接踵哀聲慘顏不忍聞
見一時海內作者各爲詩歌以輓之孝子不離苦
由雪涕述哀二難同聲終天抱憾司書記錄編輯
成帙授諸梓人鐫作家乘同時較閱不少賢達之
士乃問序於東樵之老僧老僧身隱無文受命取
贈旣不可以世諦隨之又不敢以聖諦辭之爰述
禮經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序其簡端孝子

以此故能五月居廬三年泣血呻吟哀慕見封君
於音容寂滅之後作者以此方許歌些招魂寧惟
弔影一唱三歎慰孝子於號咷擗踊之中老僧以
此不免揚聲止響掩鑑索形瞋目揚眉出作者於
語言文字之外世人以此慎毋掩耳盜鈴捕風捉
影談玄說妙索老僧於騎聲蓋色之場也可

胡經池策京錄序

坡公和陶獨遣挽詩論者笑其畏公予謂不然坡
公達人也當時直言迨主瀕於危而不顧豈畏公
哉蓋淵明之自挽也托興於酒其詞曰但恨在世
時飲酒不得足又曰新醪浮綠蟻何時更能嘗味
其言若有遺憾焉坡老所趣則不然其和飲酒詩
也曰醉中雖可樂猶有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
亦不醒彼蓋遊心於禪者托興於酒志在達生挽
詩所以作也遊心於禪趣在無生挽詩不必作也

耀池胡君生平有善無惡其遺世也人思其德而
哀慕之述爲祭誄之詞刻成一帙君冢孫東長好
學之士常與山僧遊函所刻文問序於予予聞耀
池爲人自少至老寄傲醉鄉且崇信吾道甚篤是
以陶令之高懷兼坡老之禪學者挽詩可作乎不
必作乎予不得而知也戲拈一偈寄呈玉樓之客
昔日青蓮酒裏仙後來黃檗祖師禪兩人相見不
相識一笑共車還共船衆醉獨醒今已矣背塵合
覺亦徒然會得觸髅向上句大家攜手出陀天

雲頂剎語序

雲頂剎語者鼎湖山棲老和尚遺書芻廬苾芻編輯行世也客有持其書問序於珠江之內史曰本來虛空緣妄想執著剎有山河大地浮漚也疇禪之疇繼之洞天福地剎有鼎湖之慶雲高山也疇作之疇荒之洞水逆流曹山倒卓剎有雲頂老人踞大雄峯受人天供父子也疇主之疇賓之雲頂兒孫各師其師自我其剎一芻廬苾芻謹守門庭不忘囑累拈撫舊聞述而不作結集也疇知之

咸陽堂文集

卷一

星

疇罪之內史受書執簡言曰鼎湖在閭浮提一稊米耳開闢以來禪虎守之近事居之一旦紺宇珠林別開生面伊誰之力雲頂老人當爲慶雲鼻祖慶雲會下通宗註律修習淨因大不乏人然或越陌度阡袖香私淑或復分門別戶建立法幢中間砥柱中流壩乎其不可拔者誰乎芻廬苾芻當爲雲頂象賢佛教西來不立文字此書太意隨建隨掃卽實卽權悟之者握矢成金昧之者握金成矢一部剎語當爲虛空註脚噫合聲爭鳴晨雞失曉

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太史公乃強爲之解剎語剎乎序剎語者烏知其非剎語乎剎與不剎直待十方虛空悉皆銷隕時許與雲頂相見

咸陽堂文集

卷一

星

十松堂詩序 代

東園李子築室山中青松蔭屋庭無雜樹讀書之暇索句高吟聲出金石和以松風刁刁調調泠然善也或復乘興緩步林中遊心物外俯仰千松變化萬狀約其巖跡大約有十曰夭而喬者曰蒼而舊者曰峙而拔者曰盤而紆者曰癯而華者曰離而實者曰鱗而甲者曰虬而鬣者曰駢而拇者曰鼎而足者李子吟詩其下欣然有得撫柯援條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以彼之夭而喬者爲詩之清

歲時堂文集

卷一

蒼而舊者爲詩之老峙而拔者爲詩之矯盤而紆者爲詩之幽癯而華者爲詩之麗離而實者爲詩之眞鱗而甲者爲詩之堅虬而鬣者爲詩之古駢而拇者爲詩之同鼎而足者爲詩之別以松爲堂以堂爲詩彙成一帙藏之名山時而清露霑衣時而滯霖濡首時而炎蒸炙背時而霜霰剝膚時而雲月入懷時而風濤聒耳松自若也詩自若也予與李子遊非一日矣常唱酬贈答於長松廣蔭之下謬自許爲方外三高然而松之高也以質李之

高也以文予則文與質一無所取問其所以爲高者松不知也李不知也反而自問予亦不知也乃序十松堂詩出以問世世豈無知我者索我於文質之外乎

歲時堂文集

卷一

吳

容廣文試草序

代

西之施天下所共美也常捧腹而贖於里人皆驚以爲神東里之婦聞而效之其呻吟蹙頞之狀非不似也里人遙望則擲檢而却走等贖耳或以是而取悅或則獻笑於里門豈情好之頓殊哉妍媸之實異也西里誠美不求見美於人而人美之東里之贖則有意於求美者也美不可借其所效者適足以彰其陋耳予友容子西渡生平文章丰姿綽約一如其人見者聞者莫不悅而慕之譬諸芋

辰陽堂文集

卷一

序

蘿之女浣紗溪上樵夫牧豎重趼久立注目睇視弗忍去也及出爲制義售於有司傳誦海內容子未嘗以此自多譬西子去芋蘿入吳宮與王出同車坐同席其顏色之媚方諸浣紗溪上時樵夫牧豎所見而共悅之者豈有異與今者容子年日盛學日富名日著文日工海內之傳誦者紙價日貴予懼其傳之弗真而效贖於東里者衆也請哀其試藝梓以行世容子之文章固不止此此直西里之一贖耳其爲不贖而美者多矣世之讀其文者

當求其真毋類其似也可詩有云湖光潋滟晴偏
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當西子淡妝濃抹
也相宜吾於容子之文亦云

辰陽堂文集

卷一

序

漆天集序

昭然者其天乎垂象著明人皆見之塊然者地也
含精毓華鮮有窺其中之所藏者昭然少之謂塊
然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吾將韜晦光景泯
人我於黜黜寓古今於長夜矣子盍爲我糅之塊
然快然許可遂以十方虛空作一片紙昆明劫灰
作一錠墨兔角龜毛作一管筆四大海水作箇硯
池盡風雷雲物山川艸木蠢動含靈一一一切攝
入漆桶和合空色歌之詠之而成聲繪之絢之而
成形指之畫之筋之勒之而成文字圖畫之奇曰
塊然漆天已竟從此一劫直至阿僧祇劫窮此世
界直至恆河沙界無有一法可得一人可遇是之
謂塊然之詩是之謂塊然之文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

東樵山人跡剛鷲著

序二

送劉東谿謁銓序

東谿先生博學洽聞練達政事具泛應之才得通
方之智登賢書通仕籍待年林下事無大小一以
道心應之中無有焉乙亥之夏銓次當及計階北
上啓行有日矣與山僧驚相遇於客塵軒中忽忽
別去山僧挽之少留願有所請揖而言曰先生斯

咸陟堂文集

卷二

一

行也爲道乎爲名乎利乎夫有所爲者必有所擇
予請越俎代庖現身選官場中爲先生說法可乎
先生笑而應之曰可遂揖而請曰有邑於此甲第
專城簪纓接壤此仕宦之鄉也先生官此其晉接
乎却掃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於此土
地膏腴民俗殷阜此錢穀之府也先生官此其繭
絲乎保障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於此
貨貝充盈梯航輻輳此商旅之區也先生官此其
通工乎抑末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於

此車馬交馳供億旁午此迎送之衝也先生官此
其折腰乎強項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邑
於此民多梟獍俗尚頑嚚此聽訟之所也先生官
此其折獄乎鳴琴乎先生默然有間揖而請曰有
邑於此菁篁蔽山萑苻遍澤此嘯聚之藪也先生
官此其革面乎革心乎先生默然請者旣窮所指
聽者默而不應審所擇而弗得也還坐以思復揖
而請曰有邑於此家而絃戶而誦說禮敦詩揚風
矜雅此教化之地也先生官此其純王乎雜霸乎
咸陟堂文集

卷二

二

先生展然起曰純王哉吾旣知所擇矣異時北上
天官操詮衡者如公知我固所願也臨別索言書
此以贈先生志之母忘區區之請乎

贈吳芥舟謁銓序

鼓萬物者莫如風振萬物者莫如雷往而不戢則有飄瓦折木之勢潤萬物者莫如雨澤萬物者莫如霖久而不霽則爲霖潦瘴癘之災豈惟造化哉人固有之風雷猶怒也雨露喜也過怒則暴過喜則淫惟至人爲能從心不踰一喜一怒發皆中節順行逆行無非三昧或忽而喜忽而怒示不測之威加不測之恩所謂大機大用大經大權仁義互用而無礙生殺繁興而莫測者也次則學地中人

東野堂文集

卷二

三

飄折瘴潦之足憂已卯臘來自東林信宿芥舟先生別業雨窓夜話偶論及之芥舟深以爲然次年春芥舟計階北上行將受命神武出膺民社之寄此慎用喜怒時也共行也追述前語書以爲贈

東野堂文集

卷二

四

送吳芥舟宰沅江詩冊序

有漁於洞庭者與羅浮之老樵相遇於岐路漁問樵曰子且奚適矣老樵釋擔而對曰吾世於樵老於樵長子孫於樵朝出而夕返荷薪易米於市甕有粟則息肩焉罄復樵耳漁者笑曰子之業勤矣惜也勞而無功夫朝出而夕返始能博一飽於薪蒸少有餘而弗蓄老於樵則得矣如子孫何吾聞五湖爲方輿之腹猶人身之有五臟也洞庭居中衆流匯焉猶谷神之天府蓄於胃而弗洩也魚鼈

咸陟堂文集

卷二

五

蟹蛤之屬如取如攜鷗鷺鳬雁所居可羅可弋菱芡荇藻足備饗養之餐大貝文犀珊瑚翡翠所不畢集得之可以致富而遺子孫子欲之乎蓋從予遊矣老樵笑而謝之有頃起而問曰富在天乎在漁乎其在天也漁亦樵也誠其在漁何必洞庭夫乘百斛之舟貨於江湖之上獲僅百耳過此則膠焉而弗勝珠玉猶沙礫耳何也量有大小其所受者重與輕也譬諸胃中之藏日食二升不足則餓焉弗振已耳猶弗病也若夫過飽則死強飲則

病遂生焉此老氏之所以貴知足也吾之食於樵也斧斤所施不遠谿谷薪樵所收不遺樸橄擷之以手挾之以肘負之於後戴之於首時或不勝委諸地斯已矣及歸而售諸市良材與散木同價傳諸火桐梓與楸櫟俱燼貿之粟以炊則大烹之與粗糲均一飽也夫何蓄焉又何足焉漁者善其言也相視而笑鼓枻而歌之歌曰湖之波有清有濁山之木有直有曲寧衆濁而獨清毋枉直而就曲老樵聞而和之歌曰青草湖邊理釣絲欄柯山下

咸陟堂文集

卷二

六

看殘棋兩人別後無相識紫陌紅塵知是誰芥舟與東樵爲友出處雖殊均以廉潔相許其宰沅江也同人祖道各爲詩歌送之屬東樵以序言遂述漁樵之語弁其首幘用致世外相期之意

送李廣文還感恩學署序

爲學之要先去其名利之心晚近士習捨名與利更無以寄其心者聖人知人情之好名也故其立言申之以名教勵之以名節繩之
其後世忠臣孝子知有名而已矣知人情之好利也故其作易曰利見大人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後世商旅行役知有利而已矣之二者猶魚與鰭其勢不可兼收趨小利者必隕大名獲美名者則無厚利貴人達官富商巨賈各從所務而不相奪假有志於聖

咸陽堂文集

卷二

七

賢之學者日逐逐於攀援奔競之場非真好名也較錙銖權子母惟出納之爲吝非真好利也與好名者陽讓其利而陰致其名真好利者先市其名而後獲其利士有廉靜寡欲而膺薦仕者有輕財好施其獲百倍者此名利兼收之術也今之仕者吾甚惑之假令致身之始矢志廉隅常祿之外一介不苟取與苞苴之餽標而出諸門外雖萊蕪之釜遊魚而冰檠之操愈勵首肯之寒無氈而戶外之屢恒滿入其室者說禮敦詩聞其風者廉頑立

儒金石可貫鬼神可通羣蒙可啓四聰可達不求名而名自至又安往而不利哉予與黃斯廣文先世同譜少壯同遊廣文仕而斯身入名利之中予則隱而爲僧脫屣名利之外二人不相知也豈相爲謀乎其再返官舍也悵然有三年之別岐路握手無以爲贈聊爲迂闊之談謬以相勉實自忘其爲迂闊也區區之懷所以過望於良友者更復有說忽忽未遑及此請俟他年

咸陽堂文集

卷二

人

送李斗山謁銓序

華亭遠矣古道寂然復有船子垂釣於白鷺潭上志不在魚也而托於漁曉起推篷遙矚江干官舫解維鳴鉦伐鼓傾城祖餞接踵津亭驪歌之聲洋溢於涯浹側耳遠聽未免有情訊諸人言知爲白社高賢青雲貴客多士矜式蒼生引領久矣茲行也將受命於神武征帆遙發經過漁磯注目視之其人如玉仁陽學博斗山李君也隔江招手揖船子而問之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漁樵等也何以

康陽堂文集

卷二

九

教我船子停棹倚舷笑而語之曰吾托於漁老於漁知有魚耳他奚與焉雖然吾嘗聞諸陽晝矣晝之告宓子辛單父也曰有魚於此投綸錯餌迎而吸之惟恐後之陽鱈也味薄多刺弗利於嗜盍舍之若沈若浮若去若就不可餌以世味強以必至者鱗魴也請致之宓子善其言甫入境冠蓋遠迎交接於道宓子叱其御曰疾驅之疾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旣至邑尊賢取友相助爲理期月鳴琴單父大治蓋能舍陽鱈而取鱗魴故也昔

日船子釣盡江波金鱗罕遇今者金鱗遇矣吾當罷釣江波高詠滄浪之曲以送之陽晝所謂陽鱈者誰乎智者可無擇乎解斯義也昔有珠江之漁父一別三年來往鳳凰池上觀鰈魚之出遊知魚樂矣所以自樂其樂者則何如他時相見請以予言質之古道庶不寂莫云爾

康陽堂文集

卷二

十

送盧璣石司訓大埔序

大馬齒今年七十矣中間操觚染翰送人作吏不一而足姑舉其一焉昔在乙丑之春送同學友人黃鳴穀典教於湖之大埔越十四年送香山毛明經贍復司訓於其邑越九年至今丙戌璞石盧君由歲薦出身初膺簡命往司鐸焉其行也黨中諸子各爲詩歌以祖其道屬予序之噫一邑之學一官之守一人之身凡三見之况其他乎聊以廣文之出處徵之也四十年前予寓佛山見廣文於

爲天爲淵爲屈爲信爲飛爲蟠者何可勝道內觀已身外觀人事遂不覺夫老之將至是可笑也是可笑也廣文行矣當努力爲天下士予幸未老請拭目以觀厥成

送陳伯雲北遊詩序

憶予少時常與里中兒好閑而無事者爲觀怵之
會每遇良辰令飾褒衣緩帶約伴偕往並坐於長
橋孔道之旁觀彼過客或徒或乘或荷或擎或趨
或行或將或迎諦視久之各指而目之曰若怵以
利若怵以名若怵以色若怵以聲若怵以境若怵以
情若怵以攻取若則怵以送迎觀罷興闌一
笑散去當時以爲勝事至今思之而後知其非也
人盡怵也怵者怵矣惡知觀怵者之非怵乎陳子
咸陽堂文集卷二 三
伯雲黨中翹楚也好讀書工詞賦自恨生長嶺南
不獲交遊天下豪傑觀山川之奇都邑之富慨然
捨去滿載圖書挾生平著作以行適與山僧相遇
於孔道之旁下車而揖告予別曰將適京師也一
時送者爭爲詩歌以祖其行彙成一帙命予序之
陳子有志之士意其中之所托必有大過人者今
則攬轡伏軾馳驅萬里歷九州而相君心雖閒而
跡則怵甚彼行者怵矣送行者與之俱怵送行者
怵矣序送行詩者惡知其非怵乎予因陳子之行

遂有感乎向者觀怵之會當局不知旁觀知之旁
觀知之復旁觀之是使旁觀者更旁觀夫旁觀者
也陳子行矣至京師與賢士大夫遊請以予言告
之孰閒孰怵必有能辨之者謂山僧爲何如人

送陳調芳遊羅浮序

陳子調芳結髮稽古足不履闕嘗讀史遷書慨然有志於名山大川之遊自計遠遊必由近始近莫近於吾粵粵之近者莫先於羅浮將取道而發軔焉出問途於已經或有勉之者曰壯哉遊乎洞天之樂不可言喻丹崖碧澗瑤草琪花仙禽馴鹿往往而有子必遇之或有尼之者曰客之告者過也朱明古洞今爲坵墟鐵橋石樓艱危跋涉荆棘蒙茸鴟張狐突有苦而已吾未見其爲樂也二客皆

深於遊而熟於羅浮者耳目等耳而見聞各別情好均也苦樂頓殊陳子聞而大惑走以質諸東樵之老僧老僧昔居羅浮不下山者三年四百三十二峯至今了然心目遊則有矣未常知其爲苦樂也因陳子之疑茫然無以自解笑謂陳子曰我佛有言山河大地皆由妄想執著所成稍涉妄執則橫生好惡分別美惡顛倒取舍夫蓬頭擊耳齟齬歷齒人所惡者而登徒自愛其婦毛嬙麗姬人之所謂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情識爲之也有知之士如木人之見花鳥此既無情彼亦不驚無好也無惡也又安得有美惡取舍之見強生分別哉子行矣雲月總同溪山各別苦樂之見惟人自取子非客惡知客之所謂樂客非子又安能以已之所謂樂者強子以必樂乎陳子果神明於遊也當於苦樂之外別通一路與羅浮君相見於無何有之鄉大笑還家方信老僧之言不誣

送空虛上人叅方序

無智人不堪叅學信根未深也俗情未盡也眼目未開脚跟未穩也無福人不容叅學窮老多病疎慵孤硬不能隨衆也無是二者許買草鞋作行脚漢入選佛場中心空及第有分更有一種早年不遇作家肯叅瞎印縱微有所得奈見地偏枯百尺竿頭無轉身處自謂平實知見老實修行步步踏實地去殊不知從前所得是黑山鬼窟裏活計不是自己寶藏家珍若不掀翻窠臼虛心受益叅叩

咸陟堂文集

卷二

七

諸方發明向上一句便被從前雜毒橫亘八識田中漸成痼疾雖遇良醫汗下無術我輩出門叅學時先要將平日所叅所印所見所聞拋向東洋大海然後赤骨空拳撥草瞻風千人萬人也叅一箇半箇也叅直至山窮水盡前不到村後不到店時遇明眼人一棒一喝便從是處轉身放下千斤擔子始悔從前說虛說實早已虛妄不實矣空虛上人向字空實曾於華林會下得箇入處與山僧盤桓日久知其所得實則實矣止是不虛思一藝之

未得其便丁丑秋發足叅方枉道入丹霞與山僧作別索言爲贈山僧乃無福人也窮老出門不見客於造物嘉其行也笑而謂之曰昨日空實今還實否實應諾諾更謂之曰昨日空實今能虛否實無以應因易空實字曰空虛昔者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實也以盛水漿堅而不能舉實也惟其實也是以大而不適於用莊子以其拙於用大也令虛其中以爲大樽可以浮於江湖而登彼岸此道所以集虛也空

咸陟堂文集

卷二

大

虛行矣倘過中流適與狂濤噬波卒風暴雨相遇時當虛舟以濟之必有隔江招手而來者

送丹霞願來首座南遊詩序

前丹霞予知之最後後丹霞予知之獨先早年嘗與之遊慨然有名山大川之志偃蹇餘生草屨未辦丹霞絕塵先奔予則睨乎後矣年來丹霞首衆立僧予嘗以名山大川期之今春治裝還高涼省覲將乘興渡海赴幕府請一時同人送之以詩噫此豈丹霞志哉丹霞方將置身孤峯絕頂頻視一切珠崖溟渤猶切堂杯水耳今且以芥爲舟截流飛渡一朝大笑歸來乘大願船御風而行從衡海

咸陽堂文集

卷二

元

岳之間其志固未可量老樵老矣請與丹霞別峯相見弁言於首幘以壯其行

送而卓師參方序

乙亥九秋予與而卓師約爲五嶽之遊冬入丹霞共畱度歲越春解制師邀予度嶺予以丹霞山水高深不忍卽別師乃結伴而行先日過寮與予話別索言爲贈予謂凡贈人者必視其人之所少而卓聰明特達本分完具未嘗少欠絲毫山僧雖喙長三尺思有補於良友別無可說惟憶去秋同舟北來舟中無事相對劇談謂造物小兒最忌我輩身處濁流志托清高於三界六欲中未出謂出未

咸陽堂文集

卷二

三

破謂破從空中幻出幾處窠臼而陷阱之於十字街頭建立寶坊弘堂敞閣板響鐘鳴雲水駢填香詢選造是名熱鬧窠臼於幽邃無人處結構一所尖頭屋半把茅七尺椽木足草足人閒境閒是名寂靜窠臼於深山大澤中貯下一區丘壑懸崖峭壁怪石清泉可以逃名可以終老是名休歇窠臼於通都大邑中構造一間接官驛亭使備灑掃輪蹄輻輳迎送交加聲譽播聞交遊光寵是名榮達窠臼於三家村裏管得一座古庵伴作巫祝善信

似像香花終繹談婆娑禪說應赴法是名利義窠
曰從上五種窠曰造物小兒一期建立我輩已事
未明脚跟未穩不免境緣所奪業力所牽有入門
之路無出身之策墮在小兒圈積中十嘗八九山
僧一入丹霞便不忍去是落在第三窠曰尚有第
一窠曰畱與智者自爲決擇而卓行矣當憶前日
舟中之語努力著鞭膽風撥草遇店便投逢山暫
住譬諸香象截流師子反擲去來自由方是好手
惟是丹霞山中有箇窠曰最深最毒山僧到此別
咸陽堂文集 卷二 三

有出身之路直至一拳拳倒一脚踢翻造物小兒
只得一場懣懣奈我何奈我何

送姪冀朔還姑蘇序

伯兄九谷子宦成於鄉子之國既老而家於姑蘇
乃捐館焉嫂氏齋居教三子如父之生三子事母
殊謹事無大小必白出無遠近必請得請乃行耳
大姪冀朔長主門戶旦夕承歡必先諸弟未嘗一
日違色笑也嫂之愛其子也亦如之其去墳墓也
三載矣乙酉賓興春三月先歸本籍待舉於鄉過
予禪室喜其來也問訊嫂氏得安勝已次及行李
曰斯行也母命乎請而得乎則告曰老母許我揚
咸陽堂文集 卷二 三

名矣至秋觀場不得志於造物予深惜之忽忽歲
暮復來告別勉畱之曰母旣汝許當無汝憂盍爲
墳墓計至春婦除啓行未晚乎曰向之許以名也
名不可得復不遑歸貽門閭戚矣請辭知其不可
畱也乃遣之行行未幾靜中思惟不覺失笑古人
云官廢於宦成孝衰於妻子非也仕之以貪墨敗
者多由於宦之未成冀速成之仕則慕若不得則
熱中焉孺慕殺滅矣豈惟人子哉慈母之愛其子
亦復如是向者嫂姪之在姑蘇也慈孝相依未嘗

暫捨忽以科名之故母忍割愛而命其子子復曠厥晨昏以事遠遊爲名故耳假令秋試而捷惟公車之是急又何暇於言歸今者遊子儼裝急於報命也豈以名哉孺慕之由於衷未容少假耳名不可無也無之無以報其父母名不可有也有之愛慕寢衰矣古之至人常自處於非有非無若有若無不有不無卽有卽無之間可有可無無不可者愛慕天性也豈容有情入之予思逃名久矣顧名於我何仇哉而逃之也以此自笑笑至日夕不知

咸陽堂文集

卷二

三

笑所從來書以贈莫朔之行持入吳中富有識者見而笑之

題送行圖示東華姪廷始蘇序

耳目之所不及而出諸口者曰妄語聖人所以存而不論也耳可得聞目不可得而見務飾其說以眩俗曰綺語聖人所以論而不議也耳聞而目見矣未嘗置身其中越俎而代爲之謀曰饒舌聖人所以讓而不辨也不以耳食不以目覩不以形踐惟以意會神遊收天下之名山大川入於方寸一動念頃周流六虛憑陵八極視十洲三島五嶽四瀆如觀掌中卷摩羅果出諸口似諸人能纖悉而靡遺者曰卮言大易所謂擬議之以成其變化也東華姪生有美質頗能脫略於俗情從父遠宦遍遊江陵郟城之間吳越齊魯古今名勝足跡幾遍身雖隸籍金閭心實不忘桑梓年二十有奇兩返丘園三度庾嶺長途跋涉江山之奇瀟灑之險身之所試足之所至嘗耳之目之宜其知之詳而言之確也去冬歸粵今秋還吳里中諸子繪圖爲詩以贈其行問序於老僧老僧今年六十有六矣殊守一丘臥遊五嶽臂諸殆井之畫不復知有東海

之大其視東華盛衰遠近之跡奚啻天淵人各有幸有不幸焉無足道者斯圖也摹寫山川人物之勝歸程岐路之詳固曠乎其大觀矣已而注目尋思卷中之畫畫中之境境中之人中之賓主膠青而塗丹者披圖而索句者耳之所聞者十目之所見者一身之試之足之至之者惟姑蘇之歸客耳老僧旁觀不欲取信於耳目又不能倚重於身與足也姑從大易之所謂擬議者卮其言以弁之幻緣未畢遊興尚存他年按圖問津覓諸阮於閭

門之下當爲東華更進一解

送悟止上人收白骨序

悟止上人憫遺骸暴露之慘與其徒數人拏舟載具以往窮山竭澤凡有所遇就地瘞之地無遠近江河谿澗斥鹵潢汙舟之所通靡弗屆也境無夷險怒濤齧波黑風暴雨興之所至靡弗之也分無差等王臣厮役旅魂國殤目之所見靡弗收也悟止之爲是舉也不要福於天不求助於人不干名於衆胼手胝足弊衣垢形不遑自逸必盡大地之枯骨蓋之藏之而後已噫悟止之心良苦矣悟止

之計亦拙矣衆生自無始以來汨沒生歿海中曠劫委形積爲枯朽如須彌虛如恆河沙不可比量而數計在悟止分中自蓋自藏尚不可得何有於其他予謂不然昔北山有愚公者懲大形王屋之室已也聚室而謀將夷其土石投諸渤海之尾其婦疑之河曲之智叟笑之鄰之孀妻弱子則往而助之操蛇之神聞之而思請命於帝令夸娥氏之二子負二山分厝而避之自是而冀之南漢之陰無龍斷焉今悟止之願亦猶夫愚公之志也斯志

一立盡十方利土微塵世界消歸悟止分中一彈
指頃度盡無量無數無邊衆生成就無量無數無
邊佛事衆生自無始劫來委形棄蛻累累藉藉於
白楊荒草間一彈指頃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
毛孔放光動地回憶向時扁舟蕩槳雨笠風簑俱
屬前塵影事然後停橈舞楫大笑還家臭腐神奇
悉皆銷隕安得有黃壤白骨煩爾悟止挾鋤持鋤
哉悟止行矣直至水盡山窮屍橫遍野白骨撐天
時節正好滿船空載月明歸也既嘉其志歌以送
尺牘堂文集 卷二 三
之一歌曰舟曉發兮谿之游鼓蘭櫓兮客與百歲
骷髏血未乾捷筆笑指來時路再歌曰舟晚泊兮
江之上狎野鷗兮蕩漾收拾鋤鋤一事無西方懸
鼓遙相向三歌曰舟夕宿兮蘆之汀秋風清兮月
明寂寂夜深人定後漁燈唯伴野燐青歌三闋悟
止放舟浩然長往時夕陽在山烟波縹緲岸旁送
者延佇望洋不知所屆各爲詩歌以堅其志爲予
序之是亦鄰之孀妻弱子助愚公以荷擔也其不
爲智叟所笑者幾希矣

送吳謂公遊西粵序

善夫莊生之言遊也以逍遙冠南華一經之首夫
道何取於遊遊何取於逍遙哉九有之大六合之
廣人生其間未有居而不遊者門庭以外達於鄉
國漸抵京華縱其所適有遠近之殊無非遊也名
山大澤通都巨邑吾所當遊之地也車者徒者負
者戴者吾所同遊之侶也士爭名於朝賈罔利於
市智圖巧勇鬪力皆吾遊中所經歷耳聞而目覩
者也惟至人得逍遙之樂遠近夷險無入而不自
得焉大而大用之爲北溟之鵬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遊也小而小用之如斥澤之鷦鷯翔蓬
蒿之間細而等於野馬塵埃乘化往來於明窓闕
隙之中亦遊也無在而不用其逍遙焉古今之善
於用大者常虛其中故能浮於江湖泛泛然去畱
在我物不得而夭闕之倘不善用則爲五石之瓠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爲瓢則瓠落而無
所容若是者何也虛而通者故能自致於逍遙中
有物焉則其所遊容或閤也吳子謂公聞中之樂

夙負雄才遊於鄉國文章詞賦有瀟灑出羣之致同黨之士未能或先之者其志大才高宜爲九萬里之適而乃俛首榆枋與鷦鷯鵓鵲輩同爲物外之遊匪其中之至虛曷克幾此今年仲春忽治行李操奇贏而適西粵茲行也將爲圖南之鵬耶爲斥澤之鷁耶其大其小吾固不得而知之然其中之逍遙吾知吳子必有所以自得者矣啓行之日同學諸子各爲詩歌以壯其行索予序之爰述莊生之旨弁言於首幘

四供冊序

庚辰之夏圓捷開黎壽七十有一及門諸子盡世間所有各修供養靡不傾竭師皆却而弗納鮮有愜其意也予時養疴東林未獲隨衆致禮越次年初夏能強起矣猶區僂匍匐不辭跋涉策杖入山謁師於天湖之芻廬思所以爲獻者而不得也且念世間所有師已却之於前又不可以前所已却者更復賻之於後思所以愜其意者又不可得也友人李子仰喬善爲丹青往就之謀令作小品物

色凡四種爲怪石供者四爲花卉供者如之果蓏供亦如之瓜與蔬合而爲四亦如之畫旣成出以示客客有疑爲褻者予笑而解之曰人情莫不欲壽祝以壽者持不壽之物以獻非所以爲敬也夫金帛飲食類皆易散而易壞不足道也至於石雖堅有時而泐花香與色有時而萎果熟則蒂落瓜蔬逾時其黃而隕之數者生於化工未有造而不化而不造者其勢不可以長久予嘗聞之絹素之壽以千紙楮半之非二者之能永也加之以丹

鉛膠青之色揮灑繪紉之妙斯永久耳由是觀之造物之工不如畫師之工化工之壽又不如畫工之所謂壽者以是爲獻庶其恆於師意乎既以語客還而思之師以儒門澹泊棄俗出家承事雲頂嚴淨毘尼德不朽矣經營大利支撐祖庭功不朽矣著書辨惑警瞶提聾言不朽矣跡師生平其介如石其文如春華其質如秋實其教育人人如瓜蔬之味適於口而悅於腹無復世味之腥葷徒事大烹之養而已師之於道高矣美矣假令僧繇擲威陟堂文集

卷二

手

慶童子序

家威聖又以己巳之仲春再舉仲子覽揆之日請立名於焉。曰有取乎大易積善之旨字之曰慶蓋欲乃祖乃翁咸顧名而思義爲子若孫者將慕義以成其名也其慶也可慶也其慶慶也可共慶也嘗聞古之壽者以十年爲一泰祝高年者五十爲中壽六十爲週甲七十爲老八十爲耄九十爲耄百歲曰期凡此皆世所共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咸思製錦稱觥以誇耀於鄉黨孰知嬰鑠而翁呱泣而童相去幾何不有始何以有終不有童何以有翁哉是翁可祝童亦可祝也於是自我作古創爲一泰初開之慶爲文以祝之客有獻疑者曰鰥鰥之佩見譏於風人謂其鰥等無序也今茲之舉無乃過乎予曰否否所謂鰥等非是之謂也摯紳之事所養傲之素封之事窮乞效之章逢之事椎埋效之頒白之事髻鬢效之謂其不知量也大易之數乾坤爲老六子爲少老可變而少不變以消息之理觀之孰如慶日賓於寅過中則是月

威陟堂文集

卷二

三

生於朔既望則蝕以盈虛之數揆之孰如慶壽爲
衰微喜懼相仍少爲壯始富強可恃以盛衰之形
較之孰如慶廊廟超名市塵罔利祿祿之嬰冥然
無事以勞逸之勢徵之孰如慶壯夫思闢老人貪
得赤子之心純一無易以習氣之變方之孰如慶
毛施眩目鄭衛聾耳混沌未開吉祥止止以理欲
之界繩之孰如慶機與年深過隨齒長童心未搖
聖功可養以美惡之習考之孰如慶子不究夫大
衍之策乎一爲生數十爲成數一不生於一而生

咸陽堂文集

卷二

七

於十十不成於十而成於一循環無端達乎千億
今茲之慶譬諸行遠者發軔於堂皇爲山者權輿
於一簣其漸進而有序也孰如慶以爲躡等不亦
惑乎客無以難遂各爲詩歌以祝之山僧倡之諸
公屬而和之書之於冊爰當屏帳其視世之製錦
稱觥誇耀鄉黨者不有間乎序既成繫之以詩曰
羨君孤矢正逢辰三祝從茲事事新萬仞嵩丘方
一簣千年松栢始三春生來渥水龍駒種催老華
堂鶴髮親他日賓筵稱壽者老夫應是百年人

積社序

代

莊生之言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是道之貴乎
積也雖然積金而封焉世謂之守錢之虜積粟而
饒焉世謂之倉中之鼠等積耳得失攸分可不慎
與善於積者寡多而益寡取不傷廉周急不繼富
與不傷惠世又烏得而非之我輩身居士林志存
施濟雖未擴充其事不妨小試其端遂與同志約
節其膏火之餘日積一文月計三十歲計三百有

咸陽堂文集

卷二

七

六十合數人之積通三年之計得錢若干屬之能
者典之出其贏餘爲每月望日贖放物命之貲或
遇顛連無告則分以濟之亦仁民愛物之一端也
其視錢虜倉鼠之積不大逕庭與議旣成請證明
於神以要之名其會曰積蓋有取乎大易積善餘
慶之義以相勉舉世積金積粟唯子母之計出納
之吝者可以風乎

送山棚山人出家詩序

出家無中人非大智則大愚不爲大賢必大不肖
盡大地窮古今如來門下焉有中立之徒哉山棚
山人先我爲人遲我三十年而後爲僧一時同人
見而喜之聞而惜之各半也其喜之也曰昔日莖
九今之山棚早年慕道中年信道晚年入道末年
聞道八十行脚趙州未老也惜之者曰六十不得
爲比丘七十猶稱求寂菩薩現身下座驅鳥蹴等
前行高沙彌獨不能爲種松道者乎東樵聞而笑

咸豐堂文集

卷二

七

之曰諸公之論膠矣惡知世出世間有所謂大智
大賢之士未出娘胎度人已畢善來比丘鬚髮自
落者乎彼丈夫也此丈夫也視碌碌者流智愚賢
不肖相去何如而可以恒情律之耶山棚難染未
幾別衆入山黨中之能詩者詠歌以贈恐其未忘
世見也弁以一言俾世之出家者毋作中立之想
焉吾與山棚當不孤立耳山棚青螺山李氏子生
有氣骨深明大義常與之遊知其爲人大智大賢
山棚善自爲之愚不肖乎吾知免矣

咸陟堂文集卷之三

東樵山人跡刪

跋誌銘

石洞遺稿後跋

先師在日予與陶子握山相約出家爲方外之遊
予竟絕塵先奔被先師一手按定穿却鼻孔握山
遂巡畏縮幾番錯過竟以白衣老奴牖下憶先師
坐脫時予歸自羅浮隨俗執喪了無戚容握山過
弔哭不能起予笑而已及握山歿予往哭之一如

咸陟堂文集卷三

一

握山之哭吾師也客怪而問曰人盡友也師一而
已心喪之哀殺於三月固有說乎予笑而解之曰
昔有三人同幽犴徃朝夕束縛普共出離未幾甲
以無罪雪乙則挾藩以逸遺其一獨在縲紲甲與
乙謀所以出之不遺餘力無如囹圄日固計無所
施及甲考終乙往弔之雖有存亡之感猶幸已與
甲之出於獄得正而斃也在獄者聞之則號辭欲
絕自以爲楚囚之餘生反不若禮魂之先歿哭之
慟爲生者也後竟卒於三木乙往哭之存亡之感

固不異於疇昔猶痛已與甲之獨免不能出幽囚
於桎梏哭之慟爲歿者也夫悲哀之情緣感而動
無從之涕君子惡之况至人前效兒女態哉客遂
釋然已而入室觀握山讀書處廢紙盈案檢之得
先師遺稿若干言及小傳一篇持還梓之以貽後
人使微見先師之麤跡不忘故友之苦心且爲挾
藩而逸者幸之也

咸陟堂文集

卷三

二

藏稿後跋

傾盡如許肝膽結得幾箇朋友究竟得心無多費盡如許精神作得幾篇文字究竟得意無多晚年寡交慎言漸知揀擇眼中止存一兩箇眞朋友篋中止畱得一兩篇眞文字不免見隨日新多半化爲虛假始知交遊著述二者皆無定論反不如一切放下得大快活年老心灰正好束之高閣藏之名山直待蓋棺方有定論

逢場集後跋

鼎湖山圓老師得戒阿闍黎也晚年彙其生平著述名曰塗鴉中間所載大抵蘊澹泊寧靜之懷稟清淨瑩潔之質具聰明特達之姿負堅剛骯髒之骨出網常名教之門入枯槁寂寞之室以高標獨立之身處頽波濁流之日奮惡辣孤硬之手操鋒芒圭角之筆爲嬉笑怒罵之文挽脂韋滑稽之失世之受其笑罵者渺不以爲輕薄而妒嫉之由是而獨行踽踽窮年兀兀大不理於衆口不見容於造物驚之與師所謂同病而相憐者也辛巳之夏入山安居自恣前十日師授善命爲編次展卷三復因之而自有感焉向使吾師生與佛祖同時靈山會上當不遜於多聞之慶喜曹溪門下又何有於江西之馬駒斯時也正法方興宗風丕振師且註經弘論代佛宣揚之不暇何暇爲不平之鳴取嫌於末世哉奈何生不逢時所見所聞可傷可痛遮之不能捨之弗忍不得已而寓諸微言聊寫其悲天憫人之志俾有血氣者庶幾激發而猛省

焉此世之所謂輕薄者正吾師之所以爲厚耳彼
曉曉者烏足以知之爲才不逮師遇與師等年來
出辭吐氣輒見憎於流俗乃往還溟渤三入深山
求把茆蓋頭而不可得返躬自咎未始非夙昔口
業之報今老矣無能爲矣從茲焚棄筆硯絨口結
舌寄食湖山清泉白石之間日執中解侍師左右
師有言句記而錄之師語卽吾語也夫復何云

出家二十頌後跋

鼎湖山圓長老博學多聞高談雄辯昔遊曾叟之
門今入瞿曇之室以東方之滑稽詮西來之妙諦
著爲文章凡數萬餘言爲諸方膾炙筆墨之餘遊
戲爲出家二十頌抑揚激發殆無剩義已已秋予
謁公於鼎湖手授一帙命予跋之予捧讀至三覺
其意淺而味深言近而指遠譬如靜夜之疎鐘有
耳共聞如昏衢之炳燭有目共見如當陽之毒鼓
生可令灰如返魂之神藥灰可教生如火宅之清

涼熱可使冷如寒谷之重纘冷可使熱將盡天下
之人而難之染之禪之律之而後可噫公之志亦
大矣公之心良苦矣蓋自正法陵夷宗風不古名
雖出家實爲名利徒登戒品殊昧清規所謂出家
者不過工文詞習梵唄營屋宇美衣食置田宅畜
徒衆能事畢矣如來門下何樂有此此編之作不
得已也讀是編者又不容已也請公存此於笥中
勿以示人懼爲衆的世有知者當傳而誦之其於
出家之義不無少補焉遂跋其後時有客在座起

而問曰圓公二十出家而頌止於二十句使父母
未生前出家已畢更從何處下註脚邪予笑而不
會

九帶堂詩跋

昔大慧說法目諸方爲海蟄禪而自比於海蟄蓋
謂諸方以弔詭爲智方寸九曲惟恐以實法與人
徑山則肝腸淨白開口洞然有目共見無多宛委
也此語流布古今人皆宗之後來說法往往從蠡
而捨蚌何與意者深之則拙易藏淺之有瑕可指
耶今之言詩者亦復如是工聲律爲精微忽性情
爲淺露尋至鉛華相尚纖巧爭新風雅一道蕩然
無遺此徑山所謂海蟄禪也天藏法叔受囑愚關

洞徹玄要晦跡三十餘年當機垂語盡得杲祖芳
規一棒一喝如獅子哮吼聞者莫不識真間或寓
遊戲於翰墨以文字而作佛事惟假聲律以舒寫
其性情不外性情而神明於聲律一開口頃放百
寶光照天燭地譬如月滿胎呈珠藏澤媚龍宮甃
市莫不覩其光怪此徑山所謂海蟄禪也年來吟
詠盈篋偶爾出其一斑爲管中窺豹者方便說法
命驚較閱授諸梓人工既竣因憶昔日白香山晚
年好道嘗出其散帙於庭燭大炬焉命一童子誦

之嬰媼聽之識字而解義者畱之否則火之而已
今觀白香山集中多坦白平澹之言艱深而苦澀
者未之見焉未始非童媼之功也驚竊願自附於
童媼矣公之自視爲徑山爲香山也優劣何如

送愚破比丘還匡廬詩跋

愚破智者破愚有力不以情牽不爲形役愚如勃
敵智爲枝戟愚如堅壁智爲矢石攻之必破不待
朝夕破之則空不存朕跡今歲高秋省覲同光返
策廬阜斯行也愚已破矣身若行雲心同流水安
得未破之愚前村後店橫生荆棘哉一時同人各
爲詩歌以贈共行裝潢成軸愚破笑而受之漫然
不置可否噫予與諸子其真愚乎何言之不善默
也愚公不愚當有以破其愚者

陳氏家抄後跋

子性陳先生予同學故人也予年十有三與先生同受知於鱗石汪夫子之門同時入學同補郡博士弟子員年齒相去蓋雁行也聲氣之投則鍼芥也先生世其家學雖身列儒林嘗神明於天官書之言間語予以吉凶休咎之應若鑿鑿而有據者予之家學則異是日惟章句是務未暇此也聞先生之言茫然莫辨未幾鼎革予絕意塲屋盡棄所學從異人遊授三式書歸而究之憶先生昔日之

咸陽堂文集

卷三

十

言若合符節乃就先生與之商確往來問難多所發明時先生名噪宇內求尅擇者門外之屨幾滿矣予則書劍無成持所學以問世世訾知者由是廢然猛省返而求之性命之旨中年去家從佛佛制沙門不得肄習星曆機祥風角之術家不得藏手不得執口不得而談也遂焚而棄之無片言之遺嘗聞先生自言其道日精其驗日確其造福於人也日以捷於影響與予所聞於師者殆華梵之不相曉又茫然也始悟莊生之言謂道不欲雜

則擾擾則憂此仲尼所謂執御成名子雲所謂

心學奕楊朱所謂多岐亡羊學貴乎專且一也先生世守家學始終不易所尚在國爲純儒在家爲肖子名聞著於一時利澤施於後世無他專且一也予年六十有奇少而爲儒長而好遊壯而學仙今老矣乃返而求諸性命之旨深悔從前所好不專今既專矣而前路無多一旦無常不免功虧一簣反不若同學故人不小成而大用之之爲愈也先生老年授其術於子孫陳子式基復能變通其道咸陽堂文集

卷三

二

此山范後跋

一部論語不曾說著此字非遺之也文字爲實義此字爲空諦尼山老子欲後世學者從有名處求無名名有解處得無解解藏却一此字一部論語盡在其中論此論也語此語也心此心也理此理也一以貫之而已此山山人得此旨哉山此山也人此人也詩此詩也文此文也拈出一此字此山山人亦在其中一狀領過且道藏却是拈出是待將父母未生面目庖羲未畫文字粉碎爲微塵捏成陟堂文集卷三

全

聚成一箇方許說著此字註脚

題答張揚二公詩卷後

野人得芹食而甘之盛誇其美於豪家之子豪家子聞而悅之食指動矣索之不得求之不得啖之以利復不可得曰場圃無之深山廣澤閒而一遇不可要以必得也豪家子益信爲奇物庶幾見之若饑渴焉居無何大召賓客野人乃盈筐而至曰今晨採薪於野得之止此恐不復遇撮口腹之奉供鼎食需幸加匙匕主人與客皆大悅促庖人烹而薦之甫下箸而氣觸於鼻味澀於口不及嚥也成陟堂文集卷三

全

衆共吐而詈之以野人爲大愚予謂野人固愚要知其愚愚在獻耳於芹何咎夫芹本美獻諸烹羊烹羔酒馨脩馥之下則惡耳逮夫杯盤狼藉室溫未醒時菹而醢之可以消食淪而羹之可以解酲豪家子方將啖敵之不暇孰得而吐詈之予野人也幻寄烟霞屏跡城市片楮隻字不入豪貴之門非矯也愚有吐而詈之者偶遇珠江內史傾蓋如故其行也自忘其愚送之以詩是野人之芹也嗟有見而吐詈之者囑爲覆藏內史持去

邑若張子白出以傾之謬見賞識署中皂侯楊君
賞識亦如主人二公皆天下士也張以詩文書法
妙冠一時楊爲崑山作者旁通禪趣於野人之芹
吐而譽之同矣既不爾爾且啖歆焉意其中必有
所取予初不知也未幾以公事入郡舟泊通津返
輿從却肉簿徒步吟直入野人之居野人跣足
見客揖之坐問姓名知爲顯者猶未卜爲知己也
二公自述夙契立談頃相得如平生歡日夕不忍
辭去賦詩畱別歸舟見寄予屬而和之錄成一軸

咸陟堂文集

卷三

三

是又野人之芹也邑君方將有事於民社崑山佐
以簿書佇將奏最循良置身金馬玉堂之上視山
澤靡猶斥鴳耳野芹之獻得不吐而譽焉何以故
意者畱之筒中爲未來際消食解醒之助乎予有
知己矣當歸耕二禺之鄉與二公爲方外之遊山
處語默互相發明野芹之獻寧止此耶旣錄前詩
書此卷後

石浪園詩集後跋

丹砂脣青黛黃赭綠畫之色也匪以粉素爲之質
水墨爲之骨則其畫不神風雅一道亦復如是名
山大澤琪林竹院花晨月夕揮塵班荆貴游傾蓋
好友連牀詩之所山作也假無高僧韻士偕之唱
酬索然俗矣脫離粉墨又焉有真畫乎哉蒲澗何
子先朝冢宰文孫翩翩佳公子也鍾紫水黃雲之
奇擅朱霞白鶴之譽所與交游皆當今鉅公偉人
下筆爲詩琅琅然黃鐘大呂也豈折楊皇華得韻
咸陟堂文集

卷三

三

頑於陽雪哉竊慮世之知蒲澗者淺讀蒲澗詩鮮
能深入其微到此不妨諦當未曾開卷當觀第一
義如何是第一義石浪園一部結集神交道契聲
應氣求者誰

程母壽言跋

昔人有以膜罵而作佛事者有以嬉笑而作佛事者有以歡喜讚歎而作佛事者皆一期建立無有實義昧者不知也老僧晚年法緣輒軻婆心叨怛常以瞋罵爲人而人我怒嬉笑爲人而人益怒計無復之今則請以歡喜讚歎爲人人或怒我焉豈情哉譬諸餽遺酬酢之禮焉貽我白金報以鋤鉅則怒黃金則喜貽我黃金報以白金則怒美珠則喜何也所出者輕所獲者多也程母楊太君之慶

咸陟堂文集

卷三

一百

普同塔誌銘代

澹公之開山也無所不用其周詳山旣開矣不可無佛佛不可見顯之以像像不可褻奉之以殿因而廣之諸佛菩薩之堂廡樓閣次第落成入知有佛矣不可無法以提唱之遂建方丈崇法堂現法王身踞獅子座匡徒示衆爲人天軌範人知有法矣不可無僧僧之所重無過生歿佛與法了生歿之指南也若能從此了去參學畢來去自由無佛可師無法可說矣無如像季佛法式微僧風板蕩說得行不得行得了不得開山主人不免從生歿二途爲同住僧作絡索解姑以不了了之二時粥飯三事衲衣覆體充腹不致饑寒所以養其生者至矣四大假合有生有老有病有歿頤養有堂藥石有室涅槃有龕所以送其歿者備矣唯是一靈已寂皮袋無歸大火翻身餘灰未盡一旦投之清流委諸草莽雖欲以不了了之其可得乎澹公一日過予道及此事唏噓感歎予爲惻然爰捐淨檀塢工運石卜地於丹霞之西建普同塔塢一

咸陟堂文集

卷三

五

區庶生順久安共有同歸之樂無復暴露之憂十方雲水至茲土也常念生歿事大無常迅速專精辦道同了不了之緣其於佛法乃相應云爾塔既成爲之誌而銘之曰

一箇塔無縫罅十方僧無高下塔中主無假借塔中賓無家舍塔中境無代謝塔中人無怛化有亦假無亦假四衆同歸無晝夜

陳德山墓表

震旦之南有大長者德山陳公與予有宿命之契不欲明言恐不知者以爲弔詭姑近言之憶予少時銳志於聖賢之道遍歷都邑壇塾間求一眞儒無或當者中道棄家從佛初爲雲水之遊識人多矣求一眞僧旣無所遇不得已返而求之正信之丈夫最後識長者於稠中覲面恍如夙昔中間針芥之投因緣契合非泛泛之可比甲子春予歸自珠崖乃截衣受具始知梵行不蓄生像蓄須先請

諦信近事不苟出納者爲淨財主遍入聚落無可托者最後識長者告以故許之而不辭其爲因緣者一侍兒大機瓊產也初於長者無謀面之雅一見相視如父子給其衣藥飲食令不匱乏助成戒品資送還里皆長者之賜也其爲因緣者二自是來往無間寒暑予厭塵囂乘興遠遊時或離索每一念及輒復相尋壬申五月長者示疾旬日不起予遠在客次一夕夢長者過予作別若遠行狀明日遄歸長老端坐室中知予來也一笑而逝其爲

因緣者三六年三月孝子潘灝灝卜地於寶塔岡之陽葬有日矣予在山中忽復心動買舟歸里日已將夕遇故舊於途告以長者詰旦奄交恐弗及之雞鳴早起往視窆事棺就壙矣土猶未封若有待者予至臨穴乃閉泉扉其爲因緣者四又數年修治封塋予復一過其家碑碣磨治佇望予來爲文勒石以表其墓予弗獲辭語三子曰此因緣也予果不來當有譽墓之客孰如世外真契言之足信事之可傳乎長者系出陳氏諱元翰字屏甫法

名法端號德山先世由閩入廣考燦庭公娶魏氏生三子長者行三兄弟孝友內外無間言考妣繼喪孺慕泣血蔬食飲水不茹葷鮑三年服闋哀念未已禮事高僧稟受五戒爲淨行優婆塞以此身心資報罔極斷殺放生樂善好施惟日不足嘗於廳事之旁卜地築室淨設香花莊嚴寶座奉瑞相懸幡幢日與仲兄率諸郎姪晨夕禮拜梵唄之聲鐘磬之音徹於戶外過里門者莫不側耳駐足歡喜讚歎謂傳雙林龐襄州今復見也長者平生大

常存心誠信道篤律身嚴與人恕嘗有負千金之券者一笑投之水火口無宿諾踐必如期由是義聲震於閭閻四方縉素樂與之遊行旅賈販接踵於門受恩而尸祝者指不勝屈捐館之日遠近聞訃莫不歎悼巷哭罷市良由忠信所孚豚魚可格也蓋聞菩薩三昧慈悲方便誓度衆生捐已利人有所不惜長者世出世間念念不忘普賢行願生平事佛如父敬僧如師視一切人如兄弟家人之誼與末法之長城中流之砥柱也向者山僧以長者爲淨財主自慶得人今已矣鄧人不作斷鼻奚施數年來別求淨主因緣不可復得此吾道之所

以窮也悲夫

瘞齒誌銘

無位真人假館於五濁之鄉得四大之室遂居焉
室外六懸一戶戶無扇鑰啓閉出入莫知其時堅
白氏有子三十六人性剛而好鬪遇物善決主人
令爲守關左右大小上下動止各居其位守其職
無相越者滑稽氏生一子與主俱來性柔能屈善
爲說辭辨別旨否主人特專任之使居於內應賓
客司出納焉堅白氏後進之臣也恃其衆且力與
滑稽不相能一日主人方食召米氏之熟客令滑

辰陽堂文集卷三

三

稽俟諸門內米氏之黨有石生者嘗與俱來堅白
氏列戟於門格之使退石生弗聽排闥直入衆共
搏之爲石生所傷挫其前鋒衆遂潰乞援於滑稽
稽不與鬪委曲辨別石生不戰而屈主人愛滑稽
之柔順通變而懲堅白之剛愎自用也漸疎堅白
堅白嗾滑稽之軋已也思中傷之伺滑稽與客對
食乘其不戒闔戶攻之噬其膚血流被體滑稽忍
隱弗與之較謹之而已未嘗報復居無何堅白之
徒相繼辭去客有問於滑稽曰子何快耶

堅白氏之子也嘗語之曰天地之道陰與陽也陽
之性柔與剛也剛之勝柔直以方也柔之勝剛
伏而藏也夫好勝者必遇其敵強梁者不得其死
二玉相攻必有一缺兩兵相接必有一折彼徒知
剛而不知柔能用而不能藏也予受命於天與主
同休亦與同戚一動一靜唯主是役一語一默惟
主之適與物無違物莫得而傷焉彼恃其堅有時
而磷恃其白容或可涅後形共生先形而滅錚錚
之易缺孰若庸庸之多福乎堅白氏聞而笑之曰

辰陽堂文集卷三

三

滑稽之義墮矣予方以先去者爲幸彼反以爲恥
也予與若皆客也當居亭富盛之時食同嗜似同
味立言豎義頤指氣使人胥聽之匪我之剛無以
濟彼之柔因彼之柔益以成吾之剛夫何歎焉迨
夫火宅將傾桑榆日暮糟糠不飽菜根是茹出辭
吐氣困心橫慮予與若均有形之累無生之樂是
以見幾不俟終日予方以先去者爲幸彼反以爲
恥何也主人聞二氏之諍不相下也兩說解之曰
宇宙微塵也百年瞬息也四大一室也

主外爲客皆塵中之塵鄰虛而莫辨者也以塵合
塵類弗齊也以空合空混知處也千秋萬歲舊宅
當遷主人揮手出門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
二三子睜乎後矣何去而先後之足云二氏聞主
人之諭其諍乃已主人別爲築室以待堅白之去
客爲之銘曰其來格格其去索索孰後孰先同歸
于宅堅乎白乎韞而藏者客乎

咸陽堂文集卷之四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記二

舍利塔記

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爲一切衆生現有相身說無生法合四爲一析一爲三無不落斷是謂法身有不落常是謂報身卽有卽無非常非斷是謂化身住世四十九年化緣已畢乃於毘舍離國娑羅雙樹間示般涅槃露紫金身令衆瞻仰取

咸陽堂文集卷四

一

足無餘然後入滅滅已開維碎金剛體爲末舍利一天二龍三人分受八斛四斗各於其國爲塔供養蓋自阿育輪王驅役鬼神建造八萬四千浮圖徧滿瞻部耶舍望氣負鐵金輪僧會行道顯聖東土自是而後天垂地涌流布人間如來化身一道平等中土邊地示現吉祥乘緣應感不別凡聖見色聞聲同臻解脫仁人孝子資報莊嚴此我世尊末後化身無刹不現今茲像季相皈依悟法身之真常知報身之無常也韶州丹霞山淨明寺

南本松江孫氏子得法於洞下天然和尚晚年出其承錄之資鑄造銅塔一座供如來舍利於中以期資報先是天翁開法丹霞之歲匡廬棲賢三峽橋畔舍利無數從地涌出初不知其爲瑞也尋發土得斷碣一片鐫云咸平庚子歲建此舍利塔衆方信爲希有重修制底匣而藏之後棲賢僧於其故處淘汰土石得遺散舍利無數分布諸刹丹霞遣僧迎歸建塔於海螺峯頂澤翁後以別緣得此鑄塔事之期於過去父母靈骨歸藏之地奉此寶

咸陽堂文集卷四

二

塔鎮於彼山永遠供養俾見聞隨喜咸證真常回向生恩莊嚴報土噫澤翁之所以事佛事親者至矣昔如來成道淨飯父王捨位出家摩耶夫人上生叨利聞佛說法俱證無生今者澤翁嗣法丹霞主席名山說法利生報佛恩德傳燈續燄顯親揚名其於四十九載之微猷等無有別父翁德化範和尚受蒞千峯母氏德修心菴主棲真淨土孫氏一門同登法席遠紹襄州較之淨飯摩耶詎有異與我比丘光鷺目覩勝事稽首和南瞻仰

爲之記昭示後來起方之士契斯旨也當於多寶
塔中平分半座爲澤翁父母常寂光中安身立命
之地若作報恩會去不唯辜負澤翁辜負如來亦
復不少

丹霞山記

佛法西來盛於韶石蓋自少室傳燈新州應化曹
谿一滴法乳淵源靈樹雲門雙峯諸山鼎峙幅輳
悉稱名利其間一丘一壑之勝恒爲造物之所祕
惜不敢輕以假人必待佛法昌明天人輻輳然後
山澤之氣藉以潛通苟非其時非其人未易言此
也韶之撤邑屬爲仁化大江東注直接曹源佳氣
鍾靈爰生仰祖丹霞福地居縣下游孤峯峭壁萬
象森羅寶實山之奧區化城之天府也久厭塵境

積想名山偶陪勝侶乘輿南來舟入錦谿遙瞻丹
嶠冉冉如赤城之霞卷舒天半髣髴天人仙聖乘
猊駕象來往於卿雲縹緲間變化萬狀真幻一如
誠宇宙之奇觀見聞所罕覩也舟行漸近翹首山
光紺宇珠林交相掩映譬諸乾城樓閣出沒有無
不可端倪天上人間茫然莫辨甫至山別峯精舍
板屋數椽跨峯絕頂佇立江干若端拱揖客之狀
過別峯登舟入園寮抖擻客塵而後杖策登山石
徑紆迴羊腸九折攀緣磴道行絕壁間十步一息

喘急不能自禁山半有亭少憩須臾復行半九
層級而上至山門僅數百武耳不啻行百里半九
十之勢山門石壁榜曰丹霞字廣盈丈向所見者
僅方寸耳門之上顏曰別傳寺門內老僧候客舉
槌槌乃入既入復升階丈餘過葦橋至客堂爲三
巖高處開山故址也信宿客寮次第如家舍紙牕
竹榻好友論心蕉雨松風故山入夢倦枕初甜晨
鐘送曉披襟出門俯觀海日儼如身入蓬瀛脫屣
塵界飄然忘返矣關此山者始於嵩道人道人虔

咸陽堂文集

卷四

五

州開府也姓李名永茂字孝源河南鄧州人舉明
進士歷官給諫秉直不阿出使畱都值甲申之變
北面痛哭矢志捐軀乙酉歲開府虔州守禦諸賊
大有方略四方義旅倚爲長城旋以外艱去官治
卷嶺表遂居於此此山舊名長老寨詔人之避
者居之四圍陡絕壁立梯懸三尺當關萬夫却舍
誠天險也初公入嶺尋山下築捐粟得之與介弟
儀部鑑湖公奉母及室人數千指結宇山中夢
巖壑之勝大類故里之丹霞因以名之

螺諸峯色如渥丹燦若明霞名稱其實故也屋後
有巖如堂如房制出天然不山穿鑿遂名之曰天
然巖前天然丹霞主也豈山靈畱識俟諸再來更
爲丹霞別開生面耶公居山讀禮時事日非期於
終隱乃激於忠孝弗能自恕服闋趨行在拜大學
士未幾卒於蒼梧儀部鑑湖流落嶺外者十餘年
幾經兵燹室家安堵恃丹霞爲樂土亂旣定鑑湖
挈家還里念此山無主求可托者謀諸同鄉水部
汪公鱣石汪與前都諫金公堡同朝金以直言忤

咸陽堂文集

卷四

六

旨滿成清浪棄俗出家禮雷峯天然和尚受具改
名今釋字澹歸尋受記荊不欲久居聚落也覓佳
山水爲雷峯老人建立道場弘法匡徒於孤峯絕
頂汪公鱣石以告鑑湖鑑湖喜曰大小丹霞前後
天然造車合轍昔人畱識適符其名燒佛漢再來
人此山有主矣遂券而歸之壬寅歲澹公乃入丹
霞伐木墾土因李氏故址漸增築之建大雄殿於
長老峯之麓殿前爲尊天堂殿後爲法堂殿之左
前爲禪堂中有庫司後爲佛母樓禪堂之左

積厨後爲藥師樓樓左爲毘盧閣閣左爲監齋堂
爲客堂堂前爲支天殿左爲檀越堂上爲紫玉臺
下爲葦橋右達客堂左抵山門爲出入之要津殿
之右前爲地藏殿後爲方丈丈室之右爲大悲閣
爲彌陀閣爲兜率閣閣之右爲松園園右爲正氣
閣先是鑑湖還里旋入丹霞爲僧名今地字一超
閣其手建也未幾示寂就地爲建宰堵坡奉漢壽
亭侯於高閣李公超公並位一堂爲開山檀越茅
竹芳泉恍如昨日往來憑弔想見其人觀止矣經

咸陟堂文集

卷四

七

畫之始澹公先有圖說後來創造未必盡然蓋束
於地勢因其高下而變通之大率多岑樓而乏矮
屋上以奉事三寶下以留客居僧拮据經營歷十
有七年而後落成創造之艱誠可念也山後一徑
出於松園緣崖直上丹梯鐵鎖磴道凌虛始至仰
觀目眩足濕久而習之白叟黃童躡屐荷重疾如
飛鳥不復知其險也石梯兩折中爲御風亭少休
步履上爲海山門白板雙扉無復局輪風雲出入
自爲闔關既入門遂進一徑至晚秀巖下板石

爲塔院香火院左爲海螺巖澹公示寂於常洞靈
骨還山建塔其下旁一徑出長老海螺二峯之間
沿螺峯之麓行數百步爲大明巖李公故宅遺址
在焉鑿石爲池乳泉噴涌清泠可掬池上架閣奉
祀龍神李公遺構也遵山而東有路登陟舍利浮
圖踞螺峯之絕頂雄偉堅緻望之絕然俯視萬山
若天龍八部環遶其下山下岐路左出復歸晚秀
右歷山陂曲折上下道經虹橋抵片鱗巖巖下有
菴菴左一徑下臨無地過者慎之復陟數峯爲龍

咸陟堂文集

卷四

八

尾石石下爲舵盤巖朝陽巖桐子禺山角立巖下
攀藤頽視二巖松竹如尺幅畫圖屋宇人物一覽
而盡環市諸峯復得來處約半由甸由海山門還
至松園無別徑也出寺門左旋爲一線天歷數峯
下平田緣石磴而上爲霧隱巖青松翠竹蔽虧雲
日面長老峯如隔帷幙故以爲名巖之幽邃者也
半山亭下右出小徑道經夢覺關行二里許爲錦
巖古剎巖廣十餘丈深半之穹窿如大廈石紋斑
駁狀類蓬窠連錢錯落丹青陸離非雕飾比也出

錦巖取徑入半寨石壁峻峭遠望無路既至則一
綫入雲緣苔蘚間縛竹扶持魚貫而上較海山門
更爲險絕既登嶺環山而入山半有菴依巖穴中
石漚四布不甚爽幽深入無路山門據石壁上懸
梯乃登行數百步爲入山路岐上爲龍爪巖菴宇
倚壁竹木森然仰首龍尾諸峯如在天半下爲洪
巖一逕曲折抵山門萬仞壁立菴居崖上結構殊
精選山仍遵舊路無別逕也遶丹霞一市約二十
餘里晨粥而往午飯而返中間巖壑之勝峯巒之

咸陽堂文集

卷四

九

奇造物化工不可思議見聞所及恐或失之巖陳
大略聊志勝遊云爾聞諸人言昔憨山大師開化
嶺南欲建道場心賞茲山極力圖之竟不可得遂
開朝陽巖而止大抵名山出世與佛法相爲表裏
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遠近遲速之數有主之者則
有守之者有作之者則有成之者向使金李二公
身際昇平盡瘁廊廟丹霞半壁埋沒於荒榛斷梗
中彼無憂患戮辱之加此有煙霞猿鶴之趣出處
隱顯各自爲計安得有金碧輝煌龍象蹠踏與曹

谿諸刹相爲鼎足哉學道人世出世間亦復如是
宇宙之大山澤之奇其爲丹霞者再矣繼此而出
不謂無之苟遇其人則高建法幢否則翦光泉石
耳夫復何憾

咸陽堂文集

卷四

十

多異山記

客有宦於珠崖者過予別極道海嶽之高深聞之神往忽作浮海計遂與之偕初至境客會同城外陋巷卑濕居人推魯求一可遊之地與同遊之人兩不可得謂向之告者過聽而信者不少審也客有馮子合谿者邑明經士老而不倦於遊者也與之遇傾蓋如平生歡拉予至其家坐未定先致問此中有名山乎則告曰莫多異若有高僧乎曰莫多異之圓達若有清泉可飲乎曰莫多異之靈泉

咸陟堂文集

卷四

七

若此中茂林邃壑可休可息美田廣畦可耕可植信有之乎皆曰莫多異若者遂誠然信之欣然悅之約與晨往是夕宿合谿舍燕奇香具茗飲一啜甘之合谿曰此靈泉也海外風土客至焚香鮮陳湯點一勺靈泉今始爲知已用耳西窓剪燭話至五鼓山雞拂羽合谿起戒僕牽黃犢二乘月微明並行而東漸聞海濤遠近與松風相答若轉隻輪車入空谷中不自覺其爲高深也合谿揚鞭遙指朝雲出岫宿霧涵山恍惚有無間爲予言曰此多

異山也兩人舍犢而徒緩步行吟緣逕以入逕轉九曲乃至山門洞然別有天地遊目四顧又不覺其爲高深也山犬一聲竹扉半掩主人出定下牀迎客則圓達也逆而問訊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予應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早行人相視而笑合谿亦笑攜手入室道話欵曲直至日出三竿聞捷椎聲乃起就食食訖復坐淪泉試茗味如向夕更清冽耳主人徐起引客出觀泉脈曰是泉之靈由寺而著寺之名因泉而立寺以泉靈靈不在

咸陟堂文集

卷四

七

泉泉以寺靈靈不在寺到寺觀泉當識賓主予曰飲水知源畫蛇添足圓達躍然旋起繞寺一市攀藤直上亂石縱橫偃挺林木間圓振策先客入石膝中俄聞鐘鼓聲振林木予與合谿跡之圓端坐磐石持杖叩石而聲之謂客曰此石鐘鼓也予從之叩石者三問答機緣有詩紀之須臾風雨大作覓路下山山逕雲封咫尺莫辨是夕宿山中雨過月明山光如洗坐至人靜山後隱隱聞鐘鼓聲問之圓圓曰此無情說法也予曰山鬼伎倆耳已而

寂然黎明策杖獨尋故處石鐘鼓不可復覓攀援絕壁得小洞於羣石中深廣十笏高僅半額俛以入寬然可坐坐久衣袂下馥馥聞有香氣心竊異之隨拾巖中土石草木種種皆香持出巖外仍木石耳捨而去行百餘武巨石穹窿兀立如繖蓋可覆十人坐四旁石乳垂下恍若流蘇纓絡之狀參差巖蕤不可指數還以訝圓曰此香巖華蓋洞也二處皆稱輿區常有神物守之老於此罕或遇予僅獲一至不可再矣佳客初來遽踐斯境名山

咸陟堂文集

卷四

主

虛左矣請畱主之予乃欣然挂搭無復故山之戀一日經行次力陟岑巘見巨石橫於絕頂中圓末銳可轉運如轆轤石平藉之倚以不動三尺牧豎稍一撼搖則磕磕有聲微風濟之聲隨風轉亦復如是聞諸人言世稱風動石云因憶昔日生公說法頑石爲之點頭非動非靜卽動卽靜不離動靜不爲風力所轉是名真頑是名真動爰顏之曰點頭石紀之以詩信步下山直至東山之麓榛莽中仰首絕壁二石相倚百有餘尺上竅一穴如井

天諦觀其中疑有石屋四面峭然不可登陟訊之圓曰此合掌巖也峻極孤危過客望而裹足鮮有探其勝者頃年縛竹梯之路再折而後入真天險也以險故不利於登臨遂棄之置普同場爲化僧藏骨之所予歎惜良久興不自禁懇圓達爲我梯之初歷石坪遵小逕攝梯而入入則房屋宛然中雷通霄東窓望海皆天作匪人爲也返而謀諸合谿買地於山之陽遷置普同然後伐木積薪焚燔崖石石爲剝落崖漸高潔鳩工選材刻爲補陀

咸陟堂文集

卷四

西

大士踞師子座專位巖中自冬迄春巖事乃竣奉大士登巖是日樹繞卿雲天垂花雨日珥月華海光輝映見者聞者歎爲希有日夕予獨宿巖中述爲長歌以紀其勝揆厥初心將終老於海上矣越三寒暑因念久厠僧倫未圓戒品幡然有南詢之志復以院事歸之圓達瓢笠還里夙願未酬名山在望念之每爲悵然嗟夫盡大地皆山也予生而好遊身之所居足之所至耳之所聞目之所視未嘗見其爲異也等山耳旣異之矣且多之何與良

以境有真幻人之所見不無道俗之殊萬境本開
道眼同之俗眼異之視其所見何如耳異者異之
道場異也主賓異也泉石異也巖壑異也一草一
木無非異也異而同之道場同則主賓同主賓同
則泉石巖壑一草一木無往而弗同焉者矣予去
多異而所得於多異者不更多乎晚憶舊遊述爲
之記

重修化城院記

有大導師現大神力行大方便大寶山接引大
衆同歸寶所念彼行人中途飄泊善施權巧幻作
化城令大心菩薩山主居亭一切菩薩爲之左右
有土木翦午躬親版築者有芻糧委積先備有無
者有埽逕下榻接待往來者有重門擊柝謹防暴
客者中間相見賓主歷然過去當來聖凡不一有
不涉程途一超直入者有信宿遽虛宵衣夙駕者
有暫念苟安去而莫決者有未半途而退舍甫祖

道而還車者有欲南行而北轍捨周道而百者
際此山窮水盡家遙店遠時涕泣窮途徬徨路
大不乏人導師顧之倍生慈悲再救菩薩委局
旋此化城之所由設也吾粵之有鼎湖寶佛之
寶山也開闢以來雲水駢臻龍象蹴踏山前有路
上接端州接導無人將虞露宿疇昔之歲有願輪
際明二芘芻者嶺表真僧雲頂高第也後先繼志
終始同心卜地於山麓之黃岡創爲別院顏曰化
城永與十方行脚暫結一宿之緣不餓二時之供

二公之爲衆也至矣無何而三衣隻屨示化孤峯
流水行雲同歸傳舍客堂閑寂僧室蕭條白板蛛
封畫梁蠶食青山綠樹漸見荒涼翠竹黃花倍增
惆悵有大比丘覺興長老戒嚴臘長行苦願堅曾
建大利於湖山片瓦尺椽多由心力監院事於雲
頂十方常住盡竭支持一日來自上方經過下院
觀化城之不振募布地於有緣道俗景從人天助
喜不日則月革故鼎新拚此風燭之軀誓爲粥飯
之主從茲百城烟水撥草瞻風經過此地當知向
成勝堂文集 卷四 七

上有路慎毋久挂鉢囊也須破釜沉舟直到懸崖
撒手然後振衣千仞大笑一聲多謝居亭飯錢剛
畢若不如是請還化城喫痛棒去

瑞雪恭記

予客丹霞之明年歲在丁丑履端之二日杖策遠
遊盤桓山水之間半月乃抵仙牛嶺崖石峭削林
木蒼蔚無復蹊徑攀躋喘息方下峻阪豁然洞達
別有天地衆山環抱如芙蓉瓣皆內附中間有地
平曠幽邃廣袤數十餘畝田雖磽确然澗水下流
可引而灌耕之逢年食八九人無分衛之勞向有
古剎遺址湮其名矣興廢年代不可復攷山之左
宰塔坡在焉山麓爲菴土壁茅茨殊有山居之趣
成勝堂文集 卷四 八

比丘雲石居之先是雲石得戒於丹霞予作羯磨
於雲石有師資之誼予是以至至則松門不扃排
闥直入雲石執禮殊謹是夕畱宿山中視其栗餅
則懸磬也問其所以曰比年無雪歲且不登是以
貧耳予聞而惻然明發下山訪唐洞諸菴十有二
日乃返將歸丹霞道經仙牛薄暮山色黯然黃雲
彌布識者謂天將雨雪予初不之信也夜坐擁爐
與雲石話至五鼓忽然六窓交暎如琉璃光意東
方既白也門戶視之則大雪盈尺四山瑩澈草木

懸鐘洞然虛白上下一色驚異久之還坐待旦未
幾晨鐘逸響遠雞迭鳴披衣復起出門四顧雨雪
紛紛若飛絮撒鹽誠有如昔人所喻者獨立諦觀
變化萬狀不可紀極或如玉龍白鳳驤首矯翼飛
翔空中莫之夭闕或如羽衣霓裳天女散花舉綯
袖懷皓腕隨風上下或如天魔八部披銀鎧乘霜
戟揚素旗麾霓旌出沒雲際或如乾城樓閣卽幻
卽真化城寶山非無非有若斯万比未易窮其變
而盡其神也流連數日雪晴乃別別時雲石請爲

咸陽堂文集

卷四

元

山菴立名予因有感乎此山之貧以無雪而荒耳
今既有雪矣雲石可以休心辨道無復粥飯之憂
同居徒衆盡力耕耘不致有糲乾水溢之患昨朝
之雪豈非山川之靈造物者之瑞應邪遂顏其菴
曰瑞雪菴之有取乎雪也其義廣矣一者住山鐵
漢先有榜樣昔日雪山老子麻麥忍饑竟以明星
悟道祖翁田地人人有分也一者地名仙牛宜食
雪山水艸然後茁壯修廣具有大力駕大車出大
地衆生於火宅又牧人所當知也予老矣信之

樂將結茅此山與雲石偕隱中間一麻一麥一水
一艸均雪山之所有合賓主而共之未知山靈許
可否旣以名菴作爲此記繫之以詩曰山菴臨別
索安名信手拈來却現成取次雪晴春艸長白牛
飽食好躬耕故山麻麥舊家風莫與兒孫說異同
不見明星見山色冰消瓦解日頭紅

咸陽堂文集

卷四

子

重修月華寺碑記

嶺南古刹之賜名月華者二皆有肉身菩薩出現其間在韶州之曲江者爲智藥三藏國師在岡州之慧龍山者爲行宣大覺禪師向予北遊道過曲江舟泊烏石遙見土屋數椽在曹谿之下游舟人指予言曰此月華古寺智藥三藏肉身不壞至今儼然如生右俯谿流乃昔年嘗水畱識之處予聞之肅然起敬因憶岡州之有月華月華之有大覺也二公相去數百餘年敕建賜名若合符節豈非

咸陟堂文集

卷四

三

前者應化後者再來耶考智藥來自西土大覺生于震旦皆聖賢也溯自一葦渡江單傳直指隻履西去人法兩空神明其道者既返一靈於大寂又何皮袋之可畱嘗竊疑之久之而得其旨昔瞿曇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化緣未熟則畱有相之相示之以有令人瞻仰取足此肉身設利所由建立也化緣熟矣乃出無相之相示之以空此隻履單提所以去而不返也岡州邊地也諸祖聖師之畱肉身者五月華其一耳向使大覺當

前於荷澤歸衣鉢於慧龍吹法螺鳴法鼓示法要傳法燈十方虛空悉皆銷隕又何有於幻泡之遺軀哉蓋惟月華之明尚晦月面之佛斯彰古鏡之鑒韶光金剛之體畢露此我大覺禪師所以自覺覺他無剩無欠也粵稽月華之建由來古矣自唐元和間節度使孔戣奏請敕建賜名月華宋景祐間按撫使張浚箋奏表摺追崇徽號寺建在石碑聚落之中祖位在大雄寶殿之後歲時伏臘香火不絕祈禱晴雨如響應聲閭閻士女莫不知有證

咸陟堂文集

卷四

三

悟行宣大覺禪師之可皈依大寂光中所以寓無相於有相攝有相而歸於無相者夫豈有二致哉年代久遠滄桑變遷紺宇珠林頽于兵燹上泥下濕積以流塵將有棟折榱崩之虞不免踵事增華之舉康熙甲戌歲合衆捐貲重修佛殿金繩寶座煥然一新矣美中不足大願未圓惟祖師堂廡弘誓殿閣道謀築室因循至今領袖無人也圭峯山懷公長老歸自名山重遊桑梓大眾懇請佳持月華懷公慨然首肯以土木自任遍募十方勸募

喜一時捐助水赴雲屯鳩工落成弘堂傑閣金碧
碧煌肉身像淨土以莊嚴淨土藉肉身而永久譬
諸日月經天光華復旦千秋萬古直與曹谿一脉
葱嶺單傳並垂不朽又何必執無相之宗外有相
之教哉遂爲之記附以管見序列善信有漏之恩
仰助聖主無爲之化云爾

重修慶蓮菴佛殿碑記

我佛之教與聖人治天下之道相爲表裏其移風
易俗之微權殆謂過之當今之時學佛者幾遍天
下通都巨邑名山大澤皆有叢林猶京師之有辟
離州縣之有學校也荒原闢市窮陬僻壤茅菴竹
院棋布星羅咸有高僧主之亦猶黨有塾師家有
外傳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教化之行惡可以地之
遠近道之異同而忽之乎吾粵叢席首推鼎湖湖
山之僧分化於四方指不勝屈去山八十餘里地
咸陽堂文集卷四
名沙頭有慶蓮精舍山中耆宿鐵影比丘開教斯
土鄉之士女咸知皈依敬相與酥金庖材築室以事
之四事供養時無匱乏比年兵饑衣食維艱遠近
信從始終如一尋而鐵公順世殿宇漸頽其徒頗
知向上樂道安貧守師遺構不忍捨去鄉人感其
德化相爲勸勉布施如昨頃歲豐登各出秉穗之
餘重修殿宇煥然一新工既竣囑予爲文以紀其
事予因之而有感焉當此哀鴻遍野公私交窘之
秋雖使桑孔復生頭會箕歛鞭扑追呼之不暇

未能必其輸將之恐後也縉衣者流無催科之權
乏繭絲之智而鄉之士女翕然信之傾竭財力
施比肩彼善政者猶不能得於民財善教者竟有
以得乎民心其移風易俗之微權不更深且遠乎
使今日之教民者皆如我佛端拱無爲行所無事
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其於治天下之道庶矣夫遂
書以勒諸石

鹿門圖記

前鹿門者誰襄陽龐德公也後鹿門者誰岡州區
公源生自倣也名之者誰鷺潭屈公修也畫以似
之者誰槩菴鄭公日晉也其人遠矣聞其風而起
記其事而傳之者誰東樵跡刪鷺也惡乎聞之令
子百泉君子也嘗語東樵曰先子生五歲失恃九
歲失怙甫就外傳未卒業以心喪去塾世日多故
家日多難同生兄弟後先不淑焚焚之孤形影無
聊閱歷漸深諳鍊漸熟年雖少漸有成人之器初
咸陽堂文集卷四 美
結髮有志四方挾策遠遊近則高涼瓊崖遠而吳
越閩楚靡弗之也菽粟麻枲日用之常靡弗蓄也
文犀大貝山海之奇靡弗居也循是以致富弗
屑爲也晚年倦遊罄其居積購圖書豐酒食與古
人友與今人遊日惟力行善事施及三黨計有農
餘然後置田宅長子孫焉田僅數畝屋止一區曰
五男子賢也當擴而充之得謹守如我衣食豐足
免於饑寒入此室處可蔽風雨足矣倘不我若多
財厚藏階之爲禍爾人皆遺之以充我獨遺之以

安麗德公之言也予何爲獨不然翁之自做也如此此鹿門之名與鹿門圖之所由作也昔皇甫謐集唐虞以下至於漢末二千四百年爲高士傳自披衣至管寧僅九十餘人爾德公其一夷齊弗與焉爲其以身徇名也夷齊讓德清風振乎千古孔子仁之孟軻聖之論者乃無取焉疑過於刻猶曰慎名況無其實乎後世江湖魏闕不能勝而從之猥自託於隱以鳴高幾失實矣故君子嘗汲汲乎慎之今之鹿門猶昔鹿門也而近於名吾知免矣

咸陽堂文集

卷四

七

鹿門之偕隱也家有士元爲從子翁之後起也吾友百泉爲冢君其文章行誼真有如韓昌黎所云文義卓然能外聲利不厭貧賤者其今日之區冊乎難兄難弟皆彬彬乎國士也過鳳雛遠矣德公生當炎漢之亂見幾遠引翁遭陽九百六能以明哲保身名乎實乎百世下當有定論東樵與百泉遊有日矣披圖爲記從其實爾豈復知有名哉旣以盛德許其翁尋以大業期其子又非僅驚潭棨巷區區爲紙上陳跡已也

咸陽堂文集卷之五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記二

一卷記

故孝廉盤野高公手置園林爲晚年休息之所擬建菴舍延僧主之事未就中道捐館公與先府君同舉於鄉山僧於公世誼猶子也建菴之志蓋有所屬其沒也園林歸之長君長君承先志割園林之西偏前臨清池後接周道爲山僧建菴一間三

咸陽堂文集卷五

一

棟中奉大士左爲檀越堂右爲僧寮後爲香積堂山僧樂其園林之勝遂寄跡焉名其地曰東林堂曰望遠蓋以地接東郊林木蓊蔚亦倣遠公之遺意也菴顏曰一願居亭主人信心堅固徒衆學業始終純一也入此門來當知宇宙之大止有一菴菴之主止有一僧僧所叅止有一則陳烟公案會得一棒一喝不會得一棒一喝咄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丹霞山代焚記

丹霞環山皆石也一徑紆廻行絕壁間稍不加謹則失足於不可知之地負薪上下往往苦之山中艸木不足供釜爨勢不能不取給於別境常住所出無僱倩之費遂不免分勞於同住開山後定爲常例現前衲子每單一月荷薪六千斤乃得休息古人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爲法忘軀當如是耳雖然除茲像法之秋人抄正信賣柴腰石之流渺乎難覩諸方學者乃有三種優劣其一飽粥飽

咸陽堂文集卷五

二

飯向長連單上坐枯木禪上也其一出離染從文字邊闡揚佛法次也其一衆懷偷安在大衆中早眠晏起下也三人志趣不同清濁互異最下者不足道矣其間禪學義學之徒要皆具有智慧夙負辨才可以撐持法社建立門庭無如出身文弱稟質尪羸初入此山志求休歇一朝驅之隨衆督令出坡艸屨扁擔晨出晚歸薪樵煎蘇日無寧晷旣負初心易生退屈此住山之所以難也予守韶陽之明年歲在辛未夏之四月奉命詣直隸

殿舟入仁化道經丹霞夙聞名勝未及登臨遂捨
車以徒力陟崇巘晤澤萌和尚於丈室適樵使徐
君仁化李令同在賓席坐談之頃詢及山中所缺
者惟有出格高僧皆以坡事之苦事衆去之深爲
惓惓遂與徐使君李縣令同時發願捐貲置產爲
常住雇倩之費俾十方雲水永遠息肩議既定南
韶鎮高公樂昌曹令聞而喜之助成斯舉相繼斂
金一百八十兩授丹霞知事人置立田庄歲計所
入共一百八十石以備雇值立石爲誌從此百城
咸陟堂文集卷五 王

烟水入此山來不妨休去歇去中間倘有苦行高
僧勞形修福運水搬柴自是住山本色萬一力不
如心則有爲法無爲法離文字卽文字各從所好
當不失爲佛法中人須念我輩外護一片苦心及
時努力毋效躲懶偷安早眠晏起之輩甘自居於
下流虛消信施是所望也

華嚴卷記

九夏安居歲修常業良因華嚴非以看經貴聞過
眼自悉日晨起披卷若有入室禮出華嚴精舍建
立緣起請爲之記語客曰子知華嚴法界之大
乎法界之量不勝方寸橫亘十虛豈窮三際細之
入於微塵廣之周大千沙界忽於藏海中無量世界
現爲娑婆娑婆中現爲瞻部瞻部現爲震旦震旦
中現作華嚴精舍是菴之在藏海也直微塵中不
可說不可說復不可說之一微塵耳忽於鳳城之

咸陟堂文集卷五

四

北建立道場橋雲之旁畱得一片閒田地遂有黃
狀元現宰輔身布金得之有大沙門一葦公現聲
聞身築室居之有大弟子西永公現有學身先後
守之復有宰相之子儀部公現大臣身買鄰菴之
半拓而廣之復有邑令王公現宰官身易摩訶爲
華嚴顏其菴以新之復有在家菩薩善信男女各
各現身而爲說法捐貲勸募次第落成屬西永公
主之從前入境無非法界所有不可添設不容湊
泊時節若至共理自彰不入華嚴不知華嚴

之大不入華嚴法界不知華嚴僧伽豈建立之由
老僧現在法界中日閱華嚴未騎牛覓牛無絲無
起忽說華嚴緣起大似屋上架屋華嚴主人當有
下語

重修西華鄉橋道碑記

昔有孔道傾圯行役苦之父老曰不築將爲跋涉
憂謀諸當途之顯者顯者曰吾疾行乘馬緩行肩
輿擁彗灑掃夾道而趨吾路之平也久矣舍而問
諸富家之子富家子曰吾入而恣睢出而虛邪所
寒暑雨綏步安居諸公路未平耳吾何有焉兩無
所答乃返而質諸里中好善之人善人曰吾以方
寸爲坦途仁義爲康衢日用爲徒杠名教爲乘輿
人步亦步人趨亦趨不疾而速不馳而驅吾路平

矣容有不平焉者如之何父老悵然竟罷其役聽
其路爲沮洳至今惜之之三子者皆有所挾以見
盈故不能虛已以利物貴者挾勢富者挾利善人
挾名所挾不同其驕且吝一也吾粵有大善人曰
逸峯陳長者生平事親至孝常以身禱減已算以
增母齡事兄和而能就與人泛而能愛及物公而
能溥平居無事取予分明受用菲薄殆無異於恒
人一旦見義必爲如水赴壑如雲致雨沛然莫之
能禦責育弗勝也究其中之所存常虛然若谷退

然若伏欲然若有所不足夫豈有所挾哉見
之見寒裘之見貧周之見病瘳之見危救之見歎
收之未已也見飛翼之見潛釋之見市曠之見涸
澤之未已也見聖希之見師之見善言則依之
見善行則儀之未已也見塔廟而金碧之見關隘
而柴柵之見康莊而甃甃之見蹊逕而墾闢之見
津渡而舟楫之見橋梁而木石之不問力之勞逸
家之有無事之難易凡有所見於其目有所動於
其心者必竭蹶而趨恐或後之是豈有挾而然哉

咸陽堂文集

卷五

七

充其樂善之心不要福於天不責報於人不求名
譽於後世出遇雲棧之危天塹之險七盤九折之
坡鳥道羊腸之嶺一彈指頃蕩爲平原夷爲大陸
皆由其中無所挾而後有所成有所成而終無所
挾故至此也南海之南爲順邑邑之東北隅爲西
華鄉鄉有路一區有橋三架久而不治長者過而
止之惻然有動於中捐貲助役未幾告成九達之
途當四往之衝千尋之虹跨百尺之澗修之者以
無偏無黨之虛心建蕩平之皇極行之者於如系

如矢之周道得視履之考祥各滿其爲善之量而
已矣又何挾焉予歸老空山聞斯盛事援筆大書
弗能以已千載後當有好善之士過而問焉與逸
峯相見於成梁除道之表忘其勢利化其名心庶
幾其進於道乎

咸陽堂文集

卷五

八

蠅岡華光廟重修記

并刺東注萬派朝宗永帶清漣舟航鱗集者汾江之水也江之東浹有山聳然而高蔚然而秀南枕溪渤北接雲山東西二樵旁峙左右衣冠佳氣鬱乎葱蔥者蠅岡之山也山之西麓廟貌巍峩香火絡繹仍舊貫而鼎新因形勢爲恢拓者下園之古廟也廟之中儀像儼然垂裳端拱赫濯聲靈陟降上下者華光之神也神之蒞茲工也不記歲年其保障一方也不別遠近其致福而弭災也無復貴

咸陽堂文集

卷五

九

賤賢愚之等蓋由人傑而後地靈地靈而後神降蠅岡一區纓紳接踵問交衢負耒橫經家絃戶誦數百年如一日皆神之賜也向以廟近山陬地多嵐潦宇輒頽而改作基欲圯而重興今夏端陽帝神嶽降士女駢臻老幼咸集拜祝之下共觀棟將崩案稅漸蠹上漏下濕非所以肅几筵而陳俎豆也仰觀屋極則有昔年重修之歲月在焉拒今三百餘年後來繼起當有踵共事而增華者眾中共推能者爲之領袖持冊沿募得金若干

庀材經始於辛巳年七月落成於嘉平之朔堂

廊廡門坊廚灶煥然一新高廣倍之土木磚瓦之費有加於昔規模弘遠矣告成之日擊鼓迓神復入正位鄉人羅拜尸以祝之同時在廟各陳所請鄉之章逢而士者起而祝曰贊之未通也請以神爲羔雁仕之未筮也請以神爲蒼龜神其許我哉耕於野而農者起而祝曰爨其乾矣請以神爲霖雨滂而溢矣請以神爲息壤神其許我哉居奇而賈行旅而客者起而祝曰文犀大貝請以神爲龍

咸陽堂文集

卷五

十

斷天塹雲棧請以神爲梯航神其許我哉頌白而翁黃口而童者起而祝曰願可養乎請以神爲爵醕蒙可啓乎請以神爲導師神其許我哉問津而迷者久病而困者起而祝曰多岐泣矣請以神爲南車二豎劇矣請以神爲針砭神其許我哉時日將晡神具醉止而祝者弗休謹呼之聲溢於廟外羅浮之老樵分衛過門駐足而立衆謂神致之使來也持所請以質之默徵神聽老樵笑而語之曰法界之性惟心所造神之福人慈母之心也人之

有求於神赤子之欲也赤子之欲無厭慈母愛子之心亦與爲無厭今茲之衆咸以一心之誠爲神立廟彼體物而不可遺者惡知其不應欲給求如所請以赴之乎神雖不言在天之靈必有以許之矣衆謂老樵善測神心能代神語果神致之使來者也延之入廟授簡於帝座之旁援筆而爲之記

龍潭祠重修記

昔晉記室郭景純謂靈洲曰南海盛衣冠之氣當晉之世人物之盛萃於江左是時南海遠在荒服聲教未洽而其言若此豈非靈氣所鍾有開必先善審氣機者先得之乎夫氣之翕而聚也必有神焉守之氣之流而行也必有神焉宣之事有先後時有蚤暮必有所以主之者神焉而已佛山爲南海巨鎮貨貝之所出入仕宦商旅之所往來聲華文物之盛擬諸京邑說者謂景純畱識蓋兆咸陟堂文集卷五三

於此此鄉有神曰真武玄帝保障區宇有功於民不可具述景泰間渠魁黃蕭養聚衆流劫鄉人奉神以守屢獲冥助賊遂以殲有司疏厥功請封典敕爲靈應歲令所屬州縣奉祀一壇載在邑誌父老子弟至今能言之神之廟食茲土也據形勝之上游接靈洲之佳氣委蛇隆伏越阡度澗延袤數十餘里乃止爲神靈之所居祠初名曰龍翥形家者言玄武司水龍得水而變化斯神乃鑿池於祠之南爲錦香爲灌花二池

久漸涇灌花今爲平地錦香尚在苑以白石綠以
雕欄復刻石爲龜蛇之狀引流種樹其間爲遊覽
者臨流環觀之所尋亦淤塞池水漸涸雨潦時至
交衝溝塍爲之洋溢是坎離不交山澤之氣不通
也爰議浚之謀諸衆衆曰可小諸神神曰可質諸
星曆諸家之言僉曰可乃醵粟釵金鳩工運土不
數月而事畢集告成於神神默許之自是而後衆
流之水以池爲歸盈科而進放乎四海龍得水而
神益靈龜蛇得水而遂其生日星雲物得水而著
威陟堂文集 卷五 圭

其精文之瀾詞之源學之海得水而成其名倚默
休哉神之在天猶水之在地也神之降福於善人
猶水之就下也人之受福于天亦猶水之翁受也
挹之注之則覃而潤疏之淪之則流而行潛之蓄
之則停而平激之汰之則湜而清凡此皆人力之
爲神心之所默許者也工既竣勒石以紀其事

天河廟記

神之在天猶水在地也江淮河漢無遠弗屆溝洫
滕剛潢汗行潦無細不通鬼神之神之德之盛亦若是
矣雖然水之行於地也四方定位高下殊勢坎流
艮止容或窒之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接崑崙而
下流天下之水皆源源而弗竭此天河之所以廣
大有本天河之神所以體物而不遺也鄉之名天
河也蓋以岡州分野屬于牛女前臨大江接戕牂
之下游旁峙二山左曰牽牛右曰織女天作地成

威陟堂文集 卷五

西

匪若昆明池之鑿石取像也昔人名此爲天河蓋
有取焉家斯土者譚蕭梁郭四姓聚族環居烟火
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福茲土者康公地祇也天妃
海若也龍母雨師也禾穀田祖也民生日用踐土
食毛疾病風波雨暘寒燠旱魃飛蝗必籲呼於神
神如其求而輒應之譬諸天河下流涓滴之潤皆
爲雨露可以起枯而蘇朽也邇自有土有人以來
神廟建於石背山中山之兩腋蕭氏聚廬而處山
外爲平田廣隰池塘聚落桑麻之盛人物之美三

姓繁衍四民樂業皆以神爲香火時有所禱神必應之無遠遐彼此之別歲之七月七日爲康公嶽降佳辰四姓之人合而祀之歡劇至夕仰視星漢亘天牛女將渡海若揚旂雨師灑道田祖宿春與民共樂天河賴神以生以成神在天河以赫以靈猗與休哉聖人以神道設教良有以夫近者廟貌依山山勢壁立風雨飄搖日久易壞衆議諏吉更而新之士女捐助不日落成奉神入廟勒石爲誌咸以我佛之教旁通幽顯非虛無者比也強爲之感陟堂文集卷五

圭

南田神廟記

暇嘗覽勝舟遊珠江道海而南遊覽花田之上遊見桑麻聚落烟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界乎海湄是岸兩刹之間者南田也南田之西古廟在焉椽題輪奐香燈燦煌爲一鄉四社之主者觀音北帝東嶽之神也同堂分座各居其位中間左右以應化爲方隅廟北其牖也玄帝位焉觀音西方之聖人也泰山東封之祀也隨其方位設像事之予入廟肅神出而四顧雲山列屏鳳岡據几鷺潭環帶雲桂飲虹四面八方之勝攝於心目稱大觀焉南田之人春秋禋祀歲一主之以其神降生證道之日爲期會是日也農輟其耕士釋其業兒郎舛服遊女靚妝相與集於廟下象笏星衣巫陽宛其歌舞玉簫檀板優孟幻其衣冠羣然樂之三神在天之靈亦以衆生之樂爲樂錫福其人人樂其樂老安少懷家樂其樂令妻壽母孝子慈孫靡弗各得其所樂者樂之富日以盈名日以成壽以康寧多男子而繩繩其不樂者亦樂之憂者以喜疾苦以

愈離者以今散者以聚神之降福於人也如此予
至其鄉鄉之父老請爲文以紀功德夫聖人之功
德大矣齊之以禮樂一之以政刑可得而見也神
明之爲功德也禍福之數有倚與伏盈謙之勢有
變有流不可見也可見者治其明不可見者治其
幽大易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其此之謂乎香爾
父老敬而聽之因其可見者求其不可見者可以
事君可以事神矣詩不云乎神之弔矣貽爾多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予於父

咸陽堂文集

卷五

七

老亦云遂序

合竹灘記

合竹灘屬惠州博羅境灘下急流漩洑舟過之略
不爲謹輒至破溺予初爲雲水遊道經其地時值
霖潦湍激幾不可測同舟相顧失色未幾安流各
述所聞或曰是灘也向以兩涯皆竹筠簪比櫛勢
如合抱今無之名沿舊也或曰昔有樵牧藏獲相
謹約爲婚姻屬青篠爲簪脩各投其一於河干祝
之曰合則耦矣竹果合共矢以歸制于家長弗獲
厥志並投崖坎爲灘神爽能禍福人其廟已圯至

咸陽堂文集

卷五

六

今居人口實其事舟中長年年八十餘聞而笑之
曰二說皆耳食也孰與小人所親聞見予少時從
父學操舟過此間如家舍初無廟與神一日忽有
之立片石于涯畔覆以土甍好事者謂之神降相
率祀之未幾絡繹也不朞月廟宇擴拓矣舟之經
是也必陟岸禱神神無箋門外置竹二禱已持竹
擲漩洑中二竹合則發否則再禱必以合爲適從
倘不待命發舟必陷于漩洑自是無敢或試禱者
神於是乎日饗見于夢曰予不喜血食毋以牲

享享者率舟所有致諸廟當爲汝福衆以神爲嗜
貨也持絲粟泉帛請命於竹竹不爲合則增致之
日久堂無積貯充切貧無聊者請貸於神獲利不
貲如約入子母莫之或欺盜剽竊去禍不旋踵神
日富而黷貨無厭爲行旅苦者三年一日舟集灘
上禱於竹不合請加賄焉復不合積三日舟數百
艘徬徨悵惘不知所適俟有老僧拏舟東來登涯
入廟喃喃若有所祝祝已籍其廟之實滿載而去
謂其人口若輩行矣鬼不若沮矣後來者無事禱

咸陽堂文集

卷五

元

矣衆愕然問其故曰鬼吾徒也早年脫白苦參頗
有定力中道入流逐利養於香花竟失初心歟入
鬼神道緣夙習長慳貪依草附木惱害於人今幸
猛省昨暮入夢自陳罪愆且告以悔懇予來此白
其所以今持貨以歸代興佛事鬼復爲人人弗鬼
患矣從此凝沍安瀾無陷溺焉合竹之名張本於
此予聽斯言竦然汗背自謂人身難得爲人矣
得爲僧矣復得爲有定力僧難乎難哉乃以利養
之故流入香花隊中歟且不了墮鬼神道罔利造

業假非乘般若因末後猛省沈溺日下曷有窮極
舟中老人貌古辭確當不予欺縱予欺也亦予助
也遂述其事著爲殷鑒

咸陽堂文集

卷五

辛

義牛塚記

丙戌寒食山行憩杖烏坑之坡塚墓累累宿草
也有封而樹者木未及拱人往祀之比諸千室之
社意有神物憑焉詢諸樵牧曰此義牛塚墩山孔
氏手葬也等牛耳曷義之初孔氏與秋山梁氏同
業以遊布金爲龍華精舍結社修淨業念佛放生
一日耦耕隄畔屠家兒牽牛過將就烹宰視其牛
黃且角殷觶可憫罄囊橐贖以歸初不冀其報也
牛旣歸孔氏負耒服耕毅力倍于羣犢馴且伏惟
戚陟堂文集 卷五 三

交龍人禱之輒應羣牛過其下必低首銜尾魚
貫而行所有蹂其封樹者則病而斃牧者悔之代
爲答責則瘳此祝祀所由致也予聞而歎曰義之
於人大矣牛第孺生異類耳初以感恩之故激於
義而服勞報德尋歸淨土得聞法音不復角觸僅
一施於橫逆之躬視世之忘恩事仇者可以媿矣
假得復爲人身爲忠臣孝子仁人義士固其性所
本具世謂人牛異類有之異性非也而可以牛鬼
目之乎志之勵仗義者

四宜亭記

居亭主人非百里才天下士也初受命於神武得海濱之九龍巖邑地僻民稀烟嵐接於几案波濤聒耳雜答於鳴琴物論咸謂其人其地若不相宜者主人居之晏如也簿書之暇攜酒榼焚枯魚竝轡東郊郊外萬木蓊鬱中得隙地一區屏山環海四望寥廓稍加人工則坦然曠也地既闢矣不可無亭備風雨之卒至復於碧沙洲次誅茆伐木不日成之一土一木皆薪俸自任未常取資於民力

咸陽堂文集

卷五

壹

民亦恬然安之樵夫牧豎同憩其間主人與野人爭席而坐物與我人與境各相得而相宜故能相安於無事也主人顧而樂之自顏其亭曰四宜客有問於予曰侯之名其亭也固有說乎予笑而解之曰士生斯世出處語默各有所宜宜於廊廟者名世之彥也宜於山林者避世之流也宜於盤錯者肆應之才也宜於寂寞者枯槁之學也四者各適其適不相爲謀非通儒也大人異是以廊廟之身處山林之地釋盤錯之任居寂寞之鄉如雲出

岫而無心杲日容光而必照易地皆然又何適而不可哉居亭主人所以自况其以此乎撥而充之居斯亭也春宜省耕夏宜課耘秋宜觀穫冬宜祈年急民事也寒宜衣之饑宜食之窘宜周之勞宜息之求民瘼也欲宜窒之忿宜懲之獄宜折之枉宜直之肅官箴而勤吏治也大衍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萬物由是推之主人之所宜者豈第四焉已哉他日佐聖天子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實於斯亭基之矣聞者釋然而退

咸陽堂文集

卷五

壹

遂述前語以質之居亭之主人主人者誰三韓姜公某也

石癖記

襄陽米元章嗜好殊俗其守漣也出入必以怪石自隨公私廢弛弗省也觀察楊次公按郡至境袖石出迎楊規之曰聞公愛石廢事得不玩物喪志乎蓋已之元章探袖中出其奇者三曰有石如此惡得不好楊自矜生平廉介一無所嗜見而悅之不覺自失其操奪其石徑登車去後之論石癖者咸以米家爲口實予謂米之癖始終不易所好次公則以好易好同一癖也惜千載後無繼起者令

咸陽堂文集

卷五

圭

前人獨專其美古詩云事到可傳方是癖夫曰可傳猶有名心在焉孰與癖而不傳不更深乎憶見時侍先府君側府君與容對語云廊舍人露嘗有石癖偶過貴介家見奇石心賞之微示所欲不許所御綠綺琴希世寶也請易之不許知其不可奪也晨夕衣冠詣其家就石問訊曰石安隱否乃揖而退歲以爲常貴介厭之堅持不可日往問訊弗輟厥後廊得美姬工聲技特寵之貴介偵知其美戲謂之曰若以姬來當以石往廊深信之歸給其

咸陽堂文集

卷五

圭

姬曰某公子內屬欲受聲技於若若當往速治裝束衣飾與俱恐曠日不卽還室姬唯命遂與以往送至門大呼曰姬來石往如前約矣疾抱其石以歸藏之姬室如貯阿嬌人罕見之相傳爲美人石云後十餘年家大兄上公車歸爲予言有同舟而北者名下士也過十八灘得奇石狀如黃隕之梧莖縷文理悉具且肖色如南金旁有殷赤蓋霜痕也見者莫不稱羨得石已遂釋卷廢業日夕與石同飲食坐臥中夜起必呼具燭鑒石良久乃還就枕同舟苦之相與謀俟其熟睡探其囊出以匿諸鄰泊俄焉而覺索石不得放聲大哭達旦則大索於同舟之藏不得也復大哭晝夜不寢食止其舟不令解維曰必還吾石乃行寧愆爾期不可奪吾好也衆不得已乃返之卽緘諸筒別衆歸里曰得石賢於得名恐更失之當與石同歸不復北矣二公奇癖未知孰賢自恒情觀之美色榮名世所共好審能去彼取此皆奇男子未易判其優劣也及予出家爲雲水遊客丹霞石室中常與僧徒跋涉

淺灘選石爲樂僧有來自寶安者爲予言邑有奇
人家藏奇石黃質白理大僅盈掌中峙三峯峭削
錯出四旁堆阜林立巖壑玲瓏大小斧劈畫工弗
能逸也常出以質金不旬日必歸之無或愆期一
日有急復入質家者數月不輸子母質家主人夜
呼失盜曰石隨朕篋去願倍其值償所失其人聞
而大恚曰石吾性命也金易散耳不可以易散之
物易難得之性命竟訟於官官受質家囑委曲喻
之初質三十緡增如前質者二復給三十緡倍償

咸陽堂文集

卷五

毛

其失其人大號稱冤吏卒強而歸之論者咸謂質
家必失於盜否不如是之迂也閱數年其人歿質
主人方出其石吐其情曰向夕呼盜烏有先生耳
權其石之輕重不過十兩弗及償數者十費倍之
賂倍倍之矣聞者莫不嗤笑傳爲美談又數年予
歸自丹霞寓鹿門之精舍客有知予好者遺予片
石大如兩掌塊然瓠落也惟上下鬼斧深入半寸
如錐鑿鐫刻不假人爲耳究其石所自云昔有富
家子見其里人有藏是石者心痛愛之初與共人

不相能漸集之狎凡有所需必如其數以應不責
其報積累至三十餘金共人一日病將革語其子
曰我無德於富家子彼故厚我未有以報也察其
微欲得吾石耳我歿汝卽歸之富家子得石大喜
仍厚其貲祔周卹其家未幾亦歿家人以爲不祥
棄諸途遂得而有之貯之久矣聊以作供彼二人
者輕貨利而取奇石方諸前人捨色遺名均能專
其所好以成其癖者予之癖殆異於是憶別丹霞
時尋山於伏溪深谷中歷峻嶺下平田路逢一石

咸陽堂文集

卷五

美

嶢嶢如削瓜植之僅尺有壁立千仞之勢愛其質
而直方而不圓大與已類遂絡而負之行跋涉八
十餘里力窘足蹇猶不捨去抵西乾山時日已夕
主人訝負戴之重也出石示之皆胡盧大笑曰頑
石也公何自苦予熟視良久曰頑哉似我是以見
笑卒不自悔其拙於所好從前諸癖皆癖於人之
所好予獨癖於人之所不好猶登徒子之好色也
是誠真好乎哉好之真者舉世間所有種種殊勝
不足以奪之又何聲色名利之足多後之論石者

者當以東樵爲最最後東樵復得一石於近事家
銳上平下初無甚奇既歸覆而厝之爲懸崖砵點
以細草貯以清泉水石交映微有可觀寔之座間
斯夕晤對重巖遂察挺秀呈奇注目其中如入空
谷不復知有天地之大自謂神品一日達官入室
厝之堦庀矣見而強索之知不可畱也戲爲詩與
石別別去旬日常忽忽者有所失因憶老氏有言
常無欲以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釋然
有得作石癖記自謂癖居其最孰知以人之所不
咸陟堂文集 卷五 无

好爲已好不如已無所好以爲好之爲得也柱下
東樵俟有知者判其優劣予又何敢復云

咸陟堂文集卷之六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傳一

嬾元帥傳

嬾氏之族其先世系出混沌氏居中央之國生二子長曰嬾作次曰敏行習與性成兄弟異趣各不相下嘗爭長於混沌氏之側混沌以敏爲不肖後起而軋長也叱之敏不自安訴於諸父曰儵曰忽儵與忽袒而比之力爲之請終不能奪混沌之愛

咸陟堂文集卷六

一

竊相與謀共殲其寢七日而混沌疾敏遷其族就儵忽居焉嬾自能守成不改混沌之業聚族於中央之國長子孫日以繁息因以爲氏帥其苗裔也初生時五體淨白二臟瑩潔不浴不垢不乳不儼敏氏之族聞而異之伎其將亢厥宗也流言於其家曰是兒不祥畜之當不利於父母父母惑於其言棄諸達七日不灰嬾氏之家相毀而歸之稍長與羣兒戲各奏其能相爲主役羣兒中能耀之以色而不爲曠者二震之以輶而不爲聒者二薰之

咸陟堂文集卷六

二

穆之不拒不納者二旨之否之不吐不茹者一紵之而不解繫之而不痺者各二夏而裘之冬而葛之不畏於寒暑之勢者一惟嬾氏子兼羣兒之長而弗自銜其能羣兒屈之奉爲指揮稱元帥焉居無何其國有難六賊竊發於境內橫行而莫之禁王命敏氏之族攻之弗克遂使嬾氏焉時嬾氏子猶童穉也慨然奉命率其羣兒往而征之六賊殄滅王嘉厥功錫之國土食湯沐於北拘盧洲俾君共國彼國之人不耕不織衣食裕如嬾氏治之端拱無爲而俗自化嬾氏晚年崇信竺乾之學居其國無得而聞焉嬾氏少之遽捨王位脫屣西來遍歷叢席嘗入僧坊不衣不履不具威儀不循軌則衆共嗤之居之以旦過之下客嬾氏在衆敝衣垢形終日鼾睡聞鐘不起普請不來作不及時食必後衆衆共棄之其嬾自若不爲少損沒假嬾氏之徒思慕故主遠而跡之得嬾所在嬾氏顧之漠然如行路之人不相知者其徒熟視相與喜曰吾主也吾主也胡捨我而來爲嬾氏笑而不答至暮還

去不知所之其徒散處震旦不改蠟氏之業四方
學者樂其便安多從之遊敏氏之族遂不復振

大駭子傳

大駭子學駭於天愚天愚學於天放天放學於天
則旦遊天愚之門薄暮而盡其技率然請曰予益
矣予忘得惠廢欣戚矣天愚曰子歷駭之階矣似
矣未也有間請曰予益矣予齊物我泯恩怨矣天
愚曰子升駭之堂矣似矣未也有間請曰予益矣
予迷方易性與造物者遊於溟滓之區黠黯之域
矣天愚欣然喜曰子入駭之室矣可以歸矣遂辭
而退既返其舍食豕如食人對妻孥如過客視與

儻若卿貳蓋漠然無所柴柵於其中者漫假姻姪
起而操戈膠漆從而下石饑狼反噬毒虻吹沙極
機變之巧盡攻取之能究無損於大駭之萬一既
而徙居於無何有之鄉環堵一室却掃以謝賓客
從之遊者其徒數人曰瞻明日職聰曰宣辯曰達
息曰執恭曰適趣數人相與爲友居同室出同戶
同受命於大駭之門不相知也不相能也常造大
駭之室蹠而請曰駭可學乎曰可予之駭大要有
一得其一可以遠禍半之足以修身畢之則幾于

道矣何謂十日讀書不必識字聽言不必解義雜
美疾於藥石混芝蘭於鮑肆揖讓擊刺袖手而旁
觀超海巡牆裹足而弗試斯六者而輩各効其能
無妨乃公事也若夫福生弗趨禍來不避橫逆自
反天壽不貳之四者人之所謂愚天之所謂智也
汝小子烏足以知之予嘗聞之君子矣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彼且爲嬰兒亦與
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
爲無涯亦與之爲無涯達之入於無疵斯又騷之

咸陟堂文集卷六

五

大者汝小子又烏足以知之其徒聞而太惑走告
天愚天愚慙然曰夫夫也其果騷矣乃詔予以騷
是猶懲儻忽之鑿塞混沌之竅冀其復生未之有
也此其所以爲大騷也因名之曰大騷

舵石翁傳

丹霞山剎傳寺開自舵石翁拈括經營歷十有七
年乃竣厥工奉雷峯天然老人爲開山主法之祖
自號舵石翁者蓋丹霞山形如巨艦最後一石兀
立於諸峯之下若船舫之有舵然舵雖居後而舟
之行止悉寄命操舵之人師於丹霞一肩負荷功
成身退泊岸舍舟故以自況其旨遠矣師諱今釋
字澹歸原籍浙之仁和縣金氏子名堡字道隱生
數歲穎悟絕倫從塾師授書過目成誦時以神童

咸陟堂文集卷六

六

目之嘗與羣兒戲逐入僧舍案有梵帙取觀之乃
維摩詰經一覽至不二門恍如故物洞悉其義未
卒讀逐羣兒去自是心目嘗有所憶不能忘十歲
學爲文縱橫閭闔不由繩檢先輩方子春一見奇
之曰此子非常人不當於俗學求之語其父別擇
良導業成應童子科選博士弟子員文日奇放遠
近傳誦爭拭目焉年二十三舉崇禎丙子科鄉薦
千山剎公爲居士時見其制義擊節歎曰此宗門
種草也庚辰成進士廷試二甲第九人初選州判

出知臨清值歲大稔旱疫洊至民多流亡州牧方以撫字爲急緩於催科遂以歲計去官甲申之變賊陷京師至乙酉江浙郡縣相繼瓦解解師脫身出走墨衰入閩見隆武帝獻策直言除禮科給事以服未闕辭不就官僦居楚之辰州山中無以消永日索書於鄰不得乃入僧舍借梵典憶童時所覽經義儼然心目遂從僧取淨名經僧曰此大乘法寶也現居士身爲說法固宜究竟遂啓帙授之更授以楞嚴圓覺二經俾潛心焉師閱竟乃發深信

咸陽堂文集

卷六

七

恨知佛法之晚漸有出世之想戊子歲江楚兩粵復明冠帶師以全髮赴行在見永曆帝於端州以舊官授兵科給事正言敢諫不避權貴宰相向有失節者彈斥不爲少假舉朝屏息遂有五虎之謠適永曆幸滇師扈蹕至蒼梧羣小乘間洩忿欲灰之誣以賊付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身無完膚自分必灰返觀一靈炯然不昧絕後再甦如夢初覺獄成譴戍清浪衛適清兵至押解走竄師脫身入桂林茅坪菴求僧剃度至是始有浩然長往之志時

粵西畱守閣部瞿公稼軒督師大司馬張公別山同時歿節師毅然上書啓定藩乞收骸骨定藩義之可其請後阻兵荒忍饑山中作叅方文以自勵壬辰歲行脚入廣州禮雷峯天和尚受具卽入廚下親滌碗器隆寒龜手不廢服勤器有費缺典衣償之天老人知爲法器時欲歸隱匡山先命師度嶺乞緣於江左及返棲賢老人已據丈室師充書記適聞博山嗣法噴有煩言師以書記上書於天界間公陳說我華首心印親承面授非皮履直破

咸陽堂文集

卷六

八

之比間公得書頗不快意咸咎師以越俎師不爲動未幾入粵供職雷峯復居東官載菴閱五夏臘每人丈室天老人接以本分鉗鎚雖有啓發未能灑然壬寅歲開山於韶之丹霞建別傳寺前後創造旃手肱足運水搬柴露而拋頭躡州過郡送往迎來人事輻輳五官竝用一如寂然師嘗語人曰吾於丹霞得箇入處閱五年叢席羸成迎天老人入山主法未幾病作垂危老人親至榻前握手與訣曰汝從前所得到此用不著只恁麼去許爾再

來師聞語於病中返照大生慙憤起坐正觀萬念俱息忽然冷汗交流礙膺之物與病俱失從此入室師資契合頓忘前所得者老人乃印可戊申元朔舉西堂立僧秉拂當機提唱別出手眼同學折服辛亥冬老人赴歸宗請師留丹霞畢創造之局癸未冬出匡廬省覲甲寅春還山頰頰衆請據室匡徒四方聞風篋笠雲集堂室幾不能容師以本分事接人一味真賞野狐禪輒斥去之一時會下多真叅實究之士至今耆碩白首丹霞足不下山

麻陽堂文集

卷六

九

猶有古德之遺風焉居無何復以請藏出嶺以院事付同門樂說辯公師遨遊於姑蘇嘉禾間所過道俗欽仰輒以名剎敦請師皆却之請藏緣畢將入匡廬因病作養痾於前南雄太守陸公孝山之別業示寂前一日遍發嶺南道俗書及諸遺念囑侍僧茶毘收遺骸投於江流僧求偈示別舉筆書曰入俗入僧幾番下火如今兩脚捐空依舊一場懺懺莫把是非來辨我刀刀只砍無花果擲筆端坐而逝侍僧如教茶毘不忍投棄奉骨歸棲賢後

還丹霞建塔於海螺巖師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所著有徧行堂前後二集行世生平大要多以文字而作佛事著述數十萬言皆從般若光中流出當其在世言世見於諫草焚餘已屬前塵不可復問及其出世仍說世間法見於上定平二藩書其忠孝之槩根本佛性並行不悖至其上闕公一札名正言順祖父無諍三昧賴以發明令博山一脈照耀古今斯又出世法之不可無者誰謂不立文字遂足盡吾教西來之妙諦乎舵石翁乘

麻陽堂文集

卷六

十

舵於法海狂瀾之日譬諸香象截流不存朕跡雖遇黑風白浪了無過涉之虞同舟之人方將倚以爲重乃有視爲敵國者誠可慨也

論曰古來尊宿出世多從苦趣中現身說法如弘覺範大慧杲貶謫之後慧日重光宗風丕振近代則愁山清千山可仍蹈前轍囊三木於當陽轉法輪於荒裔佛祖有靈獨不能庇一克家之子而使之顛沛流離自爲生計則何以故嘗竊疑之諦審思惟方知所以蓋爲衆生信根淺薄示以福報翁

然景從稍不如意翻焉改計是故度窮子者必示
糞掃降大任者歷試諸艱令彼知順逆兩途循環
一轍居者不避見者不疑出火宅而入清涼迴惡
因而成善果應化聖賢往往如是未有不先脫已
於桎梏而能出人桎梏者向使舵石翁靜處安流
不涉苦海出則翩翩霄漢之上居則嘯傲湖山之
旁彼同舟之遇風者各自爲計耳安所望於舵師
哉

澤萌遇禪師傳

辛巳夏澤公退席棲賢赴長慶請是秋南還歸塔
於丹霞道經廣州時雷峯虛席日久大衆懇留住
持冬月暫入雷峯據室未久示寂時臘月三十日
也法嗣梵首座述其生平履著爲行狀既詳且
悉矣予成鶩與公相見最晚而相知最深公示寂
之四日聞訃愴然於懷值予養疴亦菴弗獲親往
遣侍子致奠錄其狀以歸予望空遙禮展卷三復
如見其人憶昔寓跡丹霞承公委修山誌及撰如

來舍利塔記聞公自述生緣行脚之由至今不忘
恐或遺之爰據耳目所聞而見者踵爲別傳少補
行狀之缺公世居松江華亭縣孫氏子初生時異
香滿室灌沐竟交睫若暝越三日囧地一聲雙眸
洞開神光四射三歲乳食不納腥葷納則必吐而
出總角時與羣兒戲常踟躕如大僧狀教羣兒羅
拜其下稍長出就外傳授以章句過目成誦漸知
大義往往獻疑問難意訓詰之學未得究竟也孫
氏一門數世好善至公父母爲淨行婆羅門然崇

信外教從之遊者數十百人日夕講論公常待客知非正道乃發大願捨俗出家參扣諸方發明大事還度二親年十九依雲棲會下尊宿落髮閱三載禮洞下三宜和尚受具發足叅方往來天童之門洞徹玄要未幾還里省親適聚徒論義公至力爲舉揚正法剔譌芟謬反復再三衆無以難父母有省遂捨所學發大諦信因師往依濟下費隱和尚同時得度後嗣法千峯闡化廣福是爲德化範和尚暨德修心菴主公父母也夙願已酬報恩事

咸陽堂文集

卷六

主

畢橫擔御標直入匡廬時天然和尚主法歸宗公一見契合遂結茅於寺後巖壑深邃之處旦夕入室針芥相投後返雷峯乃受付囑先後機緣備載行狀不具述丙寅歲主席丹霞乙亥冬予始入山桂搭相見握手如平生歡中間投分度越尋常蓋有翫觀所不及者略爲誌之予散人也初入丹霞不載贊不通刺不具威儀直趨丈室見一老僧跌坐石上破衲不補寒涕不拭望而知爲道貌訊之左右居亭主人也移時出定乃整衣入見主人

下獅座接待野于絕無尊貴之氣視彼諸方深居函丈侍衛森嚴出見衲子則巍巍堂堂如侯如王端坐受拜略無欵曲者孰如公與主法十餘年身無長物雲水入門不費紙裹出納淨財悉歸庫司共視諸方廣積聚盛苞苴糜費常住濫叨信施者孰如公廉身爲法王不吝不僭二時粥飯三事水田之外別無所營衣敝自補不求新製服垢自浣不委侍隨稍有贏餘分給窮乏其視諸方美食美衣自受自用文繡不離幻體甘脆溢於庖廚者孰

咸陽堂文集

卷六

兩

如公約昔在丹霞二時行道不間晨昏聞衆普請負擔先往其視諸方饒然晏安頤指氣使獨袖手而翫觀視衆勞於膜外者孰如公勤初遊其藩咸謂門庭高峻漸入其室方知堂奧光明執法平等不徇世見接引善類靡遺餘力其視諸方阿比私嬖溺愛市恩舉枉錯直黨同伐異者孰如公斷外示拙訥內實通方對客坐談詢及世諦俯而不答若乃叅扣機緣則棒喝交馳垂示不倦其視諸方巧談世法拙於當機者孰如公辯三坐道場以

祖席荒涼同門抗齒之故並弗容辭究竟流水
雲進退綽綽一旦永別雷峯視昔日之夫丹霞出
樓賢也此心此志無二無別放下便住撩起便行
何容心焉其視諸方好爲人師諱言退院者孰如
公高公示寂時畱偈示徒云七十四年前提起有
千句七十四年後算來無一語欲向汝說禪禪是
閒家具欲向汝說教教是葛藤樹不如合取口免
致反相累有緣五會時重新爲汝舉此語流布諸
方且道如何是前有千句軒渠軒渠如何是後無
一語耶許耶許如何是閒家具認賊爲子如何是
葛藤樹喚奴作主如何是合取口免相累因噎廢
食如何是再會時爲汝舉截指適屢東樵恁麼舉
且道還知澤公去處麼覷覷分明捉著沒可取乃
復重宣此義云家在華亭江上住扁舟獨釣滄波
去明月蘆花處處同重來忘却前時路

咸陟堂文集

卷六

五

慧禪比丘傳

常人鼎湖深谷中見磊石爲基方僅十笏詢諸樵
牧云昔有慧禪長老結茅於此冬夏一衲不畜長
物旁有大樹絮之數圍竅其中僅貯衣鉢下山分
衛門無扇輪四壁蕭然不防暴客一日故友遠來
荷擔入山暴客偵之共生覲覲至夕排闥直入探
囊祛篋而去師挽之曰公等跋涉遠來無乃勞乎
乞少畱待中主敬乃烹茶治飯款洽殷勤食畢送
客出山猶有惓惓不捨之意暴客行未半里疾呼

咸陟堂文集

卷六

六

以隨暴客駐足問故曰佳客夜來鉢中脫粟不供
一飽殊媿居亭客去心猶耿耿忽憶向年赴齋得
覲無所用之置樹穴中幾忘之矣持此贈君得無
義耶暴客相視而笑曰有僧如此而忍奪之非夫
也遂挈衣物盡還故處却之曰物已捨心今非已
有還而取之是破戒也堅不肖納暴客乃還諸其
友且告之姓名里居云我等從茲敬信誓改惡業
師下山毋他乞詣予家當給所需師竟以暴客爲
檀越間有皈依稟戒者後師年老所居幽僻來往

爲艱衆共築室延師居之巷遂廢予聞而數門之能動物也一至此乎誠之至者雖豚魚而可孚况同類乎師名成遠字慧禪禮雲頂棲師翁圓具生平言行無欺或徵之曰師果至誠無惡否答曰惡不敢爲念念可以告人則未也至今傳爲至言苟非生平無欺者未易出此因憶曩者過白雲寺老僧爲予言曰在昔白雲久廢未及重興時有高僧鑑公者結茅深谷中日惟一餐歲一下山計日乞米滿一年之數歸分貯之標識月日依次而炊

無踰越者客至則量人加水作粥分餐後有行脚僧撥草瞻風甫至谷口霾雲遮徑不得入聞空中人語曰鑑公貯粟計日以食汝至則粥枵腹不能辦道彼方在定勿擾之也僧聞請曰審如是予當入師事之給其薪水代之分衛可乎神乃許之雲開得路遂謁鑑公乞爲弟子服勞執勤終其身焉此事頗與慧禪相類彼能動物此能格天者後先一轍也故並記之

盧東山處士傳

東山處士捐館之五日孝子衡疏其生平遣人致書於東樵請傳傳之予夙與處士二子有聲氣之雅知處士既詳重以仲君所述無異昔之所聞因是而有感焉士生斯世澤不足以濟人之窘非仁也識不足以解人之紛非智也力不足以出人之危非勇也大仁若謁大智若拙大勇若怯仁而竭其澤深矣智而拙其識深矣勇而怯其勇深矣進乎此幾乎道矣處士先世來自錢塘耕於粵之寶

安旋遷省會鼎革後家業蕩盡孑然僅以身免年十六而孤事母至孝雖廢詩書能旁通六藝儒者弗若也既長倣儻不羣常有志於古豪傑之行往往事不師古心輒契合當廣州之陷也屠戮萬家白骨藉藉如丘山處士既免於難奮不顧身拾而藏之聚爲千人之塚又嘗多貯藥石備棺槨置義地以待貧病而灰喪者可不謂仁乎滇黔之變草竊蠶起浮雲陽燄人爭赴之處士杜門裹足不屑染指其間事後清議一無所玷每當成敗利鈍之

先洞若觀火大率如此由是鄉鄰有疑難關諍必就取決處士一言衆論冰解可不謂智乎昔有患難之友親戚故舊委而去之處士毅然往救不避從井之譏不望踵門之報出見不平拔劍懷憤惟恐後之其槩如此可不謂勇乎常論之處士直一介丈夫耳無粟布之積而有推解之用無點慧之譽而有先幾之哲無責獲之勇而有拯拔之能古之豪傑曷以加之雖未進乎學問其去道也不遠矣是可傳也是可傳也遂書以報孝子之請

僧慧明傳

番禺之南濱海爲市市旁有巷曰片檀門臨巨浸目極無際十年前予曾一宿其地時僅土屋數楹耳有僧慧明從師出家苦行力作市人愛之爲之築室恢拓梵宇煥然一新非復前日之比聞諸人言慧明出家之緣乃觀音大士接引成就頗涉子虛予初未之信也後遇故人無我師爲予言師在俗時慧明爲親近侍兒名阿華頗馴謹信任之出入不離左右尋以變亂播越海島艱難萬死華不忍去師末後出家華飄泊海外不能自活投臺灣武弁爲廝養卒弁妻某氏本寶安良家子失身於賊弁贖以金遂爲婦非其志也聞華廣州人且同患難心甚憐之視如已子居無何華染熱病獨處一室不納水穀醫者斷其必死忽一日失華所在戶牖扃鎖如故四壁環堵無縫穴可出者主人婦大駭訊諸老巫巫云此中山神能攝人體魄急遣咒法勾取可還緩則失也主人婦信之令巫致華頃刻從空中擲下體無所爲華返故處曹然不知

也其病如故一日晨起告主人婦曰觀音菩薩來
採拔我今出苦海接引還家今當卽發與主人婦
別主人婦爲治行纏結束竟附家書繫衣帶中囑
之曰道經寶安可至某處覓某姓氏人付以書使
知予尚生存海外也華受命卽行出門如夢中髣
髴兩脚捎空去住遲疾不能自主耳邊唯聞瑟瑟
風聲俯視其下大木十圍枝葉蔽虧行數十餘里
身如飄葉從樹杪轉側步虛御風莫之天闕至中
途阻大海絕舟楫兩涯無垠不辨雲日大士令華

咸陽堂文集

卷六

主

蹇衣以涉水僅齊腰未幾登岸衣不濡濕日夕行
山中星月昏黑咫尺不覩匍匐踴躍且行且憩恍
有翼之趨者道遇猛虎蹲踞樹下疑其石也竟倚
以息虎不爲動旣而覺之知不免華揖虎言曰
我病累月柴骨僅存無復肌肉不足供汝一飽盍
捨之從大士慈力導我還家歸作僧當報汝德虎
點頭而起前行兩目炯炯如炬華隨之出谷達旦
得路虎乃投林良久遙聞嘯聲振林木也數日抵
寶安如夢初覺張目四顧見烟火聚落若有人指

之曰此主人婦家也叩之果然遂出書陳說失
生存之狀舉家慟哭彼父母歿矣僅存一弟歟華
留宿華久病不食志在速歸恐殍於途堅辭而出
至津得渡遂附焉甫登舟僮仆如殍人一舟皆驚
有頃乃甦語舟人曰若輩無恐觀音菩薩送我還
家必不歿也舟人啖以少粥漸能起坐歷言其狀
人爭異之次日抵泊扶持登陸至家臥病一月乃
出遍覓故主不可踪跡遂依片檀刺染更名慧明
頗知向上情未遇良導云無我師詳述其事如此

咸陽堂文集

卷六

主

無我生平誠實不欺今復出家必無妄語遂聽而
深信之噫亦奇矣法界衆生沉溺苦海老歿而無
歸者如恒河沙不可勝數縱使觀音大士分身千
億不能盡人而接之引之乃惓惓於慧明流離疾
病之餘歿而生之骨而肉之涉大海入山林一旦
還家便成僧相大士之待慧明誠厚矣惜慧明之
所以報大士者未之見焉慧明而果夫也當於此
時發大諦信生大勇猛入大禪定得大解脫朝俗
而暮僧朝凡而暮聖非其所難如或不爾則朝出

家而暮行脚撥草瞻屋尋師訪道百城烟水庶幾
遇之若乃兩俱不爾苟且因循偷安躲懶坐失機
緣虛負歲月是名養濟院中沒志氣漢徒知有目
前之利養不顧前路之升沉出陷溺而溺益深脫
繩縛而縛更甚所謂徒入空門虛生浪歿者良可
惜也與無我師久別剪燭西窓話至五鼓不覺涔
涔淚下作爲此傳書付無我俾致語慧明須及時
努力思報大士恩德時不再來無泄泄也

塊然先生傳

塊然先生不知其爲何如人正不必知其爲何如
人也世有知其爲何如人者實不知其爲何如人
也塊然來自天家之門客於羽林領軍之幕意其
人當在食魚乘車靽珠履彈長鋏之列及一見之
則飄飄然有猿鶴煙霞之致是豈寄人籬下哉初
過我於大通之破院高視闊步左顧右盼翫若無
人曰此狂士也與之語言行如一胡不慥慥乎君
子哉又疑其爲迂儒則氣貫虹霓目送蜚鴈有函

咸陽堂文集卷六

書

蓋乾坤吐納風雲之勢非循行數墨比也轉計以
爲麤人乃卽座伸紙指作畫著作書書數十行下
頃刻成千言上下古今得未曾有豈空腹高心者
所可同日語哉曰是必遊戲三昧夙成慧業之文
人也豈復更有他長已而解衣磅礴四體堅韌如
鐵韋握拳擊石火光迸出運劍槩如郢人之運斤
騎蹠跑馬如列禦寇之御風也彎五石弓破的於
三百步外猶反手耳古所謂成荆賁育乎試皮相
之則白面郎君烏衣子弟翩翩乎濁世佳公子也

究不知其爲何如人者別去旬日三復往返唱和
同其聲坐起輒其形嬉笑怒罵各得其情塊然曰
惟子知我我尚不知我爲何如人而況塊然塊然
來以春陽去當夏暑烈日流金過予作別笑語之
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亢則有悔斯行也潛乎躍
乎塊然塊然不答出筇中漆天草索予序言晴窓
卒業仙才哉非人間有者吾知之矣其天上之謫
仙流落人間不免牢騷憤奮之致發之爲聲如此
此李白所云大聖無心火自飛者乎塊然塊然不

辰陽室文集

卷六

七

答既序之復爲之傳并述其所著嘯仙傳於後字
宙之大不少知者謂塊然爲何如人其傳曰歸然
一人獨師懷抱舉世無可語者故以嘯傳珊瑚之
骨煙霞作食故以仙傳當楊柳紫愁紅啼杜宇塵
埃刺眼名利焚心仙則冷然以嘯花泛流水雨歇
空山行歌嶺外坐釣鵲邊隱士泥青漁郎舟綠嘯
則宛轉如鸞鳳若候肅江山置身百尺片月離雲
孤桐吹葉長嘯晴空山山雪老官符無人荒郊策
蹇醉鄉孤往獨嘯欣然有頑硯一硯有銘曰是之

母石之祖不知何代何人墓中爐一劍一朽琴一
晦冥風雨彷彿悲鳴瀟湘竹墩一煙波渺渺中有
石一崎嶇如其人以指作畫得天地自然之態書
則如海天淪漪奇鬼搏人然世無知者几淨香閒
怡然以遠桃花源穴想見其人

咸陽堂文集卷之七

東樵山人跡刪舊著

傳二

不退傳

不退僧也胡不僧之以其不終於僧也胡不族之傳之者遺之也昔洞下空隱獨公嗣法博山歸羅浮興華首諸方雲水聞風而至有僧不退來自珠崖挂裕旦過堂聞槌椎聲不起受食普請則隨衆獨先終日負荷無饑困色獨公聞而異之召至丈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一

室扣其術乃予平無奇自陳其由云生長雷州之吳川結髮商於瓊罄橐居奇市沉速香載以巨舶將發矣值清師渡海舶與之遇擄爲戰艦賂之不免乞還所載不免帥利其有也商夜怨憤不欲有生自焚其舟香與俱盡赴水不灰陟岸直入深山尋灰所行三日夜憊甚暫休石穴中饑渴不可禁忍見石旁泉出如縷折蔭管少吸之一吸不渴再不復饑腹果然矣自念家已破身無所歸盍就石穴處日飲其泉得不饑渴待盡而已居一年身軀

步健矚峭壁如履平地久之漸能飛舉凡去地數尺登峯越嶺頃刻可至三年御風而行莫之天關一日忽念妻子計此去家僅數百里海不我限可飛而渡朝發夕至耳甫一舉足身至郡城遇鄉里人驚喜問訊曰家人聞汝焚溺已灰喪畢下幃去汝子亦灰歸無庸也商爲悲慙良久漸覺體重里人拉至酒家強以飲食食訖吐出有物如水晶從此兩足著地如平時惟能辟穀不食耳復入山中尋故穴不可得進退無策悵惘失措乃投山下老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二

僧乞剝度自其術雲遊至此無他長也獨公笑而置之未幾辭去不知所之後聞人言不退旋歸高涼居鄉落間鄉有居士深心敬信延至家虛中庭處之傍壁則爲家室不退夜坐聞男女私昵聲忽起異念達旦語居士曰吾欲罷道得乎居士笑而從之曰予始有女未聘請媒之往語其姑許之遂婚焉不退復爲俗人三年生一子一女無以養投身鹽場爲竈丁其辟穀如故也負重致遠倍於同儕衆共呼爲石驢恬然受之一日子山負盛

失足一跌猛然有省歸其室攜妻子遷媒氏家語
之曰不退退由汝退不退在我請將吾累還諸汝
姑語訖飄然竟去不知所終是事本未得之棲賢
石鑒觀公云曾在華首會中親見其人噫異哉不
退直商旅凡夫耳始由一念負惱竟獲清涼還從
清涼復入煩惱非有末後一覺終其身於凡夫比
比矣古德有言煩惱卽是菩提不怕迷只要悟世
出世間頭出頭沒沈淪於生灰海中老灰而不休
息者其視不退爲何如人

海老人傳

昔傳海上翁乘槎入天漢見織女得支機石而歸
跡涉虛無初不深信後有人從番禺回訊所經歷
云帆海先至崑崙山麓陟岸取水賽神乃發仰眺
崑崙半入雲表人罕至之莫測高廣山半飛瀑從
天而下奔流入海去百里砰訇聲如震雷不可通
視相傳謂天河下游云意其迂猶未信也及遊珠
崖與馮合谿盤桓日夕各述異事合谿云郡中有
海老人者子無家室來往聚落間相傳百有八十

歲貌如少艾行步如飛鳥不食不饑多食不飽叩
其術曰無之自言其故則甚誕而不經曰壯時曾
爲海船舵師一日帆海連十二艘出港口黑風暴
作漂泊星散各不相知老人艘入陰霾中不計日
夜同舟大恐顧天丐免須臾風息波靜遙見一島
兀立中流艤舟就之島上有尊官下車擁蓋竚立
持冊候來船旣維舟尊官敕吏唱名舟中估客無
一遺者各令登岸乃點驗貨籍按籍貯庫然後領
衆見其國主主夫怒曰若前許送十二艘來今惟

一至得不入候公事耶遣人促之還報曰已逸矣已失矣不可及矣左右請曰貢期迫近不容少稽盍選其最貴者約而獻之三請而主乃可下令投於內帑貴難得焉次日百珍七寶絡繹登舟明珠拱把珊瑚車未嘗見也將解纜操舟之徒皆用彼人來者一無與焉老人止之曰此吾舟也爾國借之爾人操之萬一有失將誰問乎必吾與乃可否則有灰而已舟不可奪也使不得已還白其主三復而後許之偕然亦閒於舟中彼人操舵出沒

感陟堂文集

卷七

五

巨浪如履平地老人善之行一日見海中洲高聳石碣大榜其上曰河海分界弗解其義遂順風揚帆溯流而上遠矚水勢如疊嶂如層灘如階梯之待登陟漸近漸平矣行一日乃得安流祥風搖曳卿雲縹緲夾岸居人碧欄朱戶男女耕織笑語無異人間老人茫然不知所屆欲往問之風迅帆疾舟不爲駐行一日夜曉起見日光發海底隱隱聞鼓吹聲仰視城郭金碧迴環貝闕瓊宮香雲襲人舟既泊岸復有尊官檢視如前日狀惟按籍呼名

老人弗與耳尊官叱曰此何地耶凡夫乃與俱來使者曰彼舟主也不屑捨舟與我以灰請主弗獲已乃許之耳尊官回奏可其請偕之升殿殿上垂旒衮衣儼若至尊老人戰栗頓首不敢仰視須臾命坐賜饌衆皆坐惟老人久立布未席乃令之坐坐定上食行酒皆冠冕貴人飲食非人間有也老人跼蹐不自安酒三行乃辭出尊官引至鶴首謂老人曰汝得至此天幸也食天廚食矣既活汝命且獲長生老人諾諾致謝究不知其所屆也既發

感陟堂文集

卷七

六

舟瞬息還至共國國主不復見矣老人索還前貨及同舟之估客使者以實告曰此龍宮也昨朝貢者天帝釋也與汝同舟盡入水族不可復還惟汝幸食天食得歸人間延年住世善保汝體可成地仙否則無病脫去耳老人疑懼交集固請不已乃引至海濱石竇中諸估客在焉面目猶人也四體已爲魚鼈相視墮淚不能語矣老人恐乃乞歸有人操一葉舟招之使渡遂附焉令閉目少頃抵岸失舟所在問其國土則交趾海濱也恍忽其

夢初覺值鄉人之商於交者載之與歸起三甲子
矣其自述如此他無可驗惟食天廚饌至今毛孔
常有香氣鄉有病癰者與之宿輒得差耳合谿長
者當不予欺因憶前日所聞始信天河下游與海
相接逆流而上復入天河容或有之因爲之傳用
釋乘槎之疑

二城陸合傳

同學呂子諱鴻字達客結髮爲邑博士弟子員以
文章知名生平言行不苟事父母至孝一日微疾
忽起命家人灑掃曰上客當至須臾索衣冠出應
客喃喃自語云二親垂老身未舉子請代陳情客
許之乃還就寢家人問其所見曰上帝敕我爲戚
陸交銜命來已辭之矣翼日復起曰客再來恐不
免也出見客乃拜受命但請展期少辦家事十日
當行耳客去泣告父母與其室人遍召親友囑累
咸陟堂文集 卷七 八
安詳至十日凌晨起曰車馬至門矣遂沐浴更衣拜
別父母密告之曰赴任西寧勿洩也出坐廳事端
拱而逝自是夜分家人輒夢其歸指揮提命恍惚
平生一夕妹丈某扶醉入寢於幙下簪戴花毵夢
其歸訶之曰汝大無狀予夙嘗未寒也乃香花隨
身醉入甕次何不近情乃爾隨行鬼卒遽趨而前
曰無狀乎盍懲創之以指撻其齋腹痛不可忍覺
而大吐腸絞欲絕家人環跪乞免不可父母乃起
囑曰看老人情分宥之乃已神明執法不爲親

少假如此誠可畏哉後十餘年有某縣某公者奉
命至境前一夕謁郡城隍上宿於廟夢中遇亡姪
訝之曰爾來了麼答云上帝以予生平廉介救爲
本府城隍昔日叔姪也今叔屬轄下凡百慎之恐
難徇比也語訖而覺令到任後遂大榜其堂曰爾
來了麼觀者莫解厥指乃自述其夢如此後邑民
有訟其兄爲富人撲殺者令納富賂知其冤弗爲
白強殮埋之其人大呼不平反受辱歸乃列其冤
狀訴於郡之城隍三日夜號哭不去露宿階下聽

咸陟堂文集

卷七

九

命夢神諭之曰何得刁頑乃爾汝兄已死不可復
活縣斷給爾燒埋兇家爲爾齋薦事在可已冤結
相報無有窮極盍釋之其人叩首曰寧死兄冤誓
必報雪神默然良久曰大難大難汝兄果冤明日
還家肉袒跪烈日下滿三日焚汝狀當有爲汝申
白者時方酷暑蓋難之也其人果歸冒死哀訴三
日後令夢其姪入室有戚容告之曰向夕告叔矣
竟忘之耶昨冤民訴帝已得請矣可奈何令遽覺
戰栗不自文以此得病發熱難忍露寢於地左右

環立忽聞空中有飛蟲聲視之則蚊蚋結陣如輪
如蓋簇擁而下漸近迫體形影乃滅令呼號痛癢
搔抑不置遍體糜爛而疾此又神明執法不爲所
親少假也可不畏乎哉傳曰國將興聽命於人國
將亡聽命於神神亦人也人可神也必有所擇而
後聽命焉爲善者誰適從矣

咸陟堂文集

卷七

十

李元言傳

吉香山小欖李氏子字公旋先世好善伯兄早逝年二十閉門力學一夕讀書倦將寢聞門外剝啄聲急起啓戶視之鬼使也鬼持燈入室吉甚恐問故曰第五殿主有請吉大恐曰吉耶凶耶鬼云凶則縛汝矣曰請必吉也殿主立候行矣勿緩命吉倖免失措初不欲往鬼促之至三乃急呼侍兒起索衣冠曰吾往赴閻王請侍兒謂其寢語也徐起山燈吉已衣冠伏枕歿走告家人掾之不及揣其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七

胷中微有煖氣環哭待之吉隨鬼使行至殿門遇其伯兄招之曰識我乎曰吾兄也至此何爲兄曰我現爲湖州府城隍解鬼犯來聞殿主有命諒非難緣故俟於此引汝入見耳遂領之入鬼卒跪之至殿殿上端拱垂裳如王者左右侍衛聲猛可怖兄下拜吉亦拜王慰之曰無恐汝陽數來盡也召汝至非他汝現生有三大難念汝三世爲善汝無大過故先告汝善趨避之耳一月內當詣鼎湖受持齋戒服勞五載庶可免耳亟往勿緩也吉唯唯

拜而出兄與俱出送之途再三囑曰冥府無戲言歸當做裝慎勿因循覲覲俾免也吉乃還復甦時日已禺中矣起告家人疑信各半越三日鬼使復來促行曰方命非汝福也乃信之遣人先入鼎湖述其事取進止時主席者湛慈老人也示以在家學道之要止其入山山中清苦恐難久居其人歸以告疑而未決卜之神神不許淹乃易衣服具威儀直抵鼎湖齊僧表覲求受五戒住山中作務百餘日終以蔬食難之辭而去湛公之言果驗未滿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七

五年期免三難識者危之噫大地衆生沈溺不返者多矣豈第元吉乎哉幽冥中准吉是念其待吉也切矣吉之所以自待者則奮發焉良可歎也

張輔仁傳

社中諸子有能降乩仙者分題拈韻詞賦敏捷指陳休咎開發隱微洞若觀火承召請者本坊土地神張公主之張與諸子盤桓三載雖見聞懸絕而聲氣潛通每有所請如響應聲久焉習之忘其爲神爲靈矣一夕張忽降乩與諸子告別云老夫張輔仁也生長章貢家在十八灘旁多生好善現世長齋焚修白業當證淨果緣里有孤兒發念出家予實從中從臾成就既爲僧矣不修淨行致戒體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三

有虧宗祧無主先亡訴諸冥府以此因緣遂墮神道守職此土三年無過任滿當遷帝嘉正直授泰山都土地明日當行不復再來願諸君子努力崇德敬鬼神而遠之幸勿久耽此事有妨學業語訖遂去衆錄其語示予予初不之信後有同鄉賈客過十八灘訊諸灘旁父老曰誠有其人僧今現在戒行果不嚴淨既斬厥祀復玷僧倫宜張公之受譴也我輩所當寒心鑒茲覆轍幸勿放蕩爲僧兩莽度人也

春米僧傳

甯西樵程氏子也年十有五父母俱歿焚燹無依貧無以葬乞身爲傭賃春於信安之米肆長齋不近酒肉晨起春米至夕弗休每一下春隨聲念佛主人愛其勤也特厚之歲給屋值則還諸其主曰今無需此乞爲貯積計滿三十金而後領去歸葬父母他無求也主人矜其孝爲生殖之不數年滿其數語傭曰金足矣傭釋春拜受遂辭而去主復贈以四金爲葬後生計並置橐中錮之不敢他用

咸陽堂文集

卷七

南

由陸還里中途日夕無止宿舍投足荒巷夜半雨至屋大漏傭起坐老僧急持簞笠覆蓋佛首傭爲惻然謂老僧曰曷不少葺僧告以貧無因緣故問所需幾何曰三十金足矣傭計數年所得適如所需親待歸土佛貴莊嚴二者孰急踟躕竟夕乃決云佛猶父母也吾爲父母作福彙葬愈於窀穸遂傾橐捨之畱主人贈爲歸葬計老僧慮其來之不淨詰之告以故且曰夙願出家以大事未畢將有待耳請師爲工俾菴早成予歸里負土以葬焚燹

暴露還復來此求剃度矣遂辭而去僧如其言不
日成之冀其早來越朞月愈期不至僧疑之自悔
臨別時驚喜倉卒不及訊其里居適入聚落求之
不遇一日行至西樵訊之途人或曰此去十里古
廟有瞽而乞者寓焉日夕念佛不置恐或共人僧
往視之果瞽也遂抱而哭瞽曰師毋過情吾今有
主矣幸接引我得歸樂土足矣奚悲泣爲乃自述
別後還里畢葬兩目忽瞽不能復來金盡計窮沿
乞取活雖極饑寒正念未失也僧乃扶持登舟載
咸陟堂文集 卷七 五
與還菴次日卽爲剃染受息慈十戒處之一室不
更煩以他事冀可永其天年受清福也居月餘一
夕霍亂吐泄輾轉而歿僧慟哭治龕火而薦之生
大苦惱語其徒曰佛法無靈矣有善如此而使乙
瞽且乞復夭折薄福無少善報學道何益也當火
吾菴明日各罷道去忽倦伏枕見其亡徒入室拜
別囑曰幸毋錯念某甲多生罪業深重當十世盲
瞎十世窮乞還復爲人夭折路次風障乃滅今以
一念之善銷盡報緣尚有餘殘促一世爲一日卒

於空門實出望外明日當往生某貴人家爲其子
師果慈愍幸遠相尋誠恐隔陰迷真得提撕警覺
不負初心是所願也僧覺詳語其徒囑令守菴飄
然而去問其所適及往生里族則祕而不言後當
驗之此事得之信安歸舟舟中與一長齋長者同
載言之鑿鑿信其非誣述爲之傳世有善人而反
得惡報者當以此自解云

歐陽田叟傳

香山海濱麻子村有歐陽田叟者躬耕食力針芥不與不取出遇塗人輒自言其生平過惡之狀云早年喪父遊惰失教年二十許爲大盜掠財養母常攻破土些手刃七十餘人他如劫殺憤殺讎殺戲殺醉殺不可指屈一日大病伏枕三月被無常獄卒攝去至中途卒語之曰汝此去必死縱得釋歸妻子蓋棺勢無出理汝亦死倘與我三百金汝可活也許之卒令佇立勿逸疾入其室附其屍能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七

語語家人曰吾去受罪七日乃返體未臭腐勿棺之恐主還也妻子受命乃不殯而待之卒爲語訖復來加桎梏牽入城中城中人物如素所經見多已死親友也尋至殿門門外懸牌聽審人犯已名與焉立未定門開名審卒領入伏階下冥主高座座旁判吏抱案牘次第點名某名首唱冥主問吏細查盜案應何處置吏閱案跪白曰此人罪惡滿盈百死莫贖業當多生償還今假之復生貽害人開不可紀極但陽數未盡不能卽死宜重懲之主

日懲之奈何白云彼常拷掠勸財針刺良民體所往往致死當受笞牀輾轉之報主命赴笞牀獄去須臾瘴鬼數十拉犯者覆其衣赤身登牀衆手按之笞入骨髓痛不可忍魂魄飛出見死屍在牀輾轉壓捺其苦仍自受之悔無及也刑訖魂復附身卒領去報命主復問吏已乎白曰當更懲之彼常殺人而割截其肢體空受分屍拆臂之報主復命發分屍場去忽見朱衣押官騎馬前導瘴鬼數十牽馬及囚俱至場所場中血肉紛飛腥臭狼藉不

咸陽堂文集

卷七

八

可迫視衆鬼共縛其頭面手足各繫一索屬以五馬立定押官大喝一聲五馬奔逸掣斷肢體而去痛楚倍於笞牀魂魄飛出號咷跳躍其苦不可言喻旁甕空中有人聲呼押官且止乃文昌帝君也冉冉從雲端下語押官云此人罪當萬死無可活理念其事母頗孝初爲甘旨故失身於盜賊父棺未葬每一念及輒自墮淚母死哀毀由衷惟此一端可寬假之許其自新耳押官白曰屍既分矣可奈何帝令左右覓馬馬果負共五體而逐召罪人

神神至則婦人也椎髻緋衣者五跪領帝敕曰合此五體遂如命收解縫紉合五爲一還以報帝帝乃釋袞冕易星冠道服右秉劍左擎水盂繞屍三匝喃喃若有咒詛咒畢吸盂水一嚥屍忽起魂魄旋合爲一仰首見帝已在雲端押官衆鬼俱去惟捏胎神在焉五神勸誡再三促令發誓改過領與還家行入小巷約十餘里無支岐先後誘掖語刺刺弗休巷盡途窮前抵峻壁無所適矣正踟躕間五神乃穴其壁微有光令覩之乃其家也神拊其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九

背一推而活時已七日矣屍不臭腐扶持起坐告妻子以故聞者莫不寒心還寢屢轉牀褥者一年蓋在獄中笏牀分屍之創未平也稍平復卽強起持筐入市市酒食將歸賽神行野外遇前日無常獄卒大罵曰負心賊既活汝許我謝經年不我償當撲殺之乃拉往荆棘叢中撻擊無完膚氣將絕復引利錐刺其左股貫以徽徽牽引去道遇一長者巾烏而來止而問之卒告以故曰舍之吾爲保任明日遷汝卒如教得釋長者乃告之曰吾汝宗

門官也知汝他日當作善人故救汝耳明日必知約爲錠金三百燒而償之遂歸果如其言乃安左股旋生瘡疽自穿一孔數月方愈從茲自矢卒爲善士一切羽毛鱗介之屬不敢故殺金銀絲粟之遺於道者不敢拾取且爲守之其告誡世人也往往如此社中侯子屏望一日行過大環谿遇諸津渡問侯子與衆登舟叟負戴涉衆憐其老招之竟亂而渡既抵岸訊其所以曰過江須用錢吾空無有不敢以貧累人耳衆共善之與之偕行日亭午

咸陽堂文集

卷七

十

憩大樹下乃詳述其生平之狀如此語訖自舉其體指以示衆頭頂手足皆有縫合線紋曰此分屍之驗也眷間隆起兩路笏刺刺人手痛不可忍曰此笏牀之驗也復去下衣舒左股股中有孔可受一索曰此獄卒牽去之驗也見者聞者毛髮竦豎援之坐叟無他言惟舉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諄諄勸勉而後別去侯子歸過予東林備述其事予聞而歎曰幽冥之報其可不信乎哉聖人以刑政治天下磔辟杖笞不容少假衆共見之

之而猶未兌於犯法彼爲盜者一入地獄遂幡然悔罪卒爲善士懼之以可見可畏不若懼之以不可見而可畏也遂從其不可見者述爲之傳其可見者知所畏哉傳旣成祕之笥中恐士官知之則與難容於三尺問十五年聞叟善終事在赦前乃表而出之

拾遺傳

明萬曆間廣州有大長者幼岳陶公家世襲爵富而好善一日袖金出城紉縫下圻遺諸途途有貧兒拾而跡之至其門不敢入久立以俟其出乃持金還之長者熟視良久察其面有菜色衣不完體徐驗道金笑而還之曰汝悞矣吾適失金無多耳此非吾物恐別有主否則天憐汝貧賜以作活也其人固納再三竟強還之厚其飲食而後遣去後崇禎之季東城外有嫠婦獨居藉其弱子負販以

養其子晚出浴於河見大橐焉結括甚固持歸白母乃啓而視之母遽止之曰必遺金也物各有主豈容擅發納而藏之令其子俟諸故處曰主果富也則乞分餘瀝濟我孀孤倘貧約有急引與還家驗明物色悉還之其子如教俟諸江濱數日失主始至乃富商也號於衆曰吾失三百金過三日已絕望矣有拾遺者請分其半其子欣然偕至其家訊驗物色符合無他乃出其橐結括如故發之果三百金商忽大訝曰吾向失六百元今止三百若

母子利吾有而半出之耶蓋欲悔前約也衆共不平遂鳴之官時邑令王三重英明善斷聽訟訖呼富商笑而語之曰此非汝物也拾遺金歸可全得之焉有匿其半而還之乎汝速往矣問諸水濱必有持六百金還汝者緩悉失之也遂逐出之悉以還金給其母子聞者莫不稱快此兩人者皆以還話柄惜兒時所聞老多遺忘失其姓氏耳

義馬傳 義牛附

明季閒瓊人相尚牧馬如牧牛羊歲一選賽先於皮相後於神骨有毛色殊衆步驟馴適者最之芻牧異於羣馬羣馬同食一槽耳臧獲出入乘以代步主人宴客往往殺其駒以供鼎俎遂謂瓊無良馬焉非無良也知者希恩遇薄也樂會明經王大士家素封牧馬遍滿山澤牝生一駒混之羣中初不知其爲良也一日燕會庖人請烹之牽而出仰首悲鳴若丐生者主人憐而舍之猶未知其爲良

也齒漸長僕夫乘以隨行則絕塵先奔主人馬所謂毛色殊衆步驟馴適者瞳乎後矣乃異之歸而厠諸上廐出入與俱愛如已子居無何清兵入粵開府杜永和航海至瓊倉卒無戰騎羅南馬充之下令州縣士民不得養馬馬過三齒不入官罪以叛逆王氏畏法空廐以獻良馬在列臨行復仰首悲鳴如前日狀眷眷不忍去主人慰撫再三淚垂膺足三頓而後行猶回顧數數也至帥府給與騎兵未幾行師馬與焉道經故里十里外奔逸不可

韃制領騎兵並還其家日已夕矣兵下馬借宿自陳其所以失道之由主人知爲已馬思歸不欲明言其故畱兵宿外舍雞鳴兵起治鞍馬四足癱瘓搖鬣喘氣奄奄欲盡大呼曰馬死矣如之何欲少待恐愆期獲罪賜主人爲善視之曰此馬誠良予所鍾愛不幸而死爲掩其骨生則歸途引去當厚報也遂徒步及行間兵去未幾馬起就舊棧無病也越旬日旋師兵復來問馬狀主人以實告兵驚喜致謝主人治食復畱一宿黎明兵起視秣馬死

咸陟堂文集

卷七

室

不可復活矣兵墮淚主人亦淚共瘞藏之兵去封而樹之爲義馬塚越三十年予遊瓊偶至其家主人爲予言及登其塚問諸樵牧悉如所聞後客多異山訪馮合谿文學具述其事合谿曰王於馮可舊此事誠然非妄也合谿復爲予言同時臨高守劉其姓者名則忘之矣善騎射擊寇犯境單騎出城殺賊過當輕入敵伏中毒矢死焉馬負其尸而歸得全軀以殯劉氏妻子德之自是休之別廬養養耳不忍羈也劉既死家日貧新帥代之不爲

周郵衣飾兵盡奴婢出鬻無敢齒及賣馬者帥聞之知其良也欲致之遣士持三十金往語其家曰若與予馬請受定馬至當足百金不允益至百有六十劉氏謀曰馬固不忍鬻也雖然不鬻馬則人先馬死馬亦死等死耳盍與之僉曰然猶不忍也乃謀諸馬曰汝冒適新主耶則點其首馬果點首劉乃受定金士引馬去翼日造門取價則笑而不答再往辭以他故三至叱而出諸人外求見不可復得不數月金盡如故無以爲活不得已乞貸於

咸陟堂文集

卷七

美

行間遇故馬泣而訴之馬搖首耳不顧而去暮歸其廄大聲疾呼不食水草帥聞之遣廝養卒往視之曰病也召馬醫視之曰病甚夜半則僵仆不起帥憐惜往視馬乃起帥爲撫摩遽如人立奮前兩足撲帥於地翻身一踏折肋破腹腸逸而死馬自觸柱亦死王氏馬從容就義也劉馬則慷慨而赴義者壯夫弗若也予聞合谿言慨然歎曰昔人有言獸其貌而人其心者則人之人其貌而獸其心者則獸之吾於二馬當人之矣夫二馬之受恩於

其主也新故等耳乃惟戀戀於故主甘爲之歎
不以新恩而苟生不忘舊恩必歿而後快也士之
懷二心以事其君者可愧也哉遂作義馬合傳授
合谿藏之聊補郡志之缺嘗過合谿日將夕遣一
黃犢送予還山越宿命童子牽犢歸馮氏犢不肖
去驅之不去鞭箠不去笑而謂之曰汝欲從予遊
耶犢隨聲點首者三乃書報合谿述其事黃犢竟
爲我有出入乘之先後疾徐無不可人意者祁寒
暑雨不憚勞勤予甚愛之客海外三年將歸前一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七

夕擬還黃犢於馮氏是夜悲鳴達旦起視之淚涔
涔下也語黃犢曰吾渡海不克汝俱故歸汝於故
主故主仁也他日老歿其葬汝骨於深山無割
剝憂可乎乃吞聲收淚臨行賦詩並黃犢還之合
谿事與二馬相類馬惟知有故主恩也牛於新主
以恩乎恩亦淺矣以義乎義更深矣吾匡徒駭矣
去恩愛而就道義者僅見一牛良可歎也書此以
續義馬傳後有識者請別優劣

義鬼傳

番禺東南爲波羅鄉鄉有關生者固窮守道士也
生平耿介不求不取其妻與子能成厥志日夕忍
饑一無怨言家徒四壁上漏下濕久雨牆壞匪覆
歷則露處矣不得已假館於族人鄰有古屋夜多
鬼物出沒爲患遷而避之扁鑠甚固指以示生曰
惟此可居能不恐怖可久假也生日暮途窮計無
所之乃從之主遂啓鑰付生攜家入堂與閭然
絕無影響至暮獨坐聞屋角嘖嘖如有人聲生起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七

焚香祝曰貧士無聊借宅於此久聞室中靈爽嘯
聚遊魂冤魄莫知其誰今既同居誼合一體老妻
弱子啼饑號寒久矣尚其卹諸母苦相擾祝已寂
然晨起治食視餅中止餘一日之炊對案舉箸悵
惘無策強慰其室曰士有苦節天必憐之冥冥中
當有默助無恐乃令作粥分餐越二日起視中饋
則鹽醯菹醢脂膏醬脯蔬藪柴薪之屬大第臚列
無少欠乏窺其餅精鑿充勿得未曾有妻子驚喜
過望走以告生生止之曰此無妄之福也鬼將

啖我以利矣勿遽受當還之復視之曰將來飲食
深荷周旋審所從來恐或掩取來自市肆虧折毋
錢出於富家貽殃奴婢在彼有損於我無益生憤
忍饑不取非義願還其主毋更煩勞乃出就田間
採野菜拾敗葉烹而茹之至夜就寢恍惚有人附
其耳而語之曰先生猥介我輩共飲不忍坐視故
有此舉乃以掩取見却誠知愧矣今悉還諸其家
自是來者皆陳因秉穗之餘粒大烹鼎俎之殘饑
焚林伐木之遺薪非有所損於大義請權受此當

咸陽堂文集

卷七

无

繼給也生覺起視前餽無一遺者餅中貯粟則赤
白精麤種種雜糅飲食薪蒸略有之而不偏信其
非過取也乃受之由是所需絡繹相繼無或愆期
生居三年人藉鬼養鬼不擾人良由耿介之性足
以感動幽冥如此此事得之傳聞南海梁沂水至
誠信道言之甚確當不予欺因憶建武故人鄭今
望古道君子也文章行誼爲吾黨師率從之遊者
數十百人聲氣之交遍於宇內晚年老病寄跡佛
山妻子五口不能自給平生交遊視等陌路及門

之士掉臂過之遂餓而歿假令今望與鬼同居猶
堪作活惜其處於人間人弗鬼若也故無有憐而
救之者良可歎哉遂作義鬼傳

咸陽堂文集

卷七

三

咸陟堂文集卷之八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壽文一

壽何一忍文

愛其人者必願其人之富且貴計之失也富貴人之所欲達人之欲得於其所愛者去彼取此何與每見貧賤之交恒以道義相尚雷風雨晦冥窮愁怫鬱時二三知己聚首一室紙裏中錢有幾餅貯之粟無多斯時也揮金通財解衣推食無復芥蒂

咸陟堂文集卷八

一

於其間一朝而富且貴遂積金以遺子孫積粟以飽僮僕廣置田宅封靡玉帛賓客之至其門者類皆雞鳴狗盜之徒承顏獻諛極態盡神乃能飽一餐之餉博一笑之歡受者感恩不置與者喜動顏色夙昔貧賤之交羈衣艸屨一踵其門守關遙望標而出之縱一獲見寒溫之外別無深談漸涉家懷則顧而言他惟恐乞貸之入耳也由是而道義之念日以輕勢利之見日以重視故舊之饑寒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雖粟紅貫朽漠然無復休戚

之關是則欲其人之富貴者非所以益之適所以

咸陟堂文集卷八

二

損其德也烏乎可予與何子相知久矣始也生同時長同學同有老親之養同有妻孥之畜同有田園宅舍之樂出處隱顯無不同也中道分睽予飄然遠引從事於竺乾氏之學何子白首窮經弗獲一遇方內方外之遊既不相及名教樂事出世因緣兩者又不相爲謀無弗異也間一還里與何子相見於風塵落寞之中故舊之情常有戀戀不捨之意何也貧賤故也向使何子掇巍科登膺仕乘車戴笠相遇於紫陌紅塵之下下車之揖豈可復得耶今日者予與何子得畢友誼於始終而無毫髮之隙者貧賤故耳造物主人欲畱朋友一綫之脈於予兩人之身而保任之也富貴非吾願也無已則壽考乎人生百年去如奔馬萍聚星散其勢不可以長久所恃以成吾德修吾業者惟此白首之餘年古之聖賢惜陰待旦欲永其齡而畢其學耳予與何子締交既久閱人多矣少壯同遊相繼朝露北邙蒿里之墟多宿艸焉念之可爲寒心何

子今年六十有一子年六十有二此去百年歲月
無幾而況未能滿百耶自茲以往願與何子努力
崇德母以貧賤而失其守母以富貴而疑其友爲
吾與子之所當爲者天不得而勝焉人不得而尼
焉年日以尊德日以邵子孫長大日賢且孝富貴
壽考之數相因而至矣予又何敢復云何子覽瑛
之日親友咸集各有所祝予謂其未能免俗也書
此以贈

壽彭文菴文

天地間大有用人與大無用人蓋相資爲用者也
使有用者一無用不億替替然仰之給之必如其
願以滿之澤易竭矣有用者一無用不億受其澤
者尸之祝之羣起而詠歌讚歎之量易盈矣此有
用者之用非大有用者之爲用也大用者如江河
之水百川注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傾涓之而
不見其濁激之而不益其清惟大人能之彼智効
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微一國者相去遠矣

昔艾菴使君之在粵也鄉里之貧且賤者皆曰使
君能富我貴我寒士之鬱塞者曰使君能吹我噓
我薄俗之構難紛爭者曰使君能排我解我所識
窮乏之待舉火者曰使君能解衣我推食食我
使君既竭蹶而趨匍匐往救不遺餘力而猶未免
於下石之讒一旦有急則委而去之門可羅雀焉
及其去粵適閩也有逆計其不返者有庶幾其復
歸者別去十餘年若遺之也未幾而使君歸矣鄉
里朋黨親戚故舊畢來相慶門如市焉遠近人士

無問知與不知聞其歸也思得一見復有所求於使君使君不懈初志成如其願而滿之真不啻千頃之波九里之潤也或者曰使君大有用者也感聖主之殊恩承先賢之遺澤在國爲忠臣在家爲孝子當致其身竭其力報君親於萬一豈能鬱鬱久居此耶或者曰使君大有用而能善藏其用者也當茲指代之年退居林下方將韜光養晦之暇何暇於其他東樵聞而笑之曰二子之論膠矣君子之行其道也出處語默惟其時耳先時災也

咸陟堂文集

卷八

五

後時殆也應時而動者道之所在也請以易喻之昔使君之去粵也爲剝之上九其詞曰碩果不食使君以之落其實而取其材畱有用爲無用用莫大焉今歸自閩也爲復之初九曰不遠復使君以之出入無疾朋來無疚藏其用以觀其復用莫大焉進而上之爲臨之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使君以之順而悅剛中而應善其用以臨下用莫大焉進而上之爲泰泰者通也明良合德上下交而志同也使君以之神其用以左右民用莫大焉進而

上之爲大壯爲乾壯盛也乾健也盛德大業自強不息也使君以之耄弗倦於勤能善始善終以成其用用莫大焉壽莫大焉客曰東樵老於禪矣乃越俎而談易固有說乎解其惑曰易於六書取象日月日有中昃也月有盈虧也昭然在目人自不察者易也孤明獨露旁燭無疆者禪也予與使君先世同譜結髮同學家學淵源皆深於易者也無往而非易也無往而非禪也客笑而退居無何使君覽揆客觴主人主人曰必得東樵一言爲快使

咸陟堂文集

卷八

六

君大有用者也東樵則無用之大者間氣精英生使君於大有爲之日偏氣雜糅生東樵爲大無用之人是可相資爲用乎否乎何必尸之祝之詠歌讚歎之而後快乎遂述前語快已之快而後快主人之快云

贈龐萊斯慶生文

昔人有求長生者去其鄉里受學於深山之老仙服勞三年日夕憤懣未常得聞圭旨其人請去老仙挽之曰吾非有靳於子時未至也姑俟之將有以報子矣時丹將成命守爐火且誡之曰學長生者視饑渴如醉飽危險如坦夷寇讐如恩愛桎梏如衣服囹圄如家舍一切患難恐怖皆夢幻也轉及順途富貴名利之來亦夢幻也子識之堅守爐火勿起一念七日丹成吾有以報子矣於是局鑰

咸陟堂文集

卷八

七

一室不令飲食其人晝夜專一雖極困餒未常少息如是者三日一夕稍倦隱几假寐夢中得請還里覓路出山攀緣一徑下臨不測上懸萬鈞之石綴以枯藤二鼠躡轂欲絕視石將壓徘徊良久忽憶師言掉臂竟過行數百武前有猛虎張牙砥吻耽耽相視殆不可避也又憶前語叱而却之時日將莫萬山中無止宿舍憩大樹下夜見獬鬼數輩攫人而食將及已矣尋自思惟此師之所謂夢幻也鬼弗能害達旦就道行數十里適與綠林之客

相遇於林中創人而羹其肝其人大窘就縛待命又自知其爲夢幻也恃以無恐賊笑而釋之且食之飲食多與之金以歸將抵家捕盜者得金以爲誠盜也送之官拷掠備至不伏困於囹圄者數月人盡冤之其人曰此夢幻也予聞諸師矣未幾以吏議得雪既歸其里銳志於學屢應舉而不售里中小兒譏侮交集同黨之士羞與之齒終能以夢幻視之未嘗慙歉於中最後應科榜將放矣夕宿樓上聞雞早起少念得失俄聞樓下報捷知已及

咸陟堂文集

卷八

八

第疾起索衣履則顛倒而不自理不復知其爲夢幻也雀躍下樓至梯失足一蹶而覺身守爐火猶故我也其人憮然自失走以告師師曰吾固知子之欲速時未至也子之所守可以處逆而不可以處順名心未忘故耳夫所貴乎飛仙者以其能忘恩怨齊生死等順逆泯悲喜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是焉斯已矣今吾子於名譽得失之間稍容心焉以是而求長生爲地上之仙得矣其云天人也遠甚未幾丹成老仙飛去畱

其人於深山至今不灰嗟夫名之爲害甚於饑渴
危險桎梏囹圄之患者何也此藥石也彼則美疾
也服藥石而苦之猶未至於殺人受美疾而甘之
將爲性命之憂故達人之所深戒也龐子策斯少
負累俗之行脫身患難猛然自好蓋有得於藥石
者予竊慮其他年富貴猶不免於美疾之毒也於
其慶生之日述爲神仙之說以贈之庶其進於道
乎

弈說爲楊式公壽

廣達子與子固子論弈臺臺竟日子固子弗窮其
辨子固子辭而退歸以告無名子無名子曰廣達
子其可以語於道乎請因子固爲我先之俟之來
日謁其門問者辭焉曰今晨主人方有事於弧矢
奉觴而來者非顯人則辨士也客行矣毋自辱無
名子曰予固非顯人辨則有之請見之主人出曰
客能辨乎答曰唯唯辨將奚若曰予知弈願聞其
旨曰弈之成譜有五請謁其長於左右廣達子乃

正席拂局揖客而與之語無名子逡巡避席待主
人受顛者爵乃請以弈侑觴舉一觴曰有成譜焉
以神州赤縣爲枰局以車擊肩摩爲黑白子爭道
而出張以虛聲侵分而入居以實利氣貫虹霓勢
憑冰嶽旁觀得之稱爲一時之雄此朝市之所謂
弈也請以爲壽主人謝曰勞矣哉吾固知之而弗
樂也復舉一觴曰有成譜焉以拱林磐石爲枰局
以猿鶴麋鹿之侶爲黑白子道合而弗爭分定而
不侵彼重而我輕之衆躁而獨靜之人取而已與

之當局得之可以百年而難老此山林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主人謝曰逸矣哉吾固樂之而未能也復舉一觴曰有成譜焉以戶庭爲枰局以五倫九族爲黑白子入則敬以直之出則義以方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局旁觀可使由而不可使之知之爲萬世可久之大業此聖人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主人喜曰大矣哉吾匪能之固願學焉復舉一觴曰有成譜於此以宇宙爲枰局以十洲三島爲黑白子步虛而出御風而返

戚陸堂文集

卷八

士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求而有獲旁觀當局咸相忘於形骸之外長生駐世者以之此神人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主人笑曰玄矣哉吾方有所學焉未暇此也乃舉一觴曰有成譜於此以太虛爲枰局以四生九有爲黑白子出三界入五濁空五蘊清六根而淨六塵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當局旁觀隨緣任運其爲壽命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此至人之所謂弈也請以爲壽廣達聞之欣然起曰有是哉弈之通乎道也無名子誠可以語於弈

矣誠可以語於道矣再拜受觴酒闌送客唯無名子畱與之論弈直至黑白未分前一著兩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無名子歸以告子固子子固子曰無名饒舌哉吾聞弈之爲數三百有六十虛其中爲太極常堊生生不窮之機名曰道樞爲天君爲靈府爲造化主爲萬物母此至人之弈也夫復何言遂書以貽廣達子俾藏之爲他年壽考之徵廣達者誰慈湖主人楊式公也子固者誰東樵老僧跡刪成驚也無名子無名者也是時楊子年滿四十

戚陸堂文集

卷八

三

十驚僧今年六十有八二人歲月會而計之爲一百有八適與大顛答韓愈浮山爲歐陽公說法彼此交參

贈馬以仙生日序

臥仙將軍守香山數年矣兵民安堵盜賊銷息邑人愛之敬之無遠邇彼此之別常過東林山僧與遊久而狎之相視於形骸之外忘分忘年無所用其愛敬也歲之六月屬公覽揆邑人士魚鮮炙肥躋堂介壽者絡繹於門時方盛夏火雲如蓋烈日燦金賢主嘉賓纓冠束帶送迎揖讓汗下交頤山僧禁足東林輕搖白羽穩藉青莎薰風南來清入心腑長嘯一聲冷然自得遂不廁於賓席幸不擾

咸陽堂文集

卷八

七

及居亭人皆以我爲傲惟公知我嬾也世諦流布玉帛因之廷實旅百封祝用三東林老僧一無所有淡交如水野芹用獻人皆以我爲薄惟公知我貧也大人作賦詞客陳詩采毫授簡黃絹摘詞東林老僧心如槁木欲語忘言沈吟塞默相視而笑人皆以我爲隱惟公知我拙也山僧今年五十有九公年六十有一年齒後先兄弟耳而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之相去則父子也公忘我愚我忘公貴兩人相知匪名匪利泥蟠天飛各行其是公而

知我誠知我矣其不知我者請姑置之俟之他年銅柱功成赤松歸老時回念舊遊籃輿入社溪橋一笑誰主誰賓宇宙之大豈無知我與公者謂我兩人同耶別耶

咸陽堂文集

卷八

七

壽張直吝文

人生字內無問世出世間當作第一流人物讀第一種書行第一等事參第一義禪據第一乘位儒者謂之聖賢吾宗謂之佛祖不過自處第一不落第二云爾昔先茂才疎人張公與先府君爲友常以第一自期酒後耳熱輒自誇詡不少謙讓後來文章事業果如所期疎人公子直吝復與予爲方外友每見必笑笑必罵罵必瞋且恚究竟其笑也無矜色罵無惡聲瞋且恚無煩惱之習必欲以第

咸陽堂文集

卷八

五

一自處不肖以第一讓人也直吝年甫弱冠應童子科爲邑侯王公所知擢居第一遂以是年入學童子科小得失耳窮措大輒以自高常與直吝遊於文社詞林之壇直吝成卷每居第一尤得失之小者其自高如故常與直吝結社放生損己利人之事各各爭先不少相假直吝勇於義竭財力而弗顧世或譏其蔽於愚者或疑其干於名者直吝弗恤也又常以此自高予兩人生平狂妄大抵類此一得一失一言一行皆欲作宇宙第一人不容

他人之軋已也予常告人曰直吝太認真不肖落後姑遜避之及予出家直吝有老母妻孥之累予則恩愛割捨飄然爲雲水之遊直吝有衣食田宅之計予則麻麥糞埽公然受檀越之養直吝有功名輒軋之歟予則逃名遁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直吝吝事事弗予若也予乃自稱第一直吝不得而笑之罵之瞋之恚之矣況予之所得不僅是耶予年六十有三直吝少予一歲兩人皆稱老翁齒搖髮白無一可以相勝予遇生日必閉門念罪不敢告

咸陽堂文集

卷八

六

人直吝則施施然自鳴得意遍索親友製錦贈言以自取快斯舉也亦猶前日應童子科課詩文會冠軍首列小小得志時也山僧當退三舍讓直吝從無佛處稱尊他年七十八十直至百歲壽齊彭朔讓直吝獨步登瀛稱爲宇內第一人物足矣何敢復云何敢復云

壽笑溪師文

予友笑溪儒門脫穎禪林翹楚也先世祕三尊宿
晚年脫白笑溪而卓二公相繼出家闔門入道世
希有也祕翁順化笑溪結社鍾山之雙照兄弟二
人如中流砥柱崢嶸角立於江河日下之秋猶希
有也予棄家二十有五載碌碌於世無所重輕惟
笑溪兄弟不遺夙昔聲氣之誼破格遇之常主雙
照歡然忘老乙亥秋予發足叅方與而卓結伴來
往於丹霞匡嶽之間三年乃返未幾而卓受菑於

歲時堂文集

卷八

七

華林笑溪大事已明不入保社甘老泉石所謂能
之而能不爲者又希有也辛巳之秋八月既望笑
溪世壽示生社中諸賢各爲詩歌繪圖以獻是日
也緇素駢臻遠近咸集予時歸自鼎湖買舟南下
適得厠於頌禱之列是夕碧落無雲孤明獨耀一
時同人藉草班荆於曲徑通幽之下予不自知其
越俎也揖客言曰壽者世相也生緣實相也請以
今宵一月收歸雙照不壞世相而談實相可乎僉
曰諾客有以坐而起曰一月也不爲城市而增

不爲山林而掩曜是能合喧寂而雙照也主人之

自性如如真光燄燄似之請以爲祝客有振衣而
起曰一月也朱門氣燄不爲之熱白屋秋深不爲
之寒是能合炎涼而雙照也主人之棲心白業脫
屣紅塵似之請以爲祝客有垂紳而起曰一月也
密雲陰翳不足以損其明霽景晴空無少加於其
鑒是能合隱顯而雙照也主人之和光養晦任運
隨緣似之請以爲祝予聞客語笑而言曰諸公所
祝得第二月矣所謂一月者太虛生明真空顯色

歲時堂文集

卷八

太

先法界爲無始後器界爲無疆無喧也無寂也無
炎涼之異態無隱顯之殊途也主人壽命不生不
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似之請以是爲祝不愈於
捏目標指者耶客以予爲善喻屬以序言因憶昔
日西堂百丈修行南泉拂袖各呈伎倆祖云經入
堂供養百丈修行南泉拂袖各呈伎倆祖云經入
藏禪歸海普願獨超物外予今者也不供養也不
修證也不拂袖便行正當是時恰好來日因齋慶
讚道是世諦流布也是法爾如然道是法爾如然

也是世諦流布易觀不妨疑著請獻一頌古鏡不
知人白頭百年強半笑疑眸畱得雙照今宵月再
待相看五十秋

壽蔡長若文

先生市門之人傑也予向在俗時浪遊過市與先生相遇於雙橋江上之館是時先生年方富志方銳傾蓋立談之頃則慷慨磊落如雞羣獨鶴卓然有俯視一切之槩別未幾予去家爲僧常以分衛入市兒先生於片檀僧舍與之語其慷慨磊落如故也然生平壯志漸銷磨於紅塵白社之中是時即君聞斯相從膝下頭角巋然如虎生三日大有食牛之氣予固知其不凡也別去十餘年雲遊海

岳歸隱湖山忽有嘉客來自市城清談雅度翩翩乎有王謝之風與之語則禪機後發內外典靡不淹貫予固知其不凡也揖問里居乃知爲市門蔡氏之子昔之巋然頭角者今已突乎其弁巍然其儒矣欣喜久之詢及先生近况慷慨磊落之氣至老弗衰年近七十日飯二升飲數斗酒後耳熱揮塵高談疊疊弗倦一如昨日吾聞之展然起敬望風斫額謂蔡子曰善哉翁乎其儒者之所謂善人吾教之所謂菩提薩埵乎菩薩以智度人以慈

物以勇猛危無畏今者先生保身明哲可不謂智乎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可不謂仁且勇乎倘能充之以學集之以義聖賢事業佛祖微猷不難致也蔡子然予言再拜受命歸以告翁翁不以我爲譽亦弗自衒其長躬以行之實以踐之至今年日高而德日劬鄉黨之人聞其風者莫不興起歲在丁丑先生七十有一覽揆之日同時親友躋堂稱祝馳書東林問言於山野山野鄙人身隱無文出言獻笑不足爲先生重諸公不我鄙夷詢于芻蕘斯

成陟堂文集

卷八

圭

亦奇矣旣拜來命義弗獲辭還思向者與先生相遇時歲月幾何少者壯矣壯者老矣老者耄且耄矣昔也童今也儒昔者儒今者僧矣白衣蒼狗陵谷滄桑未久而不變所不變者唯真空之空無極之極古德所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審能如是壽命之永豈有量乎聞先生晚年醉心於法華楞嚴之旨當於如來藏中探得智珠照破大千世界如空中花陽中餒生滅不停跢壽等彭鏗視之如朝菌耳諸郎君

孫子各各握其智珠出爲文章根乎道德著爲事業策名清時竝驅皇路竟先生未竟之志均以此也山僧老矣逝將入山高踞萬峯之巔拭目以觀其成先生弗予棄也請於別峯相見

成陟堂文集

卷八

圭

壽李最石文

予少時常從先府君讀書於佛山李氏之菊園居
亭主人樂道而好客從之遊者皆一時知名之士
予雖童穉猶能物識其人今老矣或遺之矣中間
人傑至今不能去諸懷者則張公伯洪爲道義之
客英公目青爲文章之客龔公節叔爲恢諧之客
陳公秉衡賴公孟容爲筆墨之客皆先人喪友也
其最不能忘情者惟李公伯昭兼諸公之美獨以
七絃擅長常端坐鼓琴金徽一拂清風穆然聞者

咸陽堂文集

卷八

七

莫不移情予少不審音隔坐肅聽躁心頓息終曲
罔敢吳揚去今五十年矣餘音猶在耳也公於居
亭同姓也居亭於先府君舉於鄉同譜也父之長
父事之固爾聞公鼓琴乃有得於道義文章恢諧
筆墨之外當以師事之矣日月幾何少者壯矣壯
者老矣鼓琴之人逝矣菊園居亭與當時在座之
客相繼化爲異物所僅存者惟亭邊古樹塔前怪
石高尺徑寸之小松異草嶙峋盤鬱於蒼苔碧砌
間予歲一過之臨池鑒影漸見顏頰衰相求如昔

時童心釋態渺乎不可復得始歎人生宇內瞬息

百年反不如艸木卷石之能貞且久也因憶昔者
鼓琴之客寄託不一常於曲終據梧默坐閉目凝
慮攝氣調息若有事於長生者已而舍琴下階環
遶藥欄顧盼樹石手執刀斤刪繁去鈍務令疎密
高下靡不得所予問其故先生笑曰爲學之道亦
若是矣予初不知其所謂至今思之信三教之學
不能委諸天必假以人力焉刪繁去鈍之功其可
少哉最石李翁鼓琴先生之仲子也善昭文之綸

咸陽堂文集

卷八

七

而不必爲絃上之音是真能鼓琴者惟於竹木盤
石之趣不能釋情行年七十有八常指指然惟刪
繁去鈍之爲務噫翁其神明於學乎與乃公昔日
之言何啻合如此令子左民令孫仰喬或寢食乎
詩書或遊戲於筆墨所好不同要之皆不失其刪
繁去鈍之學世守祖曾之教者夫盤上之植等諸
豫章森然有拂日凌霄之勢袖中之石比諸泰華
巖然有壓雲削壁之奇今李氏之子孫亦若是矣
一卉雖微焉知他年不爲參天蟠地之樹餘耶

之斤斤於剛繁去鈍以自娛也其乃公之所謂鼓琴乎是則可以不朽矣覽揆之日仰喬過予索言歸爲翁壽書此以報

壽馮鍾菴序

君子之行其道也出爲卿相施政治於萬方處爲師儒設教席於鄉黨其窮達隱顯之勢雖殊而所以成已成物者一而已譬諸吾宗焉踞師座建法幢王臣歸敬凡聖交參亦一時之雄也其視山中老僧宴坐巖室山鳥銜花老猿聽法其樂豈有異與鑑菴先生鳳城隱君子也其先祖父相繼以儒術起家先生善承其緒白首窮經不獲一遇閉門教子絕意於仕進之途四方學者多從之遊或有

慕其風範延歸黨塾授蒙童以章句先生欣焉就之不擇人而施教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執經而問業者先生與之講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今年七十有一其及門弟子幾數十百人膝下兒孫皆能世其家學鄉評月旦咸於先生乎推高噫先生可謂賢矣向使先生早掇巍科壯膺騰仕非不尊且貴也而所以教人及物者豈能若是之詳且盡乎山僧身老窮谷不求聞達相隨學道寥寥數子輒以饑寒告退常獨坐蒲團爲頑石說法視先生

之門弟子日進相去奚啻徑庭哉然以法王之位
國師之尊與山僧易地居之有所不屑假令鄉舉
里選令先生一旦登賢書成進士置身金馬玉堂
之上先生其肯之否士君子窮達有命先生之賢
當不爲此望外之想山僧姑妄言之冀妄聽之視
先生之守爲何如耳已卯之秋先生覽揆芳辰鄉
黨親串泊及門之士製圖稱祝問言於山僧漫肆
其荒唐之論爲知者道耳未敢與俗人言也

壽徵君序

鐵城之山有隱君子焉曰英雲劉先生者累世
積善以迄於身業先世之業食德服疇勤而弗佞
儉而弗侈強仁恭義惟日不足一門之內生齒繁
庶丈夫子六孫十有五曾孫八負耒耜者橫經者爛
編以舞者俎豆而嬉者駸駸乎有跨竈陵雲之勢
隱君受福於天頤養葆真寡嗜欲知止足絕無僥
倖欲速責顯揚於旦夕造物者將以其漸而致之
矣東谿明府隱君族子東林善友也常爲予言隱

君之賢欣而慕之惜未之見焉已卯秋閒居林下
叢菊將放含英蘊芳似有待於主人主人知其意
也晨起褰衣自爲鑿隧之灌不分勞於僮僕重其
事也適東谿至與之遇於籬下訝其來之早也問
之故則爲隱君請言上壽於是釋灌而起揖東谿
於籬東並坐石榻指叢菊而語之曰凡物得土而
生得水而長得雨而潤得陽而煖水土雨暘燠而
無成者根不深本不固也是故根深而葉茂葉茂
則花繁隱君承藉先世之積累德厚流光施於無

窮也菊之根本似之請以爲壽東谿曰善天施
生其益無方蓋有人力焉桔槔爲恥抱甕將事捐
捐然用力雖勞一日而灌數畦加之以糞培之以
土墮不能害風不得而搖樹之同而收相去什伯
人力之爲也隱君仁以惠物義以居躬勤以治生
險以蓄德視予之灌朝出而夕返不分勞於僮僕
似之請以爲壽東谿曰善修籬長薄衡樹從蓺力
少望奢必生鹵莽積寸爲尺則有漸握尺而尋則
踞等紅藥赤榴之下冀黃金之盈把白首不可得

咸陟堂文集

卷八

无

隱君既多男子鐘鼎之養綸綍之榮當貯遐齡以
俟之菊之萌而條條而華也似之請以爲壽東谿
曰善復指叢菊而言曰物之生也不期有以利之
去其害生者生矣螽蝗蝥蟥猶聲色之伐性也疾
風暴雨猶忿懣之移情也凝冰焦火猶威福之傷
名也隱君於其利已者勤而行之害於生者慎而
禦之故雖壽而無辱雖富而無事多男子而無懼
庶幾道乎請以爲壽東谿聞而起曰有是哉東林
子之善爲祀也請爲書之以侑康爵

題瑤池仙宴圖爲梁翁壽

常讀穆天子傳及漢武遺事二君當日屈南面之
尊賓西王母於几筵之上奉觴上壽式歌且舞自
以爲樂初疑其誕旣而思之恍然有得掩卷三歎
曰誠之能動物也一至是乎夫誠之至者金石可
貫豚魚可孚况神仙之靈慧哉所貴乎神仙者往
來出沒不可蹤跡非若朝市之人可介紹而接折
束而招也穆天漢武聞而慕之若饑渴之於飲食
就而見之若商賈之趨市門延而致之若富家之

咸陟堂文集

卷八

三

候貴客一念之誠固不必問神仙之有無方寸中
勃勃然先有十洲三島之山瑤池玄圃之室駸鸞
跨鶴之侶如將見之由是信之深敬之至求之切
不憚八駿之勞不惜萬金之費弛國政糜帑財有
所不顧斯皆誠也誠則聖聖斯神神也者聖而不
可知之之謂也豈必流沙弱水之外別有所謂西
王母哉翫南梁翁至誠無妄古君子也生平秉心
質直不尚雕飾與人坦白不立柴柵臨財思義不
欺童赤言行有恒不宿然諾推此一念之誠以之

事親則爲孝子從兄則爲悌弟教子孫則爲嚴君
傾蓋結交則爲信友榮名可致奇貨可居多福可
求者壽可永又何神仙之不可遇丹砂之不可成
哉壬午仲夏翁壽七十有一懸弧之日族屬戚串
躋堂介壽飲酒盡歡客有善爲丹青者方之瑤池
仙宴繪圖以獻予歸自東林未久也里人齋圖而
至索言爲贈因述穆天漢武之事以髣髴之冀世
之求長生者務存其誠而去其僞焉庶矣夫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之能動物也三君子所

減步堂文集

卷八

三

以善繼善述爲顯爲揚者亦若是矣遂書其說於
首幘

蘇杲亭翁壽序 代張司業

士有三好損益判焉善人好德恭人好禮高人好
酒益矣勇夫好勝貪夫好利鄙夫好沉湎損矣沉
湎非酒乎何損益之各異也非也酒非沉湎之具
因之爲沉湎焉嗜好者之過非酒之過也夫酒也
者先王所以供祭祀奉甘旨樂賓客之所必需長
生之家所以導引任督調養元氣者往往以之酒
其可少乎哉宇宙之大有樂國焉名曰醉鄉中無
城府外無畛域居無跪跪出無險巇建德華胥弗

咸陟堂文集

卷八

三

若也鄉之君長曰杲亭蘇翁者常以道德爲稻粱
以詩書爲麴蘖以虛懷雅量爲毫缶醞而釀之爲
清明精潔之黃流斟而酌之得中正和平之至味
酬而醉之對光風霽月之嘉賓頽然醉矣聞呼召
之聲出於北堂則整衣而起疾趨受命辟咤唯謹
是能醉於其形而弗醉於其情者也洎夫終養每
一舉觴不忘栢棬之感春露秋霜不忘灌鬯之誠
君子謂之酒孝其課子也雖飲至醉必端坐正容
非先王之言不言非先王之書不授君子謂之酒

教其理財也雖飲至醉持籌運算一介不苟取與
遇人有急則傾囊授之未嘗有錙銖子母之較君
子謂之酒德其居躬也雖飲至醉手恭足重立不
易方行必有度君子謂之酒容世之飲者皆斯人
若也儀狄不足疎衛武不足多矣又何沉湎之足
憂今年七十有一矣橐有餘貲廩有餘粟篋有餘
衣機有餘帛出遇里人之以沉湎破產者啞然笑
之且以其術授之間有聞而化者焉君子謂之酒
聖覽揆之日日方南至景雖短而酒興長時雖寒
感陟堂文集
卷八
五
而酒興熱衆皆賁酒登堂盡主人權是不可以無
言也予與翁有先世中表之誼聞而喜之遙爲飲
酒之說以進長公名在國學於我司業師生也仲
季後起也羣孫濟濟又後起之後起者也聞吾言
也當有起而和之者各奉一觴曰奉天休命封我
翁爲酒泉郡醉鄉侯請翁受爵

咸陽堂文集卷之九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壽文二

壽陳翁文

遇胡海士必與之言大矣莊生之言曰覆杯水於
坳堂之上芥爲之舟自以爲大矣杜少陵則廣之
曰春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自以爲大
矣蘇眉山則廣之曰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
然自以爲大矣宗元幹則廣之曰願乘長風破萬

咸陽堂文集

卷九

一

里匠浪自以爲大矣李青蓮則廣之曰仙人相存
誘我遠學海陵三山陸慈五岳自以爲大矣海上
之翁常以八月泛星槎溯雲漢以犯牛女不自知
其置身之高所適之遠也此大之至也泉山陳翁
之生也適當泛槎之月是故長而好遊東泛瀛渤
西渡崑崙南浮交暹靡不航也十洲之遙三島之
峻普陀水月之高深靡弗梯也噫大哉遊乎今老
矣持海外之奇貨以歸杜門簡出生平事業付之
諸郎日惟讀書稽古品泉試茗於晴窓淨榻之下

遊精神於六合返遙情於八遐其爲大也人鮮知
之吾獨知之未常相遇也雖然神交遇之久矣其
箕疇之盈孤矢之懸也同人製錦觴之間言于予
予乃擗管遐思若有所遇翁其仙乎何遊之大乎
吾聞翁少而孤長有知勇常冒險阻出二人之封
樹於賊境安而厝之邊界不得而域焉鋒刃不得
而加焉其壯遊之大志已基於此他年陵三山憩
五岳溯星漢而犯牛女匪其所難坳堂芥舟一葦
野航渺乎小矣又烏足以窮其至大之量量之大
咸陽堂文集

卷九

二

者其德其福其壽又安往不見其大哉遂序

題鄭雲圖爲謝翁壽

昔陶貞白隱居於華陽洞天主欲招致之不可
每有國事輒承顧問時人榮之目爲山中宰相一
日入見帝問山中何所有應聲對曰嶺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傳至後世稱爲美談常
試論之物之可以持贈者均非已有祿可以富人
爵可以貴人粟與帛可以濟人之乏罇罍醢醢之
婦可以給人之求皆外物也其不可以持贈止堪
自悅者惟吾性分中所固有之天真如山川之出

成陟堂文集

卷九

三

雲焉其行也無心其止也無朕其退而歛於密也
非色非空其放而瀾淪于宇宙也則爲霖爲雨下
土咸被其澤而已不有焉古賢聖出處隱顯之大
致亦若是矣曉東謝先生岡州隱君子也生平致
虛抱一無爲復樸謹言笑寡交遊獨居一室閉門
簡出人聞其名罕一遇之衆共方之爲鄭雲之瑞
未易見也壬午之春翁壽週甲覽揆之日親友躋
堂奉觴上壽思所以表揚休美者未易方共萬一
時有善爲丹青者繪圖以獻圖中雲氣有護殆蒸

蒸欲動有施雨爲霖之勢一翁箕踞盤不昂首香
漢飄然若仙無復人間煙火氣出以示予予曰是
則可以祝矣是則可以祝矣天地之氣輕清上升
者爲雲翁得其氣之清者也周流無閼者爲雲翁
得其用之周者也變動不居者爲雲翁得其質之
動者也寧靜不羈者爲雲翁得其性之靜者也靜
故壽動故樂周則圓清則明圓明而樂且壽者長
生之旨也遂顏其首幃曰卿雲呈瑞之圖因憶隱
居入對之言爲康樂遐齡之慶繫之以詩誰爲卿

成陟堂文集

卷九

四

雲入畫屏野人雙眼一爲青鳥衣門巷僂佳氣太
史還應奏德星出岫無心作此詩謝家寶樹秀南
枝方將膚寸爲霖去正是光華復旦時天瑞人龍
兩不羣一庭芝玉雜氤氲蘭閨織就曙機錦應譜
流黃入五雲

壽羅翁文

南海之隱君子爲羅氏三老長曰星拱翁次敬義翁次敬泰翁方今聖朝特隆養老之典八十九十受肉帛者有差伯與仲旣拜恩錫季方稀齡將待養焉三老同氣而水乳也舉案者皆黃髮也戲辨於庭半紳組也合食而觴之本支也桑梓也覓揆日客有過予請言爲壽聞斯盛事竊有感焉人生寓內稟氣於天成形於地戴高而履厚者皆兄弟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聚閒而接軫者兄弟之密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五

邇者也木有本水有源凡屬毛離裏者則兄弟密邇而一體者也俄以田宅之卻離而間之牀第之言憾而搖之雛犢之愛岐而二之手足之謂何而以其所以養於人者失諸已乎今之三老所以爲養者則異於是其生也乳之哺之養於父母及其長也教之誨之養於師保壯而養於其室老而養於子孫今且養於國矣受肉帛以歸入廟則薦焉入室則宴焉中饋具陳婦則立之新醪初熟婦則醺之璧水之彥泮水之英起舞陳詩燕翼有子壽

謀有孫索笑牽衣極天倫之樂當躬受之而不辭兄弟均之而弗私是能以所養者爲已養不舍已之所養而養於人也養於已者天也養於人者人得而爭之矣三老者天之老也室室家大老之好迷也善繼善述大老之象賢也克岐克嶷大老之孫曾也天旣養之無所不致其養矣世之求田宅私妻子者其知返哉遂序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六

壽蒙青甫文

予少時常作妄計思得萬金分而四之其一置田宅長子孫爲室家計其一築池館羅樹石建樓閣購奇書爲身心計其一延師教子歛洽朋友有無相推所識窮乏者得我爲道義計其一則供高僧作佛事結淨社修白業爲最後慧命之計計既定出語人人盡迂之中年去家爲僧無復作此妄念猶冀世有奇人踵吾志以成之者求之十數年而不可得庚辰冬與故人蒙影谷遇於逆旅極言青

成陟堂文集

卷九

七

甫先生之高誼家有餘貲可以及物身有餘閒可以讀書有田可稼有樓可居有山可採有池可漁室中有酒園有嘉蔬可以教子孫饒賓客而洽鄉閭噫此先生之善自爲計也非予昔者之妄爲計與先生處此常綽綽而有餘予妄計之世皆笑以爲迂者蓋真幻有無之別耳天與影谷兄弟也今冬影谷六十有一明年早春先生復過甲子又兄弟也影谷慶生之日予旣贈之言更索予言爲先生壽因憶昔時之妄快有今者所見所聞之真深

予言爲最後慧命之計乎書此以祝請爲先生更進一解

成陟堂文集

卷九

八

壽崔原堂序

善哉補山霍子之養其親也補山爲南海佳士性孤而行介與世寡偶家日貧親日老不求祿仕惟食力於觚翰負米以供菽水未常失身於人亦未常一日失歡於父母補山賢矣厥翁睡堂先生更賢翁常誨其子曰君子立身敬如執玉謹若奉盈全生而全歸之孝之至也愛日之誠三公不易養之至也世之養其親者我知之矣鐘鼎之家以祿養素封之室以財養襁褓之夫以力養章句之儒

成陸堂文集

卷九

九

以舌養乃至商以利養工以藝養椎埋之徒于貨以養與臺符役執鞭以養等養也人子出之以養殮爲豐歟父母受之視順逆爲茹吐此昔賢所以貴守身而先養志也補山奉命弗違立身制行經經自好斯子之賢實翁之教也翁雖待養於子其所以自爲養者更有道焉翁年甫十八而孤始糊口於黨塾後以先人兆宅三折肱於豐城之偶學遂潛心景純葬經之言得其微旨旣安其親矣因出而問世每言禍福多所奇中常垂簾講易於市

爲君子謀之小人去之一語不合輟標而出諸門外世遂目爲鐵筆先生爭握粟而請翁之爲人耿介如此其教子可知矣予掩關却掃未常輕與人交贈人以言匪固也從所好也聞翁之名欽翁高風惜未之見旣知其子因知翁矣禪誦之餘管城子將脫穎而出禁之不可補山復爲翁請遂序以授之使持歸上壽冀世之爲父母者毋輕受養於其子爲子者毋易言養也可

成陸堂文集

卷九

十

梁璞三慶生文

昭陽協洽攝提正於孟陬上元前一日梁子璞玉
示生之辰一時親友躋堂稱祝時年三十有一也
客有疑爲驟舉者質諸大通之老僧老僧曰此正
所謂當祝之年也夫騏驥之衰也駑駘先之松栢
之朽也樗櫟勝之二者豈曰不材而孫陽匠石之
顧乃去彼取此何與盛衰之辨也此張燈之夕也
請以爲喻逾山九微之勝黃童白叟莫不知其爲
可樂歌舞相逐簫鼓之聲相聞月未昃燈未散也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十一

過此則歌闌舞罷簫歇鼓沉燈火無輝月旁生魄
又何樂之足多今者梁子以富強之年肆方剛之
力騁大有爲之志行大丈夫所當行之事譬諸今
夕之歌舞簫鼓喧闐竟夕豈頽顏白髮之翁所得
擬其愉快哉梁子勉之當乘時自立奮勵其追風
逐電之氣培養其陵霄拂日之材其爲騏驥爲松
栢也不遠且大乎哉客無以難請書以祝之繫之
以詩曰鏡邊玄鬢得如斯足下青雲任所之美行
飲當微醉候好花看到半開時鶯聲出谷春方早

燈火連宵夜正遲一刻千金君信否莫謂高興待
期頤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十一

壽曾濟軒文

無極老翁家住無生之國有丈夫子三人洞室而岐業至老不相謀也不相知也其一好學逢掖章甫穆然而儒其一好禪烏藤白拂邈然而僧其一好遊羽衣鶴氅飄然而仙三人貌相若齒相等出入起居笑語聲歎又無毫髮之差一朝相遇於無何有之鄉爭長爲兄弟好學者曰予長也古今載籍汗牛充棟記誦靡遺孰予若好禪者曰予長也五濁衆生但奴白牯滅度無餘孰予若好遊者曰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七

予長也寰宇名山洞天福地足跡幾遍孰予若爭之弗決歸而質諸無極老翁翁亞然笑曰有是哉豎子之癡也夫學而不禪糟粕也禪而不遊木石也遊而不學猿狄也有人於此讀書不必識字禪定不必染葢遠遊不必名利最之而無前殿之而無後固不容以世俗之見置長幼於其間三子聞而大惑出以告羅浮之老僧老僧曰此至人之所謂畸行衆人之所爲聽矣也雖然吾常見其人矣番禺之北有濟軒曾翁者少爲儒善讀書中歲得

葱嶺之傳於教外之異人晚操其教思以易天下諦觀其旨多糅括三教之書自成一家人之言譬之迦陵頻伽一音演唱至其杖履所經北抵五臺南涉溟渤譬之師子獨行不求伴侶從之遊者多所發明譬之海雷發蜚時雨萌枯常與無極老翁爲莫逆交翁所指其在此乎而輩烏足以知之於是三人悔所學之淺也默然而退歲在強圉單闕日次析木翁歸自南海適逢覽揆門下士羣擁法幢翹視翁壽走札入山問言於予予因有感乎老氏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古

之言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不美矣清虛之門尚明斯旨矧別傳之教哉翁之笑旣不足道而云壽者亦復無相予又何爲翁祝也故述無極老翁之言以贈之

壽熊地師文

長生圭旨與形家之學相爲表裏一言蔽之曰逆人得理於天得氣於地故骨肉隆伏脈絡蠕動呼吸出入悉如地勢然順生而逆養之精貴逆施氣貴逆運血貴逆行神貴逆用之所以仙也順來而逆受之龍貴逆趨穴貴逆結沙貴逆轉水貴逆流地之所以靈也古之真人如漢子房晉郭璞宋帝夷元白鶴皆神仙之士深於道術而旁通乎地理者其神明妙用後世鮮窺其奧至楊曾廖賴諸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五

公得其用逆之旨出以相地能使山川効靈澤及枯槁雖不必仙斯亦術之至神者矣熊君來自江右精形家之學行其道於吾粵二十餘年爲人致福多奇中者予常識之稠中往來旣久相知益深始知先生之學善於用逆神明而變通之采五氣而歸方寸之爐收千山而融一席之地均此理也先生今年甲子週矣顏若嬰兒步若健夫眼光如電心靈如鏡一陰一陽皆爲我用指南未設直其餘緒耳今春還里嶺南之人德先生者於其行也

預爲文以祝其壽且祖道焉索言於予予常聞之天之道十年一變地之道十有二年而一變人之道三十年而一變先生久於吾粵爲人植福多矣中聞所期有已然者有未然者有將然而知其必然有必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請俟先生再遊吾粵閱十年而七十閱十年而八十又閱十年而九十循而至於百歲年愈高顏愈少步愈捷目愈明心愈細先生操其不變者以觀其變者德先生而尸祝之將遍吾粵豈獨今茲之儕輩哉請以余言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六

爲券

壽胡耀龍文

士之神明乎道者必有所寓以自見其志如僚之
九坦之割扁之斷文之綸白少至老一於是而不
倦不知者輒以玩物愒志病之孰知其志之所取
者遠故其業之所托者深退而藏之則遊藝以適
情擴而充之天下國家內聖外王之學不外是矣
耀池胡君好道之士家住甘灘上游門臨逝水晝
夜不息牂牁東注朝宗于海以甘灘爲喉咽潮汐
上下如呼吸焉君生斯長斯寢食於斯故其於道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七

也深有得乎樂水之趣本之以淵靜之懷出之以
汪洋之度澄之不見其清淆之不見其濁使我出
而用世則沛若江河澤萬物而無外世不我用則
滙爲沼沚含衆象而有餘是所謂善藏其用者也
人鮮知之知之者唯灘流上下一二農夫漁父謂
君善弈眼中之人莫與敵者噫君之於道深矣楸
枰小技耳又奚足多孰知君之所寓以自見其志
者在彼而不在此乎考弈棋之設始自有陶神堯
以之教子非曲學也仲尼曰無所用心爲之猶賢

乎已孟子曰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雖小技至

賢指爲心學而不可廢我佛之言曰應觀法界性
一切惟心造君之於弈其心爲之耶抑別有所寓
以自見其志耶夫心猶水也停爲淵潭流爲潮汐
風漾之而成文日耀之而成色霧蒸之而成氣石
激之而成聲君之雄才大略似之若夫貯一勺於
玉壺印千江之一月放之則大浸稽天收之則細
流不擇其君之於弈乎弈之時義大矣哉黃赤持
衡方輿定位宇宙開一大棋局也類聚羣分名殊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八

色別局中黑白色也爭先角勝趨利避害局中之
攻取也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又局中勝負之情也
君年過八十身在局中未常知其爲弈中閒或行
或止或取或捨或創業或守成從容倉卒一本乎
道以應之真國手哉孝子賢孫復能世其家學當
局不迷置身於萬全必勝之地取人爵祿如拾地
中之芥又國手之箕裘也今君老矣當以宇宙大
局付之兒孫自能超然於物表袖手旁觀別行一
路日與耕釣之徒坐隱甘灘聊爲爭道之戲其視

人世紛紛不知幾人勝負幾人高下也東林老僧亦局中人也雖遊方之外所趣不同然而志之所寓豈有異與君之覽揆也里中同人屬言於予爲君介壽故爲弈棋之說以進且爲善弈者更深一解焉

壽何徵君文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秋世之所謂壽也向使托根於匠石之門樵蘇之徑其不夭於斧斤而爲薪蒸者幾希矣丁令威千歲來歸世之所謂壽也向使乘以文軒被以錦繡享以大牢娛以韶箠將拂其性而違其天矣夫凡物之情各有所適然後可以遂其生而永其年山林泉石人之所適也坐襪褊之天下金馬玉堂之上必驚且悸焉彼何爲者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某翁何徵君

今年八十有一矣家近青蘿門對碧水安步當車登臨無馳驟之勞晚食當肉耕鑿忘鐘鼎之貴蓋能自適其適者故若是之壽向使早歲通籍置身於簪組之林出則乘堅策肥入則魚鮮炙脍方之草屨藜羹固有間矣孰知造物之分予者迨其外者必勞其中豐其養者必嗇其算求如椿年鶴紀地老天荒婆娑乎廣莫之野翱翔於寥廓之鄉固未易言此也是知翁之壽壽而隱者也翁之隱隱而壽者也栗之隱顯之跡何常之有南陽龍臥北

海鷹揚假使生非其時遇非其主二人當以簞笠
老碌碌倚中耕夫釣叟耳當今聖人方重養老之
典七十已上復其家八十以上頒賜不遺氓庶以
德而隱如翁者能捨置哉安車蒲輪在翁不爲分
外况家有賢子孫繩繩繼繼文章事業將顯揚於
異日翁雖隱猶弗隱也予亦深於隱者故知隱之
爲樂聞翁高風心相契焉其覽揆也鄉人獻祝問
言於予予既多翁之隱又恐翁之不終於隱也遂
序以歸之異年與翁相遇於青蘿山中彼此後先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三

隱顯之跡同耶異耶未可知也未可知也

題邵愚谷壽冊

愚谷先生天下之畸人也家本素封無純袴之習
來往京邑無風塵之色通籍民社無楮紳肉食之
氣待年林下無欲速苟且之心予居大通古寺與
先生別墅爲鄰鐘磬之聲昕夕相聞別墅主人歲
或一至往往攢眉不入若彭澤之於惠遠者意其
深知吾道不以形跡爲區區也今方耀官從政之
年嘗躍躍乎有計日登瀛之想忘爲葉縣之王喬
勾漏之葛洪乎望其風者蓋飄然其仙也今秋週
甲覽揆同人徵集詩畫爲冊以獻特過大通索書
爲壽噫是莊生之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乎請
以莊生之說贈之矣莊生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夫年之大者其知必大蘧伯玉衛
之賢大夫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豈非
年與知而俱進乎今者愚谷年過伯玉其所知者
必能高出人表愚谷豈誠愚哉他日出爲世用行
其志年未艾也知未艾也祿位名壽之來又豈有
艾乎哉題其首燈爲咏歌噉矢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三

題松鹿圖壽鄧翁

以山林爲大隱城市爲小隱儒者之言也以獨覺爲小乘智度爲大乘我佛之說也世有耽空嗜寂巖居而谷汲者人皆目之爲高此居高見高非高之至也高之至者如計然之隱於貨殖梅福之隱於市門東方曼倩之隱於金馬傅大士之隱於雙林龍道玄之隱於襄州自處下而不自見其高能以智慧度人雄才隱世入五濁而不染出三界而獨閒是之謂大人翁具不世之材抱匡時之略薄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五

科名而不取人皆知其爲隱去空谷而弗居或又疑其非隱噫是豈知宇宙閒有所謂大乘而大隱者哉翁之隱於鬧市者數十年人未知其爲隱也隱於淨土者數十年人未知其爲隱也豈惟人哉問諸當人亦不自知其爲隱也與之偕隱者亦不知其爲隱也從之偕隱者亦不知其爲隱也社中諸子從其所從隱者日與之遊亦不知其爲隱也予自謂知之究不知其爲隱也翁蓋卓乎高哉今秋覽揆里中同人繪爲松鹿圖以祝持齋

東樵東樵展圖笑曰翁乎松乎鹿乎可觀物而思其人矣夫松之生於岱宗也封禪值之則受大夫之封鹿之遊於空春也大官秦之則有銅牌之寵假其老於山澤也樵牧息其陰猿狖偕之遊隱顯異矣松之堅貞鹿之幽閒固自若也今翁身未登庸名不遜世處乎若隱若顯之閒其堅貞之操幽閒之性當何如者吾有以窺其微矣吾有以祝其壽矣遂題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五

題瑤池圖爲龐淡泉壽

好德所以致福也當如漢武之好仙無爲葉公之
好龍也何也漢武之好仙也竭九府之積建千尺
之樓築蓬萊之宮鑄金莖之盤望望焉庶幾遇之
方士迎其所好幻爲王母之來以實其妄漢武信
之而不疑敬然接之不以怪者何也其所好者真
其所遇者雖似亦真也葉公子高之好龍也棖題
案枕几杖牖壁莫不繪爲龍形其龍過之謂其能
悅已也降於庭則却而走目眩不敢正視者何也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五

其所好者似其所遇者雖真反不如其似也龐君
淡泉好德之士也一念之誠百福歸之龐君受之
而不辭處之適然若固有之不以爲異其漢武之
好仙乎由是好實以致名好儉以致富好靜以致
壽好禮以致賢好義方以致子孫之仁且孝無或
不本乎誠與之者一如其所好而給之受者一如
其所遇而安之無盈也無歉也無封也無靡也常
虛然若谷退然若不足也其漢武之好仙乎覽揆
之日善畫者繪爲瑤池仙宴圖以獻予因其事而

廣之且致視焉庶世之好德者當以龐君爲師無
如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可

咸陟堂文集

卷九

五

壽半公文

昔日愚關老人拓地寶安之東湖築室居焉四方學者聞風輻輳未幾遂成叢席老人順世契公繼主法社宗律並行龍象雲集有加於昔一時同住皆碩德耆英行解相應之士半公與契公爲同戒弟兄嘗來東湖盤桓久之興盡而後還山流水行云未嘗自知其爲客也及契公別衆歸真繼起乏人東湖虛席半公念舊社荒涼老成凋謝竟捨長利來寶安日與同住師僧提持宗律一守愚關規

咸陟堂文集

卷九

毛

矩東湖澹泊日甚公之操守日堅二時晝粥分餐斷齋飲水不忍捨去長利之徒以勸之歸曰吾非不知東湖長利甘苦異致第以故友道場後人蕭索不可以豐嗇之故遽變初心癸酉仲秋公七十有一矣示生前數日長利之徒艤舟河下迎歸信安將拜祝焉公可其請明日行矣大衆勉留不可乃以予爲滑稽授之指爲衆留行客出將及鷁首未解維也予遽止之曰斯行也爲主乎爲客乎假以主也行之晚矣如其以客盡大地亘古今皆客

也豈必長利乃爲居亭東湖遂稱逆旅哉客客也主亦客也客客而客主者亦客也公客東湖而受請於長利之徒是以客聽客也公歸長利其徒拜而祝之是以客肅客也既拜而祝之矣必遮而稽之是以客留客也留長利乎彼多一客此少一焉東湖粥飯不以客去而盈返東湖乎彼少一客此多一焉東湖粥飯不以客來而歉盡從初願客固客之主亦客之不以主客爲彼此不以豐歉爲去留東湖一勺水可以洗客耳東湖一盂粥可以飽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天

客腹東湖一衆僧行可以供客所需隨客所欲又奚主長利而客東湖爲半公然予言遂還客舍見者聞者莫不歡喜示生之日遂以客祝客屬予序言予客也公亦客也客之與客不相知也不相謀也而乃屬之以言客客者得無見笑客於客者乎雖然如是客之與客必有分矣請公別具一眼

壽吳在野翁文

惑哉秦皇漢武之學仙也世豈有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不羽而飛不金而點哉斯喻義也以爲誠然則惑之甚孟氏之言曰飽乎仁義不願膏粱此不食而飽之喻也間嘗施身不願文繡此不衣而溫之喻也大易之言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曾論之言曰惠而不費欲而不貪此不羽而飛不金而點之喻也在野先生庶其仙乎口不兼味體不文被朝吳暮楚見利思義九轉還丹孰如蔬素五銖珍

成陟堂文集 卷九 无

御執如韋布乘風御龍孰如安步沙礫黃金孰如節度審如是可以嗤秦皇笑漢武雖示以黃芽白雪之方熊經鳥伸之技足以駐金烏而返玉兔不屑顧也予不慧與諸君子爲方外遊翁復與予同庚先後翁及內君弧悅齊懸之日同時獻祝者等翁與母若上界之神仙竊疑其未能免於惑也用是肆其荒唐之論推倒蓬山掀翻東海令函關虛左瑤池却席進翁與母高坐其上然後出趙州茶雲門餅侑食舉手揖客請觀神仙之駐世

壽瑞山長老文

人情莫不好名儒者倡之以名教人情莫不求福佛氏誘之以果報人情莫不欲壽老氏動之以長生此三教聖人善施權巧方便說法因修道而後有教也道本自然無修無證所有言說皆爲戲論審能向上轉身惡高著眼名相空則福報空福報空則壽命空其空也空其空空也亦空又何三教之多岐吾郡之有增城古名邑也地接羅浮人多游哲昔崔清獻湛文簡以儒宗顯於宋明古佛賓

成陟堂文集 卷九 无

公何姑仙予以道術載在邑乘後來繼起神明於三教之學者代不乏人瑞山長老生膺夙慧早年脫白受具湖山歸隱增城之萬壽寺寺以祝聖得名壽也寺及縣城建自東漢是時摩騰之教始入震旦由來久遠壽也寺居城南鳳皇山麓菊坡故宅在焉流風餘韻振古如斯壽也寺爲賓公香火何仙附焉古佛壽也仙亦壽也寺之西爲鶴峯東爲龜峯鶴壽也龜亦壽也寺之居亭麗符皓首徒屬如林趙州正行脚之年寶掌方握拳之日又壽

也籌室匡徒必禪必律廣庭對客有主有賓接待
章逢揚經抱史垂示衲子演教弘宗彈駁羽流談
玄說妙赴羣機而泛應攝二氏以同歸百千三昧
一念萬年更無適而非壽也公之示生也在歲之
良月年年一度徒屬祝之十年一度衆共祝之癸
酉之舉遐邇贈言幾乎盛矣拒今十載疇昔贈言
之客聚散去留不能自主惟物外閒身定中日月
不因時序爲遷流非有道者能之乎同時獻祝屬
子操觚大祝其人者必欲其揚令名受多福保有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壽

得壽樂康之慶三者本乎人情遵乎權教未能免
俗往往以之瑞公自待爲何如八子之所以待瑞
公也又何如者而乃以是爲區區耶予聞羅浮洞
天高出人境好事者嘗以十月之交暮陟飛雲絕
頂遙望日出時夜方半下界鼯睡初甜陽烏奮趾
天雞鼓翼矣公之示生正當是時予思舊隱久矣
將東入羅浮取道增城恰好與翁別峯相見快觀
海印發光昏衢破暗長嘯一聲十方虛空悉皆銷
隕又何世諳之足云

壽馮假園文

先生今之眞君子也生平順親信友言行交際一
於誠而無僞中年鄉徙從其尊人懸蔡翁僑居於
南海之佛山久而安之爰定厥宅宅之旁隙地數
畝築爲池館日與賓客爲文酒之遊自顏其園曰
假園既假矣主人亦從而假之衆共稱爲假園先
生客有獻疑於東樵之老樵曰舉世皆假斯人獨
眞人既眞矣而名其園以假園既假矣並其人而
假之固有說乎予笑而解之曰此先生之所以爲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壽

眞也人生百年身以外官室居處飲食服御賓客
之往來聲譽之標榜皆假也其不容以少假者惟
性分中固有之天眞窮居不損大行不加稍以人
爲鑿之則僞矣古之君子虛其外誠於中名雖假
而實則眞屢軒冕而塵圭組分定故也小人反是
日日役於聲名利養之場患得患失至老弗休遂
有飾昭墮冥者起而效之視外至之物爲眞謂中
之所有假也先生之爲假也其有不假者在乎經
明行修通籍儒官上而事親下而教子出而事君

身爲真儒務以真學問真道德表率士類無所不用其真也名之以假而實之以真疇曰不可聞者釋然持告假國之主人主人曰東樵可語於假哉虛空假有世界世界假有成壞假國假也主假國者假也客假國者假也假假國者亦假也假之與真其有辨乎無辨乎辨與不辨當有至人獨得其解者吾將駐世以俟之甲申之春先生覽揆衆皆燕喜索言於老樵老樵無以應也姑從其假者而假之國既假矣壽不假乎祝不假乎儒者之學曰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壽

知生老氏之言曰長生我佛之教曰無生自無而之於有者真之所以假也自有而適於無者假之所以真也知其生而能長生者至於假庶矣乎請爲華封人更進一解

送熊劍文歸豐城因祝喬梓壽文

古者男子之生也懸弧矢以射四方期致遠也睥盤之旦羅百物於前聽兒自取示之翰墨以觀其文示之戈戚以觀其武示之印節以觀其信示之泉貨刀布之屬以觀其義凡此皆致遠之具也七歲出就外傳遊於黨塾稍長負笈從師遊於鄉邑壇坫之間既壯成名遊於廟廊之上否則隨其所遇挾其所長遊於名山大川通都巨鎮之會均致遠也豈必株守一丘管窺八極不出戶庭銷磨歲

咸陟堂文集

卷九

壽

月遂得謂之男子哉劍文熊君古豐人傑也先世以經術起家七葉丕承至尊人六書公躬行博學爲江右名儒君少有奇尚長而好遊既壯淹貫羣書旁通六藝不區區於經生帖括之言年二十有三治行李別家人杖策入嶺南作客信安如錐處囊衆無識者一朝脫穎而出四方豪傑爭與之遊十年始一歸里尋復請行翁知其志弗強也再客於粵七年聲譽日著所與遊者皆一時知名之士壬午之夏忽以親老爲念還里省覲結束歸裝過

別親友及生平所與遊者聞斯行也或有慕其義不忍其去援而止之曰六合一家也八荒一閩也太翁達人當無防岫之望先生遠大不有題橋之志乎或有嘉其孝榮其歸勸之使行曰宇宙逆旅也光陰過客也一日之養不可易以三公斑衣之樂奚羨畫錦之榮乎熊君疑而未決兩持其說折衷於羅浮之老樵老樵笑而謂之曰畱行者一己之私也勸之行者又世諦之拘也私固去道拘亦失宗吾教以無住爲道以無著爲宗可去可畱可

臧陟堂文集

卷九

墓

久可速又何歸計之可疑君意遂決啓行有日矣友人吳布田過予言曰熊君之歸里也今歲嘉平將爲太翁上壽慶週甲也君年方強仕覽揆之辰相距一月重慶一堂人生樂事我輩不可無贈請致一言並侑康爵予固知君之所取者遠且大也辭弗獲已遂爲孤矢辟盤之說以祖其行繫之以詩用祝君壽祝太翁詩曰遙聞鶴嶺有仙蹤家住西山第一峯周禮兩疑憑演說安生駟馬且從容椿庭歲月欣趨鯉劍浦風雷待化龍我在羅浮高

處望建陽香炬藹重重視先生詩曰問君歸計定何如匣裏瑤琴肘後書開匣一彈鸞鳳採束書重返鹿羊車壯遊且喜身長健強仕方將力有餘回首高堂嘉慶後未應簑笠老樵漁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

東樵山人跡刪覽著

壽文三

題瑞雪圖爲黃公壽

嶺南無雪以雪爲瑞豈以其希有而僅見哉或者曰天下將治天氣自北而南雪爲太平之兆天瑞也或曰陰陽之運不翕聚不發生雪爲豐歲之徵地瑞也某翁黃君生於歲之臘工畫者繪圖以獻圖何取乎雪雪何取乎瑞耶請廣其義水生於一

咸陟堂文集卷一

一

成於六在春爲雨在冬爲雪實山澤之正氣宇宙之大觀也其爲體內外洞徹翁之明達似之其爲色精瑩皎潔翁之清白似之凝而爲冰歷八風而不變翁之矜壽而康也似之流而爲泉澤萬物而弗竭翁之多財而好施也似之謂之人瑞時曰不然圖中人物峙者流者動者植者負者乘者步者趨者極筆墨之妙奪造化之工覽揆之朝懸斯圖於弧矢之側注日久視寒氣逼人斯時也主人擁爐堂上耶君戲舞堂下予方閉門撥火爨芋鬪斯

盛事披襟往觀焉主人弗予陋也命爲序之

咸陟堂文集卷十

二

題鄧林毓秀圖爲鄧翁壽

鄧子獻升過予索言爲其尊人慶生繪圖上壽弗
獲辭也披圖遐思先生才堪大任通籍成均長君
經明行修金閨貯望仲君季君文章繼起豎幟雞
壇喬梓一堂春華秋實彬彬乎廊廟之器邦家之
楨也祝之又奚加焉雖然吾知所以報鄧子矣此
鄧林也宇宙之大何地無材徂之松甫之栢淇園
之竹嶧山之桐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天有時地有
利遷乎其地弗能爲良惟鄧林之藪居天地之中

鳳陽堂文集

卷十

三

得水土之厚鍾氣候之和托根於其閒者參天盤
地可爲棟梁含宮叶商可爲琴瑟任重致遠可爲
輪輿浮海濟川可爲舟楫式規應矩可爲器用而
備方圓此鄧林所以獨異深山大澤各有其良舉
不足以方之也今者鄧氏之翁德大業久用舍有
時若富益壯梁棟之材也鄧氏之子美秀多文聲
律身度體備用周則琴瑟舟車樽俎杯匜之器也
其人玉樹也共壽大椿也其高廣扶桑若木也其
薈澤旃檀菌桂也彼區區者蒼松翠栢茶竹碧梧

之生居並散材老于山澤出逢匠石天於斧斤視
彼鄧林嘉植美實霄壤吾知所以報鄧子矣遂顏
其圖曰鄧林毓秀

翟元戎壽文

豪傑也將相也聖賢仙佛也皆應運之英名世之
彥也岐而二之爲豪傑者不必其爲將爲相爲聖
爲賢爲仙爲佛亦天地之畸人也合而一之有豪
傑之才者可將可相可聖可賢可仙可佛是之謂
天地之全人全人大矣視彼智効一官德合一君
行比一鄉而徵一國者相去遠矣先生三輔人傑
也鍾金城之閒氣爲簪纓之象賢結髮讀書初有
志於橫渠之學旣爲諸生嘗棄觚而歎不樂坐事

歲步堂文集

卷十

五

散儒欲效傅介子之斬樓蘭建殊勳於絕域也遽
舍而去之念邊陲不靖請纓幕府屢立奇功於燧
隍行伍閒俘獲渠魁恢復城邑進勦逋逃身經百
戰智勇並効大將軍深嘉之上其績於司馬論功
擢授由懷仁守備遷天津專城押運軍需勤勞奏
最上念嶺南半壁爲國屏藩山海嘯聚反側靡常
特命親臣佩印提羽林軍往鎮撫之敕大司馬擇
疆場虎臣有文武材堪大用者列名以進先生遂
以前功授後軍總戎奉命而出兼程就道粵人聞

名莫不引領祈頤相爲慶曰我公洵豪傑哉昔在
秦也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在蜀則脫穎而出矣
在京師則拔茅而茹矣今其來也在師中吉承天
寵懷萬邦矣戰將乎貝冑朱綬凜然其可畏也儒
將乎緩帶輕裘藹然其可親也企而望之計日俟
之果仗節來矣劍佩之外載以圖書儒雅之容優
於桓赴仙風道骨羽扇綈巾又飄飄乎矍鑠之翁
登瀛之侶也及先生之視事也雄才大略綽有餘
裕出見將屬示之以紀律訓練士卒一之以止齊

歲步堂文集

卷十

六

軫念編氓通之以病瘼交遊賓客重之以聲氣軍
政之暇往往詠歌見志摘詞染翰不荒於嬉聲伎
絃壺不溺所好談玄之士日接於前鼎器丹鉛不
違火侯孔德之容常虛其中至道之樞其應無窮
如三十輟之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予聞先
生之從事於黃老也得異人祕授性命圭旨勤而
行之恍然有得當路貴人求長生者往往屈膝前
席戶外之屨恒滿今者仙馭南來道日高而名日
噪名日噪而心日閒其爲英雄也而神仙乎孰使

也而英雄乎由是推之將相之動名聖賢之事業
佛祖之微猷造車合轍殊途同歸合而出之又何
必岐而用之乎今歲仲冬望前一日弧矢芳辰寮
屬行間之士共有薦揚之慶製錦上壽問言於予
予何言哉先生之生陽生之月也時在亥子之交
數界貞元之會儒者謂之天根月窟之府道家謂
之坎離交媾之關吾宗謂之正偏回互之位豪傑
因之爲從龍之雲雨將相得之爲豹變之經綸先
生所以壽身壽世者遠且大矣豈區區延年佳世

咸陟堂文集

卷十

七

命

之方所可同日語哉是則可以爲祝矣遂書以報

蕭翁壽文

先生南方之儒也結髮爲諸生數應制科弗獲一
當歸而求諸聖賢之道恍然有契於心既而出其
所學事親從兄知孝友焉言行交際知終始焉博
施濟衆知名實焉臨財見得知義利焉絃誦之暇
詔子孫而命之曰聖賢之道廣大悉備本末兼該
善其道而神明之可以保身可以事親可以養生
可以引年天運十年而一變道無遷變也世風十
年而一新道無新故也人壽十年而一增道無增
減也人子事親喜其壽而懼其衰道無喜懼之足
櫻也向年六十而祝笑不受爵觴以待讀余公之
言而後受之今秋再祝矣問言於予予聞之侍讀
之言取譬於水大哉言乎葭以加矣予請更有進
焉凡物之生也速成者勢必易於速毀薺蘗朝榮
而夕瘁日壽也冀莢朔敷而望改月壽也草木春
華而秋實歲壽也松栢經霜霰而不凋曝秋陽而
不燥遇風雷而不折百卉方之矐乎後矣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秋度索之谷仙實出焉必

咸陟堂文集

卷十

八

九千歲而一熟松栢方之瞠乎後矣莊生之言曰
子有大樹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徜徉乎無
爲其側逍遙乎寢處其下不夭斧斤物無能害大
人之壽也大樹方之又瞠乎後矣五行之數木滋
水以生水藉木以成生者壽之徵也成者德之榮
也今者先生以聖賢之道教其子諸君子復能以
聖賢之道事其親友于兄弟忠於君國澤被蒼生
是猶水木之德相爲生成貞元往復繩繩繼繼仁
壽之量豈有乎侍讀喻之以水予請喻之以木知

咸陟堂文集

卷一

九

先生弗却也請受祝

椿菴壽文

鄉有學爲長者與治生者出遇於塗相與語術
長者曰吾善養氣呼而吐故吸而納新畱真氣
於樞中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久而壽矣治生者曰
吾能居積貴則出陳賤則入新畱嘉穀於困中出
之以時播之有法久而富矣兩人相視而笑經生
過而聞之曰吾儒爲學亦猶是也朝焉溫故夕焉
知新畱真宰於胷中不爲過遷不隨時轉久而貴
矣三人者其業不同而其致則一也信乎文章一

咸陟堂文集

卷一

十

道關夫壽命之延促奉享之豐嗇名位之崇卑予
輒以此驗人人莫遺者同社椿菴先生予老友也
生同里長同遊執經問業同一師說讀書爲文皆
根於聖賢之學闡發性命之旨咄咄乎惟陳言之
務去吾黨畏之遜弗及焉早年食餼上庠數舉不
售志不少屈風氣日降體格日卑文不少貶蓋其
中之所獨得者若神仙之養聖胎良農之藏善種
珍重護惜惟恐失之知遇之遲速物論之炎涼弗
遑計也吾以是而知先生之所至富貴壽考之量

豈有艾哉乙酉孟春絳縣選甲德順齊行張
懸之日里中親串繪圖獻祝顏曰山高水長
於予予聞之山至靜也水至動也故壽動故逸
長生富貴之說寧出於此況以文章卜之乎先生
生平以至孝聞於鄉國二人耄耋猶慕弗衰膝下
兩丈夫子皆能讀父之書承父之志晚年文酒之
暇嘗與二三知己爲山水之遊或寄興於詩歌怡
情於翰墨胸中常有真文真宰流露於烟霞雲日
之表是豈丹青圖畫所得邈其高深咕嚕章句之
咸陟堂文集卷十

士

儒所得窺其遠大哉書以爲祝

壽湛方澤居士

醫門多疾惟俗難醫余有醫俗之方祕之久矣未
嘗出以示人蓋庸醫以雅醫俗則雅者反俗矣良
醫以俗醫俗不以雅醫俗然後雅既不俗俗者亦
復不俗何以故今世之人輒謂村容野貌爲俗以
便辟醫之謂敝袍垢衣爲俗以文繡醫之謂言辭
拙訥爲俗以辨給醫之謂禮儀疎略爲俗以揖讓
醫之要之數者皆病也然不爲性命之累者元氣
未壞耳知醫者因其先天之缺少調劑之則壽考

咸陟堂文集卷十

三

矣若矯之以人力惑以邪師之說鑿破混沌剝削
元氣不惟顛狂失心且有性命憂冀其壽考猶截
筍索篴破卵而求時夜也方澤湛子儒而知醫質
直儉樸簡略寡默蓋有得乎先天之全未常以人
事傷之者與予論病發十八難莫窮其辯余固知
其能蓄俗也常以是義告之湛子心折反欲以予
爲已醫予笑而謂之曰持汝病來予將藥汝湛子
默然良久曰求病不可得余曰與汝醫病竟莫示
生也書此以祝

壽鄉翁文

昔顏魯公作麻姑壇記盛稱鄉郁華之賢謂其清
虛服道非天地騰氣江山炳靈乃由纂懿流光若
斯之盛考唐書所載郁華名實不多概見彼何人
哉而令大賢歎服之若此士生斯世惟有道之足
尚名之傳與不傳非所計也南海孝廉鄰翁鄉先
生者今之所謂有道之士也向之舉於鄉也予曾
見諸稠中望之飄然其仙也卽之則巍巍乎有廟
廟之器與之語上下古今竟日不能窮其辨心竊

咸陽堂文集

卷十

七

疑之謂夫夫也非騎鶴登瀛之客則翳龍緇鳳之
流亞也有士如此豈僅以韜鈴之技自見其長已
哉別去十餘年間一遇之先生老矣高視闊步卓
乎有瀟灑出塵之概予又竊爲先生惜且竊期之
謂松栢之姿堅於歲寒志士之節勵於日暮焉有
魁梧奇偉如若人者長僕僕於車塵馬跡之下乎
尋聞先生抱玉還山服氣修真於清泉白石之間
臨流卜築叢植花卉多蓄魚鳥森然有林壑煙霞
之致顏其堂曰環水旁建書舍左圖右史

嘗以生平用世之學付之兒孫已無有焉及時行
樂則室有美酒廚有嘉餚園有瓜蔬池有魚蛤庭
有佳客座有清談花間有棋可以覆局囊中有句
可以行吟乘興江干有扁舟之可泛微酣薄暮有
石榻之可眠蓋能挾已所有薄視世之所有世之
所有舉不足以動之或勉之以仕答曰無官則身
輕或媒之以耦答曰無慾則身健或勸之以稍治
生產答曰無求則身逸或誘之以委曲逢迎博聲
譽於朝市答曰無名則身高而不可屈也噫先生

咸陽堂文集

卷十

四

誠有道之士矣夫所貴乎道者惟其可出可處可
默可語用而行之爲周爲呂卷而懷之爲巢爲許
衆皆悅之而不取世盡笑之而不拒斯足尚耳先
生其郁華之苗裔耶何纂懿流光後先輝映之和
似也歲之中秋爲覽揆辰族爲戚黨製錦觴之予
匿影林下同人有以贈言請者因憶曩之所見揆
諸今之所聞始悔向之所疑者未免失之於有道
之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夫遂序以祝

壽呂翁文

長生家言與治生之術相爲表裏無二致也長生者曰九轉丹成點頑鐵成黃金人莫辨其真假至五千年而復還其故物自謂得計矣純陽子猶然笑之曰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彼獨非夫乎而忍欺之也此至誠不怠之喻也人生氣質猶頑鐵焉進乎道德則精金矣氣質之難變者惟名與利一有不謹雜名利於道德之中可以聳一時之見聞究難逃於萬世之公論洞而察之如見肺肝則何益

咸陽堂文集

卷十

五

矣以予所知能以長生之道而治生自始至終一於誠而無妄者翁其庶幾乎翁昔與予邂逅於汾水之陽初泯泯然如精金之處於礦中殆無異於頑鐵久之而見其行焉久之而見其心焉質直耿介之性確乎其不可拔則出於礦矣啖之以利而不爲動誘之以名而不可屈試之以盤錯而不可挫投之以艱鉅而不辭勞又如精金之遊於大冶百煉千錘不可得而變易也吾嘗語人曰生人之理稟於陽者其性光明而坦白稟乎陰者多黯昧

而覆藏仙祖純陽蓋純一剛方而不雜于柔媚遵其道以修身則爲端人治家爲嚴父立朝爲蓋臣臨財無苟得五尺之童莫之或欺則爲義士大藥可成左礫可爲黃金此純陽之所以爲仙祖也千百年後握精金而不變者舍翁其誰今歲之冬甲子初遇同時獻祝莫不盡歡吳君布田於呂氏世好也過予索言予於翁則聲應而氣求者也謹弗復辭遂述神仙之旨以贈之

咸陽堂文集

卷十

六

壽程翁文

仙而隱於山林者陳希夷陶貞白也仙而隱於市者壺公梅福之流也仙而隱於吏者王喬作令於葉葛洪之令南海也仙而隱於朝者東方曼倩之陸沉於金馬也皆仙也究其所以爲仙者豈盡服氣燒丹乃爲長生之術哉蓋由其中名利之見得失之念不以毫末點其清虛視宇宙如一粟齊古今於寸晷身之所處猶逆旅也又何有於山林朝市區區隱顯之陳跡哉隱君家於南海之西樵門

咸陟堂文集

卷十

七

對西樵之山色袖挹西樵之煙霞泉吸西樵之飛瀑瓶煮西樵之澗茶日與西樵仙客往來於七十二峯之間以八荒爲一闔六合爲一家今年七十有一矣心如赤子貌如薜花神如孤鶴髮如雛鵝意其爲希夷貞白之流亞與又何必晦跡於市門韜光於京邑哉令子有神仙之骨不必其山林有宰輔之器不必其廊廟嘗攜青囊挾玉笥採藥於科峯雲路之巔與溲渤而兼收合水火爲既濟出以售世世爭趨之戶外之屨日滿意其爲仙而隱

於市者耶他年飛鳥朝天降歲星於帝室未始非乃翁詒謀之臧丈夫子繼述之善也今歲嘉平屆翁覽揆辰同時親友製錦以觴之衆以予爲小隱而托於禪者錫之言遂以神仙之說進翁其果仙乎請雷還丹一程待我杖策入西樵訪真仙於藥爐丹竈之旁啓函大嚼視世味爲何如

咸陟堂文集

卷一

七

壽黃翁文

黃叔度漢高士也隱居不仕自以雅量鎮俗郭林宗方之汪汪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叔度遠矣千載後豈更無叔度哉隱君是矣譬諸水焉停而爲淵出而爲泉注之而爲江河放之而爲溟渤均有興波作浪之勢士之隱於山林者淵泉也寄跡於閭閻闐闐之間則江湖也置身於清廟明堂之上猶水之放乎四海也溟渤之廣颶風怒濤滔天浴日曠乎大觀哉究不若江湖之上汪波千

戚陸堂文集

卷十

九

頃遠而望之可喜近而卽之可親方之舟之可以濟川而利涉挹之注之可以澤物而昭蘇古之至人置身清濁之間而不混於清濁之跡者似之昔之叔度今之隱君何後先之輝映耶隱君生有異材非不能以文章繩武乃以其爲帖括也薄之讀司馬龍門之書慨然有志於遠遊西抵蒼梧北度庾嶺挾策居奇所獲伯什晚年歸隱於天湖金紫之閒教子課孫聊以自娛室中有綦縞之賢膝下有繩蠶之慶金閨淑女有節烈之旌開府求賢有

股肱之寄而乃山其餘力廣行善事澤及三黨河潤九里譬諸汪波千頃鷗鷺鳬雁之屬緣其瀕鱗介蚌蛤之族遊其涘蟻珠珍錯之利出其淵淺深清濁之量世莫得而蠡測之矣今歲春夏之交鸞光偕老耄耄齊矜弧悅竝懸一門具慶四君子舞編於堂上羣孫曾擊鼓於堂下內外戚屬同時舉觴洵盛事哉考之叔度之高未嘗有此樂也予聞而悅之將買舟而往觀焉迫事無閒遂致一言以代登堂之祝

戚陸堂文集

卷十

三

詩何翁文

管入郡城與二三知己吟咏督樓之上興起振衣
惡欄遠眺四面山光接於心目南望奇峯矗天特
出翠輻之表延袤逶迤如雲如霧如帳如幕如指
笏如傾蓋北枕白雲東接羅浮勢如鼎足意其中
必有神仙居焉山川佳氣鬱乎葱葱則人文之藪
也座中客有沙灣何子揖予言曰此青螺山也吾
邑凡之吾鄉屏之吾家則堂而與之以其山色蒼
舊峯頂廻旋故名青螺昔葛稚川得丹砂於勾漏
咸陟堂文集 卷十 三
遷南海令嘗入山採藥隨地煉之丹成仙去此其
一也至今山谷中有石如骰子不琢自方不磨自
澤相傳爲葛仙餘永云有蟲如蚌蟻人或見之則
挺其翅股與草芥無辨是丹竈之遺薪也二者皆
神物混於瓦礫雜處榛莽登陟樵蘇間一遇之視
同木石不甚經意縱有識者拾之而歸輒匿藏之
止此矣予因何子之言深有感焉古之君子具不
世之才負出塵之致伏處山澤人不易見見不易
識識之又不知其所以爲用焉其餘永遺薪之

乎座上客聞而黠之一笑而別甲申之春客有過
予爲何徵君請言爲大奎祝徵君匪他蓋隱於青
螺之麓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焉者也今年
八十有一矣貌如處女力如健夫飲如長虹行如
奔馬日指輕策往來於青螺仙窟中拾遺薪燒丹
竈煮餘汞而服之望之飄然若仙哉又何必馳名
逐利日皇皇焉求知於外而後快也請懸一諾於
青螺石室之旁待我策杖相尋握手盡歡索所謂
餘永遺薪者一快覩焉猶與稚川相遇也許之否

咸陟堂文集 卷十

三

壽曹翁

岡州有大長者曹公今年八十一矣樂善弗倦於
初心精神不減於少壯生有丈夫子治孫吳之學
策名幕府孫曾林立鳳翥鴻儀遐邇相傳皆謂盛
德之報其覽揆也各陳詩歌以祝裝潢成軸問序
於予予以山野無文却之三而請者益力乃告之
曰吾教西來首崇無相之旨翁壽者也祝翁者當
不壞世相而談實相何以故世界在大海中一浮
漚耳人生百年在世界中一刹那耳忽於一刹那

康陟堂文集

卷十

壽

頃建立無量無數無邊世界成就無量無數無邊
福田歷無量無數無邊阿僧祇劫是名一合相是
名壽者相在各當人承當保任現前一圓田地
是箇安養世界無位真人是箇無量壽佛是箇現
前國土坐菩提樹下轉大法輪當此之時壽既無
疆相亦不立道有道無皆爲剩語今翁之壽是有
耶是無耶其非有非無耶抑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耶翁之壽翁自知之予何復言雖然壽之爲言受
也造物之數或歟或阜或延或驟報稱歷然誰人

所受翁何受哉古詩有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
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是壽者相是有是無
者也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
百四十是壽者相非有非無者也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是壽者相未
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翁何受哉倘能離却有無
辨取正受山僧家有雲門餅楊岐栗趙州茶出此
三物遙以獻翁聊當三爵

康陟堂文集

卷十

壽

壽陳翁文

姑息非仁也狙獮非智也血氣非勇也去一害而興百利仁之大也胥中不了了言貌恂恂智之大也公闢勇而私闢怯勇之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以道道也者帝王所以致太平聖賢所以興教化豪傑所以立功名神仙所以長生駐世莫不以之南海三山陳氏自宋宣校公啓土至今本支蕃衍代有聞人領鄉薦者二成進士者二中間有道之士不由科名能脫穎而出者吾聞其名矣某翁陳君之

咸陟堂文集

卷十

三

長其鄉也猶仲弓之長太丘也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有道者所短噫何令人敬畏之如此先生生平疾惡如讎發隱剔奸不遺餘力小人謂之不仁外無機事內無機心犯患難任勞怨而弗辭黠者目之不智置其人於法憫其人之愚往往厚之贈襪給其妻孥暴而忍者笑爲無勇先生弗顧也其保障一鄉也數年矣荏苒符牘聚之徒胝險探囊之輩絕跡百里之外閒有妄意室中之燕者檢正捕之俘而獻諸鎮府受上官焉則退然不居也曰內

器之謂何而因之以爲利乎先生之仁且智且勇莫不本之乎道豈以區區坐作擊刺爲能哉今年七十有一弘矢佳辰在孟夏中浣鄉黨咸屬製錦稱觴星言爲壽斯人也予夙昔聞其名而嚮其風者也何容賦頌遂序以報里人之請且致平生欣慕之私云

咸陟堂文集

卷十

三

壽麥翁文

五嶺南來羣峯角立兀然中流者二櫬之山也百川東注五水朝宗環如襟帶者攬溪之水也中有望宗發祥宿國門高閥閱家世科名者麥氏之聚族於茲土也麥之大老耄耄遐齡外無機事內無機心杖策逍遙於山水之間者某翁徵君也孤矢高懸主人嬰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者翁之眷壽而偕老也蜚聲汗壁馳譽東南彩服趨庭儒冠過里者堂以上六君子之翩翩也或章而縫或升而

戴陽堂文集

卷十

七

童舞勺陳詩索笑牽衣者堂以下十二蘭孫之濟濟也遐邇騰歎少長畢集奉觴上壽製錦徵言者館之甥宅之相內外孫曾族屬戚串賢主嘉賓也方外操觚贈言侑爵者誰東樵之老僧也老僧聞翁之名欽翁之風說項者誰岡州客外史也翁之壽也祥縣甲子數浮二紀礪谿日月佇待明年此洪範九疇之數也覽揆佳辰時維五月又箕疇皇極之數也在卦爲乾純陽之象也日當月朔天一之始也夏至之交月宿之姤也姤者遇也翁以乾

德之剛健與內美之柔嘉相遇相成故能順五行安五事齊五紀皇建有極錫以五福也他日耆乘安車駕蒲輪過主於慈老乞言之日羣子羣孫爲祥麟爲威鳳巢阿閣而遊郊藪遇翁於執爵執醕之年是之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是可祝也是可祝也遂拜手而爲之序

戴陽堂文集

卷一

七

一氏之徒有... 曰古之君子... 徒之示廟也... 以奉大覺富室... 勝焉主儒者曰... 而疑焉爲也佛氏之徒將有營建先求領袖於檀... 門次而力於雲木持疏叩募頭會其斂經歲累月... 而後果鳩工庀良材土木之興必均其勞於禪

咸陟堂文集 卷十

三

衆皆請以名之計人受役復經歲累月而後落成... 衆輕易舉耳非一人之力也予不聞鳳城論議之... 鄉有大長者泰也翁乎建始祖之家廟一身任之... 不求助於族衆不分勞於子孫一瓦一椽一泉一... 粟非心之所計莫出也非手之所執足之所運莫... 致也不待經歲累月曠日持久美哉輪焉美哉矣... 焉矣廟旣成宴飲以落之造物者將逸其老而息... 其勞年過七十猶昔昔焉以高曾之寢爲念其... 孝也蓋厚於其躬而薄責於人者也方諸儒

徒不更多乎信無以難而持其... 惟若僕笑而語之曰二氏之見皆古也所貴乎建... 立者豈惟創業之爲祖守成者何如耳假令守成... 無人稱業奚益矣老熊今年七十有奇身入叢林... 目觀典廢金輝碧煙鐘鳴板響創業規模弄不弘... 且遠也不旋踵變爲博奕之場不旋踵化爲膏肓... 之肆蓋守成之無人也阿房焦土梓澤斯墟亦復... 如是今梁氏之翁所以不憚其勞而成其業者豈... 有孝子慈孫繼志述事踵其堂構修其蒸嘗焉名

咸陟堂文集 卷十

三

齊以明德梁氏其有後乎豕君伊紹予所知也... 而充之勿替引之其在斯人乎視世之架大屋... 開漢者勝劣何如吾徒志之觀梁氏子可以風矣... 翁之覽揆也書此爲贈創業於前者當與九老齊... 高守成於後世者願與二難濟美也是則所以爲... 祝也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一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壽文四

壽張愚公文

古謂英雄退步卽神仙予解之曰英雄者還丹之火候也丹遇火則飛得水則伏過此則仙矣昔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去而學仙與羨門輩乘白雲采苕花於蒲澗此英雄生不逢時不遇其主不獲大行其志丹之伏也以退爲進隱於仙而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一

一

遂其生者也張子房以策事劉季季用其言出以王漢亦復去而學仙謝病辟穀從赤松子遊此英雄之生逢其時遇其主行其志丹之飛也旣進而退托於仙以保其生者也一進一退惟道之在一雄一雌隨化所之一屈一信與時偕行由是而得長生神矣哉南海之南有神仙之山曰白蕉甘蔗上下二川百峯三台之勝星羅鼎峙於汪洋溟渤之間猶十洲三島之在東海可望不可卽也中有異人號曰愚公噫公豈真愚者哉當明之季天地

正氣萃於東南有虎賁王將軍者以烈士數千人棲於海島守田橫之義抗魯仲連之高愚公與焉功雖不成志誠苦矣斯時也猶還丹之伏於偃月收其餘燼尚克有濟愚公則拂衣而起長揖王侯請以黃冠歸故里噫何退步之速邪愚公自是脫屣風塵遊心物表靈臺之火化爲冰雪躍冶之金化爲鈍鐵熱腸俠骨化爲溼炭寒灰劍氣陣雲化爲清風明月此神仙所謂進水退火點鐵成金之候也愚公誠不愚矣堅神仙之骨養神仙之氣慨類觀而神自閒鄉旣徙而家富所謂入水蹈火不濡不熱者邪以神仙之氣運神前之才急病讓夷興利去害平人之所不能平氣穴之所不敢行所謂出神入化旁應無礙者邪仙乎愚乎鮮有窺其微者昔先府君在永曆行在粵虎賁同北面且同志也晚年歸隱常爲予言虎賁儔節之詳與愚公智勇之大略竊以英雄許之惜其退步之速也覽揆之日請以神仙之說進愚公子房苗裔當以子房期之矣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一

二

壽麥積庭序

苟非有所以自樂必有所嗜以適其志古來高賢達士往往寄興於杜康不一而足如晉之陶淵明不爲五斗折腰乃以飲酒濡首窘步與籃輿入社豈真無所苦哉必如是而後快耳向予遊於聚落宿見曉堂有麥氏子尚賢者持其尊人行樂小影索爲題贈展視其人髣髴面善蓋有不醉之量稱酒中之仙外無機事內無機心出不欺人人不欺已者也逸其類僇僇乎微帶酩酊慮其過於沉

威陟堂文集

卷十一

三

酒也思有以藥之書其首幘末云好將白日三杯酒換取清風七椀茶麥子持歸其家翁見而笑之曰迂哉老僧欲以已之所好強予以所不好豈人情哉竟專其所嗜而弗爲移越二年予復過此麥子尚賢更尋前請索言爲壽驚且喜曰若翁尚能飲乎曰日焉三醉矣飲且無恙壽而康乎曰百年過半矣復驚而喜曰我佛之教涓滴不令沾唇防其溺吾性也翁自少而老童心弗漓無醉與醒真誠如一性弗易矣懼生理之或戕也翁遊戲醉鄉

躋登壽域籃輿足以代步葛花可以解醒生固無所傷志實有所適矣昔日遠公結社東林淵明以酒禁去之遠公與之遊而不厭遂成三笑之侶予雖弗逮先德嬰鑠哉翁獨不能以淵明自處乎且淵明之入社也舁籃車者五子翁浮其一而六之淵明之責其子也若有憾焉翁之子則克其家而肖之淵明僻處柴桑地無車馬之喧翁則大隱市廛門多長者之轍昔之陶今之麥未容少置優劣於共閒老僧果迂哉乃強以佛法藥之也遂翻前

威陟堂文集

卷十一

四

語以報之曰松樹參天傲歲華糟牀新注釀松花通君大道三杯酒還我清風七椀茶

題梁傲霞壽圖序

乙酉之冬寒雪新晴東樵老樵息擔長松之下客有持其兄傲霞居士覽揆贈言裝潢成軸屬予爲文表彰潛德開卷視之皆一時鉅公偉人高賢韻士之作炳炳烺烺哉予來寶光三閱寒暑影不出林間居士名未嘗一見見介弟於稠中見贈言之客於言外猶見之矣昔人有言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諺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均此義也久與賢人俱則有道德之容

他乎諸君子之有取於其人者當必以此豈區區世間飲食貨利之可啖而餌乎予之所以爲贈者亦若是矣遂題其說於贈言之後

吳在野封君吳壽序

在野先生捐館四年矣三丈夫子哀慕如一日也初長君芥舟仲君布田由明經出身通籍吏部長君釋褐獨早司鐸於瓊南之感恩是年仲君以計階入京師先生適病且革二君方將馳驅仕路弗遑左右問寢視藥缺如也其屬纊也復有附身之憾既歸成服閉門讀禮予每過慰輒唏噓飲泣若有失焉先是長君受命之明年援例覃恩得請誥軸先生以子拜封爵授登仕郎封典未下遽有玉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一

七

樓之詔長君常爲予言又深以爲憾越四年長君服闋受命神武出宰沅江去臘歸沐至春啓行行之日入告於禰哀慕不自禁請命北堂出別親友猶惘惘於懷也顧仲君曰昔人捧檄爲親屈耳府君已矣猶幸有母晨昏之養子必勉之今歲之夏府君冥壽週甲是日也當盛禮以祝之一如其生存也予在官舍敢忘奉觴行之三月仲君誠如其言製錦設奠張樂速客勦祀事者內外親串遠近畢集一時相傳以爲曠世希遇之典容有以幽明

異致而獻疑者曰吾儒之教生而歡慶沒則已焉

意者歿生一致哀樂互用其惟佛氏乎走以質諸東樵之老僧老僧笑而解之曰斯舉也正惟儒教所有吾道所無也我佛之教法貴無生壽本無相視生歿爲苦諦斥禮儀爲矯舉一切語言文字詠歌頌禱之辭目爲戲論而不取身且不足喜又何有於身後之遺榮乎若夫儒者之說先之以名教本之以忠孝夫孺而慕之壯則忘焉非孝也生而養之沒則已焉非孝也沒而思之久則遺焉非孝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一

八

也孝之大者事歿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故先祭諏日致齋於內思其所嗜思其所處思其笑語烹蒿悽愴如或見之謂之思成今茲之祝亦猶是也吾聞先生在日常歲遠遊來往吳楚江湖之上猶家舍也假令壽考至今身在逆旅而不返爲人子者能不遙望而拜祝乎是祝也亦猶其在逆旅也吾聞先生天性純孝少常負笈從翁遊學深明大義及翁卽世思之慕之久而不忘遠而弗怠雖客於外每遇生諱二時必遙祝以申哀假令先生以

事親之道而教其子可無祝乎是祝也亦猶其爲人子也吾聞先生之爲嚴父也甚於慈母撫愛三君顧復備至教必循循語必諄諄未常一日疾聲厲色而督責加之三君誦詩書得大意又無煩其督責也先生好遊歲一歸里家人父子歡聚一堂洗爵獻酬恍如賓主雖不能飲猶勉力畱坐盡其歡心假令先生天錫之齡際此躋堂介壽時其能却而弗受乎是祝也亦猶其爲父也若夫我佛之教則更有進於是焉何也儒者主斷故有燈熄火

滅之喻老氏主常故爲長生駐世之談吾教折衷其旨其立言曰常無常斷無斷夫有常有斷者人之所謂壽也無常與斷者天之所以謂壽也人之壽不過百年天之所以謂壽者則數周沙界托體虛空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又孰得而窮之哉審是則先生之壽量無窮其孝子慈孫之尸而祝之也亦無窮先生之孝之慈無窮後世子若孫之繼之述之顯之揚者亦與之爲無窮焉是我大覺之所謂無量壽無量光也歷阿僧祇劫而不生滅以此也超

出三界再來五濁而不垢淨以此也橫互十虛周流八極而不增減以此也固哉客乎惡得以幽明異致之跡致疑於超常越格之士乎旣以語客爰邁世諦有取乎經生叵談援筆爲文以卮其言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爲則其先生之謂乎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三君子之謂乎蓋惟孝能思故能作則於宋國孝而不匱故能錫類於子孫吳氏子孫世其昌乎是則可以教孝矣是亦可以教忠矣

壽仁壽和尚代

南海之有佛山大聚落也佛山之有仁壽大利土也仁壽而有閒雲老人爲之主又大行菩薩之現身而說法者也菩薩之度生也不擇地爲避就城市卽山林也不以時爲隱顯像季猶正法也不因人爲茹吐凡外如胞與也老人主仁壽十年矣結社闡闡之中嘗灑灑然有烟霞之致人皆知其爲高當江河日下之秋能不隨流而胥溺人皆知其爲潔十方雲水之遊其門者宗無濟洞之分地無戚陟堂文集卷十一

七

閒時節未至猶有待也今歲嘉平大雪初霽予方擁爐讀書於桂林之下客有過而請言爲老人上壽者揖之坐而問焉曰客之所請非昔日之所謂謙讓弗遑三請而三却者乎何前拒而後納也客曰斯舉也非老人意也老人住世七十有一年矣僧堂旦過日食千指儉歲荒年粥飯弗置願力成就也冬夏二期弘宗演教會中龍象多所發明定徒密行成就也嚴淨毘尼弘範三界旁通利鈍稟受四依戒行成就也任運隨緣遊戲三昧世諦流布俛順羣情慈慈成就也按指發光大地震動揚耆瞋目頑石點頭歡喜成就也十年前化緣未熟仁壽以六種神力成就衆生十年後理事圓融衆生還以六種成就回向仁壽仁壽之謙讓弗遑如昨也三請三却如昨也而撥草瞻風之士與種松立雪之賢所以詠歌踊躍於龍象蹴踏之下者譬之帝釋作樂山川草木皆爲起舞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先生可無言乎予聞客語不覺肅然起

戚陟堂文集卷十一

七

敬誠然生信也於是遙望仁壽之庭南而拜手言
爲國家祝祝曰願老人住世久遠永助無爲之化
也次爲天人祝祝曰願老人長轉法輪毋忘靈山
之會也三爲一切聖凡祝祝曰願老人萬年一念
度盡衆生方成正覺也三祝竟書以授客使報仁
壽太史公歲暮能開當買舟溪畔乘興而來與老
趙州相見於庭前栢樹之下

壽國長老

代

郡治之東有鼎湖山其山幽而谷深其水急而流
清中有叢席名曰慶雲其地夷坦而光明其門高
峻而踰登其僧千指皆以禪爲宗奉律而行僧中
表表惟剛者生剛者生常語予曰吾徒出世不求
利養不驚聲名體不被文繡口不啗鼎烹目不覩
靡曼之色耳不聽放逸之音孜孜焉兀兀焉唯恐
大事之未明也予聞斯語知爲有道之士可與語
無生者一日府事少暇隱几青山遙望鼎湖脩然

神往有客踵門延之上榻既坐復起揖予言曰鼎
湖圓公公所識也今夏世壽週甲衆製錦以祝之
願得一言以光屏帳予遽然起曰子之所謂非剛
者生耶夫製錦稱祝至今日濫觴極矣貴而王臣
賤而厮養富而商賈貧而傭販舉國若狂相先恐
後讖者笑之剛者生何獨不然然則斯舉也法爾
空然耶曰否世諦流布邪曰否客從史耶曰否主
說樂耶曰否然則奚取乎祝曰公之同學與受學
於公者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予笑而詰之曰若輩

皆智邪曰半之皆愚耶曰半之智者曰我爲法王
於法自在師子遊行野干逐隊逢場作戲一行三
昧公宜祝也愚者曰今之大人畜髮畱鬚俳優燕
客衣錦匡徒吾宗澹泊聊以自娛公宜祝也予曰
祝之宜矣雖然世俗之爲祝者必錦繡纂組黼黻
文章而後可必清宮除道張樂設飲而後可夫綠
水青山旣非華堂厦屋之比烹葵畫粥又無魚鮮
炙肥之歡美錦之贈胡爲乎來哉客無以對塞默
良久復起而請曰審是則公可以無言乎曰惡惡

可吾聞竺乾氏之教天下也旨在無生壽本無相
旣曰無之烏從有之圓公達者必能空諸所有予
當爲公實諸所無請以十方虛空作一片紙山川
雲物爲圖畫丹葩綠草爲設色日月星辰爲點綴
萬象森羅四楞周而予與圓公置身其中以東洋
大海作筒視池須彌山王作一管筆昆明劫灰作
一錠墨轉溪作廣長舌相指山色作清淨法身然
後伸紙揮毫臨池灑墨一句無生爲公拈出頌曰
公手何似佛手到處拈花折柳無端指地指天

兔金烏却走公胸何似驢脚沒耳草鞵倒著周行
七步啓程直至無生樂國人人盡有生緣饑餐渴
飲困眠三歲小兒道得八十老翁茫然佛手驢脚
與生緣借婆叻子拜婆年自從識得湖山老始信
還丹未是仙

屈母盧太君慶生文

予少不羈於天下有用之書無不讀於天下有志之士無不與之遊惟岡州屈子無倦無極兄弟爲最密曾按風鑑書相二子有奇骨許之曰異日當顯蓋王景略一流人物也二子自負因以自許予攬鏡自照豈長貧賤哉自許亦如二子未幾別去予去家爲僧二子潦倒風塵養母於大悅村庄無復鐘鼎之望予偶持鉢一過其門熟視之故人也攜手還家促膝道故詢及近況則各各無一善狀

咸陽堂文集

卷十一

七

回憶前日言爽然自失曰古人欺我書豈足盡信乎哉日亭午主人具食食少而精潔與香積同味疑其非出於中饋執爨之手詢之曰老母尸之也母持齋久矣飯僧治食未嘗委之他人予聞之悲喜交集謂屈子有母予爲鮮民名教中內外不相及也雖然而母卽吾母請以世禮見母許之出坐廳事時年八十有五矣頰頰黃髮如中壽而未衰者兩耳垂肩聃如也僅念珠稱佛號聲明朗如洪鐘二者皆壽之徵也瞻仰良久復以前日所學

母有吉祥佳氣陰鷗善紋藹然見於面頰謂其子曰母生平積善廣矣曾活人命乎曰誠有之曩戊子歲正朔紛更鄰鄉有梗於聲教者有司以叛聞勦兵臨境矣先孝廉挺身見帥請白其冤不可別良楮不可請標一幟爲界相幟以外吾鄉也天假之活則越幟以出可乎帥乃可之時出者百有餘家先君之請也從中懇懇母與有力焉至脫簪珥傾箱橐解衣推食割席分居務令顛沛得所則母爲之不施勞不受報意者其以心乎予拜手祝曰

咸陽堂文集

卷十一

七

母其仙乎母其仙乎道書有言活人一命增壽一紀母活數百命矣當增數百紀王母麻姑不足多矣古人之言當驗母既壽考諸君子豈長貧賤乎哉語竟一笑而別別去數年予寓跡於大通之破院無極過我相見驚喜問訊高堂曰少病少惱今年九十有六矣善哉善哉人壽百年世稱希有仙視四年猶曠息耳况揆諸前聞不可數計而指屈乎屈子歸里請以予言爲母上壽膝下佳公子六豕君無競仲君無大次無倦無極無盡無異皆

士也。羣孫十有七。曾孫五。玄孫一。又聰明特達。不惑於荒唐之說者。聞予言也。得不以爲妄乎。爲我謝曰。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風鑑妄乎。道書之言妄乎。山仙之言妄乎。妄與不妄。孰得而辨之乎。盡妄言之。姑妄聽之乎。

壽崔母文

昔有一苾芻。別母出家三十年。不歸省覲其母。日夕憂念。一日忽歸。見母少頃。告去。母牽衣不捨。苾芻白。母言。母果愛戀。當如所請。兒時呼母。母卽念佛。以相應。聲少懈。兒去不來矣。母初不信。有佛。旣愛其子。惟恐失之。遂如約。自是苾芻呼母。晝夜不去。口母應以佛。亦復如是。三年而母證果。一優婆夷。專心持念。其子逆逆。不知有佛。私自計曰。佛猶母耳。呼召不置。當得煩惱。欲勸其母。使生厭離。亦

日夕呼母。不離左右。母無之何。姑念佛。應之三年。而母證果。這兩箇婆子。有信不信。各得念佛三昧。兩箇兒子。一順一逆。悉能成就善果。何以故。我佛門中。讚歎也。一分功德。毀謗也。一分功德。回嗔作喜。背迷合覺。雖世俗兒女子。恩愛癡情。無明惑業。皆可迴光返照。直證菩提。故人鐵幡出家三十餘年。老母八十。有一雲水遠遊。門閭注望。自不能已。不知出家兒。曾日夕呼母否。母曾應聲念佛。弗休否。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今歲壽母。重值生緣。

正是念佛證果因緣時節山僧一日垂手入塵遇鐵幡於途執予手告之故索言爲贈遂述此兩則公案舉似鐵幡及同時獻祝之客且道呼母是念佛是聽說一偈母卽佛滿月慈容手按膝佛卽母西方紅日如懸鼓呼也可念也可沒環屈戌無鬚鎖蟠桃成熟九千年偷來只是無生果

壽李太母文

李氏壽母楊太君女中傑也生平事佛殊謹常推其所願事之人事事其所願事者令子遠霞事母如事仰又能曲體其所事之人之心事其願事者事事其所願事之者由是其娣其婦其孫子其臧獲無一而非事佛之人也其飲食其器用泉帛其宮室衣服無一而非事佛之具也其忙其暇其居處笑語其教子弄孫無一而非事佛之時也馬山之有山僧也以遠霞之故遠霞之有山僧也以母

之故母之有山僧也以佛之故是母之於山僧也至矣而山僧之所以報母者未之聞焉時有謂佛爲無者謂僧爲虛者謂母爲愚者謂遠霞爲迂者母弗恤焉遠霞弗致辯焉或以告山僧山僧笑而解之曰佛身充滿於法界諸之不取慢之不拒招之不去應之不去譽之不去訾之不怒讚歎也一分功德毀謗也一分功德昔蓮花色比丘尼欲先見佛變作輪王千子圍繞見佛色身而不見法身城東老母不喜見佛每遇佛來輒以兩手自掩其

面十指掌中無非佛也此兩則婆子公案古今無
人拈出且道見是不見是聽取一偈道見是入佛
不能入魔道不見是入魔未許入佛魔佛一齊放
下也無人也無物大千世界水中漚一切聖賢如
電拂西方壽佛笑相看暮紫峯頭日初出須彌化
作功德山一念信根長不失母之覽揆也遂書此
以獻

壽勞母文

晨起檢書得篋中文草慶生之言十處二三爲人
操觚十強半焉中閒文浮於實譽失其真十常八
九不知掩卷自笑舍姪布適從外至拜于榻下請
言爲舅母壽予笑未已也問請而笑執簡而笑擲
管而笑笑已語布姪曰今茲之舉母賢母也子賢
子也壻賢壻也文浮於實譽失其真吾知免矣而
猶笑且弗休何與慶生盛事也乃有却而不受者
有欲其受之而不却者有却之三請之三能強之

以必受者既受矣有左右從史踵其事以揚其美
者有聞善而喜時而笑時而言者期頤高年也空
受祝也乃以偕老爲憾曰四十而婦五十而妻戚
過半矣胡以壽爲故有却而不受者勞母簡太君
也愛日之誠喜懼集焉菽水之歡不如觴之之歡
與少勝之又不可與衆之爲樂也故有欲其受之
而不却者明經章君兄弟也含章而貞謙之德也
嘉會而亨禮之文也德主於退文主於進故有強
之以必受者宅相館甥也請言者曰母之生聖族

也歸于勞好速也及事尊章二年而髻作相君子四十而孀居二老爲孝婦焉爲義妻焉教二子爲嚴師焉爲慈母焉巾幗乎鬚眉乎故有左右從臾踵其事而揚其美者汝之謂也敬老爲其近於親也樂善先得我心也敬斯樂樂斯陶陶斯詠矣故有聞善而喜笑而贈言者予山僧也予學於佛也汝學於儒也母之子母之婿母之內外孫曾皆儒也遊方之外者一方以內百焉汝乃使予言之是猶一傳而衆咻之也予將爲傳乎爲咻乎請以一

歐陽堂文集

卷十一

墓

齊傳之矣予聞壽母晚年與予同學于佛日誦金經至老弗倦是則可以吾佛之說告之也金經之言曰無壽者相媼胡相爲媼胡相爲知無相之爲相也壽無量矣請以爲祝

壽唐母文

黃帝之學銳出幾先其徒貴勤而賤惰老子之學退居人後其徒尚儉而訕奢勤者乾道也故行健而不怠儉者坤德也故常翕聚而不散世有丈夫而守約者陽中有陰其象爲離離故明知者所以動而樂也世有女子而執勤者陰中有陽其象爲坎坎故止仁者所以靜而壽也南海之南有素封之家爲平洲唐氏唐之母爲梁太君太君五子皆賢且孝能神明於黃老之言以勤儉起家究其所

歐陽堂文集

卷十一

墓

以致此者曰母之教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山山海而歸之市廛田市廛而哀之龍斷千萬家之奇貨一家居之匪勤莫致也一家之奇貨一人主之匪儉莫守也唐氏之子孫賢其母更賢母之教子也如嚴師子之事母也如嚴父作息必請出納必請歲計所入奉祭祀羞賓客延師教子施給窮乏事無巨細凡有所需必請請而得命則奉行惟謹雖勞勤弗諉也艱巨弗辭也得失利害之數弗違計也由是而母勤亦勤母儉亦儉室家之人上

妻孥下至臧獲靡不勤且儉者稍有不率相與警
曰得無使母聞之見之督之責之乎罔敢惰而嬉
者無或奢而僭者賢哉母也立其壽也壬午良月
爲北堂設悅佳辰鄉里族戚繪圖獻祝問言於予
予因有會乎黃老之道舉世之求長生者咸師事
之孰知其道可以修身可以齊家以之事親則爲
孝子以之教子則爲慈母以之治生則利市三倍
以之求福則享有三多擴而充之勤以積善儉以
制行則可大之德也勤以開源儉以節流則可久
之業也勤以服氣儉以保真又神仙駐世之方也
以此爲壽不亦可乎遂書以報命

陳母壽序

古之聖人善體人情而設教故其說易行其事輒
驗孔氏知人情之好名也勸之以揚名佛氏知人
情之邀福也示之以修福老氏知人情之欲壽也
勸之以延壽凡此皆人情之所欲得者聖人曲體
之堅其求得之志植其可得之因成其必得之果
然後言出而人信之信斯行行斯至矣要其中閒
途之有遠近也効之有遲速也由其信之有深淺
行之有至不至也山野比年頗得古人善誘之旨
往往待其說以告人鮮深信而力行者曩過佛山
值章甫居士暨其介弟屏甫於稠人中與之語如
冰乳之合鍼芥之投久之遂成莫逆別去數年陳
氏兄弟皆成異世言念昔者壘篋迭奏蓮社知名
同氣之樂人所難也門以內伉儷合德妯娌交歡
內助之美尤人所難內助難也其子若孫翩翩繼
起羣季文章夙成慧業兒童嬉戲盡解梵音繼體
之賢尤人所難當斯時也陳氏一門篤信好道獲
福于天如操左券人皆謂我佛之教山野之言不

予欺也豈知法界之性盡由心造誠能堅其求得之心種其可得之因成其必得之果不旋踵而獲效乎丁丑冬山野歸自丹霞重登陳氏之堂金像赫然鐘磬朗然燈火煌然恍如昨日惟是萱堂壽母鶴童顏蘭砌羣孫珠圓玉潤一別幾何而老風增齡文雛豐羽已如此也何況再來于門高大其可量乎暫畱信宿明發還山與陳氏兄弟剪燭共話陳子臨別索畱一言爲太君壽山野久居寂寞之地無復筆墨之緣身賤無文又不足爲輕重咸陟堂文集卷十一 无

咸陟堂文集卷十一

无

却之再三請之弗已因思古之聖人因人情而設教名可求也福可有也壽可量也今者山僧本人情以贈言名本無求是真名也福本無有是真福也壽本無量是真壽也堂上壽母膝下佳兒疇昔所謂深信而力行者請以予言爲祝當不以爲迂爾書以贈之

壽陳母文

山僧方外之野人也好住山於世寡合憶甲子春歸自珠崖晤德山陳君於稠中一見如舊識從此往來甚密常客于其家湘簾棐几清淨無塵古桂高槐陰森無暑門外無剝啄之擾室中無嚶嚅之聲六牕開處金像赫然燈火長輝鐘磬弗絕茗飲畱賓香沁齒頰日中具食如法知時主人未常指授須臾新果堆盤嘉蔬充案絡繹前陳無一不可人意者細詢其故乃主人內助之賢敬佛飯僧惟

咸陟堂文集卷十一

辛

悉弗謹拈据傾竭了無倦容膝下三丈夫子年甫象勺氣可食牛橫經稽古洛誦宵晨梵聲書聲與內庭紡績之聲互相雜答門外行人駐足傾耳歎未曾有或比之毘邪之維摩或方之雙林之大士或擬之爲襄州之道玄吾謂維摩據室不聞有舞斑之子雙林應化曾無舉案之賓龐公似矣然其脫屣浮雲弁髦婚嫁未免疑於著意何如陳君隨順世緣遊戲三昧齊綦縞於鸞光嗣堂構於元季方之襄州殆有尚焉別去數年人事互異瞻昔

亭去作金臺之客昔時具飲食於中饋者秀眉頰
髮挺然如傲雪之貞松向之讀書堂上岐嶷而總
角者巍然其冠堂然其額蔚然其文巍然其丈夫
矣戊寅之冬歸自丹霞訪陳子神洲於曉山堂上
壽母李太君知予來也具食肅客恭敬有加於昔
神洲兄弟執禮尤謹山僧自魏涼福謬膺信施不
知所以爲報也臨別作書略陳陳氏先世之雅太
君敬信之真誠神洲兄弟不忘夙昔之意畱爲翁
壽之祝然後杖策還山復作數年之別別去重來
咸陽堂文集 卷十一 圭

淨几明窓綠槐廣蔭之下茗椀果蔬午齋畱客一
如昔者惟萼樓衫服換作簪纓萱室裙釵易爲冠
帔雲泥隔矣車笠迴然年年此日賓客滿堂笙歌
盈戶熱鬧場中未知憶有山僧否

祝譚母陳太君壽

人子之以祿養其親者莫廣文若矣夫入爲臺諫
出爲方面人盡願之以其能顯揚也雖然如養志
何嘗見當今達官家有老親板輿就養不免山川
跋涉之勞乞假歸省阻於疆場民社之責馳驅王
事則貽門閭咄叱之憂執掌簿書則曠冬夏晨昏
之節以爲養志得乎若廣文者職司教化首蓓之
奉不少假於苞苴官不出境名教樂地更不遠違
於壺閭親無就養之遙子有省觀之便是故仁人
咸陽堂文集 卷十一 圭

孝子往往求爲儒官不願身居輦轂出爲民牧蓋
以此也魯翁譚先生瀧水人傑也天性純孝自封
君捐館善事其母孺慕如一日母之教子也義方
不啻嚴師先生學既成立通籍舉朝典教開建開
建去龍僅數百餘里半旬往返固非過都越國之
程壽母陳太君年躋大耋顏如處女健如飛仙壺
以內事無大小悉聽命焉先生遂得陳力於橫宮
講學敷教爲多士倡率時或念及母可肩輿而來
子則乘舟而返又非曠日持久之可比也故吾以

爲人子之以祿養者莫若廣文而廣文祿養之近
且捷者又無如先生矣設悅之辰建邑諸生欽廣
文之仁孝仰壽母之儀型製錦稱觴予晦跡林下
久矣邑諸子過予請言景仰之私不能以已遂序
以報之冀世之爲母者當以太君爲法人予以祿
養其親者毋薄廣文而弗爲也是則所以爲祝也

題西王母圖爲蘇母壽

昔漢武好仙曠日持久求之弗得東方曼倩幻爲
西王母之說以解其惑是時摩騰之教未入支那
而西方之有壽佛先露其端矣我佛世尊乃萬法
中王衆生慈母今現在世闡化西土曰西王母者
其以此乎所謂度朔之桃卽六度中因地之果也
三千年而華者下品三生也三千年而實者中品
三生也三千年而後熟者上品三生也仙廚之宴
禪悅之食也青鸞之使迦陵頻迦也金莖玉液酥
酪醍醐也瑤池之宮瓊樹之林七寶樓閣七重行
樹八功德水也其言西王母壽八萬四千歲是卽
我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也由斯解悟則長生之
與無生豈有異與蘇母梁太君系出望族歸于名
門生有令人爲盛世觀光之彥德既盛矣福亦備
矣壽有加矣母惟自視欲然必以身遊佛國眼覩
佛光耳聞佛音爲快觀其所取蓋有志於西方聖
人之教者昔人西王母之說不妨旁通而比類而
引申之矣設悅之日善畫者繪圖以獻由俗而

之辭以附會其說獻祝之日當有過量人爲西王母進一解

壽張母文

代

儒之能顯其親者千之一能娛其親者百之一能養其親不凍餒其親者十之一至於窮約其親勞瘁其親者十常八九矣當其應童子科也曰吾得爲諸生可以養矣及爲諸生貧猶童子也當其爲諸生也曰吾舉於鄉可以養矣及舉於鄉貧猶諸生也當其舉於鄉也曰吾得一第可以養矣及既登第貧猶鄉舉也家日貧親日老計無復之不得已援古人菽水之歡以自解爲貧故耳文之以美

名則曰養志予與秩咨兄弟生同鄉鄉同里里同塾塾同學學同爲儒儒同有母母同食貧所不同者秩咨兄弟尚爲諸生予則幸獲一第耳憶予微時衣不完食不充就外傳於張氏之室張公疎人語何太君曰此子非貧賤者左善視之太君不以予爲不肖飲食教誨視同已子未幾能文能自食力以硯耕耕無稔歲終歲館粥僅供饔飧不堪甘旨秩咨爲諸生予猶應童子試兩人有母貧相若也數年來予由外庠登賢書成進士秩咨尚爲

生兩人有母貧仍相若也孝子之道固無關於貧富自恒情論之皆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舉世之人翕然避之於是爲民而盜爲士而濫居官而貪且墨曰吾將以養吾親也噫爲親者亦何樂有此子耶予結髮讀書迄今通籍常忤忤然恐恐然以不得養吾親爲憂又以養吾親而違吾道爲懼是以今日彭生猶張氏子也未知他年張氏子孫能爲今日彭生否甲子春太君七十有一秩咨兄弟思有以祝其親者索言於予予之得有今日也太君

咸陽堂文集

卷十一

七

之教也余之今日一如昔日之貧亦太君之教也昔淮陰感一飯之德以千金爲漂母壽而不能深惟進退之義致立功不能立德名成而身不早退卒不能保其富貴以副漂母之望良可惜也今彭生貧無以致千金之報請以一言爲壽且爲秩咨勉焉異日秩咨之祝吾母也亦若是矣

壽衛母蘇太君文

代

向予作尉嶺南之東安竊有志於必子之風思得賢者日與之遊閱人多矣僅再見之一爲鳳城周生元鳳得諸丙子聞中因其文而知其人也一爲番禺衛子翹楚得諸周生所稱詡者因其師而信其友也周生之言曰衛子結髮能文章初由博士員食餼連庠策八上不一當遂以年例計階舉明經科操銓衡者將授之鐸而揚其聲衛子謝曰生有母不敢以身許人請學仕於家承北堂懼一日

咸陽堂文集

卷十一

七

之養不可以三公易之也年服官猶衣辦而戲於庭壽母蘇太君名家子也義方有自矣其歸於衛也相先左刺史拜石翁相得如賓翁家素封性好施太君助以解推好客勸以贈問好讀書從以膏火好古今墳籍効以裝潢好名花怪石鼎彝卷軸之玩太君日爲拂拭而守藏之刺史翁於是乎有婦善承厥志也翁旣捐館衛子兄弟之事其母亦以母之事若翁者事之弗荒於嬉日母好勤也弗納於邪日母好善也弗封而靡日母積而施也友

其士之仁者曰母好賢也築室飯僧廣作佛事久矣
勅容曰母好竺土大仙之教也太君於是乎有子
承厥志也亦如之衛子於周生常設北面之席周
生於予稱國士知周生端人也其取友必端予既
以端人視生生豈欺我乎哉衛子相見將有待乎
聞諸人言如見之矣聞其子之賢如見母矣旃蒙
作噩之歲陽初復也太君週甲加一紀矣衛子知
非過於遠瑗之年孤矢先後之羣季難弟也章縫
而紳組者彬彬矣諸孫且林立也皆玉樹矣壽母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一

美

顧之喜可知也內外戚串製錦稱觥喜可知也時
周生有事於北征過予廬因索言焉予語周生曰
子不聞尹焞之有母乎命其子以養志惟道是求
也又不聞毛義之爲子乎捧郡檄而喜爲親屈也
後之爲母者當如尹母必以養志爲期爲子者當
如毛氏子養志固矣顯親揚名其可忽乎哉此安
陽移情時也衛子其勉之周生行矣爲我致三爵
於母且告之曰東海有鳥厥名鷺鷥一生三雛其
羽可用爲儀與其棲遲於

林藪乎巢阿閣乎日河
關哉是則所以爲也

壽衛母蘇太君

代

予嘗館於潞溪衛氏矣設北面之席者文伯先之
文伯素封子也共飲食服御之奉無異於寒素日
夕攻苦勤倍於華門圭竇之子儉則富宜矣敏於
學豈僅富哉吾常以顯揚期之及登其堂宿於外
舍燃藜之光與緝績燈火交輝也咕嚕之聲與紡
車接響而逸于戶外日夕竟旦嚶嚶嗃嗃未之聞
焉衛子誠賢哉內外之服其勞弗懈厥業者曰有
賢母之教母家蘇氏碧江望族也生閭閻門第歸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一

卑

州左刺公應仕也當豐亨裕大之日恒婦子頗縱
而侈焉漏卮也盈則傾矣母弗爾爾貴而能下操
井曰事中饋雞鳴而起懷於時弗休也戴獲之役
莫過之矣富而能約却華飾結椎髻衣不曳地食
不兼味猶田舍婦也荆市之飾弗若之矣中道而
養也教其子如敬姜一於勞而無逸此績紡之勤
所以先之勞之乎抑其性有所樂氣有所帥必如
是而後即安乎衛子向字翹楚衆猶錯薪也出平
類拔乎其萃者衛子有焉名實稱哉頃年字曰文

伯蓋敬姜其母矣而以季歎自警乎非襲之也歟
生于世卿之家狃而習于富貴以姜之績也而訝
之所見卑矣空其厚于婦人而遠君子也是以見
責于其母衛子不然矣生平一言一行惟母是訓
一出處惟母是與飲食日用惟母是從豈文伯
比哉而文伯字之欲顧名而殷鑒之乎噫母古賢
母也今之文伯豈猶昔之文伯乎哉母晚年深信
佛氏福田之說已播之子穰之子穫之已饒而餉
之遂築室焉遂飯僧焉作佛事宜梵筴滿三藏而

成步堂文集

卷十一

聖

後快焉其事佛之誠也敬法之專也信伯之篤也
所謂儉而中禮勞而得其大者母之所有敬姜所
無也世常謂古今人不相及以予觀之後來繼起
不軼軌而先之乎歲之乙酉母壽七十一矣衛子
年逾服官羣季難弟也羣孫曾且繩繩哉昔之敬
姜拜下風矣同學諸子謀所以爲壽于予予將有
事於公車知衛子之賢且孝旣以顯揚期之矣請
先著一報期衛子於黃金臺上勞於王事有日矣
母旣命之豈告勞哉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二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祭文 祝文附

祭麗西牟文

善乎莊生之言灰也其說曰指窮於薪火傳也而不知其盡也始予與公結髮爲生灰交時予兩人血氣方剛超然有拔山蓋世之志常讀陰符學萬人敵自謂陵烟一座唯我與公斯時也譬諸出燧之火始燃之薪炎炎焉勃勃焉有燎原焚林之勢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一

奈何天步多艱英雄氣短予逃於空而爲僧公則授徒講學慨然以伊維自命予兩人各行其是要皆荷檐斯道必欲超佛邁祖內聖外王而後已斯時也如洪爐之火柴望之薪燦然有鼓鑄頑金昌明禮樂之志無如其不能也予乃閉門却掃謝絕交遊求爲自了以老公則俛首科名遂領鄉薦二人塗轍從茲漸異然揆諸初心實非所樂予則譬諸楫拙野裡之火公如庭燎列陞之薪雖有貴賤之別究竟照燭一處不免有隨時消滅之歎此率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二

予年漸老志漸灰匿影空山時昔交知視同陌路公則病日劇氣日衰寡言簡出謝絕賓客不通往來譬諸冷灰中一星之火將盡之薪浸浸乎生意欲絕稍撥而動之奄然熄矣丁丑冬予以老病歸里過大尊堂視公病狀匡坐話別臨去出所遺贈相與永訣予固知公之不起也而猶冀其一生稍安慰之一笑而別別僅十日灰灰竟不可復燃果薪盡而火傳矣嗚呼惜哉予兩人塗轍始同而終異者隱顯之跡耳究竟水盡山窮懸崖撒手時無不同也公行矣舉世無復知己予當還山中永與猿鶴爲侶前途歲月未知修短然山靜日長天荒地老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回首舊遊不無久暫之分究而言之予兩人之所以不死者未嘗不同也兩姪果能克家自當努力崇德了先人未了之局功名富貴直人生分外事其不可了不能了不足了正不必求其了了者所謂未了者當以不了了之惟予與公知此亦欲兒輩知之也

會祭麗東侶文

昔子貢倦於學願有所息問於仲尼仲尼曰望其
穡畢如也幸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大
哉息乎人生百年兩閒名教一肩負荷任重致遠
譬如挈擔之夫焉朝而南暮而北量力以受食計
程以趨役暑雨祁寒罔敢或息寸珠尺璧金像鎗
鉅文犀大貝糞壤沙礫滿載疾行珍重居積不復
問其貴賤計其價值於是歷險關履危石犯霜露
踐荆棘出蠶叢之雲棧入萑符之大澤俟以當道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三

之豺狼禦以國外之暴客奮不顧身勞不惜力然
後抵京華躋上國一朝卸擔歸來拳空體赤向之
所資還之主人一無所得於彼何加於我何益達
人知此故其息也如夢之有覺朝之有夕半塗而
廢不爲自畫九仞未成不爲可惜乃能逍遙於無
何有之鄉遊戲於無爲之域也嗟夫吾友一旦而
息其以此乎我輩同人在世爲愚於道爲迂永褐
懷玉泳淵探珠托足塵坌之徑側身芒刺之途不
污涅而變白則剝牀以切膚蓋欲息肩久矣造後

主人固羈縻之而勿絕名教桎梏復繩檢之而勿
舒視吾友之早息勞逸相去幾何如也或謂吾友
息矣如身後何夫夫惑也何肩未息反爲息肩者
慮負荷之無人憂輜重之他屬猶未明乎仲尼之
旨也敢以質諸良友冥冥中以爲何如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四

祭李方水廣文

先生病有日矣今夏承命典教新州方疾之官不敢告瘁畏簡書也啓行之日傾城祖餞時予禁足東林弗獲握手贈言心殊軟軟後聞人從新州回云先生比來形色頗頹飲食減少竊爲先生憂之不意迅速一至是也重陽前二日得先生遠札乃口授大旨令人代書似有永訣之意者急起買舟兼程以往五日抵新州見先生於官舍兀如枯木無復生機猶能強起視事與予坐談夜至三鼓所

成陽堂文集

卷十二

五

語皆平生學道之緣絕不及於家事予固知先生末後一著了然不昧又竊爲先生喜數日辭歸臨岐執手語予曰假假遂一笑而別嗚呼先生生平學道至此時乃知有假耶抑有不假者存耶夫虛空中無故忽生山河大地世界假也世界中一切有情胎卵濕化皆從無相受生衆生假也衆生中人爲萬物最靈地水火風倏而成質人類假也人類中一受成形不亡待盡生老病歿如夢如幻如環無端我與先生同一假也不寧惟是其在世間

貴極王臣賤窮廝養越陌阡徇名逐利抗忠矢

孝高談盛氣皆假也其出世間者上至鄔波陀耶

下而優婆塞夷瞋目揚眉弘宗闡教立說著書黨

同伐異無非假也嗟夫假者假矣其不可假者亦

與之俱假假至山窮水盡時先生當當高處著步

懸崖撒手超出三界四禪之外非想非非想天送

先生者望塵而返何有於傾城祖餞哉解斯義者

昔者吾友陶子握山與先生耳郢人歿矣其或隔

陰不昧相遇於無何有之鄉爲我告曰歿者假矣

成陽堂文集

卷十二

六

後來室家之好兒女子之愛親戚朋友之恩以及田園宅舍圖書玩好之物同歸於假勿復道也勿復道也欲知有不假者在乎待子再來尚有末後句在

會祭陳獨漉文

偉哉造物所以待先生者誠厚矣其所以曲成於先生者意良深矣心亦苦矣昧者不知也往往求諸豪華寂寞之場不知先生固也造物者反經達變之微權又烏足以知之昔明之季先大司馬嚴野翁矢志盡節奮臂大呼多方響應已而一敗身殉室家屠戮先生年甫象勺覆巢之下將無完卵造物者不忍忠臣義士之無後也曲而全之爰命百神効靈出先生於萬死一生之地匪徒全厥軀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七

也抑亦歷試諸艱以俟大任之降未幾先生果承蔭籍於崧臺弱冠簪纓手執金吾出入殿陛人皆爲先生榮之造物者慮其就於名而倦於學也時當中道改步俾失其官而竄身於草澤爰命西樵君東樵君灑掃泉石擁護於寒瀑朱明之閒延佇先生之至先生至而安之日與二樵君採薇長歌以代周粟將終身焉造物者慮其狃於近而無遠圖也於是堅其志勸其駕而勵之以遠遊爰命天下名山大川虛左席備委積俟先生之來先生仗

劍而出南弔崖山北度庾嶺溯三湘泛五湖過吳門登黃鶴所至畱題家傳戶誦壯哉遊乎先生自此遠矣造物者又慮其荒於遊浩然忘返也於是旋其轅息其駕回望故鄉先臣之祠墓在焉爰命羊穗仙人與浮丘安期之侶啓別館具壺觴肅先生於朝漢臺下先生旣歸則閉戶著書不求聞達未及數年而戶外之屨滿矣造物者終慮其久於風塵弗克自反其真也於是逸之以老息之以歿俾得完其名節見先臣於地下復命二樵君清宮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八

除道澄寒瀑之涓流浚朱明之丹井戒爾猿鶴候於洞門以俟久客之將歸先生歸矣自今以往城市之外巷無居人丘壘之旁漸多宿草異時二三良友久別相念或復相尋于清泉白石之閒遙聞吟嘯如鸞鳳聲高歌三主石上之句非先生也耶吾輩家各異縣誼等同堂聞先生之逝若完璧之返乎璞也知造物之所以待先生者信能成始成終雖然爲先生謀則得矣爲吾黨謀之未免有聲氣之傷焉當祭之日誄以哀之其辭曰出先生於

大患兮疾而生之堅先生之大節兮苦而貞之垂
先生之大文兮蟄而聲之屈先生之大器兮晚而
成之造物所以待先生者溟兮滓兮吾不得而知
也將呼天而一問之

會祭蕭明經碑文

嗟乎先生道之不行也蓋有主之者吾誰與爭乎
造物小兒往往黨同而伐異尚利而右名士生今
日孤掌難鳴衆醉而獨醒衆濁而獨清衆濫而獨
貞衆胥逐逐而已獨經綏之數者皆爲造物之所
憎以其立異而鳴高不貶損以徇情也先生生清
白之家爲廉吏之子讀書取法乎古人立身處玷
於清議常履霜而履冰亦知足而知止通籍明經
猶存韋布之風城市閉門自有山林之志假以名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十
而不居啖以利而弗嗜故不免爲流俗之所嗤造
物之所忌此榮叟之所以長貧劉蕢之所以不第
也某等爲學無成反躬多缺匪儼而狂則迂且拙
夙欽往哲之芳踪甘蹈前車之覆轍昔與先生合
志同方不量鑿而正柄泣疾惡如探湯嗟郢人之
已逝聞羌笛而心傷緬典型於異世儼聲氣於同
堂撫總綈而太息奠東芻以承筐問彼蒼於不可
知之日索先生於無何有之鄉

祭羅虛中文

嗟夫良友亦知病所自來乎我輩具忠孝之性耿介之慨骯髒之骨坦白之懷不幸而生於今日獨以古人自期而不善以古人自處病之來也十常二三江河日下涇渭難分衆流競赴砥柱孤危昔之茹山吸谷者今已吞腥啄腐矣昔之清言讜論者今已雞鳴狗吠矣昔之氣貫虹霓目視雲漢者今已奴顏婢膝束帶而折腰矣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悲天憫人憤時嫉俗其牢騷鬱抑之致卒無由

戚勝堂文集

卷十二

七

以自解病之來也十過半矣荆榛載道行國無從不得已而閉門却掃兒啼女哭不足樂也不得已而吟咏遣懷奚囊心血無所取也不得已而朋儕晤對萍聚星散又不可以久也造物小兒又復阨之以窮愁加之以橫逆病之來也十常八九矣嗟夫良友此病之所以不起也斯病也豈唯吾友哉生視逆旅耳視旦暮耳靈臺之火可撲而滅華池之津可漱而咽知病者投以清涼不知者療以燥熱嗟夫良友此病之所以不起也今已矣夜臺

寂莫總帳凄其生前熱腸傲骨化作冷篆寒灰生前嘯志歌懷化作酸風苦雨生前耿憂結緒化作短燭孤燈生前高咏吟吟化作蛩鳴螢語回憶向時所見所聞渺乎不可復得安知有老母哭兒伯兄傷弟孩孤攀號室家寡處哉嗚呼良友歿則竟歿耳未知歿者之爲樂乎生者之爲樂乎安得起九泉而問之乎

戚勝堂文集

卷十二

七

祭楊澹山文

澹山居士僦居佛山之柵下客也中秋一別忽焉
隔世長至後五日遽辭逆旅之館山僧禁足林下
外邊事寂無所聞越數日其家人具舟楫載廣柳
建甌旌旋歸省會哀聲於兩涯聞者感動亦不
知其爲澹山也詰朝訃聞誠然信之惻然傷之振
衣起將涉江往弔旣而思惟山人向無城郭之緣
焉有達人如居士者可以世諦就之乎遂止翼日
晨起辨香望風畔睇執簡載書告于靈爽其言曰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三

古德有言未學道先學死夫死者人之所諱也學
道之士反以是爲指歸何以故蓋死如久客而歸
死如久夢而覺死如久勞而逸死如久行而息死
如久困而舒死如久縛而釋死如久荷而弛死如
久忘而憶皆樂境也世盡苦之究彼之所以爲樂
者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朱提阿堵令人智昏蠶首蛾眉令人情蕩華堂廈
屋令人氣怠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之數者生而
有之死則無之矣居士晚年自號澹山其

此乎抑尚有未澹者存乎今已矣澹則誠澹矣還
識陰於虛空返形神於寂莫靡曼之色不寓於目
嚙嚙之聲不接於耳澠陵之味不入於口昔之生
像奇衰今之楮錢明器也昔之毛施淑姿今之孤
鸞別鶴也昔之珠履雕鞍今之雀羅門巷也雖欲
不澹其可得乎予與居士世出世間相知日久濃
華澹薄備嘗之矣居士得之濃中見澹山僧處之
澹外觀濃究其所以爲澹者一而已澹山往矣自
當高高著步直出於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天俯視
世味之濃華猶土苴耳安知有老母哭兒嫠婦寡
處孩孤泣血之爲苦哉澹山猶未澹乎請俟我於
三生石上欸欸商量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古

祭高公文

驚世外之鄙人也先孝廉盤野翁以世誼之故待我如子諸兄弟復以世誼之故體先人遺意待我如弟兄嘗愛我敬我弼我飯我卜地築室以居我我之德於世誼者厚矣究於出世之誼無與焉惟大長者格外相遇度越尋常初以世誼之故而知有僧以僧之故而知有佛法之可敬信敬之至信之深不復知有夙昔世誼之可講日過東林談禪論道餘不及於世法或復乘興同遊遠則肩輿近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五

而杖策登山臨水選勝尋幽長者視我爲忘年之交我於長者則爲方外之契閒雲野鶴得栖隱東林之下數年不忍去者實以長者爲知己豈以世誼之故哉前年一病幾歿自恐待盡之軀委諸城市人烟之境故急去之長者愛敬深情既有加於旣去之客復能推愛於屋上之烏禪非木石何忍忘之頃聞東林別後荆棘荒涼僧規寂蕩舊社諸賢皆裹足不入其門惟長者欸欸拳拳供佛便了無間於先後是之謂真敬真情又豈以世

故哉驚老矣碌碌無所短長旣不能俛首徇時復

不能正身率物每見十方雲水蕩檢踰關四面魔風吹沙射影大地茫茫無安身立命之所惟願報緣早盡永不復來豈知厭世之人反不見迫於無常而善飯矍鑠之翁獨允枯禪而朝露耶長者之逝也予時寄跡於大通之破寺一夕定中忽然心動意東林舊社將有奇緣詎意心動之頃正長者易簀之時乎嗚呼已矣東林池上不復有談禪論道之賓豈復更有閒雲野鶴之跡乎請懸宿諾近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六

則相尋於三生石上遠則相會於龍華定不致再來五濁效若輩之浮沉也言止於此神其聽之

祭而卓西堂文

儒者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而要之以
死蓋謂聞道者而後可以死也今之所謂聞道者
予甚惑之無知罔識好爲人師石火電光妄稱解
悟托孔方爲介紹承記刻而不疑飾穢濁爲清高
主叢席而無所忌憚詡詡然自命於人曰吾聞道
矣人皆信之自以爲是生有不虞之譽死受無間
之苦如是之人可以死乎予與公相知十餘年居
河洛草盤桓出則同參水乳平生所得惟公知我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七

我非不知公者比竊以聞道相許豈獨阿其所好
哉江河口下法運陵夷有志之士輒思起而救之
予老矣無能爲矣以公之才宜宜沙席以公之識
宜啓羣蒙以公之年富力強宜膺大任於將來以
公之正直宜挽狂流於既倒如是而可死乎
不可死而竟死之者天乎人乎天實生之人欲死
之也人欲死之天不能與之爭者何也我知之矣
豐於才者必嗇於遇明於識者必豁於幾富強而
擔荷過早正直而鋒鋞太露是故

忌之師資疎而遠之造物者挫而抑之蓋以此乎
嗟夫佛法壞矣吾道窮矣昔之門庭高峻者今則
授受濫觴矣昔之義利分明者今則撥無因果矣
昔之廉潔自好者今則私通車馬矣昔之梵行精
嚴者今則穢亂彰聞矣我輩不幸適丁其時從井
往救慮有陷溺之禍涕泣以導易來按劍之疑大
聲疾呼而罔聞袖手旁觀則不忍耳之所聞者唯
鶴鶴之鳴目之所見者皆狐魅之類身之所觸者
盡腥羶之氣足之所履者但荆棘之林同乎已者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六

各自爲計異乎已者必欲死之而後已踞高天而
踏厚地途窮日暮吾誰與歸若是乎有生之可悲
反不如速死之爲樂也雖然公則竟死矣胡不死
於青山白業之室而死於維華樓閣之下耶胡不
死於從容談笑之頃而死於倉皇急遽之時耶胡
不歿於揚眉吐氣之年而死於憂愁憤懣之秋耶
以爲坐脫立亡也病實致之以爲定業難免也人
孰知之此又事之未可知理之不可信者安得而
死者而一問之乎既爲文以告之三

筵而歌之曰生乎歿乎誰知其終誰知其始乎禪
乎律乎將老歿而不出乎名乎利乎衆皆以爲可
恃乎歸乎休乎此中不可以久留乎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九

祭羅母文

歲在丁丑小除之夕光鸞遠歸挂搭於鍾山之旅
舍獨坐一室定中悄然忽忽如有所失不知其故
意休戚所關非泛泛者比也越三日羅伯母黃太
君凶訃遽聞乃知聲氣之傷同於骨肉必有先爲
之兆者惻然久之弗能自己爲文以告於靈曰予
與長公戒軒三十餘年爲性命良友投分之始卽
敦微尚不屑不義之富貴辱其身以及其親高堂
二老年迫桑榆皆能樂道安貧朝夕勸勉使我輩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手

知有出處進退之大義家貧親老猶能固窮守節
不敢以一日之養三公易之東賢母之教也驚年
四十有一始知有竺乾氏之學欲割愛捨恩出家
以報罔極謀諸戒軒戒軒知我不以我爲異也旣
從臾之歸告老母老母許之遂飄然爲雲水之遊
晨昏定省付之兒朝夕門閭無復返顧天倫之
樂不得與戒軒共之戒軒知我旣不以我爲異我
知戒軒不欲強之使同也乙亥之臘先母去世予
時雲遊未返附棺附身不無遺憾越春歸里

拘儒多以名教貽議戒軒知我既不以我爲異
無一言以相規是夏先母窀穸齋送畢拜別封塋
浩然長往過戒軒與之永訣戒軒知我終不以我
爲異又無一言以相挽且臨別握手預訂前期曰
上人行矣善自爲計萬一遁跡深山幸以相聞老
母比年眠食日減此人子愛日時也奉母終養當
從子遊矣鶯笑而不答心竊許之別去逾年今冬
還里夙昔交遊淪亡莫保太君以大耄之年久淹
牀褥猶能啖食如常喃喃竟日詔子孫弗休鶯竊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主

爲母喜且爲戒軒幸又私以自悼也豈意日月不
居母儀遽渺三年之內吾母若母相繼而逝耶言
念昔者二十年前予與戒軒志同道合二十年後
轍異軌殊前此之同不知有後來之異後來之異
何妨末後之同今予兩八上有老母皆以壽終下
有兒孫各能成立疇昔久要當無宿諾戒軒與我
異乎請索戒軒於苦塊之下與我同乎當與戒軒
相見於雲水之鄉孰同孰異戒軒自爲謀耳予何
敢越俎而代之謀惟是先慈捐背奄及大祥良

壽母後先朝露舊恨未消新愁接踵固有難爲情
者母行矣倘與先慈靈爽相遇於冥冥之中爲我
告曰出家兒不能久居塵世非披髮入山則善尋
厥所從先人於地下不可復向兒女隊中趨名逐
利低眉俛首以求苟活是予之所報母者如此而
已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主

祭伍母文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
造惟心所造不出有無二途世出世間情與無情
從無始來至無盡際其來也從無之有其去也復
從有而返於無有無無有無有無如環無端不
可紀極嗟夫太君昔之生也其果生乎抑有不生
者存乎今之歿也其果歿乎抑有不歿者在乎八
十年前從無而有在家爲處子有父有母有兄弟
姊妹之倫遂有孝友貞靜之譽在室爲婦有翁有

戚陽堂文集

卷十二

章

姑有君有子有婦有孫遂有孝敬摯別嚴督慈愛
之名末後報緣富盡四大乖離有痛有苦有抑有
搔有呻有吟有吁有籲遂有陀天之可登假淨土
之可皈依六道三途之可作先子在側憂懼交
集不免有佛之可禱有福之可求有法之可問有
僧之可言有藥之可嘗有醫之可託種種皆有究
不知其所以爲有也八十年後形歸枯槁神返虛
無無金臺之可接引無蓮花之可化生孝子執喪
盡哀如禮力主宋儒之教不爲福報所愚斯時也

雖有古佛現生高僧說法安養樂邦泥犁苦趣種

種幻見同歸於無究不知其所以爲無也莊生之

言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夫有有則有無矣有無則有有矣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則有始矣有終矣吾宗之教有無俱遣

始終不立坐斷兩頭掀翻四相又何歿生來去之

足云太君沉疴半載世醫拱手山僧猶冀其生令

僧作梵庶幾消除定業延續天齡蓋因其有而有

之非惑也今乃怡然委順捨報安詳孝子哀毀山

戚陽堂文集

卷十二

詩

僧過而慰之袖出瓣香心念伽陀諸行無常是生
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且道寂滅爲樂畢竟是
有是無畱取末後句待尸陀林七賢女爲下註脚

祭鄭太母穆孺人文

歿節之難也在慷慨於一時守節之難也能從容於歲月古來忠孝節烈之流視歿如歸舍生如遺嗜義如飢赴難如馳或決而絕焉或徐而圖焉其緩急先後之異致猶造車正合轍也昔明之季丹徒明府鄭公一鶚以循良內召初受銓曹拜官未幾神器中傾徇節於南康時方倉卒慷慨成仁世鮮知之正不必求知於世也孺人身出勳臣之裔名居命婦之班先是奉姑歸里旣而聞變閭戶引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妻

決得正而歿穆氏有子矣丹徒有婦矣乃以神人提獎家衆挽留爲堂上老姑膝下弱子勉存視息於人間非其志也毀妝獨處艱難百折六十餘年如一日克存大節見先人於地下其從容就義如此世鮮知之母豈求知於世哉驚投老空門竊有志於名教常考甲申之變南北歿事諸賢多半失傳丹徒公其一也深爲恨事蘭閨貞節坊表遍寰區矣潛德幽光猶或遺之孺人其一也前乎此失傳於國後乎此或遺於其家猶爲恨事孺人之逝

也在丙戌之臘凶訃之聞也在丁亥之春山川脩阻老病不獲臨喪勉爲文以遙誄之非恨事耶言念昔者忝與冢君停莪約爲方外之遊尋與諸孫伯仲同結東林之社欽母之賢飽母之德誠恐抱恨於無窮也表而出之天下後世當有知者蓋棺定論矣哀哉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妻

祀天妃文

河漢江淮謂之四瀆先王祀之視諸侯之禮而海若弗與焉豈遺之哉蓋以海爲百谷之王四瀆之所朝宗二氣之所亭毒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有國之可比故寧缺之而不褻也近代始崇南海之祀尊之爲王未配天也惟閩莆英烈林夫人以孝友之至性踵曹娥之芳蹤歿爲明神精爽不滅應化東南溟渤之間舟楫往來風濤飄蕩顧呼名號若響應聲靈光所屆百神聽命海波不揚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七

輒得安瀾誕登彼岸德澤廣被覃于閩粵閩粵之人尸而祝之若赤子之慕慈母神之在天猶水在地無遠弗届無微弗通遇有所禱神必應之如取如攜由是桑麻雞犬之鄉莫不建廟設像承事恐後崇徽號以配天妃之父復稱后焉是豈有國者之可比哉吾郡之南爲順邑邑之西爲白藤鄉四面距海據洋舸之下游爲海門之北鑰烟火鱗集萬有餘室自啓闢以來古廟巋然在閑步坊每遇誕日合衆迓神莫位墟集歌舞以樂之諸坊之樂

神者相繼而起士女環觀如渚歲以爲常稱盛事焉坊有名玉堂者事神猶謹迓神之日盛飾輿衛張樂設供比鄰坊有加猶以爲未足也復議製錦勒文頌美功德徵言於予予拜首起曰聖人之以神道設教良有以哉國家之德教守牧之政刑所以禁民爲非導民於義者必家喻而戶曉之日亦不足矣而在天之靈冥然默然若無所與於民者民之敬之畏之不啻君親之臨我師保之督我家有父母奉一觴以祝之泄泄焉罔或先焉坊有明

咸陽堂文集

卷十二

八

焉

告惠商大王文

蓋聞聖人以神道設教四祭五祀之外皆爲淫祠
我佛以方便度生六道三途之倫同出陷溺歌舞
倡伎律有明文正直聰明神當信受今大王降靈
茲土作福一方旣號惠商允宜護法生同佛誕當
以敬佛爲心廟邇寶光空爲三寶作主竊見大王
誕日附近居民沿江商旅相尚演戲按歌樂神甚
盛典也比丘米驚住此三年未有所請久與神處
志與神通今願竊有請矣夫逢場雜劇類多鄙褻

戚陽堂文集

卷十二

无

之詞向帳嬌燒乃是姪汚之婦佛固不忍神奚樂
焉不寧惟是梨園之日遠近聚觀大都市井無賴
之徒絕無仁義道德之士涕唾便溺汚穢伽藍剝
啄喧呼擾亂禪定甚至強兵悍卒壞鬼神村而不
顧兇徒拐棍偷僧伽物而難防且廟在西河戲演
東岸若只馬牛之不相及僧宜清淨俗尚頑嚚又
道不同不相爲謀訕謔譏嫌在所不免風波起滅
客或有之神本慈悲道同正大何樂有此不祥之
舉耶事不獲已薰沐致書敬陳利害伏願維持佛

法加庇山門立止戲場遷移別所默啓愚俗勿尚
浮囂拯陷溺以返頽風在此一舉稟戒法而斷血
食俟之他時惟大王圖之

戚陽堂文集

卷十二

三

祭繆西冷文

宇宙間有大傷心事以大有心人當其身受之大無心人旁觀得之於大快心時忽然遇之遂爲千古恨事聖賢佛祖莫可解之因緣上古下今莫可判別之公案將呼天而問之天不我答號鬼神而問之幽冥默默於斯時也無心人就有心者而問焉嗚呼我友西冷歟則竟歿耶焉有母老子幼任重道遠有才未試有志未伸名教中有難了之事業而可歿耶焉有輕財重義慷慨然諾有無推解肝膈寄託吾黨中不可少之良友而可歿耶焉有身爲儒薄章句心嚮佛小聲聞口談玄鄙方術三教門庭不可無之種子而可歿耶不可歿而歿之天乎人乎彼蒼蒼者冥冥者夢夢者不慙畱一有心人於世間爲名教砥柱爲吾黨長城爲三教羽翼乎無心道人出頭天外俯視人寰有此丈夫橫身高臥一息不來大地其長夜乎嗚呼哀哉人非木石能不傷心於我友之行我友之行也非一日矣衡山萬仞延袤千里賓雁飛而不度帝子游而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主

不歸而乃振衣直上鼓勇先登獨立祝融絕頂長嘯一聲將從七十二君游矣中道而返興猶勃然羅浮仙島朱明洞天鐵橋橫空飛雲見日老人石化不移暮令丹成飛去而乃高策長轡風蓑雨笠躡百花之香徑訪玉女於蓬萊四百三十二君望子久矣興盡而返胡爲乎來哉雲滿袖詩滿囊歸棹驚潭貽贈山友雲飛玉立詩擲金聲快哉游乎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乎不旋日倦游還里不旋日仙計風聞嗚呼哀哉是耶非耶有心人如西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二

三

無何有之鄉短歌六章以贈其行用補前日之缺
歌曰煙雨迷津送客舟百年逝水自東流憑君一
具超方眼看盡閒浮四部洲 東海茫茫未有涯
漫從去路問歸期夜來一覺梅花夢正是參橫月
落時 昏曉何曾礙太皞昆侖一氣互西東飛雲
頂上三更日却與桑榆暮景同 鞭鶴驅雲直到
家朱明仙洞積煙霞丹砂九轉無人問珍重開爐
看藥芽 山光過雨淨無塵莫向塵中認法身華
首月明僧定後不知形影是何人 三生石上坐
咸陟室文集卷十二
吹簫風遞清音過鐵橋變化莊周周化蝶去來無
着總逍遙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三

東樵山人跡刪鶯茗

題贈

題畫卷後

梁子升中得此卷於丹霞之老僧筆墨妍媚人物
傀偉不知畫者何人圖中何屬意爲空中樓閣也
細閱其間則煉丹爐雲霄石歷歷可指又似寓內
陳跡非漫無所屬者疑而莫辨出以示予予披卷
觀玩至三亦復茫然不知所屬謂梁子曰宇宙古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三

一

今山川人物一圖畫也時之所值身之所遇或妍
或媿或瘠或肥或坐或頽或旄或倪此眼中人物
也時弗相值得之於書身弗獲遇聽之於塗有質
有微有姓有名可繪而形可據而憑此耳中人物
也書策失傳以神遇之塗人莫辨姑妄言之卽幻
卽真卽土卽賓合塵而岳析岳而塵此意中人物
也此三幅圖畫明明歷歷開闔變化出沒有無於
天地之間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意擬之
而成形正不必有所專屬有指陳是之謂造物

是之謂化工神明莫測變幻無窮山川人物丹爐
碑碣何須更與添足哉悟斯旨也可以語道矣可
以觀畫矣旣以語梁子梁子曰然遂爲跋之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三

二

題畫卷後

昔有家於秦而客於越者三年不返日夕思歸常
登山北望悵然太息偶遇異人怪而問之告之故
異人曰曷耳拉與還家出紙方幅令客自述秦中
山川城郭都邑道里人物之詳及其家里閨門第
堂房壺奧之狀一一如客所指畫既成幅後作一
小舠帆檣槳舵之具操舟之徒罔不備有乃語客
曰子欲歸秦可注巨凝思客如教少選見畫中小
舠漸大如舴艋長年三老舫舟招客客遂登舟挂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三 三
帆乘風頃刻至家恍如旦出而暮入者不知身之
在越也妻子驚喜相見如平生歡畱一年生子乃
別別去取道復尋故處小舠仍泊岸也踵及鷄首
俄然而覺異人在旁閣筆以俟之紙中墨瀋脈池
未乾客以異人爲魅將麾已也辭而出返其逆旅
居亭曰客去已逾年矣由是益爲悵然假裝還里
至家詢之室人信歸如昨憶異人作畫時不爽日
月出所生子肖已殊甚出以語人人盡詫爲鬼物
將共逐之無以自白遂發篋其向者異人所爲圖

畫已失之矣此事近怪有識者咸謂其不經予獨
以爲不然夫天地之大造物之機安所不有昔之
秦人家以畫而歸惡知夫歸者之非畫耶予年六
十有奇窮途孤介倍於前日堅志入山三年而計
弗成還歸東林寂莫無聊忽復妄計擬於水邊林
下誅莠數椽與二三同志人各一丘閉門却掃非
有約不相往來門前繫一小舟僅供迎送非其人
不與載也由是匿影林泉自謂得計計既成適有
客持此畫卷過予索言展卷諦觀心目相契因憶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三 四
秦人幻事不覺失笑曰此鄙人積想所成秦人注
目凝思頃刻抵家時也秦人俗客耳神於畫者且
能如其願而給之予之所謂家固非田宅妻孥之
比方寸中如取如攜身根器界非幻非真卽無卽
有安知畫中之屋宇人物山林舟楫之類非造物
所本具乎請與客各分其半攜手入林與畫中人
相見於無何有之鄉假使異人再來衡山復起亦
閣筆以俟之矣遂題以授客且令善爲之藏無使
他年發篋失之也可

題神樓圖贈熊劔文

古良醫之用藥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循實立名靡不各當術中有所謂神樓散者其義奚居蓋人受命於天成形於地四合而生成二氣和而壽考反是巖居則燥穴處則濕南方患暑北人苦寒風氣使然病乃得而入之善養生者莫神仙若而神仙所好者樓居非以其高出塵寰俯視惡濁寒暑燥濕之患不得而中之哉雖然此第人閒樓閣耳若夫出太虛超物表上則爲梵王帝釋之宮中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三

五

則爲洞天仙聖之府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區區頑仙方士之流又烏得而居之是所謂神樓也昔人方立名其理之至神術之至高者乎予向不樂塵塗掉臂去之入於懸崖絕壁不數年而藏府焦幾顏色枯槁廢而返矣既歸東林之下水倍於地上漏下濕居久之四體癱痠腰脊攣急伏枕百日自斷不可復起客有熊劔文者來自豫章懸一壺於城中人莫之識待兒聞之往謁請命先生欣然就我診視良久曰

且深矣幸未膏肓可藥也雖然匪參耆不可時參

價大湧東林貧莫能辦以資告先生惻然良久曰易耳易耳予囊中僅有不忍爲高僧惜也器以相贈且繼以藥石湯飲九散朝夕迭進一月乃瘳先後所費不貲先生高義弗取厥仙疾已了無德色異人哉異人哉予旣能起徇旬還里里中人爭來問訊叩其所以得生者惟先生之德衆皆異之願見先生先生之風結如霄漢渺乎不可企及矣遠近相傳以爲盛事李子仰希妙齡好道善爲丹青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三

六

聞先生大義景而慕之繪作樓閣臺閣山川人物之狀以况先生之高圖旣成出以示予予升而受之將致先生已而披卷尋思謂李子曰此市人間綺麗之所烟火神仙所居非神樓也請更圖之李予默然久之曰得之矣得之矣乃淨去鉛華淡撥水墨作諸天樓閣縹緲空中其下則聖僧數輩注目凝睇於波濤洶涌魚龍出沒間所謂神樓者大僅蓮實筆畫毫芒細如藕絲尺幅中間畫三千大千恒河沙界若佛若仙若凡若聖莫不具足

方寸地常綽綽而有餘納受無量無數無邊法財
度脫無量無數無邊疾苦成就無量無數無邊功
德其神樓之謂歟其先生之謂歟昔人製方立名
之義惡足以盡之既受二圖命工裝潢舉似同人
無間知與不知視斯圖也如見先生於乾城海屋
聞望之而不可卽卽之而不可得名之邈之而不
能攀歸共萬一也此先生之所以爲高也後之觀
斯圖者當別具一耶爲先生更進一解

題出指堂

標指見月是月非指觀指爲月是指非月指之與
月互爲是非既失月輪亦亡其指惟離二執故能
出指非指當日世尊指天指地後來按指海印發
光均茲妙覺覺公力生出指月之門亦當出指月
之指此指一出性月當空天龍俱厭落得一場憊
懣又何有於是非書此以贈莫怪豐干饒舌

題虎泉畫

此故人吳虎泉筆也虎泉予昔爲貧賤交相見甚密輒以蘭石花鳥見贈囑予珍之曰恐他日不可復得也予初不之信所得雖多視之不甚惜常爲識者取去虎泉旣貴蹤跡漸疎縱一握手匆匆而別求少坐道故伸紙揮毫絕不可得矣予晚歸隱深山虎泉客京師片紙尺幅世爭寶之唯予一無所有始憶前日虎泉之言信其弗謬偶從友人遠霞壁間見此遺蹟烟雲淡蕩水石掩映之外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三

九

如觀其人夫畫幻物也作畫者幻人也藏畫者觀畫者幻見也虎泉幻化久矣予乃從幻說幻又幻中之幻也知其爲幻向者失於虎泉當面錯過可以無憾今者得於遠霞覲面相呈又不可以無說遂通其首幘

題趙松雪畫圖

趙松雪學士以丹青人物冠絕千古初年畫馬深得神骨之妙旣入三昧畫之所見無非馬也夜輒夢爲駿駉銜勒鞴鞋備常馳驟之狀松雪患之質諸高僧之有識者僧語之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胎卵濕化悉由心造公生平專志於馬精神性命深入其中求不爲馬得乎松雪自是改其所好惟寫諸佛菩薩妙相後竟以此證果生天卽此可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三

十

則種種法滅彼畫馬而得馬幻也諸佛菩薩亦屬幻見證果生天烏知其非幻耶有智主人兩俱不取也此卷乃松雪真跡刻畫登瀛諸彥千載後披圖懷古面目如生真神筆也昔房杜十八賢攀龍附鳳應運而興三日更香直宿閣館恩遇優渥文藻輝映可謂盛矣孰知今之所見非昔之所夢乎人生世閒譬諸畫中影像一真不留止存幻跡富貴功名亦猶昔人之夢爲駿駉耳趙子葵勸吾黨之傑也購得此圖什染珍藏不啻拱璧令予跋其

後松雪趙氏遠祖也固左藏之家廟永爲世守後
之閱斯圖者當於筆墨之外思所以爲不朽庶幾
乎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四

書

東樵山人跡刪驚著

與友人書

驚鄙人也賦性耿介不欲受人過情之譽不敢加人以已所不欲之施承諸公不我鄙夷置之清散之列處以名山使備灑掃敢不晨夕刻漏以待籃輿之至惟是往來過客日焉如織不知者輒以大師相呼私心不悅甚於鍼芒之在背也欲視顏受

咸陟堂文集

卷十四

一

之耶恐蹈違已之愆欲直言面拒耶慮獲罪於君子計方外知已無公若者請快言其不受之故乞爲傳達俾無見加幸甚幸甚最上之得爲大師者乃如來之嘉號也如來受記燃燈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指天指地曰惟我獨尊然後棄金輪王位現比丘身忍饑雪山歷盡苦趣方覩明星成正覺坐菩提樹下度脫有情爲天人師其所說法得聞一字如飲醍醐當下解脫末後結集爲一大藏教流傳至今如日經天照破黑暗有目共覩此之

咸陟堂文集

卷十四

二

謂大師今古一人而已其次則文殊師利法王子曾爲七佛之師靈山會上智慧第一此大師之長子也其次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傳佛心印續佛慧命一花五葉馬駒踏殺天下人此大師之孫曾也其次五家門庭建立宗旨彼此發明相爲表裏紹其燈者各授祕密法乳淵源此大師之雲仍也其次前輩諸祖旁敲正擊撰出一千七百則葛藤公案爲後人參學舟航此則大師之苗裔也其次則當今諸方坐破蒲團打破漆桶具佛知見成佛知見親遇作家當陽受記此亦大師之眷屬也從上聖賢成佛作祖福慧兩足名實相應至尊無上矣予何人斯而敢當此江河日下法社垂秋乃有一種魔王現世不信因果不守律儀攀援權貴蔑視諸方據室匡徒明目張膽蕩檢踰閑肆無忌憚是之謂大師謬達空機無因果者也更有一種頗知向上不遇作家希圖名利把髻投衙得箇印據視爲奇貨公然衣錦還鄉教壞人家男女是之謂大師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者也更有一種不

習禪定不烹師承耳目漁獵東卜西度轉得一兩句儻侗機緣頌得一兩則疑似公案自以爲是揚着瞬目旁若無人是之謂大師家先作祟認賊爲子者也更有一種獨坐人我山沈沒生灰海操同室之戈矛設平地之陷穽不顧公論妄生我執尚自言我得一行三昧是之謂大師師子身上蟲自食師子肉者也此數公者非當今所稱爲大師耶異口同聲直至不疑之地某雖不肖頗知自好矣其敢尤而效之乎殆有甚焉者近見魔家眷屬披

威勝堂文集

卷一四

三

佛衣違佛制誦佛言壞佛教目無魚魯之識心有蛇蝎之毒過屠門則食指欲動聞歌板則魂魄紛飛如斯俗漢曾市井小兒乃自號於僮行曰我某甲大師意何無羞惡之甚也天下事有昔之所尚今之所鄙昔人得之爲榮今人受之則反以爲辱者莫大師若矣鄙人羞與若輩爲伍不忍流俗之見惑將去而避之倘諸公見原彼此相戒慎毋以是名加於不屑不潔之人更毋以是名加其所不屑者佛法幸甚老僧幸甚此外別無所

呼牛應牛呼馬應馬唯命是聽否則索我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惟知已察之

威勝堂文集

卷十四

四

與自破師書

一別五年韶光如駛弟老矣齒搖髮白衰相百出
老兄康健何如聞住匡山月影巖得箇歸宿處視
弟飄泊無依真不啻天上人間也我輩晚年止有
入山一著餘無別路可行嘗笑當今山人不過世
閒清客身雖住山心遊城市其閒優劣畧有四等
多由名心未忘也其上則飽粥飽飯敷蒲團坐磐
石挺起脊梁束卜西度自謂寒巖枯木此住山而
博禪定之譽也其次則隱几青山目送白雲閱外
戚陟堂文集卷十四 五
典數篇吟詩數韻長嘯一聲自謂曲高和寡此住
山而博風雅之譽也其下則鑿石火汲澗泉與二
三道伴閒談消日送客出門閉寮高枕勦齏鼾睡
直至日出三竿自謂無事於心此住山而博清閒
之譽也其最下者名雖烟霞實則城市下山乞緣
終年不返山中茅屋蛛網重封石面苔痕蝸錢篆
徧自謂垂手入廬此住山而博隨緣之譽也夫在
世而求名譽尚且不可況住山乎老兄是世出世
閒第一流人物定有一種生靈行一路不效

輩之蚩蚩者何以教我弟今寄食丹霞正尋活計
而不可得萬一名山謝客來春結束當入匡廬與
老兄落艸盤桓於月影巖邊且看是月是影憑公
和盤托出却恐落在第二月也笑笑

戚陟堂文集

卷十四

六

興東林諸子書

人生斯世他無可樂所可樂者作朋侶應求山水
名勝耳向在東林日與好友盤桓未暇登眺一入
丹霞愛其巖壑之奇絕故山想因念造物有所分
予南閭浮提爲關陷世界昔在東林有朋侶之雅
無山水之緣今入丹霞境勝人稀不免離羣索居
之歎欲乞丹霞移歸東林與諸子同住無奈山靈
倔強不我許也茲復轉計擬向東林乞二三好友
來就丹霞共享山水之樂未審能見許否如云水
歲陟堂文集 卷一四 七

真一眼

與吳芥舟書

士生今日無間在世出世處處隱顯無二致也今
之簞仕者必欲宰劇邑據津要而後快爲僧者架
大屋養閒漢盡人願之二者固能損己且復無益
於人爲其不識時也山僧與芥舟爲好友生平惟
以道德相知性命相照今春別後常竊自念曰願
芥舟得一安靜巖邑可以遂其清高芥舟視山僧
爲何如人非不欲其得美缺獲重名而享厚利揆
之於時實有所不可耳別後一病半年幾致不起

歲陟堂文集

卷十四

八

郎報南來山僧適去香山養病於弼唐之亦巷令
弟至似以沅江爲歎予笑而解之曰此造物者所
以成芥舟之令名如山僧昨日所願也聞沅江雖
小民淳而安地僻而閒無催科之勞無訟獄之擾
無迎送之煩無盜賊逋逃之累可以養廉可以學
道公事之暇屏山面湖目送蜚雁彈琴讀書門可
羅雀芥舟得此清福受用不少予老且病不能與
時爲俛仰輒思匿影窮山雖假我珠林紺宇有所
不屑亦此意也老景日迫相見無期惟冀努力崇

德勿以邑小人稀而生易忽之見酒色財氣四者
仕途鴆毒可以戕身可以債事可以墮名當以道
眼照破毋忘臨別之贈拙詩奉寄情見乎辭錄於
便面出入君懷袖如見故人

與海南王晉子書

渡海還山倏焉四載歲月蹉跎犬馬齒長行腳筋
力大不如前夙昔重來之約恐不可踐矣別來想
多佳勝聞問久疎瞻望時切每於此中同學屈指
海外人物惟說項斯回憶向時車笠追陪訪高人
於林下檳榔紅荔枝赤剖椰漿剝蘆笋微月照軒
窗僧夜話此時此景豈可復得耶敝友羅戒軒入
關相見談及喬梓快挹高風屢以區區爲問世外
枯禪久見疎於朋黨不意舊遊還相念也感愧感

愧秋期伊邇居士此來豈屬等閒一則省觀一則
應舉侍絳帳而履青雲一箭雙鵰定不虛發關中
人當側耳以聽拭目以觀之矣聞戒軒云文旌不
日見顧別來緒結得一夕盤桓何幸如之惟是山
僧掩關日久枯淡成癖稿木濕灰不堪晤對兼之
室如斗大僅蔽牀席徒衆散處蛛網當門倘高軒
臨屈青蔬赤米或見諒於高賢然褊隔繩樞慮莫
容夫車騎奈何奈何我輩神交不拘形跡望州亭
烏石嶺相見了也豈待握手謀面乃快平生乎遣

徒大機親來奉候彼欲還里省親舟車之費貧難
自辦尊公署中人便鄉旋許以附驥幸甚幸甚

慰陶握山書

不意老弟遽有西河之戚昨暮關中聞此奇變草
草作字付梁十四兄奉候且囑之曰幸毋卽達恐
傳者妄也承答果然悅歎久之慮老弟天性孝慈
未免哀傷過當特遣人奉書致慰乞鑒其愚少寬
譬焉憶前兩載老弟以異夢相示至今箇中尚存
故紙今日事弗獲已請方便妄語說一夢事弟還
信否前數夕夢中行脚杖笠出門忽遇山窮水盡
四顧徬徨正問渡時適遇長年三老拏舟至岸大
楊其鵠首曰借路還家遂附焉旣登舟有客荷重
擔挾詩書招手而來視之面善憶向日會同旦過
今忘之矣亦附焉舟遂發潮汐上下風濤出沒夷
險備嘗中途遇一童子亦來附舟旣共載執禮殊
恭服勞猶謹日夕發舟中書讀之一過成誦不遺
遂與載書之客約爲父子客甚喜予嗤之曰客胡
爲爾予與若及童子均附舟也一朝抵家視日月
延促道里遠近笑而別矣未幾中流遇風艤舟近
岸隱隱聞鐘磬聲仰見珠林紺宇巍然古剎也予

遂舍舟登陸拉客與俱客方吟誦弗予顧也舟中童子隨而喜之將就陸矣客止之曰予舟甚樂書可讀祭可炊財可備有無將與汝共之胡遽別我童子笑而謝曰客無乃癡耶客所乘者舟也浮於江放於海輒有傾危之患遇崖則壓遇風則覆遇石則破遇吞舟之魚則齧粉矣客亦安能長讀其書保有輜重哉遂去不顧客尚延佇掩泣去畱莫決舟人利其僱值善言慰之予口占一絕以贈舟中之客曰相逢借路共還家水盡山窮日又斜童

咸陟堂文集

卷十四

三

子也知歸去早可憐飄泊作生涯此是山僧夢中說夢作夢會不得作非夢會不得夢與非夢請問五十成名客江邊獨老身是同是別老弟再來人既悟前因知不我罪不惜一番絡索聊以相慰幸毋日渠似引人落水故作搖曳態令人忍脚不住也呵呵

致公友陶崖山書

年月日世外友人成鷺致書於故友崖山陶子之靈曰古德有言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予謂不出家亦大丈夫事非聲聞緣覺之可比黃面瞿曇不能挽維摩出毗耶東林長老不能致淵明入蓮社江西馬駒不強道玄棄妻子出家與否各從其是不必牽之使同也予難染有年未常一語要人使棄所學而從我惟於老弟分中則區區之心輒不能已常以不近情不入耳之言苦相勸勉則何以故蓋出家之緣人緩而子急人難而子易人迂而子捷其說有三適來適去不昧前因而日本來曾無損益一也二親皆一子殤祖眷屬無緣恩愛易割二也名場永辭嗜慾早澹脫屣紛華性成習近三也回憶昔者歲在丁巳夏之五月日月薄蝕大地陸沈鴻鵠驚棲狐虺跳擲時予與子各乘鹿車出於火宅方期攜手同歸既而中道分轍予則西面子乃東轍此時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則否壬戌秋子過予曰予向夕夢入招提一

咸陟堂文集

卷十四

四

室聞然無主散步行吟於堦下意若有所待者既
寤猶憶五十成名客江邊獨老身之句此何祥也
予笑而解之曰招提何地居亭何人五十何時江
邊何所是宜早決時節至矣子猶猶豫以釋子爲
辭至丁卯夏遂有西河之變夢中獨老之句適符
其占予時掩關未出致書相慰且諷之使行子答
書曰亡子殤殂萬念灰冷秋以爲期當踐前諾未
幾入關相見復以繼嗣未定爲辭其猶豫如故盤
桓信宿而後別去此時又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

則否去年春擇族子之賢者入繼宗祧方冬命之
受室將屬以家事飄然爲五嶽之遊今夏書來拉
予俱往予心許之竊嘉其行願堅其志當無食言
矣後患蒸暑寬以高秋啓行有日竟以肺病彌留
遂不復起此時亦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則否前
後諸緣往往垂成中阻始由信之不及也其失在
子旣由勸之不力也其咎在予今則去之惟恐不
速也過將誰任乎嗟夫造物者何奪我良友之速
乎雖然八識田中未酬夙願三生石上知有前期

際此正法陵夷慧命如絲之日當復有人起而繼
之予老矣無能爲也自今而往勉存視息於人間
待子再來重尋舊侶把手還家當未晚耳願子識
之母忘今此之區區仍效從前之杳杳也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五

東樵山人跡刪鶻著

尺牘一

與海雲方丈

道德名利便安三者自爲勝劣不妨法界之大海雲一期建立當以最勝自處頑牛懶惰無匹自甘下劣虛却中間一位還與世人令自取辦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大家逢場作戲世界差不寂莫耳偶錄師子頌於扇頭綴以奇香致諸丈室願師子哮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一

吼闡揚宗風流芳法社也何如何如遙致一問請下轉語雪山今朝悟道海雲今朝出世東樵今朝百衲蒙頭堅坐不起且道三箇聖凡各行一路是

同是別

與蕭志三

昨行乃分所當爲情所難已公乃區區於飲食非知已也旣蒙賜不敢辭拜而受之爲衆僧一餐之供大家歡喜一人慙愧

慰友人失意

我輩生今日立身師孔爲文追秦漢作詩尚風雅舉業遵慶曆數者皆爲造物所忌以其不識時務故也弟年來落魄無聊大都坐此軼軻一生亦自甘之耳不敢改轍與公同病能相憐否何時晤對念之惘然

與熊劍文書

臥病月餘生平知已視同秦越蒙大菩薩破格相爲仗義輕財求之今日不可多得病夫何福得逢鮑子耶計前後破鉢不貲心甚媿赧誠恐一旦不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二

答友人

病鶴失足於虞羅上人憐而收之恩養備至日久弗承權輿病鶴窘矣不得已求食於外主人意其不返也責以負恩病鶴無以自解笑而已鸞鷺白矜儀羽翱翔雲霄之外一旦戢羽羣中垂翅腐鼠之嚇猶自號於衆曰吾非梧樹不棲非竹實不食

也天下其誰信之偶舉二案請公評唱

東東林諸子

市人有弄猢猻博米作活者數年一來得粟十鍾
一年數來不過升斗一日數來訶斥隨之矣老猢
猻來此數數幸主人賢不見訶斥猶受升斗之賜
屢足之道獨能無媿於中乎赴此秋高氣爽正好
領著猢猻別求作活冬間再來未知尚有抄撮之
獲否一笑

慰海雲首座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三

臘月三十日到來大人不免娑羅雙樹閒脫去古
佛猶然所恨海雲法幢隨建隨倒遂致華亭船子
適去適來從此土曠人稀知音者少大似雲崩日
落顧影自憐徐稚欲來二豎尼之秦失往弔三號
遠矣此日那伽大定常存不壞真身他年內紹功
勳賴有初生王子縱使心衷罔極當知聖諦不爲
復願來師

山城咫尺不相聞問未審比來操履何如擎木至
云已受海幢記荊且驚且喜大廈將傾賴有梗柁

豫章爲之撐柱樗櫟散木自分不材甘老山澤用
舍各自爲計耳承手翰見訊深感遠念年來賤體
多病城市無緣林泉有興子復禁足不出誠恐相
見無期雖然水在盤中月在天上未始無覩面相
逢處區區形跡離合不足道也厚惠拜領雀舌馬
牙受享清福不少

與哉明師

無心道人近有健忘之病雖極關切事放下等諸
流水擎木至云公昨臨別時畱下一筆囑作古風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四

詩回憶惘然乞便示及庶得踐言數日經營破屋
爲今夏安居計無事望見顧作竟夕談

徵繳笠索角黍

蹲鴟未飽石燕羣飛悉盡歸路之中轉乞西河之
蓋五絲角黍請與簪笠俱還九節菖蒲更枉籃輿
共賞

客人借書

年來懶情成癖葛藤故紙束之高閣久矣今夏蠹
魚安居其中自謂可以飽食過日忽聞客來借宅

不免一塲憾慨令扶宅俱來僑借宅者仍歎人前轍彼當三處安居欣光不奈之何若爲修治房舍則無安身立命處也一笑

住大通與城中諸友

弟散人也懶惰成癖暫住古剎無異空谷望羊石如蓬瀛阻鷺潭如弱水二三知己往往買舟相過一茶之外別無可以留賓者興盡而返送至江干一揖而別無復過城答拜鮑子知我懶也或能以格外恕之則此間可以久住長爲農夫以沒世萬感勝堂文集卷十五 五

一造物見妒今一敗興俗漢責我以逢迎之禮則腰包出門別求活計何天不可高飛耶拙計已定質之老兄以爲可否

與而卓西堂

幾欲到城相訪奈久嬾之性一入郭門便覺兩足蹣跚徐疾不能自主所謂久別城中禮數疎也知我如公當不見責語二三知己望爲一語以爲慰庶得去住自由不爲世諦拘束間雲野鶴將終老於林下皆公等賜也一詩奉呈乞鑒區區

與羅戒軒

今望先生近有萊蕪之窘不肖作監河之乞有血性人忍坐視之乎彼欲得一金付其弱子作活大地茫茫無可與謀謀之徹骨窮漢亦大奇矣窮漢不能獨任願與兄各分其半成此一段奇事媿天下之爲倉中物者許之否窮漢已許之矣

報人索字

早起寒甚強書報命十指如懸椎秃筆如做帶殊媿塗汗聊塞責耳稍待晴暖當圖一晤

感勝堂文集卷十五

六

與伍秋農

明日不還大通在梅園過冬煮赤米啖黃齋布被策頭靜觀一陽來復亦快事也惟恨餅無貯粟不能爲無米之炊求惠脫粟數斗成就窮漢一段清福古云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公以爲然否

與黃鏡心

聞善人吉宅大作佛事轉一藏金經般若放光卿雲呈瑞真希有也爲之助喜弟近卜居大通駕來

省幸一見顧畱住數日聽松濤觀烟雨亦快事也

與香山諸子

一別兩年氣力精神大不如前昨忽有大通之行
真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也僧從東林來得悉諸
公起居清勝深感種種護法不勝歡喜住大通後
從此多事拋却蜜果子拾得苦葫蘆庭前生瑞草
好事不如無山窮水盡時未免累及知己足下得
無馮婦見哂耶

答雙桂大師

戲陟堂文集卷十五

七

世間有三種病痛最是難醫曰俗曰貧曰癩比來
因懶得貧因貧得俗爲大通粥飯之計不免借資
於管城終日鹿鹿不休惟未入城耳安知將來不
爲造物小兒驅之而去耶三者相因世醫拱手大
醫王何以藥之承示知有問症發藥之意深感垂
念何時晤言

答僧

至人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倘或滯事執心兩俱無
得

元日與雙桂大師

新年佛法與世諦流布大通破院一頭頑牛不牽
繩不拽耙日出三竿鞭驅不起世界之大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且道與佛法世諦是同是別望空頂
禮遙受痛棒專遣小犢親來領去偶和佳詠錄呈
法座還作文字會去得麼

借筆

毛穎老且髡矣久已封之管城不堪復用中書門
下當有新發之雋求機數員備供指揮伸紙延佇

戲陟堂文集卷十五

八

借米

今早粟瓶作怪扣之錚錚有聲無以實其腹塞其
兌惟仰屋耳戲作庾詞呈笑禹湯文武鳧繹龜蒙
玄纁黃絹豆區釜鍾請叅

借錢

空拳坐窘窮寇合圍四面受敵無計策應乞援於
大國借我銅甲軍三千名以備緩急解圍後富照
數撥還不敢久稽有損軍實

與程維翰

鯨介羣命承典解網之慈閭愚民視作奇之
貨衆生定業難逃小人冥頑不靈至此大易謂豚
魚可孚似虛語耶一歎淨檀綴復貯之記室後來
美事不少便當相聞

再與程維翰

今早略施權巧校人憐然轉念豚魚可孚鱗介再
生矣望駕一來快觀圍圍洋洋之得其所也池頭
延佇

與胡大靈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九

諸子大癡欲求佳筆老僧大猷代爲之請老弟大
慈悲能滿衆生心愿耶來紙乞納下待興發時方
便爲作一兩幀不相催迫也

與鄭珠江太史

古德云學士閒半日老僧忙一天此是俗賓逢俗
主昨暮相見却是閒忙俱遣雅俗雙泯不妨賓主
奇特若作世諦會去錯過不少作聖解會去錯過
亦復不少畢竟如何折合待公再來木樨在下款
欸商量

答僧

兩處門庭且喜有主但未密空生果空覺王誠覺
否遙致一問憑師傳語年來癩拙成癖所委文字
不敢固辭不能多及聊出一篇勉應來命年年歷
金線大都如是莫怪貧女慵拈針黹也呵呵

上報資和尚

大作垂示法音宣流頑石點頭疥癩布寫連時病
作未得恭詣法筵頂禮鳴謝偶從藥爐邊搜枯奉
和漫成四首錄呈記室乞有以教之滿擬荔子垂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十

丹時奉迎法駕屈臨荒寺日者節屆端陽大通烟
雨浪得虛名此時士女雲集歲以爲常從晨至夕
往來如織塵坌堦除縱橫几席真覺熱客惱人刻
欲避而去之屈大象而遊免徑似非所宜聊具荔
子二筐暫充法喜之供俟襪襪屏跡荷花吐蕊時
請更卜日掃逕擁帚恭候慈航祇聆塵誨當不見
却耳

與楊式公

聞有疑運斤之語謂有少補於澹山非通儒之語

也莊生寓言十九取譬者多蓋以人之相知貴相
忘於形骸之外故能當機而投逆刃而解是即大
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之旨也斧之削也班
倕之能也郢之正也陽雪之和也彼以二語附會
成風固哉小兒強作解事一嘆

答雙桂大師

數日士女雲集大通幾至陸沉今稍息耳荔枝尚
有數顆在樹早晚爲鼠雀所耗明日見顧可供一
飽遲則傾筐罄之矣梁王老詩序見委大類嗜茹
咸陟堂文集卷十五 士

與羅戒軒

鄭今望古君子也固窮閉戶不事干謁篋粟屢空
爐烟長冷日惟忍饑著書妻子賢甚相對了無慍
容予愛之敬之媿綿力無以爲助今住大通相去
遼遠不見三月忽聞已作翳桑之殍爲之悲悼數
日惡作往往輟食當今第一流人物乃遭此第一
等不淑造物者固不能辭其責我輩反已能無內

愧於心乎佛山知交不少竟無升斗之貲起窮士
於溝壑猶可浩歎絕交論不可不再續

上報資和尚

荔枝生於孔道者半飽熟客之腹是以早收一株
托根幽僻幸得全其真味久之香越林外恐爲有
力者夜半負之而走傾筐罄之再獻左右方之前
日生熟酸甜不無差別明眼大人驗過何如

索石

平生堅癖不減米顛聞有怪石必思致之日來修
咸陟堂文集卷十五 士

與林梅村

向暮造謁得詠佳作還山幾日齒頰猶津津有香
氣未知再得班荆共商風雅獲窺全豹否承許授
粲瓶鉢生色如約走領并拙作奉呈當發一笑也
何時過我延佇

又與林梅村

日來文通堆案蝟集山積應酬不暇尊委竟遲至
今想見原宥耳初擬各體俱錄不意七古未畢紙
已盡矣此中多不合時宜之語乞爲祕之大通早
熟失收外無盤米內無生計昨承布施今已空甕
不可復請且得立定脚跟與二三徒衆食粥飲水
不化緣不應赴不攀援於城市看造物主人尚有
轉瞬處否獨有一事不妨豫爲之計迄今大火已
流授衣將及同住僧行多半赤條條一絲不挂今
冬風雪近海殊甚何以禦之不已謀之知己宅上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三

質店想有破舊綿襖不值錢不堪用者求燭掌櫃
尋覓兄惠數襲所欲得者實賴禦寒不求精潔不
擇僧俗皆堪補綴成衣所謂青州布衫重七斤三
十年來成一片也何必白龜屈胸耶公爲世外知
已應有綈袍之戀故不自郊便字奉商倘蒙賜諾
請俟明日遣人領回打洗換補衆手成衣寺中徒
屬得藉挾纊之溫實拜吟律之賜甯神幸甚

與胡大靈

聞老弟近有銀燈之戚爲之愕然我輩晚年骸軀

在世有室家之牽出世有徒衆之累恨不能舍而
去之老弟今無牽帶正忘情入道時也獨念幼穉
兒女呱呱以泣內外親戚嗚嗚臨弔未免櫻情置
之勿復道也久嬾不到城市弟所知者未能握慰
然亦無可爲慰在達人道眼視之莊岳一擊猶覺
多事况世諦耶一香遙供納之

與黃葵村

不見一月忽易葛爲裘人生幾何多被寒暑推遷
銷磨意氣念之惘然林下無聊偶和前日來韻及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古

長公古風錄呈記室堪噴飯否

慰邵俊公丁內艱

遽聞凶變太夫人奄棄榮養往生極樂歎惜良久
伏惟居士純仁至孝嬰茲大故苦塊中似難解於
哀慕竊以太夫人夙植善根安時處順寂滅爲樂
固不等於斷常孟孫才以善喪蓋魯當有出於恒
情之外者羔柴泣血仲尼目之爲愚先王制禮不
可過節昔有明訓萬祈抑情節哀勉加飭粥保齋
顯揚遺體慰甚望甚本擬躬詣素幃祇申禱奠年

來老病侵尋難於跋涉專遣徒衆趨謁誅詞一章
奉獻覺位聊致教外荒唐之論不敢以世諦相質
也鑒亮鑒亮

復化州廣文李彌侯

山澤之臞文質一無可采兩承高人盼睞遠札見
招駑駘欸段不敢不努力馳驅以報知已憶前數
載先生在連時弟年雖邁而足力尚健遊興未減
慨然欲往而終不果行者因緣未湊耳今老矣志
氣日衰筋力日憊雖有登瀛之召不能赴矣辨州

麻陟堂文集卷十五

圭

名勝昔日經遊立石江釣魚臺至今猶在心目况
有高賢秉鐸茲土山川應爲增色豈不欲買舟來
踐前諾但以久病之軀譬如蹇驢疲馬不堪鞭策
雖欲強以登陟未免蹶躓之患但得不銜不勒散
誕於溪山水草閒足矣他何敢望草草報復

與徐鐸愚

嬾性不入城市平生知已彼此不相往來水在盤
中月在天上無時不見光景豈以形跡哉前承佳
詠見寄屬和多時未有人便置之耳茲錄出呈教

并和諸公之作付侍兒送覽堪發一笑耶何時少
暇遞我快所欲言嬾於筆墨諸公望遍呈去

與羅蘿石

久不遇我想此時籬菊盛開有餐英泛酒之樂嬾
人閉戶不出盆中所植尚未放花先有零落之態
恰與老景相似名園中當有餘芳肯分惠一兩本
耶延佇延佇

與雙桂大師

昨茱萸會愚關老人拋在無事巾裏意華林必有

麻陟堂文集卷十五

六

大故後聞人言乃往應香花不暇及此耳梵音清
雅令人樂聞大寂光中想應側耳解頤一笑

答饒平廣文容西渡

弟嬾人也大不理於流俗得半把茅送餘生足矣
去秋忽作妄想擬借名園爲匿影計還復尋思古
德有言山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實不宜是以
中止別後有大通之請姑勉就之住此一年絕跡
不到城市望羊石如蓬萊阻鷺潭如弱水亦以成
吾嬾耳貴伴遠來得接手教具悉宦况清勝深荷

存注喜慰無極先生此行聊借還於一鵝鵬程遠
大殊未可量弟如斥鷃鷦鷯之翔翔蓬蒿飛搶榆
枋自謂飛之至矣復過望於垂雲顧我耶解鈕歸
田再丁前約不敢更作妄想矣雖然月在天上水
在盤中無時不相見豈必以形跡爲哉香浦贈行
補作一章自書鄙懷並述夙昔之誼非敢言詩也
過目置之幸勿災梨

與海幢首座

快聞大樹垂蔭南天誠非樗散之可比亦曾憶有

戒陸堂文集

卷一五

七

豐樂郭駝不比年錐子也無無可爲意寺中石榻
金剛經一卷并書獅子頌一篇以贈金剛欲其堅
利也獅子欲其雄猛也以堅固之戒體秉犀利之
慧刀發雄猛之機用天人肅立凡聖交參不妨奇
特大通老矣佛法不現前不能成正覺當堅坐道
場息影樹下旁觀海幢建立不負昔日相期之意
固所願也

答廣寧蔡明經

指代之年不堪負耒聊代耕於硯田磨給僧參管

諸不萌枝上剪彩爲花僅成形質却無生意永謂
過當不敢任也

慰李廣文內君卒於旅店

頃聞尊夫人駢驚西去廣柳南歸木石無情不禁
愴悼欲遵世諦僧制格之遙望竟旌悵然神往竊
念古人以宇宙爲逆旅光陰爲過客縱令屬續閨
中亦遽廬耳莊告之擊所以能爲逍遙之遊也幸
以此寬譬圖南伊邇豈復更爲兒女子態耶抑情
加餐爲道自愛心香遠致乞鑒區區

戒陸堂文集

卷十五

六

與楊式公

遊山雅事也乞緣俗甚得心應手俗者雅矣束手
裹足雅反爲俗公能爲我轉俗爲雅乎舟車所費
大林一葉耳慨然幸

與霍西牛

入富春如入寶山目眩心悸欲取不能欲舍不得
只得一場懨懨歸至沙口夜半舟破幾有過涉之
災豈山靈逐客耶到大通數日爲之不快未能作
記容補之途中奉寄一律錄呈當悉遠懷不勝吾

菟裘也倘與此中有緣買斷竹溪無別主且有成
就終始之人尚能再來否則徒托諸空言老年往
返跋涉殊不易得止添得數首垂詩無益也吾兄
以爲是否

與張明府子白

寓跡人間勢不免於沾泥帶水時刻爲尋山終老
之計前已面陳非妄語也昨到陽春覓得一巖卽
欲放下因緣未就姑歸而聽之造物拙作奉答并
春遊詩呈教鮑子知我乎

咸陟堂文集卷十五

九

答人促文字

我有兩我一禪定我一文字我凡作文時須聽
禪定我放叅方便從史伺其懽喜管城君乃敢受
命來論不無欲速姑俟之得請乃報

答霍西牛

歸路舟破幾有過涉之凶高興索然如冷灰忽接
手教見招蓬萊可以飛渡武陵許以問津不覺冷
灰復然卽欲結束與諸公同來但今結夏在即僧
制不得出門請展期至初秋解夏後乃踐前約何

如不悉不悉

慰雙桂大師

頃聞雙桂林中折却一枝嫩桂驚歎良久知明眼
大人定能以幻泡視之無可言慰偶念昔年作一
創論不妨舉似云善男子世出世間有三種福緣
一者出家早二者問道早三者捨報早前二種福
人盡知之末後一種則皆諱之謂之不祥孰知佛
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往往先勤後倦進銳而退
速漸至晚年理不勝慙志弗帥氣流入他勝不自

咸陟堂文集卷十五

三

覺知反不如報緣早謝俾正信不失隔陰不昧翻
身再來出家問道猶爲未晚此乃不幸中之幸也
鷲年迫七旬行半九十蒲團上衲線下綿密工夫
大不如前早晚待盡惟恐前路遄遄山窮水盡未
知如何資幸中之大不幸者不意三歲龍駒竟先
驚駭病骨而逸也煩以此旨達之覺靈當首肯之
俟我於渥洼之上

復鄭給諫

昨詩寄懷有九棘三槐之句聊取比對非著意出

之不意珥筆清班一旦置身臺諫前言乃爲之兆也北雁南來得接大教深荷存注屬頭密約靈山囑累打成一片何患一席坐具頃刻不爲金地耶貯之懷抱足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容勉強也是否

與僧

諸方是箇染師設下幾箇染缸靛缸染青茜缸染赤染缸染黃皂缸染黑二缸和合染爲間色惡將一片淨白絹素投入便有文采可觀老僧此間只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三

有一缸冷水清活活地不能染色只要還他本來面目絹素投入漸久漸白要成文采了不可得或有青黃赤黑投入打洗良久漸還本質耳緣此開張二十餘年一缸清水不會動著些子罕遇其人持絹素來染縱來不久失望而去聞智者欲來就染未知求文采耶還本質耶若要文采外邊染師不少請決擇之

與程維翰

紅低荔熟綠暗荷香真堪高人鑒賞奈烟雨迷津

西流暴漲咫尺驚潭頓成巨浸欲圖一晤殊不易得隔江悵仰爾荔一筐奉供記室天晴水消未審能過我否枝上餘果猶堪對嚼也

與嚴靜功

委頓連旬萬念灰槁高人過話半日生意勃然真枚乘七發也別後雖寒熱微作不爲大苦想當漸差耳何時再顧隔江延佇

與黃葵村

今歲離枝實少而味酸卜其漸就枯槁大似我輩日迫桑榆相見無幾邀老友嘗老果亦及時行樂之一不可不來藉此爲數日之歡

與胡大靈

離枝樹老子稀傾筐堅之尚堪一飽能過我否知公視鷺潭爲畏塗乘興而來當不等于天塹也葵村可泣之俱

與樊大機

霖雨連旬離枝幸免熱客攀折比日將熟鼠雀饕餮不可久留味尚酸傾筐堅之矣欲藉此奉邀爲

竟日歡喬梓能見過耶婦徑以俟

上報資和尚

寒食時恭謁丈室深荷存注別後嘗銘諸懷連日
滯淫前有離支之約恐不能踐敬致一筐少充法
喜樹漸老果漸酸大通守院僧亦復如此大人何
以藥之

答楊邨侯

岐路贈言信口說出自知爲綺語爲寓言也若
作文字會去錯過不少尊作見到說到置諸懷中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三

一日三復待公心空及第衣錦還鄉時無刻不相
見也泛蒲熱鬧大通幾至陸沉幸早避去得免煩
惱歸後腰脚作痛依舊苦境難免中宿之約不獲
踐言悵惘而已啓行稍緩拙疾旋瘳自當牽勉一
來話別

又與楊邨侯

江水汜濫破院幸不淹沒但旱旱多蝗僅半收耳
至八月恐懸磬矣姑聽之造物接手教知行在末
浣本欲附舟圖晤奈老景侵尋舟行觸熱恐增委

篤萬里風雲心馳目送之爾一花一果江南所無
倘不惜費當隨行李歸植庭中如見故人

答友人

嘗閱元祐遺事慨然興歎謂世盡君子人無善名
世盡小人人無惡形善名之立小人聲之惡名之
著君子成之老子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
者善人之資信夫委題黨碑請筆其說於首何如
何如

與姚令公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言

迂穀城公於堂下惠然肯來得我心哉重以筆墨
茶扇之贈貧兒暴富矣旣拜嘉脫乃汲江湖烹芥
茗臨風獨啜賦詩六首長歌一篇用志昨日相見
之緣與平生願見之切隨研微烟榻雋穎就佳筵
作蠅頭小楷半面以呈鉛槧久荒心手扞格幾不
成字遣侍兒馳納當發一笑

答西寧明府李雪樵

龍尾車圓轉如神靜則虛中無物動則膏澤下施
大人出處亦復如是石門之遊幾欲踐言屢爲老

病所牽神往之矣九秋初浣樊院公按郡西
道見顧具悉興居深荷存注慰感交集細詢
乃知挂冠神武長歌歸去數日暫泊松臺之下
舟詣之猶可及見尋赴知己之請買棹前來
遍覓不可踪跡意已解維悵然而返改歲一
月郭君蒞圃過寺袖出手翰見寄詩箋聞駐
節西寧待命卽發早晚無期卽欲追送恐不
及而臨風咏詩聲出金石一唱三歎如見其
人聲應氣求似不必以握手爲快也奉和來
韻一首并和郭君送行原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五

韻一篇錄在扇頭附郵遠致情見乎詞可當面別
石聞廉吏歸田將以長壽爲菟裘此閒多佳山水
龍門舊有藏書雲臺上有仙觀可以讀書可以學
道一官匏繫五斗折腰未足爲知己願之也詩中
略陳此意目遙送之心先往矣乞鑒區區相見無
期歸途自愛

答張明府

霖雨浹旬幾有子桑扈之窘獨居一室遙想高風
形諸夢寐忽承精鑒見頒真是應時及節果腹而

歌之忘帝力於何有感謝不足云粵中荔熟在夏
至後此時尚早微帶酸氣但恐熟時未得便寄先
貢少許倘貴役有便藉期當獻芹耳今歲貧甚基
上果已作二月新絲三月新穀矣然方便充貢不
難也

侯姚令公

南方乍失名杜不免籲天借寇東林延佇宗雷莫
怪逢人說項衆生煩惱中博得大人一笑否古詩
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妄意易曾

咸陟堂文集

卷十五

五

字作妨字何如何如長歌一篇略述輿情且道是
世諦流布是法爾空然

與羅戒軒

中宿歸舟右足酸痛不可禁忍旣無濟勝之具囊
中無探勝之貲左右無逐勝之徒更有一無居亭
主人無一字見及聞此公近有端木之癖悅與弗
若已者處兩老人一旦不請而至不見訝耶且遲
之有約當往可耳

與張明府

數百里買舟僅得兩日聚首坐隱先生方有事於
玉局如許離情別緒十不吐一悵然返棹尚冀舟
車入郡便經大通得剪燭西窓快談一夕也歸後
腰足大痛不便趨走暫去破院養病近處公果能
來遣小徒相聞便得一歸接教人生萍梗耳聚散
無常江干一別猶勝溪橋三笑也

與胡東憲

去冬夜話寒齋似有天人撮合別後緊閉松門獨
把茗椀猶覺清風襲襲也再來之約聞在花朝延
辰陟堂文集卷十五 七
佇久之忽經上已不覩旌旆之臨每爲惆悵口占
一律奉懷并近作錄呈足病避喧未獲躬候畱此
致意駐舟郡城遣小徒相聞便得晤談

與友人

連夕爲蟣蝨所苦爬搔不寐起閱宋史稗鈔載荆
公禹王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侍朝忽有蝨自荆
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頤之笑公不自知也朝
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卽
去須一言遣發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之曰星遊

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解頤讀至此不覺失笑
惜其文不全戲爲補之別紙寄覽當發一笑 爾
體則微爾害實慘利口剝膚小心大膽腹膏脂以
自肥何疎虞而竊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嚼啗背
憎因知悔憾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致貽牀第之嫌
甘受觴竿之濫是宜投之四裔豈可從其末減

答 塊然

先生奇人也才奇品奇無一不奇指畫稱奇奇之
一斑耳前詩急就未盡所奇別後乃賜言之題奇
辰陟堂文集卷十五 七
詩不奇殊覺可惜書呈索笑

答王裕公叅領

幕府居亭奇主也塊然先生奇客也主客相得奇
緣也山僧碌碌無奇一見如故又奇遇也承詔過
當矣評訂社詩因有懲於前草草報復見微心動
繼和五題書於便面教之

與姚邑主

匿影林間如坐井底外邊事寂無聞見數日人來
得聞佳耗深喜公論大信天上金雞早曉來下金

予望之中宿公來省再顧大通竟以外出不獲面
別深以爲恨羅浮之約想弗果矣東憲胡公已來
信安否望之甚切乞見示幸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六

東樵山人跡刪薦著

教誡書

答人論非時食

承詢我教以過中不食爲齋謂近於矯大不然也此制有遮無開教中實舍三義一以寡欲斷妄爲義五欲惑業唯食最先易生妄想是故我佛斷絕務令精進行道此卽儒教所謂食無求飽發憤忘食之意也一以取中爲義諸天早食佛中食衆生

咸陟堂文集

卷十六

一

瞞食餓鬼夜食吾徒學佛當取中道卽儒教所謂執中用中之旨也一以不忍爲義念地獄餓鬼日夕饑虛之苦故不忍食卽儒教所謂一人有饑猶已饑之不忍獨飽也承云住山清苦叅禪勇猛疾病尪羸三者不妨弛戒更大不然夫住山豈徒舖獸叅禪務在省事百病多從口入三者正宜少食清心不見世尊當日雪山忍饑日中一食後來比丘有病悉令斷食七日此非吾徒榜樣耶出家兒志求出脫生死拚身捨命割愛斷恩骨肉口腹一

切不顧方與學道少分相應若乃情欲未斷妄想紛飛蒲團上不問本叅之有無唯計粥飯之早晚冀其弘道無有是處足下儒者止知有飲食男女爲生人之大欲獨不信有超出三界宇宙間第一流人物耶草此報復幸別具一眼

勸人戒酒

陳晉公云名妓翻經高僧釀酒雖非本色亦覺有致此戲論也念之可爲汗顏夫以名妓而比之高僧辱甚以佛法等諸歌舞甘自同於酒徒尚得謂

咸陟堂文集

卷十六

二

之高乎律制一滴不得沾唇何況沉湎願師痛戒常以鴆毒視之

與人論販賣

子貢貨殖仲尼鄙之在世尚爾出世之徒可爲商賈之行耶常見當今衲僧廁身叢席販賣奇邪入賤出貴長以此爲生活自文其過則曰猶勝於沿門托鉢也孰知分衛而食貴遵前軌邪命自活罪犯僧殘豈可顧惜俗人體面玷辱如來門庭耶孰重孰輕不思而已以爲是否

誠修飾

語云爲僧甚易貧而糞婦衆稱樸實富而華飾咸羨莊嚴予謂爲僧最難貧而襤褸招嫌俗眼富而純綺取笑大方學道人當以內美爲重皮相爲輕寧使襤褸招嫌毋爲純綺取笑也願與同志勉之

誠貢高

爲學之要先發信心次辨有心末後存箇虛心蓋不信不入不肖不成不虛不受也近見一輩僧父無知罔識開示不信鞭策不前徒自空腹高心不

咸陟堂文集

卷十六

三

樂請益一聞藥石諱疾忌醫終身向漆桶裏東卜西度了無出期如是之人世醫拱手請退三舍勿入我門

誠畜財

古人作字利旁有刀錢一金而二戈謂利少害多旁有劫奪之患也多積聚長慳貪爲我輩生灰種子如法比丘不畜穢財必令淨人知是所以尚廉恥而懲貪吝也學者實宜遵守毋爲孔方先生所惑

論外學

一切文字乃支撐門庭之具非敵生灰也古德教人經律論外許一分涉獵外典以資輔教論義匪徒專志於此而已孔氏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儒教尚知務本可以吾道不如彼乎

誠弈棋

十年前曾從華林會下送僧行脚此僧年少黠慧常好弈棋衆稱國手予恐其習氣未除學道無分臨別贈言借棋立論末後痛割深錐令知俊革今

咸陟堂文集

卷十六

四

聞其歸自匡廬無半點衲僧氣息坐灰事毫不挂懷終日對客抄譜覆局面目可憎與俗漢無異近聞其將受記荊爲之握腕太息傷佛法之陵夷也此僧已矣猶冀後車深戒前轍毋負老僧拳拳之望

誠賭博

年來賭風大熾常有不肖子弟一擲破家不敢歸見父兄夕宿古廟蹲坐兩廡旁人譴之呼爲羅漢又有劣僧毀戒逐隊呼盧日夕不食竟忘儀範同

住鄙之目爲餓漢彼以惡類而得美名此以好人而甘同乞丐人固有幸不幸焉吾爲同輩羞之請以羅漢還其餓漢餓漢復爲羅漢何如一噓

與人論學琴

吾家有一無絃琴藏之久矣未遇知音不敢草次聞老兄酷嗜音樂故出以獻此神物也非桐非梓非宮非商無始劫來有一無位真人從無陰陽地種就無影之樹斷以無手之工鼓以無指之師聽以無耳之人和以無孔之笛節以無聲之鼓雖處

咸陟堂文集卷十六

五

匣中嘗作枯木龍吟大音希聲老兄未之聞邪區區吟采注卓技之末也非我輩所當學競而鍾期不敢自外偶和東坡古琴偈奉覽當發一笑匣裏無絃也有聲何須出匣向人鳴人人盡有孃生指何用從他指上聽請叅

與人論畫

常笑古人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石以有限之光陰事無益之筆墨王宰今安在哉而况不如王宰者乎我輩方寸中現有一幅真山真水舍却自己

家珍向外野求適有累日俗務經營毫無閒於已事徒供田舍翁疥癩覆額之用耳可惜可惜請足下進而求之於道

論字

宋儒朱考亭生平作字必正席端坐然後下筆或問其故曰非求字好唯要心正彼儒者尚知返本吾徒終日揮灑毫無半點關心真令媿殺衛夫人云王逸少作書咄咄有生意問如何是生意請叅

論詩

咸陟堂文集卷十六

六

風雅一道至今日猶吾宗之末法也止存聲律絕無性情譬諸枯椎豎拂之家但知闢奏機鋒向上一著未曾夢見賢輩學詩當知三百篇是如來禪漢魏六朝是祖師禪初盛中晚是諸方禪今之作者則野狐禪也取法欲上立志欲高請以古人爲師

論文

巖頭禪云從門而入不是家珍胷中流出蓋天蓋地此通宗妙旨亦作文家秘密陀羅尼也今人作

文多從門入譬如乞鄰美服非不炫耀可觀究之
長短廣狹無一稱體果屬已有自然冬裘夏葛熨
貼得宜何必九章十二旒自取不衷之災乎吾輩
爲學但得習次灑然便有一篇現成文字滔滔流
出如三峽之水不可禁制所謂蓋天蓋地也足下
信否

與人論律師嗜酒

素律師之辨不過覆藏家醜耳惠教高僧傳考時
與地果有兩人律還京兆酒屬長沙若風馬牛之

咸陽堂文集

卷十六

七

不相及千古疑案不辨自破毀戒犯科之徒無從
藉口矣匪質高明錯過不少前懷素且置後懷素
得無亦稱律師耶是一是二再求批答

答人論應赴

此有爲法也如來住世曾未之聞自像法西來覃
及震旦乃有權教聖賢善觀衆生心量妄想顛倒
起滅不停不得已設爲實法以降服之令其依文
順義禮誦懺悔萬一收其放心皈依調御是之謂
應有所住以灰其心較之無所住以生其心者相

去遠矣像季中葉流爲末法人心蕩然不信因果
乃有因地聖賢出現於世懼以地獄誘以生天令
彼延僧禮誦發其歡喜向往之萌是之謂事佛本
有功德較之事佛本無功德者又復遠甚江河日
下纔圓僧相便爲飲食衣服之計受人教請毫無
專誠一啓法筵則梵唄朗誦鐘鼓喤喤如俳優登
場撫節按歌令人歡喜其於功德實未曾有也南
閩浮提多以聲音而作佛事初地聖賢姑爲衆生
衣食之計而此三臺妙舞而消息之是以非法爲
法也居士下問不覺微露家醜爲之長歎

咸陽堂文集

卷十六

八

與東林諸子

諸方規矩食烟則遮檳榔不惟弛禁且縱其過午
啖食非法也二者律無明文自流俗視之其醜惡
則一爾煙檳盡能醉人例之以酒則宜俱遮若云
療病例以藥石則宜並開若以臭味薰蕕相較勝
劣則烟有俗氣檳有姪氣曾見高雷廉瓊四州男
女狎習多以檳榔爲合歡絳唇黑齒竟成蠻俗有
識者見而羞之豈可以如來門下堂堂好相作此

醜態漸染姪俗乎此禁不能遍挽頽風凡遊我門
須體此意

辭齋

昨暮受請今日午齋時洗鉢以俟適貴侔來速客
詢之乃聞設齋於教門之茶坊鄙人自從出家永
誓不入肆席慮其有玷僧體非矯也茶坊之設本
以爲俗原非爲僧座中歌舞謹呼大半市井無賴
之徒一大比丘厠身其間多致譏嫌自辱固不惜
如佛祖何再三思惟是以不敢耳厚供心領望與
咸陟堂文集 卷十六 九

誠積聚

昔人拙井得上古窯器縮項膨腹世希有而罕見
者主人不識以爲撲滿持歸貯錢其子識之曰至
寶也不可以易散之物壞難得之貨請易之不許
積貯將滿而撲矣其子患之陰竅其底爲漏滿器
遂賴以久完今子貯錢器滿則撲愚竊以爲可惜
請竅其底以洩之庶幾身名可保許之否

代示尼衆

丹霞僻處山中遠在天末非若附近道場可朝發而
夕至也汝等尼衆不遠千里結伴買舟衝冒灘瀧
齋持貴重特來本山設供此種好事世稱希有然
在老僧視之則謂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何以
故夫齋供求福乃在家善信積聚財帛增長慳貪
故我佛權教勸令布施種有漏因結無爲果然究
竟三輪體空四相無住方稱極則汝等出身巾幗
旣與丈夫異相辭家學道剃髮染衣爲如來弟子

咸陟堂文集 卷十六 十

爲大愛道兒孫自當禁持長物不蓄穢財無慳貪
之可捨無癡福之可修奈何捨却自己家珍向外
馳求穿州過郡作此饒益之事乎丹霞自澹和尚
開山卽勒石山門禁絕婦女至今數十年未常有
尼衆入山問道者何況齋僧昨因念汝等精誠懇
求攝受是以權開此禁受汝供養可一不可再也
本山大衆老實修行棲心澹薄不求利養不喜攀
援佛制比丘不得造尼勸化得食不得受尼指示
食今特爲汝受供縱無過犯未必歡喜且廣韶二

郡相去遼遠半月程途中聞不無風波之險意外之虞幸而水陸平安往還無事實受龍天之庇一旦不測萬一強暴侵陵虎狼耽逐衆中有一不如意回家便謂求福無驗退息信心大不可也又律制比丘不得與尼同船所以明微別嫌也以此類推則尼衆亦爾今同舟之人與操舟之人未必盡是婦女半月之內男女混雜雖清白無玷易生譏嫌大不便也今聞汝等各各還家毫無恐怖不招物議不可謂非三寶加護之恩大衆修行所致也

事屬已往不妨戒之將來慎毋再踵前轍重來決不納受也并爲傳語省會尼衆咸使聞之各守本分修行辨道持律叅禪閉門少出見大僧須恭敬避路切勿高帽廣屨裝扮江湖招搖作態破壞大愛道家風如是修行勝過齋僧十倍倘欲求福設供須就附近道場如法供養信心銘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若復捨近就遠去彼取此是名揀擇心強生分別去道遠矣佛遺教云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汝等今來

是有念有住有修有證之舉自抹不了何貴飯僧還欲再到丹霞麼問取無心道人去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七

啓

東樵山人跡刪鵲著

賀鼎湖山湛慈和尚主席啓

恭惟湛公和尚四衆楷模諸方領袖古策曾爲探

水客幾回撥草瞻風空拳喚住山翁獨自移花買

石時節已至道俗咸欽古佛舊門庭歸去橫擔柳

標祖父閒田地重來空把鉏頭石門禪本無文字

三乘攝入上乘梅子熟莫問酸甜五味只消一味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一

某久居門外漫同矮子觀場偶入龍中親向望州

相見揮手一別轉盼七年夙有住山之約夢寐難

忘後爲浮海之遊蹉跎乃爾曾遣侍子親承玉塵

之塵可惜癡兒虛入寶山之室欣聞法王出世雲

水駢臻却笑獼猴掩關霄壤遠隔他時水乳直待

因緣此日葛藤未須覩縷敬修寸泐遙候興居際

茲炎蒸伏惟珍重

送馬臥仙小啓

側聞先生受簡書於北闕建節鉞於西秦拊髀以
思良將天眷殊殷長揖而拜將軍野情孔切某抱
疴歸里九秋有約賦離居安計入山五嶽無緣虛
夢想方擬林間歸息與宗雷爲白社之遊豈意天
半飛鳴踵衛霍作青雲之附此日抱琴就道獨酌
山水清音他時橫槊賦詩疇和陽春妙曲悵然延
佇快鳳翥之高翔盍爾龍鍾聞驪歌而自失方將
振衣祖道其如痼疾愆期聊賦長篇用抒微悃畱
衣作別不無過望之私伏枕贈言更有重來之約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二

請樂和尚還海幢啓

代

暫別二三年吾道豈堪離索分身百千億佛法寧
有去爾彼一時此一時顯見神通妙用昨日定今
不定當觀時節因緣恭惟樂公和尚古佛肝腸神
僧行履方寸地平坦坦凡聖兼收萬里程走波波
險夷一致匡廬水丹霞山輕車熟道幾回北轍南
轅雷峯茶海幢飯闍肚寬腸兩下東撐西拄匆匆
度嶺去却緣家裏葛藤得得入闍來更掃祖庭荆
棘鼓山懸望久矣謙讓弗遑長慶珍重歸來盤桓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三

正好主人初到皈依盡現宰官身舊令重新權實
總行菩薩道法王從此遠也故山未免悄然雖云
四大作禪牀得坐披叢堪處處只恐十方同聚會
瞻風撥草各星星捨田耘田法堂前近日草深三
尺是月非月空界外昨宵影散千江某等白社舊
遊紅塵過客木樨花下親聞無隱之宗頑石座邊
巖悟有爲之法自若出矣歌殘一日三秋念我獨
吟夢斷千山萬水鞭長不及謾云異地同堂棒喝
無聞爭奈冷塵背覺用是凝眸祈願佇看再轉法

輪不禁大聲疾呼直待遙通天耳伏願曲垂方便
俯順輿情返五嶺之牛車整頓祖翁田地迴七閩
之象馭商量水陸程途自抱沒絃琴千古唯師彈
得妙重拈無孔笛一曲還鄉調更高憶歸期數歸
期洞水逆流何日到卽此用離此用好山突出幾
番新舊約甚分明當不食言宿諾歸途須保膏更
期努力加餐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四

代丹霞合山請棲賢和尚啓

秋色佳哉滿院清風松竹在時節至矣重陽九月
菊花新舊業未荒蕪全憑有主宗風須振起勿謂
無人四衆同心大家斫額洪惟角公和尚雷峯嫡
乳舵石連枝生鍾紫水之靈蚤受丹霞之記柳溪
曾隱豹多年養晦發光金井暫藏龍幾度興雲致
雨願棲賢僅棲隱之地未應久戀棲遲念別傳匪
別出之宗正待還開別業山前一片閒田地父肩
播子肩穫當當啐啄同時郢中三唱古陽春伯吹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五
壘仲吹簫恰恰宮商妙叶歸去來也何幸如之船
子本無心料理涉江之棹匡君如有意低垂度嶺
之雲五老峯送出山門長老峯迎歸丈室兩地主
賓憑互換有佛處掀翻窠臼無佛處建立門庭十
方凡聖總交系某等揣象旨徒爭猶頑漢承事四
世備嘗苦辣酸甜遍歷諸方誤中醍醐雜毒翹膽
月指標示迷離側聽雷音提撕聲蹟伏願親援毒
鼓高建法幢寶劍當陽截斷南山鼉鼻銀盃盛雪
羅翻東海鯉魚然後落艸盤桓細說家常茶飯閒

爐煅煉略施本分鉗鎚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無妨
我公事靜聽我公言君住君位臣住臣位同是山
中人方說山中話重離並照衆渙同歸謙柄勿持
吳牀當坐

擬孫邑侯請棲賢和尚啓

一葦西來盧祖應寶林之識百川東注仰山發錦
水之祥人傑地靈宗風伊邇時至事起慧日重光
洪惟角公和尚丙夜華鯨昏衢蓮炬高風共仰廿
年長在匡山悲願未酬一旦迎歸丹嶠際此叢席
秋高之候憫茲江河日下之時激濁解以轉狂瀾
全憑砥柱祕幽芳而隱空谷賴有芝蘭父業子承
管取烟樓撞破兄唱弟和重將毬拍彈翻某濡首
一官折腰五斗琴鳴單父敢誇繼響無絃花種河
陽謬擬追蹤叢桂翹瞻蓮席延佇芝肴伏願指點
迷津掃除塵空功勳五位當陽提唱不囊藏回互
十成覲面機鋒無背觸新長老舊長老相逢暗度
金鍼前丹霞後丹霞一任重燒木佛區區官守籃
輿未便過橋來渺渺予懷銀鹿且教隨隊入幸承
顧鑒溪荷幘幘

歐陽堂文集

卷十七

七

擬邑紳士請棲賢和尚啓

至道有權衡從來實教通權教名山無主客任是
閒人作主人得座披衣造車合轍洪惟角公和尚
眼空一切道冠諸方不出柳溪名與谷聲傳送遠
未離匡嶽心兼雲影往來閒逸興遄飛遽別玉淵
之席長歌歸去重登丹嶠之堂昔焉衣鉢南來念
茲在茲報恩有分今也法幢高建卽此離此闢化
無方某等薨哀醯醢隙中野馬曾識丹霞於三巖
高處至今心目宛然親見舵石於雙鏡池邊別後
看毛在也是父是子不妨更續前緣難弟難兄正
好重尋舊約伏願出師一指示我空拳選佛選官
緇素不嫌異路誰迷誰悟聖凡合作同叅三生石
有點頭時相見了也半山亭無駐足處歸去來今

歐陽堂文集

卷十七

八

代復護法啓

錦水躍雙魚懷中珍重三年字玉淵棲倦鶴夢裏
長懸千里心回首白露蒼葭伊人宛在轉盼嶺雲
春樹良晤非遙恭惟社中居士星輝韶石璧合仁
陽題壁籠紗逸韻增輝泉石當機雷帶雄談藉重
金湯某免守棲賢恪稟先師囑累雁來丹嶠屢承
外護招邀自顧綿力羸軀未敢一肩兩荷况復地
遙勢阻何能東往西撐是致因循固決去就今喜
澤萌法弟許爲代理荒山從此祖父閒田任意躬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九

耕舊業和盤托出當在今歲嘉平杖策歸來恰是
明春交泰前期在也藍輿入社三巖高處相逢何
幸如之玉塵揮塵雙鏡池邊共話報書艸艸積緒
拳拳餘俟晤言伏惟珍攝

冬至日請海雲澤萌和尚上堂啓

代

義轡迴輪道無往而不復葭灰吹律氣有感而必
通布法雲於海雲雲行雨施轉拂月以指月月露
天空四衆騰歡六種震動洪惟澤翁老和尚禪河
砥柱法社干城曾入雷峯之門一笑親承水乳夙
膺華首之望幾回仰視雲霄人天勸轉法輪舵石
重開生面伯仲傳持師席直林大展宗風不去不
來不起不住兩坐道場具見門庭高峻無意無必
無固無我重遊嶺表當觀時節因緣念茲叢席秋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十

高法堂前草深三尺况復江河日下曹谿水浪起
千尋歸去來今欸欸躬耕舊業相見了也看看再
整新條五老峯送出山門三老峯迎歸丈室兩地
君臣交向奉家山路歸逢臘盡怡山路畱待春來
二時粥飯且商量繼起功勳知有法王長子先鋒
旗鼓首屬師貞丈人某等穢土蜣丸浮雲雞肋頗
知向上却緣眼爲瞎堂開深窺從前未得頭隨頑
石點昨來勿草師子吼直待聞聲今且從容寶華
王還須踞座是法平等風霆颺掣之下豈無餘事

翻身大道爲公龍象蹴踏之場也有魯儒駐足伏
願應時及節起感隨機豎拂拈逢場作戲錢貫
井索穿牽露地白牛木杓鼠齏撈漉澄潭皓月門
外漢應許勿觀堂下人何容擬議宮商妙叶佇看
虎嘯風生啐啄同時側聽鶴鳴子和吾無隱乎爾
當下還我話頭來佛法已現前相將問取首座去

爲尹山主請天藏和尚住持東湖啓

嫩桂久昌昌嘉樹垂蔭敷震旦潯沱長脈脈珠江
流水接東湖大冶之門應無鈍鐵快觀霜鏐發硯
朔雪之後必有陽春佇待雷音啓蟄時至事起道
待人行洪惟天翁和尚太白蘭孫雲門乳嗣天龍
會下曾叅血指之禪道樹窠中親授吹毛之記逢
人不出逢人卽出卷舒一任乎時十八作家十八
破家建塔皆爲所用獅子窟中返擲無非遊戲神
通菩提尚底行吟盡是宮商妙叶詩傳九帶膾炙

金簣敎演三車提撕火宅祖庭虛席自當手拓乾
坤法運垂秋何容目視雲漢緬茲湖濱精舍實爲
東邑名藍愚關老人就地刻蓮花之漏太常先子
歸田布祇樹之金一榻一檯似屬多生鍼芥千山
千水無非本地風光方期種樹成林詎意懸崖撒
手後賢繼體二湖續緒弘基舊貫增華雙樹歸根
落葉掀翻窠臼浩然滯宦歸來倒却剎竿久矣待
人扶起十方一片閒田地父官播子官穫恰好歸
耕一門兩世古音徵伯吹噓仲吹噓

情深幹蠱誼媿居亭暫假天曹林下尋僧問道閒
居池館水邊鳴鳥求聲妄意陶潛取次藍輿入社
風欽惠遠相將白拂登壇爰對湖水煎茶側聽趙
州棒喝風滅竹風埽徑翹瞻香象來遊時屈始和
盡道陽春有脚天懸慧日應知鑒照無私伏願奮
深臥之靈湫三十六鱗到處雲行雨施過當陽之
毒鼓一百八響應時電掣雷旬典型未墜依然身
教惟憑表率琴瑟不調甚者音王莫惜更張行有
期來何日惟公命也家裏主門外賓企予望之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三

爲東湖闔山請天藏和尚啓

恭惟天翁和尚法社長城中流砥柱久默斯要華
鯨一扣應蒲牢積厚流光寶鏡初開降魍魎洵所
稱撞烟樓而獨破蠟雁序而先驅者也某等承先
師二湖和尚燭累謹守東湖于今七載止供灑埽
未克恢弘漸恐廢弛有慙負荷今歲仲冬僧徒乞
戒恭迓垂慈演說毘尼宣揚梵網見聞隨喜皆發
菩提衆等用是同竭專誠再申懇請願面杖錫據
室匡徒山主殷勤莊啓致聘合山大衆具疏恭迓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四

諷吉期在明春計日切於望歲從此東湖有主四
衆皈依祖父規模再憑申飭斬新條令一任更張
常住僧旦過僧賓主交叅盡屬同條之貫十方臘
面門臘和盤托出誓無自利之私仰請龍天證明
恭候法王裁奪

請瑞塔大師住持啓

代

世諦有經權所貴應時及節佛心無彼此何妨損
已爲人祖父門庭子孫繼述難爲弟也難爲兄百
城烟水千里同堂誰是賓兮誰是主洪惟天公大
德象林翹楚師窟旃檀木人生此佳兒管取烟樓
撞破靈石聚成瑞塔佇看寶髻放光際茲法社垂
秋華應猊牀人人從臾况復祖庭虛席鵲成鳩拙
在在覬覦昨暮天湖一片雲觸石寸膚慶雲再見
今朝南海三竿日瓊樓莖草慧日騰輝名實未加

咸陟堂文集

卷十七

五

因緣有待時節若至理事全彰某青瑣閒身紅塵
俗吏木樨花下談心深處未聞香蕉鹿途中掉臂
歸來猶是夢願聽風幡妙論庶幾頑石點頭講律
談宗憑師豎義尋常奇特任我安名羊車鹿車白
牛車要使出門合轍有句無句向上句須知異口
同聲謙柄莫持異牀當座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八

東樵山人跡刪鶩著

疏

鼎湖山慶雲寺孟蘭疏

寶鏡正當臺大地千江同印月銀牀初墜葉空林
萬木盡知秋物換星移九夏安居已滿時至事起
六和清梵齊宣度衆生以報所生攝有漏而歸無
漏衆等三界爲家十方同聚草屨行脚水邊林下
恰相逢叢席安身暑往寒來頻代謝顧四恩之未

咸陟堂文集

卷十八

一

報魏寸善之無長草草自恣恣忽虛度以大圓覺
爲僧伽藍未知歸宿隨衆聲聞受破房舍不解修
治徒著袈裟殊慙襟影茲際中元令節更逢白月
良宵目連尊者當年設供解懸釋迦世尊此日破
顏微笑衆等爰發誠心各陳本願或有恩深罔極
永懷風樹之悲或復誼切心喪未報巾瓶之德或
生平道侶哀短笛於山陽或過去親知發長歌於
蒿里多生眷屬歷世先靈生死海中望慈航而共
濟幽冥路上設法食以相招伏願乘茲良會來想

慈顏若韻鐘聲喚醒機安寢夢音疏白水化爲香
積珍饈發法味者寄茶毒於醍醐聆妙音者齊號
嘆於笑語現前僧衆釋臘支單直歸家累劫冤親
恨海愛河乾涸盡生悲淚已寂滅爲樂斷常斷盡
截斷衆流一路涅槃門全身移入十方薄伽梵覲
體承當

咸陟堂文集

卷十八

二

募化重修亦菴疏

拈莖草作瓊樓紺宇珠林隨示現納須彌於芥子
黃花翠竹好商量創業中興半屬居亭半屬客因
仍舊貫一番提起一番新彌唐乃南海名區亦菴
爲東林淨社昔年龐居士曾爲布地主人當日惟
老師長作中流砥柱滄桑屢變五兵不擾鹿門鄉
薤露興歌隻屨還尋蔥嶺路虛堂寂莫重來白首
之僧古殿荒蕪空負籃輿之約仰觀俯察將棟折
而榱崩行道棲禪復上漏而下濕爰綢繆於未雨

藏陟堂文集卷十八

三

方經始於今秋獨念地僻僧貧妄起無風之浪自
媿福微力弱難爲孤掌之鳴敢叩大方用陳短疏
雖云小果宜有同心當道宰官無忘靈山之囑現
前信施齊登願海之船一諾千金信手拈來功德
聚尺椽片瓦隨緣合作妙高峯倘發歡喜大心諸
佛諸天亦應隨喜若能成就善果百福百祿自爾
現成

大通寺化米疏

大通煙雨古佛道場應化聖賢全身示現十方常
住灑埽不可無人八百餘年先後頻經易主蓋以
衆多食少或復土曠人稀委而去之無足怪者山
僧來自雲水跡類萍蓬出不爲人敢云接衆詎意
偶來數月屢空三冬海濱多逐臭之夫旦過有瞻
風之客食浮百指飽繫經旬高挂鉢囊懶效沿門
分衛磬懸塵甌難爲無米朝炊吾宗無辟穀之禪
我佛嚴邪命之戒思惟活計延佇知音遍叩十方
藏陟堂文集卷十八

四

庶幾一遇河潤九里不妨挹彼注茲歲取十千正
好哀多益寡陳因精鑿隨緣合作妙高峯豆區鐘
釜信手拈來功德聚如何受用報德當在蒲團其
或虛消許身甘爲樹耳

募建普同塔疏

生老病死大地同然齋送燒埋道人不免神奇臭
腐臭腐神奇何容委諸草莽皮袋一靈一靈皮袋
不妨掩以藥裡古塔無縫昔人有樣普同須建四
衆同歸現居士身比丘身功德大家隨喜種菩提
果涅槃果因地當下莊嚴

爲瑞塔寺募修路疏

化城咫尺一超直入寶山瑞塔莊嚴拾級隨躋聖
域爭奈石頭路滑籃輿未免攢脅其或雨積泥深
白足不無濕脚擬開三徑也須買石得雲饒敢叩
十方恰好移花兼蜨至若云吾路平矣大似騎牛
覓牛直待不日成之方將借馬還馬

住山乞緣疏

糲線無長乞緣最短飢塵孔易辟殺殊難癡想住
山百鳥之花徒獻祝顏分衛五鹿之塊將來貧不
向人憐憑誰迴願饑來驅我去無與立談若果知
音不妨諦聽明州布袋乞錢不過百文德山鉢盂
計月止求一石油燈繼給免教古佛無光鹽醬隨
緣庶使枯禪有味一年十二月大家量力承當一
日十二時薄福何功消受可爲知者道持贈豈虛
來難與外人言笑罵山之爾

募化寒衣短疏

暑往寒來莫道山中無曆日星移物換不妨皮裹
有春秋赤體空拳預作履霜之戒束襟露肘難爲
立雪之人范叔得無寒乎緋袍當贈鮑子知我貧
也尺布可縫或泉或帛或線或綿請送雪中之炭
隨新隨故隨短隨長同添錦上之花

爲粵秀山募化修造疏

修上帝殿

萃粵臺之秀氣山傳粵秀之名建玄冥之武功神
居玄武之位人傑地靈城裏三山角立龍蟠虎踞
寰中八水交流洵福地之精藍寶仙源之窟宅也
向以滄桑屢變猶存廟貌三楹今雖土木重興常
恐功虧一簣三輪未滿有待布金百堵垂成更須
丹雘門基尚缺修築堂廡未竟莊嚴大通散人小
乘鈍漢從無半字到處槃談偶致一言隔江招手
緬維當途宰執在道檀門遇茲勝因何容錯過合
咸陟堂文集卷十八九
尖結果不妨有力爲之積羽成金恰好隨緣乃爾
歡喜地離垢地法雲地十地同歸靈鷲山洛伽山
武當山三山竝峙倘信微言當拜厚賜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九

東樵山人跡刪薦著

引

爲布地菴化修造小引

黃面老子遺下三間破屋付與兒孫第一間森羅
萬象第二間細入微塵第三間十方無壁落四面
亦無門山僧借住半生漸覺籬穿壁破募人修造
鮮遇知音適來布地菴主將興土木持冊踵門請
爲代募山僧當下白抹不了何暇爲人雖然如是
咸陟堂文集卷十九
一
作山僧檀越必須捨法作布地檀越只消捨財修
福修慧兩不相妨給孤遠矣焉知世無長者挈金
以往使祇園生色哉若復有人能財法兩施福慧
雙修則黃面老子三間破屋尚須借重勿謂道人
過貪旣得隴復望蜀也

十二願船緣引

華嚴藏海中有一大願船橫亘十虛周流八極度
盡一切有情從五濁海至三德岸爲衆櫂帆檣
綆纜一一具備唯缺二時粥飯操舟蒸徒未免枵
腹舵師仰屋孤掌難鳴爰請諸同舟之智者別造
願船十二艘分任輪將一船一舵令有力者主之
每月應期致米一石保大願船隨願取足長年三
老欸乃高歌與諸智者同登彼岸慶快平生當何
如也請各承當毋負靈山之囑

咸陟堂文集卷十九

二

爲某上人化修靜室小引

昔有老宿久住叢林三十餘年不離舊職或問之曰爲僧何者最難曰隨衆難何者最易曰獨住易這箇老古錐一生隨衆却道是難未曾獨住却道是易何以故聽說一偈難者自難觸目無非人我山易者自易滅却無明安穩睡不辭難不取易任運隨緣活潑地只求易不圖難絕頂孤峰屋半間易也乞難也乞時節因緣不可失易亦緣難亦緣三尺乾茅七尺椽有人識得明州老伸手街頭只

歲陟堂文集卷十九

三

要錢

金谷園鶴徵詩引

震澤之皋爰有名園繚以周垣中爲臺榭景物名勝梓澤庶幾居亭好賢座客常滿海嶽異人多從之遊前列池亭羅致羽族胎禽言鳥羣處和鳴耳目聽觀恍如丘壑忽有靈鶴摩空遠來廻翔四顧集于庭堦丹頂玄裳聳肩修項紫金鉗綴以金冊鏤成四字體類二王諦觀厥文曰金谷園鶴主人異之撫摩鄭重少焉習矣馴伏弗驚遠近傳聞來觀如堵主人愛護懼擾幽閒暫闕園扉權謝賓

歲陟堂文集卷十九

四

客登垣闕窺日夕接踵甫及三宿達旦飛去渺然遠矣援莫止之粵稽石家金谷已屬丘墟珠璣魂銷化爲黃土惟茲獨鶴至今猶存信知仙禽果膺壽考丁令千歲語豈云誣緬此奇蹤古今罕覯用徵雅詠不泥體裁庶續齊諧以資采訪物藉人傳事因言暢壽諸梨棗報以瓊琚

慶雲八景後詩引

慶雲梵刹佛土莊嚴開闢至今登臨接踵筆花墨
落豈乏品題粉壁籠紗未留文字頌茲名勝端藉
表揚不有詠歌將虞湮沒由是遇緣取景就地安
名徵爲八詠合作一編得免忘蹄直須出格畫蛇
添足聊復效贗

湖山鼎峙

天作高山地隆良止羣峯東俛一脈西來爰有湖
山實稱寶所能漱百尺未雨而雲風嶠千尋藏山
咸陟堂文集卷十九 五

千壑星巖石室貌等一卷瀑布水簾森羅萬象古
皇鑄鼎遠莫知之哲匠開爐良以此也

峽水朝宗

百泉東注匯作牂牁砥柱中流東爲羊峽西江吸
盡藏海同歸北面朝宗湖山作主如襟如帶相去
由旬爲屏爲藩不離左右登峰到頂杯水勘堂挹
彼注茲千江一月

菩提花雨

菩提無樹花雨非香華藏樓西

路萬古通行碧梵雕欄香雲掩映奇葩異卉空色
繽紛嫩綠雨肥落紅風掃聞樺悟入自不乏人看
竹到來何須問主

塔院香風

如來滅度設利分身流入支那功推耶舍金輪負
鐵道跡猶存雲頂開山化儀斯著靈珠四顆來自
金峰寶塔七層範成鐵壁六時供養絡繹名花四
衆翹勤莊嚴妙觀博山沈水煙裊雲幢雞舌龍涎
芬芳貝葉風生殿角香滌塵襟法界聞薰人天歡
咸陟堂文集卷十九 六

喜

龍潭飛瀑

龍臥澄潭瀑飛花雨涅槃臺畔先覺巖邊異地同
名爭奇較勝西山流水散若珠簾北嶺奔泉勢如
足練上爲鳥道下有龍湫兩處溪山更無差別今
茲所詣乃屬慶雲詞客畱題不妨具眼

鳳嶺疎鐘

寺後一山屏開三面舊名來鳳或曰飛鵝合作英

肩左爲獅嶺右號象峰虎踞龍盤

人傑崇樓後，碧瓦朱甍上。界鳴鐘下方，側耳聞
均晝夜。響微幽明夢，宅獲聞塵心頓息。

方池月印

山前隙地，斃作方池。雨後溪流，蓄以平堰。釜中鱗
介，收放靡遺。沼上芙蓉，露舒自在。砌環芳卉，秋實
春花。圃植嘉蔬，霜根雨甲。山高月小，明鏡當臺。水
靜魚閒，方諸吐沫。蒲團共坐，不羨臨淵。竹杖徐行，
何須傾影。

曲徑雲封

咸陟堂文集卷十九

七

羊腸九折鳥道千盤，世路多艱。化城須到，初從委
曲漸入平夷。嶺上白雲不堪持贈，天邊蒼狗曾無
去來。遙待知音排雲直入，毋煩地主掃徑相迎。

徵詩引

探元珠於赤水，罔象或効其能。識黃牡於驪駒，孫
陽寧遜其鑒。竅篴作管，將窺全豹之斑。斲輪
料合，而駭之轍。陽雪自應寡和，敢靳求聲。山水豈
乏知音，方將就正。二題擬古，倣束皙之補詩。三月
廬名踵永和之勝事。

咸陟堂文集卷十九

八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問答辨論

古華問答

客有問於東樵子曰南華之義何居答曰首篇言之矣鯢之化爲鵬也必圖於南南者離明之位也當其不化其然魚也既化則灑然鵬矣鵬之未徙點然北也既徙則洞然南矣至道之士背迷合覺出幽入明超乎人境達乎天則始從本根暢爲枝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

一

葉更從枝葉發爲英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者南華之旨也問曰經之首逍遙何義也曰此卽吾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妙諦也性本自然不別凡聖一切蠢動含靈無我人衆生壽者諸相各具一段光明本體逍遙遊戲於虛空無礙之天却緣多生積習無明煩惱障覆真如苦海日深沉淪日久如北溟之魚累於形骸伏於黷黯非不枵然大也爲其未化則不免於陷溺未見出離求逍遙於彼岸必不可得莊生之教寓言

居多是故首唱宗旨借喻物類發明性體本自逍

遙活潑潑地俾知向往內經七篇逍遙之全體大

用兼舉竝包了無剩義外篇雜篇則逍遙之緒論

也所共乎逍遙者非搭達狂空拍盲解脫之謂要

識逍遙真體先須變化氣質置身於光明高遠之

地俯視衆小如塵埃野馬之飛殿空中蜩鳩斥鴳

騰笑於局外各適其適不相知也不相謀也到此

奇特不存朕跡方能齊壽夭於彭殤等巨細於塵

岳任天地之運乘造化之機出三界入五濁周流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

二

六虛憑陵八極莫之夭闕者大之至也大而行之如禦寇之御風無爲善致福之勞不自知其有已大而藏之如許由之隱於箕潁薄天子而弗爲不自知其有名大而化之如姑射仙人之過化存神萬物各得其所不自知其有功斯皆善用其大者孔德之容常虛其中與世浮游不爲陷溺若五石之瓠寓有用於無用藏有爲於無爲全其生無伐其性物無所傷已無困苦是之謂真逍遙真遊戲百千三昧皆從此出物論之不齊也逍遙齊之

生之待養也逍遙養之人間世之難化也逍遙化之德充之符也逍遙符之宗師之大也逍遙大之帝王之應也逍遙應之窮無爲之妙盡立言之要通物之空極人事之蹟無所不用其逍遙南華一經可一言而蔽之矣問鵬之大以背何也曰此良體也飛見其翼止見其背非具天眼未易知其大也問鵬之飛必怒何也曰勇怯之別迷悟之關也勇則超凡入聖怯則滯壳埋封惟憑一怒翻身方得全體透脫也問南溟者天池何義也曰衆流

歸海萬法歸一出於天者還入於天也問六月之息何義也曰人以呼吸爲息運海之風天地之大呼吸也能左右之曰以鵬能之以乘氣機也野馬塵埃生物相吹均以此也惟其以之故能大小遠近各各成其逍遙並行不悖也問天之蒼蒼非正色耶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也出頭三界外俯視世間法十方虛空悉皆銷隕鵬之所以爲高也問積之厚之而後負之何也曰積土爲山虧於一簣積水爲澤潰於蟻穴積氣爲毳破於針鋒積之

難厚之爲難古人大事已明向水邊林下保養聖胎直待時至事起櫛柄在我來去自由培風之謂也問二蟲之笑何也曰蜩鳩自取便安爲高舉者危之蟬自甘下劣爲遠適者迂之故曰小知不及大知也問大小之辨可得聞乎曰名不如實宋榮子之笑也實不如虛列禦寇之行也行不如藏計由之高也藏不如化姑射之仙也大哉化乎塵垢糠粃陶鑄堯舜搏扶搖羊角而上者出乎溟漠之表乘雲之翼無所用之猶資章甫者之適越也

孰樊樊焉以天下爲事問大果無用乎曰大非無用用之則大耳五石之瓠非不大也實其中則堅而不能舉虛其腹可以浮於江湖龜手之藥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顧用之者何如耳故曰逍集虛虛則容容則通通則濟也大樗之不見顧於匠石也斄牛之不能執鼠也無用之用孰知其所以爲用問逍遙之義見於篇終其名則著於篇首何也此逍遙之遊所以成始成終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遙之地也無爲其側寢處其下行住坐

臥皆逍遙之時也無時無地而不自見其逍遙矣
終一致也吾宗說法有末後句向上句全提半提
元字脚皆南華之妙義也會得末後句則向上全
提綱舉目張矣又何有於註脚問郭象註莊莊亦
註郭千古兩人同一鼻孔已不免於混沌之鑿東
樵復持斧斤以隨其後思竅而三之得無類於太
玄之擬易耶曰逍遙遊者混沌之竅也莊既鑿之
矣郭復鑿之諸家之言相繼而鑿之混沌灰之久
矣東樵冀其復生也姑塞其竅欲運斤於鼻人鼻
咸陟堂文集卷二十 五

端之聖安得起灰者而一斲之乎客釋然而退

商山四皓辨

四皓出處千古疑案唐張志和詩云翻嫌四皓曾
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元杳堂詩云滿頭白髮干
時政反說商山四皓高皆少之也明初孫西菴詩
云佳人帳底歌黃鵠怨入商林紫翠閒謂呂雉之
禍人羣之慘有以致之蓋憾之也予少好高尚常
鄙薄其爲人一日宴客觀伶人傳奇有演四皓侍
座者衣冠笑貌彷彿似之笑語客曰今可假也昔
恐非眞賢者不可屈以勢利鄉黨自好所不爲而
咸陟堂文集卷二十 六

謂采芝高蹈者爲之乎當是時漢高溺愛國本將
危事出倉卒謀諸子房子房曰此不可以口舌爭
也安知時無老優權使出以侍座如今日者漢高
聞其名未覩其面得不誠然信之乎席中戲爲一
絕以贈伶者其詩曰楚相復生眞面目商山幻出
老鬚行眼前人物皆如此觀者由來自不知此創
論也千古疑案賴以雪屈自謂獨得之見及閱古
短長文先有此說信英雄所見大都略同遂置之
一日重翻往事更進一解謂漢高英主也以不可

欺之以僞四皓高風豈容酷肖其真座閒一見兒
女子未免致疑乃不惟信之深且敬而畏之謂其
羽翼已成竟不易儲何愚至此竊意天下初定太
子國小勢難動搖在漢高明知其不可但以牀第
之愛未免癡情不假羽翼之危辭無以自解於戚
姬雖明知其虛不得不從而實之矣子房巧於排
難如庖丁之解牛遊刃其中漢高迎刃自解君臣
父子上下左右皆知其僞戚姬不覺墮在術中四
皓不幸玷名局外竟成今古話柄豈不冤哉顧稽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 七

古家無有是說予於創論中復創論之又惡知載
籍極博無先得我心者乎筆之以俟定論

園辨

法社垂秋荆榛極目東林主人退居林下日與二
三子分畦以灌從之遊者日勤學業弗勤于勞主
人督之不已強起應命歛鋤耒耨杆格難操烈日
殷霜抱耒弗輟客有愍其苦而爲之請曰常聞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是故樊須學圃仲尼鄙之公孫
拔葵君子薙之本末之辯也今吾子之教捨經術
而弗務必欲盡人而役之胼胝其手足塵土其面
日出作入息不克自如無乃捨本而從末乎主人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

八

啞然笑曰有是哉客之惑也晚近之士多好逸而
惡勞徂於目前之便安溺於世俗之所尚目不辨
菽麥之類躬弗親夫耕鑿之務坐食檀信竟無寸
善消之此遊惰之民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夫業
成於勤而荒於嬉人生於憂患歿於安樂古之至
人爲忘忘軀去家求道腰石舂米運水搬柴耕田
博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其所務者本也惡得
以逐末譏之信如子言必以宴坐無爲爲本彼之
妄想坐馳昏沈懈怠之徒謂之務本得乎客無以

無道夫物之生也天有時地有利因其生機而加之以人力弗獲者鮮矣其間豐歉早暮之弗同不能諉之於造物者要有三焉曰種弗真也根弗深土弗厚也人力之弗齊也善治圃者先春護種如護髮膚惟恐傷之揀擇必謹覆藏必密蓄其生意以待將來所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者老圃也播其根本折其英莖剝削其元氣而後收其枯槁之餘又復雜之以蕭艾澗之以泥塗所謂因地不真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

九

果招迂曲者賤場師也種既真矣然後開春治地去礮确而就肥沃必諦必審刀耕火耨出土膏而除滋蔓必深必易播種欲時立苗欲稀莪之寸培之尺出之尺入之尋風不得而搖雨不得而漂膜乾霜霰不得而凋根之深土之厚也深且厚矣其或陰日寒燠之不時蠹蟻蝨蝗之不一假令灌溉弗勤芟柞弗及防閑偶疎婦除未密苟且因循鹵莽滅裂求嘉蔬於助長終歲不可得善治圃者先堅其志次鼓其氣次則習其事勿忘勿助不緩不

銳朝焉夕焉遊焉息焉不知手之執者殺鋤身之在於園圃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善其種以藏之待遠近之求客圃之君子起曰力生其起予哉擇種必真清淨法身也根深土厚圃滿報身也用力勤而有獲落其實而取其材千百億化身也吾聞力生之言知爲道焉請畱善種以待遠近之求

說

菊說

菊有幾類以色分爲白爲黃爲朱爲紫爲絳爲驪
爲斑駁參錯指不勝屈也錫以嘉名名由色立黃
者似以御衣以印綬以金以珥白者似以珍珠以
玉以銀以練以雪餘則似之以丹砂以綃錦以纓
絡又復似之以草木之狀雲物之形男女之貌貴

夥矣指不勝屈予居大通之明年墾治荒穢拓地
屋旁廣袤十笏禪誦稍暇日課侍兒編籬樊圃自
以菊性孤芳特異凡卉欲專植之乞種於鄰家貽
言不一初無揀擇也最後得善本名一捧雪者賞
獨厚之蓋以諸品物色名涉華靡未能免俗袍綃
纓絡服之貴也珠玉金銀物之寶也人物麀都草
木薈澤又玩物而喪志者也世皆悅之吾無與焉
故無取焉獨有取此者何居雪之爲體也視之無
色聽之無聲流之爲雨澤藏之爲堅冰得之而成

像鑒之而見形覲之而清煩暑飲之而散滯凝用

舍有時也菊之名以雪也玉質冰姿如幽人之淨

白冷魂皓魄如孤月之獨明白首相知素心默契

籬東顧影非有兩人生於春長於夏盛於秋而伏

藏於冬也榮枯代謝又寧有二致乎哉予既得之

久而藏之霜霰之後愛護猶謹侍兒不察欲速其

成而助之長未啓蟄而出諒與藏始則勃勃然若

有生趣移根磐石之上生意減半矣雜之以荆棘

滑之以薰蕕雜之以麝風泥之以霪雨生意幾乎

欲盡甫越月一莖數葉似有可觀晨起視之則蓓
蕾遽見於葉端侍兒大喜走告予曰異哉菊乎春
而花也祥乎予策杖以往見輩遂語侍兒曰此
二謂愛之適所以賊之也凡物之生天有時地有
利失時者自暴者也失利者自棄者也良農無失
時良圃無失利吾既有善種矣而欲同晚節於朝
菌豈可得耶已矣勿言之矣吾見其立萎矣明日
視之果仆於地不可復振蓋戕其生者違其性也
嶺南荔枝良美豫章魏和公易堂佳上也老而思

之冀得一飽莫春治裝初夏抵粵主故人陶樾山
家亟索荔枝檉山市以供之果未時和公啖之則
酸澀不可下嚙大悔其來之誤昔之所聞謬也速
告而返故人留之月餘時物變矣出以餽客客猶
攢眉不納強而發之則香撲於鼻味適於口入於
心充充如也始悔前日所悔之非坐客莫不大笑
偶憶其事因並述之信知造物之數先時者不生
後時者不成生者歿之胎也成者敗之媒也善生
善老善歿成敗因之已無與焉知時者也惟君子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

而能知時

題羅浮山荷鋤圖說

羅子浮山天都人傑也結髮好遊下筆爲文有壁
立萬仞俯視衆小之概常以太史公爲私淑思歷
覽天下名山大川以自廣其志氣深慕洞天之勝
三入嶺南取道朱明登飛雲絕頂雞鳴見日金光
燭體洞徹生緣大笑一聲曰羅浮山羅浮山豈有
兩耶自是得名嶺南人士莫不知有羅浮山者前
此壯遊也登高望遠雖有岵岵之思猶可歸也今
茲一遊非得已者觸目傷心未免原隰之痛不可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

四

歸也潮人有善爲佳士寫真者繪影以贈顏之曰
帶月荷鋤歸此淵明之寓言也浮山甫有事於旅
魂思歸切矣吾觀其志豈能終老於鋤鋤鋤之
下哉浮山假以自况則必有說說者曰淵明昔在
義熙之末晉祚中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譬諸草
盛豆苗稀將穢蕪而弗可治是故托興於荷鋤以
寫其憂時憤事之志帶月而歸恐後之也浮山自
况無乃類是吾謂不然士生今日家國天下之大
身心性命之微外至文章著述之虛亦其鋤治而

芟除者不少家國之大吾弗敢知身心性命則有
理欲之防義利之辨猶稂莠之與嘉穀也文章著
述有雅俗陳新高深卑淺之異猶荆棘之於桐梓
也荷鋤之法疾則苦而多傷徐則甘而不入一日
治之十日置之則滋蔓生焉一夫刈之百夫翦而
止之則良楷去畱誰適從矣惟老於農圃者獨行
獨斷勿忘勿助一其心而不輟久之則鋤習於手
手應於心如庖丁之解牛如騷人之斷鼻目之所
視之所指足之所履意之所使皆良苗也皆文
也

木也又安得有稂莠荆棘之屬雜生錯處煩老農
老圃之誅鋤哉此時方許帶月荷鋤歸高臥於長
林豐草之旁作無事人去文章性命之學莫過於
心浮山其善於荷鋤哉請以吾說告之舉似一偈
山外浮雲雲外山無情相見却相關荷鋤帶月歸
來後獨立孤峯萬境閒

堂堂堂說

士生宇內得爲堂堂丈夫踐堂堂之形養堂堂之
氣存堂堂之心立堂堂之地出堂堂之言行堂堂
之事居則堂堂以尚志仕則堂堂以行義由是而
事親從兄信朋友對妻子無在不用其堂堂聖賢
事業佛祖微猷不外於是豈必出廣長舌現清淨
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乃云堂堂哉伍子秋農
篤信好學自名其堂曰堂堂人皆以爲不易吾獨
不改爲伍子難遂爲書之槩以一言用廣堂堂之

義

借園說

跡刪子身無長物平生所有皆目爲借欲其便於還也性喜幽居隨緣卽借辛未冬卜居於香城之東郊顏曰東林蓋借地於高氏之園亭借名於遠公之白社等借也而不言其指旣而安之坐越三夏賓主相視如家舍焉幾忘乎其爲借也尋以老母懸念不忍遠離遂從舊隱借地於彌塘龐氏之園林因其池館少修治之暫寄跡焉名從其實顏曰借園客有問於跡刪子曰借猶假也假亦借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

七

也借之與假是同是別跡刪子解之曰借也者物從外入權爲取資旣則還之一無有焉君子之道也假則不然本屬他有視爲己物久而不歸恬然久之小人之事也樂彼之園是借是假初無分別久則知之何容致辯雖然借之時義大矣哉天地借方圓成日月借晝夜明萬物借形色生草木借枝葉萌聖賢借大道名家國借人紀興自古迄今世出世間同類殊類一切蠢動含靈人非人等未有不借者也斯園借也借斯園者亦借也不借而

借借也借而不借亦借也吾之所借有九請舉其

說一曰借地開池二曰借池引水三曰借水栽蓮四曰借蓮開花五曰借花供佛六曰借佛度人七曰借人食我八曰借我行路九曰借路歸家直至歸家無可借矣從前所借一一還之主人且爲短歌致謝焉一歌曰借地開池大有緣上窮無際下無邊何人會得東林旨鑿磳盤中水底天再歌曰借池引水祕真機水到渠成識者希昨夜碧潭空界月倩人撈漉但空歸三歌曰借水栽蓮五色同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

八

藕絲中有梵王宮從來不少優曇種惟欠清涼灌漑功四歌曰借蓮開花花不知靈根出水光離離七日自開還自合人閒花落幾多時五歌曰借花供佛佛拈花一笑相逢眼著沙珍重金瓶人盡見不知花意屬誰家六歌曰借佛度人轉迷漫將黃葉止兒啼閉門不覺春將盡夜半一聲聞子規七歌曰借人食我是家常飽食高眠水石涼還爾飯錢應不遠十升一斗早商量八歌曰借我行路日千里兩脚千山還萬水水盡山窮未肯休懸崖

撒手偷心久九歌曰借路還家赤一身卓錫無地
未全貧直須錫子全拋却方信貧兒勝富人

布田字說

爲善而邀福於天責報於其人愚夫也受用菲薄
施與平等薄諸已而厚諸人者善人也澹泊明志
寧靜致遠爲吾之所當爲無容心焉君子也譬諸
力田焉天有時地有利盡人力以符之至於且至
之時皆熟矣宋人不知也有堰苗而助之長者生
意幾乎息矣求福之喻也漢陰之丈人則鑿其欲
速之過而懲創其機心日捐捐然鑿隧以入抱甕
以出成功少而用力勤不自悔其勞也積福之喻
也耕農之徒悠然笑之相其陰陽寒暄之宜順其
高下燥濕之勢播之嘉穀若橐駝之種樹然務適
其性而得其所則捨而去之時乃錢鏐奄觀鉅川
而已此又可爲安靜養福者喻之也友人吳子仲
山於道有得中年自號曰種山噫其所取者高且
深哉竊謂狙狽之松新甫之栢商山之芝藍田之
玉雲澗之蒲羅浮之藥種則有之良苗嘉穀未聞
授井而耕者何也多高深而少平曠也原田酌酌
玉粒生焉亦可耕秋可登父可播子可穫似矣

一歲之計不無豐歉之差非已有也惟方寸中良田恒產已實有之受諸天君順乎帝則耕之以露地之白牛培之以雪山之糞土溉之以八水之餘波耘之以六牙之香象拓之則量等河沙收之則納於芥子耕之耨之則活靈苗而養慧命息之荒之則長荊棘而室清虛視其布種之得失何加耳吳子具多生之慧業種現世之福田生平臨財不苟仗義好施待舉火有百家快吹律者千指誠有如漢陰之灌日捐捐焉不自知其勞也號之曰布

陽軍文集卷二十

士

田誰謂不空然芻蕘之見則更有進乎是者請以良田之說廣之此三教之公言也非吾一人之私言也昔樊遲請學稼於仲尼仲尼則告之以禮以義以信三者之謂何良田也子輿之言曰捨已之田而耘人之田已之田良田也吳子返而求之方寸中常綽綽而有餘擴之充之六合一家八荒一闢豈必延袤阡陌縱橫軫域方得視爲已有哉於其慶生之日書此以贈

廣謙軒說

盧生超千少年好道從予爲蓮社之遊常有落落難合不可一世之致既則悔之自名其軒曰謙菊里姚君美其名著爲之說欲盧生顧名思義反求諸身善成其美也旨約而該矣盧生猶存乎見少質諸山僧俾廣其說吾教西來不立文字纔涉語言皆成戲論昔也軒名未著文采全彰今則軒旣名謙謙復有說錯過不少山僧事弗獲已隨順人情只得將錯就錯把盧生現成窠臼自己家珍姚君未會拈出者逐一掀翻看盧生從何處安身立命憶十年前予識盧生於稠中時年僅舞勺耳大有成人之志譬之虎生三歲氣可食牛盧生此時高視闊步豈復知有小廉曲謹向鄉里輩作僂僂齷齪態耶須臾一別彈指十年中開世路之風波人情之冷暖遭遇之連遭交遊之翻覆一一備嘗然後退焉自反生平陵人傲物之槩默化潛銷向謙軒中討箇轉身活計如素封之子奢侈成風自謂富可敵國用物甚弘揮金如土一朝金盡

家徒四壁向之所有一無可得乃翻然自悔拾取
永被明珠重新作活改絃易轍懲奢侈而事慳食
從此一毛不拔一芥弗與自謂得計孰知道眼旁
觀前日之奢未必全非今日之慳未爲盡是也盧
子之有取於謙也其類是乎夫謙一而已在姬旦
山之則爲聖人在新莽出之則爲篡賊視爲之者
何如耳盧生而果知道也當大任則受之說大人
則藐之臨大敵而不懼遇大變而弗搖無所用其
謙若夫袴下之辱唾面之施青蠅之譏蜂螫之
毒彼無加於我無損者不妨謙以受之可以息
爭可以弭怨可以止訟可以遠害而全身我佛謂
之辱提大易謂之卑牧老氏謂之守雌均此理也
謙卦取象地中有山爲其高而能下也他卦六爻
皆有悔吝惟謙有吉無凶初曰涉川能濟險也次
曰鳴謙獲聲聞也三曰勞謙剛能柔也四曰撝謙
大有功也五曰不富以其鄰從者衆也六曰鳴謙
永終譽也盧生其神明於易乎當觀其象玩其占
明乎天道之虧益地道之變流鬼神之神福人情

之好惡舍其盈而居其謙思過半矣若天六爻之
用與時偕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豈予所知也雖
然如是謙之義出乎大易大易之體原於太極太
極之先歸於無極無極至矣盡矣無思也無爲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謙不足以盡之矣
盧生欲識無極乎待子十年重來相見時節若至
其理自彰未易言此也

守齋說

友人區責園生平抱道自守既舉於鄉閉門却掃不納賓客不干權要不求聲譽不問田宅顏其齋曰守用以自勵命予書之時座中客或笑其迂者或疑其偽者予解之曰責園所謂身為孝廉顧名思義也夫孝以守身為大廉以守節為先假其不能自守則名實兩失無所取焉常見用兵者善戰失半善守失一弈棋者攻取則罷固圍則逸今者責園蓋得斯旨反而求諸聖賢之道仰事俯畜傳

中陸王文集

卷二十

五

經臣徒善守其身如執五端之玉抱千鈞之壁堅守其節如據萬雉之城臨八面之敵可不謂賢乎雖然造物小兒深忌矯飾往往試之以名誘之以利奪之以聲色之奉啖之以膏粱之味稍不自謹墮其術中生平固守譬如為山一朝失節功虧一簣當今城市招搖者大不乏人責園慎之河間傳不可不讀勿令座客笑者罵疑者信焉是所望也

喬松說

戊寅春歸自丹霞訪隱泉於官舍大槲其堂曰喬松顏之者中菴毛明府也名以似之則社中諸子美其德而祝其壽也一時作者題詠未暢屢旨主人以予能言命申其說予常聞諸匠石矣支而華者速朽之材也質而直者晚成之器也公其近之矣予請更有進焉彼松之蔭覆下土公之惠能及物也似之松之勁而不阿公之義以制事似之松之澀端而不倚公之恭而有禮似之松之條柔而疎通公之智能應變似之松之幹介而多文公之神武不殺似之松之韻為風濤為唱和公之文章風雅似之假斯松也產於泰山梁甫之旁則受大天之封移之清泉白石之下則供幽人之賞引而置之廊廟則為輪奐之觀遠而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則有逍遙之樂松自取也松自擇也隱泉之自處也亦若是而已有材如此豈能鬱鬱久居茲土乎公自為計足矣予又何敢復為公謀既廣其義主八命為書之

中陸王文集

卷二十

六

聽軒說

鄭子與九晚年坎珂自榜其軒曰聽客有問於山僧曰彼聽之義奚居對曰此俗士之所爲聽焚也客惡足以知之雖然吾語若倚伏之數天勝人者八九人勝天無二三焉彼既有主之者矣雖知如管樂勇如賁育不能強與之爭轉移之權一唯聽之造物在已者無容心焉鄭子所取蓋以此乎然猶未足以盡其義也請引伸之五官之用各效其能而不相知目之官以闔闢鼻之官以呼吸口之

龍陽室文集

卷二十

七

官以出納唯耳幾於無用然虛而能受感而遂通分位乎左右其用獨神所以觀音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瞻部之人常以聲音而作佛事蓋有取乎聽也今鄭子年逾耳順返聞黜聰喧寂一如耳目互用當斯際也安得有外入之虛聲前之曾足以滑其清聽哉有之亦聽之而已時而閉門自樂穠纖剝啄聽軒聽之如鸞如鶴時而垂手入塵龍斷駢闐聽軒聽之如管如絃時而山行陸處驚雷聒雨聽軒聽之如律如呂時而賓筵酒徒博塞呼

虛聽軒聽之如笙如竿時而嚴城重郭悲笳哀角聽軒聽之如韶如箏時而蓬室衡門男呱女譁聽軒聽之如篴如塤善哉聽乎其在我者常靜乎客聞之退而大惑走告鄭子鄭子曰夫夫其知我哉是猶知聽之爲聽而不知不聽之爲聽也寄予詩曰兩片新荷穿二漏是非人我不相干微塵頓塞虛空窟近日青蠅出入難予答之曰潁水滔滔下急灘東流入海作波瀾箇中清濁無分別巢父如今洗耳難

龍陽室文集

卷二十

七

彭解名說

開士智嚴本韶州嚴氏子中年入廬山禮棲賢角公出家因其姓而字之冀其四智二嚴名實相應也嚴向有心疾不能久於叢席未半載別棲賢遍遊吳越足跡所至輒假筆墨以適其興與發則隨地索紙畫作蜚蜚極變盡神頃刻立就從旁觀者初不知其所爲良久諦觀則眼目爪甲纖毫畢具生意躍躍行几席間人不知其爲畫也好事者購而藏之踰於六貝之珍遂以是知名衆共目之爲

或陟堂文集

卷二十

七

嚴妙蜚嚴竟居之不疑受之弗拒與予相遇於丹霞一見而知爲異人再而問焉答曰予嚴蜚蜚也因畫得名予聞而疑之旣而思之曰豈有智人在道乃捨道托技於畫畫而專志於物物而取類於鱗介之瑣細者必有所以也之人也必能離名實泯形跡遊戲於筆墨之外是昔人所謂闕劣不關勝呼牛則應牛之旨也雖然吾更請有說焉夫蜚蜚因嚴以成其形嚴因蜚蜚以成其名使形而果是也則形之與形形者較而形其形者實矣使名

而果非也則名之與名名者較則名其名者主矣審是主賓互換旁敵兩立孰與解之吾請與子去其旁而弛其敵同於易之匪彭契乎帝之懸解也可乎且智爲真諦嚴爲俗諦智居因地嚴屬果位有智之士必捨僞以從真先因而後果遂易嚴蜚蜚爲智彭解智乎嚴乎其有辨乎抑無辨乎今之所謂名者我知之矣曳裾之徒趨炎逐臭陰實附之陽若去之內固取之外爲拒之自鳴於衆曰我高人也攘臂之婦飾昭墮冥白璧能碎破釜失聲

或陟堂文集

卷二十

三

井李濫觴蹕蹕可食自號於人曰我廉士也山中鹿豕垂涎鼎烹漁人能釣望外羨魚樵子還家夢中訟鹿自銜於世曰我隱者也苔斯之類指不勝屈江河日下名實乖違世運人心積成痼疾世醫拱手莫如之何吾聞智嚴世業岐黃必能神明其道夫良醫之門旣多病人獨不思有以救之乎攷神農本草蜚蜚劑之可療痞塊名也者當今士大夫之痞塊也用以愈病猶不失向時名實之用似無事予之更張者名說之作

未免失言聊書此以贖之視六所趨何如

無隱字說

虛空中初無一物空極生明明極生暗暗極還明
明暗往來遂成晝夜雨暘雷電相隨而有問之虛
空不知生所從生滅所從滅學道人出頭三界外
開隻摩醯眼萬象森羅虛空泐泐無所隱於大圓
鏡智中然後按指發光全體大用一時放下說有
說無皆成戲論電生苾芻法名古陽脫白多年參
遍諸方未得休歇自疑疑謂石火電光生滅無
常隱顯不一未若晴暘升天萬物畢照了無所隱

步陟堂文集

卷二十

圭

遂以無隱字之質諸山僧請廣其說山僧深嘉其
志笑而謂之曰昔有口宮天子從日輪來至靈山
會上盛稱其國土廣大宮殿莊嚴一時初發心菩
薩莫不歡喜各詣其所遙隔一輪來至空中如珠
走盤無門可入瞻瞻良久還以問佛佛曰汝見日
宮耶入日宮耶日宮天子今在何處可往問之諸
菩薩承佛慈旨往見日宮天子盡其神力遍十方
無量無邊微塵界虛空界直至不可說不可說世
界覓日宮天子了不可得且道者則公案是佛無

隱耶日宮無隱耶諸初發心菩薩無隱耶昨日電
生無隱耶今日無隱無隱耶山僧無隱耶直待十
方虛空悉皆銷隕時把日宮天子拋向東洋大海
欵欵地方與說破

步陟堂文集

卷二十

圭

亦稼室說

吾鄉梁氏子自顏其堂曰亦稼客有獻疑於東樵
之老僧曰昔者樊遲學稼仲尼小之梁子所托無
乃卑乎東樵聞而解之曰善哉梁氏子其知學矣
乎夫耕雨犁雲畢其力於隴畝者農夫之事也躬
仁蹈義反而求諸方寸者聖賢之學也稼稼也學
亦稼也君子之稼也不以耒耜而以詩書及其穫
也不以銍刈而以道德道德者良田之嘉穀也善
稼者去其根莠而長其種粒善學者窒其嗜欲而

官陟堂文集

卷二十一

五

蓄其道德學以播之問以覆之思以培之辨以耕
之力行以灌溉之侯王侯伯父師之教我也侯亞
侯旅朋友之玉我也侯疆侯以芻蕘之言有裨於
我也由是而寢焉食焉作焉息焉不舍已以耕人
之田不耨苗而助之長若是而弗獲吾未之見矣
梁氏先世古心孝廉與先君子同舉於鄉丙戌之
變仗義盡節殺身成仁其於稼也大有穫哉梁子
爲老廉族子當思所以繼其志而述其事讀書稱
古期不愧於前人其食舊德而服先志也固未有

艾顏其堂曰亦稼豈與秀而不實者比哉客曰善
請書以贈之

官陟堂文集

卷二十一

五

善藏字說

予友李遠霞生三丈夫子其殿曰至翌年多病弱
不勝衣恂恂如處子嘗問字於予予鼓其向往字
之曰善最欲其殿於齒而最於德也別來數年則
巍然丈夫矣癸未之春過予於大通之古寺英氣
勃然若囊錐之脫穎干將之發於硎也非復向時
文弱之比與之語則高談雄辨有俯視一切之槩
善最訥最哉吾聞諸之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矣夫已有善已自知之其爲善也淺矣已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一

五

之吾欲天下人皆知之其爲善也更淺矣古之至
人能忘乎德必能善其用有周公之才之美而
曰使驕且吝餘不足觀有仲尼之德而曰若聖與
侮則吾豈敢蓋不欲求最於人也向之善最氣餒
而力弱故勵而進之今之善最才高而意廣則約
而退之矣因別其字曰善藏昔人有言良賈深藏
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善藏故也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斯又不善於藏者可爲殷鑒也李氏子勉之當
歛其才潛修其德砥礪其學問而磨礪其圭角是

不求最而自最者庶幾乎述爲字說書以贈之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一

六

曉村亭說

宿雨新晴山翁早起窺窓見日氣爽神怡李子遠霞陵晨扣戶手持尺幅請爲楊君曉村廣言立字之旨於是就曉言曉著爲字說還以質之夫曉之時義大矣儒者有言雞鳴義利舜跖攸分平旦清明好惡相近曉之謂也當夫夜漏方稀晨鐘乍響天機獨露萬慮咸清審能於此擴而充之聖賢事業佛祖微猷思過半矣倘或顛倒裳衣出門四顧爭石於朝岡利於市與接爲構日以心關桑榆無幾日暮途窮行機未息夢想相因昧爽初心日銷月削只可歎也曉村省者想能顧名思義當海印發光萬象森羅時節正好策起眉毛掀翻窠臼手握夜明符眼見東方白直登闕里之堂親入靈山之室庶幾少分相應若乃日出三竿風清半枕猶作邯鄲之客是瞋睡漢溺牀小兒舉世皆然不足爲曉村道也

歐陽文忠公集

卷二十一

三

愈愉堂說

愈愉皆諧聲也文同而音義各別訓詁家莫詳其旨嘗以已意解之求愈於人者必有勝心君子不欲多上人也故降其心而下之守身之要也有深愛者必有愉色君子惡乎飾昭而墮冥也故表其心而出之事親之本也梁子名正少孤而力行事母至孝與人恭而有禮伯氏字之曰安道蓋有取乎大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義其守身事親若此其能顧名思義者一日出紙命顏其堂題曰愈

歐陽文忠公集

卷二十一

三

愉強爲之說且致勉焉

澹山堂說

式公楊子視世味如嚼蠟處城市若深山自頽其
堂曰澹山客有獻疑者謂山之性靜而貞山之形
高而平山之色蒼而青山之影澹而明主人去此
不居惟影之取何歟笑而解之曰凡物之生性賦
形成確乎其不可易色則隨時而變遇物而遷惟
影超乎羣象之表非有非無亦真亦幻超方之士
用以自傲焉豈惟山歟味以澹而受和素以澹而
受絢交澹則久志澹則遠情澹則性性澹則幾乎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一

无

道矣澹之時義大矣哉客無以難遂書以贈

鈍說

英之桐影生平古樸侃直不修邊幅性嗜酒每飲
必醉醉後落筆頃刻千言如奔馬掣電與生徒論
義譬諸洪鐘應鼓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及其不飲
飲不至醉竟日爲文不能滿紙弟子問奇笑而不
答客有問於予曰人醒而敏捷醉則遲鈍恒情也
先生返是何與予笑而解之曰此先生之所以爲
醉也予夫干將莫邪世之所謂利器也以之割剗
若批虛焉使露其刃與鈹斧角勢則挫且缺矣利
之不能勝鈍也明甚古來明哲之士大巧若拙大
辯若訥大智若愚大實若虛鈍之謂也先生之鈍
亦若是矣向使不飲其謂爲鈍也不更深乎乃露
其刃於醉鄉與鈹斧爭能此先生之所以爲醉也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字說

昔人有言一子爲儒河潤九里此仁惠之喻也河之爲潤也其體平其用溥其源遠其流長非若坳堂之水可挹而竭也非若行潦之涸可立而待也又非若酒漿醴醢之屬有所費而出之也假令固其隄防護其蓄洩涓滴之潤不以及物將見懷山襄陵汪洋巨浸河伯自視慘然喜矣獨不應有決防潰之奔騰四出之患乎故神禹之治水也疏九河十九土順水之性行所無事務令聚散出內不戕陟堂文集卷二十一 圭

封不靡萬物各得其所千秋萬古咸蒙其澤所潤遠矣三第九里云乎取龐子名仁問字於予字之曰潤九書此以廣其志勿謂老僧攀緣檀施故爲是迂闊之論遂因咽而廢食也

寄堂說

寄堂者何主人自謂也主人久客茲土猶桑乾之視并州故曰寄也主人寄也堂亦寄也因其寄而寄之亦寄也劉子念茲寄堂之友也過東樵而問焉曰主人之寄於堂也吾知之矣堂何寄曰寄於世界世何寄曰寄於空虛空何寄曰寄於妄想復寄於主人輾轉寄托如聚無端吾與子亦安往而非寄哉劉子曰空之寄於妄也亦有辨乎曰空無所寄是名頑空卽寄卽空是名真空卽寄卽妄

辰陟堂文集卷二十一 圭

是名頑空非幻無以顯真故曰寄也劉子釋然請爲書之以貽寄堂之主

見曉堂說

飛雲絕頂夜半見日下界人家紛紛鼾睡不復知其爲曉也膏舟泊扶胥登浴日亭潮雞未鳴海日先出天光發新燭龍照體烟村葦屋之人小睡未足大睡未熟不復知其爲曉也夫曉一而已豈更有先後遲速之辨乎哉良由置身高遠遊目虛空故能與真光相遇獨往獨來於萬物之表物不得而閱之焉此大人所以先天而天弗違也陳子谷王兄弟好道因其先人之廬稍丹雘之真堂構哉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一

三

予及過其門世之入請爲其堂立名時方朝曦入座主賓相對恍然有符因頽之曰見曉此山僧獨立飛雲夜泊扶胥時所見也天無二曉予與陳子父豈有二見乎哉請移昨日之曉爲今日之見今日之見應無異於昨日之曉陳子果好道耶自當置身高遠遊目虛空雖處宏堂邃閣重關深鎖以道眼觀之不出戶知天下豈必登高望遠而後謂之見曉哉若夫海印發光虛室生白曲肱半枕於北窓之下自謂羲皇上人是名見見不名見曉何

以故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一

三

耕天堂說

物成於地人盡耕之生物者天莫之或耕焉天之荒也久矣所以然者地形而下也有厚有薄有中
有偏井之畝之芟之柞之播之耰之耘之穫之食
力於地也因勤惰爲豐嗇地不得而私焉神農之
言也形而上者天也無聲也無臭也大而無外小
而無內近之無可指陳遠之無所止極農不任耕
賢者耕之以仁爲嘉穀以義爲鑑基以禮爲阡陌
以智爲町畦學以播之問以耰之思以培之辨以
耨之篤信力行以刈以穫之食報於天也造物分
予之衆必如其量以裕之無吝心焉此三教聖人
之言也故曰耕於地者力以而效速耕於天者功
多而報遲世有鎔銖之長斗筭之識輒詡詡焉自
以爲高遠福於天子祿於國廷譽於鄉黨朋友是
猶宋人樞其苗而助其長其不爲一簣之虧半途
而廢者鮮矣陳子義侶別字耕烟予謂烟出於火
火傳於薪薪有時盡火熄而烟銷者何也無本故
也盍反而求其本傳曰物本乎天天者八之本也

躬而耕之所獲多矣豈必百室千倉時萬時億而
後謂之善耕哉遂顏其堂曰耕天陳子智者倘以
予言爲然當受命於老天母學稼於老農老僧請
荷杖篠痔錢錡以隨其後

亭亭亭說

雙照別公既新其廬於菴旁隙地蓮沼之上誅茆作亭爲夏月與客避暑賞蓮試茶賦詩之所索予題贈因其爲亭也顏之曰亭亭蓋有取乎超然獨立之義我輩生丁末法狂瀾莫挽必須挺起脊梁站定脚跟作箇中流砥柱登斯亭也自當顧名思義彼亭亭獨立於衆芳之表者亭畔之蓮花也亭亭獨立於四禪六欲之天者居亭之主人也亭亭獨立於火宅紅塵之地者訪居亭之嘉客也時或咏於幽篁之下則亭亭然兩腋風生也時或吟咏於池砌之上則亭亭然陽春白雪也時或揮玉塵搖羽扇於襍穢汗臭之旁則亭亭然清風明月也賓與主人與物時與地無在無適不自見其亭亭焉古德有言但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吾於斯亭亦云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二

東樵山人跡刪鶩著

鼎湖山志

星野疆域第一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下爲川岳上應列星艮止坎
流山澤通氣此形家者言座主見解猶未夢見在
在鼎湖卽不然六合一家八荒一闢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爲一說若此疆彼界未免分別虛空
橫上軫域山前一片閒田地却被五家兒孫各自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二 一

山川形勝第二

昔人有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
靈孰知山而高水而深仙爲大仙龍則猶龍名聞
靈異總屬前塵形勝流傳等諸土苴假使曾繇爲
之圖畫崔顥爲之畱題謝靈運隨山刊木李供奉
就地安名共於鼎湖一角真山無少加於萬一是

故標指得日月不在指按圖索驥驥不在圖後之
尋幽探勝者當與咫尺湖山相見於風雲縹緲之
外庶幾遇之不識此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超方之士正好高高著眼爲山川形勝志

殿閣堂寮第三

一莖草現梵王剎一芥子納須彌盧且道是神通
妙用是法爾空然與麼與麼一期建立不與麼不
與麼萬古微猷識得此意方許親到慶雲陟寶殿
不虛階級登樓閣不躡層梯升堂入室不見有一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二 二

創建緣起第四

爲山九仞功先一簣築室百堵肇自初基善其始
者所以善其終蓋言漸也慶雲鼎建草昧初開佛
殿僧堂惟期鞏固茅茨土堵不務莊嚴大都先狹
而後寬歛華而就樸知止知足不攀不援上古風
規可想見也逮千後世踵事增華土木迭興因緣

輻輳揆厥初心行所無事非有所爲而爲之蓋有
莫之致而至者存焉誠恐初機不達斯意未免徂
於見聞流於習俗目覩紛華心生放逸用是追尋
舊貫顯露家風昭示後昆庶知反本云爾爲創建
緣起志

新舊沿革第五

有成與虧昭文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文之不鼓
琴也於曰琴瑟不調者必改而更張之若夫無
絃在匣山水希聲固無煩於枝策據梧之紛紛者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二

三

鼎制之見可以不立唯是塗漚丹雘雖異而同雞
犬新舊一似同而異變而通之各成共是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不妨以大圓覺
爲我伽藍縱使土木重興猶是蓮盧傳舍也爲新
舊沿革志

開山主法第六

無故虛空忽生山河大地於大地上建作清淨道
場從道場內演說無生法忍誰開誰遮誰賓誰主
親到鼎湖不妨諦當如或不爾則新荆拔棘墾土

誅萌還與木人稱鼻祖建立門庭提唱宗旨首准
雲頂作家翁何以故地名勝母賢者迴車孝重顯
親令人讓善雖云撞破烟樓也須謙退如曰冰由
於水正好知源父作子述名之正也祖功宗德法
爾玄然爲開山主法志

繼席弘化第七

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但得心空及第堪作人天師範雖然如是入此
門不須知差別諸方選佛如三王之繼統此開選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二

四

佛以二帝之傳賢但以空心爲先後不以及第爲
輕軒羊車鹿車白牛車出門無句無句向上
句異口同聲是之謂廣大門庭流通法席也爲繼
席弘化志

清規軌範第八

娑羅樹下遺教叮嚀百丈山中清規炳著諸佛列
祖曷常不以實法與人後世兒孫所當循途守轍
者也雲頂規範悉稟雲棲言簡義該信賞必罰開
有後賢繼起無非因時制宜其於前人立法之太

旨未常少加於毫末奈何時移世易日久弊滋上智之士忽以尋常中下之根厭其拘束遂致煌煌祖訓等諸紙上陳言凜凜僧規徒資座間談柄江河日下誰與挽之爰述前聞用繩後進晏安鳩毒也忠言藥石也願各洗心毋忘逆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爲清規軌範志

耆碩人物第九

千里不一聖猶比肩也百里而一賢猶接踵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九畹之地不產伊蘭况名山出咸陟堂文集卷二十二 五

世悲日當中其間耆英碩德韜光養晦於祇林茲艸之有者疇謂無之匪藉表彰曷昭潛隱邇自慶雲開闢迄于今茲甲子一週法輪四轉大冶門中應無鈍鐵孫陽廐下不乏超羣後先人物聲應氣求皆山川之鍾靈法門之翹楚也姑舉其最以例其餘爲耆碩人物志

檀信外護第十

靈山顧命首囑王臣祇樹布金先推長者蓋以法門卑弱分衛艱難匪藉有力者爲之維持信心者

從而布施雖曰居山難爲辦道也慶雲嗣化六十餘年香廚仰食二千餘指山外無卓錫之土鉢中無殘宿之糧然而二時粥飯不令饑虛八面魔風多爲排解揣已受供常恐虛消報德銘功無容草次爲檀信外護志

登臨題詠第十一

溪聲便是廣長舌此鼎湖真語句也山色豈非清淨身此鼎湖真面目也識得覲面始許登臨會得轉語方堪題詠須知在在國土有一所山川人人咸陟堂文集卷二十二 六

腹中有一部鼓吹未曾動步早已登峯到頂不待開口牛已憂玉敲金作者爲鼎湖下註脚鼎湖假作者以文章觸處現成道著便是直至黃鶴題詩青蓮閣筆眼前有景道不得畢竟何人是作家爲登臨題詠志

藝文碑碣第十二

蒼松古柏文之質也黃花翠竹文之華也響泉幽磬文之韻也雲蒸霧蔚文之態也淵停岳峙文之正也奔雷句瀑文之奇也天地有自然之文章目

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意遇之而成理神遇之而成形名山非作者無以寫其真作者非名山無以成其文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鼎湖在萬山中開闢六十餘年海內作者未盡知名邑志所傳尚多缺略中間法王垂語名宿格言富路讚揚文人著述亦復不少姑從碑碣紀載墨瀋畱題者表而出之以俟後來之繼書庶名山不寂莫云爾爲藝文碑碣志

鼎湖山總論

考道書所載海內名山爲洞天者二十有四爲福地者三十有六後世好道之士往往深信其言謂天下名山盡乎是矣孰知宇宙之大山澤之奇孕靈毓秀何地無之苟非其人不敵輕以相假寧埋沒於荒榛斷梗中爲鬼神之所訶護虎豹龍蛇之窟宅彼造物者非故爲祕之也所以慎之重之以待時至之至時節至矣然後應運崛起因人建立其祝洞天福地不啻過之豈第如道書所云當今車音一統幅輳萬里名山大澤星羅棋布輿圖所載猶恐或遺粵稽邃古相傳軒轅鑄鼎遺事其地有二一楚一粵相去二千餘里世遠人遐不可致辨或辯之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龍迎於君山輿之鼎湖恐或妄也或曰鼎湖中峯圓削兩山角立左右山麓諸峯三岐別出望之若鼎峙焉谷中有湖鼎之實也或曰是山也絕頂有湖巨鱗潛焉天將雨湖先出雲傳曰鼎湖聲之譌也或曰史稱軒轅少子二禺嘗畱書於中宿彼此相去二百餘里

彼皆信之此獨疑之非通論也其說未知孰是姑
闕焉焉粵之鼎湖山在端水之下游去肇慶府治
四十餘里高千有餘仞中爲白雲古剎昔虛祖會
下智常禪師分化於此當時佛法初興高僧類聚
環山四面皆爲招提人各一區凡三十有六至今
龍潭飛瀑涅槃臺三昧泉聖僧橋羅漢市遺跡尚
存遵白雲而東三陟峻嶺兩渡駛流深入谷中四
面皆山環如拱壁中凹地勢殺險成夷左右羣峯
辟勿旬旬留此一席以待法王之興自開闢以來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二

九

天作地藏人跡罕至間有至者輒爲獐虎所逐雖
樵夫必豎亦且目爲異途名曰虎窩相戒不敢逼
視其地向屬上迪村梁氏世業梁氏先世仕於明
官至別駕其歿也子孫卜葬是山旣穿墳將窆矣
是夕夢金甲神標而叱之曰此朱家土非若有也
墓宅去此不遠詣彼當得佳城明發葬者如夢所
指遂扞焉至明萬曆間慈山清祖應化嶺南其徒
金山迎住白雲一日山行深入谷中心賞茲土峯
巒環抱外比內附狀若蓮花真佛地也因與更始

爲蓮花峯親爲授記曰不久當有福慧六人闡化
於此紀之以詩有蓮花瓣瓣湧滄溟及夜深說法
有龍聽之句時雲頂棲師翁晦跡稠中叅慈祖於
曹溪祖一見器之知其時節未至不欲遽爲印可
勸令行脚送之以偈曰汝持一滴曹溪水遍灑諸
方五昧禪莫道老慈能說法而今不值半文錢棲
翁旣承激發遂腰包度嶺升雲棲之堂入博山之
室二家法要領略無遺密受記於博山衣鉢南
歸輅光於廣州白雲之蒲澗人鮮知者然鼎湖山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二

十

靈已所願望之虛席待之久矣迪村梁氏雖世守
鼎湖常以山深地僻難爲耕鑿委諸草莽不紀歲
年最後長者少川崇信頗篤於崇禎癸酉歲始入
山誅茅建蓮花菴與善友十有四人共結淨社來
往山中同志無幾不免有土曠人稀之歎是時象
林在公本隴陽朱氏子結髮好道常有脫俗出塵
之想發足叅方遠尋良導路過高峽奇跡於廣利
之芥亭與少川邂逅相得邀之入山衆聞姓名相
與喜曰昔神人畱識地屬朱家今耆地與人符山

有主矣幸乎他適在公許之圖相與併力墾土種
松栽竹漸有可觀未幾出家時至聞棲師翁得心
印於博山歸隱蒲澗在公欲往師之少川輩助以
貲斧遂謁棲翁得度是年甲戌在公從蒲澗過夏
少川募貲庀材改創菴宇一棟三楹中供佛懺左
懺善侶右居匠石土垠茹廚悉從草創是冬在公
還山度歲少川輩奉爲居亭券其地而歸之乙亥
秋棲翁往新州禮國恩祖庭道經廣利在公偕少
川諸子往迎入山勸請駐錫棲翁以蒲澗爲辭心

咸步堂文集

卷二十二

主

實許之臨別出淨財數十緡令先備塋地以待後
緣在公住山夙心未了別衆出方念此山無主與
衆懇請棲翁住持至次年丙子夏偕遠近善信買
舟裹糧徑造蒲澗勸轉法輪棲翁允諾遂以五月
二十二日入山據室是歲之臘登壇傳戒緇素皈
依頗衆時有五色雲現其峯頂遠近共覩因更蓮
花菴曰慶雲榜山門爲雲頂安立序職揭示條規
兼行雲棲博山之道不忘本也次年秋在公竟從
初願出遊烟水歸隱西來數年還山省覲紺宇珠

林煥然一新矣棲翁住持慶雲凡二十有三載前
後得度受具弟子千有餘人壽室幾滿法幢遠傾
戊戌之夏忽以微疾示寂一衆號咷如喪考妣追
慕莫及勸請在公繼主法席生面重開領衆匡徒
談宗講教高步雲頂之巔別唱雪關之曲掀翻巢
臼撞破烟樓過量大人超方出格非門外漢所得
而思議也在公歿後山中法屬次第相承梅磬湛
公東澗契公善繼善述多所建明後來振起自不
乏八創業誠難守成不易擴而充之神而明之雖

咸步堂文集

卷二十二

主

有世可知也夫鼎湖之爲名山也非一日矣天造
草昧先傳鑄鼎之文佛法南來首列涅槃之座迨
至今日然後蓮峯授記現作慶雲雲頂中興沛爲
法雨今之崇樓廣殿昔之茂林豐草也今之雲水
聯關昔之烟霞出沒也今之長鐘暮磬昔之溪聲
松韻也昔之所無今則有之今之所有後或無之
中間出處隱顯之跡必有主之者存焉莫爲之前
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名山勝地世出世
間譬諸晴陽升入隨時顯晦當其鑄鼎於軒轅也

如扶桑之浴日天光發新有無莫辨其權輿於白雲也如寅賓之出日羲車發軔照燭無疆其堂構於慶雲也如中天之杲日萬象森羅容光必照彼昧而不知者負三竿之朝暾遂謂當中穴一隙之微暉等諸全量何怪乎索洞天於斷簡求福地於殘編遂謂天下無名山也不亦惑乎庾嶺以南其爲洞天者一爲福地者二嘗東遊羅浮北上中宿陶公山在海外僅一過焉往者泥於道書之言按回索驥及至其地見與聞殊就若鼎湖一區羣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二

主

峯環繞不邇城市別有天地山以幽深爲勝水以清冷爲勝僧以禪律爲勝門庭以高峻爲勝三尺童子莫不聞名而欣慕焉方諸寰中名勝奚啻倍蓰什伯哉木山向未有志蓋前人所見者大欲其不立文字也竊恐過現遺事日久無稽爰述巔末總而論之以補道書之缺謂不卽文字也可不離文字也亦可由是仰觀俯察爲星野疆域志遠探近取爲山川形勝志崇佛居僧爲殿閣堂寮志溯源經始爲創建緣起志規畫變通爲新舊沿革志

木本水源爲開山主法志光前啓後爲繼席弘化志禁過防非爲清規軌範志高風懿行爲耆碩人物志崇德報功爲檀信外護志名言雅韻爲登臨題詠志著述表揚爲藝文碑碣志志凡十二挈領提綱折衷羣言據聞述見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慙於往哲云爾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二

十四

氣候

鼎湖山高而谷深四面無縫入風不動盛夏清涼
隆冬煦燠風雨往來頃刻聚散陰晴上下遠近不
齊忽而雲日蔽虧忽而晴暘洞徹忽而霧蔚霞蒸
忽而虹銷雨霽二六時中千變萬化不可名邈方
春百卉爭妍羣芳競秀至秋則籬菊垂金庭梅綻
玉四時供養不缺香花十里溪山總同雲月意謂
人傑地靈百昌生遂風和氣厚萬類昭蘇榮枯代
謝之數固難同於下界也

尺步堂文集

卷二一二

五

月令

慶雲立教宗律並行安居布薩悉從竺土自臘月
十六日至四月望日爲春時四月十六日至八月
望日爲夏時八月十六日至臘月望日爲冬時冬
期結於十月之朔解於正月之望夏期結於四月
十六日解於七月望日爲前安居結於五月十六
日解於八月望日爲後安居布薩於前半月之望
爲白月十五日布薩於後半月之晦爲黑月十五
日大約歲有三時時有四日僧臘一週方受一歲
成勝堂文集卷二十二 六

至若朔望祝延令節慶讚一遵昭代正朔僧臘世
臘並行不悖也他如元夕張燈寒食禁火五月剪
蒲七夕乞巧世俗成風習焉不察住山脫俗不敢
隨流惟解夏有功德僧隨緣消遣中秋玩月重九
登高雖涉世緣無妨獵較至冬復從所務禪板邊
衣線下大有生涯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正好
應時及節也

土產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凡物之生乘火風之運行而動者爲陽禽鳥飛翔本乎天也故親上稟山川之深厚而靜者爲陰走獸之穴處草木之叢生本乎地也故親下鼎湖山居物表氣接寰區中閒土產一切如常飛滑動植之倫皆見聞之所同有不具述焉考邑志所傳謂山多佳茗以龍口爲最勝汲龍泉烹之香色殊常竊謂茶性清潔如幽人之高尚宜於烟霞不宜塵坌均草木耳

辰陽堂文集

卷二十二

七

產於名山淪以清泉則氣味深遠移植人閒火焦水濁則味薄而氣索然所謂遷乎其地不能爲良物性宜然亦陰陽之氣有以致之也向使山中老衲捨其真樂失其故我去泉石而入城市其不爲味薄而氣索者幾希矣世界之大山川所產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獨有於鼎湖惟能不遷於人者而後能自適其天此良禽之所以擇木而棲幽蘭不出於空谷也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三

東樵山人跡刪訂著

警語

同住警策

志帥有救誠爾卒徒虛懷諦聽罔或喧呼世衰道
喪俗弊人殊鮮廉寡恥同流合汙自暴自棄可嗟
可吁吁嗟奈何無容緘默爰尋古訓有懷先德略
抒惻怛敷陳警策上智實難不聞亦式中人可移
毋忘藥石譬之良馬千里爲期一見鞭影電掣星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三

一

飛騫騰自若警策奚施惟彼駑駘氣倏神疲匪加
鞭策曷任驅馳大地茫茫浮生忽忽地水火風假
合成質胎卵濕化含靈不一六道三途人身難得
生際中華長知有佛割捨恩愛棄俗爲僧君親弗
事墳墓不登田園久廢雲水無情生歿事大名教
爲輕功罪各半成敗相仍成如之何超佛邁祖爲
法忘軀棄甘就苦不尚攀緣不耽華靡誓爲羣生
同歸淨土大哉丈夫眼空今古敗何底止破戒
名機無因呆達迂師承妄談般若諸方等類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三

二

流俗盜竊虛聲傷哉魔衆汨沒成生不有清流陷
溺文字半偈未參三乘弗肆正業荒蕪無慙無愧
外學沈酣如癡如醉法服徒披世儒何異更有狐
魅肆志冥頑穿州過郡瓶水登山乞緣權貴婢膝
奴顏厲名叢席鬼怪神姦業終待盡果報循環復
有下愚無知罔識濫廁僧倫止圖衣食好逸惡勞
舉枉錯直飲酒啖葷耽眠近色信施徒消光陰虛
擲若斯流弊實難具陳大養濟院蓄此魔民無間
黑獄虛左邀賓一朝老病輾轉嗚呻無常殺鬼夕
不待晨殺穿窬飛眼光墮地劍樹刀山苦難逃避
出此入彼披毛帶喙盡還來自孽顛廢歷劫輪
迴多生淹滯苦爲樂本樂曷苦根欲離惡趣惟有一
門一門深入窠臼掀翻微塵世界函蓋乾坤何
迷何悟非聖非凡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本體如如
真光燄燄續慧命燈秉活人劍有照有用無剩無
欠是曰上人名真實驗如其不及且守初機研窮
律部嚴淨毘尼三千細行八萬威儀進止有度語
默知時清況罔玷淨行無虧進而上之註經弘論

具正知見得佛心印高坐講筵開揚法蘊依經解
義隨機答問後會龍華庶幾有分其或不爾梵行
精勤晨參晚課耕雨犁雲蠹衣惡食禁酒斷葷不
求利養不驚名聞蕭然物外卓爾超羣或發大心
諒能受職輔弼叢林奔奏法席廣修供養多所饒
益胼胝拮据不遺餘力耄倦退休了無德色或斷
烟羹分衛隨緣鉢無殘宿囊不畱錢塚中樹下跌
坐安眠寒山拾得文殊普賢相逢不識把手入塵
從上高賢僧中之傑或隱或顯誰優誰劣如人飲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三 三

水自知冷熱勗哉同人追蹤往哲彼此丈夫更無
差別巍巍堂堂頂圓神方祇林遺蔭雙樹流芳善
信皈敬檀越趨躋不耕而食不織而裳佛恩未報
以夜徬徨踐土食毛堯天舜日快覩昇平安居蓬
華爰屋及烏尊僧崇佛力役無煩追呼弗及君恩
未報北望慙慙三年懷抱顧復劬勞饑寒撫字痛
癢抑搔昔焉彰服今也方袍餅餌豐肥匪我伊蒿
親恩未報中心鬱陶何事參方惟求見性常存此
心首正尾正兄賢思齊他非自省參貴真參證須

實證萬仞懸崖放捨身命欺君不得絕後再甦山
窮水盡樹倒藤枯抖擻衣裊自得明珠窮兒暴富
大笑歸與報恩事畢本分無餘是之謂如來真子
出世丈夫

病中垂訓

萬言十九厄言日出蓋立說之無方烏成鳴哀人
灰言善信心聲之有本是故祇樹傳心止須覲面
相呈破顏一笑婆羅示寂不妨末後囑累遺教千
言

穴壁得燈縱光影分明究屬鄰家之燭奉公典論
雖黃白充初終非囊橐之金是故有本之學如澣
衣濯冠委蛇退食不失晏嬰面目驚外之徒如披
袍紫蓬場作戲無非優孟衣冠

歲時堂文集

卷二十三

五

鑽燧逢煙少解則爲不燃之枯木握珠取水附遠
則爲無影之彈丸是故學道之士如過意橋之牛
首尾畢露見道之士如握空王之印毫髮無差

因捏目見月雖輪彩分明終是捏體成就從標指
得月須言詮解悟始能指外不當是故聰明卜度
如衆盲揣象千真萬確究非本來全體倘遇作家
指點如聞人說路四通八達也須親到一回

沐猴而冠冠裂而猴兒轉石壓草石去而草存是
故矯飾外貌者如剪絲成花枝枝呈翠完無生意

拍盲禪定者如磨磚作鏡時時拂拭未免光明
欠濟而費者其發聲必弘助長而苗者其膜乾可
待是故道貴深藏壯麝因膺香而買禍以其露也
道戒欲速蜂蟻方掘閱而促齡以其驟也

冰窖火坑雖極寒熱之苦不妨受用黑山鬼窟雖
有沉寂之樂了無出期是故大人能向苦趣翻身
獄底證三禪之果凡夫每從靜境耽著井蛙無一
隙之明

玄酒味淡能受五味之和大音希聲遂作衆聲之
歲時堂文集

卷二十三

六

主是故澹泊高懷如醴泉甘露不屑與青州從事
頡頏望賢淵默真禪如玉匣金微豈肯與洛市胡
琴權衡聲價

悟達窟底沉香竟招宿命之報龍山偶遺黃葉遂
貽禪客之譏是故謙能受益凡便之忱莫滿順潮
之棹相將儉可安貧無底之鉢難盈有漏之卮可
樂

食者不化飽編帙而作鱸魚煮字有靈合佛仙而
成豚望是故口耳之學詩多闕富如積粟肉於庖

廚漸成臭腐性命之歸程要通徹如養斤砂於鼎
器轉見神奇

在虞洪鐘不爲蒿枝祕響其中虛也離弦金僕不
以焚輪迂途其體直也是故虛則容容則有功五
石之瓠空其腹則有濟川之利直則方方而可任
十圍之木從之繩遂成梁棟之材

飾狗尾以續貂貂且羞爲非類雜鉛鎗以範劍劍
乃因而不神是故干名譽者如撲燈之蛾暫趨勢
饑不知其體之潛焦求利養者如啖厠之蟲日求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三

七

飽飫自忘其身之處穢

珀拾芥磁引針氣相召也笋作篋卵求夜時未至
也是故緣未湊而強合者如夜壁投人將來按劍
之怒交尚淺而言深者雖暮金謝客終貽竊鉄之
嫌

截文錦而補短褐見者必以爲偷衣短褐以襲文
錦識者咸嘉其儉是故去實取華者如百家書肆
繡網富矣居然南面百城究無關於已有斂華就
實者如專經老宿囊橐蕭然止有韋編三絕允不

魏於師資

濁水不澄慮龍蛇之莫辨清流孔灼并鯨介而
容是故真交貴擇無囊單獎不可補以黃狗之皮
泛交從怨一體無疵何必更事全瘕之索

居奇貨而入秦敢謂翟陽果智資章甫以適越未
信朱賈誠愚是故有仰處不得住肩摩轂擊莫添
錦上之花無佛處好稱尊土曠人稀且送雪中之
炭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三

八

野干豈金毛之侶是故驚王擇乳寧同野鴨爭食
干潢汗鶴性高軒羞與羣雞並棲于埽架
暫念世緣紫陌紅塵入夢遊心淨土金臺寶座當
前是故吳道子作地獄變相自生恐怖趙松雪繪
西方勝境頓悟無生

造物小兒有記性無急性奪命使者有急性無記
性是故萬德莊嚴歷劫多生未了餘殘夙債無常
迅速再來七日不識無心道人
一滴獅子乳迸酥酪成水漿九尾野狐涎

爲雜毒是故善記者善忘阿難結集前聞放下全
無一字善忘者善記飲光掃除文字獨能領略全
提

同住規約

此間同住與叢林不同彼以廣大法門納受一切
龍蛇混雜凡聖交叅此間不然必須真龍活象迴
絕凡情乃得山僧自從出世目擊法社垂秋真風
不古發大誓願願與二三同志結伴住山不入人
家保社不寄世法樊籠日夕警策彼此切磋務令
通達大道超出羣流或得一箇半箇續佛慧命令
不斷絕此出世初心也今則無山可住寄跡此間
實非爲名爲利不是好異好高蓋以諸方叢席人
我橫生風波輒起是故去彼取此決從初願同志
諸子不我鄙夷萍水相逢十方聚會此之因緣良
由夙契當念勝友難逢盛年難再同條共貫戴體
承當勿令虛度光陰務要銷磨習氣日就月將背
塵合覺庶不負山僧一片苦心諸子遠來從學之
志耳同住規矩略陳於左願者留單否者隨便
一勤叅究我輩出家本爲生歿不習禪定欲求出
離譬如蒸沙作飯吹網令滿無有是處凡我同住
須以叅究爲急務日日夜夜孜孜兀兀無忙無閒

無順無逆究取本叅直至山窮水盡因施一聲自然文采發露得手應心所謂得本不愁末也

一修梵行如來門下當奉波羅提木叉爲師出家兒毀戒犯律而得解脫無有是處凡我同住必須恪遵戒品防範身心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日久揩磨自然淨白不可以小乘而忽之也

一崇樸素每見近世衲子講求裝扮袍帽鞋襪帷帳玩好之具無不精緻華靡不念修行不思惜福一旦無常化爲烏有虛消信施毛角酬還念之可

戒律堂文集 卷二十三 上

爲寒心凡我同住受用從儉壞色麤衣取足遮寒蔽體不必隨俗紛華其蠶絲絹緞之類切宜禁之一尚恐和四海皆兄弟同堂爲友生多生締結一朝聚首豈云偶合却是前因每見薄俗人情翻雲覆雨膠漆離仇易若反掌心實痛之凡我同住務宜忍辱滅諍恕已諒人過失相規忠告善道勿生猜疑勿起嗔恚縱遇橫逆之加以理遣之

一均利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切供養盡出龍天所有分毫皆由信施乃有自私自利之徒背衆

受用是名偷僧伽物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凡我同住無私畜財所有利養半歸常住半爲衣單施主餽遺集衆乃食齋筵法事輪序而行其中滲薄拙訥者量分給之

一慎出入衲子舉措衆所屬目招搖挑撻世俗譏嫌常見近世動止輕佻出入無度視姪聽邪大非僧體凡我同住閉門簡出入必白衆不得逢場看戲不得飲啖茶坊不得出入尼菴不得私還家舍無幾少有體面免致僧風掃地也

戒律堂文集 卷二十三 上

一均勞逸業成於勤而荒於嬉未有讓勞忌逸取便偷安而能辦道者凡我同住一切作務不問難易必須努力向前不得袖手旁觀俾勤者有賢勞之歎惰者享安靜之福

一警作息人生百年譬如奔馬寸陰可惜眠睡成魔凡我同住除却病緣不得晝寢不得假寐三鼓少息聞鐘卽起晨昏禮誦大衆齊集毋令參差切忌推諉別緣衆集不來時至不起無慙無愧非吾徒也

一謹學術醫卜星相邪命自活律有明禁世典文
字雖屬外書藉以度人不求名利閒中涉獵偶一
爲之無妨於道玩物喪志斷乎不可凡我同住須
以輔教爲急度生爲念三教百家之言倘有裨於
性命者許觀習之餘則遠之可也

一懲惡習律中梵行不可枚舉四棄十重自宜遵
守其餘惡習世俗易忽而多犯者無如飲酒食烟
倡伎博奕過中食辛葷食背衆食私造食雖屬細
行實關僧體凡我同住宜切戒之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四

東樵山人跡剛鷲著

雜著 題辭

調鷹者言

予嘗入山尋僧憩足道旁見指鷹者設置中林過而問之曰鷹可用乎曰可有法乎對曰焉得無法羣鷹之中色斑而類雄者其性鷲猛而難馴善調伏之則習與性成擊飛搏走惟主所命當其始得之也疾聲盛氣左拏右掣思挾綱而出計無復之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一

不得已俯首就縛然猶怒目張喙奮翼戰距視虞人爲怨賊將甘心焉調之之法先置革囊長不盈尺狹僅容身納鷹於中括其項而懸之蔽其耳目不令聞見絕其水粒不與飲食習其肢體不使屈信彼既爲機渴所迫窘苦交集自知其不免也然後灰心塌地乞命於守者既釋其縛遂感恩焉其生平鷲猛之性消磨減半鷹之可用者十有二三由是韜以畜之時其飲啄豐其梁肉與人漸狎而不怪於習漸遠而弗疑其生平鷲猛之性默化潛

消鷹之可用者十嘗八九彼既爲我用矣至於生熟二境主賓互換之際往往憶念山林眷戀巢穴思其倚侶憐其羣雛一動念頃其生平鷲猛之性勃然復生是故善調鷹者察睂睫於幾微知精神之向背揣骨格之強弱識性令之所歸彼張目遠視者其心必蕩垂首交睫者其神必昏戢羽倚壁者其刀必慙稍不加慎俾其得閒肆其須臾眠睡之樂一旦夙習復萌遽起而顛蹶飛擲顧影則驚聞聲則怖觸物則懼失其天君還其故我是庖人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四

二

人所取虞人之所去也于此更有法焉久則健忘倦則思寢物之情也晝夜六時立之臂閒使人更迭執而熬之伺其欲睡則顛撲之以散其昏沉察其思動則提撕之以斂其掉舉熬之既久底與調者默然神會莫逆於心其生不鷲猛之性變化殆盡鷹之可用者百不失一予聞斯語因有悟乎學道之旨勞之則成逸之則敗制之則馴縱之則解寧絕後而再甦毋便安而取悔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神而明之調御丈夫之驅耕奪食也亦若是矣

佛磬問答

無心道人寓跡於人我山中時夜將半鐘寂鼓沉
擁衾趺坐忽聞堂上咄咄有聲潛起察之乃佛與
磬相爲問答磬問佛曰始予與子同生於山同出
於礦同入於壙同聚處於僧伽藍子乃兀然尊
貴端坐居中爲衆所禮予則衰然侍側朝夕敲擊
受挫弗休豈造物者之有私耶抑世態之炎涼也
佛笑而語之曰子獨不聞忍辱之旨乎予始之爲
金也入大冶之門聚大火以鍛之作模範以匡之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三

既成形矣然後授之良工缺者補之贅者鋸之錘
以鑿之礪以攻之予於是時親受鉗鎚備嘗挫抑
有剝膚之災無怨尤之色自爲之兀然端坐人
禮我而我不喜人排我而我不搖蠱蠹撲緣不以
爲擾青蠅著糞不以爲汚烈日炙背不以爲熱冰
霰切肌不以爲寒疾雷撼山颺風折木不以爲恐
怖四大非有五蘊皆空故能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能忍故也今子反
是既受命於爐冶矣虛子之中而子不能容物固

子之外而子不可以通方予以子之同類也故引
而置之左右庸玉汝於成也子乃不能忍隱一微
擊之則涇涇然爲不平之鳴求其成佛不亦難乎
無心道人竊聞斯語不覺失笑佛磬寂然追而述
之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四

四

驅蚺板

迦堤之月秋賊竊發嘯聚等臺出沒艸澤實繁有徒其麗不億或利口而文身或蒼頭而穢質噬肌剝膚止焚集棘維還重圍蹂躪衽席乃煩主人長搖羽扇頻揮白拂力每窘於驅除功竟歸於造物浸假而商巖在林秋陽入室鼓大地之雄風耀中天之采日威光照臨么麼辟易旣捲甲而宵奔亦投戈而盡匿矣蠢茲小醜同類遺孽就昏避明乘虛伺隙聽之無聲察之無色縱之無厭搏之無得

辰陽堂文集

卷二十四

五

苟防閑之偶疏遂尊嗜而作慝同爲宇宙之含靈汝實蕭牆之螽蟥也十時心王震怒有赫爰命志帥奮揚奉職躬環忍辱之禮手仗刑天之威統領六師埽清八極擊毒鼓聞聲者惠命永慧劍迎刃而殲賊將赤厥族恐傷愛物之仁姑革爾心庶全好生之德用馳露布遍諭叵測當聽予言慎毋自惑蓋聞邃古之初艸昧未闢其時之民不知不識木食草衣出作入息逮夫中天混沌旣鑿情慾滋生互相殘戕飲血茹毛擾攘擊刺聖人惻然憂之

辰陽堂文集

卷二十四

六

然後降之以嘉種教之以稼穡俾服先疇各食其力率由民彝範圍物則當斯時也黎民於變萬物咸若六合一家八荒一閭焉得有蚩蚩之爭潛竄幅幘之籍乎世衰道微風漓氣索大人貪饕細民便辟遊惰奸閒不事耕織鮮應寡恥度阡越陌怒則反唇以相稽餒則紆臂而奪食此多方之頑民也無谷施其督責假令坐聽狂狷包荒鬼蜮將貽手足之憂尋致腹心之疾若輩無知我王有敕申令致期匪朝斯夕徒爾族類投畀有北庶其七日

宅靜言思之毋貽伊慙

遺二豎文

左右二豎性頗循謹少壯相隨未嘗作惡初非膏肓孽也久而習之忽焉見苦遂呼而與之語曰予奉命威音撫有四大之國設官分職各效其能以子居下而能慎也使掌北門之管匪惟抱關之爲將以固吾圉也子之任既重且大矣處玄牝之幽闕踞任督之要津事長生者取坎填離惟子是視習禪定者九年而壁惟子是依子之位亦清且要矣余常與子朝斯夕斯念茲在茲造次顛沛而弗遑行住坐臥而弗離信曲直之在我不枉已以徇時余之待子可云厚矣子乃不念舊德中懷禍心乘我不虞肆爾辛螫一旦操入室之戈爲同舟之敵自春迄夏攻掠靡息子之所以報余者亦薄矣請與子別子自爲計耶抑予代爲子計彼高貴之家纏青蚨而騎白鶴紆紫綬而駕文軒外則移氣移體如山如河垂衣端拱威儀孔嘉入則重褥疊錦取適幻軀相簞牙牀乃安斯寢一旦不豫則倏重嬖女供億滿前朱履青衿問安悉後祇加痛索

辰陽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七

播抑周詳稍需藥餌參苓選進千秋萬歲寡以

衾篋之石柳主人與子同托體於山阿斯其自處不亦善乎余山澤之癯也出則竿木隨身踞高跨厚入則繩牀竹榻屈體曲肱閉門謝病呻吟之聲達於牆屋屏息交遊視同秦越藥食之需旣不可問饔飧之給恒以爲憂一朝揮手出門主人與子同歸灰燼爾乃去彼而取此其爲計也不亦左乎盍舍旂毋爲主病二豎子椰榆笑曰主病臣耳臣又惡能病主始臣之事主也必以主爲可恃則而傲之罔敢或違主乃直方不隨剛愎自用不師孔公一令之箴徒守陶生五斗之節羞磬折爲足恭笑偃偃爲降辱往往曳裾拱手日視雲漢挺身過大人之門強項骨腰氣貫虹霓直已入諸方之室或復歸休林下跌坐蒲團豎金剛之鐵脊叅枯木之頑禪孜孜然兀兀然不自知其勞也小子奚知步亦步趨亦趨習與性成至於今日遠指之柔化爲百鍊之剛能直而不能枉皆主人之教也主病臣耳臣亦惡能病主耶予無以難遂隱忍聽之

辰陽堂文集

卷二十四

八

題讀

水月觀音讚

普天一月光大地一菩薩月光菩薩光圓明交映
徹將謂將謂一照百用千奇萬特原來原來到處
逢渠撞頭碰額無差別有分別別急須著眼看
觀音莫看水中第二月

點盤大士讚

家在蘆花深處住翻身直入紅塵去左攀珠袷動
香風右挈金鈴尋買王大智度來何暮却緣未了

咸陽堂文集卷二十四

九

衆生心被人喚作馬郎婦

題羅漢圖

這隊胡僧不識好惡高視闊步科頭赤脚小乘大
乘有學無學大家團圓一番絡索靈山會上也曾
磕著他鄉故知偶然忘却看來一幅丹青露出許
多主角以謗傳謗將錯就錯錯錯不是爲山水枯
牛便是西天水漾鵲

大悲菩薩讚

爲僧顯仁題

稽首大法王妙相難思議千眼放光明千手垂加

護三十二妙應隨緣而說法初現比丘身嚴淨毘
尼行還現菩薩垂以智度一切衆生成佛盡方取
等正覺致心皈命者亦復作是願名汝曰顯仁顯
現能仁用字汝曰普慈普遍慈悲力顧名而思義
菩薩無差別能所性空寂當作如是禮

題平陽老和尚影

這箇國師自神自聖外道歸降人天恭敬畢竟有
何所長只會鉢盂安柄會中百三十人箇箇磨磚
作鏡傳佛燈續慧命領取獺狗盲猪隨人捕風捉

咸陽堂文集卷二十四

十

影只有一條六牛不曾墮坑落窞且道是幸不幸
不幸幸幸幸子期去後沒知音高山流水無人聽

題石洞先和尚影

二十年前債主撞著赤骨窮漢手把龜毛白拂提
起舊時公案老恩人請銷算他家賬日糊塗本錢
折去大半某甲因果分明一千還你一貫尚有子
錢隨後來○看

題圓捷阿闍黎真

其少也生老氏之家其長也讀孔氏之書其壯也

奉佛氏之爲釋氏之徒可老可儒可佛無所不
莫無拘出入三教之門縱橫八達之衢掃除文字
之障遊戲筆墨之餘兀中流之砥柱握長夜之明
符佛祖兒孫少伊不得魔家眷屬謂爾何如曾著
書以辨惑若閉門而造車目以小乘而弗却屬之
大利而不居衆皆指鹿爲馬已獨待兔守株昔振
衣於屢雲之頂今掩室于苾芻之廬彼何人斯而
乃爲是區區也雜碎比丘與逢場長老與圓捷閑
黎與吾無得而名焉名之曰談禪學究了事凡夫

康陵堂文集

卷二十四

十二

題白先師小像

畫水畫波畫人畫面除波與面素紙一片展開示
人人却不見不見是公本來見者是公餘羨嘆菩
提樹下一箇僧無始至今千萬變要識那箇是自
公止水無波光獨現

題羅虛中梅下小影

精神太似貌全非不是虛中道是誰當下便成真
面目逢場聊作四威儀丹青豈有圖空技混沌却
爲鑿竅欺珍重素心何處寫月明孤影兩三枝

題衣石上人錦巖喫茶小影

此公大似衣石老宿此山大似錦巖深谷不用把
茆蓋頭但倚孤松當屋雨前茶雲閒瀑折脚鑪邊
冷火芳樹叢中枯木薪盡火傳泉香茶熟斬斷趙
州葛藤莫與衣石添足且道趙州是衣石是是趙
州則背是衣石則觸

題李五祈年小影

者漢子也大奇視之夷聽之希謂是李五李五不
知不是李五更名爲誰嘆識得威音那畔事奪人

康陵堂文集

卷二十四

十三

自題小影付露照兩兒

我有兩箇影子旁人難辨虛實一箇從地水火風
合成一箇從黑白青黃幻出一箇去似閒雲野鶴
來往無踪一箇畱與骨肉裏毛相對竟日喫身前
四大聚散無常頰下三毛依稀彷彿相隨去也接
木移花若問歸來脫胎換骨

題張倫最二十年前小影

當時願見却無因今日看看卽是人鬚鬢未華

少壯面龐添酒倍精神近來漸覺三毛白老去長拋萬斛春賴我山僧爲說破一回相見一回新

題梁喬鵬小影

偉哉須着丈夫遠觀不如近看分明一幅丹青未免憑人判斷道是道人本色却是文人詞翰道是晉人風流却是唐人裝扮不可思議不容讚歎山僧極力道來只是道得一半問如何是那一半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者漢

題鄧澤堂小影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四

三

學道在咸音之前讀書在河洛之先解脫在恩愛之闕長齋在酒肉之邊大隱在雜遝之塵躬耕在方寸之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非凡非聖亦佛亦仙半生快活一味自然美中不足未免抱憾終天是之謂澤堂居士之賢

題陳氏家譙圖

端坐堂中者儼太丘之遺風侍坐左右者溯元季之芳踪合三壽而一之爲二百一歲之翁一堂之上聚神仙於煙火等白叟於黃童冰桃盈玉案雲

液滿金鍾承歡左右笑語從容煦煦乎冬日鵲鵲乎春融蘭含英而馥郁鹿藉艸而蓬莪善萬物之得所受百福而無窮是之謂名教樂地觀史天宮

題影

先生之氣一何豪先生之品一何高先生之志何陶陶先生之才何滔滔指揮如意被服方袍視世味如餽糟輕鐘鼎如鴻毫玄豹澤霧今其文炳鶴鳴子和兮千九皋一壘草有殺有活方寸地何逸何勞彼何人斯望之卽之君子有三變是耶非耶

咸陟堂文集

卷二十四

四

貴人多二毛

題影

嬰鑠哉翁人中之龍披鶴氅而閒白日搖羽扇以來清風盛德汪洋如春水之滿四澤雄才卓犖如夏雲之多奇峯雅懷高潔如秋月之揚明輝仙姿瀟灑如冬嶺之秀孤松備四時之佳氣無半點之雷同吾無得而名焉強名之曰時菴

題羅堯山遺影

昨日羅堯山業已橫身高臥今朝羅堯山忽復踈

肩端坐虛空紛作微塵捏聚還成一箇形影兩不相印真幻憑誰說破本來淨白心田末後分明清楚愛人多喜少嗔反已有功無過或時促膝談心或時拍案罵座或時從井救人或時抱薪就火一朝薪盡火傳拾得明珠一顆淨灑灑赤髒髒千年華表鶴高飛仙歌一曲憑誰和

題樊大機影

穆乎其貌淵乎其衷落落其致溫溫其恭遠而望之泰山喬嶽近而卽之霽月光風覽其文章著述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四

五

如披五雲之錦聽其言論風旨如扣萬石之鐘依稀恍惚矍鑠哉翁元次庭畔曾識東山之琰混孝廉堂上獲交南阮之仲容北耶城裏啓維摩之丈室白蓮社長推宗炳之談鋒彼何人斯大似夙昔世友大機樊公雖然如是似則似矣同則未同當知別有一箇獨立兩閒超出三界讚歎不能旣其萬一丹青未易肖其芳踪

題鄧學升行樂圖

青松白石塵埃淨碧落瑤堦雲日正幽人端坐尺

幅中四方八面皆真空真空落在僧繇手水墨丹青今萬有有時幻作筆中花摘薛稷翰生烟霞有時幻作囊中血吟破清風弄明月有時幻作畫中山披圖開卷怡心顏有時幻作杯中物賢聖濁清較名實誰能辨別幻與真問取大通閒老人老人方便爲君說一番提起一番新

題鄧獻升行樂圖

此公年一還好道賦就閒居身未老非凡非聖獨惺惺不礙巾寧艸艸梧桐花發鳳棲枝石牀靜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四

六

坐人懷寶座憑侍立小僮清手擎紫石何晶瑩松膏一點待揮灑沈吟欲寫仍希聲聲中響影中形主賓歷歷最分明却笑丹青無妙手從旁少箇白頭僧

題伍亦潛三十年前小影

昔之亦潛鬚鬚其玄今之亦潛頰白連髮非一非二孰後孰先謂言爲是膠柱調絃謂今爲是繫鏡放舩是謂不是火裏尋烟不是謂是規外覓圈是非俱遺得魚忘筌譬諸一月有望有弦法則半

望則全圓俯視在水仰觀在天不存影是不若中
偏覓體全露真如宛然是之謂亦潛居士之禪

題吳大駿小影

其容漠漠其神卓卓其言謬謬其志落落彼何人
斯未容卜度非聖非凡不純不駁亦醉亦醒半清
半濁小隱山林大隱城郭晉人風流宋人道學自
號大駿何妨疑著智者自智強生穿鑿駿者自駿
絕無雕琢彼智而華此駿而樸彼智而誇此駿而
慙彼智而迷此駿而覺彼智而憂此駿而樂大哉
感陽堂文集卷二十四 七

題顏雪山據鞍行樂圖

席帽緋衣嬰鉢翁霜髯如戟氣如虹懸知漢室顏
都尉應是穀城黃石公天驕乘來看逐電龍媒牽
出羨追風相將得似幽燕將談笑凌烟上九重

題盧東山遺像

癯然之翁淵然之衷貞如喬松穆如清風出不必

城市隱不必隆中衣不必青紫食不必鼎鐘一切
夢幻泡影百年成住壞空生時略識而沒後偶相
逢雖然如是東山過去東山在不妨識得主人公

題陳居士影

太古無絃抱一琴高山流水待知音旁觀識得斯
人意攜手方堪共入林 林下無心是淨緣何須
結社更栽蓮兩株松樹分陰處一半畱將待我禪

題林謙千影

昔日孤山林處士梅妻子鶴想高踪今日香山林

感陽堂文集

卷二十四

六

處士妻賢子孝樂時雍兩人先後皆相似水木淵
源一派同一箇是和靖老一箇是識千翁同也異
異也同我在旁觀爲說破波圖恍惚舊家風

題李慕山行樂

不將心賞負烟霞暮紫峯前止一家飽食三餐無
事飯濃煎七椀見清茶靜窺松影添丹火閒聽書
聲出絳紗老去櫻冠嫌綬絆還他兒戲日喧嘩

題黃汪千中年小影

昔逸其真今得其神昔聞其名今見其人其人伊

何日新又新仰而望之景星慶雲近而仰之第
陽春予無得而名焉信乎汪汪千頃之波澄之不
爲清渚之不爲濁者其叔度之後身乎

題梁鉉相處士遺影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年半五十稱丈夫秀而不實
有矣夫三年兩度生龍駒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
書南華註就還清虛飛來雙白鶴駕作五雲車一
朝振策遊天衢刺有掌中明月珠兒孫得此光門
闕去家千載歸來乎平生遺像看何如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四

元

題潭逸師小影

偉哉丈夫象林人傑谷雲降生毫光慈攝洛伽加
護陀天記荊白額潛蹤綠林還輟蹈水不濡入火
不熱師事湖山萬緣休歇石馬嘶風木人指月山
色現身溪聲饒舌氣定神閒冰清玉潔兀坐禪牀
無法可說借問是誰恁麼親切道是潭公差別差
別不是潭公漏洩漏洩

題福興寺門外所畫初祖彌勒像

將謂胡鬚未原來赤鬚胡還家一隻屨渡海一片

盧白從面壁九年後引得兒孫不丈夫一花開五
葉衣鉢屬南盧福興門外頻回首是牛是馬任他
呼

汀州福興院明州慈布袋兜率真彌勒西方觀自
在隨緣應化已千年街頭遊戲成三昧少不憎多
不愛相逢舒手乞文錢借問檀門會不會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四

三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五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賦

七星巖賦

邃古之初崇卑定位土石含靈山澤通氣無蹊隧之躋登乏梯航以涉濟人處共閒踐土食毛分羣聚類未嘗知有巖壑之奇慨登臨之勝事也迨夫不周觸天柱傾洪水汜地軸崩女媧補之以煉石神禹鑿之以平成然後泮荆之逝水匯衆流而湍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五

一

泮嶺羊之束岐合萬壑以崢嶸崧臺環峙瀝浦澄清仰霄璣之垂象布列宿以成形壁立千仞不啻袖中怪石雲開半面儼然畫裏丹青遙而望之若星羅而棋布近而卽之洵人傑而地靈也序屆南離日行北陸舟泊端溪客尋幽谷既望遠而夷猶聊披襟而獨宿假寐懷山川晨興理巾服出郭問津臨流濯足歷十魁之崇臺鑑湖光之蘸綠十里荷香四圍修竹絕壁奇峯驚心駭目野老指予言曰此星巖之麓也遵澗而北有山穹窿洞門窈窕

崖竇玲瓏初疑無路深入難窮垂鐘乳於簷漚甍甍而錚鏦於是跨伏虎踞遊龍吹海螺於木客之令擊石鼓於禹夷之宮谷傳聲而響應天倚蓋而崢嶸爰升堂而入室遂探勝而迷蹤雨冥冥兮晝晦雲漠漠兮長封喧懸壁之蝙蝠鳴穴隙之蟬蛩直窮幽邃不辨西東返見聞於寂寞泯形影於虛空路九迴而始達行百武而潛通於是攀蹬道履危石登璇臺布瑤席觀日月之光華快風雲之闐闐啓石室之嶽峩仰金容之烜赫數百尺而窺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

天涵一綫而達石捫斷碣於塵埃見前人之翰墨字半沒而無稽名已湮而莫識嗟宇宙之幾何漸銷磨於金石遂策杖而言歸領桑榆之將夕于是由閒道出洞門下岑巖歷平原回瞻雲樹半明半昏遠觀山色如輕如軒攀仙掌於月窟倚帝闕於天根幻乾城之樓閣建水月之風幡目應接而不暇意恍惚而忘言既低回而不去聊久立以延佇僧拈松門鳥鳴竹塢悵歸客之迷津就居人而問路指閱江之崇樓得維舟之故處夕信宿於河濱

夢翱翔於雲霧嗟身世之淹留乞仙宮而假寓恐
北山之見辭爰臨風而作賦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五

三

久雨賦

翳方圓之秉均胡雨暘之不一匪陰霾而蒸暑則
旱乾而水溢輒平候以違和時萃渙以宣鬱湯年
七旱堯天十日彼亢陽之降災雖聖神而弗恤若
夫大浸稽天淫霖淹蟄亦帝哉之難諶非盡人事
之失也去臘無雪易寒而溫重裘高閣絺綌朝陳
占年而筮者得易之屯其辭曰雷雨之動滿盈意
霖潦之滂沱乎泊夫闕逢闕茂之歲斗柄指於初
寅物蠢蠢其蠕動農攘攘以待耘時未澣之五日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五

四

月離畢於宵分晨逮七里之霧礎潤四垂之雲燕
化石而飛隕蟻出穴而遠巡乃雷車載鼓義馭理
輪降霖霖於南畝布德澤於陽春耆農老圃爰欣
爰弄罷桔槔之機事負耒耜以長勤沾體塗足出
卯入申暇輟耕於隴上悵宿雨之迷津冀朝隤之
遂見庶霽景之方新迺十寒而一暴竟逾月而連
旬旣度花朝旋過上巳烟濛濛其晝昏雲黯黯其
朝蔽竟已甲而弗舒花未香而先墜木棉落兮委
泥沙刺桐凋兮半頽頽千林鶯語歇綿蠻雨聲

聲喧鼓吹衆流合而交加萬山失其蒼翠泥泥沒
九折之坂羈客攸窮途之淚嗟行路之多艱欲致
遠而恐泥斯時也則有衛門墜巷褰牖繩牖上漏
下濕左琴右書更晦明而不變者樂道之儒也則
有衝風突雨褰裳曳裾側身危蹙濡首泥塗處汚
穢而不羞者徇名之徒也則有被褐懷璧泳淵援
珠風塵簞笠夙夜舟車涉渚而不避者逐利之
夫也更有長征之遠戍載馳驅溪山之高蹈以
樵以漁目觀淋漓之狀耳聞淅瀝之餘其苦與樂

咸陽堂文集卷二十五

五

又當何如也有乾慧之老翁者入水不濡近火不
燥寂寞安居恭默思道虛空爲廬烟霞覆幬四壁
徒存六塵不到雷代鼓鐘風爲灑掃衣無縫而長
溫門不扃而自與一任釜甑遊魚蝦蟇產龜雖無
雨之淫淫等白日之皓皓是能齊晴陰於轉轂視
陸沉如行潦者也厭浥小兒羣而疑之曰大人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若天時是故迅雷風烈必
變色於仲尼斯乃敬天之怒畏天之威因聖賢之
所宜也夫夫也順帝之則不識不知中無欣而爲

厭衆莫測而莫窺意古之所謂約於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者歟乾慧老翁若爲不聞也而過之

咸陽堂文集

卷二十五

六

摩漢臺賦

隱泉先生家近五臺宦遊百粵掌鎖鑰於鐵城依
星峯而駐節開鈴閣以邀賓仰芳茨於往昔客塵
挹清風朝陽下明月歡然樂之不知身之適於冥
渤也躬維甲閣之歲片栢朱門主人避暑懣陰之
下讀書細柳之庭思枕流而漱石聊茹榮而飲冰
歎火宅之炎熱無臺榭之助登爰命匠石俶載經
營庀良材於佳嶺稱曲直於矩繩下就板屋上架
崇楹迴欄曲檻峻宇飛甍良時經始決句落成歷

咸陽堂文集卷二十五

七

丹梯而直上快雄風之來迎斯時也主人登臺中
首誦其浩歌長嘯如鸞鳳聲一歌曰臺之高兮去
天尺五雲漢昭回可挹而注再歌曰臺之廣兮虛
空偈側月華桂枝可援而摘三歌曰臺之人兮無
主無賓濯足河漢摩弄星辰歌既闕顏其臺曰摩
漢從遊之客聞斯言而疑之茫乎莫測瞠乎恍乎
渺不知其所適也客有削縑生者摩厲而進曰大
哉言乎請從主人出芭謁抵伊吾提三尺敵萬夫
勒銅柱於南海返日馭於西隅雲臺鐘鼎

圖功成身退惟我與俱客有中書君者脫穎而前
曰請從主人授簡梁園馳書露布倚馬千言建旆
七步霏玉屑於毫端探驪珠於武庫凌歊畱題金
臺馳譽臣老管城頌言獻賦主人聞而笑曰中書
君能賦乎請以臺為矣乃飲以酒飽以松膏中
書興酣俛首濡墨疾書而賦之曰有大人先生者
嬰鑠哉翁矯若喬松凌雲拂日揆天絢室堅後凋
之晚節標孤幹於清風登斯臺也可以納南薰之
涼吹清炎洲之蘊隆睇目流睇豁懷盪胸時而東

咸陽堂文集卷二十五

八

首則大奚海嶼羅浮洞天縹緲於烟霞出沒之表
虛無思像之間時而西顧則新月彎弓夕陽懸鼓
鵬圭峯於翠微隱厓門之雲樹時而南望則貴峯
拱揖箭嶺嵯峨嵐鏤壘夷之島風揚渤澥之波時
而北面則塔倚岐峯練澄錦才戀帝閣之九重
瞻鄉關於萬里曠觀千古遊覽八荒前賢後哲異
世同堂泥蟠天飛分類殊方感造物之代謝聊登
眺以徜徉於是主人高視遠聽衆濁獨清人焉我
靜好友論心芳辰乘興千水千山一觴一詠雅令

投壺楸枰角勝既而酒後耳熱凭欄放歌範天
於一粟齊日月於奔梭已而返照靈臺遊神成陟
泛博望之星槎取仙娥之機石將補不周之天奠
六鼉之極繩祖武於陽虛副微音於新息無何曉
漏希聲鄰雞鼓翼嘉客言歸東方既白振衣登臺
杯盤狼藉乃命雙童灑埽焚香布席還坐鼓琴塵
襟蕩滌然後朗吟風詩潛心周易客至款畱歡如
疇昔此摩漢臺主人之所以自適其適而不適人
之所適者也既陳厥辭歌以亂之亂曰居高能下

成陽堂文集

卷二十五

九

效崇法卑樂只君子爲德之基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樂只君子靖恭爾位六合一家八荒一閭樂只
君子質居安宅主人欣然喜曰中書君其知言乎
錫以巾服館之記室令掌敷陳相隨出入蒨綵生
既知其弗加也遂倚壁而沈吟若憮然而自失



21101000025176

跋

尤勿爲造物所忌或復尼之或復惜之要有時焉
不可強之使出也桃源奧區也秦人祕之漁人入
之雁宕名山也謝客遺之樵客得之惟其時耳咸
陟著作自成一家言作者既祕之矣觀者不免失
之譬諸仙源龍湫匿影兩間問津探奇之士未易
窺其深淺時未至也當境不覺翫觀者得之豈禁
漁人樵客先飢其勝而後出以公諸天下耶予雖
不敏請爲漁樵之爲古岡布田吳琨仲山甫跋

8121.7
20d(149)